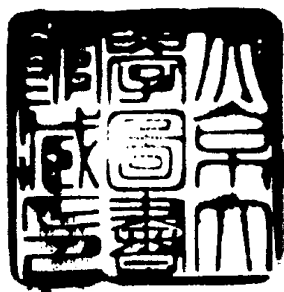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〇冊

經部第六〇冊目次

經部・書類

書經蔡傳參義六卷 〔清〕姜兆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二年寅清樓刻本……一
尚書質疑三卷 〔清〕顧棟高撰 影印清道光六年眉壽堂刻本……九三
尚書小疏一卷 〔清〕沈彤撰 影印清乾隆吳江沈氏刻果堂全集本……一五五
心園書經知新八卷 〔清〕郭兆奎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一六六
尚書讀記一卷 〔清〕閻循觀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八年樹滋堂刻西澗草堂全集本……二九九
尚書私學四卷 〔清〕江昱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三〇九
愛日堂尚書註解纂要六卷 〔清〕吳蓮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九年愛日堂刻本……三六一

經部・詩類

詩論一卷　〔宋〕程大昌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茅氏浣花居刻芝園秘錄本……四九五

詩疑一卷　〔宋〕王柏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五一五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六卷　〔明〕呂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二年謝少南刻涇野先生五經說本……五三六

毛詩或問二卷　〔明〕袁仁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五九五

魯詩世學三十二卷子夏序一卷首一卷（一）　〔宋〕豐稷正音　〔明〕豐慶續音　豐耘補音　豐熙正說　豐坊考補　何昆續考
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六二八

書經蔡傳參義六卷

〔清〕姜兆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二年寅清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經參義六卷》提要

原缺第二葉

書經蔡傳原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殁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與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

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奥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

書經遵奉欽傳槩不敢妄竄原義所有附參各條盡一以經義中脈絡之離合與其意趣之得失為主亦全以體
聖治翼經之意也義詳本篇今約錄于左以便有道訓正

經文錯互篇簡附參者二條

一舜典象以典刑至惟刑之恤哉九句當是命皐陶之詞舊錯簡語意無着今附參

一多士篇王曰又曰中有闕文考多方篇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二句當在王曰之下此與多方篇王曰又曰義例既合而與多方篇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文義亦復相通舊錯簡今附參

傳注錯分段落附參者五條

一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至越茲蠢為一節殷小腆至今蠢為一節二節相承為義舊錯將今蠢二字劃在下節之首文義未順今附參

又大誥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三句及其下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勿于從二句相對為義當合為一節舊錯將予曷其極卜敢勿于從句劃在下節之首文義亦失今附參

一名誥其惟王位在德元至越王顯為一節上下勤恤至王亦顯為一節二節相承為義舊錯將王亦顯合下為節文義全失今附參

一梓材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二句當合下惟曰若稽田三段為一節與下今王惟曰一節古王今王相承為義文義分明舊將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二句劃在上節之尾文遂義失而因疑今王惟曰以下為錯簡今附參

一無逸嗚呼君子所其無逸二句當合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二句為一節下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為一節二節亦相承為義舊以無逸以上先知以下割為二節文義未順今附參

傳注錯混句讀附參者二條

一名誥嗚呼曷其為句奈何勿敬為句二句呼應相貫其音甚先詰之而次責之也舊二句未分讀混不可解今附參

一君奭篇誕無我責收為句罔勖不及為句責收猶言責成也二句文義自明舊錯作誕無我責為句收罔勖不及為句義頗未順今附參

傳注錯解文義附參者十二條

一舜典陟方乃死家語孔子曰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是也舊錯解陟方為升遐文義既失而與下乃死二字亦複今附參

一益稷篇俞哉是然詞舊錯解作疑詞今附參

一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本商正建丑之正月詩書從夏正例稱十二月與春秋國史例從周正者異也朱子論商周改時改月甚詳舊錯解商周改年不改月今附參

一太甲篇惟三祀十有二月同上

一仲虺之誥顯忠遂良節是敘其已然舊誤作勉其未然者非也今附參

一泰誓十三年大會于孟津卽武成惟一月于征伐商之月其春一月乃寅月亦從夏正

也金縢秋大熟未穫亦然大熟未穫則商正秋九月若商正大熟未穫當爲十月十一月矣舊以此錯解商周改年不改月今附參

一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乃月朔也先言壬辰朔乃言越翌日癸巳蓋尊朔也舊錯解旁死魄爲初二日則失矣今附參

又武成篇列爵惟五節承上大邑周節當有闕文如據文爲義當是誥詞舊解作史臣叙事之詞殊未安今附參

一康誥要囚服念要平聲乃要會之要卽秋官鄉士遂士各職具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是也舊讀要去聲作訟獄要重之詞頗欠考今附參

一微子之命崇德象賢蓋謂後裔能崇先王之德而象其賢也故下以統承先王接之舊錯解崇德二字爲與王崇前王之德而象賢二字爲後裔象先王之賢句義殊未順今附參

一洛誥予惟命曰庶有事及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兩惟命曰句緊對下節乃汝其三字爲義舊未發明今附參

一周官六年五服一朝考周禮六服朝見之期惟侯服歲一見而已餘五服自二歲一見至六歲一見爲差未至六年不能皆朝故必至六年而後此五服皆無不朝矣一朝猶皆朝也舊錯解疑與周禮不合今附參

一呂刑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味惟字兩句相貫舊錯解上句說權下句說經今附參

傳注定錯復錯附參者一條

一康誥篇首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十八字注從蘇氏定爲錯簡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以圖告卜之上今以名誥篇推之三月十二日乙卯周公至洛達觀于新邑營因有拜手稽首以圖告卜而王拜受誨言之文其三月哉生魄乃十六日巳未周公初基作新邑民大和會見事于周因有洪大誥治之文則此十八字當在名誥十四日丁巳郊天十五日戊午祭社之後而其于洛誥當在王旣受圖拜手稽首誨言之後亦明矣舊定錯復錯今附參

書經蔡傳參義目錄序

卷一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卷二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三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四　太誓上　太誓中　太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卷五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卷六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尚書五十有八篇內伏生今文孔安國古文皆有者四十篇古文有今文無者十有八篇今參蔡傳義如左或問春秋胡傳尚書蔡傳皆立於學宮之書予前參胡傳既以朱胡有異義而體遵朱之之功令以參之矣今蔡氏固及朱子之門

者也書傳宜無異義又奚參耶曰是亦以朱子之義參之也且參胡傳者將以朱而參蔡傳者即關以蔡朱師弟之後非有出源入渭之迹而一字之義例不必合派於胡故義可參者復繼以朱朱尊蔡之先實有由河達海之情而二代之典謨亦已歸趣於朱朱故義相參者即闕以蔡也然則蔡傳師門書傳又經指授而猶有異義當參者何耶凡一先生之言傳之群侍言人人殊況鵞湖鹿洞講席未竟加以偽學禁錮又各散之四方者乎彼胡傳以夏時冠周月其先朱異義無怪耳集註行夏之時及七八月之間歲十一月十二月之屬聊加日星而散見於語類者亦瞭如矣而蔡傳於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之三祀十有二月及泰誓十有三年春武成惟一月之屬皆力言不改時不改月之辯不啻右胡左朱者然蓋以杖履違而指授有未備焉故也故異義雖師弟不免也然則朱子義無所見而今參之者又何耶是亦不啻遵朱也伏念先聖賢修刪定之次上自丘索墳典下及謨訓命誓數千年之書裁爲百篇不幸秦火後僅存古今文凡五十有八而其間札爛文脫者亦多有矣此實之　先聖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隱當有不勝憾然者也蔡傳遵體道經以力闡二帝三王之心法功既淺鮮然詳釋經義其間失檢者顧不無千百之什一又不幸受師命後明年師即棄舍而

其未是正者又多矣仰還質之先儒蔡氏恐亦未盡釋然況其先師與　先聖乎鍇不揣固陋反覆潛翫討參訓義者凡十餘又參句義二條節義篇義共六條篇義三條并凡義顛而文未順者蓋欲朱子遺訓竊附私淑之義具參於篇是乃所謂遵朱也極知末學僻陋之罪然幸被　國恩養育數十年仰見

聖神明道翼經之至意志稱十三經朱子未備傳註今周禮儀禮爾雅孝經春秋俱漸次成書而尚書參義因繼之他日更將儀禮內外編暨春秋事詞慎考公穀參義等書刊正以成全稿庶稍仰下士沐化揚休之末悃而因并發其意於簡端云

雍正甲寅春三月丹陽姜兆錫謹序

書經卷之一　　　　蔡沈原本

虞書 虞帝舜之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illegible]典雖紀[illegible]然本虞史所作故通曰虞書其[illegible]史所作春秋傳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以簡冊載帝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伏生今文孔安國古文皆有○此篇凡三段首段總叙帝堯之德業而次叙其治曆明時又次叙其登庸稱位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粤越通古文作粤放上聲思去聲○曰若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曰猶說也言考古之帝堯其德如下文所稱說也放至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其德盛故及遠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允恭克讓指其行實而言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極也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故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俊音峻○明明之也俊德猶言大德即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也睦親遜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克明其德者大學所謂新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云黎民也於歎美辭也變者變惡爲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昊下老反○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司天之官也若順也昊廣大之意也所紀數之書象觀天之器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謂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之屬辰謂日月所會周天十二會之次人時凡民事早晚之節也此堯總命羲和定曆明時之辭蓋敬天勤民之大法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嵎音隅孳音字○此以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暘谷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分職測候之次羲仲則在於嵎夷東表日出之地也寅敬也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敬禮之如賓客然而因即其初出之景而識之亦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意也平均秩序作起也以節氣之早晚均次其事宜以授有司而春月歲功方興故平序其所當作起之事也日中者春分晝夜各五十刻於夏永冬短爲適中舉晝以見夜故稱日中也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又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也明都取日升於天中而其象光明之義羲叔測候之次之名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致即周禮冬夜致日之致蓋以夏至之日中伺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夏至晝六十刻日長於夜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之心星謂之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之位也因者因析而又析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毨蘇典反○西謂極西之地昧谷取日入而暗昧之義和叔測候之次之名也餞猶餞送之餞以秋分之暮送方納之日而識其景如餞送然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秋分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稱宵中也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殷者秋分爲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毨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隩於到反氄而隴反○北方謂之朔方者朔之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幽都取日淪於地中而萬象幽暗之義和叔測候之次之名在察易改也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日短於夜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星冬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之位也隩者室以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溫也此上四節蓋既命羲和造曆明時

可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之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詳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即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朞有又通○咨嗟也嗟歎而告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允信釐治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為一日凡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

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至於三失閏則時全不定十二失閏則歲全不成矣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上聲胤羊進反嚚音銀○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為禪舜張本也疇誰咨訪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也放齊臣名胤嗣也朱堯之嗣子名朱也啓開也放齊答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歎辭嚚者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於不善所謂傲虐是也堯言其不可登用者如此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驩呼官反兜當侯反共音恭僝仕限反○采事也都歎美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世官之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者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文有脫誤未詳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湯音傷於音烏咈符勿反圮部鄙反异異同○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水涌出而未洩故泛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外也襄駕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之言漫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堯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歎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辭方逆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圮敗族類也鯀為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且與衆不和傷人害物楚辭言其婞直是也岳曰者四岳之獨言也异哉試

可乃已言廷臣未有能於鯀者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不必求備也堯遣之往治戒以欽哉者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聚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巽遜通女于之女去聲下如字媯俱為反汭如銳反嬪音頻○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堯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堯欲舉以授人而命之四岳也否不通忝猶辱也上明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也揚舉也側陋微賤也惟德是舉舉顯者同顯之微賤者亦揚之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及其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無目曰瞽舜父號瞽瞍是瞽子也頑者心不則德義之經也母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也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

於大爲姦惡也女以女嫁之也觥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堯將試舜而以女嫁之莊于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也媯也釐理降下也媯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水北內曰汭蓋水流環合之內故字從水從內而舜居其地也嬪婦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於媯水之汭使爲舜婦於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卽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而深戒之如此蓋萬化起于閨門夫婦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堯女女以觀厥刑而又戒之也

舜典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於堯典爲一篇而無篇首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唐孔氏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篇首二十八字而以愼徽五典爲篇首世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傳古文舜典亦文乃上於朝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得之始知古文孔傳尚書本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而伏生今文尚書祇以愼徽五典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者彼以舜典合於堯典故也梅賾旣失孔傳古文舜典故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上之自姚方興旣得而二典復完或者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盡皆亡失至是方得遂疑其僞蓋過論也○此篇凡四段首段通叙升聞時之德業而次叙其攝政以敷治次又叙其正位以命官末乃總叙其始

終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濬音浚○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溫粹塞實也玄幽升上也言堯放勳之德旣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以合之語其德之目則濬深而哲智文理而光明猶堯之欽明文思也且又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猶堯之允恭克讓也凡此幽潛之德上聞於堯命以職位而其被四表格上下亦可知矣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敎也此蓋使爲司徒之官也百揆官名揆度庶政猶周之冢宰也時叙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之也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亦堯觀九族章百姓協萬邦之意而遇非常之變不震懼以動其天非固聰明誠知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爲近之蓋下文受終

[illegible]意亦[illegible]於此矣○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乃汝厎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而舜則讓於有德之人而弗嗣之矣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猶言元日也葉氏謂上旬之日曾氏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也文祖堯始祖之廟也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告於始祖之廟而受之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音旋○在察也璿美珠璣機也用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用玉作管平測天象而設於璣中以窺之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天象之大綱其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故名也齊之言平也正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正天象猶堯敬天授時之意也○按天文志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之術謂天之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其稱渾天者言其形體渾渾然也蓋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之天

不見者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如之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通計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而南北極持其兩端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其大率也然古法遺亾而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卽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卦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

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執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凡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望凡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也沈括云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釘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釘爲之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禋音因○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註云昊天之正祭謂之郊非正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謂之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天子將出皆類于上帝是也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之屬望而祭之謂之望徧周也羣神謂天神地示人鬼及古昔聖賢之類[illegible]受終之後首正天象即祭祀上下神示以攝位告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合符于天子也周禮天子執瑁以朝諸侯鄭註曰名玉以瑁言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錫以圭圭頭斜銳而天子瑁玉之下亦爲科刻其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瑁冒其圭頭以驗之也既盡親見也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已上皆正月事也輯瑞以徵諸侯至盡此月則諸侯至矣而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而不如他朝會之在一日蓋欲以少接之而得盡其詢察也班頒瑞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又須還其瑞凡以與天下正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守去聲有又通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舊說在修五禮之下今考正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謂巡守之年之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餘視伯子男其牲幣祝號皆有等秩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五玉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也三帛謂附庸執黃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也二生謂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謂士執雉也凡此皆執之爲贄以入覲天子蓋言覲后而世子孤卿以下統其中矣時謂四時春夏秋冬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自甲至癸協而正之所以謹時令也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之六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之六呂度謂分寸尺丈引之五度量謂龠合升斗斛之五量衡謂銖兩斤鈞石之五權同之所以定法制也律同六律六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管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以律制樂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聲濁而徐高者輕清而疾此聲樂之節也而以審度之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廣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審量之多少則黃鍾之管容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平衡之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而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也時月積日而成其法先粗後精度量衡受法于律其法先本後末故書日在時月之後言律在度量衡之先也五禮爲吉凶軍賓嘉五者之禮修之所以肅典禮也如劉侍講謂猶同也五器即謂五禮之器如之所以飾器用也卒乃復者上文祀覲禮協正同修如諸事條畢則轉而南行也南岳謂衡山西岳謂華山北岳謂恆山格之言至至其廟而祭告也藝祖蓋堯祖之廟程子曰王制言歸格于祖禰此但言藝祖舉藝祖耳實皆告也古者君將出必告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特牲也鄭註曰祖及禰告一牛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朝音潮○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南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庸周禮民功曰庸是也程子曰朝覲使各以言敷陳其爲治之其言之善者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之服以旌異之而其言之不善或言雖善而無功者則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有又通○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幽并營也中古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恆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也封表也每州封表一山以爲鎮如職方氏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也濬深也濬十二

州凡所有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爲九州有揚荆豫青兖雍幽冀并而無徐梁實益舉爲十二州不久復合爲九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記先後之序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敎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宥音又眚音省○此節乃命戒之詞非記敘之體疑亦命皐陶之文而以下文敘列四罪脫簡于此也○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也典常也示人以常刑即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以流宥其五刑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典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鞭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黃金贖贖罪也又以待夫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凡此五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肆縱也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賊殺也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凡此二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法之權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如此雖其陽舒陰慘似若有不同者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未始不行其間蓋其輕重毫釐各有攸當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贖罪之文至呂刑乃有五刑疑赦之罰蓋穆王始制之也夫典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爲平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堯典三苗國名介荆揚二州之間恃險爲亂幽州北裔之地崇山南裔之山三危西裔之地羽山東裔之山服者天下咸服其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而怒之聖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天下咸服之○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二十有八載謂舜攝位之年也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也百姓謂畿內之民也如喪考妣三載服三年之喪也四海通謂天下之遠也遏密八音外雖無服不[illegible][illegible]凡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皆遏絕而密靜也儀禮所

謂庶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illegible]無服者遏密八音蓋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中外之民思慕之深至于如此也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三十八載乃崩通計百有[illegible]一年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正音征○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格猶歸格之格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之也蘇曰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改元而孔氏云喪畢之明年者蓋天子居喪三年不言前此雖即位而未即政故又告之也或曰舜避南河三年今始即位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謀闢開也舜既告廟即政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十二牧謂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言足食之道惟在于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能者擾而習之言勢有遠近而養之有詳畧也惇厚允信也難拒也德謂有德之人元謂仁厚之人任人謂包藏凶惡之人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遠亦相率而服從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契音泄陶音遙○奮起熙廣載事也亮明采事惠順疇類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僉衆也四岳與所領諸侯之在朝者也禹姒姓崇伯鯀之子也俞然也時是也指百揆之事也懋勉也衆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舉乃咨禹以司空治平水土而兼勉行百揆之事也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及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之類稽首首至地也稷田正之官也名棄姓姫氏封于邰契臣名姓子氏封于商暨及也皐陶亦臣名俞者亦然其舉也汝往哉者帝不聽其讓也按此前先稱舜此下方稱舜爲帝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即位此後即帝位而稱帝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也百穀非一穀也此因禹之讓稷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

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敎之官敷布也五敎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之理也敬敬其事也寬裕其衆也蓋五者之理出于人心之本然自其拘于氣質之偏溺于物欲之蔽始有昧于其理而不相親愛不和遜順者于是帝因禹之讓契申命仍爲司徒敬以敎敎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苟免無恥之患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宄音軌。猾亂也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稱華夏蓋亦取此義也刼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謂大辟棄于市宮刑下蠶室餘刑就屏處也五流通謂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三居孔氏謂大罪居四裔次居九州之外次居千里之外也刑雖有五而服之但爲三等之就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服也咏前文象以典刑節正當在北節之下恐因流宥五刑而推及官府學校之刑之屬義方究見而誤錯簡于彼耳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殳音殊斨千羊反與音預。若順也工謂百工如曲禮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及周禮攻木攻金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摶埴之工之屬是也垂臣名有巧思共工治百工之官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者衆以垂對而帝命爲之也殳斨伯與三臣名殳斨本二器殳如矛而無刃方釜斧謂之斨古者多以其所能爲號故名也諧和也猶順也垂以殳斨伯與顧而帝命垂往和其職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上下謂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夏官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之屬朱虎熊羆四臣也史記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疑上文殳斨伯與亦垂之佐也餘見上文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宗廟也秩宗主序次百神而以宗廟爲主故名周禮大小宗伯及內外宗都家宗人之官皆此意也夙早也寅敬也直者曲之反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污可以交于神明矣夔龍二臣名工虞皆言諧而司徒秩宗言敬言

欽者本末輕重之衡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敎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冑長也通謂王侯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凡人直者不足于溫故欲溫寬者不足于栗故欲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多至于虐故欲無虐簡者多至于傲故欲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敎冑子者如此而其所以敎則又專在于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敎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于詩成于樂此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有是志則必形于言以達之是詩以言其志有是言則必歌以咏嘆而淫佚之是歌以永其言歌有長短則聲有高下清濁歌聲長而下濁者爲宮以漸短而清高者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是聲乃依乎永而其聲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卽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之義是律以和乎聲也五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音克諧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夔曰以下逸文也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于此獨自言其功此益稷之簡編脫誤而見於此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堲疾力反。堲疾殄絶行事師衆也讒其工巧言絶善事而駭亂衆聽對爲讒序譖巧言亂德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敎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人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二人總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羣牧也亮明工事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明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于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此矣故泛咨之典樂納言雖不似宅百揆典三禮之大然其事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當秩宗之官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于典樂納言之選可

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皐陶之不咨者則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領于司空此以士一官兼兵刑而周亦分為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北如字又音佩。考核也九載三考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于是陟明黜幽信賞必罰而人人力于事功庶績無不熙明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之不善者徙之皆分背而去也此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因言其事治而人服如此也按三苗見于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錄其負固不服作亂故舜攝位之時首竄逐之至舜命禹治水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禹攝位舜命禹徂征亦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于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背之也呂刑之言遏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之耳。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召庸用也陟方謂巡守方岳家語孔子云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史記亦云舜巡守崩于蒼梧是也韓子引竹史紀年謂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所以釋陟為死也傳又謂陟方猶言升遐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徂落而死也二說大同小異蓋皆未之考與舜生在下三十年堯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凡約三十年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此蓋於篇末總叙其始終也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又叙其君臣之嘉言善政以為大禹皐陶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也今文無古文有○此篇凡三段首段叙其陳謨責難而次叙其爭位次又叙其征苗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命敷致祗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即禹貢聲教訖于四海是也史臣言禹既布其文教于四海矣于是陳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為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曰以下即禹謨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于善而有不容自已者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稽考也惟帝之帝謂堯也舜然禹之言

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好善愛民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于此亦可見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此承上惟帝時克而以勉舜也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而不息此總言德之體段也并其大而化之謂之聖聖而不可知之謂之神語其威嚴震物謂之武語其英華發外謂之文此詳言德之條目也眷顧奄盡也受天命而為君謂堯自唐侯特起為帝也或曰舜之言帝者謂堯而羣臣之言帝者謂舜如帝德罔愆帝念哉之類皆謂舜為帝此益因舜之尊堯而遂美其德言不特堯如此而帝亦然也今按其此類雖明但上文舜言惟帝時克益未應遽舍堯舉舜稱其美而略無勸勉之意且與下益進吁戒之詞亦不相類矣故舊說贊堯為是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迪道也惠迪從道也逆反道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于善惡猶影響之出于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樂音洛咈符勿反。虞度也罔即勿也皆所謂儆戒也失法遊縱淫過也當安處無虞之時法度易弛故戒其失安逸易肆故戒其遊縱樂易恣故戒其淫任賢恐有所閒故戒以勿貳去邪恐不能斷故戒以勿疑猶豫妄也無光也苟識妄之或作則百志之不光故戒以勿成也咈猶逆也戒違道以干譽則賢而無偽戒咈人以從己乃仁而不私王則所謂世見也帝于八者朝夕戒懼無怠于心無荒于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亦歸往而中土可知矣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人君惟能循法度遠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于人才之賢否衆論之是非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方寸之間光輝明白故推之朝野上下之間而有以即乎天理之正合乎民心之公而不以私意入于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說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于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於音烏帝念

哉者禹承益儆戒之言歎而美之欲帝深念其所言也因言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強養民乃無怠荒之實而下文六府三事則養民之目也惟修者或相制以濟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治也惟和者教貞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而三者無不和也九功合六與三也叙者順其理也歌者詠其言也言九者修和順理民莫不歌詠而樂之也戒謹董正也又恐其始勤終怠而成功難保故勤者則戒諭而休美之怠者則董正而督責之也九歌之歌謂聲歌也仍恐其出於勉強而難久故即其歌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邦國以勸相之使其鼓舞不能自已而功庶以久存而不壞也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意亦如此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為民食之急故別言之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五物遂曰成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所自出故曰府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所當為故曰事時是乃汝也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蓋雖不言克艱而其克艱以致之者亦隱然見于言外矣〇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

惟不怠總朕師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理也舜自言年已衰老倦于勤勞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理我衆也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堯使舜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而總其師其事一也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克勝也邁勇往之意種布降下也茲指皋陶而言允誠出發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皋陶勇往以布其德德下于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而不忘也逆言念而不忘固在皋陶舍而他求亦惟在皋陶名言于口固在皋陶誠發于心亦惟在皋陶蓋反覆思之而卒無外此者惟帝當深念其功而使之總師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干犯正政弼輔也懋猶勉也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于治也故始雖不免用刑而實所以期至于無刑之地民乃皆協于中道而刑無所施矣此皆汝之功而宜加勉者也味帝此言雖勸勉其實職而其不聽禹之讓

而命以總師亦可知矣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難容上急促則衆擾擾惟帝以簡以寬故罔過也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延于世者善善長而惡惡短也過者不識而誤犯故者知之而故犯誤犯雖大必宥故犯雖小必刑即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辜罪經常也罪已定矣而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罰從輕功已定矣而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賞從重至于法可以殺可以無殺者殺則恐陷于無罪不殺則恐失于非經二者皆非聖人至公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所不忍也故與其妄殺而民受其慘寧偶失而自受其愆凡此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常屈法以伸恩而不執法以滅德此其本心無所壅遏流于法外及其蓋衍洋溢漸涵浸漬入于民心則天下無不愛慕感悅興起于善而自不犯于有司矣皋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德于其上蓋亦所謂善則歸君之意而其所見亦豈後之用刑者所能及哉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欲者

欲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申言嘉歎如此而總師之命終不及焉此下文遜位之命所以復數于禹與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蓋下流壅塞逆者復反流而洚洞無涯也儆戒也災雖在堯時而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以為天警于己不敢自寬也允信也奏言而能踐其言是為成允試功而能有其功是為成功此其功既賢于人矣又能勞于王事以克勤儉于私養以克儉而初不自滿假以矜伐功能此又其賢之主也然惟不矜其能而能卒莫能設不伐其功而功卒莫能掩故禹雖謙讓而舜復申命之必使之攝位以總師也懋之言盛貌美也丕大也嘉善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舜見禹有是德而美之有是大功而善之故知曆數當歸其身終必升此大位而今總師之命不可辭也是時舜在位三十三載方命禹居攝尚未辭位故其言如此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惟一允執厥中心者人之知覺主于中而應于外者也指其發于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于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乎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克純乎義理之正使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而已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于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稽者不考于古而言之無據弗詢者不咨于衆而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非天下之公論彼戒其勿聽勿庸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言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可欲之事苟有一毫之不善生于心害於政四海之民不得其所而至于困窮則君之天

祿一絕而不復續矣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于毫釐之間此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出好迎天下之善也興戎召天下之亂也言發于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哉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也龜以卜者以筮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命之于龜今我志先定衆謀皆同鬼神其依順而龜筮不會協從矣占卜之法不待重吉又何用更枚卜以決之乎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而不得辭也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受天下于人必告于其人之所從受者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禮曰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新位之命于

神宗之廟以總率百官凡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也○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時是徂往征正也弗率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正其罪也會徵會誓戒也會誓自唐虞時已然禹誓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禹誓言苗民昏迷不恭侮慢自尊反正道壞常德用舍失常天人交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伐苗之罪爾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機而堯舜之爲天子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禀命焉禹征有苗在居攝之後而禀命于舜初不敢專則知舜誅四凶之屬亦必禀堯之命無疑矣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

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贊佐諴音咸羽王遇反○旬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頑猶不服也贊者以言相佐助也屆至也益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以言贊于禹欲其以德動天而感通乎遠邇也滿損謙益卽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此惟德動天之實帝謂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祗敬載事也夔夔齊莊戰慄之容允信若順也誠者以誠感也言舜耕歷山而往于田惟以不獲順于父母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于時自負其罪自引其慝以敬事其親其見親也瞽瞍小心謹于容貌雖頑愚亦且信順卽孟子所謂底豫也是至誠之道感格神明則能號泣受天之憑爲不服矣而况于苗民乎凡此益贊禹之辭蓋欲禹班兵而與帝以修德也昌言盛德之言故拜而從之也班還振整也謂振旅以還五文也誕大也文文命德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東西階也格至也班師七十日而有苗來至也帝之文德本非俟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徒因舞干而乃至史臣以聖帝不矜威武益脩德教於階之上恭己以臨四方之外苗心恐後要紀其實以形容化神之極則數千載之下猶可想其一時氣象也

皐陶謨今文古文皆有○此篇凡二段首段總以修己治人之道陳謨而次言其在知人安民也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稽古之下即記皐陶之言者謂考古皐陶之言如此也皐陶言爲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皐陶美禹之問也愼者致其謹也身修則無闕失之行思永則非淺近之謀惇敘九族則恩義篤而家齊庶明勵翼則賢哲輔而國治邇可推之遠蓋家齊國治而天下亦不平矣此益承問而推廣陳謨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按典謨皆稱稽古而所稽以記者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事謨主記言故禹皐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皐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舜受天下非皐陶比此立言輕重之體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陶因禹之俞復嘆美之而推其蘊也吁者嘆而不敢必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孔大也壬任同即舜典所謂任人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蓋哲者智之明也知人則可謂之哲而人皆得其官惠者仁之愛也安民則可謂之惠而民懷其德能哲而惠智仁兩盡則雖比黨如驩兜者不足憂將遂如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巧言善色大包藏凶惡者不足畏益極言仁智之功用如此其爲大而聖君知難之意益溢于言表矣楊氏曰知人安民此皐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天敘而下安民之道非知人而安民者未之有也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亦猶總也載行采事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于行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者總言其人之有德必言其所行之某事某事爲可信也禹曰何者問九德之目也亂猶治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亂而敬者敏治而敬謹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彊而

義者果毅而好義凡云而者轉語之辭明其德之不偏不倚成于自然而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德著于身而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蓋深美之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或有其三或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采亦事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政事明治之義而德之所進則殊九德有其三而爲大夫必日宣而克廣之則家事治明九德有其六而爲諸侯必日嚴而祗敬之則邦事資亮也翕合敷布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能合而受之布而施之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任官使此所以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也師師相效法也惟時不懈怠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互相觀勸則曰僚言其自爲勤敏則曰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即四時也總運播五行于四時是也凝成也百官順時趨事而衆功皆成也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無禁止辭教猶導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一日二日言日之至淺萬幾言事之至多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事變起于幾微而爲常人所易忽及其發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君子所其無逸必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爲大于其細也一日二日萬幾且至萬是可一息縱欲以爲有邦者乎曠廢也丁府事也非才用則庶官曠而庶職廢矣人君代天理物庶官輔之其所治無非天事也使隳其曠而廢之又豈勑幾以爲庶邦之義乎故遞戒之也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有庸馬本作五常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序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勑正惇厚庸常也衷者降衷之衷即典禮也言典禮雖天所敘秩而使倫之敘而益厚品之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惟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乃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七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德罪本天所命討而天命有德則五服以彰之天討有罪則五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而臣用之又當懋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勑我自我君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則天子不以爲私故其立言之異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威古文通作畏明畏顯其善畏有威其惡上謂天下謂民有土謂有民社也天[illegible]同詳有耳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爲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illegible]民之好惡以爲明畏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illegible]心之敬乃所以合天民而一之[illegible]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惠順底致也皐陶謂

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我所言順于理可致之于行禹然其言以爲致之于行信可有功也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皐陶謂言而底績我未有所知惟思日贊助于帝以成其治而已蓋終不敢計功而自謙以勉之也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皐陶謨耳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竹簡煩重故離而二之非有意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此篇凡三段首段叙君臣責難圖治之實而次叙致治之極功終叙保治之至意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墊都念反○思日孜孜者承上思曰贊贊而言也上篇禹皐答問皆于帝舜之前故皐陶陳言訖帝呼禹使亦陳言而禹則謂皐陶之謨美矣我更何言哉惟思日孜孜以務事功而已蓋勉力而致行之之意非徒謙詞以答帝也如何者皐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墊溺也洪水泛溢而下民昏溺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檋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爲之狀如箕擿行泥上檋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以鐵爲之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因者皆跋履險阻之具也隨循刊除也左傳井堙木刊是也泛溢漫浸乎地皆水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與由奏進也鮮血食也此以上言跋履治水之始民未粒食而與益進凡鳥獸魚鱉之肉于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即萬夫之川也不近九州之川者即爲川以通于其川故曰萬夫有川距至濬深也則澮一夫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千夫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萬夫之間廣四尋深四仞曰川其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

間之水道言畎澮川而不及遂溝洫者約舉以該之耳蓋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之言布謂布穀也艱難也此以上言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于粒食而兼用鮮食也懋勉也居積也勉其民徒有於無而變化其積貨也烝衆也粒米也此以上言水患悉平民既播種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盡皆粒食而萬邦興起治功也師法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之本末如此而上下交警之意實存其間此皐陶所以欲法其昌言而禹亦申告帝以戒儆之詞如下文所云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都者美皐陶師法昌言之意也又特稱帝而告以慎乃在位者蓋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致萬世之患故戒帝而帝然之也止者心之所止也蓋人動作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惟私欲或撓其中始有昧而失其所止者安汝止者惟順適乎道心而不務[illegible]于人欲也惟幾以審其事之發惟康即以省其事之安而輔弼之臣又皆盡其忠直匡正內外交修無有不至將見是惟無作作則天下丕應無不先意而徯我矣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申譴佑命而用丕休美于無窮乎此禹推慎位之實而因極言其效之大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此帝因弼直之義而重嘆之也鄰即謂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言有是臣即有是職而盡是職方盡是臣凡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故反覆致嘆而禹又然之也

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左右輔出並去聲○此申言臣之所以爲鄰以之資翼爲明聽猶元首之資股肱耳目故古者謂君爲元首也人君有有民易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也翼猶輔也爲猶作也宣布也汝翼汝爲者言欲左右有民則資汝贊輔之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作行之也象像也即日月以下十二物之象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其制創自黃帝而成于堯舜故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謂雉也取其文也六者皆繪于衣故曰作會也宗彝謂虎蜼也取其孝也藻水草也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也取其養也黼之

言斧謂若斧形也取其斷也黻之言弗謂若兩己相背也取其辨也六者皆繡于裳故曰絺繡也是爲十二章衣六章自上而下裳六章自下而上皆以青黃赤白黑之五采而雜施于繒帛爲五色故總曰作服也周禮以日月星辰畫于旂而冕服惟九章且其火又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蓋亦增損虞制爲之與六律謂陰陽各六也在察也忽者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也言與五聲相應故曰五言上達下謂之出下達上謂之納蓋治者出而納之忽者則否矣汝明汝聽者言欲以章服定秩序則資汝辨明之欲以樂音察政治則資汝審聽之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四鄰謂前後左右也言我有違戾于道爾當弼正之而無面從爲是皆致爲非臣以敬爾四鄰之職也此又申臣鄰之義而再之所稱弼直者其義益顯矣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識音志○此承上文因言待庶頑讒說之方亦正以明弼直之義也時是也指弼直而言也侯射侯也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古制應亦不遠也明者明其頑讒與否也射以觀德頑讒之人其心不正必不能比于禮樂而中多也撻扑也扑懲之使記而不忘所謂扑作教刑也識猶誌也書識其過于册以待其自新也並生承上文而言凡三者欲使庶頑讒說之人業堅從善而無或見絶于聖世也工掌樂之官也格猶改也承進也既發其遷善之心而又命樂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改則進之用之否則刑以威之蓋聖教之仁至而義盡如此此即龍之所典而命伯禹總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道承帝言而深然之之詞也蘇氏謂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許而猶有未盡許者非隅角也蒼生卽民也謂之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說遠之義也獻賢也謂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納下陳而上納也庶衆也讓謂以忠直相讓也禹歷舉帝所當任賢警頑之法而深然其有當于弼直之義謂天下之人善者當舉而不能者當致今帝德光著天下至于海隅之遠蒼生之衆皆帝光之所被也其間萬邦衆民之賢感慕興起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車服以庸以厚其報誰敢不以忠直相推讓敢不以忠直爲敬應而乃自外于冀爲罔聽以計爲虛頑讒說者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爲誕慢日進于無功矣豈特無頑讒說爲可慮哉此先言衆賢以勸不肖以見任賢卽爲警頑之實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好去聲額五格反呱音孤長上聲○丹國名漢志堯處子朱于丹淵爲諸侯是也傲者敬之反額額慢遊敖虐而言罔晝夜額額然不休息雖無水而不當行舟者然猶涵于所謂流連荒亡也朋比淫亂也殄絶也比小人以亂于家而不得世爲天子也堯處之世皆聖帝良臣也聖人之不爲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知之矣而禹之進戒至云無若朱慢遊傲虐者蓋處崇高之位泰然而康之義所以補弼者當如是也創懲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辛壬癸甲四日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禹又自言懲丹朱傲慢之失故娶而及四日卽往治水其後生子亦不暇顧念惟是大相度其治水土之功以是爲急此孟子所言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者乃其不敢傲慢以致弼直之始事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弼輔也薄迫也又言水土既平更爲理宇內因地域之遠近輔其君以成五服之制每服五百里通五服其相距五千里其間之九州每州立十二侯以爲之師而糾敎之而九州以外迫于四海者亦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此又皆其不敢傲慢以致弼直之終事也迪蹈卽就念慮也又言經理之制如此凡薄海內外皆蹈行之敎厥有功效而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慮念以處之又正以見聖人警頑讒之道當與衆賢良並行而上文所以深然帝之言者在此也敘次也厥承之也帝言四海之內所以能蹈行我之德敎者是汝輔敎之功雖別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皋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而自可以畏服乎中外也然玩諭簡柳俞之文上下相承而傳乃謂帝意欲倚刑威禹意欲賢文敎而帝終謂苗頑不卽工非象刑之有可擬也果爾是以帝俞之詞與吁咈同義豈其然哉或又謂苗之因頑征之猶且逆命豈象刑所能制者是未知聖人其刑之敘與治苗之本末也帝此言在禹未攝位之前惟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至征之不服又以益之諫而增修德敎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耳此條在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以前之言當深體也○夔曰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戛音甲拊音府柷音

敔音語間去聲蹌音鏘○戛考也鳴球玉磬名搏至拊循也詠歌也樂之始作升歌于堂上惟取琴瑟之輕清者與人之歌聲相比故曰以詠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丹朱賓于虞猶微子賓于周也羣后助祭諸侯也上言祖考來格則神無不和下而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則人無不和矣下堂下也管簫之屬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鼗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旁耳自擊以節樂也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以合樂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長尺木櫟之以止樂也笙以匏爲之列管其中而施簧于管端是爲下管之長鏞大鐘也或謂笙鏞頌鏞也鄭氏曰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大射禮所謂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是也閒代也堂上堂下相繼迭奏鄉飲酒禮歌鹿鳴笙南陔閒歌魚麗笙由庚蓋其遺制與故曰以閒也蹌蹌行動貌鳥獸無知亦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是也或以簫管釋之者誤九成則樂之所用九變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也鳳凰靈鳥雄爲鳳雌爲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唐孔氏曰神人以和故言于堂上之樂鳥獸蹌蹌故言于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格神人堂下之樂偏感鳥獸也或曰笙形如鳥翼鏞虡爲獸形風俗通亦云舜作簫笙以象鳳凰因形聲之似以狀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其徵召之見于經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于上夔之樂召和于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如天覆如地載雖甚盛德其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幬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于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爲一段不與上下文相屬蓋舜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皋夔益相與問答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示後世故集而記之非一日之言也諸說自皋陶謨至篇末皆謂文勢相屬其實未合難通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於音烏○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磬有小大故擊有輕重也八音獨言石者石聲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樂以合爲主而獨立辨明其難和也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和平而必依磬明石聲既和則金與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也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以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爲大獸五凡羽鱗總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矣尹正也庶尹衆官之長允信諧和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矣○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勑平聲明叶音芒○庸用也勑戒也幾者事之微也帝

舜言天命無常理亂相倚治功成禮樂備而頃刻疏則患起故無時之勿戒幾微忽則禍患生於無事之不戒此帝將作歌而先述其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工猶功也人臣樂于趨事則人君爲之興起而百工皆廣矣此則歌之辭也拜手稽首者至首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作率其臣明作也憲數也皋陶言人君當率下起事而無息故特言念哉以勸之又當謹其法而無紛更屢考其成而無怠故兩言欽哉以勉之此皋陶將賡歌而先述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墮廢也皋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又言君煩瑣則臣懈怠而萬事皆廢所以戒之也此則賡歌及又歌之辭也舜作歌而責難于臣皋陶賡歌而責難于君臣相責如此有虞之治所以不可及也帝拜者重之也直其禮然其言而命臣往敬其職蓋亦因以爲戒矣林氏曰舜與皋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

書經卷之二　　　蔡沈[illegible]

夏書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illegible]虞時而繫之夏書明四代相繼之[illegible]

禹貢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illegible]獨以貢名者夏后氏五十而貢貢乃夏后[illegible]有賦而[illegible]今文古文皆有○此篇凡三段首段自數土以下[illegible]之所治夫諸山諸水者約言之次自導岍以下特[illegible]水之所以治于諸州者申言之皆以見賦貢之始又次自錫土以下遙即九州發斂之由內以訖外者推言之乃以見貢賦之終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敷分也隨循刊伐也奠定也洪水橫流不辨疆域禹受命治水始分土地為九州于是循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而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為之綱紀也此三者禹治水之要而貢賦所自始故首叙其綱而下文乃歷言之

冀州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在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

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者已事之詞載事也壺口山名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河自積石北行至東乃折而南流壺口當南流之衝奔潰迅疾治之所以殺河勢也梁岐皆山名梁山即呂梁山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梁岐相去近故曰及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即今太原府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冀州為河患亦為汾患汾水出于太原修之所以導汾源也經于太岳修之所以導汾流也河入北海而導汾使東入于河也太原岳陽相去遠故曰至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覃懷近河之平地也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漳水出其西洪水出其東洪水懷山襄陵平地致功為難今乃厎績也衡漳水名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名為濁漳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今東北至阜城入河亦從上厎績之文也

厥土惟白壤無塊曰土柔土曰壤致民樹藝不可不辨殺土因地致貢不可不辨庶土而其法有二白黑之屬以辨其色壤墳之屬以辨其性而已冀州豈皆白壤土舍之法從其多者言之也餘放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賦者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上上錯者第一等而雜出第二等也中中者第五等也凡田賦分為上中下三等而又各分三等以為九等故云爾也賦高于田四等者地狹而人工修也錯兼詳見梁州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乃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并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蓋其賦兼土賦而言非盡出于田故以賦繫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故先田而後賦也貢獨不言貢篚者天子封內之地無事于貢篚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水出恒山之北谷東入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衛水出靈壽縣之東北東入滹沱河蓋當安平入易水于是同入北海也既從者從其道也大陸地名河水所經也其地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故名大陸作者言水患息而可耕治也二水在田賦後當為錯簡或曰恒衛水小而地遠治不必急大陸地平而近河治不容緩故書于後也

島夷皮服海曲曰島北海島中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碣音傑○碣石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大河之口海水之濱也冀州東西南三面皆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則本州可知故其三方之貢道不必書而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之間必自北海大河之口南向西轉盤旋于碣石之左以入河故轉屈之間如夾右然也既入于河斯貢賦可達帝都矣

濟河惟兗州濟河詳見導水餘放此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禹治水之序自下流始故冀州帝都之下首叙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荊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故獨先雍最高故獨後也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灉音雍沮音疽○九河一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釜五胡蘇六簡潔七鉤盤八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既道者順其道也前此九河失道今始疏為九而同入北海也雷夏澤名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水鍾曰澤雷夏之澤濟水所鍾也前此濟水橫流雷夏不能受而溢今乃為澤也灉沮二水名自河出為灉自濟出為沮乃河濟之別流也會合也同一也前此二水散漫今灉水東入于沮下流入于沮而合于一也九河道則河治雷夏澤則濟治灉沮會同則河濟之別流無不治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桑土宜桑之土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猶于兗言之者兗地尤宜桑故也地高曰丘兗地卑下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下居平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墳土脈墳起也繇茂條長也此見水土平草木亦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中下者第六等貞者第九等也貞正也兗賦最薄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一云貞猶終也貞居元亨利之終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土疏今水患雖平而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于他州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貢者獻其土物于上也兗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古者幣帛之屬盛以篚也織文錦綺之類非一色故總以織文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舟行曰浮因水入水曰達濟水南入于河漯水支分于河皆與河通故兗之貢賦便濟者浮于濟便漯者浮于漯而後達河以達帝都也

海岱惟青州岱泰山也在濟南府泰安縣西北三十里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

嵎夷既略嵎夷東表之地在今登州界者經界而爲之封畛也言嵎夷則舉遠見近而州之土皆治矣

濰淄其道濰音惟○濰淄二水名濰水出濰山北至都昌入海淄水出原山東至博昌縣入濟其道者泛濫去而水循其故道也言濰淄則舉小見大而州之水皆治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涯也海濱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愼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之地可煮爲鹽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枲音洗檿音厭○煮海爲鹽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也畎谷也絲凡絲下文則檿絲也枲麻也鉛錫屬松木名怪異也其石可爲器飾皆岱山之谷所出也作牧謂畜牧也何錯謂當在萊夷既略之下一云萊山之夷以畜牧爲生今始可牧也檿山桑也其蠶絲韌中琴瑟之絃

浮于汶達于濟青州有濰淄二水而濰水北入于海淄水東入于海皆不與河通惟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入濟汶水歷虢公臺西南入河故其貢賦浮于汶達于濟又達于河以達帝都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域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淮沂二水名乂治也淮水出胎簪山東至淮浦入海其泛濫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之沂水出蓋縣艾山南至于下邳西南入泗泗入于淮故沂之治與淮並言之也徐之川莫大于淮淮乂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徐之浸莫大于沂沂乂則自沭而下凡爲浸者可知矣蒙羽二山名藝種也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二山淮水所經淮水治而山之下皆可種也先淮後沂者先大而後小先蒙後羽者先高而後下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大野澤名在山陽郡鉅野縣北水畜復流曰豬濟水經于大野而正流有所容復北流入于泗而餘波有所瀦則既豬矣東原漢之東平國在徐之西北謂之東原者在濟東也濟水經于東原而安行不爲患則底平矣淮沂之流大野水之北蒙羽地之高東原地之平明其無不治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埴音寔○土黏曰埴埴猶膩也泥黏如脂之膩也漸進長而不已也包叢生而密積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嶧音亦詩作繹蠙音貧○徐州土雖赤而有五色之土故貢之以爲建社封土之用也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名羽中旌旄嶧嶧山之南孤桐特生之桐材中琴瑟泗濱泗水之旁浮磬石露水濱若浮于水然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之別名暨及也珠供服飾魚用實祭玄赤黑色也可爲祭服纖爲齋服冠纖縞皆繒也黑經白緯曰纖爲禪服純白曰縞爲祥服

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水出胎簪山泗水出陪尾山泗東入于淮徐州貢賦必浮淮以上于泗而[illegible]與河不通又或由汴達河或由濟達河皆溯流而上不言者省文也

淮海惟揚州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彭蠡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也既豬者衆水容于湖而餘波又滙諸江也陽鳥鴻雁也雁性喜陽故名攸居者澤豬環爲洲而禽鳥亦得其居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松江下七十里分流爲三東北流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中爲松江既入者三江順其故道而入于海也震澤太湖也一名具區澤在吳縣西南五十里跨三江之上其水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下流之三江已順而震澤亦不震動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篠音小簜音蕩○篠箭竹簜大竹敷布也竹生穊密如布也少長曰夭高竦曰喬塗泥下地多水其土泥淖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三品金銀銅也可爲財幣瑤琨玉石名可爲禮器篠可爲矢笴簜可爲樂管及符節之屬象齒犀兕革可爲車甲鳥羽獸毛可爲旌旄木楩梓豫章之屬可爲棟宇器械島夷東南海島之夷也卉服謂以爲越木綿之屬爲服織貝謂織錦爲貝文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皆饍食之品必待錫命而後貢者明非常貢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沿音延○順流而下曰沿揚州之域北至淮而江水貫其間東入于海故其貢賦沿于江海而上溯于淮以溯于泗也自泗而上有二道一由泗而灉而沛以達河一泗至大野而自濟以達河不言亦省文也

荊及衡陽惟荊州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江水發源于梁之岷山漢水發源于梁之嶓冢諸侯春見于王曰朝夏見曰宗而二水之趨海如之蓋江至東北會于漢漢至大別南入于江二水合于荊州自荊以上其地平故水勢紆而自荊以下其地卑故水勢迅水雖未至海而勢已趨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九江即洞庭在長沙下雋西北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故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上合衆流而有所歸下入大江而有所順故得正也沱水自江出潛水自漢出凡水出江漢皆有此名此謂荊州江漢所出江漢朝宗于海故沱潛亦順其道也

雲土夢作乂雲夢皆澤名雲跨江北夢跨江南乂治也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已可耕治也

厥土惟塗泥土與揚州同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田第八等賦第三等者地濶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杶音春栝添去聲砥音紙砮音奴箘音窘簵音路楛音戶匭音癸○荊州之貢與揚州亦多同荊先言羽毛者冀孔氏謂善者爲先也杶栝柏三木名杶木似樗可爲弓榦栝木柏葉松身礪砥皆磨石以細密爲名礪以粗礪爲精砮石可爲矢鏃丹朱砂可繪畫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爲矢三邦謂州內之三邦未詳其號底致也謂致貢箘簵楛之有名者也滅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可供祭祀縮酒旣包而又匣之以示敬也玄纁幣之色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若偶得則貢之故謂之納錫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浮者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而至南河也

荊河惟豫州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荊山北距大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瀍音纏滎音熒○伊水出熊耳山至洛陽入洛洛水出冢嶺山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替亭之北至偃師入洛澗水出新安之東至其南入洛而統言伊洛瀍澗入于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統言江漢朝宗于海也自濟溢爲滎自洛出爲波而合言旣豬者二水皆蓄而復流也

導菏澤被孟豬菏音哥○菏澤在濟陰郡定陶縣東其地有菏山故名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被及也菏澤言導孟豬言被者菏澤水所溢孟豬爲其下流漸上流以及下流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壚音盧○上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墳土脈墳起也玄而疏者謂之壚其土有下與高不同故別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紵音苧纊音曠○枲絺見青州紵纊以爲布也纖見徐州纊細綿也磬錯治磬之礪石非常貢亦待錫命而後納也

浮于洛達于河豫州去帝都最近其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則浮洛以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岷音民嶓音波○岷嶓二山名岷在蜀郡前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嶓冢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既藝言二山之土皆可種藝也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在蜀郡之郫縣西入江潛在巴郡之宕渠縣西南入江沱潛既道者言二水皆順其道也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和夷厎績蔡蒙二山名蔡在雅州嚴道縣蒙在蜀郡青衣縣二山上合下開沫水經於其間水脈漂疾爲患旅平者水既平而旅祭其山也和夷地名今嚴道西有和州有夷道厎績者水既平而和夷亦乂也

厥土青黎黎黑也土不言質者質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按九州之賦雜出他等者四州冀揚豫皆錯二等而梁錯三等也所以錯雜如此者意州土雖同而人性之勤惰殊方故田功之修廢異地與或謂歲有儉豐豈因戶有蕃耗時減則九州皆然何獨于冀揚豫梁四州言之與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璆球同○璆玉磬銀白金鐵柔鐵鏤剛鐵可刻鏤故名也砮石砮也織皮謂熊羆狐貍四獸之皮可製爲裘其毳毛可織爲罽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沔音免○西傾山名在隴西郡臨洮縣西桓水所出其山水爲雍州而山南之地隸于梁州故梁州貢道自西傾因桓水而來以浮于潛所出之潛也潛與沔不相通故又道流至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北迤邐以逾于沔沔與渭亦不相通故又歷漢川至褒水逾褒而驀衙嶺之南梁藉于斜川屆武功而北以入渭也由渭東行至華陰絕河而渡則達帝都矣

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弱水既西弱水在西海之山散漫無力不能負芥故名既西者浚而道之西流也

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屬音燭灃音豐○涇渭汭三水名涇出安定郡涇陽縣西東至陽陵入渭渭出隴西郡首陽西南東至司空入河汭出扶風汧縣之西北東入于涇屬者涇水上屬于汭下屬乎渭也漆沮二水名漆出耀州同官縣東北經華原合沮沮出坊州平縣北下合谷經華原合漆同至朝邑縣東南入渭既從者漆沮小而渭大其從于渭若少之從長也灃出扶風鄠縣終南山東至咸陽縣入渭攸同者灃渭水相若同渭入河也蓋渭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荊岐以下皆山名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終南惇物二山並在扶風武功縣鳥鼠山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既旅者荊岐者涇汭漆沮灃渭治功成畢荊岐已可祭告而終南惇物鳥鼠祭告因之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地在幽州豬野即武威縣東北休屠澤厎績首原隰者治功自高而下先言山次原隰又次陂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三危燉煌地也舜竄三苗之時洪水猶未平及是三危既可居而三苗亦遷善而丕敘也

厥土惟黃壤黃者土之正色性最貴故田非他州可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等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工又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似珠者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河多伏流至此而見龍門在馮翊夏陽縣西河者冀之西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則浮于河自積石東北行至梁山南轉而至龍門然後達西河以至京師其西南或浮于灃或浮于漆沮皆會于渭汭東至司空縣入河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關西渠搜地近朔方河水經其

此三國皆西方戎落入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即就叙功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末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岍音牽行音杭○此以上各即每州之所治夫諸山諸水者以析言之自此以下特即每山每水之所以治于諸州者申言之而北條乃特言導先條大河北境之山也凡水勢皆因于諸山山勢皆原于西北雍冀河北諸山發源之始冀當河北諸水入海之終渦導河北諸山亦始于雍終于冀而雍在河西冀在河東故始列于河之西雍之岍及岐以至荆山而渭水入河以入海繼自荆山過河而東導冀之壺口雷首以至太岳而汾水入河以入海又導底柱析城以至王屋而濟水入河以入海終又導太行恒山以至碣石而太行之水入河以入海恒山之水入滹至碣石河口海濱之地而乃止焉經不言導水而止言導山者山旁非一水故不列言而後特即其大者再申之也凡但言導山者放此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此節乃特言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西傾當關鳥鼠太華皆雍州山熊耳外方桐柏陪尾皆豫州山導西傾朱圉鳥鼠以至太華使桓水入江以入東海渭

水入河以入北海也導熊耳外方桐柏以至陪尾使伊水入洛而入河以入北海使淮水直入東海也西傾以下不言導者蒙岍之文

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此節乃特言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嶓冢梁州山荆山內方大別皆荆州山漢水出于嶓冢至大別入江故導嶓冢至荆山又導內方至大別使漢水入江以入東海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節又特言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與地也岷山梁州山衡山即南岳九江即洞庭湖也敷淺原地在德安縣博陽山江水出于岷山而岷山之脉有二其北支爲衡山在湘水西南而盡于洞庭之西故自岷山導至衡山以因其水勢而達江之流行也其南支爲敷淺原在湘水東北自是南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以至博陽山故又自衡山過九江至敷淺原以因其山勢而要江之歸宿也岷山以下不言導者亦蒙導嶓冢之文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此二節特言導西邊之二水也凡水皆發源于山故治水多自山始而有不自山始者蓋其源多在極邊不能窮至故即于其水所經之地導之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在張掖縣西北流沙在沙州西沙隨風流故名導弱水至于合黎之山而餘波入于流沙蓋特以入西海也而弱水治矣導水自弱水黑水始者水之異而其下乃及河漢之屬者水之大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出汾關山在雍之西北在梁之西南三危即燉煌黑水所經也弱水性之異黑水色之異凡水皆浮而獨弱凡水皆清而獨黑常變不能齊也導黑水至于三危之山以入于南海而黑水亦治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伾音丕洚音降○此節特言導北條之大河四瀆之一也凡江淮河濟名爲四瀆瀆之言獨獨爲一水以入海也積石龍門見雍州山北曰陰底柱見導山孟津地名在河內郡河陽縣洛汭在河南府鞏縣水內曰汭大伾黎陽縣山名洚水即信都縣枯洚之水逆河九河之下流海水逆潮故名也河源發于昆侖至積石而見故自積石導之北行又東至梁山乃折而南三千里而至龍門經不悉言蒙遠畧之也龍門而下紀其自北而南則極于華山之北即爲雍之西河紀其自南而東則由底柱至于孟津

又東過于洛汭極于大伾之山即爲豫之南河又紀其自東而北則由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即爲兖之東河也又紀其入海之處合爲一流名爲逆河乃入于北海而治河者終矣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漾音恙澨音誓匯音會○此節特言導南條之漢漢者江以北之大川也其水入于江以入海故不在四瀆之列後渭洛諸水放此漢水發源于嶓冢山漾與滄浪皆漢之別名自其始發于嶓冢爲漾東流至武都始爲漢又東至武當則爲滄浪蓋隨地異名也三澨亦水名發源于郢石山漢水過此直至大別山西南入于江即今漢陽縣是也匯澤也北江對下節中江而言也漢既入江其東匯澤爲彭蠡又東流爲北江至通州靜海縣入海而治漢者終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至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澧音里迤音駝○此節導南條之江亦四瀆之一也沱江之別流于梁者澧水名出武陵

亦之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或曰澧澤名也九江即洞庭東
陵一名巴陵匯謂漢所匯彭蠡也江水發源于岷山導江于汶山
之陽東流別爲沱又東至于澧自是過荆州之洞庭至岳州之巴
陵又東迤邐北會于彭蠡乃旋而東出爲中江以入東海而治江
者終
矣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沇音兗○此節導北條之濟亦四瀆之一也濟水伏見非一始出于王屋
山曰沇既見而伏東出溫州濟源縣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始爲
濟水則濟乃沇之既伏而見矣自是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是又
一伏既入于河後潛行絕河南溢爲滎是又一見自後又復東流
出于廣濟軍西陶丘之北又東至于濟陰定陶之菏澤乃常見而
不伏由是汶水自萊蕪原山之陽西南入于濟濟水自東北至壽
張縣安民亭會于汶遂自東北至青州博興縣入東海而治濟者
終矣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此節導北條之淮亦四瀆之一也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
簪山至桐柏山而益盛禹自桐柏導之由是而東與泗沂會沂水出
艾山西南而入于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而入于淮淮會二水而東
自淮浦入海徐州所謂淮
沂其乂是也而治淮者終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此節
導北條之渭亦河以西江以北之大川也同穴山名鳥鼠其枝
山也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同穴之西北禹自此導之而東會于
灃即灃水攸同是也又東會于涇即涇屬渭汭是也又東過
漆沮之水即漆沮既從是也入河則入北海而治渭者終矣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此節導北
條之洛亦河以南漢以北之大川也洛水出冢嶺山而經弘農郡
盧氏縣之熊耳山禹自是導之東北則澗水出新安瀍水至偃師
而入洛又東則伊水至洛陽而入洛自後四水合而入河以入北
海而治洛者終矣○按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言漾之源出于
嶓江之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自積石導淮自
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
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乃
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非

一故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以外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
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北條之水莫大于
河故于河不言會此
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隩水
殷也陂障也會同猶謙沮會同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
則不特兗之降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之屬也九州之山槎木通
道已可祭告則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既旅之屬也九州
之川滌除泉源各無壅遏則不特梁淮自桐柏渭自鳥鼠之屬
也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則不特彭蠡既瀦震澤底定之
屬也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歸則又不特弱水入于西海黑
水入于南海之屬也此蓋總結上文以見九州四海水
土無不平治而與下文則壤成賦相爲始終之實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大修治也庶土明非特
穀土也交猶互也以其肥瘠高下之名物交互相正以任土事也
則品節之也三壤謂穀土之上中下三等也中邦猶言中國土賦
或及于四夷而田賦則止于中國也言治水之後水火金木土穀皆
大治而上言尤財賦所自生故于庶土區發定之以致慎其財賦

于穀土皆品節之以成賦于中邦也曰
慎者言其不濫曰成者言其不變也

○錫土姓錫猶予也貢賦既定因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
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
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台音夷○台朕皆我也距違也禹平水土定
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蓋記者係上文
而推禹之心如此因以見下文五服舉從聲教四訖之所本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銍音質秸音戛○王城外四面皆五百里爲甸服所謂
而王畿五百里義在供王田賦故名甸服也內百里所納禾本皆
全曰總次百里所納刈禾半藁曰銍又次百里所納去藁取穗曰
秸此三者去王城近不惟使之納總納銍納秸而又使之服役故
更言服也又次百里去穗而納穀又次百里去穀而納米二者去
王城遠則但納穀若米而不服役
矣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侯服謂之侯者以皆侯國之服故名也內百里曰采者謂卿大夫之采地也次百里曰男邦者兼于男而言通謂小國也又次百里曰諸侯者兼公侯伯而言通謂大國也不言三百里以外者其外皆諸侯省文也先都邑而後邦國先子男而後公侯伯者小以安乎內大以禦乎外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綏服謂之綏者漸遠王畿取撫綏之義故名也三百里謂內三百里二百里謂外二百里揆度文教奮武衛者其服介五服之中而與四譯相接以內三百揆度文敎而以外二百里奮興武衛蠢中夏與外蕃之驕嚴於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要服謂之要者去王畿已遠其經理之法略于中國特以義要約羈縻之而已故名也曰夷與蔡者夷之言易蔡之言放也凡五百里皆夷人所居俗尚慢易而其中之外二百里兼以放置罪人則不止居夷人矣左傳蔡蔡叔是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去要服又各五百里爲荒服謂之荒者去王畿益遠風土荒漠其經理視要服爲尤略故名也曰蠻與流者夷但慢易之意蠻乃猜悍之形蔡但放置之名流乃遷徙之衆凡五百里皆蠻人所居而其中之外二百里以流罪人則亦不止居蠻人矣蔡流皆處罪人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漸音尖被去聲○漸漬被覆暨及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詳言服制所施此約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甘誓甘地名在扶風鄠縣有扈氏國之南郊誓者征苗之誓蓋明其討伐之意儆其止齊之節以一衆志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云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意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有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與○此篇前明討罪之義而後致誓師之命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六卿謂六官之卿也傳謂六卿即六鄉之卿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此六鄉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敎禁令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于大司馬此所謂軍將皆鄉卿蓋夏制意亦略同也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桀驁強悍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哉書曰大戰乃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爲天下後世諸侯之戒與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重其事故嗟嘆而告之六事之人謂掌治教禮政刑事六者之人即六卿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勦絕之也○威侮暴殄之也怠棄輕忽之也鯀汨五行而殛死況于威侮者乎三正謂子丑寅之正也怠棄則不用正朔罪益著矣書有扈氏獲罪于天如此天用以勦絕其命而今我惟敬行天罰以致其不敢違天之義也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已久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已在唐虞之前矣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

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左謂車左右謂車右也攻治也蓋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擊刺御者居中詳見春秋左傳宣十二年晉楚之戰不攻于左是不善射不攻于右是不善擊刺御非其馬之正射王良所謂詭遇是不善御也三者皆足以致敗故以不恭命責之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祖遷廟之主也社主也禮天子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而天子親征亦必載廟主社主以行者凡以示賞戮不敢專之義也孥子孫也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孥而戮之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男子以爲罪隸也古者罰弗及嗣也按或說良善但上下文意未貫且不應一戮而二義耳蓋罰弗及嗣者法之正也啓誓師湯誓衆而云予則孥戮汝者非法之正也臨危事也法不嚴無以肅衆亦冀其不犯也讀者不以辭害意則得矣

五子之歌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古文有○此篇前言荒德之自絕而後言聖訓之難違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

十旬弗反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爲其事如
所謂尸祿尸官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王以休
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先王豈不遊豫乎要樂同民以爲法乎諸侯
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德也民咸貳心猶不知悔乃遊畋無度遠
至洛水之南久而忘反是自棄其國也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賈逵說
文羿帝嚳射官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以善射目之
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其意本以爲民也而
其後借勢立以干大位則篡賊之雄而已嗚呼天理
人欲之間間不容髮欲盡君臣之道者倘鑒之哉
厥弟五人御
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御侍徯待也怨如孟
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恩兄弟之
怨蓋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憂愁感厲情不自已而述祖訓
以相戒也五章非盡皇祖之訓然先後互相發明史臣以其意
序于章首以發之後世序詩者每篇有小序其原蓋出諸此其
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歌之首章述祖訓以
發端也皇祖謂禹也近猶親也君與民以勢而言則隔以情而言
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情親則合故謂之近勢疏則離故謂之下

固猶堅也寧安也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不固雖富强亦速
之亡而已凡以明可近不可下之意也其一至其五作歌之後之
序一云五子
先後之序也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予五子自稱一人猶言予一人謂君也君失人心則爲獨夫而愚
夫愚婦一能勝我矣是雖偶失猶不可況所失者不一而足乎民
心向背豈待著而後知當于事幾未形而圖之如朽索易絕六馬
易驚以朽索馭六馬危懼甚矣奈何爲人上而不敬乎此即祖訓
重民之意
而申之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
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歌之次章皆述祖訓爲文也色荒惑嬖
寵也禽荒耽遊畋也甘嗜皆無厭足之意
峻高大彫繪飾也言六者有一皆足滅亡觀訓如此而太康獨不
念之乎此章訓詞已明不復更申其義此以下歌之三章四章五
章皆自述其
意爲文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
底滅亡底音止○陶唐謂堯也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也冀
方帝堯之邦畿中州也今謂太康大曰綱小曰紀

底致也言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紀
綱以致滅亡也按左氏引此章惟彼陶唐之下有率彼天常一語
厥道二字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而亡蓋文小有異同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
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覆入聲○明明
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則猶周禮之六典八則關通和平也百
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乃五權之最重者關通則無折閱和平
則無乖爭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其典則法度有以貽後世
者如此至于權量之設所以一天下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
爲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
康荒墜其緒宗祀覆絕之不恤乎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
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曷歸嘆無地之可歸也疇誰也依倚也言無人之可依也爲君至此亦可哀
矣忸怩愧也太康也猶言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鬱陶乎予
心哀結于心顏厚有忸怩愧見于色
可追猶云可追乎猶言其不可追也
胤征胤國名征猶討也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蓋有夏中衰
羿與其徒專執國政疵殺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發

大命以致討胤侯能承王命以徂征是雖未及正后羿不道
之誅聲羲和黨惡之罪然猶爲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錄
其書以此也今文無古文有○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
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玩文意蓋史臣善仲
康能仲命討之詞而蘇氏乃謂羲和貳於羿忠于夏羿假仲
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也果爾則是太康徒擁虛名而胤侯黨惡
專征以除害忠良也皆是亂臣賊子之所爲而孔子亦取之
爲後世法乎其不然也明矣○此篇二段猶甘誓之意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
承王命徂征仲康太康之弟胤侯胤國之侯也仲康始即位即命
胤侯掌六師其後方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
蓋史臣善其肇位之時能總攬乾綱而征伐猶能自天子出也林
氏曰羿廢太康立仲康而仲康不爲羿所弒至其子相然後簒羿
神器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之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
之柄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命胤侯掌六師以撫其政
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
之類亦此意也羲和之罪雖止言其沉亂于酒然其實黨于
羿同惡相濟胤后承王命以征之以伸羿之黨援故終仲康之世
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豈待相而後敢耶觀

后者諸侯入爲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謂之后也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徵驗保安也聖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即下文所稱是也天戒謂上天以災異示戒克謹者恐懼修省以消其咎也常憲謂先王以常道垂法克有者奉法修職以供其事也君能謹天戒于上臣能修常憲于下而百官之衆皆各修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所以爲明明后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遒音囚○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之時振以警衆者周禮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是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故相爲規工以其藝事故諫以諷也理無往而不存斯言無職而不盡孟子曰責難于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猶有常刑也而況于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者乎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

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次之言位也俶始擾亂也天紀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也遐遠也言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厥後世守其職而今失德亂酒畔越其所治之職離舍其所居之位乃始亂天紀而遠棄其所司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集漢書作輯謂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于房宿也瞽樂官奏謂伐鼓也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也嗇夫小臣周禮嗇夫承命讓史上林嗇夫是也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凡皆供救日之百役也馳走皆言急也日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以致修救嗇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正如此而羲和爲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此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先時妄動後時廢職皆當誅而不赦者也以政典考之羲和罔干後時廢職之誅矣況考日食君弱臣强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序志曰食在仲康即位之五年天象之戒深矣則其惕然命討之意不可含于言表矣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將行弼輔也尚庶幾也言我以爾等奉行天討也爾等皆同力王室之人庶幾輔我以敬承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得諸侯敵愾之義故其辭直義則如此若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矣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殲音尖○崑山名出玉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崑山之岡不辨山之玉石而焚之其害則烈矣苟天吏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之烈又有甚于猛火之不辨玉石也今我于首惡之魁不可不誅而脅從之黨則不必治其舊染汙習之人一皆赦而新之庶誅惡有養而不愧王者仁至義盡之師也按胤征始稱羲和之罪止言其酒酗離次俶擾天紀而已至是以脅從舊染爲言則知其罪蓋不止于廢亂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爲亂黨助羿爲惡者也胤侯徂征隱其狀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姑責其曠職之罪而實深誅其不臣之心也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曰軍旅主威蓋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此蓋與上文之寬仁並行而不相悖者誓師之末而復以是警懼其使之勉力戒懼而奉行王者之命也豈苟而已哉

書經卷之三　　蔡沈原註　姜兆錫叅義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號也或曰諡也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于征役故湯誓于亳都而諭以弔伐之意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台音怡下同○稱王者史臣追述之詞也格來台我稱舉也自人事言之以臣伐君可謂亂矣自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穡事謂田事也割斷也亳邑之民安于湯之德政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衆舍我穡事而斷正有夏也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欲不往正其罪而不敢耳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遏絕也割如剝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日謂桀也湯又言汝衆皆云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此所以憚于往伐也然夏王率爲重役以絕民力率爲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困怠不能和協故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俱亡耳桀之肆爲惡德而民欲其亡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賚與也食者言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皆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對衆而言非特釋湯之慚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此篇凡三段首節叙作誥之由也作誥以下六節爲一段叙天之存德與民之歸德之實以釋其既往也德曰新以下二節又爲一段陳安邦保命之實以勉其將來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口實猶言議論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于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爲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爲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以下仲虺之詞而作誥以釋其意也乂治也塗泥炭火也表正者表正于此而影直于彼也虺嘆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之主所以爲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桀爲民主而反行昏德陷民于塗炭既失其所以爲主矣故天錫王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謀以成天下之大業凡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纘禹舊服也則此正以循其典常奉順乎天而已意豈有他哉蓋天者典常之所自出而典常者聖人之所服行也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也式用也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也言桀矯詐誣罔託天爲詞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爲使有商受命而用昭明其衆庶也此總言夏之逆天與商之受命之本末也王氏以爲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秕甲履反○簡略附勢也言其黨邪害正也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予謂商也德言猶言仁聞也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衆肇我邦于有夏爲桀所惡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矣是以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況我王之德言足人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此申言夏之逆天之實而商德之所以受命者在其中矣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言其不容于桀之勢如此史記言桀囚湯于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

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邇近殖聚也二者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歸潛徹然後用人處已行之莫不各得其當矣懋盛也大也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惟已猶言若已有之也人之懋于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于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或遂不憚能于人不吝過于已渾然大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是以臨民之際能寬而不失于縱能仁而不失于柔易贊君德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者此也君德既著而信自孚于天下矣此承上文而備言德之足以勸聞者以申明商之受命之實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葛國名伯爵也仇餉與餉者為仇也初猶始也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餉而葛伯反殺之湯一征自葛始是也奚何後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以該近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天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之如此則

戴商非一日矣商之受命而興豈徒于鳴條之役定之哉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際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不自強曰弱不克明曰昧兼猶併也侮如或敢侮予之侮猶毀也推猶言擠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諸侯之弱昧者兼之攻之亂亡者取之侮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擠其所以亡因保其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此歷述王之所以受命而興者如此而因起下文勸勉之意也蓋以此節節為勸勉者非夫命式九圍而伐韋顧昆吾以及桀者皆在中也豈勸其將來之謂哉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上文皆以釋之而此以下又勉之也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已也志自滿者反是德新則萬邦咸懷志滿則九族以離萬邦至遠以見近九族至親以見疏也中者天下之所同有然非君建之

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則非特有以建中于民而垂諸後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於師好問則德尊業廣自賢自用則德衰業削古人之所謂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仲虺言謂天下之道推而本于修德又推而本于得師蓋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舍師而能成者雖至聖亦必有師也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讀斯篇者可以知為帝王之大法矣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上文既勸勉之于是嘆息言謹終之道惟在于始猶伊尹之言慎終于始也善者封殖之不善者覆亡之天之道也能敬天道則能保天命矣按誥之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得民之實而民之歸湯者非倖致末乃言為君艱難之道與天人離合之機以明今之受夏初非以利己而乃有無窮之恤也其深慰湯而以釋其慙者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也今文無古文有○此篇亦凡二段首節敘作誥之由也

王曰以下四節為一段歷叙天命天討為民立君之意也茲朕以下四節又為一段乃自明奉行天命天討以承圖厥終之意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皇大衷中若順也天降命于民而仁義禮智信之理渾然在中所謂衷也人稟命于天而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人率性于我而仁義禮智信之理隨事各見所謂道也夫降衷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因有常性矣而稟氣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自非上之人能使之安于其道而何以盡乎君師之職哉上篇天生民有欲者以情言也此篇上帝降衷于下民者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于天下者如此之重也可不慎與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

厥罪。敷布也。荼言其苦，毒言其螫也。言桀無有仁愛，但爲殺戮，天下被其凶害，不可堪忍，稱冤于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己。屈原所謂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者，此也。天道于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爲淫虐，而天降災異，以明其罪，蓋如周語所云伊洛竭而夏亡之類，而此歷叙以起下文討罪之意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台音夷。戮音六。○肆，故也，今也。承上文而言奉行天命明威不敢赦罪之意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飾也。殖生也。輯和也。言上天信佑下民，而夏桀竄亡屈服，天命豈有差乎。著賞罰彰明，賁若草木之繁列，而于是萬方之兆民信其生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矣。允殖與輯寧連言者，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非二事也。

玆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戾罪。隕墜也。承上言上帝寧邦之命付託至重，玆我未知得罪于天地，驚恐憂畏，若將隕墜，蓋責愈重而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

商書 湯誥 卷三 五

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造猶作也。夏命已黜，悉與更始也。彝法。即就。慆慢也。典常也。從匪彝則不法，即慆淫則不德，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是則予一人之所望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閱也。言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己有罪不敢以自恕，其簡閱一聽于天。凡以天生民而立之君，民之有罪，寔君所爲；君之有罪，非民所致故也。此乃君道之當然，斯理之不可易者，而成湯自明之如此，則聖人厚于責己而薄于責人，以承上天之義爲何如哉。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信也。承上文之意，歎息言庶幾能于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矣。與民曰此，兼人己而言也。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之，史錄爲篇。今文無，古文有。○此篇亦凡二段，首叙作訓之由也。若有夏以下三節爲一段，溯先王革命救民之本，而勉王維愛敬以安民也。又先王肇修四節爲一段，究先王修身脩道之實，而勉王去風愆以法祖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有又過見音現。○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也。十二月者，商正建丑，以十二月爲正也。其不直稱正月者，長編紀年之例，以寅月起數，故謂之十二月。若當時自謂之正月也。伊姓，尹字也，名摯。祠者，告祭于廟也。先王、厥祖、烈祖，皆謂湯也。語其時曰先王，語其世曰厥祖，語其功曰烈祖。下文先王肇修人紀，周御有戒烈祖是也。冢之言長也，亦大也。冢宰，百官之長，周禮謂之大宰。古者王宅憂，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祗見厥祖，以即位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己職以聽于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太甲即位，伊尹乃明言烈祖之德以訓之，史官叙事之辭也。○蔡傳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然其紀月之數，則皆以寅月爲首，不改月數。惟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各以其正朔行事而已。此所以謂之元祀十有二月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于書序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謂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于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于經史尤可考。

商書 伊訓 卷三 六

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而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酈山，則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如故也。且秦史制書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若商周秦必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仍秦正，亦書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奉嗣王祗見厥祖，後復政厥辟，亦曰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祠告復政，重事也，故告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夫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不離于殯側，何待于祗見？蔡氏之辨亦明矣。太甲嗣仲壬而爲之服，爲之後者爲之子也。伊尹率見祖廟而告之者，嗣王方居廬也。不言太甲嗣而云伊尹祠者，喪三年不祭也。獨見商之先王而獨致意于湯者，[illegible]告三十而獨眷念于文王也。不及外丙仲壬者，此書本述湯以訓太甲故[illegible]。按蔡傳所論商周改正不改月，其說詳矣，然實未之深考而失之也。按春秋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其年六月日食，而太史曰當夏之四月也。家語季康子問于孔子曰：今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夫春秋及家語爲先聖之遺經，太史爲當時治曆明時之官。

左氏又為先儒叙述本末之傳此皆非不可信之說而月數之改因驗如矣孟子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又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蓋周正之七八月為夏正之五六月其時雨澤大故溝澮盈而或不雨而旱苗所以憂槁也若月數不改則七八月之雨豈反多于五六月而其時黍稷皆登稻亦將熟其憂旱亦豈更切于五六月乎孟子又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惟周之十一月十二月為夏之九月十月故恐成梢梁以濟民若夏正之十一月十二月則豈有至此而始成橋梁之理是名為濟民而其病民也抑久矣朱子註孟子各章及論語書皆辨改月蔡氏受業于朱子而為此論亦何率也然則其引詩與史記又何以說耶曰此亦其未之考也詩人以夏正紀時與史氏別至歷代史記與一代國史亦自不同一代國史自書其所改之月數如春秋及左傳之屬皆書周正之月是也歷代長編皆史記合皆以夏正之月起數不然則改元即位月數參錯不齊而讀史者亦為之惱惑矣如此篇書十二月及史記十一月十月之屬是也蔡傳不明此例率為牽引苟不辯而正之是舉其有功書傳之苦心將反為之蠹失也然則不改月數之說不可從矣而從其繼仲壬而王之說何也程子云古人以歲為年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幼未即位以故太甲繼湯而王此因先儒之說也何以亦不從之乎曰朱子孟子集疏先載趙氏立二年立四年之說于前而尤載程子幼

未即位之說于後則固以趙氏為長矣況考竹書紀年云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即位二年陟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即位四年陟太甲名至元年辛巳即位十二年陟其世次前後甚明而與氏謂居湯之喪則日莫不必致祠廟側不煩祗見者此又訴正其為居仲壬之喪之明驗也凡治經者可考傳以明經不可棄經以從傳故還考正之如右學者詳之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故首以夏事告之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鳴條夏所宅亳湯所宅也哉始也言夏先后方懋厥德之時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而假手于成湯以誅之蓋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于鳴條而我商乃始事于亳都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言湯之德威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長上聲○初即位之初也言王將繼嗣先王之德不可不謹諸始而謹始之道在孝悌率天下而已蓋孝悌皆人心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也立愛敬于此而形愛敬于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自家達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此之謂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人紀猶言三綱五常之實肇始也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咈逆也先民猶前輩也若順也不逆是順樂善誠而人紀于是可修矣克明以盡臨下之道克忠以盡事上之心則所以修人紀者又不但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已也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凡皆樂善之所廸而綱常之所以修而不墜者矣是以德日盛業日廣天命歸人心戴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與前既言桀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其所以儆太甲者益嚴以切矣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焉難者以臣事君何以為忠乎忠以心不以迹天命未去人心未離那桀之心猶冀斯須替哉此所謂克忠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言湯廣求賢哲以輔後嗣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

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遠昵並去聲○官刑官府之刑也巫猶覡也風風化也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過也其風蕩然而無度也比之言昵也頑童所謂年少無知也亂悖也好所惡惡所好以為風也三風十愆之綱十愆三風之目卿士邦君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又多乎哉墨墨刑也具悉也臣下不能正其君下不能正其上者加以墨刑而童蒙始學之士亦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正己以正君也當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故伊尹見其微而拳拳及此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謨謀洋洋大孔甚彰明也承上文言太甲當以是三風十愆之訓敬之于身念而勿忘卽其謨之大而言之明也此以祖訓申戒之也常定作為也又言惟命不常善惡各以類應勿以小善而不為也萬邦之慶不忽于小勿以小惡而為之也厥

之隱不待于大甚言必積而後成惡微而可懼也此又以天命申戒之也

太甲上

商史歷錄伊尹告太甲及太甲往復之辭凡分三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相爲成文若史家記傳之體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伊尹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以名其篇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此篇叙尹因太甲不率而放桐也篇凡三段首告以書而罔念次告以言而未變後乃放諸桐而率德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阿衡官名猶周之冢宰亦曰保衡阿倚保也衡平也將伊尹爲阿衡其後因以爲尹之號史臣錄其訓王之書而先言其不順者以發之也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諟古是字左去聲辟音璧○前篇備明言以訓于王而此術作書者謂以言而不率嗣故作書以戒也顧常目在之也天之明命謂天之命于我者也天命之爲明命人受之爲明德承奉宅居師衆也尹言成湯常目在此明命以敬奉天地神祇之職惟天監觀厥德用膺天命以有天下安萬邦而我又身能左右先王以居民衆故王今得以大承其基業此蓋首稱先德以勉之而下文因戒之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相息亮反辟音璧○西邑夏者夏都安邑在亳之西也周即周語忠信爲周之周施氏曰作僞心勞日拙則缺而不周作德心逸日休則周而無缺是也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以夏桀爲戒當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可也若君而不君則忝辱厥祖矣太甲之意疑曰伊尹爲相我能救欲未遠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深折之而破其所恃也王惟庸罔念聞史臣言尹作書以告而太甲惟若尋常無所念聽以起下文也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覆音福○又稱乃言者以書而罔念復明言以告之也昧晦爽明也謂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謂大明其德也坐以待旦者行之迫旁求者求之周彥美士也言先王昧爽之時大明其德坐以待旦孜孜爲善不遑寧處而又廣求俊彥以輔子孫王其可顛越厥命以自取覆亡乎言不此不惟忝祖之恥而且有亡國之禍意益切而言益悲矣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此深其病而切告之也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而尹言當謹儉約之德以懷長遠之圖則所以儆其奢侈而要其可久者至矣予曰以約失者鮮矣即此意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此承上文而因示之以所從事也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也釋發也言虞人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于法度然後發之則發乃無不中而人君省躬宜若是也欽敬率循也朕尹自謂也言欽厥止以立其本率乃祖攸行以致其用能如是則近可慰伊尹之心遠可有譽後世而亦有省括于度之驗矣安汝止者聖人生而知之事欽厥止者賢人學而知之事功異而理同也王未克變史臣又言尹訓了太甲猶舊不能變其舊習也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習與性成所謂習慣若自然也狎習也弗順謂不顧義理之人桐湯墓也伊尹言太甲所爲乃不義之事習與性成我不可使其狎習此人惟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哀思興起庶其告而訓之不至終身迷惑而不悟也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徂往也允信也所謂有諸己之謂信也蓋人之不善必有從誘以濟其非者今既使其密邇先王與廢善心而兼絕其比黨以革其汚染此所以克終允德也此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此結本篇以發次篇之義

太甲中

篇凡二段首迎王歸而示以匡民終德之大累次奉王命而示以協民懋德之詳節也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三祀者太甲終喪之明年也服冕袞冕服也周禮天子之冕服有六此蓋王服喪服吉而尹以袞冕之上服奉迎以歸也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辟音璧○匡正也辟君也此言民罔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王不義有若性成而天命眷商陰誘其衷以終厥德此君民相爲一體而萬世之休無有窮極也王改過之初而首發此義其警懼交勉之意深矣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

行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背音佩○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太甲致敬師保之禮也類猶肖也欲而不適則顚法度縱而不謹則覆禮儀度以事言禮以身言也速急戾罪孽災逭逃也克之言勝俯用昔敬勝怠義勝欲之意也惟謀也謂往昔背違至訓不能自克于始庶賴救正以圖謀其終也夫當太甲不惠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而及其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是其德雖因而昔勝今則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前與新前同之既湯武不可及矣若太甲成王可不謂賢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伊尹致敬以復王也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失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成于上民協于下惟明后則然此泛言以起下文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此言湯德所以協下也命猶令也並猶併也困窮之民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令無不得其懽心併其當時諸侯與商爲鄰者乃皆以先王爲我君徯待其來而庶其除暴虐而無刑罰也此即仲虺后來其蘇之意而先王之得民于是可以推其本矣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此因告太甲以勉德也視效也惟亦思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烈祖之德如此王之德當一視乎烈祖而無怠須頃刻也思孝則不逆其先思恭則不忽其臣思明則不蔽于近思聰則不惑于邪德無不思如此我且上承王休而無所厭斁矣尹言至是幽明遠近所合無間雖不言協下而協下在其中矣亦因以起下篇天民鬼神之意也

太甲下

此申誥太甲之詞篇凡三段首段惟天以下二節示王修德勵治而以敬仁誠爲之本此千古天德王道之大本也次段先王以下五節勸王法祖德而昇勉之末段弗慮以下二節勸王正王極而申戒之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申重艱難也言天民鬼神皆無常于上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享之天謂之敬者天即理也及其出乎人則謂之動乎息皆敬所攝也民謂之仁者民歸乎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以及萬物皆仁所體也鬼神謂之誠者鬼神不誠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皆實理以言爲皆誠所通也三者所當盡加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爲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息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與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治去聲○德者合敬仁誠之所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治世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亂世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殺等事而已事同則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視乎所與始而與治固可以與終而與亂則亦必亡謀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爲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德加進矣此以上德發之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敬即克敬惟親之敬兼一以包二也先王勉敬其德德與天合今嗣有令緒庶其監視于此乎此以下進勉之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遐遠也邇近也中庸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也此取喻明切蓋取諸此此言勉以進學之序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次勉以謹下與居上之敬心也民事毋輕而當思其難君位毋安而當思其危也

愼終于始此又勉以愼始之要道也人情孰不欲善終者而安于縱欲而能善終者寡矣儲宮之事往已今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又勉以聽言之實心也直言人所難受與之不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毋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者蓋告欲王力爲擇乎情之偏以漸合乎天之德如先王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此以下又總結之也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審思之也弗爲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君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此承上文言弗慮弗爲而安于縱欲則法固亂之害甚于縱也又言成功不居寵利者蓋至是太甲德已進而伊尹亦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與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亦上篇承休罔斁之義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違背者辯言亂政疑太甲所失在此而罔以寵利居成功尹之自處者也凡此皆已素定矣下句既非泛論則上句必有爲而發也

咸有一德 伊尹致政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篇凡三段，首節叙陳戒之由也。天難諶以下四節為一段，避先王主臣一德以承天命之本。次今嗣王以下四節為一段，勉王主臣一德以孚民志之實。末七世之廟二節為一段，則又王德與民心相係之大畧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復還也。告歸，告老而歸私邑也。德即所謂一德。曰：

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諶，信也。九有，九州也。伊尹嘆息言惟天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惟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若君德不常則天命仰不常而九有以亡矣。蓋其以德為夫得如此。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庸猶常也。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即所以常也。神主謂百神之主。享者，昭格之意也。正，正朔也。此上文言夏桀之失天命者以無常德也，而我商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以有天下，而正朔于是改定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上既言咸有一德而得天得民矣，此又言天祐非私，民歸非求，而惟一德是祐是歸者，蓋反覆以明德孚之實也。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二三，雜而不一也。僭，差也。德純則無往不吉，德雜則無往不凶。吉凶不僭而在人，正以災祥所降皆在德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此亦上文統發之，而此以下進勉之也。言王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而新德要在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不雜，是乃所以日新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左為並去聲。○官謂庶官。左右，謂輔弼大臣也。一曰惟賢才，一曰惟其人者，賢者有德，才者有能。庶官非賢能不任，故曰惟賢才。而大臣非庶官比，其道大德隆，蓋非賢才之稱所可盡矣，故不徒曰惟賢才，而曰惟其人也。為上為德猶言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猶言宅師也。臣之所係如此，是必艱于任用，慎于聽察，以防小人，而可否相濟，終始如一，以任君子，而後君道盡也。此勉以用人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又勉以取善成德之本也。師猶法也。無常師，謂不執乎一法也。協，合也。德者善之總，善者德之分。德散于萬，不主善則無以悉一本之萬殊；善原于一，不協于一，則無以會萬殊之一本。博而求之于不一之善，約而會之于至一之德。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與聞斯，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與。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為精密。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人君能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綏安，宜先王之天祿，寧烝民之生道，原此蓋一德之效驗，而尹又舉以歆動之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長，上聲。○七世之廟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舉上以見下也。凡廟，親盡則祧，必有德則別立廟而不祧，如殷三宗、周文武之屬是也。萬夫之長，貴大于兆民，諸侯萬民舉下以見上也。凡政教修于上，則民庶歸于下，如湯其蘇之望，文王孔邇之化是也。故曰可以觀政。尹于篇將終，又嘆言德政之見于後世而服于當時如此，而所以戒勉之者亦見矣。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盡，子忍、在忍二反。○廣猶大也，狹猶小也。言君民之事使相需如此，其勢雖有貴賤之殊，而其情初無貴賤之間可知也。蓋天以一理賦于萬物，達于萬事，人君必合兆民之心為心，而後理無不明，事無不立。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不得自盡于上者，則欲成厥功亦罔與之成矣。尹于篇終深致其戒切之意，而其言外則又舉其所謂一者，而即民心而推廣之，蓋道之全而治之極也。書因是言以思，純粹以精者，一也；悠久無間者，一也；統無外者，一也。一者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體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而語其用則不可遺也。咸有一德而三者之義悉備，而此伏羲堯舜禹湯，後此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盤庚上 盤庚，祖甲之弟。時盤庚都耿，圯于河水，謀欲遷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亦惑于利害，不適有居。盤庚推天命之去留、祖烈之興廢，以深明不遷之害也。上篇未遷時言，中篇將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群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為盤庚之誥，蓋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為一篇。○篇凡二段，第一段首叙王謫衆之由，而我王來三節，示民以抗上不遷之害也。第二段又叙王戒臣之由，而格我衆三節，惕臣

以惑民不遷之禍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籲音喻○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所居，盤庚乃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諭，而史氏首序之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前此惟稱商，自盤庚遷于殷，于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愚按舊說率籲衆慼爲句，今詳經文，當以率籲衆爲句，慼出矢言爲句，以中間保后胥慼推之可見。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盡子忍反。台音怡○我王，稱言我先王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于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則其不可居明矣。此以下三節，首言當如先王之遷都，以遷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服，事也。茲，指先王也。斷，絕也。言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茲猶不敢常安，而不常其邑，于今已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古之先王以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況謂其能從先王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必欲天稽卜，而仲丁、河亶甲等篇因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并盤庚遷殷，爲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若祖乙有兩遷也。

若顛木之有由櫱，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顛，仆也。由者，木生條也。顛木譬耿，由櫱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木之已仆而復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于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安四方乎。上二節言不遷之害，而此一節言遷之利，蓋反正相足之詞。

○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斅音效○自此至終篇，皆言敎民由在位之意，而此節敘其事以發端也。斅，敎也。乃，汝。服，事。箴，規也。按上文盤庚籲衆矢言，則衆之當遷明矣。然耿地瀉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其小民苦于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不利于遷也，故浮言以惑小民，而小民多不免畏懼，間有箴利害而欲遷者，則又排擊沮難，而不能自達于上者，往往然矣。盤庚知其然，故敎于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敎亦非以一切之法制之也，惟舉先王之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因告之曰：凡茲小民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在位之臣毋得抑遏而使不得自達也。之敎臣如此，于是乃命臣民悉至于庭而告之。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猷，謀。黜，去。康，安也。言汝當謀去汝之私心，毋得傲上之命而從己之安。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皆所當黜也。此以下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爲羣臣而發，以深明敎民由在位之意。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聒古活反○舊人，謂世族舊家之人。逸，過也。聒聒，讙嘵也。訟，猶言也。亦上言先王亦惟是謀任舊人共政，凡王有播告之修，則舊人奉承于內，不隱匿其指，以其君命，而王用大敬。其宣化于外，則又無逸過之言以惑衆聽，而民亦用丕變。此先王舊人共政之美也。今爾內則不能宣上意，外則不能達下情，聒聒然多言，凡起信于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豈我所望于世族舊家之人者哉。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荒，亂也。含，猶藏也。惕，猶戚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于德，惟汝實含匿予一人之德意，罔知畏懼則然耳。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之肆逸也。盤庚言此于衆，蓋辭溫而意嚴矣。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亂也。綱擧則目張，喻下之從上，小之從大，申前無傲之戒也。力田則逢年，喻遷居雖勞，遷家則安，申前從康之戒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實德，則其非僞；積德，明其非淺也。言汝等造言以惑下者，蓋惟以苟安一時爲德也，然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家民與汝之婚姻僚友，于汝能勞而有功，此實德即汝之所積也。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則汝德不惟施于民庶婚友，而且將默施于汝之孫子矣。此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毒，害也。謂水災之爲害者，有如荼毒也。昏，爾雅云：彊也。人情巧者多游，惰者多强也。言汝不畏水災爲害之大，而憚勞不遷，如惰農之自安，不劬爲勞苦，不事乃田畝，則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又喩言以申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

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相猶勤也古言者嚮許亮反相去聲。

言也乜惡猶言始禍也春秋桐若也言汝不勤善言于衆小民此豈但毒災于民哉惟汝自生其毒乃與禍作害以自災于厥身也汝旣始禍于民則自承受其苦而汝雖悔于身不可追矣何其也憸乃也其發有逸口猶言其敢發有逸口乎罪不敢肆于口此胲也精安也又言相彼習巧小民猶顧箴言而不敢肆爲浮言況我制爾生殺之命乃過正言動浮論恐衆以禍患驚衆于罪而毫不之畏乎汝試觀火燎于原勢焰雖盛而殄滅非難汝當是則惟汝衆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此又反覆以申儆上之意

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人舊則習○遲任古之賢人故求新此蓋古語而引之以勸舊人也然所引人非求舊亦何求人于世臣舊家即前文圖任舊人共政是也或以求舊人求老成人則舊人既爲老成之人下文又何云汝無侮老成人邪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

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選數也與猶大享

言逸勞敢即不敢也非罰謂非所當罰也言先王及汝祖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方且世簡爾勞不廢爾善也茲我大享先王爾祖亦以功配食則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矣我如動用非罰是乃動用非德也即質之先王與爾祖父我敢乎哉此申明自作弗靖非予有咎之意其言蓋婉而爾切矣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難謂遷難也即後篇告汝不易也告之者浮言悲沈于衆民憚予雖此發其病而藥之也志謂志于中也弱少之也言汝之以遷國爲難久矣我今告汝我之決于遷若射之志于中也今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汝其可侮老而輕幼乎當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謀于我一人而可矣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也伐猶討也言無有遠邇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善惡加何耳邦之善惟汝衆人用德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縱言其信賞而必罰也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恭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不可追悔矣總上文之意以結之也

盤庚中篇分三段首一節叙作書之由而總發之也古我先后以下八節爲一段以事勢之患喻其遷也夫予政四節爲一段以嚮明之責罰微其遷也而[illegible]節又爲一段首以節遷決之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當早反造七到反○作起也涉河者殷在河南也渡大河謂也誠大以誠相告也造至也勿猶未也登進之也此史氏因盤庚遷在下未敢近前而盤庚登進之也民衆者至猶退在民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鮮上聲承敬

也承合也猶體也浮勝也蘇氏曰古謂過爲浮之言勝也言前后無不惟民之敬荷民亦合體于后與憂其憂則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矣此極言君民一體之意以見民之當敬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感民亦憂其憂也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比必至反○懷安也康樂也承上言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惟視民利而用遷耳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乎凡我所以敬畏汝而使之者惟喜與汝同安非爲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籲呼也若籲之有志君志也丕從厥志民志也言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爲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夫趨利而避害舍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邑之遷實所利特其一時爲浮言搖動若有不樂然耳使即安危利害之[illegible]而反求于心則[illegible]其所大欲者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

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乘平聲鞠音菊瘳音抽○忱誠動感鞠窮也臭敗壞也稽察瘳愈也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保后胥戚此上下相與安邦濟困之道也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不憂我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誠以感于我爾徒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也汝從上之誠一有不屬是惟胥以及于沈溺自汝罔或稽察雖怨疾忿怒何損于困苦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誕大上天也承上言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矣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勸憂之謂也自今以後天將棄汝汝有何生理于天乎此二節極言不遷之斷命于天而下文因言遷之續命于天蓋首尾相足之辭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一謂一心也倚猶邪也迂猶僻也言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卽邪僻而違中正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迓迎畜養也言我遷都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畜養汝衆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卽上文所謂畜也言我念先神后之勞爾先人今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爲先民之子孫故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也高后湯也崇大也朕指而猶不遷是失于保民之政而久于病民之地高后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爲而虐害我民乎蓋人君不能爲民圖安是亦虐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比毗至反○生生謂以生理爲生也猷謀也先后猶高后也或曰泛言商先王猶言古我前后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詞比同事也故猶律書謀故之故爽失也迪避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于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事而故有此失德罪則自上其罰汝而汝無能行遯以免也舊本自曰字以下語意蒙混今正之
古我先后旣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斷音短○勞乃祖乃父猶言勞爾先也作我畜民猶言予丕克羞爾也戕害也綏猶引也遺也汝有所戕害在汝之心而我先后且遺命汝祖父汝祖父亦斷棄汝而不肯救汝之死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政謂變亂法度也一云亂猶治也具聚也乃祖乃父謂臣之祖父朕其祖父自稱也迪導也言臣子居位從政將正己以率物也而乃有亂政之臣參同在位不以民生爲念而專務貪利者汝臣之祖父亦大告我高后曰其作大刑罰于我子孫以懲之乎是汝臣祖父亦與我高后大乃崇降弗祥于汝臣也以上四節通言君與臣民之行罪我高后與爾臣民之祖父一以義斷之而無所赦而此節舊以爲責其臣之辭今味文義首曰茲予有亂政同位蓋對民責臣非直爲羣臣言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之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卽利故盤庚以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爲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然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俗皆嚴敬鬼神商俗爲甚故盤庚又歷以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易去聲○告汝不易卽上篇告汝于難也大恤大憂也猷謀也從隨也中者極至之理也言今我告汝以艱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無相絕遠而有二心汝必分君所圖而共圖之分君所念而共念之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都之議爲至正而不爲浮言所動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種上聲○吉善也迪道也劓肉刑也殄滅大辟也承上言民當各設中于汝心而乃有不善不道或隕越以逆上命或姦宄以掠民生者我則小而施之肉刑大而加以大辟令無遺育而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育者生全之謂肉刑斷體大辟隕命皆絕生理故皆以無遺育爲言而此將遷之時嚴勅之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哉往新邑也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以汝遷而永立乃家則子孫世有生生之業矣

盤庚下
一篇凡二段首節敘作誥之由也無戲怠以下六節爲一段以安民之意宣于衆以釋其疑也邦伯以下四節又爲一段以安民之責爲諸臣以比其惑也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奠定綏安爰於也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乃明君臣上下之位以正之而慰臣民遷徙之勞以安之也此史氏因盤庚之終誥而序之也曰無戲怠懋建大命命猶命脈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盡瘁勉功以立國本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而以建大命勉之也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此是予民○敷布也誠盡也百姓謂畿內臣民也上不追罪其下亦下不合怒修護于上則心腹腎腸布而志成諭矣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先王湯也前功謂湯以下也適于山者往于亳也亳地依山立政篇三亳註云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是也契始居亳其功殷多後屢遷而功乃替先王欲多于前功故復往亳也降下也猶除也山地高無河圮之凶災是乃除我凶德而嘉乃績于我邦也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承上言今耿為河水圮壞沉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是乃陷于凶德不可不救而爾乃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故今也高祖湯也亂治也承上言湯播如此故今上天將復我高祖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乃與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弔音的○沖幼弔閔由自也靈謂神靈也宏賁皆大也又承上言我非廢爾衆謀也乃謀及卜筮見閔于神靈而得卜吉爾衆亦各非敢固違我卜也用能宏此大業而亦與我沖人同謀其濟矣盤庚于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攜之意委曲忠厚藹然于言辭之表于是大難定大業興而成湯之澤乃綿以承也盤庚亦賢矣哉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長上聲相去聲○隱痛也簡相閱視而相導之也盤庚復嘆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庶幾皆有所隱痛于心哉我當勉視導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不肩未詳舊謂肩任也敢猶力也鞠人孤幼當鞠養者謀人老成善謀慮者言我不任用好貨殘民之人惟是力敬斯民生生之道使凡孤弱及老成之各保其居者我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羞進也若如此也否不如此也言我進謀而告以志其如我之志而敬恭生生乎其不如我之志而好貨乎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總聚也庸民功也式敬也于是終以聚貨戒之課生勉之而又勉其敬布德于民永任一心而不替也篇終之意益嚴而心益無窮矣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先王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耿圯當遷雖逆命而終引咎自責益闢衆言以口舌而代斧鉞忠厚惻怛之至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或以盤庚藉口何哉

說命上

說命高宗命傅說之言篇中命之曰以下是也猶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後世命官制辭其原蓋出于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宅居也亮亦作諒陰古作闇先儒謂居憂而信默也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闇謂之梁闇謂廬也即依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所謂梁闇也宅憂亮陰言宅憂于梁闇也按君薨百官總已聽于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既免喪而猶弗言則過矣故羣臣咸諫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于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則苟服除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蓋以其過于禮而諫之也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台音怡○庸用也賚與也弼輔也高宗用作書告于羣臣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感然也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說悅同○審詳也旁求求之非一方也築版築也說于版築之間是也或曰築居也今人言居猶謂之卜築也傅巖在虞虢之間肖似也言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而說與所夢之形適相肖也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相去聲○爰於也于是立以為

相也史記云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置諸左右文更詳備史臣將記高宗之命說而先叙之如此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台音夷○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適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處說以師傅之職而首命之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人君頼德須刻不可無賢人之言也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爲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至也三語雖不對然濟川切于礪金霖雨切于濟川一節深一節也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沃灌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說我心而能厭飫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已之行不審勢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辟音壁○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高后湯也說作相總百官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其與之同心匡救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時是惟思也終嘆言之欲其敬命而思終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復還答也以木之不可不從繩喻后之不可不從諫也祗敬若順也王命欽予時命說答言王但當受言于己不必責言于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王之美命如此誰敢不敬順之乎

兌音 說命中 說見篇題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長上聲○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師長謂士也亂治也言明王奉順天道建設邦都立之王侯而承以大夫士之屬者非徒以尊崇富貴而泰然于民上也惟欲以治民而已所謂以一人治天下而不以天下奉一人也說受命而首發之得人君奉天出治之大指矣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此承上奉天出治之意也時是憲法若順乂治也言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人君法天之聰明則爲聰明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此約言圖治之目而以四者爲例也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起羞甲冑以衛身也輕用則起戎二者所以爲己當慮其患于人也衣裳命有德也在笥則不輕予干戈討有罪也省厥躬則不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于己也王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此統言致治之要以得人爲要也庶官謂冢宰以下六官之屬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官及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與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若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承四者之例而申其意也慮善當乎理也時措以宜也慮欲當理而動然動非其時猶失也聖人本天而治惟時而已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喪去聲○此承用人之要而推其意也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隳矣惟事事乃其

有備有備無患此又申四者之例之義也事事其事也張氏曰如修車馬備器械以事兵事則兵有備而外侮不爲愛詔稼穡修政以事農事則農有備而水旱不能害所謂有備無患者如此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此又推用人之要之意也無開寵幸而納人之侮無恥過誤而遂己之非過誤出于偶然作非出于有意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此又因四者之例而探其本也惟循思也居之言安于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于勉然猶二也誠之于思乃安得所止矣故政事醇而不雜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此又因四者之例而舉其重也祭不欲黷黷則不敬因非所以事神矣禮不欲煩煩則不治事神不亦難乎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脫于俗說蓋因其失而戒之如戒祖己訓無豐昵亦此類也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旨美也古者言之有味也服行也良善也高宗美說之所言可爲服行而又言使汝不善于言則我又何所聞于行乎蓋高宗之悅而繹也如此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苦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與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

承言有所行此說因高宗之說釋前進之也說言天下之理有于言有所行耳者非難行于身者為難若王忱信之則行亦不為難而允可合德于先王矣王今亦患信之不至而已倘王能信而說猶有不言則說為有罪耳王何以罔聞為患哉蓋自責而正以責王也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為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而將進以為學之方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說命下 說見篇題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台音戌○甘盤臣名君奭篇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也遯退也高宗言我舊學于賢臣已而遯退于荒野其後又居于河又往于亳而終無所顯則益歷敘其失時廢學以起下文之意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與此亦相應唐孔氏曰高宗為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此承上文自明求學之意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學以志為定也交修者不偏于一之義范氏曰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君非師保不輔然麴多則苦糵多則甘麴糵得中然後成酒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于君亦然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當剛柔相濟可否相濟然後成德此交修之義也邁行也交修而無棄則我能行爾所言矣蓋深望其訓而修之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首呼王而告之者林氏謂與益儆帝禹稱都帝同義是也古訓古先聖王垂世立教之訓如二典三謨之類言人求多聞惟以立事然必學于古訓以深識義理然後有得益求多聞者資之人而學古訓者取諸已也彼事不師古而欲能長治久安者豈說所聞哉甚言其無此理以深勉之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承上言為學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于此篤信而深念焉則道積于身不可以一二計矣此學之得于已也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斅教也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斅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故斅居學之半也典常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此又因學之得于已而極言之也或曰受教亦曰斅斅于為學之道半之而已半須自得也此說極為有味但說命三篇語皆平正的實不應此一語獨巧恐未然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監之言視也學也先王通謂古先王也成憲即古訓也承上言道積于厥躬而德修于罔覺凡此成已成物之兼備者誠非監于先王之成憲學而有獲者哉知是其將永無過愆而可大可久之業不難矣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也此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蓋承上起下之意箸于上文外別為一義曰上下文味之非是 式用也承上言王德苟無所愆則說用能敬承王意廣求俊乂以布列衆職也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王德未立則賢有不得盡職者故用繼而言亦承于君正其不正之意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教也王承上言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言手足備而成人輔弼得而君乃聖也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糵鹽梅為喻至此望益深而語益切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大官之長曰正先正猶言先世之公卿也保衡猶阿衡亦謂伊尹也作興起也下文俾厥后佑我烈祖即所謂興起我先王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謂不得其所也烈祖湯也高宗言昔伊尹以輔王安民自任如此故能佑佐其君至于功配上帝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其專美于我商家也傅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高宗以伊尹望傅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其心一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言君非賢不與共治賢非君不與共食過若此其難則紹乃辟于先王而永綏民者其望爾切矣敢者承天子之休命而不敢康之詞對者對于已揚者揚于眾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亦以伊尹自任交勉不息如此異時高宗為商令主傅說為商賢佐而果無愧于湯尹也宜哉

高宗肜日 高宗肜祭之日有雊雉之異祖己訓王而史氏錄之為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逸書自有高宗之訓

故只以篇首四字名之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肜音融雊音姤○肜祭之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越語詞雊雉鳴也肜日雊雉明其異也以篇末豐于昵推之此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高宗祀豐于昵失禮之正而雊雉之異適應之祖已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可也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也言天監視下民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耳其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夭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意高宗以祈年請命為非時之祀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故為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而在義理之正者以格之不言君而言民不敢斥君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台音夷○若順也聽服孚信也命猶告也言民有不順德不服罪而怙其過者則天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誠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也而民乃曰妖孽其如我何也可乎哉夫典祀豐于昵以徼福不若德也況戒其瀆祭而猶吝改不聽罪也今雊雉之異天既孚命正厥德矣使又從而為之詞將獲罪于天禱之亦何益乎宜祖已之格之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司主胤嗣也言王職主敬民徼福于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典祀其可獨豐于昵廟乎故又即其事正之

西伯戡黎西伯謂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紂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為不道于是舉兵伐之祖伊知周德日盛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亦諫體也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武王入商墜商問之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然本篇戡黎自指文王也今文古文皆有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戡音堪○按篇中初不言戡黎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已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相去聲○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元龜大龜也二者皆能先知吉凶而天既絕我殷命皆無敢知其吉者因謂其必亡矣是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乃我後人淫戲用自絕于天耳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虞度也迪行也率典謂當率之常法也承上言王既自絕于天故天亦棄我殷不有康食而將介因年不虞天性而民失恒心不迪率典而罔壞常法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喪去聲台音夷○大命猶言顯命摯命載詞也摯至也史記大命胡不至是也承上言我民苦于暴虐無不欲殷之亡若曰天何不降威于殷而有大命者猶不至乎苟天威降而大命至則今王其無如我何哉知不復能君長我也上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退也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眾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于天耶呂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喪去聲○即就功事也爾邦謂殷也承上言殷之即喪也指爾所為之事其能免戮于爾邦乎以見殷之即喪無容言但恐其即喪不止于喪而戮及其身也稱殷邦亦深痛之之辭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而奔告于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之不利于殷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然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于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于周故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于是可見

微子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啟帝乙之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將亡謀于箕子比干而箕子告之去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微子二字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厎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少去聲厎音止○父師三公之太師謂箕子也少師三孤之少師謂比干也亂治也厎致遂陳列也上未詳或曰厎之言定謂厎定四方也陳之言列謂陳列治功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四方念我祖武烈之

紀在四方迷陳列其功于上而我乃沈酗于酒用亂敗其德于下也言我不言紂者猶言我殷我子孫不忍斥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去喪聲下同○罔不小大猶言無小無大也師法度也言殷人無罔小大皆好爲草竊姦宄卿士亦皆習爲不法凡有罪法之人一無得正其罪者于是小民爭無畏懼方且興起相爲仇讎今綱紀蕩廢其若水之涉無畔岸然而殷之遂喪乃至于此也微子上陳先烈下述世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如此後之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隮牋西反○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也指示也其語詞言紂發出顛狂昏亂無道殷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告我商之顛隮將若之何哉蓋微子發危亡之問特更端以問救亂之方言我不言紂者亦上文之義也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也此下箕子之答辭也王子微子也毒害也云天毒降災者自紂一身言之則紂無道而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也其忠厚敬君不忍斥言紂之意蓋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同一義矣荒猶荒亡之荒降災以荒言荒用而沈酗于酒方興而未乃罔畏畏皆見此答微子沈酗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意亦然咈其耇長舊有位人長上聲○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咈逆也耇長老成人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今乃不畏其所當畏凡老成及舊有位之人皆咈逆而棄遜之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是也此答微子狂吾家耄遜之語而咈親違則甚矣微子發問此條于後前此次答之者賢德棄而後因德猶故答之序如此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牷音全○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之屬通曰牲將取也犧牷之牲祭祀神示之物禮之最重者商民相爲攘竊以去而有司猶用容隱將而食之初無災禍也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乂治也猶事也讎斂若仇斂掊斂之也怠息瘠病也言下視殷民其上惟事以讎斂掊斂下上以讎斂下則下亦以讎敵上是敵讎豈但在下哉上于下且召之不息而上下罪合爲一矣雖民生多病又無可告之耶此答微子相爲敵讎之語而本末較詳矣

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興起也迪行也刻害也言商今有災我則起當其禍敗商若淪喪則我斷不爲臣僕于他人也惟是商祀不可無人我告王子出行在外則祀可始在我舊以王子長且賢勸先王立之此言爲王子所忌適以害子王子今若不去則禍必不免而我商之宗祀始隕而無所託矣至此始答其淪喪顛隮之語然箕子自言其義不可去而微子則義不可不去者蓋皆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其異亦商祀存亡之所繫之亦切以至矣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自靖安以自達也顧猶念也承上文言彼此各以自安以自達其志于先王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此意上文已明而申言之如此者亦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而其無愧于宗廟神明之義言彌切而心彌至矣按此篇微子謀于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比干蓋亦安于義之當死而不必復言與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孔子皆許之以仁所謂自靖自獻者即此也又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位而遯于外與武

又曰面縛銜璧之屬皆後世假托言之如孔叢所稱韓非李音假以誣聖之辭也論微子之去者并宜詳之

書經卷之四

蔡沈原[illegible]

周書

周本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大同國語作太武王伐殷[illegible]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illegible]古文有○按伏生今文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illegible]出剽竊經傳所引爲文與伏生今文合爲二十[illegible]古文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至後漢馬融始疑其偽然亦僅爲疑辭而未決其爲偽也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恕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或疑其書晚出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有又同○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孔氏謂子月蔡傳謂寅月也孟津見禹貢大會將伐商也○蔡傳曰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于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王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者因以改元爲重事歐陽氏云改元非重事與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而又改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乃上冒先君之元年何也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此辯極爲明著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武成篇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而此篇又云春大會于孟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伊訓太甲詳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辯而明也鄭氏箋臣工詩維莫之春謂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月此漢儒承襲之誤按詩言維莫之春于皇來牟將受厥明謂莫春年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也夫年麥將熟則爲建辰之月夏正之季春審矣鄭氏于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矣不然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聖人奉天之政乎愚按蔡傳辯十三年爲武王即位之十三年者得之矣其言不改時者則與伊訓篇不改月之說同誤蓋亦失之不考商未經史之異例也夫書[illegible]正[illegible]人熟亦[illegible]孔氏周雖斷一月之爲建子矣然以春秋考之桓十四年書春無冰成元年書春二月無冰春秋之例常事不書變則書惟其首春爲夏正之十一月仲春爲夏正之十二月則時當冱寒而無冰故以變書若不改時而爲夏正之春正月春二月則時方冰泮不得以無冰爲變而書矣又莊七年書秋大水無麥苗亦謂周正之孟秋爲夏正五月其時麥熟而秋稼方苗故以大水謂皆死而書爲變也若不改時而夏正之秋又安得有麥邪詩書多附夏正非史傳其際遂以爲改時固失蔡傳因以爲不改時之說亦失也且孔子告顏淵行夏之時以其時之正令之善而商周所未及也若商周名爲改朔而時與月皆不改則時自正而令亦善不待行夏時而後爲正且善矣此又義理之較然無疑者也學者審詳之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偁王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冢君謂諸侯也稱友邦親之也稱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謂三卿之屬庶士猶言衆士謂師旅之屬明示審告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亶誠也聰明出于天性而非假也作猶爲也元后大君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天地乃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于物而聖人天性聰明先知先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首出庶物而爲民之元后于是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則元后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又厚於聖亦惟欲其體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而武王誅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所當體念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湎[illegible]反陂班糜反剔它歷反○受紂名也言紂不知所以作民父母而逆天殃民如下所云也沈湎溺于酒也冒色亂于色也此言其荒淫也以族謂罪一人而及親族以世謂官人而及子孫也此言其暴亂也宮室臺榭之類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服靡麗也此又言其荒淫也焚炙如炮烙之刑[illegible]之類剔剖孕婦以觀其胎也此又言其暴虐也言紂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崩是以武王者有所不得已也然大勳在文王時猶有待者有意於集哉武王叙此以明繼緒之意蓋言外得之耳何特名於對天之詞但各篇言多稱名亦武王發揚蹈厲之過與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悛音銓祇音其盛音成。肆故也觀政猶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蓋疑其虐政之一改也或以觀政爲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蹲踞也承上言我小子以爾諸侯觀商政之失得而紂無有悔改蹲踞而處雖上帝百神宗廟之祀亦廢不修凡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其侮慢至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也是其罪實可罪哉按說于凶盜即其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牷牲也紂罪貫盈而獨言此者神祇不事他不必言矣舉其甚之辭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相去聲。佑助寵愛也又言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安天下而已則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過用其心乎一聽之于天耳蓋亦承上以起下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度入聲。度量也德之言得行道而有得于心也義之言宜制事而

各適其宜也二句意古兵志之辭而武王舉以明其德義之勝于商也十萬曰億紂臣億萬而億萬心力非不足衆叛親離寡助之至無德與義故也有德義則爲一心矣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貫通盈滿也又言紂積惡獲罪如此今不誅紂是逆天長惡也罪豈不與紂鈞乎亦起下之辭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厎音止。厎致也冢土大社也[illegible]祭名又承上言予小子敬畏天威受命文考祭告上下以爾有衆致天之罰于商也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illegible]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衆天本而武王特稟命以卒其功也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淸四海時哉弗可失矜憐愛也終言天愛民民所欲天必從而救之今民見虐如此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殘惡以永淸海宇而無失此天人合應之時也或疑本篇時不可失及中篇我商必克下篇除惡務本之類似武王有心乎天下而非弔伐之本念者今考其時不期而會者八百餘國天與人歸至此已極若不致討恐紂惡終不悛而四海終不永淸也易言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聖人豈汲汲然以取天下爲心者哉但其辭氣則不無發揚蹈厲之過矣

泰誓中

此篇下篇乃其日渡河及其明日頒誓之也幷牧誓凡四誓而後武成此聖人之愼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以武成考之戊午是一月二十八日也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西土有衆謂西方諸侯之衆也周都豐鎬其地在西故從渡河者多西方之衆而申誓之也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恐不足也將言商紂凶德故以古語發之度法播放也犁黧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酗醉怒也肆縱也言紂棄賢保罪以肆其毒于是臣下各立朋黨相爲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而無辜之人呼天告寃腥穢之德顯聞于上也呂氏曰爲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

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辟音璧。惠愛若順也將言商而先以夏起之者推言人君奉天子民之意以見夏桀虐下則湯承天心降黜夏命而今日之舉所以于湯有光也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克去聲。浮過也剝落喪去也古謂去國爲喪也元良謂微子諫輔謂比干祭祀乂治協應襲重也戎猶伐也承上言鑒不在遠夏罪天既黜之今紂多罪天其以我治民矣況夢符卜重有休應而伐之何疑乎此言周之伐商一奉天意如商之于夏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夷猶平也謂庸人也治亂曰亂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九人治外而妃邑姜治內也周至也過責也責君不正商罪也言紂雖有億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雖有至親之戚又不如周仁人之賢此

乎心之協也而天之視聽皆自乎民民乃竟以不正商罪責我一人此又民心之逆也則我之伐商今又何辭乎按百姓畏紂之虐而責武王以伐罪救民也若此此亦如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之意也則聖人應天順人之意亦可見矣此下文所以言于湯有光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揚舉也侵入也之疆猶言彼疆也凶殘謂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也光顯也按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仇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爲心非有私于己者武之事實之湯而無愧湯之心愍之武而無慚是則伐商之業豈不于湯爲有光也哉學者由武之言參武之心而後可言武王非聖人者其失之矣

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勖勉也夫子將士也百姓謂商衆也古者兵農寓兵皆百姓也又言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而商衆亦懍懍然若崩摧其頭角然可也武王應天順人如此而終申以必敬必戒之義聖人所謂臨事而懼此也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總承上文嘆息言汝當一德一心立大功建遠烈以結之也

泰誓下 說見上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觀牧誓叙三卿可見稱六師者史臣之約詞也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斮側略反痡音鋪喪去聲○彰明也天有至顯之理義類甚明即下文五常之謂也狎侮褻慢荒廢也忽其理而不率則即于荒忽而弗敬而天人皆悔矣此總言其無道之大綱也斮斷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也剖開也史記比干强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而視之也痡病也作刑威病四海也此以上言其肆暴虐也姦回若飛廉惡來之屬師保若父師少師之屬典刑猶言常法正士猶言端人此以上言其棄忠良也郊社二句見其爲言其褻神發非奇技非常之技淫巧過度之巧婦人謂妲己也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觀此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無所不至矣此以上言其忘祖荒淫也祝斷也總言其刑賞乖好惡悖幽明倒內外亂其常理逆天如是故天斷然降此喪亡不少寬假而爾衆士當勉力不怠敬奉我以行天罰也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殲音尖辟音璧○洪大也獨猶一也紂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爲一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是也務專力也本根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武王引古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虐我則我之讎今獨夫受大作威以殘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古又言植德則務滋長去惡則務絕本紂爲衆惡之本我以爾衆士殄滅汝讎而爾衆士其可不蹈行果毅以輔成汝君予行而功多則有厚賞不行則有顯戮爾尚行之也此此固後世誓師之常而觀商以前則已張矣蓋亦武王之發揚蹈厲爲之與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日月照臨總言德之輝光也光四方自遠而言顯西土自近而言終嘆息言文王地止百里而德達遠邇是以多方爲之誕受也此亦上篇叙大勳未集之意而辭亦益張矣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克勝罪過良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懍懍乎之恐慮爲文王羞者此亦聖人臨事而懼之心而其善歸親過歸己之意抑可見矣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于牧野臨戰誓衆因以牧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謂將明未明之時也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今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也鉞斧也以黃金爲飾旄析名鉞以克敵杖之俾知所畏旄以麾衆秉之俾知所趨鉞惟杖則已旄秉以麾故鉞左而旄右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

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長上聲髳莫侯反比去聲○諸侯稱友邦者親之稱冢君者尊之也此通言諸侯也御事猶言執事也司徒司馬司空蓋周之三卿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未備六卿也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周禮所謂大國三卿亞者卿之貳所謂下大夫旅者卿之屬所謂旅下士也師氏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千夫長統千人百夫長統百人此以上皆歷言內臣也庸濮在江漢之南左傳所與百濮是也蜀髳微皆在巴蜀羌在西蜀彭在西北此以上特言近諸侯也稱舉比倂立建也戈矛皆戰屬干楯也戈短握執于手故言稱楯倚衛于身故言比矛長立于地故言立其誓者器械嚴整士氣精明然後聽誓命也○按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今但指擧八國者蓋八國近畿西都素受約束故也周禮宰夫職正師司旅府史胥徒謂之八職今三卿即正也下大夫為亞即師也下士即旅也司為上士中士不言者亦約詞文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將二千五百人為師帥五百人為旅帥百人為卒長今稱千夫長百夫長其名數不符蓋亦周制未定之時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蕭索也牝雞而晨陰陽反常是為妖孽故家道索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長上聲○婦妲己也列女傳紂湎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是也昏亂肆陳答報也王父母弟祖同父之弟也迪道也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祀而不報毀棄其所當道之弟而不遇以道也長尊崇也兩明皆是昏棄惟多罪逃亡之人尊崇信使而暴虐與姦宄並作其惑溺于婦言流毒至此今之恭行天討豈得已哉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

愆過勖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皆止而齊此告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

桓桓威武貌貔虎屬迓迎也言將士當如猛獸奮力于商郊而其能奔而來降者則弗迎擊之以勞役我衆也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此承上文言所不勉于三者則爾躬有戮而總戒以結之也按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之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而泰誓武成二篇之中似非盡出于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讀者味之

武成

史氏記武王伐紂歸周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俾去聲○一月建寅之月也詳見伊訓泰誓篇旁死魄謂朔也翼日明日也謂朔之次日也凡月光既盡而為晦月光復蘇而為朔望後明減則生魄晦後明生則死魄而朔日與

前未遠死但自其旁言之則如死魄然故言旁死魄也先記壬辰旁死魄乃言翼日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舊謂朔為死魄而二日為旁死魄者大謬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之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底致也后土社也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大祝告神之詞周禮大祝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是也有道謂其先祖周王二字史臣追尊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害民物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獸之聚藪也仁人若十亂之屬略謀也俾貢叡曰從也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所謂八百國來會是也作神羞謂無功而為神羞也此首記王伐商告神之事也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休命代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商師至而定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矣若林即詩所云其會如林也倒反也北退走

杖械也紂衆雖盛皆離心離德倒戈攻于周師其前徒倒反其戈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標杵而周師蓋不待血刃也反政也改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里門也表宅也武王除其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天下被其澤者皆心悅而誠服之也世紀云殷民言王之于仁賢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之乎王之于仁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是之謂誅紂服也此記王之定商與其所行之事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華夫聲○此以下史記王定商之後所行之事也哉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也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服事也樂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此之謂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生魄望後也百工百官也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以受其命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駿爾雅曰速也廟祖廟也豆木豆籩竹豆皆祭器也柴祭天也望祭四望也王定商祭告祖廟諸侯皆來助祭既又祭天地四望山川以大告武功之成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此及下一節記王告其羣后之詞也羣后諸侯也先王謂后稷也公劉后稷之曾孫太王謂古公亶父王季其子季歷也言后稷建邦啓土始封於邰公劉居豳能脩其烈太王去邠居岐始開王業而王季能勤以繼之也文王王季子也膺受也言文王克成厥功受天命以撫方夏大小之邦畏威懷德而是時文王至德服事故九年未集大統也成紂定也言文王以安天下爲心予亦以安天下爲心承厥志以敬從天之成命也按此稱王者追尊之詞周公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后稷稱先王不稱公者蓋從文亦得通稱抑或以郊祀配天故與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

用附我大邑周。肆故也綏安也篚竹器玄黃幣色也昭明也武王伐暴安民而民咸悅也震驚動搖之意也附臣屬也承上言敬奉天命伐暴安民而士女喜周之來帶束迎以昭明我周王之德是蓋天休震動用歸附我大邑周也大邑周者雖君天下而猶若一邑然蓋謙詞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也分土惟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凡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典之教重之以飭人紀也而其間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三者尤重之以厚民德也惇信謂其信也明義陳其義也信義立而俗無不厚崇德以官也報功酬以賞也官賞行而善無不勸德世如此王者復何爲哉但垂衣拱手于上而天下治矣○按本篇當于武成之詞誥告羣后以撫綏中外臣民之意舊說王誥詞至上節已畢此乃史臣以本節約略附述武王自治之本末也案此則爵分土之說非其所可得謝而告羣后之詞也于上節即告詞首尾亦似未完宜疑者疑其間有闕文矣且使史臣既以是記事而其後周公制爵班祿又有異同論者是何疑爵五土三爲有周之定制而周禮後出爲僞書則又以一篇章句之義未完而非周先聖之遺經亦不自矣當更詳之

洪範按漢志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而史記武王克殷訪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意洪範發之于禹箕子乃推衍其傳以陳之與今文古文皆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有又通○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其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爲武王陳洪範也夫以是道畀之湯傳至于我不可使自我而絶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相去聲○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所傳邑壽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騭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言天于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下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彼動之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

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陻音殷汩音骨斁音妒○乃言者重其事也陻塞汩亂陳列也畀與也洪大範法疇類也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也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箕子言洪範之九類原出于天鯀逆水性五行乖叙故天震怒不以與鯀而彝倫以斁也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以賜之而禹別爲洪範之九類彝倫以叙也此箕子首答以錫九疇之本末也○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背有數自一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其理一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即洛書之數而其所以則而成疇之次以是準擬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也[illegible]行具于人爲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事之輔天五紀者天時之示人而皇極者君所建極以立天人之綱也三德乘天以治人稽疑擬人以質

天庶徵推天而徵之人福極因人而感于天也五事曰敬以誠身也八政曰農以厚生也五紀曰協以合天也皇極曰建以立極也三德曰乂以治民也稽疑曰明以辨惑也庶徵曰念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名也本以五行敬以五事厚以八政協以五紀皇極之所以立也又以三德明以稽疑念以庶徵勸懲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孰有加于此哉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以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始生之序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之先後亦然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澤而又下行也炎上者炎熱而又上升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改革也稼穡者稼長而又穡成也土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于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爲性故不云曰而云爰爰于也于是稼穡而已非所

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于民用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序本于五行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人始生則形色具既生則聲音發既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故其序悉如五行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無不通也肅嚴整也乂條理也哲灼知也謀審度也聖通明也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食者貨以養生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以安居司徒掌教以成性司寇掌禁以治姦也賓以懷侯柔遠師以除殘禁暴也此八者食爲民所急貨爲民所資故食居首而貨次之兵非得已故居末也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歲者序春夏秋冬也月者定晦朔弦望也日者正晝夜永短也星辰者審次舍緩急也曆數者綜元會運世也五星行于天爲緯星二十八宿

附于天爲經星日月會于天爲辰日月歲運積爲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斂敷布錫予保守也蓋人君自盡彝倫之大以至言動之細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有以立四方之標準而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驗君既建極集福于上非徒自厚而已用以敷于庶民使皆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而庶民亦皆于君所錫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所謂錫保也蓋皇極之道君民所以相錫者如此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比去聲○淫邪黨也比阿附也人謂有位之人也對文則有位爲人無位爲庶民散文皆爲庶民故上文總言之而此分言之也言庶民與有位皆無邪黨朋比者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申言君敷錫而民錫保之義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好去聲○此即無位之庶民以中之也汝爾君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此三者所謂中人以上君之所當

念而不忘也不協于極未合于善也不罹于咎亦不陷于惡也此則所謂中人進之則進于善棄之則流于惡君之所當受而不拒也上之隨才以成就者如此斯時之民有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汝則錫之以福而是人無斯中人以上與中人斯其惟皇之極矣上文所謂斂福錫民也指福之全體而言此所謂錫福君以極敎福也指福之一端而言以下文汝雖錫之福二句推之可見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獨庶民之至微高明有位之至顯謂其至微者則當勸之而不加虐疏其至顯不畏則慢之而不之畏此結上文而起下文之義也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行去聲好德之好去聲○此即有位之人以申之也有能有才智者謂無猷守而但有能有為也羞進也正人如康誥惟厥正人富祿之也穀善也好和也言上于在位之人必使之從進其行而邦國乃昌而其道在祿以養之不則家且不安而行安能進也此見善人當錫以祿也不皆德從言無能無為也錫以福即祿以富之也互文也又言非所祿而祿以養之則為汝用咎惡之人而非使益羞其行之意也此見不善人不可錫以福也必祿

之而後責其進善者聖人設敎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偏不中也陂不平也好惡並去聲平音便也黨不公也作則有意也反則倍常側則失正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則不邪直則不曲也偏陂好惡皆私之生于其心偏黨反側皆私之見于其事遵義遵道遵路所以會其有極會者合而來也蕩蕩平平正直所以歸其有極歸者來而至也此節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者即下所謂敷言也夫歌咏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之而懲創其邪心諷之而感發其善性諷咏之間悅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邪狹小之私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息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與周禮大師敎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其功用尤切以要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于天下也有以哉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日諸辭也敷陳也以極之理反覆推衍為言者也帝謂天也承上言此皇極之敷言以是常理為是大訓豈君其訓之哉乃于天其訓之也蓋理出于天所言純乎天則即為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凡厥

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是訓本是為訓也是行本是為行也光者道德之光華也曰者庶民之訓詞也父母者指其恩而親之謂之王者指其義而尊之也承上言天子之奉天訓是如此則其時庶民皆于極之敷言訓行以近聖光有以親之戴之尊庶民之于天子性一而已故其敷言之致通乎上下如此言庶民而不言人亦總詞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正直謂不剛不柔也[illegible]友[illegible]燮和也平康者坦易而康和此無過不及而不[illegible]者以[illegible]弗友者[illegible]梗而弗順燮友者和柔而順此[illegible]沈潛者沈深而潛退高明者高亢而明爽此[illegible]之謂[illegible]也故[illegible]民平康則君以正直之德處之無所事于剛柔[illegible]無為治矣彊弗友則以剛德克之以剛克剛也燮友則以柔德克之以柔克柔也沈潛則又以剛德克之以剛克柔也高明則又以柔德克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克柔克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三德互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于皇極者蓋如此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

福作威玉食辟音璧○福威者上所以御下玉食者下所以奉上者曰惟辟者下移則僭臣則無有者上僭則凌此以下因言撫治之歸于一而非下之所得擬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側不正也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言臣而僭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矣夫諸侯大夫同皆在上位而佐君以治民者也有位之人既反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御無位之民亦僭忒而不守其常極言僭上之患如此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也龜曰卜蓍曰筮擇者蓍龜至公無私秉天之則故卜筮者亦必擇至公無私之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而傳蓍龜之意也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雨者蔽潤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明如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相蔽其兆為木驛者絡驛相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相勝其兆為土此卜兆之五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以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此占卦之二也衍推忒差也卜五占二合之凡七皆以推人事之過差也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貺是也猶言其人也此占兆謂卜兆占卦也對文則分卜與占散文通曰占也凡卜筮必立其人爲占之之人而其數必三人以備參考而從二人之言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靜謂靜守動謂動作也言稽疑以龜筮爲重君卿士庶民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若與卿士但有一從而龜筮不違亦皆吉若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事不可作外事龜筮共違則可靜守不可動作也有龜從筮逆而吉無筮從龜逆而吉者龜尤聖人所重傳言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矣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徵驗也所驗非一故謂之庶也時者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卽所謂敘也來備者至而無缺也蕃廡豐茂也五者來備而不失其敘庶草且蕃廡矣他可知也○吳仁傑曰易坎爲水北方之卦也又云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爲冬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又云日以烜之則暘爲火爲夏矣小明詩云二月初吉又云日月方燠則燠爲木爲春矣左傳狐突云金寒也顏師古云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爲金爲秋矣風無定王則爲四季爲土也蓋五事本于五行庶徵本于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准是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若順也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時恆皆所若者各順其得失以應之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五事失則咎徵亦各以類應也然天人相與之際亦微矣後世之儒之言徵應者膠固不通不足與語造化之妙其得失之使應感之象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曰語辭省者省五事休咎

之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者各以大小言之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易變也猶失也成俊乂治章顯也平康安寧也言由五事之得而休徵應故歲月日之間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而其嘉效至于歲功成治功明而賢俊用家無擾攘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微之言隱也言由五事之失而咎徵應故歲月日之間雨暘燠寒風各失其時而其惡應至于歲功廢治功晦賢俊隱家無寧業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于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至于小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好去聲○此因上與卿士師尹之省而及庶民也惟星者民之象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好雨者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也日月之行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也月之從星謂入從其好也日之中道謂之黃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也月之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也有冬有夏者日之中道極南至于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之各行立春春分則從青道立秋秋分則從白道立冬冬至則從黑道立夏夏至則從赤道也以風雨者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也民不言省者在下之休咎係在上之得失也言月之從星者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各欲得所此卿士師尹之常職而者之責也以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所謂從者不失于其民亦不嫌于徇民矣言月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爲可見耳言日月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蓋卿士從民而王與師尹可知矣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好去聲○人有壽則享諸福故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爲先後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反福爲極極之言窮也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不永其年也禍莫大于凶短折故先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弱者柔之過也以緩急爲先後也五福六極在君則係于極之建不建在民則由于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旅獒 將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故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厎音止獒音敖○東曰夷南曰蠻舉東南以該西北也蠻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因時爲種落之多寡與通道謂來王也武王克商威德廣被九州之外梯山航海而至道路自通非王有意于開邊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戎國名犬高四尺曰獒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也公羊傳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躇階而走靈公呼獒獒亦躇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非特以其高大而已太保召公奭也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愼德一篇之綱領也方物謂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不貲四海賓服所獻方物亦博矣然亦惟服食器用則獻之而已言無異物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易去聲○昭示也德之致謂所獻之方物凡服食器用之類也寶玉亦德致之方物以供瑞節之用特頒寶玉者與其大也替廢服職時是庸用也展省也猶念也親凡方物于異姓使之無廢其職如分陳以肅愼氏之矢之類分寶玉于同姓用以益厚其親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德之所致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于禮故不狎侮于人若狎侮于人則不但德損而人亦去之矣君子勞心以狎侮而心離小人勞力以狎侮而力盡皆極言其不可狎侮也蓋貴高輕人卽狎侮之意故明之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貞正也言不役于耳目之好而百爲之度皆正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喪去聲○玩人卽狎侮君子小人也玩物卽役耳目也喪德則德不盛喪志則志不貞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已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此古聖賢心法之正而喪德喪志所以絶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周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不至則寶遠物

言遠人不格也商王受焚炙忠良而衆畔親離謂之一夫則不貴賢而邇人不安也此節凡三層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皆上文道寧道接之實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行累並去聲○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卽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息暫止則非謹德矣矜卽矜持之矜以細累大指受獒而言也八尺曰仞簣土籠也又引以譬之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迪行也信能行此則民居保而王業永矣言此以總結上文也蓋君之敬怠間不容髮苟留一毫未盡之隙卽遺萬民無窮之憂則武王之聖創業垂統而公所以警戒者猶如此則愼德爲萬化之原可知矣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金縢 時武王有疾周公忠君愛國之至請命三王欲以身代而史錄其册祝之辭并叙其事之始末合爲此篇也以其藏于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神之事史乃册祝至屏璧與圭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自武王既喪以下又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以克商紀年見其未久也弗豫不悅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爲去聲○二公太公召公也穆卜猶言其卜李氏謂敬而有和意也古者國有大事而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卜是也先儒專以穆爲敬則于所云其勿穆卜者義難通矣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憂也穆卜必于祖廟上下怵皇神人震動是以王疾而憂我先王也下文云自以爲功則不穆卜云爲壇墠則不于祖廟且告太王王季文王而已則于遠祖蓋有不及者此蓋起下文之詞也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墠音善○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皆南向三王之位也其南別爲一壇北向周公立焉以告先王也植置也珪璧以禮神詩言珪璧既卒周禮裸圭以祀先王是也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爲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惻于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所以自以爲功與然則所云未可以戚我先王而辭其穆卜者殆未足盡周公之心矣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史太史也册祝如今祝版之類所謂三王元孫某謂武王也遘遇厲虐暴也若如也丕子猶言元子旦周公名也言武王為天元子爾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而不可令其死倘元子當死則請以旦代其身也死生有命而乃請以身代者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之死以紓危急故精神感動卒得命于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況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仁愛若順也考謂祖考通指三王也鬼神亦指三王之詞丕上言我柔愛順孝而又多材多藝能任役使以事鬼神而元孫不如旦也蓋明代之之意如此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乃指武王也下地對帝庭而言寶命即帝庭之命也又承上言武王受命于上帝之庭布德以佑四方用定爾子孫于下土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此其任大責重三王必無聽其死以墜失寶命慮先

王之祀亦永有所依以存也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屏上聲○即就也爾謂三王也許者許公請而保安武王也以璧珪歸俟爾命者俟有安武王之命而他日亦得以事神也屏璧與珪者屏而藏之不得事神也蓋武王死則周業必墜雖欲事神有不可得者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然此乃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于以見公之達孝也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籥音藥○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一習吉謂三龜之兆同吉也見謂其一龜也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其龜亦吉也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體謂兆之體也茲攸俟即上文所謂歸俟也予一人謂武王言觀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惟永終之是圖茲攸俟之三王當念我王使之安也言三王不言天者三王當為武王保護于天故也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納冊祝冊也縢緘也藏卜書之匱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器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于冊藏于匱而藏之故周公卜三龜而啟籥見書啟此匱也後成王迎公欲卜而啟金縢亦啟此匱也卜筮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所以藏之或訓謂公始為匱藏此冊祝為後來自解計者非也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管叔名鮮武王弟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也孺子謂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則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矣又管叔于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用與流言于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首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辟為致辟于管叔誅殺之非是方二叔流言以公將不利于成王未知其為誰公豈容遽興兵而誅之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于王而誅之王未必從如不請而自誅之非所以為周公矣此蓋言我之不避則于義有所不盡無以告我先王于地下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自盡其忠誠而已矣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居東居國之東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始知其為管蔡矣斯得者遲之之詞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

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鴟鴞惡鳥也以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言罪人斯得則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弁為卜也得者啟金縢之書本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啟之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是成王迎周公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親迎以歸三叔懼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知之其冊祝之文二公初未之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周公使卜武王疾者也故問周公自以為功之說皆謂信有此事已而嘆息言此實公命我之而不問我勿敢言耳孔氏謂周公使之勿言者非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

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新當作親成王欲卜天變既得周公冊祝之文遂親書以流言今不必更卜天示我矣昔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公德我小子親迎公以歸其于國家之禮亦宜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國外曰郊築猶拾也成王自往郊親迎公而天乃反風禾起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而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其事之首末與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命三叔監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與武庚叛成王乃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而編書者因以名篇篇中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猶鴟鴞之心也凡九稱卜者邦君御事淺艱大不可征而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覆誥諭之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猷發語辭弔恤也猶詩不弔昊天之弔割害也延遲也洪大惟思也沖人成王自稱歷服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猶格物之格言武王不少待而遽大思我幼沖之君嗣守大業猶弗能灼知事理以導民于安康則人事且有未至而況言其能格知天命乎蓋言此以起篇中卜吉之意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賁音秘已承上語辭已而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濯賁之難任惟往求所濟敷賁首與事之得成敷賁者陳布其章明之法敷前人受命者稱其久大之基業予所以不忘武王之大功也武庚不靖天閉命予誅之矣予敢閉拒其威用而不之討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越茲蠢寧王武王也下文亦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此命卜也蠢動而無知之貌言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凶也戴當命卜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兆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蓋將言下文伐殷卜吉而先發此以見卜不可違之意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腆厚誕大敘緒也降言降絀言降疵病也言武庚以小腆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何哉是蓋天降亂知我國有釁而民不安其意欲復殷邦而鄙周邦而所以蠢動于茲也

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敉音弭予翼猶言輔予也于往敉撫寧定武繼也大事謂戎事也休美也言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而繼先王所圖之功矣我何以遂往如此哉蓋兵有大事必卜于休美朕今卜三龜而并吉也上文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者卜于武王方崩之時此朕卜并吉者卜于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為一誤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害音曷肆故也尹氏謂卿也蓋御事在庶士之上其御事指三卿而言牧誓御事通在三卿亞旅諸官之上其御事樂指諸人而言此庶士御事在尹氏之下其御事即指庶士而言蓋御事猶言執事為上下之通稱故因文見義也下文言庶士御事不言三卿者可其中也殷逋播臣謂武庚及其羣臣逋亡播遷之臣也王宮自其親而言邦君室自其尊而言謂三叔也考翼老成敬慎之人也害曷同承上言予以吉卜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而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靖雖由武庚然亦在十王之宮邦君之室三叔不睦實兆釁端以故我小子與老成者皆謂不可征也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此邇邦君吏無非不奉王命之意也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卬音昂毖音秘造為也天役猶言天使謂非予之役而天之役也義爾邦君以義動于者用資為勉也毖勤恤憂也承上言邦君御事之逆阻如此我沖人豈不永思其事之艱大哉亦知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夫我之所為皆天之所使實以其

義大者遺我甚艱者投我我冲人固不暇自憂恤矣而爾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之義能聽之乎肯安我曰君無勤于憂武王所圖之功誠不可不成也而奈何反阻我乎巳予惟小子不敢替上此深責邦君及御事以贊成王功之義也

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相去聲○巳承上文責邦君以下而言也休猶吉也天明即前所云顯天明也言伐武庚而得吉是上帝命伐之也帝命其敢廢乎昔天賚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因惟卜是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佑斯民遷國趨吉況亦惟卜是用乎故又嘆息言天之明命可畏乃弼以輔成我丕丕基以深見卜不可違之意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閟音祕○前稱王若曰此以下又連稱王曰末又稱予永念曰者謨復戒勉之詞也閟者閉而不通毖者艱而非易成功所謂成功之所在也化者化其固執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猶謂武王爲寧王也上文兼言小子考翼不可征而所謂考翼固武王時之舊臣也故又特呼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夫今此之功乃我國家成功之所在而天若使之閉而不通艱而非易予敢不于寧王所圖之事而極卒之乎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天于冥冥之中實輔我以誠信之詞考之民獻十夫的然以爲可伐固可見矣我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圖之功而攸終之乎且天不惟閟毖我成功所而輔我以忱詞也亦惟用閑閑之亂以勤毖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治之耳我又曷不于前寧人所受之休美而終畢之乎此略言後人不可不集寧王寧人休功之意而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警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底音止○底致也越卬猶言及身也前兼言寧王與寧人而寧王其子也故又特言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喩之父既定其廣狹高下而底法矣其子乃不肯爲之堂基況肯爲之構造乎以耕田喩之父既反其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況肯爲之斂穫乎爲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故予今日不敢不及身以撫存寧王之大命凡以此也念昔者發定天下不啻如室之既底與田之既菑而今不能討亂以終其業是不肯堂不肯播而更無望其肯構肯穫也卽寧王在天亦必以棄業恠其大命是制矣此又申上文不可不終寧王武功之意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考父也厥子猶言子弟也民養未詳蘇氏曰厮養也猶言臣僕也又言若父兄有子弟而有友攻伐之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喩武王友以喩四國子以喩百姓民養以喩邦君御事也前止言無以遏亂而此言反以勸亂言彌切而意彌備矣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放也欲其不畏縮也爽明也猶與厥師之爽也易違也上文既言終寧王之命而終寧人之功亦相爲一體者也故又因言王者之爽邦實由哲士亦惟十人蹈知天命輔周之忱是以佐先王以克有商而于爾時不敢違法憚役也矧今先王棄世天降禍于周惟是首大難之人逼近邦國亟相攻伐于室事危勢迫至此而爾乃以爲不可征乎是豈惟違朕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矣此以寧王時之知命責今邦君御事之違命者猶前寧王惟卜用之意也先儒皆以十人爲十夫按本文爾時追昔也爾矧今指今也則十人乃武王時之十亂非成王之十夫且所謂天棐忱者天命有歸之詞而所謂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者天命已歸之詞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夫君奭之書周公歷舉號叔閎夭之徒亦曰迪知天威于受殷命亦曰若天棐忱詳前後所言如出一轍則十人之爲亂臣何疑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予曷其二句舊在下節之首蔡云錯簡也予曷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弗征乎蓋以此爲起下文之辭也但如此則天亦惟何語意既未完而以曷其爲曷敢又云敢不從爾亦嫌添設隔礙且曷敢用卜與下矧今卜并吉尤無脈絡又初非余篇重卜之大意也今謹按錯簡定如左穡夫猶言農夫也極者至善之謂也上文責邦君御事之違命故復曰以所承念者示之言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本我何敢不終我田畝乎天之所以喪殷而眷周者亦惟欲休美于前寧

丿也而于昜其至善之卜而敢弗從乎此又責今之終伻于前寧人猶前昜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之意也率寧人有

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率循

也指讀作指定爾功之指僭差也承上言率循寧人之功當有者定先王疆土之理也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而知天命之不差也卜之所陳蓋如此矣按此篇上原天命下關人心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武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詳辭乎民生之休戚國祚之興喪懇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覆乎卜之一說自始至終翮翩不殺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于此哉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爲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

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元猶長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象賢舊謂崇德爲王朝崇先聖王之德而以下文乃稱成湯節應之象賢則爲後嗣象先聖王之賢而以下文踐修厥猷節應之然按崇德象賢四字平列爲一句乃以一句中之上二字屬王朝說下二字屬後嗣說句理殊未斷而以統承先王以下承接二義亦復未協也今讀上下文義崇德象賢合皆指後嗣故下以統承先王修之崇德謂其後崇先聖王之德以性德而言象賢謂其後象先聖王之賢以事實而言禮與禮物文物賓言賓禮遇之也言考古制凡後嗣有崇先德而象其賢者則使承先世之大統以奉其祀而且修其禮物而不使廢以萬一王之法作賓于王家而不敢臣以萬百餘之望與國咸休以垂無窮蓋先王之心公平廣大初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爲子孫害也成王命微子而首述此以發其撫助愛養之意其氣象爲何如哉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則所及者衆德垂後裔則所傳者遠此言先聖德賢之實以見後嗣當崇而象之之意也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

周書 微子之命 卷四 叄

夏 踐履修行猷道令善也曰篤詞一云當作日歆享祗敬也尹治也承上言循微子踐修成湯之道舊有善聲孝敬肅恭厥德盡善我嘉汝之德厚而不忘而上帝下民亦相協于爾是用建爾上公之位而使治東夏也此乃言其崇德象賢而命所以建立之意也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斁音亦○乃訓謂所訓尹東都之法式即下文所稱是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當用天子之禮云愼者不敢替亦不敢亢僭率由典常爲準也弘大也先世律法綏安也上則格祖下則正民循測綏位即則比者也式法收服也即詩言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也此皆戒勉之詞○林氏曰微生于僭僭生于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僭謂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僭偪之過哉成實侯爵乃以王禮祀周公既不許矣其後用于群公之廟又其後季氏僭八佾三家皆雍徹禾流安所不至那謝成王戒宋如此則魯以天子之禮樂命魯是理蓋罰室既衰實晉篡僭始而託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與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命以結之也

周書 微子之命 卷四 丟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爲衛侯而因以康誥名篇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書序以康誥爲成王命康叔之書今考康叔于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之故云弟也然既稱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且使爲成王之言則康誥酒誥梓材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勖爲周公衛武王之詞尤爲非義寡者自謙之詞武王爲周公之兄即康叔之兄均之兄也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耶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也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考汲冢周書克殷篇王即位于社南群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則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誤以爲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見音現

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事也詩曰勿士行枚服蔡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也咸勤公不自逸也洪猶弘也弘爲大誥使治洛也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愚按蘇說亦未盡詳見洛誥篇○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王武王也孟長也以國則衛爲諸侯之長而以叙則叔爲王之弟也封康叔名呼以勉之也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丕顯猶不顯哉之顯乃汝也考父也明德務崇之之謂慎罰務去之之謂不敢侮鰥寡以下明德慎罰之實也侮怨也見不虐無告文王不侮鰥寡其德一也庸用則顯者修治也用所當用敬所當敬威所當威一聽于理而已無與故德著于民用始肇造我區夏而友邦漸以修治也按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篇中凡七段首段言文王明德謹罰以受命之實也次段勉康叔明德以立慎罰之本餘四段皆勉其慎罰以廣明德之用而末段則以保民承大者總結之也詳見各段之下舊分段落頗未楚故正之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殪音意○言帝又言天者帝以主宰言天以形體言其實一也戎大敘理也承上言文王明德慎罰如此我西土之人惟時怙之如父母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之命文王殪殷受命越致萬邦萬民莫不時敘而汝寡德之兄亦得以勉力不怠是以爾小子封得以受命建邦在此東土也此言天之命文王以及武王而今所以命建康叔之本末也○吳氏曰封殷受命武王事也此稱文王者不敢以爲己功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遹音聿衣去聲○此段勉康叔明德以立慎罰之本故特以王曰起之也遹述衣服也數猶廣也乂治也言汝于民將在敬述文考繼其所聞而服行其德言又往其國廣求殷先王所以治民者而用以保治于民也惟念商老宅心也又言不但因文王以及商王當人遠念商之老成人以安其心之所居而審民之所訓又別求凡古先哲王所以治民者用而由之而用以保安其民也若德汝也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發出也自文考而商先哲王而商老成人而古先哲王內求諸家外求諸人近述諸今遠稽諸古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眞積力久衆理貫通天理之所發出者恢廓而有餘則汝德裕于乃身心廣體胖無纖毫不遂而不廢王命不待言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學問至弘于天德裕乃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方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爲子必須如大舜曾閔方能不廢乎父命若欲爲臣必須如大舜周公方能不廢乎君命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恫音通瘝姑還反○此以下因推慎罰之意又以王曰起之也恫痛瘝病也惠順懋勉也言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身不可不敬之也天畏棐忱民情之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爲難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之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往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所以治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患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乃誤於耳順者順于理勉者勉于行即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服事應和也亦上言汝惟小子其職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以治其國也此豈惟爲汝國計哉亦惟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蓋自治其國而輔王治即在此矣雖不明言慎罰而意已藹然言表宅命新民爲明德之終惻恤保民乃慎罰之本大學新民以明明德爲本而使民無訟惟在自明其德是也○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以下五段皆勉其慎罰以廣明德之用此段孟因事以推本于心而遂以王曰起之也式用適偶也言人有小罪而究其情乃其故犯自爲亂常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而究其情乃其不幸過誤偶爾如此既自輸其罪不匿其罪雖大是乃不可殺即舜典宥過無大也諸葛武侯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此意與○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上文指言罰之事慎矣此以下乃因以推本于心也敘秩敘也即上文殺不可殺之敘也明服者以明罰在上而服屬

在下殊非經義按明德慎罰克允之明服猶五刑有服之服敕戒懋勉也往猶疾也康乂能保也言上于刑殺宥赦而悉有當然之敘時乃不僭不濫大明五服之用惟民自相戒勅而勉于和順矣此若有疾然以去疾之心去惡故民皆棄咎又若保赤子然以保子之心保善故民皆安治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刵截耳也又曰二字衍文言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己而刑之殺之而劓刵猶是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然則劓刵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爲苗民所制也

〇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當作夫辯今按周禮當乎辭〇此段言慎罰之事由下以歸本于上而遞以王曰起之也外事有司之事也外者對下文要囚而言也臬法也準限之義殷罰殷之故法也要囚謂獄囚之要詞旬十日也時三月也丕大蔽斷也言汝于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耳若其獄囚之要詞當服膺而念之自五六日以下至于旬時皆詳審精當而要詞而丕斷之可也〇呂氏曰外事衞國事也此記康叔爲周司寇司寇爲王朝之官職在內故以衞國爲外也

蔡傳曰按篇中言往敷求于殷先王往盡乃心篇終又言往哉封皆始令其之國之詞其言刑亦姑以慎罰之意而未見其皆在王朝爲司寇之職或異時成王任爲司寇而此時則未必然也愚按蔡傳足正呂說之誤但要囚二字與外事聚封舊尚未發其義耳詳各文本末具見周禮所稱外事者即秋官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之屬之事而所稱要囚者即各職云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是也又所謂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者即各職旬而聽于迺及二旬三旬三月而聽于朝是也上之人陳列是刑罰之法鄉遂縣鄙各有司本此以用之此之謂外而其獄成而爲要詞以上于朝則上之人服念至于旬時則與公卿大夫及士師司刑之屬而丕蔽之此則其內也上下各文對待之義如此康叔君衞外內輕重王宜諄爲諸誡後周公建官定禮亦本此而成之舊未考擇其義乃以要會之要爲要約之要而平聲讀焉去聲則不免于經義有失故辯正之如此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殷彝殷之常法猶言殷罰也周初法制未備故篇中諸戒多以殷爲言與義宜也次如即次之次猶就也遜順也申言汝陳是法事于有司而因以殷之常法罰斷之凡其刑殺必察其合于宜者而後用而不可以就汝封之意也雖汝刑殺皆已合宜而順曰是有次敘矣惟當曰未有順事以處之蓋恐已以矜喜生怠慢而刑罰由以不中也此先明慎謹刑殺之義也

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言汝年雖少而人鮮有若汝心之善者朕心朕德惟汝其知之也觀此益知刑本于德而勉其以民命爲心也亦至矣〇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越顛越也盤庚顛越不恭是也暋彊很也憝惡也言凡民自犯罪爲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而彊很亡命者如此之罪人無不相憎惡凡以出乎人之同惡故也此段歷舉刑罰當罪之各條而首以此發之端首當脫王曰封三字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弔音的〇又言刑罰之當罪者不止元惡大憝而以王曰起之也或曰王曰封三字即上文錯簡大憝即所謂罔弗憝也友猶

悌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謂尊卑顯然之序也弔至也得罪受罪也曰猶謂也由用也言寇攘姦宄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之人禮義昏迷倫紀廢棄尤爲可惡子不服事于父而傷之父亦不字愛其子而疾之是父子相夷也弟不念長幼顯明之序而不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此而不于我爲政者受其罪則天念我民之彝必大泯滅紊亂亦謂若此之人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而無所赦可也此承上文又明刑罰當罪之次條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不率即上文不孝不友也戛法也造作也率殺此而殺之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宜大寘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爲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皆宜守教約之人也乃別爲播敷造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于下我之所深惡已汝其速由此義而比誅之可也此承上文又以明刑罰當罪之三條也〇按本篇慎罰與明德爲配非倚刑不倚德者比乃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若明法慎憲者何也蓋臣民化君之惡父子兄弟之無

彞君臣上下之無義非繩之以法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自速由文王速由茲義則其刑殺亦歸于德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長上發○謂猶棄遺能邇之能放猶棄也乂治也承上言臣下之罪固如此亦惟君長不能齊其家以訓其臣以威以虐大棄天子之命而欲以非德用治也猶何以責其下之亂民哉而將何以政也乎此蓋歸責君長以起下文戒康叔之意歟不言用罰而義殊嚴矣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罔之言無猶毋也由用也以也惟念忌戒也我惟有也及武王爲康叔自稱之辭予一人以懌則武王自謂也承上言君長之不可非德用乂如此汝亦毋不能敬其常法而乃遵以求裕其民當念文王之敬畏忌戒乃裕其民而自求有及于文王也則民裕而予一人以說懌矣言刑罰終以敬忌與上敬明乃罰相應則上一失罰而卹自懼于罪矣況鉅罰乎○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爽明惟思迪樂也求述同猶匹也詩曰世德作求迪言德政言刑也又承上言汝之當敬思裕民如此我明思夫民宜導之以吉康我于時其亦惟殷先哲王之用德治民者作爲等匹乃可也況今民無有樂之而不從者苟不樂之則爲無政于國矣而豈可爲之哉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戴之康叔而亂殺則上之自嚴刑嚴之也故推本自殷而遂稱王曰以養之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監視也德之說所謂德言也行猶用也同協也戾告汝以德用罰而無往者言之于人彼民不安靜其心無所戾止迪之雖屢未能協也明畏天其罰殛我我何敢怨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爲有罪即在朕躬也況曰其積德尚顯聞于天而我罪安解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非謀不殄也非彝事不法也蔽斷則法也乃汝也乃以之乃猶言然後也此段總承上而結之言汝敬哉可首致怨之事乎可用非善之謀與非常之法乎惟當斷以此心之誠而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猷凡使裕而不迫然後民得所安則我不汝瑕疵而棄絕矣不然而安能免于責乎上文欲其以德用罰此不言罰惟言德而義益遠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肆未詳蔡承上文之語詞也享即享國之享服猶受也高猶崇也上文已嚴戒矣因言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汝其念哉毋自我殄絕所享之國其必明汝所受之命而不替崇汝所聽之言而不果用以安治斯民可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汝之命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終言勿廢其當敬之常法而聽我所告也享封上文殄享而言發反覆以終戒之

酒誥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尤深武王以其地封康叔作書誥教之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云酒誥一篇前後不是兩書以其首爲酒而誥故誤合爲一耳自王若曰明大命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以下武王告妹邦之書也凡書之體爲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爲衆人而作則首稱「衆」爲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

爲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爲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爲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多邦多士多方首稱四國及多士爲天下而作也酒誥爲一方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爲一書無疑也今按吳氏分誥固明但專誥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篇意專爲妹邦而作而妹土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稱妹邦即稱乃穆考文王而中篇因名康叔以致其誠也其云尚克用文王教者亦非篇首文王誥毖之意其事上于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豈若二事而實相首尾蓋自爲誥之一體也○此篇分二段首引文王以教之次歷引殷人以教之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首稱妹邦者命專爲妹邦發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少去聲○此下四節皆述文王之教臣民者以示之也穆考文王者文王世次爲穆猶武王世次爲昭也肇始也毖戒也國在西土而得毖戒庶邦者爲西伯故也西土無非遠去商都而猶日謹毖戒則商都當戒可知矣少正官之誥誥也誥臣自庶士及于少正御事者自小以至大也朝夕曰

祀茲酒者文王朝夕戒誥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也詳考篇中兼誥臣民而首叙臣而不及民其下文亦若臣爲民諸對文則臣民異稱散文則臣亦民也教行自上言臣而民在其中言民而臣在其中矣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喪行並去聲○此承上文惟祀茲酒而原天命以申言之也始元大也我民通謂臣民也言天始令民作酒爲大祭祀而已而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于酒則不知酒爲祀起而亂于酒之害也酒之禍福自人而以爲天降命降威者禍亂之典衰是亦天也其于書引酒亦曰天毒降災是也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喪云喪邦則臣民不足言矣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此又以文王誥教小子者申之也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又專誥教之上小子有正有事謂庶國臣之小子下越庶國謂庶國民之小子或言小子或言庶國互文也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彝常也無常于酒其飲惟于祀亦互文而皆以德將之無至于醉則誥成人之德將無醉不待言矣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

德小子惟一此承上而推言其心也我民亦通謂臣民也迪導也土物對異物而言也臧善也言文王誥教小子如此惟曰我民訓導其子孫當惟土物是愛厥心一歸于善而爲子孫者聽聰其祖考之常訓亦不以謀酒爲小德而小德大德惟一視之可也此以上歷引文王之教臣民慕以自恭其教之之意與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長上聲賈音古養去聲○此以下武王自明教之之意而此先言教其民也嗣者繼續無怠之意純者誠一無間之貌肇始服事也洗致潔腆厚也承上言文王之教臣民如此衛妹土之民當嗣續股肱純修農功以勤事其父兄或肇牽車牛遠事行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而因父母以俟其餘也或言考長又或言父母亦互文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此又言教其臣也伯

長也稱君子賢之也典常也欲正長常聽君教也羞養也惟思也言稍嚴君子惟曰者大言也言爾大能養老如事厥君爾乃自飲食醉飽則我不惟曰爾能常自觀省作爲悉稽乎中德也介猶副也逸宴樂也若順也又言爾尚能進饋祀爾乃自副用宴樂則此乃信爲王之治事臣此亦惟天之順元德而永不忘我王家也羞耇乃飲則爲中德者修身必事親也饋祀用逸則爲正臣者事君如文神也然是篇本欲禁其飲而通觀上下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耇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初不盡禁其飲者何也是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孝養羞耇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爲成德之士矣而肯變其湎酒也哉此聖人之教之至也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又特稱王曰而呼封以緒之也棐輔徂及也言我西土之輔臣及邦君御事小子皆用文王教以輔德而典邦也緒言文王之教其大如此又因以起殷先王之教之意也○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

飲相去聲○此以下因聞湎商又特稱王曰呼封以發之前此首以商先王與其大臣之德將告之也殷先哲王謂湯也迪行也言成湯無行不畏凡天命之昭著民生之細微無弗畏也故以處已則經其德而不變以用人則秉其哲而不惑自成湯之垂統如此故成至于帝乙雖世代不同而皆成就其君德敬畏其輔相彼當時御事之臣皆盡忠輔翼責難爲恭雖自暇自逸且不敢也況曰其敢飲乎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此又以商內外臣之德將者告之也言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之諸侯與其牧者伯之長在內服則有百僚之衆庶尹之正惟亞之貳惟服之職宗工之尊與夫百官卷姓退休里居之老亦皆罔敢沈湎于酒不惟有所畏而不敢亦有所勉而不暇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不若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不怠也助德顯承上文成王而言助祗辟承上文棐恭而言尹人呂氏謂百官諸侯之長指上文御事而言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

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喪並去聲衋乙力反○此又以商紂王之亂于酒者告之也後王受也命猶令也祇猶但也或曰敬也越于也易變也言紂沉湎其身政令罔著于下但作怨修怨守而不變也縱淫泆于非彝者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逸也喪威儀史記所謂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也衋痛也言紂大惟淫蕩非法用燕佚而喪其威儀民罔不痛而傷心惟因之將亡也且惟逸肆也又言下民痛心而受方且荒崇于酒毫不自息其逸厥心忍行殘很雖罪且殺身而不畏禍至滅國而不憂也惟思炙凡其衆也又言帝鑒在上初無明德之馨香以格于天民怨在下大惟羣酗之腥穢以聞于上也逸即乃逸之逸辜即辜在商邑之辜也總承上而言此紂之罪惡如此故天降喪于殷無有於愛惟其縱逸爲之此豈天之爲虐哉亦人自速其辜耳君亦稱民者猶言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

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此承上言當監殷民以爲戒又特稱王曰而呼封告之也若茲多通指上文自湯及紂之辭撫安也言我不惟由周謝殷如此其多言也古人謂人無但于水監視而見其妍醜當于民監視而見其得失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爲大監戒以撫于斯時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丘八反圻讀同父甫同辟音璧○此又承上文戒殷臣以及其臣而歸本于君身也劼用力也友謂王所友者事謂王所臣也若疇之若猶汝也若保之若猶順也圻封圻故名圻父政官司馬也土農事故名農父教官司徒也宏空地故名宏父事官司空也諸侯之三卿謂之父者尊之也言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謹酒也況汝之所友如掌六典八法八則之太史掌八柄之法之內史及其賢臣百僚大臣之屬可不謹于酒乎況汝之所事如坐而論道服休之臣起而作事服采之臣可不謹于酒乎況爾之所疇如迫逐違命之圻父順保生養之農父制定經界之宏父可不謹于酒乎此此內外之臣罔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以爲一國之觀效者可不謹于酒乎剛制亦劼毖之意也此章欲戒諸臣自近而遠自卑而尊而歸本于國君之身以是爲治誠能剛之而況後世于酒德也哉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以下又承上戒臣民而歷告以殺不殺之條也羣飲謂羣聚而飲以爲姦惡也佚失拘執也言如此之人不使之逸失盡執歸以殺之可也然其君未定之詞蓋民日于其殺者未必即殺也猶令法當斬者告其獄以待命不必殺也其必立是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蓋亦當時有聚衆羣飲謀爲大姦者故特設是制而其詳不可得聞矣如今之法有日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謂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凡民夜相逆者輒殺之乎

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迪蹈也有斯猶言不忘乎斯指教詞而言也享猶上享下之享又言殷紂蹈迪爲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而非羣聚爲姦惡者無用殺之其爲教之也能不忘乎教詞則上明享之矣

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蠲潔也乃事之乃猶若也承有斯明享而言也言用教之諸臣百工罔明享而勿殺之矣若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能復恤于汝不是弗潔汝之所爲而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治也乃司謂有司即上諸臣百工之類也篇終特呼封言汝宜常聽我訓教臣以教其民若汝不治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以教行自上之意結之也

梓材

此亦武王告康叔之書命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蔡傳曰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乃人臣進戒之詞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曰也所云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所云已若茲監者猶召誥之王其監于茲也所云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之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推考與周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編書者以其文于簡編斷爛之中而以與前文相類遂編次其後也夫前之所稱自古王者指先王之詞非若後所稱今王者爲自稱之詞前之所稱監者乃監牧之監又非若後所稱若茲監者爲監視之監且前則尊諭卑之詞後則臣告君之語爲附而強合耶恐按蔡傳之辯蓋謂但考詳疏全篇實告之王誥爲康叔之詞初無分下半篇爲臣告君之說而蔡傳輒爲此說者蓋吳才老倡之而蔡傳從之也吳才老所以倡爲此說者蓋中本自脈絡貫通而讀者乃或誤分章段牽定句讀而遂疑

其不類而不可合則亦無怪其疑篇簡之有錯也使者苟以經文參之註疏而更釋其章句繹其文義亦豈有不類而不合如吳氏之所疑者哉今謹詳論于各節學者詳之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大家猶孟子所謂巨室也孔氏謂卿大夫及都家也達通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通諸大家恐大家怙寵而情或睽以厥臣通諸王恐王居尊而情或壅也達王言臣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此首言上自天子下有大家而邦君能通上下之情以深勉之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勞去聲○此因以邦君率下愛民之義示之也恒常也越語詞上師猶衆也下師猶法也謂三卿爲百官師表也尹謂正長旅謂衆職敬者敬慎勞者勞來即所謂罔厲殺人也肆語詞徂往也此以上謂君敬勞而臣從之也姦宄殺人謂正犯也歷人謂罪人所過也事治也戕敗謂五刑之屬即施諸姦宄殺人歷人者也宥即虞書流宥五刑周禮三刺三宥之宥宥其疑而刑其實也此以上謂臣宄宥而君倡之也罔厲殺自就未成之始而言宥自就既成之後而言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

監平聲下同屬音燭○此原古王啓監垂命之意亦上文之意也監如周禮建其牧立其監之監謂諸侯各監一邦即邦君別名也敬猶矜也屬猶完也效猶教也王者開置監國其治本以爲民而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民之寡弱者則哀矜之使無所困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合皆是而容畜之也然則王居諸侯百官之上其垂法邦君及御事者厥命何以然哉亦惟欲引斯民于生養安全之地而已此節至此止而諸說以下節首二句合于此簡以故章段脊失而吳氏遂疑其錯簡以滋誤也

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斲斵同雘音臒屋郭反○此備申上文啓監垂命之意以起下文今日啓監罔治之意也稽治也敷菑者廣去草穢也陳列也以次理疆畎畝也塗塈者泥飾之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爲器者雘采色

名也承上言自古王者命監若此而監遂無懈于政以戕害人之蓋惟曰王者既倡之于上邦君則率之于下如數菑以除穢惡垣墉以固基址樸斲以立制度固王之所以倡于上也而疆畎塗茨丹雘則邦君之所以率于下也蓋古王啓監其所望于邦君之責治者如此故下文以今王惟曰緊相承應而諸說以節首二句合上爲簡則古王今王既不相對卽上下兩惟曰亦不相應而于是遂疑其錯簡矣蓋亦未及深體而然與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先王謂文王也夾近也懷遠爲近也庶邦享以禮言作兄弟以心言兄弟友愛之詞方來謂四方以時來也后後王也式用也集和輯也承上言古王命監之意如此今王亦惟曰我先王既勤用明德而懷來綏輯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朝貢趨附于下我後王必式用舊典以和集之而庶邦必因之丕享也此言今所以法先王撫庶邦之意雖未言戕亂爲民而所言用明德者繁而不殺其心已躍然于言外矣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先去聲○越及也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子愛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謂迷惑染惡之民懌悅也此又言先王承上天土地人民之寄以貽後人而今所以法祖爲治之意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已語詞承上言王法祖爲民之意如此則今爲監將如何哉亦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可也而可不思補王以保之乎按本節已若茲句監惟曰句監即上王啓監及監罔攸辟之監而監惟曰亦與上兩惟曰句相應蓋承上節之通言如此而蔡傳因吳氏錯簡之說乃已若茲監爲句謂與無逸編末其監于茲皆爲監視之監而爲臣下告君之詞也綜意果然乎否耶且又謂編書者見已若茲監句與梓材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文相類因去合爲一篇而孔氏進依阿其說也編書者果然乎否耶夫孔氏雖未暢經義而簡冊之舊尚存若吳氏未加深體淆亂原文而蔡傳從之則不但傳義疏而經義亦疏矣夫經文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二句冠于惟曰若稽田節之上則下節所謂今王惟曰者乃對古王而言上下文意相足初無自補之嫌也自先王既勤至不享言啓監之意而治民在其中自皇天既付至受命言治民之意而命監亦在其中而末而總承其意結言之則又見以臣達王惟邦君之意而邦君所以撫治其臣民者意亦彌切可知矣況監罔攸辟與監惟曰兩監字既皆連下爲句而已若茲句與自古王若茲亦遙相應又如之監可以已若茲監爲句而以上文兩監字釋爲監牧之監此節監字

則稱為監觀之臨也思不敢崇傳而廢詩故謹正之如右
即質之蔡傳尊經之意想亦不以同異為嫌也學者詳之

書經卷之五

蔡沈原本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則宅洛者武王之志成王周公成之而召公先經理之也洛邑既成成王始親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告王史錄為篇其書拳拳于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興廢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之本以疾敬德為誠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大臣為國家長計遠慮如此今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 先相並去聲○月之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謂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豐越若語詞言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後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而召公因于豐遂遷而來也 三月

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朏敷尾反戊音茂○朏月始出也發朔後三日明生之名越三日則五日也言召公用是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三月之五日越三日爲七日又越五日爲十一日庶殷殷之衆庶也攻治也位即所經營之位也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役而治之而于是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若翼及也翼日十二日也達徧也周公至而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越三日十四日也郊用二牛帝牛稷牛也舊謂郊二牛爲祭天地者非社乃祭地也二祭皆告以營洛之事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越七日二十一日也按洛誥三月哉生魄周公洪大誥治乃十六日而此命又于二十一日者蓋十六日經始之而二十一日則朝用書而命之也書役書也春秋傳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即此意也邦伯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或在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乃以公命命諸侯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丕大作興也言庶殷皆興起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

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殷民之難化者且加此則其恨以使民可知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復扶又反○錫與旅陳也幣陳于王及公者敬王以及公也御事猶言執事不敢斥王之辭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王身故先誥王也呂氏曰治洛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取諸侯贄幣以遞周公其言其拜手稽首陳幣之意而欲公達之王也召公作誥而必借諸侯陳幣以進之者正以見上下勤恤欲王誠民以受天永命之意篇末所以諄諄致意者以此學者宜潛玩其始終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曷其何緣○此下皆告成王之詞託周公達之王也持何也其語意言商王紂嗣天位爲元子而受茲大國殷之命矣元子不可改而改于他人大國之命未易改而改于他國帝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亦有無窮之憂王將何以處此哉奈之何而不敬乎故終嘆息以致其意也夫人君馭治其事不一而此篇專主敬言者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取舍不違乎天故與天同德而能受天明命也人

君正位凝命其要于此哉伊尹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可謂得其旨矣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服猶詩臣服于周之服夫匹夫也言天既遐絕大邦殷之命故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與其子孫臣庶皆不能違天而茲服厥命也此豈有他哉商紂受命爲元子其終乃致明德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惟知保抱攜持良婦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天亦哀此下民故眷命用歸于勉德者其命之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相去聲○本節多未詳舊說迪啓面向稽考格正也若亦順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永世者今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永世者今又墜厥命矣自夏說亦命皆難恃益以見德之爲恃也按舊說大意同但以面天迪字與從子保格保各爲一句次義殊支離從子保是說啓其下面稽天若又倒轉說尚理更未足哉曰從讓去聲○從正從之從商均爲舜子而禹若舜從下然所謂傳賢猶傳于也而天迪宗連下爲句一則天迪爲從子而保之一則天迪其格夏而保之視舊說義較明而上下亦各無隔礙似宜從之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耇老臣也王幼沖嗣位恐其疏遠老臣故首以無遺戒之曰者稱老臣之詞稽亦考也言老成之臣稱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稱其能稽謀自天乎蓋古人之德則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理無不窮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諴音咸碞音巖○諴和也後緩也碞險也嘆息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哉厥任亦大矣其大能誠和小民則休美自今而所謂無疆惟休者可卜也小民雖微而可畏王惟不敢緩于敬德而用以顧畏于民之碞險可乎此又恐王幼沖嗣位輕忽其民故以能諴勉之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

今休土中謂洛邑爲天地之中也服行也稱旦者君前臣名也上祀下祇也承上言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以治民之道自服行于上中且周公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饗答神示自是可以宅中圖治王能撫天之成命以治生民則庶幾休美自今而用以即無疆之休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會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比音避○比親介副也邁進也又承上言治人當首化乎臣王先服殷之御事使親比我周之御事使其相觀爲善節性防淫與日俱進則臣化而下民從之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也又承上言化臣必首謹乎身王能以敬爲所凡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不敬則身修而臣下從之矣上言節性此言敬德者欲勝義則凶怠勝敬則滅人心本危而當使之安也義勝欲則從敬勝怠則吉道心本微而當使之著也雖一時進戒之辭而古今聖賢之道有若合符者人主其可忽乎于民曰節性于王曰敬德者義互相足特君臣之體別耳猶周禮臣民稱飲食王稱食飲之意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夏商歷年之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此與前相古先民節相表裏但前止言天命之怒墜而此直指其不敬德以實之則益切矣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承上言今王繼受天命亦惟此夏商之敬德永命者繼其功哉可矣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也而可不謹乎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嗟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于初生習爲善則善矣是自貽其哲命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行教化宅此新邑耳若初行新政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哲對愚而言歷年對不延而言不言者省文也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故今也承上言天命之下于初服如此故王當急于敬德惟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此言以德格天也其惟王勿以

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淫過乂治若順也承上言疾于敬德則當緩于用刑王其勿以小民過用非法而亦敢于殄戮以治之則君以德治民民自順從于下而有功矣此言以德乎民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元之言首也刑儀法也用顯上文王其德之用同義言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而王德益以顯矣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上下謂王以下牧伯及諸臣也其者憂勤其惕之詞丕大若如也式勿替猶言丕若皆言如其永命也讎民謂殷之叛亂民百君子謂其御事庶士友民謂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勿失受者受而無替威命明德謂德之威明也末終也言上下則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而拜稽曰我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德之威明而終有成命也如此則不特民能用德而君德顯且君能永命而君德益顯矣蓋民曰君至一心勸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而以民心爲天命也愚按此王亦顯與上王顯緊相呼應一言以德于民而于王有光一言以德乎民即以德格天而于王彌光文義甚明舊不明此乃以拜手以下合我非敢勤以下爲一節其解全誤愚宜正之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上解予小臣者人臣對君之辭此解我者對周公以進于君之辭言其命在王我敢以此爲勤哉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之所當供而祈天之實則王之所自盡當指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臣子奉幣以助祭而前文取幣入錫以旅王者此也學者通玩始終而識其意焉則得矣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告卜于王史錄爲篇又并記王及周公商治洛邑及公留治本末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凡三段首段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詞王拜手稽首以下則成王發使者復公之詞此一段營洛以前事也次段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致王以宅洛公則保予以下成王命公以治洛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王以留洛乃營洛以後事也而末段作來以下公既留洛因王錫命而祝王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居洛年歲以附之凡以見周公治洛自始至終之界而成王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辟音璧下同○此下三節周公三月十二日乙卯逮觀于新邑營而授使者告卜之辭也不係以時日者已詳乃誥且見于使命中也拜手稽首者周公遣使之禮也復者復命于王也明辟即下文所謂作民明辟也王命公往營成周公得吉復命而因告以宅中圖治作民明辟之道周禮所謂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意正如此止稱明辟者蓋約詞與○蔡傳曰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成王爲辟至是反政于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官而已王莽居攝遂援漢儒皆篇者有以啓之也是不可以不辨蔡氏曰此上有脫簡今康誥篇首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凡四十八字當在此篇之首愚按康誥篇首惟三月以下四十八字若在此篇之首則篇中乃復王之文全非誥治之義今以召誥篇推之召誥三月十二日乙卯周公達觀于新邑營因有此首三節以圖告卜之文其三月哉生魄乃十六日己未周公既以民大和會見士于周因有洪大誥治之文蓋當另爲一篇而其文亡脫逸矣若斷其爲此篇之文則其次當在拜手稽首誨言之下但此篇自爲周公與王商治洛邑之本末亦不應以此雜之也故

今因蔡說而并正之如此學者詳之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相去聲○凡有造基之而後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胤繼也保大保也言建邦宅土乃基命于天而定之也今王以幼沖如不敢及知而以命之于臣予不敢辭乃繼大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瀍音纏伻補耕反○乙卯即召誥之乙卯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謂河北黎水交流之內此始卜不食而乃改卜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諸侯之地瀍水東下都也遷徙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言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伻使也使人抵洛邑之地圖而幷卜吉之兆獻也以召誥推之蓋召公于三月之五日卜吉而經營之而周公于十二日睿觀而圖獻之也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

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相去聲○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尊周公而答其禮也匹配也觀示也正而固曰貞保守之意也言公敬天休命相宅卜洛以配休命于無窮今示予吉卜我二人當其保守之自此以往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休命將自此始矣予敬拜手稽首謝公之誨言也○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此周公作洛既畢而歸復將從王往洛而進告曰宅洛爲詞之事也稱舉殷盛也秩序也文謂祀典之文也周公言王令宅中國治當首舉盛禮祀于洛邑凡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以告于天地祭神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舉盛禮大饗百神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格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用成報神賜也自今伊始永寞中土祈洛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則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爲言若周于牢牲者邦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被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故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鄉大夫下逮庶僚之賤亦皆有乎顯若收其放而合其散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宜周公以爲首務而下文率下圖治皆本諸此也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周指洛而言所謂成周也承上言祀典舉矣至敦部臣工此非予所敢專予今整齊百官使從王事于周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而已他無言也蓋自明其命告百工之意不過如此以起下王自命工之實也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宗尊也元敘首也功臣皆祭于大烝而計其功之最尊者爲之冠也篤厚弼輔也又承上言予之命百工如此矣王將何命哉今王即命曰任事有功當以功作元祀其視予之告百工者明以切矣而命之之時亦惟命曰汝受此命當益厚輔王室而已其功尚未可定也蓋王命百工之意亦不過如此又以起下王當省功之實也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丕大視省也功載記功之載籍也承上言予之告工與王之命工如此而其要則在于王之省功耳省功而公則百工皆奮省功而私則百工皆怠是乃汝悉自教工而非予命之所必并非從王命之所能爲也蓋天命天討一正于王周禮大宰以八法詔王馭群臣意正如此學者通上二節觀之則得其義矣舊說文義猶有未安故分之如此學者詳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孺子指王也朋比也無毋猶禁止詞又承上言省功之在王如此則功賞之用瑞予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若少有所徇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爇不可得而

撲滅矣此言徇私蔽公之害王所當謹禁也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若順彝常伻使嚮首也又承上言徇私之害如此王將何如哉若于所順之常道及所撫之國事一視于予惟用見在周官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此言率下圖治之義王所當力行也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惟終者對始而言言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又稱公曰而稱已以發之者此承上起下之詞此以上敘百工理庶務之事而以下則御諸侯撫萬民之道也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此言御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言貢享者群侯之所以奉上而享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以享不在幣而在誠有餘而誠不足即所謂不享也惟群侯不用志于享則國人化之皆謂上不必誠于享而所謂辨上下定民志者皆失矣是惟事其僭侮而背爲叛亂也人君可不敬以察之乎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蘉莫郎反父音甫○此言撫勤民也乃猶汝也汝乃之乃猶若也叙布也未輔弼當蘉勉也正父猶言正辟武王也彼謂洛邑戾至也言德化者庶民之所以德上予心所汲汲不暇者惟在教汝于輔民常性之道汝當勉布予之心以聽予之所教若汝于是暇而不勉則民棄淑亂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汝亦如予篤叙正父之道厚而不怠秩而不紊則人雖欲厭棄汝命其敢乎汝尚敬往以治洛擇我將退休以明農事但能于彼和裕其民民將無遠而胥至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此以下成王因周公明農之意而留之也明明之也保佑保之也揚舉也和者不乖恒者可久居宅也師亦民也和恒四方之民而宅其衆亙文也言公舉大明德使予前不墮祖烈所不墜天命俯不乱民讀以明保予也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宗即功宗也稱行也行惇宗之禮也一云將大也惇厚功宗之大禮也咸秩無文見前又言公行功宗之禮叙元功以爲之冠而祀神則叙及于祀典所

不載使思可答于臣庶使可告于神明亦明保予之事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旁作猶言肆達指上下四方爲言也穆穆深遠也迓迎也毖謹也毖祀謂祭祀也總承上言公之精德以保予卸此此惟公之德著于上下布于四方幽遠深遠以迎治平而不迷失文武所勤之至教也予沖子于此失何爲哉惟早夜之間敬以謹祀公而已王因周公有退休之志而極稱其德如此其留之之意蓋已見于不言之表矣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言公之德所以輔導我者至矣當常如是未可以明農也此乃懇示以留之之意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此王將歸宗周而明示留公治洛之事也周鎬京也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宅中圖治而王意未欲舍其故都故于洛邑舉祀發政之餘自言欲退就君位于周而命公留後以治夫洛也謂之後者對後世言守留後之義成乃謀謂王將封伯禽以爲魯侯也則今考費誓東郊不開實在周公東征之時是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以下文云惟告周公其後味其辭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亂猶治也宗禮即功宗之禮也敉撫也言公定

下文命寧也言四方雖治乃公之功而今未定功宗之禮亦未能敉定公功也此美其已往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將大也士師工猶言百工士以分言師以道言工以藝言也四輔蓋四方皆爲保障也言公於洛將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觀焉大保文武所受于天之民而治功爲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此勉其將來也按先言大其後而繼以亂爲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治洛而非命伯禽爲魯侯又明矣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斁音亦○定止將奉也王言公宜止洛予今往鎬京矣公之功方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是宜鎮撫洛邑也而可求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而公亦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則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矣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公許成王以留洛也來者留洛邑也承者繼其也責難于君謂之恭承上誕保文武受民而言王命予留洛承保文祖民而越光于武王今惟弘朕恭以大其責難之義而不忘我王也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

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相去聲辟音璧○惇厚典法獻賢也恭即指守法奉獻而言臣敬王王敬臣其恭一也言王雖歸周必當時來相宅以大厚其典章獻使其治足爲四方之新主而守法奉獻之恭有以信今而傳後也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休而魏魏乎惟王其有成功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教望之成王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承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子者有德之稱多子諸卿大夫也師衆也孚之言信以體下信以事上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子者親之也刑儀則也又自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之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作周臣之孚如此庶成我明子之刑而單文祖之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秬音巨卣音酉禋音因○此下四節乃謂洛以後之事當在下十有二月之後而前篇亦合有周公曰三字蓋多費文矣伻使寧安也黑黍一稃二米也鬯酒名卣中尊也曰明禋以下王命使安公之辭明禋潔祀之也即所謂秬鬯也休之言美享辭也公言王之後遣使來毖殷民而因以秬鬯寧予王因曰致敬潔祀拜手稽

首以休美用相享獻而于書蓋其心勤切以至如下文所云也禮氏曰以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灌也宗廟之禮莫盛于灌今使人秬鬯殷而以鬯卣寧公命之爲明禋休享何也事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爲之敬之至也予不敢宿

則禋于文王武王。禋祭名也公自言承王使命不敢受此禮而懋爲祭告于文武也君以禮接下臣以禮事上王重公而公不以毫末加于心忠敬之至非聖人其孰能之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遘音姤厭猒同○此祭之祝辭也惠順也篤敘乃正父也公言願王順以篤敘文武之道無罹疾害于孫萬年皆厭飽乃德而殷人亦永壽考也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也承敘釋敘條次序也觀猶法也朕子留書朕即子也公既祝王叙先烈以衆綏又言王能樂使殷人殷人乃承敘萬年永法王而懷其德也蓋以公雖留治洛而其使殷民不敢而懷之者實繫于君德矣亦寓歸之意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爲十二月之日見下文烝冬祭名歲者歲舉之祭也騂赤色也宗廟禮用太牢牛羊豕備用特牛者舉盛禮也逸史逸也史逸爲冊祝以告神惟告周公留後使不及也王賓謂賓祭之屬明不止諸侯也殺謂殺牲禋謂禋祭格至也王賓咸至王助王祭也太室清廟中央之室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凡此皆以周公留後重其禮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言命公留後史逸作冊以誥之爲其年十二月之日也○註曰王在新邑十二月戊辰晦也明月爲夏正之仲冬故烝祭蔡曰知戊辰是十二月晦日者此歲入戊寅部五十六年今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二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故知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也周正十二月爲建亥之月故明曰即夏正仲冬建子之月行烝祭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云誕保文武受命公之復成王也亦云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于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多士

商民遷洛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于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肯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遷殷民之始遷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不言遷民惟周公留治于洛乃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叙當時商民已遷洛故其言如此蔡傳曰武王已有都洛之志周公與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之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誥命與之更始焉耳此多士所由作也由是而推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之民歟不然受都今衛州也去西京洛邑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大民而役遠之衆民哉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則繆矣君陳曰爲孔子作也○此篇凡五段前三段每段各以王曰起之後二段每段兩以王曰起之說見各段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留公治洛至是公始治其事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喪去聲○此王若曰以下首言商墜周興之原而以天命民情發之也弗弔運爲天爲句與詩弗弔昊天同義謂弗見弔恤于旻天也以弗弔爲句者非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受天眷命來將天威肆申致王罰勑正殷命以告終于上帝也此見君之不能違天也

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弋取畀與固保弼輔也言我以致罰于殷王之故及爾多士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乎惟天不與殷故也天道保治不保亂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故輔我周之治而大位不容辭也我敢求此位乎此承上文而推之也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秉持也爲猶事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爲民心之所秉爲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與泰誓天視自我民視聽同意此因見天之不能違民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

方此又推夏殷商興之本于天民者以例之也引逸逸安也猶意罰也時夏猶詩之時夏謂中夏也用餉治也言上帝引人以安猶入心得其安則上帝引之而桀喪其民心自不適于安也然帝猶未遠絕也惟降格災異示意譴告時夏而桀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泆矯誣欺天于是天罔念聞廢其大命而降致其罰矣即仲虺所謂帝用不臧也乃命成湯革夏以俊民分布遠邇而甸治區畫之又所謂式商受命也此夏商廢興之故而與上文反覆以爲言者蓋夏亡即殷之亡湯興即武之興商民觀是其亦可以省矣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恤者勤敬之意配天其澤謂德澤如天也言自湯以下罔勿修德敬祀亦惟天建立保治于殷而凡殷先王亦無敢隕失帝命無不配天以澤民也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後嗣王紂也言紂大不明于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于家者乎是以大肆淫泆無復顧念上天之顯道與生民之敬德也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喪去聲○大喪謂國亡身戮也言天不保而降若大喪非天之故爲不畀也天不建明德惟天不畀以其不明厥德也凡四方小大邦之喪亡其致罰固有無辭者況紂罪貫盈而奉辭伐之者乎○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又稱王若曰者申言商廢周興之意而因以引不止于正者難之也靈善也割正也言我周王大善承帝大之所爲帝有命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勑正以告于帝也武成言厎承上帝以遏亂略又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事不貳適詩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是也王家我適詩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是也言割殷非私憾我一于從帝而無貳適則爾王家亦能不我適乎周不敢于帝殷自不能敢于周蓋昭示以定命之當遵而消弭夫逆亂之萌也聖賢事不際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所以事天也蓋特割殷之事爲然哉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其曰猶念也洪大度法也動變也猶遷也自爾邑猶言造攻自鳴條也肆縱也大戾謂紂亡而武庚又戮也承上言我之不動上帝如此今我之遷動于爾實念爾大爲非法非我之輕于所遷動乃自爾邑之叛亂以致

此也予亦念天就殷厥降大戾所不正故遷汝以正之耳豈有他哉○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又稱王曰者復申廢興之意而以奉於爾者曉之也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也西謂洛在商之西也奉持也王復呼多士而言惟是之故所以遷爾西爾非我一人之秉德好爲擾動是惟天命不可違我不敢緩耳爾無我怨也上但言民不爾動此乃言非我奉德不康寧上但言其無度不正此又言其無我怨則聖王省躬無下之意已藹然見于言表矣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又言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皆知殷改夏命也爾何獨疑于今乎蓋即其舊聞以曉之也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迪啟簡拔也天邑猶言大邑也肆故也言殷革夏命惟爾具知而爾復責周曰夏殷革命凡夏之士啟拔在庭有服列于百僚者今周于商士何未有也則爾蓋未據之于德也予一人惟德是聽用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以簡爾德今之遷洛予惟循商之故事以矜恤爾爾與爾之攻德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而實天命有德之理也公因頑民藏德故又即其意而告之如此○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比必二反○稱王曰者此溯昔而言以明移爾之意也降命未詳舊謂降猶今法降等之降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宥爾命而生之也或謂降命猶下令也其下節時命有申相對多方篇首言大降爾命一言觀忱我命又一言祗告爾命義尤可見舊說非也言我昔來自奄大降爾命乃明致天罰移爾遐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多遜之德其罰固已輕矣今乃猶有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已久矣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又稱王曰者此指今而言以申矜爾之意也申重也自奄爲初命此爲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申明此命令我所以營洛邑于洛者惟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來服奔走臣我多遜當有以處之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追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辭也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始期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

丕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商而作洛在後也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有續保也寧安幹事止居也言爾乃庶幾有爾田庶幾安爾事安爾居也詳此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指商民之遷久矣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畀矜猶言佑憫啻但也承上言敬而循理乃天之所畀矜而保土宰事之本也不敬則豈但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宅者安定之謂繼者承續之謂年者壽年也一云壽也從自也言爾樂業安居則爾之子孫乃與有興也自亡國之末商爲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又遷爾王曰又曰以結之也王曰之下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或曰多方篇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二句當在此蓋錯簡也今以義考之其說正與多方篇末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二段文體相似而與本篇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文脈亦正相足且多方篇去此二句其上下文脈亦較相承其說蓋無疑也詳是也或言者

非一之辭指篇中凡所言也承上文又結告予非多爲此誥是我乃歷言爾之所居止而已以終職之也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人君皆以勤興以逸廢而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訓之亦訓體也始稱商王者時之近也終稱先王者王之親也上自天命之廢興下及民情之向背精微之旨切近之規無不具備豈獨成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君之龜鑑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是篇凡七更端皆以嗚呼發之咨嗟咏嘆其意深遠而篇中凡分五段首段周公曰以下總發無逸之義而次段歷叙商周先王無逸之實以戒嗣王凡以三周公曰發之又次段周公曰以下申發無逸之義而次段又總申商周先王無逸之要以示嗣王俊一周公曰發之末段周公曰二句則總結之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首發無逸之義也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君猶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知以勤爲逸也則知小人之依者知所依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非是則無以爲生也故舜自耕稼陶

以至爲帝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文武之基起于后稷公劉而皆及乎此者以此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相去聲○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爲逸也諺俚語也誕妄也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于豢養不知艱難乃逸之義始則習于俚巷鄙語既則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昔之人愚蠢無知徒自苦而不能逸也昔劉裕奮農畝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不以后稷公劉爲田舍翁乎○周公曰嗚呼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又稱周公曰者商能發無逸之義此乃歷數商先王無逸之實也中宗大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皆敬也天命即天理也度者循于理寅者畏于心也中宗以敬居心以理檢身至其治民亦祗懼不敢怠安無逸之實如此故能享國永年也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

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武丁也作事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也亮和也嘉美也靖安也海宇安樂而教化蔚然謂之嘉靖若但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也乃雍言和之然于身嘉靖者和之逮于政無怨者和之著于民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享國永年也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祖甲高宗子也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註謂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于民間故云不義惟王也漢孔氏見國語有帝甲之亂七世而殞之文謂其稱帝甲乃祖甲也意必非周公之所稱矣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相似遂謂指此祖甲者爲大甲然詳此書爲小人作與上爰暨小人作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指微賤而言非儉小之人也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祖甲爲大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大甲小甲沃甲陽甲祖甲也不應以大甲而亦改稱祖甲況下文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曰其先後次第而

觀之則祖甲之非太甲益明矣保惠庶民不侮鰥寡皆其無逸之實故亦享國永年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樂音洛○立即位也過樂謂之耽逝言自三宗之後凡即君位者生于逸豫不恤民艱惟耽樂是從喪身亡誰遂不過十年近止三四年逸樂愈甚則年壽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爲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與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又稱周公曰者由商先王而復進周先王無逸之實也特詳言文王而先約言太王王季者遡世德也抑畏乃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肆無忌憚者之爲故下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抑畏之心發之耳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舉此則其薄于飲食宮室可知矣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徽懿皆美也柔謂之徽則柔而非懦恭謂之懿則恭而不辱也惠澤也鮮者生也鰥寡

生意已絕加以惠而樂其生矣故云惠鮮也昃日昳也言文王外物之奉所性不存惟一以安養斯民爲事而其德又和易近人于小民則懷保之于鰥寡則惠鮮之凡自朝而日中而日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者豈好爲勞苦哉誠欲以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立政言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一若無所事事者而此乃言其勤勞如此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可見文王之勤勞惟心在于民總綱挈要而非若後世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亦可知矣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盤者盤旋不已之義言文王遊田有制不敢推耽樂是從則上不當貲下無逸服而克遵正敬之常供也文王未爲天子而庶邦供之者西伯統領庶邦皆有常供時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貢方伯者矣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受命言爲諸侯也中身猶言中年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故以言中身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逸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末年加商先王也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又稱周公曰者承上言先王無逸之實而因以戒嗣王也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以

供嗣王其法文王之戒耽樂而守正供也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樂音洛○皇與遑通訓法若順也則亦法也愆之言過暫逸也承上言嗣王取法文王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爲是耽樂也一日耽樂似未甚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一時在位之人皆將大法其過逸之行矣是猶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而人皆化之也而可若此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譸張流反○又稱周公曰者承前總發無逸之義而申之也胥相也訓告以未事言保惠以將事言教誨以已事言譸誑張誑也幻之言變也民通謂臣民猶下文人乃或譸張爲幻也又言古人德業盛其臣猶相與訓誡告諭以防之相與保養將順以引之又相與教正規誨以成之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通而無蔽好惡取予明而不悖而當時之民人無或敢誑誕爲幻變名易實以亂視聽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

祝詛莊助反祝音咒○乃訓猶攸訓之訓刑法也違拂也言嗣王于上文所訓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無小無大之民莫不皆然上文所謂民否或譸張爲幻也若其不變亂而譸張者則其心之違怨或口之肆詛也蓋亦不免矣按否則以下指民而言蓋先王之法甚便于厚之民甚不便于縱侈之君若臣如省刑罰以重民命而暴君虐吏必變亂之薄賦斂以厚民生而貪主汙吏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厥口詛祝者怨之形于外民心口交怨其上而國不危者鮮矣此節發治亂存亡之幾故周公反覆言之○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又稱周公曰者承前商周先王無逸之實而申其要中之也迪蹈哲智也言人主知小人之依或怨之而不能蹈智多矣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智故能所其無逸也周公以迪哲稱之其于知非艱行惟艱之義蓋發之切以至矣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詈罵皇大也厥愆謂民之愆也承上言三宗文王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反諸其身罪其人怨詈之或過而安受之曰是誠我過也誠若是是豈止隱忍不敢藏怒

而已哉蓋聖人懷保斯民凡其所好所惡心誠求之故不暇責其情之有無惟力省君德之未至其于怨詈之辭乃所樂聞此所以非含怒不發者之所可比而周公爲能原其心也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綿大叢聚也又言嗣王于上文所言而不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亂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如是則于君之爲道不能省念心之所存不能寬容以無實之言肆羅織之決虐無罪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于怨是不皆叢于人君之一身哉此篇以知小人之依爲稼穡而此章中言能知民依則當蹈其知之實三宗文王能蹈其所知故其胸次寬平人之怨詈一不足以芥蒂其心如天地之于萬物一于長育而已夫豈有私怒于其間哉蓋天地以萬物爲心人君以萬民爲心以萬民爲心者當以民之怨汝詈汝爲己責不當以民之怨汝詈汝爲己怨以爲己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爲己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可不戒哉○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篇終又稱周公曰者申戒嗣王以通結上文之義也○此篇凡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至此則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

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成王得無深警于此哉

君奭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語爲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此篇之作諸說不一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故周公作此誥之也唐孔氏則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臣位爲嫌也葛氏又謂召公于爵位先後不免介意也蘇氏更謂召公欲周公告老而歸也然按本篇乃召公自欲避位退老歸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詳味其義可見諸說蓋多爲序文所誤也○此篇先言以首推祖烈天命以己意留之次又援商臣故事以留之次又援引先臣故事以留之次又勸召公盡等以共事留之而末則總結之也其間或一稱公曰爲一段或再稱公曰爲一段文勢曲折不厭意愈切矣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喪去聲○此周公溯殷訖周推言祖烈天命相關之重以留召公而首呼奭告之也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古人相與語多名之尚質也乎命棐輔忱誠也言天不見尚降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而我周既受之矣我敢知曰其基業長信于休祥乎而如天輔誠之誠則我又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乎留召公而首及此者蓋念天命之吉凶決于賢臣之去留以深致懇切危懼之意也言天之輔忱而臣之輔忱在其沖矣此立言之微也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時我之我君奭自我也越及也後子惟用閔于天越民之意也尤怨違背也上下謂天越民也周公嘆息言君已嘗曰是誠在我此固君之自任矣我亦不敢苟安天命不永遠以念天威也況民之怨背與否又實惟在人乎今在我後嗣子孫恐大不能敬天勤民以遏絕佚墜乎前烈而君乃求去謂在家而不知也可乎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易去聲諶時壬反諶信也經歷任責致遠之意恭即克恭上下之恭承上言命不易保天難諶信此無思故乃人自隳天命不能經歷以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此但言前命細無忽責之重而人臣之不容於去亦見矣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

施于我沖子小子謙辭施者延被之意對前遏佚而言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施及于沖子而已此及下節公自明帝命繼烈自任之重而召公之不容諉益見矣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又曰猶言且以也道猶迪也言我既迪王以法祖矣又以天不可信我迪惟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舍文王以來所受之命也上言繼祖烈此言承帝命繼祖烈則天命永矣無二道也故即二者相關之重反覆以致其留之之意○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此歷溯賢臣輔主以隱示留之之意故大呼奭言之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名二人而同名也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伊尹佐湯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

佐太戊其治化克厭帝心自其福稱之天自其主宰謂之帝或稱天或稱帝互文也巫咸言乂王家者其治功在王室而臣于二臣也巫賢甘盤無指言蓋又次于巫咸與衆皆也禮謂祀禮也陟升也言六臣皆循此道有所陳列于朝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以德升配于天而享國長久也蘇氏曰殷有賢聖之君七而此止言五且其臣在武丁時乃不言傅說亦約辭也呂氏曰此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休于前人也

公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辟音璧○佑助也實謂國有人也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百姓通謂百官著姓王人謂旅下士小臣謂侍臣屏侯甸謂諸侯也稱舉也亦秉也孚謂征伐會同之類承上言六臣輔君致治如此天惟佑命有商純一不雜則國有仁賢而不患空虛其時凡百官著姓與夫王人下士各秉持其德明致其憂而其侍衛小臣及藩屏侯甸亦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卜著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推殷賢王所以盛下及其所以亡以明致留之之意故又呼奭言之天壽指上文多歷年所而言平格指六臣而言坦易無私之謂平通徹無間之謂格下有殷謂紂也滅威謂威虐滅絕也固命之定也凝也言天下國祚初無私壽惟能平易以相通格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而殷紂亦嗣天位乃殄滅絕其威虐天之不克私壽亦可見矣今君永念于此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此復溯周先諸臣之輔王以致其留之之意故又歷呼言之申重勸勉也對下文文王而言也言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身以見命惟武王終成之而實文王始貽之也此起下文之意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尚庶幾也修治和燮也虢叔文王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承上言武王之集命惟文王尚克治和我諸夏以致之而亦惟有若虢叔等五臣之輔之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又承

上文而反言之以起下文也迪彝教無也言文王修和有夏惟此五臣若無能為往來奔走迪此常教則文王無聖恐無德降及于國人也蓋有是君有是臣非聖君無與王治非賢臣無與輔治有君無臣則德不足以凝命又何以啟我後人乎故下文因正言之按此節又曰二字似贅或曰又猶通言賢如五人而其心猶曰無能迪教而王德無由降也此即所謂秉德之實而下文以亦惟秉之與其言顧為近理姑存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見現同○純佑秉德猶天純佑命于殷而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迪啓也見冒著見于上日謂冒自于下也承上文而正言之言如文王而迪教修和亦惟天純佑秉德之臣啓知天威乃惟是昭明文王而啓其所著見而冒聞于上帝也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以貽于武王耳豈有他哉前言申勸武王集命以溯本于文王此言純佑文王受命以推及于武王語意先後相足深體味之可見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文王五臣虢叔先死故四人也祿天祿也劉殺單盡也承上文王得人受命而言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輯有天祿其後與武王大奉天威伐殺討罪惟此四人昭其覆冒之德令天下大盡稱揚而皆敬奉于四海也武王言昭又言冒不單者文王冒西土而已武王惟冒乃丕單稱德也武王不言命而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而受天祿也呂氏曰師尚父勳烈莫尚而不與五臣之列蓋或詳或略其意總主于留召公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浮水曰游小子謂成王也誕無我責二句未詳或曰大也收猶歛也誕無我責句收罔勖不及句言大不可專責于我若汝收斂而退謙勉王所不及也或曰收猶成也誕無我責收句罔勖不及句言汝大不可告退專于我責其成而罔勉我所不及也按上說句理未順下說爲得之耇造老成也周公言今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涉大川罔知津涯予往與汝其共濟可也今王幼沖與未即位同汝大不可專于我責成而罔捐其不及也君今若去是耇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而在郊之鳳將不復聞其鳴矣況曰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之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故云爾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

不以後人迷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也周公欲召公留戒又特嘆息言君其大監視于茲我周受命固有無疆之美而其積累亦大艱難矣今告君汝謀惟務從容以交修弗獲監以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欲其鎮定愛慾欲其調劑盤錯欲其解紛垢汚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未嘗無舍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當周公東征破斧缺斨之時風折勢搖又非平時大臣之比亦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捐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所必至然思先王創業之惟艱念後王守成之無助則又義未可辭而今乃汲汲求去其迫切已甚矣此周公所以欲其謀裕之道而功被終展布四體爲久大規模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此又直推君奭之素望以致其事之意故又發言之也前人謂武王也極民表也偶之言配猶也亶信也乘猶載也言其不膺也惟念也周公追溯王命又特言前人敷布腹心悉以命汝使位三公以作民極且曰汝當明勉以誠信輔王用載大命以追念文考之德而丕承無疆之恤也先王之命如此而可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肆去聲○大否大亂也呼其官而告之罪辭也周公仰鑒天命又特告汝以我信而無相疑汝其能敬而無相忽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而大念天威之可畏也上天之威如此而又可去乎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戡堪通勝也丕猶盛也承上言我不信于人而若此誥乎予所誥惟曰贊襄在我二人耳汝如聞而有合哉亦當言曰在是二人也今方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竭力猶恐不勝汝當克自敬德明揚我俊民于朝乃大臣所以逆天休也果所在汝他日推遜後人于全盛之時則可耳今豈其時乎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式用也復嘆息言篤于輔君者是我二人用能至于今日休盛也則我與汝今豈有他哉惟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丕冒海隅日出之鄉無不臣服然後可耳而去之烏乎可哉呉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敘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亦人之所悅而從者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此又發言以釋之也惠順也言我不順于理而若茲多誥乎予惟用憂于天以及于民而若茲誥也諄于言畏天命而悲人窮意亦如此前言若茲諸此書若茲多誥周公之誥召公其言諸之際亦可悲矣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及汝也能其初謂能順于初也惟其終思其戒不順于終也祇亦敬也若順也上言天命民心詳矣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終嘆息言君惟汝知民之爲德亦罔不能順其初而當永思其終民之難保者亦可畏矣其尚祇順此誥而往敬用治哉此乃周公終勉其就職之辭召公于此義蓋不容以不留矣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乎斯誥也夫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辭也今文無古文有

○此篇先總戒之而末詳之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地名未詳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有致六遂五家爲鄰管霍皆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居冢宰百官總己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王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遂流言以撼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哉乃欲傾覆周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致辟于商者誅其身也囚于郭鄰以車七乘者制其出入而限以乘車也降于庶人三年不齒者越三年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以爲卿士者周公留佐成王食邑于圻內圻內諸侯二卿周公用仲爲卿也仲不別封而仍邦之蔡者不絕叔于蔡也呂氏曰象欲殺舜害止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三叔傾周公係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不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以正三叔之罪也後書蔡仲克庸祇德而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命爲諸侯以明周公之心也吳氏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不過位冢宰之任非若荀卿所謂攝天子之位也讀周公者當先知此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行去聲○胡仲名猷道卽就也言仲能祖德改父行能謹其道而我命汝爲侯于東土以此也汝往就所封其敬之哉蓋嘉其

勵而因勉其後之辭命乃周公之意而書詞必稱成王者臣道當然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此以下皆勉其後之能蓋掩愆過也邁迹超過任迹也蓋法彝常也言前人之罪在于不忠不孝爾欲蓋前愆惟勉于忠孝而已爾邁迹自身克勤忠孝夙夜匪懈以垂法于後則爲愼于臣之道乃可謂率祖訓而無違王命者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此以下多與伊尹申誥太甲相類誥太甲云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又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大致則一而詞微不同者蔡仲與太甲有間故敬仁德惠有微顯之殊而興亡治亂有深淺之別與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思也窮困之極也謹其初者思其終以免困也亦太甲終始愼所與及愼終于始之意也此總上文以起下文之辭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承上言勉汝功績親鄰固屏王宗協同姓康小民盡職如此庶惟終而不困也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率循也詳審也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理而視聽之則也舊章爲先王所垂之典厥度爲吾身所守之法皆中之所出也作以皆用也側偏也不率中而作其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于私其能不亂舊章乎此戒其失于已也不審視聽而惑于側言則是非邪正皆失其當其能不改厥度乎此戒其向于人也仲能率中而審視聽以行之則愼終如始而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爾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矣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荒猶廢也飭往就國而戒其毋棄命以致丁寧之意也

多方　成王卽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蓋當時扇亂不特一方故告爾四國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畧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乃及四方之士余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遠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在膏火中出卽念殷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比殷猶碔砆之于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無周公則天命亦失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敢去也此篇凡四段首段歷溯由夏迄商天命之得失以致嘆慨之意而次敘我周之受命教民者以曉其民次又稱多士之忱命受責者曉多士以曉其民末乃以忱命違命之得失申曉之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五月謂成王卽政之明年五月也宗周謂鎬京一云謂洛邑也王者定都天下宗之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也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先稱周公曰而復稱王若曰者明周公傳王命也周公命誥終于此篇卽此例推可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王命也四國謂殷與管蔡霍也多方泛言天下也尹正也侯有正民之責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以曉天下而所主爲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我大降爾命爾宜無不知也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圖謀也言爾大惟私圖天命自底滅亡而不深長敬念以保宗祀也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公矣此章首警以天命不可圖于乃一篇之綱領而下乃由夏迄商歷溯天命之得失以深警之也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格猶格非之格勸勉迪啓也言帝降譴以格夏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發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終日之間視聽動息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斯人者也乃大肆淫昏不能少自勸勉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其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可因桀而知紂也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類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懫陟利反○麗之言依猶民所依以生者也甲之言始也靈善承奉旅衆也惟進之恭猶言恭也叨貪懫忿也劓割皆害也承上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于民所依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以增亂其國此何故哉蓋始于內變亂恥醇善氣以承桀無恭德以寬民因樂以外變欽崇忿貪叨以脧民肆忿懫以害國也內外蠱惑之害

知其而罰天能瞭之乎明慎曰欽乃加于有夏之民者蓋言惡德皆自下升之意此其所以爲曰欽洵與警之也深矣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刑紂也殄滅也又承上言桀惡如此殆無以爲民主矣天惟是將求民主乃大降顯休之命于湯而討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散而無統勢不得不歸于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于湯湯不得不受其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純大也義民謂正人民謂凡民多享謂保任保享謂撫安也又承上言惟天不與桀者大矣乃惟以爾多方之正人皆不克信用以淪于亡惟其所恭敬之多士皆明慣不義大不克知撫安于民乃相與播虐至于敗亂民愁而速其亡也上言桀之崇亂以任匪其人此言天之亡桀所以任匪其人爾殷侯尹氏非常速事紂者乎亦可以惕然內省矣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也

勸勉刑法也湯謹其所依乃以勉民于善民亦法于上而用勉也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用此以勸勉其民即所謂領厥麗也明德仁之本謹罰仁之用要囚亦康誥所謂要囚也總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辟而當罪亦能用勉宥而放過亦能用勉言所以使人勉于善者無不至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辟指紂言紂嗚呼者深致其憫嘆之意也呂氏曰商先王積累如此今至爾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憫嘆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又稱王若曰者周公深感前王之終命而復稱我周之受命教民者以警勸之也庸用釋去也言天非有心于去夏有心于去殷以起下文桀紂自取亡滅之意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謂紂也屑瑣也言紂富有多方而大肆淫泆以私意圖度上帝之命飾非拒諫責煩有詞此乃自取滅亡而果非天有心以去之也

節意與多士篇桀大淫泆有辭同義皆疑本節不及桀疑有闕文按上下文兩兼言夏商而篇意以殷爲主經傳互文皆文之例多如此其有渝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喪間並去聲○集萃也享即享有之享有邦謂殷也言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敗故天降是喪亡而俾有殷代之也夏之亡非自取乎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蠲潔烝進也圖紂爲也言紂以逸居逸淫泆無度故其爲政不潔而穢不進而怠而天以是降喪亡于殷也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意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聖通明之稱須待暇遲也念慮也聽任也言聖而罔念則爲狂愚而能念則爲聖紂雖昏狂天念其祖父猶未遽絶其子孫惟五年之久須而遲之冀其克念大爲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也稱五年者蓋大國五年可爲政于天下故也或曰狂而克念果爲聖乎曰聖未易爲也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遂爲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于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深意哉天

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威謂災異也所謂禍患以開聖賢也顧謂眷命也所謂乃眷西顧也下惟猶念也堪猶可也言紂既罔可念聽天于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警動以威譴以開發其能受顧命者而天念爾多方之衆皆不堪當此也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堪之言勝也典主也式亦用也教猶命也休美也言我周王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我用休而因遜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如之何而教之耶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源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乃天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非諄諄然教之也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無一誰當其式教簡畀者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爲耶明指天之教命而警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于是矣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因歷叙往事至今故又提此二語以發端也或曰此二語當在多士篇末王曰之下又曰之上蓋錯簡于此也說見多士篇時予乃或言節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

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乂治也惠順也言爾何不忱信寬裕于爾之多方乎爾何不佐治我周王以享天命乎據爾叛亂之罪雖漸其宅畋其田可也今爾尚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以光天命乎此三條責其何不如此也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宅安也屑輕播棄也言爾今乃屢蹈不靜爾心其未知自愛邪爾乃不大安天命邪爾乃不惟不安而輕棄天命邪爾乃自為不法而欲見信于正人邪此四條責其不可如此也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戰謂兵也要囚拘也言我惟是教誥而告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再至三爾猶不用我降命而猶征于叛亂我乃大加罰殛之豈我持德不安而好為此乎乃惟爾自速其罪耳自教告而要囚而罰殛由淺至深其辭之也至矣○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又稱王曰者既勞勵之又歎其臣事既久以慰勸之也監即周禮立其監之監謂監國也胥伯正皆周禮官將之稱正為大伯次之胥又次之胥為多伯次之正又次之言胥伯小大多正互文也臬事也言商士奔走臣服我監豈一朝夕之故哉于今五年矣越惟若胥若伯若正小大之多宜相與恭職無或佚志失事矣而乃迪妄不靖乎上文戒多方而此專指多士以致戒勉者舉責以該職也按洛邑既成而成王即政而商在叛事符相因才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遷在作洛之前尤為明驗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不和爾身不和不睦爾家不和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爾邑中有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而罔不克明爾始為克勤乃事而職不負矣前戒以罔不克臬故因以勤事期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忌畏也凶德爾頑民也猶狃和敬貌介助也言頑民似可畏忌矣爾多士尚無相畏亦惟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而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服矣尚何畏之有哉按此誘掖商民之良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爾乃自時洛邑

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畀與矜憐也言爾乃自時業于洛邑矣庶幾其永力畋爾田乎果爾天亦將畀憐于爾我周亦將大助錫于爾而啓拔之王朝矣庶幾勉爾之事進而服大僚也多士篇商民皆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言故因以勸勵之○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此下又叠稱王曰者誥告將終而以忱命進命之得失申致之也忱信享敬逸遊探取也離逖猶放逐也言爾多士如不能勸信我之誥命爾惟不克敬上凡爾民亦惟曰上不必敬矣爾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如此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而我亦致天之罰俾爾離遠爾土矣此時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言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勸勉之命而已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言時惟爾初習更始也而爾猶復乖亂而不能敬于和則自

底誅戮無我尤矣開其善禁其惡周家忠厚之意于是篇尤為可見

立政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賢之道而其旨則又戒其尊擇百官有司之長卽所謂常伯常任準人者益右者外之諸侯其鄉以下多命于君內之鄉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鄉士及伯冏諫擇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無不賢矣葛氏曰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此篇凡三段首段歷論先王知恤之意以誥嗣王次又申謝其意以誥之而末則專以治獄之當恤結之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此周公贊羣臣拜稽以告王而羣臣用皆進戒于王也左右總下文而言牧民之長曰常伯任事之臣曰常任守法之司曰準人此三者皆羣臣而其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又皆近臣也故周公贊羣臣戒王而舉其臣歷戒之以見諸職之宜擇也于是又嘆息而言曰美哉此諸職其以不得其人為憂者蓋鮮哉益以示王以擇人之艱而切責之也呂氏曰綴衣周禮司服司裘之類虎賁卽虎賁旅賁之屬也古

人以克俊有德。此下四節示上文武之用賢所中之也克賢之克謂能之也今人言心相得者謂之相能是也常事稱言常任司牧猶言常牧人猶言準人省文也俊有德謂三有俊之德也惟能三宅之心乃能立三事之職而即能此三俊有德凡待用者之心也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戒備也有司之牧夫猶言司牧也不言常伯準人亦省文訓猶勅也言文王不侵庶職惟有司牧夫是勅其用命違命而已孔氏謂勞于求賢逸于任人是也然所云罔攸兼者特不兼其事耳或知之也所云罔敢知者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者然蓋歷明其信任之專與罔敢知不及庶言者號令出于君不容不知也呂氏曰不言罔知而言罔敢知者從言罔知是老莊之無為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小心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此蓋千里之謬學者宜精察之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率循敉安也義德謂義德之人有撥亂反正之才者容德謂容德之人有容民畜衆之量者丕丕基大基之大也言武王循文王安天下之功而不替其所用義德之人循文王寬天下之謀而不違其所用容德之士以是作進相繼而並受此丕丕基也當時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贊王業者文用于前武任于後故周公于君奭篇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又言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而此復言之也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相謂相助也去聲○此乃因昔王而戒今王也我者指王也立事謂任事之臣即任人也若順也猶安也末終也惟思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又嘆息言孺子今既為王矣繼自今其于立政之三事灼知其心之所安而大使之為治以相助我所受之民以和調我所立之政惟時更勿以小人間之雖一話一言我必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受民可也民而謂之受者見民乃受于天祖而非人君所可忽矣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徽美也文子文孫謂成王也成王為武王之子文王之孫其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名以文也誤失也正指當獄者而言也又嘆息言我所聞于人之美言皆告王矣自今凡庶獄庶慎其勿以己意貽誤而惟當職之人是治之可也下文言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也○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此又溯昔王以申知恤之意古不及夏周不及武紬繹也克宅之者能得其人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得其心而盡其用也憸人謂憸利小人憸者沾沾便捷之狀也言前王之于三事既克得其人又克得其心茲所以能俾乂其國也自古為國皆無有用憸利之小人者以其不訓于德是無能光顯在厥世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于明昌小人陰類用則其國于晦昧陰陽升降各從其類也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勱音邁相去聲○此又因昔王以戒今王也以用勱勉也言王繼今立政當勿任憸人當惟有常之吉士使勉力以治我國家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上言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至是獨言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其刑乃民命所係使王尤知其可畏必專所司而不以己誤之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詰治也治獄繫以治兵呂氏謂兵者刑之大是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謂陟踐禹服之舊迹遍行四方之天下以至四裔皆率服也覲猶昔對答揚猶言表章耿光猶其德大烈猶其業各于其盛者稱之以見其德業配于文武也或疑聖治多重內輕外此條恐涉後世好大之惡似非告王所宜及者今按上文歷推文王加恤之意此繼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或有不審乎然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好已不已而謹用民命者可知矣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此言周家後王而亦常之也常人即前所謂庶常吉士而作常伯常任準人之屬者也○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長上聲○因上文特言慎罰而以蘇公之敬獄終告之也太史掌書命令之官由用也蘇國名忿生為司寇是也式法也列條例也中罰猶刑罰中所謂中典也周公將呼太史而言蘇公昔為司寇能敬其所用之獄以培王國令後人于此取法而有謹焉庶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不及之患矣蘇太史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
其人立猶建也建三公以下非始此而建為周家定制則始此也
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謂之公者尊
之也陰陽以氣言道以陰陽之理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
論者講明之經者經綸之燮理者和調之此非經大經立大本知
化育者豈足以任此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
地弼予一人少去聲○孤特也亦卑之也貳副也孤非公之屬故稱孤用佐其化故解諸道天地以形言化以天地之
用言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
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于前孤繼于後
凡以輔一人于上而已三孤亦不必備不言者省文也周禮不載
公孤者官既不必備而周禮又本敘六官故也[illegible]神氏保氏之非
太師太保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宰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
不必辭矣之長內統百官外均四海
故謂之冢宰卽唐虞之百揆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
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司徒掌邦教
敷五典擾兆民司徒掌徒眾敷布擾馴也地官卿教官之長五典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

眾故謂之司徒唐虞時使契為司徒是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宗謂宗廟伯猶長也神人上下
達幽明貴賤而言也春官卿禮官之長王凡幽明貴賤之禮而
禮以祭為大祭以宗廟為親故謂之宗伯卽唐虞之秩宗也 司
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馬戎馬也師軍旅也平之言正以九伐之法而平其不平也夏官卿政官之長
王統御六軍平治邦國而軍政莫急于馬故謂之司馬唐虞時不
立司馬之官惟以刑官總之帝命皋陶曰蠻夷猾夏汝作士是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寇賊害之意詰問也刑刑之也秋官卿刑官之長王詰姦慝之無良刑強
暴之不軌皆為民除害而去贓故謂之司寇卽唐虞時之士也 司
吕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空謂空土也司其空而使之無空也時者順其時也冬官卿事官之長王度其
地以處四民之所順其時以興五土之利而曠土游民于是而無
故謂之司空唐虞未名其工後亦改為司空也周禮闕冬官漢儒
補以考工記失之矣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職卽天官掌治地官掌教
之類屬卽治官之屬教官之屬之類周禮每官約六十屬六官約
三百六十屬六卿之長各率其六官之屬以倡其九州之牧自內
達外致治明教化洽而兆民之眾莫不阜厚而化成也吕氏曰冢
宰統百官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大
者何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于八卦冢
宰之與五卿並列于六職其義一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
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朝音潮○五服謂侯甸男采
衛要一朝謂皆朝也六服不數侯服者按周禮大行人之職六服
中惟侯服歲一見其餘五服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
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未至六年而五服猶未
皆朝至六年而無不朝矣故六年五服一朝者不數侯服也舊不
審此而謂與周禮異者非矣又六年乃時巡謂十二年一
巡狩也時巡狩舜之四仲巡狩考制度循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
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各朝方岳猶舜之肆覲群后大明黜陟猶
舜之黜陟幽明蓋數簡或異或同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
矣○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
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復稱王曰者上既明建官之體統此因令凡有官君子而訓之故更端以發
之也反猶逆也懷猶服也言敬汝所守之職謹汝所發之令令欲
其行不欲其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

而民莫不敬服矣此首勉以心術之本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
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古謂前代之法制裁述謬也典常謂當代之法師則亂擾也言入
官而議事者必學于古訓乃有獲而今法為官居官之典常又當
謹師之而不可以喋喋利口擾亂之也蓋積疑不決必敗其謀苟
情自安必荒其政人而不學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臨事煩
擾矣此次勉以學問之要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
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
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人臨事而議以制
其出入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
所闕者吏猶得臨事而議也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于用
有司請立新法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此哉愚按蘇本言
熙寧之弊而蘇氏因言泥古之弊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亦所謂望人之蠹因卦以發視
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又以功業勉之也克能也果所以斷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勤廣以果克三者天
下之達道也吕氏曰功者業之本業者功之積也崇功存乎志廣
業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然有二者而當幾不能果斷

則志與勤處用而終陷彼艱矣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此又以恭儉勉之也貴不與驕期而驕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至故居位當恭居祿當儉也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作德則中外如一故心逸而日休作偽則掩著不遑故心勞而日拙矣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畏猶懼也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畏畏懼也苟不知畏懼則入于可畏可懼之中矣亦上節之意也鄙夫之患失與思危相似然思危以寵利為憂患失乃以寵利為樂則有欲與無欲殊也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推通同反○此又以尊舉勉之也賢有德者能有才者王氏曰道二義與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于義則莫不義庶官所以不爭而和也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于利則莫不利庶官所以爭而不和也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不任猶言不勝任也能其官即爾功匪其人即爾過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辟音璧斁音亦○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斁厭也篇中嘆息言上自三事之卿下至所屬之大夫其敬爾官治爾政以輔王安民而懷邦國也不及公孤者德尊位隆不待戒與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王命公監之既歿王命君陳代公此其策命之辭也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此篇凡二段首王若曰以下總訓其綱次王曰以下詳勉其目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恭即友恭之恭也事親孝事兄恭即所謂令德也惟其成教于家故能施政于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此也王畿五十里為近郊下都乃王城之東郊尹者為之監也此首稱其德以勉之也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此以下先以奉先訓者勉之也茲指周公而言也言周公昔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敎之保安之所以民懷其德也今汝之往但當謹汝所司率其常以勉明先訓則民治矣蓋周公既殁民方思慕遺德苟能發明而光大之宜其翕然聽順也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聞訓也言聞訓者其之言道訓與道為體也蓋凡物形質發有氣凡馨香衣精氣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感格不疾而速彼昭薦黍稷苾芬芬芳發足以擬之哉夫至治之馨香者德之成明德之惟馨者治之本而黍稷之馨非馨也殷民至頑當默化而潛移者非刑罰威勢迫故以用是猷訓強勉不怠者命之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由從也凡人未見聖則慕既見聖則忽若不親見周公而申戒之以此則其日新不已以致懋昭之實者當有味于斯矣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此因言民情者之也惟風惟草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出入猶言反覆師衆虞度也言上感則下應德行則草偃不忠民玩其上弗思上轄其民耳爾今圖政無以易心乘之凡有廢有興務反覆與衆商度而衆言皆合又加紬繹焉既求合乎人之同又加審于己之獨凡所謂圖難于其易而允張之道也則爾初不專于其民矣而民又豈有不風化于上者乎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言于內何于外何之德何○此又以臣君德者勉之也言切于事謂之謀言合于道謂之猷順之于外爾順而行之也曰言斯其入告而出行之意也此謀此猷為君德之當然故不可不告而行之也良以德言顯以業言臣皆如是其入告而出行則君乃德良而業顯也按此節之義本正或乃謂成王欲其臣之將順而因以善則稱君之義導之也夫苟欲其臣之將順則必私語之而不明諸之天下未有欲飾美示人而以其意宜示于衆者曾成王而為之乎且下文明云予曰宥汝惟勿宥予曰辟汝惟勿辟則其非欲臣之將順而飾非也亦明矣或又謂此歎其君行之美而非導其後之將順也夫本文自昔周公以下皆戒勉之辭而忽歎美其已往不亦懸絕而不倫乎學者以義理與辭氣推之而前後說之不可從者見矣故辨正之王曰君陳爾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從音聰○篇中三言周公之訓者懋昭者言其光明次式用者言其法守此弘者言其推廣也依任倚侵也勢如君陳何王依勢以威下依法以削民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中其節是峻刻之私意非寬和之大道也安能不以此為戒乎制者節

也從容謂而三裕度之也寬而有節則不較不緩而寬不失之縱從容以和則不急不迫而和不失之流矣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辟毗亦反○上文成王慮君陳之徇己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以君意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若順也言有不順于政不化于訓者刑之可矣然刑期無刑必刑當其罪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也此申言辟之必中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狃習也常典常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之人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申言宥之必中也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此因上論刑辟之意而推之言無忿疾于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于人之所不能也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有忍乃濟孔子小不忍則亂大謀是也然此猶堅制之耳有容乃大則洪裕寬綽恢乎有餘地故爲德之大也此申上文之無忿疾也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修謂職業良謂行義也簡其職之修者亦簡其不修者則人勸功進其行之良者以率其不良者則人勵德皆稱或者明非全不修不良也此申上文之無求備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好去聲○厚謂性體物謂習俗也民性本厚而爲習所遷以見上當與之使得性也命猶令也不從上令而從其好以見上帥以仁而民從所令反所好則不從也典謂五典之道也德謂得其道于身也有辭謂有名譽也敬典而不在德典與我猶二也德則實有諸己其感人捷于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受其美而有令名于永世矣

顧命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篇謂之顧命者鄭氏謂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也特詳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不懌猶言不豫王有疾故不悅懌也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洮音桃頮音悔相去聲○洮盥頮以水洮其手而頮面也穆王發大命必齊戒沐浴冕服以臨今病篤故但洮盥頮面而扶相者被以袞冕憑玉几以發命也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召音邵芮如銳反彤音同○太保奭以下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也師氏掌教國子守王闈虎臣即虎賁氏掌先後衛王百尹百官之長御事凡治事之人也六卿之外召師氏以下者平時命六卿使率其屬此將發顧命則同以王命召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顧命之辭也漸進也幾危也言疾大進惟危殆之幾臻至也彌甚也一云彌終也留連也嗣繼也言疾絶耳將之日至既彌終而且留恐此後不得誓言相繼此我詳審發訓以命汝也昔日奠其言日麗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重平聲肄音異○武如文爾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肄肄服習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之所依陳上之教民皆服習相繼一無所違用能自西土達于殷邦而集大命于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音同○侗愚也迓迎也承上文言後人之愚惟敬迓上天之威命嗣守先王之大訓而無敢昏逾以起下文也天威即天之大命大訓所以述天命也天威大訓豈有二哉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釗音昭○興起悟明也釗康王名稱元子正其始也承上言今天降疾危殆于登力不能興心不能悟矣此正元子于釗弱荷艱難之始庶幾明是所言用敬保元子而大濟于茲可也柔懷來也能馴擾也安靜勸獎也今遠邇小大而君德公平周溥無所偏濟此保元子弘濟時艱之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夫音扶幾平聲○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也貢進也幾者動之微而善不善所由分也非幾謂不善之幾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惟在自治于威儀而或以其身冒進于不善之幾則威儀之養于外者不躓于治矣夫威儀之則皆本于念慮之微如此此即先聖危微精一相傳之義而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是意也成王以元子命其羣臣而拳拳及此其有得于道也亦深矣此保元子弘濟時艱之本也

○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道保世之言其不死于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也宜哉

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還音旋○綴衣謂幄帳也發命必設幄帳既退乃散出于庭也翼日明日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逆迎桓毛二臣名也伋太公望之子封于齊爲王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恤憂宅居宗主也太保與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之南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之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禦衛籌權羽翼肅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專授敬也武以防閑寺執國命易主于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于康王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相去聲○伯相謂召公也時召公以西伯爲相也須取也命取材以供喪用也

狄設黼扆綴衣 扆隱豈反○狄官名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云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與設帳者黼扆屏風畫爲斧文也設黼扆及幄帳如王存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重平聲豐純音準畫音同○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也仍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此四席坐所同也牖謂南牖也篾竹枝篾席謂之篾席白黑雜繒曰黼純緣也華玉以彩色玉飾几也此平時朝諸侯見羣臣之席坐也西序謂西廂也蒲席謂之底席雜彩曰綴文貝以有文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席坐也東序謂東廂也豐席謂之豐席彩色曰畫雕刻鏤也此養國老享羣臣之席坐也西夾謂西廂夾室前也筍竹席謂之筍席玄黑雜色曰紛漆漆几也此親屬私燕之席坐也以上各所設之席也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席坐之正也其餘各隨事以設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之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鼖音焚○越之言及示上之辭玉五重即下弘璧琬琰大玉夷玉之五陳寶通謂下凡所陳之器物總下之詞也赤刀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以及文武之訓也弘大璧也琬琰圭名禮所謂琬圭以象德琰圭以除慝易行也夷玉常玉也天球玉磬名也書所謂鳴球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河易大傳所謂河出圖也胤之舞衣胤國所制舞衣也大貝形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巧工垂舜時共工諸人制造精密中法故亦爲寶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之國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之貴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陽氏曰宗器于祭陳之示能守也于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謂玉輅綴輅謂金輅先輅謂木輅次輅謂象輅革輅也面向謂面南也按周禮典輅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餘金輅以封同姓象輅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衛木輅以封蕃國皆遞次之玉輅最貴故謂之大輅而在西階面金輅次之故謂之綴輅而在東階面木輅最遠故謂之先輅而在左塾前木輅爲先輅故革輅象輅皆謂之次輅而在右塾前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大喪大賓客則出輅故陳之也凡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蓋王殯在西序故與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戺鉏里反戣音逵○雀弁綦弁皆士服也赤色爲雀文鹿子皮爲綦弁冕謂玄冕大夫服也惠三隅矛也戈戟也上刃刃外向也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鈗說文鈗從金允聲是也畢門謂路寢門天子五門王路寢門而畢故名也戺謂堂廉東西堂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東西垂謂路寢東西序之堦上側階謂北階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宿衛之司有事而司禦之任則堅明守義無貳心之臣下及綦弁士雖虎賁綴衣一二皆制既發人主接士大夫者僕有親射數刻而周廬陛楯之環以維璽固身之徒有志于復古者當深釋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麻冕三十升布爲冕也黼裳爲斧文也隮升也康王入廟故稱變以服又以受先王之命故不敢由主階而由賓階也蟻裳玄色裳也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各不言升階者從王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純今蟻裳者無事于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于班列

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而變其禮也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册太宗相禮故皆祭服從吉也介大也天子之守圭長尺有二寸上宗即太宗變文也同爵名祭時以酌酒瑁玉名朝時以冒諸侯之圭而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故自阼階升太史以册命御王故特書自賓階升也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皇大后君也謂成王也末終也稱命汝者史前予名之從卞法也言大君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之訓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成王之顧命書之册矣此則太史口陳者也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眇小末微也而如在道用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先王之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益顧命稱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故太史以是告而康王歎禦以答之也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

饗咤陟嫁反○言受同瑁不言受介圭者文也宿之言進謂進爵于神也祭謂酹酒于地咤謂奠爵于座也皆三者禮成于三也王受瑁與介圭以為主受同以祭祭而宗伯傳神命以歆饗告也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酢疾各反○受同受王所咤之同也異猶他也王獻尸太保當酢而太保不敢用王同故降盥洗更以他同酢也秉璋以酢者禮於圭瓚祼尸上宗執璋瓚亞祼酢亦亞祼之類故以同盛于璋瓚而秉以酢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故太保授宗人同而拜尸而康王以子道代尸答拜也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嚌才詣反○嚌謂酒至于齒也王為喪主不飲福太保代之受同以酢乃飲謂而舉酒至齒也宅居也祭嚌畢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尸而王復為答拜也飲福至齒者太保代王飲福以存祭主之禮而已至齒不飲乃以諸侯王之儲也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收徹也太保下堂而有司徹器用也路寢門謂之廟門者王殯在故稱廟也諸侯出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顧命為一篇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乘去聲○王出自畢門出也在應門之內者治朝所在也率西東諸侯者二伯職也周分天下諸侯自陝以東周公為伯主之自陝以西召公為伯王之故召公率西諸侯而畢公繼周公為東伯以率東諸侯也布陳也乘四匹也左右皆陳四黃朱之馬以為庭實也賓謂諸侯也稱舉也乘舉所奉之圭與幣也為王蕃衛故稱臣衛云一二者見非一也壤奠謂壤地所出之奠贄也皆再拜稽首致敬也義嗣德謂以義嗣位也不言嗣位者嗣前人之德則嗣前人之位矣義以正位于始德以守位于終此識述之大体大原而史氏能發之可謂知道者答拜者王為後之禮也吳氏曰彤公使人形公于道耳遣非稽顙而不拜畢公曰公于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禮為後者非未為後者則不拜法帶者分者稽首升堂致命孤皆拜稽顙成為後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

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相撫定位也又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也羑若師下文之賢若厥為若謂文也若順也謂順正之命也大命改革惟文武大受誕順而能恤西土之衆也陟升也成王初升遐未畢未諡故稱新陟王也畢盡協合賞罰為定總寧家之要惟賞罰威罪合于理則能定厥功而用施後人以休美也皇大也寡命謂難得之命也勉其大戒我備俾無廢棄我文武之大命也按召公始言受命爰民而康誥言治師整旅若進王以肅威武者蓋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不警揚武烈凌遲之漸見矣故周公于立政召公于康王之誥皆切言之後世隳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警上下苟安甚至于口不言兵亦異于召公之所見矣言張皇六師而先之以敬亦明非好大者比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報誥不及羣臣以外見內也康王稱名春秋嗣王在喪稱名之義也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

在我後之人孔言書明政役以平之辯歙以富之也不務咎者寬容恐當刑罰以恤之也底至者外而排行其至
也齊信賞內而兼盡其誠也文武何德綏刑內外充實而用能光輝
發越而聯明于天下蓋誠至者不可掩也而又有武勇之士忠實
之臣保治王室是以君用正其命仰承乎上天用順其道俯畀于
下而乃建屏藩以輔後人也康王言此蓋以起下文求助群臣諸
侯之意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猶子

王自稱也承上言文武綱內外之夾輔如此今一二伯父庶幾相
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乎爾雖守國在外乃心
常常在王室用奉憂其順正之命無遺我稚子恥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文相揖者揖而進復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三年
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也曰成王顧命可以喪服受
與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
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齊衰以下小喪也猶以喪服行之三
年之喪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

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
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鄭子皮如晉葬平公既葬諸侯
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
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
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
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其
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爲後世法矣若其失禮則不可
不辯也愚按蘇氏此辯觀顧命篇呂氏稱變之說爲未然朱子通
解亦從呂氏者蓋成王之命合以喪服受而稱
天稱祖則凶服有未可以臨者故所以變之也

畢命

畢請畢公康王命之保釐東郊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

有又通〇此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之文王廟命之保安釐理也洛邑遷頑民雜處俗薄風靡保釐之命即申文告別淑慝之訓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旨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稱父師者畢公代周公爲太師

也首言文王武王廣布大德用受殷命以見受命之非倖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左右並去聲〇先王謂文武成王也十二年曰紀父子相繼曰世次言周公相先王以定厥家謹毖頑民移近王室用化其教歷有年所四方安而一人寧以見化俗之不易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升降猶言隆汙也言革命之初世道方降今將升于大猷矣爲政者宜因俗以爲變革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後文言周公謹厥始君陳和厥中惟公成厥終正因俗變革之意而下文言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之屬即善善民勸之事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懋大之義小物猶言細行師言訓法言也言畢公既衆盛德細行補集四世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嘉言其休績蓋多于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將付公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而極美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此謂化民之事也以其事命之往者言非周公所爲不敢命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別音鸞癉多旱反守舒究反〇淑猶善也慝猶惡也淑慝藏于心而善惡著于事也旌旗別分彰顯癉病也權
別知之明而彰癉處之當也樹立也上立彰癉之令如風動于此
而聲聞于彼也井里也畏慕者長爲惡而慕爲善也畫
郊圻謂地域固封守謂嚴牢也蓋旌別彰癉皆表善不善而言
其中淑善而率訓典者既表其宅里因樹爲風聲其納善蓋有專
屬矣所謂旌且彰之也若慝惡而弗率者殊井疆使可易宅俾畏慕
以自新其教不善者且彌切也又豈徒別其畔而已哉王者所
有郊圻之制蓋久易湮今又申畫之皆所以守將于易玩
令又慎固之乃所以尊嚴王畿也王氏曰此道俗保
邦之大要故首訓及之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好去聲〇政事辭令也暫爲恆反常爲異用所本之謂體衆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
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之爲害也凡論治體皆然而在商俗
浮薄餘風尤爲對症之藥其命公特念于斯也宜哉蘇氏曰張釋

之源漢文帝云秦任刀筆之吏其弊徒文具而無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凡隆之所論則棄王以告畢公者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鮮上聲○陵慢也敝壞也世祿之家樂豢養其能由禮者蓋鮮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以驕蕩陵德而天道以悖逆矣此乃壞風化于後世而萬古同一流也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以古人之敝世族者發之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侈恃爾反○席藉也怙恃滅絕也言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殷士習惡光寵狃欲滅義徒以服用之美炫人而身之不美則弗計也驕淫矜侈百邪並見以惡自終雖遷洛式化用收放逸而所以防閑之者豈易易哉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資財訓教年壽也言資富而能訓教則不淫于外物之誘而可全其性命之正而訓非外立教條也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是乃人所同有古人所以訓人而爲大訓也苟不由古訓以訓之德義將于何以爲訓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不剛以保之不柔以遷之也允信也不偏于剛不偏于柔則德允修而邦賴以安率此殷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不足慮矣而康王以邦之安危惟繫于此而命畢公修德以治之其不苟于小成也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克慎克和實指之也克成指期之也后者君陳周公及畢公也道洽于政治則王道之浹洽乎政治則澤潤乎生民則惠非徒惠洽洛邑而施及四夷則王者之澤永受多福其意深以切矣民曰道者致一之謂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而皆其行其觀其公其惟用心其相濟若出于一時若成于一人也謂之協心如此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聞去聲建立聞名也訓順乂治也畢公四世元老立基固其心也立名豈其念乎而子孫順法以治惟在于此則相期以無窮之事業于是至矣豈徒苟焉而已哉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

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就盡也若順也前政謂周公與君陳也畢民曰亦克者長其難而不敢爲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爲不足爲者也不敢忽以忽心亦不敢出以難心而所以率揚先君釐先臣之法而在是矣故以此結之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太常旗名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紀其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是也蓋將勉其後人而先敘其前烈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統也亂治也以先王之遺臣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極言憂危之深以見君牙之助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翼輔也作股肱心膂言股肱心膂也纘續服事忝辱也欲其事君無忝于其祖考之事先王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則典也詩云有物有則所謂則者即君臣義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是也自司徒之教言故稱五典而勉以弘敷弘敷者大而布之也自盡民之彝言故稱民則而勉以式和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司徒以教其民也而其本則在其正心修身而已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孔子曰子帥以正是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周公曰率自中是也此告以教民之職也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祁大也寒極也暑雨祁寒小民自傷其生之多艱也厥惟艱哉者上嘆其民之艱思其艱以圖其易而民乃安矣司徒數五典擾兆民職兼教養此又告以養民之職也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丕大謨謀烈功也佑助也乃訓即指前所訓若順也先王謂成康前人謂君牙祖父也言文謨顯于前武烈承于後以是啓佑後人美善精備其命光矣此所謂前人所協贊而先王成康所恪守者也爾可不敬令所以率若對揚而纘乃舊服乎王若曰

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辟音璧○乃汝也先正亦謂其祖父也舊典舊職也乂治也言爾當由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之則治不法之則亂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可也上言奉若先王對揚文武而其追況前人者在其中此言其由先正率祖考而昭乃辟亦在其中二義互相足也蔡傳曰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曰舊典曰率祖考攸行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賢可知矣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邪

冏命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擇之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陰移默奪于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于廟朝之際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實綴衣虎賁知恤者鮮矣君德之所繫者大而其選之重可見穆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畧等其亦知本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冏俱永反○伯冏臣名也宅居也丕后猶言大君也穆王首呼其名而言我不能于德而繼居大君之位今惟恐懼危厲不遑寢處而思所以免咎也此總發詰戒之由也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從去聲辟音璧○侍謂侍左右者御謂御車乘者僕從謂太僕羣僕凡從王者祗敬若順也言文武聖至德其小大臣各抱忠良宜若無待于近侍之補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弼亦豈小補哉故動靜語默皆正而下民與萬邦咸安也此推言先王之賴近侍也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前烈良善匡輔繩直糾正也非心謂非僻之心也前烈謂文武也此切言已之賴近侍也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此以下詳言訓戒之實也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此欲其正僕從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也下節乃指言之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便平聲辟僻同○以僚用也巧

好令善也謂好其言善其色而不正者也便者順人所欲辟者避人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皆極形不正之狀吉士則所謂正人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用不正而惟正之用以明上文正僕侍之事也按上云汝作大正而此云愼簡乃僚則凡爲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自聖自以爲聖也又承上懋后德之意而言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也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亂者其有極至于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獨王獨以是藏之者益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薰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惟其言而莫之違也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亂離其間蓋自聖之症既見而百疾從之矣故昏虐侈亂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憸巧利之小人也耳目之官猶言近臣也迪猶導也比昵憸人而使之充位則羣僕侍御不正羣僕侍御不正則導以非法而后德不懋矣蓋穆王之初自量其執德未固而恐左右以異端蕩其心也故再三申戒之如此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辟音璧○貨賄也吉猶善也言任羣僕當于其吉使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爲善是爲瘝厥官也惟汝大不能敬其君則惟我亦汝罪矣又以罪申戒之也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彝常憲法也呂氏曰穆王始望其承弼而卒更以永弼命之其望于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纔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其後者果出于僕御之間邪不知冏猶在職否也穆王豫知所戒發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畏哉

呂刑呂侯爲穆王司寇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本託于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二篇之義實則相反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鞭扑之二刑耳若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二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于末年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殆亦後世之深戒而夫子錄之者蓋亦其一篇之中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亦稱甫侯作修刑辟呂後爲甫故通

冊之
典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度音鐸○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見訓刑爲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猶亂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徧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爲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蚩音癡○若古有訓猶言如是我聞也蚩尤古惡人名鴟義以鴟張害物爲義也橫取曰奪竊取曰攘矯詐虔劉也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龎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爲寇賊以賊害爲姦宄以行矯虔也言此以起下文苗民制刑之意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劓牛器反刵而志反椓竹角反黥渠京反差音雌○苗民謂其王也靈善淫過也言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以化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爲劓鼻刵耳

椓竅黥面之刑於凡麗法者必并制而刑之而不復以曲直之辭爲差別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漸音尖棼敷文反又音紛覆音福○興起胥相也泯泯昏也棼棼亂也覆反覆也方四方也言民興胥漸于苗民相漸染習爲昏亂誠信喪亡詛盟競于是虐政作威衆庶被戮四方各告無罪于天而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德其刑戮發聞莫非腥穢也呂氏曰馨香在陽也腥穢陰也故德升爲馨香而刑發爲腥穢也此以上又以起下文仁君除暴恤刑之意○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謂舜也虐皆治苗民反命伯夷禹稷皐陶皆舜事也遏絕滅也苗用刑虐以威民而天亦報以威誅遏絕之而使無繼世在下國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重平聲○重少昊之後即羲也黎高陽之後即和也絕僞脩也戒也降格如巫降之降謂左術也棐輔常典蓋掩蔽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福善禍淫民情曉然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命于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

典而人心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于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典祀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妖誕之說舉皆屏息于是羣后及在下之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以善得福惡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伸況其他乎此以上承上蠱誣虐政而言也○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者發苗之過也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恤功以愛民爲功也典禮也折即折獄之折也伯夷所降于民者禮而所折于民者即惟刑蘇氏謂失禮則入刑禮與刑乃一物是也主猶宗也表其名山川爲九州之宗主也殷猶言殷憂即恤也降典以正民行平土以定民居降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惟其心愛恤于民而然凡以明下文士師制刑之所由起也或不當伯夷

折民惟刑之義蓋謂虞書不載伯夷爲刑官疑傳說也或又言臯陶未爲士時意伯夷實兼之矣今按伯夷雖止典禮而此則明言典折民惟刑下文則言伯夷播刑之迪則折民惟刑即指禮而言初非兼爲刑官而播刑于下也學者以禮刑相爲表裏始終之義推之可見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三士謂士師也祇敬也承上三后恤民而言命臯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而教以敬德亦恤功于民之意也○吳氏曰臯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蓋吝之也其意蓋可見矣觀舜之稱臯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爲主故歷叙本末而歸于臯陶之制刑則其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矣言固有賓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穆穆和敬之容明明精白之象灼于之言顯也棐輔也總承上文言君穆穆臣明明輝光發越而肆達則四方之民自皆觀感動盪罔不勤于爲德如是而猶有不率者乃明示于五刑輕重之中用以率治于民而輔其常性焉所謂刑罰之精華而德威德明之所致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

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又承上制刑之中而言當時典獄之官不爲威屈利誘非徒盡法于權勢之家亦惟盡法于賄賂之人是當勉以出此哉盡敬忌之至大公至正其身初無毫髮不可告人而待擇者惟其天德自我盡則大命自我作而且將配享在下以膺之究極推典獄之極功而至于與天爲一者如此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四方司政漢孔氏謂指四方諸侯而言司政稍言爲政也監視也播布也迪導依也庶之言衆繇也盛威猶言肆威也奪貨也王嘆息言四方諸侯王此訟獄非爾爲天牧養斯民乎爾今將何所監視也其所監視者非是伯夷布法以迪民乎今爾將又何所懲艾也夫因監視而有懲艾有苗之虐民自絕也彼苗民不察于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時以酷濟貪亂虐無罪上帝不貸而降之罰苗民亦無所辭而遂殄滅厥世也今爾可不因監視而懲艾之乎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告同姓諸侯也格命即下文敬逆天命格之言感逆之言逆其義一也惟在奉王命以格天心而已爾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由自慰惟在勤職而刑無所失也罔或戒不勤者爾苟不勤職將至失刑而戒已無及也一日猶言暫時也刑非可常用天以整齊亂民俾我暫以用之而刑期于無刑也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也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也是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奉一人我雖以爲辟而戚之爾惟勿辟我雖以爲宥而休之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則君慶于上民賴于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度音鐸○此告

凡有民社者也刑因乎也爾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也度審也及之言逮也漢世詔獄所逮之逮也言在今爾之安民當擇其人而後用之敬其刑而後施之度其所及而後及之此即所謂祥刑也曰何曰非自爲問答以發之者極明祥刑之不可不盡心也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兩造兩爭之人皆至也周禮大司寇以兩造聽民訟是也具備者聽之之具皆備也周禮小宰聽致役以比依聽出入以要會之類是也師衆也五辭謂五刑之辭也皆至皆備而後合衆心以聽五辭此言聽之也不苟也簡核其信也服簡簡也簡核則服也正平也成也罰也過誤也五辭必核而可信乃成于五刑若辭與刑不核而爲刑之疑者則成于五罰而贖之若辭與罰又不核而爲罰之疑者則成于五過而免之此又言成之之不疾也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復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五過之疵可無罪而欲以官反內貨來之五者出入乎罪則罪即惟均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五刑五罰皆有疵也而但舉五過之疵者乃虞書所刑故無小而上文雖休勿休之意也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有赦即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即正于五過也五刑五罰本皆有服也而疑則有赦漸同于五過者乃虞書所謂宥過無大而上文雖畏勿畏之意也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雖衆獄多也惟貌有稽周禮所謂色聽也言聽獄以簡孚爲本雖簡核可信者多且惟容貌之有察而不敢苟矣死無可簡核者豈在所聽而不赦之乎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此總五刑五罰五過而發聽之義也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鍰胡關反差音雌比音避○墨刻顙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也宮男子割勢婦人幽閉也大辟斬首也六兩曰鍰百而又倍謂二百鍰也又倍而差謂五百鍰也閱視也視其情實與罪相當也

罰頓也周禮司刑職五刑之屬三千五百今輕罪比舊爲多而重
罪比舊爲減故三千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
罪也亂辭不行者承上下比而言亂辭謂辭之雜而不一者故戒
其無僭恐其差誤而乖定制也不行謂法之滯而難通者故戒其
勿用恐其專執而失時宜也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則不但三千
之罰得其實而其比附于三千以外者亦不至失其實矣此專即
五罰而申其例也○按皐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
今五刑疑赦皆罰以金是大辟宮刑剕劓墨皆不復降等直罰而赦
之失古法之正矣而蘇氏乃率謂五刑之疑古制亦各入罰不降
也何哉夫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也刑莫輕于鞭扑而猶
法猶有可議則是無法以治之其使之贖特不欲遽罹之耳
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餘詳舜典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
齊有倫有要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衆善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
刑舜之刑故無小衆眚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此諸罰輕重之權
也而諸罰之輕重亦有之蓋權者進退推移以求輕重之中故刑
罰皆有之也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也
其不輕不重者周官刑平國用中典也刑罰適輕適重以權一人
之輕重刑罰世輕世重以權一世之輕重惟齊之以不齊乃有倫
而有要矣一于齊而有倫要者法之經也齊以不齊而有倫要者
法之權而不失其經也刑罰惟權是適而其倫要所在截然而不
可紊者自在其間學者以惟字讀之可見二句相貫之義矣舊說以惟齊句說權以有倫句說絀于語意皆有未盡竝參之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
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
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
刑罰謂五罰也言罰以懲過雖未致人于死然民迫出贖亦甚病
矣況五罰以上乎故獄非口才辯給者能折之而惟溫良長厚
者乃折之而皆得其中也此總言折獄當得其人也辯給也從
之言由謂由乎心也刑書法律也參差也言辭非情實終必有差
必察于其差其非由心以爲辭者亦惟由心以察之又必本哀敬
以相將詳法律以爲處者庶幾無差矣而其刑其罰之時又必其
審克之而後可也此遂言折獄當盡其心也輸謂輸于上也言獄
成于下而可信既獄輸于上而可信矣而其上輸也必備上其情
節有一人而犯兩事者亦并兩刑而上之此又言讞獄當備其情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

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
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
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
有令政在于天下相去聲○此即上文所歷告者而總告之也官謂典獄官也伯諸侯也族姓同姓異姓也朕
敬于刑猶言哀敬折獄有德惟刑猶言惟良折獄也朕之于刑
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所以敬于刑而以德主之也今天以下多
未辭書謂單詞無證之詞兩辭有證之詞也亂治也私家者貨獄
爲家計也言天以刑相治斯民將敬爾刑以作配在下者惟明清
于單詞爲上次惟中聽獄之兩辭以治之而無私家于兩辭焉則
可矣所謂明清于單詞者詞雖無證而難治然明則無一毫之或
蔽清則無一毫之或污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此所以治
于無可治而特爲配天之極則也所謂中聽獄之兩辭者其獄兩
造具備詞有可治因折其中以治之大公至正而不偏不倚無過
不及此所以治其所當治而亦無愧于作配者也若私家于獄之
兩辭者得貨以爲私家計即下文所謂獄貨也則不但無以配于
天而其獲罪于天不勝誅矣府聚也辜功猶言罪狀庶尤猶云百
殃也在命之在猶取也言私家于兩辭者雖將獄貨以肥家實乃
積罪以取禍可畏甚矣豈天不以中道待人乎惟人自取其殃禍
之命也若天罰不極其于天下之庶民又安有善政加之乎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
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
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節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諸侯與也即所謂慶也五極謂五刑之用之極即所謂中
也屬猶因也嘉師猶言良民也終呼嗣孫言自今以往何所監觀
非古來用正直剛柔之三德以全斯民所受之中者乎尚明聽朕
言哲人用刑有無窮之譽皆因五刑之極咸得其中而有慶也今
爾來世諸侯受天子之民衆當監視于此祥刑矣故申言以結之

文侯之命

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于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
以秬鬯弓矢作册書命之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
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

率從肆先祖懷在位辟音璧○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德之所成克愼者言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德之所至也先正謂唐叔先祖通謂成王以下也厎安也言文武之德如此爾時上帝集命于文王亦惟爾祖父能昭事其君于小大之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也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閔憐也嗣造猶言嗣位愆過殄絕戎寇純大也言閔予嗣位之初爲天所大譴父死國敗絕其資惠于下民外寇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德在職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也每念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illegible]恤我身若有能致功于一人如先王之昭事先王則可永安[illegible]矣蓋深悲國之無人故始終嘆息以起下文之意也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辟音璧○顯光也顯祖前文人皆謂唐叔也肇始刑法也會之言會合諸侯也承上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法

文武之道絕而先正事君之風衰矣今汝克光汝祖始法文武用能會合諸侯使我維乃君位則不待法先下自汝始而追孝于前文人者實至矣汝多所修整扞衛我于艱難如此若汝之功我能無嘉美乎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秬音巨卣音酉彤音冬○秬黑黍也鬯[illegible]卣中尊也諸侯受命當告其始祖故賜以秬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此獎賜之也[illegible]頓康安也撫綏安輯而無致惕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恤其民也此獎賜之而以道之也○蘇氏曰予讀文侯之命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蔡傳曰按史記幽王娶于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犬戎攻王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讐討賊之衆而爲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于天已甚矣何怪乎委靡頹惰而不自振邪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于天下後世而歎之也

費誓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誓衆于費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于魯夷戎蓋乘其新造而來意其未更事也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而有序首治戎備次除道路次嚴部伍又次防備先後之序井然不紊故錄其辭于書也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于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譁諠也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爲方伯故帥諸侯之師以征之而敕其靜聽誓命也蘇氏曰徂茲猶往者也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與徐戎並起爲患故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也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敹音遼敿音料弔音的鍛都玩反○敹縫完也謂完之勿使斷毀也敿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也弔精至也鍛淬礪也甲胄以衛身弓矢戈矛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故以其善令軍士也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舍去聲牿乃結

反○淫大也牿閑牧也上牿牛馬謂所牿之牛馬下牿即以牿牛馬也擭機檻也敜塞也師既出牛馬牧大布于野當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之則有常刑此又以令軍所在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于師屯者皆在矣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男曰臣女曰妾臣妾役隸也馬牛風逸臣妾逋逃其失者不宜越壘而逐之而得者又當敬而還之我當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或掠取之或故竊人馬牛誘人臣妾者皆有常刑也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峙音痔茭音交○甲戌出征之期也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緩急也峙儲也逮猶及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此三郊謂郊以內之鄉三遂謂郊以外之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魯大國三軍則三鄉三遂也楨榦皆築之木也題曰楨在牆兩旁

曰除在牆內遂皆以障土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寇攻勢不得擾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于殺耳楨榦以其人築以無敢芻茭以飼牛馬楨榦之備餘飼者之芻茭兩言三郊三遂者楨榦各地皆供二者惟郊遂近地供之也芻茭獨言多者飼畜廣矣且兼費火也

秦誓 按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囚其三帥歸公悔不聽蹇叔之言誓告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首之爲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訖盡盤安也言人盡自若是安于徇己耳責人何難惟受責于人俾如流水其難哉穆公蓋悔不聽蹇叔之責已而深味乎古語故舉爲誓言之首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遂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來日也

周書 秦誓 卷六 美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忌疾姑且將順厭謀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爲老成以其不相就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以姑相親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庶幾猶在失而黃有後救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番音波諞蒲眠俾緬二反○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辯諞巧也皇遑通言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今庶幾有之若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今庶幾不欲也勇夫猶不欲況辯給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穆公深悔用杞子故獨深責諞言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昧昧我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个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啻但也心之所好不但如口之所言也言其不以才而以德而又能好人之才與其德也此因上文備有良士之意而釋之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大學作媢忌也達大學作通殆危也言其無才無德而又忌人之才與其德也此因上文不違行諞言之意而推之也蘇氏曰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杌五忽反隉倪結反○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于所任一人之非國之安榮繫于所任一人之是以結之也○張九成曰雅降爲風自平王始作春秋卽自此始故書亦終于平王而以魯秦續之也平王可事讎哉讎莫大乎弒君父怨莫大乎爲獄諸侯者所立使平王啻武如何食俯過如秦襄申侯犬戎庶可愁周道其中興乎是秦黍離之于平王也

書經參義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篇以朱子命蔡沈作書傳甫越歲而朱子亡其間未是正者頗多如集註行夏之時及歲十一月十二月之屬昭如日星而蔡傳於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及泰誓之十有三年春武成惟一月之屬皆力著不改時不改月之辨是顯與朱子有異因作是書正之計經文錯互篇簡者二條錯分段落者五條錯混句讀者二條錯解文義者十二條定錯復錯者一條考蔡傳自南宋以來即多異議原非一字不刊之典然兆錫所改大抵推求字句以意竄定未能確有考證也

尚書質疑三卷

〔清〕顧棟高撰

影印清道光六年眉壽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質疑二卷》提要

尚書質疑序

臣七歲受尚書當時苦其棘吻難讀二十以後頗疑蔡氏書傳未盡合經文本旨其一時令謂商周不改時改月顯與朱子不合其二禹貢水道謂三江為震澤入海之水而九江即洞庭尤於六經無依據至洪範以洛書立說更屬後儒之傳會最後讀蘇氏軾書傳斥仲康為羿所立羲和貳於羿而忠於夏允侯為挾天子以令諸

侯又顧命成王於七日之後釋斬衰而即服衮冕識召公為非禮說愈多而經愈晦癸卯蒙
恩歸田乃盡發尚書諸解讀之見顧炎武日知錄云顧命中多脫簡伯相命士須材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狄設黼扆綴衣以下記康王踰年即位受命朝羣臣之事蘇氏之疑已釋其一而以羲和為忠於夏如司馬楊堅討叛故事則夏史先無此書法夏自少康中興已先革除羿黨

名號早已大定蘇氏所云特鹵莽未深考因每
事各著論一首積多得四十餘篇名曰尚書質
疑以俟後好學深思之君子臣伏念伏羲初有
卦畫無文字六經中惟尚書文字為最古而一
厄於秦火之煨燼再厄於漢儒之傅會區區抱
殘守闕之餘而欲是正數千載前之闕漏其事
誠難然幸生經學昌明之世於諸儒得折衷其
同異而考校其得失輒自謂有一隙之明其於
聖天子崇重經學之義未必無小補云乾隆癸酉臘
月朔日臣顧棟高謹序

無錫顧震滄祭酒棟高經學湛深著述繁富第刊板
行世者春秋大事表之外不少概見予曩得其尚書
質疑抄本三卷什襲藏之有年矣茲偶檢閱愛其考
論精確洵足為後學攻經者導之津梁惜坊間未有
刻本因亟為校對付之剞劂以裨後學焉
道光六年歲次丙戌三月望日丹徒蔣廷瓚夢峨氏
書於梅花草庵

尚書質疑目録

卷上

虞書九族論
璿璣玉衡論
虞書五瑞五玉辨
舜巡狩四岳論
柴望秩山川論
尚書有苗論

堯舜禹非同姓辨
編年起於尚書論
治梁及岐論
冀無東河說
禹貢三江九江辨
涇屬渭汭論
書程泰之禹貢論後
堯時洪水論

導山導水論
禹貢弱水辨
禹貢黑水辨
禹貢黑水論
讀山海經 附
井田之制定於禹治水時論
書蘇氏允征傳後

卷中

夏商無封建論
商周改時改月論
商時河患論
書蘇氏盤庚書傳後
周誥殷盤論
帝乙論
西伯戡黎係武王論
亂臣十人論

龍漦帝后論附

卷下

泰誓多可疑論

文九年大統未集論

洪範九疇論敘

九疇論上

九疇論下

周公居東論

微子之命論

康誥論

周公未嘗居攝辨

周召二公卜洛論

書日知録顧命解後

洛誥王賓殺禋咸格論

舜陟方論補

尚書質疑目録終

尚書質疑卷上

虞書九族論

顧氏炎武曰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以為自高祖至元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之説此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昬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歷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先後之序如此故爾雅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今世亦稱母黨妻黨無稱母族妻族者

而昬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為父子孫杜元凱於左氏桓六年傳注乃謂外祖父母從母子及妻父母姑姊妹女子之子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踈而遺其親無乃顛倒之甚乎且九族之為同姓經傳之中有明證矣春秋成十五年宋共公卒公羊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自共公距戴公凡九世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王九族之屬籍以別

昭穆之序紀親疎之别則九族之稱唐世猶昭其號而孔穎達正義謂高祖元孫無相及之理不知壽有長短世有延促高祖之兄弟與元孫之兄弟固無不可以相及如宋洪邁容齋隨筆云嗣濮王士歆在慶元為高叔祖而余丁未在大同遇代府中尉俊嘶年及五十考其世次於孝宗為昆弟而上距弘治之元已一百八十年亦何必帝堯之世高祖元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後魏孝文太和中詔延四廟之子

下逮元孫之冑中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此由帝堯親九族之意而推之者也 臣棨孔傳說九族馬鄭並同至夏侯歐陽等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此係秦夷三族旁及母族妻族而連坐之因有此稱謂耳於三代盛世未有此名也夫釋經不本爾雅昏禮及戴記經傳之明訓而妄用末世慘酷不經流傳之語不用以覃恩而用以貽禍是何心哉得炎武之說可以廓然大明因節

録其語附以管見著為論如右

璿璣玉衡論

陸氏奎勳曰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其說是也晉志亦云魁四星為璿璣杓三星為玉衡蓋天文最有據者莫如斗綱所建之辰觀之可以知日月一歲之十二會若以璣為轉運衡為橫簫是馬融之曲說也卓哉陸氏之見可謂長夜一燈矣上世制度簡質紂作玉杯象箸箕子已議其侈况虞更在前千餘年安得有珠玉為璣衡之飾且唐

虞工匠亦未必有此機巧也馬融又注尚書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為熒惑第四曰煞土為填星第五曰伐水為辰星第六曰危木為歲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是直以北斗為七政謬盩特甚蔡傳如何遵用其說乎

虞書五瑞五玉辨

案瑞符信也王氏樵云禮天子執冒公侯伯執圭桓圭長九寸信圭躬圭皆長七寸而以形之直俯為辨冒即圭之冒也冒下斜刻如圭大小牉合不差以合符謂之瑞五玉案周禮小行人注諸侯享天子用璧其大各如其瑞諸侯相享之玉各降其瑞一等則瑞與玉不同物傳疏相承以五玉即五瑞誤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

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贄者至也所執以自致也臣案此禮自唐虞以迄夏商周俱不改春秋定八年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是也自秦迄兩漢至宋齊梁陳皆不改漢獻帝起居注舊典士長執雁建安八年始令執雉晉武帝時有受贄郎梁元會禮王公以下奉贄圭璧是也自後周武帝邕保定四年始令百官執笏而唐虞以來贄禮盡廢古者之笏所以記事子事父母搢笏於身以

備遺忘凡人俱得用之非人臣見天子之禮也自是以後樂其便易且朱衣象簡文采可觀自隋唐以至前明皆遵而不改褚遂良與高宗爭武后事曰還陛下笏段秀實奪象笏擊朱泚而宋孔道輔持笏擊蛇至死元輿服志笏制以牙上圓下方或以銀杏木為之象牙笏七木笏三十有八與宋明畧無異也蓋自唐虞至後周武帝幾三千年自後周至前明之末千有餘年而其制度凡再變蓋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

悉以象簡木簡代之雖古時繁重後世簡易而其為贄則一也五瑞即如今印信相似蓋本天子所錫非諸侯所以自致於天子所以贄則受之五瑞則復還之不可混為一物明矣蔡氏既仍傳疏之誤而五玉之制卒無聞考周禮六贄即舜之遺法蒼璧以帛黃琮以錦青珪以馬赤璋以皮白琥以繡玄璜以黼所謂其大各如其瑞者蓋在介圭之外介圭受於天子所以合信即舜之五瑞璧琮圭璋獻其私物所以享王即舜之五玉五玉與下三帛生死一例均是受諸侯之享者非禮畢而復還之之物也且在京師時輯瑞頒瑞諸侯既已受而還諸國矣至肆覲時而復陳之不亦數見不鮮矣乎癸酉重陽前一日

案金史輿服志大定十一年太常寺按禮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自西魏隋唐以來大圭長以尺一寸與鎮圭同蓋鎮圭以鎮天下四鎮山為飾今其圭已依古制惟無大圭今

御府有故宋白玉圭圓無上閷(同殺音蓋如等殺之殺)及終葵首自西魏以來所制玉笏皆長尺有二寸方而不折雖非先王之法蓋後世玉難得隨宜故也擬合以御府所藏行禮就用據此則金之制與宋無異

舜巡狩四岳論

往嘗疑舜以一年之内巡狩四岳往來約二萬餘里每方計時三月獨十有一月朔巡狩歲暮歸家為時不及兩月以唐堯都在平陽舜初攝位未離故都去北岳為近也其時有五禮五器及同律度量衡諸事朱子曰五器即五禮之器如吉禮之器為簠簋軍禮之器為干戈之類竊意天子警蹕所至而欲清理簠簋干戈之屬又凡丈尺斗斛權衡皆有司細事若必

一方徧及恐經年之力有所不勝其能以一年之近周行天下乎及讀周官有曰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恍然曰凡此諸事皆天子以考察諸侯而加殿最焉非必天子親臨之也古者大國方百里如今下縣與民朝夕相親則民間日用朝夕所需如丈尺斗斛權衡自必知之最悉而校之最精又況簠簋干戈正其職守所有事其能循職與曠職瞭然具見黜陟一行天下聳聽此巡狩之所以不可少也明代巡方之制所至猶以司李為耳目況天子乎又朱子曰古之天子一歲不能徧及五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大行人職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鄭氏曰殷衆也王所至之方諸侯皆來朝曰殷）竊意四岳惟泰山為天子親至舉行柴望故成周惟泰山有明堂為巡狩朝諸侯之處至戰國時猶存而西南北三方皆無之亦可見巡狩不必皆至其地也故泰山有祊為鄭湯沐之邑而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春秋猶特筆致貶

以志人臣蔑天子之戒矧晉賂秦地南及華山而恒山衡山久在晉楚境内若果有明堂在焉而為晉楚所毀列國宜何如問罪春秋宜何如大書特書而不聞有此此可見三方之不必皆至而朱子據周禮之不為無本也孔子曰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言堯時十二載一巡狩也五載之制乃舜所定成周復十二年一巡狩意舜當攝位時懼列侯有廢弛故特加意整飭遠當即位之後亦未必常行此典觀禹有

塗山之會成王有岐陽之蒐史策不數數書此可見天子頻出之為難事後之君子以意而得之可也乾隆壬申二月上浣五日書

柴望秩山川論

金氏謂柴望秩於山川禮記作柴而望祀山川蓋古者祭山貍之祭川沉之今祀於東嶽之下不能徧貍沉故柴而望祭取其氣之旁達也舊說謂燔柴祭天古者祭天必於郊有大事特告則倣郊禮而謂之類天子將出類於上帝未聞至岱宗而始祭告也餘三嶽皆如岱禮則一歲而四祭天不已瀆乎臣案金氏之言極有理且一歲之中四嶽亦不能皆至朱子謂不能徧及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竊以此為近得其實夫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往來俱不下萬里若必親至其下無論力有所不周而以五月十一月隆冬盛暑跋履炎風朔雪之地舜不惜萬乘之玉體乎

尚書有苗論

世每以大禹謨出安國古文而疑其僞臣嘗惡其妄至有苗之事不能無疑案經言苗凡七見舜典言竄三苗於三危又曰分北三苗皋陶謨言何遷乎有苗禹貢言三苗丕敘益稷言苗頑弗即功呂刑言遏絶苗民無世在下與禹徂征之事凡七元儒王耕野之言曰謂之分北則必非止于一人謂其丕敘則必非止于一君又謂之遷有苗謂之遏絶苗民則不特遷

徙其君長必幷其國人俱徙之又何來徂征逆命之事耶三苗既非在朝之臣舜必將執其君而竄之舜執其君而無所難禹以六師征之而反不服迫至來格固已革心向化矣又從而追其既往而分北之豈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之義此必漢儒之傅會不足信也又曰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豈宜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倦勤之餘而誕敷文德若果能之則亦不必授禹矣臣案耕野之言深合事理

竊意僞經多出於歆莽經文云率百官若帝之初已該括禹攝位祭告及巡狩朝諸侯之事以下即他有所紀述而遭秦火亡之因遂勦襲孟子之語竄入其内以聾瞽百世蓋莽當日結怨四夷兵端未息而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遂銳思於制禮作樂造為經語以為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嘗如此既以自愚兼以愚世夫文德豈旦夕可敷舞干羽又於文德何涉舜深仁厚德五十年不能致苗之格而七十日之内

遂感化及數千里之遠耶此其設意造僞震駭一世舞干羽與持符命威斗何異而後之儒者不察於都城垂破之下彤庭召對猶以舞干羽為言讀經適為經所愚良可悲矣况益賛之言尤多謬戾瞽瞍為舜之父而禹益皆其臣也以瞍為天子之父而斥之為有苗之不若此在後世為大逆不道豈宜竄入經典號泣之言起於戰國與焚廩浚井及封有庳一例孟子特就其言以發明天性之愛耳豈嘗實有是事耶

祇載之言必別有所見孟子之世猶存而後世之作僞者因遂綴緝其語借孟子為證千古遂無人敢道其非者臣因王耕野之言類聚經所書有苗之事謹以一言斷之曰若說竄與分北在徂征之後則苗以逆命而班師以來格而遭竄則有苗當自悔其來若說在徂征之前則三苗已丕敘于三危流竄之地即有不即功者亦使臯陶施象刑威之足矣不煩興師動衆也徂征之事斷出漢儒之傅會無疑乾隆癸酉

八月下浣二日

堯舜禹非同姓辨

史記稱堯舜禹皆黄帝後堯禹為黄帝玄孫而自舜而上九世以至黄帝舜高祖敬康於帝堯為族昆弟敬康父窮蟬窮蟬父顓頊而顓頊又有子名鯀即禹父舜與禹自帝顓頊而別顓頊父昌意昌意為黄帝第二子其長子曰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氏帝嚳高辛於顓頊為族子而為帝堯父堯與舜蓋自黄帝而別世多疑之以舜娶堯之二女於舜為曾祖

姑而舜又禪位於從高祖父於理多可疑者臣謂此漢人附會之說史公因之而雜取諸家之說以實之也史公謂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又曰書闕有間其軼時見於他說故擇取其言之尤雅者著於篇然其擇焉不精者蓋亦多矣臣考尚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舜既出黄帝後當在堯九族之內而舜大聖人不應不知而待四岳之舉又使之窮困在下躬耕歷山降在畎畝所云睦族者謂何矣堯咨四岳

方明明揚側陋側陋者微詞也則舜當日自以氓庶崛起在帝位尚書所載禹臯陶伯益之交贊及其所自敘多矣蓋言帝耕歷山祇見瞽瞍禹自敘娶於塗山啓呱呱而泣其事至委曲而未嘗一言及世次孔子贊舜禹孟子言舜禹益之禪受及當日南河陽城之避尤詳而於其先世無及焉者夫事為詩書之所不載孔孟之所未經道其事俱無足徵信學者存而不論焉可也然其說至今不廢者則自祭法所稱有

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此漢儒之陋謂歷代帝王皆出自神靈之後而以有周一代郊禘之禮強屬之虞夏牽附從前之聖人而在天子位者欲為舜禹文之而轉失之誣也夫禘郊之名自周公始即商代亦止云大享於先王不聞其名禘也詩序始以長發為商大禘之樂然禘不及羣廟之主而此詩歷言商之先后是亦止可名祫而不可名禘至舜典言柴望言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格於文祖更不聞其曰禘曰郊也蓋歷代各自為制不相襲禮豈必以禘郊之制始自虞夏而周特因之而不改乎夫商之祖契則見於玄鳥矣周之祖稷則見於思文矣而舜禹之祖黃帝顓頊於詩書無明文也夫以商周之歷有世次而以舜禹之先茫昧而不可知者一律而強附之後世緣此遂至漢祖堯而王莽曹操皆自謂舜之後其陋千古一轍則皆漢儒階之厲也夫信漢儒之說而於尚

尚書之本文反有所窒碍而不通則何如信經而撥棄衆說之為得乎知祭法之謬則可知史記之謬矣

編年起於尚書論

以年繫時以時繫月以月繫日以日繫事此編年定例也而尚書書法參差不齊至春秋而後定虞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紀月日而不繫年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紀年月日而不繫時周書惟十有三年春金縢秋大熟未穫紀年與時矣又不繫月日以至武王伐商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

于征伐商四月哉生魄王來自商至越三日庚戌大告武成庚戌為四月二十二日甲子殺紂為二月四日其年閏二月以正月癸巳初三日始發四月二十二日告成功連閏首尾凡歷五月俱紀月日不繫年成王營洛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邦伯乙未為二月二十一日甲子為三月二十一日首尾凡歷匝月俱紀月日不繫年洛誥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至戊辰王在新邑乙卯為三月十二日戊辰為十二月之晦日首尾凡十閱月俱紀月日不繫年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十六日甲子王乃憑玉几發命孔以為十六日即是甲子亦未是觀下文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病已多日至甲子乃發命耳自甲子至癸酉首尾凡十日但紀日而月則不可考尚書通部總無連年紀事者至孔子作春秋乃始列元年春王正月下系干支首尾歷二百四十二年學者

舉目易曉以後袁苟二紀及涑水紫陽俱祖春秋遂為萬世定法元儒張以寧曰金縢書時不書月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書月日不書時蓋周以子月為正於夏正有兩月之不同而夏正前代行於民間已久故於時月日之書皆不相繫以一臣民之視聽使之不惑此有周一代之書法也臣案改正即是改月改月即是改時春秋春王正月即夏之冬十一月明是改冬為春改十一月為正月而蔡傳誤以為商周

不改時月春秋程氏端學家氏鉉翁鄭氏樵俱主夏正千年謬誤賴張氏始有的解然謂尚書時月日皆不相繫以一臣民之視聽此則未然周之臣民已明知改正何煩如此自是古時簡質世愈遠則書法愈畧虞以前總不紀年堯之洪水起於何年禹之平治在何年俱不見紀載履祥金氏第約畧意之耳世傳尚書為史之太祖春秋左傳為史之太宗學者讀經須具史識方可乾隆癸酉臘月下浣四日

治梁及岐論

陸氏奎勳曰孔傳以梁為陝西韓城縣西北之梁山以岐為岐山縣東北之岐山蔡氏疑非冀州之山改指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呂梁山孝義縣西之狐岐山然二山俱非河水所經則與上句不接矣曾氏肽云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幷言於冀華氏玉淳曰冀之梁岐非河水所經固也然雍惟梁山近河而岐山則去河六百里中隔涇

漆沮諸水此與壺口何涉而曾氏欲幷為一役同時施功不更謬乎朱子曰河未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一派西滚入關陝一派東滚往河東則汾晋之間固為河水所橫溢壺口既鑿則梁岐之水有所歸梁岐治則可施功於太原矣立言之序如此禹安得舍冀而先事雍也蔡傳但不當言治之以開河道耳臣案此二說曾氏据孔傳而蔡傳特据晁以道用水經注初看似孔傳較勝故陸氏有此條然岐在岐山縣

屬鳳翔府越西安一府而後至河則不得與梁並言治明矣朱子之言特精細顛撲不破蔡氏本不熟水道既据水經注而釋梁岐為河水所經治之以開河道遂來後世之疑華氏明指其疵而從其冀州之說十分周匝無遺漏此可為定論矣乾隆丁丑三月下浣一日

冀無東河說

荊之貢道言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於雍言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曰南曰西俱指冀州而言無言東河者禹貢之冀實兼幽幷營三州東即為海島夷貢道夾右碣石入於河是也此河即同為逆河之河後世謂之渤海蓋冀州之地極廣西自山西蒲州東包今永州天津之境中間袤三四千里所以居重馭外舜即位分為幽幷營至禹復合而一之後世以冀分為山西北直二省且河自武陟東行合淮入海東河至今無之豈亦天數然耶

禹貢三江九江辨

臣幼讀禹貢蔡氏傳謂三江為震澤入海之道而九江即洞庭其指三江為入海之道者長老多不然其說而主歸有光所宗之郭璞以岷江松江浙江為三江然浙江禹從未施功且浙江松江之名不見於禹貢如何與岷江並列為三至九江即洞庭臣歷考書傳而知其謬然則宜何從曰九江即彭蠡上源劉歆謂湖漢九水入彭蠡者而彭蠡即南江與漾漢之為

北江岷江之為中江為三江其見於禹貢明文者可攷也荊揚椄壤荊之下流揚受之而江漢發源於梁合流於荊入海於揚無荊書江漢而揚闕不書之理更無揚舍楊子大江而書震澤入海數百里支流小河之理三江自三江震澤自震澤三江入而水之流者治震澤定而水之止者治既字不必與下連屬也程氏大昌云必謂既之一字為起下文則弱水未西其能越秦隴而亂涇渭乎此語尤為破的大江從中

東下漢水自大別從北入之名漢口鎮鄱陽湖從南入之名湖口縣三水合流力大勢盛故於梁荊二州單舉江名而於揚州入海則曰三江言其水之所從入有三道而特著中江北江之名於江漢則彭蠡之為南江無疑也是說本東坡蘇氏而鄭康成書注先曰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曰中江則東漢時已有此名而馬中錫謂斯言百世以俟聖人可也程大昌謂三江本不為三其實一江

而三名耳太湖一湖不曰五湖乎今直以東坡康成之說斷之而紛紛之說可以盡掃矣九江梁張僧監為潯陽記則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原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所謂湖漢九水入彭蠡者是也自漢晉隋唐諸家俱云在潯陽（林少穎曰九江世遠難強求程泰之曰且據漢世所傳謂在尋陽者為正）其以洞庭為九江者自宋初胡旦始而晁以道曾彥和皆從之朱子復申其辨而蔡氏因遵

用其說然考之實非也禹時先未有洞庭湖爾雅及周官職方皆不載即以春秋之世吳楚角逐於大別小別間其所經歷諸澤多矣亦未有洞庭之名也至屈原九歌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而洞庭之名始見然亦不過平瀾淺瀨致可愛玩非如今之稽天巨浸呑吐百川之比意雲夢涸而後水入洞庭湖胡氏渭謂九江至春秋為江南之夢者庶幾得之今且勿論借使九江果為洞庭亦當云既澤既豬如

大野滎波彭蠡及雷夏之類不當云孔殷殷是衆流奔赴之義與朝宗俱是諸侯見天子之名周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殷見曰同是九江與漢江一例荊州志其分而曰江曰漢曰九江揚州志其合而曰三江脈絡相承其實一也是故知三江之與震澤各為一事則三江非震澤入海之道可知矣知九江之與江漢一例則九江非洞庭鍾水之澤可知矣儒者不知古今之異漫以後世之水道釋禹貢又不細玩禹貢之立文舍中江北江之本文不錄而求三江於蘇松數百里之內小河舍朝宗殷見之明文不講而求九江於千數百年後之洞庭是以說愈多而叛經益遠也乾隆癸酉七月中浣八日

涇屬渭汭論

尚書凡說汭皆云水內虞書嬀汭嬀水出河東虞鄉縣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河禹貢東過洛汭洛水出京兆上洛縣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則涇屬渭汭亦當云渭水之內無疑也黃度云涇入渭水之內漆沮灃水皆指渭言文義俱協若以汭為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灃水之同果孰從而孰同耶此因周禮職方氏其川

涇汭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為川名蔡氏當為職方所誤未覩易氏解耳案下導渭章東會于灃即灃水攸同也又東會于涇即涇屬渭汭也又東過漆沮即漆沮既從也無言汭水者則此汭當作水內無疑況下文又云會于渭汭如何獨於此異釋乎

書程泰之禹貢論後

宋程氏大昌著論謂河患自三代而後惟漢唐及本朝治平之世為特甚他若三國五季以及南北朝其區域不能包擅河境設施不能相策應乃反釐釐有之書不解其故久之熟思賈讓之論謂古隄寬故游波有所縱盪漢隄狹故東迫而為決溢慨然歎曰此定理也讓之言曰齊與趙魏為境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東抵隄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漢

隄陿者去水纔數百步遠者止數里其決宜也今古隄現存河道兩旁有五十里可受漫水縱有霖漲溢冒平地度不能越五十里而破隄以出況水涸則平平則隄易以立東而急之則湍怒以與隄鬭故甚堅亦敗是以乾德興國祥符之間亦嘗講求遙隄興國詔書曰河防舊以遙隄寬其水勢後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之盛溢則罹其患遂遣趙孚等條析隄內民籍稅數議蠲賦徙民興復隄利此真千載一時而孚

等智不及遠徒曰遥隄存者百不一二役費甚大妄以他語塞詔而止夫遥隄久廢驟復動亘數十郡之遠費誠大獨不能對引利害以相除乎河不決猶歲歲有春料錢費嘗不下鉅萬萬苟決矣不論何地何時悉雜役兵夫救塞勞費殆無已時況決溢所及不止並河凡在下流城郭屋室丁口生業漂没埽地較之徙民蠲賦其害不益大乎乎不長計而曲以目前言之失此機會殊可惜也傅寅録此語以為究極古

今發明利害真有用之學然其言又曰此在平世為之實難意當高光承大亂之後土無見民縱復廣為之禁亦無妨奪於此時而訪遥隄毀近障以漸為之規模一定息水怒於不爭其功殆可纘禹不止一世而已則仍是需之數千百年之後非當今可施之著也況其言曰水潤則平平則隄易以立而明臣潘季馴之言曰隄寬則流緩流緩則沙停隄迫則流迅流迅則沙刷故有固隄束水用水攻沙之義與程氏之

言正相反今遵用之百五六十餘年矣然用水刷沙而運河之沙先積致淮水高於民屋洪澤湖所用以刷黄者黄時倒灌湖底亦日墊高增築高家堰至糜帑藏百餘萬則季馴之言又漸漸不驗語云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今黄河漸有北徙之勢王家營渡口南岸日高北岸日塌臣於辛未冬進 京親見北河連決四處利津尤甚利津海口雖非禹河而亦古漯河入海之道時方事塡塞特以河北徙則妨運故欲強

之使南臣意以為河雖北流而洪澤全淮之水自在也今不用以刷黄而特用以濟運則自可無藉於黄而河導之北徙淮與運為一而河與淮為二如此則淮揚二郡之民得免於魚鱉而

朝廷設兩總河自此專力於北歲可省費數十萬於北地訪古隄勿惜尺寸以與水爭利淮揚地沃饒居民衍稠而東北多弃地以此易彼殆不可以倍蓰計考金明昌五年河始南流合淮迄今幾六百年矣天運

亦應變轉臣謹稽諸往古驗之當今懷不能已謹書
之以備精通河事者之採擇焉乾隆癸酉七月下浣
三日

堯時洪水論

語云堯遭洪水天下分絕時蓋當堯之末年書於使
鯀治水之後即咨岳以求舜雖未能定其為何年要
當在即位六十年之後以前百姓耕田而食鑿井而
飲知是洪水未興也以堯之深仁厚澤餘六十年而
天下之水同日發難是時宇宙未盡開闢劫數當然
非由人事之過然書稱烝民乃粒謂水土既平之後
普天盡享粒食之利耳非必洪水時竟絕粒也鯀九

載無成而後舉舜舜舉禹禹又十三年而後成功前
後二十二年若使其時竟無尺寸之乾土民殆將無
孑遺且隨刊之費將何所出禹益諸人豈能枵腹而
理事乎度不過如後世歲有決溢之患但九州皆然
為患滋甚耳觀釐降二女於嬀汭嬀水出河東虞鄉
縣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河禹娶於塗山塗山在今江
南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在冀州揚州之域當洪
水未平之日而可行嫁娶之禮其必不遭昏墊可知

也竊以水莫大於四瀆四瀆莫大於河而河之所以不治者其一在龍門之未闢其一在海口之未濬朱子謂治水當從下流始此執一之説未可據假令龍門未鑿而先濬海口則上流未通水必不能建瓴而下帝都且有其魚之患故先從事於壺口鑿龍門而兖當冀下流禹逆知其將有潰決四出之患故不惜兖州數百里之地播為九河播者分裂四布乃水勢之自然非禹有意為播之也如濟之入河而溢為滎

其溢其播均非人力為之蓋濟性勁而入於河河濟併勢不能不溢河脫龍門厎柱之險而注大陸以北平曠沮洳之地勢不能不播所謂行其所無事也待其水勢已殺湍怒消平然後引而同歸於逆河則海水內吞河水外灌河與海水力兩相敵而永無事矣故禹貢雖言成賦於九州攸同之後第不過重一更定其實洪水之日天下地勢有高下水落有先後禹未嘗一毫不取諸民也自古未有二十餘年民不粒食君不賦民而能定大患成大功者獨兖州之賦則盡蠲之且賦成之後猶必俟之十有三載蓋當時明以兖為弃地故任其分裂為九禹施功全在同為逆河上瀉為九以平其悍束為一以厚其力此禹之所為以水治水也觀降丘宅土獨於兖言之當時民盡棲於邱陵故水雖暴至不為患益知播非人力所導矣乾隆癸酉重九日書

程氏大昌曰九河曰播不可以他水常理論濟

溢為滎河播為九皆單出義例他水絕無之河小而容受狹狹則衍溢衍溢則越河而旁出其上流是謂之溢溢為滎是也激則震駭震駭則裂河而枝分其下流是之謂播播為九河是也非如曰導有致力之義禹皆因其事之適然而無所創意焉關並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隈盛則放溢則九河之非禹所致力信矣或疑

九河曰既道必昔有其跡今復其故是不然九河之初播也自河口數之則為九過此以往則曼溢妄行無復津畔禹度不能回轉因從而疏瀹之使循其流不致汎濫是以謂之既道也臣案程氏之說極有見近世謂河不兩行疑禹貢之九河為非宜是有故禹不過當龍門初闢之時權以殺其怒耳濟入而任其溢河至大陸以北而任其播不與水爭所謂因勢而利導原非

為千年不易之計也厥後春秋時滎澤已枯而九河漢初滅沒不復辨是亦理勢之自然曷足怪哉

禹貢導山導水論

導岍及岐至於荊山逾於河唐孔氏謂山逾之也蘇長公謂秦蒙恬始言地脉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蔡傳小變而為四列之說山有似遠而實相連者雖江河不能絕也朱子非之曰禹主治水書導山以見施功之次第豈如今論葬法者之所言哉呂氏謂人逾非山逾此禹治水時循行之次第耳傅氏寅謂均非也乃禹貢立文如此若說人逾則當導岐荊既畢而

後始涉河以導壺口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經文次第甚明豈有先西後東者哉臣案傅寅之言是也蓋導水是決九川距四海導山是濬畎澮距川通山旁溪澗之水使悉歸於川耳自正義以及諸儒之說並同近世胡渭復祖隨山之說謂導者循行之謂非通水之謂禹於此時並未施功只是乘舟循行以相其大勢所當先逾河是禹逾之入海是禹入之言山旁之水入海者非也臣謂海口若有阻塞何須入海

眺望九州之水而必一一從原達委禹亦曠日持久自岍岐至入海數千里若可乘舟循行則龍門不必鑿砥柱不必破此皆書生事後之論非當日事實也又如導水九條先儒皆以導為治胡氏謂治水當自下流始治河先積石治江先岷山無是理因謂導亦循行禹當日治水或躬親其事或遣屬往治之及九州功畢禹舟行從原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非疏瀹決排之謂此尤有所不通今日之開引河或數十

里至百里必須親相視相其衝刷之廣狹若九水周徧天下往來動數十萬里豈能徧歷且水之治否不必乘舟循下也水由地中旁可樹藝居民樂業則治功已顯著豈必親行其地哉況濟之溢為滎江漢之匯為彭蠡河之播為九淮渭洛之為會為過明明指水說若說禹乘舟循行則此等字俱難著落蓋導字是直貫通節原不必謂導河自積石起工也冀州既載壺口是導河之始事即所謂至於龍門也壺口在河東是龍門之對岸兗州九河既導是導河之終事即所謂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也前既散見於各州此復徹始徹終言之以見九水之脈絡故為播為匯為溢為過為會大小相從川澤融會所謂九川滌源者如此九州治水是橫說以盡其細導水九條是縱說以觀其通而復總結之以九川滌源聖筆之簡而能盡神明變化豈有所謂循行者涉於孩童之見乎哉胡氏著錐指精詳確當為禹貢書中第一而於導山導水

二條俱不無遺議故據所見而明辨之如此甲戌二月上浣九日書

禹貢弱水辨

案弱水不見於水經注而宋程大昌據西域傳以為即條支之嬀水援引甚悉蔡傳非之曰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應窮荒而道其流也哉其說當矣而又引柳宗元之說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此又本山海經郭璞註近於荒唐柳公文人特借以寓言耳無論西海即條支國之所臨既云不能負芥

而顧可乘毛車皮船以渡乎九峯詘彼而取此甚無謂也案近志弱水出山丹衛西南窮石山西北逕甘州衛北又西逕合黎山與張掖河合此水春夏之間褰裳可涉其漲亦可浮舟但土人不知造舟耳後人遂謂不勝毛芥皮船可渡不亦虛妄之甚乎傅氏寅曰弱水由來甚遠雖禹亦不能沿流以窮其源其用功止自合黎而上（杜氏謂合黎在甘州張掖縣界）其合黎而下得其餘波入于流沙亦不復究其何如（流沙即瀚海其水滲入沙中）禹在當時足跡之所親目力之所及猶僅僅如此而學者生於數千載之後居數萬里之外乃欲執諸家異同之論以遐想而臆度之蓋亦難矣胡氏渭以為弱水逕高臺鎮夷二所亦謂之黑河近世高邑李濚禹門云余於順治戊子之冬曾渡此河上流甚淺可及馬腹下流非浮舟不能渡其水迅疾與沙石偕行遠望之黝然而黑掬之實白水也但與黑沙滚行望之若黑水耳此水小大分為七十二渠溉田數萬頃居

民不鑿井皆飲此水南為天山西北為合黎山胡氏謂黑河之狀禹門以目驗得之然黑河即張掖河自南山流至甘州衛與弱水合則鎮夷之黑水亦弱水矣禹門以此為界雍州之黑水非也臣崧案弱水自漢唐以來指稱無慮數十家惟宋程氏大昌證據確鑿而蔡傳非之蔡氏又引柳宗元之言今案李濚之目驗又不值一笑胡氏著禹貢錐指深取傅同叔之論謂賈耽以張掖河當弱水是也然張掖郡至漢太初

元年始開郡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蓋本匈奴昆邪王地春秋時尚未入版圖禹貢之弱水列於涇渭漆沮之上明係中國内地導河亦自積石始豈弱水獨出荒徼以外乎臣愚亦未敢深信也善乎胡氏之畧例曰黑水杳無踪跡弱水自合黎以北流沙以西亦難窮究紛紛推測終無確據不如闕疑之為得知言哉甲戌正月下浣七日書

禹貢黑水辨

黑水界雍梁二州而導水又云入於南海說經者必欲合而為一往往有所不通雍州之黑水在黃河之北梁州之黑水在黃河之南勢不能越河以入南海不得已又為之說曰河自積石以北多伏流故黑水得越河而南然崑崙為地軸山根自塞外連延起伏至長安為南山黑水縱能越大河之伏流其能越南山以入南海乎宋程氏大昌又小變樊綽（唐懿宗咸通中安南都護蔡襲從事著有蠻書十卷）之說以漢志葉榆澤為黑水謂黑為榆葉積潰所成又求唐史東女弱水為黑水之上源遂以葉榆一水為界雍梁二州可謂善辨而傳寅非之曰東女弱水從未有黑水之稱稱黑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據乎又孔穎達云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見水程乃疑世久祠或移之他地遙設而望祀三危無可證以三苗遺種在宕昌疑其當在東女弱水旁此皆臆說不足信胡氏朏明謂即以葉榆為黑水亦在

梁域與雍無與葉榆本蠻語與中國文義不同安知為榆樹之葉澤以榆葉所積得名酈注無此言此亦出樊綽其源或由榆葉而黑流去數千里其色尚不變有是理乎其時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多引外國幽奥地理阜陵孝宗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缺疑可也何必強為之說地理既非經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語既而補外所謂幽奥地理者蓋即條支嬀水東女弱水之類則程說之支離傅會

在宋時已有明案蔡氏顧引之以釋經過矣然則經所云黑水者究何如胡氏謂梁之黑水別是一川非界雍之西者雍之黑水杜佑謂今已堙涸自三危以南則水行徼外不可得詳亦莫知其從何處入南海也地理今釋云出張掖雞山今甘州至於燉煌今廢沙州此雍州之黑水也出犍為郡南廣今南溪縣北至僰道入江今敘州府亦曰瀘水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此梁州之黑水也宋程大昌李元陽吳任臣並以瀾滄江為黑水至交阯入南海此導川之黑水也而彙纂又云真黑水之源去瀾滄江之西三百餘里由緬甸亦云驃國入南海即佛書所謂阿耨達山即大崑崙山東是也禹迹之所不至蓋在中國之西南未嘗流入內地故從古無人知其源委臣愚以為區禹貢之黑水為三自無難通之理但侵入吐蕃及交趾地界疆域亦嫌太遠緬甸更屬蠻夷禹施功安得到此大抵窮經到此等處只可闕疑必欲如蔡傳以一水從雍之西北直貫梁之

西南則必繞出崑崙以外東境至大河華陽而西境且延袤數萬里此必無之事不如從杜佑謂今已堙涸可也甲戌二月朔日書

禹貢黑水論

陸氏奎勲曰屈原天問黑水玄趾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川已屬渺茫況後此者乎錐指曰諸家遵孔傳謂黑水自雍梁入南海以三者混而為一故其説穿鑿難通不知三者正不必強合水經注謂黑水出張掖雞山（今甘州）至於燉煌（今廢沙州）此雍州之黑水也薛季宣曰黑水亦曰瀘水即金沙江諸葛表所謂五月渡瀘者此梁之黑水也程大昌謂黑水即滇

之瀾滄江李元陽黑水辨吳任臣山海經注俱同此導川之黑水也蓋雍州之黑水其源在黄河之北導川及梁州之黑水其源在黄河之南截然不相紊第以張掖燉煌尚在内地可以尋源而求而推其委不得遂托為越河伏流之説夫崑崙為地軸山根連延起頓包河南接秦隴直達長安為南山黑水自燉煌而南縱可越大河之伏流其不能越以南之南山明矣陸氏奎勲又云黑水三危實有其地三危猶中國之三省打箭爐之西南達喇嘛所屬為危地拉里城之東南為喀木地班禪胡土克圖所屬為藏地合三地為三危此則未然舜竄三苗於三危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叙三危當指一地而言三苗人數無多舜豈能分竄其地而禹當治水時豈能遍歷塞外而知其俱丕叙耶竊以世隔虞夏四千餘年又遠在絶域屈原所不能知固不必多為之説也

臣謹案黑水斷宜分為三華氏玉淳疑禹貢無此

蒙混之書法謂禹貢以高山大川表州境他州俱相承立文獨雍梁二州之黑水乃絶不相蒙又與導川之黑水判然為三經文語意似不如此疑當時黑水必自雍州三危之北繞出崑崙之西而達於梁州徼外之南海不知水性就下千百年不易也地勢北高而南下亦千百年不易也自雍達於南海南北斗削水當不日乾涸其能復為大川表雍梁二州之境乎一也禹貢各州疆域俱在内地

獨雍梁二州繞出崑崙之西經塞外數千里州境決不如此之遠二也竊以為禹貢三危既宅見於雍州距屈原僅千有餘年已言黑水玄趾三危安在況今日說經而可執臆見以求之乎此等宜闕疑可也

讀山海經附

山海經一十八卷漢奉車都尉劉秀所校定於哀帝建平元年四月奏上晉郭璞為之傳其言夸父逐日精衛填海騶吾日行千里世儒多稱述之後魏酈道元著水經注復首為援引由是言地理者莫不以山海經為鼻祖然考其言特謬盭秀奏言經為禹益之所作禹別九州而益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然禹曰天下名山其小者不足紀大者凡五千三百七十而禹貢所載幾遺其半貫胸交頸奇肱三面之民一角一目之獸青足六首之鳥其言詭怪難可據信又云零陵九疑為舜與商均葬處沅水出象郡浙江在閩西北廬江在彭澤西皆秦漢時郡縣地名成湯伐夏桀於章山文王之墓九辯九歌乃屈原所作假令禹益秉筆安得知此此蓋王莽以詐得國專事詭怪以矯誣上天瞽惑百姓而其臣劉歆承其意造作偽經既作明堂位謂周公

負扆為天子朝諸侯為王莽護符復推其類謂大禹著山海經禹亦受禪為天子者也其言崑崙之墟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面有九井以玉為檻有弱水淵環之不勝鴻毛專務驚世駭俗不可詰辨又言黃帝使應龍攻蚩尤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其後昆陽之戰驅虎豹犀象以助威彷彿皇祖考黃帝阪泉之師皆山海經詭怪之故智也又言流沙之西有人

珥兩青蛇乘兩龍名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開即啟避漢宣帝諱此乃劉歆贗作之明驗禹治水時啟方呱呱而泣豈預知後日之為天子而又為之避漢世之諱哉以及稷之孫叔均始教民作牛耕稷與禹益同時其孫當不逮事其一無足據如此而蔡氏顧引以釋禹貢一於雷夏既澤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一於弱水既西云西海之山有水焉不能負芥故名曰弱蔡引柳宗元語而不知其亦出於山海經郭璞傳也柳第為寓言以醒世而蔡引以釋經則過矣杜少陵云讀書破萬卷山海經之詭怪跨世七代歷載三千無人識破而又得鄭善長郭景純輩博雅之士為之稱述援引其封益固臣條舉其謬蠡顯然者數十條定為劉歆偽作好古之君子其必有以知之也郭序云東方生曉畢方之鳥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皆本山海經以對案東方生即朔曾識刼灰類多難信而子政即歆之父

向考向傳無之要亦歆所偽造耳歆字子駿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故奏稱光祿大夫臣秀歆改名欲應圖讖終身諂事莽而卒為莽所誅則其書豈足重哉

井田之制定於禹治水時論

虞書濬畎澮距川正義云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從小注大惟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禹治水當堯時則井田之形體唐虞前已有之世言

黃帝畫野分州經土設井蓋其所從來遠矣然當鴻荒初闢其於八家為井中公外私之制未必遽能詳備又經洪水氾濫中原為澤國阡陌縱橫不復可辨禹濬畎澮距川之後水土既平乃始則三壤定九賦辨其墳壚壤埴之性別其黃白赤黑之色粟米秷秸因地而斂之正疆界備旱潦此時最為兢兢故孔子言禹盡力乎溝洫孟子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殊其名不殊其實夏之五十即周之百畝也畝起於步步起於尺周尺當漢五寸五分弱漢行夏時用夏制故其名數差異不然則畝遂溝洫澮之水道豈能於開創之初遂一塡塞之而開廣之也哉故井田之制肇於黃帝成於大禹而壞於商鞅孟子當戰國時井田已漸漸廢壞然其大體具存故孟子為滕文公力言之至今日而斷不可問矣古者天下之田皆在官今天下之田皆在民勢難奪富民之所有以予貧民不特此也盡天下之地而

欲自廣尺深尺之畎以至廣二尋深二仞之澮中閒又為道路涂畛勢必破壞膏腴之產且須曠日持久役人費財而後可使天下盡為井田盡為溝洫蘇氏洵所謂井田治而民之死其骨已朽者也柳宗元謂封建非聖人意起於生人之初臣意井田亦然聖人特因而品節利導之逮後世生齒日繁而爭奪日廣於是開阡陌以任民耕設郡縣以禁人暴亦勢之不得不然雖聖人復起不能反古以為治必謂復封建

與井田者皆迂儒不通理道之論未可與窮經未可與論世也乾隆癸酉臘月中浣三日

書蘇氏允征傳後

蘇長公以羲和為貳於羿忠於夏故羿假仲康命命允侯往征之蔡氏駁之曰若如此則亂賊所為聖人亦録之以詔後世臣謂此事間不容髮羲和一以為叛黨一以為忠臣允侯一以為逆賊之爪牙一以為中興之良佐逆順不分則忠奸不辨竊謂如蘇氏之說非特孔子删書所斷不録也即當日夏史先無此書法即以後世徵之王凌諸葛誕之叛晉尉遲迥之

叛隋此是司馬楊氏之子孫世有天下故凡忠於魏周抗節旅拒者史臣不得不曲筆名之曰叛近如勝朝之永樂其子孫主明祀二百年亦不得正名之為篡也若夏之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則羿浞皆國之大賊方將誅其身瀦其宮室之不暇又可承其意假朝命命允侯如鄧艾韋孝寬之屬乎蓋即以成敗論未聞安帝已反正而猶帝桓玄康王已即位於應天而猶帝張邦昌者長公經學本膚淺而又輕發議

論不深考本末以羲和為忠於夏是認賊作子也其謂書中為孔子所不取而猶存者凡二康王之釋斬衰而服袞冕與允侯之挾天子而令諸侯均屬前儒所未發康王之誥顧氏炎武謂狄設黼扆綴衣之上書缺有間此踰年即位朝諸侯之事可以釋然無疑而此則無煩深辨斷無夷羿之臣為夏史而執筆縱或有之少康之世先當芟除改正不至流傳千五百年後復煩大聖人之刪削也此係名義所關不可以不辨

林氏之奇曰如蘇氏之說則允征之篇乃與王莽之大誥等類聖人何為存之蓋羲和之酒荒厥邑必是聚羣不逞之人崇飲以謀作亂其罪不止廢時亂日而已臣謂此說非也太康之距於河必是天象有實動如夏侯勝之諫昌邑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陰謀害上者陛下去此將何之如此則羿之奸謀無自發而羲和黨羿匿不以告故曰罔聞知昏迷于天象其罪非止小小而已而當時所以不遂誅破正名其罪者若如此則首當誅羿而羿雄據河北兵勢尚強未可猝動故先翦其羽翼使之陰懾而不敢動此用兵之次第也二孔謂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為羿所立故蘇氏於仲康有德羿援立之疑於允侯有挾主專命之謗攷之事不然夏本都安邑在河北自太康之距於河遂自立於河南即今開封太康縣也凡十一年而崩

仲康嗣立又十四年而崩子相遷於河北帝邱為今直隸大名府之開州又二十八年為寒浞所弒自此而夏遂亡矣又四十年而少康中興計太康失國至相三世共五十三年止失故都冀州而天下猶宗夏也故五子之歌言滅亡但主冀方而言如此則羿未嘗立仲康仲康亦終身未嘗返故國君臣各不相涉但允侯掌六師民心已恬然大定雖羿跋扈一方天下固安然無恙也惜其踐阼日

淺未能蓄全力以復太康之仇討羿不臣之罪而嗣子孱弱卒為寒浞所殺此則天也要之蘇氏之疑可釋然解矣蘇氏之意以仲康為羿所立如魯定公之於季孫耳致以羲和與允侯逆順倒置事必考其實而後疑不考而自解如林氏之與蔡傳但以孔子不當存之為言猶未能盡塞後儒之喙也聊復附識於此

尚書質疑卷中

夏商無封建論

春秋僖二十四年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杜氏解曰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致滅亡故廣封其兄弟何以徵之禹後纔及二世而太康失國厥弟五人徯於洛汭流離無依藉使並建茅土為國屏翰羿安敢篡夏即不然而仲康嗣位移檄天下討羿不臣之罪四面諸侯環視而

起翦羿直如孤雛腐鼠耳何至允掌六師而僅僅聲羲和之罪於羿不敢片辭申問且終身未嘗返故都延及帝相卒為寒浞所滅哉蓋自太康失國至少康中興夏之不祀垂及百年此孤立之效也至於商世僅有仲虺封於薛至周猶存如伊陟巫咸甘盤傅說不聞有封土而微箕二國僅同王朝之采邑故雖以賢聖之君六七作紂以失道一世而亡此何以然哉自唐虞之世執玉帛者萬國堯禪舜舜禪禹至禹而

新創傳子之局至湯而新創放伐之局宇內方駭然其不寧難更分封其子弟亦其勢然也至周世變已更家天下已歷兩世垂千有餘年遂大裂茅土封周公於魯太公於齊召公於燕根本深固難卒動搖故雖以穆王之耄荒厲幽之無道而綿延八百餘年此周公上追唐虞之局而非夏殷孤立所可比也曰然則夏殷之世遂無諸侯乎曰夏商諸侯皆唐虞所建非夏商析土而封之也故唐以天子之後而封於唐

至周而徙封於汝蔡之間春秋時有惠侯成公其後也虞以天子之後而封於虞即妻少康以二姚者而少康封少子於越以奉禹祀至春秋之末卒霸諸侯此蓋懲太康之孤立以致斃故僅僅一見他如斟灌斟尋有仍有鬲遠莫可考而韋顧昆吾崇侯奄君僅供新朝之翦除耳與周之楨幹異也世但知三代同封建而不知禹貢之錫土姓在唐虞之世而時庸展親惟成周有之而於夏商無聞稽之經典考之世變而後知富辰之言灼然有據者此惟好學深思者知之難與俗儒道也

商周改時改月論

商建丑周建子王者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所以新天下之耳目凡王朝之發號施令與史臣之編年紀事必稟於是而莫有易焉者也改正則必改月改其月為正月是為改正商伊訓十有二月乙丑太甲十有二月朔此十二月為建子之月夏之十一月而云十二月者明是改月也改月則必改時周泰誓惟十有三年春此春亦為建子之月夏之冬十一月而云春也明是改時也蔡傳顧曰冬不可以為春獨不觀後漢書陳寵之言乎寵曰天開於子天以為正周以為春令之十一月也地闢於丑地以為正殷以為春令之十二月也人生於寅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令正月也是子丑寅三陽之月皆可以為正即皆可以言春也春秋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冬至在春正月春無冰而以為災豈非改時之明證乎蔡傳顧曰祠告重事故以正朔行之獨不聞湯崩踰月莫殯而告此元祀即在湯崩之歲乎踰年即位此是周制不可以律夏商蘇氏謂崩年改元係亂世之事是執周禮以律商代蔡傳遂謂元祀逾年改元十二月是商正建丑為不改月之證是輾轉成誤也至於奉王歸亳則朝而悔過夕而復辟尤不須於正月況歲首但書十二月是一年之內首尾皆冬經歷五時幾於無正尤不可以令天下春秋僖十五年秦晉戰於韓傳本九月壬戌而經書十有一月此非改月之明證乎總之時月之說其雜見於詩書周易春秋周禮戴記論語孟子者所言雖參錯不齊而一以改時改月為斷惟毛詩及論語之言莫春則出於民俗之話言間有從夏正者而春秋尤與尚書相表裏蓋一為王者之發號施令一為史臣之編年紀事必稟一王之正朔無有異議蔡氏主不改時月之說於伊訓泰誓旁引臣工之詩及史記而於春秋噤不敢置喙蓋明知其齟齬難通因遂庋置不復道豈得謂通

經者哉其謂夏商周皆以寅月起數先儒皆知其謬
而王氏樵獨取之又謂春秋實改月豈商與周有異
乎說涉騎牆不可從

商時河患論

世傳禹平水土後經千七百年至周定王五年已未
而河徙砱礫為河患之始以臣考之良不然其在書
盤庚可見曰先王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
於今五邦史記曰河亶甲時囂有河決之患遂自囂
遷於相祖乙時相復圮復遷於耿至盤庚耿復大壞
盤庚遷於殷民咨胥怨書序謂仲丁河亶甲祖乙遷
都俱有誥惜乎其書不傳無可考其在盤庚有曰殷

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則自盤庚以
前其受河患也亟矣盤庚之時一曰蕩析離居再曰
永敬大恤其河患尤彰明較著當時無能治河特不
與水爭地惟遷都以避之故河雖屢圮而仍由碣石
入海之故道至周定王五年河與漯合而始自利津
入海矣考祖乙至盤庚已歷七世民之室廬墳墓與
宮闕官府一旦棄之大河以北較之宋太平興國中
僅遷遥隄內之人民其難易當不啻百倍而商世五

遷不聞大勞費至後世而遂若希濶必不可行之事者此古今異宜商世尚質去茅茨土階之風未遠營建省而勞費寡也又其時水患悉在河北囂音敖即敖倉相今彰德内黃縣耿城在今山西吉州南隋置耿州於此地遷至大河以南便無患亳殷今河南府偃師縣蓋是時河北流入海地勢南高北下故於河北時有縱溢惟不與之爭任其自然不失其天地之性故歷千七百年禹道無改至河徙以後王賁用以灌大梁壅淤拂戾以天地之血脈用為戰爭之具至漢武興卒塞河為瓠子之歌雖倖一時之安而卒釀無窮之害譬猶閉虎於垣墉之内令尋門徑以行欲其不東奔西突寧有是理哉

書蘇氏盤庚書傳後

蘇長公盤庚論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於耿盤庚不得不遷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眾言以口舌代鈇鉞忠厚之至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為藉口予不可以不論嗚呼此蓋為介甫新法違眾論而強愎很戾者發也介甫自負經學青苗取息則托於周禮違眾自用則托於尚書盤庚臣謂古今異宜而人情不甚相遠惟視其心之公與不公民之便與不便而已矣袪一時之浮言以就百世之樂利者盤庚也違天下之公論而成一己之私心者介甫也其根本先異而其所以行者盤庚於未遷則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逮其既遷則曰罔罪爾眾爾無共怒諄諄如父母之諭赤子絕不敢有一毫自恃高位威斷獨行之心且自古未有徇眾而可以斷大事亦未嘗有違眾而可以成大功者盤庚當日之不樂遷特一二世家大

族戀土物之豐饒而不顧利害者耳其餘民情未有不樂趨利而避害者而不免為浮言恐動盤庚特開其一時之愚迷而導以生生之至計正所謂丕從厥志者故其反覆告誡惟曰天曰高后曰萬民與介甫所謂天實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事事正相反彼其畜志惟在多斂財賦為興兵搆怨之計此蓋孟子所謂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者而豈可以此藉口哉

周誥殷盤論

昌黎云周誥殷盤佶屈聱牙而上追典謨則遠在唐虞之世而反文從字順何也論者謂伏生所授多艱澀蓋因年老令女子口傳而譌錯穎川人多不解其語處有偽誤孔安國壁藏書或出後儒刪潤遂至疑古文為偽因以艱深者為上古之書而文義易曉者為贋鼎是不深考之過也典謨何嘗無今文而周誥殷盤何嘗非古文豈可以此定真偽哉且所謂文從

字順者亦不止典謨也商書自盤庚三篇而外以及虞夏二書皆喬皇嚴重雖無注釋亦易曉周書自大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而外無有甚難解此其故臣得而微窺之典謨以及諸篇皆史臣秉筆如後世詞臣內外制皆遴選文人學士所謂文章爾雅訓詞深厚者況乎三代以上史臣皆聖賢之徒故自虞書之典謨夏書之禹貢商書之湯誓仲虺之誥伊訓周書之無逸立政諸篇皆詞簡義嚴一唱

三嘆至今讀之如天造地設不可增損一字雖百世可通行至盤庚則第爲訓誡殷民之詞大誥第爲訓誡邦君御事之詞多士多方訓誥洛邑頑民之詞俱當日口相授受詞諄義複多雜土音史臣類而敘之不敢增飾如後世語録故易世後便難解蓋古人之尚質如此康誥三篇乃武王告康叔召誥乃召公告周公洛誥乃周公告成王俱係一家父子兄弟不用文語史臣亦不敢增飾一字故讀周誥盤庚知三代

之氣象猶在人間此外難解者惟君奭一篇係周公之留召公商書惟微子一篇乃微箕之相與語俱系家人言其曰乃罔畏畏曰偶王在亶在當時朝歌豐鎬之俗口語以爲固然要之出於聖賢之口吻讀之自覺情深語重百世而下咀嚼猶有餘味穆王諸命非不修飾俱覺意味淺薄至平王則更不足言矣六經惟伏羲始畫八卦至文王周公而後有詞惟尚書自堯舜以迄文武周公十數聖人讀者俱獲親其謦欬觀其政治而世道之升降亦因以見焉此希世之珍而沾沾以古今文分真僞豈善讀書者哉

帝乙論

孟子稱殷賢聖之君六七作不數帝乙而見於書者凡三焉武王之誥康叔曰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周公之誥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其誥多方曰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帝乙即紂之父觀武周所言則帝乙亦能致力於民致敬於神况其上距高宗世未遠胡以紂一世而即亡曰廢興皆天命非人所制物莫能兩大天既眷佑有周

則殷不復能主神器故知天之生殷紂為武王也周家積德累仁日新月盛既鍾王氣於彼必鍾戾氣於此古稱桀紂為湯武敺民紂特其尤甚者耳臣觀廢興之際人事皆由天命殷人兄終弟及而箕子比干皆帝乙弟微子又為殷王之元子藉令帝乙傳位於箕子箕子傳位於比干比干傳位於微子三仁更迭為君則雖有文武周公僅為有殷之屏翰及陪臣殷周之際可上媲唐虞之盛而天固不能也鍾惡德於紂而偏使之陟帝位以速其亡三仁俱不得位此豈非天哉歷觀後世有秦二世而後有沛公有隋煬帝而後有唐高祖其著代之理甚明至若宋之劉彧齊之蕭鸞其昏庸十倍於紂而竟克享令終國祚無隕此蓋率土無復有堪承眷顧之人故天且遲回使得少延旦夕廢興存亡之理寧可以一概論而商家世有令德紂一世而即翦其祚厥後微子封宋天生尼父為萬世素王殆天所以報其奕世靈長之德耶

商周之際聖賢並起太王遷豳在高宗父小乙之世厥後有武丁有祖甲有祖乙周有十亂而殷亦有三仁與夷齊可謂千載一時也以視夏后之世自桀溯少康只一代稱中興其臣亦止有關龍逢爾後世以力取天下而孫曹劉並世而生則有三國高宇文並世而生則有東西魏德鈞則為禹益皐陶之讓力鈞則為三國東西魏之並爭生民塗炭古來之世變如此所以治時少而亂時多也

西伯戡黎係武王論

寀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為周本紀於文王伐耆下載祖伊告王之語者黎音相近故孔安國及後來諸儒皆以為文王蔡氏因之列武王於圈外考其實不然若果文王伐黎皇矣之詩不應止稱伐密伐崇而於此全不及一也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為西伯密與崇皆西方諸侯有罪文王得而討之若黎在上黨之黎城縣去紂之朝歌不過三百餘里文豈宜遠稱兵天子之畿內二也故呂伯恭陳少南薛季龍皆以為武王吳才老亦謂此伐紂時事得之矣顧氏炎武曰自古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得燕齊符氏及宇文俱先取晉陽而後滅慕容及高氏之國故西伯戡黎而殷人震恐觀祖伊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情迫而詞切岌岌乎若不終日之勢於文王伐崇時不聞有此亦以崇遠而黎較近患在切膚故不得不為痛哭號

呼之詞意惟武王觀兵時有此其去滅商直旦夕間事豈文王至德而遽出此朱子曰戡黎逼近紂都看來文王當日只是不伐紂耳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語遂委曲迴護此亦朱子過信安國之傳畢竟是硬說若文王時已伐黎何為武王伐紂遲之十有三年之久乎泰誓曰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紂罔有悛心乃夷居此即荅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語也統觀商周之書可以得當日之故矣

亂臣十人論

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論語言有婦人焉馬融以為文母朱氏鶴齡謂武王當克商年已八十七文母不應尚在雖劉侍讀子無臣母之說亦可知婦人決非文母矣但以邑姜當之亦未是舊說邑姜為太公望女太公歸周在文王為西伯之後武王壽幾七十古者諸侯不再娶安得於是時更納公女為元妃哉或曰論語婦人蓋殷字之訛膠鬲殷人也文王舉之於

魚鹽之中武王伐紂時鬲正在行間以其本非周才故曰九人而已不然婦人不與外政況當麾旄仗鉞之日而乃盛稱宮壼之得人以告其衆哉殷轉為婦疑古人科斗書偏旁有微近者而漢儒不察耳顧氏炎武亦云武王數紂之罪曰惟婦言是用乃已之誓師而及于婦人豈不為周室之羞臣按此二條俱發千古未發之疑雖膠鬲未可質言而婦人決當訛錯後世帝王更千百年無有以妃后與功臣之列者是預開婦人干政之漸何以為萬世不易之經乎非特武王無此事即孔子亦決不當有此言

臣謹案趙岐孟子注膠鬲避紂之亂為商文王舉於魚鹽販鬻之中審是膠鬲為文王之臣矣武王之十亂安得而不及之顧武王有十亂以伐商文王有十亂以服事殷所以為至德則婦人改為殷人實與下文殷字相照應兩節文氣極連貫千年謬誤得此始有定解馬融以婦人為文母劉侍讀

以為邑姜皆無當唐太宗之妹號孃子軍及論功行賞須及柴紹不聞以公主與於功臣之列也臣謹條列婦人之不可者有三焉邑姜在周為開國之母孔子為周臣不宜斥之為婦人一也夫婦同心本非難事武王不宜誇之二也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武王不宜於誓師之日而盛稱內助三也宜改作殷人無疑

龍漦帝后論附

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甚言女色之可以亡人國也而史遷記其事特怪誕其引周太史伯陽之言曰昔夏后氏之衰有二神龍止於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自夏及殷周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為元黿而入王

後宮後宮童妾既齔而遭之及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是為褒姒異哉鄙怪之詞君子所不道而世儒顧艷稱之竊以歷二代皆莫敢發者必夏商周俱不遷都寘於屏處獨官宮妾知之耳考夏都安邑商興而遷於亳周興而遷於鎬地之相去數千里時歷千五百年又經湯武大聖君伊周為之佐當遷都定鼎之際見此妖物宜擣而破之棄之於野永絕怪誕豈如九鼎寶物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傳此器周歷代遞相供奉乎哉又況商世五遷盤庚祖乙諸君豈嘗挈此而東西走耶自古如飛燕之禍漢武后楊氏之禍唐其徵祥或見於當代之謠言未聞其兆於千數百年之前如褒姒之云也左傳曰吉凶由人又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斯言得之矣如史所云則妖孽已前定非人所能避非勸懲之旨也蘇子由譏史公淺陋而不學踈畧而輕信大畧如此此係其大者又世方習傳其語故特辯之

尚書質疑卷中終

尚書質疑卷下

泰誓多可疑論

漢伏生所傳今文尚書無泰誓自東萊張霸偽書出始得泰誓三篇世所傳百兩篇是也中有白魚躍入王舟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語史記因之作周本紀其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古文尚書霸以能為百兩篇徵以中書中書較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詔存其書其

後樊並謀反其書乃黜今亦無有傳者又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古文尚書較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得多十六篇孔安國獻之遭巫蠱未列於學宮傳授至杜林林同郡賈逵於東漢肅宗朝承詔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註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至永嘉之亂又亡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上之增多二十五篇為五十三篇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及康王之誥各自為篇則為今之五十八篇行於學宮者是也然則安國所傳之古文與張霸偽書特異但以其出於東晉兩漢以來諸儒俱未得見故鄭玄註禮記韋昭註國語趙岐註孟子杜預註左傳凡引此書文俱云逸書其出之難如此行於世之難又如此宜其書可信不誣然世儒多疑其偽以今文古奥難曉而古文明白易讀疑後人增益為之如泰誓三篇指斥紂惡太甚與湯誓誥不類顧氏炎武凡揭出數條其一曰商之德澤累世泰誓乃曰獨夫

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何至并其先世讎之豈非晉魏間人偽作其二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託之於夢其誰信之其三曰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為之解而不可通嗚呼先聖經典而雜之以偽妄不啻碔砆之於美玉在後之人精察而慎

擇之耳臣嘗謂世以大禹謨為古文而疑其偽然危微精一係先聖傳心之要斥其偽者妄也獨禹征有苗顯係歆莽偽造有苗已竄三危禹治水時丕敘何至此時煩六師之徂征既云徂征而逆命何能舞干羽而來格試思舞干羽與文德何與前後齟齬不貫臣已著論在前真偽須以理斷之漫以古今文分真偽猶屬拘儒之成見也

文九年大統未集論

文王享國五十年又云九年大統未集漢儒因附會以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統計十有三年所謂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是也按改元起於秦漢三代之世未嘗有虞芮質成自是一時人心向化文王於此豈宜儼然自謂受天明命改元稱王觀泰誓三篇但稱文考不稱文王可見矣況此時年已八

十九歲即位四十餘年一旦改元更始殊屬駭人聽聞至武王即位上冒先君之元年追伐商有天下猶與先君統計年數此尤誣妄之甚者歐陽及蔡氏辨之詳矣然則所謂九年者何也曰此蓋指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言之也紂釋文王羑里之囚更錫恩命此非人所為若有天使之者故曰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又曰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力小邦懷德即指伐密伐崇之類此自述文王得專征伐之柄

凡九年而薨數其年數如此耳非年號之年也其在後世唐高祖之祖李虎受命於西魏封唐國公後稱太祖景皇帝亦稱受命與文王之為西伯正相類孔安國因緜詩有文王蹶厥生之語遂以虞芮質成斷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與泰誓武王之十三年相應憑空誤出隅越無理凡漢儒之釋經類如此

案綱目前編紂以丁未即位凡三十三年而亡為周武王之乙卯大會孟津之年前十三年己未賜西伯弓矢鈇鉞明年庚申虞芮質成於周越二年壬戌西伯伐密遷都於程又三年乙丑伐崇作豐邑立靈臺於時年九十六又明年丙寅薨踰年丁卯子發即位改元至乙卯恰為十三年所謂十有三年大會於孟津也但自己未至丙寅止得八年當作十二年戊午乃自九年之數至虞芮質成係庚申更在為西伯之後則止七年矣沈約云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

洪範九疇論序

洪範者大法也天錫禹洪範九疇者命之為天子也天命禹為天子即畀以治天下之大法曰天錫者猶云天乃錫王勇智言其理出於天非人力所造非果有神龜負文而出也自漢儒說經多用緯候於是神奇其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為龜背本文者此二劉之說也以戴九履一為洛書者此關朗之說也臣案洛書二字箕子無之禹貢無之尚書中禹自敘治水之功凡二及孔子孟子贊禹之治水綦詳矣無一言及於洛書者不知諸儒何所據而云然也歐陽永叔有言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明歸氏有光亦曰大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怪之旨也可謂鑿破混沌矣臣於是本其意著論二首一闢漢儒災異之謬一闢宋儒理數之謬蔡九峯皇極內篇曰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庶

聖經得明不為異說所汨謹列其語於左

九疇論上

漢儒災異莫著於洪範五行傳漢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時劉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又與其父乖異班氏固攬仲舒向歆之語附以孟夏侯勝之徒著為五行志又牽引京房易傳夫以易春秋洪範聖人垂世立教之書而僅為

陰陽災異之說宜其書詭怪不足道然以五事配合五行究極庶徵福極用以明得失垂鑒戒使人主有所觀省故當時國家有災令博士儒生各以其經對東漢之世以災異策免三公夫天災示警君臣當同心憂懼以消彌天變故桑穀共生伊陟陳戒雉雊鼎耳祖已進規而商之二宗卒致中興今以災異之故而先委過於伊陟與祖已非責已而不責人之道又其言多以意增加如以雨暘燠寒風配貌言視聽思而六極尚闕其一遂以皇極下配五事曰極之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夫陰在寒風之外洪範所不載而其言亦時有驗夏侯勝諫昌邑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賀怒以屬吏吏白大將軍光光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光讀之大驚由此益重經術士夫恒陰之罰本漢儒以意造於經無與而其動於天象見於人事深切著明如此是故洪範五行傳當另為漢儒言災異之書而儒者以釋

經亦見其惑也

九疇論下

自漢儒災異之學息而趙宋之世有華山道士陳希夷搏驟出河圖洛書及先天圖古易以示世並不言傳授所自歸氏有光所稱為養生之家也搏以先天四圖傳於种放四傳而得邵雍始列於儒者雍在洛陽與伊川程頤同里閈頤頗不信其說其所作易傳不言圖書及先天太極雍嘗問頤今年雷從何處起答曰起處起蓋置之不論不議至朱元晦之友蔡西

山元定始述康節之學作皇極經世書為元會運世大要不出程子所謂加一倍法元晦尊信之遂列圖書於大易之首儼然與三聖之易抗席而行蓋以圖書說易自元晦始前此王弼韓康伯諸儒無有以圖為說者其說始於邵子而朱子始表章之明儒歸有光之言曰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既規橫以為圖又填圖以為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圓圖圖太古無言之教何若是之紛紛耶然以圖書說易猶可厥後元定之子沈承家學為洪範皇極內篇以伏羲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禹列九疇因重之為八十一疇初疇為原末疇為終創為吉凶災祥休咎悔吝中五為平凡九數每疇繫辭如文王彖卦之例不亦迂且鑿乎揚子雲作太玄擬易議者斥為吳楚之僭王今以九疇配八卦以草野誦說之儒生欲與文王之易抗衡要之易為卜筮設洪範不為卜筮設也儒者於聖人之經宜章而

顯之不宜抑而晦之今漢儒之學主於穿鑿附會宋儒之學主於窈冥昏黑均非明白顯易之道王氏樵曰舜授禹危微精一言心法而未及治道禹陳舜六府三事言政事而不及心法九疇所列自身心內外天人神鬼無不該備洵屬天德王道之全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莫過於是其視漢宋二家之說如日月出而爝火息矣

案薛氏季宣曰舊說天以神龜為賜非敢知也欲

神聖人而流入於怪非君子之道林氏之奇曰洪範只是發明彝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不必求之太深今世所傳洛書生成之數皆出於附會不足信則前儒固已疑之但不言附會者始自何人至明歸氏有光始微見其端　本朝毛氏奇齡始大聲疾呼謂河圖洛書始於陳摶著於邵雍而列圖書於大易之首則自朱元晦始雖其言頗乖剌非儒者氣象而實可據不誣至九峯蔡氏以九疇配

八卦竟以洪範為占測休咎之書求之愈深而去之愈遠漢儒之言或幸而中而宋儒之弊流於杳冥不可知非所謂神之而適流於怪者乎故劉覽歐陽氏蘇氏洵曾氏鞏王氏安石及明歸氏之說附以已見為著論之如此

周公居東論

以周公居東為東征以我之弗辟為致辟之辟此本漢孔安國尚書傳朱子取其說以解鴟鴞後知其非晚年與蔡沈帖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月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

之於王必不見聽見文集又語類問居東二年即東征否曰成王方疑周公周公豈得便東征乎二年待罪也東征三年非二年也蔡氏遂稟師說以作書傳此義如日中天斷為千秋不易之定論矣顧或疑朱子既為此說何不追改詩傳或尚有未決者又疑流言與叛皆在武王始崩之時是一時事此時興師遏之刻不容緩若待居東二年則管蔡豈能按兵不動周公豈宜玩寇養癰又似居東作東征為是臣論之

曰成王疑未釋而周公遽興師東征此後世朱全忠李克用之為耳萬萬無此情理而羣叔當流言時亦未便興兵以叛也當日三監與武庚發難者獨管叔一人耳管叔於周公為兄其意只忌周公當國秉政故揚散流言以動搖周公已佯若不知情者冀成王斥遠周公而召巳使代到得周公避位居東管叔已一半得行其計日日望成王信使之至豈有稱兵向闕之理乎遠至風雷示警成王親迎周公歸國情勢

大異乃遂決計謀反此流言與叛斷然為兩截事而居東之避大聖人作用所以為釋謗紓患之第一道也至居東不詳處所鄭氏謂東都王肅亦云洛邑明朱鶴齡謂公此時亦欲身處要地為訓兵翦除之計不知公此時總不宜遽作此想況洛邑未營何來此東都名色茅氏坤謂反而居魯如漢世罷相歸就封國之類尤不解事當危疑集身殛誅難免之時正宜屏居郊野席藁待罪庶可獲宥而遽岸然越數千里而反其國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則反形益成叢謗益甚不惟成王疑之國人亦且疑之矣陸氏奎勛又謂岐東之地公舊有采邑所云周公故城是也然此時武王已定都於鎬所云居東自宜從鎬京立說岐在鎬西四百里岐之東尚在鎬之西不宜云居東所以蔡傳一槩而空之蓋其處所不可考不必鑿空多為之說也

臣謹案九罭之詩云鴻飛遵渚謂鴻宜翔飛杳冥

而仍下循渚陸則公當日避遠權勢屏跡田野可知但居東的係何地從古無明文後來揣測俱謬謹為辨之如右

微子之命論

事有千百年之成案學者漫不致疑經善讀書者而疑由此疑而後有至當之論質之當日之時勢無不脗合此所以貴於好學深思之士也若王文憲柏之論微子是已王氏之言曰昔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既又訪道於箕子獨於微子寂然無聞又封武庚於紂都卒至於叛使當日封微子決不至此武王何闇於知人如是又武王在位八年不

知微子此時何在左傳謂微子與櫬銜璧以降武王武王親受其璧焚其櫬而禮之史記又謂微子抱祭器歸周二說皆謬也果如其說則當武王克商微子已在周武王曷為不封微子而封武庚微子賢聲素著封之則可紹湯之祀於無窮而武庚染紂惡德得故土適足以為叛資耳武王周公不宜闇於事機至此竊意微子當紂之時謀於父師少師而箕子詔以當去去之云者長往不返所謂行遯是也則當武王

克商時求微子而不得比干已死紂之親戚只有箕子祿父二人武王又不敢臣箕子故不得已而封武庚也迨至後日武庚果叛而受誅此時微子若不出則商祀遂殄故當日成王周公旁求而得之而微子始出應命然則行遯於武王克商之日者不忍見太白之首懸而欲長往以匿其跡也而受封於武庚既誅之後者不忍先祀之終斬而始委蛇以平其憾也惜書缺有間不備言後世遂無由知耳藉使武庚終

不叛則社稷已有常主微子遂終隱末世與草木同腐肯受新朝之爵祿為有宋始封之祖哉或乃謂抱祭器歸周是商未亡而先自絕於商幸商之亡也又謂與櫬銜璧以降武王武王伐紂非伐微子微子曷為降降則代紂為王矣且此時微子尚在則書所謂行遯者謂何而武王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不聞及於微子舍微子不封而封武庚八年之中無齒及者在武周為不知人在微子為淪落不偶或又謂武王既

封微子於宋至此而復加封上公以奉湯祀而細玩微子之命皆始封之詞非加封之詞曰律乃有民曰永綏厥位正懲創武庚之不律不綏而為此告戒者故必明乎武庚受封之日正微子行遯之日而後微子之心事明而武周之處事亦可以無憾微文憲之為此論千載為寃獄矣

王氏樵曰史遷謂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樂記亦言投殷之後於宋及武庚以叛誅

成王復即宋國建微子為上公以奉湯祀此篇蓋申命之書非初封之書此不信經而信傳記之過也微子之篇載三仁問答之言明矣詔王子出迪我罔為臣僕此微箕自靖之義使武王克殷微子即造軍門而受封何以為微子且詔王子出迪謂即抱祭器歸周是箕子教微子以叛也原出迪初意苟不見殺而身存則宗祀有寄豈謂必有後日之爵封耶其罔為臣僕與箕子實同一心耳故終武王之世微子無爵即箕子亦無封於朝鮮之事朝鮮在周為荒服之外恐非周封爵所及且受封即臣矣觀洪範稱商祀稱訪於箕子中間曰汝曰乃皆師禮而不臣之明驗漢書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不言受封與史記異當以漢書為正又曰左氏面縛銜璧史記抱祭器歸周俱謬周師未至微子先已出迪安得有面縛銜璧之事此乃武庚事非微子也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封比干

墓式商容閭而於微子無文意當時微子尚遯而未獲故不得已而封武庚及武庚誅而後始得微子受封於宋其命詞曰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周人之禮微子如此寧有抱祭器自歸之理乎

臣謹案王樵作尚書日記時未見王文憲之論而所見畧同所謂人心之同然也史記謂微子抱祭器歸周第欲鋪張周家歸往之盛而不為微子地偏枯之失史遷往往有之且云肉袒面縛造於軍

門復云左牽羊右把茅面縛者縛手於背而面向前更安得有左右手乎史公謬誤多如此故不足信

康誥論

尚書孔傳謂康叔為成王周公所封朱子曰篇中朕弟寡兄顯係武王之誥周公豈宜自擬天子而以大藩命其弟至成王於康叔則又叔父於兄弟之稱尤不合蔡傳辨之審矣據此則封康叔為武王時事康叔與管蔡同監殷人而武庚叛周何以不與其難此又可疑曰武王當日誥戒康叔未之國而代蘇忿生為司寇如周公留相王室之比呂氏東萊曰康誥中說外事是衞國有司之事蓋以上言王朝用刑此章專言衞之刑以殷罰斷衞事所謂不易其俗也朱氏鶴齡亦云以衞事為外正對王朝而言可見康誥雖作於武王而康叔終身未嘗就國觀成王末年衞侯與太保畢毛諸公同受顧命此可証也臣意以為不特康叔周公封魯而終身未嘗之魯召公封燕而終身未嘗之燕畢公封畢而保釐東郊則在洛陽呂伋封齊而入為虎賁氏東遷之世鄭伯號公再世為王

朝卿士而不害其治本國況在成周開國之初乎設政施教立國之大法自當從開創之君始之而不必身履其地或令子弟代攝或有司奉行俱可耳如此則武王當日亦第使康叔遥領妹土仍留在王朝可見而後知康誥之實出於武王而康叔不與武庚之難亦可以大白若說康叔當日能扞拒武庚如漢書所云則康叔有大功武王周公何以絶無襃稱而當日詠歌如東山破斧諸詩又何以絶無一語及康叔

耶遍觀詩書之文知孔傳謂康叔封於周公成王者固顯與經文背謬而漢書謂周公善康叔不與武庚之亂尤屬臆斷無根據千年疑獄至此始有定解矣

周公未嘗居攝辨

孔安國書傳以武王崩成王時年十三周公攝政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攝政七年乃復還成王時年二十而以我之弗辟即為致辟之辟居東即為東征如此則周公竟居天子位王雖未悟而可興師誅討此不臣之甚莽操温懿之所為也鄭氏改讀曰避以公避位二年逮雷風啟悟乃作大誥而東征管蔡其說得之矣而其注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嚮而立

則曰天子周公也嘻異哉解經之誤至於如此宜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也葉氏夢得曰周公踐天子位治天下初無經見獨明堂位云爾此誠搜根之論明堂位係莽歆偽造蓋當日王莽自號宰衡以周公伊尹俱嘗攝政代天子之位不知伊尹自奉嗣王歸亳之後曰復政厥辟此實嘗攝周公於洛誥第曰復子明辟此係復逆之復第復營洛邑之命非攝政而歸於王也且周公當日亦安用攝哉武王崩時成王年

十三踰年即位年已十四居東二年東征復三年成王年已十九矣漢昭十四踐天子之位明睿聞天下成王賢聖豈反不如漢昭而必待周公負斧依代行天子之事哉孔安國西漢人始以復子明辟為周公攝而歸政莽歆因之遂擅造明堂位誑誕無稽之言謂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儼然南鄉而立是二天子也且其下備列三公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以及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九采四塞王莽當日行事全身具

見歆特造為此經為王莽護符當時莽奏起明堂令王尋王邑等為三公又令匈奴單于塞外蠻夷越裳黃支之屬皆重譯朝見事事與明堂位一轍其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王莽廣封益地之符也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用四代之服器官是丑莽僭擬乘輿之符也鋪張揚厲無非帝制自為以周公大聖人繪成一王莽前身上以誣先聖下以欺萬世今王莽千載誅夷而周公攝政之誣罔千載不白誠可怪也而其原起於孔安國復子明辟之一言令莽歆得依附以成其篡竊說經之誤動關宗社豈不甚可懼哉然而攝政之說世儒所以深信不疑者則以羣叔之流言謂公不攝政流言胡為而起則蔡仲之命有明徵矣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冢宰王喪則攝是流言之所以起攝者攝其事非攝其位且金縢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此時居天子之位非成王而誰哉成王既居天子之位二年則此後復安

用周公之攝而必待七年始歸政如明堂位之說哉蔡傳已著此辨而惜其說未暢故復附管見以質後之君子

說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則與孟子之文不合孟子言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說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則與魯頌閟宮之篇左傳祝鮀所稱不合閟宮言成王之命叔父第曰大啟爾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祝鮀言周公相王

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而其所分不過大路大旂備物典策官司彝器而已若果如明堂位之言不應舉其小而遺其大且云攝政六年朝諸侯於明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此時成王年十九不知周公何以自處其他謂魯君臣未嘗相弒則春秋之世魯弒君三武公之廟為武世室而春秋稱武宮立於季孫行父迹其所稱無一實者虛談誑耀惑誤後學顯係莽歆偽造而猶居然參列聖經是不可以不辨

周召二公卜洛論

案召誥太保以戊申得卜經營已定周公以乙卯繼至即舉行郊社之禮而洛誥乃云乙卯之日三卜說者謂周召同心不分彼此召公卜即係周公卜也臣謂若果如此則周公非特掠美亦係欺君且周公營洛意在宅中圖治而乃卜河朔黎水則非地中矣迨讀鄭氏季友有曰召公之卜專卜王城周公之卜專卜下都二者各指一事而後曉然大白矣經文召誥云太保先周公相宅洛誥云予乃亂保二公先後至凡八日召公為其易周公為其難何則王城志在宅天地之中欲令四方朝貢道里均武王向有三塗嶽鄙之言主意已定但未知洛水之北都邑朝市之位在何處耳召公之卜專於洛水故其得卜易周公專為遷殷頑民是當日極大事般在河北民情重遷故先卜河北黎水不吉再卜澗水東瀍水西又不吉再卜瀍水東又不吉惟洛為吉仍去王城不遠王城在今河南

府下都在今洛陽縣相去僅十八里俾殷民曉然知周非故欲離析爾居乃是天意如此故須三卜乃定也王城定萬年之計故須告祀天地下都不過以處殷民不須告祀故於戊午祭社之後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書即賦功屬役之書春秋傳士彌牟營成周亦用書以令役於諸侯蓋專為營下都計即後日所謂成周是也下文庶殷丕作即作下都前召公以庶殷攻位於洛汭亦當用書此丕作亦當有落成之日各不言省文

欲令互相見耳先儒謂召誥洛誥二篇相為表裏惟知其各為一事則兩不相碍矣

先儒以澗水東瀍水西為王城朝會之地以瀍水東為下都處殷民之地而蔡傳從之千載謬誤無人識得按地志王城在澗瀍之西與經文不合且兩云惟洛食則知上兩句為不食矣

書日知録顧命解後

蘇氏譏康王冕服為非禮後儒多為之説如陳氏傳良呂氏祖謙葉氏夢得陳氏櫟俱謂召公懲創往日三監之變不得已為此權制即朱子亦云王侯以國為家即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其説詳矣然臣終不能無疑據孔氏傳則康王即位應在成王崩後八日於時正當號痛擗踊即後世人主猶有能行之者而康王與羣臣從容拜揖嚌酒飲福絶無異於吉祭

之為此可疑一也士喪禮陳設俱云喪事尚質今觀四席黼畫之純雕漆之几繁而不殺可疑二也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計東方如齊魯之城距鎬京幾四千里而喪禮三日復復以前度未可遽發喪徵召諸侯也以五日之中而欲使者及入覲諸侯往返八千餘里此必無之事如陳氏櫟云徵召於既崩之餘翕集於一句之内此由未深思耳可疑三也乘黃圭幣執贄以見新天子當日事出倉卒必取辦臨時戴

星而行觸冒寒暑子男小國供億徒從比常必更繁費是欲鎮定而反致繹騷可疑四也若云懲創往事急立君以係天下之望則當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人心已貼然大定何必速行即位之禮乃為定變而弭亂可疑五也及讀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書中有脫簡狄設黼扆綴衣而下即當屬之康王之誥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不禁躍然起曰此

不易之論殆天啟其衷使聖經復明於後世也蓋嘗申其說自始生魄以迄甲子至癸酉皆書日喪事迫故以日數自此以後不書日逾年則為期遠故不以日數此一證也天子諸侯未踰年稱子故春秋書王子猛觀此篇前書子釗後書王其為踰年即位無疑此二證也云伯相命士需材謂取材木以供喪用此時甫殯未葬將來柳翣喪轝凡有需於材木者當一一備辦而此下截然中止其為闕文尤顯然若以此

書專主傳顧命而不及喪禮則當自命作冊度而止不必更及須材之文矣末云王釋冕反喪服必前列喪服制度而後用一語繳應不應吉服則備載麻冕黼裳及蟻裳彤裳之制而喪服無一語敘及體例亦覺不倫此尤本文之歷歷可據者也嘗慨儀禮止載士喪禮而天子喪禮缺焉無聞以為恨事若顧命全書得存一如前文編日紀載當必粲然具備為後世法而僅僅止此所不能不致憾於秦火也或曰是書

也孟子必嘗見之而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何也曰孟子固言諸侯未嘗及天子然其下云齊疏之服飦粥之食又云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孟子豈無所本歟其所本者又烏知非此書歟此尤可以意度者也汪氏琬嘗服膺炎武此解以為可息後儒之喙而徐氏乾學為炎武之甥其編次讀禮通攷於顧命力辨蘇氏之說備載諸儒議論而不及炎武此條豈乾學編書時炎武尚未著有此解耶謹書

之以補通攷之闕

臣謹案汪琬答顧炎武書云別紙所稱康王冕服乃踰年即位之禮援据最悉恨不起蘇公九原與相往復耒云琬山居九年讀書頗愜此番狼狽失據恐為識者掩口蓋指鴻博薦舉也其事當在康熙十七十八兩年而乾學居憂在十六年之春編次讀禮通攷凡兩年而卒業據此則炎武應未著有此論然乾學凡例又云休沐之暇瀏覽載籍輒

復增入而於此獨不載豈乾學仕宦中朝而炎武遊歷四方其書亦隨行篋中未嘗會面商榷此事耶又閱日知録序係潘耒所作云欲與先生之甥健菴立齋謀刻之不果既而兩公皆下世則炎武此稿乾學或未及見未可知姑存之以俟知者

洛誥王賓殺禋咸格論

臣年二十有一遭父之喪從業師高愈受士喪禮三篇七虞內頗能成誦以後漸及冠昏相見及祭禮當時深信而篤好之嘗因楊信齋原本創為儀禮宮室指掌圖中歲以後不能無疑嘗質之蔡子德晉以為特牲少牢此大夫士之祭禮也祫祭則可特祭甚難何況天子諸侯何則古者用諏日止一日耳一日之祭自迎尸妥尸以至尸謖歸尸俎中間初獻亞獻終

獻尸酢主人主婦及賓長又主人與主婦相酬賓長與兄弟相酬以後又有旅酬與無算爵尸謖之後又有飲福享餕又有儐尸之禮計其盥洗升降凡幾拜送拜受凡幾啐爵卒爵凡幾當窮終日之力不止一廟之祭已如此此時欲更祭別廟無論日力有所不給筋骨有所不勝而主人主婦及助祭衆兄弟連飲十餘爵歡忻醉飽之餘欲更肅將祀事不嫌於褻乎又況諸侯有五廟天子有七廟其禮益委曲繁重將

何以行之蔡子沉吟未有以應歷十餘年不得其解後讀尚書洛誥至王賓殺禋咸格怳然曰古者天子諸侯止行禮一廟耳其餘當遣官攝祭惜三禮無明文而後世儒者亦未嘗致疑及此所以亘千年而不得其說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王命周公重其事故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之可見非以周公之故則祭文武亦止得行禮一廟不能皆至又況於廟乎非從其簡乃勢有所不得行也由此推之則大夫三廟士二廟除親祭之外亦當使子弟家臣代故夫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朱子謂或有故不得祭臣謂不必有故也若果特牲少牢委曲繁重之禮雖孔子大聖人能兼祭二廟乎若必欲之則促數將事其為不敬滋大豈聖人而出此自漢明帝遺詔藏主先帝寢室後世遂為同堂異室之制歷代遵之不改故未毀廟之主皆得親臨致祭至明世宗欲建九廟禮臣以為難世宗必欲行之至祭日僅得至太祖與興獻帝二廟而已未幾遂燬於火禮制迄今未有定可見古制之難行於今而欲為希濶難行之事未有不貽笑於後世也

舜陟方論補

世傳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二妃從之渡湘水溺焉後為神今所傳湘君湘夫人是也此秦漢以來相傳之陋其事不可信蒼梧自春秋時未入版圖禹跡之所不及舜南巡何緣至此且舜既禪禹為天子矣則巡行之事禹當任之舜果崩於蒼梧禹當躬率百官奉迎喪輿行三年喪而乃即葬於其野又聽二妃出宮闈關萬里溺死湘水禹不且負心之甚乎然此事

之所以相傳至今者蓋亦有故蓋由苗俗祀神好歌舞其詞多猥褻而屈原放逐作為迎享送神之詞因以湘君湘夫人實之導之使歸於正而秦博士之對始王遂云堯女舜妃史公著紀云舜崩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漢之記禮者更出史公後因從而附會之世之取信於經則曰戴記於史則曰五帝本紀而不知皆由於屈原其說大都皆子虛無是不足信也孟子曰舜卒於鳴條孔傳云鳴條地在安邑西與舜都蓋均在冀州之域周洪謨曰舜都蒲坂距鳴條二百餘里此為得之而蔡傳並立兩說云未知孰是何其漫無別擇乎王氏樵說經最為有見猶以舜崩於行為實以陟方兩字取證於立政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謂出於省方之故不知舜受堯禪而首巡四岳豈禹受舜禪而巡行之事猶舜為之乎舜以倦勤而授禹而當百有九歲之後涉大江深入蠻夷之地乎其言曰以陟方為昇遐則於堯不宜云殂落二帝之死

不應異辭此不過立文小異曷足為怪且曰既云昇遐又云乃死文義犯複不知古人文義不可拘泥召誥云曷其奈何弗敬既曰曷其又曰奈何詩曰皇后烝哉皇后烝三字同一君也書生之咬文嚼字豈可以論古經哉

尚書質疑卷下終

尚書質疑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字震滄晚年始治春秋又自號左畬無錫人康熙辛丑進士乾隆辛未薦舉經學

賜國子監司業丁丑又

賜國子監祭酒銜所著春秋大事表最爲精密其註詩亦有可觀惟此一編較他書爲次乘其例不載經文亦不訓釋經義惟標舉疑義每條撰論一篇爲數凡四十有一大抵多據理臆斷不甚考證本末如謂帝王巡狩必不能一歲而至四嶽因疑惟泰山爲天子親至餘皆不至其地引泰山獨有明堂爲證且稱華山恒山衡山久在晉楚境內若有明堂而爲晉楚所毀列國宜何如問罪春秋宜何如大書特書夫春秋明例承告乃書二百四十年中未有以毀某來告者也安得以春秋不書毀爲本無明堂之証晉不奉正朔（春秋凡載晉事傳與經皆差兩月杜預以爲晉用夏正）楚僭稱王號孰問其罪又安得以春秋無書毀明堂者爲本無明堂之証乎古文尚書晉時乃出棟高既確信危微精一數語斷其必眞（案危微精一數語實荀子所載云出道經）乃獨以兩階干羽一事爲劉歆竄入主名確鑿此出何典記也山海經本不足信蔡傳引其怪說以註禹貢自是一失棟高駁之是也至謂爲劉歆所僞作則禹本紀山海經之名先見於史記大宛傳贊亦歆所竄入歟周代諸侯所以能知其名者賴春秋傳耳夏商年遠文畧靡得而徵乃謂夏商不封建同姓攷史記夏本紀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云云則夏代分封史有明証烏得遽斷其無如以不見於書而斷之則今文惟有齊呂伋魯伯禽晉文侯秦穆公古文惟有蔡仲耳周公封魯召公封燕且無明文矣他如論堯舜及禹非同姓論商周改時改月論亂臣十八中有膠鬲論洪範不本河圖洛書論微子面縛而又左牽羊右把茅論周公未嘗居攝亦皆前人之舊論不足以言心得大抵棟高窮經之功春秋爲最而書則用力差少人各有所短長不必曲爲之諱也

尚書小疏一卷

〔清〕沈彤撰

影印清乾隆吳江沈氏刻果堂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小疏一卷》提要

提要

清沈彤撰。四庫全書，以彤精於三禮而尚書非其所精，故加擯落，僅著錄於存目之中。彤是書所解，自堯典至禹貢，僅數十則，其論禹貢，頗多與前人相反，雖犯好異之失，而闡明義精，持論平正者，亦復不少，不宜一概抹煞，因而錄之也。

吳江沈　彤著
仁和沈廷芳訂

虞書

曰放勲

放勲與重華文命皆帝號也。据史記為帝名。此孔疏所謂號謚之名耳。至放勲之義則蘇傳訓放為法。言堯有可法之大功者得之。

克明俊德

孔傳云能明俊德之士。疏云。使之助已施化。此說不可易。

九族

蔡傳較孔尤備。但五服異姓四字當改為異姓有服。乃無弊。

百姓

百姓。謂諸錫姓之家。畿內民庶。亦包其中。但不可用為正訓耳

乃命羲和

羲和包下仲叔四人。蓋此命同治歷於國都。下文則命分往四極之地考驗也。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星。謂二十八宿若木火土金水五星。則三代以前不用之步歷。蔡兼說非是　舜典七政非謂日月五星也。詳見後。

辰。漢書謂日月所會而建所指也。此說本劉歆。二義須兼用。

歷謂以數推之。象謂以法窺之。數即九數中差分羸

不足旁要諸數。法即渾天圖象與諸測驗之器。凡皆所以為定時之本也。時字不與人字連。古人自名歷曰為時。孔子謂行夏之時。即此時也。

漢律歷志引此文。師古曰。星。四方之中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此說最是。星不必兼歲星斗星。辰不必兼建所指。○凡經傳專言星者。皆指二十八經星。若五緯則必各舉其名。國語星在天黿。律歷志以為晨星。乃脫文。非專言星也。至辰星並言之。專為二十八經星觀分命四節。即可知矣。

寅賓出日　寅餞納日

或云。從來考景之法。摠在日中。若初出方納之景。則太長而不可測。蔡謂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乃誤會考工及周髀之文而有是說。不知彼以正四方。故須眡出入之景。此以定二分。則必于日中較其景之長短。各有當也。形按蔡傳固不精鑿。而此說則尤謬。本文明有出日納日之文。不得云定二分亦在日中矣。且賓餞之定二分。其要在推測日出入之方位。以驗其所在次舍耳。于景之長短。固無與也。何必于日中測之哉。

暘谷立表。正當卯位。昧谷立表。正當酉位。故必出日之景當表西。納日之景當表東。于南北皆無少欹邪。則日躔正直卯酉之中。而春秋分可定。此賓餞二句確疏也。

平秩東作

東作。林解謂萬物發生于東。非取農作之義。作如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之作。此說勝孔蔡。東作之物。如夏小正所載榮菫采繁由胡。月令所載桃始華之類是也。

平秩者。均序其東作之物。而一一考驗之。蓋萬物有正當仲春間作者。或至是而不胙。或已先作。則不得仲春之眞。須更考驗。故平秩句亦主殷仲春言也。

廷芳按神農作耒耜以耕作。蓋取諸益。益初九利用爲大作。正謂農作。蔡說似不悞。

以殷仲春　以正仲夏

漢律歷志曰。分至者中也。時中必在正數之月。蓋言初氣可入前月。中氣必在本月耳。若中氣將入前月。即置閏以裁減之。堯典曰殷曰正。乃謂分至必在四仲之月也。

分至。時之中也。四仲。月之中也。月之中與時之中。雖日數不能無參差。而氣朔則必相直。故造歷者。必以分至居四仲。而四仲乃不失其中。此以殷以正之義也。殷本訓中正。對偏言。要亦中也。蔡傳所謂暘中陰中。午爲正陽位。子爲正陰位者。于本義尚屬寬泛。

廷芳按後漢志亦謂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

無中者爲閏月

敬致

致謂測景以窮致日之所在也明都立表乃在中國之極南正當日道之下必是日日中測景景全藏表足無分寸可見則日躔直午位正中而夏至可定矣明都夏至之表無日影蔡引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以爲證非是

致日之時不專指夏至之一日須通是日前後言之賓餞並同蓋論歷成而考驗日景則正當分至之一

日足矣若論造歷則必分至前後日加考驗然後可以得分至之真也

求分至原以殷四仲然經言殷四仲而不言殷分至則蔡以春分陽中秋分陰中解之亦非正義

延芳按元史天文志許衡郭守敬等作授時歷測驗共二十七處至爲詳密可得明都日景與地中日景之說

平秩南訛

平秩東作驗氣之生平秩南訛驗氣之長袁了凡謂春生之氣惟東方得其真夏長之氣惟南方得其真故各就其方而考之是也作訛成易俱就草木言若鳥獸更有末句在也

平在朔易

朔易謂萬物盡伏將更新也史記作便在伏物伏物是朔字意而易字意則無之

前三節俱言平秩而此獨言平在者生成變化俱在日前但須次序之而已若朔易則草木歸根氣已伏藏非詳察不能驗也故獨異其文云

以周禮冬夏致日之文準擬堯典則仲冬不言敬致者特蒙南方之文而互見耳未必盡如朱子許氏之說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命羲和考驗分至以正四仲月然後季孟月可推而十二月與二十四氣靡不相直但不置閏月則氣朔餘日無以消息其盈虛而四時猶不可得定歲猶不可得成也故復命之置閏云其法則孔疏蔡傳及金仁山之說備矣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考驗日星民物。固所以殷四仲。而政令實從此而定。如所謂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日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草木節解而備藏之類。古人率作興事。皆用以爲候。造歷既成。書于其上。使百官得以順時行事。而衆功自無不熙矣。熙廣也。亦光明也。史記所謂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札之類。是其事也。○二句乃史官之詞。非堯語。

自分命至成歲。皆定時事。在授時之先。歷象又在定

時之先。允釐二句。則在授時之後　定時。卽造歷也。授時。卽頒歷也。

分命四節。皆造歷之事。姚承菴（舜牧）謂此實考驗以盡推步之術耳。若謂歷既成而分職以頒布。則豈下文置閏成歲。爲又成一歷耶。

已上六節。仁山謂堯初載事是也。彤按史記歷書。謂當時三苗亂德。重黎廢職。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是適當歷法極壞之日。而羲和四子獨不忘黃帝顓頊之舊。常故堯特命之掌歷事。推步考驗以辨訛。補缺革舊更新。而微顯精粗。諸術無所不盡。蓋歷法于是大備。故古今中西治歷者。總不能出其範圍云。

置閏一節。玩其辭氣。若自堯始創者。意當時已廢閏。不僅如史記所謂乖次者。故云爾耶。

克明俊德一節。歷言內外之皆治。是教成。乃命羲和六節。結以庶績咸熙。是政成也。其本在明俊德。命羲和。而明俊德命羲和。又本于欽明文思二句。蓋君身爲用人之本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璿璣玉衡。卽堯典之歷象日月星辰。但此則以象該歷耳。天官書以璿璣玉衡爲北斗者。乃甘石輩因周用斗建而附會之。唐虞實未嘗用建也。詳見余北斗齊七政解中。七政。伏生大傳以爲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彤謂天地人三者。當易以歲月日。合春秋冬夏爲七。卽上所定之四時。所成之歲。下所協之時月。所正之日也。謂之政者。貴各得其正也。若五星。則當時尚未有步者。余亦有說詳之。齊七政。謂以日月

星辰之行度。整氣交之日與月之正閏。而不失四時之序以成歲也。

夏小正云。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斗柄縣在下則旦。周書周月云。惟一月既南至。斗柄建子。始昏北指。又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夫月無中氣而指兩辰閒。則有中氣而指一辰可知月必以有中氣爲正若節氣往往跨兩月則斗杓亦兼指兩辰難以專屬偏指十二辰。而二十四氣畢。二十四氣畢而

四時定。四時定而歲成矣。二書皆以斗建齊七政。治虞舜之法也。天官書之說。所以可從。

廷芳按。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是也。斗之名見夏小正。注史記者。以第一星爲魁第五星爲衡。第七星爲杓。乃本下三建之名名之。星經則以第六星爲璇。第三爲璣。餘星亦各有名。蓋璿璣玉衡。乃北斗本名。夏以後始名曰斗。故夏小正有斗柄語。其更名北斗者。對南斗稱之也。又按史記謂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建時節。

即齊七政之義

象以典刑益稷所謂象刑是

朱子謂象者像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此說最確。詳見語類。孔蔡解皆謬。

象以典刑二句。象與流皆刑名也。典主也。言象所以主衆刑。而流則所以寬其象刑也。象刑有五。故流亦有五。眚災皆肆也。故赦怙終皆賊也。故刑肆謂有故賊謂心存傷害。

惠棟謂象者五帝時書名也。歷象日月星辰。歷書

也。象以典刑。方施象刑惟明。刑書也。子欲觀古人之象。八卦之書名也。易曰在天成象。法象莫大乎天地。聖人因天。故治天下之書皆稱象。周禮六官稱六象。縣于象魏。魏收春秋傳曰。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象皆書名也。

汝平水土

命禹平水土。與下命稷播穀同。是終事意。蔡于此獨云錄其舊績。乃仍孔傳稱前功之說。所謂蠶革未盡者也。

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文命禹號、謂禹以所布于四海者敬承于帝也、下文修六府和三事、乃所布于四海之事。以是敬承于帝。欲其戒董勸相而俾之勿壞也。蘇氏所駁非是。惠棟曰先生既不信後出古文則此條可删廷芳以底本所載仍存之

撫于五辰

五辰、即五行也。以其分旺于四時。故謂爲五辰耳。蔡竟以四時訓之、非是。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在治忽。即蒙上六律五聲八音說。治。謂克諧而無相奪倫。忽則奪倫而不諧矣。言即詩也。五言。謂五典之言。納者。入之樂章。出者播而用之也。六律所以正五聲八音。六律五聲八音治。則有以定五言之出納。而詠歌無不諧、故六律五聲八音之治忽。不可不先察也。聽謂審其高下清濁之節。○治如樂記治亂以相之治、周禮樂師治其樂政亂即忽也。有疎忽則亂矣。○上段是作服。禮之大者、此段是定樂章、乃樂之大者。明則欲其辨。聽則欲其和也。舊說揔于本文不協。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孔疏引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是九州之外即爲四海、其間更無餘地。詳見朔南暨下。蔡謂九州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云云。似九州外別有地迫于四海然者。恐尚未穩。孔謂迫于四海、從京師至四海。尤未明確。此蓋蒙上句州字。謂每州外迫四海之地、又各建五長以統制之。蓋加意邊徼、且防禦四裔也。其地在九州之內、五服之外。蔡于禹貢末又謂荒服之外、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者、是已其言甚當。而此註乃云九州之外。蓋蔡以九州之地盡于五服而未知五服之尚不足以盡九州故耳。

夏書

既載壺口

壺口在冀州。岸大河。其西北曰孟門。爲河之上口。西南隔岸曰龍門。爲河之下口。相距一百六十餘里。龍門之南山曰呂梁。皆正當大河之衝。阻遏洪流。河水所以橫溢冀雍間者由此也。故鑿通諸山而冀雍之

河患乃息。然經但書載壺口者，舉壺口以包其餘，且在冀言冀，例不得涉雍事也。故施功雖并及雍，而書事則專屬冀。

治梁及岐

梁岐二孔謂皆雍州山，而近日胡朏明錐指力主其說，是大不然。禹奠高山，以別州境，豈有冠以冀州而承以治雍之事乎？蔡氏謂梁岐皆冀州山。而以梁爲呂梁，在今離石縣東北；岐爲狐岐，在今汾州介休縣。其說是也。但以二山爲河水所經，治之以開河道，則

離石去河一百五十餘里，介休去河三百二十餘里，誠有如錐指之所駁耳。然朱子謂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誠可畏。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爲患最甚，則呂梁狐岐去河雖遠，而河水東滾而來，嘗爲受患之地。故壺口事畢，即及之。此正所謂疏洩其積潦，以爲耕作地濬畎澮距川之功也。

壺口既載，則河水無逆流橫出之患，而呂梁狐岐之間水土漸平，然向之積潦與小水之并入爲患者，未盡去也。故即疏洩之，使近河二三百里皆安定，然後可施功于汾水矣。錐指謂使二山果爲此經之梁岐，則當在太原役中，不得與壺口連舉，蓋亦思之不審爾。

既載壺口，自西南而東北，則狐岐爲近，而先治梁者，以呂梁洪勢險，助積潦爲害，尤當急也。

治岐之功，於東南當自太岳之陰止。

太原岳陽，雖帝都所在，然縣舊嘗爲隄防以障水，其勢尚可緩，故施功在梁岐後也。

錐指謂地勢北高南下，河水阻遏孟門，一派旋往河東者，當從吉州而南，此言庶近理。然傳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則其勢要不止爲患于近地，故呂梁狐岐，雖在吉州東北三四百里，而河水當倒流之時，從南以北，隨處橫溢，遂延及二山之間，亦勢所必至，固不必斷自吉州而南也。

蔡既以離石東北之呂梁爲梁山，而復引爾雅梁山晉望，春秋梁山崩，呂氏春秋龍門呂梁爲證，則梁山

不仍屬雍州乎。宜爲錐指所駁也。其引水經注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云云。是固離石之呂梁矣。然近時閻百詩謂離石東北。卽今靜樂縣岢嵐州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並無所謂河流，則道元之說亦可疑也。彤按酈注原文曰。善無水歷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是呂梁洪之險。原因善無水之激盪。而不與黃河交涉。其曰河流者。亦所謂北人得水。通謂之河耳。特其下復云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則直以呂梁爲卽龍門南之呂梁。其誤莫可解矣。

錐指謂呂梁之誤。總由不知卽龍門之南山。而移其名于他處。此言固切中道元諸人之病。然山名呂梁。要非龍門南山所得獨專也。按呂訓脊骨。〔出字林〕梁訓橋。蓋擬山石橫亘之狀以爲名。故凡山之橫亘類脊梁者。皆可受其稱。龍門有呂梁。離石亦自有呂梁也。安必其相假乎。

錐指又謂梁山卽呂梁。又引水經注曰。梁山卽龍門。司馬彪注莊子曰。呂梁卽龍門。自雍州山言之。語皆確當。蓋呂梁雖屬梁山首。然本一名而字有增減。原可互稱。呂梁之山。雖總屬龍門之支。然在禹時定總名龍門。其析稱要出自後世耳。〔廷芳按莊子所謂呂梁在彭城懸水村。非龍門呂梁也。宜再考。〕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厥賦貞。金吉甫云。貞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于上字下添二。兗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誤作正。遂譌爲貞。此說近是。作十有三載乃同。同者。同于厥田亦中下也。諸州之賦。或多或少。僅差一等。故以錯字係于上下。其義已明。或異品。則言上錯。或有三等。則言三錯。至兗州以下下而升爲中下。則旣是異品。又中間相去二等。且適與田品同。故遂變文言同也。作十有三載。則土性復而人功備矣。故得同于厥田也。

海物惟錯

錯謂治玉石之具。豫貢磬錯。專用治磬。此則治凡玉石者也。林蔡二家解得之。錐指駁云。錯果爲石。則荆何必又貢礪砥。此則謬甚矣。諸州之所貢者。豈皆異耶。

成賦中邦

成賦當屬上咸則三壤爲句。中邦當連下錫土姓爲句。史記集解離斷如此。蓋本鄭康成。 中邦錫土姓一句。乃下數節之綱領。中邦二字。與末四海對。四海謂四裔。中邦即九州。錫土姓。謂有功者。列諸五服及十二師五長中。其德盛者。則更錫之姓也。

或疑以九州爲中邦。則要荒已屬蠻夷。不得闌乎。不知要荒之蠻夷在中邦。四海之蠻夷在徼外。固各自爲類也。安得有闌。且此說亦本康成。

朔南暨

東西皆實指其地。而朔南但言暨者。蓋蒙上二句之文謂朔及流沙。南及海。省字可知也。漸被皆過其境。暨則僅及之耳。

錐指曰禹貢流沙地。漢志以居延澤當之。通典以燉煌當之。夫經云西被。而居延澤乃在張掖東北。則固當主燉煌矣。形謂在燉煌者。固西被之流沙。在張掖者。亦朔暨之流沙也。而所被所暨。尚不盡乎此。何則。謂之流沙。不過因沙土之隨風流行耳。此本通典元和志若水經注所謂與水流行者特指居延澤而言耳故無論在西在北。並得受其名。竹書云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說文云。漠。北方流沙。此北漠槩稱流沙之切證。然則凡沙土之環乎與雍西北者。皆禹貢之所暨所被也。何乃更以燉煌居延爲去取哉。此亦未明朔暨之義耳。

南暨之海即黑水所入之南海也。

堯典南交在五嶺之外。岸大海。所謂荆州之南垂。水經注所引尚書大傳。爲虞南極。太康地志者也。漢初以其地置交趾郡。後置交州。獻帝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省交州以并荆州益州。益即梁地。并得鬱林合浦。其餘蒼梧南海九眞交趾日南皆荆所并。本後漢書獻帝紀百官志是禹時交州本屬荆梁。其與百越之在揚者。同爲南暨海之邊地無疑也。錐指以九州大界。南不踰五嶺者。非是。

錐指曰。尚書大傳以交趾爲荆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是交阯不可謂荆域也。形按大傳言交阯爲荆州之南垂。而不言在其徼外。則固屬荆域之中矣。其云幽荒之外者。幽要也。見爾雅疏蓋言在要荒二服之外。非謂并不屬荆域中也。錐指說誤。

尚書小疏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字冠雲號果堂吳江人嘗預修三禮及一統志議敘九品官是編所解自堯典至禹貢僅數十則而往往失之好異如謂禹時交州本屬荆梁胡渭禹貢錐指以九州大畧不踰五嶺者非是蓋沿閻若璩潛邱劄記之說然潛邱劄記精核者多惟此條則過泥通典今姑以禹貢經文求之自五百里甸服至五百里荒服每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凡五千里自孔鄭諸儒無有異辭者也經稱荆及衡陽惟荆州通典稱衡陽郡去洛陽二千七百六十八里以南北兩面計之已逾於五千里至稱荆州之域兼有零陵江華桂陽連山諸郡又稱零陵去洛陽三千五十五里江華去洛陽三千五百八十里桂陽去洛陽三千五十七里連山去洛陽三千五百八十九里則荆州南域已逾千里有奇恐經所云衡山之陽未必遼濶如此禹貢錐指謂騎田嶺北為桂陽嶺南為連山連山亦古南越地不當入荆域其駁正最為允協必反其說已為非是乃更謂荆州之域直統交趾則距洛陽凡七千二百二十五里較經文荒服里數三倍過之寧有是事乎至引後漢書為証尤屬牽合考獻帝本紀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註引漢帝春秋曰時省幽并州以其郡國并於冀州省司隷校尉及涼州以其郡國并為雍州省交州并荆州益州於是有兖豫青徐荆揚冀益雍據此則當時特復禹貢九州之名非謂漢之疆域即禹疆域又安得以後証前耶其他附會游移之說往往類此蓋彤長於三禮而尚書非其所精又務欲求勝於胡渭故糾紛至是不足為據也

心園書經知新八卷

〔清〕郭兆奎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心園書經知新八卷》提要

心園書經知新卷目

卷一

虞書

堯典

卷

舜典

卷

大禹謨　臯陶謨　益稷

卷四

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五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六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卷七
康誥　酒誥　梓材闕　召誥
洛誥
卷八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卷末
古今文辨　孔序辨

尚書自蔡九峰先生考訂諸先儒之說折衷爲集傳
亦無庸復贅猶有相沿承誤者略爲辨析未敢必其
是亦足以資窮經者之備覽云

乾隆二十年歲在乙亥孟春月朔日平湖後學郭兆奎謹
識時年七十有三

心圓書經知新卷一

平湖郭兆奎著

虞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節

首節爲一篇綱領總目欽明兩句贊其德之盛光被兩
句贊其業之大
二典中欽與敬並見有分別細按經文自見第一欽字
與以下欽字又有別帝之欽如天之大德敦化於於穆
無聲臭可窺尋惟於穆二字爲可擬耳如日之午無幽
不燭無隱不彰文如日月星辰錯綜經緯燦然秩然思

如江河之原瀉發而貫注於百川馬流乎地脈處周乎
天地萬物而範圍不過曲成不遺四字皆兼身心內外
體用明文思包蘊于欽之中此即自誠明謂之性文思
又即在明字中安安形容帝德自然之從容恭讓即欽
之形於外而可見者恭則居其所而垂裳端拱讓如釐
降有鰥以貴下賤能庸命而朕位可巽也光之被四表
格上下則成功文章之巍巍乎煥乎惟天爲大惟堯則
之也此皆至誠無息盡性參贊之極致蓋舉七十載之
久而徵爲悠遠博厚高明以至悠久配地配天之盛德
大業皆總冒於一節之內格是通徹無間休徵協應天

地位萬物育位育二字之實義至上下而上下協應之
謂格
克明俊德節
俊德卽欽明文思恭讓之德然上文總目一篇此下又
各申言之則克明俊德卽明明德於天下推而行之無
一不被之爲克先親親而平章協和由九族以及於百
姓萬邦此卽中庸修道之謂教所由始所以經綸天下
之大經大學所謂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也
乃命羲和節
乃者繼事之辭所謂繼與聖人旣竭耳目心思繼之以

六律繼之以規矩準繩繼字同又有愼重之義繼則本
之以欽明運之以文思於日月星辰之行已昭灼於一
心乃繼之以歷象定時成歲之法以命羲和也於昊天
曰欽若於人時曰敬授此卽欽與敬之微分處凡典謨
中曰寅曰祗曰愼皆敬之義皆蘊於欽之中欽字重若
字尤不輕敬謹密察日月星辰自然之運行不參一毫
成見强爲求合之爲若
歷是紀日月星之行象卽懸象著明之象歷日之象有
南北往來出入可紀歷月之象有明魄晦朔弦望可紀
歷星之象有鳥火虛昴四仲之中星北斗有斗柄所指

之象辰是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之十二辰以
定南北東西四隅之方位無形象而有定位以有定之
辰歷日月星之象日之出納以出辰入申出卯入酉出
寅入戌爲辰中星以午爲辰北斗所指則周乎十二辰
惟月行雖有冬夏南北中惟晦朔弦望之明魄昭然可
紀辰不足以紀其行之遲而差星宇內止有中星北斗
無五星據星家五星之遲速何關涉於定時成歲辰亦
非日月所會按經圖所載正月建寅二月建卯是卽北
斗所指之辰其日二月會戌日出卯入酉不在戌五月
會未日出寅入戌不在未八月會辰日出卯入酉不在

辰十一月會丑日出辰入申不在丑十二辰有一定之
位卯酉以正東西子午以正南北非若星之旋轉井可
以名東井斗可以名南斗也冬日南則月北夏日北則
月南孔子日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五十一月之日月南
北懸隔有目皆見安得同會於一辰且亦何關於定時
成歲蓋所以定時成歲只考驗於日月星之辰而於月
行之遲而差置以閏月則時定而歲成人事悉準乎天
時而可以敬授矣敬授內兼臣民頒之在野作訛成易
不失其候頒之在朝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此節亦是
下五節之綱領總目

分命羲仲四節

羲和仲叔四人雖各宅一方實皆兼四時而考驗寅賓出日日中星鳥敬致日永星火寅餞納日宵中星虛日短星昴皆欽若歷象之實事平秩東作平秩南訛平秩西成平在朔易皆敬授人時之事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四仲月之分至定而閏出焉是卽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之事厥民析因夷隩鳥獸孳尾希革毛毨氄毛驗四時民物氣機之感應所以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之事皆出其中四節皆兼三月而言四方風氣或有早晚先後不同總不出乎三月之中以應春

夏秋冬之節氣此卽天地民物通徹無間之實義而中和位育之所以然所謂知天地之化育浩浩其天也

歷象之法以日爲主以星爲驗寅賓出日非止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景定春之中在仲月識日之景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無日不寅賓以識出日之景卽無日不寅餞以識日納之景但於東西出納之分尤各有專屬耳故於寅賓出日之下先之以平秩東作平秩者擧春三月之所作均平次序其先後之宜而後繼之以三月之內候至是日之景於永短爲適中是夜之正午其星爲鳥以爲仲春之中蓋自正月朔旦起識日出日納之景自南而日北一日卽日長一日至是日而晝夜之刻均於夏永冬短爲適中因以定春三月之中爲春分分者前此爲短後此漸永爲永短之分界也

日中者自日出以至日納識全日之景而知晷刻之中幷合是日之一晝一夜爲春分非於是日之中間復有分刻之限以爲春分之交界也夏至之日永卽從春分之後候至是日爲日北之極日長之極以正仲夏之中亦自日出以至日納識全日之景而知晷刻之永宵中之爲仲秋秋分日短之爲仲冬冬至亦然在一時則一時無不識其景在四時則合四時無日不識其景仲春

之爲春分仲夏之爲夏至仲秋之爲秋分仲冬之爲冬至皆據全日之晷景以爲中永短則知無處着得四分日之一之畸零也

四仲中星驗之南方午位之正中只驗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中永短四日之夜以識四仲之有中星經文但云星鳥星火星虛星昴無判候時刻明文傳據唐一行爲昏之中星有昏字唐孔氏曰初昏之時更著一初字皆本月令增出旦中故于昏中更加初字候在初昏故曰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月令巳在歷紀廢壞時春分初昏尚在酉時柳星張在巳則驗之戌時星鳥自仍在午

位先儒但以古今中星之差爲歲有差獨未及中星測
候時刻早晚之差知初昏測候之時差則知中星亦無
古今之差矣
宅南交曰敬致是於日之午時識出入之中適當正午
之位則相對爲子位之正并以定南北之中宅朔方曰
幽都冬日南出辰入申朔方陰寒幽隱亦非日行至是
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朔方冬三月竟如長夜也若以日
納爲淪於地中東西南皆淪於地中而幽暗不獨朔方
蓋北方子位日星皆無可驗其爲子位之正北亦從南
方午位定出午正而子亦正非午無以正子也

敬致周禮冬夏致日以夏至之日祠日而識其景尺有
五寸謂之地中爲名誥土中二字立說以夏至土圭之
景驗地之中非以土圭之景驗仲夏之中本與歷法無
涉且地中有天地之中有中國九州之中安知尺有五
寸之景必爲洛邑九州之中况名誥所謂土中只以豫
在九州之中洛邑在豫大率言之猶孟子中天下而立
豈必東西朔南計道里之適均而謂之中若取道里適
均測日景以定其中又何事先卜河朔黎水而後卜澗
水東瀍水西卜則卜地之吉非卜地之中也地之中非
土圭所能測土圭之法已非召誥土中之義更非敬致
二字之義
土圭之法不足以定晷刻中永短所以有太平日行上
道升平日行中道霸代日行下道有道日景長無道日
景短當至不至不當至而至各有告以爲考驗不準之
掩飾遁辭然所以測日景必有物以受日之景而後可
以測晷刻之中永短傳以象爲觀天之器如璣衡之屬
以璣衡爲渾天儀渾儀無測日景晷刻中永短之法竊
謂簡易確當莫如指南車之日軌今法分一時爲八刻
一刻爲十五分計十二時一晝夜爲一千四百四十分
試設一十二時之圓軌週圍一丈四尺四寸以尺二寸

爲一時以一寸五分爲一刻則一刻爲十五分矣堯時
分驗於四方今且不必分方以測候但於泰山巔頂遠
近無林木陰翳蔽隔置軌以候冬至日出於辰幾刻幾
分納於申幾刻幾分日行南北一往一來自南而北日
行一分合東西出納卽應日長二分逐日候至春分之
旦其果出於卯時卯位之中與否方納之日其果入於
酉時酉位之中與否其自出以至納果爲四十八刻與
否夏至之日永秋分之宵中冬至之日短逐時逐日皆
如此測候山之巔頂無雲霧蔽隔逐日測候日冬至自
南而北至夏至而北至復自北而南至冬至而南至日

行日過一分無一日之同軌但有南北往來中永短非
黃道赤道之可測也日中宵中日永日短皆據一出一
納全日之晷刻而定兩分兩至無分刻之交界歲歲分
至之中永短以全日之景爲界限自無四分日之一之
畸零歲安得有差

帝曰咨汝羲暨和節

期爲周承上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
四句來日行以南至出辰入申北至出寅入戌一往一
來終而復始一周爲期紀其一周之數三百有六旬有
六日星以春分夜之鳥中於午夏至火中於午秋分虛

中於午冬至昴中於午四時旋轉終而復始一周爲期
紀其一周之數亦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星有斗柄所
指自正月建寅十二月建丑旋轉歷指十二辰終而復
始一周爲期紀其一周之數亦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合
三者歷象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日星辰之一周無先
後遲速之差非以日與星一晝夜之繞地爲一周相較
而有過一度不及一度之差也經文期三百有六旬有
六日是日行一周之數以日爲主星爲驗初未嘗有天
左旋繞地一日一周之義因錯認星爲附着於天遂舍
星而直以天與日之繞地一周爲期爲過一度也

日星所歷之辰無差惟月行有差日有出入晝夜截然
之分界月之出納無晝夜截然之分界惟以明魄之盈
虧爲晦朔弦望紀其自朔以至晦二十九日有餘三十
日又有不足之差歷十二月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不
足於日之期十一日有奇故必置爲閏月而有三歲一
閏五歲再閏之法以盡日行一朞之數而後分至不出
四仲月以定四時而成歲是置閏正爲月行之差所以
齊其差造歷之初莫難於置閏莫巧於置閏此皆帝堯
本之欽明運以文思旣竭心思乃命羲和繼之以歷象
之法豈猶有不盡之差曰定四時前此未定之辭曰成

歲前此未成之辭周末秦漢之間經義蒙晦術士不知
堯典之義妄託黃帝顓頊全憑推筭板法非堯典定時
之義也

命羲和之綱領要義全在欽若歷象四字歷象非以器
觀天在測候考驗不在乎推筭於日月星辰之象一一
測候考驗而紀其實則亦無事於推筭也欽則敬謹密
察而無一時之疎忽若則謹識其自然之運行無一毫
假借强爲求合卽孟子行其所無事而求其故也其法
非帝堯之欽明文思不能立成法旣立至易而易知至
簡而易能故歷夏商周孔子孟子皆不復有所增益而

申明也自太初更造諸人不知堯典之義以黃鍾起數之法全憑推筭以璣衡爲象創爲渾儀而以管窺而欽若歷象之義晦自先儒以天官書天文晉漢志爲先入之見而卽據以解經而經義愈晦

置閏之法以兩分兩至必在四仲月爲主如分至儘到季月之朔則前此卽當閏閏月又當在春分以後秋分以前託爲顓頊歷在歲後置閏其失見於左氏歸餘於終堯時亦止以分至定四時之中非月月有中氣二十四氣亦屬後人分出卽在平秩二字之中

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皆非暫時之測候當造歷

之始須時時測候日日測候必候至三歲五歲一閏再閏之後方信得無差其法簡易而不厭其勞漢以後全憑推筭其法雖精密似可一勞永逸而不憑中永短之測候其差失正在此

嵎夷卽禹貢青州嵎夷蘇氏誤認四極萬里外孔氏有東表二字遂以東爲青州之東表爲界外之表以海外朝鮮爲嵎夷此測候之法視爲勞苦而畏難也

允釐百工允爲信如四時不爽其候釐日治亦有平秩之義百工之事四時有先後之序人事悉準乎天時一一不爽其候無一日之或曠熙有光明之義熙庶績卽所以亮天工庶績咸熙合之皆所以成上下四表格被之光廣字之義已在庶與咸字內

先儒於堯典定時成歲之法程子曰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數語爲得綱領要義仁山金氏曰聖人因天以定歷後世制歷以推天因字最得欽若歷象之義制字推字深中歲差承歷

或問朱子歷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歷不會差今歷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桌邊云且如這許多濶分作四段被他界限濶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

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歷法於這四段分作八界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蹜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歷法疏密不同耳只是不曾推得定移來湊合天之運行只有季通說得好當初造歷便合并天運所蹉之處都筭在裏幾年後蹉幾分幾年後蹉幾度將這蹉數都筭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可以正而不差今人不會得大統正說天之運行有差不知天之運行合當如此按朱子引伊川分作四段之說便有差容易推測容易見數語已得綱領之處試申其說可以得差之真際卽據經文日之中永

短兩分兩至分作四叚以十二辰日軌逐日測候自春
分日中候到夏至日永爲日若干自夏至日永到秋分
宵中爲日若干自秋分宵中到冬至日短爲日若干自
冬至日短到春分日中爲日若干合計則知三百有六
旬又有六日五日之差總以全日之晷刻爲中永短分
至之界限候至三年五年則知歲必以五日爲常閒歲
而有一日之盈爲六日必在一時之內所謂便有差總
在一叚界限之內亦必終古率以爲常非有參差不齊
總無四分日之一之畸零也畸零出於將一日之差均
齊於數年節氣之變界忽畧於中永短三字爲全日之

晷刻也康節之三百六十整數季通之欲將躔幾分幾
度筭入正數總未認淸中永短三字之義
歲無數十年積分之差在中永短以全日之晷刻定分
至其有六日五日之差猶月之有大小盡欲知古法之
無差須實証之今按坊間所刻纂集
時憲書節氣爲七政全書自順治丙申至雍正乙巳七
十年中閏月二十六共八百六十六箇月大月四百六
十一小月四百零五計日二萬五千五百七十五日以
三百六十六日筭七十年中少四十五日以三百六十
五日筭多二十五日若四分日之一止應餘十七日半

今餘二十五日四時分至無差則認定四分日之一其
筭法已差今欲知歲有五日六日之妻差在何處須以
推筭預定之分至仍用測候晷刻之法但於冬至前數
日以十二辰分刻之日軌候日出在辰幾刻幾分日納
在申幾刻幾分候至日之南至短至與預定之冬至合
符與否其或先一日而至或後一日而至卽可改正於
春分前數日候日出在卯幾刻幾分日納在酉幾刻幾
分候准出入四十八刻晷刻之中與預定之春分合符
與否於夏至前數日候日出在寅幾刻幾分日納在戌
幾刻幾分候日之北至長至爲永與預定之夏至合符

與否於秋分前數日亦如候春分之法但於兩分兩至
候準中永短全日之晷景以核正四時之中而於自冬
至以至春分爲日幾何春分距夏至爲日幾何夏至距
秋分爲日幾何秋分距冬至爲日幾何合四時之一周
爲日幾何則於三歲四歲之中必有一日之餘爲六日
此一日之餘必在一時之中不在中氣分刻之變界候
至三年五年十年則一日之餘亦必有自然一定之時
一定之年無積數十年復有一日之差也此則程子朱
子所謂分作四叚便有差在一叚界限之內容易推測
容易見亦卽先儒所謂隨時考驗隨時修改亦法之至

易而無難至簡而不煩者天文家布筭之術未嘗不精巧細密所差全憑預定之推筭於分至之交界齊之以時刻分不復臨時測候出入之中永短程子有四段之喻亦未實指兩分兩至全日之景爲四段之界限先儒亦皆主隨時考驗隨時修改然統言考驗不認清分至不得其要領曰修改其事似重大而難畏難不免於因循且修改之意仍主整齊一番僅可以數十百年無差總未看徹歲歲但須分至前候准中永短之晷刻以正分至則由忽於日中日永宵中日短爲帝典定時之要義而閏法卽於四仲月儘出也

歲差之始由於錯認鳥火虛昴爲附天不動如木節之在板遂以星之旋轉謂卽天之旋轉而有天左旋之說以日行南北往來中永短之一周分爲周天之度數妄擬天形如鳥卵看作一箇渾圓殼子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南北極持其兩端橫亙於中以爲樞軸因有渾儀之制其法創於洛下閎成於耿壽昌以二十八宿分爲周天之度布筭大小餘分以置閏不候日景晷刻之短以正冬至用歷元之說但取十一月甲子朔旦爲冬至從此積筭餘分後來遂有餘分不盡之差因有數十年一日之差則太初元年十一月初一日冬至實爲歲差起數之第一日也

辰是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爲十二辰中星以午爲辰日出以寅卯辰爲辰日納以申酉戌爲辰斗柄所指亦專主一歲周歷十二辰不主月建二月惟春分之夜斗柄指在卯之中於星則爲火五月惟夏至之夜斗柄指在午之中星仍爲火八月惟秋分之夜斗柄指在酉之中星亦爲火十一月惟冬至之夜斗柄指在子之中星亦爲火立春始於寅初若使春分在生明前則正月十七以後仍指在卯不在寅春分在二十八九則二月十四以前猶指卯不在辰此北斗爲北辰星辰皆

足以定時成歲之正義若主月建不特閏月指在兩辰之間餘月亦非皆以晦朔爲所建之分界也以辰爲日月所會十二次閏月所會之次在何處猶月令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在四孟月則亦無閏月矣

北斗北辰北極天樞名異而實同以星之象似斗謂之北斗其名見於詩維北有斗以柄指十二辰又謂之北辰其名見於論語譬如北辰以其居中爲衆星之所共如皇建其有極爲臣民之所會歸謂之北極其名見於爾雅星名北極謂之北辰郭景純註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門正四時卽柄之所指也天樞之名註北斗者以

斗七星之第一星爲天樞註北辰則以北極有五星以第五星爲天樞按樞之義以北斗居中運旋衆星隨斗柄以旋轉斗爲衆星之綱維若樞紐然也天文家乃以北辰之爲北極與北斗分而爲二又有南極謂南北持其兩端如一物橫亙在中以爲天之樞軸據渾儀之說曰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夫南極在地下何由知其有南極而有三十六之度數其術以爲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强半地下亦然乃北極止出地三十六度去天尚遠地下亦然則南北極止橫亙於地之中是地之樞軸亦非天之樞軸矣以極爲不動而擬之磨臍磨之上下各半磨臍在下半不動下半之磨亦不動也又擬之輪藏心則輪藏在外而動實由藏心在內之動非不動也南極之名見於史記天官書曰南極老人亦是星名非與北極一出地上一入地下爲天之樞軸也且南北極持其兩端如一物橫亙則南極入地之處人民皆居遊出入於極之中矣有是理乎

月無光其體本黑借日之光以爲光其說始見於沈括張子邵子皆主其說朱子亦若信以爲然日月之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所以日光到月四畔更無虧欠惟中心有黶翳處是地有影故者爾及日月各在東西則日光到月者止及其半故爲上下弦按月之望月升於東日方沈於西日升於東則月方沈於西正是日月各在東西相望自始升於東而中而西沈月光常滿何常以地之隔人之所見爲盈虧所謂哉生明哉生魄旁死魄生死之義何居焉天無星處皆辰出於邵子若以星爲附天不動則辰即天也使星非附着於天則天即辰也日月星辰繫焉辰又繫在何處可以知天無星處皆辰之謬

月行有差齊之以大小盡猶有不盡之差於一大一小十五月之後多一大盡而總以明魄之晦朔弦望爲考驗則知漢志之日食於晦由前月之不應大而大也歲有差齊之以閏猶有五日六日之差而總以晝夜晷刻之全景日中宵中定春秋分日永日短定冬夏至考驗四月之無差無大小餘積分之差自然萬古無差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四節

此下四節總在七十載之內咨登庸猶舜咨熙帝之載只朱之囂訟爲不可帝已早知朱之不足嗣位其鑒觀求賢之意早見於此并知予閭二字之來歷已非一日傳所以云皆爲禪舜張本然各節自有義勿看作相近

一時事下先繼以咨若釆而後否僉又則知上兩節皆
在洪水以前鯀之殛在舜受終之後舜之明揚在鯀試
可之後舜在下而在廷師錫至誠之徵不可掩見龍在
田天下文明也帝曰俞予聞如何岳只對以瞽子父頑
母嚚象傲稱其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夫子所以有
大孝一章讀堯典一篇須將大哉堯之爲君一章合看
克明俊德一節卽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古字來歷此
皆祖述之實義

心閣書經知新卷一終

心閣書經知新卷二

平湖郭兆奎著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節

舜繼堯曰重華猶武繼文曰重光協之爲合猶武周之
善繼善述成文武之德猶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曰大
哉坤曰至哉至則大之所始無不成而無不至也又如
顏子於夫子終日不違無所不悅舜所言而見諸行不
啻如堯之自已出自受終之後二十八載不紀堯舜相
與咨詢此足以想協字之眞義

濬有深通之義哲是明之至言其知周萬物無思而無
不通也濬哲自其明之藴於內者言之文明自其明之
顯於外者言之明之發見無非經天緯地秩敘燦然之
爲文恭曰溫言其恭之和粹而從容恭而安也亦自其
外之可見者而言塞爲實卽眞實无妄之爲誠允塞至
誠也兼內外而言合而言之謂之元德元爲幽潛猶稱
文王之德曰不顯曰穆穆如天載無聲無臭也

愼徽五典節

此卽下文詢事考言言可厎績三載中歷試之實事。
納於大麓使舜入山林以相視原隰卽爲鯀績弗成禹
未嗣興爲治水而相視也禹治水隨山刊木以通道先

時草木暢茂道路蔽塞當烈風雷雨晦冥之時舜能弗迷於往來之道路由其東西朔南之方向山川險阻之脉絡燎然於胸中故不迷非止弗迷於風雷但曰烈風雷雨常人亦有弗迷者不足爲聖人異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受終于上日非元日朔旦也紀元日在前朔旦在後是堯時稱元日至舜以後始稱朔旦以爲史官變文者非上日之義在上節帝命舜在正月不必在元日卽在元日舜先讓而後受終不必卽在同日則上日非元日槩氏上旬之日爲是受終傳云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肴終字極明坤六三無成有終之義人臣之所同

不作一例解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璣坊本亦作旋傳據天文志謂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按遭秦而滅其象不可得見其制亦未聞有所表見經營創始出於洛下閎制成謂之渾天儀未嘗謂之璿璣玉衡也史遷與洛下閎爲同時共事之人其志天官書仍以北斗七星爲璿璣玉衡未嘗以璿璣玉衡爲渾天儀也以渾儀爲璿璣玉衡始於鄭康成以七政爲日月五星始於馬融究其實義堯命羲和歷象定時成歲之法以日爲主寅賓寅餞於日之出納於出辰入申出卯入酉出寅入戌以測南北往來晷刻之中永短以正分至於分至之夜驗正午之中星爲鳥火虛昴一一精細而有實據渾儀之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南北以中分天脊斜倚赤單環東西以平分天腹以子午南北中分爲天脊以卯酉平分東西爲天腹日軌但有春分以後秋分以後無冬夏至更無分至日中永短測候之

法但以夏至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南北行之度皆從北極筭出不憑出納之晷景總與堯典歷象之法全然各別舜於受終之後欽天爲初政第一大事豈卽頓改帝堯之法而以管窺天乎傳疑經文箇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寫名按前漢志成於班固亦仍史記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坊本璿亦作旋洪範偏頗因協韻改作陂璿璣等字或因渾儀而出於改作亦未可知史記漢志在前天文志在後其義則察斗柄所指爲長渾儀制雖巧要不得附會爲舜所在之璿璣玉衡也七政非日月

五星尤顯而易辨日軌無中永短分至晷刻可察月不
及置閏之法星不及分至夜午位之中星據天文志五
星遲速不齊之至何以齊何所憑以定時而成歲豈齊
之以如連珠以定歷元乎
渾儀背面有宿度之刻準日行以爲度以管窺而合度
以爲齊有不合不齊不以爲術之疎以爲變異以土圭
之法測日景長短以爲有道無道之徵隋志隋興晝日
漸長開皇元年冬至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漸短至
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不自知冬至之差以爲無道
之徵則堯舜時冬至日景之長與桀紂隋煬帝之時不

可以數計矣何其謬也
以北斗七星分配日月五星始於馬融猶星家以二十
八宿每七宿又分配日月五星於十二辰以午爲日未
爲月巳申爲水辰酉爲金卯戌爲火寅亥爲木子丑爲
土何所底止窮經當求經之眞義不當參雜以天文五
行志經有經之義緯有緯之術別而存之可也
肆類于上帝節
朱子曰類只是祭天之名其義則不可曉按夏商無文
可徵周書泰誓伐商類於上帝宜於冢土至召誥周公
用牲於郊社於新邑故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

也爲武周之善繼善述嘗伐商而未代商猶不改乎類
之名冢土猶仍太王之舊營洛而郊亦非常祀不曰類
周以前無郊字非依類之訓也
六宗之說最爲紛雜以天地四時爲六宗伏生馬融之
說以上下四方爲六宗歐陽和伯夏侯建之說以星辰
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爲六宗鄭康成之說以易六子爲
六宗王莽之說卽劉歆水火雷風山澤之說也以日月
星岱海河爲六宗賈逵之說以日月星辰寒暑爲天宗
社稷五祀爲地宗四時五帝爲四方之宗司馬紹統之
說以六宗爲三昭三穆幽州秀才張髦之說以地有五

色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六宗爲祭地虞喜之說
也傳所引祭法卽孔安國之說孔叢曰宰我問六宗於
夫子答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
後儒無復紛然矣謹按孔子於夏殷之禮已嘆文獻不
足徵能言而不言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然
則六宗名義無徵闕如可也祀典祭其義之所當祭者
六宗自在內亦不必附會以强合其名也
望於山川卽是祭地地之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
而不洩山川卽地氣之會聚而發見處社報土功專主
土爰稼穡之義此望於山川所以別於社社始見於夏

書不用命戮於社當在錫土姓之後後又以稷爲五穀之長竝祀而有社稷之名祀穀神非祀后稷之棄也偏於羣神只是古昔聖賢之人如伏羲神農黃帝之見於易偏則於古昔聖賢之有功於天地民物者無不祭也卽陵墳衍卽在山川與土之內不應與聖賢總在一何中爲徧

輯五瑞節

輯瑞所以徵羣后受終非朝覲常期必徵之而後至瑞卽錫土錫姓錫爵之命圭當必有土姓爵列之刻來朝執以入覲驗其爲東岳西岳南岳北岳某姓某等之諸

侯非止合符驗其信否以防僞若後世有假官假印也據周禮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在考工玉人註云名玉曰冒言德能覆蓋天下也亦無冒圭之義卿大夫執圭以聘於隣國隣國諸侯亦執冒以合符與否否則何以辨眞僞日覲四岳之羣牧卽以時月日之協律度量衡之同五禮之修五器之如詢察而申命之也

歲二月節

此下五節皆班瑞後二十八載以內事歲二月節是第一次巡守以後五載一巡守之禮無不如初也祀天而燔柴藉陽氣之上達也協時協四時之分至協月協春分之在二月夏至之在五月秋分之在八月冬至之在十一月正日正春分之爲日中夏至之爲日永秋分之爲宵中冬至之爲日短無不協則無不正矣爲巡守之在四仲月可以周歷而考驗則四岳之羣后於敬授之人時作訛成易之平秩亦可考驗矣律只六律所以正五音而和五聲以在治忽度之長短量之大小衡之輕重無不同則風俗無不同而協和也論語稱武王謹權量審法度不及於律律在度量衡之後治定功成而有樂同字總貫同律同度同量同衡非同律以同度量衡也三者受法於律之說出於班志始於太初以黃鍾之

數八十一爲推算之歷母歷皆受法於律此術士之法非舜之法也五禮是五典之禮卽夏殷周所因三綱五常之禮非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吉凶二字始見於惠廸吉從逆凶莫詳於易爻卽禍福二字之義夫子憲章文武只有喪葬祭之禮無吉凶之名惟短折不得其死者爲凶考終命者在五福之中亦非凶也有凶之名因有陰陽家避忌五禮爲自上達下人倫日用之禮修則申明其等殺之秩敘卽夫子所謂齊之以禮也五器爲五禮之器五禮有等殺之秩五器亦有等殺之秩如之爲同同其秩然不同之等殺也

五載一巡守節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明有一字虞書五載之內一巡守而羣后四朝四字不必定主四方巡守明明有協時月等事勿泥一往一來禮無不答以巡守爲回禮一番也敷奏以言卽考言之法明試以功卽詢事之法車服以庸則言可底績而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也

肇十有二州節

堯舜以前猶爲洪荒未闢堯始定時成歲禹因治水敷土則壤以九州爲上古之舊殊昧敷土之義舜以冀州地廣建牧以分理九州分爲十二州始於舜故曰肇在

禹治水之後受終二十八載之內以後咨牧命官爲十二牧無復合爲九州之事夏商以後各有分封十二州之牧漸失其職九圍九有以禹績不忘其舊猶自漢至今猶有三秦三晉之名非不久而復合也禹爲治水而分疆域兖之濟河青之海岱徐之海岱及淮揚之淮海豫之荆河荆之荆及衡陽梁之華陽黑水雍之黑水西河不必皆四瀆之源四岳之鎭舜之封山或爲川之原或以能興雲雨足以澤萬物則封而祭之禹之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主於平水患舜之濬川水患旣平之後於淺而復淤者濬而深之以興利也

象以典刑節

刑以弼敎有悖倫不率敎者制爲刑以弼之此節是舜始制以弼敎之刑原於天討有罪卽五刑五用墨始見於伊訓劓始見於康誥又有刵剕宫始見於呂刑墨劓剕宫大辟由於呂刑世有升降道有汚隆穿窬淫放之所犯常在桀紂之世然文王之化無待於幽閉割勢之宫刑而況時雍風動之世乎五刑莫重於大辟由重入輕已有流宥鞭扑金贖以爲法之正又有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以盡法之變更有墨劓剕宫在死與宥之間此皆據後以註前之誤金作贖刑亦不同呂刑以罪之輕

重金之多少爲罰贖金取其堅欲其悔過之心堅如金猶取自新廿結勿以呂刑之贖疑舜卽以金示罰也出金者爲罰入金何所用此卽惟危惟微之辨眚災肆赦宥過無大也怙終賊刑刑故無小也康誥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及厥辜時乃不可殺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皆原本於此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欽恤之心也愼刑者以此節爲律毋參之以康誥一篇更參之以呂刑一篇而一本欽恤之心則無失矣

流共工于幽洲節

共工之靜言庸違驩兜之朋比鯀之方命圮族終於績用弗成三罪皆見於前三苗是國所竄者三苗之君其恃險爲亂當是時五瑞而不至而巡守而不覲時月日不協律度量衡不同五禮不修五器不如所謂弗率不卽工也四罪總在二十八載之內非一時事

二十有八載節

此節見四罪以上諸事皆在二十八載之前堯所未終而舜終之無一不如堯之自已出卽以見二十八載協帝之光華百姓如喪考妣足以徵聰明之悠久三載四

海遏密八音足以徵協和之悠久并足以徵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巡守方岳修五禮之悠道慎徽五典道之以德也修五禮齊之以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亦可見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苗鯀共驩明明實有其名傳復引四凶之名牽合附會此說經所以多誤

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

遭喪明年爲嗣君元年此古今所同蓋遭喪之年已爲先君紀年如二十八載堯崩是年猶爲堯之紀年自當以明年爲舜在位五十載之元年若必以遭喪之明年卽位成王於四月乙丑崩康王於癸酉受顧命卽位不待明年也舜於受終之日已陟帝位至是二十八載矣不應復以卽位告孔氏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廟告爲是蘇氏執春秋之事以例堯舜而反疑孔氏殊謬○告攝攝字有二義禹之受命受總朕師之命只攝政不陟帝位舜之受終受陟帝位之命故輯瑞而覲四岳羣牧是攝位不止攝政謂之攝者以帝堯雖退老而猶在若權管云爾亦出於孟子非書本文

詢于四岳節

四門卽賓于四門門是活字明四目達四聰正是闢四門之實羣牧之治忽四方之幽隱上下之情無一壅蔽

之謂闢全在四岳之耳目有以周知而上達詢之爲謀欲四岳之盡其職也爲天下得人已在二十八載之內故九官之命皆在朝之人

咨十有二牧節

牧以養民爲職民以食爲天食以時爲重惟時者作訛成易不先時不後時不失平秩之序后稷一人不能徧歷牧則分任其事也遠邇以地言德與元卽遠邇中人柔與能卽敬敷五教在寬之義敦與允則勞來而匡輿之獎勸之敦之爲厚有使之日新而充實之意允之爲信有信任而簡用之意壬爲包藏凶惡之人卽如巧言

令色似德而非德似元而非元須辨別而拒絶之故以
而字接下蠻夷在五服之外以不治治之非竟置之不
治上五事處之無不各得其宜蠻夷聞風向化自然相
率而服所謂不治治之也

舜曰咨四岳四節

格於文祖後已詢岳而咨牧稱舜曰一以明後之帝曰
是舜一因熙帝之載帝是堯故稱舜以別之熙爲廣有
光明之義卽明亮也采以事言疇以類言卽百工之庶
績也百揆總而釐之使各撫辰以時敘之爲順卽所以
亮采而熙帝之載稱伯禹在廷咸尊而長之堯時未有

伯爵見於書鯀績弗成殛於羽山前此未必有伯爵之
封殛後亦無追封之理平水土而宅百揆猶堯之試舜
卽有試以總朕師之意

汝后稷與汝作司徒汝作士同唐孔氏云稷是五穀之
長立官主此稷事按此是汝后稷之義非有爵土之稱
上節僉曰伯禹帝曰咨禹此旣稱棄下命以所主之事
非稱名也百穀凡草木之華而實者皆穀也百猶百姓
之百以三穀各二十種蔬果各二十種共爲百穀者非
播則辨其高下燥濕之宜以普其利也

敬敷五敎在寬敎之以親所以和衷卽綸字一層敎之
以遜以明秩敘卽經字一層敬則寅恭之謂也敷敎卽
有五禮之庸在內使之有所率循當然之理卽五禮也
定字陳氏曰敷有敷宣敷布二義宣謂闡明之布謂班
行之敎人者易於欲速而受敎者難於速成易於欲速
則忿疾厭倦之所自生難於速成則齟齬扞格之所自
起故夫子言誨人不倦必世後仁皆是貴寬之意又以
含洪廣大漸漬涵養釋寬字曰含洪廣大以度量之寬
言之漸漬涵養以時日之寬言之

五刑五典之刑服則刑之上下有以服罪之輕重就則
卽於刑之上下有三等此刑之着於人身者故曰就如

大辟鞭扑是也五流卽五刑之可矜可疑與夫親貴勳
勞之不可加以刑者如流放竄殛是也流必安置以所
居之謂宅宅又有三等遠近不同凡此稍有輕重出入
之差卽刑不當其罪而人有不服者矣故惟明而後克
允孔氏於大辟之上引魯語增出甲兵者非兵刑自是
二事不可以兵混於五刑中傳以孔氏不及墨劓剕宮
故以宮辟下蠶室餘刑就屛處不及鞭扑潘氏因有上
字象刑流法鞭扑以下官府學校不領於上之說恐非
經義

帝曰疇若予工節

工作什器以利用爲三事之一制器尚象各有名義法
度堯舜之世猶在創制之始故其職重必得其人垂之
巧規圓矩方繩直準平無一不合乎名義法度堅實精
緻足以利用足以繼聖人耳目心思之力非若後世奇
淫以爲巧往哉汝諧見汝宜共工不必讓也益作虞而
讓曰往哉汝諧禹固辭亦曰俞惟汝諧義同垂共工重
在共與若能若方能共九官皆有屬不獨於垂爲和諧
衆職也此以工爲官共是供其職活字前共工是臣名
堯咨若采非咨若予工以前共工不名爲世官者非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節

草木有宜樹藝者有宜任其自生自長而以時取其材
者鳥獸有宜畜牧者有宜任其自生自長而王用三驅
者有爲食物有爲用物無不有以周知循物性而無違
之謂若鮮食之康奏自益於斬木通道而草木之性亦
因以辨此皆所以盡物性之事非止若後世山澤之虞
故在五人之中伯翳爲伯益不見於經或出秦人之附
會已可爲疏益可冒祖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節

三禮爲天神地祇人鬼皆事神之禮五禮主倫常五典
之禮其中則有喪葬祭之禮孫氏謂五禮惟三禮爲重
者非三禮又以宗廟爲主者亦非夫子稱武周達孝歸
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此
三禮也等殺所生之禮五禮也夫子所祖述亦文武所
祖述而爲之憲章也武周於宗廟之禮尤詳備六卿以
宗伯名以宗廟爲主伯夷作秩宗以秩爲主惟寅惟直
惟清始不失其秩秩之義不講所以有禘黃帝而郊嚳
祖顓頊而宗堯之說寅則敬而加之以戒懼直則三禮
中自大以至細微之節目無一毫差錯假借則此心無
一毫臨事回護紛雜專一而潔清矣典禮之寅直清卽
在秩字中若對越而交於神明之誠敬自在舜然主祭

者惟秩宗百無一失而後對越之際無絲毫瞻顧紛雜
萬一臨事偶有一失此心惕然不寧不得盡其誠敬矣
卽如解經亦惟夙夜閒敬謹體玩經文仰窺聖人之先
得若因先儒之誤而有回護之心則不直因而博采衆
說以假借附會則紛雜而不清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節

胄子卽肖子之義說文肖也增韻裔也又系也嗣也無
長義以長釋胄爲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適字訓釋
然惟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專主適子不及
衆子不知何義聖人修道之教欲天下臣民皆會歸於

極非如秦人愚天下黔首也既爲公卿大夫士之子無論適衆俊秀者不可不教非俊秀者尤不可以不教春秋譏世卿爲適子不必皆賢也豈唐虞卽有適子衆子入學不入學之別州吁叔段豈以不入大學之所致則胄不必爲長也此處胄子更當以天子之子爲主猶三風十愆之訓雖兼邦君卿士終以臣下不匡其刑墨亦主爲太甲言也至於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樂之教不遺於庶頑讒說豈皆適子之世官乎

人之生也直率性之謂直率之中節而和卽直而溫徑情直遂而不溫則不和故欲其直而溫御衆以寬寬君德也寬而無制怠緩縱弛悠裕而不迫促爲寬謹嚴而

有節制爲栗若相反所以相濟溫與直亦然剛天德也剛而虐亢則悔義以方外仁以宅心自無虐臨下以簡提綱挈領知所先後而敬以直內自無傲四者之教所以育德而使之成德也而所以優游漸漬涵育薰陶莫善於樂詩言志至律和聲四句是卽教以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之法須作兩層看其始先取詩之直溫寬栗剛簡而無傲虐者教之誦詩以議詩人之志因教之歌以永其言而有長短之節教之輕重疾徐抑揚高下之聲以依其永教之八音之器按律以和宮商角徵羽之五聲是一層其繼卽教之詩以自言其志歌以自永其言聲以自依其永按律以自和其聲有不協律必聲有未和聲之不和卽足以徵德之未能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至於涵育薰陶之久而聲無不和被之八音無不諧協無相奪倫則神人以和而德成矣故曰興於詩成於樂而所以立於禮者亦在其中矣

律和聲卽在八音樂器之律然八音中金石木革土卽有偏屬之音不必五音皆具惟絲竹匏之律易見如琴有五弦弦有大小以正五聲宮弦最巨羽弦最細爲黃鍾之說者宮弦用八十一絲商角徵羽以漸而減以爲

五弦一定之巨細是卽律也律有不止於此五聲既有五弦抑揚高下之依乎永在手指之彈與按捺處有一定之位布徽有相距遠近之疎密是亦律也又如管之孔有六相距有一定分寸圍徑有一定大小是亦律也笙有簧有孔竅相距一定之法皆所謂律也絲竹匏各有一定之律而後各得五音之正然後以人聲之詩被之琴瑟被之笙管以審其聲之協與不協協則和不協則不和有不協不和必詩之言如四聲平上去入之未協其詩雖可播之樂章而聲之不和必叶韻以和之此

一唇是律和聲本義若柷敔之爲合止金石之爲聲振鼓以君樂皆樂中節奏如詞曲有板有一定之法以爲節奏是亦律也

絲爲琴瑟聲在指與弦之間竹爲管聲以吹得人聲之半歌則全是人聲是卽肉也故有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之說朱子曰終不若人聲自然也然人聲自然之妙須有中和之性情發爲志宣爲言按律無不和然後神聽之而悅懌人聽之而和平乃爲自然之妙微有不和必協之律以臻於和也

虞書止有六律孟子亦只有六律託爲黃帝之說始於

更造太初歷共爲十二箭本爲候氣之管不候日短爲冬至而候一陽生爲冬至因爲黃鍾八十一之數以算天度餘分之差因以通之律因以通其筭於度量衡遂以黃鍾爲萬事之本其中牽合附會實皆支離强配非中聲不可得古法之不盡傳也

六律加六呂爲十二律又變爲準加至六十律擬之八卦重爲六十四卦琴之五弦爲宮商角徵羽益以二弦爲變宮變徵夫聲之有變卽新聲所由起二弦又有文武之名附會爲文武所加豈文王加一弦武王又加一弦乎朱子云元定以變宮變徵不入調以濟五音之不及正緣宮徵之間音節遠而難和故以此二變收之正所謂查字散聲者蓋如今之鼓琴瑟吹笛管者必有襯字以扶助之長短各依作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按宮徵之間音節遠而難和必加二弦以調和則未加之前夔之和聲猶未盡也夫六律之加六呂爲十二律更變爲準加至六十律猶五弦加二弦爲七弦加至九弦十二弦二十五弦二十七弦也

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出於漢志黃鍾大呂之名始見於月令月令以前見於左傳楚辭黃鍾毁棄瓦釜雷鳴黃鍾鍾也曾鑄林鍾亦鍾也周景王之無射亦鍾也豈九

寸六寸四寸之竹箭乎

漢書律歷志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燿名譽徵天下通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删其僞辭取正義著於篇按此爲一篇志之綱領首引虞書次卽附會到八卦亦由數起謹權量數語已在三代稽古內爲要引入孔子皆爲全

篇附會伏案而著其實始於王莽成於劉歆雖曰正義亦僞辭中取出之正義云爾此班志之筆法微意其下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本起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以成六觚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徑象乾律黃鐘之一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

輕重者不失黍絫其法在筭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按此則律度量衡歷法皆出於數并伏羲畫卦亦出於數而法在筭術小學是則明明是術數小學豈可以包舉歷律之大并該羲文周孔四聖之易此其牽合附會烏可據爲經解正義爲王莽劉歆之所狀誤律和聲之聲主人聲而言卽歌永言之詩其引傳曰黃帝之所作制爲十二筩以聽鳳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是人聲皆依鳳鳴之聲雌雄各六爲十二聲非五聲矣其法皆用銅不用竹則非黃帝之法明矣五聲爲宮商角徵羽猶四聲爲平上去入是人聲之自然惟

性情中和而中節者爲中聲不協以六律之五音虛而無憑此聖人旣竭耳力繼之以六律以正五音五音之已正者卽是律卽爲中聲詩有辭有文辭卽句文卽字或宜宮而商宜角而徵羽爲不和稍有高下未協乎五音之中猶不和也協之於比歌之絲竹匏五音已定之律合則和不合則不和是謂律和聲據經求義不以漢志等書先入於中則見其如是耳存其說以俟知者詩爲樂章三百篇之詩具在二南二雅之正周之頌風之豳皆聖賢所作其聲自無不和求中聲於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以爲宮商角徵羽猶詩家平平仄仄平板律非

三百篇之律也試以三百篇之詩比之以琴瑟笙管比其貞復比其淫則貞淫必有辨矣以子母相求之法五音之律可以和聲詩聲之和亦可以求律也

帝曰龍節

出納皆曰朕命出之允敷宣朕命無一毫差誤遺漏不得因緣而假借審出之有不允非審命之有不允也納之允傳云敷奏復逆復如復命百工奉命而行之事能悉如朕命審其無一毫虛僞苟有一毫不實任其掩飾長僞之門自此開此皆讒說殄行之人所乘之間隙允則無間可乘矣若敷奏以言恐不由納言而陳逆作給

事中封駁解予違汝弼責之禹亦惟揆岳皋益能之似
非望之納言之龍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節
四岳九官以治内十二牧以治外四岳爲四方之耳目
百揆爲百工之總率皆所以熙帝之載以財成輔相贊
化育故曰天工亮則輔相而光顯之以成協帝之光華
也岳牧九官各得其人各撫辰以凝庶績而亮天工此
五十載所以無爲而治惟不息不已以臻博厚高明悠
久於無疆也
三載考績節

此節主九官之屬庶績百工百僚之庶績也百工難必
一一盡得其人故三載而考三考而有幽明之黜陟竄
三苗是竄其君分背則舊都之三苗分背其漸染之深
而不卽化者
舜生三十徵庸節
此節總始終而紀其歷年之久舜以倦勤有總朕師之
命受命神宗之後必無巡守之事史記不足信孟子之
論舜不必皆實事以下三篇皆五十載以内事

心園書經知新卷二終

心園書經知新卷三

平湖郭兆奎著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節
曰若稽古史臣追敘之辭不必其時之遠且止第一節
從後而加以冠一篇之首凡若此例卽爲序愈知百篇
之序爲重複僞作古猶昔詩曰自古在昔是也禹自受
命神宗至終陟元后之後史闕文矣謂成於夏啓以後
史臣之手者非文命敷於四海祇承于帝卽禹貢聲教
訖於四海告厥成功之所陳聲教之訖雖禹修和之功
而皆原於帝之命故曰祇承無成而代有終之義堯曰

文思舜曰文明禹謨曰文命皆所以闢洪荒之草昧開
萬世之文明
曰后克艱厥后節
艱之爲難卽平成修和成功之難俾勿壞之難安汝止
惟幾惟康后克艱厥后也同寅協恭思曰孜孜思曰贊
贊臣克艱厥臣也傳云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
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此克艱艱字中俾勿壞之
實義政卽六府三事之政乂卽績凝而咸熙乂必由於
克艱見乂之不易敏德則風動而從欲也
帝曰俞允若茲節

允若茲以下是卽四門無不闢四目無不明四聰無不
達也嘉言罔攸伏無一言之遺野無遺賢無一人之遺
觀野無遺賢則知凡民限於氣稟不皆俊秀矣萬邦咸
寧黎民敏德無一僉壬傷善類而擾害稽于衆舍己從
人則能合岳牧九官百僚之克以爲克不虐無告寧之
至不廢窮困舍己從人之至惟帝時克不自以爲克故
能克也舍己從人如縣之試可乃已

益曰都帝德廣運節

都爲嘆美辭是當時本義後因以美王畿曰帝都以草
野爲鄙非古卽有都鄙之分用爲嘆美也帝德廣運德

卽聖神文武欽明文思恭讓之德廣則博厚配地高明
配天運則悠久無息而不已也聖則聰明睿知無思而
無不通神則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莫測其廣
運之迹武則剛健而不殺文則經緯乎日月星辰之懸
象天文也平章協和以秩敍人文也此益嘆美堯之所
以能克以爲協帝之則堯則天以爲克舜之協帝則堯
以爲克也大而化之是孟子學聖之事卽其次之聖非
堯之聖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此因上文皇天眷命發出惠迪從逆吉凶之應如影響
之不爽卽大學本末治亂人心天命得失之其機如此
也吉凶二字始見於此禍福二字始見於湯誥天道福
善禍淫字以漸而孳義以漸而淺顯此古今文字不
同之差別謂聖人論吉凶不論禍福者非善惡是人事
之感禍福是天道之應謂惟影響非言其必然之應善
惡吉凶卽是影響之理以理字易應者亦非此皆失於
求深之過惠字對逆字迪字對從字惠是實字卽惠不
惠之惠迪蹈也

益曰吁戒哉節

吁是嘆吉凶影響之可畏故不可以不戒儆有警覺之

義儆戒卽在無虞之時法度有因時而創立者不失中
正之則有率由而不易者不失創立之意遊出於偶而
暫逸無一時一念之可遊樂本性發爲情中節爲和稍
過則溢而淫不必縱恣而後爲遊淫也任賢欲專一而
勿貳去邪欲果決而勿疑謀不必授之理有未安理雖
當如汝則從龜筮逆而庶民逆有未合乎人情時宜者
則勿成志爲心所之有一事卽有一志熙則無一不歸
於中中則正大而光明之謂熙百姓之譽在道之盡善
不可干尤不可違道以干稍有徇人之念卽違乎道欲
民協中而民從欲以治非咈百姓也如數敎而不能寬

操切急迫亦是咈無怠無荒無時無事而不以此儆戒也蓋因惠迪吉從逆凶而陳戒意雖責難於君而責臣之意亦在其中承上克艱禹本兼君臣未嘗偏重於君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若專屬君然命官無不咨詢於在廷之臣四目無不明四聰無不達乃盡勿貳勿疑之義時氏云人只有一心安得有百志一條不甚分明既亦即在百志之發邇而見遠者不專指方寸之間光輝明白也

禹曰於帝念哉節

此節是禹祇承克艱正文故特稱帝而告之德即明明

德於天下之德爲政以德之德德之廣運惟善政政之善在養民養民政在六府三事之修和水之修距川距海所以除其害九澤之陂溝洫之盡力所以興其利火之修食用資其烹飪膏油庭燎資以啓明爨暑水得火以濟木得火以然金得火以治土得火以陶穀得火以熟木之修爲宮室棺槨舟車器用金之修爲鐘鼎錡釜斤鋸錢鎛土之修剛柔燥濕三壤咸則底土交正穀之修黍稷稻粱高下因乎地之利早晚乘乎天之時非生成之數相生相尅之謂也洪範五行曰土爰稼穡土德莫盛於稼穡此穀歸於土爲五行之義非謂穀在木行之數也典禮秩敘敷五教以正其德制器尚象以利其用桑麻畜牧以厚其生而皆有等級隆殺品節之爲和修之和之之爲政已修已和之爲功有條有理之爲敘此皆聲教四訖文命既敷艱之已克帝嘗念其克之艱於前尤在克之保於後以俾勿壞則九功不可不歌以歷敘其艱律以和其聲而樂道其勤苦也歌非採民間自然之歌詠民之歌不過偶一自道不能備述九功修和之艱亦非止君臣相戒之賡歌九歌即爲韶樂九成之本如豳風七月之作是也蓋欲俾之勿壞雖在帝之念而常存儆戒於無虞亦須臣民率作興事各迪有功

而後艱乃克則其勤於是者必休美而仍不忘儆戒之意其怠於是者必懲畏之而督責以勉於勤而所以戒董之具即以九歌之和以律者使之朝夕吟咏以振興而勸勉之此亦在寬而悠則能久之義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節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天施而地生水土未平即無以成天之功禹平地以成天平成之功在六府無一不修府修而後三事亦得以和民物之生無不遂性無不復皆所以贊化育之事舜惟能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故深嘉府事之修和足以永賴於萬世非溢美之詞此眞所

謂悠久無疆也當從六府三事一一思其所賴更當思其壞而勿之

帝曰格汝禹節

堯咨岳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命舜曰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命禹曰汝惟不怠總朕師因禹固讓曰汝終陟元后舜之受受異位之終禹之受受總師之命節節有不同處勿但以率百官若帝之初作一樣看更觀舜以側陋升聞歷試三載一讓而即受禹以平成修和之績又總百揆數十載固辭而後受覺一則從容而自如一猶兢兢如弗勝也舜之受終以陟位告禹之受命

以總師之事告後此伊尹百官總已以聽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有似禹之總師但禹終陟元后之位伊尹周公終不陟位明於此義知周公踐位朝諸侯之荒謬也舜禹不同在受禪之始陟位與不陟位之别伊尹周公之百官總已不同於禹在終陟位與終不陟位之别禹以舜倦勤而總師終舜在位之年而陟位伊尹周公以嗣王諒闇而總師止終三年之喪而歸政又有久暫之别

堯命舜曰汝陟帝位舜命禹曰朕宅帝位汝終陟元后此二帝之稱帝三王稱王自禹始

禹曰朕德罔克節

克即克艱之克禹若自歉不能克君之艱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君臣皆勞心以克艱禹嗣興於績用弗成之後啓弗子而荒度土功尤當心力俱竭之任萬世賴其能克禹尤自覺其艱之難克也凡民難與慮始往往畏難苟安禹平水土民雖無不即工而永賴當時或有畏難苟安之心即是不依惟禹能體察之皋陶刑以弼教期于無刑而協中至於不犯此其種德之入人深而黎民所以懷之蓋觀知人安民之謨實有君天下之德故念茲在茲無有易於皋陶惟帝念功承上帝稱禹平成修和之功若不及皋陶之功爲能克此正禹之克讓

也

皋陶曰帝德罔愆節

臨下以簡是臣下御衆以寬是衆庶下八句皆兼臣庶言好生之德兩句歸到民協於中茲用二字總歸到帝德皋陶之明允即本帝德之欽恤以邁種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節

民協中而不犯於有司帝之欲俾予從欲者皋陶之休美可見禹於四人之中獨推皋有不同於暨益暨稷帝於皋陶之功亦未嘗不念茲弗釋然終不若禹之功能尤莫與爭也

帝曰來禹節

傳云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此卽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之義禹之平成修和必先有成筭數奏於前無不如其言而奏功此成功卽所以成允之義而功之成不必盡見諸言言之允亦不必專在於功此成允成功分見之義于邦則克勤于家則克儉此卽夫子嘆其無間然一節之義其賢如此而能不自滿假則巍巍乎足以有天下而不與矣此德之懋爲可懋也其能其功天下莫與爭而不矜不伐此績之丕爲可嘉也天之歷數有一日不可躋之天工非止相繼之次第也

人心惟危節

人之情欲易開而難塞故曰危道率於性發端於宥密故曰微此心之發稍有一毫偏倚之差卽足以貽四海之憂致千百年之患此辨之不可不精守之不可不主於一無一不歸於中而允執之此中堯以傳舜舜以傳禹成湯之建中洪範之建極中庸之時中大學之至善卽天命之剛健中正而純粹精者維皇執而用之以成協中之治夫子祖述之以爲矩者也

人心惟危泛指凡人之心幾微嗜欲之開其流漸至於莫可遏一旨酒也禹飮而甘之知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此正辨之精也而所以克儉者覩此矣微卽惟幾之幾知微之顯之微遠風顯之著見於外皆始於發端之微稍有毫釐之差非察之精無以辨非守之一不及追也執中卽禹所謂安汝止精一則惟幾惟康堯舜禹所以相授受本同條而共貫提綱挈領以中命之非慮禹之一心猶有人道危微竝域而居欲其以此做工夫使人心退聽道心爲主而後執中也命禹總師在平成修和之後不矜不伐不自滿假而陳克艱之謨豈尚有人心未退聽之事若欲使危者安微者著以至動靜云爲無過不及之差是大賢以下做工夫終不能到聖人之執中也所謂危微者在幾康之際稍一差繆其流漸開其失漸大所謂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煙而焚宮燒積乃足以形容危之流極而容螻洩煙之一線則微乎其微者也

無稽之言節

言之無稽考其實無當於事理卽稽之古無可參証謀之詢不特好問好察邇言如百揆之宅咨四岳總師之命不見有咨詢曰詢謀僉同虞書所載只是綱領之要不盡載其詳又如詢事考言堯詢舜之言亦不及載也

可愛非君節

君尊可畏不知實可愛民賤可欺不知實可畏衆非元后何戴乃知君之眞可愛也后非衆罔與守邦乃知民之眞可畏也曰欽又曰愼曰敬愼與敬乃所以盡其欽可願是可愛之實願卽民之所願欲修卽與之聚之修和而俾勿壞卽所以爲敬修亦惟直任而不辭乃所以爲修不任其艱而九功壞四海困窮天祿亦永終矣

禹曰枚卜功臣節

曰官占則知占卜之官堯舜時已有之禹曰枚卜帝曰卜不習吉又曰龜筮則是龜曰卜筮亦曰卜也筮古作

筭六書正譌云从竹从𢍏𢍏古巫字巫主筮古者以竹代蓍按蓍起於文王之大衍蓍從草筮從竹疑卽今之以竹根頭分作兩片爲一合以仰覆爲陰陽者其占亦用卦筮則但占卦六爻之象未有文周之辭故有所謂繇朱子曰古但有占而無辭如今之环珓也至文王繫易而後用蓍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筮在前蓍在後古但有竹而無蓍非以竹代蓍也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也

正月朔旦節

舜受終於堯自必告於堯之祖廟禹受命於舜舜受之堯自必告於堯之廟神宗爲堯廟無考証理當然耳若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出於左氏爰居一海鳥微物其不當祀只應以迎貓之類相形何至引述到帝王郊禘之大展禽未必有此不論自屬左氏之誣夫子於夏殷之禮已嘆文獻不足無徵唐虞事二典三謨外更何考據豈可以帝王之祖宗妄爲配合

帝曰禹惟時有苗弗率兩節

此兩節與上文不相連續弗率卽禹所謂苗頑不卽工於旣竄之後猶頑不卽工乃命禹徂征征猶逆命至班師七旬而後來格此篇不在受命神宗之後因征苗爲

禹之事故附載於禹謨之末格是感格變化非止以來爲格分背則或遷其居或如罪命之旌別其宅里故記於考績黜陟之後非及其來格而又分背之也

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節

允迪厥德爲君言謨明弼諧爲臣言愼厥身修思永申明迪德之允厥明勵翼推廣明諧之義下文知人安民則允迪厥德之實日宣日嚴同寅協恭皆謨明弼諧厥明勵翼之事君爲主臣爲輔猶克艱亦兼君臣而言邇可遠在茲承上身修思永敦敘九族是邇以之平章協

和不外乎此曰邇可遠者謙若未敢爲必然之辭

皐陶曰在知人節

知人安民猶是迪德之綱目下文知九德之彰厥有常而翕受敷施敦典庸禮以和衷是知人安民迪德之實哲是明之至能官人則使之無一不各當其才惠則澤之入人深懷則終不可諼沒世不忘也何憂何遷何畏言雖有讒說殄行不足以爲害即不仁者自遠之意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兩節

此下乃詳明知人之實德之目有九必實驗之行行必一一徵其實寬而栗九句逐一考驗其行事之實無一

不誠中形外表裏如一之謂彰無一不貞固不變終始如一之謂有常善之休祥爲吉有此九德而能彰厥有常是即天地鍾毓之休祥也

上既析言九德之彰而有常此又約舉三德六德之備以驗其彰而有常日宣日嚴於彰厥有常中又有日新之義九德有其三充實而宣著於外則足以浚明有家矣九德有其六恂慄而瑟僩於內則足以亮采有邦矣嚴祗敬三字正是瑟僩恂慄之義翕受則野無遺賢敷施則能官人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任事而俊乂無不在官矣師師互相師法同官爲僚凡百工之在同僚者各取其長以濟其所短共相勉於順時而凝績所謂庶明勵翼也凝者積之成而悠久也

無教逸欲有邦節

上兩節知人官人主百工之在內者而言此兼在外之州牧羣后而又合言之有邦諸侯在州牧之倡率州牧在一人萬幾之造端託始無教者無開幾微逸欲之端無一時一事不本兢兢業業之心以謹幾也無曠庶官合內外以代天工則庶績熙而天工亮矣

天敘有典節

五典之爲倫即敘也自天敘之此即自然之經綸惇即

所以經之綸之若天敕我以經之綸之綏猷維后也惇之爲厚肫肫其仁也五禮之有等殺自天秩之而節文之在自我有庸者經常而不可易故三代因之而莫易雖百世不易也典禮秩敘皆帝降之衷而惇之庸之所以和之則在君臣同其寅協其恭所謂弘敷五典式和民則也衷中也中以理言衷以性言協中而至於率性之自然爲和衷五服爲天命惠迪吉也五刑爲天討從逆凶也能和衷而安民即爲有德章以五服則民不賞而自勸不能和衷而安民即爲有罪用以五刑則民不待怒而自威矣典禮所以爲敎命討亦所以弼敎道德

齊禮之中卽有政事行乎其間不專承命討萬幾庶績皆當懋勉與同寅何不板對是湊理綿密處

天聰明節

天非以民之視聽爲聽明民心大公之視聽卽天之聰明天非以民之好惡爲明畏民心大公之好惡卽天之明威也天人之應通徹無間捷於影響敬哉有土卽愼乃在位之意有土兼君臣

皐陶曰朕言惠節

於知人則知九德三德六德之彰厥有常而翕受敷施又防及有邦之逸欲於安民則典禮命討歸於同寅協恭而和衷是謨之明而自始至終篇眞切懇至謙冲巽順是彌之諧處其至誠惻怛之心敬而和和而敬充積發見於辭氣之間數千載下伏讀靜思猶覺洋溢於字裏行間大禹所以念茲弗釋也

益稷

今文之合只以文辭相連續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皐陶曰俞汝昌言皐陶方施象刑惟明終以皐陶賡歌遂合爲一篇然謨出於已之謀慮積誠於前定禹以克艱爲謨思日孜孜終無以易乎克艱也皐以知人安民爲謨思日贊贊終無以易乎知人安民也前篇特記皐陶之謨故曰若稽古與禹同例此篇因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以孜孜克艱之意特陳曁益曁稷之勞績故以益稷名篇稷無言可紀益之言散見於禹謨因惟帝時克而贊帝德之廣運因吉凶影響有儆戒無虞一節因苗民逆命以惟德動天至誠感神贊於禹皆非前定之謨二人之績不可忘在奏庶鮮食奏庶艱食以成府事之修和故無謨字此古文分篇之義

帝曰來禹節

汝亦昌言原因禹拜皐之昌言更欲聞禹之昌言爲一時之言然以下卽是禹之昌言義各有屬不得合於皐陶謨也予何言者以皐陶知人安民之謨已至而已克艱之謨又已陳於前若無所復陳者始終惟此克艱之念思日孜孜而已故因皐陶之問復述洪水滔天之害乘四載以隨刊之勞尤賴益稷二人相與有成而益稷二人之澤及萬世實由禹之昌言而益顯此益稷所以名篇之義

堯舜以前神農氏始爲耒耜農事肇開百穀之播未盡徧九州堯舜之時人民日以衆庶又遇洪水其阻饑有非尋常水旱之荒所可擬者鮮食之庶非益無以辨而奏繼以上下草木鳥獸之咸若皆盡物性之事益之功

莫大焉粮食之庶非稷無以辨物土之宜而普其利宜黍宜稻有無多寡之不齊又使遷有於無以化其所居而後民皆得以粒食稷之功莫大焉

禹曰都帝節

都是嘆美現在之休對下申命用休愼乃在位之實卽在安汝止惟幾惟康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故必惟幾以審其事之發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故必惟康以審其事之安安汝止執中以立天下之大本惟幾惟康愼獨謹幾以隨時隨事而處中也弼有輔弼匡弼二義舜不至有愆繆之待於繩糾直字卽主弼者言猶屋之棟梁本無不正直其四而墻壁亦須是正而直非無愆繆卽不須弼直也惟動丕應徯志則從欲之至所存者神矣申命用休已休而益休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兩節

帝因弼直之義反覆以嘆臣卽爲鄰股肱耳目又發鄰之實義翼爲明聽又卽股肱耳目之實義左右有民與宣力四方似有內外遠邇之分明則明其秩然之等此卽禮之文而有節也六律所以正五聲而五聲之正卽在八音之器此三層連續之義五言之詩歌被之八音而其志與聲永言之純雜可以察治忽焉予欲聞而汝聽汝先審聽而後予聞也

予違汝弼兩節

舜未嘗有違而常恐其有違禹卑亦必無面從常恐其面從而退有後言或不得聞也此舍已從人之實四鄰卽股肱耳目分之有翼爲明聽之職合之皆爲鄰爲弼弼之義爲輔無左右之分孔鄭四近之說傳已不取衆頑讒說指九官以下之屬百工之中或有此不忠不直者侯明撻記書識總成就其竝生之心工以納言颺之以觀其格與否庸之承之固欲其竝生至於威之猶是欲其竝生之心然此皆預爲立法使不至於頑讒蓋不忍復見工鯀驩兜之流放殛也觀於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民協於中不犯於有司則此皆預爲頑讒者絶惡於未萌設或有此必如是委曲化導以成就之也

禹曰俞哉節

此節卽舉直而枉自化之意俞哉亦非口然而心不然若口然而心不然卽是面從非弼直之義禹之意欲帝更進乎此此卽征苗逆命班師誕敷文德有苗自格之明驗況知人爲安民之要親賢尤爲先務之急化枉爲直不若舉直錯枉而枉自化也不如是則無所激勸振發比周者將日進而罔功矣敷同有比周之意

無若丹朱傲節

玩予創若時以下皆禹自敘其克勤則無若丹朱七句當承數同來既以帝光天之下一節弼舜而臣工之頑讒自不可以不戒故以無若丹朱傲爲戒而以予創若時爲率蓋禹之創自娶塗山已然豈舜至是猶恐其不創而以無若爲戒是欲以予之創爲法也雖君臣咨儆立言亦有體要分寸言行皆無過不及之謂中以無若丹朱傲爲舜戒得毋太過乎禹自敘其克勤總不外府事修和終不出乎克艱之旨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見頑讒不必深慮惟在黎獻之時舉所當念者稚苗頑之

弗卽工也舜以皐陶之明刑足以格有苗終於不格而後有徂征之命仍以誕敷文德而來格則帝光真至於海隅蒼生無敢不敬應矣非來格而復分背之有苗之格終格於文德之誕敷然非徂征之後亦未必卽格又以見刑威之不可盡廢

夔曰戞擊鳴球三節

顏淵問爲邦終之以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非舜時所有佞人之遠卽頑讒之墍終之以夔曰兩節卽樂則韶舞見治定功成太和洋溢之象猶不忘時幾之戒敕所謂至誠無息也

堂上之樂以琴瑟比歌而節之以鳴球比者琴瑟之五聲卽詩歌之五言也搏爲至右手之彈拊爲循左手之按堂下之樂以管比歌節之以鞉鼓合止則以柷敔合止是一成之始終其間又有笙以比歌節之以鏞者琴瑟絲也管竹也笙匏也八音中惟絲竹匏三者皆足以比歌蓋合九成之奏有三者之比歌間或以間堂上之樂或以間堂下之樂也傳引大射鄉飲酒禮皆非韶樂之九成虞賓在位想見凝神而聽不覺傲虐之氣俱消在位有靜穆之象非與羣后相德讓德讓句專屬羣后鳴球玉磬也擊石拊石石磬也玉聲自和樂之用鄉人

邦國其用廣磬不皆玉多用石石聲視玉爲難和擊拊輕重以和之非夔弗能也百獸舞庶尹諧亦以徵石聲之和

詩爲樂之本志因感而發此亦承上兩節脈絡貫通樂至神人和而鳳儀獸舞正治定功成之極怠心所易萌之時此帝歌之所由作也敕者戒懼謹畏之至萬物各正於天命之一元萬幾皆原於欽天之一心惟時尤在於惟幾幾爲事之始動之微惟時惟幾無時而不謹幾也帝以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自勵而歌則責成於禹皐諸人之股肱以爲百工之倡率皐陶拜手稽首而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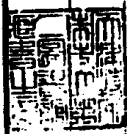
宣播帝歌之意於股肱百工念哉欲羣臣念帝之言率
作股肱率百工以興起事功當恪守成憲而勉之以欽
屢省乃成百工之事既倡率之又當屢省其勤惰而功
乃成復申戒而總勉之以欽其賡歌則股肱百工終以
元首爲主而責難於帝帝乃深嘉其言之詳審周密而
拜受之勿但作君臣相責難看上古之禮始見於堯舜
舜之拜五禮自我有庸拜其言之善非答拜也林氏引
禮君於臣無答拜附會到以師傅之禮待臯陶者非

心園書經知新卷三終

心園書經知新卷四

夏書

平湖[illegible]著

禹貢

禹貢一篇全旨在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
世永賴時乃功六府三事之治以治水爲第一治水綱
領在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禹惟有六合之形
勢全局在胸中東西南朔地勢之高下百川注海水勢
之原流一一皆有大經大緯前定之成筭水治而地平
地平而分土三壤咸則庶土交正而水土之府修既益
隨刊而木火金府修暨稷播而穀府修六府修而天施

之功成利用厚生之事亦隨以和於修和之中無一不
祇台德先而正德之事亦無不和是皆所以財成天地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贊化育之大業曰萬
世永賴則皆開闢之事也

九州有貢有賦獨以貢名篇賦惟甸服納於天子各州
之賦止納於五服各州之諸侯惟八州厥貢物產爲諸
侯所貢於天子冀州畿內物產即在厥賦之中故冀無
貢止有島夷之皮服亦自享王而來非定爲常貢也以
貢名篇見聲敎四訖之義非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
貢以田賦名貢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爲分不待分九州之疆域義在厥土之爲白壤黑墳白墳廣斥赤埴墳塗泥壤墳壚青黎黃壤因而田之中中中下上下上中下下下中中上下上上上三壤成則庶土交正而賦之九等即於是而底愼以成皆敷土中之實義

隨山刊木兩句不平列爲兩事其大綱則導山四節即所以奠高山導水九節即所以奠大川舉大以包小則冀之治梁及岐徐之蒙羽其藝梁之蔡蒙旅平雍之終南敦物荆岐既旅皆在奠高山之中冀之衡漳恒衛兗

之灉沮青之濰淄揚之彭蠡震澤荆梁之九江沱潛皆在奠大川之內奠安定也於山斬木通道以濬其原於川疏瀹決排以歸於海斯爲奠

冀州　既載壺口　治梁及岐　既修大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至於衡漳

冀州三面距河東即兗河西即雍河南爲豫河壺口瀕河在冀之西境載則治冀之水自此始爲河自西北而來南下之衝梁岐在冀之西北境曰治功不止於刊旅也梁岐爲橫流汎濫所壅塞而治治冀州之水非以治河治河自在導河一節勿以其遠於河疑與壺口一役而雜雍之山於冀也太原在冀之中曰修則功又加詳焉至則修之功至於岳陽冀之大數千里帝都當在太原太岳之間故曰修曰治其功加詳覃懷曰底績曰至於衡漳見水土平治非一時之功至底績則穀土庶土皆有成功也至字承覃懷來至於衡漳水旁之平地不專治衡漳之水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白壤辨土之色與性上上錯定賦之等即庶土之交正田中中定穀土之等賦高於田庶土所出多於穀土也先賦後田者庶土所出以資利用不待穀土之成功尤

不及待各州之貢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大陸皆在冀東北境當河下流之衝既從既作在九河既道河入海之後河入海而後恒衛從之入海河入海而境內之水皆自河入海而大陸近河下流之平地始可耕作故記在後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

島是海中之洲與揚州島夷同非海曲也逆河入海在兗冀之界島夷在冀之東北其來自碣石東北轉而入河碣石若在右之所夾然自島以至碣石自碣石以入

河不知道里幾何無庸尋索也此爲島夷貢道八州貢道皆承厥貢節不承賦冀州畿內有賦無貢

冀州之水見於經有恒衛衡漳沇濟漯見於註有汾易涞淇滹沱冠水必有原原之出不合流必歸於海自洪水阻於下流壅塞橫溢於東西南三面州內之水皆無所洩而汎溢此治之功不但因帝都而加詳其要總在九河之播

濟河惟兗州

自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以北爲兗之西河又北播爲九河卽在兗境內其西南距濟之自河出於陶邱北

與豫爲界東南距濟之會汶而東北入海與青爲界再東北距海

九河旣道

九河在兗境故旣道記於兗九河之道實爲大河入海之總會爲冀豫雍三州之下流北條之水河爲大雍之渭合灃涇漆沮以入河豫之洛合伊瀍澗以入河冀州諸水惟濟出陶邱北由青兗之界東北入海餘皆入河以大河合三州之水同歸逆河以入海其功全在九河之道道則播而爲九非順其道從其成功曰旣道道之功在於播經惟有九河之名當大禹播道之時在分爲九以殺下流入海橫決之勢未必立有九名不想旣道之大勢徒尋九河之名無益於經義

雷夏旣澤

澤是水之積而停蓄者洪水橫流川澤莫辨汎濫去而雷夏之澤始見須看九澤旣陂陂則低陷處有以障之而後成其爲澤

灉沮會同

二水旣爲河濟所出本不合一會而同之則青之浮汶達濟可由是而達河徐之浮於淮泗以達河者亦由是而達也

桑土旣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蠶而降丘宅土想見當時爲巢爲營窟者得平土而居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土色黑故濟水之在東阿者水亦黑又有黑水灣之名草繇木條見平成之景象一新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貞正也蘇氏賦當隨田高下田中下賦亦中下此其正也此說得解若以兗賦最下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則他州賦高於田皆不得正非底愼之義兗居雍冀豫三

州下流每治一州上流之水兖地近河卑下者必猶有
經流沮洳之患必三州咸治而後兖地一州之田皆可
耕治也作有先後故同在十有三年之後是作之同非
賦法同於他州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厥土是一州之土厥田是厥土中之穀土厥賦是合穀
土庶土所出之財賦厥貢是庶土所出之名材而利用
者貢是諸侯貢於天子朱子於厥貢曰貢者諸侯貢於
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於甸服曰畿內專言田賦者
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但看此二條則知貢與

賦之不同禹貢名篇之義非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
貢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此八州達于帝都諸侯來朝來貢之水道浮濟浮漯自
兖境內而浮以達于河冀之西有太原之汾東有洚漳
亦非達河卽達帝都也
海岱惟青州
青之境東至海西至岱南界徐北至濟自汶會濟又北
以東入於海爲青兖之界
嵎夷旣略濰淄其道

嵎夷卽堯典嵎夷在青之東境經略之義厥土厥田厥
賦皆在內略至嵎夷盡青之境而皆略也青之入濟者
惟見汶會於濟濰淄但曰其道亦不記入海入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冀青土色皆白而墳壤異性則土產亦異此敷土之義
并以知天地之化有海濱潮汐浸漸可以煮鹽又廣斥
延袤皆可煮鹽與厥貢海物惟錯此魚鹽之利後世獨
富於齊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
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怪石疑是浮石石性重而沉此獨輕而浮異於常爲怪
貢以利用非爲器用之飾萊夷以畜牧爲生如詩云九
十其犉三百惟羣騋牝三千亦有以所牧爲貢者檿絲
卽今之山蠶所成厥篚爲州貢不屬萊夷
浮于汶達于濟
濟自東北會于汶故由汶以達濟不言達河因于兖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之境東至海南至淮西北至岱以西
淮沂其乂　蒙羽其藝　大野旣豬　東原底平
淮自東會泗沂而入海沂之會必有疏導之功故曰乂

徐之貢道浮于淮泗達于河泗南會于淮北由濟以達河沂自會淮以入海不由泗而入淮故淮沂並言不及泗蒙羽藝徐之東南巳藝東原平徐之西北猶未藝相對猶雲土夢作藝也大野在徐之西北由濟入海泗沂會淮以入海而得豬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孤桐桐之特生而無枝者浮磬石可爲磬浮生于泗水之濱不連著於山根者蠙珠暨魚淮夷之漁于淮者

浮于淮泗達于河

達河必由泗兼言浮淮以泗之東南西南必先浮淮以入泗也自泗之西北菏澤以東卽可由濟以達河

淮海惟揚州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揚之境北界淮淮之乂已在徐東南至海南條之水江漢爲大江漢發原于梁中貫荊而揚爲下流三江之入實爲三州之水所由平治漢自大別南入江而東滙江自東迤北會於滙則彭蠡在荊之東卽爲揚之西境故揚州自彭蠡敘起豬則下流有所洩無復汎濫陽鳥攸居志既豬之象以志物性之遂并以識南來之時候三

江見於經漢自大別以東爲北江江自東迤北以東爲中江南入於江漢之分流南入非南會於江至此遂合爲一也江漢南北相距數百里而迤一彭蠡澤之大數百里漢之南入江非兩岸夾行其東滙澤爲彭蠡是南入之分流而漢之正流自在彭蠡之北東入於海爲北江若江之東迤北會于滙曰會則與彭蠡合流而東入於海爲中江也江漢自西而東入於海不啻六七千里曰東曰至每下一字或數百里或千數百里而迤要之合梁荊揚三州之水皆會於江漢所謂濬畎澮距川也而江漢二大川必由三江入海而得平治北條之水在

九河之播南條之水在三江之入其次則淮濟之入海所謂決九川距四海也若三江既有北江中江則浙江之爲南江非强爲配合也浙江之入海者獨非三州之水乎其不見於經則以浙江上流勢高下趨無煩疏道理或然也讀禹貢須想見唐虞時九州形勢若但見今之江合爲一而以彭蠡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遠疑經有衍文是借禹貢以釋今之水經但求合於今者爲是不合於今皆不足信矣更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蒞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况洞庭

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
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
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滙但意如巢湖
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爲甚衆也以此致誤謂之
爲滙渭之北江無足怪者然則番陽之爲彭蠡信矣是
又以後世庸碌之治水擬大禹之神聖但作治水一事
看草草完事而厥土之惟塗泥厥田之惟下下下中厥
賦之爲下上上錯上下一任官屬之開報而六府三事
之修和允治以平地而成天爲萬世永賴者皆緣飾之
虛文矣

九州所記皆曰既自其成功而言其乘四載以荒度之
功在導山導水十三節江漢自發源以至入海逐節皆
有疏道之功前此橫流汎溢由三江未盡入海未盡入
則於入海之口以及上流逐節有壅塞淺隘未得暢達
則於三江之入當思維禹之績震澤之定定於三江之
入彭蠡之豬豬於三江之入江漢朝宗朝宗於三江之
入九江孔殷於三江之入婁東松之三江中江之支流
也其北有大江其南有浙江須想三州數千里之水會
於江漢下流必入海入海非由三江而何
三江在揚州入海而有三蘇氏自彭蠡以上爲二頁口

以上爲已滙於彭蠡則三江爲一亦但據今之形勢而
言朱子亦曰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即爲荆州之中江北
江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
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按彭蠡已在揚州之境東爲
北江中江皆自入海而名荆未嘗有中江北江之名也
僭冒南江之名似指蘇氏以豫章之江爲南江則誠有
不盡然者江本無豫章之名而豫章諸水其北入中江
以入海其南則合建嶺宣歙諸水由浙江而入海其爲
南江自古至今不閼開鑿於何代與中江北江爲三州
之水入海之咽喉非强合也今之中江不復見南北自

在不得合南北二江而以婁東松當揚州之三江既入
也況據今形勢則并婁東松止有吳淞劉河二處入海
以澱泖湖震澤之下流亦不復有三矣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
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田下下賦下上上錯厥土之財多也島夷之卉服即木
棉所成今之木棉盛於東南而崇明爲尤盛亦揚州東
之海島也織貝是州貢凡言厥篚皆在後蘇氏以青徐

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者非若以列在島夷卉
服後豈厥包橘柚錫貢亦屬之島夷與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州貢道北境即可浮於淮泗其南境必沿江沿海以
達于淮泗沿循也江海勢險故曰沿吳開邗溝黃池之
會舟師已達于濟至孟子時已百餘年孟子亦但據見
在而言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南及衡山之陽北至荆山之陽東界揚即在漢水
南入江之處西與梁無截然可見之界猶青徐之界也

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

江漢在荆距海三四千里而有朝宗之勢由三江之既
入須合下流彭蠡既豬震澤底定上流九江孔殷統看
方見朝宗之勢并豬定殷皆由三江之入九江曰孔殷
則必江至此有一大會其南北支流有九非九水各有
一江之名亦不必皆有名之水觀于九江納錫大龜自
明江漢既有朝宗奔趨之勢則九江之支流無汎溢瀰
漫而秩然各正也

沱潛既道　雲土夢作乂

沱潛爲江漢支流既道亦爲貢道所由也雲夢以相對
跨江南北而並記是瀕江之卑下爲江水所浸至是雲
已土見夢已作乂矣何猶據職方以爲澤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賦高於田庶土之財賦多先儒辨彭蠡曰洞庭彭蠡之
間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官屬未必遽敢深入
于賦高於田曰地濶而人功修豈三苗於人工獨修而
職貢又多於兗雍與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
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浮於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之貢道江以南東西皆浮江以浮沱浮漢而浮潛在
漢南北東西則浮漢以浮潛潛與洛猶隔則由陸而逾
復自洛而至于冀之南河荆梁皆記沱潛既道二水未
必若雝沮之會同荆豫分界豫在荆山之陰荆在荆山
之陽江漢中貫于荆洛中貫于豫皆自西而東洛漢南
北相距尚遠必江出之沱北通于漢漢出之潛北入于
豫浮漢以浮潛逾洛非竟自漢逾洛也禹貢圖荆山在
漢南則漢在豫不在荆矣恐屬誤

荆河惟豫州

豫之北爲冀之南河南至荆山之陰荆澤爲豫之東境

其西則熊耳華陽之東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二水在洛之北瀍又在澗之東伊在洛之又東而南謂出熊耳者山海經非禹貢也四水既入于河亦由九河既道

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

滎波卽濟之自河出于陶丘北而溢出之波濟入海而滎波得豬菏澤在陶丘之東其北爲濟所經而不通于濟水之溢于澤外者導之以被孟豬澤必有陂障澤旁低下之水導之而後菏澤得陂滎雖爲濟所溢非全因溢而後有滎故濟得安流而滎波亦成豬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田與賦之高下因乎土之所出流沙以西沙漠以北有不毛之地豫之賦高于田在錯上中墳壚之宜于樹藝也金仁山謂唐虞甸服跨河而南故豫之賦與冀相埒夫冀之廣大東西長而南北亦不止三千里以內帝都在太原太岳之間甸服五百里不至跨河而南如其說亦何至以甸服所及而重一州之賦天子以甸服而重

其賦五服八州之諸侯亦以近郊而重其賦至於爭民施奪曰是唐虞之制卽周禮也此則王莽劉歆之所見知聞知者矣禹之厎愼自惟微精一而執中人心自惟危耳

浮于洛達于河

豫之西境浮洛以達其東南自伊浮洛以達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之境東北自華山之陽又東爲豫之境山之陰卽爲雍西距黑水其南卽和夷當爲雲南之地

岷嶓既藝　沱潛既道　蔡蒙旅平　和夷厎績

岷嶓爲江漢所出未導之前其原多阻于沙磧四出散漫下流三江未盡入海兩山南北千里而遙皆瀰漫可知至於既藝其功全在導山導水四節總歸三江既入梁之沱潛猶荆之沱潛爲貢道所由蔡蒙旅平和夷厎績梁之西南無不平治旅平是行旅通而險阻平非祭告也岷嶓爲江漢之源不曰旅九州之山皆刋旅獨不及於九州則知旅必非祭告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賦之有錯是一州之土性所出有不同而錯出者非以年之上下而有時進退以通飾之活法以聽州牧羣后

之可以意爲上下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
織皮毳毛織以爲罽即今之氊毺氆氌禹時已有亦西
夷率性自然之巧
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與荆皆有江漢所出之沱潛其南境當與荆之浮于
江沱漢同惟西傾之在西北者則因桓水而來以浮于
漢南之潛潛與沔不通必逾沔而入于渭以亂于河因
桓是來下見浮字桓與潛通不通亦未可知若逾沔而
入渭中間經無逾字不必據水經添出許多轉折西傾

爲梁之貢道謂在雍州者非導山以西傾朱圉鳥鼠相
近而自西傾始荆岐既旅至鳥鼠而止雍梁分界正在
鳥鼠西傾之間覩梁之浮潛逾沔則知荆亦必浮潛逾
洛也沔非漢潛出于漢何待于逾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之西亦以黑水爲界其西北河以外已爲西戎之地
東南則華陰
弱水既西
弱水在積石河之西既西則導至合黎而餘波又西入
於流沙也弱水之西必是河流高而西下亦因其順下
之性而道之西非衆水皆東而弱水獨西其弱則性之
尤順下或亦因沙土之鬆既西之後使終有不能負芥
之弱水亦何至諸說之莫辨而尋弱水于紙上乎
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涇屬渭之汭以入河漆沮既從渭以入河灃水攸同渭
以入河渭汭即貢道所會之渭汭涇由渭入河與渭交
流曰汭猶洛汭也導渭東會灃又東會涇又東過漆沮
並無汭芮鞫是芮非汭職方是後來雜湊之書禹貢當
以導渭一條爲証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鳥鼠已有導山之隨刋至是與終南惇物又加一
番平治至于鳥鼠皆可取材于山樹蓺於山開之地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此言雍之平地高下無不平治義在至於二字自原隰
以至于豬野皆已厎績豬野在厎績所至之遠不在澤
故不曰既豬既澤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苗竄於三危丕敘于既宅之後感于治平水土之德
化也丕敘者三苗同即工于三危之民既宅不獨三苗
三危之懷襄于水者皆降止而宅土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賦下于田雍地非狹是人功少底土鮮所樹藝覩于厥
貢可知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之貢道其西境浮于積石以至龍門西河其東南北
境則由灃渭涇漆沮而總會于渭之汭以達河此諸侯
四朝之貢道朝會有常期故一州之羣后皆會于渭汭
而達河非止爲球琳琅玕之貢也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西戎之即敘織皮即其所業之功或亦以來貢非專爲

職貢而錯簡於後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
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四節歷敘導山之績導山所以濬其源源之出阻
于沙磧草木之壅塞間隔則紛雜而不歸于一其流即
有汎溢導之使就下而去其阻塞以達于河始于雍之
西境岍山以及岐而至于東境之荊逾于河自冀之西
境壺口雷首二山自西南而轉東至于太岳以及厎柱
析城又東至于王屋漸東北而太行至于恒山北至碣
石而諸山所出之水皆達河以入于海西北高而東南

下九河三江入海而南北之大害已去治水第一先其
委繼濬其源後導水以疏其經流會其支流而後厥土
厥田厥賦以漸而辨其高下之等
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此自雍之西南由西傾稍北及朱圉鳥鼠至雍東南之
太華自華陽東之熊耳爲豫之西境東南至外方桐柏
爲豫之東南境又東北至於陪尾爲徐之西境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此由梁之西北嶓冢至于荊山爲荊豫之中界東南內
方至于大別爲漢北荊州之北境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由梁之西南自岷山之南而至於衡山之陰各尋其
源而濬之過九江自江南而過江北至於敷淺原當在
江漢之間爲荊之境江漢中流在九江之東疏其阻塞
雖卑小而係山故在導山之內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弱水曰既西則合黎在弱水之西至于合黎爲弱水所
歸則合黎即使有山義在弱水止於合黎餘波入於流
沙則又西矣雍梁以西爲流沙猶冀北爲沙漠皆荒僻
無人之境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在雍梁二州邊境之西界南北至入海不啻五六千里而遙非有如是一大川也九州之西岷嶓積石皆高山以界東西當九河三江未盡入海上流汎濫亦有溢出于西者積久未入南海南北遂成一水自導之入于南海則其最下處成川中間必有沙土之見漸成斷續之勢山脊以西之有源者成川無源之處汎溢去而地平如三危之既宅其先亦在黑水中也其水之黑或因土之青黎如兖土黑瀆水亦有黑色者又有黑水瀆之名又以積而不流則見其黑入海之後有原以達流

色亦不必如前之黑只據禹時想見其大勢不必據後之所見以求其合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此下七節歷敘導水之績導水自源之所出以至入海導其經流之阻塞自積石以至龍門中間皆有濬導疏通之事在至于二字總以導字貫到入于海非荒遠在所畧導山導水兩導字內逐節皆有四載之乘皆有曁益奏庶鮮食曁稷播之事非空空歷敘其東西山水之

脉絡形勢南至于華陰盡冀之西河南轉而至於底柱又東至于孟津亦有冀州入河之水導其河口以成渡津東過洛汭洛合四水以入河與河流交會則洛口必導之向東北以順河流若洛口向北直下即有衝決之患義在過字內至于大伾以東即北行而導至洚水入河之處濟之入河南溢爲滎在大伾以西自洚水導至大陸瀕河之地又北播爲九河九河之播當爲最先最大之緊要九河不播上流無可施功若既會全河泉流至此九河亦無可播矣同爲逆河亦必有疏導之功其逆則以潮汐之來灌入于河而逆九河至此會同以入

海勢雄力大足以敵潮故仍取其同然河流多濁治平之後勢漸緩亦有泥沙隨流而積於九河下流之處而海潮之來必有沙隨而壅則歷年久而九河逆河淤于壅塞非淪没也九河爲北條雍冀豫兖第一大功導山不及龍門則鑿龍門之說妄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嶓冢山大泉源非一導之會爲漾東流爲漢猶在梁境又東爲滄浪之水在荆過三澨之水必自漢北而入于漢者水小不言入過則禹自三澨西來過而東以導至

于大別其南入于江則由大別山麓南出于漢漢與江
至此本有相通之處導之南入以分大別之一阻非全
入于江若渭洛之入河故于南入之東滙爲彭蠡之澤
其東行仍自北江以入于海彭蠡之澤爲衆水所聚以
其底下故滙而成澤要之梁荆揚三州之衆水所謂濬
畎澮距川者皆會于江漢二大川至此則又滙爲彭蠡
非無待於江漢之滙而自受衆水以成澤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
北會爲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岷在梁之西嶓之南江之東流別出爲沱沱在梁之境

又東至于澧當在荆與九江相近過九江當在九江之
東自江北而過江南以至於東陵九江兩言過導山自
岷山之陽來至九江西自南以過江北導水自江北漢
南而來其中尚有東西沱潛之導至九江東又自北而
過江南導山導水皆乘四載而導非旁岸經遊一過也
東迆北則自東陵之東斜向北而東會爲滙江仍在彭
蠡之南非以一江之大全會于彭蠡其東爲中江而入
于海一在彭蠡之北一在彭蠡之南此禹導水北江中
江之形勢其所謂豫章之江不見于經今想其形勢則
在豫章山北之水卽會於中江彭蠡之水其山南之水

則由浙江入海爲南江自西以東高下自然順流不煩
疏導不見于經理當然也今之所見惟一江是中合於
北其合本由彭蠡之滙上流之漢入而合或以地勢南
多山而高山脊以南者歸於南江山脊以北者歸于北
江自彭蠡以南東至于震澤者歷年久而漸淤至入海
之分爲婁東松者亦不復有三也古今形勢之異發源
有盛衰中流下流有淤塞人事亦有因而開塞者東北
之九河西南北之黒弱水江淮之通河之徙而南不獨
三江之異於古猶確然有南北二江爲可見也須想上
流數千里江南漢北之水不言入而皆入于江漢以由

三江入海則當三江既入而江漢朝宗之始其南北下
流之溢而滙于彭蠡非若既入海之久而無待於江漢
之入而滙也且以彭蠡在大江之南疑東滙澤十三字
爲衍則江之東亦應南會不應北會并東迆北會十三
字亦無着矣彭蠡雖大不過江漢下流中間一澤不得
以今之彭蠡形勢忘南條二大川之所以入海止在震
澤下流之三江謂足以當之也清濁之分則既稱者清
常流者濁非水之別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
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導河之後卽繼以導漢江而後及于濟則知南北條大勢南稍緩于北九河道而北條大叚巳乎治卽及于南條之三江爲急而淮卽次于濟也濟之發源爲沇東流爲濟猶漾之東流爲漢非見而又伏皆在冀之境內其入于河在大伾之西其東南入于豫之北境又在洛汭之東溢爲滎自因濟之溢然始入豫境河流隨入見河不見濟濟水性下與河水同流河浮濟之上凡遇他水同流皆然非有三伏四見穴地潛行之怪異也東出于陶丘北則河巳不復隨出矣又東至于菏皆爲豫之東北境過此經徐之北境而東至于青之汶會合而北又

北而東以入于海皆青兗之分界自菏以西爲兗豫之分界惟菏以東岱南以西爲徐兗之分界徐之浮于淮泗以達河者在此洛自東北入河者勢趨于東北濟自東南入河勢趨于東南其性勁疾不隨河而北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導淮自桐柏始于豫之東南境東會于泗再會于沂泗南入于淮北通于濟沂自入淮故會則先泗後沂竝會于淮又惟淮與沂連及而又不兼泗淮界徐揚淮未導而又倒灌北入泗沂爲徐患以泗沂之中貫乎徐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導渭自鳥鼠同穴渭水所出之源不止一山也東先會于灃灃在渭南又東會于涇涇自西北而來屬于渭之汭涇雖入渭勢向東南與渭交流而淸濁自分漆沮二水又在東其勢小力微不覺其入故曰過入河在龍門之南華陰之北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自桐柏與自熊耳皆非止一山之源其成洛之川則自熊耳故導之自此始其濫源巳在導山之中洛之東北有澗澗之東又有瀍二水皆會于洛洛之東南有伊又

于瀍水會洛之東亦會于洛三水同會洛以東北入于河爲冀之南河在孟津之東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九州水土之平治九州攸同句又是總冒同字內無不包擧隩是低下近水處又是僻遠深奥處水所停積人所忽略不到之處無一不使平治而各安其宅各得其所此見廣大中周密處刊旅是斬木以通行旅第一番治水隨山刊木登高以觀水勢之出入後此因事往來而材木之所用璆鐵銀鏤惟金三品球琳琅玕

羽毛齒革六府之修金木盡出于九山之刊旅無治水始終不祭川而獨重于祭山于此又總結以畢九州刊山之爲旅而祭也滌源者山下出泉遇險而止必廻旋四出而無頭緒滌除其沙積之險阻一源歸于一派則山旁無汎溢之患矣九州之澤雖出于自然陂則障其低陷之處四海會同又是總結然主九川之同歸于入海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六府之修皆有暨益暨稷之功水之利普不修則害亦大木之修取其有用之材而以無用者資火以爲薪金

生于土而煆冶以利用穀之修辨物土之宜以普其利爲食用之第一土之修卽庶土之交正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爲石柔爲土柔而無塊卽無石之處可以施耒耜錢鎛無不樹藝之土爲修火之所出有三金燧取火于日不知始于何時古惟鑽燧取火于木今則取于石六府之修皆日用之一日不可離者水土之平治大經大緯淮禹山林川澤草木鳥獸之別其性以利用則暨益五穀百穀之別其種以徧九州而敎之樹藝則暨稷此六府所以孔修庶土卽九州厥土高下燥濕肥瘠各辨其土之所宜植三壤卽九州之厥田田之等細分有九在則字內其大綱則惟上中下三等庶土曰財賦財用之所出不盡于田而厥貢卽在財賦之中不曰貢貢物出于民亦在厥賦之中故田與賦之等不同貢則諸侯以所賦于民者貢于天子故加厎愼如金玉名材之貢非好爲華美天地生人生物皆有貴賤自然之等物之貴美者不貢于天子以備禮樂之用而爲小民之所雜取則無等禮無自而秩矣成賦則田所出穀土之賦中邦天子畿內諸侯封內也

錫土姓

此卽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之事禹之徧歷九州平治水土于卽功而有功并審知其有德足以君國子民者卽各錫之土以立國以治其人民錫之姓以紀其傳世之系而來朝來貢亦有所稽考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不距朕行卽各州之各迪有功于財賦之等咸服其均平厥貢無不來享來王皆由敬德以先之敬德之可見者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以一身任天下之勞而不以天下之有私一身此九州四海無不傾心悅服而無有違越也克勤克儉德也不矜不伐不自滿假祗台德先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四面皆五百里卽邦畿千里也總銍秸粟米每百里以輕重差其遠近之等近者易致遠者難致也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甸治也言畿內爲天子所自治以田賦爲主山林川澤庶土皆在內不專主田賦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敎二百里奮武衛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外四服皆錫土姓以使之各治其國者然皆奉行天子之政敎故謂之服采男近畿小侯自三百里諸侯該揆文奮武綏服五百里皆諸侯也皆在揆文敎之內而自綏服三百里以內則以揆文敎爲主其二百里則以奮武衛爲主其界限卽能邇而柔遠之意邇之能擾而習之政敎有綱有目而詳使之觀摩而熟習遠之柔寬而撫之舉其經常之大綱不究其細目亦不外六府三事之修和其習俗風土之鄙野則因之而已寬而撫之以柔而曰奮武衛者張皇克詰顯示之以聲靈之赫濯使之知所畏而不敢違越正所以善其柔遠之意○揆訓度義取于孟子經始見于百揆職在亮采惠疇采疇在百字內亮與惠卽揆字之義文敎之揆亮則彰明而宣著其義惠則有倫有敍秩然有條似可爲揆文敎之義蠻夷是未沐王化者其習之久而變卽非蠻夷如荊吳閩越是也蔡流難解豈有唐虞時以四面皆四百里但爲流放罪人之地經言囚蔡叔于郭鄰蔡蔡叔出左氏未可爲訓釋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敎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聲敎訖于四海卽謨言文命敷于四海錫元圭而告厥成功卽以克艱之謨祇承于帝而圖保治于勿壞也上文五服疑不盡九州之地所謂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皆在東漸西被朔南暨之內而所謂聲敎卽六府三事之修和也聲則政敎所不及者亦聞風而向化如至聖聲名之洋溢也

堯舜以前天地開闢以來山川雖有自然之形勢九州之水入河入濟入淮入漢入江以入海之下流必皆有阻塞淺隘之處山下出泉之源未經濬滌中流亦有阻隘積久淤塞而洪水汎濫于九州至有懷山襄陵之勢

此天地之化育必有待于首出之聖人財成輔相以贊
之讃禹貢須求經文之義想見堯舜時九州之形勢從
來疏解專以後世山經水經之地名考其異同以求合
于經文而于大禹乘四載以荒度之功反有所略竊謂
山之形古今不易變易者名稱不同水則委與中流有
通塞之變源亦有通塞之變源出于山出于石之竅竅
徑直而大其源盛竅迂曲而小其源微山大者綿亘數
百里後有壅闕近于石竅者沙土去而泉即出出于東
者亦可出于西出于南者亦可出于北出之久而相近
之細流小水漸可成川此盛彼微亦自然之理勢而況

加以人事之閼塞則古今之不同者多矣水經之得于
閱歷者尚未必實博採引據率多互異不如只就禹貢
經文詳審其南北東西之大勢猶可想見當時之禹績
也

甘誓

大戰于甘乃名六卿兪氏曰大戰于甘總一事之始終而
書之乃名至末又言未戰之前有此誓非謂將大戰于
甘乃名六卿也先儒之說惟此一條是解經正義始終
二字即在誓詞中看出始于所以征有扈罪在威侮五
行怠棄三正非即以名六卿爲始誓師即曰天用勦絕

其命已在不赦況敢抗拒至于大戰則知有扈之終于
勦絕非以大戰爲終也羲和之征有胤侯有扈親征非
王亦能軍想見無任事之能臣故六卿無一姓氏之傳
六卿之名始見于此與周官六卿同不同未可知若周
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各掌其鄉之政敎禁令正月之
吉受敎法于司徒則是司徒一卿之屬官又非周官之
六卿註周禮者已屬牽合之誤
怠棄三正只作不奉正朔已三歲看于義爲正以子丑寅
爲三正商周本無建丑建子改正朔之實證見于經唐
虞已前尤屬無稽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義本顯明無庸註解戴記曾
子問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
遷廟主行載于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
行則失之矣載主而必以遷廟主其義何居今爲何時
取七廟之主以行爲何王周自東遷以後巡守之典久
廢春秋惟一見于河陽之狩豈取七廟之主以行夏啓
時遷廟爲何王之主曾子問一篇率多不經但即首二
條君薨而世子生如已葬而世子生豈有已葬而嗣君
未定必待世子生之理設所生非子又如之何此國師
爲攝了嬰爲母后臨朝外戚植遺腹朝委裘居攝踐祚

而設豈甞子孔子之問答而可據爲經以爲虞夏商周之禮乎社主之說出于祝佗定四年合諸侯于召陵侵楚將會衞使祝佗從佗不欲行故曰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言必社稷動而後祝出境佗之佞以不祥之言爲退避之計佗卒從行未嘗有奉社主之事聖門宰我猶有使民戰栗之傳會以祝佗之言謂軍行必載社主春秋會盟皆軍行之事何載主不一見于經況社主今以石古以木木卽以松以柏以栗所樹之木其可載以行乎或問以木造主遷是以樹爲主朱子曰只以樹爲主使神依焉亦足以明社主

之不可載矣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大禹以克勤克儉孜孜克艱祗台德先而陟元后之位所謂王位在德元君子所其無逸帝王在位必先慎乎德慎德所以慎乃在位而咸和萬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一不恤乎民生之休戚太康以逸豫滅厥德則人心日危道心日微凡所以從巳之欲者無一不咈乎百姓之心此黎民所以咸貳至于民心咸貳積漸巳成土崩之勢首三旬是十旬以前早有滅亡之理乃盤遊無度至距于河訖十旬以後爲羿所距底于滅亡之實畋于有洛之前五子豈竟坐視其逸豫必早有因事之納諫亦惟庸罔念罔也有窮之睥睨巳非一朝夕之故于此苟能一朝悔過克終允德猶可挽巳貳之民心絶奸雄之窺伺是乃宇上下轉接中之神理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太康尸位遊畋而爲羿所距禍自巳求從遊凶惟影響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此時河北巳爲羿之所據在朝百爾臣工有先從太康而遊畋者有黨于羿者有爲羿所脅從者有奔走離散者河北有距太康之

后羿舉朝無距后羿之干城至于五弟御母以從宮中內外大小相率以從而宗社巳成故墟矣從則從太康于河南然倉卒始至洛汭未識太康遊畋所在而徯徯而怨怨而歌斷無出畋之始五弟卽御母以從亦至十旬而遂終于弗反之理孔氏之說殊謬作歌而述大禹之戒繩其祖武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仲康卒能肇位四海福自巳求惠迪吉惟影響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近則交而泰下則不交

而否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固本全在慎德敬修其可願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則本固邦寧矣至于黎民咸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也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民之視聽即天之視聽民之明威即天之明威公足以勝私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此一能勝予也一人三失怨豈在明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也不見是圖惟幾惟康思曰孜孜夙夜基命于宥密也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朽索況德之薄常懷朕德罔克之心六馬之馭況安民不易常懷小人難保之心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欽哉慎乃在位不可不疾敬厥德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根上三失來有一已足以亡而況至于三失三風十愆之戒纘禹舊服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帝堯以允執厥中之道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始有此冀方授受以至於今乃一旦底于滅亡則以失其道也失其道者亂其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之紀綱也以祖訓之當監戒而不知戒以紀綱所當遵守而不守安得不底于滅亡紀綱亂則不止于六者之失矣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此又承亂其紀綱乃底滅亡來紀綱以政事之大小言典則以政事之法度言關石和鈞即律度量衡也紀綱之有典則無不具備是皆明明我祖所相承以貽厥子孫之統緒乃以紊亂而廢墜則今之滅亡豈止亡此冀方而已我祖之宗祀亦將覆絕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悲太康失此冀方而無所歸也尺地莫非王土然必有人此有土得衆則得國至于萬姓仇予則民不依予而予又將疇依真如窮人無所歸矣元首股肱本屬一體而況兄弟之君臣萬姓讎予我方沉酗于酒同屬一體之至情鬱陶乎予心愁怨之思充滿填塞于胸臆顏厚有忸怩慙愧羞怍也忸怩之充積于中而發見於外顏雖厚包裹不住無顏以對於天下也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其詞若已無可追悔其心是猶可追乎尚可追乎故不直言滅德曰弗慎蓋終冀幸太康之及今悔悟自怨自艾以圖厥終庶免宗祀之覆絕忠愛之誠懇摯于悲嘆之餘此所以終有肇位四海之一日

首末兩章句句從黎民咸貳發出中三章句句從逸豫滅厥德發出未或不亡述祖訓之垂戒乃厎滅亡痛其方之已亡覆宗絕祀憂到滅亡之究竟卽爲肇位四海之始基此夏祀所以終緜長于四百所謂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然後知生于憂患也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肇位四海始卽天子之位纘禹之緒復爲萬邦之君也太康畋于有洛之表爲羿所距終太康之年終以不振至是仲康肇位羿浞之事當在肇位之前早已不得其死胤侯承王命征羲和

殲從逆之渠魁非止翦其羽翼也甘誓直記大戰于甘五子之歌直記太康尸位無一字隱諱豈四海二字獨爲夸大之辭火炎崑岡一節何等光明正大聲靈赫濯豈容羿浞尚存河南河北兩帝竝立止翦其羽翼舍羿浞之大逆而以羲和爲渠魁獨不顧羿浞與羲和協力以逞乎說者反謂史記不載爲疏略亦謬矣想見作歌之後肇位之前傷宗祀之覆亡痛厥緒之荒墜整齊紀綱修明典則遵養時晦撫綏安集凡所以固其邦本者皆在不見是圖無時無事非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乃有此中興之景象宇宙爲之一新四海復覩日月之光

華萬姓復戴撫我之元后命胤侯掌六師爲更新第一紀綱之先務命非爲征羲和而命記則爲征羲和而記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三句又爲征羲和提綱數羲和之罪惡在惟時羲和一節厥邑羲和之私邑也羲和是世官邑必是世邑則厥邑當在河北不在河南故曰徂征私邑未必有城郭甲兵之固何爲大興六師以徂征前此冀方已失甸服五百里之總銍秸粟米皆爲畔逆咸貳之臣民私竊漸成若固有之則皆所謂脅從所謂汚俗而沈亂之羲和爲渠魁若后羿之遊魂遺孽早自斃于不得其死當無復有存焉者

此番征羲和實卽所以定河北撫清舊都故有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之大命射隼高墉以解悖也赦過宥罪以顯比也胤征一篇大指當如是看勿惑于左氏之誣而失經之眞義

告于衆曰以下爲承王命以誓衆之詞前兩節未數羲和之罪惡先述明徵之謨訓所以儆太康之舊臣卽寓舊染汚俗咸與維新之義不專爲征羲和而發蓋合內外大小臣工不啻徇以木鐸使向之曠官尸位者怵惕惟厲追思愧悔于前恪恭震動以自新于後也若使太康逸豫于畋洛之前羣臣百工各守成憲因事弼直繩愆

糾謬紀綱何由而亂典則何由而墜此臣下不匡其刑
墨伊尹所以申儆于有位其或不恭邦有常刑亦使人
人滌慮洗心無敢復蹈前轍共襄贊于明明之后可以
見胤侯實爲有夏中興佐命之一人
惟時羲和至遐棄厥司歷數羲和從前之罪已在不赦乃
季秋月朔以下轉接到見在日食之變昏迷罔聞罪尤
在殺無赦政典即不恭之常刑先儒疑時刻遲速一以
此刑槩之似太重按五刑有過故之分無心之誤有過
無大有心之先後刑故無小政莫大于授時之天紀義
和畔離遐棄至于擾亂至于日食而罔聞知則豈止于

先時後時罪尤在于萬無可赦政典之先時不及時不
專主日食殺無赦之政典亦無六師之征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天討有罪也爾衆士同力王室
非徒勉其力勉之以乃心罔不在王室也尚弼予欽承
天子威命使衆士咸復知有天子之威命皆所以振作
向日廢弛衰頹之積習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其詞是戒戢殲
殺無辜其精神光焰聲靈赫濯實使羲和聞之魂驚魄
散如疾雷震殛無可逋逃脅從相視而心戰汙俗開風
而股栗復明示之以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渠魁之肝膽

已破裂脅從之羽翼亦瓦解矣又開示之以舊染汙俗
咸與維新則膏雨沛而脅從汙俗之肺腸盡濯磨洗滌
矣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所以神武而不殺皆由罪狀分
明處置盡善誓辭之先聲能使人畏威懷德心悅誠服
罔有敵于我師也泰誓所以一而再再而三能使前徒
倒戈者其在此乎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專主羲和在渠魁之必
殲不可臨時遇敵稍存姑息縱逸漏網蓋六師之威命
惟在羲和之渠魁其罔治而咸與維新者未嘗不悼痛
于萬姓之仇予實由逸豫滅德致脅從汙俗之陷于罪

戾也
甘誓數有扈之罪止于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八字百世
之下猶抑盤捫燭于三正之義終莫識五行之爲氣爲
質何爲威侮以天子召六卿而親征至于抗拒而大戰
或有扈之衆未能咸曉然于有扈之罪在所不赦必當
勦絶也抑豈拒戰者皆爲有扈之同惡與讀胤征一篇
想見仲康之規模氣象足以肇位四海焉
或疑篇中不正黨羿之大惡但數其昏迷天象何也夫
罪莫大于亂天紀而昏迷天象天子弗敬上天天命殛
之天且弗欽何有于君且典禮命討皆原于天發而中

節之謂天則羲和黨羿在距河之時終太康之世不能正其罪非仲康所得而討也惟有痛傷悲怨方且顏厚于咸貳之臣民方且自罔罔本之不暇而暇責人之罪此時之怨而哀哀之中乎節也至是新天子當能飛之始四海臣民皆在離照之中使羲和見幾一旦翻然恭順克共厥職卽在脇從之罔治已往可弗追也惟其倜然視仲康肇位無異于太康之尸位畔官離次自若也遐棄厥司自若也俶擾天紀自若也酒荒厥邑自若也仲康方立綱陳紀修舉廢墜近民固本以寧邦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乃因季秋月朔辰弗輯于房斯時之瞽奏

鼓嗇夫庶人無不驟馳奔走以救助日食之變羲和有欽天之専職至于昏迷罔聞知是何校滅耳也于此赫然震怒討其殺無赦之罪是怒之中乎節也若黨羿之大惡亦揣度其必不免經無明文幷不見于傳當距河之時黎民咸貳黨羿者必不止羲和之一人羲和之黨必不至率衆以助羿之距但使坐視惟耽樂飲酒亦若日食之罔聞罪已莫大則已具于誓衆之辭矣若令見在顯然昏迷之罪追論已往誅心誅意是輕天變而報宿怨豈古先哲王光明正大之天討使羲和向不黨于羿沈亂昏迷于肇位之後竟可不討與若謂夷羿儼然

帝于河北僅剪其羽翼猶隱其叛逆而不言者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是所誅之名在此所誅之實在彼所怒在此所發在彼表裏內外心迹不相符也古先哲王有若是之色厲內荏乎以魏絳伍員之無稽加以左氏之誣更益之以先儒之傅會試問左氏之外猶有一字足徵乎左氏全文具在曾有按文考義覺其悖謬者乎伍員爲諫許越成以過澆爲滅夏后相滅宁已悖謬以不盡滅方娠之后緡致少康復興爲去疾不能盡之監戒則員之罪萬剮不足蔽其辜其言

可爲夏史文獻之徵乎魏絳爲晉侯好田故及之但卽虞人一箴自芒芒禹迹敘至德用不擾句句是說夏下接在帝則是夏之帝也乃曰在帝夷羿辛甲爲周太史據班志爲武王時人不監于太康遊畋爲羿所距而監于羿爲家衆所殺而崇三王稱王自禹始周太史以夷羿爲帝仁山金氏不辨帝字又不辨在帝之義直曰左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則此時之君臨萬邦者爲有窮氏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多聞闕疑愼言其餘不信雅言之書而信左氏亂力怪異之浮誇誣妄則甚矣人之好怪也釐降之後帝使其子九男事之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養舜于畎畝之中完廩而瞽瞍焚廩浚井而象謨
掩蓋象往入舜宮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爲不順于父母
如窮人無所歸舜爲天子終于瞽瞍殺人竊負而逃終
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據左氏可以考正夏書據孟子尤
可以考正虞書也

心圖書經知新卷四終

心圖書經知新卷五

平湖郭兆奎著

商書

湯誓

讀湯誓但看只誓亳衆無友邦冢君之會并不及御士
庶士亦無攻御步伐之戒嚴桀亦不聞有億萬若林之
旅一放之後無復有蠢動者卽此可以想見夏商之際
與商周之際湯誓與泰誓辭氣所以不同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湯
之慙慙放伐之局自我而開後世必有以台爲口實者
憂患之深遠此正湯之所以爲聖處此在初克夏未歸

亳之時仲虺之誥因卽以告喩臣民衆庶舜禹之足以
陟帝位堯舜稱其實湯之聰明足以時乂勇智足以表
正仲虺爲之著其實若湯之慙無庸釋也正欲以此心
顯白於天下後世昏如桀聖如湯猶有慙德昏不如桀
聖不如湯其可以爲口實乎
天乃錫王勇智智仁勇三字始見於仲虺之誥天錫勇智
以伐夏救民言克寬克仁以民之戴商言惟天生聰明
時乂雖若槩言湯之聰明爲天生時乂之主卽在內聰
明勇智而寬仁皆足以表正時乂之實德

肇我邦于有夏五句卽指凡我造邦之小大諸侯言惟小
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故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若
使商衆小大戰戰不曰夏罪其如台矣湯之伐桀實以
時乂之責在我而不可委非迫于勢不相容迫于勢不
相容以唐太宗與建成之心測湯也矧予之德言足聽
聞是起下文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兩節皆言足聽聞之實自惟王不邇聲色至德日新節
皆言足聽聞之實亦非以德足聽聞爲桀所尤忌疾桀
知忌湯之德亦知所以自處桀言曰亡吾乃亡與紂吾
生不有命在天則無所忌矣湯之寬仁雖彰信于民民

無不徯后而戴商而其德之日新全體大用非仲虺言
之天下不知後世不知蓋不必釋慚而自無慚于時乂
表正也

佑賢輔德節是申明初征自葛凡東征南征皆所以佑輔
顯遂兼攻取侮以推亡而固其存養稂莠者害嘉禾非
其種者鋤而去之則凡有邦乃其昌矣此亦輯寧之事
而伐夏尤輯寧之大者固存非自固其存若說推亡固
存處自是說伐桀是又以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之
心測湯以此誥喩臣民衆庶豈足以時乂表正何以修
人紀何以爲聖人何爲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若湯有如
此心事以此顯揚于衆庶垂之後世是暴揚湯之眞慚
何又看作釋湯之慚也

德日新四句是槩論冒起王懋昭大德以下是湯日新之
實懋卽德懋功懋予懋乃德之懋非勉也若作勉辭于
垂裕後昆下轉出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則是湯猶
未能日新而勉其日新未能建中而勉其建中未能以
義禮制事制心而勉之以義禮如何可以表正時乂而
以綏猷自任是湯之聞知聞于伊尹仲虺伊尹仲虺又
何從見而知之乎

能自得師卽伊尹所謂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

于克一舜之好問好察不自用而取諸人以堯之大猶
曰稽於衆舍已從人自古聖人無不然亦惟聖者能之
自得非因仲虺之勉而後能建中制事制心皆所以日
新之實德日新好問能自得師一面卽湯之所以王志
自滿謂人莫已若自用一面卽桀之所以亡雖非句句
切着桀說然兩兩竝舉相形皆是曉喩臣民衆庶正所
以明湯德實無慚于表正無慚于時乂非于克夏未歸
亳之時對夏衆而儼若師保以此訓王也

建中于民明德新民皆在內是日新之綱以義制事以禮
制心是日新之目能自得師好問則裕是日新之資肇

修人紀亦兼明新是建中于民之實而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卽中之所以建以義制事事各有宜之謂義卽義以爲質義之與比無一毫適莫之謂事由義制非義由內制也禮之本于所性者天之所秩無形之等殺是之謂節禮之顯于有象者五禮之庸經曲之儀則是之謂文以禮制心靜則範此心于天秩之中正而無稍偏倚動則發皆中乎節而不使有過不及之謂亦非盡由外作也日新卽由誠而形著明以至動變化月異而歲不同之謂新德之所以懋而盛卽聖敬之日躋亦非止常常接續不已常常恁地不已也

嗚呼愼厥終以下是勉辭亦勉其殖有禮覆昏暴在湯與諸侯更新但戒之以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當時諸侯或猶有漸桀之昏德而暴虐于百姓者在仲虺則以覆昏暴儆戒之蓋勉湯以愼厥終常如初征自葛之始天命天討無時可以不欽崇乎天道永保天命亦合凡我造邦而永保非一人之私保也兩篇處處須合看凡湯之所不自言者皆在仲虺之誥

朱子語類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他緣何道這幾句蓋謂湯若不除桀則桀必殺湯如說推亡固存處自是說伐桀至德日新以下乃是勉湯又如天乃錫王勇智他特地說他勇智兩字便可見又曰此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後人多曲爲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住不得按仲虺之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桀之時謂有主而治謂無主而亂謂桀非昏德民非墜于塗炭乎曰惟天生聰明時乂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湯之誥萬方有衆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非曲爲之說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民非后何戴后非民罔與守邦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此堯舜禹辠之言也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豈湯亦曲爲之說以矯誣上天湯非衆桀非寡湯非强桀非弱以亳衆伐夏無大師之克夏民無迎拒之戰謂非罔與守邦乎非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乎須將湯誓兩誥三篇統觀天命人心看出達于上下之義先儒看作勢不相容故于仲虺之誥一篇云恐湯憂愧不已作誥以解釋其意陳氏云仲虺釋其慚始則美之又慮其愧心旣釋驕心或生故終復警之大臣之引君當道如此恐不當作如是解也

湯誥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中庸天命性道敎發原于此惟皇上帝天也降衷命也恒性性也猷道也克綏厥猷惟后修道之謂敎也湯以前親睦平章協和敬授人時六府三事典禮命討以和衷皆堯舜禹所以綏猷攀修人紀克寬克仁建中于民卽湯之所以綏猷皆所以盡人性盡物性以贊化育而參天地之事所謂惟天生聰明時乂也降衷卽和衷之衷性卽帝降之衷在詩爲秉彜物則在易爲繼善成性性之所具五典五倫爲達道知仁勇爲達德若有恒性義在若有恒言順其降衷之自然則有恒常之性恒之爲常卽

相近大同之性若字內卽有習字習而至于相遠則非若矣然但順其自然相近之性巳不能無過不及之偏而況有習之相違者故必有待于綏猷之后經言降衷于下民民卽生民有欲之民欲卽先儒所謂氣質之性性之分始分於孟子口之於味一章然衷卽降於氣質之中非有先後之降況爲下民言則此處降衷之爲中亦不必說到無過不及箇箇有一精當恰好的道理同一降衷惟綏猷之后方能無過不及精當恰好于下民只是秉彜之恒性恒者百億千萬人之所同無古今一也惟后綏猷而建中民始會歸而協于中然所謂中亦只共由于達道之大經終不到執中時中精當恰好之中故惟聖人爲能執中時中而建中以爲表正聰明爲天生勇智爲天錫若天之生是使獨以爲綏猷而時乂爲秀靈中之最秀最靈蓋性之有上中下三品此孔子之言自古至今爲聖人者萬不得一爲賢人者百不得一下此則皆凡民之相近必有待于修道之敎以克綏厥猷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卽殖有禮一層爾是凡我造邦之諸侯罪當朕躬弗敢自赦命德是天命討罪亦是天討有一不簡在上帝之心卽是罪當朕躬有卽慆淫從匪彜不

守爾典者朕亦惟簡在上帝之心不敢自赦而敢赦有罪乎不說出覆昏暴一層實卽凜然隱寓於中非以巳有惡對爾有善也其爾萬方有罪則惟后不克綏猷責在予一人百姓之困窮而陷于罪不得諉咎于百姓也兩爾字須分淸諸侯與百姓

伊訓五篇

伊訓一篇經旨是伊尹訓王與卽位改元告廟之事全無干涉先須掩卷一思

嗣王卽位之禮見于經有顧命康王之誥成王崩于四月乙丑迎子釗于南門之外越九日癸酉受顧命卽位

見羣侯反喪服蓋必先卽位而後成喪服爲居憂主未
嘗以明年正月卽位也先儒皆以春秋國君在遭喪之
明年正月卽位於廟而改元考其實春秋但於元年正
月下書卽位亦非卽位在元年正月左傳莊公薨於八
月癸亥子般卽位冬十月己未共仲弑子般立閔公皆
不於元年正月閔二年八月辛丑共仲又弑閔公成季
以僖公奔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不於明年正月文公
薨於二月子赤卽位冬十月襄仲弑子赤立宣公不於
明年正月襄公薨於六月辛巳立子野九月癸巳子野
卒越七日己亥立公子裯是爲昭公不於明年正月昭

公薨於十二月己未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
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儀禮註諸侯薨五日而殯則嗣子
卽位公羊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
然後卽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昭公薨於十二
月定公不卽位於元年正月必俟公之喪至自乾侯越
六日然後卽位必旣殯而卽位必卽位而後成喪此皆
春秋國君卽位之實事安得以明年改元正月卽位於
廟之說遂以卽位必在元年正月必於廟將伊尹一篇
訓王於烈祖之前竟作改元告卽位之事并以十二月
爲正月爲商以建丑爲正之實據考其實則皆非也

喪以三年爲期惟三祀十有二月朔爲終喪之後一月
逆推至元祀十有二月止兩年則湯崩在元祀前一年
之十一月也太甲亦必在湯崩未成服之前卽位至明
年正月爲太甲之元祀至十有二月喪已期年卽位亦
已期年矣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
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祗見不知湯崩至是在期年之外
柩已葬於桐主已祔於廟則謁王必祗見於廟也
傳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
臣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卽位改元之事祗見厥祖
則攝而告廟也不知伊尹爲訓王而祠是伊尹祠故稱

先王奉嗣王祗見則稱厥祖嗣王之祖也明言祖德則
稱烈祖非偏謁于商之先王千古只有此一擧非以卽
位改元之事攝行告廟之禮況爲攝之說者以嗣王新
喪衰絰不入廟惟冢宰代告故謂之攝旣奉嗣王祗見
則非攝矣傳又曰太甲旣卽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
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祠于商之先王
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
陳氏曰喪三年不祭不以凶服入宗廟故太甲不親祠
而伊尹攝祠皆是太甲不至廟者傳又曰奉太甲徧見
商之先王而獨言祗見厥祖者雖偏見先王而尤致意

於湯也於書序又引吳氏曰祗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
太甲既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祗見厥祖若止殯前既
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祗見也是又皆以太甲至厥祖前
在廟中者先儒之舛錯矛盾處總由正月即位改元先
入之見也

傳又曰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
宰則攝而臨羣臣也此又誤於攝位攝政之界限不清
也蓋必攝位乃可以臨羣臣如舜之日覲四岳羣牧是
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只是君不言而攝行政令之出
納冢宰不改冢宰之位未嘗攝君位安有臨羣臣之事

攝而臨羣臣即周公朝諸侯之邪說也

胡傳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亦未知何所據其見於經
成王在殯日廟門王受顧命於殯前不於祖廟王出在
應門之內諸侯執壤奠再拜稽首太保暨芮伯咸進皆
再拜稽首乃謂之臨羣臣臨於朝不臨於廟亦無攝行
之禮乃以伊尹嗣于先王爲攝而告廟之證百官總已
以聽冢宰爲攝而臨羣臣之證告廟臨羣臣皆冢宰攝
行其事則是冢宰即位非嗣王即位嗣王之位即在何
處若但以成喪服爲居憂主即哭臨朝夕奠之位爲即
位又必待明年正月則成喪服居憂哭臨朝夕奠亦必

待明年正月乎顧命康王之誥義禮精詳備記以爲後
王法蘇氏譏康王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不知
受顧命即位之前尚未成喪服也此由誤解反喪服反
字不知讀斷對上出字出在應門之內而反於廟門之
內非巳成服釋喪服服麻冕釋冕而又反喪服也

稱元年必在遭喪之明年以遭喪之年巳爲先王之紀
年也即位必在成喪服之前明嗣統有人居憂有主必
即位而後稱王故成王崩於四月乙丑稱迎子釗于南
門之外越九日癸酉即位則稱王不即位何以稱王且
使先王崩於正二月必待明年正月即位嗣王之位未

定殺嫡立庶之禍豈待襄仲哉

傳主太甲嗣仲壬之喪非嗣湯曰湯巳祔于廟則是此
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朱子曰伊尹祠於先王若有
服不可入廟必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按有服不可入
廟爲太甲言之也若有疑詞也必有決詞也即於疑處
可以決其必非嗣仲壬既疑有服不可入廟湯之服不
可入廟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
殯側獨可入廟乎傳所以有伊尹乃至商之祖廟一條
似太甲不入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一條則太甲又
入廟不覺其兩岐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至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必有月
日之隔伊尹作書至王惟庸罔念聞必有月日之隔伊
尹乃言曰又一番訓王至王未克變必又有月日之隔
故曰玆乃不義習與性成然後營于桐宮王徂桐宮居
憂至三祀十有二月朔實不及二年孟子放之於桐三
年又曰於桐處仁遷義三年則奉嗣王歸于亳在四祀
非三祀矣使太甲嗣仲壬之喪仲壬初喪在殯不得居
仲壬之喪廢朝夕之奠衰絰而徂桐宮居於六年以外
草青幾度無服之陵墓則是守陵非居憂採莽之所不
爲豈可以是誣伊尹營于桐宮以湯喪未終居湯之憂

以密邇先王之訓伊尹訓王于烈祖之前待至期年之
後須想太甲初喪猶有哀痛之心至既葬而主祔於廟
烈祖之靈爽日遠近習之不義日狎由是敗度敗禮之
事日益形見伊尹防閑規諫窮於無所措不得已待至
期年其祠于先王以巳訓王之事告于先王也奉嗣王
祇見厥祖動以烈祖之靈爽也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
王而使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巳以聽咸聽巳之訓王
即臣下不匡其刑墨之意也此豈尋常舉動豈可引據
而告廟以爲即位改元之事營于桐宮居憂不特密邇
先王其訓左右侍御僕從皆得選擇俊乂老成向之狎

于不順者不必一一驅逐自然掃除殆盡此皆伊尹敬
仁誠一德之妙用而可以格天格君之盛德大業爲放
之于桐乎

上古喪期無數三年之喪始見於堯崩百姓如喪考妣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歷虞夏商周見於經者但曰三年
之喪未嘗以兩年一月爲三年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
死有巳復生有節也哉出于戴記三年問據儀禮疏禫
祥之月先儒已有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
禫鄭康成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王肅難鄭

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
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
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按以二十七
月在歲末遭喪爲出入四年則十五月爲出入三年是
以歲末之一月爲一年再期後之兩月爲一年王肅之
說疏巳辨其非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出於三年問
問者何人答者何人年與期之分再期之與二年分別
在何處以期之喪爲二年則是二年之喪非期也以三
年之喪爲再期是亦二年之喪非三年也蓋自春秋時
巳有短喪者孟子時滕父兄百官巳久不見三年之喪

漢儒又承文帝以日易月止於三十六日乃爲二十五月而畢之說實爲二年以從時度可勉而易行加一月以存三年之名且天子之喪與士庶不同古者王畿千里不盡一州之地民淳事簡冢宰得人可以三年不言及於政事自郡縣一統萬幾十倍於古冢宰豈易勝三年之任天子喪期喪服有不得不稍爲變通者蓋欲斟酌以善今亦非有意以變古若據經解經必求孔孟以前三年之喪從無兩年一月有可引証者須辨二十五月而畢爲漢以後之喪期則知湯崩在元祀前一年之十一月須辨王徂桐宮爲居憂非守逹年之陵墓則知

太甲之嗣湯非嗣仲壬矣須辨伊尹爲太甲狎於不順而訓王非以卽位告卽位不在祖廟必當在殯後未成服之前則知正月卽位以十二月爲告卽位改正朔之實無其事矣○自虞書百姓如喪考妣至中庸夫子稱周公成文武之德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則知考妣父母皆三年之喪父在爲母期之說亦非三代以前之禮也

伊訓太甲咸有一德五篇句句格言至論歸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是新德之緊切要語德卽新德之德新德之匪勉在已新德之師資在人無常師者惟善是師但主于取善人皆可師芻蕘可詢蒭菲可采而况哲人俊乂爲先王之所敷求以俾輔旁求以啓迪者乎善無常主則不偏于所師亦不紛雜于所師于兼收竝取之中塗殊而會歸于大同則所取者歸于至善而克底于純一矣上二句取善欲廣對下無自廣以狹人下二句取善又貴精承上一德此篇一字亦不可混看眷求一德咸有一德惟天佑于一德惟民歸于一德總承德惟一此五一字是純一而不雜對二三言終始惟一是新德工夫不可間斷終如其始之謂一卽常厥德常字然常字實兼不雜不息二義夏王弗克

庸德與中庸庸德同看對先王懋修人紀桀德之昏未有不狎侮五常者德只是一箇新德之德卽明明德以修身爲本亦以修人紀爲綱領故前卽訓王以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卽明明德于天下也然有兼有專又有微分協于克一之一尚是所取之善歸于一而不紛雜而後資之以日新者可底于純一也

伊尹奉嗣王歸亳曰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允德歸于天佑王卽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無一毫隱諱天作孼猶可違知人事足以挽回造化自作孼不可逭則于吉凶影響福善禍

滔之理更覺警切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蓋不敢以克允自信尚圖匡救于後此其悔悟而克終允德從來史冊所未有者也從古更未有一德之純忠誠格天如伊尹之輔成君德者伊尹地勢更難于周公周公遭流言之變猶有二公爲之左右召公畢公至康王時尚在太甲時使仲虺尚在必無默然不一言者尹以一身處孤危之地勢先訓王于烈祖之前終未克變即因湯喪未終營桐宮以爲陶冶密邇先王以爲鼓鑄卒成克終允德之休尹之自信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乃曰放太甲于桐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有伊尹之志豈即有伊尹之一德乎

盤庚

盤庚圮于河水而遷殷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則前此皆因河水而遷于此可以想見下流之九河逆河積久已爲潮衝沙壅之所湮塞河之漸徙而南已自此始今之河皆自淮入海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淮之通由泗而達其決而徙徙而別出有不由泗入淮者以下流壅塞由泗入淮一道不足盡洩河流之汎溢故屢圮而後至于潰決而徙先儒謂九河淪沒于海者恐非若九河淪沒于海則河之入海愈近而捷何爲屢圮而至南徙乎逆河二字未見疏解明析傳云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惟鄭氏曉曰河下趨而海上逆也按海之上逆以潮汐之來倒灌入河沙隨潮而壅河流勢急則足以刷沙河流勢緩沙即滯而壅塞其壅塞全在逆字海潮往往自東北而西南江淮入海在正東潮汐南北往來在口外橫行其海水溢入非上逆而倒灌逆河之形勢向東北此河流下趨而海潮上逆所以有逆河之名海潮上逆而沙隨以漸而壅塞此湮塞之由即在逆字而況河水濁亦多沙上下壅積歷夏殷周已千數百年積久湮塞恐非淪沒也

說命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豈亦三祀之正朔乎豈小乙之崩亦在元祀前一年之十一月乎此可以知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非三代以前之喪期也

明哲二字始見於此再見於詩曰既明且哲明以統體言哲者明之至故曰知人則哲是明中幾先之見高宗恭默思道莫先於得人此事幾最大之先務即其哲也

說築傅巖之野築傳只作居因孟子版築二字遂有衣褐帶索傭築代胥靡以供食之荒謬說不能耕而食至

代胥靡以供食何氏辨之已極明但未提明之野二字

胥靡版築官役也曷爲而築于野

說命三篇說之言所謂謨明弼諧也高宗求賢之切至夢帝賚予良弼其能自得師樂善之誠句句親切有味句句取譬開三百篇比體其原又卽出于臣鄰元首股肱耳目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而高宗則全用比體此爲學古而化若金五喩取匡弼之義若作酒醴二喩取調爕之義親切懇至尤在啓乃心沃朕心二語

說進于王自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二惟字起下八句皆用惟字以下又錯綜用八惟字三篇義精而文章古茂豈左國史漢所能彷彿而疑古文者謂其平緩卑弱殊不類秦漢以前之文則其所謂古者不過三傳考工而論語學庸恐亦在平緩卑弱中矣

說進于王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與仲虺之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提綱挈領若合符節可以想王佐規模氣象胸中皆有論道經邦寅亮天地之實際

惟口起羞以下則皆憲天聰明之實惟口起羞卽舜之惟口出好興戎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卽大禹之惟幾惟康大學之慮而后能得中庸時中時措之宜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伊尹之無自廣以狹人仲虺之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禹惟不矜莫與爭能惟不伐莫與爭功也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卽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居爲止卽大學之知止伊尹之欽厥止大禹之安汝止惟厥攸居安汝止也安非卽舜禹之安卽知止之定靜而安也大學以明新至善爲止說命以憲天聰明爲止其揆一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蓋自舜

卽有偏于羣神之禮舜之徧是必當祭者歷夏商以至高宗時傳云商俗尚鬼必有濫及煩數者觀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如漢儒六宗之說可謂煩亂極矣

王巳歎美其言之旨說乃言惟服矣說尤勉以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蓋行之不果決終是浮慕終由于知之不眞故又勉以誠信其言之旨則必果而決無難也說之三言策勵緊切須從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看出來上文說之所言綱領條目巳備王旣悅其言之旨謂可服行又曰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有似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又若惟恐無聞者恐猶未免于知之過而行之

或有不及此際啓心沃心之機神可靜思而默會也
中篇說進于王大略已備王又命以交修罔棄修之功無窮進此惟學于古訓乃有獲古則堯舜禹之欽天亮工幾康兢業君臣克艱精一執中之傳皐益稷之謨皆在焉以孔子至聖猶曰好古敏求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則知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備于二典三謨循之則治失之則亂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志則心之專遜則巽以入如一日二日萬幾不曰萬事而曰萬幾幾爲始事之微治亂得失皆決于幾其已然之迹皆具于古惟專心而巽以入之

審察其幾之何以治何以亂乃爲有獲獲卽務時敏而力行不怠遜志如孟子形容周公仰而思之時敏則如坐以待旦也厥修乃來不惟有獲于心實有獲于躬行而攸往咸利也允懷于玆常如是其遜志時敏則身修道立德修道凝爲積于厥躬也
惟斆學半之義卽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新民之事卽在明明德之中合外內之道是歸幷于一非判分爲二以始爲自學終爲敎人念終始典于學自始至終總在學古斆學皆在于古訓古訓非分自學爲始敎人爲終學于古訓非先學自學之事而後學敎人

之事如大學一篇童而習之明德新民修齊治平皆在其中時敏之見于力行者亦非止自修之事蓋爲王言非爲元子言也厥德修罔覺亦只是道積厥躬中日變月化月異而歲不同之進境罔覺由專其志于學而勿預期其效預期則覺德雖修而不自以爲修則罔覺矣此節只提敎人一半之事卽在學之中不在學之外惟不已于學則進境自有不期然而然者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也先王之成憲亦卽監于古而創垂此與學古二者闕一不可亦並行而不悖惟學古而後知成憲因時

損益之意惟監于成憲而後知師古者師其道之同不泥其迹之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惟說式克欽承說之所以自任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惟賢乃僚罔不同心惟治亂在庶官乃僚必愼簡非俊乂不可也王自盡其學古遵先憲天之君道說自盡其啓沃納誨率屬欽若之臣道不俟高宗之德至無愆而後敬承也
說築傅巖之野始發學古有獲之精義想其所學者亦惟虞夏典謨之古遜志時敏允懷于玆終始罔間以至道積厥躬德修罔覺此惟自道其已經故能言之若是

親切有味而又精要簡明若當時即有五車四庫之紛
雜安得有道積厥躬德修罔覺之一日

高宗肜日

高宗之爲廟號仁山金氏鄒氏季友辨之已明書傳及
諸儒卒疑爲高宗則亦先入之見故并黜于祭祀一節
彼此互証皆失其義王既免喪猶恭默思道而不言得
說即置諸左右若金之有礪若濟巨川之有舟楫若大
旱之有霖雨若藥之瞑眩若跣之恐傷厥足若酒醴之
有麴蘖若和羹之有鹽梅使在初年而有肜日之事則
說雖朝夕納誨王惟庸罔念聞也若在晩年而有祖巳

一篇之訓則是變衰于老耄啓心沃心消歸烏有道終
不積于厥躬厥修亦未嘗來也至如漢武五畤祀之類
不惟不能率先王以迪高后并不如太甲之克終允德
也使必因高宗未能脫于流俗而說有是言則官及私
昵爵及惡德有其善矜其能啓寵納侮耻過作非皆因
王未能免而以此納誨益之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
于樂皐謨之無敎逸欲有邦非因舜之未免而爲是言
也

西伯戡黎　微子

祖伊奔告于王曰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惟王淫戲用自絶今我民罔弗欲喪今王其如台殷之
即喪指乃功與微子曰今殷其淪喪殷遂喪越至于今
父師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商今其有災
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兩篇三人之言如
出一口先儒徒以西伯二字若專屬文王遂以戡黎爲
文王事豈有十三年之前祖伊即有若是危迫之言乎
傳既辨文王受命改元之誣猶泥西伯爲文王則未嘗
合二篇而統觀其大勢也且不獨二篇當合看泰誓牧
誓四篇當前合戡黎微子二篇後合康誥酒誥大誥多
士多方召誥洛誥君陳畢命九篇統看乃知紂之罪惡

貫盈自浮于桀其流毒至歷三紀而世變風移更歎百
年而淫風猶在朝歌妹土之故墟然後知武王誓師因
時勢以立言不得疑其與湯之辭氣不同妄加以迫與
傲二字也

小民方興相爲敵讐是民方興起相與爲紂之敵讐乃
用乂讐斂紂有以召之不忌而後民方興起非民自相
爲敵讐也

殷民至攘竊神祇之犧牷牲非自不測之罪以圖一飽
是即天曷不降威神祇亦不享故敢[illegible]以容有
司亦不敢彰聞倒戈之刃已相向矣

卷五終

心圖書經知新卷六

平[illegible]著

周書

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春有孟仲季三月武成惟一月則知是孟春也先儒建丑建子之說先入於中謂商歷已絶周歷未建爲伐商之初言也武成當天下大定武功告成列爵分土一代之規模已定止書惟一月於此不改元則無改元之事於此不改正朔則終無改正朔之事矣傳辨若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改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大義昭然

如撥雲霧見青天然則建丑建子改正朔之說何自來乎於詩書無一徵也改正朔之說出於賈誼由春秋時已失置閏之法左氏有歸餘於終歲後置閏之說故有一失閏再失閏之差月令四立在四孟月有中央土無閏月總由分至之正不知考驗於日之中永短也

大會于孟津是武王會諸侯以觀商政之罪惡貫盈使衆著于天命人心之必不容已非不期而會戊午次于河朔侯羣后以師畢會亦無八百國泰誓三篇皆在河北師未逾于孟津時三誓所以一衆志恐羣后之或猶有異議也至師渡孟津至于商郊牧野之誓方爲誓師伐紂之決決于紂之罪惡貫盈人心之敵愾至于微子行遯箕子囚奴比干剖心而天命人心于此決矣故曰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非決于羣后之歸已也于牧誓之前先有三誓歷數紂之罪惡正須以湯放桀之事參觀紂之億兆夷人雖離心離德其官人以世比昵罪人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桀有如是之周親乎其罪人以族作威殺戮前徒早有倒戈之志友邦冢君猶慄慄畏其虐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予克受受克予旣易以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復戒以弗迓克奔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正上帝臨汝之時眞不啻帝謂以無貳爾心

也桀有如是之勢力湯須如是之戒嚴乎以武王之辭爲迫而傲豈祖伊微子箕子之辭亦迫而傲乎其淫戲之流毒至歷數十百年而未有已則罪浮于桀非武王已甚之辭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與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異辭同旨異世同揆此皆開天明道之言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以孔子殷人稱纘緒成德爲達孝善繼善述爲孝之至以三仁之箕子陳疇于始伐紂之時而後朝鮮遯跡於海外微子受封于誅武庚之後猶

且來賓助祭于周京豈亦不若夷齊之餓於首陽乎自
史記有扣馬而諫之荒謬蘇氏有武王非聖人之瞽說
而疑古文者不能無憾於武王之辭迫而傲亦合湯武
之時勢而統觀其前後乎
觀政卽于大會之時歷數紂之罪惡以與友邦冢君觀
商罪之貫盈使人人切齒髮指不特倒戈之衆益奮其
今而後得反之怨毒使紂聞之亦無地自容至于自焚
以泯滅無事于殺并無事於放以留遺毒于後三誓之
反覆以歷數其惡是卽武王神武而不殺之妙用以紂
之滔威勢力定於戎衣之一着由前而觀苗民猶逆命

於三旬有扈猶大戰於甘伐崇猶且言言仡仡至於是
伐是肆是絶是忽若伐紂而至交戰相持於曠日豈亦
可以班師而增修其德乎又豈可以窮兵黷武藉智力
以決勝乎
一人爲億兆臣民主大觀在上如日之明人所共見日
之蝕至於旣亦人所共見天視天聽鑒觀于上民視民
聽民觀政於商大會孟津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非
以諸侯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程子朱子辨觀政之說
必無此理只辨十一年觀兵之非于經文觀政於商亦
無正解惟紂罔有悛心傳云今諸侯背叛旣巳如此而
紂無悔悟改過之心亦承朱子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
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
之歸巳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
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
此中界限實錯天命無聲臭天視天聽卽在民視民聽
民罔不衋傷心早在十三年巳前非以此日之歸巳亦
非至觀政之時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也惟紂
罔有悛心下曰乃夷居弗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
祀犧牲粢盛旣於凶盜卽箕子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
犧牷牲乃曰吾有民有命卽祖伊奔告于戡黎曰嗚呼

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戡黎微子兩篇必須合看更須合
後九篇統看也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十三年春一月之二日
也不記正朔記月之明魄生死按晦朔之義晦則光盡
無一線之明朔卽有一線之明二日明猶微故以三日
爲生明二日爲旁死魄然明之生於日光之盡乃見三
日爲常有在二日者周書但記明魄不記月朔亦可見
不如夏時承唐虞之善經無以十一月爲正朔者
周自豳遷岐在漆沮西南自岐遷豐在岐東南自豐遷

鎬又在豐之東總在太華之北伐商在華陰北逾河而東至孟津千里而遙至戊午越二十六日始次于河朔王朝步自周先至豐受命文考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即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也因竝告于所過名山大川元后爲天地山川之主也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至無作神羞即厎商之罪祝史所告之辭也辭尚體要其史之體當然非史臣從後有改易而追增猶祝文皆非自稱爲孝子也既獲仁人觀泰誓十人皆仁人然既獲主于太公與聿求元聖同是亦天之生是使獨以戡定禍亂者謂之仁人惟能神於武而不殺之爲仁

泰誓上篇在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於冢土之後誓而後與友邦冢君同逾河而東至孟津下三篇皆曰西土此不言西土尚在西土啓行之始也中篇在戊午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時俟畢會而次于河朔曠地既畢會而徧誓羣后大會亦與衆共討之義非藉其力覩其心之同有期而會亦有不期而會者非盡不期而會也討有罪而代商爲天地山川臣民主既告于天地山川亦不可不徧告羣后也下篇在戊午之厥明己未將渡河而誓以一衆志誓而後逾孟津故曰既戊午自師逾孟津至癸亥越五日而師陳于商郊牧野不直造其國都俟天休命癸亥干支之終商之墜命於此日而終甲子干支之始周之新命自此日而始亦有正始之義不同於孤虛旺相也武王師行至是一月紂至師陳于郊始率其旅若林若林之旅早已無拒戰之志强率之而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已見瓦解之形至于前徒倒戈其心蓄于積怨其機勢倏轉于尚父之鷹揚爲之先驅指揮遂若左右翼而攻于後以北至于血流漂杵而紂所比昵之後勁脅權之朋家皆爲商民今而後得反所屠戮紂亦當即于此時而焚滅矣自甲子二月四日至四月哉生明兩月在紂都皆洗滌掃除反商政之事

而祀其大者釋箕子之囚以下等事則王訪于箕子即在釋囚後兩月內事

王來自商至於豐出師受命文考班師亦告成于文考豐作于伐崇之後武王亦自豐而遷鎬不特文王廟在豐宮寢朝市皆在焉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當皆在于豐以終承厥志庶邦冢君則不特西土友邦矣暨百工即如膚敏之殷士也至諸侯咸受命于周助祭于周廟乃爲天下大定自一戎衣而天下大定直貫至此然後柴望以告武功之成以爲天地山川臣民主而負荷元后作民父母君師之責

王若曰節歷敘世德以告羣后其詳在大雅之詩先王建邦啓土在生民之篤公劉克篤前烈在篤公劉一篇太王肇基王迹在緜皇矣兩篇王季其勤王家則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是也文王尤詳于詩太王遷岐是上帝耆之增其式廓乃眷西顧此惟與宅非避狄而遷其肇基王迹卽遷岐時自陶復陶穴而來乃立臯門乃立應門乃立冢土非有僭踰之事皆可爲後來有天下之制翦商二字出于魯頌作於僖公時自大夫出之口非象賢之子孫所稱述非太王之肇基也

列爵惟五節綱紀具備爲有周一代之規模治道九經卽

在其中監二代之意亦卽在其中禮樂制度之周詳在周公成文武之德列爵分土是同異姓分封之事建官位事是設官分職之事主王朝而言侯邦亦必守惟賢惟能之意五教三事亦自畿內以推行於天下也敦信明義卽五教三事中之德意信卽所以聯屬維繫之意對商民之離心離德不專對欺詐義卽五教三事之秩然上下名分之等倫對商俗之怙侈滅義不專對徇利亦非難明易昧者敦厚其本然之天性明著其不可踰越之分義亦所以救商俗之弊崇德報功卽在列爵分土建官位事中爵土之分列雖同姓不私于無德功者而於賢能之有功德者又有以崇報之垂拱而天下治不作無爲而治見成看史臣記此言規模大定咸正無缺可以垂拱而治也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王之訪當在二月至四月三日兩月內事箕子旣授王以洪範九疇當卽遯跡朝鮮以遂罔爲臣僕之心未嘗至周非武王封之海外武王明知箕子不受封亦必遂其不臣之志也

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居字見於惟厥攸居在聖人爲止於至善凡人亦各有所當止卽所當由之達道也五

倫爲五典五常彝卽典常之義倫卽天之所敘陰隲卽性命之各正相協卽太和之保合相協有聯屬之綸陰隲有秩然之經以各止其所爲居武王誠心以訪遜言不知所以敘之者當何如也在中庸陰隲下民卽天命之謂性相協厥居卽率性之謂道彝倫攸敘卽修道之謂教紂以狎侮五常而彝倫攸斁武王不說出但求所以攸敘

箕子以鯀陻洪水汨陳五行彝倫所以攸斁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所以攸敘而卽以洪範九疇授之武王天不畀鯀而錫禹鯀弗能受也箕子不畀紂而傳之武

王紂弗能用也亦可知天命之在武王箕子不啻代天
而敷錫也
初一曰五行節是卽禹所法而陳之洪範九疇班固曰凡
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者原大禹則洛書以爲洪範
九疇傳之後世止此六十五字故曰皆洛書本文亦可
知班固以前止此六十五字爲洪範九疇未見有四十
五點之圖也自一五行以下爲箕子所推衍卽劉歆所
謂九章每一疇爲一章知箕子所衍于五皇極七稽疑
連稱汝其爲箕子告武王之辭顯而易明也九疇爲治
天下之大法實義在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

疑庶徵福極與箕子所推衍之九章不在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之數五十五點卽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
成變化而行鬼神是文王參天兩地以爲大衍之數用
以揲蓍求卦者須三變而成一爻十有八變而成卦其
非伏羲所則以畫卦之圖顯而易明也四十五點卽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數做五十五點之圖以配合
又爲劉歆經緯表裏四字推衍而作夏商世歷千年洪
範九疇始傳于箕子惟初一曰五行六十五字爲禹之
本文以下皆箕子所推衍爲治天下之大法故曰洪範
範非數不特箕子無一字及于數并劉歆爲經緯表裏

之說亦未嘗見此圖也則非禹所法之洛書亦顯而易
明也且以五生數統五成數以五奇數統五耦數與洪
範爲治天下之大法以爲彝倫攸敘有何關涉而反拋
荒洪範所以攸敘彝倫之實義故明辨其非非好爲翻
駁也
箕子有洪範九疇武王早已知之故卽就而訪之箕子
所陳又非若素所推衍爲已成之書五皇極七稽疑諄
諄懇至皆當下親切傳授之語想其徉狂時惟思平治
天下不可無建極之皇思之磨而無所不通故因訪而
直以天錫之禹者轉付託于武王若竝無商周二字于

胸中者而陳疇之後飄然長往仍是界限分明于此須
見其仁之周徧淪浹充滿洋溢竝行而不悖處
一五行節一曰水列五行之目義在切於民生之用不在
生序五行莫大于水土唐孔氏以水最微爲一便是强
配水是潤下之水火是炎上之火木是曲直之木金是
從革之金土是稼穡之土非在天者知五行之性則用
之不違其性不言用者以下八疇皆主惟皇所用五行
爲民生日用不專主乎皇也潤則人物皆藉爲滋澤下
則比地歸于入海炎則必上旣濟以資烹飪燔柴可以
格天庭燎可以啓明曲爲輮軏桁棬直爲宮室桁梆從

則鍾鼎錡釜斤鋸錢鏄惟人所造革則可以更新而易

象百穀得土氣而實發實秀實土膏而實堅實好稼穡

之作甘爲中和之味作是烝之浮浮而熟食潤下之鹹

廣斥可以爲鹽煎煮爲作若味之苦爲黃蓮黃檗酸爲

梅辛爲薑椒古或未有然苦作於炎上酸作于曲直辛

作於從革未見有確解無由理會

二五事節一曰貌列五事之目義在敬用不在生序貌爲

五官百體之全居上臨下爲臣民所觀瞻言爲發號施

令所係視聽所以察萬物之情僞㓗萬物之幽隱思以

運萬幾於一心五事須見得關係重大爲修身兼內外

之全功爲建極之本故不可以不敬用惟能敬用而後

有恭從明聰睿之德惟能迪德而後有肅乂哲謀聖之

大效大用恭在貌肅以作天下之則做從在言乂以宣

天下之條理明在視哲以照天下之情隱聰在聽謀以

定天下之謨猷睿在思聖以通天下之化裁配合五行

義無關於敬用

耳目之聰明皆由心之官則思然由思而得者必兼多

聞多見內外交養聰明本於生知者義在孟子萬物皆

備於我中庸誠則明皆備而誠則明無不見見其所見

并其所不見者無不見而所見無遁情矣聽無不聞聞

其所聞并其所不聞者無不聞而所聞無遁情矣此爲

至聖之聰明睿知

三八政此節於敘彝倫尤緊要一曰食天時之早晚地利

之土宜食之政也二曰貨工作什器以利用貿遷有無

以足用貨之政也三曰祀愼終追遠以報本祀之政也

四曰司空居四民使各安其業時地利使庶土無荒蕪

司空之政五曰司徒敬敷五教齊之以禮司徒之政六

曰司寇卽士師叼刑所以弼敎之政七曰賓所以優禮

能敘彝倫之政八曰師所以征討攸斁彝倫之政八政

備乃所以厚生正德而彝倫敘故在農用

四五紀一曰歲歲有四時協之以作訛成易允釐百工二

曰月月有晦朔協之以每月之時令三曰日日有晝夜

永短中協之以出作入息朝稽夕考四曰星辰協之以

四仲月中星之分至協之以斗柄所指十二月之次于

柄在兩辰之間協之以正閏月五曰歷數協之以日月

往來寒暑之推遷以紀日月歲之時序一閏再閏三載

九載之考績天工人代無一不允之謂協協時月正日

專主時月日之協乎歷象所以成歲而無差忒此以人

事協乎天時之爲用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林氏曰皇極一疇不言所以爲皇極

蓋自五行至五紀卽聖人所以建皇極以敎民非是于斂者之外別有皇極也傳曰人君當盡人倫之至以至一事一物一言一動無不極其義之當然爲建極傳義更完備蓋八疇皆所以建極以敍彝倫則皇極自以敦典盡倫爲道立之大本卽傳中人君當盡人倫之至一層又以敬用五事爲修身之實功卽傳中以至一言一動一層箕子不及盡倫一層者王訪正爲彝倫之敍方求所以敍下民之彝倫則人君自盡其倫一層不待言而自具于建極之中傳特申明其義又得建極之綱領福卽斂于建極之中然極與福之相因有實事有實效

實事卽在建字中有得福之理實效則如所謂尊富饗保有得福之實際斂與錫之相因亦有實事實效實事則曲成造就使民皆會歸於極有得福之理實效則庶徵協應時和年豐無夭札疵癘人皆壽富康寧好德考終命此錫福之實惟時厥庶民於汝極則是訓是行也至於民皆會歸於極以近天子之光莫不尊親戚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卽錫汝保極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以下卽所以斂錫之道淫朋比德卽下偏陂好惡偏黨反側也惟皇作極卽下文皇於民之有猷有爲有守者念之受之錫之福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福則錫之正人而弗及於無好德而又斂言以敎之是訓是行之謂作作在建之中非卽建也建不爲人民而建作則有嘉善而矜不能舉善而敎不能勞來匡直以輔翼之猶作新民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如九德之各有一德極是大中至正不協於極而又不罹於咎卽生質自然之善人非無善無惡之人念之受之卽有所以成就之至形於外而有安和之色誠中之形也發於口而有好德之言積中之發也此卽念之受之之已成者則舉而用之爵而祿之總承上兩等人非於上兩等止念受而福止錫於康色好德一等也時人

非止念受錫福之人凡厥庶民無不觀感興起激勸踴躍有望極以來會而歸之象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承上庶民中有單寒獨善人所不及知之煢獨無輕忽而遺棄卽不廢困窮也在位而有作威福以害於家國者無以已在位而難於廢斥起下人之無好德者煢獨是側微不是無子無兄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造就之使益充廣展拓其才能而邦其昌亦卽錫汝保極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忠信重祿以勸士無室家私憂方能盡職在公若廩祿不繼至於室人交讁不能和好是卽無辜而受其辜不必更

陷於罪戾也重祿所以勸士於其無好德雖錫之福不足以勸而反無所懲戒必有害於家國之咎其咎亦自汝作之也

無偏無陂節卽衍爲皇極之敷言爲凡厥庶民之所訓行者王之義凡事各有其宜不可有偏陂之私意王之道王之路卽達道爲人所當由不可有作好作惡之私心夫道若大路然道無形而難知路昭然而易見互文以顯示之卽道由路之出處偏黨卽作好作惡之見於事者道原於率性之自然義修於皇極之當然猶路爲人之所必由本蕩蕩而廣大天下古今莫能外平平而坦易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不可專己而自私不可行險以徼倖總歸於正而無邪直而無枉故三德之乂以正直爲平康之治

上六句全是戒辭臣之直之使知義道路之不可不遵然非强之使遵必使心知義道路之好處又以下六句卽王道而申贊其蕩蕩平平正直誘掖而勸勉之王之義卽在無反側而正直內分而言之爲義道路合而言之爲王道卽爲皇之極會其有極二句亦是勞來勸勉之敷言未作實效看此是訓辭民之反覆吟咏在是訓內會歸在是行近光內

曰皇極之敷言卽指上一節是卽上天所以陰隲爾民之秉彝皇惟代天闡發以爲隲民之訓是卽帝之訓也敷言之教必司徒爲之敷宣曰字卽司教之臣旣以上文敷言敎民朝夕吟詠又當以此三言申贊其訓之出於帝以此提撕警覺見不可不訓行之意非箕子爲武王更端以重其聽也蓋凡民中之秀出者旣有念受錫福以成就之正人之在官者又使羞行重祿以錫之福而不及於無好德者以爲勸懲此則專爲下民彝倫攸敘之正義卽明明德於天下以新民之事以此訓民則臣人已見上文不待言也

凡厥庶民如是以爲訓則於極之敷言自然是訓是行遵義遵道遵路不致偏陂作好作惡無偏黨反側共由於蕩蕩平平正直之皇極以會歸而近天子之光沐浴之深愛戴之至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則所謂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也帝之光至於海隅蒼生民之近乃見光之至

六三德所以曲成皇極之敷錫正直剛克柔克列三德之目正直爲經常之治義道路之蕩蕩平平皆在正直之中非卽無爲而治其中有彊弗友燮友高明沈潛之不同則有剛克柔克正治反治曲成時措之宜正直之乂

用爲常却重在濟以剛柔之用四人才偏於質性之所
近爲多惟氣質彊者移於惡習爲弗友剛克者禮法嚴
肅無畏高明不以姑恕而養縱使終歸於彊而義變友
爲和柔委順此卽不協于極不罹於咎一等須優游漸
漬以成就之高明如有爲而英發者以寬和而裕養之
不專事裁抑爲柔克沉潛如有猷有守而斂藏者激揚
而振起之以發越其所蘊爲剛克三者皆質性之所近
在好一邊剛柔相濟克之皆爲有用之成才下文臣無
有作福作威卽彊弗友之在高明者人用側頗辟民用
僭忒皆始於高明之弗友剛克卽有無畏之實政雖各

爲一疇義實相貫通北虞邵氏兼世與地與人世卽在
商之末世地亦在朝歌沬土之都人之善者皆爲廢棄
而遏抑不善者率多怙侈而滅義合觀君陳畢命皆在
其中三德之乂因乎人不因乎世與地者無古今升降
一也此九疇所以爲洪範其因乎地亦由無三德之乂
無剛柔之克以歸於正直遂成一偏之風氣其因乎世
惟自春秋之後戰國以終於秦則燮友者苦於煢獨高
明沉潛者入於刑名法術諸子百家之岐途彊弗友者
爲亂賊攻戰游俠刺客之徒變成世矣亦由久無建極
之皇三德之乂也新國亂國世輕世重已非聖王之治

武王爲天下新王而紂都之殷頑爲亂國然惟周公克
愼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畢公克成厥終弗用重典也
作福作威作用也惟辟悉本天命天討以爲用之謂作
所以玉食之奉無有違邇畢獻方物於一人臣是大臣
其有作福作威作於好惡之偏私辟則爲天下僇而況
玉食之僭踰無上凶害必矣凡在位之人效尤而至側
頗僻則甚於比德凡民亦效尤而僭忒不止滔朋矣
七稽疑國家有大疑人謀不能決者必稽之卜筮以決疑
必先建立卜筮之人擇其正直無私者乃可以命之卜
筮此卽官占也龜曰卜竹曰筮朱子謂古者有占無辭

猶今之环珓也蓍曰大衍起於文王用蓍而有彖爻之
辭爲周易古未有蓍也蓍之德圓而神不短於龜今之
筮用錢亦有用竹蓍之用叉罕矣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以火灼龜所拆之文卽爲吉
凶之兆雨霽之義易明其象難擬霽爲雨止與暘微別
故暘從日霽從雨二兆當屬吉但各有所宜蒙爲蒙昧
義卽蒙卦之蒙當屬悔驛卽驛遞之驛其不絕非直相
連則不屬卽在不絕內看出故有絡與落之辨當屬吝
克之兆爲二拆交錯有相侵相勝之義當屬凶龜兆五
卜以決事之吉凶若分配五行則枚卜功臣遷殷之卜

一大誥之卜宅洛之卜金縢之卜於五行當何分屬此五
兆之無關於五行也周禮玉兆瓦兆原兆之拆止有三兆註又
分玉兆爲顓頊之兆瓦兆爲帝堯之兆原兆爲有周之
兆巳屬支離無稽又有經兆之體百有二十註引雨霽
蒙驛克爲五色疏以五行爲五兆之體而體之爲百有
二十無註亦無疏則周禮之不可爲洪範引證也
曰貞曰悔止分二體亦不板分內爲貞外爲悔貞爲正悔
爲過占者取其正不取其過正則吉悔而動則凶吝可
知既分內外二體占得內卦之貞則筮巳從不必更占
外卦或占得內卦爲悔筮已不從亦不必更占外卦若

既得內卦之貞復占外卦必以相應爲貞不相得爲悔
是合爲一體非以內外分二體或洪範之貞悔二體皆
統占一卦六爻只作從逆吉凶分貞悔不以內外分也
至分變不變爲遇之則自九六七八老少之分變爲四
千九十六卦而後有遇之之說文王只有六十四卦彖
辭爻分九六未有七八筭子以前并未有九六之名止
分貞悔二體筮法簡易故有筮短龜長之說亦指筮非
謂蓍至文王用蓍爲大衍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夫子
贊蓍之德圓而神則又有長於龜者然非聖人齋戒以
神明其德亦不能用也見於經金縢大誥洛誥亦止用

龜未見用蓍○衍忒志雖先定惟恐其有忒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建立卜筮之人必
三人者恐所擇之人雖正直無私或卜筮之時偶有不
誠卽不足以傳龜筮之意故必三人而有不同則從其
同者
汝則有大疑是有艱大之事疑而未決者必先謀及乃心
以定其志又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以觀其從違然後謀
及卜筮以定從違之吉凶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
民逆吉如大誥成王命周公東征爾庶邦君越庶士御
事罔不反曰艱大曰王曷不違卜是也大誥東征在成

王感悟迎公之後非王猶不知周公而汝逆呂氏引証
汝與庶民逆吉一條謨以居東爲東征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
敘庶草蕃廡庶徵皆出於陰陽陰陽之精會於日月月
爲陰爲水雨是山澤通氣澤之蒸爲雨爲水日爲陽爲
火暘是日以烜之司烜所以取火於日其取於木者木
之火亦得於日之烜然火取於日資之以薪其用盛大
可以相繼而不窮惟水之取於月者甚微月之爲水驗
潮汐早晚之候自朔至望子午漲而巳亥退爲一周自
望至晦亦然其從乎月之盈虧明魄不以大小盡而有

差東南有一定之時東北亦必有一定之時則月之主
乎水此其明驗也燠爲陽寒爲陰陰陽之可見者亦在
日月之南北往來自春分至秋分爲燠自秋分至春分
爲寒春分以後大火見於辰爲燠之始夏至爲盛燠秋
分以後大火入於戌爲寒之始冬至爲盛寒陰陽二氣
之升降流行爲風其升降流行無一息停滯風亦無時
不有雨暘亦兼四時暘爲常而雨以潤之日無盈虧而
月有盈虧也燠寒亦兼四時對待之中流行以漸風無
時不有而東西南北四隅八方有溫凉寒燠之異宜各
有其時此皆時字中義來備而無一缺少以敘而各以

其時則萬物育而庶草亦蕃廡矣此卽休徵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中包小過不及謂之凶故以備無之
極言此卽咎徵也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積日月以成歲歲字包日
月在內省五者之備無時是休咎之已徵者省極之有
未建五行有未修五事有弗敬用八政有未農用五紀
有未協三德有弗乂備敘之中猶有過不及雖來備以
敘敕天命以惟時惟幾卿士師尹庶民之休咎皆在歲
內爲王之所省卿士以月如六卿卽各有專職各自省
職之有未盡故以月師尹之職又分尤在朝稽夕考以

撫辰故以日失在人事者盡人事以承天休亦有失在
氣化者亦在財成燮理補救贊化育以迓天休皆在王
省惟歲內卽所以念用庶徵
歲月日時無易五者備敘而悉應乎時也萬物之育莫休
於百穀無不成熟用則百穀實資五者之時以至於成
百工之庶績以時得撫辰而咸熙光明庶民之俊乂咸
思及時效用有道則見也家用平康卽五福之歛用敷
錫此爲休徵之實效
日月歲時旣易五者或備而過時或無而不及時則萬物
不育亦莫咎於百穀用以不成政治之因乎時者以五

者之旣易亦多阻滯草率叢脞而昏不明矣俊民以時
否而晦藏無道則隱也家用不寧六極相因而至此爲
咎徵之實驗
庶民惟星衆庶之象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饑者欲食寒者
欲衣之象日月卿尹之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罔違
道以干百姓之譽之象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罔咈百姓
以從己欲之象王合卿尹之省有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象箕好風畢好雨亦只舉二星星不專指箕畢也日月
之行有冬夏據繫辭日往月來月往日來南北寒暑進
退其義顯明已足黃赤青白黑中道九道本非歷象古

法此處取象卿尹之有常職尤不必據以斜[illegible]
九五福列五福六極之目以見福極之實嚮用威用之義
卽在建極歛錫王省惟歲四節一曰壽壽爲人生修短
之數數之在一人者有不可必之變數之在大共者聖
人悠久之成物實有可以壽世之常理二曰富八政有
以富之民可使富也三曰康寧休徵之應時和年豐無
饑寒困苦疾病則康寧矣四曰攸好德是訓是行以近
天子之光則攸好德矣五曰考終命好德康寧富而壽
則善始善終而考終命矣是皆極建於上訓行會歸於
下時無易而和氣之所發育也凶爲不得其死不特死

於刑辟如墮壓溺蛇虎皆是是不考終命也短是夭折
如木之斷折卒然而夭者皆不壽也二曰疾或以凍餒
或以寒燠不時三曰憂寒無衣饑無食仰無事俯無育
非旱卽潦則憂四曰貧貧莫貧於百穀用不成五曰惡
六曰弱剛柔之分愚而頑很強梁爲惡愚而力不能負
荷操作心不知愧憤奮發氣不足以充體志不足以率
氣爲弱弱者終歸於短折惡者終歸於凶不得其死是
皆極之不建無以爲訓行時旣易而戾氣所致也嚮則
皇以建極歛錫爲向臣以羞行爲向民以訓行爲向天
亦以福善而嚮用矣威則皇以極之不建爲畏臣以害

於家凶於國爲畏民以偏陂好惡偏黨反側罹於咎爲
畏天亦因其畏而無六極之威用矣惟皇卽以向爲畏
惟天威用非皇以六極爲威用也
庶徵之感應合王與卿士師尹爲省念其本在皇極之
建不建以及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皆當一一省其
得失單舉一疇惟皇極可以該五事及餘四疇五事不
足以該餘四疇盡建極之體用雨暘燠寒風只是陰陽
二氣有流行有對待有交而和不交而不和亦有交而
過不及之不和不分屬於五行五行惟見於洪範惟水
火二者其用在地原於陰陽從乎日月可以言在天土

是地之柔而無塊之壤卽禹貢之厥土土在天則地亦
在天矣稼穡豈在於天乎木金卽土之所產豈產於天
乎洪範五行非五行家之以五氣爲五行雨暘燠寒風
實而可驗五氣虛而無憑省則皇極爲本自五行以至
三德皆在所省以五者配五行又以五事配五者惟王
一人肅乂哲謀聖五者已時若無易卿尹不必省矣使
卿尹亦止省五事則修身爲本不必九疇之全更無治
天之大法況修身以道亦以盡倫敦五典爲經綸之大
爲敘彝倫之極五事之在九疇猶九經中之修身專主
五事以驗庶徵不幾於釋氏之感應乎庶徵之驗更有

氣化一脣全賴九疇之補救以誥贊化育之事極之不
建者無論矣洪範九疇明明堯舜在上豈有不肅乂哲
謀聖或有狂僭豫急蒙之理洪水爲害一行不治五行
皆汨汨陳在壓不在五事之不敬用禹之平成卒歸修
和非止以五事之敬用此漢儒之說所以膠固不通而
王氏矯爲全不相關天變不足畏其貽誤更有甚焉五
行之配出於劉向洪範五行傳向治穀梁春秋向子歆
治左氏春秋始於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三人浸淫於三
傳立說已各不同三傳又本於萇弘裨竈之徒夫子所
謂攻乎異端者也啓疑曰休徵一節或即出於向等技

書時補綴以爲洪範五行志之埋根未可知也來備以
敘即是休徵極備極無即是咎徵惟在王與卿尹之念
用而省其義已完全包舉無一毫罅漏有此一節分配
不特膠固不通單舉五事反有漏義膠固難通可安於
不知偏屬不主建極之全恐有失於洪範本義也
庶徵一疇是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
汝極錫汝保極之實效歛以建極之全體大用非止歛
以五事之敬用敷錫之實在敷言之訓行爲敬必先有
養而後可教養在八政休徵莫大於百穀用成五行之
稼穡合之即爲六府之修惟時厥庶民於汝極之會歸

在彝倫之敘不及於五事之恭從明聽睿民不歸極彝
倫不敘亦無以感召休徵王訪彝倫所以攸敘箕子先
提明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所以攸斁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彝倫所以攸敘彝倫之敘爲建極歸極錫福保極之
要旨爲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克綏厥猷參贊陰騭相
協之實義自五事五行之配於綱領要義反若補綴不
相融洽當思來歷之出於洪範五行志原本於公穀左
氏之三傳則曰休徵一節姑置以存疑不必深求其義
而五事之貌言視聽思庶徵之雨暘燠寒風更不必強
配五行且稽疑之用七何以卜五有五行占用二獨無

所配也

旅獒

此篇因旅獒而作不專爲旅獒而發人心之危始於此
道心之微爭於此辨之精所以惟幾守之一所以惟康
凡謹幾愼獨以愼德皆在一篇之中爲武王訓直爲百
世後王訓獒之一物甚微武王不致有玩物之心然西
旅可受何以處夫九夷八蠻相繼以珍禽奇獸底貢受
與不受之間嫌隙自此開達人之心試矣則一獒之所
係非輕也林氏云武王之心必自以爲威德之盛雖納
一獒未足以爲損不當如此看商自武丁中興以後至

於紂四夷久不享王至武王代商九夷八蠻復聞風慕
義而來非必向所未開闢之境也武王於西旅之厎貢
厥獒但嘉其享王之誠不惟其物惟其意獒之能曉解
人意王亦未及知而名公則審知其異於常犬其異處
即足以開好異之心危微之幾即於此而辨故特作此
篇以訓王

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可
以見禹貢厥貢八節厎愼之意皆原於祗台德先可參
觀以見先後聖之同揆愼德即大學之先愼乎德明明
德於天下也愼德之要在謹幾愼德之全體在明明德

於天下本末兼該始終無間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
方物所謂愼德則人土財用自無不有也本爲西旅言
即兼四夷本爲遠夷言即兼及邇所見全自無不包舉
周密謹幾意在惟服食器用內遠邇之畢獻者無異物
由明王之所取用無異物則不作不貴不寶之德光已
至於海隅蒼生格於遠邇四夷矣自古明王愼德無不
如此

王乃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此節亦可以証禹貢以貢名
篇見聲教四訖之義從畢獻方物又發出昭德之致人
不易物惟德其物意味深長而獒之不足以昭德不足

以致遠邇之無替厥服以展親其義自見

德盛不狎侮節西旅厎貢必有蠻夷君長親之則易狎輕
之則易侮此亦要義但從德盛必不狎侮狎侮君子罔
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無論君子小人總不
可狎又不可侮完全周備說來而所以撫四夷之道自
在其中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度法也前王所爲後王即以爲法故
曰度惟貞而不失其正動言行皆可爲世道世法世則
凡百度而有失其正者皆由役於目耳之珍異亦是完
全包舉而旅獒自在其中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上兩節是正面此承上找出反面以
足其義敬勝怠則吉玩人而狎侮則怠勝敬而喪德矣
義勝欲者從玩物而役於耳目則欲勝義而喪志矣德
與志因人物而分亦是互文皆非盛德之事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安汝止惟幾惟康則百志惟熙矣無
稽勿聽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
諸非道則出納惟允矣

不作無益節雖分三層一句緊切一句亦即申暢上文而
顯明其義功成於率作興事愼乃憲百度之作必有益
於國計民生作無益以害有益則非貞而憲所成不可

以爲功也不貴異物賤用物卽在無益中抽出物來一人之志爲人民之所視以爲趨向服食器用皆所以厚生而利用貴異物而賤用物則民不務本而用不足矣犬馬非其土性又在異物中切指言之犬馬所常畜本非異物非其土性則亦異物而非用物畜之無益珍禽奇獸又卽犬馬推廣言之育之更無益而害有益則不畜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又該括言之遠人格則四夷咸賓矣所寶惟賢政乃乂黎民敏德人皆惟土物愛守其恒業不遷於異物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又總收到愼德之全體無時不當兢兢業業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歸到謹幾亦是細行無所不謹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只罕譬以顯明其意旅獒自在內總不必專指旅獒則義該而立言有體不似後之規諫者粘定一獒煩瑣以瀆聽也

允迪兹生民保厥居居卽相協之厥居惟王謹幾愼德以建極於上生民皆歸極而保極於下惟乃世王子孫保而咸以正無缺也

金縢

此篇須從武王既喪忽聞流言於國日公將不利于孺子看起管叔及其羣弟至東征後始記其初但聞流言

傳布國中猶不知何自而來則我之弗辟爲避更無疑義亦無可致辟之人也居東是居未有行師屯駐而直謂之居者鄭氏謂避居東都王肅以東爲洛邑此時洛邑未嘗尙未卜宅安有東都之名唐孔氏不信王鄭故曰不知居在何處詩則明明言之章章提明曰我徂東山東山非魯而何周公封於魯留相王室故以東山爲我東曰歸洛誥兹予其明農哉將退老告歸亦以魯爲歸也歸魯而居東山不啻屣避以潛察流言之自來至二年而罪人斯得得其人之名得其纍起之情實是公得非王得若王得以爲罪人則不復疑公矣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既得而審之又審得之眞確然後作詩以覺悟王王亦未敢誚公王之疑猶未釋然也至秋而有風雷之變因卜天變而啓金縢乃得周公祝册代武王之事然後感悟而迎公公之居東二年始得罪人爲詩貽王又在於後至秋風雷又在後迎歸又在後故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王出郊是感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出而郊天天乃雨反風此際天人之應眞有如影響之捷者天大雷電至天乃雨反風只在一二日之事郊以下只記是歲大熟迎公別自有禮不載於經若至公歸東山郊迎而後反風大木所偃已不及起而築矣

東山之詩一章言身雖東歸心則西悲王室二章言始至東山室廬之荒野三章言旋歸于周始見家人故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四章言從往之士新舊得遂其婚姻室家之好一篇之中無一師行征伐之字公之居東三叔與武庚謀而未成公之既歸事幾敗露遂挾武庚以叛在書則有大誥一篇既誅管叔武庚之後在詩有破斧三章此其顯而易明者若居東未歸即有誅管叔武庚之事大誥一篇何時而作

金縢一篇其文以王翼日乃瘳接武王既喪爲一篇之前後其事自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在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後始知周公祝冊之辭追敘以綴於前當從武王既喪後半篇看起而管叔及其羣弟六字又在大誥破斧之後追敘而直書其名當罪人斯得之時公爲詩貽王但託爲鳥言以比寓意猶未名言直指蓋事關骨肉同氣之變三監流言謀爲不軌公亦不輕洩不輕坐實也須將管叔及其羣弟六字直至破斧之時然後管叔爲主謀始禍臨時拒戰以至破斧缺斨缺錡缺銶顯然怙終以定三叔之重輕誅者誅降者降囚者囚而後以管叔及其羣弟追敘於前然後大段分明

王執書以泣其轉機在鴟鴞一詩王始悶流言疑在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之避猶但悶流言而避至得詩則意詩言自必有因未敢誚詩言之非疑公之心漸轉向三監武庚一面矣至是又因天變將卜啓籥得見公所自以爲功然後豁然感悟公之勤勞天之動威所以彰公之德不可以不親迎親非必身迎發於中心之誠即擬備禮以迎也乃因公之居東以喪服而往計公之歸三年之喪已畢迎之以袞衣繡裳赤舄東人始見公之冕服思公之歸不得復見於是有九罭之詩是以有神情略覺迎公之故至破斧缺斨之後回思公之處憂危而不改德容之安舒於是有狼跋之詩

既克商二年克商之明年也計此時武成所載列爵分土之事尚有未竟一代典章尚未就緒此時王有疾弗豫誠莫大之危疑二公所以先有穆卜之志穆只作於穆穆穆卜專幽渺之義卜之爲敬不待言不在穆字內周公之意一恐二公之卜彰顯人心搖動實因二公異姓不如同氣一體之感應二公之卜官占常法公之卜雖以龜而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實求祖考之默佑而以身代非二公所及知卜之所未有者王之疾非必以公之誠禱而瘳而公之誠足以格天格祖有積於此而應於彼者至風雷而始彰非若曰休徵之各以類應也

啓籥見書龜兆之書卽雨霽蒙驛克之所以定吉凶者遠引太卜三兆不如近承洪範五兆龜體吉而曰新命於三王乃知稽疑之理稽於天天卽假蓍龜以象告禱于祖考祖考卽假蓍龜以傳示蓍龜之氣之靈足以格天之明以顯象于人非直問之蓍龜也

納冊金縢之義古聖人愼重其事理當如此後之焚埋卜事小亦必事過焚埋事屬遠大亦必謹藏也

王翼日乃瘳後尚有二年之事因感風雷追敘其事卽接武王旣喪爲一篇故康誥酒誥梓材錯列在後

此篇傳止取鄭氏避居東都深闢孔氏致辟之非并居

東之非東征惟以東征爲往反三年猶誤以東山之詩爲東征東征在大誥之後聖人舉事必無頓兵師老至三年之久也

大誥

成王旣感風雷之變始悟而逆周公公歸王得悉知三監之始亂管叔之罪首武庚之乘釁協謀於是東征之志已定所謂汝則從也此時王與公已一德一心皆在汝從之內惟謀及卿士邦君而逆其所以逆而不從以武庚之事易處易決三監之事難處莫決而危疑也三監于成王爲叔父於周公爲兄弟與武庚協謀實從古未有之大變其叛逆之迹已顯而干戈未動於國其實情亦惟公與王及十人知之庶邦庶士御士亦未及備知王與公又難遽與顯言卽在王與公所以處置武庚可以前定處置三監之法尚須臨事審決尤未便輕出諸口此一篇之中前後反覆總歸到卜動之以天命鬼謀深責以不可不終寧王寧人之事其迂紆委折與盤庚三篇異事同情更有難於盤庚者盤庚難在世家大族安土重遷可以顯責大誥難在三監不可以顯言而始亂罪首在管叔又不可舍叔而專數武庚之罪又不可以此意顯白於庶邦庶士御士審此則知立言命辭

之旨其聱牙佶屈處皆所以達難顯之情勿疑其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也

凡誓誥王親臨衆而發者書王曰不親臨而傳述播告者書王若曰征苗會羣后而發甘誓召六卿而誓盤庚率籲衆戚登進厥民而誥伐夏止誓亳衆泰誓大會友邦羣后而誓大誥所以不親臨而發者庶邦庶士御士聞東征之舉罔不反曰艱大王曷不違卜衆心未同强率以從必有臨事而不用命者所以先發此篇播告曉諭以一其心定其志不啻泰誓三篇一而再再而三反覆開導其詞或出於周公之贊擬潤飾其事實爲成王

誥諭之辭先儒咸認爲周公之誥謂周公作此書以聳動天下者誤也又謂商民始苦紂之暴而欲其亡一旦見宗社爲墟寧不動心亦非當日蠢動之情事商俗漸於紂之淫酗一旦約束于酒誥之劼毖梏侈者不得肆其驕淫又妄思夏廸簡在王庭而不率大戛未戾厥心非告惟終㬪不畏死者則有刑茲無赦之憲典蓋蠢動于淫酗之所漸者流毒深感宗社爲墟而動心者不惟不從逆當又動心於武庚之必再絶也合覩君陳畢命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則知周取殷之易在紂之罪浮于桀安殷之所以難在治亂國不忍用重典聖人所謂

必世而後仁也

淮夷是宣王時事篇中無一字及淮夷多士多方兩篇只有四國爲管霍蔡與奄故只敘來自奄先儒皆仍書序之誤經義因之亦失

微子之命

微子事始誤於史記持其祭器造于軍門再誤于樂記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林氏曰微子雖去商遯於荒野而已未適他國也句已誤無着及武王既克紂痛社稷之無主於是始抱祭器以歸周社稷無主亦誤微子既歸於周但以殷之封爵居其舊位而已仍襲史記之誤微子之去而隱遯不輕出也至武庚誅商祀絶必因成王周公訪求始出而受封武庚之前總無抱祭器自歸以殷之封爵居其舊位之微子也

微子之賢周所夙知故曰舊有令聞以其隱遯不出不得已而封武庚故有三叔之監封之以奉湯祀亦非以紂之嫡子封以繼紂微子之封其列爵曰庸建爾於上公其禮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遂其罔爲臣僕之志也與武庚之封因人而先後懸殊若東樓公之封於杞與嬀滿之封於陳凡先代之後其作賓於王家或同非皆統承先王建爲上公也漢唐二孔氏承鄭

特牲禮運之誤謂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皆得郊祭天以其祖配之屬謬誤卽微子之修其禮物亦未必有郊祭天之事也故曰愼乃服命率由典常況東樓公豈能弘乃烈祖律乃有民以爲萬邦作式是知振鷺亦是微子始封之後來朝之詩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恐東樓公亦不足以當之蓋喜其來朝美其德容在此無斁則能俾我有周無斁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猶是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也

心園書經知新卷六終

心圖書經知新卷七

康誥　　　　平湖郭兆奎著

先儒於泰誓疑武王數紂之惡似乎太過於康誥酒誥因錯簡在後書序誤爲成王之書疑若誥辭出於周公傳本朱子巳爲辨正然書序之誤沿襲巳久故但辨正爲武王之書未暇致詳於武王克商以後之心讀康誥者須自始至終節節看出武王之朕心朕德肫肫其仁處大學克明德作新民皆出於康誥治平兩章又引如保赤子惟命不于常聽訟章亦卽康誥歸到不用罰而用德之意可以想見聖人憲章文武亦未嘗不深致意於康誥也

康誥以明德愼罰爲綱領皆所以作新民而以愼罰與明德對舉者康叔封於衛妹土爲紂都之地殷民染紂之惡巳深宜若亂國用重典之時而武王之誥康叔正惟刑殺之用有出於萬不得巳而愼之又愼終無亂國用重典之心故一篇反覆尤詳於愼罰愼罰之心致謹於用刑之時期於無刑之本總在於明德之漸被又未可以迫期故自汝亦罔不克敬典以下歸到裕乃以民寧此成周悠遠之大業所以至於博厚高明悠久也

文王之克明德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於緝熙敬止誕先登於岸所謂敏德也文王之愼罰覛民如傷不大聲以色罔攸兼于庶獄罔敢知至於庶䖍質成則亦無所用罰矣不敢侮鰥寡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也庸庸祗祗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也威威知宻人不恭敢距大邦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也此皆德之顯著於民者皆包在下文德言二字內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顯于西土也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光于四方誕受多方誕膺天命也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以撫

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也乃寡兄勖纘緒繼述克承厥志之謂勖一氣貫注到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須看得渾全包舉武王敘到自身只一勖字承載亦包舉得渾全明德愼罰貫徹於其中不須一一分覛傳不敢侮鰥寡以下支王明德愼罰也以下亦不分覛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卽念殷民之難保求所以康保之道與篇末汝念哉一篇精神皆貫注於始終兩念哉之中文考之德之顯著於民者皆在所聞之德言今往治衛之民在敬述文考紹所聞而服行之如衣之不可以須臾離此一層是主往敷求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卽參以

殷先哲王所以治民者治殷民也汝丕遠惟商耇成人
如仲虺之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丕遠惟者博求
深思以此宅之於心則知所以訓民此二層卽下文司
師茲殷罰有倫罰蔽殷彝全爲往治者殷民也然殷先
哲王商耇成人所以乂民與文考有時異勢殊處又必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益廣其參稽而後知因時因地因
人時措之宜用以保乂殷民民乃安於服習弘于天天
卽心之原宅心知訓亦兼四層故傳曰經緯以成文以
此宅心則由近逮遠稽凡所以乂民而康保者無一
不會通融貫于一心蘊蓄弘遠資之深而左右逢原德

裕於一身而時措可以咸宜不廢在王之命矣一節四
層既近逮而又博求遠稽全爲殷民難治會通斟酌以
善時措之宜以裕德爲裕民之本
祗遹乃文考節所以裕治民之本恫瘝乃身節卽教以
治民之道文王之民已無傷故曰視民如傷殷民已在
恫瘝中今往任治民之責是卽乃身之恫瘝當如疾痛
之在身也敬哉天畏棐忱惟天無親克敬惟親也民情
大可見小人難保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撫我則后虐我
則讐也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自朝至于日
中昃不遑暇食罔遊於逸罔淫于樂用咸和萬民也怨

不在大亦不在小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也惠不惠只在
懋不懋往盡乃心正所以勉而順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弘王卽弘上兩節之
意如弘周公丕訓也應爲和其義卽恫瘝乃身以民之
疾痛愛護保全一體相關如呼吸相通之爲應應保殷
民是乃服能應保卽所以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不廢在
王命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以下乃於應保之中專告以愼罰
之要全在乎敬敬則明明則允矣人有小罪非眚乃惟
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此卽怙終所

以賊刑之義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
辜時乃不可殺此卽眚災所以肆赦之義自作不典則
不得以習染原情既道極厥辜則已有痛自改悔之意
王曰嗚呼封有敘是又槩言刑罰之差等各有倫敘惟大
明而有以允服乎人心則民知所勸懲自相敕勵而勉
於和此言用罰之貴乎明允若有疾以去疾之心去惡
若保赤子以保赤之心保善是明允中至誠惻怛之心
足以感孚乎民惟民其畢棄咎惟民其康乂是敕懋和
之實三層總歸到若保赤子應保之心視民無一非赤
子卽有罹於咎者亦不啻赤子之有疾而務去其疾以

同歸於康乂斯爲應保之誠心非截然分別去惡保善爲兩層時說分承罪輕情重爲去疾罪重情輕爲保赤者非

非汝封節緊承有敘來大明在汝之敬明然雖有敘而大明刑之大者猶未可以輕用卽刑之小者亦不可以輕用也

王曰外事節似卽承刑之小者但陳是法而付之有司使師玆殷罰之有倫者以殷法治殷民使之無辭而心服此爲斟酌盡善時措之宜

又曰要囚兩節似承刑之大者情罪已定必親自服念五

日六日至于旬至于時然後丕蔽丕則與衆共棄使人人知其罪之不容於死懲一可以儆百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卽要囚之定罪亦蔽之以殷彝也殷彝是殷之常法然今之要囚所犯之情罪有殷先哲王時所未有出於殷彝之外者則參之於今而用其義刑義殺之合于時宜者義卽速由茲義之義非終惟終之義勿庸以次汝封卽申非汝封刑人殺人總勿斷以己意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卽虛心服念已大明而有敘矣必不得已必須丕蔽而汝心則當常存惟恐猶有未遜之心此節似卽服念中之事服念

五六日至于旬時非空空服膺而念也愼罰無所不愼尤莫重於要囚此正愼之又愼之心與法皆卽朕心朕德也自敬明乃罰至此告以愼罰之義已盡

已汝惟小子節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可見康叔之仁心愷悌足以應保殷民朕心朕德惟乃知一片至誠惻怛之心委曲周流於難保之殷民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惟汝能以心體心可以弘而助也以上是告以愼罰之心愼之之法以下三節切指三者之要囚而明示之

凡民自得罪以下三等卽君陳篇所謂三細不宥也凡民對下外庶子節有位者言殺越人是殺人而顚越其尸

以取其貨者此節不言刑殺是大罪而怙終所不待言也故謂之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似重於元惡大憝者重在大泯亂民彝有此而不刑茲無赦彝倫何以敘敘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紂以前未有不孝不友至於此者無殷彝之可蔽也矧惟外庶子節是人臣不忠罔上之肆行無忌者皆殷之舊臣猶在位者此等不刑殺則引惡無窮大亂之道速由茲義則又文王時猶未有此等速由惟朕憝之義也

亦惟君惟長節亦字承上節來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卽上文之別播敷造民大譽也酒誥汝劼毖

殷獻臣及于侯甸男衛則惟君即庶邦之君惟長即小
臣之長原此等引惡于下皆由君長先不能齊家以治
國乃不以德用乂之所致故下接以汝亦罔不克敬典
即教之以德乂爲君長之率先德乂以敬典爲本敬典
即爾克敬典在德此乃所由以裕民之本惟文王之敬
忌應前總承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之
一心惟在敬天命畏民巖以此裕民曰寻惟有及於文
王則寻一人以懌此正朕心朕德也兩言乃裕民即裕
乃以民寧裕之以德敎之導迪非止裕之以愼罰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爽即昧爽丕顯坐以待旦之義從
天命之大原而思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性本相近
殷民之難保由於習終可以化誨而導之吉康此兩句
是承上由敬典以裕民探原之言我時其惟殷先哲王
德用康乂民前言愼罰蔽以殷彝此以德化亦即以殷
先哲王之舊德道以流風善政使之不忘前王樂於從
善以此作配於殷先哲王矧今民罔迪不適對下迪屢
未同以殷民之衆武王所以迪之者亦屢矣自必從者
居多其習染之深而難化者雖有不得不用罰之處化
民之本終在於德若不從而未同者不迪而但齊之以
刑即爲罔政在厥邦即非德用乂也

王曰封寻惟不可不監是不可不監於罔政在厥邦告汝
德之說于罰之行前之所告者于罰之行皆德之說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未戾民心未定也詩
民之未戾以戾庶政皆作定字解民之不靜以民心之
未定迪屢未同未同適於訓迪也前爽惟民陷于非德
用乂而不迪迪未有不吉康者此又以迪屢未同吉康
之難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正發出百姓有過在
寻一人之至誠惻怛朕心朕德之眞切懇至處惟厥罪
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原天之所以陰
隲下民無一不相協厥居天既亶我以聰明付以作元
后作民父母之責則一夫不獲時寻之辜即有負於寵
綏而況未戾不靜之顯聞乎爽惟天其罰殛我是適際
此習染之深化導艱難之意
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以殷民之難化求速效於一時而
用非謀非彝皆作怨於民也如鍼箭鈎鉅見知故縱法
網寢密所謂非謀非彝也戒之以作怨絶其不能裕之
弊勉之以蔽時忱專一以德化民也丕則敏德即祗遹
乃文考四曆用康乃心專一丕則知止而定靜安也顧
乃德又須時時檢身若不及敏其所不敏也遠乃猷悠
遠以期久大在弘王宅天命也裕乃以民寧悠久所以

成物漸摩以俟其自化也德有未純爲瘝民棄不保爲
殄由裕而德化治于民心惟有及于文王之德之純則
不汝瑕殄矣
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收到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高乃聽由近述以逆稽之謂高惟有及于文王之謂高
勿用非謀非彝之謂高非恐畀忽我言也保民若赤子
期于康乂乂之始不免于用罰康之以慎乂之終迪之
以彝敎康之以裕五刑以弼敎在乎愼五典以敷敎尤
在乎敬敬典之本在敬德始終丕則之爲勿替聽朕告
汝入耳著心服膺而弗失也乃以殷民世享則不汝瑕

殄亦無我殄享其爲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乃服惟弘王
也一篇反覆懇至字字皆要看出武王之朕心朕德于
三監武庚之叛後此誌殷之難而妹土一方始終安靜
亦足以見康叔之眞能明乃服命不廢在王命也
酒誥
酒荒沈亂始見於羲和罪惡貫盈于紂商紂湎酗之風
自上及下自近及遠幾淪浹于朝歌妹土之墟酒誥一
篇爲妹邦而誥不專爲康叔封內殷民所以難保而不
靜厥心未戾迪屢未同亦惟酒爲禍亂之根原毒流未
易一朝洗滌武王作此誥曰明大命者使妹土臣民咸
知此爲天子之明命蓋勅誌之責在康叔孟侯爲庶邦
之長然恐康叔猶未足以約束殷庶伯君子故親發大
命於前使康叔得奉王命以勅誌又曰盡執拘以歸于
周予其殺乃有不用我敎辭時同于殺蓋皆以天子之
聲靈德威爲勅誌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卽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爲西伯
之始故誥誌及于庶邦庶士紂之沈酗至此漸染日遠
文王之誥誌亦自此始祀茲酒朝夕誥誌之首言凡庶
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惟祭祀得用此酒卽見非祭祀不
得用也惟天降命三句是發明所以祀茲酒之故五禮

皆原于天秩禮莫大于祀事所以報本追遠是卽降衷
陰騭之天命先民所以造此酒以幽明之隔藉此秬鬯
之馨香以感格于神明爲事神而設非爲日用而設肇
我民惟元祀如詩所云厥初生民后稷肇祀也
天降威言非元祀而彝酒沉湎未有不喪德至于大亂者
天卽降之以喪亡之威則皆酒之爲禍也喪德喪邦是
互文門越字爲上下貫通自喪身喪家喪邦總出于喪
德未有不喪德而天降以喪亡之威者喪亡爲天降威
酒酒用大亂喪德是自作孽非天虐惟民自速辜天之
降命非令民造酒酒是禮所生之飾文天之降威非降

酒以爲禍民自沉湎喪德以兆禍也我民用大亂喪德民非小民卽惟民自速辜之民亦非卽文王朝夕毖誥之辭故下文又以文王提起

文王誥敎小子有正有事下曰無彝酒越庶國下曰飮惟祀其辭則若分屬此誥敎之體其意則以越字爲上下神理貫通之要小子卽庶士少正御事中之年少而血氣未定者尤易習染故特提出小子無彝酒則庶伯君子不待言矣越庶國飮惟祀則無彝酒不待言矣無彝酒與飮惟祀上下亦是互文有正有事則皆不可以自服逸德將無醉者將之以禮禮以恭敬辭遜爲本是卽德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我民卽小子卽我民之子孫旣敎我民迪小子又敎小子聽聰祖考之彝訓土之所產桑麻百穀爲衣食之原仰事俯育皆在乎此知其可愛則必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亦自不敢暇逸厥心臧則固有之德不喪矣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是包擧之辭無小無大無一不聰聽祖考之彝訓爲惟一文王之化被及江漢周公告召公曰無能往來迪茲彝敎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則德之降于國人在彝敎之迪德莫大于孝弟土物之愛力穡之勤猶其小者凡出入言動日用之細行皆包在小字內此因誥毖庶邦庶士而竝及于我民之小子不提出飮酒字者防閑絶惡于未萌豐岐之民自太王王季以至文王本無彝酒之風但申之以土物之愛父兄之敎先于弟之率謹嚮之無病之人不須服藥元氣固外邪自不能入若湎酒喪德爲大亂至于天降喪亡之威不可以作小德解

妹土節承上我民迪小子明大命于妹土之民民之漸染猶淺惟敎之嗣股肱以藝黍稷牽車牛以遠服賈卽惟土物愛也純則專一而不暇譬則勤敏而不暇奔走以事厥考厥長用孝養父母則典孝典弟而厥心自臧矣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用以爲父母慶非因父母慶而使之自飮也

庶士有正節承上誥敎小子明大命于妹土之臣妹土之臣漸染已深先戒之以典聽朕敎不致滅耳之凶爾大克羞耇正對播棄黎老爾尚克羞饋祀正對遺厥先宗廟弗祀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承上統貫到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無不克之爲允惟無將無事而不反觀內省以稽于中正之德永以爲克之爲允則德全于身爲元德天亦佑之永不忘在王家王家之祿位天之所以命有德思天命之永保可不永觀省以稽於中德乎于

民敎之以孝弟于臣敎之以反身修省道之以德也父
毋慶洗腆用酒克羞耉飮食醉飽克羞饋祀自介用逸
齊之以禮也文王誥毖祀茲酒飮惟祀武王明大命于
妹邦小民亦得用爲父毋慶厥伯君子又有羞耉之醉
飽此則因時制宜所以爲善繼善述也
王曰封以下至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是告康叔以不可
不劼毖之意上文大命是經常之敎未及乎法戒之詳
所當大監撫者全在後嗣王之荒腆不便在大命中歷
數其惡爲康叔告使康叔旣申大命于前復以殷先哲
王自成湯至于帝乙之迪畏天顯小民無不經德秉哲

左右御事之棐恭外服之侯甸男衛邦伯內服之百僚
庶士以至百姓里居無不各盡其職罔敢自暇自逸崇
飮而湎于酒在今後嗣王之荒腆至于庶羣自酒腥聞
在上天降喪而終于墜命時時稱述所聞爲殷獻臣一
節層層劼毖以此引伸曲暢爲因人而施之毖辭以盡
勸戒之詳而倡率化導之本則在康叔之剛制于酒始
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
厥或誥曰以下齊之以弼敎之刑羣飮卽庶羣自酒之臣
非民也顯示以不待敎而誅之法其非羣飮而湎酒姑
敎之而勿殺率敎與不率敎又分別以勸懲之法令森

嚴正如火烈難犯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也終之以封
汝典聽朕毖責成康叔之意朕心朕德惟乃知也民湎
于酒民字意實主于臣勿辯乃司而民湎則責在康叔
非民自速辜矣所謂不迪則罔政在厥邦也商俗染紂
之惡莫惡于羣飮之腥聞湎酒而不率敎亦是怙終者
故同于羣飮之殺誥誡之嚴正所以迪吉康而不至顚
隮于天以蠱滌妹土之腥穢尤爲作新民之先務紂之
罪惡貫盈淫酗爲首餘波貽禍于千百年之下沉湎羣
飮者安于習見習聞不以爲怪蓋雖賢者亦或不免故
于羣飮之殺疑其謀爲大姦則非謀爲大姦而羣飮者

似可勿論矣然自古未有荒腆于酒而不喪德喪身亡
國敗家者不可不三復于酒誥也

召誥

洛邑形勢豫在九州之中豫河之北爲冀荊山之南爲
荊東界靑徐之代以西東北爲兗西界雍梁二州之間
洛在豫之中豐鎬在洛之西北盤庚遷殷之後紂都在
伊洛之東豫之東境武王旣克商封武庚卽于奄奄卽
武庚所受封之國又封三叔于管霍蔡以參處武庚之
前後左右以爲三監幷武庚爲四國皆在紂都之西偏
又封康叔爲孟侯以統御紂都東偏之侯甸男衛以應

保殷民紂都邦畿千里封四親弟以與武庚相比亦可謂有孚比之有孚盈缶矣使三叔無流言之變不挾武庚以畔則洛邑自可不營自文王受命爲西伯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武王又自豐而遷鎬規模已定初未嘗有再遷宅洛之志也惟三監傷于匪人之比武庚終于無首之凶至元惡已誅四國皆除從逆之臣民又大降爾命遷居西爾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以弘文武之怙冒此則王用三驅網開一面九五之顯比也宅洛之經營實爲周公成文武之德以終應保殷民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之大業遠猷不惟史記之言稽之無實左氏遷鼎之說亦屬荒謬當武王克商之後洛邑未嘗澗瀍東西之位未卜城郭朝廟宮室未建九鼎遷置何處闢除荒謬之障霧乃可讀二誥以想營洛之形勢

康叔管霍蔡之封在克商之後不特監武庚亦所以應保劫毖紂都千里桀惡之臣民管叔及羣弟流言之變武王所不及料然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則周公之外亦惟康叔之賢爲能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無我殄享乃以殷民世享此比之自內六二爲九五正應之貞吉也至東征踐奄之後殷臣民四國之從逆者遷之西居于洛邑之東復得微子之象賢庸建上公于宋此六四爲外比從上之貞吉也然遷居西爾之臣民已離紂都遠于宋衛非可全責成于康叔微子而洛邑于紂都接壤爲最近亦已漸紂之惡俗是皆不可無以鎭撫之此澗瀍之卜宅周名二公皆欲王自服于土中之原筮元永貞也迨洛邑旣成成王退託幼冲以治洛重任全付于公惟周公誕保七年以克愼厥始繼之君陳以克和厥中繼之畢公以克成厥終自武王暨成康世歷三王治歷三后時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觀後此毖殷保釐如此之難然後知泰誓三篇紂惡貫盈流毒之深錮讀書者奈何輕議武王誓辭之爲迫而傲也蘇氏以作論手筆肆議武王非聖則朕心朕德惟乃知固非尋常之所能仰窺矣

周書篇次泰誓牧誓洪範武成康誥酒誥梓材旅獒金縢大誥多方微子之命名誥洛誥立政君奭多士周官蔡仲之命無逸君陳顧命康王之誥畢命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王訪于箕子在釋囚之後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之前因大告武成事大故序次在武成後此非錯簡克商後卽封武庚封管霍蔡封康叔謂先封管蔡其後畿內諸侯有不服者分師俘之以衛封康叔者惑于逸周書

誤于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孟子亦出于傳聞異辭以資一時之論古非釋經而必求合乎經也康誥三篇卽在武成之後旅獒之前大誥爲公歸奉成王東征誅武庚而發踐奄卽除武庚也杜預云奄不知所在誤于書序因多方一篇錯簡在後有東伐淮夷遂踐奄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此皆僞書百篇之無稽不知奄卽武庚所封之地并管霍蔡爲四國以武庚爲畔首故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此東征踐奄而歸也下接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四國者奄與管霍

蔡多方卽商畿千里內之殷侯尹民也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卽指四國臣民及殷侯尹民之從武庚以蠢動者罪皆可誅今惟大降等寬宥或免死而遷或并降宥而不盡遷皆在內洪惟圖天之命罔敢紀其敘曰尋復也若周公成王時另有屢叛之奄何伐奄無辭罪之明文但于告四國殷侯尹民之前從五月丁亥王來自奄特書于篇首又于多士一篇追敘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一篇卽在誅武庚之後爲遷居西爾而告并偏告四國暨殷侯尹民之不盡遷者殷侯畿內甸服之侯尹民畿內都邑之官也故曰多方豈有淮夷

之叛四方騷動之事此多方當在大誥之後也多士則于洛邑既成之後周公初政之時奉王命以專告所遷之舊有位而今降有廢黜者故曰多士洛誥終篇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此時王歸鎬公亦歸鎬至明年三月初于新邑洛三月之前公將往洛歸政于王故有立政一篇歸政非因攝而歸公歸東征已在喪畢之後只仍冢宰之職統百官均四海以掌邦治至是將往洛邑專任治洛之事故率百官拜手稽首用咸戒于王王以治洛委任于公公以立政責難于王名公若在上九之位因有高尚之志周公留之日尋往暨汝奭

其濟言尋往治洛汝在此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此立政君奭皆當在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多士之前也周官雖爲成王訓迪百官其立定公孤六卿垂爲周家一代官制皆周公所以成文武之德制作之最大故特紀此篇其餘禮樂制度之監于二代者皆當在治洛七年之內蓋自武王既喪未幾卽有流言之變避位居東六爻之繫當在此時作易者其有憂患兼文周而言也居東至三年而歸歸卽有大誥東征遷殷宅洛數大事其於禮樂制度之完備有未遑也蔡仲之命在周官後以爲卿士爲治洛之卿士也叔卒而後命諸王邦之

蔡也無逸則先儒以爲最後者是也君陳以下篇次皆明白無疑惟費誓一篇當爲僖公之書非伯禽也使當時奄與淮夷徐戎竝興則王旣踐奄伯禽當奉王命而徂征乃以公曰嗟人無譁起其誓辭簡約蓋從齊桓伐楚而遂其事徐戎見于費誓淮夷詳于泮水非竝興而止征徐戎也篇次分明則周公之始終皎然可覩諸說之訛謬可不辨自明矣

王翼曰乃繆下武王旣喪不記年月大誥無年月康誥三篇無年月名誥惟二月不記年洛誥惟三月不記年多士惟三月不記年君奭無年月多方惟五月丁亥不

記年立政周官皆無年月顧命惟四月不記年此篇次易于錯亂堯典朕在位七十載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夏書每歲孟春乃季秋月朔合之堯典知四時皆有孟仲季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比而觀之則皆行夏之時之義也

惟二月旣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二月東征之明年二月也將營洛邑以燚殷告于文武之廟武王遷鎬廟在鎬文王遷豐廟仍在豐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洛邑大局規模周公歸自東征巳相視定志于前名公卽以周公之意先來相宅謀及龜卜而卽攻位位成而後公至達觀龜卜協從于公志之先定也非全憑之卜而以二公功同一體名公之卜卽可爲周公之卜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汭是導洛東會于澗瀍之汭非導河東過洛汭入于河之汭位在二水會洛合流之北澗瀍合抱于左右洛自熊耳以至入河環繞于外面南向洛洛南爲荊山山南爲漢爲江爲衡山其北爲大河西爲華東爲岱此位以外之形勢也洛邑之民皆爲庶殷非遷居西爾之殷頑殷頑民者從其

廢黜謂之民從其難化謂之頑從其舊皆有位者謂之多士實非民也庶殷是洛邑之友民非讐民百君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至洛在卜宅攻位之後蓋其經營規制早與名公豫定于前達觀者只周徧覆視一番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傳主郊祭天地故用牛二之說爲正社報土功土卽洪範土爰稼穡之土在五行六府之內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土是地之柔而無塊之壤卽禹貢厥土壤埴墳壚塗泥之可以稼穡者故兼祀五穀之稷而有

社稷之祀建國分土卽各爲立社下至農民惟土物愛亦有里社諸侯不得郊天其祭社亦不得謂之祭地惟天子大社統萬國之羣社可以謂之社祭地然亦未盡乎地之義地則合九州四海凡山之高水之深華嶽之載河海之振皆地也望于山川皆祭地也而地之含弘光大發育以生成乎萬物者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陰一陽之氣周流貫徹乎地之中其顯而易見者日月之往來以爲寒暑出納以爲晝夜是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不貳者於穆不已之天命此天地之所以爲大同一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無貳德也故郊社竝言則郊祭天社祭地天地之主宰謂之上帝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是也郊社分言則郊祭天地用牲于郊牛二是也社祭土牛一羊一豕一是也天地無分于鎬洛總祭于郊謂之郊社則鎬有鎬土之社洛有洛土之社故曰社于新邑若圜丘方澤南郊北郊上帝五帝則皆漢儒之說非三代以上之禮至以句龍爲后土柱爲稷則猶星有文昌之名又以梓童爲文昌帝君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朝用書于甲子之晨以役書命來助役諸侯之長禹貢五服甸服在王畿之內侯服卽在甸服之外有采有男邦有諸侯侯甸男邦之長卽爲伯非必州牧方伯也甸服侯服之采衞男邦皆來助役則豫州境內之羣侯咸在故曰庶皆殷時之羣侯故曰庶殷侯甸男邦伯下文厥既命庶殷則洛邑之殷民及侯甸男邦來助役之殷民非遷居西爾之多士頑民也甲寅位成始定其基甲子不作百堵皆作然猶興工之始林氏云自成王至豐乙未距甲子萬年之業成于一月之間者亦非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周公于乙卯達觀後卽以圖及卜兆復命于王于庶殷丕作之後先歸鎬京名公在洛終營建之事乃出取庶邦冢君來見之贄幣以獻于

王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在曰字下者卽因公以致敬于王與公故曰旅王若公言洛邑既成之後王來告誥庶殷當先自御事始卽下文所謂王先服殷御事也

嗚呼皇天上帝嘆息而稱皇天又稱上帝愼重以啟王之聽受也元子紂也紂居元子之位有天下之命皇天上帝改而命周惟王受大國殷之命而居元子之位此固無窮休美然亦有無窮殷憂殷元子謂敬不足行而至于改嗚呼自古帝王安有不敬者曷其奈何弗敬嘆息殷元子之奈何不敬則不可不敬自在言下此節爲一

篇總冒其要旨妙義全在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惟休
卽伏惟恤之憂常存惟恤之憂乃可以保惟休之慶保
之之道在下文疾敬厥德以下皆反覆申言休恤之在
敬厥德與不敬厥德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指紂以爲殷
監尤爲烱戒卽切王說反直而無味
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是天本有永終之意茲殷多先哲
王在天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敬德也越厥後王後民
茲服厥命後王亦天所命之王後民亦天所命之民也
其終至于播棄黎老而知藏瘝比罪人而瘝在夫知保
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無辜籲天也嗚呼天亦哀於

四方民哀無辜之被虐天之視聽卽在民之視聽也其
眷命用懋乃眷西顧在于懋德者王其可不疾敬厥德
乎至此方以疾敬厥德鄭重而責之王疾敬德敏德也
如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也又有及早不可稍緩
之意
相古先民以下又並擧夏殷以爲惟休惟恤之法戒天迪
從子保天迪格保天啓夏殷先哲王之敬德保佑命之
自天申之也面稽天若夏殷先哲王之敬德以貽厥孫
謀上與天心合一無違也然今皆旣墜厥命則非天難
諶命靡常厥德靡常九有以亡也

今冲子嗣今王以冲幼嗣受天眷之命懋德在乎疾敬尤
在能自得師則無遺壽耇蓋惟壽耇能歷考古人之懋
德以助王丕則敏德亦惟壽耇能面稽天心以助王宅
天命兩曰字欲王之于壽耇念茲在茲而無遺也
曰與壽耇稽古人之所以迪德懋德無一不由于敬則
遜志時敏而德裕于身矣曰與壽耇稽天命之聰明明
畏吉凶捷于影響則迪畏天顯小民而承孚于休矣古
之懋德者人亦知之而見聞之眞惟壽耇爲能稽也吉
凶休咎之已形人亦知之而格天承休挽回補救之謀
猷惟壽耇爲能稽謀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承上冲子來王雖幼冲位則元子
大君也則治民以爲今之休美在至誠感孚以爲無疆
之大業至誠之先務在敬德尤在疾敬不可懈緩而稍
後後則無以作周恭之先矣蓋今雖見在休美而小人
難保民情如碞險可畏惟恤卽在惟休之中天視天聽
卽在民視民聽惟顧畏民碞乃所以顧諟天之明命也
誠卽至誠感神之誠和在誠之中猶在誠之後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言洛邑旣成之後王卽來繼天
出治于新邑也土中不過居中以御外之意勿粘滯土
圭之說必主取中不先卜河朔黎水矣旦曰是代申周

公之意而述其言本欲王親自服于土中故作此大邑
以爲王自時顧畏民碞以克配天命以毖祀于上下神
祗其自是宅中圖治以大諴和其民王必有一定自服
之成命以治民而爲今之休美一篇前後皆責難于王
所尤致意者在諴民在先服殷御事故經營制度爲天
子之王宮然當定謀之始王必早有退託委公之意故
名公以自服期王而又述周公之意以致之王蓋古大
人之責難于君不强諫也王則自以幼冲服殷之難故
終于命公留後治洛此兩篇中之緊要關神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諴小民在先諴殷之

御事諴之在節其性節性之觀刑在比介于我有周御
事使之觀感興起則惟日遷善有如蓬生麻中不扶而
直也節性是諴之精義惟發憤自强者能忍性不謂性
上之化導惟在于節節非全以禮法裁抑之比介于我
有周御事之有禮守法者使自知其驕淫怙侈之非觀
感深則興起速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服殷之本在于皇自敬德也作所
以敬爲所而居其所作所之實在敬德德則身心內外
大小動靜體用無不兼該無一念一事不本于敬文王
克明德曰於緝熙敬止旅獒愼德曰夙夜罔或不勤顧

畏民碞之可畏卽爲天命之去留此不可不深意惟休
在惟恤之中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我字對夏殷卽我周下四我字是召
公自我唐孔氏監與相皆訓視作重言看按自嗚呼皇
天上帝至不可不敬德告王之綱領要旨已具自此以
下于重言之中有一層深密一層顯切一層相夏相殷
就夏殷而稽考監則以我而監于夏殷也監夏殷之敬
德歷年以爲法監夏殷之不敬德墜命以爲戒卽殷蓋
不遠宜監于殷之監精妙在四我不敢知此正無疆惟
休亦無疆惟恤天命靡常之義顯切在側出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緊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
嗣若功又以王乃初服起下尤爲顯切懇至若生子罔
不在厥生初自貽哲命先卒譬以發下難顯之意不覺
唐突命在天哲由自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
所不可知而可知者惟視今我之初服而已哲命在自
貽而亦不可知者自貽在王名公尤有愛莫能助之勤
恤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此正今
我初服之始基哲命之貽在自卽在此宅新邑之始永
命在天實在德惟德可用以祈天而永命德之用在疾

敬疾則惟時惟幾無時無事而不敕天之命疾敬尤在
卽自此始之謂肆肆遂也天人之感應捷于影響其機
如此不容稍緩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祈
天永命在誠民民之雖誠以淫用非彝其淫用非彝染
于惡習非其本性紂以非彝帥天下以暴復敢以殄戮
用乂墜厥命惟以不畏天命不畏民嵒而敢其惟王宜
以爲監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以殄戮用乂亦敢承
紂之敢來民若有功順其本性之善而以疾敬德用乂
卽明明德以新民文王之克明德愼罰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下越王顯王之位天
位也必配以天德惟王建極惟王作極有孚顒若大觀
在上則下觀而化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王之德足
以纖離照四方而益顯矣
上下勤恤惟王疾敬于上惟臣同寅協恭于下常勤無疆
之恤以祈無疆之休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之
永式勿替有殷歷年之永亦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天
之聰明明畏卽在民之聰明明畏我受天命受天作民
父母之命王敬作所以爲諴民之本諴民之大業至誠
而無息則受天之命亦悠久而無疆也自我不可不監

于有夏至此層層深密顯切一氣貫注所謂篤弼也
末節又拜手稽首以總收一篇之旨予小臣敢以王之
讎民百君子遷居西爾之頑民多士也越友民洛邑之
順民攻位丕作之底殷也皆在有孚之比以誠之保受
王威命明德讎民百君子之淫用非彝固不可以殄戮
爲用乂亦不可純以姑息而寬縱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也威命者法令森嚴使知有所畏而不敢犯正所以顯
德之明成德之用此治化之所同非專爲殷頑而設也
曰敢以曰保受須合看保卽太保之保猶保駕之保受
則保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無不聽受王之威命明

德而刑用于下也敢則召公以此自任能爲王保也此
周召二公同心以期王自服于土中之深情至意王末
有成命應前王厥有成命望王終有決志自服之成命
則王之德亦彰顯于新邑之宅亂爲四方新辟哲王也
我非敢勤非敢以服殷之讎事責于王惟恭奉幣用供
王能祈天永命不特此番出取之幣陳于王亦有常保
王率四方諸侯賓貢享王以供王之能祈天永命能則
能以疾敬德諴民爲祈永也
名誥一篇誠懇篤至層層總見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望王疾敬德以諴民爲祈天永命之誼辟前讀旅獒後

讀顧命康王之誥名公數十年三世師保至誠無息所由與周公竝稱前可比隆虺尹後難與之媲美矣宅洛初非武王之志爲武庚叛三監國除康叔勢孤未足以統御又有遷殷之叛民始定宅洛之謀周召二公本欲王來自服而宅新邑王自以幼冲以服殷重任專委之公故于洛邑告成烝祭之後卽作冊命公留後以克愼厥始若歷年八百之永遠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以至文武之世德積累繼以成康又有周名二公爲之篤弼以成王德顯當宅洛之始僅如夏祀四百商祀六百召公猶不敢知以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爲王

期勉惟在疾敬厥德王不敢後則年世非可預卜必無卜年卜世之事理若年世可預卜則有一定之數不在敬厥德不敬厥德矣闢除荒謬之說乃可以仰窺耆耇稽古人之德稽謀自天惠迪從逆吉凶影響之不爽此非經文外之妄談迂論也

洛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按太保先周公相宅在三月戊申越三日攻位越五日位成越翼日乙卯周公至洛達觀後卽以攻位之圖及卜吉之兆以復命于王又越三日而郊越翼日而社又越七日而後用書命庶殷太保以庶殷攻位所役之人尚少周公達觀郊社之後旣行大禮將興大工動大衆故四方之民皆來趨事赴功而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侯甸男邦采衛是諸侯百工是諸侯所率趨事之臣工播民和是諸侯百工宣播民心之樂于趨事赴功見士于周是率可以任事之士見于周公以聽用周公咸勤公咸慰勞奬勸之然後用書以分職事卽乃洪大誥治也史臣特記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見洛邑爲周公作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在乙卯達觀後郊社之前王以宅洛之事至豐告廟卽命名公先往周公繼至旣相宅得吉卜公卽遣使以圖及卜兆復命于王其舉郊社之禮命庶殷洪大誥治皆在遣使之後皆在告廟後奉王命次第而行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基命始基之命定命歷年久遠之命皆天命也王乃初服嗣若功疾敬厥德以自貽哲命卽所以基命位在德元王敬作所上下勤恤卽所以定命王如弗敢及自以幼冲惟恐弗克勝任未能知止而有確然定見定力以基之定之也此王終于留公治

洛之本懷予乃肩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卽旦曰
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
厥有成命治民今休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或以前古堯舜禹
皆都于冀故先卜若謂商民懷土重遷而先卜則是違
道以千譽非基命定命之達猷矣况遷殷在前營洛在
後遷居西爾不過自四國之西遷于洛邑之東本不甚
違黎水曰河朔河則洛北爲冀之南河之北在冀州境
內以黎水爲黎陽近于紂都者略去河朔二字也但曰
河朔黎水亦無交流之義澗瀍之中間西洛爲王城瀍

水之東爲下都東郊所以奠安遷殷之居止使之宅爾
土佃爾田也
王拜手稽首曰王得圖及卜亦卽拜授使者以復公也其
作周匹休言公敬天之休來相宅作洛與周爲配東西
二京爲匹休我二人共貞公在洛我在周共貞守此休
美又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留公治洛已寓于
復辭故名公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又述公之言
始以王厥有成命終以王末有成命朓懇望王宅新邑
舉周公所難言者皆自名公深致其意也此以上自爲
一截周公達觀後遣使告卜王卽授使者以復公之辭

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下時公已自庶殷丕作之後歸于
宗周在名誥入錫周公一篇之後卽告王以治洛之道
終以玆予其明農責成于王王以明保留公尚未顯出
留公後洛之意王肇稱殷禮宅新邑之始事咸秩無文
如比干及焚炙之忠良皆在所當祀以爲忠臣之勸予
惟曰庶有事卽欲王之領朕不暇也又以王之未能深
悉公意今王卽命曰節復明告以命辭之要須想古純
臣所以輔導幼君如此委曲周密懇至丕視功載兩節
蓋深明所記功宗不可稍徇一毫偏私乃汝其悉自教

工公則百工皆勸勉而有功私則百工皆徇私以倖功
此皆初服以基命之緊要厥若彝節是宅新邑之治體
所以定命也彝卽彝倫若則彝倫攸敘事卽政事撫則
撫辰而凝績也皆和衷綏猷之義是悉知予之行政在
周工卽予所整齊之百工使知若彝撫事之意備以各
盡其職是悉知予之用人勿參以私人之意已在上文
孺子其朋此處曰惟以但有惟和惟一之意庶得立言
無繁複之妙悉如予之若彝撫事而自强不息勿二勿
三則明作有功矣悉如予之若彝撫事而悠久不已積
累漸被則敦大成裕矣卽康誥丕則敏德裕乃以民寧

也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爲一結若彝節實爲宅新邑
基命定命之治體所謂內治之事者對下百辟言之不
板分內外遠之近風之自徵之顯皆在內也至于不顯
惟德則百辟其刑之矣百辟之享不在物而在儀儀者
禮意之誠心卽志也志之所以感孚全在一人之敬德
召公告王以王敬作所能以敬作所則居其所而衆星
自共無有不享者矣若至凡民皆曰不享而起輕侮之
心則惟不敬德之故蓋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也
乃惟孺子節是總收頒朕不暇聽朕敎汝于棐民彝卽若
彝撫事一節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則汝不能永有

辭也上以若彝撫事用人分言此總歸于棐民彝用人
撫事皆所以若彝洪範九疇皆所以敘彝倫也篤敘與
惠篤敘同正父猶先正亦兼文武罔不若予者公之若
彝撫事皆所以成文武之德以敘文武之業冲子惟終
而罔不若予乃所以爲篤敘至誠無息積累以至博厚
高明悠久皆在篤敘內茲予其明農哉公非眞欲退老
也王之意以新邑之宅委其任于公公之意欲王自服
以時乂又難顯言以要王之必往故以明農退託若無
可他諉者又以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言能裕以寧民不
特新邑順治且無遠弗至所以鼓舞王之宅新邑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此節王因公明農一言留公明保
予而無去猶未顯出留洛正意保曰明凡公所稱以啓
迪輔導者無非明顯之大德以予小子顯揚文武之功
烈敬承天之休命咸和悠裕四方之民以綏定其厥居
全賴公之明保則公之不可去不待言也
敦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此一節當爲王第一次往
新邑先舉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之始事是史
臣所記實事非王答詞也敦宗將禮宗卽功宗之宗則
庶殷侯甸男邦伯之率百工以赴功者當卽有丕視功
載記功賞賚之事非止舉祀典也○此節上當有王與

公往新邑之文疑闕簡
惟公德起至乃單文祖德皆王在洛留公公答之[illegible]明光
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皆公之大業卽皆
公之盛德所徵不啻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然曰明光
曰勤施曰旁作穆穆迓衡卽其次猶有推致之力要皆
歸于至誠無息以徵爲博厚高明悠久于無疆也不迷
文武勤敎使予不迷失文武之烈全賴公之勤敎庶得
夙夜以盡毖祀之誠上三句稱公之德至矣公之德無
一非成文武之德陳氏云此王推美歸重于公猶欲其
益因德業之盛而加自强不息之誠我小子但主毖祀

而已恐王不當以此勉公亦不當以但主悉祀自安于
逸此唐孔氏引衛獻公之言曰政由寗氏祭則寡人以
爲亦猶是之証可謂不倫之至矣觀成王稱公之德三
句形容到旁作穆穆迓衡王雖幼冲其爲上智學利進
德之效亦幾于惟聖知聖矣惟公德上無王曰亦有關
文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功棐迪篤之若時卽上文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
民居師不迷文武勤教也此節留公在罔不若三字望
公以永終棐迪篤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方直出留公治洛卽辟于周命公
後恐亦史臣記事之文
四方迪亂兩節因公不答故復申其意當四方開治之始
宗禮猶未遑定卽公之大功亦未盡尊崇之禮公惟大
啓其後以爲我士師工之監誕保文武所受于天之民
亂爲四方之輔後字承上迪亂來監以儀刑表正言輔
以和恒誕保言
王曰公定又因公不答有此一節定是欲公定志于留洛
予往已卽予其退之決辭公功肅將祇只是敬以將事
歡字因公若有不豫色然所以慰勸公之辭公無困哉

無以宅新邑必殷之艱難困我我往宗周亦斷不敢以
晏安致厭斁其安民之事惟公勿替其儀刑四方其亦
世世享公之明德也
周公拜手稽首三節公至此始許王留洛全在我惟無斁
其康事王前此稱公之德望公之棐迪猶若全靠着公
所以不答而有難色至王以我惟無斁自任公之心始
稍安故卽拜手稽首以許王拜非拜留後之命實拜王
之我惟無斁也自王言曰誕保公承王命曰承保王命
言文武公分言文祖受命民受命自文祖光烈自武王
故謂之烈考文祖有文祖之肇造烈考有烈考之繼述

卽見王不可以蒙業而安而必無斁也在朕則惟以承
保弘大其事君之恭而已王雖往終須時時來根視新
邑其大敦文武之典章以爲新邑之紀綱厚于殷之獻
民以爲新邑之鼓舞以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之先以
爲後王之儀刑曰字欲王心以此自期其自時宅中圖
治使萬邦咸底于休美則王其有成續矣蓋雖許王之
留終不以治洛之事全然自任蓋公只做弘朕恭之事
新邑爲王城爲天子之體制王終不可以全委之公也
予旦則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之
先公之所自任而自盡者惟在總率羣臣以篤前人成

烈答其師答四方望治之心以對于天下也作周孚先
敦信明義以作羣臣忠誠之先并以作天下厚風俗之
先卽以成朕昭子之儀刑乃所以單文祖德者考
者無成有終之義只歸單文祖德者武王纘緒在成大
業之功烈天下已定武王告康叔亦在紹聞衣德言自
時中乂亦只在單德無庸更期赫赫之功烈也作周恭
先后克艱厥后作周孚先臣克艱厥臣各任其艱無庸
相委也
伻來毖殷至永觀朕子懷德是王歸鎬而使來毖殷命寧
周公公以此藉使復命之辭毖殷必有誥諭皆在多士

一篇王若曰發出此只答命寧之辭曰明禋是誠敬之
至敬公之誠不啻如敬神之誠非以事神之禮事公也
享是享公百辟之享在志享公之誠無可以達達以秬
鬯二卣公不敢宿而卽以禋于文王武王猶君賜腥必
熟而薦之不必自備他物非王命公禋止以秬鬯二卣
則又以何物寧公林氏襲王安石之說非是酒誥爲毖
殷而語伻來毖殷乃享公以秬鬯二卣公之在洛亦必
絕飲又不可以羞耇待公卽以明禋之義享公亦愛敬
精微之意公不敢宿而禋于文王武王則猶是祀茲酒
之意也

戊辰王在新邑又在命寧周公之後王至新邑舉行此禮
以定留後之册命烝祭歲用太牢致敬之誠不以備物
爲烝惟以周公留後告于文王武王亦非宗廟常祭之
禮王賓以殺禋咸格不止于宋并不止于杞諸侯咸至
也然王賓當主微子尤于新邑爲切要王入太室祼祭
自既祼以後尚多禮文獨記祼者或是王祼之後公終
其禮亦異宗廟常禮謂此禮公卽可以歲舉也在十有
二月爲惟七年而記明公之治洛又七年而薨也先儒
訛爲攝政七年并有踐祚朝諸侯之說其誤亦有因畢
命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三后協心同底于道似同一體然君陳畢公之治洛皆
在東郊下都周公留後治洛在王城其官寢朝廟本爲
成王自服土中而作皆天子之規制在周公臨莅臣民
接見羣侯必無絲毫假借疑似其別嫌明微處自有秩
然之禮而在百辟臣民之事公不啻如王卽其朝諸侯
亦有說以春秋諸侯朝聘推度其義如滕薛朝魯鄭朝
于晉亦謂之朝然在魯晉必不以天子之禮自居而在
滕薛鄭亦必不以天子之禮待魯晉何況周公但周公
爲三公師保其與百辟羣侯亦自有尊卑體制不盡同
于微子之作賓也卽其治朝之位或但虛王來所居之

位其餘亦必居正位此不知者遂訛爲踐祚朝諸侯以治洛七年爲攝政七年也存其說以俟識者

心園書經知新卷七終

心園書經知新卷八

平[illegible]著

多士

此篇在作冊逸誥之明年三月者王歸後公必至鎬歸政于王然後奉王命而來治洛之初政尤在謹毖遷殷之多士也殷民二字須辨淸統言則商畿千里之内皆爲殷民故康叔封于衛曰應保殷民名誥攻位之庶殷洛邑之民皆爲殷民若所遷者皆從四國叛逆之臣所當誅而宥其死者非民也故曰多士多士之遷必非才然一身從遷者亦必有民偕來不在所遷之内至畢命曰毖殷頑民猶霍叔降爲庶人多士而怙侈驕淫頑不

卽化終于廢黜不迪簡在王庭則終于民而已矣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又曰乃命爾先祖成湯則多士中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亦必有從叛而遷者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則多方一篇是始遷之誥伐奄卽是東征誅武庚遷殷卽在來自奄之時多方之錯簡于後誤于三伐奄也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言多士從叛本應殺乃降宥而遷予惟時命有申傳云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可見多方一篇當在前也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賓是一層亦惟爾多士

攸服奔走臣我多遜是一層明大邑之作非專爲爾多士亦實爲爾多士也蓋武王克商後鎬以西久在怙冒之中洛之南化已行于江漢惟東北僻遠召公封于燕在冀之北太公封于齊伯禽封于魯在靑兖徐三州之間東南揚州隱然有泰伯居于吳康叔封于衛在豫之東境已爲紂都所難化者惟紂都以西至于洛則已近于鎬矣使三監盡如康叔則規模碁布星羅已定實非爲四方罔攸賓而必取宅中之義大邑既作王終不遷留公治洛則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

乃興從爾遷邑卽指下都前此罪人免死而遷尚未有寧居今作大邑兼營下都以爲多士所宅之邑安定之居故下文終之以爾攸居教以安心定志于所居卽當爲永遠子孫善始之謀也仁山金氏曰多士之末其辭婉而多方之終其辭嚴所以言之時異也異則異于多方在前多士在後先嚴而後寬猶周公愼厥始而君陳和厥終也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益之陳戒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武王告康叔曰無康好逸豫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所其無逸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所卽居其所之所居是實字所是活字故好惡之偏皆曰之其所以無逸爲所則無時無事而不惟幾惟康兢兢業業夙夜罔或不勤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民爲邦本國依于民也食爲民天民依于食也君爲民牧民依于君也六府之修期于烝民乃粒庶徵之休在于百穀用成然而暑雨祁寒沾體塗足自耕耘以至穫斂茲維艱哉而小民之不敢憚勞者以所依在是也故必先知稼穡必由三時之艱難乃得一時衣食之逸則知小人之所依以

爲命者在是必能思其艱以圖其易也乃逸之逸卽圖其易之易逸居而無敎之逸民依于稼穡不敢辭終歲之勤動億兆人之命皆依于君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可不朝乾夕惕以克艱厥后乎乃逸就民得飽食煖衣說不主君子之居逸君子之身心始終無一息之可逸故謂之所其無逸至誠無息之謂也無息則必悠久無疆而享國長久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念民依不能好民好惡民惡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敬修其可願則四海困窮天祿亦永終矣蘇氏知舊說乃謀逸豫謀字之非作惟艱難乃所以逸豫東萊呂氏仍襲其說曰先備嘗稼

穡之艱難乃處于安逸則皆不知艱難乃逸四字當連讀言小民衣食之逸皆得于稼穡之艱難大禹所以六府孔修尤必思日孜孜戒休董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也兩知字在體察真知心誠求之無逸以逸知非親身備嘗卽可處于安逸也

相小人節恐王不知稼穡之艱難忽視公言如所謂卑之無甚高論此意又難顯言正言妙在罕譬引喻猶大學引諺以証好惡之偏觀豳風七月后稷生民之詩尤爲警切

昔在殷王中宗其在高宗其在祖甲歷引三宗知稼穡之

艱難知小民之依皆迪畏天顯小民不敢荒寧所其無逸故皆享國壽考有歷年之永恭曰嚴恭畏曰寅畏卽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敬忌二字天命自度常自檢省其克當天心與否也治民祗懼卽用顧畏于民碞也至于小大無時或怨無或厥心違怨厥口詛祝由于嘉以靖之不啻不敢含怒也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引養引恬如文王之惠鮮懷保也此皆所其無逸之君子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在厥生初不能貽哲命也不知稼穡艱難不念民依而惟耽樂之從戕賊其身無所不至耽樂愈甚享年愈促亦罔或克壽矣李氏謙齋曰無逸必寡慾寡慾而不壽者鮮矣逸樂必多慾多慾而能全生者亦鮮矣極得歷引四節以爲法戒并七更端皆以嗚呼咨嗟永嘆之深意更須合太甲伊于弗順欲敗度縱敗禮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參看則知周公師保防微之在幾先絕惡于未萌正在王乃初服尤在血氣未定之時也

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又從我周自太王之肇基王季之其勤皆克自抑畏畏則敬畏抑有剛制遏抑其耽樂逸豫之意克自則能自克而無待于訓誥教誨也下只詳文王不及武王者武王所及見文王以

前之無逸所不及見也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克勤先由于克儉也康功爲安民之功凡所以咸和萬民者無所不勤也田功爲養民之功稼穡尤爲小民之依也

徽柔懿恭柔恭卽卑服之實徽懿是柔恭積中發外之輝光惠鮮懷保至于咸和萬民是卽功之實自朝至于日中昃食不遑暇無非用以咸和萬民使無一民不得其所則無逸之在民依常存堯舜猶病之心安有以勤居逸之時有一念之逸則息矣不在其所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自無盤于遊
田之事而猶凜不敢之心以庶邦惟正之供生財之大
道尤在用之者需不節若則嗟若節以制度不傷財故
不害民也庶邦二字不必粘煞証以春秋之貢于霸主
者提此二句全爲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
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引起以爲嗣王之儀刑上言
遊田此以觀逸遊田四者分列枚舉竝言皆係嗣王之
所易犯者以爲戒也虞書五載一巡守周官六年五服
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方岳諸侯各朝于方
岳大明黜陟無遊豫以省風俗之事孟子所稱晏子之

言不足以爲証亦無田獵以習武備之事車攻爲宣王
之詩古之巡守未有以東有甫草駕言行狩者因巡守
而田獵加犬爲狩恐非文武周公以前事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一念寬假曰今日耽樂
此卽人心惟危之幾治亂之所繫所謂巨防容蟻而漂
邑殺人突浪一煙而焚宮燒積影響之捷有如此者朝
歌妹土殷臣民之怙侈驕淫丕則殷王受之酗酒迷亂
也可不以爲大監哉
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
爲幻此節神理承上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似
乎言之太甚故又以我聞古之人虛虛引証遠如伊尹
之訓太甲近如太保之作旅獒皆在古之人內不必粘
定德業已盛說孫氏以古人指三宗文王太粘滯
此厥不聽不聽信古人之胥訓告保惠敎誨也人乃訓之
時人丕則也乃變亂先王之正刑亂其紀綱之典則也
至于小至于大無一不變亂也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
口詛祝繼不敢顯然怨詈終無以禁民之譸張爲幻也
自昔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此節是承上起下之文迪哲者眞知厥心違怨厥口詛

祝譸張爲幻之必由于已有失德以致之故或有告之
曰小人怨汝詈汝惟反求諸身以自敬厥德雖小人之
怨詈亦屬小人之愆然必曰此朕之愆盖民聰明卽天
聰明民明威卽天明畏民心至公未有無瑕而我殄者
允若茲不啻不敢含怒實心引爲已咎非出于强忍也
此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真惟其天罰殛我我其不怨
之意迪哲對上下兩此厥不聽眞知而篤信也天地之
大人猶有憾天地豈有含怒哉
此厥不聽不聽信古人之閙怨詈而皇自敬德或有含怒
之意則譸言卽乘閒而入曰小人怨汝詈汝卽信以爲

小人之怨詈則若時猶允若時也則是不永念厥辟不
思自盡其爲君之道不寬綽厥心不能含弘包荒必將
亂罰及于無罪殺及無辜之人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罰
及無罪殺無辜則無罪無辜之身受者怨卽非身受者
亦無人不怨是叢集其怨于厥身而爲衆怨之所歸如
所謂萬姓讎予予將疇依者嗚呼嗣王其監于茲監于
茲四人之迪哲則必所其無逸尤在乃單文祖德也監
于殷王受之迷亂始于一念今日耽樂惟耽樂之從乃
早墜厥命罔或克壽也

此篇要得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誨中保惠之義所謂保

其身體享國壽考無有遘自疾壽身以壽世者在於所
其無逸至誠無息以徵悠久不在于晏安晏安者必耽
樂而罔或克壽所以爲鴆毒此以七嗚呼更端之精微
深意

君奭

此篇爲周公留名公之書天之休祥不可知有可知者
名諸在王其疾敬厥德此篇在輔弼之有人天棐在是
也歷引商五王之有六臣文武之有五臣四人歸到在
今嗣王幼冲同未在位在我二人按其時勢當在惟三
月周公初于新邑洛之前前此武王旣喪周公闢流言

而居東成王猶在亮陰名公當代周公總已之任至感
風雷迎公歸後卽發大誥東征又卽遷殷封微子隨定
宅洛之議明年二月營宅洛之事洛邑旣成周公欲王
自服土中先有明農之言王不果遷留公治洛作冊逸
誥在十有二月計武王旣喪至此六年之內歲有大事
二公并力一心之時惟周公旣任洛邑之誕保以立政
一篇歸政于王將奉王命往于新邑洛名公以洛邑旣
有專任王巳親政立政三事至綴衣虎賁百司庶府皆
巳得人于此或有退老之意名公遂懇切留之若在前無
可去之時在後則公在洛之時多王不留而待公留亦

無及矣一篇之中日在今予小子旦若游大川卽休祥
皆未可知也予往曁汝奭其濟予往任洛邑之事曁汝
奭其濟汝在此偶王奭我共濟也終之以祇若茲往敬
用治名公自此以往專任輔王之事兩往字一往洛邑
一往宗周似臨行送別之辭君巳曰時我卽名誥敢以
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愛王威命明德名公以此
自任在作洛之始予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
威越我民罔尤違故雖有明農之言終不敢不聽王之
留實以休祥不敢知惟人者惟在我二人之篤棐以共
濟也又可見在公許王留洛之後若名公之有去志當

以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而終輔太甲周公茲寻其明農而終于誕保參看書序召公不悅之謬誤亦有因名公望王自服土中終以寻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而王終畱公後洛曰公功肅將祗歡亦若因公有不豫色然二公之心同則名公于烝祭歸于宗周之後或亦有不豫色然者非有疑于周公也且王不聽二公之言不能宅新邑不能保其無遺壽耉見幾而作在名公宜有高尚之志周公之畱所以如此懇至王豈有不聞故卒能無遺壽耉保受王威命明德終王之世至于康王猶敬保元子以洪濟于艱

難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孚信積于平時惟動丕應徯志也誕無我責無以若游大川之艱難責我以獨濟非大無責我之畱名公未嘗有答辭惟不言而默喻公意必無責公之畱也公既畱名公而繼之以所其無逸勉王允迪我惟無斁其康事則王必無遺壽耉而名公亦能安其身矣神遊心契亶其然乎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卽百官總已以聽禰武王既喪下之缺文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因蔡仲而追敘蔡叔竝詳三監之處置補大誥以後之所不載管叔致辟于商則當東征時猶稱兵拒戰可知囚降與致辟輕重但分首從皆非脅從也三年不齒以後復國與否亦無見于經蔡叔之囚猶以車七乘則郭鄰必不在中國之外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試之政事所以教誨而成就之周公雖位冢宰未幾卽避位居東迎歸後東征營洛亦止二年以爲卿士當卽在初于新邑洛之後公實未嘗畱佐成王以仲爲圻內諸侯之卿士也叔卒命之王邦之蔡雖周公覩其可以君國子民而仍命之于王王若曰

小子胡以下卽命辭也

爲善不同同歸于治期其同歸于治也爲惡不同同歸于亂不期其同而亂自同也爲善不同中有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在內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率自中卽協于克一也毋作聰明亂舊章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皆所以執中而建中也詳乃視聽罔以側言亂厥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無目貢于非幾也側言憸人之言度卽舊章之法度兩句分別在已與用人聰明戒其自作側言戒其聽用憸人改厥度卽亂舊章也此節爲一篇要旨亦凡爲後嗣之彝訓

多方

此篇在多士之前遷殷之始爲首五月丁亥月不繫年所以編書失次誤有屢叛之奄奄之見于書惟此記五月丁亥王來自奄多士篇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多遜此述來自奄而始遷殷也𠁅惟時命有申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即此篇以多士之誥爲申命也杜預云奄不知所在經但記來自奄至于宗周即發多方之誥曰告爾四國多方四國三監武庚也多方四國之前後左右紂都千里內之諸侯臣民也惟爾殷侯尹民于四國多方中又提

殷所舊封之侯尹民則都邑之官也開端即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罔不知則東征後之告辭也下接洪惟圖天之命即誕敢紀其敘曰𠁅復也弗永寅念于祀封武庚所以續商祀弗能敬念至于誅滅則不克永也此豈武庚之外別有圖天命之奄則奄即武庚所封之國也自此以下單敘夏桀以至商紂豈武庚之外另有一奄而又添出淮夷之叛尤屬無根之訛謬傳以別有一奄圖謀天命故于惟帝降割之上疑有闕文也

篇中凡言爾皆指殷侯尹民之治民者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用勸厥民刑用勸言湯之代夏綏猷表正民皆勸化無不賁若草木也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然于慎罰之中有不能不用罰而拘囚者或至于殄戮者亦克用勸有無辜而開釋者亦克用勸此三節歷敘商民之用勸以見我周代商之始以及此番東征雖有要囚至于殄戮者亦有開釋無辜者爾亦當和睦克勤乃事以勸忱我命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勸勉之辭見人人可以遷迹自新也天惟須暇之子孫指武庚不指紂五年自武庚始封至于謀叛之時約五年也武王之封武庚即體天須暇之心克念而永寅念于祀則亦如微子之弘乃

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在位即誕作民主也若指紂則于五年之前罪惡已幾于貫盈滅耳滅頂矣非天猶暇之也惟聖兩句以上句陪下句求其實義惟聖常以罔念作狂爲戒心之戒懼聖無不然惟狂能以克念作聖敗度敗禮克終允德其明証也不必以上智下愚粘煞聖狂看罔可念聽是武庚之弗克寅念以聽天命也天惟求爾多方又從上帝鑒觀求民之莫說來惟爾多方罔堪顧之見爾殷侯子孫中亦無有克堪眷顧之命惟我周王節自文武以至見在之尹爾多方皆在內蓋此番爲成王誅武庚遷殷而徧告四國多方周公播告王命

成王自當在內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三節不忱裕不夾介不惠王是責其從叛之前爾乃迪屢不靜自作不典是責其見在之從叛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是卽所以大降宥爾命乃有不用我降爾命又以大罰殛惟爾自速辜頑譖惕之以上是統告四國多方之殷侯尹民

王曰嗚呼又起告爾有方多士是四國從叛之臣殷多士是殷子孫殷侯尹民中之從叛者皆見在所遷之多士也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武庚之封五年爾多士之奔走臣我監亦五祀矣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臬法也三監非止三叔凡胥伯小大多正周臣之分隸于三監者皆監也罔不克臬爾罔不奉法以克勤乃事也自作不和節亦是責其已往之自作勉其將來之和睦爾惟克勤乃事卽所以和睦而克明罔不克臬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言爾尚不以叛逆之凶德爲忌乎亦則以穆穆在乃位穆穆旣和睦之義在乃位蓋卽多士中之奔走臣我監而在有職事之位者克閱于乃邑謀介當克勤乃事謀所以夾介于我有周也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多士之遷皆從叛而降宥爾命非盡在奔走之位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者故又以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廷有服在大僚勸勵之力田者亦可以簡用在下位亦可以在大僚也

王曰嗚呼節又以不克勸忱我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以譖惕之今之遷猶在舊都相近之爾土離逖則將屏之遠方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爾節又總收一篇勸戒之意與之更始更新而申命之和曰敬于和有所畏忌而勉于和也不克而致大罰殛之離逖爾土咸爾自速辜則無我怨也終篇無一字另及伐奄之罪則知誅武庚之卽爲伐奄也

立政

立政一篇按其時勢當在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之前前此位冢宰無幾月卽避位居東公歸已在終喪之後無攝政之名惟有冢宰掌邦治之實一切大事公必奉命于王王實依公爲主至此將往洛邑始政後此雖往來鎬洛之間畢竟東西懸隔自此歸政于王王當親政故臨行之前以此率羣臣而告之曰拜首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是盡臣禮而致敬其君責以重任之辭與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義同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卽三宅三事綴衣虎賁則百司
庶府皆在內左右卽師保如周名及畢公是也
周公曰嗚呼休玆知恤鮮哉歎見在之休美皆得其人又
見人才之難濟濟多士由于壽考作人知恤者于老成
無遺壽耇于吉士使益羞其行以備簡拔任用卽惟以
在周工無間以私人之義亦卽尊賢敬大臣體羣臣三
層之意
酒誥無逸君奭皆歷敘殷先哲王名誥立政皆歷敘夏
商夫子所謂周監于二代也于夏曰籲俊尊上帝于湯
曰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于文王曰以敬事上帝皆天命

有德簡在帝心之意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
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卽如皐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
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兩節之義又曰宅乃事宅乃
牧宅乃準玆惟后矣卽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知人則哲能官人也前一層見今之告于王者迪知忱
恂乃敢告教厥后第二層見王當知古人之知恤也謀
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玆乃三宅無義民卽上兩層反
面若臣皆當以此爲戒一篇之旨皆在此三層內
于夏曰迪知忱恂于湯曰克卽宅克卽俊于文武曰克
知灼見皆在知人知人則哲能官人之義而所以克知

灼見之實則在亦行有九德兩節必彰厥有常乃爲庶
常吉士也爲政在人立政全在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
也爲臣鄰爲股肱耳目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敷求哲人
旁求俊乂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惟治亂在庶官官
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建官惟賢位事
惟能皆克宅克俊克知灼見之義克宅以位言俊明亮
采各稱其職也克俊以德言無一非有常之吉士也不
必以儲養待用分看嚴惟丕式雖以湯言湯猶若此則
太甲之于伊尹尤賴罔惟厥終之服惟丕式也于告嗣
天子王雖補此意不爲旁出也桀德紂德紂分兩層羞

刑暴德一層對準庶獄庶愼庶習逸德一層對準儉人
羞刑暴德殺無辜以戮于爾邦庶習逸德敗厥德以亂
政後半所以戒嗣王者全在此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兩句一串長伯卽下三事夏之尊
帝商之丕釐周之敬事上帝總在天工人其代之此節
文武總說提起自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又爲虎賁
以下至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之總名有周一代之官名
皆具于此篇至武王只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
謀從容德率循文王之舊至成王周官立三公三孤六
卿分職周公復有所更定蓋文王爲西伯武王未受命

制度未備亦所以成文武之德此篇官名但可想見文
武時官制已與周官不必盡同何況周禮王制後世之
書豈可強爲配合如藝人卽工執藝事百工之在官者
太史卽御王冊命者皆非都邑之官司徒司馬司空卽
唐虞以來至周官六卿在內之官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或當是豐岐西南北之無諸侯君長因其向化設官而
分治之非諸侯四夷皆有王官之監也要看下接文王
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則以
上官名皆包在常事司牧人之中皆文王所克知灼見
而克厥宅心者曰作三事則分別以事言故夏商皆曰

三宅三俊非卽分職之正名自虎賁綴衣以下乃爲立
政之官名總見大小內外無一不由于克知灼見無一
非克俊有德之吉士此爲立政之先務莫急于親賢之
要義引証周禮官名無當于知恤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庶則本有分職全在得人
上兼下則失治體下有瞻顧則不克由繹以盡其才以
一人兢業之餘兼及庶務偶有疎略遺誤更非細故幼
冲親政之始每易忽遠大而親近小下侵之遺誤尤在
于庶獄庶愼故又以文王罔敢知于茲爲嗣王法
亦越武王節敘到武王受此有天下之大業亦只率循文

王所用義德容德之人而不敢替以明嗣王之尤不可
以替也
嗚呼孺子王矣以下三呼孺子王矣卽名誥有王雖小元
子哉責難之義四提繼自今可見公將往于新邑洛成
王親政之始之交界前此猶同未在位政皆秉執于周
公也繼則繼文王武王并繼公所以成文武之德自今
伊始至于以往常如乎之今日亦卽王乃初服嗣若功
自貽哲命之始定命皆始于基命也我其克灼知厥若
如文王之克厥宅心是知恤二字眞義欲王知恤見在
之休茲非于中又察其安勉誠僞合下末惟成德之彥

卽嚴惟丕式之義和我庶獄庶愼君臣一心而後和卽
庶政惟和同寅協恭以和衷而尤莫要庶獄庶愼此卽
周公所以致和而育萬物也時則勿有間之專任而勿
間以已意間則不和卽罔攸兼至于罔敢知也以下又
丁嚀以勿誤于庶獄庶愼間則必有誤也乎旦已受人
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節一結兩繼自今是自今伊始
專告王之率循文武舊臣而勿替重在罔攸兼罔敢知
自古商人節又總承說到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無若
商後王之不訓于德罔顯在厥世雖不顯出受德暋實
包承在內後兩繼自今是專戒自今以往勿閒以憸人

為後之用人必以吉士其惟克用常人也蓋雖見在之
休不敢替後此用人必不可缺故自今以往其勿以憸
人無若用憸人之罔顯在厥世也其惟吉士用勱相我
國家則克宅之克由繹之以盡其才丕乃俾亂也結到
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重在後此用人勿以
憸人必以吉士用人所以行政政事之大在獄慎而尤
莫重于庶獄故又專提勿誤于庶獄以致慎罰之意
其克詰爾戎兵節立政克用常人以治內此是巡守以治
外威德所及無有不服非專以簡練治兵之嚴整為足
以方行天下也曰陟禹之迹徧歷九州也曰方行天下

如舜東西南朔之四巡也當克商之後又有四國之叛
王以沖年巡守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則戎兵不
可以不克詰惟聲靈赫濯足以潛消爽侮之心後此巡
侯甸四征弗庭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即服行周公之訓
太保敬告康王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畢命申晝
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皆此節之義厥後惟宣王有
車攻六月之詩平王東遷以後百辟不享王亦不能時
巡征討而王迹熄矣河陽之狩出于晉文之請猶足以
張天子之聲靈說者以為名以公朝王所為非其所則
過矣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亦兼立政克宅以治
內方行克詰以治外皆所以為覲揚之實結又以司寇
蘇公之敬獄命太史書之簡冊以為後之司刑者法式
敬爾由獄在敬茲式有慎在慎敬慎之實在惟明克允
其心總在刑期于無刑辟以止辟列用二字不必強解
先儒以列作前後相比以舊事為比此法司之死法于
大罪小罪之非終惟終伏念至于旬時惟曰未有遜事
之心失敬慎之真脉矣
篇名立政不及政之大綱小紀三事三宅皆得三俊以
克宅則大小各有專司政已在其中而獨拳拳致意于

庶獄此公體文王武王慎罰之心以篤周祜歷世之綿
長皆基于此也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至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即其克詰爾戎兵
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立政之實
效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至訓迪厥官三節是明稽古以
參酌建官立政之意立太師至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
倡九牧阜成兆民九節是立建官分職之政訓迪之大
綱即在分職之中六年五服一朝節是立朝巡黜陟之
政皆周公與成王本立政三事之官職而復更定其官

名職分爲一代之治體所以成文武之德自成王終康王之世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允升于大猷者皆在于此

四征弗庭卽百辟之有不享有不用志于享者征字輕看不同負固不服者實有誅伐之事非大言之也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若昔大猷無不然也制治所以保邦兢兢業業無時無事而不惟幾惟康以敕天之命危亂之肇端卽在幾康之微立政之規模可以前定職業無一日可以不修也

唐虞稽古只作稽古唐虞看東萊呂氏之說儘可不必唐虞建官有百揆四岳統率以治內州牧侯伯統率以治

外故庶政和而萬國無不寧庶政之和在內外相承體統不紊夏商官備卽承內外兩句亦克用乂卽承庶政兩句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正發明立政克宅克俊之義周書篇篇皆繼述文武只述夏商以爲法戒此篇不提文武上稽唐虞蓋于文武立政建官之繁簡分職之體統皆有變通不必盡同猶夏商之于唐虞惟百惟倍總期亦克用乂而尤在于惟其人正所以爲善繼善述

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夙夜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也仰惟前代時若本于周公若自己出者前此今王卽命曰惟命曰公卽欲命之自王出猶若有未能之意至此王已親政訓迪厥官之命則皆本公意而自王出也

立太師兩節名公于武王時卽爲太保畢公于康王時曰父師前此始見于高宗說命曰昔先正保衡微子曰父師少師傳云三公非始于此仰惟前代時若也官不必備惟其人卽左右惟其人亦前代時若也立三公三孤之名以爲周家定制則始于此蓋由成王幼沖深感周公名公之明保輔弼全賴師保得人故鄭重其人則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又深望得其人故設官必備其制非

徒虛設其名以爲六卿兼官太甲克終允德而太康終于尸位則以啓時未有師保僅有六卿亦非其人也公孤立而所以輔導太子之職卽在其中更詳備于輿之典樂以教胄子矣

道卽降衷陰騭綏猷建極之道論道經邦卽所以燮理陰陽弘化卽所以寅亮天地如武王訪于箕子而陳洪範九疇卽論道也以此九疇建極斂福用敷錫厥庶民卽經邦也至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庶徵協應天地位萬物育則陰陽無不燮理矣貳公弘化同寅協恭以和衷也寅亮天地欽哉惟時亮天工也參贊位育

皆予一人之責三公論道以燮理三孤弘化以寅亮卽所以弼予一人弼予一人與官不必備惟其人亦作互文看

師保傅之實義皆在弼字中至于贊天地之化育則萬物皆在保合之中保其身體有不待言賈疏訓詁三言猶未探其本未見其全也上稽唐虞夏商大禹臯陶益稷三謨伊訓太甲咸有一德傅說之說命以至名公之旅獒名誥周公之洛誥無逸立政皆是論道以經邦而弘化卽皆所以燮理陰陽寅亮天地之實而可稽者論則謨明弼則諧直無一非稽古人之德稽謀自天也此稽古而立三公三孤爲師保傅之實義三公三孤非無職事只爲加官之虛銜蓋皆輔弼于幾康之先經畫規模以圖久大爲一人端萬幾出治之本者惟冢宰統百官爲六卿之長師保兼之司徒宗伯以下卽各有專司之職皆所以承流宣化者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天道也論道重在綏猷建極致中和以燮理陰陽而臻位育卽待其人而後行之道然非知天地之化育不能經綸而燮理此則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在唐虞卽百揆之職司徒卽

契敷五教之職宗伯卽秩宗之職九官無司馬征伐惟一見于征苗命禹徂征自有扈有甘誓之大戰太康有后羿之距至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卽司馬所由昉也司寇卽臯陶作士之職其名則始見于司寇蘇公司空之名始于伯禹作司空主平水土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益稷垂三官皆兼于司空也四民各安其居皆有恒業則無游民矣因天時以乘地利則無曠土矣四民農居十七八則稷之事掌于司空也懋遷有無化居皆益稷之事則商賈亦掌于司空也工居四民之一垂共工之事亦掌于司空也共工無專官則以唐虞時爲制器尚象利用之始漸至夏商夫人能爲工至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不必專官安有冬官一卿爲專職之事益作虞以若上下草木鳥獸亦爲開物成務盡物性以全盡人性之事夏商之季虎豹犀象皆畜養方且驅而遠之虞人止掌田獵以供祭祀亦無事于專官工虞皆統于司空之屬公孤六卿與唐虞九官異同詳略之間可以想見周公成文武之德以達絡帝治之斟酌盡善以成一代阜成兆民至治馨香精微之意。夔典樂敎冑子樂之感化在詩言志律和聲周時六律已有繼之以成法和聲之事止用瞽師者夔不世

出盲于目者聽于耳亦所以盡人性而無棄才況六律巳具不必后夔人皆可能猶定時成歲成法巳具不必羲和亦人皆可能也若雅頌之詩述祖功宗德以爲紹聞之所衣作于周公者居多所以教胄子者在公孤師保之稽古人之德稽謀自天亦不在于樂此典樂之職所以稍輕只爲宗伯之屬非合樂于禮官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卽平章協和以明明德于天下之事九牧羣后之分治于四方萬國皆稟一王之禮敎政刑故六卿率屬分職以治內卽以此爲九牧之倡由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有以綱維聯屬于內外之相承而六年五服一朝必有考言試功車服以庸等事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方岳卽有如舜之修五禮如五器同律度量衡等事以大明黜陟此皆所以制治而保邦也

阜成兆民是訓迪六卿倡率之實事至于兆民而臻阜厚化成之實效則萬物育天地位陰陽燮理天地寅亮皆所以共成公孤弼于一人和庶政而御萬國以允升于大猷者也中庸所謂久而徵徵而悠遠博厚高明以悠久而成物當合文武成康以統觀者前此文王大勳未集三分有二猶未洽于天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太保畢公至康王時猶有壽耇之公孤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至末以上卽于建官分職以爲訓迪之大綱自此以下又詳明訓迪以勸勵而戒勉之

凡我有官君子在位之有官守者兩節是訓迪六卿以下所率之屬官欽乃攸司各敬其所司之職事愼乃出令尤當愼其所出之令令卽如不戒視成慢令致期之令弗惟反是反覆之反朝更夕改之謂反令旣出而反覆更改則二三而不信由于輕出而不愼至于不信則必有壅遏而不行者矣以公滅私公私二字始見于此公則上欽攸司之成憲下同民心之好惡私是一人意見之偏以滅二字着力有剛制意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則民其允懷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說命學古始發人君之學此節學古始發人臣之學古卽唐虞夏商之所以和寧而用乂者有周典常立法之意皆原于古學古則知古今有同揆其間因時而損益古今又有異宜學古于入官之先則知所止矣制是心之裁制議事而有裁制慮而後能得也此皆主知之明說故曰政乃不迷師法也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則恪守成憲率由舊章以制非師心自用矣政乃不迷是學古之效敗謀荒政莅事

惟繁皆由不學而迷也武王誥康叔由近述而遠稽于古訓廸有官君子從學古而範圍于師令利口好辨無欽司愼令之心卽忽一層蓄疑敗謀不勤敏于學問卽怠一層皆不學也不學牆面莅事惟煩不學古不師令總承結上層層總見不可不學當夙夜勤敏于議事莅事之先所謂凡事豫則立也

戒爾卿士四節申戒六卿之倡率功之崇須合內外大小以積而崇業之廣須合內外大小以積而廣志在卿士之倡思日孜孜思日贊贊期于久大而化成勤在卿士之率率作興事愼乃憲屢省乃成期于績凝而咸熙惟

克果斷乃罔後艱卽周子所謂果而確無難志與勤之果斷總在以公滅私不能果斷私有以間之也以公滅私允爲訓廸厥官之緊要以下節節皆以公滅私之實義卿士位高祿厚驕侈之心易生惟克體以恭儉之實德而無一毫矯飾則作德而心逸曰休卽誠意章之毋自欺而心廣體胖也作僞心勞曰拙卽自欺而揜著何益也位祿之高厚本以寵待大臣思危則思祿位之難稱弗畏入畏者民具爾瞻辟則爲天下戮也推賢讓能節卽休休有容一節之義大學皆出于此惟周公成王本畏天命畏民碞之心而以恭儉驕侈作德作僞以公滅私爲一代之官箴大學卽推本此意以好惡公私忠信驕泰天命人心之得失爲平天下之金鑑

三事暨大夫三事卽六卿大夫則六卿之下百司庶府之上者敬爾有官亂爾有政爲政在人用人所以舉政平列總收可見立政周官兩篇相爲表裏之義篇名立政義在用人篇名周官義在立政

君陳

君陳一篇是繼周公之治洛而毖殷者周公治洛在王城君陳繼公之治在下都故曰命汝尹茲東郊此時名公畢公咸在獨命君陳者洛邑毖殷已有周公七年誕

保愼始之治化成法猷訓可以遵循一切有廢有興入告亦可遙應而師保壽耇之在左右以弼予一人者不可以朝夕離于此見周官一篇公孤之重成王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弼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者皆在于此

君陳惟爾令德孝恭孝爲百行之本敬爲德之輿也惟孝友而克施有政見足以尹東郊之意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治洛已有成效往愼乃司惟在率循其常以懋昭周公之訓則民自治也懋昭是勉以顯明周公化民之訓以乂民也我聞曰又特舉周公精微之猷訓以

爲君陳之法式化民之訓周公所以治洛之政教皆在
內皆當率循一一懋昭于民者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
稷非馨明德惟馨四句是周公所以師保萬民之本原
君陳尤當惟日孜孜無敢逸豫以反求諸身所以敬典
在德而允升于大猷之根本全在式時周公之猷訓至
治馨香感于神明之意爲殷民而言猶至誠感神矧茲
有苗神明猶可感格矧茲殷頑公之明德馨香感格處
卽旁作穆穆迓衡也傳云自殷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
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
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薾徒爲陳

迹也兩層洗發出式時周公之猷訓三句精義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曲盡人情以
常人爲戒正誘勉之以由聖以足上式時周公猷訓之
意爾惟風下民惟草言感應之速要見不難于應而難
于所以感之者風惟和足以鼓盪發育能使庶草蕃廡
也
圖厥政兩節專爲殷民之迭隨時化導于懋昭周公之訓
率由舊章中有廢有興而言卽畢命道有升降政由俗
革世變風移之所由始圖厥政莫或不艱卽對廢興而
統言無一不當愼重而出之以其難其愼之心至于有
廢有興尤必一出一入與衆共謀度之于庶言之同又
熟思而紬繹之而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
內而後以我后之德意宣播而出之于外臣人咸若是
其良則德意益顯明而衆著于人心良顯兼君臣而言
兩節是一意相承尹東郊而懋昭周公之訓一切率由
舊章民自習于見聞自愼始以至和中漸有可以廢可
以興者出自君陳恐不足以厭服殷民稱我后之德意
正所以發揚君陳和煦之風此成王命辭精微之意而
亦臣人所不可不知之要義蓋雖周公初于新邑洛亦
必稱王命以告商王士凡有命令政教亦無一不宣上

德意也康誥曰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
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是瘝厥君也而可乎
君陳率屬咸若時以此服殷御事亦是敬典在德處葛
氏不明此義輕以失言譏之傳故置之圈外先引或曰
一說亦非眞解先儒則皆曲爲之說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懋昭是尹東郊始事式猷訓
是敬典在德明德爲本之事弘丕訓以下是繼周公而
和中之事無倚勢以作可畏之威承上順之于外來時
時宣上德意勿震以聲靈亦無倚法而苛刻以創承上
茲率厥常來法雖具而不專倚乎法如法吏一切繩之

以常法寬而有制敷教以寬爲主刑以弼教亦不可盡
廢禁其爲惡正所以導之從善寬而有制卽所以和之
和非可以欲速而迫期必漸磨浹洽以俟其自化常如
是其寬而有制卽是從容以和四句相承說來不必板
分句句中有猷訓精微之意是弘訓以和中之總冒殷
民在辟三節寬而有制也爾無忿疾于頑三節從容以
和也辟宥勿以予無依勢也勿辟勿宥惟厥中無倚法
也刑期于無刑是統槩說辟以止辟就一人說于弗若
弗化之尤者辟一足以懲百使皆若化而不至于再犯
則刑卽所以種德也

狃于姦宄卽寇攘姦宄暋不畏死一等敗常卽大泯亂民
彝一等亂俗卽別播敷造民大譽一等三者不待其犯
之大雖細不宥卽屨校滅趾之義頑者未有不愚而鈍
遇此等人最易忿疾而久習染之深尤未易化忿疾亦
由迫期欲速而不能從容以裕也人之才能有所長亦
有所短求備則無全人矣無忿疾于頑于殷民尤爲緊
要無求備是用人器使之道不獨爲殷民言之此皆所
以盡人性之奧義有忍有容雖不專主無忿疾一層而
大勢實爲化導殷頑尤須濟之以有忍有容忍卽忍于
忿疾處濟則終期若于政化于訓也有容則非强忍于

一時須兼寬裕溫柔四字乃足以有容如厚德之載物
含弘而光大至聖得于生安其次以下亦可勉而至也
康誥乃由裕民裕乃以民寧寬而裕爲從容和字中卽
有溫柔之義

簡厥修卽有奬勸之義亦簡其或不修卽有匡直之義進
厥良卽于修之中而又進用其良者以爲不良者之表
率使知愧勵而勸勉簡是簡閱故修以職業言進是進
用故良以行義言此處方勉君陳以有忍有容未有別
異殊厥井疆之意三節六層一層進一層無非猷訓之
精意貫徹乎其中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發出性相近習相遠之義洞徹恒性
之原于降衷惟習于惡而惡則終可以習于善而善也
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發出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之義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明德爲
本有而後求誠于中而無不實有諸巳之謂德德之發
見流行至于形著明自然動變化而允升于大猷論語
大學中庸之義皆出于此知憲章非止近守其法也
一人之福全在大猷之升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
極爲膺受也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覩畢命稱惟君
陳克和厥中則君陳之休至于今與成周之業同一悠

久無疆矣

顧命

詩皇矣曰乃眷西顧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名誥
曰用顧畏于民碞成王顧命本顧諟明命顧畏民碞以
垂裕後昆平時貽謀在敬守文武大訓臨時審訓在敬
保弘濟無冒貢于非幾嗣王太保羣臣卽當顧諟先王
之命非止回首還視之義林氏謂篇名出于史官一時
之意者非
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卽君臣克艱之義從來帝王
之業成于艱難保于艱難弘則光而大之濟卽若濟巨

川用汝作舟楫之義此艱難是帝王歷數之重任無一
日可以息肩弛擔奚草廬以大渡脫艱難爲濟此釋氏
語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卽九經之子來柔懷也思夫人
自亂于威儀卽九經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
也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卽九經之去讒遠色賤貨旅
獒之不役耳目不作無益不貴異物不寶遠物不矜細
行終累大德艱難之弘濟始于謹小愼微也
迎子釗于南門之外范氏曰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當是時
本在內特出而迎之按太子自當在側在內然王崩必

變服哭踊畢將行迎子釗之禮必還反太子之宫復整
素衣素冠而後迎于南門之外出必易服非徒出也南
門正門也諸侯羣臣入門由左右迎子釗于南門卽所
以大居正則知大禮初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百官
三上牋勸進擇日卽位之非禮莫掩門生天子之心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爲居憂之宗主示天下不可一日無
統則已正嗣統之位特受顧命朝見羣侯在殯斂之後
不待明年正月也
丁卯命作冊度斂畢卽命作顧命之冊爲第一事度卽王
麻冕蟻裳以下受冊命之儀注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此節總目下八節王崩至是
斂後乃殯殯畢受顧命卽位朝諸侯見羣臣成喪服皆
在癸酉一日之內伯材命士須材殯後卽陳設于殯前
以行受顧命之禮士卽典司陳設之士各有職司皆伯
相所命非太保名公也太保第一見係之以奭以下兩
篇皆稱太保凡九見如係太保承上丁卯命作冊度越
七日癸酉命士須材何用變文又稱伯相孔氏云自此
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將
欲傳命布設之事按材卽陳設所用之材供喪用不待
越七日而命爲第一事又云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

大命諸侯經文只命士未嘗大命諸侯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升堂也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
位入自廟門外位是班列之位在堂下不升階傳云不
言升階者從王賓階屬誤惟太保上宗由阼階隮太史
由賓階隮無執事者不升堂也
麻冕黼裳蟻裳彤裳非喪服亦不見是吉服卽據周禮
六服同冕衮冕是衮衣而冕猶大裘而冕冕同而服異
安知麻冕不為麻衣而冕裳之有四章不獨有黼則黼
裳非祭服況黼純為白黑雜繪安知黼裳不卽為白黑
雜繪禮無蟻裳則亦非祭服須想麻冕同而裳各異嗣

王為喪主必非吉服卿士邦君無執事必非吉服惟太
保太史太宗皆傳先王顧命之人彤裳為赤色亦不必
是纁改名為彤也先儒以卽位朝諸侯必用吉服皆附
會强作吉服解豈卽位朝諸侯之禮卿士邦君與王必
皆麻冕乎則卽以此為受顧命卽位朝諸侯之服可也
乃因唐孔氏麻冕者蓋衮冕也以朱子大儒亦作衮冕
豈卿士邦君皆服衮冕與
諸侯出廟門俟出在應門之外廟門不獨路寢門也

康王之誥

傳仍孔氏之說上文太保暨芮伯進告不言諸侯以內
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林氏曰報誥者
諸侯戒我我以誥報之非名篇之義諸侯先進執壤奠
再拜稽首王答拜諸侯退就位于東西然後太保暨芮
伯羣臣咸進再拜稽首以敬告天子前此率諸侯出應
門左右入不同進也諸侯見禮畢而後進雖咸進皆拜
告只太保告非羣臣同辭以告諸侯則不與焉太保敬
告從文武受命卽及新陟王畢協賞罰卽撫萬邦巡侯
甸四征弗庭大明黜陟之意終之以今王敬之哉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辭雖告王意卽警飭諸侯與仲
虺之誥殖有禮覆昏暴意同王報誥明提庶邦侯甸男

衛專誥諸侯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見在內有
文武之臣同心協力乃命建侯樹屏明建侯所以捍外
而衛內又提一二伯父尚須暨顧綏見大侯當率小侯
如爾先公之乃心罔不在王室皆所以戒飭諸侯故曰
爾身在外非誥羣臣尤非諸侯誥我我以誥報明于篇
名大義則知受顧命卽位朝諸侯為嗣王莫大之事其
典禮精詳皆周公之所詳審酌定以為後王法非蘇氏
淺率所可妄議也
王釋冕反喪服反字讀斷對上出字王出在應門之內朝
見禮畢反于路門之內冕不待反而先釋喪服必反于

內而成服前此斂殯時雖變服尚未成喪服也受顧命卽位朝諸侯不可以喪服故必在殯後未成服之前使既成服釋之而卽吉誠非禮也成服必在既殯之後喪服非預備之服亦非止王一人之服始崩歛殯之事急喪服勢不能一時卽備此亦古今之通禮既殯卽陳設受顧命卽位朝諸侯見羣臣皆在一日之內禮畢卽反于內成喪服爲居憂主此天子諸侯之禮不同于士庶也日知錄謂顧命其中有脫簡狄設黼扆綴衣以下卽當屬之康王之誥記明年卽位朝諸侯之事其謬更甚于蘇氏陳設設于成王殯前豈爲卽位朝諸侯而設又

豈明年正月竟可釋喪服以卽位而朝諸侯乎且卽位必待明年正月顧命命汝嗣訓君臨周邦亦可以廢格至明年正月乎爭國本者先時主踰年卽位者後時先時者防亂臣賊子之乘間竊發後時者惟恐亂臣賊子之無間可乘耶

蘇氏引冠禮無論曾子問一篇非曾子孔子之言以受顧命卽位朝諸侯之大典等于冠子之禮引義已不倫其曰太保太史奉冊授王于次書稱皇后憑玉几傳顧命于先王之位前王拜而受豈曰授之云乎又曰諸侯入哭于路寢諸侯未斂而至必入哭于含斂未殯而至必入哭于殯豈因受顧命而入哭乎又曰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戒諫哭踊答拜次先王殯前也羣臣諸侯未有拜見之文王爲誰答拜經文禮儀太保秉璋以酢拜王答拜太保祭嚌宅拜王答拜諸侯執壤奠以見再拜稽首王答拜太保暨芮伯皆再拜稽首王不答拜也此爲嗣王卽位君臣相見之禮內臣與外諸侯分別之禮且諸侯見王王必南面諸侯北面再拜稽首若見王于次是拜先王也王答拜是受弔也王又可以南面于先王之次乎蘇氏自謂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先儒破大言之欺亦遂無有斥其悖謬者若子皮如晉是會葬成喪服

已久自無以幣請見新君之禮且槩據春秋之禮則天王崩有不奔喪不會葬不朝見嗣王者是康王時之諸侯來奔喪而朝見反爲非禮矣此由不知武王之告康叔曰高乃聽也

春秋三傳及胡傳是非得失兼半先儒不辨傳之是非不知去取如公卽位胡傳云卽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于初喪所謂告廟不于祖廟卽受顧命于殯前臨羣臣卽出見諸侯羣臣于廟門外也又曰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卽位者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是改元必逾年也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是嗣世定于初

喪也書即位在逾年非即位必逾年也又曰顧命康王之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顧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于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爲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蔡傳獨不取以註顧命康王之誥而反取伊尹祠于先王爲攝而告廟之證百官總已以聽冢宰爲攝而臨羣臣之證以註伊訓太甲則失于去取矣

古今文分合朱子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于顧命今除去序文讀者則文勢自相連續按伏生之合但以文勢連續猶臯謨益稷之合若古文之分一爲成王發顧命康王受顧命見成王所以正其終一爲康王即位朝諸侯見羣臣康王所以正其始惟呂氏得分篇之義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此戊辰朔也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爲乙亥朔三月惟丙午朏爲甲辰朔營洛告廟在二月卜宅攻位在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在三月畢命在六月記望記朏皆不用正朔安有改正朔以建子爲正月之事

畢公所居之治邑在東郊爲下都其所保釐今付以成周洛邑之衆下都在成周之東郊成周非即下都也保即周公所以誕保師保康誥所以應保若保赤子之保至是以旌別爲釐以釐爲保正所以善其保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大誥東征也毖殷頑民遷于洛邑遷殷營洛也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比事臣我宗多遜介于我有周御事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猶有弗率訓典者不得不釐故謂之頑其在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在大誥曰越茲蠢蓋其始不知天命如蠢蟲之無知而動其終怙侈驕淫歷三紀而猶有弗率訓典則謂之頑頑則由于性之下愚不移習于力行無度之相遠終之以惟既厥心以愼厥事則終無忿疾之心蓋惟足以有容者爲能足以有臨也

道有升降由降而升汚俗可以升于大猷也政由俗革新民之政期于革其舊染之汚不臧厥臧民罔攸勸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此旌別淑慝所以爲由俗革而成終之政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勤小物正見德之懋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無瑕可議則不汝瑕殄也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此皆稱公已前之嘉績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保釐之任雖繼君陳和

中之治實皆所以成周公之終
旌別淑慝保釐之綱表厥宅里以彰善所以旌淑殊厥井
疆以殫惡所以別慝旌淑以樹慝者之風聲俾慝者畏
惡之殫而慕善者之旌此正以釐爲保也然彰善殫惡
猶是成終之始事殫惡中尚有創懲訓戒一層其終于
弗率訓典則殊異其井疆弗使傷敗善類俾克畏慕慕
則慕淑善之旌表畏則離殊其井疆仍有訓典以防閑
約束非卽釐之化外也蓋保釐爲由俗革以成終之政
體始終皆在一節之中亦有先後次第非始政而卽殊
其井疆也

申畫郊圻愼固封守此司空率屬之常職于此特題者下
文德義之訓所以閑其心此節井疆之殊所以閑其身
郊圻封守之申畫愼固亦所以爲大閑則弗率訓典者
不致流亡轉徙遺害于四方以康四海以字內有倡牧
之義九牧之郊圻封守無不申畫愼固四民各安其居
華夷之界秩然不相越亂然後四海安非止申畫愼固
王畿之郊圻封守卽足以康四海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政卽由俗改革之政有政
卽有辭曾編云以旌別之道布之紀綱謂之政以旌別
之道敷之號令謂之辭緊切旌別最看得好政之大綱

立于周公之愼始本自有恒惟道由降而升世已變風
已移其間有愼始而行于暫者和中時卽有廢有興至
是成終以旌別爲革舊染而維新之政又有一番節目
之規倣貴乎有恒者要看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
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則以旌別之道布之紀綱皆當爲
可以永久子孫世守之成式無徒取速效于一時之激
勸也辭之體要如旌別激勸之辭意旨稍有矯枉之偏
卽有流弊不惟好異須看得細所以成終之任付之弼
亮四世之元老若作聰明趨浮末之好異恐不待爲畢
公戒也利口惟賢商俗以此爲賢公其念哉卽衆好必
察之意于此等雖有小善弗得倖邀旌典則餘風殄絕
矣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一節此卽殷士之同流先以我聞引
起懸空作一榜樣與下節分作兩層是善于化導訓戒
處雖收放心閑之維艱艱在不剛不柔以時而措不可
一毫放縱又不可以操切此閑者之苦心卽閑者之德
意
賁富能訓惟以永年九五福一曰壽賁富而怙侈驕淫以
自戕賊年以短折而不永驕淫縱恣而犯刑辟年以凶
而不永能訓者上以彝訓爲錫福下以訓行爲嚮福則

既富而攸好德康寧考終命而永年矣惟德惟義是乃
大訓德卽五常之德義是分義之秩然而不可踰越者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君陳則曰懋昭周公之訓式時周
公之猷訓弘周公丕訓命畢公曰古訓遠稽近述皆在
內周公之訓亦卽由古以爲訓也
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多方一篇雖兼誥四國多方亦歸到
多士之不克勸忱我命多士一篇又專爲多士而誥我
惟時其遷居西爾亦遷多士甚殷始于周公遷殷密邇
王室至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猶曰雖收放心閑之惟
艱則非殷民之難化殷士之資富而怙侈驕淫者難化

也邦以治而安不治則危殷士之未盡化未可謂治此
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化與不化也蘇氏以睥睨周室爲
危粗淺極矣不剛不柔三德之乂用卽中庸所以致和
而臻于協和以成終之治化言厥德允修近光徵德而
協中以殷士之式化厥訓治效言惟周公克愼厥始惟
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畢公以元老繼後進以
保釐故前只祗命公以周公之事無一言及于君陳至
此期以成終之事在三后協心方以惟君陳克和厥中
一言顯出君陳二紀有餘之治化協是始中終相承而
協道卽大猷同底于道如射之期至于鵠至道治政治

澤潤生民則允升于大猷也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
式惟乂無窮之基基命卽所以定無窮之命子孫訓其
成式惟乂夫如是方謂之克成厥終
嗚呼罔曰弗克畢公有謙若弗克之意惟既厥心往盡乃
心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也罔
曰民寡王自以成周之衆爲寡以師保元老保釐一方
謙若剸雞焉用牛刀惟愼厥事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匹
夫匹婦一能勝予也先儒有謂觀殷民不輕于從周見
殷先王德澤之深則弗率訓典者皆激于忠肝義膽微

箕有弗若焉此後世有蠢然不知天命者自託于殷頑
也

君牙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與五子之歌曰予臨兆民
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湯誥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
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同一愼乃在位之心傳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卽敬敷五敎在寬同寅協恭以和衷
之義式和者以五典爲式而和民之則敬在式之中寬
在和之中則卽秉彜之則也爾身克正罔敢弗正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民心

罔中惟爾之中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也四句即爾克敬
典在德之義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粒食之難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咨無衣無褐之難厥維艱哉則知稼穡之艱難矣思其
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則知小人之依矣無逸一篇猶世
守而弗失也然曰作股肱心膂則失之矣臣作朕股肱
耳目股肱耳目可以臣作心爲股肱耳目主不可以臣
作也○先王之臣即先正孔氏以先王爲先正則之臣
又爲先正之臣矣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爾惟敬明乃訓明交武咸正無缺之謨訓也用奉若于
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中間無克紹乃辟于先王文武
之光命惟穆王對揚洛誥曰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
文武烈立政曰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乃
對揚之下但曰追配于前人前人君牙之祖父也以君
牙敬明文武之謨訓奉若先王對揚文武光命追配于
君牙之前人若可以安享無爲者則并心膂而亦君牙
作也
冏命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

非正人與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
士似皆原本于立政然格其非心在師保尊賢則不惑
敬大臣則不眩格心非可望之僕正心不正則身不修
惟不自知有非心故有賴于格知有非心在剛制而自
格知而不能格即大學之自欺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以格心之大任不求
輔弼于公孤六卿之大臣而望之侍御近習之人則大
本已失使伯冏果能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以懋乃后德
交修不逮即當置諸左右以朝夕納誨亦不當命汝作
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以下三節亦不似自命口氣有若大臣
之戒勉僕正以輔幼君者故朱子以爲內史之屬所作
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然曰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
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按穆王三
篇篇有病呂刑爲尤甚若以君陳周官四篇同類並觀
當有玉石之辨周官之訓迪厥官曰欽乃攸司愼乃出
令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
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僕
正羣僕爲耳目之官左右近習之人不能克灼知厥若
而戒以無昵于憸人迪上以非先王之典至于非人其

吉惟貨其吉則知人官人之政柄已下移于愼簡乃僚
矣王不昵于憸人其誰敢昵于憸人乎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虞書耄期倦于勤非以
髦爲昏亂朱子亦從蘇氏說穆王之失在大度作刑以
詰四方作者創始之辭周自文武周公至成康自有典
常作之師何用復作贖刑至三千之繁密立政本文王
愼罰之心自有蘇公之敬獄以爲式何用遠監伯夷播
刑之無稽爰始淫爲劓刵椓黥爲苗民五虐之刑何復
以墨劓剕宮爲五刑

四方司政典刑非爾惟作天牧牧卽六卿所倡之牧所謂
大度作刑以詰四方也

何擇非人何敬非刑此二者固不待言也及爲連及罪在
首惡正犯則脅從罔治民皆自新矣何用度至于及蘇
氏曰罪非已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之間謂之逮獄吏
以不遺支黨爲忠以多逮廣繫爲利故大獄有逮萬人
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于此故曰何度非及度其
非同惡者則勿逮可也按同惡非同惡得首惡正犯則
爲從之輕重自明已及而度則已逮及矣未及而度是
舍正犯而度及此大獄之逮及萬人皆遺誤于何度非

及文王愼罰之敬忌曾聞有度于及乎

正于五刑而有不簡則罪疑惟輕在降等正于五罰則荒
度之所作也

五過而復有五者之疵以出入罪則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一節皆爲具文豈所謂何擇非人者乎豈尚可以罔攸
兼罔敢知乎五過之疵是故出不兼故入若至以貨賂
干請故入人罪是又末世之險惡呂氏主故縱爲是林
氏王氏之說皆非經文本義

五刑之屬三千始于墨劓無鞭朴者直以鞭朴非刀鋸之
傷不謂之刑也舜典眚災肆赦以宥釋爲赦此以罰爲

赦罪疑惟輕有降有此則輕重總歸于罰蘇氏傅會爲
因古制則蘇氏之學術可知矣○金惟三品黃金爲今
之金白金爲今之銀赤金爲今之銅鐵于五行爲金不
在三品之中亦未聞有黃鐵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皆權之以不齊之活法與
舜典康誥之義毫釐千里在兩適字之同出于司刑之
適異于式爾之爲自作不典適爾之爲非終眚災故傳
云言刑罰雖惟權是適王氏云世輕世重惟其變之所
適而權焉此適輕適重與式爾適爾毫釐千里之辨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明知人極于病制罰之屬至于三千

之繁密則非刑以弼教廸之吉康刑以聚財爭民施奪矣而況富者獨生貧者獨死以此顯聞于天尚可謂之具嚴天威乎以此爲祥刑不祥莫大焉

明清于單辭單辭既爲無證之辭則在無簡不聽矣傳云曰明曰清誠敬篤志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是搜索不遺于無證之辭幷無簡者亦終歸于疑罰也先儒取其猶有哀矜惻怛之心亦祗所以善其罰豈文王之敬忌愼罰以明德爲本乎

朱子曰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爲始作亂道起又曰呂刑蓋非先王之法也按前半即所謂無稽之言也三千之屬必有讒說殄行之臣導之者帝堯七十載時雍於變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豈容苗民作亂至于舜猶刑發聞惟腥漢承秦後至文帝不及百年已幾刑措以文武之謨訓功烈周召畢公之師保至成王康王洛邑頑民亦幾刑措穆王爲康王孫曾幾何時何至刑罰之滋有三千之屬又有三千之疑罰又有上下之比罪無鞭朴流宥而有墨劓剕宮之刑墨劓之屬至于千宮刑之屬至于三百科條繁密皆爲罰贖而設夫所謂疑獄者不過十百之一二安有五刑三千皆有疑疑以失入故入者少疑以失出故出者多蓋有三千之正刑而後有三千之疑罰法網之密未有若此者其不至于大亂只以罰懲非死然已人極于病矣司刑者熟玩舜典康誥君陳以爲學古入官之律原而以典常作之師則呂刑一篇當以朱子非先王之法一言斷之夫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又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又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此皆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夢寐周公也蓋折獄惟明

克允康誥之愼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總在適爾眚災非終式爾非眚惟終即舜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兩層愼之又愼刑期無刑辟以止辟本欽恤敬忌之心而立法簡要則明允繁密適滋假借舞文但以舜典康誥君陳夫子之言比類以觀則其爲非先王之法皎然可覩也

文侯之命

幽王嬖褒姒生子伯服九年黜申后廢太子宜臼立伯服宜臼出奔申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求之申申侯弗與名西夷犬戎伐王殺王于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府

藏秦師先至破戎晉率諸侯迎太子于申立于洛邑之王城此卽爲東遷時宗周已殘破猶有驪妻餘黨平王未嘗至鎬非自鎬而東遷也文侯有迎立定難之功故有是命時鄭伯友亦死于犬戎之難平王因以其子掘突爲卿士是爲武公幽王死于犬戎與厲王之死于彘所謂從逆凶自作孽不可逭也平王不能如宣王之中興固由于則罔克亦由罔或耆俊在厥服文武成康之德澤一壞于厲再壞于幽元氣已傷于穆王之呂刑先儒執復讐討賊之說然不畏天命不畏民碞不能上下勤恤亦南宋之覆轍非基命定命之遠猷也

此篇命辭最難知其難則知未易輕爲譏議文侯雖有定難之功不能盪滌犬戎攘清宮禁迎太子苟安于洛則亦非方叔召虎仲山甫尹吉甫之儔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所摧殘由來漸矣謂當亟相朝廷與之圖復國讐此皆局外之浮議梁惠王願比死者一洒之孟子告以發政施仁未嘗告以臥薪嘗膽也

費誓

此篇爲僖公之書若成王周公時淮夷徐戎竝興王伐淮夷伯禽征徐戎則必奉王命聲罪致討斷無以公曰嗟人無譁聽命起又以徂茲淮夷徐戎竝興以王所親征之淮夷竝舉以誓衆者呂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于大誥今大誥中曾有一字及于淮夷否曰三監及淮夷叛而不及武庚豈殷小腆誕敢紀其敘曰予復者卽爲淮夷乎則書序之先入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唐孔氏曰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此但疏後世之築法非費誓之築也魯封在青徐之倂以西淮夷有淮南淮北之分江漢之詩淮南之夷也禹貢淮夷蠙珠暨魚在徐州淮北之夷也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則徐在淮北又曰濯征徐國徐卽春秋之徐人也

徐近魯界向被侵擾此番一面征徐一面築城邊境以備守禦非爲久屯攻城之具閟宮之詩曰保有鳧繹遂荒徐宅是也

秦誓

秦自犬戎之亂首有平戎之功至平王二十一年又大敗戎師收復西岐之地王卽以亂亡之地賜秦至穆公時豐岐已爲秦所有矣此篇誓辭不獨如有一介臣兩節大學取以爲平天下之法戒其前後曲盡人情亦句句是格言至論首稱我士聽無譁不同費誓之泛戒人無譁也告汝羣言之首羣言是泛常之言此篇則皆羣

言之要旨爲第一義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
流是惟艱哉閱歷有得之言似箴似銘親切有味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覺悔悟之已晚補過之無
及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齊
宣漢武非不知孟子之大賢汲黯爲社稷臣終以未就
予忌將以求吾所大欲求神仙不死之藥則姑將以爲
親也此所以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所以見不善
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此皆自道其已往深錮之病雖

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始知壽耇之不可遺
尚賴匡救之德圖維厥終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尚幸咨詢之有人也仡仡
勇夫射御不違亦足以備干城我尚不欲二者相較終
不以此而易彼也惟此等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
皇多有之遑敢多有亦何暇多有則不足比數不待相
較也
昧昧我思之昧爽欲明未明之時昧昧又在昧爽之前淸
夜以思思一介臣之休休有容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亦
職有利思一介臣之冒疾以惡貫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蓋從兩等人之性情心術表裏始
終歷歷思之有眞知灼見其如此者非一朝夕之思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究其終治
亂安危皆由一人之得失此則其難其愼任官惟賢才
左右惟其人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
我國家未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也讀此篇知秦穆
之高于齊桓晉文遠矣

古今文辨

疑古文尚書者以孔書晚出於東晉其前有僞泰誓僞
古文百兩篇故并安國古文而疑之不知至東晉而顯

者乃安國之傳非專指經文其經文當安國得書時已
上之故受詔作傳特傳成於武帝末年因巫蠱事起不
及上未列於學官至東晉梅賾上之非古文至是而始
上也且尚書惟伏生所藏亡失於秦項之亂僅得二十
九篇其不亡者固不待孔壁之出也當時李斯建議燒
書原有分別一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此燒在官之史
非秦記者周時列國之史禁不及民民間本無史也然
則魯之春秋與晉之乘楚之檮杌皆在所燒矣故自漢
以來卽以三傳爲經至今三傳猶列于十三經之中後
儒於三傳中取出經文另編名曰古經則今之春秋是

也一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
詣守尉雜燒之此燒民間所藏之詩書其博士官所職
古文有全書今文有全書固未嘗燒亦無所亡失此尚
書之不亡於秦顯而易明也漢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
天下無有聞濟南伏生能治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乃
使晁錯往受是文帝本有尚書欲求能治者非求尚書
此尚書之不亡於漢文時有明証也漢武建元五年壁
書未出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史稱王好古招求四方
善書所得皆先秦舊書中有尚書毛氏詩左氏春秋等
書則知齊魯及四方之士藏詩書者儘有人也成帝時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其中文字
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是校以中古文而知三家之
訛脫猶校施孟梁丘之易脫去悔亡无咎惟費氏經與
古文同此以知書與易之皆有中古文又顯而易明也
獨相沿仍誤於晁錯往受得之口誦爲經文不知漢初
傳經訓詁解義皆以口傳未有著述故曰口授若經文
則明明有二十九篇之隸書簡冊何待於口授口誦之
說出於孔序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之訛然書序之
僞朱子已辨其非安國之序亦屬後人僞託爲百篇之
序作証朱子但疑其非西漢人手筆奎直抉其謬妄另

附於後若伏生之書則亦壁藏而出于漢初特因亡失
止得二十九篇生故爲秦博士所藏者卽係秦隸故謂
之今文非全失而得之記誦也蓋惟有點畫形象之謂
文若出口授何分今古乃以盤誥聱牙而疑口授別音
至吳才老以平緩卑弱四字評古文是猶相馬者并未
識乎牝牡驪黃也五經惟尚書最古經學源流惟史漢
爲近古細玩燒書之議止燒民間所藏詩書非博士官
所職者孝文本有尚書但求能治者劉向校書明明有
中古文班志首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則古文尚書
之不待出于孔壁彰彰矣且司馬遷與孔安國同時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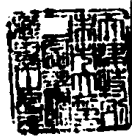
親見聞但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
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獨不載
恭王壞壁得書豈伏生壁藏求得於漢初孔壁之書歷
百餘年竟無一人發其藏至恭王壞壁而始出蓋必孔
氏所藏非一處有先出之古文故舊堂壁中之書孔氏
不發至恭王壞壁而始發也不然挾書之律早已除於
惠帝謂孔氏知藏而不知發亦事理之必不然者矣要
知古文諸經之不亡於漢在高祖入關蕭何收圖籍之
時幸不厄於楚人之一炬此一大機會也厥後永嘉之
亂三家經義俱滅亡獨孔傳未列於學官梅賾得而上

之然永嘉所亡者三家訓詁解義古文經之存亡亦未可知而有不盡亡者石經五十二碑東魏遷於鄴周復遷還洛陽當五代時猶在也而後人猶不能無疑者則又誤於孔頴達云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謂之今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豈知蔡邕所勒之石經據中古文而書若此伏生三十四篇何劉向校書時即有中古文之名近又有以每歲孟春每字爲許氏說文所無爲非漢以前書豈子入太廟每事問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論語孟子亦非漢以前書耶歐陽永叔云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以蔽之者亦不得見也旨哉斯言從來博綜者玩物喪志尋流逐末有不自蔽其聰明者亦鮮矣尚書爲五經之宗祖聖人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者全在尚書五十八篇古今文之疑團未破則歷聖相傳之精蘊先聖祖述憲章之實際終不顯著於天下萬世蓋其所考據者皆馬鄭以後傳經之異同並未體玩經文之精義似秦人焚書諸經皆出煨燼之餘從未有認取李斯原議非博士官所職六字淺文求能治尚書能治兩字今文爲隸書所藏之簡冊而非口授口授爲訓詁解義而非經文遂致疑古文而并失經義弓影蛇形幾成痼疾吳才老之後有吳草廬草廬之後繼起而辨古文尚書之爲後人補綴者代有人也故敢以弗明弗措之義特明辨之

孔序辨

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以大道常道分別三墳五典已屬無稽又云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夫以墳典所言皆大道常道何至唐虞以前皆煩亂浮辭芟夷翦截不留一字古文字有不能盡識猶須今文參考所芟夷翦截者何由而知三墳所言之爲大道五典所言之爲常道無稽孰甚焉魯恭王景帝子親藩也得書悉還孔氏孔氏受書于恭王乃不序得書之幸但序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豈似奉詔作傳語氣且序傳所以不及上遭因巫蠱事起按巫蠱事始終不及兩年於時五經博士未嘗因此而廢何遽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不日待時而上遽爲絕望之辭此尤僞作之敗缺顯然莫可遁逃者也至云百篇皆科斗文字愈見荒謬漢承秦後所謂今文則隸書是也所謂古文即

同文之書大篆是也科斗之形象名義爲何代之書孔壁所藏孔子子思所貽之書也據字源古今注科斗爲蝦蟇始出之形高陽作科斗書一名懸針豈今天下書同文秦隸以前之典籍經書皆高陽氏之科斗文與欲明其文之古則曰科斗欲別其文之今則曰口授未有考其實之無稽者奎因孔序之僞益滋古文之疑故於詳爲之辨須知古人傳經只訓釋字義皆以口授轉相傳述漸有章句注疏伏書大傳不成於伏生孔傳不成於安國皆屬後人綴輯而成安國在漢武時亦無受詔[illegible]事乃因口授解故而誤經文

心園書經知新卷八終

心園書經知新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郭兆奎撰兆奎平湖人是書成於乾隆乙亥兆奎年七十三矣大旨以蔡沈集傳爲本而時參己見故曰知新如解堯典命羲和數節則謂後世日晷爲定分至之要而舉南北極及歲周歲差之法皆以爲不足信解禹貢則謂黑水非有二水因九江三江未盡入海上流泛濫溢出於西謂漢枝分於大別入江其正流爲北江在彭蠡之北江枝分會於彭蠡其正流爲中江在彭蠡之南他如涇屬渭汭條下訾周禮職方爲後來雜湊之書於甘誓條下訾禮記曾子問一篇率多不經於伊訓論三年之喪訾儀禮喪服之經及禮記爲非說六律則謂古無六呂及隔八相生其國語禘郊宗祖報左傳羿浞管蔡之事皆訾爲謬說大抵不信古經自以臆斷惟篤信梅賾古文故卷末附古今文辨謂秦焚民間詩書其博士所職漢初猶有全書又謂蔡邕書石經卽全古文蓋取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之說重爲申衍不知漢時古經果完何以立於

學官者僅伏生所傳以及賈馬鄭諸大儒親見古文者其所傳述何以絕不涉伏生所傳之外也

尚書讀記一卷

〔清〕閻循觀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八年樹滋堂刻西澗草堂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讀記一卷》提要

序

余既訂懷庭西澗草堂集困勉齋私記付諸梓復爲[illegible]書讀記春秋一得二書葢當時讀書程符山中相與論議而懷庭撮記其要義者余嘗勸懷庭注經懷庭以年尚未學不自足逡巡不果未幾而仕仕而卒故其書止此夫說經之書自漢以來浩繁至不可紀要各專其所學以爲疑信尚書古文今文之辨始于宋衍于元明至　本朝閻百詩之疏證毛西河之寃詞眞僞背馳遂各極其辨說春秋者據三傳以起例義鑿而難通唐啖叔佐趙伯倫陸伯冲始舍傳而專求之經後人韙其說然事迹既昧義亦多晦

傳亦有不得盡廢者此其是非殆不可以一言詰然安知千萬載後不有聖人者出定所折衷哉是解經者要于各存其說懷庭是書又烏可不示于後世哉余嘗以二書商確于膠州法鏡野鏡野謂其非勦說亦非作意而爲其蘊深其養醇也余無以易之余獨悲以斯人而不永年不獲覩其著述之全是可歎耳理堂韓夢周序

昌樂 閻循觀 懷庭

敬致

敬致林氏以爲致日蔡氏從之按賓日餞日文皆在平秩東作西成之上此以致日爲解則亦當在平秩南訛之上今既繫南訛下又不言致日與賓日餞日不同其解似誤愚意敬致猶前言敬授也既以歷象節候平秩南訛之事因而敬授於民使遵用也春秋冬不言致互見之也

疇咨若時登庸

言有能稱此登用者乎集傳謂順時爲治之人解若字與

二典中他若字不一例

欽哉

堯之遣鯀必將告以水性之宜汨陳之害與凡相度之次第經理之本末皆不可以不詳且盡者況既慮其方命則戒之益勿容不至史臣約其大意而曰欽哉此古文簡括之妙說者謂聖人之戒語約而意盡若帝堯當時止說欽哉二字者非事之理也

堯典舜典

堯典舜典今文通爲堯典一篇蓋孔氏之舊也於舜紀之命官也首稱舜曰篇末復稱舜以總紀其始終蓋以堯爲主故書法如此

大禹謨

大禹謨後及攝政征苗之事非謨體也凡皐陶謨總記虞廷諸臣之語自來禹以下大半皆禹言何必別爲禹謨此古文尚書之可疑者也

愼厥身修思永

思永無時而不思無時而不愼也人主之心一時不愼則家國天下之間必有受其病者焉

和衷哉

衷字不必作降衷解

安汝止惟幾惟康

危微精一出於古文眞贋不可知安汝止惟幾惟康虞廷心法也

帝光天之下

帝光天之下十句推廣臣鄰之義

無若丹朱傲

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皐陶曰元首叢脞哉百工惰哉萬事墮哉禹皐陶所以戒舜者畧惟恐舜之違君道也舜俞而拜之萬世之後考虞廷之謨益知舜德之大然則人主護已咈諫而以訕謗斥忠直之士者可

以悟矣

庶頑讒說

庶頑讒說一節禹曰俞哉二節夔曰三節作三段看上下皆不相蒙蔡氏所云非一時之言也

予則孥戮女

孥戮蔡氏以爲戮及妻子謬甚孥謂坐爲奴也罪輕者孥重者戮故云孥戮

乃有不吉不廸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

殄滅之殺之也育生也無遺育言不使留餘生也易治田也無俾易種於茲新邑言不使得耕種於此也非族誅之謂

弔由靈

由靈用卜也各非敢違卜二句言爾萬民終亦不敢違卜從我以遷而家此光業

宏茲賁

賁從蘇氏訓飾也近是

盤庚下

盤庚下俱是誥臣之辭

說命

說命三篇不似命體真尚書體例最嚴古文則不然

泰誓

泰誓曰惟十有三年商稱祀此時周未代商不合稱年觀洪範十有三祀可見矣又泰誓文多諧偶如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播弃犂老昵比罪人朋家作仇脅權相滅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都不類商周間文字

王乃大巡六師

牧誓止有司徒司馬司空猶大國三卿之制太誓則曰六師蔡氏曰史臣之辭也牧誓獨非史臣之辭乎

泰誓三篇

細看太誓三篇數紂罪詳矣然不出牧誓婦言是用數語之意惟犧牲粢盛既於凶盜則自微子篇攘竊神祇之犧牷牲來

時哉弗可失

非聖人之言

惟天地萬物父母

惟天地萬物父母數句道理深微非誓衆時語觀牧誓但云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取三軍易曉也

觀政於商

從史記觀兵來

乃曰吾有民有命

從甚黎來中篇謂已有天命亦然

罔或無畏

罔或無畏四句從孟子來而失其義

泰誓下

自惟我文考以下與通篇意既不貫亦不似對友邦冢君之言

牧誓

牧誓簡而明蓋誓衆之體宜爾也

以役西土

言以是征伐之事勞爾西土之人也若連上句解於義未善

一戎衣天下大定

從中庸來

洪範

讀洪範胸中除去一數字并除去分配舊說則直截分明

我之弗辟

漢孔氏謂辟乃致辟管叔之辟蔡氏非之而從鄭氏詩傳讀辟爲避謂避居於東然經傳中無周公避東之說按史記引金縢而釋其語云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如此解於文義甚順不知先儒何以不用

爾之許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三代以前語質於君於親於鬼神皆稱爾蔡氏謂若人子在膝下以語其親者非也若然不幾慢乎

大誥

大誥反覆說卜蓋當是時武王新崩成王冲幼克商未久殷頑未服四國挾武庚而起人情回惑未知天之卒佐周

耶將再興商耶故周公屢以明畏弼我天命不易不僭爲言而一決于卜所以解衆人之疑志也○予何能格知天命然知天命之不易者以卜知之也天命寧王寧王惟卜用矣今得吉卜則寧王之命未改也予曷敢不卒前功而奉明畏乎此大誥之意也

越茲蠢殷小腆

句

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句

若昔朕其逝

大誥每更端則稱王曰自若昔朕其逝至民養其勸弗救本一意凡考比寧王子者成王自比如此解方與上厥考厥子一例勸弗救勸其伐而不救其見伐也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

言今蠢之事亦天以是勤勞我民若人之有疾非遂欲死之也

若保赤子

康誥言慎罰而曰若保赤子葢用刑之時尤不可不存此心也

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上文於刑人殺人再言非汝封以深戒之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蒙上文而致其丁寧不必易置又曰於非汝封之上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次猶著也言刑殺而義不必著於汝心以之自喜

肆汝小子封

肆發語辭與故字不同集傳肆訓故於肆汝小子封說不去故曰未詳

康誥

周公既作洛邑乃承王命封康叔於衛葢命之於洛也曰大誥治者告康叔以治殷民之道而侯甸男邦采衛皆以作洛未去咸聽其言皆宜則此道以治民故曰大誥治也篇中發端更端必稱王曰明其爲公承王意而非王言也故朕弟寡兄皆公口語○篇中二王若曰十一王曰二又曰○竊意伏生書本無錯脫觀史記所引似恭漫天（書作象恭滔天）擊石拊石等皆與今本合史遷去伏生未遠不宜有誤伏生之前師授不絕更必無誤也蘇氏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文故以王若曰以下爲武王之言不知史人著此四十八字於篇首正以明其爲周公之言也○凡錯簡豈必截然自爲一節如葢曰於及惟三月哉生魄二段

者乎○史記周本紀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明此數篇皆周公作也又史記所次篇目與書序合皆在金縢之後其非武王之書明矣又衛世家云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云云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又鄭康成箋詩云邶鄘衛者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武王伐紂以封武庚乃三分其地置三監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成王既殺武庚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按此二說皆與前說相發明葢衛

地之名武王時已有之成王因以置國封康叔是時成王幼周公攝政故誥命之辭皆稱王命而實公言也

爾大克羞耇惟君

言爾沫土諸臣大能養老及饗君也詩云躋彼公堂稱彼兕觥饗君之事也句法與後廸諸臣惟工同

作稽中德

節而不流所謂中德也養父母則父母或賜之酒羞耇則有酢爵饋祀則有飲福故曰洗腆用酒飲食醉飽自介用逸也非謂能此三者則可自用酒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惟

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古書戮誅殺等字非必置之死也戮多訓辱誅多訓責堯典竄三苗于三危孟子變竄言殺則殺亦可訓竄矣知此非置之死者乎民羣飲則置之死殷之諸臣則宥而教之一則傷於忍一則過於縱使法當死殷臣即寬減當亦難免于刑不但教之而已

梓材

梓材自王啟監以下屢稱王者周公述王命之辭也吳才老謂王啟監後即非君命臣之言梓材名篇取後若作梓材語如吳說則此篇必皆非命臣矣然篇首王曰封其爲誥康叔甚明梓材語在王啟監王其效二句之後二句爲命康叔可知二句爲命康叔則後文今王肆王惟王等句皆無可疑矣后式典集后謂康叔也康書云肆覲東后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武王也

召誥

王伯厚曰此篇以諴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諴小民之本玩語意殊不然乃以疾敬德爲祈天命之本以諴小民爲疾敬德之實也故篇末但云以小民受天永命古人論敬皆就事言之可以識聖學之真傳矣。卜洛之詳見洛誥故此不及記事之法也

節性

性之說始見於文王戡黎曰不虞天性謂義理之性也再見於召誥曰節性謂氣質之性也古文湯誥恒性益不足據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作一句讀

汝惟冲子惟終

惟終當思其終也朱子之說云然較集傳穩

洛誥

康誥首四十八字移於洛誥之首未見妥協。洛誥與召誥相連爲文召誥乃召公以周公將歸於周復命成王故

因公以旅王洛誥周公拜手稽首至拜手稽首誨言則周公巳至周而復命成王與成王答辭也王肇稱殷禮至乃單文祖德皆公與王在洛之語伻王毖殷至永觀朕子懷德主巳歸而周公留洛之事王在新邑明王曽至洛也在十有二月明戊辰之爲十二月也惟七年明十二月之爲成王七年且以明召誥惟二月也公與王之言皆非出於一時故公曰王曰不一見今文尚書記述有法古文則不能然以此益知其僞○書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林氏曰當周公至洛王尚在塗也此說亦通

惟帝降格

召誥言夏商之受命曰面稽天若多士言天之警夏曰惟帝降格嚮於時夏古人言天若家人然益真知其理也

澤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

若此語出古文尚書必曰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亦惟殷罔失克配于天上古之書鮮有儷語非獨不拘亦似曲避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言我非有取爾王家之心也惟我受天眷爾王家不得不歸於我爾

殷遺多士

稱其人曰殷遺多士稱其地曰天邑商聖人與亡國之士言其有禮如此

無逸

無逸一篇人君不可一日不復

祖甲

非太甲也前後文義甚明不俟深辨而儒者或仍祖孔氏以祖甲爲淫亂不得列於三宗信國語而不信尚書何哉

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

越朱子訓及玩後子惟用閔於天越民當從朱子之訓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君奭

成湯臣巳舉伊尹此保衡必別一人說命古文不足爲據

小子同未在位

上文云予小子旦則此小子自謂也言召公不當恃我在位而求去其視我如未曾在位可也誕無我責言勿謂獨我之責也收罔勗不及言召公收藏而去誰當勉我之不及者乎

蔡仲之命

金縢我之弗辟孔注誤解辟爲殺蔡仲之命復有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之語予每疑古文尚書與孔注益出一人

僞作按此益信周公之誅管蔡以其叛周非以其流言也金縢主於明周公見疑見白始末故舉流言一節若蔡仲之命首段立言乃著管叔所以得罪王室不著其叛逆而摘其流言不亦慎乎

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多方

此夏殷並言而下節单說殷又下二節復夏殷並言乃文字詳畧反復之妙古文章法多如此非乃惟爾辟上有闕文也

慎厥麗

麗字當與上文兩麗字一例解

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與前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語意相似兩命字當一例解祗告爾命言敬告爾者乃爾所以生之道也

用咸戒于王 立政

史叙周公進戒之意咸舉常伯至于虎賁以戒王非羣臣咸告也王左右以下十三字第臚舉衆官其語未了即繼以周公曰云云 自後更無羣臣之言豈有羣臣咸戒而如是之簡且未申者乎語未了而復稱周公曰者史官記言語起伏斷續之勢類如此 此史記每於文中挿太史公曰本此

立民長伯

長伯統言衆官自任人至尹皆是也○先儒謂周禮有後人竄入者則立政官名不必牽証周禮○周家設官大畧立政可考周官係僞書周禮亦雜後人傅會皆不若立政之足據也

推有司之牧夫

周公再戒成王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葢恐人主以私怒過刑必不用執法之吏庶獄之誤視庶慎而尤易故於此諄諄致意云

今天降疾 顧命

成王自信其無致疾之由也

命士須材

自命作册度至立於側階皆爲册王而設不合命士須材獨供喪用葢材即下席几玉寶之類册王所須用者伯相命士具之也

冕服

蘇氏譏康王冕服失禮謂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召公經事文武與周公同事爲久豈不知禮者且成王即位其禮必定于周公今召公當亦尊循故事耳朱子曰天子之禮有與士庶不同者 後見郝氏有此論

入應門左康王之誥
入應門左入應門右左門內西右門內東也集傳入應門
列于左右似謂西諸侯在右東諸侯在左矣
無壞我高祖寡命
尊者稱寡蓋當時語雖臣子于君父亦然羣臣稱高祖之
命曰寡可無疑于周公作康誥之稱武王爲寡兄矣
呂刑
尚書有篇中一字數見者大抵當作一例解則意貫穿如
呂刑之中字辭字是也。王享國百年耄句荒度作刑句
荒大也此蘇氏說朱子取之言既耄老備悉民情世變乃

大審刑辟也。延及於平民延及于平世之民也蚩尤始
作亂而延及于平世之民寇賊既衆訟獄始繁興矣然刑
自有中而苗民過爲淫虐非所以靖民也。罔差有辭正
與後疑赦相反。罔中于信以覆詛盟神人雜揉之時也
。鰥寡有辭于苗鰥寡之人爲人所誣有獄辭于苗民猶
詩云哀我鰥寡宜岸宜獄也。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中言
伯夷折民惟刑也蔡氏云皐陶未爲刑官之時豈伯夷實
兼之歟中刑罰當也。惟時苗民至乃絶厥世共爲一句
凡五十二字此句之最長者。仲叔季弟謂仲弟叔弟季
弟也。天齊于民以下十四字申日勤不勤之義也天以

整齊斯民之權付之于我是豈可不詳慎乎一日之間必
不能遽盡民情非可以草草而終其獄也必也遲之時日
而慎核其終則在人之能勤耳。雖畏勿畏雖休勿休雖
欲刑之且勿刑雖欲赦之且勿赦也如此則勤且敬矣。
墨辟疑赦至五刑之屬三千此穆王與呂侯新定刑罰之
制蓋因古法而潤色者。無僭亂辭謂所以治民之訟辭
者無差失也。無僭亂辭以下十六字申上下比罪出入
之戒上刑適輕至有倫有要明上下比罪權衡之義。罰
懲非死至有并兩刑教以聽訟之法。有德惟刑言有德
於民者祥刑也。明清於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言能明清

以聽其單辭以治民獄乃罔不當矣單辭兩造未備之辭
。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凡聽訟之兩辭則
無或偏私一家也兩辭兩造之辭。報以庶尤永畏惟罰
非天不中惟人言受賄偏私人皆尤之則用罰豈可不敬
畏乎不畏則不中矣刑罰所以配天相民乃天罰也而不
中如此豈天意乎乃人之罪耳。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
有令政在于天下言在我命之于民而曰天罰者不能極
盡其理則庶民何能善且正乎。嗣孫即前童孫篇中或
止呼同姓或止及同姓之少者實皆合同姓異姓老少而
咸告之也。非德于民之中言爲德于民者非此用刑之

當乎即前有德惟刑也○無疆之辭屬于五極言于無窮之獄辭皆能極盡其理

文侯之命

夫子録之存周命侯伯之典也

費誓

伯禽征徐戎蓋奉王命率諸侯故篇中有魯人三郊三遂之語明所統者不止魯人也史記魯世家周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于魯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王命興師東伐又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按此蓋伯禽始就封而

武庚淮徐相繼叛周公以王師伐淮夷命伯禽伐徐也書序云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謂伯禽就國而有徐夸之興與史記合東郊不開云者爲誓中三郊釋也吕氏乃以爲淮徐乘伯禽新造之隙因序言而臆揣非當日事實也鄭氏注禮又以爲在周公殁後此皆考之未明

徂茲淮夸徐戎並興

言往征此淮徐之同反者也

秦誓

宜從史記爲穆公封殽尸乃作

尚書讀記一卷　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閻循觀撰循觀字懷庭號伊蒿昌樂人乾隆丙戌進士官吏部考功司額外主事是編爲濰縣韓夢周所刊凡七十六條循觀亦不信古文所解金縢我之弗辟爲弗辟攝政之嫌康誥首四十八字非錯簡及費誓伯禽征徐戎爲周公在時事並根據史記爲說蓋司馬氏受古文尚書於孔安國其所引証足爲根據也其他則多循文生義之說蓋本其讀書之時偶記簡端循觀没後夢周錄爲此帙初非著成之書故所解止此耳

尚書私學四卷

〔清〕江昱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私學四卷》提要

自漢繼暴秦開挾書之禁尚書出於濟南者二十
八篇而已其後魯壁中孔安國得多十六篇史漢
雖歷歷言之然藏於中秘亡於晉代羣儒未有言
其爲何書者故賈服馬鄭韋杜諸子訓釋經籍於
所引書皆註曰逸篇而未嘗云此安國之所得也
又漢藝文志無安國尚書傳乃迢迢數百年至宋
元嘉以後遂有二十五篇與孔傳並出增多之數
既與史漢不符而孔氏之傳又前儒所未見以上詳見
余訂疑書中其能閉學者之聰而緘天下之口使無一

言乎南宋以來儒者多致疑於晚出之書然率以
文辭體製與伏書有異爲說夫書之眞僞豈必係
此則其所見抑末矣余素持議獨在於來歷之不
明常恨不能起古人而問焉吾友江君賓谷曩曾
示余所著書說余方欲與論今古文之辨君意不
然余亦卷而懷之夫今之尚書自唐貞觀勅爲功
令迄於今未改考亭發疑孔之端而不能定其說
至元草廬吳氏之著纂言明京山郝氏之撰辨解
始祟伏而黜孔有草廬京山之力則可而能遍責

天下之說尙書者耶余不揣檮昧首肆力於易學旁及毛詩戴禮而於書則不敢輕有論撰殆亦猶賓谷之志也余慨二帝三王致治之隆可考者獨有尙書而尙書惟二十八篇爲最可信至歐陽夏侯三家之訓詁旣亡於永嘉之亂季常康成子邕之傳觧至唐而復亡今惟孔傳孤行無以證其是非伏氏之傳泯滅至是豈非天哉以賓谷之好學深思所慨當與余同丙子初冬相遇於邗復得讀其書說視前增訂十之五六粹然以精多發前人

所未發所尤異者於二十五篇詮解殊略而典謨貢範之精微盤誥之詰曲聱牙則鉤深索隱無所不用其極使微言與旨燦若列星無復艱晦之慮然則賓谷已居然稱伏氏之功臣與向三家等爭烈余乃規規然急欲與談孔氏之源流隱見以儆所未聞能無追憶疇昔而自媿余之疎也夫同學

弟靑溪程廷祚拜識

昔余初授庶常日與二三友人會講尙書於私邸一時同館者笑爲不急務也惜不卒業而余外轉鹿鹿風塵雖閒取一觀旋又废閣矣時或解后友朋之治書者舉疑義以相質多依樣葫蘆無一能發其旨及來廣陵江君賓谷手其所補輯書傳示余不覺開卷豁然方知各傳之外其足供穿穴者殊多不宜守一說以自足也而用心之精往往釋其不能解者然猶不自多名之曰私學夫世之所爲共學者何如哉獨是江君材力甚博且正爲舉

子業而又年方強仕宜其汲汲干時進身而乃務此不急事乎則夫昔之笑余者今又將笑江君已嗚呼歲月易遷人各有志余齒已及耋而聞道無時願江君之監余而加勉也時乾隆二十有一年

立冬日天津同學老友王又樸序

往讀賓谷梅鶴詞詫爲白石玉田嗣響雖先輩小長蘆朱叟亦當却步也既讀君詩氣體温厚又非詞之所能盡越數年遊揚州過訪叩所著賓谷逡巡避席言年且壯頗歉薄雕虫技少日治尙書未究其義近乃於諸儒註釋外參以已見成書數卷固不敢謂立說窮經以公海內則僅一人之私而已敬梓自維學殖荒落頃始有志三百篇群言汎濫靡所指歸况在諸經尤爲瞀眛顧嘗考劉歆七略曰尙書直言也又曰書以决斷斷者義之證俗

學於經生制舉業外未嘗寓目獨好竊虛談性命之言以自便其固陋一二高明之士喜持辨論今文古文之眞僞聚訟無休究何當於書之義理今讀賓谷所著冥搜博采蓋有神悟焉夫聖人之經猶天有日月也日月照臨之下四時往來萬物化育各隨其形之所附光華發越莫不日新月異學者心思紬繹義理無窮經學亦日爲闡明若兢兢乎取先儒之成說而堅守之失之懦必力戰而勝之亦失之躁也昔之說者謂任章所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蕭何引周書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疑此卽蘇秦所讀之陰符老氏之言范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朱子亦云老子爲柱下史故見此書其說豈非奇闢而賓谷生千古後舉舜典一玄字云已開老氏一家之學爲五千言之權輿則知老子雖深遠要不外乎經旣而笑曰此正余一人之私蓋二十八字先儒久斥以爲僞者也斯其卓識不在宋儒下盤旋亦非漢晉諸賢所能籠絡他若辨九族辨五事因夢與

卜以破後世鬼神荒誕之見皆足以補註疏所未備固非詞章之士所可及以之嘉惠來學揭與日月同行可也豈一人之私學乎哉秦淮寓客弟吳

敬梓題

帝王之道咸統於書非大其心胷孰能窺及第肆業之餘緣習成嗜游好所在幾忘其爲經之莊矣故單思有得雖中夜必起而疏之一知半解固不揆庸妄然亦二十年精神歲月所積有不忍盡没者端憂多暇刪其大半訂爲四卷學也教云乎哉私學也可與共乎哉乾隆七年四月揚州江昱

古文晚出自東晉至宋未有疑其僞者吳材老朱子始以今古詞氣難易間覺其不同正讀書闕疑之旨元吳草廬趙松雪王與耕輩則直斥

其僞明梅氏羅氏及近時閻百詩諸家排擊紛紛不遺餘力昱意諸疑不一其辨於詞氣難易間者正非定論蓋今文中平易者亦復居三之一也至舉史傳明證以相攻詰似謂有據而實不足以淆定識古文論政論學莫不廣大精深非聖賢不能道且當時作者如董子史公輩無論不肯僞託而筆力詞氣亦不相類況道德文章下此者乎故未便遽矜一得妄斥聖經毛西河氏作古文寃詞極有力愚見猶惜其詞之過

質當類取諸家駁正之言一一解之自爲一編以質當世茲不復論云二十年正月昱又識

尚書私學卷一

揚州江昱賓谷箸

虞書

堯典

堯典紀堯事甚略益爲舜原禪受之本也舜典雖夏史作然紀舜事甚詳禹皋益稷皆贊帝之功皆爲舜而連及之故俱命曰虞書至禹貢專紀禹績自當列於夏書

九族孔傳謂高祖玄孫之親禮記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

九鄭氏玄曰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夏侯歐陽等以三族言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林氏之奇曰父族四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朱子謂以三族言者較大昱按朱子此言恐非定論意孔傳所謂一本指高祖下之子孫及後世所謂有服之親而言非如杜氏只是一族之識蓋人止一本伯叔服親尚自一本而推有輕重之不等豈異姓之人竟無遠邇一與骨肉一氣者比類幷列雖施與自有厚薄而名義不可混同所以訂傳曰舉近以該遠曰亦在其中其意專主一本服親而言輕重判然非苟而已也

或以帝堯雖壽亦無身及高玄之理不知親者德足以親之不必有高祖玄孫之親而親之理自足史臣豈能擇堯所身及者而言哉況上而祭享下而貽謀又未始不有親之事

百姓指民德盛民化自屬定理不必待百官族姓

式其教而後至萬邦有積累推行之漸也信孔傳者必謂指百官族姓至云上古無姓豈有德之賜姓獨不可以槩之耶況舜之命契曰百姓不親益之戒舜曰罔咈百姓又何以解乎

帝堯首重授時舜亦璣衡齊政而曰欽曰在極其謹嚴至夏則羲和合爲一官周則太史正歲年以下大夫爲之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以中士爲之其任遞輕矣三代而下誠如史公所云文史星曆近卜祝之閒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者其

作歴也以讖緯術數之説襍陳于人事趨避農
功蚤晩之間獨不思告諸先王先公授之羣臣
百姓頒於屬國人天朝正朔爲何鉅典而草
率以行之相沿不察乎前明解縉封事言此甚
切畧云治歴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種之宜何用建除之謀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歴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誠以此上之
朝廷一洗數百年之積習亦憲天一大政也
歴象呆字作活字看與若授字一例

御纂看歴象句以日爲主次月次星次辰而辰又
爲日月五星之紀發前聖所未發
天無體以日月星之附麗而有體日月無度以星
之布列而有度然天也日也月也星也皆顯於
辰舍辰則天不可言土所以爲五行之本
乃命一章總命羲和分命則分仲與叔而命之申
命以叔繼仲故重以命仲者命之王氏安石謂
分命使分陰陽而治之鑿矣
羲和總列其目下四章仲叔四人分別序之尚書

大傳舜巡四岳祀泰山霍山奏羲伯之樂華山
卯山奏和伯之樂聖賢羣輔錄羲和死後分置
八伯羲仲羲叔後爲羲伯和仲和叔後爲和伯
馬鄭皆云上二伯統司天地下二仲二叔分職
四時益六人周之六卿倣是各説不同大傳羣
輔錄似未足信卽馬鄭説亦屬傳會經言乃命
羲和是當有二伯字若云省文則下有二仲二
叔字何獨於起處省之
龍主春鳥主夏何以不言仲春所主之星於東方

柳氏開曰歳周其序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
聽天下春之時朱鳥當其前故觀之以正仲春
其説極當足與孔傳相發明
以舜典二十二人計之則四岳爲一人明矣且朱
子謂堯欲巽以位不成是與四人乃猶紛紛置
辨何也
必試之可已乃已之三仕三已之已較蔡傳似確
實
舜之孝晨昏寢膳之中亦無異節而捐階益井之

下實有苦心和調擾順正非一意曲從岳稱其孝而曰克諧可謂知之深言之切矣孟子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正謂此也

舜典

堯典欽哉只結釐降嬪虞之事此時舜無官職焉能忽接愼徽云云則乃命以位前二十八字不可少矣謂重華諸語出自姚方興或不盡當時本文則可謂愼徽突接則萬無是文法至駁者

不知堯殂爲舜格發端謂不當序於舜典之內然則兩篇合一則舜之陟方又可附於舜典之末乎二典各分而加二十八字實未可議

玄德升聞玄字他不見於經傳杜史竊其緒遂自爲一端

納于大麓朱子不信主祭之說謂主祭而乃有風雷之變豈得爲好此以理言之且孟子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若有風雷不可云享矣

或謂堯南面以攷中星舜北面以察斗非然也堯時歷法已精至舜則攷驗日星循堯之舊不必他有作爲其察璣齊政者特以器數之迹成於一定以管無定之天更爲明而可守非不考中星別爲此器以示異也況不過曰在則堯時已有之而非創於舜可知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此術家之說未足語古聖欽天之道

眞氏德秀曰舜初攝察璣衡以揆七政如人子事親候伺顏色唯恐少咈於親心此舜事天之敬也意本孔傳但舜之察璣齊政卽堯之欽天授

時二代所同政未有大於是必曲爲之說者皆因看作讖緯術數之學若不切於治反爲聖人周旋耳

巡狩不應祭天且一歲四擧則禮記柴而望祀爲是

協時月正日人與天通同律度量衡器與道合

黃鍾爲萬事根本律定而度量衡胥準後世以功成而後作樂視律爲制治之終事不知天地間事物之數皆由是起實出政之首圖也王者萬

邦咸乂九賦是均同律度量衡以定一代之大法示天下以同軌其所關於建國經而立民極者匪細否則同一度也而木石布帛之尺寸不等田畝城池之盈縮不齊一量也一城而公私之斛有別一市而四門之斗並行一衡也銖兩之差則秤異於平平異於戥大小之別則秤有各星平有各砝戥有各錘不但滋奸巧而生詐僞爲人心風俗害而襍亂乖舛亦復無理其實長短大小輕重閒人何所戀惜律法一定改之

易易耳

謂南岳爲衡見於周禮及山海經乃爾雅但云霍山今潛山縣也蓋當日衡在荊楚於中國爲荒裔經云放驩兜于崇山崇山在今澧州慈利縣天子一年之中欲周四岳日亦不足遑問萬幾三方俱去帝都不遠未有南方獨至流放窮凶之地者似當從爾雅以霍爲南岳爲正

數事皆卒乃復行此巡狩之典于南岳也復字無可疑

象以典刑如天之垂象以示人可見聖人慈祥怛惻眷眷斯民之至意蓋刑者不得已而用之與令無知而陷於法孰若知而自免於刑乎故明示以刑使人望而畏之雖條列森嚴實以期於無刑而已

或以墨劓剕宮大辟始于三苗正舜所痛加革除者何典刑乃即此五刑耶致牽說傅會有畫衣冠別章服從象字解者甚有謂五刑乃犯親義別序信五典之刑不刑之而流以宥之從五字

觧者是皆不知天討之正而殺人不死傷盜不罪固不足論惟是同此五刑聖王亂世豈可無辨嘗繹經文瞭然明白無庸牽扯呂刑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蓋苗于五刑用不以正槩從暴虐任意造作皆依傍五刑之名不以非刑爲虐而直曰正法殺戮大辟也五刑之大者豈能不用而殺戮者乃爲無辜之人因而肆行無忌不當刑而刑當輕而重以及如後世炮烙剖心之類皆依附五刑

之法而淫濫爲之如此以惟作曰法句渾講爲綱殺戮二句承明上句之五刑爲目淫爲與作初無兩意然後聖王之五刑絶不同於亂世依文衍義似覺明順

百穀生成全賴乎時耕耘收穫有一之或失乎時全功皆廢然古人則以公事而奪其時過恒在上今人則以怠惰而失其時過恒在下今之農夫終身不出廬井老死不知兵革力役不擾驛騷不驚乃或習於惰游踈於耒耜卽其勤者又

往往以逐末分其力而田畝之本務率任乎天而功不及半者多矣此豈必如唐虞時待君相之諄諄告諭哉一守令之賢足以任之但必盡心田野督以長正嚴示勸懲勿徒襲課農之故事而務收重穀之實功則善體經文者矣

能遷是柰何得他使之帖服之意朱子說最明蘓氏軾亦此意然語便有弊蘓氏曰能如不相能之能懷柔遠者使與近者相能

命工虞皆下一若字又曰共工則後世之奇技淫巧珍禽奇獸久在聖人意中矣

欲通天人於一氣必攝幽明於一心然人非戲怠慆淫之極凡承大祭未有不肅然起敬者但本體不端雖惕於在上在旁之有赫而要皆畏懼殃告之意迫爲踧踖恭謹之文因祭而敬非以敬而祭終暫而不久勉而非安也所以咨伯典禮以寅爲訓而操持全在夙夜故不諄諄於奉幣陳牲之際而獨兢兢於起居食息之間使一動一言儼乎對越不聞不見凛若帝天天地以

朝暮相嬗代吾心亦以欽肅爲始終成性存存無一息之少懈誠秩序之本原聖修之精要也古人言用功之密者大抵以夙夜爲言如夙夜祗懼夙夜罔或不勤可見惟有此嚴翼之中存自無邪曲之爲累而清明在躬以之修明典禮統御宗工自可郊廟肅清神人和樂豆登琮璧間何非此夙夜之志氣湛然虛明周流而貫注哉

直寬剛簡卽皐謨九德之四獨舉四者何正直柔

剛三而皆承以簡也不柔而寬者何胄有君道九五乾德柔不可以爲訓故變柔言寬也然御衆以寬居上之本故柔又先乎剛也曷爲而承之以簡三德淑于樂本禮以陶之大禮必簡樂之原也九德桀言人此爲儲貳言則無虐傲更切故異乎塞與廉也且九德俱指變化已成之德此則上字氣質而下字乃以樂矯之也

出訥皆曰朕命見臣下之言無非君命固史家立言之體

亮訂傳訓明又訓相故於亮采惠疇解作明於亮天工解作相

惟時亮天工時字孔傳解作是陳氏大猷時氏瀾謂當敬以趨時不先不後云云亦佳然不若孔傳之直易

陟方句諸家皆強解惟家語云舜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似覺明順然司馬温公詩虞舜在倦勤荐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則巡狩南岳之説理所必無孟子在諸家前所聞自確曰卒于鳴條實不可易況鳴條即安邑地今有舜陵又以不著典籍而疑安知唐虞儉樸之封樹不因有夏之亂湮沒無聞乎後有説者云江南海州有蒼梧山陳畨有鳴條亭是終執巡狩之見而爲之説不敢深信至道州寧遠之陵載記稱述神異恐楚人尚鬼故爲夸誕更不足辨總之陟方句終當缺疑不可妄爲之解

大禹謨

后與臣之克艱不指其所艱爲何事而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見盡道始成其爲君臣實必副名未容少歉也亦盡道適成其爲君臣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也二語切近可思

疑則寡斷畜之必敗謀有以斷之而蔽惑皆爲光明矣故曰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九叙惟歌所謂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下爲上歌也勸之以九歌所謂君子以勞民勸相上爲下歌也然即取里巷之風謡協以朝廷之聲律初

非别有篇什也
邁種德必言德乃降以見德之實及於民而非隆
德化之虚文也
勤儉美德不必聖人皆有之或天資偶合或未造
其極皆不得謂之克也而且施之有宜有邦與
家之别邦者一日之間萬幾所集其或不勤而
事叢設先之以儉而朝廷失其尊膏澤絶於下
矣家者一人之身衆欲所蕿慎乃儉德而心存
設先之以勤而徒親不急之務空敝有用之神

矣惟禹之施于邦家也既不使偏用之有一得
一失之虞又不使左用之有兩者俱失之獘神
明之德各適其宜所以稱賢
舜已在位故益稷篇禹之期舜曰慎乃在位禹方
承命故禹謨舜之命禹曰慎乃有位
慎乃有位葢卽以禹之告已者命之尤易入也
苗之凶頑雖有國土不成禮俗曰君子在野小人
在位是未嘗無君子也賢不擇地而生洵非誣
與

臯陶謨

思永非别一事欲修身之功純一無間卽四德之
貞
舜推禹之克艱言罔伏無遺卽臯所陳之知人舜
之咸寧卽臯之安民唐虞君臣精神心術之運
若合一契無有出於二事外者
禹聞臯知人安民之謨若有驚訝之意謂惟帝其
難之猶舜聞禹克艱之謨有鄭重之思謂惟帝
時克也葢皆用心於此知其不易故一聞言而

卽切於心至舜曰時克禹曰其難同一心領神
會矢口而出之言非有高下淺深之辨也
聖如重華歷試而始遜以位姦如崇伯汨陳而後
加以刑堯豈不能知之於先但灼見其賢否猶
必虛公敬慎明試以功而惟恐參以毫釐之私
意故觀於舜與鯀之用舍正無傷於知人之哲
也
孔壬自是包藏凶惡之人此章原指四凶禹爲親
者諱特未及鯀耳則巧言令色孔壬句指共工

無疑葢壬者妊也言其包藏凶惡如人之孕也
驩兜即惡有苗不率其惡昭著不必言壬惟共
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惡隱於中其心叵測苟
非大智有以燭其奸深仁有以消其慝鮮不震
撼而危疑之思一畏字則孔壬不得淺看必謂
孔壬爲共工名又泥

九德即三德之分然諸家分爲三截處每參錯不
齊 昱意當順經文次第寬柔愿柔也亂擾直正
直也簡剛強剛也而每截中又分爲三以柔直

剛爲本體其寬者柔之柔愿者柔之剛也亂者
正直之近於剛擾者正直之近於柔也簡者剛
之柔強者剛之剛也如此則九德中陰陽互根
有不可相離之義

簡者多事大體而易於疎略簡而廉則不事煩苛
瑣細而又廉隅必辨

典禮雖天所敘秩必人君有躬行之實然後能使
之惇庸勅我自我兩我字親切不膚楊氏 謂
自天子出意尚涉泛

典禮命討施於民者皆本於天則代天者不可苟
聰明明畏出於天者悉因乎民則安民者尤當
慎如此看亦讀書會通法

益稷

淺涉者易爲言禹則宏鉅艱難閱歷殆遍深知行
之維艱故精神收斂惟寸陰是惜曰予思日孜
孜固因皐謨已至不待再言亦由其憂勤不怠
一承帝命而即應以策勵之神也

徯志形容丕應之捷言人固有先意而徯我者夏

氏 僎 呂氏 祖謙 俱作大應天下徯望之志說向
治化邊不知此處安汝止只當就君德言也

八音必依據於五聲葢音之體實而聲之體虛實
則各有所麗而不相通虛則衆有所歸而無不
統故必以虛應乎實五聲又受成於六律葢聲
之數奇律之數偶奇者流行而易亂偶者對待
而不淆故必以偶正乎奇其序如此

鄰曰四當如孔傳所云前後左右之臣 前疑後丞左輔右弼
庶於四字發明禹雖一人職固四鄰之一也

明庶以功庶字朱子謂自是試字之譌訂傳復解作明其衆庶似未檢勘

王氏十朋解敷納以言三句謂與舜典不同曰諸侯親天子故直言奏自下而奏上也舜方求賢故言納下陳而上納也諸侯以黜陟爲重故言試黎獻以多得爲盛故言庶其解納與奏之分可也至解庶字必不同於試字似屬附會葢卽作衆庶解亦當如陳氏經所云諸侯之功已著特使奏其言而試其功以驗其已然之效黎獻之功未著故受其言而明示衆庶以功使人皆見之以責其將然之效

土居中有毋道焉振而不洩所以包孕乎子也水就下有子道焉趨乎地勢所以依附於母也故平治水土之功但言土功

功成治定禮備樂和君臣相與詠歌似亦從容宴衎之會而戒勑欽愼交相警勉無纖微之或卽於安至今諷頌其辭凝休保泰兢業之小心昭然如見

尙書私學卷一終

男　德封
　　德堅
　　德函
　　德坊　同校
姪　德在
　　德量
　　德謙

尚書私學卷二

揚州江昱賓谷箸

夏書

禹貢

以貢名篇非治水之書也但因水治而後有貢且九州貢賦必由水道以達帝都故兼言水之成功也洪水爲患於帝世乃天地古今大變天生神禹實氣運之一治不必慮復有當時之患而悉載其法以爲後人則效且水之爲物至爲無

定尤貴因時制宜縱傳其法亦與後世無裨此之功成治定總作一書止畧言大槩者亦猶益稷篇開首之言以示後人知艱難勞勩圖治不易如此後世但師其意已足施治於無窮若規規以水道求之則按圖索驥不但滄桑改易有所不通而宇宙間至變極難之事亦非私智小材妄希一得者可紹明德之遠也

五行之生一成於六故治水必先敷土域中之險水甚於山故導山無非導水

九州名義說者不一正義曰青以方名豫以氣名揚以俗名王氏炎曰晉地有冀秦地有雍昱按水經四面有水曰雍冀雍以地名蜀有梁山楚有荆山梁荆以山名沇省文作兖辨見兖州下兖以水名他如爾雅釋地疏李巡曰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壅也漢南其氣燥剛稟性強梁故曰荆荆強也釋名以爲取荆山之名荆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常警俻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太康地記云以揚州漸太陽位天氣奢揚履正含文故取名焉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謙故曰兖兖信也釋名以爲取兖水之義

淮海間其氣寬舒秉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太康地記曰東方少陽其色青其氣清歲之首事之始故以青爲名焉爾雅音義春秋元命苞曰豫之言序也言陽氣分布各得其處故其氣平靜多序也雍者壅也東崤西漢南商於北居庸四山之內擁翳也太康地記曰梁州者言西方金剛之氣強梁故因以爲名釋名曰徐舒也土氣舒緩太康地記以爲取徐邱爲名其說皆有可通但傅氏寅曰凡釋九州之名者皆因字生義云耳未必得古人命名之實不足信也

別州如萊夷作牧淮夷蠙珠暨魚島夷卉服之類皆在厥貢以下厥篚以上梁之西傾雍之西戎

雖文法小異而大意畧同獨冀州止島夷皮服四字意何所指此必簡編之脱其前後者若如陸氏德明所云天子畿內之地其所有皆屬於王何貢之爲則夾右碣石入於河何獨又言貢賦之道若云此爲他州貢賦之道則他州皆以達河爲至已具於各州之下此既不詳書達王畿之道不過仍曰入河又何必復爲此冗而無當之文也

碣石在漢人其説自一並無紛淆漢書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武帝紀注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蓋驪城即今直隸永平府撫寧縣絫縣即今昌黎縣二縣接壤明一統志曰碣石在昌黎縣北二十里今所謂仙人臺天橋柱者是也是碣石現存并非常昭苞淪於海之荒誕莫據亦非肇域志兗州馬若大遠於冀州之河可比故考碣石仍當以在驪城者爲定若因去海遠爲疑則河既久徙淤沙所積河得不爲平地乎

王氏炎曰沇省文作兗兗以水名州也昱按不獨省文蓋沇古文本㳄後又以水横加允上而上二小畫又復誤連則爲兗是兗乃沇之別寫而小誤者也

兗賦最薄作治之久然後賦法同於他州必言十有三載者蓋十二年乃天時之一變生聚漸繁則人工益修亦惟周十二辰之水旱饑穰以及地力上下之不齊始總其所收之多寡而校之茲之下下不過水患初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之故實非地力之止於是也

他州之夷皆言其所貢萊夷獨言作牧者何孫氏覺曰檿絲出於萊夷玄纖縞出於淮夷織貝出於島夷故青徐揚序厥篚於三夷之下意此説得之蓋有貢物則言其貢物而兼及篚之所自出無貢物則篚爲彼之所自出故只叙厥篚於其下也

浮磬石浮生土中不根着者也今靈璧所出石以天然脱沙而出者爲貴人往往取以爲磬蓋天

然者其音輕清而靈非大石之鑿取其什一而
有堅靡純駁之偏也陳氏大猷謂海濱亦有浮
石殊未深究所謂浮石如水沫砂碯之類雖麗
然磥磈而觸手即腐叩之聲濁豈浮磬之謂
淮夷淮南北近海之民今淮安揚州近海之地皆
是並不產珠豈今古地氣有不同與
玄纖縞孔傳曰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
二物皆當細昱按二繒居兩端一細字居中以
貫上下無此文法意玄纖縞凡三物記曰高陽

氏之幣黑繒此孔傳以之釋玄者禮曰再期而
大祥素縞中月而禫禫而纖鄭注白經赤緯曰
縞黑經白緯曰纖
紀江于揚不應舍岷源之大江而反指東南一隅
之水雖經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東
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數說似不甚洽
致疑爲衍文未免鹵莽嘗詳玩之無不洽者蓋
彭蠡雖南而出則東會而東者江之經流故曰
中江漢滙彭蠡而東在岷江北故爲北江惟南
江經無明文然彭蠡并江而行實在南從其實
而名之也三江者揚之全境安危所系而彭蠡
西南震澤東南禹貢之例于江河大川循舉本
末如何紀上流於冀紀下流於兗此所以於荆
紀其上流而於揚紀其歸宿耳吳淞匯匯何系
於全揚之大
織貝或曰錦名詩成是貝錦是也或以爲木棉南
史林邑國傳出古貝或作吉貝乃古字之譌古貝樹名也
花如鵞毳紡之作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

織爲班布故蔡傳存二說昱意指木棉爲是蓋
貝者水介蟲有文彩者錦織貝文故曰貝錦木
棉可染五色而織爲班布亦若錦然故亦曰貝
而土人并其木亦名以貝中國又因其棉之不
出於蠶與卉而出於木强名之曰木棉其實貝
爲木棉之本名非別爲稱號可比若指錦則貝
之一字不可該錦即詩亦必言貝錦而不獨言
貝也但按木棉通行中國之始梧潯雜佩據通
鑑史炤釋文云江南多有之以爲始自梁時然

元明人又謂元時始入中國詳今通行者乃卉本每年種藝開花狀如秋葵而特小實老剖之即棉絕非南史所稱木本花如鵞毳也

洞庭之所以名九江者或如曾氏旼所指以九水所合沅漸無辰叙酉湘資澧或當時爲江者九其後水勢盛大洲渚墊沒合而爲一亦未可知荊州之水與沱潛江漢比盛者莫大於洞庭則知九江是南楚而決非尋陽甚遠之水無疑

伊洛瀍澗既入於河諸家皆從正義謂伊瀍澗水

入於洛而洛水入於河通志言澗水東南入瀍瀍水至河南入洛則瀍澗合流而後入洛以下文導洛一章所云東會於澗瀍又東會於伊証之則通志所指瀍澗合而入洛正與經文相協

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諸家止言壚與壤別昱意墳亦一類

和夷底績林氏之奇與冀揚之島夷青之萊夷徐之淮夷雍之崑崙折支渠搜并言是矣然謂此九州輸其所有恐不能槩和夷盍底績如單懷原隰之底績豈得謂貢其所有況列於功績之後並非他州之夷列於貢篚間者可比

西傾因桓是來以他州達河之文考之不應多此一句況西傾乃雍州之境不應言於梁州即如朱子所云西傾在雍州其人有事於京師者必道從梁州因桓水而來故梁貢道及之然雍之地亦甚廣何獨言僻陋之西傾考諸各說不得其解惟葉氏　云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則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羆狐

貍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昱按此說畧爲得之盍別州夷之貢道即與本州之貢道同故不言貢道惟雍之夷道必出於梁州其不言於雍者又恐與下文雍本州貢道相混故反載於梁州貢道之上始爲明瞭但熊羆狐貍四獸之皮恐即本州山林所産未必爲夷人所貢此西傾直指雍之西戎爲更妥由此觀之雍之織皮一章言於貢道之後而不復著夷之貢道

似原非脫簡可幷釋一疑也

鳥鼠同穴爾雅說似誕然陜人皆常見之無足異者都太僕穆嘗至是山親見鳥鼠來同穴則古人固未可厚非也

彭蠡雖不仰江漢而成其大然亦就後世淤澱日高而論若當時固壑耳不獨受上流諸水也況經文曰滙曰會俱兩相湊合之義

江漢同流俱在北而大勢則東不曰北迤東者東爲水之本性故領乎北也

文以安內武以威外且文言教則非徒粉飾可知武言衞則不務勝人可知

東南有海西北無海說見下東漸於海然九州之內四境之水皆會同於海故槩言四海

東漸於海聲教訖於四海二海字上實指海下不過槩言之葢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東南有海而西北無海卽廣漠之地有瀚海亦屬陸借水名禮記祭義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猶之周禮校人凡將有事於四海山川註四海猶四方也槩四方而名之爾非西北眞有海也

甘誓

誓而後戰乃首卽言大戰於甘開敘事提掇法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正之理自在宇宙古有此名與上句五行一類觧惟本有此定理定名三代所以各取爲建首亦猶上世五德之遞王豈待夏商周用爲歲首而名始立耶怠弃謂不用正朔雖夏以寅爲正而不能曰怠弃

一正猶鯀湮洪水而不能曰汨陳其一行也甚矣諸觧之拘

用命不用命用字較深非恭字可比不恭命者亦知從上所使但未能嫺司馬之法究其極爲不敬王命耳故以不恭命戒命之不必悉數其刑也至不用命則有違背之私矣安得而不孥戮之若云此爲總上之文則何必變恭言用乎

五子之歌

夏有五子殷有三仁太康之逸豫雖未必惡同於

紂然其爲衰亂一也故時窮勢極每多賢人天地之氣運先王之德澤廻而畢出非偶然者五人適五詩似人各一章然篇法共爲起結又似一人所爲意者同心之言各相照應不致重複耶蔡傳不定極是

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冏命若蹈虎尾涉於春氷皆晉人危語之祖

典則法也鈞石器也法不空行器不獨立相維也

胤征

辰弗集於房大衍曆議曰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按此乃蔡傳所本然曆家推算仲康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在氐末度非房宿意此房字當如春秋傳昭十七年梓愼所云皆火房也之房杜註房舍也孔傳本確說書家誤以爲房星耳

言兵者誤於威克厥愛之旨驅命於鋒鏑而莫之恤也不知經所云乃行師之律貴於嚴明不可以姑息勝之非一斷以威而絕不親拊循均勞苦之謂夫不得已而用之欲使相親如父子相從如指臂爲彼要結者雖親爲士卒吮疽而猶恐其心之不我屬獨奈何殘其生以逞而期其事之允濟耶

商書

湯誓

書至湯誓覺文筆一變傳寫聲吻如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排蕩如率遏率割率怠頴秀如時日曷喪錘鍊如朕不食言竟似後世史傳文字朱子

謂仲虺之誥云古人如何說得恁的好如今人做時文相似蓋亦賞其文法也

其如台台孔傳觧作我曰其如我蔡傳加一何字曰其如我何史記引此及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如台皆作奈何以台與奚通爲何聲之轉也但如字不知何故可作奈字且肆台小子以台正于四方以輔台德等台字斷難以奚義通矣

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代桀之舉應天順人也

篇中稱天稱帝非大其辭覩夏衆之言而天意可
知民心卽天意也

仲虺之誥

生民之理湯所自明表正侯后之事湯所身處俱
不待誥至不邇不殖等語更近諛矣語氣都不
似對湯之言唐孔氏謂虺必對衆而言非特釋
湯之慙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但以臣子詔誥
臣民衆庶從無此體大抵言雖對君意實喻衆
故語氣不覺偏重耳

以苗粟喻桀莠秕喻湯所謂小人之心也然君子
未嘗不知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蔡傳懋茂也緜多之意則與
訓勉者不同乃又言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自
相謬戾矣

中庸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卽湯之不邇聲色不
殖貨利湯不言去讒者讒皆便嬖聚歛之小人
爲之卽出於聲色貨利中也况此爲下數句根
本用人當去讒改過自不須去讒耳

德卽中以已而言則指一心所得故曰德對民而
言則指大共之理故曰中至蔡傳曰禮義所以
建中者也不必言昭德而昭德自在其中

殖禮覆暴欲湯以施之人者謹諸已當鑒於有夏
也

湯誥

提明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萬方之民不能
悉在王廷也故知爲告諸侯之辭告諸侯卽以
告萬方也讀書須會大意不必執字句求之

仲虺勉湯以建中湯之惟皇上帝四語卽其意也
聖主賢臣心源契合如此

上帝降衷天命之謂性也若有恒性率性之謂道
也克綏厥猷修道之謂敎也呂氏祖謙說確極
諸家將若有恒性屬下句謂順其有常之性而
能安於其道者則惟后之力如此則降衷與克
綏二句亦足以盡其意何必多若有恒性一句
乎

人君滅德而至於民之弗忍其惡有不能悉數者

矣數窮理極不亡奚待大康滅德繼曰弗忍而羿距於河桀之滅德亦曰弗忍而湯師自亳矣湯之放桀始焉而慙繼焉而懼在人論之惟懼可以釋慙不知聖人之心雖不懼亦慙不慙亦懼兩者自不相貸也

伊訓

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宜在伊尹爲相之日則元年爲居喪之明年可知新王改元正始鉅典亦必以正朔行事則十二月爲夏正建丑而爲商

之正月可知此有義理之可據者凡經書中年月以三代建正考之或改正不改月或時月俱改但能以本文義理爲斷其無明據者實不可以臆定

淫亂之事不必其多風愆之一必喪亡禹訓亦云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也

與人檢身恕以待人勤以律已交盡最難然惟嚴於自省則愈見闕失易致而自不以全德通材望諸人鑒於偏長則愈知修治宜亟而不敢以苟且疏忽寬其身兩者又相反而相成也

刑儆有位箴其病於未萌具訓蒙士教其忠於未失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孔子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與此正相發

太甲上

阿衡者天下所倚平是卽至理所在也但曰不惠於伊尹特不順於臣未見欲縱之敗唯曰不惠

於阿衡始足見其不順於理

顧諟天之明命以人而合天也天監厥德人感而天應也

尹自稱尹躬則尹必非字陳氏大猷之說是矣

自周有終取國語忠信爲周之說添設忠信二字未免費解王氏柏謂尹前後語皆分曉不應於此獨下一艱深字以爲籀體君字君籀文作[illegible]之誤似確唐武后改制君字作凬正卽周字之形亦不必定爲籀體之誤也況觀下文其後嗣王云

云亦以君相對說則此周字乃君字無疑
蔡註獨主太甲嗣仲壬而非嗣湯駁者引王嗣厥德丕承基緒嗣有令緒謂皆太甲繼湯之詞尙未足爲確據葢太甲卽使嗣壬亦可云嗣湯之德承湯之基緒也惟舉王徂桐宮居憂句看實居憂二字爲居喪之名則依湯墓而居仲壬之憂必無是理若云遷桐第使其密邇先王則居憂於文法爲贅矣其爲居湯之喪於桐宮明甚

太甲中

人眞能悔情必迫言必摯太甲告尹拜而後言不明於德數語曖昧畢陳絕無顧忌至望其朝夕匡捄如嬰兒之仰慈母則其能改必矣故觀太甲之肫懇可知秦誓之浮游
孝與恭有實蹟之可指故曰思明與聰乃神明之自生故不可言思而曰惟視聽之德惟在於明與聽也蔡傳惟亦思也且將遠字德字與上先字下字不作一例解支矣

大甲下

惟天惟親六句何以敬與誠曰克仁則不曰克而曰有葢敬與誠可着用力字仁則成德之名以慈惠之及人者言惟其克全乎愛之理而後其施有以及物全主自然說若言克則煦嫗噢咻作而致之皆無本之惠豈仁也哉
禹謨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尹言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固以所樂堯舜之道責難於君也
自惟天無親至尙鑒玆哉言之切而望之深一節緊於一節忽接以升高自下四語明進德有序

不容一蹴而幾聖賢於君不敢以庸近相期又不敢以急遽相責如此
弗慮胡獲睿之作聖也弗爲胡成業廣惟勤也然不慮而行若跣弗視地徒慮而不行則蓄疑敗謀二句義理極密

咸有一德

四時迭運而成歲閉藏旣深則寒無所繫戀長養旣遂則煥無所停畱成功者天地自然之理原無可居之跡聖人於天下有不容不出不容不

退者非如後世范張之流所出而輔佐者未必爲道誼之辟退而保全者又不無狻譎之私故尹之復政告歸乃天理之當然不得以日午月望君子不居誣聖人之用巧也

惟尹躬暨湯臣先於君者陳氏櫟謂元聖之任學爲後臣君臣同德非汎汎可比故不拘形迹昱按伊尹自言自從尹說起亦語勢之自然無足深求惟是與嗣王言其先祖不以高祖先后爲稱而質言湯似爲非禮意或如毛氏奇齡所云

湯乃謚號者爲得之毛氏曰湯本名履廟號大乙其稱成湯者謚也馬融所云稱謚近之是也故史記謚法則儼有除虐去殘曰湯見舊註中

因王新服厥命遂望其新厥德然曰新宜其有變易更張之爲與上常厥德歧矣不知德惟貴常常即一也澡雪倍至不過求其貞恒不渝故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離常不能爲新也

德有善有惡故曰主善爲師善有時移勢異故貴協于克一一者理也如孟子之所謂皆是也朱子謂一以心言似遜蔡傳然蔡解德字不兼善惡言義亦不備况無以起下主善爲師之句

盤庚上

三篇意俱主民告臣無非欲其宜上德意率民以遷王氏分看吳氏辨之見俱未融

盤庚起處必有闕誤未遷時言首句不應曰盤庚遷于殷既爰宅于茲茲指舊都此句下何忽接重我民無盡劉等句卜稽曰其如台上下亦不相接

假利害以聳衆聽險也無遠慮而爲浮言膚也不

曰所言而曰所訟浮言無理聒聒不休但如聚訟耳

世臣大家苟安近習而不肯從遷皆無長遠之慮故戒以各長於厥居黄氏度作上聲讀非是至解作猷更鑿黄氏曰公卿大夫各有封邑而爲之長當率其民勉出力以聽命作猷言遷都有道於此作典之也

盤庚中

承汝俾汝三句蔡傳曰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耳非爲汝有罪比於法而謫遷汝

也此與諸家說皆本孔傳作盤庚自明則下文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不廳復用自明昱
意承汝俾汝至末皆推明先王之意至予若籲
懷茲新邑方自明欲以民遷之故曰亦惟汝故
語意顯然至承汝俾汝二汝字大槩指民言與
先王時自不相礙也

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先后丕降與汝罪疾蔡傳高
后湯也先后泛言商之先王也但篇中高后先
后襍稱孔傳作一例解蔡氏分別解之似可不

必

迺篇喩以遷之利不遷之害至乃有不吉不廸暫
遇奸宄等并臨遷時道路之患君上亦任之總
不使其遲迴顧慮有以藉口也蔡傳嚴明號令
以告勑之似非旨義

盤庚下

用降我凶德孔傳謂下去凶惡之德正義曰水泉鹹鹵民居墊臨時君不爲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
凶德蓋指君言蔡傳曰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
圮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則又指水爲凶德以
二說讀經皆不快然大抵此篇如將多於前功
以下及弔由靈等率多難曉鈌之而已

腎腸并言僅見腎水藏藏智故云

生生自庸蔡傳庸民功也然何以加自字且與生
亦複陳氏櫟只訓用謂無總貨寶申不肩好貨
之戒生生自庸申敢恭生生之訓於語意爲暢

說命上

高宗心無私僞之襍其氣極清固已通於神明加

以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而中興之治上紹
列祖之休下延六百之祀胥說一人左右之力
其出也天實啟之非偶然者兆於夢寐又何疑
焉後儒置辨徒多神鬼之見在胸中耳

說命中

蔡傳謂喪厥善爲已不加勉而德虧喪厥功爲人
不效力而功隳昱謂二句俱當就已說蓋功即
能之所致但一矜伐其功便不可保不必待人
不効力而後爲喪厥功也

憲天以下諸言皆治道之要其詞甚簡至黷祭則
殷俗尙鬼說言獨詳對病之藥不嫌其重也

說命下

事有定理說謂師古亦斷合理而已若規規於故
跡而無權變之適則宜於昔而不宜於今無怪
蔑古者以唐虞爲糟粕視典籍爲筌蹏矣中篇
有曰動惟厥時正當與此相參讀書者會而通
之庶幾學古有獲與

高宗肜日

肜日當與無逸君奭參看若金縢之祈天永命乃
臣子迫切之至情又非可例也
王之於民貴賤不敵矣乃曰敬民王之所事亦甚
宏鉅矣乃曰王司敬民奇言至理
殷人尙鬼邀福於神必害於義祖已之格王所以
祛其錮蔽而啟其聰明也孔子曰務民之義敬
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孔子殷人也其言之淵
源遠哉

西伯戡黎

天之視聽在民祖伊通篇皆以天言企受或不畏
民而畏天也
受之淫戲固絕於天然使歲之饑饉未甚民之理
義未亡猶不至民罔弗欲喪柰積惡上干天和
以致傾覆之運莫之或挽不有康食三句正天
弃之實也至民之不虞天性不廸率典亦歸之
天者卽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等命也之意或
以此二句指紂謂爲天奪其魄其說太巧
祖伊言天訖殷命而受反以有命在天答之此之

謂拒諫

微子

我其發出狂耆憂而至於狂惑之意應從孔傳作
微子自言蔡傳指紂未確按上言紂之失而曰
殷遂喪越至於今語氣已盡此處方說到自已
愁悶而商所以處亂之策不應又及紂矣至家耄
遜荒自應從蔡下文咈其耇長正答此語又以
啟出廸行遜主意也
父師之答微子逐句不遺用以容將食無災正答

卿士師師非度三句蓋災禍卽刑罰卿士皆不以法度自處不能正已焉能正人故於民閒之攘竊所謂凡有辜罪者率用相容隱以致欲獲其罪狀則人人皆然將執何人而罪之故任其攘竊而無刑罰之災不但罔恒獲而已

男　德封　德堅　德坊　仝校

姪　德在　德量　德謹

尙書私學卷二終

尙書私學卷三

揚州江昱賓谷箸

周書

泰誓上

正疑十萬曰億禮記內則注引筭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大數以萬爲等萬至萬是萬萬爲億也韋氏昭注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制始以萬萬爲億今蔡傳於泰誓解作百萬於洛誥解作十萬兩處不同且百萬爲億亦無所本

商罪貫盈正義曰紂之惡如物在繩索之閒其惡貫已滿蔡傳訓通不若此之明捷

泰誓中

凶人所行無一不極其至而暴戾恣雎尤著於言紂之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一併四謂字至今如聞其聲程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商辛是也豈不信乎

稱兵用武危事也弔民伐罪盛事舉也以臣討君

大嫌也則誓師之際所以起衆聽者曰卜猶依於神夢不幾近於誕乎不知夢與卜皆理之先見卜固待祈而示之夢尤適而感之者也常人心溺於慾憧擾不寧夜見於夢亦復繆悠錯亂聖人心體淸明血氣凝定其寂也猶蓍龜之無心其感也猶卜筮之有兆是以典籍中如熊羆帝賚兩楹等言之皆若固常幷無驚異之意至左氏所紀不一而足周禮且立官掌之事蔡詳矣何得以後世神鬼荒幻之見例視聖人虛靈

微妙之幾而謂爲不足據哉

心以事見德以理見必兼言者徵箕之輩離心而不離德廉來之徒離德而不離心此則雖無助虐之惡亦無自靖之忠所謂夷人也至於上篇因上文有度德度義之言故專言其心之離而不必言離德

泰誓下

克受庶免父罪克子遂爲無良可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所歸今日之事無可辭之責矣通篇數紂之暴虐憫民之塗炭而又終之以此語意更緊非獨臨事而懼也

牧誓

湯誓一篇武王誓至四篇陳氏曰謂世愈降而文愈繁誠然蓋人心不古難於曉喻非武之德不及湯也

人雖不善獨至根本之地良心不能盡絶故歲時觴豆牽其孫子傴僂階下以享其先者不獨愚昧野人雖盜賊亦有之非謂果知報本但人性

本善雖使陷溺之深至於舉世所通行之事不能無幾微之明紂之昏弃厥肆祀弗答忝諸泰誓之謂祭無益可見其本然之良心雖最不易亡者而亦亡矣曾盜賊之不如尙能一日有生理於天下乎

武成

一月壬辰蔡傳謂詳見太甲泰誓篇攷蔡攷正不攺月之說在伊訓幷不攺時之說在泰誓傳大甲乃伊訓之誤當正

武城紀月以前漢律歷志攷之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古以驚蟄爲寅月中氣則一月斷屬周正子月無疑但漢之去周千有餘年亦不能保其不誤姑以其有据而備一說可耳

同一祝册文何以武之名諱於金縢而不諱於武成蓋作史所以示後本不當諱但金縢當納册於匱時未始計及作史故應諱之至後史官收錄入史時遂仍其諱之舊而不必另攺武成則直書當時祝辭而已所以不同

乃反商政以下先舉大無道者更張之列爵惟五以下始及詳其政治不特作史之體當如此

易侯而王則追王不容少稽意與克商反政皆一時事否則身爲天子而令若祖若考仍爲諸侯武能一日安乎至史臣追稱武曰王亦當于理不必以舜典稱舜湯誓稱湯遂拘而不變風會日開史筆亦趨於張盛後世之史於未有天下例得追稱曰帝曰祖是可見矣或又以追王在既有天下之後乃周公所爲不知武王此時是攺號周公之追王則更攺葬也說本鄭氏禮注攺葬者非遷其葬不過封樹之類攺從天子制耳

洪範

則洛叙疇之說起於孔傳實不易之理乃議者謂疇止九數與書相合其餘幷不見所爲本洛書之處此說似確然皆淺近心胸不知古神聖精微之蘊者葢三代以前文字非如後世之煩後世一字一句之偶同不足爲同必有章法次第

起伏照應然後謂之本於某書若禹箕時文字尚少惟洛之數九而範列天人大法其數亦九夫此區區九數在後世視爲泛常然在當時則天地間不過理數二字乃不言八不言十而獨言九此即未有言之者矣此即言之必有所本而知其爲則洛書者矣况即析而言之亦無不與龜文脗合葢位次之義彰於朱子朱子曰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一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大抵因洛書之位與數而爲之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爲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則爲人事之始矣二位

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爲五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妙合而凝修身踐行之道立矣三位在卯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爲八政八政則修身不止於貌言視聽思之事而立經陳紀創法立度率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巽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矣故爲五紀五紀則治不止於食貨政敎之事而察數觀象治歷明時仰以觀於天文矣五居中央爲八數之中縱橫以成十五之變蓋土之冲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爲皇極耳則人君者君尊之位立至理之準使四方之面內環觀者皆於是而取則所以總攝萬類也六位在乾其數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爲三德三德則不徒立至極之準而臨機制變隨事制宜且盡其變於人矣七位在西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爲稽疑稽疑則不徒順時措之宜而嫌疑猶豫且決之人謀鬼謀而盡其變於幽明矣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

矣故爲庶徵庶徵則往來相盪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位在午其數則金之成數氣合而著已久矣故爲福極福極則休咎得失不徒見於一身而通行於天下矣其事廣大悉備故居終焉大抵九疇之序順面言之則五行爲始錯而言之則皇極爲統以五行爲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爲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九疇本於洛書者如此

并位之義發於王氏栢而金氏履祥從之

王氏曰河圖洛書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并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天氣有陰陽生剋盛衰六人賦有中正剛柔善惡二本於事者有得失七稽於占者有吉凶三施於政者有是非八感於天者有休咎四天運有象數遲速之不齊九人生有厚薄美惡之或異

對擧之義亦出於金氏

金氏曰圖一與九對五行有生剋福極有厚薄二與六對五事本然之性三德氣質之性三與七對政得失稽吉凶四與九對五紀天運之常經庶徵天運之變化

皆以疇與書比配而爲言合之前儒衆說衍洛精微無餘蘊矣乃又或以朱子位次之說用文王後天八卦在禹時無之不知八卦方位先天後天統於一元之理不過自文發之豈文之前此理遂未肇耶抑禹箕洪範不應有禹箕經傳之分說見後初一日五行章所叙者疇也非卦也於疇而明書之理後人以理推之謂於後天方位適相符合耳禹箕固非有意欲以後天之卦

示人況方叙疇之不暇又何能兼言卦乎向使禹箕示人以易則後天之卦待文而發者又何不可先發於禹箕也然卽以先天卦位據其名義而爲之說何不可通但禹箕當日心通造化九宮之中錯綜參伍靡所不包若就一義言恐一兩疇可以如此說去其他則未免牽合附會故雖有朱子及前儒所說亦視學者會通不可徒執一義遂指爲則洛叙疇之在是而區區於媲合形迹爲也

洪範之不稱年而稱祀非特明箕子之不臣蓋武成牧誓等篇爲周而紀洪範則萬世之道守在箕子故雖陳於武王而史實爲箕子而紀自爲一書故稱祀以別之亦一例也

彜倫攸叙之理武王豈不身有之而必問諸箕子誠以德雖建其有極而學各有其師傳洪範九疇實箕子獨得之秘自成一書猶之周禮未作豈得云前朝之無禮與

孔傳謂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乃禹所第叙一

五行以下爲箕子所陳何其泥也古人之學師其心會其理一經傳述卽自成篇述而不異於作豈若後世有經傳之別此禹與箕之分固何所據耶又劉氏歆謂初一曰五行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恐更不然朱子曰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極允

次七不曰卜筮而曰稽疑所謂不疑何卜也

孔序謂以伏生今文讀古文然五行傳伏生書也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則亦有不依今文者可見

木發金聲可以配言水鑒火照可以配視意五事各有五行不當分配無論伏孔之異矣

貌言視聽思貌似實似不與言視聽思一例說者遂据動容貌作動字解殊覺牽強蓋言視聽思亦非活字與貌字俱作物則之物看僅此五字不足謂之事必合恭從與肅乂等始得謂之五事卽水火木金土五字亦不得謂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不過提出天地間有此五物必合潤

下炎上與作鹹作苦等始得謂之五行故皇極亦必兼數言訓行等章而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始盡三德而曰正直剛柔渾舉德之名也平康等句明德之所以有三也三德二字之義乃盡入謀鬼謀皆稽疑也必兼斷於龜筮而稽疑之義乃盡庶徵之所謂徵者休咎也若不問五事之修否及雨暘燠寒風之時與恒則直謂之雨也暘也燠也寒也風也而已而得謂之徵乎此數疇之必待煩言也至五紀八政五福六極則

一綱之下備以衆目而義藴無餘固不必與各疇一例此豈有經傳之可分洛禹箕作述之可辨後儒弗思於洪範各有訂正牽綴補砌不自知其詭經誣聖故備論若此

八政一疇只八者平列更不着一字而綱紀秩然文理賁若遂覺周禮不得獨矜其盛

或疑八政不及禮樂盖禮樂有道有器八者之中器有時而不用道無地而可離況玉帛鐘鼓亦即在食貨賓師之内豈能悉爲臚列乎

或疑庶徵疇内王省等句爲五紀疇内錯簡此不過欲比櫛字句而不顧義理之安否者也且即以字句論五紀言歲月日星辰歷數而彼無星辰歷數又多一時字豈可以歲月日三字偶有瓜葛遂爲之蔓引耶尤可笑者爲五福二字偶同於第九疇又將皇極一疇無辜斃積然則庶徵疇内之五事何獨不與第二疇爭塗畛乎是皆不知古人發明理道之旨而徒拘拘於文字者也

蔡傳曰者正躔度也謂日行於躔度日舍躔度無可正也陳氏櫟謂日當云正甲乙至星辰方是正躔度不知舜典協時月正日傳指甲乙言者彼以時令之日言故云甲乙所以月亦以大小言此章與星辰並列以在天之日言故云躔度所以月亦以晦朔言兩處義自不相假也但有疑者甲乙之所紀雖即躔度之所行然舜典冠以時洪範冠以歲以類相從則所謂日月似俱當以時令之大小甲乙言之而不當復指其在

天之體也

歛時五福時是也以上文觀之是字實爲無着故王氏栢文氏及翁吳氏澄等俱以屬之福極六曰弱之後然福極平列下句何獨專指福言

不協於極不罹於咎較之有猷有爲有守及康色好德者爲不及矣故於上下二者皆用一汝字平詞也獨此一種人人君以天地父母爲心所當優容故用一皇字乃語勢自然之理

凡而字作汝字解者多矣獨有好於而家而字即

指其人說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而字同
敷言有韻之辭篇章也故告民用曰字起所以別
于敷言也

曰驛孔傳謂落驛不屬項氏安世因此二字遂謂
不與絡繹同意云落驛乃希疎之意氣不連屬
之貌絡繹則是連屬不絕　御案駁之引莊子
落馬首漢書血脈經落謂皆以落爲絡証據極
明蓋絡驛之意正言其如絲之迤邐斷續而不
相屬若形容相續之物不至僅用絡驛字矣但

繹之作驛有從系從馬之異篆體迥別何致相
錯此疑經與傳本皆從系漢以後人或有艸書
寫之者以致寫系爲子蓋艸寫馬亦作子與艸
寫系之爲子相似轉相承襲故并經傳俱作馬
耶

曰時自當依孔傳五者各以其時之說若疑下只
休徵應時字咎徵不應不知時則爲休徵不時
則爲咎徵恒卽不時也是二者皆應時字何疑
之有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三句傳及諸家皆另言昱謂
不然蓋卽曰時二字注腳曰時不屬上句讀便
明若以曰時屬上文則來備以敘二句于時字
後贅言豈不複乎

洪範乃五行之書皆以類配但福極之配五行莫
晰於漢儒班氏固用劉氏向之說以好德與惡爲木之應
以康寧與憂爲金之應以壽與疾爲火之應以
富與貧爲水之應以考終命與凶短折爲土之
應而六極餘一弱字不知其所配而爲極不建

之應支離錯謬殆不可解惟王氏柏分配爲確
畧云壽配水貞固之象也富配火嘉會之象也
康寧配木長善之象也好德配金利用之象也
考終配土萬物之所歸藏也又云憂疾者康寧
之反惡弱者好德之反貧爲富之反曰短折凶
折則壽與考終之反也

五福不言貴貴統於好德也三代而上無不貴之
聖賢亦無不德之君相至桀紂共驩乃數之變
然不以貴終亦卒不得謂之福也王氏安石謂

貴賤有常分恐人慕貴而凌犯纂竊似非本義王氏應麟則以貴統於富謂先王之制貴者始富也說亦未確近或有說者云古者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憂患不遑如肩重負豈若後世貴者以位爲恣睢乎所論又過高而非中庸之道

旅獒

順理幷無榮名之可加從欲則有賤稱之莫雪故徵逐於耳目之好遂謂之役整飭於綱紀之施

不過曰貞而已

遠邇之人至於格且安則君德之愼已至而畢獻方物不待言矣

玉以象德王者所貴乃天地自然之寶朝聘祭享所必用非異物可比故不諱言玉

時庸展親蔡傳謂使之益厚其親不如蘇氏軾謂展布親親之恩

君子人之望也狎侮則人心去矣蔡傳將人心與下其力例看未妥陳氏櫟謂須玩味人與其字甚是

因西旅而有訓故言效則曰世王

金縢

以仁順材藝等自居而謂君之不已若出於虛則先王不可誣道其實則夸而僭周公聖人也請禱誠心也寧有一於此蓋材藝但指服事役使之類卽仁若考亦非甚重不過如後世所謂能解意指耳質言於至親之前正所以爲聖人

仁若考陳氏櫟謂若字不必訓順與下若旦若字

同謂予之仁如父也按此無理豈有周公自誇其仁者

辟之作避朱子反覆折衷其理自不可易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公以避嫌居東爲能不奉王命而往征此之云得朝廷自得之而非公之得之也蔡傳以斯得爲但知流言之人而未嘗誅之至東征始誅之鴟鴞云旣取我子旣者已事之辭是三叔已罪後明矣不然何云旣也惟其已罪故公致恨於武庚者獨深不能而陳又不能書

誥乃託爲鳥言義取諷喻勸伐武庚故曰王亦未敢誚公殆王悟迎歸然後命公東征所以大誥直斥殷小腆而不更數三叔之罪其曰我國有疵在王宮邦君室云云愈可知武庚於三叔旣罪仍然不靖初非同征四國矣序誤看此數句故稱三監淮夷之叛序本可疑此更難信若曰居東卽東征何東山云自我不見於今三年耶會觀金縢大誥知爲避居無疑要之公卽誅叔亦屬天下之至公本非過舉乃并無誅之之

事而必欲究之而復從而護之何哉至蔡仲命致辟自是誅字解一字之義不容兩訓則吾未之前聞也

大誥

盤誥佶屈聱牙其有義理可通者尚得以義理通之至於字句各家訓說皆有可通但茫茫數千載顧安得起作者而問之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據蔡傳當於天字讀然不成句君奭起處則以天字屬下句

造哲廸康罔起下知命之辭然導民安康何以必言造哲蓋民當困瘁爲之君者苟不至於桀紂未有不憫其艱而思恤柰徒善不足以爲政凡所爲奠室家於磐石敦風俗於太和以致咸寧之慶者至宏且鉅豈區區抱忠厚長者之心遂足以坐臻上理哉故知明處當全視乎哲觀虞廷之能哲而惠湯之勇智天錫武之亶聰作后自古帝王未有不以精明而成其仁愛者况成王幼冲嗣服王室動搖使獨恃綏和之慮顧而

安希休養之實功其不至示天下以寬弱無能而墜文武之業者幾矣邉曰德之下究而恩娛而滓嬉也

西土自指王都武庚之亂在東而艱實在西土所謂京師之憂也西土人亦不靜亂之不止則西土之人亦將被其煽惑而搖動矣

寧武圖功與下寧考圖功寧王圖事敉寧王大命句法并同則寧武二字謂爲稱武王文意甚順何蔡傳反於此處訓武爲繼乎陳氏櫟謂敉寧

武圖功單以武字稱武王未見其例然文武可以并稱則武亦何不可單稱之有

聖人舉動義之所在不敢圖一日之安其事有中外臣民所共驚其心非淺近心胸所能識當日東征之役邦君御事狃於故常溺於利害睬武庚爲叛逆之雄天下初平冲人勢弱謂宜逡巡自固誠亦老成敬事之言不知其不能已於征者正在于武庚之頑天下初平冲人勢弱有不容兩立之勢也公以先朝元老神明之慮至茲

深且長而通變達權有出於㝵常萬萬者曾何考翼之足云

天棐忱辭蔡傳天輔以誠信之辭辭字無着朱子從漢書解棐字作天匪誠有言辭考之民而可見固覺明順然洛誥康誥君奭諸棐字又只能作輔字解且或天字忱字辭字必于相連似屬當時成語不比他處同一字而可作別解也

微子之命

玩語氣似自崇德象賢至永世無窮皆本稽古而言爲通篇發端至下以嗚呼起乃祖成湯以下方就微子說未知是否

修其禮物或疑當助祭於廟衆類於朝自用其車旂服物豈不參差不一何以見同風之制是意勝國後自當以賓禮待之如堯之後爲虞賓無臣之之理故令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正稽古而行之者觀虞樂存於陳孔子欲言夏殷禮樂而傷杞宋之文獻不足或一代之禮物各存於其國耳

康誥

康叔年少而長諸侯必有大過人者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豈慮譽哉當時殷亂方殄人心未靖及冲人嗣位四國多方屢煩文誥其不至直窺鎬京肆無顧忌者賴叔有以鎮服耳則侯雖與三叔同封而以賢不以序稱之孟侯獨膺命誥豈無謂哉由此推之則誥康叔即所以誥東土諸侯故外庶子正人小臣惟聽之叔即東方列侯之惟君惟長亦惟叔是乂之是并管蔡霍俱

統于康叔矣蔡叔也儼東方之方伯矣安得不
祗適西伯之文考以爲親切之則效乎
以其人應得之理悉如其量以副之而已無與焉
至當恰好不可加以形容贊嘆故曰庸庸祗祗
威威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句自當政
正無足多辯但蔡傳甚迂廻不如朱子曰非汝
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蓋言用
刑之權止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似較直截

不率大戞或以屬上文或以屬下文然以理考之
但當屬下蓋前章以上文元惡大憝意跌入而
用矧惟承接結以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故此章亦以上文意跌入而亦用矧惟承接
亦結以乃其速由茲義率殺郎比𢇁字句無不
皆同若屬之上文如呂氏祖謙說叔不以身率
之則亦大戞戞乎其難哉無論戞戞乎其難一
戞字語成歇後郎文勢亦不當獨異此一句也
惟君惟長指東方列國之君長有不能齊其家訓
其臣威虐廢棄王命者乃非德也則叔用以治
之可耳如此講則下節汝亦二字轉捩方靈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一章蔡傳語脈極清蓋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雖三句平列然康乃
心遠乃猷二句俱納入顧乃德講心者德之主
本猷者德之設施德字乃通篇大旨此章欲其
不用罰而用德故首以丕則敏德爲訓而用康
乃心三句正丕則敏德之實也

酒誥

酒雖天之降命亦天之降威其禍不可勝言就而
嗜之剛者必暴柔者必靡伐性戕身廢時失業
何待極其所至連及他惡而後爲大害哉聖王
撫有中夏將舉一世而作新之使仍其舊習是
以姑息害民也故誥誡詳切如此謂爲謹小慎
微非作誥本意玩篇中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語
更明顯後代率以靡衆爲辭反失節性防淫之
至慮矣
穆考自屬文王世次以詩稱武王爲昭考可見蔡

傳所云穆穆文王鑒矣

嗣爾股肱章三代和厚之風盎然滿目其氣息殆與七月之詩相類信非周公不能作也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蔡傳列呂氏祖謙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 昱意內服百僚以下謂其不飲以助御事之敬君可也若外服之諸侯亦有君人之道其不飲實亦自成其德豈反不言而言其有助於王畿御事之臣乎況外服中有諸侯御事中有大夫尊

而助畢似無此理以義求之尹人不當實指尹止訓正辟訓法此章大意謂外而諸侯長伯內而百僚庶尹等皆不暇飲惟欲上成其君而使其德之顯著下正乎人而使之敬乎法度耳 如此解似爲明順至百姓恐不可言正乎人不知此百姓乃指百官族姓非無位之百姓且自上文悉數而下特加一越字別之則與里居通爲一句非兩項人明矣百官中之致仕家居者若後世所謂郷先生夫豈無正人之責乎

酒之爲害烈而體則托於柔狎之而柔者肆矣聖人深知其鴆毒唯恐玩而忽之則必爲其所中故期以全力勝之而重其詞曰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章不當指民使民羣飲康叔以國君治之已耳何必執拘歸周乎蓋此羣飲郎上大史及以下殷之舊臣也故康叔不可自治而必待命於王朝且此篇自王曰封以下專責於康叔者意俱主有位而言越在外服章有百姓里居所以句非指民言辨見本章

至末結出主意欲以有司率民下文又惟殷之廸諸臣指殷受導廸爲惡諸臣緊與殷獻臣相提幷論愈可知此章之不應插入殷民矣

梓材

王氏天與曰三既勤與下文既勤用明德相應三惟其亦與下文王惟德用數語相應蓋言先王時天子諸侯用明德於先則今日上而爲王下而爲監亦惟明德新民之用耳又此篇言惟曰者三言監者三前後語脈皆相類 昱按此正錯

誤之由

敬者勞之本惟其知胞與之誼有不敢忽慢之思然後仁愛所存形而爲撫綏之德不然則徒事煦嫗一覇者無本之惠耳

至於敬寡金氏履祥謂敬疑作矜然觀文王之不敢侮鰥寡則豈不可言敬殷人亦言王司敬民也

懷佚和民皆必用德乃王者端本之治而效亦不同否則駕馭牢籠雖強邀翼戴而不能使之亦

既用明德也驩虞要結倖致太平而不足以懼先王受命也

男 德封 德堅 德坊

姪 德在 德量 德謙

仝校

尚書私學卷三終

尚書私學卷四

揚州江昱賓谷纂

周書

召誥

步斷非步行葢周去豐二十五里乘輿而行日不過三十里天子雖不廢徒行然從容相宅亦不應竭日力陟乃爾惟黃氏[illegible]謂步爲步輦極是黃氏曰步步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

牛二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祀神之牛求牛降神之牛也此可破合祭瀆亂之說

拜手稽首冠以曰字是言將拜稽而告之王皇天上帝以下至受天永命全是誥文末之拜手稽首始實紀其拜稽并非僕僕

古人之德有成迹故專言稽天之理無定形必兼言謀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蔡傳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夫既以敬作所矣何又云不可不敬德豈不贅乎孔傳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林氏從

之朱子亦謂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觀此從孔傳無疑但孔傳於不可不三字尙少發明惟陳氏櫟曰殷人汚於舊染而其性流今欲節之亦惟化以敬德耳敬則此心收斂而性可節不敬則此心放縱而性日流然王豈爲化商而始勉於敬哉特自敬爲我所不可不敬之德而已葢敬者人心所當然而不可不然者非有所勉而然如饑食渴飮之常無所爲而爲者也其說甚精可補孔氏所不及

夏雖受命神宗然道循乎常故但言其後之服行天命以見無忝殷雖纉禹舊服然道行乎變故必原其初之誕受天命以見非私

用顧畏於民嵒所謂小民難保民若有功所謂不剛不柔厥德允修畏本也若用也

洛誥

孺子其朋複句依蔡傳則次句爲起下之詞其往以下傳接云有若火然而經文乃無若火始燄燄無字何以承接此上下文必有闕誤

卽辟於周蔡傳解作卽居於周是以辟字讀作避矣豈不與上句予小子其退犯複乎且去洛嶠鎬避誰耶孔傳就君於周當矣

僅言肅祇恐疑於深刻駿厲之治民或神鬼其主矣王者之民帝天奉之而且父母親之故曰肅將祇歡

惠篤敘以下乃祭之祝辭則前伻來毖殷等爲記事之詞何以又有乃命寧予予字何指而予不敢宿一章則禋於文王武王爲公言乎爲記事

之詞乎意自伻來毖殷至予不敢宿章亦必祭文武時對神之詞爲祝詞之原起言此祭之所由來故皆用公語氣陳氏櫟謂自伻來毖殷至朕子懷德皆祝詞亦是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篇首紀三月尾紀十二月故特紀年以結明之葢成王之七年也蔡傳云自是留洛又七年則文法不應用惟字史記載成王七年二月作洛邑可爲明證王肅亦以爲成王七年而非留洛又七年況以年數

考之周公薨於成王十一年若又七年則不容
多歷年所至云作洛本非七年則由公薨年逆
數之作于五祀矣乃多方云昔朕來自奄又在
五月而非二月豈能相合故觀文法之惟字考
時事之先後以成王之七年爲斷而非畱洛又
七年也

多士

以辭意求之多士在後多方在前多方之誥乃殷
人甫平語皆示以天下公器歸于有德今既平

定不可妄生覬覦恐其復有反側也多士之誥
殷士之意惟以仕進爲念故期以克敬乃與指
各有在而語實相承多方云王來自奄多士云
昔朕來自奄多方云時惟爾初多士云予惟時
命有申且多方之廸簡乃期之之辭多士之廸
簡則舉以爲劵就經文玩之序次瞭然金氏履
祥亦云多方當在多士前

勑殷命終於帝孔傳而下說者甚紛惟蔡傳謂勑
正殷命而格之以終上帝之事爲得其旨但未
免於于字文法猶欠融洽王氏謂終如受終于
文祖之終作受終於上帝解以此補蔡傳庶幾
無問

陳氏大猷謂爲善最樂作德日休乃上帝引逸之
理其說極精可知孟子所謂苦勞餓困者正天
之所以生全而安養之而世之驕淫奢縱以爲
逸者一身皆死氣矣

玩其曰二字乃揣其意必將以此爲口實耳豈商
民實有是言哉蔡傳引多方篇末及此看作商

民之言似呆

尊禮賢士用其道非私以位原無殷與周之分箕
子特不爲臣耳否則寧正訪洛而已告以惟聽
用德殷士亦可絕覬望之私而勵自新之氣矣

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或以爲先艱難而後可謀
逸樂或以爲艱難乃所以爲逸俱非聖賢學問
不如呂氏祖謙說爲無弊昱謂乃逸二字只過
脈語蓋人君先能備嘗稼穡之艱難乃於處安

逸之時則能深知小人之所依若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則大勞厚飲視若易然而不知小民之所依矣蔡傳主呂說而與下章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對提上章謂以勤居逸下章謂以逸居逸極警但兩乃逸讀住似失語氣

理無息故數有常道日新斯氣不敝故君子以無逸而得壽流水不腐戶樞不朽養生家言非無所本

其即位可不必增作字爰曁小人爲句則所曁爲

何以作訓耕作逆上句甚通順

四三年非文法好異亦理所應爾蓋由七八而五六若順接三四則語氣不盡又何不可續以一二年一句乎故倒轉作結遂覺戛然而止

訓告臣道之常教誨則兼師道矣故分言之

兩至于小大蔡傳前指民後指事不應異義且于民否則三字亦無發揮

君奭

周公定洛後有明農之志何於召公之欲去獨畱之册乃不恕乎深言天命難諶人心未固老成不可去新進不可倚且屢言惟我二人獨無一字及已之嘗欲去而復畱之意殊不可解意者召公之辭猶在營洛之前故周公深以爲不可即

嗚呼君已曰已字蔡傳雖以嘗字足之然已者終事之辭於文義不協或以四章之又曰作召公又言則已曰又曰正相連屬然足備一說未必爲的解也

篇中周公一人之言屢以公曰君奭領起呼而告之以起其聽於文理猶可通至天不可信無能往來二章則冠以又曰殊覺贅解各家雖俱有發明亦未知果屬作者之意否

率惟茲有陳不可強解蔡傳曰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此道何指乎

在武丁時擧甘盤而不及傅說蔡傳疑說不配食於配天乙王未是呂氏祖謙謂盤源也說委也爲近之蓋此篇乃周公以召公爲輔相老成不

可遽去而畱之之作故歷舉商之賢臣皆前王所遺畱開濟輔佐之人其人地始與召公匹甘盤武丁所舊學者若傅説雖賢乃武丁後日所自舉豈召公於成王之比乎

有殷嗣天滅威蔡傳云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夫上六句保乂有殷謂商六臣能盡乎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此有殷二字指殷之朝代而言也下即緊接有殷二字何所見而謂爲紂乎且天之一字亦不得以天位解不如孔氏

於有殷嗣絶句嗣字乃可指紂也天字只作上天解蓋云天降以滅亡之威也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以禮緇衣篇考之則割申勸三字作周田觀俱以點畫相似而訛周田觀不可通割申勸又寧可通乎寧王爲武王自無可疑但下章承接者爲文王則此章之前或有說武王處而闕之或止此章當置於無能往來章後而今錯簡亦未可知

亦唯純佑秉德武王唯茲四人二章一言文王一言武王文勢字句約畧相同以此推之則前在昔上帝一章言武王者前後亦必有如言文王之修和有夏無能往來二章反覆之言或在昔章當置於無能往來章後而錯簡耶

師保之任啟沃規正其道貴明然忠愛惇篤必有以相信而後得盡其明之用故既言明必繼以亶如此看則在字亦有着

蔡仲之命

父四而子封極人情難堪之事向非父有應得之

罪而罪之者爲聖人其得罪之故又屬祖宗社稷憂仲能一日安於其位哉至仍以蔡封之則以幹蠱之謀畀之使之可安又聖人曲體人情之至意也

曰惟孝者即以蓋愆爲孝也

禹幹崇伯之蠱可謂大反前人之爲矣其實順水之性亦期得乎中道止耳茲望仲以蓋愆邁迹恐英妙之年用意太過反有更張喜事之風故又以無作聰明亂舊章戒之

多方

多士多方皆教誡殷民之作若今之榜檄文字意相出入大致畧同宜無甚深意然反覆於天命人心之著夏殷周興亡得失之機三代聖王條教號令一皆理道精微罔念克念數語特其顯者耳

四國多方泛指四方之國若三叔乃王官之監本非國也即云國亦于二年罪人斯得之後國除矣殷侯尹民亦泛指舊日為殷諸侯而尹民者

蓋多方之誥為滅奄而作而所誥則舉天下凡為殷舊國者咸誥之也

桀之叨懫日欽紂之崇信奸回大學所謂彼為善之也

天求民主而降之命其為休美可知但征誅之局開自成湯必言顯然後見刑殄非暗昧之私

忱者誠信悅服無有二心裕者平寬安豫不生妄動惟忱故裕也夾者輔佐天朝效指臂之使介者相助王業備臣僕之司夾重而介輕也總而言之忱裕則消其疑叛之私而不我違夾介則篤其歸附之志而為我用夾介又深於忱裕矣

王制三監天子命大夫監于方伯之國一州三人意周初設監不必定止三叔此云臣我監五祀蓋指奄叛後成王立又五年矣註云監遷洛之民不知此番伐奄後始遷之於洛經云大降爾命甚明蓋叛則應死今不罪之但遷之而已故曰大降爾命也其後至七年召誥攻位乃以庶民即此民耳胥伯小大多正意即三監之屬官

穆穆在乃位位字註謂殷民有受職於洛者非也此時始遷殷民安得有受職於洛者應指各安其所居之位如思不出位之位非必官位也

立政

以立政名篇并不臚列政事所反覆申重者惟宅俊等屬為政在人其斯之謂與

三俊謂儲養待用他日次補三宅者自以此說為正乃用三有宅下一用字三有俊即無用字可見

厥惟丕式一知一行立言不偏

上帝降罰於無道猶下一欽字人君之用刑致罰柰何不敬

見深於知不言於宅而言於俊者宅已在位其心易明故但曰克知俊未授事其心難窺聖人睿智所照無不顯達故曰灼見推而言之即帝堯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之器量也

都非天子所居周禮小司徒四縣爲都春秋傳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曰邑

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故湯居亳太王居邠皆言居不言都至秦以來始以爲王者京師之名

文王惟克厥宅心蔡傳謂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即上文克知三有宅心也此說極明以有夏觀之即廸知忱恂而非謀面也孔傳文王惟其能居心後之附和其說者甚多亦未通前後文觀之耳

以克俊有德此句諸家皆無發明　昱謂俊即有德之謂言能副三俊之名而有德也此章言文王克立三宅而曰克俊者宅皆俊所稱克俊正克宅之實也

我其立政等我字皆周公我其君上之詞猶禹貢之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伊訓之假手於我有命朕哉自亳也

成德之彥即三俊蓋俊以德言彥則俊彥也語歸源

自古及商人亦越我周文王摠上文而不及夏與

武王者夏桉商已遠故以自古二字畧之武王則率循文王之功與謀者言文自可該之矣

古人言兵皆指五兵（世本曰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右五兵註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史記信陵君傳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故孔傳於戎兵訓兵器蔡傳因之

周官

四征弗庭庭訓直則所見者大（史記不亭作不享索隱曰舊本作不亭亭直也今人稱日午爲亭午即直午之義）若云弗來庭勤遠者亦

復征之不見王者之公

惟周王撫萬邦以下為周官本敘故下章以王曰起至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上何以又加曰字意如金氏履祥以制治保邦二句為古語故以曰字別之乎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非夏商之必欲多於唐虞也事有煩簡因時制宜而已後之議者動以裁省為務不知後世文書日衆訟獄日多欲其衰息要有本事存焉若一切不治而強求簡靜

之風則天下事將有叢脞而不勝者斯時雖欲增官而事已不可為矣

陰陽之氣相乘相勝最易乖亂道在於和然和非渾而同之之謂必對待流行截然各行其功而不相假始得謂之和故以燮理并言理者分也分之正所以合之也

但曰滅私不足以致民之允懷本原惟在一公字蓋私欲起而遏逆不行與遂其私而害於民者異矣然民究不心悅而誠服者為其人本非清心寡慾不足恃也惟以公理自持凡所行一皆出於公而不間以私則上之心昭然其見而民有不敬信而懷服者哉此之謂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議事以制者古人法制皆義理之當然議事必準乎此乃不至於迷謬蔡傳訓裁度作活字看則議字內而已有裁度意而以字亦不貫若云別於典常然典常者文武周公所講畫乃本朝家法正進一層語

君陳

見聖由聖承上文欲其式周公之訓而發故下即以爾惟風下民惟艸為戒非泛作講學語蓋至微弱者莫若下民殷遺雖頑性善則一君陳倘忽其微弱則必有忿疾求備之情而無有忍從容之德其不能率由周公之訓明矣所謂爾其戒哉者正欲以不必創為新法但一循公之軌轍而敬德以和厥中則民無有不變而從善者正由聖之實也

依勢作威倚法以削以人情論之正監殷者對証之藥蓋殷民遷徙未寧旣無故君之可恃而殄梗不化又不爲興朝之所容以衆所視爲無足重輕之徒而監殷者憑爵位之尊嚴秉王章之赫濯逞其一往苛刻以從夫豈有深議之者雖君陳令德必不至此然毫忽有偏卽成亢酷成王鑒於人情所易流事勢之必至不得不以此戒之也

容深於忍然進德之序必堅制力蓄以漸進於自

然而後有恢恢之量故惟習忍可以至容忍可着力容不能加功也

顧命

去喪卽吉解蘇氏之議者諸家惟近時顧氏炎午引禮斷之畧云記曰未沒喪不稱君今稱王是踰年之君也周卒哭而祔今諸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也諸侯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各率西方東方之諸侯是七月之餘也中有脫簡而後之說書者並以槩之越七日癸酉之下不思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昱按此論最爲明確至或以爲問疾之諸侯然觀經文太保畢公分方各率分門各入正見同軌畢集之盛若問疾寥寥數人史家必另一書法而不爲此委曲繁重之文矣其脫簡似當在癸酉節下顧氏以爲狄設黼扆以下卽當屬之康王之誥設四座皆新天子所有事而非事亡之說亦自有見至毛氏奇齡說此章則並不待去喪而卽改服所謂越茀行事也以及蘇氏援冠倚以喪服行

及昔不受幣等毛氏皆辨析極明與顧氏此說參看斯千古定案耳

成王自幼得周召之保傅學力精純德性堅定至於臨終絕不以疾病死生介意而猶然盥洗冕服以致嚴所諄切於繼承之際以爲經遠保世之謀者卒一於敬而不衰聖賢垂歿有出尋常萬萬者然又非釋氏之死生旦暮歸於寂滅之謂

恐不獲誓言嗣頁氏　謂恐不得誓言嗣續之事

比蔡傳較捷

成王顧命志氣不亂曾子易簀姑息不從成王訓保元子者在自亂於威儀曾子示孟敬子以君子之道在容貌辭氣顏色之間聖賢學問一源

咤傳疏皆以為奠爵傳曰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正義曰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咤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為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為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為奠爵鄭氏玄曰徐行前曰肅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

祭又三卻復本位蘇氏軾曰至齒而不飲曰咤曰嚌示飲而實不飲也諸說不一蘇氏與嚌字例看以意為訓並無所本鄭氏三卻則經文言三祭足矣又何必贅以三咤乎訓詁之學當從古者自以孔傳為正

康王之誥

羑若蘇氏軾以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呂氏祖謙謂文囚羑里而逆境順受殊屬牽強況亦不應文武並言即下之厥若羑厥字之訛

或說為得之

無壞我高祖寡命蔡傳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德之基命然召公不應為文武謙言不如孔傳作高德之祖寡有之命為順呂氏祖謙亦用此說

畢命

除虐政易一戎衣而已離水火捐惡習難歷三紀而猶待保釐

為善而不去惡非為善也去惡而不為善非去惡也故旌淑一段必兼癉惡別慝一段必兼克慕

意義始盡

風動於此而物偃於彼聲振於此而嚮應於彼風聲二字各有義若曰風必有聲串說不見旨意況此句正與俾克畏慕對畏慕亦二義也

人能由訓則心體寬平德性凝定血氣調和而不亂精神強固而不衰天德既全而天命在我故曰惟以永年王言誠聖賢體道之語其旨微矣

君牙

昭王穆王父也南征不復而以天王之尊辱於強

戎穆王不知討賊以雪君父之讐而於君牙伯冏之命致作此官様文字畧無哀憤之志固不足論但篇中言司徒之教則虞廷之敬敷在寛也言大正之所係則先王之綴衣虎賁知恤也各有義理存之以詔來世可謹師其意以爲治而亦可見典型文獻之有徵也

股肱之喻兩見於帝廷臣之於君效指臂之使服奔走之勤其喻最切然未有並以心亦屬之臣者心爲大君百體從令期以一心不貳心可也

以云作心斷不可也殷高宗亦以股肱望臣而未始言心至君牙則曰作股肱心膂何不明於大小本末之辨

思艱圖易正爲敷典和則基本周禮大司徒職兼教養穆王言此其猶知嗣守遺緒與

冏命

太正小序作太僕正傳疏皆謂大僕正乃周禮太御之官非太僕也傳曰太僕長太御中大夫正義曰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若下大夫北太僕正爲周禮太御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云太僕足矣何須云正乎且經云命汝作太正正於羣僕周禮太御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爲長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爲重敘在太御之下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夏氏僎謂即周禮之大僕夏氏曰周禮太僕王眂治朝則正位眂燕朝則正位而掌擯相出入王則前驅燕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無非與王俱者而二孔以爲周禮太御之官當兩存之昱謂大僕正之名出於小序本不足信篇中止有大正之名當時官司職名原非盡用周禮若釋其義則周禮之太御大僕皆可與經文相發必謂即周禮之某官恐有所不可

格其非心大臣之道并以責諸羣僕侍御過矣

呂刑

孔傳曰穆王即位蓋四十矣周本紀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歷五十五年崩二說雖異然皆不可謂享國百年正義曰無逸言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文不害義不與彼同昱謂終覺不順不如於王享國絶句猶周官之惟周王撫萬邦之義蓋言王享國其壽至百年而耄老庶爲可通

吕侯承命作書豈容爲譏刺語荒度仍宜從蘇氏

軾作大度與益稷篇一例解蓋穆王旣耄猶大

度作刑正是贊揚之詞篇中語皆精義贖刑一

端亦是罰其可疑并非富者生而貧者死之謂

蔡氏不取蘇說過矣

刑金氣也苗爲暴虐淫過之刑殺戮無辜金氣盛

極故惡臭薰蒸發而爲腥腥於五臭爲金也

三苗淫刑肆虐民之志不得伸皆相爭於詛祝盟

誓而神人混瀆亂政必至之勢無足怪者後人

論此每以正本清源爲務而謂淫邪之祀不禁

自絶似爲近理然當邪說盛行之時如救狂疾

必先祛其邪而後可補其正氣故帝之命重黎

絶在地之民使不得以妖術格在天之神絶在

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以降於在地之民所

謂絶地天通罔有降格實救時之切要也後世

二氏教興其爲淫祀不可言矣於此之時未有

不先折其妄而可以諭民者至有毀之而適遭

殃厄如眞有陰譴冥誅之説者此由素行不直

正氣不足以厭邪非邪之能方張不可遽祛之

謂也

兩儀生於一原理本無殊神人判於二道分則懸

絶觀一通字而瀆亂之象如見

下土之民爭相爭於渺茫冥昧之間非天之下親

於人也故不曰天地而曰地天

清問者心體公正無纖毫私僞之蔽而咨詢其疾

苦也後世不無溫語拊循之惠而或借拯救以

自便或假要結以沽名皆不得謂之清問

周禮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又司刺以

三法求民情斷民中獄訟成士師受之曰受中

小司寇登之於天子曰登中故穆王訓刑歸本

於中篇內數見皆一義蔡傳只於穆穆在上章

發其意似偏

何擇非人三句問答以發其意與前告諸侯非爾

惟作天牧五句語勢正同意亦相似蓋前明告

諸侯後則有民社者皆在所告故復以此發端

權稱錘也進退稱倚以求輕重之宜者也輕重得

寔所謂中也篇內累以中爲言即此之謂

文侯之命

平王父死犬戎周京陷沒絕無駿厲𠔥發之志而餙爲怡愉嘽緩之詞至歸德於立己之晉侯則降心頫首佩德感恩猶覥顏以文武爲辭文武在天之靈痛心何極嗟乎以天王錫臣賞功之命無異於列辟㝵盟修好之文後儒至疑爲僞作豈復爲過乎獨是夫子猶必錄之者誠以一代之史興亡得失所由關前此誥命皆聖君賢

侯適際其盛耳平王雖弱而此篇實可覘周道所由衰存之而係於考論鑒戒者匪細况篇中於先王之法語舊典猶有存者顧安可盡廢乎老成之人盛德遠猷諳時更變以養君德而定國經如泰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者厚豈少年新進所可企及故朝廷之上但存一二宿望舊人從容坐鎮亦足延休祚於無窮康誥言丕遠惟商耇成人召誥言無遺壽耇周之君臣無不諄諄於此平王求俊傑之助而知耆壽之爲重即其言以觀猶有先王之遺則與

費誓

禽父英年即政而誓師之際紀律嚴明雖老於行間者莫逮脅弱先亡其亦後儒附會之論乎

並與連上句則叛亂豈可云興意上句是命其往而征彼之國並與二字自爲句言當三軍盡出耳序文剽摘字句多不可從

淫舍牿牛馬孔傳曰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蔡傳舍字作去聲讀遂

此明易

李陵傳我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蓋婦人軍中兵氣不揚自古所忌意此臣妾指居民之臣妾當軍興之際不無驚擾逃竄故戒以不得越逐覩下踰竊誘三句義更瞭然且垣墻亦非軍中所有也大抵馬牛其風七句指自來者不可受無敢寇攘五句指在民者不得取與上飭緊對上戒民之犯軍此戒軍之擾民

秦誓

通篇語氣乃敗崤之後計窮力憊無可奈何之辭全無痛惜悼恨之意其大致近於風詩而不類誓誥所以終用孟明而不用蹇叔而彭衙濟河之師卒相尋於無已也乃金氏履祥云此穆公晚年悔過之書秦晉交兵之故本末具見左氏傳而不言作誓之事書序誤云殽敗還歸之作惟史記載誓詞於取王官及封殽尸之後穆公自是師不復東矣所見亦韙

民訖自若是多盤唯受責俾如流是唯艱哉乃學問有得語通篇唯此數語沉篤他皆優游迂緩大不相類

已無而能見人之有忘已也人有而即若已之有併忘人矣

兩子孫句絕黎民屬下句則亦字方有力否則利殆皆贅

男　德封　德堅　德陛　德坊

姪　德在　德量　德謙　仝校

尚書私學卷四終

尚書私學四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江昱撰昱字賓谷號松泉甘泉人貢生是書大旨謂古文尚書論政論學莫不廣大精深非聖人不能道故其說多據理以斷然亦有偶然標識無關大義者如謂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皆晉人危語之祖云云頗旁涉於經外又如稱刑金氣也苗爲暴虐淫過之刑殺戮無辜金氣極盛故惡臭薰蒸變而爲腥腥於五臭爲金云云亦研索過深也

愛日堂尚書註解纂要六卷

〔清〕吴蓮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九年愛日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註解纂要六卷》提要

書經纂註序

六經之書漢唐來已大備矣宋儒益修明之惟考亭朱子集其大成故周易有本義詩經有集傳春秋以胡傳爲得體因不復註將定三禮而未暇尚書則以註釋屬蔡仲默沒後而蔡註始成先儒稱其平通精細義類詳明故同列學宫而歷代功令無或改駁也然聖賢之理道無盡後人之會悟日新每有古人所闕而增益之者則曰補如朱子補大學格

致傳是也有古人言所未盡而詳言之者則曰發明如張横渠之啓蒙申明著筮之法是也有古人言固已詳引而伸之更有進焉者則曰推廣如楊誠齋之王制廣義胡致堂之月令廣說是也又有古人已詳言之而後學者乍讀不能得其意旨多病其汗漫難入更爲撮其大指約其疏節令讀者寓目而瞭然者則曰約義如吕東萊之全史約言謝上蔡之三唐約節是也是皆爲作者之功臣學者

之良師立言洵不朽矣今則有余友吳子高佐志祖念祖諸君尊甫余嘉先生之書經纂註斯約義之例也先生諱蓮爲江都名諸生幼孤事母以孝問苦志績學海內負笈以從者幾千人垂老始以歲薦克貢著書日益多總名曰愛日堂文集此書乃集中一帙也其行誼詳郡邑乘中余曾以古文數首附刻其集後文孫家學相承類皆能纘先業而顯孫舉於鄉康孫亦官京職咸馳譽于縉紳間茲余奉

命總制楚北康孫適居漢之沔口以余爲先世夙好與其兄顯孫一日捧此書問序於余蓋將付之梓人以廣其傳夫父祖著作子孫能守藏之幸矣况又能廣之使傳于天下後世豈非先生文章之美報哉余讀其書篇疏節釋凡蔡註所已詳者概不贅述而惟舉其一篇之歸宿與一節之大旨數言發明不支不漏令初學者有從入之階深造者有逢源之樂

由博返約洵所謂言近而指遠者乎以是質之古先名賢當亦無多讓焉余故樂爲序之以行於世云 晋

乾隆二年秋七月上澣之九日平陵史貽直

拜題

書經纂註序

自經義闡明而後學者蓋已遵守傳註毋敢逾越抑古人之折衷非獺預自以爲是既浸淫乎百氏之說肆應乎問難之塲乃識其定的而注爲標準其用歸於至當而已後之學者即始自株守罔敢旁獵遠引以淆其章程究於昔賢之指歸亦口誦目熟而茫無心得非折衷者之意也吾鄉吳余嘉先生若學積行文名遍天下著述甚富有愛日堂文集書

經纂註集中一帙也與先君子爲執友余少時侍先君子側嘗稱道先生不輟讀其書篇疏節釋凡蔡註已詳者槩不贅錄而惟舉其一篇之歸宿一節之大旨總發之以數言簡括清明蓋推闡先儒所以滙納羣言之意而不衆其辭是能灼然有得於淵微之際而非呻吟佔畢之爲者由其平日之所周覽旁涉無遺而後乃於通都大邑豁然心開而目朗不可謂非後學之津梁也尚書在五經中先儒苦其難讀蓋天文地理禮樂刑政洪範九疇及世代變遷治亂之迹非瞭如指掌誦若懸流不能得其要領反覆傳註而詳切申明之也余既知先生之積學砥行而又與其孫軼張諸昆季同硯席同應童子試雞鳴風雨每數晨夕故知之最詳且悉其行誼詳江都邑志其子若孫家學相承其孫名顯孫字軼張者爲名孝廉名康孫者少孤好學力行克自振拔今需次京員乾隆己巳余撫楚北康

孫適僑居漢陽之沔口因捧此書問弁言於余余方以勵楚人士以
聖天子右文稽古之意必敦尚實學而不汨沒於訓詁故樂得而序之至康孫昆季能讀其祖父書又能廣之使傳於天下後世亦可嘉也已

乾隆拾伍年仲春吉旦同里後學唐綏祖拜書於湖北撫署之清嘯軒

書經纂註一部唐虞一卷夏一卷商一卷周三卷乃新安前輩吳公余嘉先生手輯也先生以積學名儒老於錦帶所著愛日堂文集甚夥茲書乃其中一帙也書成未及授梓而卒故其書前無自敘卷首又未設凡例其孫名康孫字紹釗者藏其書凡五十年矣以璨爲其姻家好友出以見示乃棄本耳讀之見其簡括精當凡九峰所注詳明紛雜之中特爲撮其大旨以定指歸令讀者眉目瞭然雖

佶屈聱牙如殷盤八誥者可開卷而得其綱領洵迷津之指南後學之寶筏也因抄謄工繕以爲家珍適紹釗以先人苦心手澤恰值其姪兒孝廉軼張來漢昆季謀付雕板以廣其傳更屬璨校正譌誤既卒業因歎前輩名賢苦心稽古嘉惠後學如此而軼張紹釗又能上承祖志力爲流傳後先濟美豈非顯揚之盛事乎因喜而書其補凡例之後

湘南後學張璨敬跋

例言

一尚書自會編說約翼註集解經翼日記諸書嗣出戶誦家絃非一日矣然猶覺其五相持論彼此紛紜雖五色炫目而一時尋其要歸究不能隨指而得也茲輯於逐段註晰中提綱挈領脈絡貫通既不患其冗雜亦不失之掛漏研經之子質於此爲捷徑焉

一講經自必宗註也然必截講章集傳而爲

二未免有贍上頤下之虞茲惟據註融徹解明其合於註者雖繁必登背於註者雖美不錄固已博極羣書蒐羅諸子聚川爲海集腋成裘閎之旨義昭然蘊奧悉出簡核精詳一時頗得其勝云

一道政事者書也治書之家十居三四由古帝王道統之心傳學莫大焉故古人謨訓而垂之爲書今人經綸而闡之以文則講章之有關於學術人心者顧可以不探其

原乎此輯之所以不致終秘也

一是輯名纂要者凡以洞中肯綮要語不煩無庸旁參互證而組織成文井然不紊服習之下便於口誦心維也

一予祖父專肄尚書纂要之輯歷經四世讀者無不奉其一得蓋由蔓語浮言芟翦殆盡其一字一句洵有當於制藝金鍼用付剞劂以公同志不無補於括帖焉耳

一日星河洛山川溝洫廟邑禮器詩歌等圖

如近日講章刊緝詳矣閱者既已瞭然於胸茲故不復多載

乾隆甲戌歲正月既望愛日堂主人敬識

尚書篇目

第一卷

虞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第二卷

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第三卷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第四卷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第五卷
周書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第六卷
周書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愛日堂尚書註解纂要卷之一

平陵史貽直鐵崖先生鑒定
豐溪吳　蓮余嘉甫纂輯

虞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史臣贊堯光德業之盛曰若考古帝堯爲君其功大而無所不至也然功本于德其存諸心者恭敬不忽通明不昧文章著見意思深遠是其德皆出于性安而又安無所勉強此德性之美乃堯之心法也惟其存是德性故其見于行實則恭以持己乃信有其恭而非不實于讓以接物乃自能其讓而非強爲此非行出于實乃堯之身法也本德性行實發于事業而其光莫掩凡東西南北之外無不被及上天下地之間無不充塞則放動之極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承光之被格而著其勳之實也言堯之德性出于安安是心之所存皆大德之全體恭讓成于允克是身之所行皆大德之妙用克明大德而身無不修矣由是推此德以親愛九族合親疏而秩敘之則九族思聯愛篤已親睦而家齊矣推此德以普

敎百姓統智愚而昭示之則識內百姓各盡性分皆昭然自明其德而風治矣推此德以合和萬邦聯遠邇而薰育之則萬邦黎民美哉變惡爲善皆于是雍和而天下平矣蓋德之所及即功之所至所謂放勳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君道莫大于敬天勤民故紀堯德化之後首及其命羲氏和氏以治曆明時之法也謂日月星辰運于天有定數列于天有定象故必兢業一心敬順昊天不拂其已然之故持此心以造曆凡其行度之運遠順逆書以紀之則可推步以作曆持此心以制器凡其轉運之躔度次舍器以象之則可推測以合曆曆成則時定由是以人時耕獲之候敬授有司以授民使因天時早晚爲農事先後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下四節言曆既成復分職以考驗之恐推步之忒差也羲仲所居之地在嵎夷宮次之名曰暘谷蓋一春之節氣早晚日星之物曆已載矣分于春分之日敬識其日初出之景禮接之如賓以驗其合于曆之卯時卯位否焉一春所當與起之事均次其先後之宜領之有司以授民驗其作于入昏果合于曆所定之時否焉驗于晝分之日日果中爲五十刻驗于春分之昏星果象爲朱鳥見下南方午位否焉蓋以是日星驗仲春爲陽氣之中也又于民之分析散處驗其氣之溫于鳥獸之乳化交接

驗其氣之和如是則一春之曆無差矣此皆考驗之事在曆象之後敬授之先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羲叔主夏曆之政所居則交趾宮次曰明都南訛者人事因乎天時至夏則與作者于焉而變化故必均次以授有司驗其變化于人者果合于曆否也敬致者考日景于夏至之日以土圭測其景果在午位否也日永者考日刻于夏至之日果合曆之六十刻者也星火者考中星于夏至之昏果昏前十宿正南見于午位否也正者以此日星驗仲夏爲正陽之氣也又以民之析而又析鳥獸之毛希革易以驗民物亦因熱而變如是則一夏之曆無差矣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和仲主秋曆之政地則西之候宮次曰昧谷于秋分之暮敬以餞送方納之日考其果入下西時酉位與曆合否也秋月所當成就之事均序以授有司而考其成于人者果與曆符否也秋分之夜果五十刻併昏之星果玄武虛宿見于南方午位否以此二者驗秋分陰之中也驗于民果若退而氣和平驗之鳥獸果毛落更生潤澤鮮好否如是則一秋之曆無差矣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伏秋主冬肸之政測候之所在北荒官次之名日幽都蓋冬至之日時當在子則無影可測矣平在者無一之不察凡冬月所當改易之事必均矣審察月接有司驗其果除舊更新否也日短者以晝四十刻驗于冬至之日星昴者以昴宿正南驗于冬至之昏以此日星驗仲冬得正陰之氣也驗于民果因氣寒而聚于內驗之鳥獸果生與毳細毛以自溫如是則一冬之曆無差矣蓋氄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推步之差聖人被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遲天而政不失時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此總命曆官以置閏見曆象閏所以作曆而置閏尤作曆之要也蓋天運一周日與天會是爲一朞一朞之數三百六十又六日夫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今日與天會視常數多五日有奇是爲氣盈月與日會視常數少五日有奇是爲朔虛合盈虛計之一歲餘十日有奇不爲之閏何以歸其餘耶故必以此餘日置爲閏月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使春不入夏而四時得以定予下人非而歲得以成曆坐此始爲全曆可信矣以此信治百官使有所遵寧凡作訛成易以至慶賞刑威之務莫不時至事起而衆功皆熙廣焉斯欽若者有全功敬授者有成效而作曆之事始備矣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下至績用弗成皆爲一節舜張本此則求總治之人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上言順時此言順事蓋求分治之人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此求治水之人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求禪位之人也明明揚側陋者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或居顯位而有德者固明顯之即有德在微賤者亦揚舉之也克諧云者言舜遭人倫之變能和諧以順父母

乂做衆使之進進以善恭自治不至大爲姦惡其實德之著下父母兄弟者如此也觀厥刑者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堯將以此而試舜也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史臣將敘堯禪位于舜先贊舜德之盛曰堯德顯著既有光華舜德久有光華符合于堯其德何如常人有智者或失之淺露舜則深沉而有智文明者或流于何察舜則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足其心法之盛存合于堯德性之華也常人恭以持己者或失于峻厲實以待人者或出于矯飾舜則和粹而恭儉誠信而篤實是其身法之盛有合于堯行

實之華也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以職位歷試諸艱以驗其德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言舜上事而事治見其德之過化存神也舜承命爲司徒而弘敷有遂則百姓于五典果親遂而克從德是以悖典庶禮可知矣又承命居百揆而績亦有遂則禮樂刑改工庶教養以時就敘德是以統理萬幾可知矣又承命推四岳官接四方諸侯而禮選有道則諸侯皆來舜肅止肅肅德是以儀刑百僚可知矣當時洪水爲患承命入林相原隰以施疏導偶遇烈風雷雨變出非常而不驚懼德足以當大任而不動心又可知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此堯稱舜之德著于功而欲禪以位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此記舜之受攝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蓋璿象技時所當先也璣之爲器以璿飾之所以象天而被七政者衡之爲管以玉爲之所以窺璣而驗七政者舜則精以察之即在器之七政以齊在天之七政使日月運速五星順逆運于器者與天無不合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類者正月非郊祀之時然告攝之禮與郊祀同無敢略也推敬天之心以及在天之神則四時日月星辰寒暑著水旱之六宗亦達精意以享之山川地祇遠難親至則望方而祭以致其誠推敬地之心以及在地之神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載在典禮者亦徧祭之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此舜觀諸侯也五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舜既輯位令五等諸侯各執符瑞來朝盡此正月則諸侯有至者遠近不同來有先後乃日日見之執目以驗瑞之信否不惟詢察得盡共朞詳而禮意亦得以曲盡也既見之後

者如非僞即須還其瑞與天下正始示更新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舜攝位時適當巡守之年即二月巡守東方至于泰山禮莫先祭告則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次莫重覲臣遂覲東方諸侯凡朝見者諸侯執五瑞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死雉以爲贄見之儀文以時月日正朔所自出則先協四時之先後與月之大小使寒暑晦朔不差而甘火時月所由成者則正之使永無甲乙不異羲和之所授也律度量衡法制所自始則先同律使長短不違乎舊制徑圍不踰乎成規至度量衡丈受法乎律者亦同之使長短多寡輕重之制不異于府之所藏也至于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各有降殺乃忘俗所闕則修之使因革損益不失其宜由是五禮之器各有規制乃禮數所僭則如之使尊卑等級不違其變蓋一正朔同制度齊風俗皆所以大一統之治也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歸于廟而特牛祭告出告反面之義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此定朝巡之期詳述職之事也五年之內天子巡守一諸侯來朝四不疏不數此上下交通達近洽和也巡守以存協同等事而朝覲何爲哉必各陳其所已行于國者如時月律度等事其言不善者因戒飭之矣其善者必從而明考其治民之功無功者因懲創之矣功之果合于言者爰賜之車服以旌其安民之功蓋述職之中寓激勸之意此朝巡爲維持天下之大法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舜以冀青地廣教化難周始分冀東爲并州東北爲幽州青之東北爲營州每州名立一山以爲之鎭每州有川水患所繫則或濬上源以防其潰或濬下流以疏其闢蓋分州固所以廣德化而封山以鎭封疆濬川以杜民害皆攝位時經理之大政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敎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此詳舜制刑之等而原其心也舜設墨劓剕宮大辟五等常刑如天垂象示人以待罪之不可宥者然入是刑而情法有可議與親貴勳勞難加刑者則流以寬之五刑之外又有鞭爲官府之刑扑爲學校之刑以待罪之輕者然入是法而情法猶有可議則金以贖之此皆從重入輕乃法之正也不特此也凡入五刑鞭扑之中或眚而

過誤或災而不幸情可矜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或怙而有恃或終而再犯情屬可惡則雖當宥當贖亦必刑之斯二者或由重即輕或由輕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夫輕重立于法中取舍發于法外聖人制刑如此其心何心蓋以刑爲民命所關故雖經權並行不敢自信爲必當天下之罪舒慘並用不敢自僻爲盡得天下之情敬之又敬而哀矜之心恒行其間可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言舜用刑之當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

四海遏密八音

此雖記堯之終亦見舜攝之久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受終告攝此告即位蓋表畢之明年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此謀治于內臣以借外也四岳之官賢否所由進退也必借率羣臣使各舉所知開四方登進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其民情所由通塞也必借率羣臣使各察民隱明四方之目使民之利病無不見達四方之聽使民之休戚無不聞則賢路廣而天下之之士皆一家民情達而天下之疾痛皆一身矣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此謀治于外臣以承內也十二州之牧皆養民之官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不違農時也民食既足教化可興一州之內民之遠者優游涵泳以俟其化民之近者提撕儆覺以要其成蓋隨地而敷養民之政也州中有以德行稱者則尊位重祿以厚之有以仁厚稱者則推心委任以信之使民蒙其德包藏凶惡之人則拒絕以難之使民不受其害蓋擇人以敷養民之化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慕生養安全之樂仰仁人君子之風亦相率而服從矣至此養道始有成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治莫急於相舜詢岳咨牧後即求總治之人言今日當爲者皆帝堯之事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總治之職以明亮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庶事因以順成采中天地萬協之庶績使人遂其生物若其性則常使無不熙矣時懋者使仍作司空勉兼百揆之事蓋錄其舊績勉其新功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此因禹讓而申命棄終養民之職也言洪水初平地利未盡與黎民容有阨于飢者汝仍為后稷教民順天時之早晚因地利之高下以布播此百穀然後可以終養民之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此命契終教民之事言平成而奏百姓狃于氣習容有恩義衰薄不相親睦以致五倫之名位等級容有紊亂不相遜順者汝仍作之司徒敬布五教惟在寬裕待之使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然後司徒之職可終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此命皋陶終士師之職言平成方興豈無蠻夷猾亂中夏因而民不率教或乘間為寇賊姦宄者汝仍為士師於不可宥者用五刑以服其罪而服之但有三等之就大辟棄市宮辟下蠶室餘刑就屏處刑存輕重也若情存可矜者用五流以宅其罪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大罪居四裔次則九州外次則千里外流仍遠近也汝惟盡心明察務使輕重遠近法必當乎罪罪足服其心不獨奸偽革心而蠻夷亦且嚮化然後士師之職可終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求百工之官也若者順自然之理制百物之宜技藝有度不作淫巧以蕩上心服器有式無事奇邪以亂朝制即汝諧義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求虞衡之官也若予者言人君一身為萬物之主上而山林下而川澤有草木焉當順其性而封植之有鳥獸焉當順其性而長育之取之以時用之有節諧者即此義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此求典禮之官也天子為天神地祇人鬼之主而典其尊卑昭穆之禮者則秩宗也有能者不徒知禮之文而直達禮之本蓋事神之本在心雖未祭之先必夙夜敬畏使正直之體常存則敬以直內絕無私曲斯其心潔清無物欲之汚可以交神明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此求典樂之官也胄子自天子元子至公卿大夫適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不可不教以樂而負養其中和之德也但性直者少溫寬者少栗以樂教之使其溫與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虐簡者必傲以樂教之使不至傲與虐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然教必以樂者以其出于性情者感乎性情以其本于中和者養其中和也蓋樂由心生心之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詩言志既形于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此人聲所由生也既有長短清濁必循大律之一定者以抑正聲之常參大律之不齊者以和變聲之異陽律抑其聲之重濁陰律和其聲之輕清故曰律和聲此人聲所由和也由是奏之郊廟則天神格而人鬼享奏之朝廷則群后讓而庶尹諧夫神人亦且感格而況以教胄子又何中和之德不可成哉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此命納言之官所以防讒說之害治也命令政教必審其果出自宸衷而無假託乃出布于四方敷奏復逆必審其果出于公論而非乃佞乃入納于朝廷如是則讒說自息又何至傷絕善類駭亂眾聽哉出納皆曰朕命者以其皆達于天下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上分命之此總告之使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蓋四岳九官十二牧或治內或治外或總治或分治雖有大小崇卑之異然其事皆天責之君君付之臣則庶官之事皆天事也故必敬以亮之使內修外理綱舉目張則不惟無負于君亦不愧于天矣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此命官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則勸懲存道存以作臣下勵翼之心舉措時宜可以服遠人觀化之志內而庶績理之于百官亦公則照然就緒而內無廢事外而一當本有惡無善者令則感慕服從而又善惡之可分外無內人矣惟其法之善故其效之大如此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此總敘舜之始終也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史臣敘禹陳謨之由曰禹治水功成已舉舜之德敷廣布于瀰彼聲及矣猶以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帝之心也于是爲責難之謨以敬承于帝欲保其治于無窮如下文所云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禹祗承之謨曰主治者君當夙夜祗懼以克盡君道輔治者臣亦必鞠躬盡瘁而克

盡臣職上下交修各務盡其所當爲然後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遷化于善矣君若臣可以交命既敷而生易心哉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舜然禹克艱之謨以爲君臣信能克艱如此豈特政乂民化哉必有以廣延衆論凡理歟庶民之嘉言皆得上達而無隱伏矣必有以悉致羣賢凡能修政長民之賢皆得在位而無遺佚矣必有以使萬邦之衆皆安于善政樂于速化而無一夫之不獲矣此克艱之效豈易致哉蓋從善非難而舍己以從之爲難必稽衆求言舍己從善忘私順理之至然後嘉言罔攸伏也愛民非難而無告一無所虐爲難必于鰥寡孤獨不使我虐愛民之至然後萬邦咸寧也用賢非難而欲困窮之不廢爲難必于懷抱未舒之士不敢廢棄好士之至然後野無遺賢也然此惟堯能之蓋不敢自謂其能而舜之克艱亦可見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舜以克艱歸堯益因贊堯以勉舜也謂堯之克艱本于盛德言其全體無一理之不備言其大用無一息之或間惟其廣而能運是以變化不測自其大而化之而言聖矣而聖不可知則又神焉自其威之可畏而言武矣而英華發外則又文焉是以德與天合而天眷顧之盡有四海得天祿也爲天下君居天位也堯以盛德致大業如此帝今紹堯可不法其克艱以承天眷哉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迪者順其道禹因上言天眷而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善逆猶影響之出于形聲以見不可不克艱而致政乂民化之吉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此益推廣克艱惠迪之謨也儆戒無虞者言亂每生于極治變常發于不虞故無虞之時法度易至廢弛必戒其失墜身心易至逸樂必戒其遊淫任賢以小人間之曰貳去邪不能果斷曰疑至有所圖則揆于理未安者勿成就之凡百志慮惟合理而廣大者則成之爲刑賞予奪必依于道好惡從違必順于公凡此八者誠無怠而儆戒于心無荒而儆戒于事則克艱惠迪之道無不盡將政益乂民益安而動罔不吉四夷且歸王矣況中土乎此儆戒之所以不可緩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

蓋儆戒之言禹嘆美其得保治之道謂帝當深念者也君貴有德非徒善而已當推美意于民法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實有以養民之身心如水火金木土穀皆天地自然之利養道所自出者今則或相制以洩其過或補助以補其不及令各得理無不修矣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逆居而無教故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此人當為之事養道所由成者今以理行之各得其宜處之各當其理已為和為合六三而為九惟敘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惟歌言九者既已修理各順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養民之功在此成矣猶慮人情始勤而終怠不可無以激勵之也故勸于是者則戒諭而休美

之怠于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猶慮勸懲之出于勉強者不能久也故復仰其九歌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修者常修和者常和而養民之功得長保不壞蓋所謂儆戒無虞者惟此可不念哉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謂懷襄患息地既平矣因而生物功蓄天斯成焉故六府為財用所自出三事為人事所當為信皆修和而治不惟今民被其利萬世資六府以養身資三事以養心者皆有賴焉此禹平治之功誠宜相與保之矣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此舜命禹攝位之事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禹因總師之命言德不堪任民不依歸惟陶勇往力行布德于明刑弼教中德下及民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也且念堪此任者皋在陶即舍之他求亦惟在陶顯稱于口皆在陶即誠發于心亦惟在陶反覆思之率無作易惟帝念其功使之攝位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舜不聽禹讓惟稱皋陶之功以勉之且惟茲臣民無或有犯我政令者由汝為士師明五刑輕重以輔五教所不及而期至于于治雖五教不從日未免用刑然本心實期民化而無刑故民皆感化協于中道而刑無所施此汝之功當懋勉不怠可也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皐陶以舜美其功因以其功歸之帝德曰協中之化非臣之功由帝德之盡善盡美掛下事者無意過也其實何如臨臣則總其大綱而不煩密御民則使其自化而不急迫懲惡則罰不及于孫勸善則賞及後世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仁厚存于常法中也罪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至法有可殺可無殺者則與其殺之害人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仁厚溢于常法外也此皆罔愆之實好生之德也是德漸涵浸漬洽于民心茲故無不愛慕感悅自協于中不干于戌也蓋不敢以擅德民懷之化作府明刑弼教之功自任推歸功于帝而已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因陶歸功于己亟歎美之曰民不犯法上不用刑予所欲也今使我如願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順從是汝之美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此舜復美禹之功德必使攝位也方洚水儆予禹敷奏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是功存以過乎人也非汝賢乎功成之後驕淫易生又能勤于王事儉于私養絕無盈滿寬假之心是德有以過乎人也非汝賢乎存是功德矜伐易生汝雖有能未嘗挾以自高而人皆敬服孰與汝爭能汝雖有功未嘗夸以示人而人皆推讓孰與汝爭功夫有德不矜則德愈盛所以懋乃德有功不伐則功愈豐所以嘉乃績是雖遜揖之德務致之功皆莫能及因宜膺曆數而終升大位也況予攝耶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舜以天下傳禹因告以治天下之道而此言存心出治之本也治道本于心自其發于形氣者曰人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自其發于義理者曰道心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使道心有定見而人心不得以雜一以守之使道心有定力而人心不得以奪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

此謹乎內所以應乎外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此告以聽言處事之要也言稽于古已然之中在焉所當聽也謀合于衆同然之中在焉所當用也若言無據謀自專皆一人之私心非天下之公論未有不妨政害治者也勿聽勿庸斯聽庸皆中矣此制乎外所以養其內也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中道在心罔至善而可願欲者必精一以敬修于內無使不善生于心勿聽庸以敬

修于外無使不善害于政則慎位之道盡而君民胥相慶矣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

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此記禹攝位所行之大事也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此見君臣以德格苗也蓋贊佐于禹謂人心不可以威劫而可以德感天雖至遠能修德以感通之則無有不至試以天道言之大凡日以月盈數滿者必招損陽消陰歎數謙者必受益知此則惟當謙以修德矣然天道之可信不若人事之易見也即以人事言之卯帝不得乎親而極共慕之切欲順乎親而極其事之誠雖瞍之而可以孝格苗之頑獨不可以德化乎然感諸明之易不若感諸苗之難也如鬼神至苗難倦苟平日修德極誠自能感動使其常亨況苗亦有人心者獨不可以誠感乎禹

咸益言而偃武帝咸益言而修文難文命德發舜非自禹班師而始敷史臣以禹班師而歸逸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率其常儀有苗之至適當其時也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民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皐陶釋陳修身仁智之謨而先欲君迪德爲進言之地曰君天下以德爲本信能明行實踐以修其德則臣知君樂聞善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謨無不明焉知君善聞過則以柔齊勝以可濟否弼無不諾焉人盡忠不由乎上修德乎慎修者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準也必兢兢致謹檢身于規矩而無言行之失且思爲承久而非淺近之謨迪德之事盡矣由是自身而推之家則九族之親莫不惇厚秩敘而家齊矣口身而推之國則庶官之明哲者莫不勉勵輔翼而國治矣又由家國之近可推之天

下之達而無不平者亦在此修身以化之贊襄謨明弼諧已哉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皐因禹之俞復推廣其未盡之言言人君迪德固在慎修使人有未知則賢否混淆哲之德無以迪下身而家國天下無與共理故又在知人民有未安則膏澤不究仁之德無以迪下身而家國天下無以宣澤故又在安民禹以其道大而難兼盡也謂智仁兼盡若是難帝之智如神飭妨時吝也仁如天猶懼方割也帝猶難之況其他

予何也知人則有鑑別之哲自能度德定位而官人當使有一不當非哲也此知人所以難也安民則有恩澤之惠黎民自然愛慕而懷服使有一不懷非惠也此安民所以難也能哲以知人又惠以安民智仁兼盡將賢知奮庸而世道升民心太和而邪本同難三凶皆不足以害吾治矣仁智功用之大如此此帝所以猶難不亦以其易而忽之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以下三節言知人之事所以迪知之德此則言知人之要也總言德之見于持己接物者其凡有九然總言其人之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也德寬弘者必嚴栗乃不偏于寬德柔順者必特立乃不偏于柔愿而謹厚者循恭恪之禮乃不至樸鄙亂而有治才者有敬畏之心乃不至驕矜馴擾者果毅非優柔而寡斷徑直者温厚非峻厲而難親簡易者廉辯不則幸而疏器性剛健者多矯激能篤實而非慮志彊敢者多任氣能好義而合宜此皆其成德之介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若人于此九德或獨擅乎一長或兼備乎衆理多寡俱彰者于事為之間又且始終有常無時間隙斯為成德之吉士哉以此觀大則下無遺情而知人之哲得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

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言官人之效也吉士之德多寡不同總宜于治官如九德中有三宣若矣且日宣而充廣之能蓋以著此三德之有常者也以為大夫必能夙夜匪懈振舉法度以浚明有家之政九德中有六固嚴謹矣且日嚴而祇敬之能蓋以謹此六德之有常者也以為諸侯必能奮起于事功修明典章以亮采有邦之政德之宜于用如此君能合而受之兼收于未用之先分以布之器使下既用之後則知人之哲盡而官人之效弘將見德多之俊德少之乂皆任官使矣有德而同官日有僚人各任事日百工百僚同心共濟爭相師法因而百工莫不内時作事春夏布德施惠勞民勸相秋冬禁

秩和慢讙欽蓋藏以順水火木金土之辰山是禮樂刑政工虞教養兼舉無遺而庶績其凝成矣官人之資固如此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欲舜端用人之本也論官固在度德而取人必在修身人君表正萬邦慎無以安逸縱欲倡導諸侯惟當兢兢戒謹一業業危懼以勤儉先天下可也蓋以人君一日二日為時至暫而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不可不兢業以圖至逸欲以端用人之本也然天子能以一身統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一慎無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蓋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戒哉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以下言安民之事所以迪任之德此正陳安民之謨也五倫為萬世不易之經曰典乃天之所敘本至厚也而不能必民之不薄則正其典而使歸于厚者惟君典有等級為上下民志之防曰禮乃天之所秩本有常也而不能必民之不變則用其禮而使安于常者惟君然君所主于上臣則輔于下當同其寅畏而無怨協其恭敬而無

怠以和民之典禮使我所惇庸一如天所敘秩焉然存發化不可無勸懲則遵乎典禮為有德天所命也君必體福善之天制五等服以彰顯之德有崇卑服用有隆殺也若違乎典禮為有罪天所罰也君必體禍淫之天用五等刑以懲戒之罪有大小刑用有輕重也是命討雖由乎天實為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力不怠使我所賞罰不異天所命討焉夫敬以敷教則民安典禮之中而懷善發之惠矣懋以修政則民安命討之內而懷善政之惠矣苟何仁之德存不迪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此承上言天人一理見民之當安也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蓋典禮命討出于天而責之君則典禮之和不和政事之勉不勉皆天之聰明之所及明威之所加也然天之聰明因民之視聽天之明因民之好惡民心所存即天理所在天人一理通達無間而合心之敬文合天人而一之者也有民社者務必寅恭于惇庸不違民之心受之中懋勉于命討不失民心大公之理不以民視民而以天視民斯安民之道盡而仁之德于焉允迪也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此禹皐總敘帝之行也皐言知人安民之事誠順仁智之理可見諸行勿以難自阻也禹謂致于行信可存官人民懷之效皐復謙曰言可行我所知也可有功非我知

也但帝欲知人則思日贊以迪繹之德爲成湯明堯舜之治帝欲安民則思日贊以迪仁之德爲成惇庸命討之治爲皋責難之意亦至矣哉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帝既聞皋之謨而好善之心無窮乃使禹亦陳昌言禹以皋謨已至我更何言但艱難之念易忘不成之功難保今惟思日孜孜保治而已皋問孜孜之義禹乃敘前功之難曰方洪水爲害民困水災于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跋履險阻循山伐木而後水功可興是時水土未平民方阻飢乃與益進鳥獸魚鼈之肉使民食焉決川距海使大水有所歸濬畎澮至川使小水有所洩水患漸平乃與稷教民播種而艱者尚以鮮食爲助迨水患既平山林川澤之利皆興因懋勉其民遷有于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至此而胼胝非一日勤勞非一人經營非一事然後民乃得粒食萬邦始得立綱紀施政發焉此所以日孜孜也皋以成功之難如此君臣宜師法其言共保治于無窮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此正孜孜保治之事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致百年之禍今雖民粒邦乂帝當內慎于心外慎于事以居是位可也然慎位之本在君心必安其止使順適乎天理而不陷于人欲故必審于念慮方動之始使所發者得其止而不輕動者于事務成之際使所安者得其止而不苟成則君德修于內矣其或君止未安幾康未審左右輔弼必直言以匡之則君德修于外矣以此交修之德動而見于政治則吾志在厚民生而民之樂生興事不待勞來勸相之已加吾志在正民德而民之遷善敏德不待條教章程之已布翕然丕應因有先意而徯我者其下而得民者如此以此交修之德顯然受命于帝則皇天中重眷命與以休嘉之福其上而得天者如此則位以人心而益固以天眷而益隆治安始可保也豈易易哉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帝有感弼直之言嘆曰布列庶位者惟臣非其官也所以格心正事者在是臣哉其我之鄰哉左右輔弼者惟鄰非無屬也所以格心正事者惟是鄰哉其我之臣哉反復詠嘆其望禹者至矣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詳臣所以爲鄰之義也言君臣相須實爲一體乃作朕股肱耳目焉如予憂教未敷欲輔助斯民有親遜之風必資汝輔翼以弘教思之仁予恐政未乂欲宜布四方有立達之象必資汝有爲以厥咨保之濟非作朕股肱乎垂衣而治禮制存焉予欲觀古人象德之義如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六者繪畫于上衣以象天之輕淸宗彝虎蜼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黼取其斷黻取其辨六者織繡于下裳以象地之重濁其絺與繡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

而作朝祭之服必資汝明辨使尊卑大小服稱其德也作樂宜化治道通焉予欲聞六律所和之五聲而被之八音者所樂之乖和察政之治忽其聽與察惟以朝廷所出民間所納之五言爲之必資汝審樂知政治則保其成忽則更其始非作朕耳目予臣所以爲鄰之義如此上日臣鄰見君臣相親而志勢此日股肱耳目見君臣一體而志形引咎愈切責望愈至矣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帝言予豈樂于或有戾于道爾當正其失無面諛以爲好而背毀以爲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有負股肱耳目之寄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上欲其盡忠直于已此欲其發忠直于人言頑愚讒說之人不在是忠直之列者未可遽絕之也必用射侯以彰其頑讒使之自愧以啓其改過之心又必撻以夏楚以勵其愧恥于一時記其過惡以堅其愧恥于悠久三者之教欲其變頑讒而與忠直者並生于天地間也然欲知其改與否必命樂官取其敷奏復逆之言時時播揚于樂如言中理而被之樂者和是能改也則薦而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聖人不忍輕棄人也如此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

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此禹欲帝專事乎德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于天下至于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將見萬邦黎民之賢彥懷忠直者皆思爲帝股肱耳目之臣惟帝時舉而用之耳用之之道何如其始進也使敷陳其言而聽納之以觀其忠直之蘊其既進也則就衆人職業一一明試之以考其忠直之實果有功于民而爲忠直也則賜其車服以厚其報夫既修德以來賢而又考成以核實則凡在位者誰敢不讓于忠直敢不精白一

心以徵應君上求賢之心至是、不惟黎獻蒸乂而頑讒亦化矣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此禹勉舜施威以化頑而舜則以服頑不可廢威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娶妻生子

皆不暇顧惟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爲急水土既平則彊域可定又因地域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蓋彊理宇內乃人君之事禹特輔成之故曰弼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四面相距五千里也疆域既定則官職可建乃于九州之內每州立十二人以爲之師使其佐州牧以糾羣后九州之外迪于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使其率蕃夷以衛中國聖人經理之制詳內略外如此今則內外遠近各遵行朝廷德敎皆有功緒可稽惟三苗頑慢不肯就工帝不可不念之而修德也帝以諸臣蹈行德敎由禹治水弼服建官次第成功惟有苗頑慢皐陶方敬承禹之功敘方施五等象刑以明其輕重取舍則不即工者自畏而化矣可專恃大德敎哉斯言雖在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非徂征後事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節夔敘韶樂感通之妙以形容帝德之盛也樂之始作升歌于堂堂上之樂以人聲爲主而鳴球琴瑟皆聲之輕清者也于是考擊之而輕重適其宜搏拊之而抑揚盡其妙以是合乎詠歌之聲則堂上之雍和矣但見有如祖考咸來格而如在顯如虞賓亦與羣后相讓則神人無不和可知堂下之樂與詠歌迭作而管鼗笙鏞皆聲之重濁者也管鼗相宜擊柷以合樂敔以止笙鏞其外與堂上之樂間迭而作則堂下之樂和矣但見鳥獸至蠢亦蹌蹌率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然樂分上下總名簫韶

一詠一闋是爲一成如是者九直與九功九敘共昭其盛則雖鳳凰異物亦來舞而有容儀非帝德之盛亦烏能感召如此哉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石音屬角最難諧和夔言磬有大小擊有重輕在帝和八音無不和矣夔以其聲之和協其氣之和獸感率舞物無不和矣以其帝之和動其心之和尹信諧和大無不和矣帝德誠盛矣哉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

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
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
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此係虞廷交相責難以見保治無窮之
心也帝將作歌以責難于臣先述其意曰
天命靡常治亂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
樂和然斯須不謹則怠荒起必朝乾夕惕
時時物人可也幾微不謹則禍患生必防
微杜漸事事物天可也乃歌曰臣若股
肱誠喜于乘時圖幾則輔相有賴而元首
之治功勃然興起百工之事熙然克廣矣股
肱所不勉予皐陶從賡歌而責難下作亦
先述其意曰帝欲物天保治當念之哉若
名臣之倡必總率羣臣與起事功但銳下
興事者易令叢脞又必詳守成憲不可輕

于有爲所以開物天之始也事既作矣然
不勤考核則銳始者或怠終苛者行不
遂又當數考其成功使無誕慢欺蔽之失
所以要勑夫之成也兩言欽哉者興事考
成皆帝當儆念者也乃賡歌曰元首果得
大體不爲詰詰之督率作存方省成存道
將見股肱奉法修職而良庶事熙然就理
而康此歌所以勉之而又歌以戒之也

愛日堂尚書註解纂要卷之二
平陵史貽直鐵崖先生鑒定
豐溪吳　蓮余嘉甫纂輯

夏書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別土地以為
九州則知地勢之高下為治水之先後矣
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則
知水勢之緩急矣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
之大者以為之紀綱則知水勢
之出入矣三者禹治水之要也

冀州　冀州壺梁太原覃白壤賦一錯二全
中中田等及恒衛鳥夷碣石一來北邊
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
豫河之北不言疆界者以餘州所至可見
亦所以尊京師示
下言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壺口山乃河水北來
南下之衝治之所以殺河勢也凡曰既者
已事之辭經始治之曰載蓋八年于
外始于此時四載之乘始于此地也

治梁及岐。
呂梁之石崇峻河水激盪震動天地勝水
出孤岐山東北注于汾而汾流入于河二
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
也此兩節禹建新功急者難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冀州之水莫大于汾汾出于太原經于太岳東入于河禹因鯀之功修之所以導汾之源流也曰至者原在北岳在南中間非止一山一地不若梁岐相去近故曰及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覃懷平地在岳陽東地之近河者也況出其西洪出其東方洪水橫潰土壤致功爲難今河汾治可致有功以至衡漳旁地亦皆厎績爲清漳出大黽谷濁漳出鹿谷山河自大任北流二漳合流東入河縱而漳橫故曰衡漳蓋言覃懷衆地以見水言二漳衆水以見地此兩節禹因舊功成父績也○通州以河爲大衡于壺口經于梁岐汾入于河懷乃河內地漳亦入河水也

厥土惟白壤

水患既平土宜可辨柔土無塊曰壤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冀土皆白壤土舍之說從其多者言也設土辨則可以教凡稼穡庶土辨則可以因地制貢矣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田賦既辨地利可與定其賦則第一等而地力年分之不齊則雜出第二等也定其田則第五等賦高于田者地廣而人稠也先賦後田者賦非盡出于田並場圃田漆林之類而征之餘州則皆田之賦也不言貢篚者畿內之地無所事貢篚也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恆水出恆山北谷東入滱水衛水出恆山靈壽東入滹沱今已各從其道大陸河水所經今河治已可耕作恆衛水小而地遠向不暇治大陸地平而近河向未易治故其成功于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幾內不制貢已征于厥賦中矣惟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一以示羈縻之義一以明不貴異物而水患之平亦于是可驗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在河口海濱帝都三面距河他州皆以達河爲至惟北方貢賦之來其地仰漁陽上谷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間故曰夾右

濟河惟兖州

兖州九雷灘沮合桑土黑墳絲條達厥田中下賦貞進漆絲織文淨濟漯有州言疆界者仰奠高山大川也兖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據者跨而過之距者未至其地但以之爲表識也

九河既道

兖當河下流之衝禹分之爲九以殺其勢使經流行于中支流行于外各順其道同爲逆河以入北海而水之流者治矣

雷夏既澤

雷夏乃濟水所鍾濟横入澤澤不能受故氾濫奔潰澤失其澤矣濟治始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雷夏始爲澤水之止者治矣

灉沮會同、

水自河出爲灉自濟出爲沮灉與沮會而合一以趨于海猶諸侯會同以朝于天子也。兖水莫大于河濟濟既道則河治既澤則濟治會同則河濟之別流亦治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蠶性惡溼故水退而後可蠶則民得興矣兖地卑下皆居丘陵至是始得下居平地則民居奠而兖土平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水患平而土復其常故言色則純黑言性則墳起也土性復而物遂其生故其草則暢茂其木則長盛也兖徐揚爲東南下流草木不得其生今如此則百穀五材可知矣蓋其治故志之耳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兖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爲正也然必作治十有三載而後九等之賦乃同于他州者兖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生理鮮少也蓋經國取民者義也既薄其賦又緩其則者仁漸于養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既定田賦之等爰制所貢之物厥木惟條而漆有所生桑土既蠶而絲有所出若錦綺之屬織而有文者則盛以篚焉蓋漆所以制器用文事武備供不可無絲與織文所以備章服皆國用所不能無者是兖之貢皆因其所宜貴其所重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濟水南入于河漯水支分于河皆與河通故定兖之貢道東循近濟者則浮濟而逆流以入河西北近河者則浮漯而順流以入河隨其便也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海岱惟青州、

青州嵎夷及濰淄白墳田三賦四輸厥貢鹽絺檿絲篚浮汶達濟入京師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

嵎夷既略、

嵎夷極東濱海施功爲難今水退已可經略者與樹蓺而爲之封古溝塗而爲之畛聚遠以見近是青之土無不平也

濰淄其道、

濰水出濰山北入于海淄水出源山東入于濟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循其入海入濟之故道也。按河濟下流兖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西南那岱而無碁山之險故嵎夷略而聊邪左右皆樂土雖東北至海而無下流之衝故濰淄道而濟汶上下皆安流故其用力爲最省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青土有二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濵之土廣漠而斥鹵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等地利美賦第四等人工少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海有鹽以供飲食山有絺以供衣服海物以供燕享以非一種故曰錯止通非貢也岱山之谷絲枲可供服用鈆可充器械松可備棟宇怪石亦可備器用萊山之夷木治而地可畜牧其山桑之絲堅韌中琴瑟之絃紆帛之用亦人篚貢焉此隨地貢也

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雖有濰淄然皆入海而去濟遠惟汶出原山之陽西南入濟由濟達河爲便不言達河者因于兗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淮蒙羽大野東赤埴漸包田上中賦第五分貢惟土厥篚玄織淮泗通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蓋止言海岱嫌于青止言淮海嫌于揚故獨言三至也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

淮沂其乂

淮水出胎簪山沂水出艾山徐之川莫大于淮淮乂則自泗而下可知矣徐之淺莫大于沂沂乂則自沭而下可知矣蓋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淮會泗沂而入海先淮後沂者先大後小也

蒙羽其藝

二山淮沂下流淮沂乂二山可種藝矣先蒙後羽者先高後卑也

大野既豬

水蓄而復流曰豬濟水種于大野使其正流有所容而復流入于河使其餘波不所洩大野無不豬矣尚何奔潰泛濫之患哉

東原底平

東原便濟之東大野環抱之區也底平者水患大而底于平也。按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東原地之平者淮沂乂而蒙羽藝大野豬而東原平皆理之相因者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徐土色赤其性則埴膩而墳起草木亦漸長叢生而物性遂矣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其土厚賦第五等人工尚少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徐土雖赤而五色者亦間有之貢之爲建社封土之用此通州貢也羽山之谷有五色之雉其羽中旌旄可爲禮器嶧山之陽特生之桐其林中琴瑟與泗水之濱其石

可成磬皆可爲樂器淮夷之蠙珠及魚可爲服飾祭祀之用此隨地貢也然淮夷之貢入于篚者赤黑之幣可爲齊祭服及荐服者黑經白緯之纖以爲禪服自經自緯之縞以爲祥服皆禮之不可缺者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與泗相連故自淮達泗惟一。道泗與河不通故自泗達河有而遂蓋泗之西有灘、灘。出于河而東入泗。者也則自泗入灘出灘而達河焉泗之上有濟濟入于河而合泗者也則自泗入濟出濟而達河焉皆逆流而上者也。金徐以淮爲土首言及淮州境以淮而別繼言其又州書以淮而除觀蠙珠等物貢物惟淮爲多觀浮淮達泗貢道惟淮爲便即泝與泗亦入于淮者也

淮海惟揚州、

揚彭鳥江震澤底篠簜塗泥田九居賦七上錯金三品錫貢沿江淮泗宜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

彭蠡即鄱陽湖在揚之上流合諸江之水跨三州之地澤之大者也既豬者言其上承諸水下入于江而不復奔潰也

陽鳥攸居、

日行南陸雁向南飛日行北陸雁向北飛故日陽鳥攸居者言彭蠡豬則洲渚平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三江既入、

三江爲震澤下流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並松江爲三江其源出于一而其流分爲三既入者入于海也

震澤底定、

震澤即太湖跨三江之上流三江未入故其區之水多震而難定今江既入海而下流既順則上流自安故底于定也。按揚州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荊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莫大于彭蠡東莫大于震澤故舉二水以見揚之成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簜大竹水去竹已布生也草則少長而夭木則高聳而喬其地卑濕故其土皆塗泥非如黃白之美色壤墳之美性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土惟惡也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者人工修也曰上錯者言自下品入中品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可爲禮器篠中矢之笴簜中樂之管亦可爲符節象齒犀革可爲車甲鳥羽獸毛可爲旌旄木可爲棟宇器械此皆通州常貢也卉服葛越之屬織貝錦名此則一方常貢也小橘大柚供祭祀宴賓客則錫命而後貢非常貢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禹時江淮未通故貢賦之來必順流沿江以入海自海逆流以達淮由淮而達泗自泗而或由灉或由濟而達河矣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江漢九沱潛雲土塗泥第八田三賦羽毛納錫貢江沱逾洛入河南

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

江發源于岷山至東陵而會漢漢發源于嶓冢至大別而入江荊雖上游尚遠然其合流之勢趨海甚順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

九江即洞庭合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故名九江非大江也孔殷言上合九江有所歸下入大江有所洩水道甚得其正也

沱潛既道

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上言孔殷以江漢之上流順自下流安此言既道以江漢之本源治自支流順也

雲土夢作乂

雲澤跨江之南夢澤跨江之北曰土者土見而已言其害已除作乂者言可耕治也而其利已興蓋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按荊州水患莫大于

江漢九江江漢所經沱潛江漢所出而雲夢則跨江南北乃江漢之所鍾者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荊揚同土故田比揚僅加一等賦第三等者地濶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荊貢與揚多同荊先言羽毛者以善者爲先也杶木可爲弓榦栝柏可爲棟宇爲器械者也礪砥可爲磨礱砮丹可爲矢鏃爲繪畫者也此皆一州貢也惟箘簵二作矢楛木可爲矢笴必以三邦之有名者貢之事尚精強也菁茅縮酒之需包而又匣匭事尚敬誠也玄纁可爲衣冠璣組以備服飾此皆常貢也若夫大龜爲國之守龜則九江所獨有又非九江所常得偶一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非其事也此一方偶貢者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不徑浮江漢便用沱潛者隨其貢道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支流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洛自洛而至冀之南河也

荊河惟豫州

豫州伊洛及滎波菏澤土壤下墳壚田四賦二錯第一漆枲磬錯洛逾河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荊山北距大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熊耳山至洛陽入洛洛水出冢嶺山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替亭北至偃師入洛澗水出廣陽山至新安入洛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蓋四水並流大小相敵者也

滎波既豬。

濟水行絕河南溢為滎自洛出為波既豬者濟入海而滎能受濟之溢洛入河而波能安洛之流一所以志濟一所以志洛也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為濟所鍾乃孟豬之上流孟豬在菏之南乃菏之下流導菏流以及孟豬以川功言上既豬以成功言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豫州之土高者柔而無塊其性沃也下者墳起而壚疏其性瘠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上在肥瘠間也賦第二等間出第一等者人下修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漆供器用枲絺紵與黑繒白縞之纖細綿之纊皆供衣服此常貢也磬錯卬礪石所以治磬者非常用故不常貢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去帝都最近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則浮于洛以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岷沱蔡和青黎田七賦入三錯奇珍鐵織皮何道貢西傾潛沔渭河宜梁州之域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

梁亦以江漢為主岷山江所出嶓冢漢所出川原既滌水去不滯而無汎濫之患其山已可種藝江漢之上源治矣

沱潛既道。

此梁州上流之沱潛去岷嶓未遠若荊則江漢朝宗下流分溢之沱潛也一根江漢一根岷嶓俱以支流明正派者既道言沱西入大江潛西南入江順其道而無所壅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

二山上開下合沫水所經漂疾為患禹用功最多今則混涯之患既去祭告之禮可行故曰旅平凡地之高者無不治矣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其地至遠禹致功為難底績言已可耕治也凡地之平者無不治矣

厥土青黎。梁土有青有黑不言性者性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等賦第八等而地力有上下年分有不同故或錯而上之第七視正賦爲有加或錯而下之第九視正賦爲不及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玉磬石磬供樂用柔鐵剛鐵供器用自金供周用石砮供矢用也熊羆狐貍其皮製之可爲裘其毛織之可爲罽供服用也梁地多山寶藏興焉禽獸居之故所貢皆不外是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此爲梁西境絶遠者言也西傾之南桓水出爲桓與潛通可以達潛與沔不通阻漾枝津必舍舟由陸而南嶓岡北進運門接沔沔與渭不通又必過褒水逾衙嶺灘斜川而北入渭入渭則絶河而渡以達帝都矣

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弱涇漆灃荊岐原隰三危黃壤齊田一賦六球琳貢積石渭汭附織皮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弱水既西。西海之山弱水出焉散漫無力不能負芥既西者順西流之性而道之西流此水之變者禹亦因其性與勢之自然而非強也

涇屬渭汭。雍州之水渭爲大涇水出幵頭山東入于渭渭水出南谷山東流入河汭水出弦蒲藪東入于涇汭在西北渭在東古涇則居中而仰受乎汭俯納于渭故曰屬其實納涇汭者渭也

漆沮既從。漆水出同官界沮水出子午嶺至華原相合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曰從者以渭爲之大也

灃水攸同。灃水出終南山東北入渭曰同者同于渭以入河也二水相敵故曰同渭水出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而渭東會于灃涇水北注之而渭東會于涇漆沮東北注之而渭東過漆沮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此三節言水之常者同其流也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荊山漆沮所經岐山涇汭所經終南灃水所出惇物灃水所經鳥鼠渭水所經衆水致功同而衆山致祭同地之高者平矣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地在豳底績則民居奠民事興矣豬野澤名治水成功自高而

下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地之卑者平矣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此見雍州不特近地底績即遠如三危亦無水患可以居止三苗于是安居樂業咸革心向化而大有功敘矣

厥土惟黃壤、

雍州之土色黃而得其正性壤而得其美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土性黃而地力厚也賦第六等地勢狹而人工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可為圭璋琅玕似珠可飾冠冕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州貢道有二東北境則自積石至龍門以達冀西河西南境則或浮灃涇或浮漆沮以會于渭汭山汭以達渭由渭以亂于河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此不惟成功著于中國且條功及于外裔也三國皆貢皮服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敘言感乎戎之功而就敘歸化也禹功所及之遠如此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

石、入于海、

荊岐雍冀北條山西傾南境雍豫環南條嶓冢梁荊北條岷山南跨二支罽

以下四節皆導山此則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為濟河濟之經始也岍荊岐雍州山條皆冀州山逾者雍州功畢禹過河至冀也雍當河北諸山發源之始冀當河北諸山入海之終故隨山治水始于雍終于冀爲導岍至荊山使三山之水流于渭而入海也導壺口至太岳使河流北入海汾東入河也導底柱至王屋使河水北入海濟西南入河也導太行至碣石使太行之水入河恆山入滹至碣石河口海濱之地止爲諸山之水同入于海矣山水皆原于西北故敘山敘水皆山西北而東南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爲潛伊洛淮渭之經始也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至太華渭水之所經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栢經陪尾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也諸山導而伊洛渭可入河淮可入海矣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此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爲潛漢之經始也嶓冢漢所出在梁州荊山內方漢所經大別漢所入在荊州而漢于是可入江矣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爲潛江之經始也岷山所出在梁州衡山敷淺原江之所經

在荆州岷山之脉北一支爲衡山而盡于洞庭西南一支至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在湘西南敷淺原在湘東北故禹必過九江導之而江于是可會漢入海矣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水始弱黑河北條漾漢南條江會瀾流其與淮俱四瀆濟西導渭洛東逾以下九節濟川北濟川之功自導山始故導水大導山也流沙其沙隨風流行禹導弱之正派至合黎山其餘波入流沙河也導山曰至曰過曰過指禹言導水曰過曰至曰爲指水言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出汾關山至三危導其源也入南流導其流也弱水性之異者黑水色之異者

萬水皆東而弱水獨弱且西流萬水皆濁而黑水獨黑且南流天地之間有常有變聖人亦順其性而已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此導北條大河也河出崑崙積石乃其見處禹故自此導之自積石三千里至龍門不言所經者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爲雍豫西河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爲豫南河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洚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則曰大陸曰九河爲兗東河又記其入北海處則曰逆河中斷在所詳也逆者河下流海上逆也龍門不鑿無以洩上流之怒九河不播無以洩其下流溢析爲九分其勢也合爲一統其歸也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導之耳河蓋始于雍經于冀豫終于兗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此導南條之漢也發源嶓冢其名爲漾導之而漢源濟矣自是東流則爲漢又東則爲滄浪皆漾所爲隨地得名也三澨水名大別山名皆漢東向所經至大別則南合

于江匯爲彭蠡流爲北江與江同歸于海曰過以大入小也曰入以小入大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此導南條之江也江出岷山導其源也沱江之別流于梁者東至于澧江流所至也自澧以下荆之九江水之大而江過之也州巴陵地之大而江至之又東迤邐北會者彭蠡東出彭蠡爲中江而入東海焉蓋江漢發源于梁合流于荆同入海于揚者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此導北條之濟也濟乃四瀆之水初出王屋爲沇一見也自沇而下又伏矣東流爲濟二見也入河濟行又伏矣溢爲滎三見也自滎而下又伏矣東出陶丘四見也自見不再伏矣入河而辨爲濟者濟清而河濁也爲滎而辨爲濟者濟流而滎豬也荷澤汶水皆東向所經又北東自青州入海而伏見之性遂矣蓋濟發源于冀經流于豫分流于徐入海于青凡三伏而四見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此導北條之淮也淮爲四瀆之一出胎簪山禹自桐柏導之于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淮會泗沂而東入于海即徐之淮沂其乂是也蓋淮發源于豫經流于徐入海于揚者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此四瀆西之大川水之始終于雍者也渭出南谷山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灃涇漆沮皆入渭而渭東入河入河則入北海矣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此四瀆東之大川水之始終于豫者也洛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伊瀍澗水皆入洛而洛入河入河則入北海矣。江漢言山先于水者以源出于山也河淮渭洛言水先于山者源非出其山特自其山導之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止于積石見

處導之也沇不言山者沇伏見不一故不言源弱黑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曰入大水合小水曰過二水勢均相入曰會水莫大于河故河不言會此禹立言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九州之疆域雖異而水土之平者則同曰攸同言萬方已共享平成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土之平者治矣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土之高者治矣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之水流者治矣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潰決水之止者治矣四海之水無大無小無不會同

而同歸于海矣所謂九州攸同者如此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總結九州土田貢賦之等也天下之大害既去天下之大利斯興地平天成故六府皆大修治交正者因土以定貢合庶土之高下肥瘠交相正焉何州產何物何地產最良然後常者茂貢皆下者錫貢不責有下無猶懼其過也不取盈于裒斂懼其濫也故曰底慎則壤者因田以定賦合穀土之上中下相品節焉孰爲地勢之廣狹孰爲人工之早晚然後正者宰輕錯者通變輕重有成憲不因時變者也厚薄有定規不隨意變易也故曰成賦蓋不能不取者經國之義而取之有道者愛民之仁也

錫土姓

水土平而貢賦定分理不可無人故封建興焉錫之土以立國是教以事君之忠錫之姓以立宗是教以承家之孝一以維平成之治一以布修和之化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臣民皆將遵行德教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以下五節見禹制成五服之事此分甸服五百里為五等五百里者王城之內四面

皆五百里也以皆田賦之事故曰甸服內百里最近故並禾本總賦之二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三百里又次之去藁麤皮納也然三百里內止稭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四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五百里在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分侯服五百里為三等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卿大夫邑地內臣之祿也男爵小國也諸侯侯爵大國次國也外臣之祿也先小國次大國各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蓋內其地之內外為衛之大小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此分綏服五百里為三等綏者漸遠王畿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三百里近內則必酌量其風氣剛柔與淺深先後之宜使教化日興二百里近外則常振揚其武兵什伍與簡閱講練之法使奮暴靜清文以善民生而內無不安武以護民生而外無不安聖人所以嚴華夏之備如此內治非無武而以文為垂外治非無文而以武為垂亦各隨其所重而言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此分要服五百里為三等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蔡謂放罪人于此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此分荒服五百里為三等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荒者去王畿益遠取荒野之義蔡與流以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記聲教化所及之遠也祗德之先既感于地平天成之後經理之制又備大建官弼服之詳故風聲教化漸漬被覆于東西而遠及于南北其聲則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其教則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蓋法制及五服者猶有限而教化垂四施者更無窮也圭以昭覲告之禮玄以象治水之事成功即平水土及定田賦建侯弼服等

事一以見治平之所由一以見受命之無負也

甘誓 啟立有扈不服啟親率六師討之誓師于甘故以甘名篇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古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主射一居右主擊刺御者居中主馬馳驅一不用命

皆足致敗故使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禹之訓也君之與民可以情親不可以勢疏其義何居蓋以民為國之本必仁愛固結使邦本堅固然後國得以安也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此言已不足怙民甚可畏以申結祖訓可近不可下之義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經常不易曰典中正有準曰則皆治天下典章法度也鈞石五權之最重皆闗通見彼此通同無折閡之意和平見人情而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盛德成君臨萬邦之大業貽謀備至即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子孫慮詳且遠矣奈何至今而遂失之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此舉聖訓以罪羲和失臣職犯謨訓也言禹經書于心而有謨宜布于令而有訓明有徵驗可以保安邦國也其詞曰君能恐懼修德行政消變異于上大小群臣亦能本法修職輔君修德行政于下上下交修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為明明后也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此舉聖令以罪羲和違命曠職也遒人宣令之官木鐸宣令之具言凡居官而以道相師者若或有一德之闕一政之失必交相規正之即百工及執藝之人若或作奇巧以縱逸從而作害德政者必執所司之事以諫正之其言羲和之罪下止不恭之刑也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此正著羲和之罪以見其當誅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此勉其武勇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

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愛日堂尚書註解纂要卷之三

平陵史貽直鐵厓先生鑒定

豐溪吳　蓮余嘉甫纂輯

商書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

此言順天之不容已、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此言應人之不容已、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此示以賞罰之決、以勵其氣也、

仲虺之誥

此篇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矣、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爲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存無窮之懼、以深慰湯而釋其慚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

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作誥以解釋湯慙歎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惟天于生民中、特生聰明者、不溺于欲、使首出庶物以治之、禁其欲使不至爭。患其爭使不至亂。天立君之意、凡以爲民、如此。桀既失其所以爲民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王以勇智之德、勇足有爲以撥亂亂。智足有謀以圖事之機。蓋欲王出其智勇立萬邦之標準、以繼禹舊所服行之道、使聲教四訖、所謂聰明時乂也。然天所以欲王表正纘服若茲者、惟在率循典常、下人紹之既墜者、亦以振之。下彝倫之已斁者。智以察之。以奉順乎天、而不背天錫王意也、天之託王其重大如此、今日之天下實

迪于天命、所不容辭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
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此申言天命湯不容辭之責也、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
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上三節、言順天。此三節、言應人。簡賢以下、言湯為桀所忌、而迹之危、如鋤莠簸秕之難容。德足聽聞、又深言湯為桀所深忌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
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此湯德足人聽聞之實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非本原之地純乎天。德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徹、然後以此心用人。于人之悉有衆善者、則盡祿位以官之、人之果著崇勳者、則盛土田以賞之、用人當矣。以此心處己、用人之善、若己而無忘嫉、改己之過、不吝而無畏難、處己當矣、其于臨民之際、存心廣大、而不失于縱、存政慈祥、而不失于柔。若德彰著、天下皆信其寬能得衆、仁足長人、可為天下君也、則有天下也固。宜何懋焉。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
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
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怨其後予、是未至而望之切。慶其來蘇、是已至而悅之深。戴商惟舊、見民之愛戴歸往者已久、蓋不待今日鳴條之役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
亡固存、邦乃其昌、
前既釋湯之懋、此下因以勸勉之、此皆以懷諸侯之道也。受命之初、莫先統御諸侯、諸侯有才全德備、而賢者、當信任寵遇以養佑之。有積善行仁、而德者、當資于培植以輔助之。有委身殉國之忠者、則樹之風聲以揚其名。有奉法修職之良者、則加之

獎勸以成其志。此所以其善之大小、而重輕之也。其有弱而不振者、則設官以兼之。昧而不明者、則懲責以攻之、紊其紀綱者、則滅以取之。危其社稷者、則戮以侮之。此因其惡之小大、而輕重之也。弱昧亂亡、是彼有亡道、因與推之。賢德忠良、是彼有存理、因與固之。將見諸侯皆知所勸懲、勉于善而不蹈于亡、侯邦乃日盛矣。王惟盡統御之道而已、何懋焉。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
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
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言人心離合之機只勉其修德爲統御之本也德乃聯屬天下之本誠日新不已則萬邦雖違而皆懷如自滿假九族雖親而亦離人心離合之機如此王德雖足聽聞當益勉則大德立中道于天下以爲民表率焉然懋德建中之事何如德莫大于義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而中之用行德莫大于禮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而中之體立如此非特有以建中于民即垂諸後裔凡欲制事制心者皆取法有餘矣然是道也必學問而後能于問人君能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誠心聽受則德尊業廣未有不爲天下王者苟傲然自恃則必言又日天下義理無窮一人聞見有限誠反及好問則德益隆業益廣未有不寬裕者苟後然自用則狹小矣王誠隆師好問則德昭而中建萬邦咸懷矣何愍焉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此包上二節言之欲其謹于受命之初也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傾覆之此天道也欽崇者敬順其福善之道而以禮存祇承乎禍淫之道而以善惡爲戒而所以統馭諸侯修德檢身者無不盡其道也永保者存其殖之休無覆亡之患所謂萬邦惟懷者可保于無窮也欽崇天道則能謹始矣永保天命則能有終矣此欲謹其終惟在圖于始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此先敘君道之重以起下文也天降仁義禮智信大中之道于民人順受之固有秉彝之常性然天能降衷于民而不能使民保全其衷民皆受性于天而不能自盡其性則能使人皆自安于其道惟在爲君師者導之以教化齊之以法制曲盡其裁成輔相之方而已君道之有功于天有功于民所繫之重如此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此言桀失君道天欲亡之以見其可伐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此承上言己奉天伐罪以救民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此言請命于天而天果佑下民也向者民困虐政如草木憔悴今則凶害除荼毒免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此言受付託之重而懼不克勝也輯寧者使邦家盡和集而無乖戾盡安康而無困苦教養兼盡而後綏猷之責始盡但一人至渺邦家至衆故責愈重憂愈大不能不望助于諸侯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此正求助諸侯之事蓋任輯寧之責者君分輯寧之任者臣凡我新造之邦無縱肆以壞輯寧之法無逆樂以廢輯寧之政而輔君輯寧則爾之常典也其各敬守侯度法度一循其常道樂不踰其則以共承上天俾予輯寧之休命予庶可恃以無恐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守典爾之善不能輯寧君之罪君臣罔當各盡其道若罪之在民由于我而罪之在我非由人見己尤不可不盡輯寧之道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此結上言我今與爾諸侯罔有始矣未必保其終也尚其君能信盡輯寧之責臣能信盡守典之終則君永免獲戾臣永承天休國祚乃靈長而有終矣曰尚曰亦皆兢兢不敢必之辭也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訓王必于是日者乘其初心之虛必以祖德者啓其繼述之念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將言烈祖之德故先即夏事告之言夏先后能懋其德則勃然以興其子孫不能修德則忽然以亡欲太甲知天命祖宗之不足恃也自鳴條自亳者言桀造可攻之釁由其積惡于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于亳天非有私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當桀作虐諸侯無敢有起而請命者惟王奮義理之勇數著于天下易其荼毒代以寬仁故民皆信其志在救民而懷服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此亦勉其嗣德也嗣先王之位當嗣先王之德然嗣德在謹初而已謹始之道莫大乎孝弟蓋愛敬人心所同王欲立愛于此而刑愛于人惟發志速事以孝其親欲立敬于此而刑敬于人惟敬老尊賢以悌其長由是始家邦終四海皆成孝弟之化矣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此舉湯之成德欲太甲知所嗣又見得天下之難欲其知所重也綱常乃愛敬之實未嘗泯滅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故曰肇修弗咈者諫行言聽納忠言以扶植人紀也時若者嚴惟至式順者德以倡率人紀也克明觀其寬仁臨民而君大之紀立

矣克忠觀其業難進賢而臣人之紀立矣不求備恕以用人也而取善克廣是紀修下用人之開若不及嚴以處己也而懋敬無怠是修紀下處己之際是以德日盛業日廣天與人歸由七十里以至于有萬邦而積累締造誠艱難也前言夏失天下之易此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其艱以嗣其德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上節言湯得天下之難此節言湯慮天下之後此言求治人以輔後王也哲人是明于理欲達于治亂者敷求是或舉于朝或致于野使其輔佐後王將順匡救以立人紀于天下不使流于縱欲之歸而保宗艱難之業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上乃樹人紀之法亦維持人紀意也三風十愆人紀所以壞也不匡刑墨欲其正君下令且具刑蒙士欲其正君于異日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此總結上文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祗念者言當敬念風愆體于身而不忽之念于心而不忘也蓋風愆之訓謨于先王之心為聖謨近足省身克己遠足制治保邦其用甚大而洋洋發于先王之口為嘉言綱目昭然非陳鑒戒稟然可畏其吉甚明而孔彰降祥降殃申天命之禍福在風愆之念不念邦慶宗墜申人事之禍福在風愆之念念不念言不可以敬念風愆為小小德而忽之也蓋能戒風愆則能嗣德而人紀立不修矣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此示以得天下之所自欲王無忘先王而不念忽尹躬而不從也輔君以安民言旣効勞上集命之且又宣力下撫綏之後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夫創業雖賴于臣而保業實繫于君夏先王忠信無僞存實心行實政不始勤而終怠不外修而內荒不心昵佞人而貌親正士是以永保天命而有終故其輔相亦得永綏厥位與國咸休而惟終夏桀反是今嗣王當以爲戒而自盡忠信若不辟而忝于祖尹亦將爲罔終之相雖欲盡忠匡輔能自保乎尹恐其怙己而縱欲故豫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王惟庸罔念聞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成湯致後爲善當昧爽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凡有得于心即坐以待旦欲見之于行其爲善何勤也然惟恐後人之不勤故又廣求俊彥置之左右開啓其知導迪其行其慮後何遠也今王宜效先王之所爲無顚越天之明命以自取覆亡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此深救太甲之失也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謀者尹則欲其不侈然自放當崇其儉德事必遵乎度身必要諸禮無取快于一時而心所懷在永上思延祖宗萬年之統下思貽子孫百世之規則厥命不至顚越而覆亡可免矣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此慎德之所從事者言人君慎德必知之明而行之至如虞人之射弩機旣張不遽發也必往省其矢鏃之括合于彼之法度然後發無不中曲藝且然況人君慎德可不省于度乎彼事有度身有禮乃吾心至善所當止者本然之度也事合度身合禮乃祖成規可爲後人率循者已然之度也王必肅恭收斂省己禮度使道心爲主以立本率祖所行遵守禮度而無踰越則發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慰尹心遠可有譽于後世矣安止者聖君之事欽止者賢君之事也

王未克變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此太甲致敬于尹以求圖終之道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此下皆尹匡救其君而告以圖終之道此則期以明君之事也蓋身爲天下之本必守度循禮以修其身則實德足以感乎人心自然協和無不愛戴歸往于下此惟智由天錫之明君不爲欲縱之所昏者能之王欲圖終可不以此自勵乎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竝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此湯德協下爲明后也明后莫過于湯湯于民無所不愛至于困窮尤加矜恤若已子而惠愛之是以亳邑之民被子惠之澤而悅之深鄰國之民聞子惠之風而望之切所謂協于下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此欲太甲法湯以懋德也下從則允德必先懋德凡多欲以累德者防之必力絕肆以荒德者閑之必至恒以不明下德作微肆以克終厥德作肆也然懋德焉要下法祖惟視湯之愼謹不顯日新又新而無頃刻怠惰則身修德允作協下如先王矣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

承王之休無斁

此承以懋德所從事也孝恭明聰德也思之惟之懋德也王欲敬奉先人在善繼善述而不顯覆其典刑王欲不忽臣下在言聽計從而不背棄其師保欲視遠而不蔽于淺近在勞燭九州之利害四海之休戚欲聽德而不惑于儉邪在審官之獻納萬民之談謀如是則身無不修爲允德協下之明后矣尹自竭力以順承王之休美而無有厭斁也苟何厭斁之不盡乎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天位艱哉

伊尹忠愛無窮承上篇圖終之意重諸于王言人君一身有事天治民事神之責而天親民懷鬼神享皆不常也惟能敬以修己仁以存敬誠以祭祀而後不常者可常矣人君居天之位苟下敬仁誠有未盡則難以為天民鬼神之主矣其可易為之哉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此承上言欲盡其艱在慎所與也能敬仁誠而有德則天親民懷神享而治否德亂其理如此古人皆存之者矣與古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亂者同事則無不亡顧所與何如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與終而與亂則亡亦至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見天人鬼神之理深察古今治亂之原明而又明之君能之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此言治所當與者莫如先王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能配上帝蓋德為天所親則民懷神享可知今王繼配帝之令緒尚監視此懋敬家法終始無間則與治同道罔不興矣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下四節言欲監先王之德當矯常情之偏此則告以進德之序也彼躐節而進常情也先王以一身全敬仁誠之德其積累之高造詣之遠非可以一躐至王當循序漸進若升高陟遐必于下邇其之蓋當循過之初恐其以欲速之心求望高遠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此欲其重民事謹君位也常情多視民事為細當思終哉勤動尚有其否之恐民事重于國命毋輕可也常情多以君位為樂當思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君位危于朽馭毋安可也蓋縱欲之病恐其啣耳姝以從欲恃天位為可安故又以此戒之也

慎終于始

此欲其慎圖終也事未有不善始而能善終者王欲圖維厥終而保令緒惟謹于即位臨民之始自終無不善矣蓋始為桐宮以後之始乃升陟之發軔艱危之造端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

求諸非道

此欲其審聽言也鯁直之言常情必以其難受而拒之必求諸道則忠言必至見拒矣巽順之言常情必以其易從而聽之必求諸非道則廿言不至失聽矣以上五事皆欲矯其情之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此總承上四節勉之以功期之以效也言五者之理必思而後得于心苟不謹思以省察其偏則心與理不相入無由得也五者之事必為而後成于身苟不篤行以克治其偏則身與事不相得無由成也誠能思為兼盡則蘊之心而純粹至善無理

之不假體之身而悉存衆善無一事之不出敬任誠皆合其全而一人誠大善矣由是萬邦有所視效在官則正于朝萬民則正于野天視民慎神享亦不外是矣夫一人元良則德無愧于先王萬邦以貞則治可同于先王與治同道罔不興也如此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此一處太甲作聰明一明已欲退休也君當法祖守成無恃己聰明以日變先王之政臣當功成身退無戀寵貪利以盈滿居成功之時君臣各盡其道則不愆不忘上無紛更以成寧一之治不僭不延下無猜忌以長廉讓之風邦國永信其休美矣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天難信以其命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于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命亦不常而九有亡矣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下是推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得天命者謂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常德也觀桀之亡則所謂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可知觀湯之興則所謂常厥德保厥位可知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此反覆推得天得民之故也受天明命非天私我商也我君臣一德故佑之以有九有非商求于民也我君臣一德故歸之也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此承上推一德咸應之理以起下文意也天佑民歸皆本一德存誠不雜不息而德則凡有動作自上合天心下得人心天佑民歸而無往不吉若雜人欲而二三則凡有動作必上拂天心下逆人心天棄民離而無往不凶夫吉凶所以不差在人者惟天降災降祥視人之德何如耳人可不一德哉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此勉太甲以一德也太甲新服天子之命正天命人心繫屬之初當革其舊染復其本然使德與命俱新焉然新德之要在于存常苟終不如始非日新也今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始固新矣終必懋德法祖無時豫怠而惟一是乃所以日新上言一德

此言新德者一德自成功言新德自用功言德必新而後一〻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此任人之道正新德之助也夫德必資人爲輔則當謹于用人如任庶司百職惟其有德有能者當之若任輔弼大臣則惟才全德備者任之所以然者庶官在位之臣其爲上則爲君德或朝夕納誨或陳事或獻忠使君德日新于上其爲下惟以爲民或燮理于內或潤澤于外使民生日安于下臣職所繫其重如此任用可不謹乎必求用之先難于任用而如不得已愼之于臨察而必求其德所以防小人也既用之後惟和而可否相濟惟一而終始勿貳所以任在下也如是則新德之助不既多乎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承上言用人因取善而取善有要爲德兼衆善原無定在苟執一而師則其爲德也隘必主于在人之善以爲我之師則博收不遺而有以得一之本之萬殊善原于一自有定理苟溯流忘源則其爲善也迹必合所師之善而統乎能一之地則統宗有主而有以得萬善之成歸師資于大協返諸己一德之工夫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此言一德之效驗也德至協一則心純不雜宜之詔誥自能感動人心使萬姓咸頌曰大哉以其包天下之善而無遺也皆咨知心又曰一哉以其合衆善之粹而不雜〻德咸應之神如此受天明命先王常以〻德受天祿矣王能一德則有以保其基緒而安享之後亦允有先王常以〻德得烝民矣王能一德則有以撫其民生而永厚之一德效驗念夫又如此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天子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可以觀政言德政修否見于後世服乎當時不可掩者如此王因長民于今廟享于後者可不一〻其德以善其後乎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此言一德之全功見人存不徒取善于臣又當取善于民也君民使事之相須民已不可忽況取人爲善矜無聞下存民予足必戒自滿之心廓虛受之量無作聰有餘聰人不足而自一德之功盡于己一德之助資于臣而小民亦善爲不足取也蓋匹夫匹婦不得以善作盡下上則善作、蓋之未備仰德有一之或遺其何以成一德之全功哉誠不可不取善于民也

盤庚上

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未遷時言也下篇告百官族姓既遷後言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盤庚欲遷于殷小民戀于浮言不肯往適有居告以遷爲憂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諭之使其審利害以從遷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兹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以下三節皆從告臣而先告民也言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因重我民生非欲盡致之死地今不幸水災離散不能相救以生人事因當遷矣且稽于卜亦曰此地無可能生我民天命又當遷矣言耿不可居又當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兹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

其克從先王之烈

此述故事而言遷卜不遷之害言先王有事皆稽卜天命恪謹不遷況兹遷都大事先王惟卜之從不敢安居不常其邑自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邢遷耿凡五遷矣今不承先王而遷是不知天之斷絕我命况謂能繼先王安民之烈乎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此言從卜以遷之利言今自耿遷殷若木已仆而復生將永爾命于殷繼復先王圖遷之大業而致四方于安居樂業中也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以下皆對民責臣言也大民不遷由臣之浮言排擊阻難故盤庚教民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惟舉先王遷都舊臣遵守故事以正今日之法度然所以正法度者惟曰小民有審利害當遷以言獻箴規者臣毋得遏絕使不得上達耶非有他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蓋傲上之命則不肯遷從己之安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乃一篇之綱領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

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此正以常舊服正法度者先王凡有大事惟謀任舊臣共理如以遷都之修爲播告天下舊臣則奉承于內凡小人之攸箴皆上告于君使君欲遷之指得以宣達故王用大敬而極其尊崇化于下外凡遷都之利害皆明示下民無有浮妄之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而勇于從遷舊臣之不負所用如此今爾內則伏攸箴匿厥指矣外不和于言有逸言矣凡其譊譊求信于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知所言何謂也亦大異于舊人矣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

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此自責以警臣也言非我勞民動衆荒度愛民之德實則爲民罔安也惟汝肆其險膚不宣德意不畏我耳然我觀含德不惕之情明若觀火亦由我拙于謀姑息以成汝傲上從康之過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此申傲上從康之戒言君者臣之綱君遷臣從則綱紀在序若網在綱有條理而不紊臣可昧從遷之義而傲上乎遷者勞所從遷從雖勞而乃家永建若農勤田畝乃有秋成之望臣可昧從遷之利而從康乎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此申汝猷黜乃心之戒言汝以傲上從康之私心藉曰安民以爲德非實德也誠能黜私心而施實德于民與婚友則罔遷避害禍災存德于前今復存德于後乃敢大言曰世有積德可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此再以農喻申前從康之害言汝不畏沉溺大害于遠小民邇婚友而憚勞不遷如怠農不服田力穡安有黍稷之可望乎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不靖、非予有咎、

此反覆辨論申前傲上之害何及以上言汝不善吉言導民乃倡惡于始而自災厥身乃受痛于終汝固難悔矣相時以下言民有箴言汝逸口浮言恐動之以禍患沈溺之以罪惡况予操生殺汝敢伏攸箴何難以滅火之威繩自作之罪則非予有過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此引古以起下舊人當任意言國家用人惟世臣舊家諳練典故之人非若器舊則敝不用舊用新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此言己賞罰不苟以明任舊意也言古昔臣一心相與同既遷之逸未遷之勞則汝

皆功臣子孫苟非傲上從康我何敢動用非禮之罰乎必不從遷而後罰也且爾祖父之勞可紀先王亦簡選之無遺矣我今亦不敢蔽爾祖父之善茲予大享先王而爾祖亦以功配享凡宜賞宜罰皆簡在先王與爾祖之心苟徒傲上從康亦豈敢動用非分之恩以相加乎必從遷而後賞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此言以必遷之意而戒勉之也言遷都之舉其路艱難臣民不從可謂難矣但我志之決遷如射必于中斷不容已如小民有言當遷否皆俟箴也汝無以老者荒予謀而

侮之無以幼者疎予謀而弱之惟各為百年居止之圖勉出乃力而不從康聽我遷從之謀而無傲上斯無負我任舊之意矣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此申言賞罰以勸戒之也我于舊臣無論遠而異姓邇而同姓凡誅死彰善惟視汝傲上從康與勉力聽從所如耳所以然者以邦之善而天命有永大烈紹從惟汝用德之故邦之不善而天命有今罔後大烈不復克從惟我失罰其所當罰也

凡爾衆其為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此承上言欲知其所戒也凡爾遠近衆臣其以我言轉相告戒自今以往各敬汝事無傲上整齊乃位無從康法度乃口無浮言如是則用德彰厥善矣不則用罪伐厥死不可悔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盤庚起而將遷民不率從乃明示以利害而其所告之言皆出于真誠懇惻為民圖安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自己所訓誥之言自人所受謂之命勉其明聽而戒其不從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此述先世君民同心濟難以感動之也先王惟民生是敬故競業圖遷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故雖有天災鮮不以人力勝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先王只天降水災不敢安居其所興作惟視民有利則用以遷耳此先王之事我之所聞者也爾何不念我遷都之舉乃聞于先王凡所以敬重汝命使汝遷者惟喜與汝避害共享安居之樂耳是亦先王拊民之心非謂汝民有罪比附于遷徙之罰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承上言己之遷都以爲民生者正所以從民志也趨利就安民之志也特爲浮言所惑故憚遷耳我所以招呼懷來于茲新邑者亦惟以爾蕩析離居之故欲康共以大從爾志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此言民不從遷之害言耿被河患則民危而邦亦危故今將用汝遷都以安定國家汝乃不憂我心困苦皆不宣布腹心敬愼思念以誠動我以決同遷之意是不能保后胥慼矣爾惟自取窮苦坐待沈溺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所載今汝從上之忱聯屬不屬惟相與沈溺而已必不能以人力勝天時也拊害若此爾民罔或察焉則後有河患雖自怨怒其能免沈溺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此承上極言不遷之害言汝不爲長遠之謀以思不遷之害是汝大以憂自勸也今耿雖沃饒後必沼溺汝有何生理在天乎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此決其從遷之誠也爾民當專一其心以聽遷從無起傲上從康之惡以取沈溺之敗恐浮言之人偏倚汝之身使汝害不能避拊不能遷迂曲汝之心使汝以拊爲害以害爲拊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此申欲民從遷本意言欲汝一心從遷何哉蓋不令罔後汝命幾絶矣今正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哉用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此亦承上言我之奉養汝衆必欲其遷何哉蓋保后胥慼者亦從遷我先王之勞爾先人亦甚矣我今罔遷大能奉養爾衆于生全之地者念爾爲先民之子孫故不忍坐視其沈溺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以下四節援神道以懼之此節言君不罔遷則得罪于湯所以嚴之也失政陳茲

罰朕以不遷是失安民之政而久于此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曁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曁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此言民不從遷亦得罪于湯所以嚴之民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此言民不從遷不惟得罪于先王而亦得罪于其祖父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言臣不能率民從遷則得罪于成湯祖父又嚴之臣也亂政猶治事具貝玉總貨寶也商俗尚鬼故因俗而導之如此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告汝不易即告汝于難之意言汝臣民無傲上從康當永敬我憂國憂民之大憂念務無至爾忱不屬情相絕遠也夫為民圖遷我所謀者大所念者深汝必分我謀以共謀相與聽一人之作猷分我念以共念相與紓朕心之攸困然欲體君之心必先正己之心大凡是非利害原有中正至極之理必各以此理安設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確不可易而不爲浮言所動搖也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此嚴害遷之防也遷徙道路艱關恐有不善不道之人如不恭上命及暫遇為姦宄肆行劫掠者小則劓大則殄滅之無遺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此正告以從遷之利也自此往殷樂生興事有生生之休今遷汝以永立乃家使子孫享無窮之業可不勉于從遷哉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盤庚既遷新邑臣民居止已定于是正君臣上下之位以肅尊卑之分且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告遷都急務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此戒勉臣民也遷都之初正當敬勉無或傲上而戲從康而怠臣當勉盡常職使國祚永昌民當勉修常業俾邦本永固可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

非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臣民雖遷盤庚猶慮其怨怒未忘故推誠而盡爲開示之蓋當時浮言之人必有借爲遷後加罰之説者此所以釋其疑懼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契始居亳有功于民其後屢遷前功隳矣湯欲推廣前功復往居亳依山地高水下無河圮之患而有嘉美之功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今耿圮河水民無定止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拯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是亦未知我之遷與先王同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降凶多績湯德大矣故上天將復湯德而治及我國家默牖我心使與二三篤敬之臣能審利害者敬承明命舍危就安用長居于茲新邑是我之遷欲復祖德與先王之遷欲多前功其心一也夫豈無故而動民也哉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予之果遷似廢衆謀然非棄廢之也至衆謀中有審利害之實以爲當遷之善者則用之爾不欲遷似乎違卜其實非敢如此不過謂遷徙動搖不若俟水患之平使民安固治宏此國家之大業耳無他情也蓋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此下專告臣以安民之道言爾諸臣有任牧而統諸侯者有任公卿而長庶官者有各司一職爲百執事者皆輔我以治民者也今民蕩析離去幸止未寧庶幾左輔然隱痛于心哉則凡所以撫恤而安全之者自不容已矣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此正示以隱哉之實也言爾臣賢否不一予今其勉力簡擇孰爲可任而任之孰爲不可任而舍之于進退取舍之間寓鼓舞勸相之道使皆念民生未遂而敬恤之有

以節民力厚民生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此正懋簡之實好貨之人是不念敬我衆者非所任也惟勇于敬民以衆生與事爲念撫養營謀使各保其居是能念敬我衆者所當敘之以爵秩欽之以禮貌也所謂懋簡相爾者如此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若者如我之志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志即不肩好貨之謂今我既進告爾

矣爾當勉所若戒所否于我言罔不敬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此正貯有不欽之實貝乃貝玉今必以是爲戒毋專利以病民往哉生生今必以是爲勉惟厚民生以成功知所戒則能敬我所否卽所勉則能敬我所若是誠念敬我衆無負懋簡之心矣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此終以無窮勉之也無總貨寶則能爲民尊用生生自庸則能爲民立命皆敬布爲民之德也但財貨乃人情所易動勤勞亦人情所易厭捨此勿恭庶民之生生無窮而用之大命永建矣

說命上

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亮陰不言禮也免喪不言過于禮矣故咸諫之言人君其先知之德清明在躬無所不燭謂之明哲非徒厚其身也將施之政教號令實爲法于天下今天子由亮陰而君萬邦百官皆仰王言而奉承法令如王言則爲命不言則無所稟令何可不言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此論羣臣不言之故也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明哲之德不類前人故不敢輕言惟恭敬淵默以思治道精誠之極與天相通夢帝與我賢輔將代予言此予所以不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此記得說之奇也高宗進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使人旁求于天下時說卜居于傅巖之野與象相似其相遇之奇如此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此記任賢之重也高宗得說與之語知其聖仰宅以求學之尊貴之以輔治又兼以師保之親貴之以論學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此下皆命說之辭曰予德弗類以未有誨之者汝必朝夕之間時時論治講學以輔成我德使廣見聞端趨向無愧明哲可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此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也金必礪而成器蓋知賦質之遲鈍後資琢磨以成德器之美也大川必舟楫而後濟蓋知大道岸之難登欲資臣援以成利濟之功也大旱必霖雨而霑潤蓋知己學之枯槁欲資時雨以成進機之化也蓋望濟之情切乎望礪而望一雨之心尤急乎望濟故曰一節深一節也

啓乃心、沃朕心、

此正納誨輔德之實誨出汝心德其我心必出汝心所藏凡爲學之要致治之方一無所隱于以灌我顒學望治之心使我優游厭飫不覺其入之深斯納誨盡輔德深乃以懇望助之切矣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

傷、

此喻啓沃之不可緩也若藥之喻言不啓汝心而誨有未盡則言非苦口告過無由免若跣之喻言不沃朕心則德有未成而行無定見不妄行以取困乎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此欲其以大事君也說既作相統率百官當倡率乃僚無不同心進若口之言正妄行之失使君心無妄念動無過舉率循太甲諸君繼述之道踐履成湯寬仁子惠之迹以安天下之民庶令德無弗顯之憂四方有長正之績則汝輔相之功大矣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敬我是命其思有終謝納誨輔德以曲盡啓沃之方則以己事君爲有終同心匡辟以致君法祖之治則以大事君爲有終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此答欽予時命之言所以廣其從諫之量也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言于己不必責進言于臣君果從諫而聖賢不俟臣言猶且竭忠承順況今啓沃率屬之命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休命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通篇承作相而進爲治之說也曰尊卑貴賤天道自然之序古明王奉順之而制爲君臣上下之禮合天下而分建之有王畿侯國之異就一邦而分設之有大都小都之殊立天子以主天下立諸侯以主一國天子諸侯而下各承以大夫師長共奉之順天道如此非惟天子逸豫計也蓋君上之臣輔之相與治民使遂生復性而已爲君臣者可不體明王而盡若天之道哉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此言治民在法天也天之聰明不用耳
無不聞見惟其公也人君當事事法天聰
明一出于公且時時法之無少間斷庶乎繼
天立極是為臣民表率矣由是臣皆承式
而敬順民皆取則而從治矣可見此心之
公臣民所同然非君能憲天何以得此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此憲天聰明之見于政治者言語所以文
身輕出則招辱甲胄所以衛身輕動則召
戎二者所以為己當慮其患于人也衣裳
所以命有德必謹于在笥恐其私喜而輕
予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于省己恐其私
怒而輕討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于己
也王惟戒此四者信其輕出輕動輕予輕
討之患而能明其當出當動當予當討之

公則言為帝訓兵為天威賞足昭天命罰
足揚天討而政治乃無不休美矣臣民有
不欽若
從乂哉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此憲天聰明之見于用人者庶官乃治亂
之原六卿百執事官也公卿大夫士爵也
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
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此憲天聰明之見于處事者人君臨事必
熟思審處求當乎理而後動然動非其時
猶非善也又必因時制宜求當其可而後
行則動無違時而與天皆合矣臣民有不
欽若從
乂哉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此憲天聰明之見于處己者善由勤積自
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功因人成
自矜其能則人不勸力而功隳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此憲天聰明之見于防患者禍患每伏于
無形微備當存于先事人君于無事時必
事其事而法天聰明為未然之防則規畫
周乃有備矣有備則可應變于不窮弭患
于未作而
又何患哉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無開寵幸而納人之侮則不溺愛而聰明
不蔽無恥過誤而遂己之非則不自欺而
聰明不累亦憲
天聰明事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此言宅心尤憲天聰明之要也人君欲法
天為治當求天下心惟順適乎道心之正
而安于義理之所止由是施之政事則大
綱舉細目張不皆至純至粹也乎夫有純
王之心則所存者與天一矣有純王之政
則所施者與天一矣此誠憲天之本務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此論事神之道因高宗之失而正之亦憲
天聰明事也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
煩煩則擾亂皆非事神之道也惟戒其黷
而求合于天時戒其煩而求協于天欽則

臣欽若爾民從乂矣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高宗有味憲天出治之言以爲信可服行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因高宗美其言遂責以躬行之實以爲王罔知憲天出治之言然知之非難行之爲難王忱信而行之不以爲難使今日憲天之道信可合成湯顧諟明命之德說于是有不言則有罪矣王可不務躬行以爲臣進言地耶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此高宗欲說輔己爲學先歷敍其遷徙不常舊學荒廢而嘆其學終無所顯明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此正責以爲學也學之不顯由志不正爾必開道以訓我志使不迷于所往若作酒醴爾惟涵養薰陶以釀成君德爲麴糵焉若作和羹爾惟調和參贊以燮理化機爲鹽梅焉望訓之切如此訓誡之道爾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修我德如麴糵鹽梅之得中無以罔顯我棄我實能篤信力行不負乃訓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此欲王反己以爲學也人君欲納誨交修者亦欲博採羣言以立修身治天下之事耳然眷眷人存限反諸己無窮必也學于古訓凡所載修治之理悉加融會而有獲則事不難建矣苟事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此正以學之事也王學古訓必望道未見而慮以自受人自強不息而勤以勵己將修治之理有得于心源源乎其來矣然必無間其功斯來者不止也必篤信而深念之志加遜而驕益損敏益進而怠愈志將修治之道皆充積于身誠學古而不獲矣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此示以爲學之全功也修來道積已固然矣然不推以教人則體具而用虧非全學也故聖學非以一偏而教人實居學之半始而自學所以明德因學也終而教人所以新民亦學也必一念終始常在于學無少間斷斯德之所修愈來愈積莫知其所以然斯學古無餘功而有獲之驗蓋至庶可建事而永世矣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此承上爲學之準也夫學成德之妙固造于罔覺而要爲學之始必監于先王蓋日新又新先王自學之成法克紹厥猷先王教人之成法王誠監之則王之道仰先王之道王之德仰先王之德所以修身治民者皆永立于無過之地可進事而永世矣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此說自任爲賢以責成君德也言王德至無愆惟說用能敬承求賢輔德之意廣招輔作爲學之俊乂分列庶位使之同心以匡弼庶政修者非說己也言可不務成其德以爲進賢地哉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此欲說輔己而先以人心之屬望動之言今四海皆望我德化之成者以爾帝賚之弼風動天下故也可不敢不以答其望耶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此欲其輔君作聖以慰天下之望也人必手足備而成人君必良臣輔弼論治講學而後成聖其相須誠至切也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說旣以成湯望高宗故高宗舉伊尹致君澤民自任之言而以伊尹望說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言君非輔聖之賢不與共治賢非從諫之君不食其祿君臣相遇之難如此今我與爾遇亦奇矣爾當何以自盡哉夫先王以堯舜之君成格天之化爾賴尹以爲輔其爾實能輔我繼先王之德于以永安天下之民則明保之責盡而不愧阿衡矣說乃拜而自任曰紹先以安民天子之命何休也敢以是承于己信吾力之能副難自任而無慚揚于衆諒吾言之能踐難示人而不作不不至堯舜君民不已者觀高宗之命銳然以揚自期觀傳說之言毅然以尹自任其臣相勉勵者至矣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肜祭明日又祭之名于肜日有雊鳴于鼎之異警豐昵黷祀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高宗祀豐于禰失禮之正祖己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天監以下格非之言嗚呼以下正事之言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此言天命之不可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于義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

所行義不義耳言民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今民有棄義徼禍而不順其德忽戒吝過而不服其罪天既以妖孽爲符信而正告之乃曰妖孽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絶之矣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文王伐黎祖伊見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奔告于紂蘇咲闕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

此下言紂得罪于天而天棄殷也天既絶殷內禍必至至人元龜皆知不吉此非先王不佑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于天耳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紂自絶于天故天棄殷使其饑饉荐臻民失常性廢壞常法也

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此言紂得罪于民而民棄殷也民苦紂虐無不欲其亡曰天何不降威于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如我何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紂言民心不足畏天命爲可安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紂既無悛過意祖伊退言淫戲之罪多列在上乃能責天佑乎

殷之既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言喪殷之速指汝所爲之事天人共棄其能免戮于商邦乎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微子痛殷將亡問救亂之策于父師箕子少師比干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蓋我祖成湯致功陳列于上而子孫沈酗亂德于下也篇中言我不言紂者不忍斥言之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

今、

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用法之人無得罪者故民無畏懼方且起爲仇敵讐紀蕩然淪喪之形若無畔岸殷之淪喪乃至于今日乎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言紂發出顛狂我家老成皆遜遁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于顛隮隮墜之時則殷必亡矣將若之何哉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

于酒、

此箕子答微子沈酗之語也言天降災害以荒廢殷邦而王之沈酗方興未艾不至喪亡不已也豈特王子所云敗德哉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此答發狂耄遜之語也紂惟酗酒心志迷忽不畏其所當畏故于老成舊有位者皆咈逆而棄逐之豈特所云發狂耄遜哉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此答草竊姦宄語也言商民攘竊祭祀天地之犧牷牲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亦無災殃法廢禮弛矣豈特草竊姦宄已哉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此答相爲敵讎語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是下之敵讎上實召之也今紂方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飢殍而無告豈特相爲敵讎哉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此答淪喪顛隮語也商今有災我爲宗室大臣隨無臣僕他人之理若王子宗祀所繫當以去爲道我舊云王子長且賢勸先王立之今王必疑忌是我言適以害子不去禍必及商之宗祀乃隕墜而無所托矣見己決不可去微子決不可不去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此告以彼此去就之義言各安于義所當盡以自達其志于先王使無愧于神明而已言微子義當遠去己則不復顧行遯也

愛日堂尚書詳解纂要卷之四

平陵史貽直鐵崖先生鑒定

豐溪吳　蓮余嘉甫纂輯

周書

泰誓上　武王伐殷大會諸侯于孟津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旣渡河作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此呼從征之人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

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之知覺異于物而于其中又篤生天性聰明知覺異于人者爲天下君是君又天地所獨厚者也其所以獨厚于君者豈徒尊崇之也哉正欲其體天地父母之心安養斯民而已則任元后之責者誠不可負作民父母之義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此言紂失君道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如下文所云也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此言紂慢天虐民之實而虐民正所以慢天也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此甚言紂惡之當伐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

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此武王以君師自任見伐商之不容已也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惟其能贊帝所不及以寵安天下使無不遂其生復其性也今天旣授我君師之任則有罪當討無罪當赦我何敢過用其心惟一聽于天以盡克相寵綏之道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此卽人事明伐商有必克之理兵志曰兩軍兵力相同則較才、才之德德勝則徒力不能敵兩軍恩德相同則較隋、睦之義義勝則徒德亦不能敵今受臣異心我臣一心力且不同況德義乎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此伸天意見代商存必往之意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
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夙夜祗懼、恐罪與紂鈞也、三祀是追言起兵時所行之禮、受命文考棄于親、類帝宜社告于尊、宜者慮兵內戰危求福宜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
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今民欲亡紂、天意可知、永清者除其邪穢、使汚者不得毒痡天下、沐維新之化、海政

悉爲勦滅、四方孚安、謀之依此、正天人合應之時、當亟弼予永清、不可失時、不伐致逆天命民心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師而誓、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
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
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

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將言受力行無度、故引吉語以發端、言吉人爲善、終日親賢遠姦寡欲、任民而其心猶不足、凶人爲不善、其心亦猶是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
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天惠愛斯民、而重教養之責、惟君當奉承天意、而盡君師之道、觀天不容桀之殘民、今獨能容紂乎、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
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

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
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此言天意存必克之理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此言人事存必克之理、夷人言智識平庸、周親至親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今朕必往、

民皆責于我、謂不正商罪、則以民心察天意、我之伐商必往矣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此言伐商之公、言弔民伐罪于湯伐桀之心益顯明于天下也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民畏紂虐、若崩摧其頭角、望救急矣、爾其同以弔、伐爲德、同以弔、伐爲心、立定安民之功、庶釋懍懍之危使得久安于世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親義序別信典常之道雖具于人而命于天乃疏然共知共由昭著而不揜者故曰顯道然親屬父子義屬君臣序別信屬兄弟夫婦朋友一倫一狀熟然不亂分析而不可淆者故曰惟彰此言君當奉天以修五常不當狎侮而荒怠也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此自絕于天之事、故順天以伐之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此結急于民之實故應人以伐之也樹德務滋言人爲善而有德者我扶持培植之使其日滋長也除惡務本言去衆人之惡必去其惡之首者紂乃衆惡之本當先除伐也殺敵爲果勇無畏避也致果爲毅勇無中止也登乃辟者成汝君弔伐之功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上詳受之惡爲天人所棄見古商之存亡此述文之德爲天人所歸見周之存本言文之德刑之政事教化光輝發越若日月之照臨光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西土言其德光著下所發之地也德之所及如此此天人合應宜我周之大受多方也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

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牧誓武王軍于牧野臨戰誓衆之詞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武王將發誓言先盡己之軍容鉞以克敵仗之使大知所奮旄以指麾秉之使大知所統逖矣者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友邦冢君鄰國君也御事以下本國臣也御事即三卿司徒治徒庶之政令司馬治

軍旅之誓戒司空治壁壘以營軍亞為卿武大夫也旅為卿屬士也師氏以兵守門嚴出入之防者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有綱維之責者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近周西都無事則素所服役有事則受約束而從征者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此是盡人之容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盾則並以捍蔽故言比矛長立于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揚明後能聽誓命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陰陽有不易之理內外有不倡之分反常則妖孽先見引古語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此皆紂之惡也遺謂同祖堂弟與同母親弟皆先王所遺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此告以坐作進退之法言進而迎敵少不下六步多不過七步即止以整齊其部伍然後復從而進無或乘勝而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此告以攻殺擊刺之法言戰而殺敵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即止以整齊其部伍然後復從而代無或乘怒而貪殺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此慾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兵尚威武當如四獸之勇然過勇而迎擊降必至勞動

我師是自疲耳非所以養威蓄銳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弗勗謂不勉于前三者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此言天下征伐也征者正其罪非利天下也伐者聲罪致討非無名之師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名山華山大川大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有道指其父祖而言仁人有愛民愛物之心謂太公周公之徒也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戎衣天下大定是除惡大綦也仁賢則戎釋式封式好惡與天下公是反商之阼好焚炙者而由其獄忠遂良之舊政也財粟則散之發之賚之時用與天下公是反商之殘害壅塞者而由其賑窮興之之舊政也萬姓有不悅而誠服者乎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始生明月三日也戢定亂偃仆武而興致太平明貴于文王自克商歸偃武修文歸馬放牛示與人休息不復用武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此記既生之事生魄望後也周命維新故外而庶邦冢君內而卿大夫百工皆朝見新君受正始之命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此記祀神之事代商之功既集命于先王求助于神祇矣今武功成故祀于周廟以克商之事告所親大告武成以克商之事告所尊也邦甸近畿侯衛遠諸侯皆速

奔走執事且助祭也

王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歷叙王業所由成見得民之深也四王開創積累皆功所在而未成至文乃克成之膺命爲西伯也撫方夏專征伐也大邦畏威而不敢肆則大邦安小邦懷德而得自立則小邦安是文以安天下爲心也承志承其安天下之志平非利商也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此承上承志而言黜商之命文已誕膺至紂惡貫盈則一成不易矣武敬奉天之定命東征以安士女惟時士女喜周之來皆篚幣相迎以明周王弔伐之德是豈周有求于民民有私于周哉由上天眷顧之美意默有以鼓舞乎斯民故相率而來歸耳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記武王立一代經常之法政修文之事蓋不惟以武功定天下而又以文教經太平也天下不能自治必有分井之法必有公侯伯子男申惟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也朝廷不能獨治必有官使之要惟賢不肖者不得進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也重五敎則興學明倫之有道而人紀立矣重三事則養生喪死之無憾而風俗厚矣信義上所立以倡化者惇厚于己使人不趨詐明顯于己使人不尚刑此端化本以勵俗也德功大所立以盡職者德懋懋官使人即尚賢功懋懋賞使人知作忠此爲鼓勵以勸善也弘綱大要備舉盡善武王于此役何爲哉垂衣拱手而雍容之衆嚴遊拱讓之天無爲而天下治矣蓋治法詳于有爲而治化享于無爲其致治之本末如此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記商祀于周書成箕子不臣之志稱訪道而就見表武王下賢之心以是年克商即以是年訪道亦見其汲汲于治道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凡民之生莫不各有當然之止所謂居也天于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凡大而綱常小而事物皆輔相之使不偏保合之使不離其陰騭者如此然是居止之理其于心爲秉彝由于身爲人倫天能陰騭相協于有生之初不能使之常敘于存生之後是則待敘于承天治民者矣今我不知所以敘之之道何以使其體存以立用存以存以上慰陰騭之心無負克相之任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洛書有數無字曰天錫者天以文示禹若有以啓其心禹第疇立法實因文以發之也疇範既立則綱常事物皆存矣序各得其所以之綱紀世道維持大紀皆備于此矣君欲敘倫以成撫協之化孰有要于九疇者哉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

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箕子述禹所第九疇之綱也有天地即有五行其氣運于天而不息其材用于世而不勤大君因天道以前民用莫此爲先不言用者以治天下之事無適而非用此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未發則有本然之德已發則有自然之用日敬所以誠身也身修然後可以出政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日辰所以序生也欲不失時必衛不遵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大日協所以合天也五數居中有君之象人君居尊以立臣民之準萬類皆其所統攝故皇極不言疑非數所能盡也極雖是以立本而治不可以執○三德者四時應變納民于極日大所以治民也應變之際不能無

疑皆疑者以人聽天定其猶豫曰明所以所式也或辨矣人爲不能無得失庶徵各推亡道之災符驗人事之得失曰念所以者驗也者物矣大吉不可無勸懲君民之得失異其感則天命之福極異其應嚮威所以勸懲也前四疇皇極之體所以立後四疇皇極之用所以行九疇之大綱如此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皆箕子演禹之疇乃九疇之目也五行之序以質體之微著爲先後水最微天一

生之火漸著地二生之木形質天三生之金體附地四生之土質大天五生之存質必存性潤下者陰之所以澤萬物而陰木下凝故又下炎上者陽之所以燠萬物而陽木上浮故又上木爲陽陽鬱而發散故曲所而又直遂金爲陰陰斂而柔順故可順從而炎可改革此皆以性言而上則以德言曰稼而生物之德下是始曰穡而生物之德于是終稼備井土而于是稼穡者則土之德也存性存德必存味潤下則沒清之極其味自鹹炎上則焦苦之極其味自黃曲所則氣鬱之極其味自酸從革則氣組之極其味自辛上得五行中氣故甘得五味中和五行有聲色氣味獨言味者以其切民所也君能長成輔相順其理以治民則皇極建而彝倫敘矣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

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此詳二五事之疇也五事分屬乎五行貌澤水也言陽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以人事之發見爲先後人始生而形色具既生而聲音發既發而後能視能聽貫徹貌言視聽而爲思五事之序如此五體既備五德自具貌則齊莊而恭言則順理而從視則明無不見聽則聰無不聞思則極深研幾凡恭從明聰之理自通其微曰睿此皆自然之德具于中者猶五行之名一其蘊也五德既具五用自彰著則發爲德容自然可畏可象從則發爲德音自然有倫有要明則自能旁燭無遺智周萬物聰則自能聲入心通事至能際睿則自能無思不通合虛乂哲謀而爲聖此皆自然之德發乎用者猶五行之各發其用也知其德之渾全則當敬以養之于未發之中知其用之各足則當敬以順之于已發之後敬用以誠身則五事修而彝倫之本立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此詳三八政之疇也天生五穀以養民君因之有分田制里之政食爲民所急故居一天生五財以利民君因之有通商惠工之政貨爲民所資故居二生養既遂當知報本天降元祀教民以反始也君因之以修祀典而事天地亡祖者之政行焉故祀居三養生祀死作下宗器天相厥居示民有寧宇也君因之以建司空而若四民時地利之政行焉故司空居四遷居不可無教天與民以性是以有敷教明倫之政蓋因天以正民之德也故五曰司徒弼教不率無刑天奔于民是以有詰姦刑暴之政蓋因天以防民之惡也故六曰司寇內治修矣外治不可不舉天秩有禮因存賓禮以親邦國則上下情通而德澤可不準遺故七曰賓交接備矣武威不可不振天討有罪因有師旅以平邦國則強弱相安而民人皆得其所用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八政之先後緩急如此皆所以厚民生也何極不建倫不敘哉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此詳四五紀之疇也五者大以統小小以屬大有綱維之意故曰紀非紀載也歲無不統以定四時故居一月統于歲以完晦朔故居二日統于月以定躔度故居三星有動止則別爲經緯之名日月有交會則分爲十二辰之次星辰乃日月之所經行故居四至歲月日星辰之運行本有定數則因其自然之數制爲一定之曆于其常有推步之法于其變有占驗之法是曆數乃所以統歲月日星辰者故居五此皆天之所以示乎人人之所當合乎天者也君誠協而用之非敘彝倫之先務哉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以下八節演皇極之疇此首言君民相與之盛見君當建極以化民也人君于綱常倫理言動事爲無不盡善存之理極其至善以立臣民之標準則極建于上自福集

于身惠迪而應曰吉作善而降之祥若身敘之矣然非徒厚其身而已用以布錫于衆因其材質各有成就使其觀感而化人人獲福也是觀感深而儀刑熟莫不以君所敷之極相與保守弗失亦若有以錫乎君矣然所進之極俾民同存之極所保之極俾君所與之極民之與君一如君之與民其盛如此皇乎不進其存一極乎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言庶民無邪黨有位之人無私相比附而其所保極者惟君建極使之有所取正耳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

亦言皇不可以不建極也

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庶民當隨材造就所以廣敷錫而納民于極也凡民有智足謀慮才優設施志謂操守此中人只上可進下極者汝則念之不忘存愛而與勸之如未合于善不陷于惡此中人之資亦可導于極者皇則受之不拒容與而涵育之苟其感念愛之思加進修之力見于外有安和之色發于中有好德之言則進于善存微已近于極而可進用矣汝則錫之爵祿使俯仰無愧則必益勉于善而安仰為中仰而好德為成德不亂其下無逆身心安于無咎自與極為一而錫保無虧無復淫朋之可患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此結上起下明造就之無遺也勸善易怨于微故于民之至微者戒其無虐懲惡易沮于勢故于臣之尊顯者戒其無畏也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言造就乎臣而使之歸極也凡在位之人有優于才能長于施為者必與以為善之資作以自新之路使能者益進于能為者益進于為則作歸極之人無以德之大斯懈者進極導民保極而邦其昌盛矣然所以造就之道必資于養凡此有能有為之正人必先富以廩祿役可責其為善苟俯仰無資不能使其和好于家將無暇盡力于困且不免于罪戾矣况望其羞行乎然富乃所以養賢而不可以濫及故又戒

其無用咎惡之人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此敷言之訓欲臣民誠詠而知所感創也偏陂好惡己私之生于心也凡我臣民存諸心者無偏而不中無陂而不平遵王中正之義無意為好以徇私喜遵王之正道無意為惡以逞其忿遵王之正路此戒其心之私而謂其行皇極之王道也偏黨反側己法之見于事也凡我臣民見于事者無或偏黨而狹小王道甚廣遠也無或黨偏

而頗僻王道甚平易也無或反側而邪僻

王道其正直也此戒其事之私而訓其合

皇極之體也大王義王道王路皆訓民自作

在之極惟偏陂好惡不作則志有定向自

與極相會合矣蕩蕩平平正直亦臣民自

存之極惟偏黨反側皆無則存歸宿自

其極相依矣此言修也而修人之吟咏

自得如此大王者修以身建極而化原

文設教以造就之又敷言以感動之其

欲引天下同歸于皇極也意何切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言人君以極之理反覆推衍而爲言易知

簡能切于民生日用乃天下之常理公平

正大關于世道人心乃天下之大訓以天

下常理爲天下大訓是即上帝之陰騭之意

不能作難天下言而王者代天以作言耶

此贊敷言同天之妙如此而豈可忽哉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

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此著敷言之效也天子與庶民性一而已

庶民于極之敷言諷詠而論于心佩服而

體于身將見天子立極于上道德既光華

矣而庶民會歸于下亦庶幾近天子之光

華焉至此則感激深而頌聲作曰天子本

民之父母也今以敷言教我則是教以義

方將錫于事實能思存乎我者本天下王

也今以敷言成我則是克盡敘欲之責非

徒歸其勢分實能作長乎我者尊之親之

如是其至而臣之觀感又可知矣皇極臣

此則敷錫者愈神臣民至此則錫保者

愈至人君欲彝倫之敘孰有加于此哉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

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

柔克

此詳三德之時也王者以身建極雖一理

而以德治世則存三正而上邪直而無曲

無爲而治此上德也故居一政尚嚴明欲

先振作是爲剛德故居二政宜寬容教須

委曲是爲柔德故居三三德之用如此然

其用則因大時宜至治之世臣民歸極民

無淫朋人無比德習俗皆善而無惡氣象

皆中而不偏則以正待之以在乎王其大

下相安于皇極而已若夫習俗之偏有強

梗弗順能進于極而不欲者則用威以懲

其惡是以剛治剛也有和柔委順欲進于

極而不能者則用福以勸其善是以柔治

柔也此皆政以治之也又有氣稟之過深

沈潛退不及于極者則用激厲以鼓其氣

是以剛治柔也有高亢明爽過于極者則

用裁抑以範其過是以柔治剛也此皆救

以化之也雖其用分剛柔治殊正反要

皆因時制宜納天下民俗于皇極而已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

作威玉食

承上言欲行撫世之德當操御世之權如

爵賞如刑代如玉食皆大權所在曰惟辟

見權不可下移曰無

作見臣不可上僭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此甚言僭上之患見君當操其權也僭上

者大夫必害爾家諸侯必凶爾國小臣固

之反則而頗僻民亦因之僭忒而踰常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此詳稽疑之事天下至公惟蓍龜無私能紹人之明必平日道至至公之人以掌卜筮當國有大疑時乃命卜筮以定吉凶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列卜兆之體所以著五行之變也卜之法變化形于食墨之餘象數顯于拆文之後其文有滋潤如雨者其兆為水明則開霽者其兆為火蒙昧不明者其兆為木連綿絡繹者其兆為金有交錯相勝者其兆為土五者類應則吉可知否則凶矣

曰貞、曰悔、

此列占卦之體所以著陰陽之變也筮之法歷三變而成爻總六爻而成卦陰陽不動則內卦為貞外卦為悔陰陽既動則本卦為貞變卦為悔貞者正固不移陰陽之正有事始之義悔者變動不一陰陽之變有事終之義貞悔列而吉凶寓乎其中矣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此推卜筮之用也卜筮之體合之有七分之則卜用雨霽蒙驛克占用貞悔皆所以推驗人事之過差以斷其吉凶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此聽卜筮之要時人即所擇忠人凡卜筮用一人恐聞見不公二人則適莫難從惟立三從二庶所從者公而過差可免矣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此正所以稽疑也稽疑以人謀為主神謀為輔故序卜筮于臣民之下決疑以神謀

為重人謀為輕故言卜筮于臣民之先大同者人己鬼神合一無間則逆福君身康寧強健達庇子孫遭逢吉慶下民則君謀合神謀亦吉臣謀合神謀亦吉民謀合神謀亦吉若君謀止合龜謀內舉祭祀之類吉外舉征伐之類內若人謀從而龜筮共違靜則猶吉作為則凶矣稽疑之用如此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此詳庶徵之時庶徵不外陰陽自其陰陽氣交而蒸潤曰雨屬水氣散而開霽曰暘屬火陰消陽長則舒而燠屬木陽消陰長則慘而寒屬金至陰陽噓咈曰風屬土五者各以時至曰時使其無缺少應節候不先不後各當其可庶草且暢茂繁可知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極無過多過少也曰一者言不必五者偏一亦足致凶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此言五氣休咎之應由人事之得失也肅靜屬陰爲雨乂播屬陽爲暘哲外照屬陽爲燠謀內明屬陰爲寒聖無不通爲風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　狂蕩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此言君臣當隨分省驗也王者分至尊猶歲無不統故所省在一歲之利害卿上統于王猶月統于歲故所省在一月之利害師尹統于卿上猶日統于月故所省在一日之利害皆以庶徵之休咎省在事之得失得則益勵于交修失則無忘于戒勗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此二節言休咎感召見君臣不可不修省也時無易言驗于歲月日之內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無有變易其常者在穀則因之成熟氣化齊而生理遂也政治則因之修明五辰順而庶績熙也朝則天地交而賢人出俊民用以章顯矣則陰陽和而家

道出此尸因以下寧此必居事修乃致之君與臣可不省驗哉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休徵言歲月日者見成功統于大必君得而下得以成其美咎徵言日月歲者見廢壞起于微臣一失亦足妨政害治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言庶民無所省其休咎惟繫乎上人之得失也民之麗乎上猶星之麗乎天箕者木宿巽爲木爲風故好風畢者金宿兌爲金爲澤故好雨星有異好使非日月有常

行何以遂其好乎日極南至牽牛爲冬至極北至東井爲夏至月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是日月之行冬夏有常度也然日之從星不可見以月之從星者言之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是月有以從星之好也夫星有異好賴日月之順四時而不失其常則時風時雨以從其好可知民有異欲必賴以尹之修五事而不失其常則足衣足食以從其欲蓋能從民欲則民之五事亦可以無不修矣近民者可不思盡其職哉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此二節詳五福六極之疇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有廩祿以厚生也康

寧心安體舒無憂患也攸好德樂善不倦也考終命順受其正也此以福之爲縱爲先後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此以極之重輕爲先後也五福六極在君則繫于極之建不建在民則由于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蠻夷梯航來王自通道路西旅之國貢獒以昭向化召公恐啓玩好之端防微杜漸以戒王焉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謹德一篇之綱領也明王愼德不但中國傾心而四夷皆慕德賓服無遠無近莫不貢獻方土所生之物但止可供服食器用而已云者之外無有異物蓋知明王重德不重物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方物皆愼德所致乃以此明示天下須賜異姓諸侯使之無廢其職方物中之寶玉則須賜同姓諸侯使之益厚其親故諸侯皆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自盡職於親不容已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以下五節皆謹德之事此欲其愼德而戒玩人也言愼德而極其至則動容周旋皆中禮必能使臣以禮臨民以莊而不狎侮苟德不盛未免有狎侮之心君子小人離安能盡其心力哉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此欲其愼德而戒玩物也言凡接于耳目者當戒其爲物交所引而百爲之度惟勉歸于天理之正庶心存主而不爲形役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此申玩人玩物之弊玩人不但失人之心亦而以怠勝敬並已德亦喪矣玩物不但失在度之正而以欲勝義並心志亦喪矣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此正謹德之要也志之動介理欲以道而寧則不至妄發所謂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于人欲之危也言之來有順逆以道而接則不至妄受所謂逆心必求諸道遜

志必求諸非道也在中者所以應外制外者所以養中內外交修而德無不謹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此告以謹好尚正謹德之事也三節至所寶惟賢而益切至者蓋賢人本爲可寶若所重惟此則凡無益之事奇異之物遠方之貢自皆不以動其心而朝廷安靜邇人自無徵求之擾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

山九仞功虧一簣

此正謹德之功言人君謹德其事雖非一端其功不容少閒故自夙而夜無或少有懈怠不得以受獒爲細行而不矜持以致終累乎大德猶爲山九仞而功虧于一簣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此申勉其謹德而期其效也承上言信能行此謹德之事則大德同下明王而其效不大且遠乎蓋時當大定生民固莫厥居矣今好尚端而百姓不苦誅求不且保其居乎大統既集固爲天下王矣今好尚端而後王存所取法不將世爲王乎蓋一變之受其儆而聞于天下後世者其大所以深儆武王之謹德也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二公太公召公穆卜共卜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生

戚憂惱也公恐用朝廷卜策之禮人心搖動故托辭以止之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周公既却二公之卜乃以請命爲己事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別爲一壇北向以自

立珪璧禮神之具也三王以安天下爲心武王能纘三王之緒則三王必念武王之疾故于此而請命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以下四節皆祝辭此節一則言三王當任保護之責不可坐視其死一則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求以而全其生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素性仁愛能順祖考且材藝具爲鬼神役使故當代某之身也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
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
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言武王受上帝命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
能定爾子孫于天下使四方民無不敬畏
其任大責重大可畏凡元王當任保護之
責不可墜失其帝庭之命先王亦永有依
歸不特子孫
依賴已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
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此欲三王決許其保護也龜告吉乃許我
則歸俟武王之安龜告凶乃不許我則藏
璧與珪不得事神矣
告警動三王之詞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此命龜而得三王之許也重吉
龜之兆并吉書之詞俱大兆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
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言觀卜兆之體既吉王疾其無害矣今幸
三王許我而王業之終可圖我其歸俟武
王之安三王能念
我元孫任保護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翼日乃瘳見忠
誠感動之速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
將不利于孺子、
流言無根之言一以危懼
成王一以動搖周公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
王、
言上少國疑若不避位而去
則無以告先王于地下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二年後王始知流
言之爲管蔡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

敢誚公、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
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
命我勿敢言、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
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
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新作親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王未知公，則天心動；成王既親迎，則天心助順，感應之速如此。

大誥

通篇只卜吉當從爲主，只前功當終爲要，而大吉則在造哲迪康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此將伐武庚而示以不得不然之意。周公傳王命，言大誥爾外諸侯及內治事之臣。我周不爲天憫，大降內害，使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人思我以幼沖之人繼承曆數。

言予爲天子繼守五服，以富有四海，苟不能明禮義，識時勢，以除殘去暴，導民于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況能格知天命以保曆服于無窮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上言纘前業而人事爲當盡，此言盡人事而天討爲當行。言予嗣曆服，恐不能造哲迪康以保命，若涉淵之難濟。自今以往，惟求濟亡之道，以進與茂命，如借亂之臣割。慄上宇法度以當誠書，我今討之，使前人典章法度協節大平於敷年而修明之乎。其信亂以良上宇，使商人寇受之其業于以寶益厲大而無長春，此俗止不忘武王

安天下之大功，使天法以昭示其不畢之日大業，以臨不休變伐之時，庶無愧厝服之嗣耳。今武庚不靖，天因討之，予豈敢閉抑天威而不行誅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此將言伐殷卜吉之事，故先言其驗以見卜之不可違也。昔武王遺我大寶龜，使傳上天明命以定吉凶，寶嘗問卜，兆即命曰：將有大艱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及今武庚果蠢然而動，則是昔日之卜既驗于今，豈今日之卜不能驗于後乎。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承上越茲蠢而言武庚以小腆之國，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大言將振復殷業，反欲鄙邑我周邦，仍服事殷也，其容不伐乎。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此正言伐殷卜吉之事。謂今茲蠢之明日，即有民之賢者十人，明義理，識時勢，欲輔我以往撫定商邦，以繼武王所圖未清大宅之。然此興戎大事，而我知其休美者，以朕卜三龜并吉也。夫大艱既驗于前，則卜吉必徵于後，我周決其必勝而欲往耳。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

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舉當以卜吉告臣之言見已之不敢違卜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此述羣臣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言羣臣不體我心但見兵之惡皆復我曰東征之舉以事勢言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以理勢言民之不靜雖由武庚亦惟三叔實兆豐端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事理之勢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此承艱大而言深言臣之避事也東征艱大我非不長思之但事勢不容已耳因嘆息言信此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傷然我之所為皆天所使今日之舉雖由艱大天實以甚大者遺于我身以甚艱者投于我身予我固不暇自憂矣然以義言之爾等當安慰我曰事雖艱大無勞于憂乃諸臣當同心協力以成武王之功今乃欲違卜勿征其不明大義甚矣自恤以上言已不能諉艱大之責義爾以下言羣臣皆當分艱大之責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命畏。弼我丕丕基。

此承上揚不違卜而言卜吉是天命代之也我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有天下惟卜是用今天佑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上下皆用卜如此我獨可廢卜乎又嘆息言卜代武庚而吉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欲輔成我丕丕基業而俾歷服下無疆也卜其可違乎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此承考翼不可征之言呼舊臣而告以天意是不可不終前功也言爾惟武王舊人必大能遠記前日伐商之事豈不知武王創業若此勤勞哉既知其勤當終其業況天意存在乎今四國蠢動教化否閉事勢艱難此正天欲多難興邦乃我成功所在也予敢不仰答天心民宅嗣龍以寧武王所圖步伐之事乎然龜兆雖吉而人謀未協

故民詩詩然大化爾撫征之湍人誘爾孫征之心者正欲率武王之力勞也不特此也民獻十夫昔謂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可見矣予何敢不于前寧人輔武王所圖未清大定之功伐武庶以終之予且大亦惟用四國之亂以勤勞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予何敢不于前寧人輔武王所受式商受命之休伐武庶以畢之予蓋繼述武功在小子罔有不容已之責而輔君討亂在群臣尤有不可諉之義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上原天意而以若道作勉此推人事而以子道作任昔作不忘大功意也昔我欲往征我亦畏其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但以前人亦存創後人當終昔武定天下立綱陳紀今不能詩亂以終其業若作室者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堂基况肯造屋予若耕田者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不肯播種况肯刈穫乎為子如此父老之敬事者肯曰我有後嗣不棄我作室耕田基業乎則武王亦必不謂我有後嗣能弗墜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往伐武庶以撫存大命乎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上言已當盡子道以底前功此言臣當盡臣道以救民害亦所以終武功也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謂臣僕以喻邦君御事今四國毒害百姓邦

君可坐視而不救乎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此以今昔互言其難臣之不知天命也今日東征勿以艱大而畏阻昔紂以昏德亂民武王伐之不請四海使綱常倫理大明于天下是豈武王之自致哉皆由明哲之士輔佐之耳亦惟亂臣十人蹈知上天黙殷之命及天輔周之忱相與克殷興周耳爾于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征違卜况今天降禍周邦四國倡亂之人人近相

攻于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欲我違卜勿征是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何獨勤于前而怠于後耶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伐武庚除惡以終朕畝乎若此者非徒天休寧王也亦惟休美前寧人無除惡不盡之累耳我朕欲繼寧王功爾乃不知體寧人之休耶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

惟若茲、

此反覆言己所以用卜之意。我何敢盡欲用卜。不從爾言。但以今日艱大。寧王所受寶。寧人輔成。今武庚不靖、大騷動。而前人之功幾墜矣。今欲率衛寧人之功。則當討叛伐罪。開拓疆土。無令四國動搖。此人事不得不然者。使卜不吉。猶將伐之。況今卜并吉乎。故我不憚勞大以爾東征也。上天禍淫之命斷乎不差。卜之所陳。即天命所在如此。我所以決于用卜也。其可違哉

微子之命

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乃祖節崇德之意。踐修節象賢之意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此成王命微子為殷後而深致期望之辭。先王有德者尊而祀之。後嗣有象先王之賢者使主其祀。古制然也。今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豈徒然哉。蓋殷之禮物。一正先王統緒所在。承其統而修之。所以備一王之法。先代之裔與當代之臣不同。作賓所以別一王之後。然非止一時已也。修明商制與周制並降。禮隆賓位與君位俱久。于以傳之萬世無窮耶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

裔、

此正崇德意也。齊無不敬。聖無不通。廣人難量。淵深不測。有此四德。故上得天下安民。近濟時。遠裕後。尊崇奉祀。烏能已乎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此正象賢意也。齊聖廣淵之道。爾能躬行不廢。舊有善聲久矣。惟其有敬謹克孝之純心。見之嚴于祀先之實事。將與恪敬者同心源。恤祀者同行事矣。存此踐修之實德。我故美之曰。是能篤厚前人所行而不忘。真象賢者也。我知以此德奉天必以時歆享。以此德治民必祗敬協合。故立爾為上公。使治東夏也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此因戒勉之也。欽哉。欲其推恪慎肅恭之心于君國于民日也。往東夏。必敷陳常道以正民居。上公必謹守名分以正己。如是則可以衛王室。使我周賴以治安。弘乃祖使先業不至失墜。範乃民為東夏之儀刑安厥位。保上公之爵祿。然不特蕃王室也。又能宣揚教化。只輔一人。不特弘乃祖也。又能垂裕後昆。以綿世澤。不特律乃民也。且諸侯以爾為法則。不特綏厥位也。且我周待爾無厭斁。此告統承作賓所當敬者

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此飭遣就國之辭言往東夏必盡心于敷訓率典以美其政愼毋廢棄我命汝之言則崇德象賢之意斯無負矣

康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孟侯尊之之辭朕弟親之之辭呼其名而告之欲其聽之審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

明德務崇之之謂自紀綱至教化能欲其光昭焉愼罰務去之之謂自一刑至五刑

能無敢輕忽焉仁義兼施恩威並行此文王造周之本乃一篇之綱領也

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此詳文王造周之實示康叔開邦之由也鰥寡人所易忽文則尤加憐恤不敢侮慢有才者則量擢之而用所當用有德者則尊禮之而敬所當敬其明德有如此者有罪者則懲罰之而刑所當刑其愼罰有如此者然明之愼之皆德也由是盛德顯著

于民民心歸之用能肇造而奄有岐豐之地及一二鄰邦之民皆恭德而畏威漸以修治至徧西土之衆無不畏威懷德而怙之如父言之如天由是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嘉美乃大命殪殷大受天命而有天下于是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有敘而畏威懷德焉文考既積累于前寡兄又勉勵于後故汝封有此東土也可不念紹述之艱而明德愼罰是務哉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

在王命

此欲康叔博學以明德也所告明德之事當念而不忘文王愛民好古之德不惟行之爲德行且發之爲德言汝之所素聞者今汝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緒纘所聞而服行之可也然此特當代耳今所往之國乃殷賢聖君明德以治民者汝當廣求其經世之跡用爲保民之準然有一代哲王必有一代碩輔如伊傅諸老成皆明德訓民者汝當大遠思之凡處心稽慮咸取法爲斯知所以訓民也然此猶近代耳若堯舜禹皆明德保民者又當別求所聞而率由之用爲康保斯民之範近述遠勝如此明命衆理于一原聖帝明王之德無不具統萬善于一本聖者賢相之猷無不該此心之天撫綏有餘由是積中發外凡帝王之治道君相之事業皆將出乎身加乎民

而有餘裕果能明德治民不廢王命而長保家國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此欲其盡明德之功以治民也言汝一身民生所繫視民不安必如疾痛在身不可不敬以治民也蓋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撫后虐仇至爲難保汝往之間必盡心于近遠達豫無安然自肆好爲逸樂之事斯德無不明而難保者乎保乎否則能免民怨乎我聞上之致怨不在事之大小惟在理之順

不順行之勉不勉誠不可不敬以保民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此言明德必至新民而後終也封當爲之事惟在廣上德意以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不惟自盡其職而助王之道亦在于此蓋天命視殷民爲去留人心視殷民爲師昔今能迹速遠播以保之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作興新民不外是矣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諸罰也德固當明法亦不可不慎必須敬以明之如人有小罪非過誤乃故犯自爲不法用意如此罪雖輕情重必且殺之況其重者乎乃有大罪非故犯乃過誤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罪重情輕亦且宥之況其輕者乎敬明固難已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此言諸罰之足以化民也有敘即上罪輕情重之當取罪重情輕之當舍與其用情罪其輕其重之等當大明之以服人心則民乃戒其惡勉于善也然用罰不以明刑服

衆爲貴而以使民遷善遠罪爲難去惡不誠非明也于民故爲不善者必若已有疾多方攻除則民知殺之乃以生之自盡棄其咎矣保善不誠非明也于民無如犯法者必若毋保予加意愛護則民知殺之乃以成之自安于治矣去惡保善極其誠乃所謂大明服而棄咎保乂則人盡勑懋和矣謀罰之足以化民者如此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刑殺天所以討有罪非汝得刑殺之無或以已意刑殺之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舉之以戒其徇已亦諸罰事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而有司訟獄之事汝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敘者用之則以殷法治殷民斯法有所準而民無所聽矣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凡獄詞之要者必爲囚求生道服膺思念或五六日或十日三月如果情與罪當乃以殷法大辟之斯仁義兼盡無冤民矣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承上二節言汝敷陳是法與事以殷法示存卹矣罰斷以殷常法以殷法斷要囚矣

然既吉易至不遜刑殺必酌其宜于時者用之趨時易至狥己勿以刑殺就汝喜怒之私不既吉狥己則刑殺盡順于義是有次序然矜喜之心生則怠惰之心起刑罰所由不中也汝當思日未能盡順于義常憂既吉狥己可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未有若者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朕罔知之若朕不忍之心好生之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故先發其良心焉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此下三節正用罰之事凡民有犯罪爲寇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強狠亡命人無不惡之衆此誅明用罰之當罪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此嚴之民也言寇攘姦宄固爲大惡可惡況不孝不友之人尤可惡乎商季禮義不

明人紀廢壞父子兄弟至于如此苟不于我爲政之人加以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紊亂矣汝其速由文王監殷所作之罰刑茲無赦不可緩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此嚴之臣也民不率敎大罪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爲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皆作敎民之責乃不以孝友導民別布條敎遵道于譽不念其君不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于下我所深惡而刑雖已有當速由此義刑義殺率誅戮之

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此直嚴之。康叔也。言汝爲君長乃臣民之表率。苟不能以孝友齊其家。以忠義訓其臣徒。恃威虐大廢天子謹罰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汝且不用上命。何以責臣庶厥君望民從化哉。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誥罰之終也。大作罰茲義。皆文王所謂書者。乃常法也。汝欲以德用乂。亦惟無往不敬守此典而已。由此敬典之中。而求裕民之道。則不在文王之法。而在文王敬忌之心。敬則咎惡不務有所不忽。忌則庶獄罔知有所不敢。則裕其民曰。我惟有及于文王。則罰無不謹。而非大放王命者矣。我能不悅懌乎。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武王自嚴以勵康叔。欲其以德用罰也。我則思夫民其無知犯法者。或未有以導之耳。當委曲開導。使安于孝友。歸于禮義。常享吉康之樂。刑自無所用耳。彼殷先哲王皆導民吉康者。我惟取法之。用以安治其民。而期與之等匹焉。況殷民雖染汙俗。善性猶存。無導之不肯向。苟不導之以德。則爲無政于國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殷先王以德導民。我罔不可不監。汝亦貴所應保者。故告汝迪德之說于行罰之先。今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狠戾。迪之雖屢未上同。商先王之治。明思天其罰殛我。我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與多。雖極微小罪。在朕躬。況今元惡不牽。著聞于天乎。

王曰、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刑以殘民。可怨事也。則無作刑。尚威嚴。非善謀也。俾我一日非常法也。則勿用。如文考殷王商考及古哲王。皆敬于用德者。惟斷以誠心。卓有定見。以大法則之。乃心化民之本。用是德以安之。使不流于慘刻。乃德化民之要。用是德以省之。使不奪于威嚴。乃猷化民之謀。用是德以蒞之。使不狃于目前。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則不汝取瘝而棄絕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康叔有助王宅命之責故望之延大命服命俾明德慎罰命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康叔有助王新民之責故望之下繫民心也勿廢所敬守之常法聽我命而服行之德務崇罰務去乃不殄享而世享其國矣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爲妹邦發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

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此四節先述文王誥毖臣民之辭言文王爲西伯朝夕勅戒諸臣曰惟祭祀則用此酒以享神蓋天始令民作酒者惟大祭而已庶邦則盡乎地庶士少正御事則盡乎人朝夕則盡乎時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此言酒禍以戒庶邦也縱酒實天之降威如内迷心志外喪威儀民之喪德由于酒縱欲敗度蠱惑政事君之喪邦亦由酒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此專誥臣之小子也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專誥教之有官守而溺酒則曠官有職業而溺酒則廢職故戒其無常于酒及庶國小子亦然惟祭祀旅酬之禮有享尸之燕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荒心志亂威儀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誥民之小子也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是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自務本節用之心專縱欲荒淫之念息而善日生矣子孫亦當

聰聽其常訓苟忽謹酒爲小德必累綱常之大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誥毖民之大命欲康叔明之于妹邦也言妹土民當嗣續四股之力無時忘惰大修農功奔走田畝以奉養其父兄或敏于貿易牽車牛遠事貿用所得以孝養其父母爲農爲商仰足以事而親心慶矣由是承親之歡雖精潔豐厚以宴樂焉可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

覲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毖臣之大命欲康叔明之于妹邦也爾庶士有官守者及庶官之長凡爲君子當常聽我毖酒之訓如爾家有養老之禮爾大能盡其誠敬就爾奉祖一惟君命則勸爾羞洽伊自醉飽可也此事又爾之大者爾當未承祭時能常常反觀于身內省于心使念慮之發皆爲之際悉合乎中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于身而可交于神明庶幾能進饋祀則飲福享胙伊自助而用宴樂可也養老事神如此則職業修衆信爲王治事之臣大德無虧天必順之可以長保厥位永不忘在王家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言文王毖酒之教之大見康叔不可不明于妹邦也言輔佐文王往日之諸臣能遵文王毖酒之教不敢厚自用酒是以君臣合德克享天心故我至于今能大受殷命而有天下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此言商所由興欲康叔法之以明大命于妹邦也昔湯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雅保不徒畏于心而實見之行處已則經其德而日新又新德罔二三以爲天親民懷之本用人則秉其哲而克宅克俊智無儀哉以爲事天治民之資湯以迪畏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莫不法其經德以成就君德法其秉哲以欽畏輔相當時治事大臣昔輔君經德秉哲而有責難之恭君相同一迪畏之心不敢暇逸如此況曰敢尚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承上言湯以敬畏垂統不惟君相不敢暇逸而內外諸臣昔不敢湎于酒不惟有所畏而不敢亦且有所勉而不暇所以然者以成王畏相君德固已顯矣今則助之使蓋昭著厥棐有恭尸人能祗辟矣今則助之使蓋不忘大助君修德則心在朝廷助用輔德則心在廟堂自不暇于飲矣非湯垂統之善何以致此

殷罔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此言紂之所以亡欲康叔戒之以明大命下妹邦也受沉酗其身敗令不著于民所敬守者惟作怨之事不肯改易縱爲非法安樂喪儀民無不痛傷其心悼罔必亡而受且益荒于酒不思自息其逸怨疾强很雖殺身不畏罪盈商邑雖滅亡不憂其不能迪畏小民如此上無馨德以格天下有穢德以聞上共不能迪畏天斷如此故天之降喪亦惟受酗酒以自速其罪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此欲康叔監商之興亡以起下劼毖之意監於水僅見其妍媸監於人則知其得失我當以殷之失爲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此正委康叔以撫時之責言汝當用力戒謹與降命降威之戒明羞耇羞祀之職使

與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皆不湎于酒也然此猶遠者耳況汝近所資友有太史掌六典以佐王治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內史掌八柄以詔王馭羣臣者及賢臣百寮諸大臣可不劼毖之乎然此猶卑者耶況汝尊而師事有服休坐而論道講明治理服采起而作事惟弘治化者可不劼毖之乎然此因殷于尊也況汝疇匹而位三卿若圻父司馬掌迫逐違命農父司徒掌順保萬民宏父司空掌正經界定法制者可不劼毖之乎然此猶嚴之人也況汝身爲遠近尊卑之表必剛果用力以制于酒不以言教而以身教庶劼毖之化可行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言民不率教者當以法治之戒毖之後而猶羣飲是不修農服賈聚爲姦惡者也勿佚不輕縱義也予其殺未必殺仁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此言臣不率教者謂殷受導迪爲惡之臣工雖湎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爲姦惡者無庸殺之姑且修易禮祀教之可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此言以勸懲殷臣從教也言殷臣有不忘養祀之教則染惡之臣爲正事之臣酬于

酒德者乃今天顯示德矣我則明揚之而享用其祿如不率教我豈恤汝旣不自潔是當同于羣飲拘殺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此欲其毖臣以端毖民之本言汝當常聽我毖酒之命化臣以化民使不治有司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此欲其通上下之情也大家勢重天子位尊其情皆難達者然皆視臣民以爲向背誠子庶民體羣臣而得其心則可致大家之悅服下之情通矣誠撫臣庶安大家而得其心則可致天子之眷顧上之情通矣惟邦君者以責有專屬難旁諉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此欲其寬刑辟也汝若常發越于心諭臣曰凡我以官師爲師者如三卿尹旅皆當體我不欲厲殺之心然以言教不若以身教亦惟爾爲君者先恭敬不怨以勞來其民則三卿尹旅往後亦敬汝敬勞而不敢虐矣敬勞之實何如爾往後于姦宄先殺人藏匿人之大罪察其可矜疑者宥之則三卿尹旅將于凡戕殺人毀敗人物之小罪可矜疑者亦宥而不治矣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此舉先王命監之事見于寬刑辟也王者開置監國立之君而輔之臣其治本以爲民曰凡爾君臣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至于人之寡弱者則哀矜之婦之窮獨者則矜恤之推而保合一國之民率由無戕無虐之道而容蓄之使各得其所命監之詞如此今原其諄諄責望于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引掖斯民出刑辟之中遂生養而不困就安全而不危耳命監之意若此汝今爲監無用刑辟以戕虐人可也

惟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承上言我欲汝通情寬辟者以爾有成終之責耳我之于爾旣除殘去暴勤除矣爾可不勤彰癉乎如治田然旣廣去其草棘尤頓陳列修治爲疆界溝洫斯除惡乃防畫也旣分土建邦勤脩沫矣爾可不勤綢繆乎如作室然旣環築其垣墉尤頓塗墍以飾之茅茨以覆之斯立基于不拔也旣立綱陳紀勤勑作矣爾可不勤矣章乎

如治器然既質成于樸斲尤賴加以華采塗以丹雘斯立制乃備美也我之賴爾成終者蓋如此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以下皆周大臣進戒之詞此述先王以德馭臣之效見後王當取法也文王念諸侯屏藩之重盡皆用明德以懷之推誠加禮使遠方都相親近當時諸侯莫不感德享上鼓舞興起友愛如兄弟凡朝覲會同各以其方而來亦盡皆用忠君之明德夫上以明德懷其下下以明德享其上此皆典也後王能用之以和輯諸侯則庶邦亦必大來享上矣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言天以中國人民土地付先王者以其用明德也今王亦當惟德是用于迷惑染惡之民和以消其乖戾之氣懌以協其好惡之心與先之以引其入于善後之以驅其化于善則四邦來安歸于先王所受之天命可常保用能悅懌在天之靈矣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此冊臣祈告永命之詞言用德以懷侯化民欲王之監于茲者誠以侯者因之撫民者因之永惟欲王今日懷侯化民之德至于萬年俾子孫長爲君而保民永爲諸侯王爲萬民君也

愛日堂尚書註解纂要卷之五

平陵史貽直鐵崖先生鑒定

豐溪吳　蓮余嘉市纂輯

召誥 通篇只諴小民爲祈天命之本只疾敬德爲諴小民之本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鎬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自鎬至豐以宅洛事告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

則經營 召公承王命先觀洛邑遂還而來于三日至洛五日卜王城下都之所既得吉卜則經理營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殷民已遷于洛故役之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祭天地止用牛者于尊以簡爲誠也社祭兼羊豕者于卑以豐爲貴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周公以營洛之人力多寡工程期限著爲役書以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使侯知尊民民知趨事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殷之頑民皆趨事赴功則諸侯與四方民亦可知矣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洛邑事畢召公因周公歸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幣以與周公且言所以陳王及公之意欲公併達于王謂新邑既遷教誥殷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言天命之不足恃也殷受嗣天位爲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既受命爲元子而有大國固享尊富之美亦多可改之憂能敬則視聽言動循乎禮好惡用舍合乎天斯休可保而恤無虞矣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上恐其恃元子大國此恐其恃祖宗也天既遠絶殷命矣而殷先哲王精爽在天宜

若可恃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用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斯民之無辜其眷顧之命轉歸勉德之文武也祇德難恃如此王其汲汲敬修其德保民以保命哉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此證天命不可恃也迪禹德如錫疇範從子保是啓賢能繼保王業也禹畀迪德則懋厥德知保其子則傳之子迪湯德如錫勇智格保是假手有命成王業也湯知迪德則懋敬厥德知格保則伐夏救民此昔而考天心敬順無違宜皆可爲後世憑藉

者然禹湯敬德其興也勃焉後不能敬德其亡也忽焉誠不可恃天命以爲安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此欲其任老成以爲敬德之輔也幼沖之主易疎老成王今嗣位當尊禮而無遺棄所以然者夏之方懋厥德商之疾敬厥德惟壽耇能稽其實則于事存所謂當養之以法古人是所不可遺也況言其德與天合心與天通暨命乍尸默謀其微天命有只滑以通其享則天理無所遺當養之以保天命是尤不可遺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此下三節之綱也元子乃天命民心所繫其大能諴和小民變怙侈之習使馴擾于洪中華陵蕩之風使優游于化內則民心安大命俱安庶爲今日永命之美也夫小民雖微而撫后虐仇碞險可畏王當不敢綏子敬德時時顧畏庶和民心保天命矣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上言敬德諴民永命此欲其宅洛而行之也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諴民之事此非臣一人意也且亦當日作此大邑其自此作君作師以對上帝肇稱殷禮以答神祀其自此宅中圖治盡致養以諴和萬民且所言自臣期望意也蓋惟王受命

尙未可言一成而不易而成命未得亦未可言休也王誠自服使民心安宜天意得將治化隆盛社稷靈長而為今日之休美矣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此言化民自臣始也王先化殷染惡之臣只親近副貳周之臣使漸染陶成節其陵德滅義之性而日趨于惟德惟義之歸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此言化臣又自身始王能只敬為處則動静語黙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存敬不則無以化臣民而永天命矣二句一勉一戒意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歷年長短不可知我所知者惟不能敬德乃早墜命耳王監茲可不疾敬德哉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此承上起下言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繼其有功者如祗命德先而開闢首之基燃敬德而創六合之祚昔當嗣之以延期命下無窮耳况今乃仁服上中之初天命去留所繫尤當敬德誠民以保天命而為有功之君也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此下五節言初服所當重言初服如生子惟在孩提時習為善則自致聰明之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命王以明哲之德予命以吉凶徵驗之命予周祚長久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在初服敬不敬何如耳能敬德嗣功則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此正謹初服之道乃天命吉凶歷年長短所繫敬德之功其可緩乎王以是德用之政教以誠民則民心安天命自固矣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此正敬德誠民惟也疾于敬德則當緩于用刑勿以小民過為不法遂果于誅戮用刑以治之殷民雖頑其性本厚惟因性順導而以德感之則非彝之習化導民之功成矣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此欲其以德化民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誠德與位俱崇將小民咸化昔取法者德則非彝之民皆爲用德之民于王之德益昭著于天下斯敬德誠民之事畢而永命可祈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祈天永命上下當同任其責自今我君臣皆當夙夜勤勞憂恤相期曰我周受命必大如有夏四百之傳又勿失有殷六百之祚緜而存之呼祈然豈必他求哉惟欲王敬德綏厥誠民以受無疆之命下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

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敬德一也施之政令以服人爲威命宣之教化以迪人爲明德召公于篇終致敬言我敢以殷民與臣及周順民于王之德威德明咸畏威懷德保守而不失順受而無逢是乃臣所能爲也王則益當敬德以誠民使嗣受之命不若存更勿替作殷終有之而不易則後世美敦德誠民永命者必稱王矣然此在王不在我敢日與有勤勞哉惟王毖祀之時奉幣以供祈永之文若大敬德誠民祈天永命之實惟王能之非臣所能助也

洛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此敘周公作洛之始詞哉生魄十六日也初作洛邑未免勞民乃在洛四方之民咸樂趨事大來和會其民勤矣諸邦百官皆宣播民心之和使見在執事者益勤不怠其臣勤矣公總其事不敢自逸乃作役書大誥臣民使民益知趨事臣益知導民爲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遣使之禮也成公命公往營成周公得吉卜復命于王謂之予親之也謂之辟尊之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此先敘所以作洛之意言王以幼沖謙退若不敢及知始之新都營建天命于此基終之大役告成天命下此定一切創始善後之事尊任太保與于予乃繼太保任大相度東土何爲王城何爲下都爲王始作明辟之地于以朝諸侯撫萬民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此正太相東土之事卜河北黎水不吉乃改卜澗東瀍西爲王城朝會之所又卜瀍

東爲下都處商民之地皆近洛水龜文正食其墨故兩云洛食並獻圖卜者一以見地形一以見天意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復公之詞言臣民歸周天之休也公欲敬承之故來覲洛以安處臣民爲周配命之地乃所以任舉命于繇也及經營既定乃遣使來示我以卜之休美常吉吉正以天休滋至欲我承事于上公承事于下而共當之乃所以成定命于終也我拜闕

觀卜規模宏遠公意欲我萬億年輔諸侯撫兆民敬承休命于無窮耶然則期望之中寓責難之意故敬拜稽以謝誨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公告王宅洛之事洛邑新成王其前舉盛禮祀上下如秩在祀典者斷無不祭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祭者皆次其尊卑上下之序而祭之蓋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而賜時若大役具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新鴻休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宅洛必有敎告臣工之事非予所敢專者但整飭百官使從王之洛予惟微示其意且王新政必有政令以新天下耳目也

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承上有事而言今王當卽命百官曰爾臣有勤勞王家功最尊顯者則紀錄于冊他日擧大烝報功之禮當以是尊顯者爲之冠不但寵予生前且榮予生後矣然錄其舊績尤當勉其新功曰汝既受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庶前功不替元祀可保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敎工

此言記功之所繫也夫記功之載籍布之朝廷勸之宗廟固大示乎人如出于公則百工效之皆感奮急公矣或出于私則百工效之皆徼倖徇私矣其公其私悉效乎上可不愼乎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承上言記功徇私不謹于始其流弊有不能絕者孺子可少徇比黨之私乎設若徇私則自是而往百工效之無所不私若火之始微終灼將次第延爇不可撲滅矣可不禁之于未然乎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修內治之事洛邑之作本自時中又其順行常道而敎以化民撫定四事而政以治民常如予攝政時可也然欲行舊政必任舊人惟用見在周官常輔我若撫者使

知上若撫之意就政教之職精白奮揚以立治功必欲常道之順國事之修敦厚博大以存治體以待教之自順政之自修王亦永有譽于後世矣

王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此承上起下之詞言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御諸侯之道也洛邑本以朝諸侯然諸侯朝享有誠有僞惟君克敬者識之識其誠于享者亦識其不誠于享者享不在幣而在禮幣有餘而禮不足所謂不享也諸

侯不用志于享則周人化之皆謂上不重物不重儀可不必誠于享將政事皆差錯矣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政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洛邑本以撫萬民則教養爲先汝當頒布我所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使其生養遂倫理明可也汝若于是不勉則民彝泯亂非長久之道矣用式哉重五教武王所以輔民彝者我當篤叙之以服民汝亦當篤厚而不忘衛[illegible]于下[illegible]無不如我爲政時則人亦將以從我[illegible]道至不敢廢汝政教

之命矣王往洛邑其敬之哉必不暇是顧而聽棐彝之教不蘉是戒而盡篤敘之道我其明農以歸老哉王于洛邑誠盡心教養以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不至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言予以幼沖嗣位賴公明保之不但啓迪無隱而又輔佐我盡力凡人君明德所在皆一一稱舉以誨我焉如欽以沖予惟終使我繼志述事振揚文武之光烈戒以時惟不永使我持盈保泰奉答上帝之眷命教以彼裕我民使我教養四方民皆和而不乖恒而可久以安此衆庶于洛邑此皆旣保之功使我上之不忝于祖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也

周書纂要 卷五 洛誥 十二 愛日堂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承上言政莫大于報功欽以記功元祀使我惇厚功宗大禮凡有功者皆次第修舉而以最尊顯者爲之冠禮莫大于祭祀欽以肇稱殷禮使我首舉祀典雖祀典不載者皆秩序以祭此皆公舉大明德以讓我者我之藐公明保如此可謂言明農乎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此因公欽明農因美其德而寓留之意也言公之明保固予所依賴況公德之見于經營創作者昭明光顯于天地勤勞施布于四方合上下四方皆明光勤施之德容穆穆然和敬充塞迎迓國家之治平以上下則清寧以四方則安阜使修和惟冒之

盛于此常新咸和永清之化不至遏佚公之德教加于時者如此予冲子復何爲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公未可遽言去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此明示留之之意言公功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始終如是可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此下四節王留公治洛也言我卽歸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四方開治已致太平皆明光勤施穆穆迓衡所致公功大矣然記功之命雖發功宗之報未行尚未安定公功何可遽言去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前懋其已然之功此欲勉其將然者也言公居洛當開大留後之事益廣迓衡迪亂之功使現在周王有所效法皆以治功存治之體也蓋洛邑之民文武所受于天者公其大順常道以化之撫困事以治之將朕民安王歲俱安而治爲宗周之藩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成王欲公止洛自歸宗周言公迓衡迪亂之功人皆肅承于外歡悅于中宜鎭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去以憂我也我雖歸周亦無怠其安民之事公必盡誕保之功成

迪將之業勿廢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則治在洛邑化及四方澤流後世矣何求去哉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三節乃公許王留洛等事也言王命我留洛欲我盡教養以承保文武民耳然保民之責在我而保民之本在王我將爲大責難之恭啓迪王心以裨夫新政焉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此公以治洛之效望王正朕恭之實也言王雖歸周當時來洛相治如文武所制

之典章乃致治之具必無不遵守朕糾所棄之賢民乃輔治之人必無不登庸爲治之要既舉則新邑致治爲四方新主我周所恪恭宗決謙恭下上者王先之也誠自是立治法任治人盡宅中圖治之道將政教四達賢智奮庸民咸沐浴澤底于休美凡文之咸和武之大定王觀其成矣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公以治洛之事效正永保之實也言洛邑之民文以誕受得于先武以奄有受于後皆成烈所在也今率屬以誕保之必使咸和大定之功益篤厚焉然所以篤烈者蓋民以望治爲心今和恒之化可以慰悅人心矣臣以奉命爲信今誠盡誕保之

命可以倡率人臣矣且成就明辟之儀刑使言行政事若可爲法盡布文祖之德澤使溥周徧無所不被是慰民心立臣極成若德法祖烈若予欲篤烈而自盡者承保之責其容辭乎

作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此周公述辭謂王因毖殷之使及慰安之命秬鬯二卣儀之降也明禋休享詞之恭也明禋盡其誠拜稽盡其禮以休美之物篤享是以事神之禮事公述之若不敢當名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進爵也公不敢受此禮而祭于文武爲王祈福也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禋之祝詞爲王祈福也祈其大于好德順陰誘王表使順文武之道篤厚不忘而次第舉行無失德焉祈其大于康寧順熾相王躬使身體康強無過災害以自罹疾焉子孫者王之胤嗣順啓佑之使其萬年厭飽祖德亦如王之篤敘殷民者王之受民順默相之使皆率德永年享有壽考亦如王之康寧也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承上毖殷寓責難之意謂毖殷之言特言教耳王必本之身教使殷人承受教條次第自今至萬年永觀法篤子而懷其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此一節乃公許留之後作來毖殷之前事也用特牲者命公留後治洛故舉盛禮也史逸作祝冊以告神惟告公留後不他及垂其事也咸格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助祭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史逸作冊告命公留後治洛蓋是日祭廟即是日命公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記公治洛凡七年而薨蓋終始公之辭也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成王祀洛次年三月公始行治洛之事先于殷有位之士傳王之命而告以帝命之公遷洛之意作洛之由遷洛之始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此只革命之公開諭之也言紂不爲天憫恤大降災害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天明威致王罰之公革正殷命以終帝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承上言非我周敢有弋取殷命之心惟天不與殷信不保罔殷之亂而輔我周之治天位自不容辭我豈敢求位而弋取之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承上言天不與殷仰民之秉持作爲如億兆離心離德諸侯背商歸周可見觀民之秉爲而上天喪殷之明畏不赫然可畏耶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此舉夏之亡見殷之亡也天與人皆欲導之以安逸如爲善最樂作德日休是也桀喪其良心不適于安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于桀桀猶不能敬用帝命大肆淫泆雖有矯誣之辭而天弗念弗聽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此舉商之興明殷之興也成湯善承天命用賢以治天下分布遠邇規畫區處煥然紀綱法度之一新焉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此言商後王能盡君道也明德所以修身商後王皆能嗣續説之心傳恤祀所以敬禋商後王皆能承祇肅之家法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承上言湯之造商固惟天所命而後王能盡君道天亦惟大建立以定其天位保之使安而不危乂之使治而不亂然商王亦罔敢以得天下是帝懷明德恤祀之心而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

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

紂既大不明天道況能聽念先王之勤勞于邦家者乎罔顧天之顯道所以不明天道罔顧民之祇畏所以不能勤家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紂既不顧大顯民祇天自不丕建而保乂之使其國亡身戮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此起下意謂凡邦國喪亡致罰皆非無名周之代商豈無辭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此言周奉辭伐罪不過大善承天之所爲也

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

此即在靈承之實言帝命我周曰殷王不明德爾往割絕之則不得不戡定翦除告敕正之事于帝以復割殷之命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惟一于從天耳則殷所在即天所在爾其能貳于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以潛消其反側之情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此下述遷徙之故以消其怨望之意言三監倡亂乃汝大爲非法非我震動遷汝實爾邑自作不靖法所必遷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予亦念天屢降喪于殷紂既死武庚又死信此地之邪慝不正必不可居非特法所必遷亦理所宜遷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言我以是大戾之故遷汝于洛非我奉特任民之德不務安靜是惟天命不可違越

再違則我不復有後命惟加以罰無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爾之所以違越者不過以周革殷之命內懷不平耳然冊書典籍中所載殷革夏命之事爾舊所知也今又何疑周之革殷乎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拔在商庭有服列于百僚今周于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不知予惟察其有德

者用之故我敢求爾于商而遷于洛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迪簡故事矜恤于爾而已今不爾用非予罪是惟天命如此何怨望哉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上以大義折之此以大恩感之言昔我自伐奄歸汝四國蠢動罪皆應死我大降宥爾命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使親遜臣事我周去悍逆而歸遜美思因行于法之中也乃猶怨望乎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今我惟不忍爾殺故以革命之公遷洛之意申重示爾且我所以營洛者作王城固爲諸侯賓禮之地作下都宜爲多士安處之基宜感恩不宜反側矣前多遜是期之此多遜爾之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上承以營洛之由此承以宅洛之利言土田營幹居止今之在洛一一不失其舊國家處爾可謂厚矣尚何反側怨望爲哉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此承以禍福之機言爾能敬而去反側之心則言動循理天必與以矜憐近裕爾身遠裕爾後矣不敬則天必禍之不但竄徙不有爾土且刑罰加于爾躬禍福之可畏如此可不敬哉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此申言敬以得福之實言今爾惟是絕反側之心專從周之念安居安處而宅爾邑是繼是承而嗣爾居將身無外患一事以成身遠則壽考壽以永矣且不但近利一身已也爾之子孫開大基業方興未艾自爾遷始遠稍後世且如此天之畀矜蓋何如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此申上前居之意只總結曰我所諄諄開諭原作洛之由明安洛之利總只爾居止爲念欲無反側清怨望能常保守之也

無逸

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故作是書所其無逸一篇之綱領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此三節欲王以君子之勤爲法以小人之逸爲戒也蓋家以勤興以逸廢故有德在位之君子乃天命去留民心怨樂之所繫者必以無逸爲處所動靜食息咸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君子所以能無逸者由其心先知稼穡之艱難乃能以勤居逸樂之位故身居萬民之上而心在畎畝之中真知稼穡乃民所依爲生者自不致逸樂以妨民也周家以農事開基故存及之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不知艱難乃逸者以逸爲逸也乃諺既誕習鄙俚之語爲怪妄之行也無聞知言詆侮其父母徒自勞苦不知自逸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

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此四節欲王法商之以勸興戒商之以逸廢者也非亞謹抑心之發欽肅戒懼心之存中宗心于敬而以天理自檢律其身使言動取舍一合于理欲以修己如此至敷政立教亦祗敬恐懼不敢荒寧無逸若是故精神欲肅而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久居民間起而即位能知小人之依故當亮陰三年恭默思道惟不輕言是以發為號令條教無不合天理協人心雍然而抑順焉此抑之發于身也然不恃身之抑其嚮精圖治不敢荒寧故能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使禮樂教化蔚然嘉美丁安靖之中此抑之達于政也于是民成被澤無時或怨此抑之著于民也高宗無逸如此而皆曰抑存抑畏本于敬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于民間故云不義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泛言三宗之後即君位者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蓋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惡戒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下三節皆言文王之無逸此則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二王之心能自謙抑謹畏所以能盡無逸之實開無逸之源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文王心本抑畏深知民依惟恐厲民以自奉故性崇儉素薄于服飾而專意于除殘去暴分田制里以致安民養民之功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此言文王恤民勵勤政事也柔曰徽有那之意覺謙順而可愛恭曰懿有畏之意覺儼恪而可親存此盛德抑易近民故小民至微則懷之如子而保護安全鰥寡至窮則資于賙給使有生意自朝至日中自中至日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惟欲用是懷

保惠鰥之澤以致養萬民使之無一不得其所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遊以省方田以講武國有常制文則不敢盤遊無度不濫費什無過取故于庶邦正供外無橫斂也夫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逸皆文無逸之實而善繼抑畏者故享國有歷年之永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此一節欲其法文之戒遊逸也文乃無過于觀逸遊田而所取惟正者王當法之非

察災祥則不觀非節勞瘁則不逸非省耕斂則不遊非畢蒐狩則不田四者既皆國用有常鄉遂用貢務循什一之規都鄙用助務遵九一之制乃與同文之無逸者矣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言無自寬假曰今日姑為是耽樂也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

此二節一勉其聽忠言之美一戒其棄忠言之害也三宗文王德業已盛其臣慮逸欲易生猶且相與誠告之且因君有志無逸也相與保養將順之且因君能無逸也相與規正成就之惟其若是故德日清明業益光大無或有倡為邪說以惑者矣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王若于古人受言之事而不聽信臣必法之而不以忠言進君臣相師非度必于先王小大之正法凡便于民不便于己者盡紛更之矣民因其不便而不然之心口交怨詛未有不危者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此三節言三宗文王不惟德業甚盛無由致民之譸張即或有之亦不暇責也三宗文王不徒能知民依而其治民祗懼嘉靖殷邦保惠不侮咸和萬民皆能信蹈其知以盡無逸之道者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承上言古人惟迪知民依不惟臣之忠言亦樂聽抑民之怨詈所樂聞其或聞譸張之言則益反躬自責不暇尤人故皇敬德自修也曰朕愆自咎也修咎皆出于誠非止隱忍不敢藏怒已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三宗文王皆廸知民依故不畏怨詈王若于此廸哲之事而不聽信則小人或乘間以怨詈上欺汝必輕信欲加罪矣蓋君道以含容爲德聞謗言而遽信則是不永念爲君之道不能寛大其心勢必罰戮妄用而怨集君身則欲享國長久不可得矣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此總括全篇欲王監此無逸者懋之作逸者戒之聽忠言而不怨聞謗言而作反則作德成而享年永矣

君奭

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此五節反覆天命當保以留公也言天下惘紂而殷喪我受矣其基業長短皆非敢知惟在大臣去留而已棐忱人輔我之誠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言召公當自任曰輔君誠民以永命是在我而已今雖民罔尤怨背違天命已安我亦何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于民罔尤違日乎此爾我許國之同亦以大命民心之去蘇實繫于人今公忘前言而求去使我後人無輔大不能敬天敬民遐墜文武提天勤民光顯之德可謂退休在家付理亂于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承在我後嗣以下而言其理謂天存之命不易保者以興廢于奪難諶信也凡繼世之君失命者以無老成輔佐不能遵行嗣續前人敬天敬民之明德耳使輔佐得人而命豈至墜失哉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此言己輔君之意以感之言我無德業以匡君凡所開導惟以前人敬天敬民之顯德付之沖子使經歷繼嗣不至遏佚而已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承上言我之輔君嗣德爲凝命計也天罔不可信然在我爲臣之道惟以武王光大之德付于沖子使經歷繼嗣以延長之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同此責者可遠言去聊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此四節舉商六臣輔君之功勉召公匹休之也伊尹保衡一臣而輔三代伊陟扈格二臣而輔一君且尹與巫咸不止其身而下其子古人不輕去其君如此武丁舍傳說言甘盤乃舊學也格天者政治教化與天同流格帝者典禮命討不違于則乂王家者法度振舉政事修明六臣才品不同忠君則一以聖輔聖以賢輔賢各自靖而已豈輕言去耶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承上言六臣惟循輔君之道如格天格帝乂家各有可陳列之功用以保乂有殷民安國治故殷衆鄰禮凡先王升遐者皆以德配享而國祚久遠傳世十九歷年六百皆其保乂之效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承上言商惟六臣輔君格天致治故天佑有商始終純一由是賢才篤生而國以人實內則百官著姓與王臣之微無不秉持忠貞之德明致憂國之心外則微而小臣與藩屏侯甸皆趨事赴功惟此內外之臣稱衆其德用以輔君是以一人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凡有征伐命令之事如龜卜筮皆知其出于至公無不敬信之也大臣之繫屬人心凝固天命如此可輕言去耶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正欲召公匹休六臣也言天予人國祚使之靈長者必有由然無欲通徹三極之大臣久于其內也商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紂嗣位罔無平格乃權減去天命不私壽之也今公無汲汲求去勉爲周家永久之念則有平格之臣必有疑固之命公之治效亦顯然明著于新造邦而身與國俱顯矣豈可使六臣專美于前耶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此七節舉周臣輔君之功勉召公匹休之也昔天降害于殷惟武王本有其德而上帝若冀之啓之使集大命而有天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承上言集命躬在武王其命實本文王惟文王于諸臣庶幾能修治之使服從政令無有違越能燮和之使涵育教化無有乖戾嘗文王所以能和我亦惟有同姓之懿親有異姓之諸賢同心輔佐而成修和之當此文王之聖尚賴五臣之輔如此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上既言文王賴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五臣不能為文王奔走宣布所當行之常教則修和之澤亦無由及于國人矣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此又正言商實由天純佑而于文王亦惟純佑使賢才衆多者蓋由五臣休休樂善秉乎容德撥亂反正秉乎義德踐履至到實知天福善禍淫之威可順不可違以此同心協力務光顯文王之德業往來宣布使修和之德昭著于上偏覆于下以至見言之極言聞于天天惟是克享天心而受殷命皆五臣輔佐力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文王既賴五臣誕膺天命至武王時惟閎夭四人又能同心導迪使受天祿後與武王大奉天威盡殺厥敵然以禍亂雖定而德澤未敷又竭力宣布用昭顯武王之德

設言天下使涵濡教化各大盡循循而無思不服文武之聖猶賴賢臣之助也如此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茫無津涯非予能獨濟也予日今只往與汝共濟使先業不墜耳蓋嗣王幼沖如未即位全賴賢臣夾輔不可專責于我而求去也若汝斂跡而退不勉力以助我不及則老成之德不下于民鳴鳳之祥將不復聞矣況曰進此而有能感格乎甚矣求去之不可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我文武受命周有無疆之美然文資五臣以修和武資四臣以戡亂積累締造亦大艱難不可不相與保守之也若闕功成身退俠隘求去則後人必致迷惑失道遐佚前光矣我不欲後人至此故告君當寬裕勿遽去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述武王之顧命以感動之言我與汝同受顧命王敷布腹心以盡命汝使位三公以為民表命曰汝當精白一心以勉輔孺子如耕必有偶乃能終畝汝之輔君必彼

此但信而無行猶婓車必有馭乃能任重汝之輔君必竝力一心以負荷天命蓋惟茲大命文王以德受之無疆休亦無疆惟汝當追念文王之德以共承無疆之憂斯明勗之道盡矣循命如此而可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此喪天威之可畏者留之言告汝以我心之誠汝能敬以我所言監殷之喪亡大亂由輔導無人可不大念我周天威可畏乎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此以天命留之也謂我留汝之言豈不足取信于人而若此諄諄乎予心惟曰周之興文以五臣武以四臣今之贊成王業則在我二人而已汝聞之而契于心必曰在是二人不容讓也我二人同心許國如此見天眷我周方興未艾卽我二人協力凝予恐不堪勝豈可獨委之我卽汝若以盈滿爲懼則德者格天之本能敬修之而盡以己事告之職後者事天之輔能明揚之而盡以人事答之職將賢才盛而治道隆此時推讓後人誰復汝禁今則天休未答王業未成也豈汝辭位時乎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民

此以民心留之也曰休以上是欲其所以然咸成以下是勉其所未至言篤于輔君者惟我二人公誠抑而我誕保故我周今日有民罔尤違之休然未可以爲是也我與汝當共成文王功于不怠廣其修抑之澤溥其見冒之仁以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率從然後可言成也今未能至此而可言去乎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承上二節言我前誥汝豈不順理若茲諄復卿大臣乃天命民心所繫我惟憂汝去則天休滋至者皆終去民罔尤違者終離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

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此召公已留周公傷遠就國之辭上言天命民心此專言民者以天命本下民心也召公踐歷諳練之久能知民心嚮順之德今日民罔尤違罔能善于始然思其終民心難保尤可畏也其聽順此誥敬用之以治民使民心如其始而天命自永固矣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蔡仲名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爲子臣之道有庸德者天所命故命就所封之國敬哉各欲其常存率德改行之心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此戒其已然之失所謂率德改行也叔罪在不忠不孝故仲能揜其愆者惟在于忠孝也叔違王命仲無所因獨能勤忠孝而不怠誠超越乎往行因以垂法後人所謂

邁迹自身也如是可謂率乃祖文王忠孝之常訓非若爾父不忠孝之違王命者矣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承上敬哉言爾雖侯封亦有天民之責者上帝無私厚惟德純修己者則輔之民心無定向惟惠足及人者則懷之爲德爲惠其善不同同歸于天親民懷之治無德無惠其惡不同同歸于天棄民離之亂戒哉者欲其爲善去惡以盡承天治民之道也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此告以謹始也受封之始天命民心所繫可不愼乎若凡事慮終務爲可繼則終以不困若不慮終而始焉苟且終必困窮矣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此告以盡職也用人勤政懋績也事大恤小睦鄰也忠君則衛內捍外睦族則恩愛義接康濟則欲以安民性養以安民生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此告以執中也自中者無過不及自有之中也先王成法是已然之中聰明不作而

一遵乎舊章則內不狥私智而已然之中率矣吾心常度是本然之中視聽能審而不以偏說改度則外不狥私言而本然之中率矣中道合則侯職盡予能不汝嘉乎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此飭遣之辭朕命即上爲善謹始盡職率中是也

多方

多士作于成王即位之年多方作于次年五月滅奄之後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周公傳王命告管蔡霍殷四國及天下多方然所主殷民故又耑呼殷侯之正民者

吉之蓋示以有命思啓其聽命之心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爾殷民亦知商邑之所以亡乎以其大淫昏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蓋示以天命不可妄下乃一篇之綱領下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以下十六節反覆示以天命之不可妄自此四節言桀之所以亡也言天降災儆桀桀不知懼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況望有憂民之實乎然桀雖縱逸天未

嘗不啓迪以一念之明乃大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況一整其勤衛天理而不逸乎桀之虐民慢天如此乃爾殷民所嘗聞者亦知桀則可以知紂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

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

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

劓割夏邑、

承上慢天虐民而甚言之言桀非特不能順天而淫昏之極且以嬌誣之辭曰民以帝命非但不能憂民而誕逸之甚且假默以遏民依嚴刑以增困虐亮其所因固始于內變外善不能行仁以善承其衆又不能大進賢而敬任之使洪施寬裕之澤于民

惟夏民之貪叨橫欽忿懫嚴刑者日加敬信以戕害其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

有夏、

此言天之去桀也桀既不可為民主天乃大降顯休命于湯使為民主而代夏殄滅之休命日顯以明自正天非因虞之私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

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承上言天之刑殄有夏如是之大者由其于賢人君子不能使之長享祿位其所敬

之多士皆大不能明達保安享有其民乃相與嚴刑橫斂播虐于民使士農工商無一能達政暴民窮以速其亡觀桀多士之虐夏則殷侯之民之畏殷者亦可愧矣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承上言民無生路簡擇一人焉歸之惟湯德能承之故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然則天求民主蓋從多方之所簡耳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此言湯盡君道以化天下仁者君道之所依湯謹其所依在仁之本以感民在仁之政以防民厥民亦明其德發而勉為欣德之歸刑其法刑而勉為法外之民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明德慎罰所謂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則民愛慕之而勸慎罰仁之政則民畏服之而勸于用德慎罰于遠罰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承上言明德之勸民人知之商先王于要囚次誅戮之罪一人而下萬人懼亦能用勸而不敢為惡于非誤常開釋之赦一人而下萬人悅亦能用勸而勉于為善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此對上四節言商先王以仁而保天命降以今盛之多方遺之後人今紂以不仁失之而不能以此多方安享天命誠可憫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上歷陳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以去之也下乃桀紂自取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此三節承上言夏殷之亡非天有心乃人自取也紂恃多方之富大肆淫佚圖度天命而肆為誇誕之辭紂之亡乃自取之也

乃爲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紂所圖為皆非保享天命之善政故天降是喪亂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此復言紂自取其亡言君位本逸紂復以荒逸居之故其為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故天以是亡之而實非存心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此申言紂惡之自絕于天言聖恃其聖而不知自終則漸流于狂狂恥其狂而不甘自棄則漸進于聖轉移之機在乎一念紂雖昏愚亦有可改之理故天未忍遽絕覬其克念可聽以為民主紂乃怠惡不悛終無可念聽者蓋知天非有心去紂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紂既罔可念聽天于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示亡商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皆不足以堪之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民主之責紂罔念聽多方罔堪惟我周文武善承其衆欲與衆惡勿施凡于仁民之德皆出至誠是誠可以感神天上矣天又陰誘其衷啓懇冀行使其德益昌大休明于是簡擇付畀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天命既定而猶反側不靖何為乎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以下四節言殷民當遷善也言今我何敢如此其多誥我惟不忍爾殺大宥爾命故也爾可忘恩而不思遷善乎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此三者皆示其所當為也爾殷不靖乃心之諭誥謀之道促所為爾何不誠信寬裕于爾多方乎此處己之道當然也天命簡畀于歸周已久爾何不夾而屏翰介而奔走以保乂我周享天之定命乎此事君之道當然也且據法定罪當遷其宅收其田今

仍使爾居爾耕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之新命延福祚于無窮乎此保業之道當然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此四者皆戒其所不可為也人莫不自愛其身爾其可屢蹈不靜自取滅亡罪天命其商已久理所當安爾其可妄下罪天命歸周已定理所當遵爾其可輕棄罪非法之事正人所鄙爾其可徒信于正人以典復為當然罪是皆宜悔已往戒將來者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動之以恐又懼之以威也我于四國惟誨諭之未嘗戮汝之身惟戮其渠魁止嘗並及其衆如是者不一而止東征有誥多士有告多方之訓是教告之再三也東征興師天罰致敬伐奄之舉此戰要囚之再三也降宥之恩厚矣乃下用我命不勉所當為而戒所不可為罰殛其容已乎非我周持德不安靜乃爾自內逆以速其罪矣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自此至終言殷民之遷善其責在殷士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治之官已五年之久情宜乎事宜定不可復反側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周官多以胥伯正為名此蓋殷士授職于洛共長治遷民者其奔走臣我監已久宜竭力盡職無或不能以化民之事為事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承上言爾事在化民尤以正已為先爾身自作乖亂由心不安靜爾惟一其心之所向和心以和身哉爾家化于叛亂由身不安靜爾惟謹其身之所為和身以和家哉能和身睦家以端為治之本然後爾邑有所觀感有恩用愛有文相接皆安靜和順無反側動搖矣爾邑克明可謂克臬而勸于化民之事各矣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上言頑民內德誠可畏矣然感化之本在爾之身心爾庶幾不畏其難化亦本其身心之和順著和敬之儀容端處爾位以詳審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于爾邑中取修身齊家之賢以謀其助將頑民有所威慕自革心而向化矣尚何凶德之可畏也哉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承上三節而勸之以使有所慕也爾能自是和身睦家正己用人于洛庶幾永力爾田保有胥伯多正之祿天亦將畀于矜憐降之百祥我周亦將大介賚錫于爾啓迪簡拔由胥伯正入爲王朝之官矣庶幾勉爾化民之事即進列卿相無難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此對上節而甚之以威使有所畏也言爾不相勸信我上所命是爾不能盡職奉上凡爾民皆曰上命不必奉矣爾乃放僻違命自取天威我則致天之罰使爾離逖爾土不獲永畋爾田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誥將終而申示其意曰我豈若是多言哉惟敬告爾以勸勉之命使和身睦家以勸事正己用人以化民勉乎休戒乎威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與之更始故曰爾初苟又不能和身睦家正己用人致敬以歸于和順則自底誅戮無我怨尤矣蓋開其爲善禁其爲惡也

立政

立政以得人爲本通篇以三事爲綱而以知恤爲血脈而知至用當任專則又知恤之節目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成王初位而周公恐其未明用人之道乃率羣臣進戒而先贊引之曰集臣當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承公之意皆進戒曰王左右有尊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任事之公卿曰常任守法之有司曰準人親臣之有掌服器之綴衣執射御之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乃歎息申其當謹之意曰美哉尊臣乃國家安危係焉賢否之所關美茲親臣亦作德涵養率僕邪正之所繫但人主用人尊者易疎親者易狎求其始

用俾進爲憂而知之極其明終以易退爲憂而任之極其尊者蓋亦鮮哉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此言禹之能知恤也禹當王室大彊之日天眷已隆猶必求賢與共治天事以爲事天之實而當時大臣亦皆以薦賢爲職凡人有九德之行者皆身蹈而知之極其無心知而信之極其誠乃敢納誨于君致敬而尊其名曰凡茲九德有可爲常任者使

宅常任以理天事有可爲常伯者使宅常伯以牧天民有可爲準人者使宅準人以準天法如此則天事治天民養天法平事天之道盡人君之職舉能實稱其名矣向使徒謀面貌用以爲大順于德乃宅而任之則三宅豈復有賢者乎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此桀以不能知恤而亡也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惟叩慣日欽故喪亡無後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此言湯能知恤也知恤之君自禹以後亦越成湯自諸侯升爲天子知典禮命討皆天之光命從而大加整理而能惇庸章用使蓋昭著于天下又以一人不能獨治乃求賢共理其已用之三宅實能材稱其職所以輔不釐朕命予今日者有人矣其所稱之三俊皆能名稱其實所以輔不釐朕命于與日者有人矣知之與而能得賢如此然不徒一用之而已其于宅俊心則嚴思其訓誨雖一言之不敢忽事則大法其經畫雖一行之不敢違故能使三宅數宣朕命告劫其職三俊啓迪朕命皆背其木任二專而能用賢如此是以賢智奮庸登于至洽其在近者漸漸于朕命而無一人之不善情難一而若遠者觀法于朕命而無一方之不化勢難偏而可偏非湯能知恤何以至此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言紂不能知恤而亡也受德強暴所進以共國家者惟刑戮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朝政者惟羣醜逸德之臣下上帝致敬而共罰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天命而盡治天下之民并收其地以供賦稅作伍其民以供職役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以下十節言文武能知恤也禹湯之後亦
越文武于已陵後之三宅則因其行事而
克知其心所存于未任事之三俊則因其
言論而灼見其心之蘊是皆以心照心而
非徒課而此知之明也由是以之敬事上
帝存欽若之心以理天事予天民宗天法
則天職修而上存所承以之立民長伯盡
倡率之職以治民事安民生正民懋則體
統立而下有所
寄此任之垂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承上言文武知恤而知所任垂如此故嘗
時得人爲牧盛言其立政之官有若任人
準夫牧一以理事一以守法一以養民此
在官表率所任庶務綱紀所關蓄得諸克
知灼見之餘而任敬天勤民之
賢者也其三宅之得人也如此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此言侍御之官得人也近臣有虎賁綴衣
掌御馬之官與凡小官之長左右攜持僕
御之人內有司若司裘司服之屬庶府若
內府太府之屬皆使効王官存涵養薰陶
之寄職司庶務供奔走服役之
並使得舉其要者以約其餘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
士

此言都邑之官得人也都邑在王畿內有
大都之伯小都之伯卜祝巫匠執技以事
上之藝人外有司若外司服之屬太史以
紀言動尹伯爲有司之長當時自三宅侍
御以至都邑衆官皆是有恆
之吉士其得人之盛如此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言諸侯之官得人也司徒掌邦教司馬
掌邦政司空掌邦土此三卿總理侯國事
者卿貳爲亞卿屬爲旅此大夫士分理侯
國事者職守雖列于藩封名位實通于天
子無非常
德吉士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此言王官之監于諸侯國夷者皆得人也
七國皆夷地故以夷冠之皆使王官參錯
以治故以尹承之文武得人之盛如此由
其知立政綱領在用宅俊得人故內外衆
職皆得
人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

克俊有德

此承上得人之盛而申言之言文王能與
三宅之心契合是以知至信篤乃能立此
常任常伯之官用能得夫賢俊而有德者
言所立之常事實有理事之德所立之司
牧實有子民之德也言常事司牧則準人
可知言三宅則侍御以下諸臣可知矣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
夫是訓用違

此二節俱言文王任人之專也文王于三宅
之號令獄訟與國之禁戒儲備悉選用得
人俾事于委任而不以身侵之惟于有司
牧夫言之宜布獄之不明允慎之有備是用
命者則獎諭之使知勸勉否則是違命者
則督責之使知戒懼而已訓用命則事可

不罔敢自作理訓違命則事可不蔽而自治所以爲得君道也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罔敢攸兼是不敢以身與此罔敢知是不敢以心與蓋信任之篤專也不及庶言者號令出于君不容不知也然知而曰罔攸見文王敬忌思不出其位之意非類老莊之無爲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申言武王能卹也文王之安天下資撥亂反正之義德以輔之者武王以武功定禍亂而率循其安天下之功則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爲文王之治天下資休

樂善之容德以謀之者武王以文教綏太平而率循其治天下之謀則不敢違其所用容德之人爲武之知不信篤而能任重如此是以文創于前武繼于後以並受此莫大基業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此承文武之知恤而勉成王之知恤也成王既嗣位自今後于立政之官若立事準人牧夫必明知其心之所安乃知人之要也其心果安于爲善久而不變當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得展布以爲治于以相助左右我所受于天雖之民雜時之以厚其生

輔翼之以正其德和調均齊其獄慎之事以治民訟而輕重適其宜以司罔詳而盛綏得其平又必于此治民治事專心委任勿以小人間之俾得始終其治此任人之要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此申明勿間之意一念不在賢人俾得而間之故俾論一事發一語斯須之頃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受民任乃專一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此總結禹湯文武之知恤而勉成王法之也言我所聞知恤之言上可事天下可澤民何其美也王既爲文子文孫而繼前烈當遠宗禹湯近宗文武其于用人必知所任當而于一應刑獄與禁戒儲備勿身存所兼心作所知使有失誤惟當職之正人治之則獄慎和而立政之道得矣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此申上意正所受徽言而告于王者也自古禹湯及我文王于立政三宅始焉知所任當能得賢者以居其職繼焉勿間勿誤能由繹用之而盡其才也其如此故能使

天牧以興天民以安天法以正如禹之王
宰大競湯之用協于式用之丕基並受也

罔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此二節申前勿誤惟正之言勉王盡知恤
也三代為國立政惟用君子無有用憸利
小人者以其不順于德必無有光顯事業
在世自今立政其勿用小人而惟于常德
吉士知明任事使勉力輔相牧民治事實
法必升其國于昌明而俾乂之效在是矣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獄慎罔告不可誤然獄尤民命所關厥
所繫今王于庶獄尤不可身有所兼心存
所知而以己誤之惟責之有司牧夫任其
聽斷則刑罰得中而邦我國家者在是矣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此因言勿誤于庶獄而並及之戎兵以奉
天討尤刑之大者使亦付之不知則無事
必至廢弛其何以壯國威篤前烈乎王當
安思危治防亂修治戎服兵器使武備精
明足以壯戰勝攻取之威杜奸雄窺伺之
漸將王靈遠振超越禹所疆理九州五服
之地由是威加四方旁行天下以至四海
之外無不攝服是誠陟禹迹矣而王繼述

之責亦因以蓋焉蓋光四方顯西土文王
之耿光也今王以德威覲之使益顯而丕
遏佚無愧文王之文孫矣稱永清美大定
武王之大烈也今王以德威攝之使益奮
而不廢墜無愧武王之文子矣
文稱德武稱業各言其盛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並戒後王以知恤也言今後王立政其
惟知明任事能用常德吉士不可間以小
人庶遠追禹湯近同
文武而丕基可保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因為後之司獄者慮尤為後之用人以
詳獄者慮也周公告太史曰武王時蘇公

為司寇用能哀矜詳審敬其所用之獄音
植基本以延長我王國爾太史可書之下
策使為司寇者皆于此取法而加謹焉自
能以輕重條例用其中罰使輕所當輕而
不至刻重所當重而非過寬蓋長之慮可
期無窮矣○按立政一篇論為政莫先用
人用人莫先三事人臣得人則百官皆正
而治道衆矣末又歸重兵刑蓋兵者國之
衛刑者民之命必治兵乃可弭兵慎
刑乃可無刑故尤當擇人以任焉

愛日堂尚書註解纂要卷之六

平陵史貽直鐵崖先生鑒定

豐溪吳　蓮余嘉甫纂輯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史臣序成王訓迪百官之由言周王撫臨萬邦出巡侯甸臣服之國以察其政又四方征不庭之國以正其罪然巡狩非慢遊乃布德而施惠征討非黷武乃去暴而除殘皆所以安民也當時六服諸侯皆仰承綏民之德意素忠向者固于旬于宣以

尚其德化不患而治亦來享來王以奉其德威外懷之功業矣又以內治當益嚴也爰歸鎬京督正在朝治事之官正體統使不相侵越正職業使不至廢弛而六服承德之盛可長保矣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此下皆成王董正治官之辭言昔大道之世紀綱法度已修治而無亂矣猶以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故圖維治道常在未亂之前天下邦家已寧安而無危矣猶以危不生于危而生于安故保邦家常在未危之日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承上言大猷之世遠則唐虞近則夏商所以制治保邦者亦惟建官之得其道耳唐虞事簡民淳考古建官數止百員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無不調和治者益治而不亂萬國無不輯寧安者益安而不危此唐虞制治保邦之效也夏商則世變事繁較之唐虞官則加倍當時夏商亦能惟和萬邦亦能咸寧此夏商制治保邦之效也大堯舜禹湯皆明王也而建官則惟百惟倍不惟其官之多而惟在得制治保邦之人所以其後和寧朋史之效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此成王敘己法古建官意也堯舜禹湯皆作德之君今予敬勤于德以端用人之本而夙夜多有不及惟仰思前代建官之得體各奉順不違以訓迪百官使正體統盡職業庶制治保邦不異于古而伊寧用乂俊見于今焉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此訓迪三公之職也立謂參酌歷代之成見而立爲我周之定制使公孤卿歸正體統盡職掌也師傅保衆其官三公衆其爵論燮乃其職也彼流行天地間者陰陽之氣而所以宰之者道也道不明則邪無以理而陰陽之氣乖三公闡明此理以啓沃君心仰以輔君經理邦國使教化行政事幹民物皆得遂其生輔其性也由是以民

物之和召陰陽之和使五行順布四序循宣而陰陽無乖戾愆伏之虞職任之重如此然必經綸大經參贊化育者乃是以任之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此訓迪三孤之職也孤雖公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化者天地之用而即道之發育者也天地者化之體而即陰陽之成位者也孤即公之所論者而張大之使凡賦形于天地間者皆遂其生得其性也由是因川以著其體即公之所燮理者而敬慎不忽使天覆地載各司其職而不乖大清地寧各安其位而不易此雖所以貳三公實輔予一人贊化育位天地以盡君道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此六節訓迪六卿之職也天官雖並列六卿而實為五卿之長所掌則邦之治凡教禮政刑之屬無不攝焉百官異職皆天子分治之人冢宰則攝天下而內統之管攝使歸于一四海異官皆天子所治之地冢宰則相天下而外均之調劑使得其平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立司徒以主邦教五常有不易之理敷布之使天合者皆有恩以相聯人合者皆有文以相協于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馴蓋從容以俟其自得優游以使其自新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立宗伯以掌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則禮行于郊廟而邦之祭義明和上下尊卑之等則禮達于朝野而邦之名分定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立司馬以掌戎政統御六卿六遂之師平居則蒐苗獮狩屬其教閱有事則伍兩卒徒任其指麾由是奉行九伐以除天下之殘肅將四征以靖天下之亂使不平者而皆存以平之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立司寇以掌邦禁姦慝隱而難知必詰之以求其情蓋欲禁之于未然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亦欲禁之于將來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立司空以掌土地居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是也時者四時各有當興之利順而興之使財用無不足也○為治莫先于教化故冢宰之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于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和之而猶有不率者大則加以甲兵小則加以刑罰皆非得已故司馬司寇次之姦暴既淨民乃安居故以司空之居民終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此總言六卿率屬倡外之體統也六卿內為屬官之上外為州牧之倡當各率其屬修政治典發化以倡九州之牧使其亦各率屬以承宣于外內外相承使政治修而兆民無不阜厚遂其生教化洽而兆民無不化成復其性必如此而乃為盡職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
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上論倡率之備此言維持之法言六卿率
屬倡外外內有所承矣未知其所以應乎
內者何如也于是定期六年諸侯一朝十
二年王一巡狩其時巡也則考諸侯之政
治發化于四方之岳稽其果合于六卿所
借否也斯時諸侯各朝于方岳王乃考其
制度修否以大明其黜陟則諸侯自昔承
德而卑成之治成矣六卿可不知所借以
成內外相
維之治乎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
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此下皆勉其職業也凡有官君子或以經
綸參贊爲務或以政治教化爲事必各敬
所司之職而無曠尤謹汝所出之令而不
苟蓋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
必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斯言教
本于身發民皆信其公而皆敬信悅服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
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
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此訓迪其爲學以盡居官之道也蓋酌古
準今政所由善　堯舜禹湯之所垂訓備
必學于入官之時至居官議事即以古法
裁度之則事皆可據而政無舛錯矣然古
法亦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若文武周
公所講畫之典常至精至備必祇遵率由
而謀師之不可以利口而致紛更苟循猶
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此皆
不學之弊自一無所
見而舉錯紛擾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
罔後艱、
此下申戒卿士不及公孤者德尊望重而不
以作事爲勞也彼政治已明教化已洽而
卑成之功已崇者惟在立治遠大不安小
成而志和寧用久之功作期也彼政治畢
張教化具舉而卑成之業方廣者惟在勤
力貴累自強不怠而以和寧用久之業作
勵也然志非果斷則易隨勤非果斷則易
怠故立志用勤之時又必剛果決斷確然
信之而不惑毅然爲之而不懈則功業不
難于崇廣而可與和寧用久比隆矣何後
艱之
有哉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
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此申戒處富貴之道也位以馭貴不期驕
而驕自至祿以馭富不期侈而侈自生故
制驕莫如恭制侈莫如儉然恭儉必眞
有謙虛簡淡之心乃爲實德如其貌恭而
心不然外儉而內多欲是爲僞也恭儉而
德則心與恭儉相安而日休休焉苟爲詐
僞則欲蓋彌彰而日著其
拙矣可不勉德而戒僞哉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承上見不可不務實德意人臣居位祿寵
盛則當思危辱而時存敬畏若作僞驕侈

而不知畏必入于危辱而祿位難保矣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上三節是以己事君此則以人事君也大臣乃賢才進退之所繫誠于賢足以經綸政教者則薦之使在位能足以修舉政治者則遜之使在職推讓一出于至公則庶官觀感皆交相推讓而無予競之心政教自無不理矣苟蔽賢害能一出于私則庶官皆因之不和政教必雜亂不理矣大臣薦賢之公私不特繫庶官之和不和且已之責任盡不盡繫之矣可不戒哉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此總申戒勅之上自三事之卿下至大夫之屬或總治或分治皆官也當各敬之或司政治或主教化皆政也當各治之川以佐助爾君而以阜成之澤永安乎兆庶由是萬邦永戴尊親而無斁則和寧用乂之休可復見而于以制治保邦也何有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成王策命君陳言惟爾有令善之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于家必能施安民敎民之政于國故命汝治茲東郊下都之民爾當敬謹從事無失孝恭之心以施于政

治之問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言敬之道在法周公而已昔公于東郊厥常道以教之有師之尊撫因事以安之有保之親故民懷其教而肅將不忘懷其政而祇歡無斁今汝往治當謹所司師保之事一循周公所行之常法盡公以師保之道惟訓汝惟勉明之以教民安民則民其治矣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

逸豫

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因舉其精微之訓曰至治之極則馨香發聞而感格于神明然此馨香非黍稷也惟明德本于身心達為至治則精華上達而神無不格乃所謂馨香也周公之訓精微如此爾庶幾用是猷訓身體力行孜孜勿怠推孝恭之德以為明德而成至治之極功雖神明且將感格而况殷民乎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此見訓之當由也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此常情也君陳親見周公故申戒此蓋上攏能倡率風也下民勢惟順從草也君陳由公訓則殷民亦由君陳之

訓此感應之理也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此亦申訓事也今圖謀師、保之政無小無大皆當處以艱難之心蓋則德之訓固不可易而政有廢于俗當廢宜于俗當興者必反覆與衆度之衆論既同又必由繹于己而後行既不執己亦非徇人則廢者必弊之當革興者必新之當興而政焉有不善乎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此望其盡忠順之道也言爾于師虞則繹時有切于事之嘉謀合于道之嘉猷卽致陳善之敬以入告于君及措諸施行復揚于外曰是有利于國有益于民之謀猷皆君德之所著而盡善則稱君之美使臣人皆若是則內裨益其聰明而君德以今告而其外宣揚其令善而君名以順外而顯非予所深望哉

王若曰、爾惟弘周公丕訓、無倚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復申訓意也明德至治周公之大訓周當懋昭式時之不易者政由俗革而其師保萬民之意尤當變通而不拘其迹庶使德恆其明而治極其至也彼勢者馭民之權無依以作己之威法者約民之具無倚以削民之命蓋今非周公謹毖之時當寬和之時也但寬不可失之縱必防閑品節有以範之而不過和不可失之流必舒徐馴擾有以施之而不躁乃所謂弘訓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上慮其徇己此慮其徇君此一節下二節之意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申上辟不徇君而辟之惟中也民有不順汝保之政不化汝師之訓者辟之可也然必刑可以止刑者乃刑之可徇君以辟乎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申上宥不徇君而宥之惟中也民有習于姦宄與毀敗典常壞亂風俗者此安危風化所關雖小不赦可徇君以宥乎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人、

上三節言用法于殷民者不可偏此三節言施教于殷民者不可刻民有頑而未化者必寬假之無憎惡有化而未全者必矜收之無苛求一緩于懲惡一速于取善此節亦下二節之綱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此申無忿疾之實也言外必彌忿而制其忿疾之心則無以激變生亂而治民之事可咸內有包容而忘其忿疾之心乃此心之德含弘光大而不可量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此申無求備之實也保以安之固有畋畊而安業而職業修者然不能保其皆修簡而別之則人勸功矣陳以教之固有和身聽家而行則義良者然不能必其皆良進以率之則人勵行矣然在一簡之修則簡之在一行之良則進之皆不求其備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

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此歸重君陳之化教欲其端化民之本也言民生同具彝性本厚也但誘于習而為物所遷則厚者薄矣然未嘗不可反而厚也但民之于上不從其令而從其好爾若能于五常之道兢兢無怨而定有是德于身是能推其所好矣夫率之以典自有以動其良而下之以德又有以神其化則民莫不變其不親不遷之習革薄而歸于厚而化行俗美信能升大道之世也大哉典在德是興周公明德無異矣不變大猷是與周公君治無異矣君以民化為休臣以民化為休君臣不共有令名于永世哉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丁卯命作冊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狄設黼扆綴衣、

此七節皆爲西顧命設陳儀物、且象王生存日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坐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享羣臣之坐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此皆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此設五輅之中、乃成王平時所乘者、設之亦以象其生存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此陳儀衛迎新君以受顧命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此下康王受顧命之事、卽依王就受命之位、舊臣就助祭之位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此太師既授顧命、又口陳其義、言居大位必由大法、如奠麗陳教、柔能安勸治、威儀謹幾微、悉率循之、以燮和天下之臣民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

方以敬忌天威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
拜王答拜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
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此康王朝見羣臣行正始之禮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
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
羑若克恤西土
此述文武創業之難以警王曰文武能大受天命由羑里而始順者以其能憂恤西土之民也進告下言諸侯以內見外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
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敘成王守成之難以勉王言惟新升遐之成王嫉惡在理而不徇私故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懲以民志定王業安而戡定文武創業之功用以施及後人而爲繼美之休今王其敬以保守之哉治安之久須妨凌遲之漸謹疏之初務絕覬覦之萌必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王因羣臣進戒言我亦答之以誥也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
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

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
方
此推文武得天下之由以寓求助之意不丕平富者薄博均平薄斂富民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之謹也務德不務罰如此此心見于外推行極其至必至各足刑措而後已在于內則兼盡極其誠必實有是各足刑措之念內外充實而其光輝發越民之被德畏罰自有不可揜者文武盛德若此宜無待乎羣臣之助而當時則亦有武勇之士忠實之臣具縣相之未輔成其薄斂省刑之事以保乂王家文武用是承受正大之命于上天天亦用是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也夫以文武盛德而尚賴臣之輔佐况我能不賴爾等之助乎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此推文武建諸侯之意而致求助之詞也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藩屏者蓋在輔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繼爾祖父為臣爾祖父前日皆有臣服于我先王之道庶幾相與顧念不忘安守其舊一如先公之事先王可也爾等雖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無遺我之恥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相揖趨出盡人臣順命之恭釋冕反喪服正人子居喪之禮也

畢命

保釐之語乃一代之治體一篇之體要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月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康王以畢公嘗相文王故于文王之廟命畢公保釐東郊保以安之寓思惡于旌別之中釐以理之嚴品節于旌別之際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此言得殷之難欲其慎保釐之任而不敢忽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此言化殷之難欲其慎保釐之事而不敢易也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兼創守而于以安定國家時殷民反側惟公謹毖之而區畫之嚴防閑之密使之比介我居而化于德義之訓蓋自遷洛至今既歷三紀之久世已變而風始移今殷民安而四方俱安于始得安亨和平之福周公化殷之難如此公可不繼其功乎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此言今日化殷之道也人心風俗以時而升降法制教化因俗而變革昔周公世道方降故毖殷而謹厥始君陳世道方升故有容而和厥中今當世變風移苟于其業修行良者不有以表異之則善者安于自怠惡者惟于自新亦何所勸而為善乎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承上見由俗之政非德業盛者不能當也惟公有大德而又勤細行是德盛也自輔導文武成康為四世元老而風采凝峻表儀朝著凡有言論羣臣皆敬法之其事上率下嘉績久已多端此業盛也德盛業廣必能底治功于有成保釐非公誰任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

哉

此見以周公之事命公公當因時變通以繼周公使左右綏定之烈益以光無虞以寧之化益以新可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此保釐東政也由俗之政今在善善惡惡旌之別之可也如式化厥訓者淑也則表異其居里顯其為善善者而病其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人有所鼓動有所聳懼此旌淑也弗率訓典者慝也則殊異其井疆不得與善者雜處使其畏為惡之禍

而慕為善之福此別慝也然王圻者四方之本一或不嚴將慝者存越志之階而淑者不獲安全之利俾四方無虞難保也故郊圻之地遠近疆界周公所區畫矣必申明之不使歲久而湮封域之內高深險阻周公所存守矣必戒嚴之不以世平而玩即以安四海在是矣蓋旌別淑慝所激勸人心之大機而尊嚴王畿亦防範人心之大計雖因俗之政而實不失謹嚴之意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上立治法此立治體也以旌別而布諸紀綱則為政必始終不易有以示斯民之法守故足貴以旌別而敷之號令則為辭必理完言簡足以起斯民之承聽故足尚無

作聰明而好為異政無趨浮末而好為異辭所以然者何也蓋商季之俗行事侈靡而無恒出言虛誕而無體要雖以周公君陳治之而餘風猶未殄絕公其念舊俗之難革而政辭不惟好異可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此引古語以起下節乃推言殷士之當訓也世祿之家鮮能率由禮教肆其驕蕩陵蔑冏存之德實悖降衷之道敗壞淳厚之化而皆奢侈美麗以相尚萬世同一流也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殷士惡積光寵安享久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滅義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炫耀于人而身之不美弗貴之恥流而不返驕淫矜侉將以惡終矣昔謹之時雖或收斂而寬和之後未必潛消所以防閑其邪者誠不易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訓殷士之道正所以閑其心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于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然訓非外求教條也德者心之理惟德以化其陵德義者心之宜惟義以化其滅義是乃本天理合人心誠大訓也然訓非可以己私言也必稽周公君陳德義之事以為訓蓋訓以德義[illegible][illegible]諸同然而民易從由古為訓則徵諸已然而民易信訓之

愈至而問之愈周所以承乎者在是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言我之惓惓命公以化訓殷士者誠以邦之安危繫茲殷士耳蓋其放心雖收而餘風未殄耳忽其不從而以剛克之也必舉旌別之政而不剛以保之以防閑之中常寓愛養之意可也毋慮其難制而以柔克之也必舉旌別之典而不柔以旌之馴擾之內時存振作之心可也如是而寬嚴互濟將殷士皆化陵威而歸德義存善可旌無惡可別德信乎其修矣邦其永安而不危乎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

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此期以化民之效也言此殷民周公謹毖而能慎其始君陳寬和而能和厥中至公則不剛不柔必使商民皆善而成其終焉夫三后前後不一時而總以相濟為心因革不一事而同歸于致治之道而已惟其心協道同故能仁漸義摩而道化浹洽綱舉目張而政事修治漸漬積累將王畿乂安于時中國被澤而施及四夷亦罔不賴其化成予小子將永受多福矣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亦期以可大此則可久公惟是保釐振舉使殷民順治王室又安為成周建立不拔之基將垂譽不已而萬世頌之以不衰貽謀可久而子孫法之以為治此又予之期公于無窮者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此總致戒勉之意惟茲殷民閑之維艱無畏而不敢為也惟當盡其保釐之心振爾殷民已歷三紀無忽為不足為也惟當慎其保釐之事若此者正以敬順文武成王綏定允升之成烈于以繼美周公君陳慎始和中之政者也而可不盡心慎事哉

君牙

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通篇繼世功守家法教養其所重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此先敘其世功之美以感動之也言爾祖爾父世盡可徒教養之職皆著忠勤于當時垂休光于後世子孫當思仰匹其休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此敘求助之意言予嗣守祖宗統緒任大責重亦思有忠貞勞如先王之臣能左右予以教養治四方[illegible]恐責任不勝以致遺緒廢墜故若蹈虎尾涉春冰憂危之至

不勝其功之妙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此正命君牙佐佑乎己也。釋憂危，今賴股肱心膂以翼之，爾當心祖父忠貞之心事，祖父服勞之事，無使孜羞功愧前人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此亦因教民之事。蓋常行不可易者惟典，弘敷者使無不知無不聞也，不可過不及者爲則，式和者勞來匡直，使民彝物則各得其正而無少乖戾也。然教之本則在君

不之身使體典則于身而無邪行，爾身正則民皆觀感而罔不正；此存典則于心而無邪思，則爾心中，民若于此有違，不可求之民也，惟爾自檢其中而已。蓋弘敷式和者盡爲教之道，身正心中則端立教之本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欲興民德，先厚民生。暑雨則艱于食，大寒則艱于衣，怨咨之嘆所由興也。厥惟艱者，歎小民之誠艱難也。是必思其飢寒之艱，以圖其衣食之易，凡所以厚民衣食之源者，無不預爲之所，而民乃釋怨咨，安飽煖也。司徒兼教養之職，此皆其祖父所已爲，而今當纘服者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是教養也。自心之經畫爲謨，而文之光四方顯西土，何丕顯乎！自業之已定爲烈，而武之善繼志善述事，何丕承乎！是非徒承下一時也，所以立章程而開助後人者，合天理，當人心，而無一事之不正，且大綱舉，細目張，而無一事之或缺，是謨烈成文武之光命也。爾祖父嘗左右我成康，對揚之矣；爾今當敬明我教養之訓，用輔我奉順先王之舊，亦對揚之，則爾祖父忠貞服勞之績，得追配其休矣。對揚者行之不忝，揚者舉之不墜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此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爾今惟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蓋法則民衣食，是教化行而治，不則亂矣。汝誠法祖考之所以教養斯民者，教養其民，則民生厚，民性復，有以顯其君致治之美矣。蓋述祖者光前之孝，昭辟者事上之忠也。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而言勅乃通篇所重者也。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此先叙己之不能全君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起，思求助而使言

動無過失也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此敍文武猶賴近臣之助見己之必賴近臣也昔文武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無不敬聖無不通君既聖矣當時大小之臣又皆一心徇國修職奉公臣又賢矣宜若無待于近習之助然其左右奔走無非正言正行之人朝夕與供承順其言動之美弼正其言動之違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動雖不常而動無不正言雖不一而言無不正君德之盛如此是以動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萬民正自遠近莫不一于正而萬邦皆無過動過言者矣化之隆又如此此德盛化隆皆正人承弼所致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前烈

言予質不善不及文武實賴爾等承弼輔予如言與動大過則繩直之小過則糾正之格其非心使言臧動欽能繼文武可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此專命冏欲其正所屬以勉輔君德而交修予言動所不及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此告以正屬之道言當謹擇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此言僕臣所繫之重見不可不慎簡也僕正則旦夕承弼而君之言動皆正僕諛則糾繩無人而以不欽爲欽不臧爲臧傲然自聖矣僕臣之賢否繫君德之重輕如此如之何不慎簡也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此戒其用小人恐其導君上之言動非先王之法言法行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此戒其以貨斷任羣僕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此總一篇之意而申戒之彝憲即先王之典大君也后言動之常法也言汝當慎簡乃僚永遠匡弼使后德懋而厥愆免可也不言承者近習之臣不患其不承而患其不弼也

呂刑

呂侯爲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通篇只德中爲主德其本也中其用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穆王已老猶以刑獄重事大加斟酌作爲贖刑以詰治四方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爲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此下四節言苗民用刑之過而可爲戒也呂侯傳王命言古有訓鴻荒之世渾厚淳龐蚩尤始倡暴亂延及善民無不爲寇爲賊以鴟張害人爲義爲姦爲宄以劫奪攘竊矯詐殺戮爲事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此言苗民承蚩尤之亂不用善而制以刑作五等虐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于是始過爲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之法于麗茲刑者必牽連人衆並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爲差別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承上言用刑既暴民相漸染爲詐爲亂無復誠信但相與反覆詛咒盟誓相欺相詐而已當時無罪被虐陷于刑戮者方各告無罪于天天視苗民弗用靈故無有馨香制以刑故惟有腥穢苗之德上通于天如此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帝舜哀矜無罪之受刑乃奉行天威以報苗虐民之罪竄徙分北使不得繼世在下罔用刑者當觀于苗而知所戒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此下六節言帝舜用刑之善而可爲法也苗民反覆詛盟祭非其鬼人心不正舜乃命少昊之後重高陽之後黎修明祀典高卑上下各有分限使小民不得通行祭天地之禮而降格之說自息當是諸侯及在下羣臣又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下幸常者時保安之反常者則懲治之民率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至微亦爲善是以自伸無有蓋蔽以得禍者矣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上言承苗之亂而正人心此則反苗之道以除民害舜虛心以問民情利病雖鰥寡至微亦得陳苗之過于是反苗之道凡施于政令以防民者惟以德爲威而不以虐

爲威天下咸惕然勉爲善去惡而莫不畏如不犯刑下是也凡施于教化以導民者惟以德爲明而不以察爲明天下咸曉然知爲善去惡而無不明如協中威動是也此舜以德運治作後所謂穆穆在上者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舜既以德化民而又憂民心未正民居未定民生未厚乃命三后以致其功夷承命降布三禮以折民之邪安使失禮則入刑以正民心禹承命平治水土表識山川以定民居稷承命頒降播種厚殖嘉穀以厚民生三后各分君之憂以成其功使道德

而風俗淳樸止寧而衣食足殷盛富庶而非若殺戮並制之時存庾補治之臣如此即後所謂明明在下者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上既以德化民以德及民猶慮有不率德者乃命陶爲士以刑之輕重得中者禁制之以檢其心敎之畏惡慕善以敬德使其相安于刑畏大厲于惟殷此有虞之刑特輔其德之所不及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合虞君臣而總論之。帝之德威德明則和敬之容不穆穆在上乎三后之恤功成功

明精白之容不明明在下乎若臣不合德輝光四達故民皆觀感動盪爲善而不能自已而猶存未化者故不得已乃命陶明五刑之典審輕重之中率此治民以輔其本善無惡之常性使同歸于惟德之勸焉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此推虞廷用刑之極功正見其爲祥刑也當時士師非惟得盡法于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于賄賂之人不爲威脅利誘以徇人而惟盡乎在己之敬忌心所以行之身者皆可示之人不待有所擇而後言也惟能大公至正純于天德則德自我立命作我由天以公正而生殺于上我以公正而生殺于下可以配享乎天而與天爲一矣

此後世用刑者所當法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

此統告諸侯欲其以虞爲法以苗爲戒也爾諸侯之士刑獄者非爲天牧養斯民乎則所當監者非伯夷布刑于告命以開導斯民使知由禮則遠罪失禮則入刑乃其爲天牧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察獄之得其情折獄又不得其人以觀五刑之中惟

是爲威虐刑誅只斷制五刑亂虐無罪故天不貸而降罰苗亦無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是不能爲天牧民所當懲者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告同姓諸侯也言有至理是爲格命言刑獄重事必勤于聽斷反覆詳審務刑當

周書纂要　卷六　呂刑　三十三　愛日堂

其罪而其心乃安苟頃刻不勤則刑罰失中後雖戒之而所施者已無及矣故當以勤自慰不當至不勤而後戒也以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非常用者也且過之當宥故之當罪非我所得專惟視人之所犯夫在天而我不可恃在人而我不可專是尚可以勿勤乎爾庶敬迎上天之命以奉一人之心仰我欲辟爾惟勿辟我欲宥爾惟勿宥惟敬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則長我上而從欲以治君慶于上矣不犯非辜而皆匡以生民賴于下矣安寧之福及于無窮而可不勤乎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此節言下六節有民社者皆所當告也刑而曰祥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人所以主刑者擇人則存敬忠之美而不爲威虐所奪所謂罔擇吉人者無存矣所所以定罪者敬刑則能制刑之中而不爲淫虐之決所謂罔匪察于獄者無存矣及者獄辭之所逮度及則存偏爭之實而無北辭之私所謂亂罰無辜者無存矣必如是而後可爲盡心爲安民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此告以聽斷之法也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具備者辭證皆在也然必與衆共聽參諸衆同不徇己見也五辭簡孚罪人所供之狀既得乃質之于五刑也不簡者辭

周書纂要　卷六　呂刑　三十四　愛日堂

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則質于法而贖之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此罰之疑者則質于過而有免之也聽之分際之當民安而刑祥矣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此舉用法之弊以戒之也凡出入人罪多由五者之病或畏威勢或報德怨或徇女謁或私賄或受干請仰當以人之所犯者罪之然必察之盡其心治之盡其力無以私意之疵爲出入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此中謹疑獄也蓋刑罰疑赦之際得之則矜疑者從合失之則無辜者濫及所當慎重不忽察之詳而盡其能也若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但可定其刑罰矣然猶恐其存可疑而至誤入也則于貌而稽之蓋言或不能以盡心而貌則可以得情苟無情實在所不聽蓋上帝臨女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

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此詳言正刑之疑有赦乃穆王本意所謂度作刑以詰四方也言五行之疑者罔有五罰以赦之但罪有輕重則罰有多寡如墨辟疑赦罰金六百兩劓二百鍰剕五百鍰宮六百鍰大辟千鍰皆必實視其情而後赦之然五罰之件條有定律墨之屬千劓之屬千剕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其屬總計三千所謂正律也若律無正條難以定罪者其罪疑重則比上疑輕則比下當比附之時法無定準無差誤于衆人僭亂之辭律無所依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明考上下法意察之詳而盡其能則不推有正律者得其當而無正律者亦不失其宜矣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法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上章言五罰當致其謹此兼言刑罰當隨其宜如事在上刑而情實輕則服下刑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不止用刑如此卹用罰之輕重亦有權焉此因人情而權其輕重也若因世變而權其輕重則刑新國人心未定刑罰因之而輕刑亂國人心不戚刑罰因之而重然刑罰輕重或因人情或因世變雖齊以不齊之決然究其歸則皆合乎人情宜乎世變輕非依縱乃當輕而輕重非故入乃當重而重蓋裁然有倫序而不可亂確然有體要而不可易是雖備而不失乎經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

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此詳示以謹刑罰之道罰以懲過雖非致人于死然民重出賄亦甚病矣非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此聽獄者貴擇其人也凡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者必于其差而察之而察辭不可以偏上始以爲不可從終或有可從惟當存哀矜敬畏以求其情而大不可得任乎己見必明開刑書與衆占度使告庶幾于中正之則于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此聽獄者當盡其心也由是獄成于下而民信之輸奏于上而君信之若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

貨重亦并兩刑而上之日聽者之專決此獄獄者當備其辭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又總同異姓諸侯告之欲其盡敬刑之責也朕之于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其故敬慎不怨而有仁厚之德存于用刑之際實以德用刑非恃刑以為治也蓋天本以

德勝民而刑乃相助其德化之所不及今汝用刑必體天之心作配于下可也單辭無據易至混淆必內證其心外絕其欲乃能察之兩辭對質易至偏主而民之所以輸情服罪者無不由于能中以聽之汝無或有所偏主假此為私家之計獄得貨豈足為貴實自聚罪狀于身必至禍叢其永而罹天罰之極矣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需獄以自取禍殃之命耳使天罰不極獄吏無所懲必無善政施于民則刑何以辨而民何以安乎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誥典獄者之來世子孫也言今往所當監視者非古用刑成德而輔民常性以全其所受之中者乎我觀古哲人若伯夷皐陶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至今誦業彝祇德不衰者蓋由五刑之用輕重咸得其中真能成德以全民中所以有終譽之慶也今爾受天子之良民善衆當監視此祥刑之哲人而匹休之也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此平王言先祖成康之在位罔承文武盛德受命之後亦惟得爾先正唐叔之輔故得以安在位也丕顯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此言己承多難之後又無群臣之助不能如先祖之安在位也數予嗣位即遭天大譴父死罔敗也蓋發養之資澤既絕于民則罔不先擾故戎狄侵陵為害甚大今内

而御事臣無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又無能何以濟難是惟望在外之諸侯而諸侯在我祖父列者其謹恤我如先正之昭事者乎有其人而致功于我則我亦得永寧在位矣蓋將歸功文侯故先發此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此承上悲閔無人獨幸文侯輔君之美也言多難寡助賴汝昭明汝顯祖功烈蓋文武之道絕矣惟汝始儀刑文武之道凡事我用以會紹乃辟使國統既渙而復合垂亡而復續俾卒得綏在位則是善繼述以追孝汝前文人矣且多修完于殘敗之餘

捍禦于侵侮之日汝之功誠我所嘉美者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承上言我惟嘉美汝功命汝爲方伯汝其歸而巡視一方之衆綏寧本國之民賚秬鬯歸告其始祖以榮錫命賚弓矢乘馬得專征以匡王國父往就國當柔能以懷其民惠康以養其民而敎養皆當敬謹無荒寧也且簡其士之能任敎養者恤其民之不被敎養者夫克昭顯祖德可斷矣今用凡柔能惠康簡恤之道使德威至于侯邦

德教加于百姓非所以成爾之顯德乎此皆上後養正與愼德謀猷賚澤相應者也

費誓

伯禽初封魯侯因淮夷徐戎並起爲寇率師伐之于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此魯公爲方伯誓戒諸侯從征之辭也無譁者欲其靜聽誓命徂茲者言往日已叛之淮夷又將徐戎以並起以見其當伐也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此戒諸侯之師言戰貴先治戎備縫綴甲冑繫帶干楯無敢有不精至者則仆衞之

具備矣多備弓矢鍛淬戈矛磨礪鋒刃無敢有不銛利者則攻人之具備矣先自衞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此除道路護軍旅也牛載軍儲馬供武用今師出則牛馬所舍之閑牧居民必閉塞擭穽恐傷所閑牧之牛馬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師屯者可知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此嚴部伍防擾民也蓋喪師之患多因失伍凡居民之馬牛風逸臣妾逋逃將士無許越軍壘而逐之至不越逐而僞得者當敬還之我則度其多寡以賞汝若越逐而失伍僞得而不還及寇攘踰垣墻竊不風之牛馬誘不逃之臣妾恐其紛亂部伍故皆有常刑以示懲也古節制之師軍伍嚴明而居民安堵如此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此立期令慎供應也期者出征用兵之期令者會集諸侯之師先征徐戎者甚敵之

堅暇綏急也糗糧以足軍食統責于諸侯者楨榦以治軍壘芻茭以供牛馬專責之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以甲戌日征即以甲戌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三者皆期會中事也

秦誓

穆公聽信杞子伐鄭晉襄公敗秦師于殽因其三帥穆公悔其用人之失而欲謹于將來故誓告羣臣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此穆王悔過將發誓言而先起其聽羣言之旨切要之諭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此正羣言之旨也古人有言凡人盡皆多安徇已不肯受人之責不知責人非難惟我能受責于人俾如流水是爲艱哉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恐如常人之徇已而不改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此悔已往之失而圖將來之善也古之謀人非不知爲老成以不就已而忌疾之今之謀人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其謀詢茲老成庶他日無愆過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此正詳其遷善改過之實事也言今收惟親賢臣遠小人而已如皤然之良士膂力雖過謀猷則非我庶幾得任用之若仡仡武夫雖射御中度我尚不欲用況若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亦一足債事我遑暇多有之哉蓋畏之之甚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此言良士之有利于國家以明已欲有良士之意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此言小人之有害于國家以明已不望多有之意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上二節言一人之善惡致一國之興廢此言一國之興廢由一人之善惡危殆不安節子孫黎民之不保榮顯安寧俾子孫黎民之可保也而良士豈可以不用爾言尚可以不去哉

尚書註解纂要六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蓮撰蓮字余嘉江都人是書融會蔡沈集傳之義每節之下先標指意而各隨文句銓釋之無所考正

詩論一卷

〔宋〕程大昌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茅氏浣花居刻芝園祕錄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論一卷》提要

宋新安程大昌著

詩論序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論之所爲作也

詩論一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

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

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詩論二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也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繇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叅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

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第第相受於是剏命古來所無者以爲國風叅匹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疑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當爲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鍾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

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王惟鉤命决之詩叙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釆取以傅足其數孔穎達雖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古樂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釆夷樂以配此其謬誤不待辨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爲

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爲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於例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爲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耶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爲樂也

詩論三

周之燕祭自雲韶等類兼釆異代以外其嘗代之樂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諸序序所爲作具言其以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於商十二詩其存者五皆配聲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請爲頌矣其節奏必皆係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而無嫌也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

樂而何予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爲之爲言有作之義既曰作則翕純皦繹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爲作樂在南爲鼓南質之論語則如三年不爲樂之爲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爲樂無疑也

詩論四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鄘至豳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少加損也

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復其故列云爾既曰復其故列則非夫子剏爲此名也季札觀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魯在哀之十一年却而數之六經之作上距季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於南於雅於頌於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則不待夫子既出而剏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

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贅添國風一名紊錯其間四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又從而倒其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繇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加於風

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以與瞽命之而曰其中實雜碔砆不知何以名爲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爲政自政而變爲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威晉文其力足以

無上而頫首歸尊稱之曰王不敢少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夫子聞黍離於衛鄭諸莚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國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辨蓄皆心知其不然而無說以爲歸宿故寧置之不談而已此皆始於信四詩而分美惡故雖甚善傅會者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

命譏之與訓體同名與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泰誓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叅配傳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譊譊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詩論五

國風之名漢人盛言之而挈著篇首則自毛氏

始載記遷史凡援說國風或引爲自已所見或託以夫子所言蓋皆沿並前傳不足多辨載嘗究求其元則左氏荀況氏既云爾矣曰風有采蘩采蘋曰風之所以爲風者服是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丘明前輩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不臘矣世未更泰未有臘名是不偶不與夫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差遠矣又況其託說於君子曰者乃明出

左氏聽見故如指采蘩采蘋爲風援引頌文而延商魯其上皆春秋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魯府古藏本眞也豈可槩狗世傳疑其授諸夫子也哉荀況之出雖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雜之所得既非參賜之比而況之言又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其家而成性存存克已復禮皆易論語中夫子筆舌所出也況乃槩曰人性本惡其善者

僞也若以善爲非性則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外來設使已欲已克本性已成元無此禮本無放失循何而復不蘊道義則本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學術已明戾夫子不可信據矣猶有可諉曰傳授或偏見解不至至如唐虞象刑典謨既嘗兩出又皆虞史所書亦帝舜本語而況直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況猶忽忘以爲無有則訛詩爲

風其可堅信以爲有所傳授乎

詩論六

漢人賛目國風以參雅頌其源流正自況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派亦無能與魯詩爲匹者申公之師則浮丘伯而浮丘伯者親況門人也高后時浮丘伯嘗遊京師文帝時申生又以精詩爲博士卽劉歆所謂詩始萌牙者也漢詩自毛公以外得立

學宮者凡三家齊轅固事景帝始爲博士獨韓嬰在燕申生在魯最爲蚤出然終西都之世魯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式韋賢賢子元成皆皆以詩顯名爲世所宗轅韓之學絶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況出也譬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況說之蔓衍於漢哉左氏之生在況先後則未易亟斷然而創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於一誤也抑嘗深求其故

則亦有自蓋札之言詩嘗曰其衞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於詩者若此其盛云耳左荀之在當時其必尊信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又會十三國者徒詩而無他名徒國而無附語遂並齊衞二詩槩取風名加配諸國於是乎風與雅頌遂有名稱與之相敵後儒因又加國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采國風之目

分寘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而擴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爲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揜沒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并后稷平王使王業王位下齒侯國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所起而可攷者如此然是說也予雖有見而去聖人絶遠乃欲以百世末學回數千載積久尊

信之語於儒家俱無疑議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矣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予而出臆說焉耳矣

詩論七

周官之書先夫子有之其籥章所歛迺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則又可以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大師比次詩之六義曰風也賦也比也興也雅也頌

也列以爲六蓋類而暢之猶曰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於此遂取季札論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固已有如大師所掌也是鄭氏亦覺六經夫子無言詩之有風者而特並沿六經以證夫風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斷謂左荀之失起於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釋其義而未嘗以命其名也試言其類吉甫之贈申伯也自叙所著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爲之義者也然而夫子釐雅頌以正其所而嵩高部彙自屬大雅足以見雅之體可以包風風之義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若參六義言之謂雅頌與風俱居六義之一而風嘗匹敵雅頌則夫賦比興三體者今無一詩以行于世豈夫子而肯不論當否盡删剟無遺矣乎此皆可以理推而知其不然者若不信周官季札夫子而堅據荀況左氏漢儒以爲定則正恐舍形狗影失本太遠也

詩論八

周禮籥章歛豳詩豳雅豳頌則豳疑於入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嘗及樂者反覆推考以類證類然後知籥章之謂豳詩豳雅豳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貍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籥章所歛豳舉詩

雅頌三體無分其爲何篇何名者也夫既於籥章無所主指固不可億其爲詩矣設如所云即詩雅頌自是三類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不爲三詩乎今考諸豳爲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鴟鴞已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既與迎氣祈祭絕不相類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爲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體吾

不敢億斷其然乎不也然獨質諸論語夫子以雅頌得所始爲樂正則雅頌混爲一詩其得爲正乎其既不正豈不爲夫子之所刊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斷章而龡乎使其全奏則一樂所舉凡三奏其倫籥章其失職矣使斷章而取仍應別七月而三奏之不應雜三體以爲一詩也鄭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實籥章而籥章所龡詩也雅也頌也是已鼎立

爲三細而推之三者之中詩之名既可以該括雅頌而七月一詩又域於諸儒所謂國風中若從籥章之舊而謂之詩則是於四始獨遺國風於是又拾籥章本文而自出己語獨改豳詩以爲豳風而曰此詩即籥章氏所龡者也此可以見其遷就無據之甚矣歐陽文忠公疑別有豳詩于今不存所謂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爲斷也蓋古今事有偶相類者夫子聞韶於

齊而齊亦有角招徵招釋者讀招如韶後世因其語而和之曰角招徵招是誠韶之遺音在齊者今去古日遠安知前人此說不有傳授亦未敢必謂其非也類孟子載此詩本語曰畜君何尤又從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後今世得以知其爲景公君臣相說之樂而非舜韶也今鄭氏以籥章所龡之豳詩雅頌適與豳同而遂取是三體於七月一詩則夫招同於韶且又在

齊其亦可指以爲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牽合也

詩論九

詩序世傳子夏爲之皆漢以後語本無古據學者疑其受諸聖人噤不敢議積世既久諸儒之知折衷夫子者亦嘗覺其違異而致其辨矣予因悉已意而極言之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也夫子非以言詩也或者嘗大

師摯之徒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於淫雖哀矣而不至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敘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賓牟賈語武而曰聲淫及商者謂有司失傳而聲音奪倫耳非謂武王之武實荒放無檢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折之曰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不相似文考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於淫哀傷也夫其本聖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失實而不敢加辨也歟至他序失當與詩語不應則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召旻之詩以旻天疾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義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

與蕩蕩上帝了無附著於召旻又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不知旻天疾威有閔無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時世舛誤本文者觸類有之又如緇衣之序引高子曰以綴其下自是援引他師解詁以釋詩意決非古語世儒於其不通者則姑欽默而闕疑焉大抵疑其傳授或出聖門焉耳然則不能明辨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博引曲論深見古詩底

蘊學者亦無敢生信也矣

詩論十

謂序詩爲子夏者毛公鄭玄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爲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

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而鄭玄作毛詩箋也其叙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衛宏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曄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攷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玄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玄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玄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先序辭義

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玄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詩論十一

宏之學出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毛公故凡宏序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今其書具在可覆視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

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氏之於毛傳率別立箋語以與之別而釋序則否知純爲鄭語不竢表別也又況周自文武以後曾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槩定其决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喩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

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曄謂續序之爲宏作與實錄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具有實狀致之大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爲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追爲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記二語者合爲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者史記法言叙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正相因也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既成欲其便於討求遂釐割諸序各寘篇

首而後衛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經者有其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詩論十二

予論二南國風既與左荀漢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甚畧與夫子等若非卽四子之說而有以屈服之則予猶不能自信而能取信於人乎左荀漢儒其理若事旣詳辨之矣而予意所鄕欲

求與刑來自夫子或如季札觀魯之類辨之而極其明措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今信而釋昔疑也世遠無古書可攷則不免試於毛傳乎求之求之既久忽於析類標卷之間見其名稱畧與札同而時有贅出者因從贅出者而刪削之其類例所列乃遂上與札語配合縣間因得以確然自信曰季札所見品式其尚未磨而毛公之誤其尚可正也哉蓋自周南以及召南邶鄘

十三國小雅大雅頌此古詩之名品次第畧見札語而亦毛傳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標篇記卷也於二雅三頌每一更卷特曰某詩之什卷第若干而其或雅或頌則別出一簡列寘左方未嘗舉而加諸記卷之首也獨至於周南召南十三國者則皆枚數國名升而繫諸各卷詩名之上如曰周南關雎傳第一邶栢舟傳第三而後別出國風一目布之左簡二體既異而其書類例繇此不能自相參合且多與札語牴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標者而參較言之則二南十三國者之比雅頌既皆長添國土於每卷之上矣以札語而較毛傳則二南十三國之左遂又贅添國風一名以己例則自爲差戾際札語則有所增溢蓋嘗詳而求之則知其所從差而正其所以誤削去國風二字而下周南召南與夫自邶至豳凡十三國名者補寘今毛氏國風部

位則二南十三國二雅三頌皆列寘毛詩二字之下而標卷悉用詩名截然一貫無有殊異而三百十有一篇者與季札所見名稱位置色色相合矣其樂名之附國土者則周南召南周頌魯頌商頌同爲一類其徒詩之繫國土者則十三國而無樂名又自一類其小大二雅不繫國土獨志音調又自一類彼此參會悉無舛誤此予所以得循毛傳以正毛失而喜古則未泯者

此也毛傳篇卷散裂難攷今取其本目著之於前而用予所意定者隨著之後苟信予說而即此觀之不待求之毛傳固已昭昭可曉也

毛氏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國風

今定

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周南

召南眎此正定

毛氏

邶栢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　國風

今定

栢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　邶

自鄘以下至豳眎此正定

毛氏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毛詩　小雅

雅頌獨云某詩之什者其同類詩多一卷不能盡受則析十詩以爲一卷是之謂什非別有義類與前二南諸國不同也

毛氏　一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毛詩　大雅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　周頌

駉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　魯頌

那詁訓傳第三十

毛詩　商頌

巳上自南有嘉魚篇卷巳後並毛氏本來標題無所更定葢雅頌自爲一體不受汩雜故比之古則亦無增損也夫惟不經混雜故得本其矩度以格二南國風標卷之誤而後與季札觀樂者同歸一律

詩論十三

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詩之著序者顧三百一十一篇何也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讖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書璿璣鈐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刪采定數故長孫無忌輩推本其說知漢世毛學不行諸家不見詩序不知六詩亡失也然則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旣無古序以總測篇意則往往雜采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斷章取義無通槩成說故班固總齊魯韓三家而析衷之曰申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也然則古序也者其詩之喉襟也歟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一詩以歸一貫且不至於漫然無統

河間獻王多識古書於三家之外特好其學至自即其國立博士以教與左氏傳偕行亦爲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終以不得立於天子學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顯積世旣久如左氏春秋周禮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尚而毛傳始得自振東都大儒如謝曼卿衛宏鄭衆賈逵鄭玄皆篤鄉傳習至爲推廣其教而萬世亦皆師承昔之三家乃遂不能與抗則古

序之於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則亦以古序之來不在秦後故以子夏名之云耳毛亦未必能得的傳而真知其出於何人也若夫鄭玄直指古序以爲子夏則實因仍毛語無可疑也子夏之在聖門固嘗因言詩而得發予矣曰起予者商也則漢世共信古序之所繇出者必以此然子貢亦嘗因切磋琢磨而有會於夫子之意其曰賜也

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亦夫子語也而獨以序歸之子夏其亦何所本哉

詩論十四

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若樂語言聲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真在焉故也如使采詩典樂之官稍有增損則雖季札師曠亦末以用其聰與智矣是故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諷勸贈荅旣一一著其本語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凡詩人之言旣已出此史家寧舍國號以從之無肯少易夫其不失真如此所以足爲稽據也及其裒輯旣成部居已定聖人因焉定之以南者旣不雜雅其名雅者亦不參頌其不爲南雅頌而爲徒詩者亦各以國若地繫之率仍其舊聖人豈容一毫加損哉知此說者其於詩無遺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召以分陝命之也頌一也而有周商

魯以時代別之也詩陳於夏而類著於豳周人因后稷先公賦詩之地也自七月以後多爲周公而作察其言往往刺朝廷之不知豳大夫其實爲之也在盤庚時商已爲殷且頌又有殷武今其頌乃皆爲商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爲晉矣至春秋時實始有詩今其目乃皆爲唐又其甚者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時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項襄文武者乃復分而爲三曰邶鄘衛

凡此數者猝而視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實證類正從民言之便熟者紀之耳本無他意也後世事有類此者中國有事於北狄惟漢人爲力故中國已不爲漢而北虜猶指中國爲漢唐人用事於西故羌人至今尚以中國爲唐從其稱謂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也王黍離諸篇旣徙詩而非樂不可以參之南雅頌故以詩合詩雜寘列國如冀州之在禹貢下同他州不必

更加別異知於帝都之體無損也不獨此也木瓜美齊而列於衛猗嗟刺魯而繫諸齊召穆之民勞衛武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推此類具言之若事爲之說則不勝其說而卒不能歸一也今一言以蔽曰本其所得之地而參貫彼此俱無疑碍故知其爲通而可據也且夫子嘗自言述而不作六經惟春秋疑於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於詩特因其舊而去取焉其肯自已立程邪故因其所得之樂而命之名本其所作之地而與其列是所謂信以傳信也亦所謂述而不作也

詩論十五

或曰衛宏之言南也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漢汝而無齊衛鄘晉則其以分地南北爲言不無據也曰十五國畢出國名而周召獨綴南其下以漢人義類自相參較則旣不

一律矣而謂其時化獨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當文王與紂之世也然而紂猶在上文王僅得以身受命而居西爲伯召公安得伯爵而稱之況又大統未集周雖有陝陝外未盡爲周周雖欲限陝而分治之召公亦於何地而施其督莅邪又如甘棠所詩正是追詠遺德疑其尚在召公國燕之後於是時也周之德化旣已純被天下無復此疆爾界矣騶虞麟趾蓋其推而放諸

四海無不準者豈復限隅何地而曰其方其國南有其詩則宏之卽周召分地而莫南北者非篤論也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亦各隨其分地而紀繫其實宏乃曰其及后妃也而指爲王者之化因其在侯服也而命爲諸侯之風然則王化所被一何狹而不暢邪此皆不知南之爲樂故支離無宿耳

詩論十六

或曰古語曰周道闕而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關雎作戒使南而果樂也安得純爲文王之樂也曰從作詩者言之固可命以爲作從奏樂言之其豈不得謂之作乎關雎文王固已有之爲夫晏朝者之不能憲祖也遂取故樂奏之以申儆諷其曰作猶始作翕如之作則雖人更百世南更萬奏猶不失爲文樂也宏之序魚麗也固嘗枚數常棣列著文武內外之治是爲文武之詩矣至其正序常棣乃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夫文武之時安知管蔡失道而預作一詩以待之邪左氏所說蓋曰厲王恐鄭欲引狄以討除之其於鬩牆外禦之義全與文武不類於是召穆公糾合周族歌文王所從燕樂兄弟者以感動王其於常棣言作蓋振作之作而非著作之作且又弔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

爲之而宏之於二義皆逃失其本遂謂閔管蔡而著此詩此其爲誤豈不重復可笑哉苟疑夫關雎作於康后而非文王之南其以常棣之作於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釋然矣

詩論十七

或曰子以徒詩不爲樂則篇章之於商詩皆幷商雅商頌而比竹以籥矣則安得執爲徒詩也曰此不可聽度也古來音韻節奏必皆自有律

庶如從今而讀雅頌等之具爲詩章焉孰適而當爲雅孰適而當爲頌也廼其在古必有的然不可汨亂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則列國之詩其必自有徒詩而不堪入樂者不可强以意測也或曰頌則有美無刺可以被之管絃矣雅之辭且具譏怨親出其時而可明播無忌歟曰此不可一槩言也若其隱辭寓意雖陳古刺今者詩之樂之皆無害也至其斥言政乖

民困不可於朝燕頌言則或時人私自調奏而朝廷不知亦不能絶也朝廷不知而國史得之錄以示後以見下情壅於上聞而因爲世戒是或自爲一理也歟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古事哉或曰季札所觀之詩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一頌是魯雖有詩而不得其全豈得盡據札語而證定他詩邪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僖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頌雖賴周

大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鳩集删次乃爲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或曰詩序今與經文並置學宮如是說行獨柰何曰不相悖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周民其果無餘乎崧嶽其果極天乎而聖人存之不廢蓋不以其辭妨實理也詩而一語不附事實聖人且所不删則序之發明於詩爲不少矣而又可廢乎記禮之書萬世通知漢儒所

爲今其有理者亦偕古經列寘學官則於詩序乎何議

詩論一卷 編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是書本載大昌考古編中故宋志不列其名朱彝尊經義考始別立標題謂之詩議曹溶學海類編則作詩論江南通志則作毛詩辨正考原本實作詩論則曹溶本是也又曹溶本作十八篇而彝尊引陸元輔之言謂程氏詩議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二論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三論南雅頌之爲樂無疑四論四始品目五論國風之名出於左荀六證左荀創標風名之悞七論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以證風不得抗雅八論豳詩非七月九辨詩序不出子夏十辨小序綴詩出於衛宏十一辨詩序不可廢十二據季札序詩篇次知無風名案此篇爲改定毛詩標題元輔此語未明十三論毛詩有古序所以勝於三家十四論採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論南爲樂名十六論關雎爲文王詩案此解周道闕而關雎作一語非論文王元輔此語亦未明十七論詩樂及商魯二頌乃併末兩篇爲一考原本亦作十七篇元輔之言不爲無據然詳其文意論詩樂與論商魯頌了不相屬似考古編刻本悞合曹本分之亦非無見也其大旨謂國風之名出漢儒之附會其說甚辨惟左傳風有采蘩采蘋語荀子風之所以爲風語不出漢儒無可指駁則以左氏爲秦人風字出於臆說謂荀子之學出於仲弓仲弓非商賜可與言詩之比故荀子所傳亦爲臆說近時蕭山毛奇齡據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詩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又引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皆稱國風以駁詰大昌不知大昌之意惟在求勝於漢儒原不計經義之合否卽引樂記表記以詰之亦不難以戴記四十九篇指爲漢儒附會也觀其於左氏所言季札觀樂合於已說者則以傳文爲可信所言風有采蘩采蘋不合已說者則又以傳文爲不可信顛倒任意務便已私是尚可與口舌爭乎且卽所謂可據者言之十五國風同謂之周樂南雅頌亦同謂之歌不云南雅頌奏樂國風徒歌也豈此傳又半可據半不可據乎傳又稱金奏肆夏之三

工歌鹿鳴之三亦將謂頌入樂雅徒歌乎是與所引孔子正樂但言雅頌不言風而忘其亦不言南者同一不充其類而已矣

詩疑一卷

〔宋〕王柏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疑二卷》提要

王魯齋詩疑序

金華王文憲公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說最富詩則有讀詩紀十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則行實未載卷帙不分繹其辭殆即詩辨說因公於書有書疑遂比而同之也古之說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晦菴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爲男女期會贈答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黃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衛諸詩信爲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删去之詩存於閭巷之口漢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佚者又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其自信之堅過於朱子此則漢唐以來羣儒莫之敢爲者也文定嘗語公矣諸經既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昔賢之善誨人蓋如此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詩疑卷第一

金華王柏著

行露首章與二章意全不貫句法體格亦異毋竊疑之後見劉向傳列女謂召南申人之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娶之女子不可訟之於理遂作二章而無前一章也乃知前章亂入無疑

衛莊姜之詩凡五其一國人於莊姜之始至而美之碩人是也碩人之詩前三章意已足後一章體致不類不然則以四為三猶有序也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亦太褻矣其四詩則莊姜自述也綠衣當在前蓋莊公初惑於嬖妾夫人憂之思古人以自比處之善矣終風則悼其待已之不以禮而莊公輕狂暴橫之態儼然可見日月則缺全不顧矣夫人亦未免無少怨也燕燕作於莊公卒後忠厚之德藹然夫人至是而賢益著使嬖妾皆如戴嬀又豈有綠衣之作乎綠衣燕燕二詩熟讀之自可見

詩傳疑柏舟之詩亦莊姜作也愚謂詞意全不類以兄弟不足依據而嘆其不能奮飛此閭巷無知之言也苟能奮飛則棄其所天可乎莊姜安得出是言哉至於寤辟有摽則哀而傷矣此為他婦人怨夫之詞非莊姜也明矣

凱風之詩孝子之心至矣其為詞難矣是詩也寄意遠而感慨深婉而不露微而甚切可謂能幾諫者也此孝子自責之詞序曰美孝子何其謬哉

雄雉之詩此婦人思其夫從役而未歸第三章從容閑雅優柔不迫此正風也末章憂之切期之深理亦甚明大有學識之人也不忮不求之句夫子固嘗稱之雖曰何足以臧此是欲進子路一步故云耳學者亦須從此用功可也

谷風之詩婦人為夫所棄委曲敘其悲怨之情反覆極其事為之苦然終無絕之之意與柏舟思奮飛大有間矣此聖人所以制三不去之義其意深矣

簡兮之詩序者以為衛之賢者仕於伶官此固然也但謂刺不用賢則是他人作此詩而詩記亦謂此賢者非東周所有自是西周昔日有之觀其前章形容其有力如虎赫如渥赭此何足以見其賢詩傳則曰此賢者玩世仕於伶官作此詩若自譽而實自嘲最為得其情至末章始托興而思西周之盛王此其所以為賢也非末章不得見其賢矣

自古出仕者大略有三端處衰世不擇而仕近於玩侮不恭如簡兮是也亦有盡心竭力不計貧窶歸於天而不怨如北門是也知禍亂之將作相呼而遠遁如北風是也簡兮難學也非自度果有不磷不緇之操其可苟哉北風北門在人審時量力而為之未可

輕相詆訾也
宣姜本爲伋妻而宣公要之終譖伋而殺之者宣姜也可謂忍人也未必惡伋也無乃愧伋也及生壽而慨然代伋之死壽亦賢矣宣姜於是亦有年矣則又通乎公子頑不良之甚也乃生戴公文公許穆宋桓二夫人不夫而舉四子無恥尤甚衛之人倫掃地烏得不亡所不可曉者稟不淑之氣而子女之多賢此又何也
君子偕老三章東萊先生曰一章責之也二章問之也三章惜之也其論精矣愚謂責之問之誠是也末章惜之豈以色而忘其行邪

定之方中篇善賦其事作室而先種樹爲琴瑟之需可見其規模深遠其次方及於農桑此國家之先務而不可緩者又其次方言牧馬之盛則中興之功次序粲然其要盡在秉心塞淵一句上
干旄之作以見尚賢樂善尤爲中興之本
衛之詩淫奔者固多而賢婦人之詩亦不少前有莊姜四詩後有柏舟載馳竹竿河廣以至泉水雄雉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之詩也
黍離周大夫之作亦善於爲詩者感慨深而言不迫切初不言其宗國傾覆之事反復歌詠之自見其悽愴追恨之意出人意表

君子于役閨思之正也感時念遠固人之常情至情所鍾聚在苟無飢渴一句上
中谷有蓷雖婦人爲夫所棄想出於凶年不得已之情而非有所怨惡也是以有閔之之心而無恨之之意其人忠厚如此范氏說最得講官之體
大車之詩古人以其大夫能治其私邑而婦人不敢犯義故以此美其大夫也然婦人革面而未革心者也畏子於爲政之時尚要誓於既死之後心堅而志愚此善政之不如善教也豈不信哉刑政少弛則醜行復矣
青衿靜女之爲淫奔已曉然矣木瓜采葛之爲淫奔

而情欵未明至於揚之水亦謂之淫奔愚則未從若曰人有間其兄弟而兄弟相戒之詞豈不平易明白而有餘味今曰男女要約則未有以別其爲男女也
將仲子序者固妄矣而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而朱子從之愚謂其有所未盡也此乃淫奔改行之詩也仲雖可懷獨能畏父母兄弟之言又能畏人之清議三章六無字所以拒絕仲子爲甚嚴與大車誓死不相舍者大有間矣
鄭衛之音並稱久矣愚嘗考三衛詩凡三十有九篇如兩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載馳竹竿河廣此十詩皆作於宮壼之中秉義守正詞氣忠厚可以

繼二南之美次而士大夫如簡兮北風北門考槃干旄等作皆賢者之事下而民俗如雄雉伯兮擊鼓凱風谷風或得人倫之正或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皆佳詩也蓋自衛武公學問精密孜孜求善老而不衰如抑抑賓筵之作森嚴淵奥參之二雅中真可無愧淇澳一詩形容武公之盛德條理縝密而興寄遐暢非大賢不能道此大學所以取之以爲至善之本在位既久則其流風善政豈無漸漬於人心者後世淫奔之詩如靜女桑中氓堂有狐四篇而已刺詩如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蝃蝀六篇爾鄘詩二十一篇而淫奔者十六其間作於淫女者半之風俗之不美如此故聖人尤欲放之今以鄭衛之音並稱者失之矣

衛國多於變故後得其正自立國之初然也管蔡之亂此周家積累極盛之際乃有此大變康叔繼之能和集其民而得歡心其後公子和襲攻世子共伯而奪其位是爲武公共伯之妻堅柏舟之誓而武公改行自脩治其國五十餘年謚曰睿聖抑抑賓筵伯仲二雅淇澳之詩幾與成王並稱可謂盛矣周公伯禽之魯後世莫之競也至於宣姜始終亂人倫之正乃有子壽之賢且生文公中興衛國而許穆宋桓二夫人守節秉義德邁當世如贖輒之爭國大變也又有公子郢之堅讓故其亡也獨後於諸國然三衛諸詩錯亂顛倒殊無意義先儒謂衛國首併邶鄘以此爲變此因後世之詩隨文生義故有是說烏知聖人刪次之意果如是說愚竊意共姜之柏舟當爲變風第一淇澳次之莊姜諸詩又次之而定之方中干旄二詩終之此衛風之先後當然也其他諸國採雜不勝其謬不可盡舉矣

考槃詞雖淺而有暇裕自適氣象孔叢子載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此語足以盡此詩之義殊不見其未忘君之意序者既誤箋者大害於義雖程子忠厚之言而朱子亦不得而從也熟讀詩自見

鄭詩多淫奔忽有出其東門一詩守義安分爲得性情之正序者全不讀詩乃爲閔亂又曰男女相棄思保其室家殊無一毫相似蓋淫風薰染之中猶有不爲習俗所移者見如雲之女不敢起犯義之思而自安室家之貧陋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未嘗忘此參之二南之中可以無愧序者何所爲而讀者何不思耶

東門之墠此男子有所慕而不得見之詞序謂男女不待禮而相奔恐亦未盡然

齊詩十有一篇止雞鳴一篇爲美詩爾若還與盧令令亦尚武之餘風著之詩先儒取其可以見當時親

迎之禮廢而不罪此女之氣象輕佻無肅敬之心非嘉詩也東方未明之詩有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此二句自嘉但與上下意不貫未必本文也其刺齊襄魯文姜之行凡五詩敝笱之篇刺魯人從文姜之淫亂如此之多猗嗟刺莊公則已甚明無異說矣

詩傳曰邶鄘既入衛其詩皆爲衛事猶繫故國之名則不可曉愚考其詩初非邶鄘詩也其詩出閭巷猶可曰此邶人之詩也曰此鄘人之詩也其詩作於宮壼作於臣人而曰此邶風此鄘風可乎共姜自誓莊姜自述必不作於邶鄘也明矣載馳作於許也泉水作於異國也以其思衛歸於衛風猶可也一在邶風

一在鄘風也作此爲何義與竹竿河廣義則一也而後二詩獨存於衛風何以别哉泉水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竹竿曰泉原在左淇水在右泉水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竹竿亦曰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泉水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竹竿亦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疑出於一婦人之手今分爲二國之風不知何說以釋愚之疑也哉又如簡兮北風北門刺宣姜諸詩定之方中等作皆不可繫之邶鄘也豈不著明於是知分次前後即小序之人同一繆也

伐檀之詩造語健而興寄遠但詩記詩傳各爲一說詩記說於序爲近詩傳說於理爲高但未有以必其詩之果何如也二說别無他意只不耕不獵兩段一以爲自謂不可不耕而食不可不獵而肉也一以爲汝不耕而何以得食汝不獵而何以得肉一以爲自言一以爲詩人之言愚竊謂詩傳之說固高矣轉旋頗費詞今以平易爲主味胡瞻爾庭有縣貆之句他人指之爲直截但二說皆指君子爲伐檀之人殊覺不貫妄謂爲車當以行陸今在水濱者用違其才也今乃受用如此之盛莫是不素餐之君子乎蓋譏之也未能信其必然姑記其疑

陟岵之詩見父子兄弟相望之真情亦善作詩者也晉之鴇羽小雅之杕杜皆不及也

葛生傳言婦人以其夫征役而不歸思之而作此詩也予觀所美二字則知其非夫婦之正當時賢婦人稱其夫多曰君子軍士之妻亦有稱伯兮者未有稱其夫曰予美防有鵲巢之詩既以予美爲所私則此不得而獨異是必悼其所私之人也

蒹葭不類秦風也所懷之人未有以證其正不正也體致亦雅未見爲邪思也

秦風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其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朱子於此見其逼迫生納於壙之意然亦大段狼狽了三良彼三良者既不能引大義納君於無過又不能爲國家慮不以自全爲嫌不然則慷慨從君於死

爾何至恐懼如此哉或曰此觀者之惴惴味其意正
指三良後人避此欲飾其詞爾
陳風十篇止有衡門一詩為善其餘多男女會遇之
作亞於鄭風矣大姬好歌舞其民化之遂至於此以
武王之聖大姜之賢閨門之訓不宜有是
澤陂之美人未有以見其正不正詩傳遽比於月出
恐亦過矣
檜曹二風多好詩蘇氏謂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
於衛非也鄭風止緇衣為桓公武公之詩本周人作
也不當係之以鄭餘皆莊公以後之詩已東遷矣檜
則西周時詩賢人憂周道之衰百姓怨征賦之重不

如無生其後桓公滅之羔裘之作疑其思舊君也素
冠尤見賢者傷今思古庶幾有行三年之喪者皆鄭
風所不及邶鄘可併於衛檜不可併之鄭矣
下泉四章其末章全與上三章不類乃與小雅中黍
苗相似疑錯簡也
豳風止七月一詩是本詩它皆非也周公以立國之
本衣食之原朝夕誦於王前可謂萬世教幼主之法
實與無逸相表裏不可偏廢詩中雜舉時序若無倫
次其要只是衣食二事第一章總言之次四章言衣
後三章言食極為縝密詳備凡舉時月皆以夏正言
是知三代雖互建正而終不能外夏正夫子行夏之
時亦周公之意也
詩傳之釋名義精矣其釋草木蟲魚也密矣惟斯螽
莎雞蟋蟀謂之一物以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此則未
解此本程子說其病在詩中以七八九月系於莎雞
之下若一物然箋者曰自七月以下皆言蟋蟀雖自
曉然竊恐蟋蟀元在七月之下以詩之句法律之當
然也不應獨此數語出奇如此
小雅中凡雜以怨誹之語可謂不雅予今歸之王風
且得小雅粲然整潔
四月六月七月十月等作傳者皆為夏正之月獨於
正月一詩乃為去聲謂此正陽之月而有繁霜為霜

降非時此為可憂故曰此賦也若作興說雖指為建
寅之月自不害於義何必委曲其詞以成就一賦字
詩人平易若以非時便作四月繁霜有何不可
諸詩多以篇首字為題獨巧言於後章提兩字為題
尋他類例則知又有桑中當曰釆唐權輿當曰夏屋
雨無極當添兩句大東當曰小東小東二字既在上
又以小雅之例比之亦當曰小東如小旻小弁小菀
小明是也若以小東為題則有饛簋飧當為第二章
矣常武之詩亦無常武二字但有王奮厥武之句恐
如雨無正或逸句又如酌如賚如般之頌並無題字
恐是大武詩內之章也

或謂巧言之末章有彼何人斯一句與後篇彼何人斯實相連恐後篇錯雜在前以句律觀之非可合也兩詩恐是一人作耳如終風之末章亦有日居月諸之句如後篇日月相連章句不同而爲莊姜之作故也

一部詩原頭本於文王一人上推后稷公劉以來下及后妃大夫妻以至後王諸侯皆以文王受命興周之故然其詩典重淵奥正大明白莫如大雅作於周公之手者凡四篇曰文王大明綿皇矣四篇之中又莫如文王初言文王只如此亹亹然強勉做將去而令問自至今不已亹亹二字又未足以盡其形容又

添一箇穆穆字其所以能如此深遠者只是緝熙此一敬字而已此令問之所以不已也末曰天理無形但取法於文王天下自能興起孚信凡所以稱贊文王者只一箇敬字天難取法只法文王便能孚信只是此數句已盡大明之詩言文王小心翼翼以昭事上帝即前篇緝熙之敬而天命自然歸之皇矣一篇又說文王不自作聰明但循此天理而已棫樸旱麓思齊靈臺下武文王有聲此六篇非周公作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棫樸詩也上言文王姿質之美又能勉勉不已此所以能綱紀四方也此篇詩言文王得人之心如此之盛維持經理天下之功如此之大只收在一箇勉勉上勉勉即亹亹也旱麓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至寶至味薦於宗廟則必受福如文王之至德必受命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鳶之機動於上魚之機動於下不知其然而然如文王之作興人才上下各得其宜而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二詩鏗鏘淵永極其形容終不如周公之實思齊有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言其在宮時如此之和在廟時如此之敬於至幽隱之地亦若有臨之者於無所厭之處亦常有所保守亦庶幾乎於緝熙敬止之遺意緊要又只在幾箇疊字曰亹亹曰穆穆曰勉勉曰翼翼曰雝雝曰

肅肅尤有精神滋味文王之德可謂盛矣極其所以形容者止此甚矣其難也

頌之體告于神明尤宜精密嚴約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言文王之德不雜與天爲一也又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言在廟之公侯百執事之人莫不雝雝肅肅以秉執文王之德上言文王之德之原如此之大下言文王之化之流如此之盛此非周公不能至此

周公敘周之所以興上極后稷之功德見於生民等作可謂至矣於思文言后稷配天之實不過八字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功此德真足以配天於祭義

所以當配天也

板之末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此言無一物之非天也此八句反覆再三而不若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八字之爲約也

說詩者不費詞而詩意自見此妙於說詩者當以聖賢爲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夫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遊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只兩言而意已盡矣

朱子曰周之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底物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張子曰誦爲絺爲綌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此皆善觀詩於閑慢句語上見國家之盛衰

宋公筆記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態慰人情也謝玄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爲佳語

張橫渠云讀詩於絺兮綌兮凄其以風而有得又謂晉人每誦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此皆得於詩者淺也烝民一詩全篇精奥豈只此兩句可誦而已如車攻云之子于征有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如江漢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觀此議論豈不正大其句法雄健豈後人可及厲王之世亂矣宣王一出整頓精彩大異見之歌詩便有盛時氣象只宣王一世隨手壞了幾至亡國一興一亡如反覆手可畏哉

谷風以夫婦相棄故有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之句小弁之怨乃以此四句綴于後既與前意不貫而亦非所以戒父也必漢儒妄以補其亡耳

頌有兩體有告于神明之頌有期願福祉之頌告於神明者類在頌中期願之頌帶在風雅中魯頌四篇有風體有小雅體有大雅體頌之變體也

詩凡三變矣正風正雅周公時之詩也周公之後雅頌龎雜一變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再變也秦火之後諸儒各出所記者三變也夫子生於魯襄公二十有二年吳季札觀樂于襄之二十有九年夫子

方八歲雅頌正當厖雜之時左氏載季札之辭皆與今詩合止舉國風微有先後爾使夫子未删之詩果如季札之所稱正不必夫子之删已如今日之詩矣甚矣左氏之誣其誑我哉自可撫掌一笑於千載之上

昔東萊呂成公嘗疑桑中溱洧非桑間濮上之音以爲夫子既曰鄭聲淫而放之矣豈有删詩示後世而反取之乎晦庵朱文公則曰不然今若以桑中濮上爲雅樂當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不知何辭之風何義理之止乎故文公說詩以爲善者興起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以此法觀後世之詩實無

遺策何者蓋其規橅恢廣心志融釋不論美惡無非爲吾受用之益而邪思不萌以此法觀詩可也觀書亦可也雖觀史亦可也以此論樂則恐有所未盡愚嘗疑今日三百五篇者豈果爲聖人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删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與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攙雜以足三百篇之數愚不能保其無也不然則不奈聖人放鄭聲之一語終不可磨滅且又復言其所以放之之意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愚是以敢謂淫奔之詩聖人之所必削決不存於雅樂也審矣妄意以刺淫亂如新臺牆有茨之類凡十篇猶可以存之懲創人之逸志若男女自相悅之詞如桑中溱洧之類悉削之以遵聖人之至戒無可疑者所去者亦不過三十有二篇使不得滓穢雅頌殽亂二南初不害其爲全經也如此則二先生之疑亦俱釋矣昔曾南豐謂不滅其籍乃善於放絕者以此放絕邪說之疑似者可也若淫奔之詩不待智者而能知其爲惡行也雖閭閻小夫亦莫不醜之但欲動情勝自不能制爾非有疑似難明必待存其迹而後知今夫童子淳質未漓情欲未開或於誦習講說之中反有以導其邪思非所以爲訓且學者吟哦其醜惡於脣齒間尤非雅尚讀書而不讀

淫詩未爲缺典況夫子荅爲邦之問而此句拳拳殷於四代禮樂之後恐非小事也愚敢記其目以俟有力者請於朝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云

野有死麕 召南　靜女 邶　桑中 鄘

氓　有狐 並衛風

丘中有麻 王　將仲子　遵大路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東門之墠

丰　風雨　子衿

野有蔓草　溱洧 鄭風　大車 王

晨風 秦　東方之日 齊　綢繆

葛生 東門之池 東門之枌
東門之楊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並陳風

或謂三百篇之詩自漢至今歷諸大儒皆不敢議而子獨欲去之毋乃誕且僣之甚耶曰在昔諸儒尊尚小序太過不敢以淫奔之詩視之也方傅會穿鑿曲爲之說求合乎序何敢廢乎蓋序者於此三十餘詩多曰刺時也或曰刺亂也曰刺周大夫也刺莊公刺康公刺忽刺衰刺晉亂刺好色刺學校廢亦曰刺奔也止奔也惡無禮也否則曰憂讒也懼讒也或曰思遇時也思見君子也未嘗指爲淫詩也正以爲目曰

淫詩則在所當放故也自朱子黜小序始求之於詩而直指之曰此爲淫奔之詩予嘗反覆玩味信其爲斷斷不可易之論律以聖人之法當放無疑曰然則朱子何不遂放之乎曰朱子始訂其詞而正其非其所以不廢者正南豐所謂不去其籍乃所以爲善放絕者也今後學既聞朱子之言真知小序之爲謬眞知是詩之爲淫而猶欲讀之者豈理也哉在朱子前詩說未明自不當放生朱子後詩說既明不可不放與其遵漢儒之謬說豈若遵聖人之大訓乎

詩疑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疑卷第二

詩辨序

金華王柏著

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與道爲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旣曰以是而傳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有時而衰學校有時而廢道之托於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於言存於簡册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各主其傳訓故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膠於淺陋或騖於高遠援据傅會穿鑿支離

詭受以飾私駕古以借重執其詞而害於意者有之襲其訛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反晦蝕殘毀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無他識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蘊取聖經於晦蝕殘毀之中專以四書爲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聖之舊於詩則掇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惑一旦汎掃平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蓋非一日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賴於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者不能無遺於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探討之實者不能無

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辨苟輕於改而不知存古以闕疑固學者之可罪狃於舊而不知按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雖後世皆破裂不完之經而人心有明白不磨之理縱未能推人心之理以正後世之經又何忍徇破裂不完之經以壞明白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薄有疑既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淺陋作詩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豳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非敢妄疑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

毛詩辨

愚嘗求三百篇之詩矣固非唐虞夏商之詩也固非盡出於周公之所定也亦非盡出於夫子之所刪也周公之舊詩不滿百篇先儒以爲正風正雅是也夫子之刪固非刪周公之所已定刪周公之後龐雜之詩存者止二百有餘篇先儒以爲變風變雅是也頌雖無正變之分而實有正變之體周公夫子合而爲三百篇而總系之以周也然今之所謂三百篇者果周公夫子之舊乎愚不得而知也昔成康既没之後至孔子時未五百年雖經幽厲之暴亂而賢人君子之隱于下者未絶也太史冊府之掌藏未亡也太師矇瞽之音調未失也而雅頌龐雜已荒周公之舊制

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正之況東遷之後周室已極衰微夫子既没而大義已乖樂工入河入海而聲益廢功利攘奪干戈相尋視禮樂爲無用之器至于秦政而天下之勢大亂極壞始與吾道爲夙怨大讎遂舉詩書而焚滅之名儒生者又從而坑戮之偶語詩書者復厲以大禁其禍慘烈振古所無漢定之後詩忽出於魯出於齊燕國風雅頌之序篇什章句之分吾安知其果無脫簡殺亂而盡復乎周公孔子之舊也夫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爲萬世之深恨

今不知詩之爲經藏於何所乃如是之秘傳於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二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遼絶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夫天下之書合千萬人之言如出於一人之口吾知其傳之之的也雖數人之言而亦不能不異者吾知其傳之之訛也以其傳之之的固幸其言之無不同以其傳之之訛亦幸其言之有所異也何者與其彼此俱失而無他左驗固不若互得互失而可以參考也是以漢初最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並列於學官惟毛萇者最後出其言不行於天下而獨行於北海鄭康成[illegible]

海之人也故爲之箋自是後學者雖不識毛萇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迮三家獨得盛行於世毛鄭旣孤行而三家抵牾之迹遂絶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疏義等學合十有二種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尚小序學者惑於同而忘其異遂信其傳之之果的也且萇自謂其學傳於子夏按子夏少夫子四十一歲至漢已三百年烏在其爲得於子夏哉若傳於子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有姓氏不應晦昧堙沒詭所授受以証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於史至西晉而已亡陸璣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又與釋文

無一人合其僞可知愚是以於毛詩尤不能不疑也

風雅辨

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退黜小序刪夷纏繞作爲詩傳自詩之堙沒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功無復遺恨惟風雅之別雖有凡例而推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荅門人之問亦多未一於是有腔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辭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不傳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說勝而聲歌之學日微古人之詩用以歌非以說義也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究其爲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衛之聲可薦於宗廟矣天作清廟可奏於宴豆之間矣可謂捨本而逐末凡歌聲悠揚於喉吻而感動於心思正以其義焉爾苟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爲主聽者有何味豈足以薰烝變化人之氣質鼓舞動盪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荅陳氏體仁也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出於志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管絃乎旣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餠之譏邪所謂腔調之說灼知朱子晚年之所不

取也至於楚詞之集註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竊謂朱子所條之凡例正以周公所定風雅頌而別之律以先儒所謂正風正雅者無一不合但於所謂變風變雅者有不得而同後學無以處此遂横生枝葉以求合凡例而不能按据凡例以釐正舛訛所以辨議起而卒不能定故爲之言曰先儒正其大義而不能不遺其小節以待後之學者此也

王風辨

詩何自而始乎於堯之時出於老人兒童之口者四字爲句二句爲韻豈嘗學而爲哉衝口而出轉喉而聲皆有自然之音節虞舜君臣之賡歌南風五絃之韻語與夫五子御母述戒之章體各不同歷夏商以來謳吟於下者格調紛紛雜出而無統周公於功成治定之後制作禮樂推本文王之所以興周者王化基於衽席而風動於四鄰取其聲詩義理深長章句整齊者定爲一體適有合於康衢擊壤之章而重之名之曰風被之管絃以爲家鄉邦國之用止二十餘篇而已及其立爲學官取爲燕享宗廟朝會之用亦

因以放此章句總爲一代之樂及夫子祖述周公之意刪取後世之詩以合乎風雅頌者亦不敢參以別體故周七百年之詩如出於一人之手非作之者具此格調也乃取之者守此格調也三百篇既同此格調而又有風雅頌之名者何也蓋作之之意不同而用之之節亦異今先以風言之周未有天下之時近而宮女遠而南國被文王之化形於辭者此風也周既有天下之後分封諸侯列國之民感國君之化有美有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王國之中感後王之化亦有美有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曰國風者周爲商列國之風也曰王風者周王天下以後之風也風即此風也風之上所繫有不同耳凡在下之作槩謂之風初不系周之盛衰也當周盛時風如二南及其衰也風如黍離何獨平王以後雅始降爲風乎鴟鴞周公之詩也固已降而爲風矣但系之於豳非也蓋正雅皆公卿大夫之作也以公卿大夫之作而不可以爲雅之用然後始降而爲風焉後世於此一降字義有未明於是風雅之部分紛然龐雜矣況周自武成以來至平王時且三百五十年成康之際仁義漸摩薰陶情性敎化盛矣內而妾媵之微外而井里之衆環王畿千里之地卒無能吐一詞歌一語與豐岐江漢之詩律呂相應寂寥堙沒終無一

章之風可以備聖人之刪存逮東遷之後土地且蹙一旦興起播之篇詠遽有十章之風豈理也哉至於何彼穠矣一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合次於王風明矣今乃强尊之而名於二南或謂武王之詩則又强抑之列國之類進退無據以此推之他可知矣愚敢謂二雅之中不合於正雅之體用者皆當歸之王風焉

二雅辨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爲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會朝之樂而已朱子所謂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據二雅之

體而證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正雅亦不得爲全無疵矣至於變雅之中有變雅之正者焉有變雅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詞語嚴密有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公大人之作者然施之於燕享非所宜用之於朝會又不可毋乃出於放臣逐子出妻怨婦樽酒慰勞之所奏者乎此又變雅之再變也者或謂決古人之疑只有義理證驗兩事今求之義理固亦可通責以證驗絕無可考不能不致疑也予應之曰諸經悉出於煨燼之餘苟無可驗而漢儒臆度之說何可憑哉聖人於杞於宋尚有不足證之嘆況求之後世乎有

一於此與其求之於漢儒臆度之說孰若只求之於正雅之中詞氣體格分畫施用豈不曉然其爲證驗莫切於此尚何外求哉且夫怡愉醻勸之情與譏刺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以六律由是美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邪念聞之而有所懲警者其用不同也發之於人心者既不同形之於語言者亦且異施之於事者俱無所合有是三不同而得以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寬廣而條目不應紊亂如此愚故謂變雅之不合於正雅者悉歸之王風其說審矣

賦詩辨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詠者發於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飾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所以賦詩於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僞者蓋一吟一詠聲轉機萌事形詩中意形詩外眞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於胸中而其能勉强不失於金石籩豆之間哉當是時惟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爲最盛而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謂善觀矣予謂善觀樂

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後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爲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舞位且有多少之數歌詞豈無同異之分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於鏗鏘節奏之末而后知昭懿之後僭禮已多況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蔑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於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烏足以責

之於鐘鼓律吕之中猶有降殺等威之别哉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緜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其宴范宣子也爲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於文公焉其宴甯武子也亦爲之賦彤弓賦湛露武子以爲肄業所及而詭辭焉禮樂之大分尚有間存於人心者魯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於他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棠棣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爲召穆公之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互差亦何以知其爲楚之差也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於魯三家者嘗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以爲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不可引爲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豳風辨

豳何爲而有詩也豳之有詩非周公之意也以今七月之篇考之蓋周公推王業之原本出於后稷播種

之功以成王尚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紀其天時之變遷人事之勤勞使瞽矇朝夕諷於成王之側與無逸之書實相表裏其忠誠懇惻之意篤厚如此然其詩不立之學官不播之二雅毛萇忽名之曰豳風則何以知其爲周公之意也邪夫子感周公之作取之以垂法於後世以凡例律之謂宜存之於變雅也明矣今儕之以風繫之以豳不能不啓學者之惑故昔人嘗考之於齊韓魯三家俱無所謂七月之章而毛氏獨有之謂其非周公之作固無所考以杜毛氏之口謂其果列於豳風之中則後世之疑不一而毛氏亦無以釋其惑也詩遠無傳也久矣且其事始於后稷系之以邰可也而其詩作於周公系之以周亦可也今不邰不周冠以公劉太王之豳上無以見其始下無以見其成愚故知其必非周公之意也或謂七月之詩恐與豳詩差互揉亂而傳者失其眞歟歌豳之文見於周禮之籥章既曰豳詩又曰雅頌且無所謂風之文安有一詩而備三體之用歐陽公併與周禮遂毀之則過矣王氏謂豳故有詩而今亡後世妄補之云耳此言近之矣是皆以部分未安章句可疑而生此紛紛之説也夫七月而系之以豳猶云可也至周公東征九詩而俱系之以豳無乃太遠乎是故文中子謂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其風

變矣惟周公能正之故夫子系之以豳其意深遠可謂曲推其妙長樂劉氏則謂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其說益巧矣不知夫子之意果如是乎如文中子之說豳本變風以周公能正升爲正風如劉氏之說豳實雅也變而爲風曰風曰雅曰正曰變可降可升得以意定初無定體不知聖人之法果如是乎夫鴟鴞之名見於金縢之書金縢之篇系於洪範旅獒之後聖人於書未嘗有回互委曲之意而於詩乃極其斡旋收拭之功聖人之心光明正大必不如是之迂曲也聖人之法條理嚴密必不如是之苟率也夫豳谷西北之陲也三監東南之壤也地之相去也數千餘里事之先後也數百餘載有周公自作之詩焉有軍士百姓之詩焉今雜然強附苟合於一風之中孰謂夫子之聖有如是之部分哉漢儒無識大略如此故愚願以豳風七詩以類分入於變雅焉或者難之曰十三國風其來已久今遽鈌其一無乃太駭乎愚曰不然列國之有風既未知其果定於十三之數乎而十三國之名亦未知其果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也使豳果有詩則當列於二南之上與其推本文王之化又豈若推原后稷之功之爲深遠哉豳之爲風可以知其決非周公之意也

風序辨

讀書不能無疑疑而無所考鈌之可也可疑而不知疑此疎之過也當鈌而不能鈌此贅之病也夫魯宋之無風說者以爲王者之後不陳其國之詩此亦因其無詩而強爲之說而不計其理之未通也曰曹曰唐曰衛於魯爲兄弟之國也曰陳與宋俱帝王之後也夫陳衛唐曹何不得與宋魯並而獨陳其詩乎其說窮矣列國之詩俱得陳之於周之天王固非關於魯也夫子刪其繁亂豈求之周太史盡舉而歸魯以定其黜陟也哉特以魯用天子之禮樂太師傳於周而奏於魯也夫子因得而刪之耳其傳於魯者固未必盡得周之所藏周綱不競諸侯不臣其本國之詩亦未必盡陳於周也則其所遺逸者亦多矣凡後世名爲逸詩者不知夫子既刪之餘乎漢儒傳誦之遺乎此皆無所考而當鈌者況國風之次序尤不必贅爲之辭夫十三國之次序不同之說有三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者此夫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者此鄭康成詩譜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檜陳曹豳此今詩之次序也程子亦因今序而爲說謂邶鄘衛之所以先者衛首併邶鄘爲亂首也此亦因文生義未有以證其決

然爲夫子之舊序則其先後之間不害大義誠有不必穿鑿者故歐陽公曰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爲之説者經師之末也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疑可也雖其本有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其説得之矣今又自爲詩譜定其次序而又不能不惑於小序之失何躬病之而躬蹈之乎惟朱子去小序外於此等皆置而不復講其意深矣學者但當悼後世之不幸不得見聖人之舊經相與沉潛玩味其所無疑者斯可矣則其可疑者雖聖人復生亦將闕之也已

魯頌辨

缺疑之義爲其無所考證不得已而缺之也或幸而有所考證亦何爲而不決之哉夫魯之有頌亦變頌也惟閟宮一篇獨歐陽公歷考僖公之時初無所謂淮夷徐方荆楚之功深以爲疑其所論辨亦詳且明若遂以爲非僖公之詩乎則詩中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兩句終不可泯没是以朱子於他篇皆曰無所考獨以此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者正以此兩句爲可信也愚嘗即其詩而熟味之固不敢以爲非僖公之詩也意其間有顛倒參錯之誤是蓋傳之者之過也若引孟子之言爲據則戎狄是膺荆楚是懲爲頌周公也審矣又嘗考周之世家雖周公亦未嘗有戎狄

荆楚之役然亦無他明證不敢必以爲非周公之事也孟子之時詩書未火宜得其實又不應無所据而兩引之以姑就其説雖斷章取義固善詩者之常至於提魯頌之號而以僖公易爲周公亦恐孟子不如是之耄或以爲僖公四年嘗從齊桓公伐楚魯遂以爲僖公之功也當是之時楚方強大桓公且不敢與之戰而卒與之同盟在齊猶爲可羞況於僖公因齊之師從人之役進無尺寸之功而敢退爲荒誕之辭侈大浮誇以誑國人夫子尚何所取以播其醜哉必不然矣若夫淮夷徐方之事則與荆楚不同聖人存之於書載之於費誓之篇其爲頌伯禽之言昭灼明驗無可疑者顧讀之者偶未之思耳又竊意土田附庸之下辭氣未終血脉不貫當以公車以下九句接此爲一章繼以泰山巖巖保有鳧繹兩章於此倫序方整既不害其爲僖公之詩亦不妨以爲伯禽之事欲以魯侯是若爲前段之終後段自周公之孫起止萬民是若終前爲四章後爲四章周公之孫福女爲一章秋嘗止有慶接天錫公止兒齒爲一章三俾自爲一章徂來之下自爲一章古人作詩章句雖重而有味條理雖寛而實密必不如是之斷續破碎也觀此一詩命詞措意雅與源淵必出於賢人君子之手而周公伯禽之魯氣象尚可揖也則其斷續破碎

之疵可以知其爲傳者之誤惟駉與有駜二詩未知其爲頌伯禽之詩蓋其詩專以平淮夷來獻馘於泮宮而作也夫魯之盛無出於伯禽之時自是以後武功不競世爲弱國烏有此駿偉之績哉祝而願之之説鑿尤甚矣蓋願祝之詞與鋪陳事實之詞語脉迥異且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味其詞氣雍肅句法莊重非伯禽其誰當之愚故曰幸而有所考證而求其考證之的又孰出於聖人之書旣足以破後世之惑亦胡爲而不決哉

詩亡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楊氏之説而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説本甚密以之釋孟子之言妄疑其少疎也蓋自穆王以來政教號令已不及於天下雖宣王修政於幽厲之閒晚已不競平王東遷而周道益衰二雅於是亡矣此程子之言確爲至論黍離之詩周大夫作也以王之大夫而作爲是詩歸之於雅宜也然其閔周室之顛覆傷宗廟盡爲禾黍其詞悲其意怨與稱述先王盛德大業者固不侔矣施之於燕享非所宜奏之於朝會又不可繼之於二雅之正經無是詞也實同於風土情思之作謂之王風可也以其作於大夫也故曰降此楊氏之言包括詳盡然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亦義理之所關也若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血脉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以雅爲詩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所當涵泳而研究之若視爲浮辭而刪節擺脫則情閒而理迂恐與孟子不無少舛也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愚竊意王制有

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夷王方下堂而見諸侯如敵國矣政教號令固已不及於天下諸國亦豈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於是不得而知也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於東都二雅雖中興而諸國之風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旣不得而知今見於三百之中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之於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襃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雖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於

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於孟子後世猶未有明其義者愚每讀至此未能釋然因爲之辨

經傳辨

自咸陽三月之燄熄而經已灰後世不幸而不得見聖人之全經也久矣出於煨燼之餘者率皆傷殘毀裂而不可綴補經生學士不甘於缺疑而恥於有所不知又不敢誦言其爲傷殘毀裂之物於是研精極思刳剔揍飣雕刻繢藻日入於詭而傷殘毀裂之書又從而再壞矣江左儒先尊經過厚而忘其再壞乃以爲先王之教未經蹂踐巋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又謂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孰

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是殆不然當三百篇之全時而五經未嘗碎缺當五經之支離而詩亦未嘗平易是又以後世傷殘破裂之經視聖人完全嚴密之經又非所以言聖人之時之經也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均一氣而各有用此皆天理之不容已雖聖人亦不可得而以意損益之也聖人初何容心以此救彼哉若彼待此救則各有一偏則聖人之經在聖人之時已非全書矣於理有所未通然聖人詩之爲教所以異於他經者自有正說當周之初雖有易而本之卜筮雖有書而藏之史官儀禮未著周官未頒麟未出而春秋未有兆朕也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樂之教於是詔太師教以六詩是以詩之爲教冣居其先然其所以爲教者未有訓詁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爲風此爲雅頌此爲比興此爲賦而已使學之者循六義而歌之玩味其詞意而涵泳其情性苟片言有得而萬理氷融所以銷其念慮之非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於此此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乃謂詩萌芽於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以爲雅或以爲頌相合而成吾固知各出其諷誦之餘追殘補缺以足三百篇之數爾烏得謂之獨全哉自是以來承訛踵陋訓詁傳註之學日盛而六義之別反堙至程夫

子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門人謝氏又曰學詩須先識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故朱子亦以爲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於此是以於詩集傳每章之下分別比興賦之三義而風雅頌姑從其舊非謂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當易也亦非謂於六義中風雅頌可緩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所考驗耳

詩疑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疑二卷（內府藏本）

宋王柏撰柏有書疑已著錄書疑雖頗有竄亂尚未敢刪削經文此書則攻駁毛鄭不已併本經而攻駁之攻駁本經不已又併本經而刪削之其以行露首章爲亂入據列女傳爲說猶有所本也以小弁無逝我梁四句爲漢儒所妄補猶曰其詞與谷風相同似乎移掇也以下泉末章爲錯簡謂與上三章不類猶著其疑也至於召南刪野有死麕邶風刪靜女鄘風刪桑中衛風刪氓有狐王風刪大車丘中有麻鄭風刪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東門之墠丰風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風刪晨風齊風刪東方之日唐風刪綢繆葛生陳風刪東門之池東門之枌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凡三十二篇（案書中所列之目實止三十一篇疑傳刻者脫其一篇）又曰小雅中凡雜以怨誹之語可謂不雅予今歸之王風且使小雅粲然整潔其所移之篇目雖未具列其降雅爲風已明言之矣又曰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夏屋大東當曰小東則併篇名改之矣此自有六籍以來第一怪變之事也柏亦自知詆斥聖經爲公論所不許乃託詞於漢儒之竄入夫漢儒各尊師說字句或有異同至篇數則傳授昭然其增減一一可考如易雜卦傳爲河內女子壞老屋所得書出伏生者二十九篇孔安國以孔壁古文增十六篇而泰誓三篇亦爲河內女子所續得舜典首二十八字爲姚方興所上周禮考工記爲河間獻王所補具有明文下至左傳增其處者爲劉氏一句秦穆姬登臺履薪一段先儒亦具有記載惟詩不言有所增加安得指國風三十二篇爲漢儒竄入也王弼之易杜預之左傳以傳附經離其章句鄭元禮記目錄與劉向別錄不同亦咸有舊說惟詩不言有所更易安得謂王風之詩竟移入小雅也且春秋有三家可以互考故公羊經文增孔子生一條而左傳無詩有四家亦可以互考故三家般詩多於繹思一句毛詩無之見經典釋文毛詩都人士有首章而三家無之見禮記緇衣注卽韓詩雨無正多

雨無其極二句宋人亦尚能道之見元城語錄一句一字之損益卽彼此參差昭昭乎不能掩也此三十二篇之竄入如在四家既分以後則齊增者魯未必增魯增者韓未必增韓增者毛未必增斷不能如是之畫一如在四家未分以前則爲孔門之舊本確矣柏何人斯敢奮筆而進退孔子哉至於謂碩人第二章形容莊美之色太褻秦風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則更直排刪定之失不復託詞於漢儒尤爲恣肆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陳鵬飛作詩解二十卷不解商頌魯頌以爲商頌當闕魯頌當廢其說已妄猶未如柏之竟刪也後人乃以柏嘗師何基基師黃榦榦師朱子相距不過三傳遂併此書亦莫敢異議是門戶之見非天下之公義也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六卷

（明）呂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二年謝少南刻
涇野先生五經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毛詩說序
六卷》提要

國風

周南

穀問周南召南何謂也曰周周公也召召公也南和
也明也房中之樂也萬物至是而始和萬象至南
而皆明故房中和而天下樂家道明而萬國理何
以領國風乎曰其以長養萬物者惟南風乎故曰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
材而無傷善之心也穀曰何也曰本其樂之始也

心也憂在乎進賢故以爲樂是以哀窈窕思賢
材而無傷善之心也興以關雎皆來者何曰鳥獸
之行於夫婦惟關雎之情爲正草木之行於后
妃惟接余之爲當也既曰窈窕求之又曰寤寐思
服不亦復乎曰始爲求於寤寐之中求而不得斯
思之也左右流之然矣采芼亦言左右者何曰凡
參差者皆不遺也在求以興服在樂以興其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
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
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夫父母之家不亦卝乎曰在

父母家之父母自女子時而言也歸安父母之父
母自既嫁躬儉節用時言也是故知作絺綌之艱難
王者之本也知絺綌之艱難后妃之本也內外各得
其本而天下治矣刈濩澣濯后妃親執之乎曰雖
有貴勞不害為親執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如之何曰言君子之行役也外執
勞苦內憂國政是我之所懷耳故采卷耳不滿傾
筐也況其行也不惟寘彼周行而又崎嶇于崔嵬
高岡之間僕馬皆病不少息焉其時之難可知矣
我如之何而不懷傷永嘆乎僕馬之我為君子僉

嚳兄餓之我為后妃不亦已析乎曰此夫婦一體
之辭也可以見其為情之至若曰又當輔佐君子知
臣下之勤勞則所未喻也豈宜朱子之弗取耳毛萇
曰卷耳興也
樛木后妃能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夫
其以纍言綏荒言將縈言成者何曰維繫則安而
不傾蒙奄則美而得助旋纏則久而有終纍而後
荒荒而後縈也
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眾
多也則何三章乎曰振振也而不相害性之和也

繩繩方來而不絕聲之繼也蟄而復生生而復蟄
終無窮極緝緝而不斷也
敢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
以時國無鰥民也夫之子于歸有言華言實言葉
者矣何以皆謂之時乎曰其槩也舉不違乎相配
之時耳華言室家實言家室葉言家人何曰室家
夫婦相對之辭家室由外及內父子兄弟皆舉之
矣家人則雖宗族上下皆可兼也猶桃華謝而實
實殞而尚有葉耳故華言男女實言有子葉言蔭
庇也

敢問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
人眾多也夫兔罝武夫也何以知其好德乎曰陸
佃曰椓之丁丁猶有所聞也施于中逵猶有所見
也施于中林無所見聞而猶肅肅其德深矣丁丁
中逵中林何興曰丁丁聲聞于外而內有所獲故
干城中逵出入往來之所必由故好仇中林幽深
而不見故腹心耳若是而以為后妃之化何也曰
以為文王之化眾人所知也以為后妃之化眾人
所不知也故未有關雎之化不行而能致兔罝之
賢者也此序之善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也何哉曰孔
頴達曰天下亂離則我躬不閱豈暇思子乎毛萇
曰芣苢宜懷妊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何也曰於是乎
見男女之有别矣是故無思犯禮如漢廣江永男
正位乎外也求不可得如喬木楚蔞女正位乎內
也斯男女之皆化乎故曰關雎之化近至于兎罝
遠至于芻蕘
衛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

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柰何曰婦人以君子
行役而王事煩勞其毒太苦故未見思之如飢既
見喜其不遠棄我也遂謂之曰王室雖如燬而周
王父母之德則甚邇苦也可且忘矣不正而能之
乎婦人猶正君子之正可知程子以既見君子爲
將見恐未然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商經問何也曰關雎之化行則天
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
也曰其以公族公姓非一世乎於是乎見關雎之
化至後世猶未已也趾在下故言子定在前故言
姓角在末其盛也故言族是故關雎后妃之德也
葛覃后妃之業也卷耳道及君子矣樛木惠及宮
中矣螽斯德被子孫矣桃夭兎罝芣苢化及中國
矣漢廣汝墳化及天下矣麟趾則化及後世矣此
周南之序也故何彼穠矣言其化至于平王之女
以終召南麟之趾言其化至于衰世之子以終周
南此夫子删詩之意也故毛萇亦曰後世雖衰猶
存關雎之化也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

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敖曰何也曰
是可謂以德配德矣送迎之百兩也不亦宜乎何以
關雎與后妃鳴鳩與夫人乎曰雎鳩摯而有别其
聖人人倫之至乎非文王不足以配之也鳴鳩均
平專一其臣妾事上之忠乎非諸侯不足以配之
也其曰御將成者何曰巢在此以速鳩故言御巢
在彼非鳩所有也取而方之故言將盈則無虧矣
故言成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者
何也曰言能誠敬也古者公侯親耕以供粢盛夫

人親繫以供菹豆況沼沚而又于澗求之益深矣
僮僮而又祁祁出之亡未矣職又何失乎
草蟲何以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乎曰妻也以大夫之
久役也外若其四體內荒其家政此心之忡忡惙
惙而傷悲也故忡忡者心懸不下也故言降惙惙
者心結不解也故言悅傷悲則非常矣諸侯大夫
妻之說何也曰其諸侯之大夫之妻乎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
共祭祀矣然則法度之謂何曰其諸采之於濱潦
盛之于筐筥湘之以錡釜奠之以牖下尸之以季

女不失其常而主之以敬乎故毛公以爲能循業
嫁時之法度也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奈何曰南國之
人曰凡我倫理正而訟爭息者皆此樹之功耳猶
恨其不敝芾也翦伐而敗拜焉是伐我召伯耳故
孔子曰吾於甘棠知宗廟之敬也晉韓宣子賦角
弓宴于魯季武子掎加樹而譽之武子曰宿敢不
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則亦不知類之
甚矣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

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然則文王獨化其女子乎曰
非然也言女夙夜之行但畏多露耳非復往日者
之懼強暴也設有速我於獄者必其室家之禮不
足召伯自能聽之我亦不從也縱曰室家不足則
男之訟女固亦有因女之自守必至愆期故曰男
女之皆化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
節儉正直者何也曰羔裘而素絲五紽五緎五總
焉不儉而能之乎退食而委蛇委蛇不正直而能
之乎西京雜記曰五絲爲䋐五䋐爲升倍升爲緎

倍緎爲紀倍紀爲總倍總爲縫然則紽猶在䋐升
之先乎蓋制裘者始縫而絲微既散矣非絲大不
足以固之也故自紽至總自皮至縫又愈之至也
何以言五也五猶周也員也徧也德如羔羊何也
言羔服也夫羔也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贄也繁露
曰羔有角不觸類仁執之不鳴殺之不嗥類義跪
飲其母類禮既曰皮又曰革者何曰皆節儉意也
殷其靁勸以義也夫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
處則然矣其曰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者何也
曰非振振之君子其能宗歸哉矣與乎曰言靁且

有定處君子不遑曾雷之不若也有序乎曰陽而
側側而下雷愈安愈近君子愈危愈遠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柰何曰詩人見梅落而言求女
之庶士必及此吉日以相謂而不過也其亦周
南之桃夭乎我者詩人代女而言也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故抱衾裯而宵征
肅肅以盡心不知其命也而能安之乎呂氏謂上
好仁則下必好義則上也者可與立命矣毛公曰
命謂禮命鄭玄曰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

妾隨夫人以御君也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
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
自悔也柰何曰於是乎知嫡媵之皆化也嫡媵且
化而況於其夫乎悔處歌之謂何曰序也悔而后
處處而后歌以與過之謂何曰以而由悔處而由
與歌而由過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强衆相凌遂成淫風
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董曰何哉曰
死麕死鹿非鳴鴈之噰噰也感帨吠尨非桃夭之

親迎也亂世則爾也今非其時矣故述而惡之也
曰行露摽有梅野有死麕集註皆謂女子懼强暴
之辱今皆從序何也曰序其舊矣哉或曰子夏或
曰國史或曰衞宏毛萇雖不可據然而授受則遠
矣如集註之說則文王之化獨及其女子乎且義
理可以心度事實必由口傳生於數千百載之下
安知其前者之盡不然乎雖違註吾從舊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
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
也董曰召南而係以平王之詩何也曰其見關雎

之化至于此時乎此聖人之意也雖則之謂何對
猶執而言也然則毛萇解平爲正而爲武王者何
曰曲說也桃李絲緡之興何曰桃李言女德之盛
見平王之孫不愧齊侯之子也絲緡言男道之正
見齊侯之子不愧平王之孫也蓋皆世德作求不
惟尊貴耳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
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
虞則王道成也董曰王非諸侯之事也柰何曰揚
子曰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何以見王道之成哉一

發五豝之謂何曰或曰五矢爲一發矢十爲一束

邶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玩曰何謂也曰言栢舟而汎流有嘉謀不見用是其隱憂豈酒之能解乎然我匪鑑已不能度其君之不聽矣往愬兄弟亦遭其怒蓋僚儕之皆變也然我心不變非如石席之可移而又威儀棣棣危行以處無道之時而人滋異焉閔侮紛然而來使我寤辟之有摽也嗚呼謂日當常明也君子當常身也豈憶日月更為微虧可憂一至此耶當是

時也乎欲奮飛以遯而群小以我為沽名稿且至矣柰之何哉是栢舟之旨也故孟子亦以為孔子可以當之然則何以知其爲頃公也曰頃公者賂廢社稷之謚嘗賂王請命矣又在靖伯貞伯之後釐侯武公之前也汪以爲婦人之作者何曰婦人而思奮飛其何以為訓乎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也柰何曰黃裏黃裳雖漸失位猶未盡棄也故猶憂之冀其可改耳至于專治綠絲使絺綌而當淒寒之風則不復我顧矣雖憂無益也惟追思古人以省而自安

焉此莊姜之賢也賢者不待于君則何以異諸

燕燕莊姜送歸妾也守德曰何以先君之思乎曰莊公寵州吁而不禮莊姜莊姜諫而不聽莊公歿州吁亂莊姜所以痛恨者也故戴嬀以是而勗莊姜使不失其貞焉耳此[illegible]氏之賢也曰婦人從一而終戴嬀雖妾莊公死而遽歸可乎曰是時州吁殺戴嬀之子是何有於其母哉故春秋傳慶父殺閔公而哀姜奔齊此安知非州吁之所逐乎與以燕燕者何曰燕春社而來生子至秋社日去也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

君以至困窮也何哉曰使莊公之生也以古道自處善德音而定其心以顧報乎莊姜則必如石碏所言教子以義方也桓公完不得見殺于州吁矣今莊姜目擊州吁之亂能無往日之思耶日月之謂何曰夫若婦所仰以照臨者也且其所照則極廣而不私所出有定方而不移莊公則不然也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玩曰州吁人子也雖暴矣何至謔浪笑敖而莫我往來哉曰世之逆子以其父之不在也爲惡學外不顧其母其母正之則反謔浪倨敖而笑耳又

或惡其正已也遂不至親前矣况州吁哉衛亂可
知矣莊姜者苟不忘先君如之何不中心悼思嘆
懷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玧曰何至契闊
之不洵乎曰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
而欲以亂成是將非丈人士無鬪志知其必敗于
鄭而死也勇而無禮淺之乎云爾死生契闊者何
曰自生至死甚隔遠也雖隔遠而嘗約以偕老今
則不活果失信矣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
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
其志耳仁曰何也曰七子以棘及寒泉黃鳥自喻
以聖善劬勞勞苦歸之母斯是其爲孝乎若曰慰
母心以成其志則爲義矣孟子之說凱風也曰親
之過小而不怨則得之矣故毛公以爲成孝子之
志也若是之母而美以聖善不亦誣乎曰此對無
令人而言猶劬勞也勞苦之謂何曰其亦不寧其
居乎棘心夭夭喻劬勞其爲甚也喻無令人尤可
觀

雄雉刺衛宣公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
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纘祖曰何也曰
盡國人代婦人而作也然既憂其道遠又慮其伎
求其特之難處亦可知矣當時也既嘗入郕又以
燕師伐鄭以報衛牧之役至于圍鄭四年矣齊僖
公平盟於惡屋而後釋東門之役軍旅之數從可
知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者奈何
曰匏方苦葉而濟有深涉行者當度淺深之宜也今
深厲淺揭則何以異於公與姜氏不知配偶

之宜也夫姜伋之妻也宣公納之公子頑姜之庶
子也而烝焉此豈惟不知淺深之宜猶濟盈之不
濡軌雉鳴之求牡也夫歸妻之士尚待氷泮涉舟
之人亦須我友曾謂諸侯夫人不如庶士常人乎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其新昏而棄其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何也曰雖則夫婦失
道其棄婦猶賢乎故一章言成家之道也二章言
棄家之故也三章言戀家之痛也四章言持家之
苦也五章言夫之背德也六章言夫之改舊也嗚
呼是宜在匏有苦葉之後乎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何也曰言我在泥露之中者凡以君臣之義耳彼大國亦何無義仁之甚邪然則猶有望救于衛者乎毛公曰泥露衛之二邑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何也曰葛誕本其望救之深也有與開其緩救之故也如是而不救焉斯曰靡所與同褎如充耳矣爲此詩者何其婉而盡邪黎在衛西泥露在衛東葛有連屬之意故興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何也曰有力如虎才之武也執轡如組藝之良也顔如渥丹容之充也斯人也不獲佐王乃方萬舞公庭僅得其勞爵西方美人如之何而不思乎西方美人者西周聖王也然則斯賢也其亦滑稽曠達者乎故張子厚以爲東方曼倩之徒也

榛苓興采美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也繼祖曰何也曰是詩其亦許穆夫人之類乎不然衛之危亂如是而此女思歸何也可知其志也

僅于當時諸侯之大夫矣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奈何曰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耳故其言曰終當解組以日益我之難有不可以謂人非爲貧也斯賢也其以懼政埤我有不得行其志而室人交交謫其貧者乎故謂之天也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焉何哉曰北風雨雪則無處不寒矣赤狐黑烏則無人不邪矣當是時也虐已極而不能堪去之晚矣程子以此爲君子見幾而作何邪朱子謂衛淫亂忘國未聞威虐夫北風雨雪喻虐已明況未有淫亂而不威虐者乎春秋於衛宣入郕之師傳謂著其暴者其此也夫

靜女刺時也然則何以曰衛君無道夫人無德乎曰惟宣公姜氏之亂也斯有俟于城隅貽我彤管之女乎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也弘學曰何也曰惡之以爲籧篨戚施則不欲正視之矣甚之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也弘學曰後新臺而終邶風者何也曰

其以衛國之亂皆宣公爲之乎

鄘

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也玧曰何謂也曰共姜之志其上通于天乎故謂母不能如天之諒已也與以栢舟者何曰栢舟美材不改其操之物也猶兩髦美行不失赤心之人也世家謂武公弑其兄恐非其然也

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夫以爲醜辱不可道且讀者然矣以

爲長而不可詳者何也曰以其所從來遠矣從來之遠者何也曰肇自宣公乎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玧曰何也曰言服以命德也宣姜背德而不淑何也然既不淑矣又何玼瑳鬒髮玉瑱象揥猶有尊者之儀乎且其瑳展清揚之美誠邦國有媛之女特惜少此德耳故呂伯恭以爲一章責之二章問之三章惜之也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何以曰刺也曰陳其相期相要相送于桑中上宮淇上之地暴其惡甚矣猶爲無刺乎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玧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則若惠公之謂頑也以爲宣姜何哉曰詩道其母而言兄猶爲溫厚乎爾然言頑則宣姜可知矣故曰刺宣姜也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由故在定之方中之前豈其然乎昔鄭享晉趙武而良霄賦此詩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

得聞也又以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夫子之謂矣後又爲公孫黑所殺夫伯有徒言之耳其敗如是其烈也况於躬自蹈之而免於滅亡者乎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敎曰何也曰其文公之中興乎故一章言其作宮廟居室及樹材木也二章言其始也追本欲遷之

由也三章言其終也言德政之善也於是詩也可以稽禮樂焉可以考兵農焉可以知事神人之道焉可以知馭士馬之體焉且夫桑中者昔爲淫奔之淵藪今爲稅駕之良田非其志也而能然乎春秋僖公二年城楚丘其此耶匪直也人者奈何曰言非獨文公於民秉心塞淵而已其效足使騋牝三千桑間之盛又何如也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何曰其時之有恥可知矣非文公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率其國人其能然乎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夫既正其群臣矣又曰人而無儀何也曰未能盡化也未能盡化而惡之欲其死時俗之美可知矣蓋文公授方任能而宣惠懿公之臣不能安其位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何也曰旄也由郊而都由都而城焉也由四而五由五而六言其有進無已之意程子曰見答也予友親之也告忠告也待之益至報之益厚是樂告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顚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也編曰既不我嘉則知唁衛之非義矣而又以許人爲穉狂不如我所之者何曰惘當時諸侯大夫無能有救衛者蓋其志以丈夫之見曾婦人之不若也是豈兒女子之思哉厥後齊桓公遣公子無虧帥師戍漕豈非聞載馳之風而興起乎許穆夫人之謂何曰蓋與戴公文公及宋桓夫人皆公子頑烝于宣姜所生者也懿公亦則惠公朔子之後耳鄭公子歸生隨其君以宴魯文公于棐而賦其四章叔孫豹懼齊而亦賦其四章於叔向其亦許穆夫人之意與

衛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也視學曰以爲有文章以禮自防然矣以爲又能聽其規諫者何曰其在切磋琢磨之間乎故一章言其學有諸己也二章言其德稱乎服也三章言其德之成庶幾乎時中矣厥後晉韓起聘于衛而北宫文子賦此詩以比宣子

宣子答以木瓜其亦知好德矣重較之謂何曰卽
其所乘之車歎其寬廣自如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何
也曰鄭氏以爲誓不忘君之惡者誠非矣以爲誓
不再過朝不再告君者此或其然也夫賢者未至
於聖人之地其言豈能盡純乎如考槃之言亦人
情之常也程子以爲矢陳也陳其不得忘君之意
不得過君之朝告君以善也是雖忠厚和平則又
過以巳意改之又不若朱子之說之爲得也夫莊
公之朝以一石磵而不能用考槃之詩宜爾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
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也何也曰其亦惡
州吁之亂乎故先言族類之止見其若得生子則
必貴且賢次言容貌之美見其若得生子則必美
且材故遂云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使莊姜之有子
也今柰何使庶妾孽孽嬖而有子而媵臣皆揭武
而倨傲莊公者既如施罛不能制鱣鮪之發發又
如葭菼之除草亦揭而長大乎眞河流之性也故
程子以末章爲興云鄭氏云一章言容貌之美兄
弟曰正大也

識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忘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背棄或乃困而自悔喪
其妃耦故序其故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夫既
刺矣又何以美反正乎曰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女
也不爽士二其行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猶爲知正
乎然巳晩矣由是知良心人皆有之雖宣公之化
遂不知止以至此極耳然則賢士君子一失其身
于邪汚雖悔何追
竹竿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何
以知其不見答乎曰如其夫之見答也豈如此詩

之所云乎然而終不歸者則猶爲有禮乎爾不然
則以衛國之亂而思之猶泉水載馳之類乎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祖學曰何也曰
其亦異乎童蒙之吉乎故言雖佩觿佩韘垂帶容
遂若成人然而其實材能不足以甲於衆人而君
國猶穉子耳胡然乎其遂驕哉是詩也其作于奔
齊之間乎穀梁子曰惠公初立見天子使守衛朔
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負玆然於是乎衛
立黔牟矣故其後齊宋陳蔡伐衛納惠公而王人
子突又救衛春秋亦書其名曰朔入衛其人可知

矣故毛氏曰幼穉之君在用大臣乃能成其政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也何也曰杣於河廣見襄公之孝與其母之義矣其亦襄公有奉母以歸之思而毋制於義不反者乎讀其詩義自見矣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然則何以爲刺時也曰久役而夫婦怨曠猶爲時之美乎故毛公謂此爲從王伐鄭之役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

人民也弘學曰何也曰鰥夫無裳無帶無服而寡婦與憐之雖其政教衰猶爲存乎邪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也疏曰安成劉氏謂比桓公之德如草木爲非詩意者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蓋謂投我以木瓜桃李尚當報之以瓊琚瑤玖況桓公之德封我于楚丘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漕令我無國而有國且其乘馬祭服六畜門材魚軒重錦三十非常之贈也然則又當何以報之也厥後晉辟起聘于衛因北宮文子之賦淇澳而遂答以此詩是亦以德報德也苟以觀木瓜矣而孔子亦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豈特男女相贈之辭哉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傍偟不忍去也疊曰何謂也曰忠而實可以觀怨矣然其曰此何人哉則其所以致怨於幽王者深矣故元城劉氏曰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所感之心終始如一此詩人之意也鄭康成曰謂我何求

怪我久留不去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大夫之謂何曰或當作婦人字不然則大夫下遺妻字也蓋雞棲于塒于桀牛羊下來下括者皆婦人所見之景耳孔氏謂在家之大夫亦非也然則何以云思其危難曰其以不知其期曷其有括而知之乎其言刺平王者亦以戍申戍許之類耶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召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何也曰其僞德之避難乎其猶魯師摯衛簡

兮之從乎故輔漢卿曰賢者□於樂官而以全身遠害爲樂則其時可知矣毛公曰由用也房房中之樂也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於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何也曰揚之水深矣哉其所不言者廣矣蓋謂諸侯之人不共戍申也於是乎見平王忘君父而戍賊臣人倫滅矣不能以長諸侯耳號令不及於天下而專勢畿內之民又何言哉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飢饉室家相棄者何曰如王政行豈有仳離之女也然其曰遇

人之艱難不淑則但怨其夫而不咎王猶爲溫厚乎爾

兎爰閔周也桓公失信諸侯皆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者何曰惡之甚痛之切其惟兎爰乎故其言曰百罹惟百憂百凶而欲無吪無覺無聰者其以王及鄭師戰于繻葛祝聃射王中肩爲憂凶之極而不忍聞之者乎然則兎爰爲鄭莊而雉羅爲桓王矣其曰桓王失信者何曰不良與之始也其與之始者王奪鄭伯之政耳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何以知其爲王族也曰係之王風而以葛藟爲言猶爲族王有戚乎爾然則謂之平王奈何曰以其東遷之時不顧九族乎孔氏曰棄其九族若謂王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敘而親睦之也

采葛懼讒也奈何曰其以葛蔓生蕭科生艾蒼白色如讒邪之人變亂黑白乎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歲者何也曰小人欲進讒言於君其親昵之狀如是耳其當桓王失信之時乎毛公曰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于君憂及于讒矣蕭以供祀艾以療疾亦通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何也曰言古之大夫德稱其車服而其下或有邪思者畏之至死不敢今則禮義廢而淫奔盛何往日之不若耶設使大夫能聽男女之訟豈至於是乎然則乘檻檻啍啍之大車服如菼如璊之毳衣者不亦可愧耶毛公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男子之服服毳衣以決訟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也何曰麻直生者也麥與李養人者也皆在丘中焉

是賢人而在野矣故曰彼留子嗟子國留者留於
丘中而不進也安得其來施施來食王祿而貽王
以佩玖乎佩玖者彼身所有之實善道也夫莊王
在位十有五年春秋無一事可書見周公黑肩爲
子克之故且欲殺王非辛伯以告幾乎不免其特
可知矣毛公曰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留大夫
氏子嗟字也佩玖美寶孔氏曰猶美道也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卷之一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卷之二

國風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
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說曰何以知
善其職曰桓公而死犬戎之難已可知其平日矣
若武公屈突者定平王於東都傳曰周室東遷晉
鄭焉依當是時也受虢檜鄶蔽補卅依豩歷莘十
邑焉改衣授粲又何言也曰桓輔幽王而王身弑
武輔平王而王道衰猶爲善於其職乎曰孟子不

云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但驪山舉火諸侯背
叛矣而桓獨死洛陽一遷諸侯不至矣而鄭獨從
猶爲彼善於此乎厥後公孫舍之相鄭簡公如晉晉
平公享之賦嘉樂而子展賦此叔向命晉侯拜曰
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子展蓋比平公如已之先君
矣毛公曰粲采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段失道而
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何
也曰小不忍乃大忍也初段之請京也祭仲諫以
爲非制後將弗堪莊公不勝其母則曰姜氏欲之

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其後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果襲鄭矣是詩盖謂祭仲無踰我里墻而折其樹杞桑檀以喻害其弟也故毛公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杞木也折言傷害也然實則假仁義而害其弟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鄢云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夫京人美叔段之居巷飲酒服馬而洵美仁武矣以爲刺莊公何也曰言段之不義得衆而治兵繕甲以出田已萌襲鄭之志矣是巷無居人也是莊公教之也初祭仲之諫封京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公子呂之諫貳西鄙北鄙及收廩延也公則曰無庸將自及不義不暱厚將崩其諸莊公以惡養天倫而因以翦之乎信乎其忍慘矣故曰刺莊公也東萊呂氏亦云然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何也曰射御之善言其才也暴虎火烈言其勇也如是而得京人之愛將非以私恩結之而思欲襲鄭乎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敵於境上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忘師之本故作是詩何也曰鄭之人君凡執政之臣皆可知也故春秋書曰鄭其師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何也曰古之君子詢直且侯舍命不渝而爲邦之司直美士其服羔裘宜也今則不然而猶如濡豹飾三英粲不亦可愧乎厥後子產賦此以餞韓宣子宣子曰起不堪也則是詩之亡久矣毛公曰鄭自莊公而賢人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也侯君也三英三德也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何也曰摻執袪乎思之切也無我魗不敢直言其君子厚之至也不寁故者留之以道也留之以道者猶孟子所謂予豈若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用悻悻然見于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也鄭氏謂子無惡我擎持其袂我乃以莊公不速于先君之道故耳若是則非所以善留賢者之辭者滋去矣

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
色也蓋言古之夫婦交相儆戒宜如琴瑟又欲君
子親賢友善無所愛于雜珮今則不然者何也其
亦在上者之過與以是知詩人之厚也宜相樂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
有功于齊齊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娶卒以無大國
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祖學曰夫齊侯之欲
以姜氏妻忽也忽辭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
既而救齊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又曰無事于
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

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若忽之辭昏皆不可謂不
美也而國人刺之者何哉曰夫道有經權時有常
變故君子惡夫小信破義曲廉而害道者忽可謂
不度德不量力矣蓋與息侯之滅宋襄之敗均耳
故詩不顯其事特以其情曰縱爾忽之不好色也
則彼美孟姜者洵美且都德音不忘不但顏如舜
華佩玉瓊琚者而已也如之何辭之至于見逐乎
祭仲遂無大國之助乎不亦悲邪故毛公亦以刺
不見親迎齊女同車也然則此亦未必爲鍛鍊羅
織鄭忽之罪若以爲淫奔之辭又何珮玉瓊琚德

音不忘之有邪厥後鄭豐施使子旗賦此詩以餞
韓宣子宣子曰鄭其庶乎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
志貺燕好也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以是知刺
忽之不昏于齊也益信矣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也何也曰山則有扶
蘇橋松濕則有荷華游龍然矣彼忽者不用子都
子充之賢而用狂且小人何也何美之有乎毛公
曰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扶蘇荷華喻高下大
小各得宜也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何也曰木落則

風吹君倡則臣和其常也今鄭忽爲其臣祭仲所
逐是其忌也不倡而無和曾風蘀之不若也厥後
印癸于鄭賦此以餞韓宣子宣子亦曰鄭其庶乎
則又取其倡而鄭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何也曰
其賢者親愛之意乎言狡童何其無知之甚也使
當時與我言與我食豈至見逐于祭仲出奔於衛
哉惟此之故使我不能餐息其誰之由也故毛公
謂權臣擅命祭仲專也鄭康成言賢者憾其不與
我言也朱子以是爲昭公無辜被謗夫爲人君

序且存而詩云然此三篇及由庚崇丘由儀而儀
禮或曰笙或曰樂或曰奏而不曰歌則此六詩者
古但有其調亦不可知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
之也編曰非燕饗通用之樂乎曰亦是意也卑卑
與樂汕汕與衎者何曰卑之于外汕之于底其樂
衎之有深淺乎嘉魚與嘉賓者何也其以清潔極
族類之美膏澤得滋味之真者乎文以樛木與雝
興之者何曰樛木言嘉賓能禮臣愛民也雝言高
行卓立也風塵以翱翔霄漢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
矣穀曰此其興何也曰臺萊多根以興基桑楊遠
觀以興光杞李庇人養人以興父母栲杻高蜜以
興茂枸楰長久以興後其實能爲民之父母則足
以爲邦家之基光可法今而傳後也魯襄公賦此
答季孫宿宿其能堪此乎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
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三詩皆言萬物者何曰
內外既治賢材既樂萬物之阜遂可由知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曰天子燕諸侯以示慈惠者非歟

風雨思君子也世亂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何也曰
言世之亂也若風雨凄凄蕭蕭如晦也而君子者
則如雞鳴之喈喈膠膠而不已焉今也安得見此
人乎故鄭氏曰喩君子居亂世而不變節也厥後
鄭駟偃子游賦此餞韓宣子宣子曰鄭其庶乎數
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是可觀風雨矣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何也曰言青
青子衿我思之悠悠者望以成材爲用也縱我不
往教然亦不寄音以求學而挑達于城闕使我一
日不見如三月乎毛萇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

服不嗣音不來以思其忘己也鄭康成曰國亂人
廢學業但知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
亡也何也曰言揚之水不流束楚束薪而忽之見
逐則無忠良兄弟以相助是以逐於祭仲而弑於
高渠彌也故鄭氏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喩忽之政
教亂促不行於臣下也終鮮兄弟言與突爭國也
惟予與女者作此詩者同姓之臣耳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
思保其室家焉疏曰何也鄭自莊公之後昭公忽

逐於祭仲既復而高渠彌弑之厲公突因祭仲之
殺其婿雍糾也亦奔蔡于是子亹繼昭公而立子
儀厲公突自櫟侵鄭又使傅瑕殺子儀焉當是時
也國勢搶攘男女相棄其出於東門闉闍之間者
雖見如雲如荼之女不以爲思而猶憶縞衣綦巾
之樂蓋深痛室家之棄也亂可知矣故毛萇釋公
子五爭曰突再也忽及子亹子儀各一也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
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何也曰野有蔓草且零露
溥溥兮乃使我喪其室家特適願於邂逅之人也

夫喪其室家而邂逅清揚之人以爲樂斯其淫亂
甚矣鄭享趙孟而子大叔賦此趙孟以爲君子之
惠鄭餞韓起而子齹又賦此宣子以爲孺子善哉
吾有望矣蓋皆指思澤如零露而又借以爲相好
也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知能
救焉何也曰鄭聲之淫皆此類矣毛公曰救猶止
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何也曰其志正矣言古
之賢妃因雞鳴東方之白又儆以爲因蒼蠅虫飛
之聲欲其君之早朝也今哀公荒淫怠慢而其夫
人曾古賢妃之不如欲其內助成治不亦難乎毛
公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
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夫
從徒間之獸而以爲儇爲好爲臧則哀公之僻行
入人深矣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何也曰夫男不親迎而俟於

著庭及堂之間不以爲非也尚美其充耳之美斯
女也幾乎見金夫不有躬矣其時可知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
也夫男女淫奔而在室履即以爲刺衰何也曰曾
子不云乎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故程子曰日月興
君臣不明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
氏不能掌其職焉夫自公召之而使其顛倒衣
裳以爲挈壺氏之罪何也曰使之失其職者誰邪
君上之失政固可知而挈壺氏不能以諫能免

於罪乎夫至於挈壺氏亦失其職其時可知矣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而去之何也曰言襄公行如雄狐曾兩屨雙緌之不若也然其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者何哉曰襄公之惡亦魯桓縱妻之故耳蓋怨襄公之虐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何也曰若能遵禮以去甫田之莠修德以交四隣之國則如婉孌之丱未幾而弁也不然其如甫田遠人何秪見

其惟莠驕桀勞心忉怛爾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illegible]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何也曰言古之載盧以田者其人容貌既美而又盡其仁心如王用三驅也百姓欣而奉之今之田者能若是乎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鄭曰何謂也曰言魯桓從其私情如雲如雨如水使之通于襄公其紡繩之在敝笱也然豈獨我齊君之惡哉怨之虐也或以爲桓當作莊如何曰敝笱之喻當是夫婦耳非所施

于母子也且桓公不聽申繻之諫與文姜如齊以至殺身莊公之罪薄乎云爾君子所以責造端者也

載驅國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何也曰此豈惟齊襄之惡哉魯之桓公真惡魁耳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以爲齊侯之子焉然實我之甥也何也曰刺及魯莊齊襄之惡不假言矣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鄭曰夫禮奢寧儉而况于好人提提宛然左辟者乎以爲無德何也曰心在乎勤用以愛民何用不臧心在乎利雖葛屨屨霜女手以縫裳亦不足貴也其能免于大國之侵削乎故魏譜曰魏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鄭氏曰葛屨屨霜利其賤也女子縫裳利其事也朱子曰女者婦人未見廟之稱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夫儉以

能勤爲不得禮者何曰言于汾水沮洳而采其莫彖與藚之美彼其之子而貌之美信無度矣不能修禮以治其國家與公路公行公族不同耳貌美而行不足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者何曰如其思之則知所以用其民者蓋在德教而不在區區之小儉矣必不以我憂爲非也故在公曰園有桃其實之殽與國有禮教民得其力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

國父母兄弟離散者何曰言父母與兄念我行役而不能歸足見役夫與死爲鄰矣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者何曰古者一夫百畝今以十畝之間而男女往來無別閑閑泄泄於此此見削小之甚矣毛公曰閑閑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泄泄多人之貌朱子謂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此亦斷章之意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者何曰言有人用力伐檀以爲車而行陸今乃寘之河干而不用彼君子既不而豈復貪寵祿哉蓋其志不耕則不欲得禾不獵則不欲得獸著不素食也彼無功而貪鄙受祿使君子在野者何邪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夫碩鼠猶晉卦九四言有司也而以爲比君者何曰國小而貪又豈容有司乎且其詩曰逝將去女以適樂土樂國樂郊其爲刺君也審矣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

及時以禮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遠思深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聖曰何以知其儉不中禮乎曰至於歲莫而猶不樂則生人之美滅矣是可以爲樂也然但當職思其居其外其憂如良士之瞿瞿蹶蹶休休亦何不可然而不樂何也居謂所履之位故言瞿瞿外謂所居之外故言蹶蹶憂而居外之事故曰休休所謂憂深思遠也昔鄭享趙武而印段子石賦此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則儉非中禮亦持家之本歟

唐譜曰唐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之曾孫僖

侯客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
焉又曰外如耕也餒在其中之意耳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治其國有財不能
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
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何也曰君
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舍治國之正道惟務積衣
裳車馬鍾鼓而又弗用焉其能免他人之侵侮乎
噫此鉅橋之粟爲周所有洛口之倉爲唐所獲毛
公曰國君有財貨而不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

漸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何也曰國人以揚之水
比昭公以白石比桓叔且欲以素衣朱襮從沃之
爲樂則昭公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政荒民散將以
危亡從可知矣信乎雖有衣裳車馬鍾鼓爲他人
有也故一章之樂二章之何憂皆爲三章之意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
蕃衍盛大將有晉國者何曰無朋無比也言沃無
比見無昭公也廾篤見厚施也陞徊曰沃以支子
受邑其後遂將盛大子孫則猶之椒也又曰椒氣
下達故以譬沃也

綢繆刺國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夫朱子詥
詩序謂綢繆乃婚姻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爲刺晉
國之亂至集註乃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
遂婚姻之禮者則又取序矣如是者不一篇何也
曰說序之時其或忝年乎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
兄弟將爲沃所并耳其曰豈無他人嗟行之人者
何曰鄭氏曰指異姓之臣而言也夫言異姓視同
父則又蔑矣怨之深也此豈惟見昭公之孤亦以
見桓叔之不忠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何也曰可以見
民俗之厚矣言服此羔裘豹袪之人自我人而居居究
究焉若是我國人可以適他人矣但猶念子故舊之人
則未可耳不厚也而能然乎居居聚斂之重也究究乖
剝之甚也毛公曰羔裘豹袪本末不同喻在位與民異
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
其父母何也曰於是晉亂甚矣初昭侯伯封弟成師于
曲沃是爲桓叔好德晉人附焉於是晉潘父弒昭侯迎
桓叔不克入晉人立昭侯子孝侯平誅潘父桓叔卒

子莊伯鱓代乃弑孝侯晉人復立孝侯子鄂侯郄
君于翼莊伯以邢入鄭人代翼翼侯奔隨王命虢
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哀侯光于翼九族正五
送翼鄂侯復歸鄂莊伯之子武公復伐翼獲哀侯
及其子小子侯殺之遂滅翼當是時其民真如鴇
羽之集栩棘苞桑也豈能藝黍稷稻粱以食其父
母乎安得不呼蒼天而訴扒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
乎天子之使也何曰於是乎見禮雖叛人所不敢
廢也故言雖有七章六章之車服不如天子所命

者之爲安且吉也夫武公弑君乃以賂請命周王
取賂而命賊臣綱常滅矣而大夫猶美焉其將可
知矣然則美之者刺之乎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
賢者以自輔焉繼祖曰何也曰言武公寡特如杕
杜則君子不至矣然我好君子出於[illegible]中心而欲
飲食之猶不可得亦徒然耳
葛生刺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夫婦焉何也曰
言葛尚蒙楚蘞尚蔓野丈夫久從征役使我獨處
如夏日冬夜無期之得見也其百歲之後會之於

墓乎然亦可見民俗之猶厚矣
采苓刺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何也曰士蔿諸而桓
莊之族滅驪姬說而申生烹重耳奔吾亂人之爲
言豈可以爲然耶毛萇曰采苓細事喻小行也首
陽幽僻喻無徵也故是詩爲比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文隆曰何也曰丈夫而如是亦已僭矣故曰美之
者刺之也並坐猶同坐也
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何也

曰幽王被害于犬戎襄公將兵救周後送平王東
遷有功封爲諸侯遂得岐豐之地則夫田狩園囿
之樂其在斯乎然初有國而即躭樂于此則其貽
厥孫謀者可知矣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
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夫
詩言車馬及矛盾弓矢之盛也序言車而不及馬
言甲而不及矛盾弓矢者何曰其以車甲統之乎
秦襄公之祖秦仲爲西戎所殺則西戎者秦不共
戴天之讐也朱子謂從役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

而後及其私情盖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
赴敵者也序曰國人又曰婦人者何曰明國人之
爲婦人也有序乎曰一章多言車二章多言馬三
章言干盾弓矢然一章之心曲二章之何期皆爲
三章之良人德音也若言温其如玉又不瀆兵能
免患之意也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則無以固其國焉劉銑
曰何也曰言周之典禮皆至中之道人情之所欲
猶在水中央者今乃不能順其情而爲之乃遡洄
以求之可謂子之迂也其能爲國乎故程子曰蒹

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治故以興也毛公亦
曰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
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或曰伊
人者知周禮之賢人也欲其君求賢也亦通又曰
遡洄逆道而行故遠遡游順道而行故近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
而勸戒之也夫既美而勸戒之者何曰言初受服
命允然人君矣不勉焉其能保其美於後乎故曰
勸勉之也鄭氏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喻人君有
盛德乃宜受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故曰勸戒
之也下四句則美矣雖則云然亦且拆矣

黄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也夫穆公從
死者百七十七人而獨哀三良者何曰言子車氏
之奄息仲鍼虎三人者皆百人之傑也尤爲可惜
耳夫陳莊子魏顆不從親之亂命而君子以爲知
禮則康公者亦可罪也故毛公曰黄鳥来且得其
所喻人之受命終其所也朱子曰説者徒哀三良
之不幸嘆秦之衰至於王政之不綱諸侯殺人不
忌則莫知其非也俗之弊也久矣蓋秦自武公卒
巳以六十六人而從死厥後始皇之死後宮皆令

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乎

晨風刺康公也亡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毅曰何
也曰毛公曰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如晨風之飛
入北林由其未見而思望之心欽欽而靡樂也今
考於蹇叔由余百里奚者皆是也然則康公者如
之何而忘我賢者之實多乎曾穆公時之不若也
鄭康成曰櫟駁棣檖之在山喻賢者爲國家之宜
有也

無衣刺用兵者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
民同欲焉何也曰毛公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

姓樂致其死鄭氏曰此青康公之言也言君豈嘗
曰惟女無衣惟我與女同袍若周王欲興兵則必
使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何邪故程子亦曰君當
與民同欲也同衣則雖寒不怨矣

渭陽康公念毋也康公之毋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
姫之難未返而秦姫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
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毋之不見也我見舅氏
如毋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穀曰何也曰
昔我送舅氏曰至渭陽贈以車馬玉佩今則不可
得見悠悠我思安得見之乎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
也夫賢者豈以夏屋四簋爲念哉言君之誠不足
欲以効用則不能也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琉曰何謂也
曰言冬夏值鷺羽於宛丘無人君之儀也以爲幽
公者何曰其在申相孝慎之後聳武平文桓公之
先乎毛公曰子者大夫也言幽公化之也亦通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
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於市井耳世輔曰何也曰
男女舍麻不績婆娑宛丘之市友以爲荍椒廉耻
滅矣其所從來遠也唐孔氏曰子仲之子男棄其
業也不績其麻女棄其業也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也
洙曰何也曰衡門尚可以棲遲泌水尚可以樂飢
豈以國君而不可爲善乎又言食魚豈必魴鯉娶
妻豈必姜子苟任忠厚賢臣不必聖人也故孟子
曰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朱子謂隱居自樂
而無求者之詞亦通但意料耳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

子也穀曰何也曰言東門之池則可以漚麻與紵
菅與彼美淑姫者端莊靜一足以爲内助則君可
與晤歌語言矣今乃不然而淫昏於邪僻之人者
何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不
至者也何也曰言東門之旨其葉牂牂肺肺矣親
迎以昏爲期如之何明星煌煌晳晳而猶有未至
也其政之亂可見矣毛公謂違秋冬之時鄭氏謂
違仲春之時然皆通

墓門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

萬民編曰何也曰言墓門有荆棘則以資斧析之矣人有邪惡則良師訓之矣故佗既弑太子免而自立又淫獵於蔡國爲國人所惡豈一日之積哉蓋自昔幼小無良師傅爾也其曰有梅何也曰程子曰梅雖美木而生於墓門荆棘之中則惡鳥萃之矣雖有良心與不善人處則惡歸之矣夫之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必待顛沛當思我言也毛公曰夫也之夫指傅相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隆曰何也曰程子曰防有鵲巢中唐有甓與人心昏蔽汚下則來讒言也卭有旨苕旨鷊人心高明平易則來善言也夫宣公者聽嬖姬之讒欲立少子欵而殺太子御寇使賢如公子完及顓孫者皆出奔於齊是惟譸張予美而使我心之憂忉忉惕惕邪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蓋言月出皎皓而照矣在位者惟欲見此皎人之僚懰燎明以舒窈糾懮受夭紹之慘也鄭氏曰月興婦人有美色者也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夫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於夏姬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治所諫死者也而詩以夏南爲云者何曰言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又爭以徵舒爲似於是徵舒弑靈公矣株林而言夏南著靈公殺身之由且以罪夏南之不能防其母也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故毛公曰感傷至涕泗滂沱傷如之何者傷無禮也言有美一人而不以禮自防乃如蒲荷之相悅使我憂思時世之亂如之何不至於涕泗沱也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也繼祖曰何以知去其君乎曰其以豈不爾思乎毛公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而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鄭氏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黃衣狐裘今以朝服而燕祭服而朝是好潔其衣服也檜譜曰周夷厲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然檜無世家故其風不詳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輔曰何也曰言棘人之素服者

不可得見徒使勞心怛怛然其思蘊結而已聊與子
如一者毛公曰愛其人欲同其行也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
者也何也曰言安得如萇楚之無知無家無室專
於尚德者以事之乎其言其君之淫盜害人曾萇
楚之不若也鄭氏曰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
也則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喻人小而端慤
及其長而無情欲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劉
銚曰何也曰匪風之發飄與上政之亂也匪車之

偈嘌與民俗之僻也於是思周王之道而中心爲
之怛矛焉且曰誰能亨魚我將溉之釜鬵誰能從
西周之道我將懷之好音也程子曰匪風不和之
風匪車無法之車也鄭康成曰好音謂周之舊政
令也亦通
曹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
小人將無所依焉商經曰何也曰言曹君衣裳楚
楚而不修國政如蜉蝣朝生暮死胡能久乎憂其
安所歸處也可謂然矣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夫朱子
駁序以爲非共公也及集註則又曰晉文公如曹
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與者
何曰朱子晚年又多以序爲是也程子曰候人者
言其甚者耳三百言其多也鄭氏曰鵜洿[illegible]皆
喻小人之在朝也
鳲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蓋言古
之君子儀一心結足以正是國人如鳲鳩之在桑
今則不然矣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

思明王賢伯也祖學曰何也曰因寒泉之害稂蕭
思西周之明王也因黍苗之膏陰雨思郇伯之賢
伯也然則共公之不爲賢伯其亦無明王使之乎
而不言焉此詩之厚也曰匪風下泉何以居變風
之終曰程子曰亂極則當思治乎故繼之以豳夫
豳也多周公告成王及周大夫之作也又不在東遷
之後何以不係之變雅曰昔爲周公也周公則諸
侯且乘君耳然則變之可正之謂何曰程元問于
文中子曰豳風之爲變風何也曰君臣相誚其能
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

卒能正之歟元曰居變風之末者何曰夷王以下
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豳風言變
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
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

豳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至王業之艱難也疏曰以爲周公遭變則居東
而作也其說然與曰若非遭變而作則係諸正雅
矣其意言王業之難自后稷以來躬行農桑而入
民心故民愛之如父母有衣以衣公有耕以食公
有役以趨公有朋酒羔羊以壽公民雖終歲勤動
采荼薪樗不以爲怨[illegible]而以爲樂乃致有今日
耳豈可信讒而壞之乎是七月之旨也然金縢獨
言鴟鴞者舉其顯者耳故毛萇亦曰周公遭變者
管蔡流言避居東都也八章亦有序乎曰一年之
辭也一章蓋正月二月之事也二章三章蓋三月
四月之事也四章蓋四月五月之事也五章蓋五
月六月之事也六章七月八月之事也七章蓋九
月十月之事也八章蓋十一月十二月之事也是
周室勤苦之志也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爲詩以貽
王名之曰鴟鴞焉釋曰何也曰忠而勤憂而深其
惟鴟鴞乎故一章言其室之不喪也二章言其作
室之故也三章言其作室之功也四章言其戀室
之情也嗚呼此可以見其東征救亂之心矣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
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
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悅也悅以
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敢曰何也曰此周公
避居東都既歸而作也毛公曰成王既得金縢之
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
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考于書伐武庚未必三年朱
子曰此周公之辭非大夫之作然則夫夫美之四
字其衍文乎程子曰勿士行枚枚歷也言當歸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何也曰言四國
之亂適以破我斧缺我斨錡銶耳且周公東征凡
以四國爲惡而皇之吪之遒之也然斯人也心之
勤勞可謂大且嘉休矣惜乎王不知也故程子謂
是詩哀周公忠勤之美以刺朝廷之不知也夫詩

先四國而后言朝廷猶爲温厚乎爾皇急也吪動也遒迫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遠曰何也曰言有斧而後器用成有媒而後室家全猶周公禮樂之聖而後天下治也且伐柯者其則不遠治天下即周公之道足矣故我遘之子籩豆有踐禮樂之不興者未之有也胡爲乎使周公東居而不歸乎故毛公曰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群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也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姜潤曰何也曰言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美魚我遘之子則宜袞衣繡裳以迎之也故渓鴻高飛本以戾天而反遵者遵陸公之聖賢本在朝廷而乃無所于歸於汝信處安處乎且朝廷之有袞衣者以爲聖賢之服也不以袞衣之周公而歸焉其心如之何而不悲乎公歸無所猶曰無所歸公歸不復猶曰不復歸故毛公以爲伐柯刺群臣九罭刺王也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聖也潤曰何也曰言狼跋其

胡則疐其尾以其多欲也若周公者至公無私進退以道雖遭流言危疑之際而居東以孫碩膚若曰我之不德有以致之也然而赤舄自几几德音自不瑕非狼跋之可比也非其其仁義忠聖孰能及之哉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卷之三

小雅

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洙曰忠臣嘉賓豈爲幣帛之厚琴瑟之樂邪曰人主願治之誠求教之篤自致將之耳故孟子曰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夫禮有養老乞言鹿鳴之詩其乞言乎周行云何曰統馭臣民之大道也德音云何曰其威儀動靜之間乎何以曰音曰苟求之嘉賓威儀動靜之間則渾身皆音矣興以鹿鳴者何曰程子曰食

草相呼也實以幣帛者何曰毛萇曰食之有幣酬幣也享之有幣侑幣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悅矣琥曰詩不見有功也曰以王事之靡盬也心傷悲而身不遑啓處且於父母不暇以將抑何爲邪其功可知矣豈非上知其心鮮不倦於行而作北山也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况於臣乎此先王緣人情而治也毛鄭孫愬公劉之說如何曰此可以並行不悖之義求之盡君子以忠爲本也傷悲之意其在斯乎雖且集而已[illegible]父母也

皇皇者華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何言乎禮樂曰其當遣之之時乎毛公言人臣出使能延君之美譽於四方不辱君命猶皇華也諏謀度詢皆靡及之意乎曰然奚其異曰牧孫豹曰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咨禮爲度咨親爲詢何以曰此詩廢則忠信缺乎曰諏謀度詢非忠信者不能也此詩與四牡何以後鹿鳴乎曰鹿鳴坐而論道之臣也四牡皇華起而作事之臣也內外之序也皇皇有不及之意濡絲沃均有事難禮親之意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弘學曰

周公誅管蔡又何以爲此詩乎曰常棣之詩家人之情也管蔡之誅有國者之法也盖管蔡黨於武庚謀危社稷曾是常棣之不若也故一章舉言之也[illegible]在四章以變言六章至八章以常言五章則承上起下而言也興以常棣者何曰其以群華外見之盛上下相成之切如兄弟之並立乎以爲燕兄弟之樂歌者何曰自召穆公思周德不類糾合諸侯於成周而作此詩序以爲然矣毛萇以爲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以親之恐非[illegible]亦然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以諸父諸舅爲兄弟爲友者何曰此古者師友重德之義而忘尊卑親跡之勢惟以齒德序尊長比如舅父而其儕輩如兄弟也二章三章專言飲食之盛何曰誠敬也夫鳥鳴遷喬猶以興勝已之友矣期其德可以格神明而獲和平如之何而不盡誠敬乎友敵云何曰入于幽谷者非巳之友敵矣和平云何曰和以情言無乖爭也平以性言無阿比也終猶常也非神之和平乎曰非也天下豈

有不和平之神只於父舅言矜牡八簋灑掃於兄弟言湑酤鼓舞云何曰此雖互言然亦隨尊卑立文有嚴恭也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衛曰獲福之言不亦繁雜乎曰一章言多二章言長三章言多則如山阜岡陵長則如川之方至也四章言先祖錫福也言人之保定有驗于先祖錫福也蓋萬壽無疆斯能享多且長之福耳五章六章則言福之實也故日月言照民之不已南山言安民之不已松栢言庇民之不已也然非君先能以德及民則固無以格天與祖獲其壽而享其福也是德者壽之本壽者諸福之源也於此可見民爲神天之本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也何言乎以天子之命曰夫采薇忠而貞文而武其文王以服事殷之實乎故一章至三章言其勞王事不顧身家也四章示以勝敵五章示以有備皆勸以義也六章言歸途之苦耳此先王之所以達人情也

出車勞還率也亦以天子之命勞之耳曰一章言出師之故二章言憂懼三章言威武不懼則事不成不武則敵不懾故四章言自朔方伐玁狁也五章言自玁狁伐西戎也則固晚秋十月之後矣六章言歸蓋來年之春也毛公云遣師及戍役同歌同日欲其同心也返而勞之則異者殊尊卑也

杕杜勞還役也奈何曰私不先乎忠情不掩乎孝是杕杜也蓋皆即家人之情言之耳一章二章以時物之變而望之也三章言車馬之敝以其事則可矣四章言卜筮之吉以其數則可矣

何以庶矣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繼而曰何言乎告於神明曰神明且可告而况於賔客朋友乎此可以見治人而後可以事神也曰燕禮及鄉飲酒皆言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又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則魚麗當在華黍之後由庚之前也序于杕杜之後南陔之前者何曰鄉飲之禮但取通用之樂非有次第也不然則出車杕杜南陔之前奚不歌乎何以知爲文武時之詩乎曰儀禮周公所作而因賦是詩焉耳故小大雅曰小雅大雅居風雅時詩也有奚異乎曰皆即嘉也其麴蘖之精鹽梅之增於羞之善者乎多對少之辭有則無不備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忘其辭既忘其辭何以有其義乎鄭玄曰此三篇者武王之時周公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忘而義猶在也毛氏訓詩各引之冠其篇首故

不能守其社稷其罪重矣又何誘乎且紂天子而未亡也當時之人皆謂之獨夫受而况於忽乎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夫之正已也何也曰突忽之際鄭人之苦甚矣言子惠思我則當褰裳涉溱洧以正我也不然豈無他士哉又言所以致有今日者皆突忽狂童之故也故毛公亦曰狂童恣行者突忽爭國更出更入也厥後鄭子太叔賦此以餞韓宣子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游吉拜馬宣子曰善我子之言是也不有始事其能終乎自是之後晉能庇鄭二十餘年不受楚師其視齊不救忽之時則異矣

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故婦人言彼丈夫者雖其資質丰昌俟我巷堂之地而我適有他心不送既已悔之矣然我衣裳皆錦而又以聚襞之不羨爾之丰昌也其親駕乎與歸無徒從之巷堂乎然則以爲刺亂者何曰如其有政豈至是乎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何也曰言相奔於阪上之茹藘栗間之家室時之無政甚矣鄭玄曰女奔男之辭

曰亦是意也但曰以示慈惠則近伯矣譽處云何曰以天子而與如是賢諸侯以燕則非狎私暱而寵嬖倖豈不有譽處式不褻之德云何曰即宜兄弟之義也蕭雖偉華我戀之間亦發見也湑似處瀼泥濃皆各似其下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姜瀾曰同姓異姓皆在乎曰然故一章言必醉也二章言其所也三章四章言雖醉不亂也故毛公曰宗子有事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泄宗也杞棘桐椅奚與乎曰杞棘堅心興令德之在內桐椅美標而其實

離離興令儀之在外也故魯侯賦此以宴衛甯俞俞不辭亦不答以爲肄業及之云云者是其智足以知自處也

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也洙曰有序乎曰藏而載載而櫜藏之益寄矣既而喜喜而好交之斯具矣享而右右而酬予之斯禮矣衞甯武子晉范宣子皆嘗聘于魯魯侯賦此以享武子武子不答季孫子賦此以美宣子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者何曰武子不忘其上宣子不辱其先皆可與彤弓矣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編曰燕享之詩非歟曰此或其用之耳故毛公曰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也其興云何曰阿中言育我者盛故興有儀之在外沚中言育我者深故興我心之在內陵中道之及我者多矣如錫百朋也楊舟材之濟險者美矣故我心則休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

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物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繼祖曰何以有是說也曰此其

在厲王之時乎故宣王中興則以六月而征伐如是其亟也故一章二章言六月出師之故也三章言行師之本在嚴敬四章言行師之法有節制也五章言吉甫燕文武之材六章言吉甫備孝友之德也宣王用如是之人中興而後小雅之舊宜矣

采芑宣王南征者何曰一章言方叔軍容之盛也二章言方叔德容之雅也三章言當戰之節制四章言未戰之先殺也蓋非壯猷以處已則不能用人以有節制也采芑飛隼之興何如曰地力壯盛可植美采猶兵甲強而能成功也急疾之鳥矣天而又知止猶兵雖強而用之有節也服其命服云何曰命服既定于平日則戎服亦可因數以制之也曹氏解命服爲吳起不帶劍杜預不蹄馬孔明不戎服及羊祜之輕裘亦通鉦人伐鼓者云何曰用鉦以戒貪殺似仁用鼓以警衰惰似義兵以金退而曰振旅闐闐者何曰闐闐鼓聲也竝止率止云何曰竝止自上統下言也率則倡而行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劉銑曰此詩後其六月采芑者何曰惟有車攻吉日之詩斯有南征北伐之功也君子大成云何曰君子以德言猶所謂恭肅節制儀刑百辟而不從一已之欲足以合人心於既散也大成以業言猶所謂派武纘戎戡定四方而不爲一日之計足以復境土于既廢也

吉日美宣王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也徽曰慎微之謂何曰以其將田而卜日祭伯以差馬乎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者其三章四章之意歟大阜漆沮則言田所也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輯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也輔曰雖則劬勞云何曰自流離而言也魯文公平晉鄭鄭伯宴魯公于棐鄭公子歸生賦鴻鴈季孫行父曰寡君未免於此者何曰魯鄭之弱比于流民矣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夫既美矣又奚箴曰毛公由美其能勤于政箴其不正雞人之官而問夜早晚也程子曰既云夜未央又云未艾向晨不惟見無常節且知其將急也夫是詩也其當姜氏脫珥之時乎

沔水規宣王也者何曰邦人諸友言諸侯兄弟言同

姓臣也我友敬矣卽是人也讒言其興其言興於
讒者不能自免乎

鶴鳴誨宣王也章詔曰二章之言相類而意豈無別
乎曰于野以四方言也于天以上下言也在淵在
渚言事雖散於廣遠而道則不下帶而存不可以
爲遠而忘之也在渚在淵言事雖在於目前而理
則至深邃莫測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維蘀以榮
悴言循利害安危之謂也則思亂防危之意其可
怠乎維穀以美惡言猶賢佞是非之謂也則防奸
遠佞之意其可少乎前章爲錯猶渾淪以利器言

之後章乃言攻玉夫人之德成如玉焉則數聞于
天與野者下可以悅百姓上可以得天心矣

祈父刺宣王也朱傳以爲未必爲宣王之詩者何曰
朱子嘗言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甫侯韓侯
或爲將相或爲諸侯如方叔召虎或伐玁狁或征
蠻荆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虢文公之
徒諫旣不從則小人乘間用事故祈父之詩司馬
非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不留故次以白駒由是
考之東萊呂氏引太宰•音諫靈之詞則爲刺宣王
審矣蓋言責司馬則宣王可知矣止居底止云何曰
靡止居言不得安止也無底止言無時已也是以有
母尸饔其夫軍士以爪牙自言以不聰明言祈父
則腹心不寧可知矣故曰刺宣王也齊閭馨鄭叔
孫賦此于晉以乞師荀偃卽欲同恤社稷而不使
轉之于恤者蓋猶以祈父爲戒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劉瑾曰詩亦有序乎白一章欲
求一朝以逍遙二章又欲求一夕以爲嘉賓增重
我也三章欲爲公侯以用之也四章言賢者方束
生芻徙空谷以自秣其馬其人如玉高潔視公侯
如糞土其言語且不可得聞而况可使以公侯逸

之以留朝夕耶然則宣王不用其言又可知矣程
子以爲爾公爾侯勉在位者公卿亦通

黃鳥刺宣王也輔曰比者何曰通言黃鳥也然邦族
者疏也諸父諸兄則漸親矣夫使民適異國而又
思故鄉其何所託身乎

我行其野刺宣王者何曰蓋又甚於黃鳥矣言雖婚
姻之戚亦以利爲重而改舊肯親焉此邦之路人
又何足言哉

斯干宣王考室也廷璽曰傳以爲未必宣王者何曰
舊說厲王流於彘宮室圮壞宣王更作者其亦有

所見乎然于斯于可以觀孝弟也故一章言室堯當與兄弟相處也二章言嗣續妣祖以居處笑語也夫兄弟翕父母順斯可以攸芋攸躋攸寧矣攸芋擧言之也攸躋言堂也攸寧言室也六章以至九章則言其後嗣耳然其本在于孝弟此斯干之意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玩曰何題曰無羊曰無羊者言有羊也有羊則有牛矣故一章言牛羊之盛也二章言其故也言牧人負餱以飼牛羊使牛羊眠食以時也三章言蓄牧相習故牧有蒭蕘雉兔之餘力

也四章言牧事之祥也何以豐年人衆之祥歸之牧人曰宣王不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牧人欲爲魚旐之夢牛羊欲遂寢訛之樂不可得矣故于無羊知宣王太平之盛也故卽無羊之事可以見豐年室家溱溱矣衆魚旐旟者何曰此夢之變也因小而知大也衆則爲魚旐則爲旟也以考室考牧後黃鳥者何其亦惜宣王有此室家甚業而自怠政棄賢將啓節南山之緒乎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求車於桓公之世而序云然者何曰此詩言尹氏也爲太師年當老矣而春秋于桓公之世又書尹氏卒以是知古者譏氏不詳名字也且如家父作詩在幽王之末年平王之初距求車之時亦不過十數年耳故一章言尹氏失民所瞻人不敢言也二章言尹氏不平我雖不敢言民言已不堪矣三章言任大責重不宜久行不平之政以空我師也四章言所以不平者委政姻婭也五章言由是天降鞠訩也尹氏而如届以躬親政事如夷以不用姻婭庶幾其可以闋民之亂而遠其惡怒乎望之也六章言友式月斯生卒勞百姓也是以七章使我雖有項領四牡無所騁也

八章言情之不常九章言其性之已定蓋不平之本也十章則又言其大本焉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弘學曰不亦已怨乎曰隱而切直而不但明于天人之際其正月乎故一章至四章言訛言可憂大致喪亂雖天亦可勝也五章至七章言訛言有據以輿禍亂如天有心以敵我也八章至十章言致亂之由內用褒姒而外棄賢輔也十一章言若是其亂亡亦如魚之在沼無所逃也彼訛言小人方旨酒嘉殽有屋有穀以自樂者何也故十二三章又云爾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士華曰何以知爲幽王曰以所發之人知之是故一章二章言日食也三章言震電山川之不寧雖天地皆不位也四章至七章言致災變之由也外用小人而内惑豔妻也即皇父之貪讒則番與家伯仲允聚子蹶楀之惡可知矣内外之人如此天災宜乎是以亦孔之痗而獨居憂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正也繼祖曰集傳此序與詩絶異元城劉氏嘗讀韓詩序作雨無極其詩文比毛詩多雨

無北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者何曰此或然也是詩也臨難而不逝遭變而思正其社稷之心同姓之臣乎故一章言天變也二章言人離也是豈可徒咎王哉故三章言群臣之當慎行也四章言群臣之當進言也五章則言巧言得寵雖慎行忠言祗惟躬之瘁耳若是則不可仕矣仕而從君又爲朋友之所怨也彼不仕而去託爲未有室家者何其自便之甚使我獨罹此進退惟谷之苦邪疑此爲東遷後詩者如何曰東遷後詩不入雅然此言周宗既滅者甚辭也猶正月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云爾

彼正月者又豈東遷後詩乎匪舌是出者云何言忠言自中心而發匪事口舌如不能言也

小雅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蔡曰毛公曰所刺列于十月之交雨無正之後爲小故曰小旻者何曰然因大雅言召旻此在小雅故別言耳小宛小弁小明皆是說也故小旻一章二章言違善謀而不用也三章四章言不善之謀亂多而且卑淺也五章言雖善謀不能自存況用之邪是以有六章之懼禍耳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鄭玄以爲刺厲王同上四詩者非歟曰詳周宗既滅之類知其爲刺幽王也集傳

以爲兄弟相戒免禍之詩非刺王者何曰兄弟相戒以免禍非刺王乎故一章欲紹先業也二章欲保天命也三章欲脩身以誨民也四章欲爲善之速也速于脩身以誨民先業可紹天命可保矣五章言時亂反常故六章言懼禍也二人謂之文武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弘學曰孟子之說是詩如何曰是詩于父子之情曲盡之矣過大而怨固其宜也故一章二章即鸒斯周道戀父母而憂也三章言不爲父母所顧雖桑梓不守也四章言不爲所容雖蜩笙不如也五章言不容至于無所措身曾鹿奔雉雊之不如也若是不如死矣六章則又言曾死人之不若也其究皆由七章之信讒八章之來讒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荼何曰其亦蘇公之徒乎故首章言無罪而遭亂二章三章言亂由信讒也四章言讒人之情可得五章言讒人之顏可恥六章則言讒人無小而不大也居河之麋者何曰近幸之地浸潤之所也既微且尰者何曰自傷人也居徒幾何者何曰詭媚之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

是詩而絕之琥曰何言之復乎曰一章二章言其爲讒以絕己也三章四章言讒之祕且疾也五章六章又冀其改之也七章言其始之善申一章二章也八章言其終之惡申三章四章也王氏所謂處己忠而遇人恕者其是乎然則暴公其巧言之首哉刺暴公而得爲王詩者何曰以王信暴公之讒亦所以刺王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而作也曰毛公曰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先人寺人又傷其將至巷伯故以名篇者何曰譖至是無人之能容矣故

一章言讒心之孔毒也二章言讒謀之甚盛也三章四章欲其改也曾氏曰忠告之也五章六章言既不改欲天制其罪也七章欲人察其言也是巷伯之旨也故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見厲王用人之失也雨無正小旻見用謀之失也是以小宛之詩雖百姓亦懼其禍也其本皆由讒言也小弁讒及妻子也巧言讒及大夫也何人斯讒及公卿也巷伯讒及寺人矣故自谷風以下遂皆言其亂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繼祖曰惡至是哉曰其幽王化之乎故一章二章言變常也三

章言其故也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焉柰何曰一章至四章言父母鞠育之恩而已不材且貽厲也五章六章言王酷烈之偏蓋所以不得養其父母也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商經曰何獨言東國曰周都西土諸侯多在東然舉東則四國可知矣夫尹氏側暴公讒寺人譖豔妻惑皇父之輩貪欲賦之平不可得已故一章言古者天子施予厚貢賦平賞罰直今則不然是以憂也二章言貴者病也公子以葛屨履霜徒走周行也三章言賤者病也憚人曾穫薪之不若也四章言賦斂不均而小人得志也五章以下言訴之于天天亦若助惡人甚怨之也毛公曰譚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大東小東大小言賦役也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士華曰何言乎四月曰四月秋日冬日皆非叅也故此三章皆言王政酷虐凄烈之甚耳四章言賢者亦變爲小人也是以使我盡瘁以仕寧莫我

有思爲鶉鳶鱣鮪以逃之如六章七章云爾也八章作歌之故也蕨薇杞夷之典柰何曰山高而蕨薇之菜小隰下而杞桋之木大傷所懷人莫之知也故曰告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勞于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慼德曰固如序說矣六章謂之何曰上三章似言王使之不均下三章似言臣使之不均蓋賢者勞勩歷艱于外皆此息偃棲遲飲酒風議者之所陰遣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守德曰以大車而興小

人可乎曰此或使小人將大車不持重慎行以起塵汚也是以思百憂而祇自疷煩重耳

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何也曰言已勞役遠出至歲暮而不敢歸者爲此處者反覆之中傷也四章五章則又忠告乎處者使以正直爲心無爲反覆罪罟讒怒以遭天譴也然亦怨之深矣

鼓鍾刺幽王也士昂曰何言乎刺哉曰其亦傷今思古之作乎故毛公曰言幽王會諸侯淮水之上設其淫樂不與德比故賢者憂之思古也然則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亦謂古乎曰然樂則是而人則非之說如何曰幽王而能奏二雅二南豈有不動心改惡者乎故每章四句以下皆思古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享故君子思古焉劉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若非徼曰公卿奉祭豈有異姓旅酬之禮乎故一章言粢盛之絜而獲福二章言犧牲之美而獲福今皆不然飢饉降喪矣三章言主祭助祭之得人而上下貴賤內外賓主皆得其人禮儀甚備也四章幾式之福以報一章二章也萬億之福以報三章也五章六章則祭畢燕同姓之事也今則不然故曰刺幽王也故毛公曰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飢饉倉庾不盈也降喪人不與助也獻酬交錯止言賓主乎曰賓主獻尸而又相酬獻也後祿云何蓋以如幾如式時萬時億爲前祿乎莫怨具慶者何曰使非同好惡于平日則有含怨飲酒者矣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徧曰將非思成王乎曰善自成王以後之賢主也故一章言曾孫能守地利二章言能得天時三章四章言粢盛瓜菜之祭五章言犧牲酒醴之祭六章明其祭爲烝也烝冬祭也烝而獲福也今則不然矣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何以其傷今也曰即一章見今取之無度用之無節爲之無方勸之無要也即二章言不能爲農感神也即三章見不能爲農勞人也即四章見飢饉匱乏也然則詩云曾孫其亦古之賢主乎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徽曰集傳謂農夫之辭以答前篇者云何曰於編詩之序疑亦有此大抵一章言古之民能勤農事以順上二章言

除以害既去稂莠又去螟螣蟊賊也三章言公田之利公田利者義於事上而仁於侍榮獨也四章言王者爲民祀神以獲福所以報之也今皆不然矣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繼祖曰集傳以爲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者如之何曰此固序之意也然亦可以見當時諸侯皆叛幽王不能作六師內以保家室外以保邦國矣犬戎兵興召諸侯而不至此詩其漸乎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

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衡曰天子美諸侯之詩者何曰雖謂古天子用賢亦可也是故左右宜有皆賢者之材也乘四駱而我覯之有譽有慶可知其見用矣今皆不然故曰棄絕賢者功臣焉有以體言宜以用言沃若有章皆宜義也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何也曰曾有鶯其羽之不若也蓋桑扈不交往來則鶯羽不得而見君子不來朝宴樂則亦無以見受天之祐也鶯領而興之屏者何曰領者上以輔乎元首下以統乎四體猶屏之蔽內而捍外也是詩也當是諸侯傲上不朝而無以樂胥故云爾鄭享趙武而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彼交匪傲福將焉往又曰段氏其後亡之次者乎其言猶謂詩爲古乎故傳曰天子燕諸侯之詩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洙曰傳謂諸侯答桑扈者如何曰大抵諸侯頌天子之辭鴛鴦乘馬之輿奈何曰鴛鴦匹馬乘馬匹獸然鴛鴦起則于飛宿則戢翼是自處有道也君子能不自用而求賢以匹圖爲萬年之計則福祿之所宜也于飛則免畢羅之禍乘馬不在廐

則摧秣不可得君子不萬年則福祿不艾綏矣故在廐者自處有節也萬年之意亦若是乎野牧則無節也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也何也曰鄭氏謂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言非至親刺其不肯相樂也故諸父言未得見王惴惴其將亡無所依怙者而憂也若見王而諍之則庶幾悅懌矣不然死喪無日如雨雪之有霰也夫見且不可而況親之乎以爲宴弟兄親戚之詩者如何曰方宴而言死喪無日恐於宴不宜也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世輔曰詩何以言雖無好友者酒嘉殽也曰此皆指幽王而言故曰德音來括令德來教言褒姒教之者皆非德而欲新昏者教之以德與之燕喜歌舞以寫慰我也高山景行之興柰何曰高山景行與可仰行與有德之新昏非騑騑之四牡如琴之六轡不可以迎之也孫毓解以慰我心曰慰怨也則亦過求之矣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𣪶曰三章奚序乎曰一章戒信讒也二章言讒之害大也三章言讒之起微也起于微而成于太也外亂四國而內搆二人也讒也豈可信乎二人者何曰君臣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琥曰集註以爲飲酒悔過者何曰大侯既抗既皆天子大射之禮而烝衎烈祖又非諸侯得祭禮也若專爲武公之詩則當列之衛風淇澳之間不可入雅以干天子之分也故愼而有則樂而有度忠敬禮恭其惟賓之初筵乎故一章言古者因射而飲酒以觀德也二章言古者因祭而飲酒以烝能與時也今皆不然矣是以三章四章言威儀之失五章言言語之失也故曰刺幽王也獻爾發功者何曰猶言射夫各貢其發矢之功能也有的即其質耳籥舞笙鼓以下云何曰自此至有壬有林言樂與禮之盛故神錫以純嘏也子孫其湛以下則又言禮樂之實耳故於其湛曰樂各奏爾能曰子孫見其和之至也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曰賓乎見其敬之至也守德曰既醉而出至惟有令儀言不復乎上四句原過飲之害下二句著節飲之美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何以言思古之武王也曰言斯鎬也武王之所初有至於不那其居將失之也故鄭康成曰天下太平武王處於鎬京樂與群臣飲酒今王惑于褒姒而亦飲酒于鎬京民不得其所危亡將至故以刺焉頒首之興者何猶言王能爲天下元首與物同春而樂也莘尾之興者何猶言王能爲後世垂法與道同久而樂也依蒲之興何曰魚依于蒲則釣餌不能施綸竿不能

如何謂盜安矣王而　那居則仰得天命之眷俯得
人心無從盜賊不興四夷不侵此所以豈樂飲酒
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
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士華曰
車馬衣裳未來朝之前已錫之何曰諸侯之錫至
于袞冕極矣君巳錫也福祿之申又將何哉故一
章言古之天子能錫諸侯也二章至四章言諸侯
之賢宜錫福也五章言古之天子非濫賞也乃度
德而賞也今諸侯優哉游哉彼交匪紓殿天子之

邦者戾矣其何錫之有故曰刺幽王也檻泉采芹
柞葉之興者何曰筐莒以盛菽猶車以載君子采
芹則知正泉之美見旂則知君子之德也柞枝則
葉蓬蓬興左右率從楊舟言有材意天子所予者
何曰言中心喜之也故命之申之爾平平左右者
何曰言左右之材也故亦是率從皆殿天子之邦
之徒也此萬物所以依同　如柞葉蓬蓬也
角弓兄弟刺幽王也不親九　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而作也商經曰讒佞云何　曰其幽王之惑褒姒乎
故吾於角弓知妻子合而後　兄弟翕也故一章言當
親兄弟而不遠也二章至五章言民化其上下不
親兄弟而相爭一方不顧巳之後也六章至七章
又歸于王之好讒佞以增益之也故曰如塗塗附
式居婁驕如蠻如髦也晉韓起聘魯賦角弓季武
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蓋亦兄
弟相親之意也
菀柳刺幽王也暴雪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
朝事也弘學曰幽王固不足道而當時諸侯何至
此哉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孔子亦曰不可則止
上帝甚蹈作神者何曰毛公曰蹈動也蓋其威

雪之變如足蹈然也居以凶矜者何曰毛公謂處
我于凶危之地謂四裔也亦與集註凶禍可憐之
意同故一章二章猶欲靖王室也三章則言不可
靖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是詩言民德者何曰見在上者之化也故一章言
士之德也二章言女之德也三章言士女之貴也
四章言士女之威儀之飾也五章言其出于自然
也綢直如髮者何曰鄭氏曰言其性情密緻操行

正直如髮本末無隆殺也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也懷仁曰五日六日何至怨曠乎曰毛萇曰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也鄭箋曰五日六日五日月之日六月之日也然是詩也不以憂怠欲從君子于狩而觀其所釣可謂非禮矣故曰刺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何以刺幽王曰卿士廢職幽王之所用也我任我輦以至蓋云歸處皆勞詞乎曰勞不止言語雖犒賞亦在焉召伯成之

云何曰恤其飢寒知其疾苦均其勞勤然後征師烈烈而威武也不然則有罷敝而不勝役者矣魯既平鄭季武子如晉班師范宣子爲賦此詩武子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若常膏之天下其輯睦豈惟敝邑若宣子以召伯自比矣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劉㻋曰是詩亦可謂民苦小人之害矣曰然故一章二章言得見君子以爲樂也三章言所以樂者君子德音孔膠也是以四章中心藏之也

鄭享趙武子產賦此詩趙孟曰請受其卒章其知交相規誨乎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作是詩也懷仁曰何以知其國化也曰此亂之流也故一章至五章比背嫡也六章至八章比寵妾也刺幽后柰何曰雖則幽王究其本亦幽后也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亡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也比至終章乎曰止于我勞如何其下

則賦耳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衛曰君子以酒嘗獻酢酬而舉瓠葉兎首者何曰雖常蔬野殽而誠意不廢其斯以爲古之人乎今則不然也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者何曰一章二章言地理之難也三章言天時之艱也可知其人事矣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者何曰附物而生之苕且如此其何以爲生而不傷乎且羊羵首而無所於牧魚在罶而三星水陸皆竭産矣雖芀黄之不若也

何草不黄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者何曰豈惟視如禽獸哉一章二章言曾草之不如也三章四章言曾禽獸之不如也嗚呼可以見其時之難矣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毛傳曰文王在上在民上也文王陟降上接天下接人也鄭玄曰在帝左右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從而行之也今註皆不用者然歟曰在上之訓則可陟降在帝左右其文王與天同行乎是以德昭于天而受天命也敬德者命之本也敬者德之本也故二章言文王以德膺命而行與天通也二章三章言天命文王及其子孫臣庶也四章五章言文王之德兩兼其子孫臣庶也若是則周之子孫當念相修德以監商也當監商祈天以法文王也是文王之旨歟若以爲文王既歿在帝左右子孫蒙其福澤者是後世神怪之說也且使文王有私矣晉悼公享魯叔孫豹歌文王之三章穆叔不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乃與序不同者何曰其或兩君相見歌此以相勉故穆叔云爾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緜曰何言乎復命也曰言文王有明德則知武王亦云然天復命

武王則知已命文王矣故毛公曰二聖相承明德日
以廣大曰大明也故一章總言有德能代商適也
二章言文王之所以生三章言文王之明德受命
也四章五章六章言武王之所以生七章八章言
武王明德受命也是皆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耳楚子圍享趙孟而賦其首章叔向曰令尹自以
爲王矣故曰王弱令尹强雖可不終時趙孟以小
宛二章荅之圍猶不悟後圍弑君而卒被殺夫無
明明之德而欲與赫赫之命亦已難矣然則詩亦
不易知也

緜王業之興本由大王也衢曰毛以爲興朱以爲比
如之何曰自民之初生至未有家室猶瓞也自來
朝走馬至予曰有禦侮猶瓜也興其得體乎不然
則瓞與大王也瓜與文王也亦通若以爲比則其
下爲重出矣故一章至八章言自大王自豳遷岐
始有家室宗廟門社遂服昆夷乃岐周所以興也
故至文王之時外服諸侯而内備群臣遂受天命
如九章云爾也嘗昭公享晉韓起季武子賦其卒
章以比晉君之有宣子其亦謂是歟宮室以宗廟
爲先而乃先築室於玆者何言斯地也可築室以
居耳至六章捄之陾陾以下始築宮室也八章獨
言皐門應門冢土者何[illegible]朝廷社稷大者耳
故特言之其諸宮室[illegible]也不言朝廷者何曰言
門則有朝廷可知

棫樸文王能官人者何[illegible]能得賢以成功也故[illegible]
章總言得賢在左右[illegible]人事在祀與戎故
二章言得人以奉祭三章言得人以詰戎大髦士
奉祭則神之幽無不格矣六師及邁則人之惡無
不除矣然其本皆由文王作之也文王身有其德
而能鼓舞變化以作之耳故四章云爾也曰壽考

者其亦古之人無斁之意乎夫無競惟人四方其
訓之遐不作人故能綱紀四方追琢金玉則所作
之人耳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
季申以百福干祿焉衢曰註以爲詠歌文王之德
者何曰若序所言則當文王之世矣故一章二章
舉言文王獲福也三章言所以獲福也所以獲福
者以豈弟之德能作人耳是以享祀則介福景
而爲神所勞足見求福之不回矣故四章五章六
章云爾也然旱麓玉瓚乃不回之體作人乃不回

之用真如條枚之直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劉鉉曰所以聖者謂大任然矣文王方刑於寡妻而曰太姒徽音何曰太姒一嗣其徽音則百斯男則大任之母乎文王者可知矣故曰文王之所聖也故惠於宗公以下言文王能格神也刑於寡妻以下言文王能化人也明不能化人幽不能格神也化人之初雝雝在宮耳格神之始肅肅在廟耳是皆不顯之處亦若有臨而亦無厭射以保之也夫如是故戎疾雖不殄而烈假自不缺且文王雖不諫不聞而亦式入況敵國外

患之在前乎是皆無斁於內行與地安無待于外性與天合也是以譽髦斯士成人有德小子亦有造矣皆大任之賜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如周周世世脩德莫如文王然則太王之遷岐王季之友兄其德不及文王乎曰至文王而益大也上帝耆之憎之式廓者何曰上帝好大王之德但惡邠地式廓之不美乃眷岐周與宅爾串夷在路者何曰承上作屏脩平啓辟攘剔而言帝遷大王之明德而道路逼平也比于文王其德靡悔者何言王季之德足傳文王其初受太伯之讓者至是果無愧恨矣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者何曰言文王既伐密遂作邑於是也不長夏以革者何曰程子曰言人之惡不及於長大者而皆化也惟崇國不悛是以以臨衝伐之耳若曰因譖已於紂以爲仇方而伐之者則文王懟怨君父矣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美德及鳥獸昆蟲焉斁曰序不及辟雍者何曰言文王之靈德始自髦士次以及民至于鳥獸昆蟲也鳥獸昆虫且及其民與士可知矣故曰於樂辟雍作靈臺

而民始附乎曰泥矣因靈臺之作而見耳是故民不附臺不作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弘學曰下武之下作文如何曰下對三后在天而言武王在下也故一章言能對先后居君位也二章言能繼先德成君道也三章四章則言爲法於當時五章六章則言垂法于後世然皆不外于孝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者何曰言武王伐商而有天下其事白文王始耳故

一章言文王安天下之志也二章言文王安天下之實也然上以孝先人下以幹四方非有諸與私也故三章四章云爾也由是至武王之世四方來同於豐功也無思不服於鎬德也然鎬京之宅皆出於天而豐水之注則存乎人人事脩于豐水之先天意應于鎬京之時皇王惟辟無思不服不徒爾也芑有宿根以興子孫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祖學曰以歸肇祀則后稷始主國而祭祀乎曰非也此方言始祀后稷以配天而又言后稷主國始祀則誤矣且八章后稷肇祀即應以歸肇祀猶曰肇祀后稷云爾若曰后稷自祀則卬盛於豆者何邪且誕我祀如何與卬盛于豆非一事乎又庶無罪悔言于文武以後之王則可言于后稷則不可故一章至三章言后稷生之異也四章至五章言后稷躬稼而有天下也六章至八章皆言祀后稷以配天耳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註謂祭畢而燕者奈何曰此則大射禮也大射之禮先燕而後射射畢又燕今此詩一章二章言燕也三章言射也四章言又燕也讀儀禮斯知此詩曲盡其節也仁及草木者何曰因牛羊勿踐行葦見之耳內親外事不亦已析乎曰互言也養老乞言之謂何曰古之燕不徒然也猶曰示我周行耳毛曰曾孫成王也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焉世輔曰何以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乎曰吾於既醉知修身齊家之爲大也夫一章之景福二章之昭明三章之高朗令終皆言其獲福至六章七章八章始指其實耳然其本又在四章修身以攝威儀五章齊家以有孝子也修身而曰朋友攸攝則王之左右前後無非正人齊家而曰孝子不匱則王之群黎百姓徧爲爾德矣故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鄭玄曰君子斥成王也言成王之臣所以相攝佐以威儀之事者皆有仁孝君子之行也孔穎達曰是詩也皆乘其末句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不言其祚耳其實七章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八章釐以女士從以孫子即胤也以爲父兄所以答行葦者何曰朱子必有所受矣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劉敞曰神祇祖考安樂者其即公尸見之乎曰然夫君子如不能持盈守成而欲公尸福祿之成爲下崇以無後艱不可得也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鳧鷖之旨也故成不廢也爲不捨也下若自天而降也崇若自下而尊也無有後艱即恒如是耳福祿之謂何即燕可見矣毛公曰言太平之君子非獨成王鄭氏曰水鳥而在水中猶人爲公尸而在宗廟也集傳以爲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也

假樂嘉成王也謄遠曰以爲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非歟曰雖則公尸亦美成王也蓋美成王之令德宜於民人以及子孫也頌之也舊章者何曰猶後世子孫言之即宜民宜人也故子孫率宜人之章以由群群率宜民之章以爲民之攸塈也晉平公賦此以享齊景鄭簡則溢美矣

篤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莅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者何曰一章言遷豳之故也二章言相邠之地也三章言勞邠之居四章言禮臣之體五章言仁民之政六章則舉始終而言也是詩愛而不威勞而不怨隨處而安和而不流兵農有制而不偏宜乎從之者如歸市也書曰克篤前烈寔其然乎君宗之謂何曰君之則尊卑有體而新都之臣各有所統宗之則親疎不亂而流離之後各有所屬故雖燕不紊也其軍三單者何曰單無羨也猶曰單三軍而無餘卒也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天親有德享有道也瀾曰天親有德而曰民之攸歸攸塈何曰天人一理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也此何以爲興乎曰行潦饎餴汚潔不同也然挹彼注茲汚者亦可潔用之君子

與民上下殊分也然豈弟以近之則爲民之父母矣行潦釜溉貴賤不等也然挹彼注茲賤者亦可貴用之君子與民尊卑懸絶也然豈弟以親之則爲民歸塈矣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仁曰何以亂言車馬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者其卷阿乎故一章言作歌之地與其時及其人也地則卷阿時則南風人則豈弟可以矣音矣二章至四章祈王之福也皆主盡性而言盡人道以如先公之終撫地域以主百神之祀膺天命而有純嘏

之常也五章至八章則言所以能致此福者賢君能使君子爲四方之則與綱上以媚天子而下以媚庶人也九章十章則言所以能用賢耳苟君子車馬恐不能予或與之匪人則彼鳴髙崗飧梧桐之鳳凰豈可留哉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商經曰同列相戒之詞非歟曰鄭玄曰安定國家爲王之功也故以爲王休無廢始時勤政之功以爲王者之美也王欲玉汝言王乎我欲玉汝也故寇虐之行皆詭隨之人也縱之者其在王乎故一章二章言害王功三章言害

王德四章五章言害王之政云刺厲王者允矣

板凡伯刺厲王也　祖學曰朱子說責同列如何曰以考七章則不合鄭氏訓帝天皆指王柰何曰以例八章則不通知其說者一章之大諫本之臣下不爲屈三章之同僚托之君上不爲僭然則上帝板板實指王也直而婉詳而不迂誠而悢借責同列以刺王其忠臣節士之辭乎故一章至四章言王言之乖也五章言王行之迷也六章言天之牖民孔易而王之言行如此是自辟矣七章言王不能用人也若是者蓋皆不以天之難蹶虐懠怒渝爲畏耳是豈知出王游衍上下一理者哉是板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者何曰酒之禍人國如此其甚乎貪暴之人安能而不至也故一章言厲王爲君病威鮮克有終也二章三章言由用彊禦掊克寇攘之人也四章言若是則何背側陪卿之有五章則言其所以然者皆由王之縱酒背義耳六章言若是是以奰及于內外而將喪亡也七章八章言喪也蓋不特滅德而棄賢并典刑盡廢之矣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註專言自警者非歟

曰若是則當列衛風不可入大雅也且其曰四國順之用遏蠻方萬民靡不承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罔敷求先王者皆天子辭也蓋本爲刺王之詩其後用以自警耳是詩也其于修身治天下之道備矣故天子廢之則爲厲王諸侯用之則爲武公故一章言哲人以喪儀而愚也二章言道德威儀所係之大也三章言令不然惟酗酒以亂政也四章言若是故天之降災如流泉淪胥矣是豈可不內修政事外振威武哉如此者必自修身始言行者修身之地也故五章六章言謹言七章八章言愼

行也九章至十二章責王不聽言也其喪國也必矣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疏曰何怨之深乎曰天人胥割矣故一章舉言大亂而憂也二章至四章言其亂在征役之苦民無所措手足也五章言救亂當用賢也六章至七章言賢者既不見用避亂在稼穡而又遭盜賊也八章則言人君之自用九章則旨朋友之相譖十章至十二章申自用之意十四章至十六章申相譖之意嗚呼內自用而外聽反覆之譖人賢者其能留乎是以若是其亂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反正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何以既喜于王化復行而又憂也曰憂旱而至於夜禱不誠而能之乎雖有飢饉可且忘矣故天下喜也然怨天之意多而責己之意少其斯以為宣王乎一章舉言祭神之周也二章三章言天地先祖之祭也四章五章言群公先正之祭也六章言方社也可謂靡神不舉矣七章八章則言靡人不昭格也於群公先正又言父母先祖忍予者何言不得群公先正之助皆父母先祖忍予也其曰昊天俾我遯昊天不我虞者言祭群公先正方社甚誠而不享天曾亦不我知怨之深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弘學曰此封申伯而言甫侯者何曰高之也言與甫齊名也故一章言申伯生之異也二章至四章言召伯定申伯之邑田宗廟也既定則可錫之以往矣故四章及五章云爾也既錫則可餞之以行矣故六章云爾也七章言申伯之材八章言申伯之德宜乎其錫而封之耳民功曰庸因

人情而為治也世孰其功申伯之功皆謂是也往近信邁誠歸式遄皆離別之至情耳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亦有厚乎曰一章言仲山甫之生異凡民也二章言德三章言職四章言以德修職也言外明邦國之若否內知事一人之匪懈也五章申若否之意六章申匪懈之意七章言往齊之事八章言遄齊之事夫往齊而曰每懷靡及曰王命即明若否也還齊而曰式遄永懷即存匪懈也清風之誦其意在斯乎言可悠久而懷思也彭彭盛也騤騤堅壯可久也

此馬出入之異詞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教曰何獨韓侯曰以見百辟也故一章言韓侯受命為諸侯二章言入覲而錫三章言將歸而贈四章五章言為王室懿親六章言為大國之衛宜其錫予如此之盛也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穆公平淮夷者何曰江漢之志大矣文武之墜緒一朝而舉之非有崧高烝民韓奕之文事者不能也故一章言始伐二章言成功蓋兼始終而舉之也三章四章言伐之故也伐之故者下則疆理南海以安民

上則是似召公以輔君也五章言錫命召虎六章則召虎答王命皆勤于廟器之辭也武臣答天子曰矢其文德可以知中興之故矣然則文德及令聞其天子萬壽之本乎責難之辭也

常武召穆美宣王也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焉商經曰何言乎常武曰威而不猛敬而不備安而不徐仁而不縱一張一弛其武之經乎故一章言王親命太師皇父也二章言王使內史尹氏命司馬程伯休父也命皇父則曰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命休父則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此出師之本

一章而後可以言行師矣其三章四章言武勇五章言節制六章一言道天哲之以三公戒之以六卿繩之以天子奮之以武勇守之以節制本之以允塞之猶以此壽天下而民從之何有於徐方然則王猶其常武之實乎

瞻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編曰何言乎大壞曰瞻仰可謂孝慈矣夫人為婦寺所惑者縱不為事省君上念其父母下念其子孫猶不痛心而改圖乎一章言天降蟊賊小人以為罪罟大厲也二章言小人攘奪罔民真罪罟不收也三章四章言用公之

本乃褒姒也五章六章言既用小人善人所以云亡也七章又望以改行無忝皇祖以穀其子孫也如是之人而猶望以改之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況小過者乎是詩之厚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繼祖曰何言乎召旻曰或以閔召公而名或以對小旻而名然而召閔憂深而慮遠矣何以言大壞如瞻仰也曰瞻仰言其內召旻言其外內有褒姒而後外無召公之臣也故一章言天降喪亂飢饉民卒流亡三章言致此者專由用小人孔

聚君子也故四章言亂如旱草棲萋耳五章言亂如此小人不替而且引長何也六章言亂本也七章言棄賢棄賢所以助亂也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卷之五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卷之六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穀曰毛萇曰成洛邑攝政五年即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者然乎曰然對越奔走者何曰言此敬和之顯相盛容之多士皆身有文王之德如執持然足則奔走於廟心則對越乎天也若是則文王猶日月照臨緝熈敬止之時豈不顯承而不厭斁於人乎斯廟也眞於穆而清淨矣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者何曰太平之世可制作也告文王者其制作之源乎故毛公曰告太平周公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以明六年制作禮樂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其謂是乎言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遂以此嘉多之道遺我子孫子孫當牧受以制典法雖其後亦當篤厚世守之不忘也鄭玄曰溢盈溢也言美道饒衍於我也其說又備以假爲何溢爲恤者何曰改經而訓恐未然

維清奏象舞也璽曰毛公曰典法也象文王用兵時

剌伐之法者何曰此或不然夫維天之命旣爲太平告文王以制作則典者卽周官之制作也周公不敢自居又推所自曰文王之典也言維能清白文王之法故自始祭文王至今用之有成而太平也斯典也皆爲治之法象卽天之垂象也其周之禎瑞乎

烈文武王初政諸侯助祭也弘學曰朱子之說是詩者如何曰善矣但其所謂勸勉者當自無封靡始也用人尤其要焉耳以爲人道者亦似重出也封大也靡侈也戎兵也皆經訓之常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鳳儀曰何曰言太王自諸侯而創有王業也天作者猶曰天造也荒奄有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以文武配之也郊祀天地者何曰郊祀天地而以文武配之也以文武配之而言成王不敢康者何曰求享文武也毛鄭常胳先儒之美者也訓成王爲成君道非歟曰其說已泥矣叔向言道成王之德者何曰道成王之德正以慰文武之靈耳如曰祀文王詩也則昊天成命肆其靖之及不敢云者非文矣朱子及歐陽子謂爲康王以後之詩者何曰然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玩曰何言乎明堂也曰蓋祀上帝於明堂以文王配之也於牛羊不敢必右享於儀式刑文王之典必其右享者何曰此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之意也儀式刑文王卽畏天之威矣故牛羊儀式刑互文也晉韓宣子賦此以答鄭之六卿子產及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其猶知儀式刑文王乎朱子曰禘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

時邁巡狩祭告柴望者何曰此武王旣克殷而巡狩也其右序以下卽昊天子之之實乎故右序以下言武也昭明以下言文也始而用武以震疊諸侯

懷柔百神則非黷武旣而序在位之臣用文德之士以保之則非懦信此乃武王之事周公之作也鄭康成訓求美德之士者是也訓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者非也以此爲九夏之一名肆夏者何曰朱子曰因時語而命之者或然也

執競祀武王也輔曰何以曰不顯成康曰猶前言成王不敢康之意也蓋自成康以來其功則能安天下其德則能和敬以奉祭祀武王其可享之矣旣不以爲祭三文之詩文不以爲成安人之功者何曰天子有廟三君而一詩祭之或無其制毛鄭成

安之訓又已泯矣傳以此爲昭夏一名過
思文后稷配天也瑰曰鄭氏曰周公思先祖有文德
者惟后稷之功能配天者如何曰觀帝命率育即
后稷之率育耳是豈非配天邪國語以此爲納夏
一名渠也然則清廟之序何以後思文曰清廟維
天之命烈文多祀文王之詩故推其本至於太王
曰天作也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執競多祀武王
之詩故推其本至於后稷曰思文也文王未有
天下止推其本至肇基王迹者武王已有天下則
終于所自出之帝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懷仁曰何以遣乎廟曰遣
于廟而戒以成法惟在農事耳方暮春而求新畬
之地何曰猶今麥將熟而治種禾之地也曰奄觀
銍艾者急辭也蓋無一日之可暇矣迄終也終一
年而大有也言既割麥又割禾也順天時而勤人
事故曰王釐爾成也來咨來茹者何曰來猶格爾
衆庶之意即咨茹成法也成法又何待于茹乎曰
更新之始也王釐之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緩曰何也曰言人事勤于
下則天意感于上矣何獨言私田曰自上下下也

故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君曰駿發爾私上下交
相愛也而斂梁子亦曰私田稼不善吏之責公田
稼不善民之責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衡曰毛公謂二王爲杞宋
如何曰漢氏謂專言宋者以之蓋自黃帝堯舜夏
商之後雖皆封之而其修禮物承先統作王賓者
獨宋耳若皆以爲客豈惟杞哉祝薊焦陳不勝其
繁亂矣在彼無惡以下美之也亦戒之也庶幾以
下一句讀
豐年秋冬報賽也衡曰祈豐年而曰烝畀祖妣者何

曰見先民之以孝格神也降福孔皆者何曰猶純
嘏之意指田祖先農方社而言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劉銑曰何也曰其祫祭乎
有瞽以下言作樂之人也設業以下言作樂之器
也喤喤厥聲言作樂之和也在周之庭及永觀厥
成云何言斯庭也非復商之庭矣我周之庭耳時
王不能修德行政服諸侯而守先業則庭也爲他
人所有客雖欲一觀其成且不能況永乎先祖其
吳聽之邪既曰既備乃奏又曰簫管備舉者何曰
[illegible]于所執非可先陳也既曰喤喤厥聲又曰

肅雝和鳴者何曰喤喤大也肅雝則其美耳言磬
喤喤而肅雝也皆上祭和敬之德音也
潛季冬薦魚春薦鮪者何曰大潦且先祖初有之地
也令固取魚以薦不若守先業也能之乎是足以
介景福矣鮪薦于季春則鰷鱨鰋鯉與鱣當為季
冬之所薦乎曰然
雝禘大祖也弘學曰毛公曰禘大祭也太於四時而
小於祫太祖謂文王也不何曰其以文王當百世
不遷之主乎故孔氏曰文王雖不爲始祖可以爲
太祖也宣哲惟人者何曰宜以其行言無事之不
當哲以其智言無理之不明人之道知而行之耳

克昌厥後者何曰即與祭者皆文之宜哲文武之
所致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者何曰此蓋成王初政諸
侯稟度因以助祭耳辟王者成王也曰求厥章者
諸侯遵其政也不異武王時之度矣龍旂陽陽休
有烈光諸侯有德也不異武王時之道矣故成王
率以孝享乎昭考能綏我眉壽多福多祐純嘏也
祐即福也多對少之辭純嘏則無不備不止多而
已有眉壽而後享諸福也緝熙者欲諸侯常守其
章永有烈光也不然其何以孚昭考而望純嘏哉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商經曰白馬殷尚也而曰亦
白者何曰可以見人德之白矣故淫威即白馬萋
且之儀狀也降福孔夷見彼無偪僭之嫌而我無
厭射之心斯人也不可以縶馬而追綏之乎淫大
也
武奏大武也祖學曰毛公謂周公象武王時之舞而
作者然歟曰然故禮傳謂武王所作者朱子亦辨
之也耆定爾功無競惟烈也勝殷遏劉即嗣允文
也若是則文王之文非不武武王之武非不文

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者何曰毛公謂成王除武王
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然於文王緝熙敬止之
狀武王繼志述事之實皆見之也成王不學也而
能爲見乎皇王云何曰疑專言武王也前既言
武王之繼皇祖故成王繼序思不忘武王耳不忘
武王即不忘文王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者何曰成王免喪始訪群臣而以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爲言其知治天下之本乎則
其所未艾判渙以及多難者亦可以免矣故曰以
保明其身保以安言明以德言未艾以質言判渙

以學言多難以三叔武庚言序以朝言家以宮言
欲止群臣進戒也壐曰朱子言維予小子以下爲王上
之答辭序何以獨言進戒也曰進戒可以兼之也
群臣言天而成王言日月者何曰日月之行所以
不違天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士華曰辛螫維鳥集蓼皆一事乎
曰然疑奄與淮夷徐戎甫叛之後所作也然皆不
謹小而疑周公之所致也故成王深悔乎耳是故
辛螫我荓之也桃虫我信之也于蓼我集之也皆
其自取耳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士華曰
朱子以爲未見有所報者然歟曰振古如茲豈非
祈乎穀其牡而續古人豈非報乎且此或古昔所
傳也若說詩者必以詩中文語名篇亦已泥矣彼
酌與賚般又何嘗取詩中字也即今之詩亦有不
涉題者而況於古乎故小序不可輕改也載芟之
言不亦復乎曰載芟二句言耕也千耦二句言耘
也侯主以下言餉也兼耕耘而言之也有略以下
申耕之事遂及其稼矣厭厭其苗申耘之事遂及
其穡矣爲酒爲醴以下則言祭祀賓客養老耳皆
所以祈其如此也良耜亦有序乎曰大抵不過言
耕耘所獲以報社稷乎耳其饟伊黍亦兼耕耘而
言也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盛德曰何以言
靈星曰靈星且有尸況于宗廟乎夫高子疑孟子
時高叟也而猶釋詩序焉故曰詩序其來遠矣告
濯告充告潔者何用禮也儀禮有此文或曰靈星
門名此祝祭于祊之意也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劉鉉
曰何以言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曰先祖以酌而

取天下後王養天下不外乎師此酌耳嗚呼此制
禮作樂於成王周公之世猶純熙而用大介也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云何曰天命武王綏萬邦
屢豐年如此之匪懈者蓋以其初桓桓武王保有
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故皇天始
使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眷之如此之匪懈也齊壐
曰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咸劉厥敵則武王惟
冒其是詩乎
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與善人也衛曰傳
以爲頌文武之功者何如曰此或武王時之詩春

秋傳編以爲大武之三章者自後世而云也故書
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然其本皆文王勤止之所
賚也然則諸臣受封賞者思繹文王之德而報之
不亦宜乎是武王之意也

般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編曰何以云般曰般猶般
桓般樂也夫周王巡狩莫時之對斯以爲般亦異
于後世之般樂佚遊者矣稱故曰般其太平之盛
乎所以終周頌也或曰般亦周遍之意也允由翕
河者何曰言允則疆土皆周有也言翕則天地亦
可知其從矣

魯頌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
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
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也士昂曰四章之思奚
不同曰一章廣也二章遠也三章篤也四章正也
本也是故廣則馬善遠則馬力篤則馬雖倦歟又
奮作正則馬無不可徂也皆思伯禽之法所致也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德盛曰夙夜在公而飲
酒奚其道乎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亦辨治政事
也故下兩章止言夙夜在公以兼明明也蓋在公
有時而飲酒也其或祭畢之燕養老之禮饗賓之
事歟然顧有歳以福民有穀以貽子孫則亦莫非
明明之致耳矣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世輔曰泮宮主文而言獻
功以下者何曰文所以出武也故一章言往泮宮
也二章之仇教三章之順道言修文也以言教也
四章之德孝言本也以身教也以下則皆其效耳
皆修文之致也然虎臣以將言也多士以群帥言
也徒御以卒言也飛鴞之與言淮夷亦夫人之心
耳朱子曰皆頌禱之辭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編曰其序奈何曰自
閟宮有侐至土田附庸言魯之所以有也自周公
之孫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言僖公祭祀而獲福也
自公車千乘至復周公之宇傾僖公修戎事而懲
荊舒東來海邦淮夷南荒徐宅故君常與許能復
周公之宇所以克享先祖而獲福也自魯侯燕喜
至黄髪兒齒言僖公安處善樂循理以修其身遂
能刑寡妻順父母以齊其家宜大人庶士以治其
國期常有邦國也徂來之松以下則言僖公作廟
之美以安先祖所謂閟宮者宜乎甚然矣皇祖謂

群公然歟曰言於后稷之上者即后稷也言於周公之下者即周公也群公不言可知矣郊廟之祭奚別乎曰龍旂承祀至享祀不忒總郊廟而言也皇祖后稷至降福既多以郊言也周公皇祖二句以廟言也然是專也在詩僖公之所頌在春秋則為天子之所與也壽而臧者何曰壽而不臧苟生耳臧其考終命之謂乎三壽者何曰鄭氏三卿之說其有所傳乎三卿所以壽國家者也故曰三壽三壽與試者何曰言其壽皆以黃髮台背為驗也俾爾昌以大以下不亦復乎曰申言昌熾壽臧黃髮台背者萬有千歲如一日也其下三章乃其實耳朱子曰皆頌禱之辭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蓋由那意奈何曰言和敬也故那至綏我思成總言奏樂期格乎湯也鞉鼓淵淵以下言和也自古在昔以下言敬也可謂禮樂具至矣湯也豈不顧孝孫之烝嘗綏以思成乎蓋有思先之孝斯有和敬之發氏曰湯孫親之也

烈祖祀中宗也殷自湯首稱烈祖未言湯孫而以為中宗者何曰其以及爾斯所乎爾蓋止中宗也若以爾為今王則於文未有貫也祀中宗而言烈祖究其本耳其下云何曰既載清酤以下言王祭者之和敬獲福也約軧錯衡以下言助祭者之和敬獲福也其曰湯孫之將者猶曰皆湯之孫而奉祀親之也豐年云何曰有豐年使諸侯備物以來假來享耳安知爾為中宗乎曰序必有所受矣

玄鳥祀高宗也奚謂乎曰自玄鳥以至武丁孫子言高宗之所以盛也言自湯至武丁孫子其諸王受命不殆者惟武丁耳武丁孫子以下則其所謂不殆也是故四海諸侯皆建龍旂承大糦來假祈祈以至於邦畿非武丁不殆能致是乎孟子所謂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者此也

長發大禘也衛曰何言乎相土與阿衡曰商所以始有者契也繼之者則相土商所以大成者湯也輔之者則伊尹是詩禘其祖之所自出伊尹其從與享之也敘湯之事如何曰三章上言湯德獲天以受命四章五章言湯政得人以受祿其政則兼乎文武皆所謂式於九圍也式於九圍者已有天下乎

曰來也言天下諸侯小球大球小共大共皆來取法而足有百祿皆帝之所命也至六章九有有截始言有天下也不震戁竦如何曰言除惡之當也蓋所謂奏勇也何以先伐韋顧昆吾曰此助桀爲惡者伐此三蘖桀可以自警而悛矣不悛焉斯伐之也

殷武祀高宗也其義云何曰一章言伐荊楚也二章三章言當伐之故外而戎狄內而諸侯莫可抗王也四章言能伐之美也不解稼穡買不僭也不來享王刑不濫也故五章則言中興之盛而末章言祀之也言其寢廟之盛以見可爲不遷之主也敵靈寔異乎曰言敵名洋溢而神靈昭灼皆可畏也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卷之六終

毛詩說序六卷 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書以小序爲主而設爲門人問答以明之每章標舉大意主於疏通毛義而止其諸說之異同皆不置辨其名物訓詁亦皆弗詳猶說詩家之簡嚴者但疏解未免太略此本傳寫訛脫不可解處尤多

毛詩或問二卷

〔明〕袁仁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或問一卷》提要

余聞之先人詩必以三百篇爲準云漢魏之五言唐人之近體詩也乎哉余友徐昌穀孫太初輩奕奕騷壇嘗與訂古人之逸韻校時髦之聲律揮麈雌黃頤可解也及譚毛詩則訓詁外不能措一詞矣豈諸公智弗及歟非然也就六經而譚他經可理測而詩則不落理路他經可意會而詩則不涉意想三千在門獨許商賜可與言詩者以其各有悟門耳悟則如醉者之忽醒仆者之忽起而超然於學識象數之外故曰興於詩朱元晦盡去孔門序說而以意自爲之解盲人摸象豈不揣其一

端然而去象遠矣余讀詩不廢序說亦不純主序說會之以神逆之以志反之性情之微窺之美刺之表其求之而未得也若魚銜鉤若龍養珠一語在膺萬妄俱息及瞿然惺恍然得也言思莫及理解俱融不知我之爲古人古人之爲我也舉其所服膺者設爲或問以發之詩之精微心欲緣而慮忘口欲談而詞喪況形之副墨之迹乎余且睢睢欲化之矣吳人袁仁書

毛詩或問卷之上

明　吳人袁　仁良貴著

或問關雎序以爲后妃之德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也朱傳以爲宮中之人以文王得太姒而咏之孰是曰序之來舊矣說者謂大序出于孔子而小序則子夏爲之朱元晦疑其多出于漢儒之筆而盡廢焉所謂漢儒者衛宏毛萇輩也豈淺淺者哉愚謂雖未必無漢儒之雜而去古未遠要皆有所本也如關雎之詩序以爲后妃之德而其

所謂淑女者毛鄭諸公皆指三夫人九嬪以下而言謂后妃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而憂憂賢女之在下也已得而樂樂賢女之同升也此其所以不傷不淫而爲風之首歟若謂文王思太姒則陋矣眞所謂轉衣爲裳也

或問序稱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朱子譏其淺拙如何曰朱子以其在父母家一句爲非也既謂之本必係在家時所習婦人謂嫁曰歸言告歸者正指其當嫁而言也惟其服之無斁故私服汚而不潔惟其節儉故公衣澣而再服曷爲公衣澣而私服否耶正欲歸甯父母耳王者之本在知稼穡之艱難后妃之本在知衣服之締造內外各修其業而王道成矣

或問卷耳序以爲后妃思賢而朱謂后妃思文王如何曰后妃雖不與國政而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所以賢妃爲十亂之一言君子之行役外執勞苦內憂國政是我之所懷也故卷耳易采也傾筐易盈也乃置之

周行而悠然有深思焉崔嵬高岡僕馬皆病皆設言以寓其深思之意耳

或問樛何以言履曰樛木后妃能逮下也樛木下垂而使葛藟得附喻后妃逮下而使羣妾同升履卽視履考祥之履言福在下也故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或問螽斯之義曰凡禽蟲羣處必相鬬害惟螽斯千百爲羣戢羽而不害是蟲之有和德者故比后妃之能容羣妾

或問桃夭華言室家實言家室葉言家人者何曰室家

夫婦相對之辭家室由外及內父子兄弟皆在焉家人則雖宗族上下皆可兼也猶桃華謝而實實殞而尙有葉耳故華言男女實言有子葉言蔭庇也

或問兎罝曰墨子言文王舉閎夭太顛于罝罔之中而授之政西土悅服此詩蓋述其事也然則何與于后妃乎曰以爲文王之化衆人所知也以爲后妃之化衆人所不知也孰謂王化不基于衽席乎此序之所以爲善也

或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如何曰

毛傳云芣苢宜懷姙故婦人采之此詩無形容譬喻之詞讀之自見其懽欣意味摹寫和平景象宛在目前

或問漢廣之詩首句不叶何也曰不可休息韓詩原作不可休思此字之悞也

或問汝墳何以見道化行曰未見君子而惄如調饑思而不怨也既見而幸其不我遐棄喜而不邪也魴魚頳尾以水淺而躍故勞而尾赤喻王澤竭而人困苦也王室雖如燬而周王父母之德則甚邇可以忘其勞矣勉之以正如此非道化大行而婦人烏能若是乎

或問麟趾曰麟有趾而不踶有額而不抵有角而不觸蓋仁獸也故以爲比由趾而定而角自下而上也由公子公姓而公族自近而遠也趾在下故言子定在前故言姓角在末且盡也故言族關雎之應雖無麟而有麟春秋之作雖有麟而無麟

或問鵲巢曰鵲工于爲巢喻人君之善于治國也鳩工于育子喻夫人之宜男也巢在此逑鳩故言御巢在

彼非鳩所有也取而方之故言將盈則無虧缺矣故言成方卽地方之方以爲其所也

或問采蘩何以爲不失職曰古者公侯親耕以供粢盛夫人親蠶以供俎豆皆職也今沼沚而又于澗求之益廣矣僮僮而又祁祁容之益淑矣故陳止齋以家人之六二當之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其職惟在饋祀也

或問草蟲與周南之卷耳同乎曰不同卷耳乃后妃思賢草蟲乃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忡忡者心懸不下

也故言降惙惙者憂之深也故言悅傷則痛悲則哀心氣不平矣故言夷惙惙深于忡忡傷悲又深于惙惙也未見則情彌深而不怨既見則心彌暢而不淫此所以爲有禮歟

或問采蘋何以爲能循法度曰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經所謂法度也然其要只在有齊季女蓋所薦不過常物所用不過常器所奠不過常儀而惟其人之能敬所以可貴也

或問甘棠美召伯也如何曰召伯之教明于南國當時

所歷非一處所止亦不專在棠下詩人偶因其嘗止之木以起興耳初戒不可斬伐中則言不特不可斬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言不特不可殘壞但低屈之亦不可憂之愈深護之愈至也按孔子曰吾于甘棠知宗廟之敬也當是南國之人追思召伯而祀之其廟有棠焉曰茇曰憩曰說皆謂神之所棲耳

或問行露曰言女夙夜之行但畏多露耳非復往日之懼强暴也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無角而穿屋無牙而穿墉意味深長可以潛玩

或問羔羊何以見節儉正直曰西京雜記云五絲爲編五編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總倍總爲繸然則紽者以絲而縫猶在編先也蓋制裘者始縫而絲微既微矣非絲大不足以固之也故自紽至總自皮至縫儉之至也在公之寅畏可勉而能也退食而委蛇則其德可想矣夫羔也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序以爲德如羔羊必有取也五紽者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其紺縫之處凡五也百里奚五羊之皮亦是一裘之具

或問殷其雷勸以義也如何曰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夫人憫其勞而勸以義文王之化深矣由陽而側而下雷之聲始于當陽中則在旁終則沈下況大夫之行役久而愈艱也由遑而息而處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敢處久而愈亟也何斯人而違斯地念之深也而又曰莫敢或遑知王事之當勤耳下曰息曰處皆承遑字說去正見其不可暇逸所謂勸以義也振振君子既美其德而又再言歸哉不敢必其卽歸也亦所謂義也

或問摽有梅曰擊落之後尚有殘梅實之在木者惟七則其零落者多矣此婚姻之時也求我之庶士當擇吉日而行禮盖六禮不備我不行也在者三則向之七又落其四矣故及今可以成婚言已必待聘而往也頃筐取之則盡落而無在木者婚姻之時不可失矣然亦須有媒妁之言故曰迨其謂之盖時淸世治婚姻得以及時非謂女欲婚之急也亦非謂女求男也

或問小星賤妾進御亦有序乎曰內則註云諸侯娶九

女姪娣兩日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旣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爲二人共侍于君也其御望前先卑望後先尊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古禮如此

或問江有汜曰媵遺而不怨嫡過而能悔上下之俱化也悔而處處而歌處卽出處之處君用之則出不用之則處是處乃獨處而無侶之意王風云條其歗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歗皆悲歎之聲歗旣爲悲歎則歌亦非樂也乃煩懣而歌古語云長短之哀過于慟哭信矣

或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如何曰死麕死鹿非雎鳩之關關感帨吠尨非桃夭之親迎然當亂世而能惡無禮則文王之化深矣商紂之時天下大亂淫風流行此詩述聞者惡之之辭言野有死麕猶以白茅包之恐爲物所汚有女懷春而善良之士乃可誘之乎言

當以禮娶之也二節言樸樕小木可以爲薪野有死鹿可以爲食猶有白茅純束而包裹之况有女如玉豈可誘乎三節述惡無禮者語淫奔之人汝宜脫脫然毋疾行以近我無感動我之佩巾無驚我之尨其人相近未必便動其帨未必便使尨吠但深惡而欲遠之所謂若將浼焉者也

或問平王舊說以平爲正如何曰毛鄭之意以盛王之化不欲指衰周之平王也然則齊侯又將誰訓乎按莊公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左傳齊侯來迎共姬正

平王及襄公諸子事然則召南而係以平王之詩何也曰見關雎之化至衰世而猶行此聖人之微意也

按麟趾序云關雎之化存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可以爲此詩之證矣言何彼襛然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與王姬車服之盛也車服雖盛而不驕貴故曰豈不肅敬雝和乎乃王姬之車也王姬不可見惟見其車故指車以言之桃李言女德之美兒平王之孫不愧齊侯之子也絲緡言男道之正見齊侯之子不愧平王之孫也

或問騶虞或以爲獸或以爲人如何曰毛氏以騶虞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及山陰陸氏皆祖其說司馬封禪文囿騶虞于珍羣晉張華又謂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今朱傳亦因之但考爾雅無此獸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蓋謂騶人虞人之官賈誼新書謂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之官月令田獵七騶成駕易稱卽鹿無虞且以虞爲官舜時已然孟子亦稱招虞人故嚴氏詩緝亦以騶虞爲官然序說之來已久古時或眞有此獸亦未可知此詩爲鵲巢之應說作義獸其味更長葭生于水濱蓬生于陸地皆至秋而茂月令季秋天子乃敎于田獵五豝五豵言獸之多一發言矢之少仁不忍盡殺也和氣充塞庶類繁殖恩及禽獸之意皆在言外

或問柏舟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朱以爲婦人之詩孰是曰味其語意皆非婦人之詩呂云婦人而思奮飛其何以訓乎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其非婦人之詩明矣家語孔子誅少正卯語子貢曰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故孟子引之以爲孔子之詩良非

詩總之皆臆說也責人則明而自恕則昏何歟

或問綠衣曰綠衣黃裏正色猶在內不過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易位至于專治綠絲使絺綌而當淒寒之風則又甚焉惟追思古人省而自安此莊姜所以為賢也

或問燕燕莊姜送歸妾也如何曰燕春社而來秋社而往故以為喻初言羽之參差中言飛之頡頏三言音之下上詠之序也初別則泣涕如雨已別而佇立以泣既去而思之不忘則實勞我心此三章見莊姜注情于戴嬀四章則言其有塞淵淑慎之身而又以先君相勖則戴嬀之思念非徒情愛之私也以莊公之昏致滋弒逆而猶然勖思忠厚之至可以想其賢矣詩人之意多在言外但敘離別之情與莊姜之美並無一字道及君弒國亡之慘而情緒固闇然矣

或問凱風曰衛人有夫死而以其七子不足恃思再嫁者七子悔罪自咎以感其母卒成守節之志詩人歌以美之此凱風所以錄也凡物春至則生惟棘堅材春暮始華喻育養之艱難也初生則言心成材則言

薪皆賴凱風以生長之喻子之育于母也凡人之養物皆有迹而惟風之養物則太和噓拂入焉而不知鼓焉而潛化生育之最妙者也心夭夭而母劬勞言其育子之艱母聖善而無令人言其報母之淺三節勞苦與首節劬勞相應但劬勞在生育之初而勞苦在父沒之後傷其勞之無已也四節莫慰母心與二節我無令人相應睍睆毛傳謂好貌謂顏色之好也玩下載好其音而睍睆又作聲則重複矣以寒泉而有益于浚七子乃無益于母此以無情與有情也以

黃鳥而猶能悅人七子乃不能悅母此以無知興有知也

或問谷風曰此詩委曲舒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最宜深玩習習連續不斷之貌谷風谷中之風大風也未雨而陰既陰而雨狀無清明開霽之意喻其夫之昏戾也我黽勉與爾同心不宜有怒于我譬如葑菲常食之菜無以下體顏色之惡而并棄不采也德音謂平昔夫婦相期之好言切莫違此好言我當及爾同死蓋同家不難同心為難同生不難同死為難既黽

勉與爾同心當相期與爾同死此夫婦之至情也我本期與爾同死而爾棄我故行道遲遲有不忍去之意事已至此則與前日之心有違矣爾乃不遠送我至門而返此景此情荼之苦不若是烈也然猶念當安爾新昏如兄弟然不可如我之始合而中離也涇濁而渭清二水合流故濁然不曰渭以涇濁而曰涇以渭濁是濁反以清為嫌矣小渚曰沚試觀止水中則渭自湜湜然其清徹底矣今安爾新昏不以我為潔矣魚梁與捕魚之笱皆我所以勤家者逝去也安爾新昏毋去我梁毋開我笱閱視也此梁此笱我身且不得閱視而又何惜我後乎就其深矣章陳其往日治家勤勞之事言已隨事盡心如水深則或乘方桴或乘舟船水淺則或潛行而泳或浮水而游其於家事不計其有與亡惟黽勉以求之不但一家又周睦其鄉里凡民有喪則匍匐以救之我於爾家可謂盡心矣爾乃不以我能養反以我為讎既阻絕我之善雖勤勞而不見取如賈之莫售也育恐謂當生育而恐懼育鞠謂當生育而窮極也顛覆卽恐鞠之事

及既生既育乃忘其恐鞠而比予于毒焉毒蟲螫手速與驅除比予于毒者惡而速去之也我有旨美之蓄菜以禦冬月之無至春蔬新美則不食矣今子安爾新昏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富厚則棄我矣洸水自下起也潰水自內出也詒讀作貽莊子誒詒數日失魂魄也塈塗屋也書惟其塗塈茨是也言夫之暴怒有時如水之下起有時如水之內出既驚懼失魂魄而我且肄習之矣竟不念昔者締造艱難伊余來塗屋之時乎

或問簡兮何以思西方之美人也曰擇人以供萬舞當日中大明之時在上前易察之地而不知顧人之賢且有力如虎氣之壯也執轡如組藝之良也顏如渥丹貌之充也以斯人而仕爲伶官僅得其勞爵安得不思西周之盛王乎榛者樹下小木左思所謂果下成榛是也苓者細草二物雖生山隰一望青青難辨所在以喻西方美人遠不可見再言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意最深長夫萬舞職在伶人非賢者所當爲也以錫爵惠及下賤非賢者所宜誇也於不可爲者

而爲之於其不可誇者而誇之賢者之心亦戚矣

或問北門曰窶者窘也言不得舒展也殷殷憂之隱也寠且貧而曰終絕望之詞也非嘆祿薄也悲其道之難行也其出也乃國人矚目之地今莫知我艱則外不見亮于國人矣其入也乃家人懽聚之時今交徧誚我則內不見信于家人矣故呼天以自安而無所怨尤焉

或問柏舟莊姜自誓也如何曰舟在河中猶婦在夫家乃其常處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縰笄總拂髦蓋髦乃子生之月剪髮爲之者也婦人寡處不宜容飾惟髮彼兩髦實惟我之儀節至下白特則孤獨之操益明矣莊姜之守正也母之欲嫁非禮也然不斥母之非而但曰母乃天不能諒人尊母以天而不從其令諉己以人而不奪其志莊姜其賢矣哉

或問中冓云何曰舊註中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非中堂冓積材木也

或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如何曰此詩只子之不淑一句是刺詞中間但述其象服之宜鬒髮之美眉目

之秀與如天帝之不可測而其淫亂之失隱然自見于言外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者也如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答但中閒有大夫夙退二語猗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閒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皆中閒冷下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旨此風人寓意之深也紲袢鄭氏訓紲爲去訓袢爲袢延蒸熱朱子訓爲束縛意皆非也按說文紲系也袢無色也蓋縐絺無色而展衣華采今以絺加展衣是以韜晦而無色如衣錦尚

綱之例耳。

或問定之方中曰宮者總名室者宮內之室也作宮室而定中揆日言其得時之正而規畫之不苟也樹木者求用于十年之後言其規模之遠也六木或可供籩實或可充器用皆不言而獨舉琴者人君功成作樂言德可歌功可咏也升與降對望與觀對既升彼虛以領略其大勢復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人事已審然後稽之于卜而終然允臧也左傳記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工惠商敬教勸學授

才任能令零雨既零至稅于桑田獨舉勸農一事立國以農為本也舉其本則其餘不言可知此詩人善敘事也馬不止騋以騋為貴騋不止牝以牝而生獨騋牝而至于三千則其餘可知矣記稱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則詩言騋牝三千其意固不在馬也殆形容其阜成兆民之效乎然騋牝三千而又本之秉心塞淵惟其秉心誠實故事有實功惟其秉心淵深故事無淺效非知道者不能為此言也

或問淇澳曰大學云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所謂恂慄者戰戰兢兢制節謹度之謂所謂威儀者臨民以莊尊其瞻視之謂如金如錫喻其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喻其能圓能方也蓋金剛而錫柔璧圓而圭方登車而倚重較易于矜嚴者也武公則寬綽其容懽晏而至戲謔易生陵侮者也武公則以禮自檢此皆剛柔方圓之相濟也

或問伯兮何以為刺時也曰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此役王為主故不言刺衛而言刺時其曰為王前驅意亦在王也問陳在衛之西南而曰自伯之

東者何也曰三國從王先至東周而後伐鄭故曰東其意以為不但行後之久自初伐至周之時而我首已如飛蓬矣唐詩云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猶有怨意此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切而婉矣言首疾則不止飛蓬而已也言心痗則又不止首疾而已也時漸久而忠漸深矣

或問黍離憫宗周也如何曰宮室至尊之所宅宗廟先靈之所棲而今變為黍稷焉觀彼黍與彼稷則此宮室此宗廟今何在也始見稷之苗既見稷之穗終見

稷之實而黍惟言離離非稷變而黍不變也離離只是垂貌實之垂固可言離離而葉之垂穗之垂亦可言離離也昔箕子過殷故墟作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與此同意靡靡是披靡而不能進也此句是當時實事謂我心憂謂我何求皆承靡靡說去搖搖心不定也醉則昏而不醒矣噎則窒而不通矣不敢指斥其人而但呼蒼天告之曰致此顛覆者此何人哉亡國之恨悽然滿目矣

或問緇衣美武公也如何曰武公父子相繼爲王司徒周人愛之故作此詩德稱其服故曰宜德服俱美故曰好德服俱大故曰蓆敝又改爲欲其服之常新也適子之館省其躬之常安也還予授粲冀其食之常飽也其愛之拳拳如此孔叢子載孔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禮記緇衣載孔子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緇衣之詩繾綣殷勤可謂好之之至巷伯之詩欲取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則投有北有北不受則投有昊可謂惡之之至故曰惡惡如巷伯詩之美刺多矣獨舉二詩以其至者言之也

或問羔裘序以爲刺朝也遵大路序以爲思君子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序皆以爲刺鄭忽也褰裳序以爲思見正也丰及東門之墠溱洧序皆以爲刺亂也風雨序以爲思君子也子衿序以爲刺學校廢也揚之水序以爲閔無臣也野有蔓草序以爲思遇時也未傳皆以爲淫奔之詩則所謂止乎禮義者何在乎而夫子又何爲錄之乎曰毛公之序詩與朱子之釋詩皆未得詩人之面命也而毛則舊矣其言雖不盡出于孔門而出于孔門者未必無也朱必欲捐成說而任獨見焉亦幾乎無忌憚矣况如序說猶足以存禮義于衰亂昭賢達之憂勤乃改曰淫奔則誣詩人縱佚之情而悖夫子無邪之訓其失不細也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鄭六卿餞于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按六卿所賦皆鄭風也若爲淫詩豈其歌于大國之使之前而宣子亦豈樂聽淫詩而謬贊之乎季札聘于魯叔孫穆

子使工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夫季札所聽者古樂也而鄭風在焉則諸詩同雅音矣序說是也

或問曹氏嚴氏皆謂哀公以鷄鳴爲蒼蠅之聲然歟曰嚴氏云蠅必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謂哀公恢認雞鳴爲蠅聲而不依舊說以此言詩亦固矣詩人借物寓意嘗有將無作有指實爲虛者何拘拘也畢竟舊說爲長古者太師奏雞鳴則君當起故言雞既鳴矣會集于朝者已盈滿矣然而實

非雞之鳴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心在警惕故聞其似者向以爲眞向使雞眞鳴則畏懼又何如耶以蠅聲爲雞鳴疑于耳而不敢安也以月光爲東方明疑于目而不敢寢也心在夙興故見聞皆變此詩人善道賢妃心事處昧爽之際蚊蟲羣飛則觸于目薨薨有聲則感于耳而天眞明矣非復曩時之疑似也與子同夢豈不甘乎但會于朝而向之盈且昌者今且散而歸矣論情則甘而論義則不可故曰無庶予子憎不曰同寢而曰同夢寢則有夢夢則迷惑而反常謂甘與子同迷惑也予子猶言吾子憂之之詞也秦風婦憂其夫稱予美大雅商人憂武王稱予侯皆此類也

或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折柳樊圃其義云何曰柳者賤木今植于樊籬之內各有主矣雖令狂夫往折猶必瞿瞿四顧畏遭訶責豈挈壺氏之司時者顧不辨晨昏之限而不失之早則失之暮乎然非挈壺氏之罪也所以使之至此者誰歟不明爲指摘而諷誡獨深一唱三嘆有餘音矣

或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之者非其道也如何曰田者須深耕易耨力到而禾成若無功力而佃大田則荒矣驕者傲而相凌驕而又驕則莠之凌苗者多矣桀者秀而特出桀而又桀則莠之勝苗者衆矣猶不修德而求諸侯諸侯必不至徒使勞心忉忉怛怛耳候人傳云婉少貌孌好貌此合婉孌釋之故曰少好貌總角總其髮以爲兩角也丱言兩角如丱字之形此言童子幼時也突韻書謂犬從穴暫出釋文曰卒

相見謂之突士冠禮士有三加冠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此曰突而弁則不特加冠而且加弁有成人之道矣舊謂自童而冠循序而勢有必至玩未幾見及突而弁似譏其躐等也言此總角之童曾未幾見而忽然戴弁況襄公之不安分而躁求也

或問盧令刺荒也其詞竝不譏諷而但稱美何耶曰此所謂陳古以風也近世詞人知此義者鮮矣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而刺之不指陳其惡而但言古之田獵有盧犬令令然可愛也非愛犬也

亦以其人有美德而且有仁恩也古之田獵者若而人今之田獵者若而人田犬猶古也其人則非矣詞雖指古人而意則評襄公愁苦之情見于言外按說文令作獜獜者健也盧重鋂者大銷也

或問葛屨刺褊也如何曰唐地陋隘其民急于趨利葛屨夏所用也乃謂其可以履霜是以禦暑之具而禦寒矣女手纖纖可珍也乃謂其可以縫裳是以未成婦之人而治男人下體之服矣要即裳之腰也襋即裳之領也好人猶言君子既治其腰又治其領而使尊貴者服之此皆設言以喩其趨利之急非實有葛屨縫裳事也此裳固好人服之矣而好人則何如哉其容止則提提然而安詳其辭讓則遜順而左辟又以象骨為搔首之揥而佩之其威儀服飾之美無可譏者獨其中心之褊急為可刺耳由其君之儉嗇褊急故其民皆機巧趨利不欲斥言其君而但泛言好人學之至也糾三合繩繞纏之意

或問伐檀刺貪也如何曰刺貪之意全在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得獸若依朱傳以此四句為伐檀者之

志則無貪可刺矣

或問蟋蟀刺晉僖公也何以知其儉不中禮也曰至于歲莫而猶不樂則生人之美滅矣是可以為樂也先言歲聿其莫而次言今我不樂是禮所當樂也先言今我不樂而次言無已太康是樂不可過也既曰無已太康而又曰職思其居是以盡職為樂也既曰職思其居而又曰好樂無荒是以無荒為樂猶以無逸為逸也既曰好樂無荒而又曰良士瞿瞿此戰兢惕厲之心法也初言思其所居則職分內之事無不入

其念慮矣至於在外之事有非念慮所及者亦不可
不慮也故曰職思其外唐譜云外如耕也餒在其中
之意內外皆思矣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憂患之
來又當思之蓋興利當先慮其害造福當先慮其禍
行樂當先思其憂此自然之理也惟瞿瞿然顧畏故
能蹶蹶然勤勞惟顧畏而勤勞故事事有備而休休
然安閒也

或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如何曰昭公不能修道正國
是時桓叔有伐晉之謀而昭公不悟國人難察察言

之故但言山則有樞隰則有榆不待外求猶國之有
衣裳車馬也今昭公有衣裳而不曳婁之以適體有
車馬而不馳驅之以快意雖生宛然死矣他人將取
之以愉樂矣此非勸昭公爲樂也深惜此車馬衣裳
將爲他人所有將以喚醒昭公使之覺悟託言何以
不曳婁馳驅耳昭公若會其言外之意必惕然驚凜
然懼而汲汲然防患之不遑矣何暇曳衣裳驅車馬
事鐘鼓酒食以爲樂乎初曰愉偸取之以爲樂也繼
曰保則據而有之矣三曰入室則他人且爲主矣且

以喜樂且以永日作一句讀謂以喜樂而永日也詩
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白駒云以永今朝皆此
意也

或問綢繆刺亂也奈何曰國亂則婚姻不能以時不敢
訟言亂政而但就婚姻言之風人之義然也二十八
宿牛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爲在天毛以秋冬爲昏
時則三星爲參十月始見東方正昏之時也鄭以嫁
娶用仲春則三星爲心三月心星見時已晚矣宜從
毛大意言薪析而散于地必用物以綢繆之乃得合

而成束男女異姓亦必用禮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
昏三星已在天矣時可昏矣今夕是何夕而得見此
良人乎良人夫也國亂民散不能備禮故又嘆此女
子當如此良人何言未得嫁也處亂世而必待禮之
綢繆終不肯苟合斯其所以爲唐風也一章言此良
人則子兮子兮指女子二章言見此邂逅邂逅不期
而遇也則子兮子兮兩指男女三章云見此粲者則
子兮子兮指男子三星在天乃始見東方十月也三
星在隅乃東南隅十一 十二月也在戶乃正南孟春

之月也

或問王事靡盬之義曰言王事不可不堅固也煮海而成者爲鹽曬而成者爲盬盬漬物味苦而易敗故以不堅固爲盬盬則不如鹽之堅固矣而王事非盬也豈可不盡力鬬之而聽其不堅固乎

或問葛生舊說以予美亡此爲死于此朱傳謂從役于外而不在是孰得曰序謂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故以亡爲死朱子反序說故以爲從役于外然觀百歲之後二語是言今不得見死而相見也序說爲長但

此字不必指葛生蘞蔓之地言葛生則蒙于楚矣有物可托也蘞則蔓于野矣有地可依也今我所美之人而乃死于是乎我不能如葛與蘞之有所依托而今當獨處矣此獨處也誰之所與哉故曰誰與獨處言外有無窮之意始曰獨處猶言獨居統晝夜而言也繼曰獨息即向晦入晏息之息稍重夜矣三曰獨旦則自夜而至天明矣此情此恨惟夏之日冬之夜爲難挨相期百歲之後會之于墓而悽愴深矣

或問采苓刺晉獻公也果否曰獻公內有驪姬外有二五殺太子逐重耳夷吾卒亂晉國聽讒之效史有明徵朱傳不信而削之過矣苓小草苓生下濕苦封三菜亦生園圃皆非山中所產喻讒言之無實也

或問秦風曰秦者岐豐鎬之地文武成康所造之邦也孝王始命非子爲附庸于汧渭之閒號曰秦嬴及犬戎弑幽王秦襄公力戰勤王平王德之及東遷乃以岐豐之地畀秦始務耕戰而廢禮樂遂變先王之舊俗故車鄰駟驖小戎胥有向力之意蒹葭則傷其未用周禮終南則美其能取周地黃鳥之哀三良晨風

之棄賢臣無衣之好攻戰渭陽之念母權輿之忘舊皆刺其廢禮義而尙勇力也然居文武成康之舊地因文武成康之遺民其發于詩者有事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始大其將有中國矣

或問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曰此美之中有刺焉史記年表書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古帝王學于有道者而穆公乃學于寺人始皇胡亥以刑餘爲周召此蓋基之矣由是而景監得以薦商鞅趙

高得以殺扶蘇秦終亡于寺人之手聖人錄此若預見其禍者故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

或問蒹葭之伊人鄭氏謂知周禮之人陳氏嚴氏謂指襄公朱子以爲不知何所指孰是曰鄭說爲長葭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治秦處周邦遺教未泯襄公未習周禮國人未服然欲行周禮必求賢人故以伊人爲知周禮之賢人也逆流求之既遠而難至順流求之又宛在水中央終不可得親也

或問權輿之夏屋何物也曰夏即禹貢羽畎夏翟之夏謂五色也蓋用夏采飾巾羃以靜尊俎也周禮染人之職秋染夏鄭氏謂染夏者染五色也巾車氏孤乘夏篆卿乘夏縵亦謂帷設五采又童子之幘無屋夏屋施于賓筵辟蠅蚋也國語云出其事彝陳其鼎俎靜其巾羃是已如此看方與下每食無餘相應舊說皆非

或問宛丘刺幽公也如何曰幽公遊蕩無度而國人刺之不敢斥言其君故但曰子子者大夫之稱也湯蕩古通用而汝也望責望也言子遊蕩乎宛丘之上信有好樂之情矣汝無責望之也言無望乃所以深望之耳不言其淫荒之狀而但言冬夏常值其出遊其諷切之者至矣

或問東門之枌差字原字鬷字之訓曰玩下穀旦于逝則差亦是出往之義禮記云御者差沐註淅飯米取其滓爲沐是差者淅也孟子接淅而行淅乃漉米也欲遊之急不及炊以淅而往也舊註皆訓爲擇文理不順毛鄭以原爲陳大夫不若歐陽氏以爲南方原

野其說簡徑越以鬷邁毛傳鬷數也言頻數出遊不一而足也鄭箋乃謂鬷爲總朱傳後訓鬷爲衆皆非也

或問衡門誘僖公也如何曰衡門尚可以棲遲泌水尚可以樂饑豈以國君而不可爲善乎又言食魚豈必魴鯉娶妻豈必齊宋苟肯任人皆足興邦不必皆聖賢也朱子謂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則粗淺矣

或問東門之池刺時也如何曰因其君之好色而思得賢女以輔之蓋淫昏不可告語外此無策矣

或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如何曰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檜君乃服之以遊燕錦衣狐裘諸侯朝天子之服也檜君乃服之以聽其國之朝此其失不獨在裘也慈倦勤之心紊上下之分其言外之刺深矣去國而不忘君故言我豈不爾思乎實思之而勞心忉忉也次曰狐裘在堂則出而視朝者又退而在寢終日日出有曜則惟見其遨遊而不復臨民矣

或問隰有萇楚樂子之無知朱子以爲不如草木之無知可從否曰因上言萇楚而以無知屬草木似矣然

則無家無室亦屬草木乎生意沃沃此所謂赤子之心也追思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李氏曰樂記知誘于外註知猶欲也然則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總喻欲耳

或問蜉蝣之掘閱朱子以爲未詳何也曰閱古穴字管子所謂掘得玉是已蓋飛蟻掘穴而出千百爲羣如飛雪然久之翼脫以死故曰朝生暮死此以蜉蝣喻國祚之不長也

或問豳詩何不爲雅而爲風又何不爲正風而爲變風之末也曰豳係周公之詩遭變而作故爲變風其居末也蓋尊之也何也豳居風雅之中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言變之可正也反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或問七月陳王業也如何曰后稷公劉居豳此周家王業之基也故周公陳先公所以教民足衣食者首章其總綱餘皆廣而成之也首章前六句言寒之須衣故二章三章四章皆說備衣之事而五章則言其入室禦寒也首章下五句言飢之須食故六章七章皆

言備食之事而末言乘屋也末章言祭祀祝頌之事所以終首章之意也論衣則舉須衣之時而引物記候論食則不言須食之時而亦不記候以衣必寒時所須食則無時可闕也卒章說鄉飲之禮獨言九月肅霜者鄉飲之禮必須其時若其餘飲食則不得記時也絲麻布帛衣之正皮裘則其助也黍稷禾稼食之正鬱薁葵菽則其助也言衣而必及寒向墐戶言食而必及索綯乘屋衣食之外居其最急也四章之末說纘武卒章之末說藏冰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

廣述先公之治教也備衣而言殆及公子同歸又曰爲公子裳爲公子裘據公羊傳諸侯之女稱公子則公子男女皆可稱蓋豳民不獨自惜其無衣而尤供公家之衣也備食而以棗稻介眉壽以瓜苴食農夫豳民不獨足食而優老養壯各有禮焉至末章而獻羔祭韭稱觥祝壽則農桑之事畢而燕饗之禮行先王爲治規模可識矣紀月當用周正周七月夏五月也流火乃日永星火之火此詩以豫爲主故當流火之時而即爲授衣之計餘皆然

或問鴟鴞曰一章言罹其變也二章言圖之豫也三章言作之勤也四章言戀之深也忠而勤憂而切其鴟鴞乎

或問東山勿士行枚解者以枚爲銜枚之枚是乎曰非也程子曰枚歷也勿事行伍經歷言當歸也問熠燿宵行舊說以熠燿爲螢朱子以宵行爲蟲孰是曰皆非也熠燿當爲燐燐乃野火非螢也問鸛鳴于垤曰此一語而兼二事也蟻知將雨故封其穴而爲垤鸛知將雨故企于垤而長鳴非謂鸛食蟻也問有敦瓜苦曰瓜苦即苦葉之匏可涉水者西北俗多繫匏以涉故懸栗薪之上以乾之

或問破斧錡銶是何物也曰錡者釜類事見采蘋銶亦錡之別名變文以叶韻耳斧所以析薪錡銶所以炊食皆行旅所需者今以久役于東遂破缺矣舊謂錡爲鑿屬銶爲木屬誤

毛詩或問卷之下

明　吳人袁　仁良貴著

或問雅之正變如何曰自鹿鳴至菁菁者莪小雅之正也自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也六月以後小雅之變也民勞以後大雅之變也按小雅大雅皆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自平王東遷則雅亡而春秋作矣故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幽宣六王皆居豐鎬自六月至無羊宣王之變小雅也自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幽王之變小雅也自民勞至桑柔厲王之變大雅

也自雲漢至常武宣王之變大雅也瞻卬及召旻幽王之變大雅也

或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忠臣嘉賓豈爲幣帛之厚而後盡其心邪曰承筐者非在幣帛也藉是以將吾敬也鼓瑟吹笙而和不盡於絲竹承筐是將而意不盡於玉帛此人之所以好我也與以鹿鳴者何曰鹿得草則呼其類以共食之故以興君之宴下也既言鼓瑟吹笙而又言吹笙鼓簧何曰瑟則鼓之而已吹笙之時又鼓動其笙中之簧由外而動內以氣而鼓聲和豫之意樂告之情皆在言外周行云何曰統御臣民之大道也禮有養老乞言鹿鳴之詩其乞言乎德音云何曰示我周行即德音也由衷而言則言即爲德實踐而言則言皆爲德矣何以爲孔昭曰不獨啓一人之蒙而闇者皆朗然明暢也視民不恌者何曰凡不以善言教民者皆薄視其民者也則傚云何曰有道者不矜飾于言詞動靜威儀孰非至德故君子不徒聽其言而已也於是而法之以爲準於是而傚之以爲行飲食燕會之間有觀摩浸灌之益可以知

鹿鳴之旨矣何爲其和樂且湛也曰彼好我而示以德音我敬彼而是則是傚此和樂之所由生也有序乎曰始而好我示我周行是相愛而樂告也既而式燕以敖則從容款洽而默觀顯示之益不徒在于言矣終而燕樂嘉賓之心則不徒禮貌之相娛口體之相奉而以心悅心又在德容之外矣

或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舊說文王述其在途之情而設爲使臣自道之詞然乎曰非也直文王作歌以勞使臣耳我心文王自謂也憫其勞苦始而傷終而悲

也我心傷悲者示其憫下之情不遑啓處者述其賢
賢之苦是用作歌亦文王自謂也言我爲是之故特
作歌勞汝汝可將我此歌告母也母之恩愛偏多而
於子之出也懸望尤切故上言將父將母而此獨言
母不及將父者父母雖同而情之所鍾父猶可解母
須曉告使之釋然也

或問君遣使臣而以皇華起興何也曰使臣之出也常
欲其光於四方不辱君命故言煌煌者草木之華也
于彼廣平之原下濕之隰而煜然有光矣亦欲使臣

將君命爲國光華于外耳每懷靡及者望道未見之
心諮謀度詢者好問好察之事凡此皆求盡其職而
不辱君命也將父將母其義若何將有三解將者奉
也詩百兩將之是也又將順也相如傳補過將美是
也又將從也郊祀歌九夷賓將是也三解皆通而養
不與焉

或問棠棣鄂不韡韡云何曰鄂者跗中之華不者承華
之跗也棠棣一苞數萼故以興兄弟之同胞原隰裒
矣云何曰原隰謂兄弟之所葬也裒與漢書坯上之
坯同謂聚土而爲墓也凡人之情生則慕死則已焉
懷兄弟之情死喪尤亟故葬于野則相求而匡襄顧
恤有不能自已者矣況蒸之義若何曰況情也蒸衆
也朱以爲發語詞者謬也

或問宴朋友故舊而三言伐木何也曰淮南子道應訓
章翟煎對梁惠王曰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
前後相應故以興朋友也出自幽谷者何曰谷者沮
洳鍾水之處山泉之所衝也鳥鳴嚶嚶卽倉庚也羅
願云倉庚黃鳥冬蟄谿谷田野之中以泥土自裹至

春毛羽復生奮坼而出李子田云黃鸝秋蟄則以泥
沙自裹入深潭中至春則出故曰出自幽谷和平云
何曰和以情言無乖爭也平以性言無阿比也以諸
父諸舅兄弟爲友者何曰此古者師友重德之義而
忘尊卑親疏之勢也於父舅言羜牡八簋灑掃於兄
弟言湑酤鼓舞云何曰父舅尊其禮嚴而隆兄弟卑
其情樂而暢按文可觀矣

或問天保獲福之言何其繁也曰前三章言天之福吾
君而山阜岡陵及川之喻所以終上兩章之意也後

三章言神之福吾君而日月南山松柏之喻所以終四章五章之意也人臣愛君之心無已又何嫌其繁乎單厚者何曰古文單與殫通禮記歲既單矣郊特牲云祀事單出里疏云盡出助祭也莊子單千金之家皆訓爲盡厚厚德也德者福之本故將言獲福而先言單厚除字舊訓爲消受固未安朱子訓爲除舊生新然則福之舊者果可除乎曰皆非也除者授也卽除官之除戩穀無不宜何也曰戩穀盡善也卽單厚之意宜民宜人宜君宜王宜兄宜弟無所不宜言

其德之懋也惟日不足何也曰滿招損謙受益福祿雖盛而不自止足心之虛也吉言諏曰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饎言酒食然乎曰於義則通於實則否吉只是善蠲只是潔儀禮有饎爨註炊黍稷曰饎言善潔以炊黍稷也以莫不興以莫不增奈何曰以莫不興貫下山阜岡陵言其積小以高大也以莫不增承上川之方至言其由少而增多也言神而必及民者何曰民者神天之主也君而求福須自民始世每自質而趨文民貴由今而返古故民以質樸爲

美大道至平日用飲食之外別無元妙隨常受用機智俱忘此醇厚之俗也無不爾或承何也曰此句總承一節日月則承其照臨南山則承其靜定松柏則承其蔭庇也

或問采薇出車杕杜三詩略同曰采薇是遣之之始預道其勞苦而恤以勉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則皆述其已事之勞而慰之耳讀采薇出車杕杜之詩則知周之所以興讀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之詩則知周之所以衰

或問嘉魚朱傳謂鯉質鱒鯽肌然乎曰埤雅嘉魚鱒鱗肌肉甚美謂其鯉之質鱒之鱗而肌肉甚美也今乃以鱗爲鯽而以肌屬上疏謬極矣元晦作詩傳自謂無遺恨而此等細處已多淆訛其可恨可勝道哉

或問南山有臺章章起興有說乎曰臺萊多根以興基桑楊遠觀以興光杞李庇人養人以興父母栲杻高密以興茂枸楰長久以興後各有攸當也其義云何曰輔慶源云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與首章次章萬壽無疆相應萬壽無疆者望之之詞遐不眉

詩遐不黃耇者必之之詞也德音是茂言不但不已
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爲今日計
而可願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人君得賢則基圖鞏
固故曰邦家之基有光華故曰邦家之光愛利及民
故曰民之父母無及後世故曰保艾爾後
或問蓼蕭之譽處曰譽處猶言游處左傳韓宣子之譽
嘉樹訓譽爲游是也非聲譽之謂
或問車攻甫草朱子以爲甫田如何曰非也古甫與圃
通鄭有甫草十藪作鄭有圃草其證最明國語曰國

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圃有林池是已
或問鶴鳴序及諸說皆以爲求賢而朱傳反之以爲陳
善納誨之詞孰得曰鄭箋謂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
任者後漢楊震疏云令野無鶴鳴之嘆朝無小明之
悔楊賜傳速徵鶴鳴之士鶴鳴爲求賢其說已久必
有所本韓詩云九皋九折之澤聲聞于野言身隱而
名彰至聲聞于天則益彰矣初言魚潛在淵或在於
渚淵深而渚淺言魚潛深處或游淺處喩賢人之無
定蹤也次曰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由淺而入深也檀

美材也檀之下有落葉毋以落葉而棄美材檀之下
有惡木毋以惡木而棄佳木蘀猶檀所自落喩賢人
之逸行猶放言自廢之類穀則他木喩小人之蔽君
子也
或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如何曰一章欲求一朝以逍
遙二章欲求一夕以爲嘉客增重我也三章欲其爲
公爲侯以用之也卒章言賢者晦迹空谷不復可見
止望其寄聲耳極拳拳思慕之詞刺時之不能用也
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亦以青芻啖馬爲酬客唐人

詩官清馬骨高山谷詩貧馬百䔉逢一豆皆因馬以
見人也䔉音閑牛馬食餘草節也
或問無羊宣王考牧也如何曰一章言牛羊之盛羊之
敗羣在觸但言其角之和而羊備矣牛病則耳乾但
言耳之濕而牛備矣二章言其所以盛也降阿飲池
寢安訛動物之適其性也蓑笠以禦暑雨餱糧以備
飲食人之勤于事也三十維物降者飲者寢者訛者
物各三十而爾牲具矣三章言芻牧之相習薪蒸以
供爨雌雄以備食見牧人不特勤于事又有餘力以

及乎他也有堅强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也麾肱畢升見物知人意而無事于追逐也四章言牧事之詳宣王承饑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而民庶也故就牧事上設夢以爲富庶之徵以國之禎祥而驗于牧人之夢徵貴於賤也衆魚旟旐知大于小也

或問正月夭夭是椓云何曰此天夭之慄也蔡邕釋誨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夭夭亦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據此則以天夭爲夭夭也邕去古未遠或得其眞按夭夭者少好之貌謂貧民饑困不能育其夭夭之子以致椓喪之而不能牧也

或問小弁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何也曰言桑梓人賴其川故養而成之莫肯殘毀寓恭敬之道況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親桑梓哉今乃以父母之邦稱桑梓者非也

或問四月先祖匪人何也曰當亂世而詈先祖爲匪人豈理也哉大意言人或私邪神必正直我先神也非人也胡甯忍我乎或言先祖不以我爲人亦通

或問大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何也曰按呂覽引詩云有唵凄凄興雲祁祁漢食貨志引詩興雲祁祁雨我公田漢無極山碑文亦云乃知漢以前皆作興雲後慄作雨耳蓋雨宜言降不宜言興韓奕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則祁祁興雲無疑

或問賓之初筵序以爲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褻近小人飲酒無度上下化之武公既入而作是詩朱子以爲飲酒悔過者何曰大侯既抗乃天子大射之禮而蒸衎烈祖又非諸侯得祭也若專爲武公之詩卽當列

于衛風淇澳之閒不可入雅以干天子之分矣

或問魚藻之興有義乎曰興以頒首言王能爲天下元首與物同春而樂也興以莘尾言王能爲後世垂法與道同久而樂也興以依蒲言魚依于蒲則釣餌不能施綸竿不能及可謂益安矣王而那居則仰得天命之養俯得人心之從此所以爲安也

或問天子葵之說者以葵爲揆二字古不通用奈何曰葵開向日有奉君之象天子以之爲葵取其忠也王維詩云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槿朝榮

暮落當朝時而觀之則世上浮華頃刻事耳況方習靜又在山中尙何榮華之慕乎葵開向日當露時而折之則不及傾心于日而有懷莫遂矣況我淸齋又在松下尙何面君之想乎以葵喻忠古詩多有之不能悉也

或問頍弁曰按說文規字作頍蓋弁形圓如規也今以頍爲弁貌則誤矣蔦者何物曰蔦呂覽註引作蔦蓋蘿蔦皆蔓延之物故云施于松柏毛以蔦爲寄生朱因之考之爾雅釋草不載兼松柏無寄生之草亦不

得言施也必誤無疑

或問綢直如髮鄭箋謂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來無隆殺也朱子以爲未詳何也曰鄭說本毛傳似亦可從解頤新語云其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髢爲高髻之類

或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如何曰一章二章言地理之難也三章言天時之艱也而人事之難則因以見焉初曰不遑朝則居艱難之地而猶有忠君之情尙可說也至不皇出不皇他其苦極矣有豕白蹢者何曰豕性負塗其蹢雖白常爲泥汚今以久雨之故道多流潦豕往涉而濯滌故見白蹢埤雅云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波

或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朱子盡棄序說可從乎曰文王在上序以爲在民上也朱以爲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然則其命維新豈亦在文王既沒時乎文王在民上而美哉盛德顯明于天蓋高明者天之體而文王之德與天爲一故於昭于天是以后稷之舊封而今受新命爲天子矣惟於昭于天此有周之所以

顯也惟舊邦新命此帝命之所以時也陟降鄭謂升接天下接民在帝左右者文王之心昭昭對越常若在帝之左右也朱子謂文王沒而其神在天子孫蒙其福澤則後世窈冥之說矣亹亹亦非勉強之謂文王至聖德修罔覺何待勉強乃純亦不已之意也蓋亹亹德之不已也由德而起令聞則不已之彰施矣哉始也位諸侯也於是上帝敷錫而始侯此文王之孫子而文王之孫子有本宗焉有支庶焉本宗則百世爲天子支庶則百世爲諸侯此傳祚之不已也載

字與新字相應不特此也凡周之士咸有不顯之德而亦世享其休焉此福祿及人之無已也至周士得祿祿永而文王之亹亹者盛矣故下又抽出周士言之周士以德而傳祿于後則云不顯亦世後人以位而纘德于前則云世之不顯世有此不顯之德矣其猶翼翼然敬焉我思美矣之多士生此王國天佑命于周而生則曰生此王國周有教育而生則曰王國克生此維周之楨幹矣多士本由文王德致而後生而文王又待多士以爲安焉牆非楨無以成國非士

無以立其理一也緝熙二字毛傳只解作光明鄭亦以爲光明之德朱子始分緝爲續熙爲明至誠無息豈有接續之端陋矣釋詁云穆穆美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朱子以爲深遠之意此詩曰於昭曰顯曰緝熙與深遠無干當作敬看敬止大學引之以釋文王之止則止非語辭自其受封于周而各服乃事則曰侯于周服自其爲侯而服役于周則曰侯服于周將非行也祼將二字連讀周禮少宰凡祭祀贊王祼將註云酌鬱鬯以獻尸也乃祭之始灌地降神亦不可言酌而送之也夫以殷士服殷之服而助祭于周最可念也故呼王之蓋臣而告之使念文王之德焉聿遂也德在我命在天相對而無歉始爲配命遏止也畫而不進之意義毛鄭皆謂以義理問老成人也朱始改問爲聞而意反淺矣無聲無臭其義最精文王動與天合則所謂儀刑者迺自聲臭所不及處而觀法之也萬邦作孚信文王之天德也

或問大明曰一章總言有德能代商也二章言文王之所以生三章言文王明德受命也四章五章六章言

武王之所以生七章八章言武王之明德受命也是皆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耳維予侯興謂惟我以諸侯而興耳侯興則天子亡此意不言自見今以侯爲維則與上維字重疊不成句矣

或問緜築宮室不言朝廷者何曰言臯門應門則朝廷在其中矣但言門而門內之朝廷不言自見此詩人之善序事也

或問棫樸曰言文王能官人也一章總言得賢在左右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得人以奉祭三章

言得人以詰戎四章言作人之本在文王五章言作人之效也夫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遐不作人故能綱紀四方追琢金玉故能綱紀四方也

或問旱麓言干祿何也曰首章干祿與末章求福相應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而曰豈弟則干卽無干矣回邪也求福者得亦有命失亦有命若萌一毫覬覦之心卽邪矣求福而曰不回則無求之求也

或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如何曰首章專美太任爲文

王張本惠于宗公三句言文王能格神也刑于寡妻三句言文王能化人也必罔怨罔恫而後可刑于寡妻刑謂以身儀之隱微之間纖毫有愧卽不能刑矣雝雝在宮承化人而言肅肅在廟承格神而言地當幽獨而亦若有臨則肅肅者無閒矣心無厭斁而亦有所保則雍雍者不替矣夫如是故戎疾不必于殄絕而烈假自至于無瑕闕而能式己有敬事之心今不聞而亦式則於寂若之時有常惺之念諫而能入己有虛懷之美今不諫而亦入則無待人言而取善

無窮矣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豈今之人哉乃古之人戰兢惕厲常無厭斁而得以譽髦多士也蓋聖人之德見于作成一世之人材者然後爲至故以是終焉初言太姒則德成于一家終言譽髦則化及乎天下

或問皐矣不長夏以革可解乎曰長卽短長之長不長與不大相對夏卽周禮所謂夏采禹貢所謂夏翟雉至夏而後文采具故名染色者爲夏此色所從出也革卽革木之革革音屬脾八音皆賴之以爲節聲所

從出也

或問靈臺之辟雍果天子之學乎曰自漢以來皆以辟雝爲天子之學戴埴楊用修皆嘗辨其不然考之莊子文王辟雝以配黃帝之咸池禹之大夏湯之大濩則知其爲樂名矣蓋雍者壅水爲池之名作樂宜空虛故于是奏合其樂耳古者禮樂皆自學宮教大抵學宮之中自有辟廱非舉辟廱以名學宮也

或問下武之下果文之誤乎曰非也下言三后文王在內首句先言文王則三后難通以序曰下武繼文也

以文爲上則以武爲下宜矣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繼文王用武非其志也此詩欲發明武王之心言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故曰下武維周

或問文王有聲曰言武王伐商而有天下其事則自文王始之前四章言文王之遷豐後四章言武王之遷鎬文王之繼祖德而伐崇也上以孝先人下以幹四方故三章四章之言如此然鎬京之宅皆出于天而豐水之注則存乎人人事修于豐水之先天意應于

鎬京之時皇王惟辟無思不服非徒然也

或問生民之履帝武敏歆者何曰詩書凡言天帝而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辭不必托其迹也睢觀四方過睢西顧不必天實有眼聞于上帝不必天實有耳神具醉止神嗜飲食不必天實有口特形容其降格之意耳稷生于巨人迹列子有是言而司馬遷信之其事頗怪儒者不談若止謂履帝武者履帝嚳之後以躬往郊禖敏速也歆享也敏歆謂上帝速享其意也以此解經比舊說爲雅然則帝嚳聖夫姜源正妃配合生子家之美慶何故詩中但歎其母不言其父且子之未生也祭祀以求之及其生也乃棄之天下有此理乎今但依毛以敏爲速而不用其帝爲高辛之說依鄭以帝爲上帝而不用其敏爲拇指之說依朱履上帝之足迹而不用其歆歆如有人道之感之說則庶幾近之矣宇宙之間何所不有無人道而生子燦師猶然何必怪乎

或問行葦曰前三章言燕也四章五章言射也六章七章又言燕也大射之禮先燕而後射射畢又燕讀儀

禮則知此詩之曲折矣

或問其類維何室家之壺曰毛傳訓壺爲廣朱註訓壺爲宮中之巷按叔向說此詩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蓋室家之壺猶言室家溱溱耳鄭箋朱註胥失之矣

或問鳧鷖之旨曰太平之主能持盈守成而後神祇祖考安樂之此鳧鷖之旨也故成者完其錫也爲者助其進也下者若自天而降也崇者若自上而尊也言有後艱者卽恤如是也輿以鳧鷖者何曰水鳥而在

水中猶人爲公尸而在宗廟也
或問假樂曰美成王之德全在宜民宜人一句宜君宜王亦承此句而言惟其宜于民人然後可以爲君可以爲王也後二章出其宜人者以卒由羣匹出其宜民者以爲民之攸墍總是一意而推廣之
或問三單皆單何也曰按毛傳三單相襲也孔謂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部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患故三重爲軍使强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王肅云三單

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强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其說必有所本鄭元以爲公劉遷豳丁夫寡少其軍有三惟單而已無羨卒也此說未穩當從舊解
或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其義云何曰公劉泂酌卷阿三詩皆成王位政召公作以戒之者獨此詩繾綣反覆有言不能盡之意詩言君子又言吉士君子者尊貴之稱士者衆多之目其曰藹藹吉士惟君子使是吉士者君子所引善類而君子者吉士之宗主也故以鳳凰之希有喻君子以羽聲之衆多喻吉士也
大意只欲王虛心屈己求豈弟之賢而用之豈弟君子者乃篤厚純固厚德之人可以彌性而輔君德可以爲則而儀百辟可以爲綱而總衆職可以任使吉士而司進退人物之權其責至重者也微諷王不可遂周公明農之志而亦欲其勤于求賢耳俾爾彌爾性凡三言之者何曰此一篇之要也按廣韻彌益也類篇終也玉篇徧也蓋王性已善從此而更進曰益從此而有成曰終從此而周備罔缺曰徧易言彌綸春秋傳言彌綸皆周備之意故彌爾性者卽中庸所

謂盡其性也衆解皆淺
或問民勞曰此詩言無良言惛怓言罔極言醜厲言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其終無所不至所謂鄙夫不可事君者也召公之戒深矣
或問抑序以爲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刺也朱傳以爲同列相戒之詞孰是曰若爲同列相戒則不當列之於雅矣其詩曰四國順之曰用逷蠻方萬民靡不承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罔敷求先王皆天子之詞蓋本

為刺王之詩其後因以自警耳其旨云何曰一章言哲人以喪儀而遏也二章言道德威儀所係之大也三章言惟酗酒以亂政也四章承上言天之降災而欲其內修政事外振威武也此必自修身始而言行者修身之準也故五章六章言謹言七章八章言愼行也九章至末責王不聽言而喪國也

或問常武三事就緒何解曰謂三卿之事各安職業也小雅擇三有事又云三事大夫周官云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是也首言王命卿士大師皇父次章又命

程伯休父皆三卿之人欲其早定徐夷歸就職業不致曠官耳毛箋以為立三有事之臣猶為近之鄭箋指為三農之事則大繆矣

或問召閔草不潰茂云何曰或以為潰茂者鬱邑不暢也引呂覽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蕢為例似亦可通然詳本文草不潰茂則文理不順考邶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閔是用不潰于成召閔草不潰茂潰遂也召閔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怒遂之盛者為潰遂亂之盛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或問周頌有序乎曰頌以頌成功也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廟故為周頌之首文王德與天同溢于後世周公師其道以制法告其廟以太平故以維天之命次之文王既道可為法而武王象其法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當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道為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既祀于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告祭之歌說武王能

持彊道為神降福故次執競也武王之持彊道致牟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牟麥牟麥為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廉者因新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新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侯奏而聽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逃故次潛也既樂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雝也說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來朝有禮故次載見也既朝祭得禮王所愛敬故

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
功德故次武也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
崩子幼朝廟謀事羣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落敬
之也臣既進謀君亦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謀事求助
致敬民神春祈秋報故次載芟良耜也既年豐民安
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繹以致胡考故次絲衣也
天下所以年豐壽考以武王得用師之道先定厥家
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賚般以為和樂之
終焉

或問封靡之義曰毛鄭謂封大也靡害也無大害于爾
邦也朱謂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二解朱為
勝竊謂封者封閉謂吝嗇也靡者侈靡謂奢汰也諸
侯人眾奢儉不同故兩戒之
或問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句法云何曰舊註皆矣字絕
句岐屬下讀朱子以岐屬上按照彼作矣則舊讀為
是言岐山本險阻荒僻之地太王始開荒而闢之彼
民皆作而居之作不獨在室兼耕作而言文王從而
安之彼民又皆徂往而歸之故岐山昔日之險阻今

為平夷之路矣
或問思文陳常于時夏其義云何曰謂常布此樹藝五
穀之法于中夏也篇中舉來牟以包黍稷以麥先成
熟為首種也鄭箋以夏為九夏之歌朱註以常為五
常之道皆非詩旨
或問有萋有且其義云何曰萋且毛以為敬愼貌誠無
所據朱以為未詳則陋矣按說文緀帛文貌又傳緀
斐文章相錯也通作萋然則萋即緀也指文帛而言
且說文薦也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詩云籩豆有

且然則且乃薦帛之具也敦琢其旅云何曰旅者陳
也即左傳庭實旅百之旅敦琢者大雅所謂追琢其
章指玉而言上句言帛下句言玉也
或問陟降厥士或以士為人可從乎曰訓士為事毛鄭
舊說也必欲以士為人則勿士行枚將安訓乎故知
古訓不可廢也佛時仔肩云何曰佛輔也不曰輔而
曰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
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佛士也仔肩為負
荷之意故舊皆訓任生民是任是負黍苗我任我輦

皆謂肩任之也

或問酌朱子以爲卽勺也然乎曰勺是成王之樂若此詩果爲勺舞之樂章必當述成王繼述之事今其詩止述武王用兵創業則序以爲告成大武得之矣禮記言十三學舞勺漢禮樂志言周公作勺皆作單勺字此酌字从酉皆斟酌之義而其事不同恐不可以酌爲勺也

或問魯頌何以錄乎曰按詩譜成王封伯禽於魯後世政衰國事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

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會諸侯于淮遂伐淮夷僖三十年修姜嫄之廟後魯制未備而僖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是頌以其請命于周而天王許之故錄魯之無風何也曰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于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篇第不列于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

或問駉四章之思奚不同曰一章思無疆頌其廣也二章思無期頌其遠也三章思無斁頌其篤也四章思無邪頌其正也蓋其本也故廣則馬善遠則馬彊篤則馬奮正則馬無不可徂也

或問泮水曰按通典云魯郡泗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則泮迺魯水名而僖公建宮其上非名學宮爲泮宮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頖宮鄭元註頖者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則頖宮非泮水明矣若此詩則因僖公建宮于泮水而頌之泮宮主文教而詩多言武事者何曰文所以出武也首二章述魯侯莅泮之儀三章之順道四章之德教皆文事耳五章之獻

因六章之獻功與七章八章之淮夷卒獲皆言其效也

或問三壽作朋鄭氏三卿之說有本乎曰三卿所以壽國家者也故曰三壽又書言無遺壽耇則三卿宜用老成人所謂壽也以三壽之臣而君與之作朋則君臣同慶如岡陵之固矣

或問商頌何以止及三宗曰商之創業者成湯中興者中宗高宗也書無逸亦稱殷之三宗功德莫盛於三王故頌之那頌成湯也烈祖頌中宗也元鳥長發殷

武頌高宗也

或問思成之義曰鄭氏謂安我以所思而成之此解殊覺費力且謂思其居處思其所嗜僾然必有見乎其[illegible]位肅然必有聞乎其聲此之謂思成以解綏我思成略通至下章賚我思成則不通矣竊謂神若不格則所思不遂神既來格則所思成矣綏者綏此賚者賚此

或問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何也曰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娀浴于元邱之水睇元鳥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未必然也史記因之遂云元鳥翔水簡狄取而吞之朱子作傳遂以爲實有此事竊謂元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元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子簡狄以元鳥至之月請子有應故詩人因其事而頌之曰天命曰降者若從天而下尊而神之也按毛傳原謂元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朱不從而從史記何耶楊用修嘗與何大復論朱傳之謬何曰宋人於唐詩尙不能解乃欲解經眞是枉事不如只從毛鄭諒哉

或問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者何曰鄭氏謂小球鎭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所執也又以旒爲旌旗之旒悞矣球只是玉非圭也旌旗不得綴玉藻謂冕旒貫衮冕十有二旒前後各用玉百四十有四言湯撫有萬國以成其尊如冕之綴小球大球爲諸侯所附也

毛詩或問一卷通行本

明袁仁撰仁有砭蔡編已著錄是編大旨主於伸小序抑集傳設爲問荅以明之所說止於魯頌疑佚其末數頁也其自序詆徐禎卿孫鑛元於毛詩訓詁之外不能措一詞而謂他經可理測而詩則不落理路他經可意會而詩則不涉意想三千在門獨許商賜可與言詩以其各有悟門又詆朱子解詩如盲人捫象而自謂其說言思莫及理解俱融不知我之爲古人古人之爲我其言甚誕今觀其書一知半解時亦有之然所執者乃嚴羽詩話不涉理路不落言詮純取妙悟之說以是說漢魏之詩尙且不可況於持以解經乎

魯詩世學三十二卷子夏序一卷首一卷（一）

〔宋〕豐稷正音 〔明〕豐慶續音 豐耘補音 豐熙正説 豐坊考補 何昆續考

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

魯詩世學序

太子詹事前國子祭酒香山黄佐才伯撰

孔子之教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皆因夫人自然之性循其情而道之於正也人生而有愛敬之情於是制為飲食衣服男女死生拜跪揖遜之節斯之謂禮生而有悲喜之情發為謌謡吟嘆於是采其聲協之律吕播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以享以祀以和神人斯之謂樂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也者樂之詞也有詞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樂興之以詩則不悖夫禮之嚴而習之也易成之以樂則安於禮之繁而動容周旋與之俱化故詩樂之教成始成終而禮行乎其中矣先王之道所以一人心美風俗安中國撫四夷育萬物裁成相輔而天地同流恒久不息澤及萬物其教莫先乎詩詩之用大矣哉古今説詩者無慮數百家人各有見擇而從之蓋不可不慎也譬則頌朝廷之尊談京華之盛生輦轂之下者得其真其次則

燕趙之士亟遊京師者若夫閩廣滇蜀山棲漁
海未嘗一日北轅而妄臆言之胡可信乎子貢
聖門高弟告往知來輔相大臣非特生輩較者
中公生於秦老於漢傳子貢之學居毛鄭之先
蓋燕趙計俗之士也魏宋而降山棲海漁道聽
而已矣按圖而已矣至於近世楊榮王直蔡清
季本之流則又窮荒蠻夷焉言獸語未嘗一霑
王化者也其縱邪思騁邪說宜矣哉古文魯詩
摩於虞喜廢於天監貞觀發于宣和紹興而重

於趙明誠黃伯思董逌洪适胡元質范成大其
亦有數存焉豐清敏公為之正音其後文忠公
簡菴公西園公世有論著先師一齋先生集為
正說以宋世摹本授佐俾訂成之先師既沒佐
起為宮詹獲睹閣石本益敬且信先師之志
以思無邪為主以溫柔敦厚為教以正人心扶
世道為任佐也無似四十年間博學詳說論世
尚友求不愧於子貢無負於先師不敢不勉嘉
靖壬戌之冬先師嗣子貢生以其所述考補寄

至泰泉州堂以序請因總名曰魯詩世學序以
復之嗚呼先師不可作矣顧人心有同然之理
天之未喪斯文也善學者尚亦有辨於斯乎

錄魯詩世學隨筆

經史遺秦焰之烈燔燬殆盡天下莫有挾藏詩書者後或出之屋壁或得之巖穴而四家之詩以是興也申公之傳為魯詩轅固生之傳為齊詩燕人韓嬰廣推詩意作內外傳曰韓詩魯人毛公作詩訓詁曰毛詩毛公漢人也故當漢世三家立學宮而毛詩不與焉自鄭箋作而三家之傳廢學者皆歸毛詩矣甬上萬正符潛心詩學說之未經目者輙錄之以備考覈癸丑冬攜抄本魯詩世學來語溪乃豐氏數世之說故以世學名凡三十二卷傳主子貢說從申公而以鴻都石經為據其篇章次序字句音釋大異於毛詩要皆與古序鄭樵朱子季本為矛盾者余甚異之異其信子貢之傳篤而攻子夏之序力也王肅鄭玄蕭統皆云詩序作於子夏唐人成伯瑜毛詩指說云仲尼刪詩以授子夏作關雎大序及諸篇小序此子夏作序之證也程子曰小序是當國時史作如不從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衛宏不作序之證也馬端臨云書序可廢詩序不可廢楊升菴云去序言詩自朱子始朱子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益矯枉過正非平心折中之論也奚不

可廢序之證也至於子貢之傳自漢唐以來說詩者不啻千百未聞有一語及之即樵鄭程大昌章俊卿力戰小序曷不藉此以排之而甘心置之下論耶夾漈詩序辨云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於世齊詩無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此子貢傳之真偽可明也豐氏起數百年之下不惜舌敝耳聾以與先儒樹旗鼓其意何居書曰無偏無黨竊于豐氏有疑焉至欲痛詆鄭樵季本必假手於黃泰泉句章董守諭曰觀黃泰泉所序大與豐氏乖剌又觀其所作原學基碑云一齋教習庶吉士佐與焉止述所著有魯詩正說絕不言有參考讐校之事且不言序而行之之意則豐氏何援而歷引之為證耶殆不欲自極其醜詆之泰泉以行世耳噫夫已為攻擊而借人剿刃固非學道借聖經以為罵詈張本可乎不可甲寅秋錄之成帙使後世知有是書云

長溪白衣人沈修能隨筆

魯詩世學目錄

卷一 國風十一篇

周南

關雎　葛覃
桃夭　螽斯
麟止　卷耳
兔罝　樛木
汝墳　漢廣
芣苢

卷二 國風十三篇

召南

鵲巢　采蘩
江有汜　羔羊
采蘋　殷其靁
草蟲　小星
騶虞　摽有梅
野麕　行露
甘棠

卷三 國風九篇

邶

柏舟　雄雉
匏有苦葉　北門
柬兮　北風
谷風　凱風
靜女

卷四 國風八篇

鄘

牆有茨　相鼠
伯兮　考槃
木瓜　芄蘭
有狐　祇

卷五 國風十一篇

衛

柏舟　淇奧
干旄　碩人
綠衣　終風

日月
擊鼓
乘舟
難之賁賁
載馳
竹竿
式微
卷六 國風二十篇

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子袷
嶄嶄之石
大東
唐棣
采葛
君子陽陽
我行其野

燕燕
親臺
君子偕老
桑中
泉水
河廣
旄丘
蝃蝀
踼之水
葛藟
何州不黃
采菽
何彼穠矣
丘中
無將大車
黃鳥
苕之華

中谷
卷七 國風十三篇

齊

東方未明
營
敝笱
載敺
風雨
東方之日
著
卷八 國風八篇

魏

伐檀
杕杜
園有桃
鴇羽
卷九 國風十二篇

唐

有兔
盧
手
南山
倚嗟
雞鳴
甫田
十畝之間
陟岵
碩鼠
葛屨

蟋蟀
茮聊
無衣
采苓
蔓草
彼汾

卷十 四國篇風

曹

尸鳩

蜉蝣

卷十一 六國篇風

鄶

羔求
萇楚
揚之水

卷十二 四國篇風

鄭

緇衣

山有樞
揚之水
葛生
杕杜
羔求
綢繆
下泉

候人
匪風
素冠
大路
將仲子

未于田
有女同車
清人
狡童
溱洧
女曰鷄鳴

卷十三 十國篇風

陳

宛丘

防有鵲巢
墓門
東門之枌
東門之楊

卷十四 十國篇風

秦

無衣
車鄰
駟鐵

大未
蘀兮
扶胥
褰裳
羔求
東門
衡門

株林
澤陂
東門之池
月出
小戎
終南
渭陽

黄鳥
蒹葭
晨風
權輿
卷十五 國風七篇
豳
七月
鴟鴞
狼跋
伐柯
九罭
破斧
東山
卷十六 八篇

小正
寉鳴
鹿鳴
伐木
菁莪
隰桑
白駒
常棣
頍弁
卷十七 八篇
小正
南有嘉魚
魚麗
瓠葉
南山有臺

天保
煌學
四牡
杕杜
卷十八 六篇
小正
南山
楚茨
甫田
大田
斯干
鴻鴈
卷十九 九篇

小正
蓼蕭
常常者華
湛露
彤弓
桑扈
采尗
瞻彼洛矣
鴛鴦
魚藻
卷二十 十一篇
小正續
六月
出車
采薇
采芑

黍苗　車工
吉日　庭燎
沔水　無羊
車舝
卷二十一　篇九
小正傳
鼓鍾　圻招
北山　緜蠻
青蠅　小東

菀柳　小明
小弁
卷二十二　篇八
小正傳
巷伯　巧言
小旻　鳴鳩
白華　角弓
十月之交　蓼莪
卷二十三　篇八

小正傳
賓之初筵　懿戒
四月　正月
雨無其極　節
谷風　都人士
卷二十四　篇六
大正
文王　生民
公劉　緜

棫樸　旱麓
卷二十五　篇六
大正
思齊　皇矣
靈臺　大明
文王有聲　行葦
卷二十六　篇六
大正
既醉　鳧鷖

嘉樂　洞酌
卷阿　大武
卷二十七 篇六
大正續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卷二十八 篇六
大正傳

蕩　桑柔
民勞　板
瞻卬　召旻
卷二十九 篇十五
頌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思文
天作　我將
雝　烈文

振鷺　武
時邁　賚
般　勺
桓
卷三十 篇十六
頌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毖
載見　有客

有瞽　潛
絲衣　臣工
豐年　載芟
良耜　昊天有成命
噫嘻　執競
卷三十一 篇五
商頌
那　烈祖
長發　玄鳥

殷武

卷三十二五篇

魯頌

駉　楚宮

泮水　有駜

閟宮

魯詩世學目録終

魯詩世學首卷

宋　豐稷相之　正音

豐慶文慶　續音

豐耘用勤　補音

明　豐熙原學　正說

豐道生人季　補考

門人何昆汝食　續考

孔氏傳端木賜子貢述

正說孔氏孔子也端木氏賜名子貢字亦孔子弟子此傳蓋孔子授其大意而子貢述之以文也

續音詩傳之傳去聲氏傳之傳如字

周南

文王之妃姒氏思得赤女以供内職賦關雎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辟之思心正而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奏樂也必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關雎兼比興以賦而為風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

正說此石經所刻孔氏詩傳子貢述所以發明一詩之大旨者也後倣此文王名昌

姒姓國號周妃配也天子曰后諸侯曰夫人姒氏夏后氏之後有莘氏之女即太姒也淑貞善也女指宮嬪而言内職九嬪之職凡祭祀賓客之類是也賦猶作也言此詩太姒所自作也關雎詩篇名凡詩必取章首之字以名其篇蓋古詩無題後人編詩者以是為別後故此子曰以下子貢引孔子之言怨嫉謂妒忌邪辟謂荒淫毛氏小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事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意亦近之用之鄉人謂鄉飲酒之樂用之邦國謂朝覲會同燕享之樂亂樂之卒章也風喻而化之也言鄉人邦國之所用各有其樂奏肆既畢必歌關雎以終之所以喻天下以修身齊家之道論語所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之謂也此詩舊說以為文王求得聖女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而作是詩然所謂宮中之人者果何人

歟以為文王之宮人則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格之同時者蓋必嫡夫人至而姪娣從之未有夫人未至而先有宮人知其君夜寢不寐之事也近世學究又更之曰王季之宮人也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豈有王季宮人夜至文王之側知其欲妻不得而極其展轉思服之態又播之詩章以公言之殆將誣聖人以聚麀之行而關雎為宣淫之詞矣皆由未見孔門此傳而以意鑒之不自知其傷教害義之至於此下可以無辨也

續考

子夏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之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

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天地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為四始風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

之所以教故係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武城王氏曰關雎詩之首篇誠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經文與詩義相應本自明白易曉而古今傳註往往支離華刺殊非聖人經旨蓋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序所講始與基者指后妃而言正而化者文王也婦德無歌戀情怙寵妒忌同類乃其常態小則亂人之倫純人之世禍人之家大則并其國與天下而褒亞之矣惟后妃太姒以聖配聖而又親炙文王之儀刑也文而且深故其情端莊靜一既絕專欲之私而又慈惠和平純乎遠下之美如詩之所云是也首章窈窕淑女指所求之讚鄉而言君子指文王也二章本其未得而言序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是三章自其

已得而言序所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孔子所謂樂而不淫者是也詩詳其次故樂在哀後序要其終故樂在憂先賢才與善皆指淑女言不淫其色謂求此淑女上以承君子而廣嗣續下以供內職而佐陰教非謂淫貪其色之美也左右流之言荇菜順水之流或左或右而無定以興淑女隱於幽閒之處無迹可見故雖寤寐求之而未必即得也至於求而芼之則已得其人而處之各于其所矣關雎大義不過如此漢儒去古未遠其說客迩至於朱子為傳翻倒注跡自立門戶則異甚矣既以淑女為后妃而其未得之憂既得之樂皆屬詩人乃為宮中妾媵所作不知后妃未嫁之前文王宮中豈容先置妾媵二說皆與子貢相發但未明言作詩者誰令以其與葛覃相聯則知出於太姒一手信無疑矣

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君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正說 歸寧者古者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父母在則歲一歸寧寧安也謂歸而問安也貴謂夫人勤謂躬女工富謂有一國儉謂服葛衣疏謂己嫁孝謂不忘父母觀化者上見文王之刑家下及漢廣之易俗也

周人美后妃之德始終婦道賦桃夭

正說 后妃者太姒始為西伯夫人其後六州之君尊為西伯王太姒為后故兼二號而稱之諸本此篇次於卷耳樛木螽斯之後而小序以為后妃之所致不妒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與詩詞意不合當從子貢

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

正說 按大雅思齊云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其多可知

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止

正說 公子文王之子也是時文王為西伯未受命故去稱王子而曰公子舊說麟為王者之瑞蓋因亂編失次而寘此於周南之終臆為鑿說不知聖人不貴祥瑞也

文王遣使求賢而閒行從之囏一作艱也勞之以卷耳

正說 小序以為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勞也夫婦人無外事而言之如此是文王之世乃有牝晨之事乎宋儒知其說之不典則又疑為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后妃從之而作者夫朝會征伐國之大事乃有婦人乘馬携僕遠來追及而衆預其事則與魯桓之會於濼文姜之如齊師何異羑里拘幽固后妃所當憂念然婦人從人歸寧父母之外無遠適他國之理葛覃歸寧必告師氏不取專也況乘車携僕造天子之都乎皆由未見子貢本傳而競為臆說爾

文王得良臣於野周人美之賦兔罝

正說 良臣即泰顛之屬小序以為關雎之化夫后妃而及於武夫男女之別且不知何以說經

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

正說 逸周書文王四十一年六州之君咸戴于周謂雍豫徐梁荊揚自西北極於東

南即夫子所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也舊說后妃逮下而不妬忌衆妾樂之而作興詩不合

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濆

正說 受辛商王紂也舊說以為婦人之詩謬

考補 王紀甫詩德乃曰毛鄭孔韓皆以父母為行後者之親是也獨朱傳謂稍文王嚴氏云到蓋如此非以服事殷者之所敢安也其言有理按紀甫考攘經史謂文王生時稱王為是而辨歐陽修王安石之泛可謂知所擇矣夫文王不嫌於王號而云不安於商民之歸已是不通之說也且不我遐棄非婦人謂夫之詞行後之父母與王室如燬何所闕涉其前二章既為采薪之思婦末章忽為征夫之自言而合為一詩又豈屬詞之體乎以是知魯詩謂三章皆商人棄紂歸周之作斷不可易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已矣民心來歸之不可遏正帝命之不時也當紂之末天下盡叛無復納貢于商文王固六州之請勉受王號而率之以侈貢于紂與地皇之慶楡罔神宗之慶帝摯其揆一也武王承之有十二年而事商不改故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孔子商之裔孫而于詩錄汝濆文王大明皇矣靈臺維天之命時邁有客武酌賚般於書錄太誓武城洪範大誥微子之命多方多士于三仁錄微子箕子與比干並誠以文武無利天下之心而仁賢無失節之愆也不然則文武乃夫子不共戴天之讐而何憲章之足云哉聖人與天同體其心事光明正大如陰陽之闔闢日月之照臨豈世儒所能窺耶

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漢廣 一本文王化行江漢人知禮義而男女有恥賦漢廣

正說 賦者不知為誰然必男子之詞也詩入周之太史以采詩為職者名氏則無傳矣

考補 西原韓氏曰舊說專美女子而遺其男非也文王之化必先及男然後能刑于其家而革其舊習后妃之德下踰闕詩人美之者國史作詩以美文王之化耳非真有求女之人自為此詩而嘆其有江漢之相隔也亦非以廣永喻此女之高潔也東萊室慾之說亦似乎迂矣

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謠賦芣苢

正說 芣苢車前也童兒采之即今鬪草之戲也朱子曰化行俗美室家和樂婦人無事則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然考之篤中未見其為婦人之語蓋承毛氏之妄而附會之耳

召南

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 一本諸侯嫁女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

正說 公子諸侯之女也諸侯不知為誰而此詩居召南之首意者南國諸侯之女歸于召公之子歟抑召公之女歸於諸侯歟國入觀焉謂國人目擊其事而賦之也小序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穿鑿附會之甚東萊呂氏既辨之矣

諸侯之夫人終容其〇 當是勝字乃石經歲久磨滅之故 也賦

江有汜

正說滕群妾所謂姪娣是也此詩滕所自作而毛說以為美滕非

諸侯之夫人勤于蘋蘩國人美之賦采蘩

正說朱子曰此詩猶周南之葛覃也

召康公勤于勞民國人懷之賦甘棠

正說康奭諡也召公名奭字君奭王季庶子武王叔召本伯爵而康公為成王三公故稱公書曰太保奭也勞民謂省其風俗勸其農桑恤其勤苦平其諍訟訓其禮義之類召國之人益燕民也

考補召公封于燕今京師直隸之地

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人美之賦羔羊

正說小序云在位者能節儉正直近之矣而以為鵲巢之功所致則支離牽合而謬之甚也

內子勤于祭祀國人美之賦采蘋

正說內子卿大夫之妻

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正說小序云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之能盡其心矣考之於詩實無所當而諸家宗之近世楊文懿私抄始疑其謬然未見古傳而不敢決也

虞人克舉其職國人美之賦騶虞

正說虞人掌畋獵之官鄒其氏虞其官也毛氏誤作騶虞而訓為白虎黑文之仁獸又錯置卷末謂之鵲巢之應以配麟止實與詩人文義元不相蒙可謂妖妄而近誣者矣

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靁

正說此詩諸家多以為婦人因夫行役思念之而作蓋因小序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揆之經旨畧無所當臆說相承類也久矣

續音殷音隱

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賦艸蟲

正說京師鎬京也詩云振振君子稱周室之多賢而傳獨指召公者以南國諸侯召公之所統也小序以為大夫之妻能以禮自防後儒因為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思而有作皆於經旨未明

召南之人安于治○○○時擇○當是壻字賦摽有梅

正說壻女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此摽有梅之所以作也舊說不明乃以為女子自嫁之詞不可以訓

野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野有死麕

正說女氏謂女之父

野人強求昏不得而訟女氏終拒之賦行露

正說 王純甫疑此二篇為變風刺淫之詩非也惟私抄以為女毋拒媒妁之詞深得經旨

邶

管叔封于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害周公康叔諫不聽三叔遂以殷畔康叔憂王室賦柏舟君子曰仁矣

正說 管叔名鮮文王第三子太姒所出武王弟周公兄初文王封之于管武王克商改封之為邶侯蔡叔名度封蔡侯霍叔名處封鄘侯以罪廢為庶人三年復侯改封霍康叔名封封衛侯皆周公弟也周公名旦文王第四子四國者殷管蔡霍成王幼立周公攝政管蔡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避居於魯而成王聽太公召公之言迎周公復政管叔懼乃同蔡霍揆武庚以叛獨康叔心乎王室憂之深而作此詩也漢世講師益閑君子稱仁之說而下知仁人為誰故小序曰仁而不遇也衛頃公時仁人不適小人在側鑿空杜撰其說已甚朱子辨之當矣然又因劉向列女傳以為賢婦之詩而疑其亦為莊姜所作皆由未見子貢此傳而聽之所為齊固失之楚亦未為得之者也

魯詩世學首卷

十

考補 武謚庚字名祿父紂子母曰妲已按大公金遺等書紂之東年八百諸侯請武王伐紂管叔曰商而可伐則先君其伐之武王欲止大公周公皆之既克殷封武庚為殷公武王顧管叔曰存殷者其子哉故使監殷武王崩武庚行善稍致富強從之者十七國管叔使告周公曰冒尊殷為天子而周復為西伯不然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不聽遂率蔡霍從武庚伐周以復殷為名周公東征與康叔夾攻而破之管叔自縊死榜其罪以示天下因蔡叔于郭使其子仲續封于蔡殷王祿父出奔於北狄而免殷之頑民追論之曰武庚

續音 叔俗誤作叔乃古淑字也

管叔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

正說 大夫管叔之臣小序以此詩為刺衛宣公而宋儒則謂婦人以其君子行役于外而作之于經未見其盡合也

管叔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

魯詩世學首卷

十一

正說 小序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非

管叔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

正說 風識刺也小序以為刺衛宣公鄭孔以為刺夷姜宋儒以為淫亂皆未詳詩之本旨

邶之伶簡心乎王室賦簡兮 一本作東

正說 伶樂官簡其人之名

考補 伶氏伶倫之後東古簡字其名也而舊說訓為簡倣脩易震用伐晃方震乃擊伯名而訓為震揚威武書巧言令色孔壬孔字乃共工名而訓為包藏姦惡皆不考子貢于木景純等傳而妄臆穿鑿云耳

邶國危亂○當是士字民去之賦北風

正說 危亂管亦不義而衆叛親離也小序以為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謬之甚也

○○當是邶字有二良婦棄于夫賦谷風

正說 或云宣姜有寵而夷姜縊衛人化之而谷風作亦穿鑿附會之說耳

○○當是邶字有二寡毋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正說 欲去謂不安其室而欲改嫁也自訟自責論語所謂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考補 清江劉氏曰七子之母因子自責止而不嫁故夫子錄此詩以勸後世之幹母之蠱者

續音 武城王氏曰序謂不能安其室蓋有欲嫁之意而猶未嫁也故七子引咎自責而且以勞苦聖善慰悅其心如此若使已嫁則得罪宗祧大義當絕子雖懷思亦難強以聖善誣之矣

魯詩世學首卷　十二

時不尚德○○當是邶人二字陳古以風之賦靜女

正說 時謂時君不尚德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呂東萊以為古者賢君后妃之事是也靜貞一也舊說以為淫奔期會之說蓋未詳彤管自牧之句爾

三鄘

亦蕃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

正說 蕃與搆同舊說此詩刺衛宣姜蓋不知其為霍亦之風而聽言之

考補 正說風而之風如字

亦處不義鄘人刺之賦相鼠

正說 處霍亦名不義謂其叛君而誇元也

三亦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君其妻念之賦伯兮

正說 三亦之畔獨康亦心乎王室武庚怨其不附己而伐之邶柏舟所謂逢彼之怒是也

鄘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子曰見遯世而無悶也

正說 孔叢子記孔子曰于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小序以為刺衛莊公無謂之甚

魯詩世學首卷　十三

朋友相贈賦木瓜孔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

正說 毛氏以此詩為美齊桓之救衛周出聽說矣或以為淫奔之詩尤非也

考補 按李彭山考春秋衛懿公伐周出惠王立子續齊桓公奉王命伐衛狄棄衛兵敗殺懿公戴公文公皆衛人自立之非齊桓封之也僖公城楚兵乃魯邑以夏城下時書襄公甍於楚即遊楚丘遷疾而甍其城中之宮也公芉誤以楚丘為衛地小序附會遂謂木爪作於城楚丘之時其謬尤甚

○當是童字子不孫鄘人刺之賦芄蘭

正說 此詩舊以為刺衛惠公亦附會之說

〇當是鄘字亂民貧君子傷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焉之

正說 國亂則無仁政而民貧不免於凍餒故可傷也小序乃曰男女失時喪其妃耦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鄭氏諸家遂謂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自作此詩蓋誤以狐為比而不知其本興也

女歸非禮衰而見棄〇〇當是鄘人二字刺之賦氓

正說 歸嫁也非禮蓋律所謂苟娶也衰謂色衰氓民也舊說以為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然考篇中女之耽兮不可說也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之語則為傍人刺之之詞明矣

續考 荆川唐氏曰芄蘭以下未必皆刺亦處之詩其後處改封霍至惠王時為晉所滅蓋其嗣君無政故風俗薄惡如此夫子錄之殆亦著霍亡之故歟其總謂之鄘風者猶晉詩之附唐也

衛

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柏舟

正說 世子餘者衛釐侯之長子武公之兄也謚為共伯共與恭同共姜其妻齊女也婦人從夫謚故曰共姜

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奧

正說 武公名和釐侯之次子

考補 子思言切磋之學琢磨之修為盛德至善左史倚相稱為睿聖武公與此傳合史記謂武公弒兄自立通鑑前編述之謬甚呂東萊李彭山之辨是也

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

正說 賢賢人善善言也國語記武公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此傳所謂好賢樂善之證也毛氏以為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朱子謂其列於定中載恥之閒故爾餘無所考也按毛本列此於鄘風而其前則蝃蝀刺淫相鼠無禮於衛文何所涉乎

衛莊公取于齊國人美之賦碩人

正說 莊公名揚武公子春秋傳曰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以賦碩人

衛莊公之〇當是嬖字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綠衣

正說 春秋傳曰莊姜無子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此詩乃姜所自作也言憂之則知莊姜心存社稷非嫉妒之私矣

莊姜失位賦終風

正說 此詩作於莊公之時毛鄭衛呂諸說皆非當從朱傳

續考 按武城王氏曰州吁簒逆之賊屬籍當絕人人得而誅之莊姜不應復以母道

責望之矣況篇中顧我則笑諺浪笑傲等語押昵之甚莊姜且不受之於夫況州吁敢以是於施莊姜而姜亦豈徒憚而已耶則固以朱傳為正矣

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

正說　桓公名完莊公子既立而紬州吁州吁奔宋桓公之十六年周桓王之元年魯隱公四年也州吁自宋入于衛弒桓公而自立歸大歸也州吁既弒桓公故并其母而逐之猶齊公子滷人弒其君會而出子叔姬於魯魯宣殺赤及視而夫人姜氏歸於齊也

續考　朱子詩傳王氏詩億皆以日月亦為莊公而作則非也

戴嬀音圭歸于陳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

正說　戴謚嬀姓陳國之女桓公之生母也州吁既殺桓公并其二母而逐之莊姜歸齊戴嬀歸陳贈謂作詩送別野謂衛之郊外二母同去衛國至野而分手故有贈言以叙其情耳

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侯魯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

正說　公孫文仲衛大夫宋國子姓公爵其君殤公與夷也陳亦國嬀姓侯爵其君桓公鮑也魯亦國姬姓侯爵其人公子輦也蔡亦國姬姓侯爵其人不知名蓋蔡大夫也春秋傳曰宋殤公之郎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歆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民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侯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翬帥師會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此詩蓋衛人之從軍者與其家人訣別之詞

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新臺

正說　宣公名晉莊公庶子衛人殺州吁而立之生子伋長為娶於齊聞其美而築親臺於河上而要之至則以為夫人是為宣姜

續音　親西斤切借作新乃柴薪字

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舟

正說　母弟者同母所生之弟也毛氏曰宣公奪齊女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至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其說出於左氏然以理接之壽朔同母則奪長之謀宜出于壽何壽不諸伋而朔諸之借曰壽賢而不恐諸伋則壽知朔之誣伋何不辨之于公而徒自死之哉蓋伋壽同母公數立朔而并殺二子耳且詩云乘舟則非待於隘而殺之於陸也蓋自衛適齊必涉河宣公使盜潛伏河畔待其乘而沉之中流耳壽既同舟則竊旋先往之事亦非可信蓋左氏出於傳聞而詩人得之目擊子貢相去不遠宜必得其實云爾

宣姜不閑于禮衛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正說　閑閑止也言宣姜淫亂不能以禮自閑而禁止其欲也

衛昭伯無禮于宣姜國人惡之賦鶉之賁賁

正說 昭伯衛宣公庶子公子頑也謚曰昭伯無禮謂上淫前言宣姜不閑于禮而不曰淫亂此言昭伯無禮而不曰蒸乎宣姜蓋君子之文如此

考補 按左氏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而後從之生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以理推之則桓之於姜殆非私通也如近世胡元泰定之后適其臣燕帖木兒爾不然則私產之子豈敢舉而育之耶左氏以其人倫失叙故直謂之烝如晉文會嬴王而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皆深文以顯其義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義非特說詩者當然也

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桑中

魯詩世學首卷　十八

正說 無禮謂淫亂

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馳

正說 戴公名申許穆姬許男新臣之夫人戴公女弟也是時狄懿公國人分散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華陽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為義重乎亡故也

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正說 桓姬宋公御說之夫人亦宣姜女也觀末章思漕之句亦為戴公而作無疑

宋桓姬之和其小君之賦竹竿賸

正說 賸謂姪娣即泉水與謀之諸姬也

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正說 宋襄公名茲父桓公之子歸大歸也

考補 大歸者見出歸衛而終身不復于宋也

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賦旄丘

正說 狄北狄也侵以兵掠境也黎國名杜氏曰在上黨壺關縣任姓侯爵衛穆公名遬文公孫成公子也春秋晉成公滅赤狄潞氏伯宗數其奪黎氏地乃衛穆公六年也赤狄國子爵伯宗晉大夫

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魯詩世學首卷　十九

正說 晉成公滅狄則黎君有地可歸故勸之聖人錄詩一見黎臣之忠二見衛人之恐三見晉霸之衰四見社稷之不可輕去垂訓大矣

衛靈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〇蝀

正說 衛靈公名元襄公惡音烏之子穆公之魯孫也子都宋公子朝有美色靈公之夫人南子通焉

考補 朝乃朝廷之朝故字子都春秋之世有兩子都皆男子此子都乃宋公子論語宋朝之美孟子子都之姣者皆此人也其一則鄭大夫公孫閼山有扶胥所謂不見子都者是也彼取都美之義為字此取京都之義為字賓非一人不可不辨也

王

王世子宜臼弒其君幽王自立于雒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正說 幽王名宮湦宣王子正后申侯之女生太子宜臼既而幽王寵褒姒生伯服乃廢申后而立褒姒為后廢宜臼而立伯服為太子宜臼出奔申幽王召之申侯不與王伐申申侯以宜臼拒戰弒王于戲戲申地也在鄭楚之問宜臼遂立于申申侯又遣兵會鄫人犬戎攻鎬京殺伯服于驪山衛武公唐文侯鄭世子掘突迎宜臼都雒是為平王趙甯與桃園之謀則趙穿不為首惡子干竊楚靈之位則觀從不名弒君子貢親受教于夫子而明乎春秋之義是以書法如此雖朱子以為河南及懷等州是也尹伯封尹吉南後妻之子伯奇之弟在平王為大夫西都鎬京也驪山在陝西西安府

荊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揚之水

正說 荊國名子爵芈姓聲罪致討曰伐申亦國侯爵姜姓平王之毋家也以兵戍守曰戍荊人以申侯有攻周弒王之罪故伐之平王以毋家有殺幽立己之德故戍之詩中并言戍父戍許而傳但言戍申者舉所重耳

考補 芈俗作芊亦作也又為米

戍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正說 平王之世未嘗別有征討則此戍者即戍申甫許之人而室家乃其妻也君子妻指其夫

考補 詩中但言婦思其夫之詞而傳箋言怨者見王者不義勞民則足以致怨耳

平王之族流散而怨賦葛藟

正說 毛氏曰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今篇中若無刺王之辭蓋自其窮而王之不恤因以見矣皇甫謐以為桓王時詩不知何據

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

正說 此篇諸本誤在鄭風而說者因意為淫奔之詞非也程子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至于移屏下畜又禮義廉恥之風所漸陶父兄師友之義所勸皆故人莫不強于進學及夫亂世上不能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淫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下肆情廢脩為自棄之入雖有賢者欲強之于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朱子曰鹿洞賦亦云廣青衿之疑問亦自悟辨詩詞意傑薄之非而乃從伊川之說矣

桓王〇〇士卒苦之賦何草不黃闕二字

正說 桓王名林平王孫

周人從軍〇家苦之賦采菽闕一字

正說 毛氏諸本何草不黃采菽無將大車漸漸之石苕之華皆錯于小雅以詩之周國風之体也此子貢傳石經魯詩所以可信而無疑矣

民適異國〇〇〇〇賦黃鳥闕四字

士就窶妻介切下十字皆半闕當云戚而莫之恤賦我行其野

考補鄱陽朱氏謂此二篇為厲王時詩蓋因鄭康成之詩譜歐陽永叔之續譜而附會之耳夫康成承毛萇之錯亂而妄為此譜朱氏固已辨之而揚文懿李明德皆云當為國風可見人心有同然之理此先君所以斷從魯詩之序也

齊襄○○○王周人恥之賦何彼穠矣

正說齊襄公名諸兒僖公之子荒淫無道周畏其强與之結昏故可恥也

考補王純甫云此詩實平王以後之事周公制作時未必有此豈孔子見二南具后夫人大夫士庶人妻及諸妾媵婦人之德美備矣獨闕王姬下嫁之禮故特取此以補之耶否則太師氏為之否則漢儒為之蓋亦未見魯詩之編次而無以決其疑故體度如此

留于賢而退隱周公隱之賦丘中毛本中下有有麻二字

正說宋儒以為淫女望其所私者亦好異而聽之者也

周人從征賦嶄嶄之石

周人行役諷其室家賦大車

正說宋儒以為淫者期約之詞亦誣民之邪說辯候見前

○王棄賢大夫風之賦唐棣毛本作東門之墠非

○王好讒大夫憂之賦采葛

正說此詩毛氏諸說同為懼讒或以為淫奔之詞非也

大夫○○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

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揚揚

正說毛序以為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或者又疑戍申之婦人喜其夫婦而樂之之詞蓋見毛本誤以此詩聯於君子于役之後而聽之耳然以篇中考之皆迂而不愜矣

京師饑○流而怨賦中谷毛本谷下有有蓷二字

考補或言婦人為夫所棄畧無怨懟之詞但婦于饑饉不能相養而已其必安于義命之正者是以此篇為婦人所自作也按經有明文曰有女仳離乃旁觀者目擊而賦其事國采之正見王政之哀不能養民以致如此且曰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猶言人生不幸而遇此時耳安知其夫非久從征役而不得婦者耶其或冤陷囹圄而莫能辨耶又或餓莩道途而莫之收者耶豈若谷風之溺新寵而棄之也為此說者蓋因人之不淑謂指夫之不善然則豈可以安于義命而無怨懟譽此婦哉王粲七哀云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適荊蠻親戚對我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淚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豈亦婦人自作之詩耶

王室亂人不歸生賦苕之華

正說春秋昭公二十二年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此詩殆作于是時也

考補劉子名蚠單子名旗皆畿內諸侯為周大夫猛悼王也天王敬王也蚠音焚

萇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兔毛本

作兔爰

正說 萇弘周大夫趙鞅晉大夫也春秋敬王二十三年秋趙鞅殺邯鄲午荀寅士吉射以晉定公伐鞅鞅入于晉陽以叛韓魏為之請鞅歸于晉萇弘事劉文公劉與吉射世為昏姻鞅以萇為黨也伐劉而殺之

考補 邯鄲午趙氏家臣荀寅士吉射皆晉大夫晉定公名午韓簡子不信魏襄子曼多劉文公周大夫劉卷也卷音權

齊

齊厲公虐而無常大夫怨之賦東方未明

正說 厲公名無忌太公八世孫周宣王二年立

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正說 襄公名見王風厲王六世孫也田與畋同獵也

齊俗習與田賦營 田與畋同

公子小白入莒齊人慕之賦丰 適

正說 小白齊僖公第三子襄公庶弟也莒國名己姓子爵半地名今章丘鬱山通道之處春秋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小白以如莒小白好賢齊人多歸之此詩毛傳譜于鄭風而以為昏婣之道闕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或又以為婦人所期之男子已後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此詩皆非也

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賦敝笱

正說 魯國名姬姓侯爵桓公名軌惠公之次子也弒其兄隱公而自立求援于齊娶襄公之妹文姜為夫人其十八年齊魯會于濼遂與姜氏如齊齊襄公舊通文姜至是復通為桓公知而隨之襄公怒殺桓公此敝笱南山二詩所為刺也舊說以為刺魯莊公然以篇中齊子歸止証之當為刺桓公無疑

考補 毛序云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故文定春秋傳亦引此詩于公與夫人姜氏如齊之下朱子獨以小序為非而斷以為刺莊未詳何據

襄公留姜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賦南山 氏

正說 按左氏桓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不聽夏四月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南山之詩所以叢刺二君而不偏貸也吁可戒哉

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敺

正說 春秋莊公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蓋因襄公伐衛納朔而假犒師之行以會之胡文定曰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

考補 按春秋莊公二年書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書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書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左氏曰書姦也然夫子于魯事多諱床笫之言不踰閾而獨詳于文姜者盖禮樂征伐出于天子乃以淫逆賊婦而僭會言犒師

之權此邑雖武璺之所取法也聖人豫為萬世之防故詳筆其事于春秋而錄敝苟南山載歐于詩以垂戒雖欲諱之不可得也苟曰書姦而已則語云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豈其訐陰私于簡册也哉

魯莊公會襄公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

正說 魯莊公名同桓公子禚齊地

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

正說 桓公即小白管仲名夷吾仲其字也初為公子糾之傅鮑叔薦之桓公用以為相作內政以寄軍令合諸侯以尊周室攘荆楚以安中國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此之謂也毛本亦錯于鄭風舊說因以為淫奔之詞則失之愈遠矣

魯詩世學首卷 二十六

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鷄鳴

正說 衛姬桓公夫人列女傳云桓公好畋衛姬為之不食禽獸之肉好音姬為之不聽以此詩觀之其賢亦可知矣此桓之所以霸也

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

正說 莊公名光靈公環之世子桓公之玄孫也淫于崔杼之妻棠姜為崔杼所弒

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

正說 景公名杵臼靈公庶子莊公兄也是時晉霸既衰景公圖霸故及鄭伯盟于鹹及衛侯盟于沙及魯定公會于夾谷及宋公會于洮又與衛侯伐晉終不能得諸侯至康公貸而陳氏篡之陳氏齊大夫陳恒孫田和也

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魏

魏之君子○○○○○○美之賦伐檀 字闕六

魏之君子○○○○○○蔽之間 子下四字不可考蔽上當是賦十二字

魏人苦于○○○○○○賦陟岵 字闕六

正說 朱子謂孝子行役思親而作是詩以篇中考之信矣

魏人困于○○○○其國賦碩鼠 字闕四

魏人憂其國○○○○賦園有桃 字闕四

魯詩世學首卷 二十七

魏之內子○○○○○媵怨之賦葛屨 字闕五

魏人疏其兄弟○○○○賦杕杜 字闕四

魏人苦于征○○○○○賦鴇羽 字闕五

魏大夫不○○○○○刺之賦羔求 字闕五

唐

唐○○○○○○○蟋蟀 字闕八

唐侯○○○○○○○○賦山有樞 字闕八

正說 此詩蓋刺入君不能修道以正其國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取其國家而不知故託言不知及時為樂以風之也毛氏以為刺晉昭公則臆鑿而附會之或疑為答前

篇之意而解其憂然以萬中究其宛矣定入是揄定入是保者考之未見其有合也益入君能修政令而保其國家則雖不為樂豈為他人之所有哉蓋勸人為樂而以是言之則將流連荒亡而後為得也詩之為教豈其然乎

曲沃盛〇〇〇〇〇〇〇憂之賦茱

正說 曲沃唐邑名昭侯以封其尗父成師是為桓尗其後盛強國人恐其為亂而憂之也

曲沃盛彊〇〇〇〇〇〇〇水 彊下闕四字不可考水上當是賦暘之三字

正說 朱子曰此詩序以為美武公失之矣且武公弒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欒入于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甚重則分賦餌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于刑戮乃滑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數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頗倒順逆亂理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辨之以正入心以誅亂賊虞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

曲沃偁弑其〇〇〇〇〇〇〇晉侯唐人刺之賦無衣 其下闕文隱隱可見乃三君傳王命之為凡七字

正說 偁即晉武公桓尗之孫也三君謂哀侯小子侯庚緡

晉入久于從〇〇〇〇〇〇〇葛生 從下當有單字葛上當有賦字餘五字不可考

晉獻公好譏〇〇〇〇〇〇〇 末當云賦采苓餘四字不可考

正說 獻公名詭諸武公子朱子曰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群公子等事可見

晉文公好賢〇〇〇〇〇〇杜 杜上當是賦杕餘四字不可考

正說 文公名重耳獻公子按左氏宋公孫固曰晉公子好善不獻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貫宅又曰文公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國語亦言郤穀卒使先軫將中軍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文公又讀書于臼季問教于胥臣則其好賢則徵矣毛氏乃云刺武公寡將蕉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則妄甚者矣

臼季遇郤缺于冀薦于文公詩人美之賦野有蔓艸

正說 臼季晉大夫郤缺一曰冀缺國語曰臼季使舍于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為之子也與之歸既後命而進之曰臣得賢敢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臧其首惡是也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與為今君之所聞故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于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此詩毛序錯于鄭而說者目為滛詞繆矣

晉大夫〇〇〇〇〇〇譏之賦彼汾 毛本作汾沮洳

正說 此篇乃晉襄公以後之詩毛本列于魏風誤也

晉亂民窮〇〇〇〇〇〇〇傷之賦綢繆

正說 晉自文公始霸主諸侯者九世至定公時趙鞅荀寅士吉射各據其邑以叛遂至衰亂聖人列此詩于唐風之終蓋與衛靈之蝃蝀齊景之甫田正同時也毛序云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東萊從之朱傳則云男女遂其昏姻之禮喜之甚而自慶之詞然以子貢此傳考之毛呂殆近之矣

鄘

檜風

鄘君○○○○○○○○○之賦羔求 毛本作裘求見

正說 毛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游宴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朱傳取之

魯詩世學首卷

三十

鄘之君○○○○○○○○ 君下當有子字餘四字不可考其末 當云賦匪風

鄘人困于○○○○○○楚 其末當云賦萇楚

參紀不終君○○○○○冠 其末當云賦素冠

正說 參紀不終謂不能三年參也

鄘人兄弟相棄○○○○○賦揚之水

正說 此詩毛本亦錯于鄭而序云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朱子辨其誤是矣而以為男女要結之詞固經明有兄弟之文強辨以昏姻之稱而勤示得嗣為兄弟之辭以文之良由不悟毛氏之錯未闕子貢之傳而況論語鄭聲淫之句誠辭知其所蔽承有田矣若知本鄘風之脫簡而止以兄弟相棄為說則明白正大自足以起人友愛之心何假牽強而反害于教哉

考補 按朱傳所引禮云不得嗣為兄弟者自古姑舅之子皆稱兄弟所謂中表之昆也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弔之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之婿已葬則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勿敢嫁禮也詳其義則嗣者子孫之稱非夫婦之謂也蓋因重喪而發夫婦之禮將無子孫繼續而後嗣無中表之昆矣固非謂昏姻為兄弟也彼淫奔者豈有夫婦之道而比于昏姻之禮縱有私產之孽往往下舉豈敢顯育之而明稱兄弟哉夫以淫奔為昏姻指男女為兄弟勉強牽合何異指鹿為馬原其設心惟欲誣孔子為誨淫之書旁引曲証極其羅織而不少貸將謂後世更無能考曾子問者既亂詩之本旨又非禮之正訓傳之侮聖人誣後世往往如此

魯詩世學首卷

三十一

鄘人夫婦相棄○○○○○大路 棄下闕五字不可考大上 當有賦字

正說 此詩毛氏錯于鄭風而序以為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固出臆見或者乃因宋玉好色賦偶有三字相類遂執以為淫婦為人所棄故于其去也攬其祛而留之莫所謂以文害辭以辭害義者也蓋妻棄于夫循大路而去不免攬祛執手而怨之人情之迫切理之所有也若夫淫之事潛行于暗地之中恐恐然常畏人知豈有淫婦公然出于通衢大路之閒當衆人屬目之地執其所私而略無忌憚者哉後以詞人三言之身鄙而肆為誠

淫之邪說將使聖人編詩垂訓之旨反為誨淫學欲之書正解經之大蠹也不可以不辨

鄭

鄭武公好賢而賦緇衣

正說 孔子曰于緇衣見好賢之至舊說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以篤中詞意考甚相牴悟當為武公自作之詩無疑

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債音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將仲子

正說 莊公名寤生武公子段其同母弟祭足鄭大夫仲子其字也春秋傳曰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諫曰大都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艸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將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二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廩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公子呂出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太叔出奔共詩蓋當祭仲初諫之時大夫因莊公有子姑待之之語知其處心積慮在于養成段惡欲以叛逆為名而誅之也故其編次在叔于田大叔之前質諸經傳其註甚明而莆田鄭樵乃以為淫奔之詞若果淫奔而聖人錄之以繼緇衣之後傳敘孰甚焉故今擇毛李蘇呂之說以明之而于異說一切削去

太叔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叔于田

正說 毛本作大叔于田鄭氏孔氏蘇氏陳氏朱子呂氏皆從之誤之甚也

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叔

正說 毛氏本作叔于田錯也此與上篇詞氣皆有飛揚之狀實出一時之作而輔廣疑為民間男女相悅之詞誤矣

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勸之賦有女同車

正說 忽莊公長子昭公也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祭仲諫而不聽及即位遂為仲所逐金仁山曰文姜蓋有秀慧之質最北之才自其家而傳公己驕之雄狐之事計必己久鄭忽之辭計必知此也然則昭公亦可謂明于義理矣祭仲不能將順其美引之當道俾以惡義自殺顧乃勸之娶淫女以求強援是知有勢而不知有義況因其無援党突而逐之則仲也者姦雄之魁亂賊之党耳故春秋書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世子忽出奔衛所以羈仲而明忽之正也至于編詩而錄此篇者豈誅正以深著祭仲之罪也載毛衛不知此義乃曰鄭人剌忽之不昏于齊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固妄說也朱子辯之曰忽之辭昏未為不正而可剌至其夫國則又將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衰有可剌之罪也序乃以為國人作詩以剌之後之譏者又繫其誤必欲刪緣羅織

文致其罪徒欲以拘說詩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之心術然疑亦淫奔之詩而其徒輔廣直以為男悅女之詞則其失愈遠矣使其得見石經此傳知其為祭仲劫忽之意而非國人刺之君之詞則決不為私聽之說而免乎傷教之弊矣

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賦擇兮

正說 鄭莊公之子忽儀亹突莊公卒忽立祭仲逐之而立突突患仲專謀殺之不克仲逐突而立忽高渠彌殺忽入亹齊襄公伐鄭殺亹立儀突入于櫟使傅瑕弑儀而入鄭綫告于楚楚人伐之毛序以此詩亦刺忽妄矣而或謂淫女之詞則又甚馬者也必也熟諷其詩而虛心以求本旨則二者之妄無所惑矣

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人

正說 文公名捷厲公突之子莊公之孫也高克鄭大夫潰者散也衆散流離若水之潰大夫毛序以為公子素也序曰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狄之入衛也使克將兵禦之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不以禮而退不以道危國亡師故作此詩

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大夫憂之賦扶胥

正說 靈公名夷字子蠻文公之孫也世臣即子都子充之屬狂氏狡名靈公之嬖臣

也三人名字見于左傳甚明毛序槩謂刺忽妄矣或以淫女戲其所私則又說濮蔑惡之說不可以訓或者難曰論語夫子苔顏淵為邦之問固曰鄭聲淫此先儒所據以釋經者也則將應之曰夫子固曰鄭聲淫矣不先曰放鄭聲乎它日又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史記孔子年六十八而自衛反魯六十九而顏淵死七十而致仕删詩書正禮樂顏淵為邦之問在其未死之日删詩之前蓋與為仁之問實不相遠夫子苔以非禮勿聽正與於鄭之音相為表裏史記又言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之十存其一蓋夫子素有放鄭之志故于正學之僻凡不止于禮義無關于風教者一切删去今之詩經無淫詞矣儒者泥于鄭淫之一語而不考聖入删正之大功不亦固乎難者曰然則新臺諸篇豈非淫亂乎曰新臺諸詩皆人君之事也國之治亂存亡由乎人君之善惡是以聖人

于衛錄新臺君子偕老鶉之賁賁桑中以著其為狄所滅之由錄蝃蝀以著蒯聵出奔衛輒拒父之由錄敝笱南山載驅以著魯桓見弑于彭生齊襄見弑于無知之由于鄭錄溱洧以子蠻弑于歸生之由于陳錄株林以著平國弑于徵舒之由皆所以明其禍亂之源以為世之大戒如春秋于弑君滅國極亂之事必謹書之無非欲人知所警懼而不敢萌[illegible]其不善之心耳若夫民閒男女淫謔之詞何關于治亂存亡而聖人錄之將使誦者啟其好色之心而禮義之閑且不能禁反為亡國敗家之張本此毛萇鄭樵之輩上誣夫子下誤晦翁而大為萬世風教之害其罪可勝誅哉難者曰萇樵等之罪何如曰毛氏之本編次錯亂鄘之有狐傷貴也錯之于鄭脫其首章而以為男女不待禮而私奔齊之手慕小白也亦錯于鄭而以為昏姻之道關男行而女不隨唐之蔓艸美白季也亦錯于鄭而

謂之男女思不期而會然則賊之樂豈非毛
氏為之作傷哉鄭熊在宋諭附王蔡考于列
傳則如其非端士矣將仲子無喩哉里無析
我樹杞二句比體熊也不知顧曰淫奔之詩
無與于莊公亦陡之事朱子好新喜異從而
惑之引而仲之觸類而長之凡不得其説者
皆以為淫奔之詞由是觀之豈非蓑熊二于
有誤于晦翁耶古説有之曰正人行邪法邪
法悉帰正邪人行正道正道亦帰邪夫子又
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蓋刪正
之後十存其一而猶恐讀者不得其法故教
之以無邪必也先正其心術然後求乎詞意
之閭使言必帰于忠信事必帰于妥帖理必
帰于精純神考索以得其情詠歌以發其趣
滔泳以眷其德則古入之言無一而非吾身
心性情之助國家風化之益讀不徒讀說不
徒說也若以其狎邪儇薄淫亂汙蔑之心讀
之則于句字之閭稍涉疑似者不審其比與

之有倅不枝其時事之有關而一以淫邪說
之故雖以二南之正不免于見誣關雎后妃
思淑女也而謂王季宮人夜至文王之寢而
知其欲妻之情巷耳文王遣使求賢也而謂
后妃攜僕秉馬登山飲潤追樂于朝會征伐
之事免置文王得賢也而謂后妃之化及于
免買之野人楞木不知諸侯之頌周而以為
妾樂其璹鄒虞不知虞人之修職而以為鵲
巢之應餃其靈不謂君公之宣布王命州蟲
不謂大夫聘于京師而皆以為大夫征後其
妻獨居相思而作櫟有梅不爲父毋之心而
曰女子之自嫁野麔不曰父毋拒強委禽者
而曰女子使之徐徐而来行靈不知比于非
禮之汙而為于奔化露之賦于其正者而誣
之若此況其所謂變風者乎而況于鄭衛者
乎是故豹有若葉靜女墻有淡木爪子檜丘
中釆蔄防有鵲巢皆失其本旨而以爲莫非
淫亂之詞至于鄙之大路本為棄婦之迫詞

困宋玉三字之偶似而謂淫女執所私于大
路之中揚之水兩有見弟之明文強解以為
合訓之稱而必為淫者之相謂此其韋合附
會文致羅纖以撅後世亦可謂險矣則亦以
毛本錯簡于鄭而云然也然則蓑熊之罪焉
可撿哉夫蓑也者訓詁之陋儒也熊也者押
邪之小人也由君于觀之殆有不足畫者名
為道學大儒者正當放絶其邪說以求閑乎
聖人立教之本旨奈何愛其新異其異汲汲
然取而綠之以淯吾聖人之經下章宋之理
宗援立于權奸癎遠之手而朱在朱埜皆館
于史氏之門當時遂用其書説科取士國初
聖祖之詔備令學者參考諸儒之說既而胡
廣揚榮金初說華皆下學無術之士纂修大
全之書孳宗朱傳永為定制學者不得編考
諸家之言垂鬐童子習聞淫女惑男之說情
賓一閑湯不可制禮樂康恥之心幾何其不
斷衮溫桑啟孚之至教幾何其不泯臧也哉

雜者又曰然則所謂夫子之于鄭衛澀絶其
聲于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于詩以為戒者
其說非歟曰詩以其詞樂以其聲有詞而後
有聲舜之命變曰詩言志歌咏言聲依永律
和聲八音克諧未有樂而不本于詩者詞正
則聲正詞淫則聲淫然詞皆明文一覽即知
一聲即解聲必播之八音非知音者未易辨
也聞聲之惑人也難辨之尚非所急詞之入
人故易去取不可以不嚴也今既立其詞使
入最習入于心腑論于骨髓乃欲絶其聲于
樂誦禁之且樂不常作詩可常誦是猶決江
河以洪流而欲以一乎障之聖入之教宜不
若之之迂也抑古樂官之奏惟雅頌南列國
之是則太史存之以脩監戒未嘗播之八音
而有其教也夫子所謂鄭聲淫者益東遷之
後禮樂不正列國或有采淫聲以入樂者故
夫子志于必放之也放其聲以絶其流必先
刪其詩以塞其源是乃聖人垂教之大功也

令曰絶其難辨之敎而瀆其易惑之詞豈其然乎若人不敢作樂于鄉國而備私習于簡編是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也矣又眞誠意之學也哉此皆偏愼自信強辯飾非其歟世為尤甚不可信也難若又曰宋程文簡謂淫詩之傳蓋出于里巷狎邪誦習于口秦火之後聖經不全漢儒取其里巷之傳者補綴其間以足三百之數蓋皆夫子之所己刪而未能有辨之者耳近世陽明王氏亦以為然子以為信乎曰此皆不見石經而未得其說從而為之辭者也夫子正樂既曰十存其一則其所刪者衆矣蓋凡哀而傷樂而淫怨誹而犯上縱情而不止于禮義稱美而不足以勸其善心禍亂不足以懼其逸志皆悉刪絶其文故遺其歛不使有傳于世故曰今之詩經無淫詞也久矣說者不知此義故萇以扶蕪諸篇皆是刺忽是怨誹而犯上也想以仲子諸篇專為淫詞是縱情而不止于禮義也二者皆夫子之所故也而二子言之故曰二子之罪也如扶蘇狡童褰裳三詩本為忠臣憂國之作聖人錄之以為人君取舍之鑿乃以為淫女戲讒之言是使臣受淫女之誣而聖人負導淫之謗則其雖纖之陰殆有甚于鄭忽之可憐矣程氏之說蓋猶況于萇等之邪說而又疑聖人之敎下應有此故又特為兩解之和家而且猶豫其詞亦知所突者也使其獲見子貢古傳而主之以無邪之思博學而詳說之稽諸經傳參互以審其事情之眞切諫虛以逆其義理之指歸則雖道學大儒強于自信者亦將以服之不蹶而況于紛紛者乎

大夫諫用狡童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狡童

正說

此大夫即賦扶胥者名氏則不可考矣小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圖事權臣擅

命也朱子非之同昭公當為隣國之君而下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魁譽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遣以狡童目之即且昭公之為人柔懦踈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己壯大不可謂童以是曰之殊下相似而序于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于此則遂移以指公之首為則其弁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于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于忽文義一失而其害于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賊其淫讒之實罪而罷于訕上悖理之虛惡三則學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為貴賤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禮于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不可以不察也按毛氏之讒在于不考左傳不知靈公之世實有狡童為孽臣之氏名又不得子貢之傳而因史麥秀之歌妄謂箕子以狡童目紂遂意此篇亦為刺君之語然麥秀之文乃即此篇之首章決非箕子之詞也朱子之辨于君臣之際可謂屬矣然此三詩實出一人之手乃忠臣憂國繾綣不己之誠正所謂發于情止乎禮義者既非訕上之虛惡亦非淫謳之實罪聖人刪述之意殆下出此而以為淫女見絶而戲其人之詞則非無邪之思矣而陷孔子有導淫之過其聽私之樊與漢儒等耳豈亦未見左傳之故耶辨詳鏡川之說

大夫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

正說

此大夫即賦狡童者因靈公怒其諫狡童而去然慮頑童亂政禍必及君故後作此詩以寓諫焉小序云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考之篇中文意畧

般所當朱傳則曰淫女語其所私而誰之之詞鏡川揚氏曰愚按集傳曰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詩纔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詩巳不期七之五衛猶男悅女之詞而鄭皆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剌譏懲創之意而鄭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于衛矣故孔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也愚初信此為至當之論矣後乃疑焉蓋鄭詩二十一篇改為淫詩其多至一十四篇而下得為淫詩者僅七篇耳鄭衛雖淫而賢者亦衆何賢詩之少而淫詩之多一至于此聖人若録淫詩以示戒但一二篇亦可矣而何必如是之多其所以多者非卒多也傳為之耳朱子嘗言序在于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于怨焉氏固借其言謂文公于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于淫豈無謂哉夫序固多失苟有可訓者疑若不必

盡改之改序豈無他說而一婦之淫耶其所以改序者據其說多不通而異巳所以一婦之淫者主于聖人鄭聲淫之一言耳惟其主聖人之言而據異已之說故改為淫詩者其多至此而不最又歎以亦于田亦為淫詩又為女惑男之說焉蓋序多推此意于言外而為迂曲之說傳多求詩意于詞間而立坦明之論此其所以要云大畧也然詩人才智不同而為詩工拙亦異或情見乎詞或意在言外或迂曲或坦明豈可一槩觀之哉朱子嘗言若人家有隱併事便作詩執剌此乃今之輕薄子好作謗詞嘲鄉里為一鄉所被惡者詩人溫醇決不如此愚謂人有甚惡古今皆然今之輕薄古未必盡無也詩人亦無所不有豈人人盡溫醇着況諸剌詩但為鋪陳榆揚之詞以寫閑悔懲劇之意未始直畧而痛乍之焉知其非溫醇者耶朱子又嘗言序以詩無一篇不為美剌時君而作則是不得志

而懟上者所在成孝是其輕錄陰傳尤有害于溫桑敎厚之敎必不然也愚謂古者處入誘商旅議王政之所許焉氏有是論矣今如傳說則是男女奔誘者通國皆然其淫亂義惡反無害淫桑數厚之敎乎朱子又言序使詩人脫其謠讒之實罪而譏于詠上之處惡愚謂序傳俱非得于詩人之口吟手筆也處實何自而明之第以為剌則剌以為淫則淫各有其說吾安知虛實之所在又焉知詩人今不脫其諷剌之小過而陷于淫佚之大惡也左傳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言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艸鄭六卿餞韓宣子子大叔賦褰裳子齹賦野有蔓艸子游賦風雨子期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他日鄭伯又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艸此六篇者皆傳改為淫詩者也賦詩雖斷章取義然未有以惡為美者賦之不當亦多取識焉當鄭伯言趙孟之時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非第之

言不諭闇況在野乎非使臣所得闇也此六篇者若自前本為淫詞則亦向孟韓起得不以林第為言哉然則此六篇者本非淫詩也焉氏已嘗有此論矣此六篇者非淫詩其餘可知也剌詩之類淫詩者莫如溱洧然以為淫詩而味之則覺其士女相謔而可樂足以啟發人之邪心以為剌詩味之則覺其男女無恥而可惡足以懲創人之佚志正猶為富不仁為仁不富之語如陽貨之語則可以獎小人如孟子之意則可以屬君子也然則序詩何必盡改耶風雨子衿序皆坦明可訓將仲子猶有積惟傳有所主而據之故請風雨輕洮押既子衿儀薄餘直以為淫奔之詩皆文致之耳元郝伯常使于宋貫以道竊之揚州郝見宋儒所為經書傳注作儒鉞以辨之其言有曰孔子語顏淵以放鄭聲鄭聲淫羨主于放而不存其淫以立禮義之大閑朱子詩傳凡史虞憂圖之詞君子傳時之論悉改

爲淫女之作則存其淫而不主于放以導亂倫之大惡且其所謂悅女惑男之說何所本乎使其采得于淫女之手筆猶不可以爲訓況詩來今非淫女其詞今非淫敎是以見錄于孔子朱子乃以其好色之心揚摩聽度自爲淫女而故其妖邪之態極其張藝之談以惑後世之男子鄉黨自好稍知廉恥者耳不恐闡刱筆之書以垂世乎今據二氏所譁則漢宋諸儒說詩之得失有可考者然朱子雅頌諸說注往光明正大起乎漢唐遠矣萬世所當宗而仰之惟于國風或未盡善則亦承襲毛萇鄭樵之誤而未能改正耳焉可固是而過議之乎

考補

東萊呂氏曰桑中溱洧諸篇幾于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体不同有直刺之者親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皆老之類是也或曰後世押邪之樂所胃之以歟詩之叙豈下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聞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于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正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刋而言之雖令之世太常敎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于雅音中之理于桑中溱洧諸篇作于周道之哀其聲雖己降于煩促而猶止于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詞雖近于諷一勸百然猶止于禮義大叙獨能知之仲尼錄之于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厖襍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于歟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令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乃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于鄭聲亟歎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倫六藝乎按東萊之論深中朱氏之膏肓矣而猶微慢強辨提捷不已豈有道君子之氣衆乎然則當時僞學之目殆有由矣

續考

按郝伯常儒鉞之謂宋人論朱熹家婦無夫而有孕又與唐仲友爭台妓觀音奴扶私勸之使全無貫跡豈敵而歟其君至此蓋盡夲好色之人故作詩傳大罪伏邪之說久註論語誣孔子見衛靈淫婦以飾獼遠烝楊后之事其爲萬世風敎大害將率天下萬世悉爲僉數甚于洪水猛獸紂桀楊墨中雜佛老之禍經也遵衆力辨竊慕孟董退之之風思承三聖之志也其言過激故正說刪之

鄭靈公好倡倡俗作娼國人化○○子譏之賦溱洧

正說

倡女樂也化謂上行下效而俊女衆多也此夲佚歎所致而小序以爲兵華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固失之迂而朱傳以爲淫奔者自叙之詞尤非聖人刪述之大意

考補

鄱陽馬氏曰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于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佚之詞也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剌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藝之詞也出于愛亦跂桓亦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剌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荊目黍黎之不言所謂亦于田揚之水之反詞以諷四牡朱薇之詞同變風文公胡不戲索詩詞別自爲號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于詩辭之外矣何獨于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爲錄詞之具乎且夫子常刪詩矣其所取

于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為男女淫佚奔誘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各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宕無恥之詞而其詩篇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者何等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于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悖也惡以為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國不能存禹湯而廢紂桀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于文詞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為刪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于此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于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原輩作為樂府脩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采非不艷麗可書也而醇儒莊士深疾之口不道其詞富家不高其書恨其為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四十有四篇夫子錄之于經又頻先儒為之訓釋使後世誦其文惟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為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若于為惡其于此等之詩計其平日閔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聞惜而遂憎然遷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為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况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令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顯發赤且懟且諱者未聞其揚言于人曰我能喜我善淫

也且夫人之為惡也禁之使不得為不若悅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為與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為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為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為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為之羞愧改行有甚于被譏讓者蓋以非為是而使之求我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今按東萊與晦翁同時而端臨出其後皆與鄙氏之言不期而合者可見道義在人終不可昧也然則強辨之詞果可以奪正理而利祿之誘果足以陷人心乎

續考

馬氏名端臨宋末人其說見文獻通考其辨朱傳甚明然主張小序太過不知小序既非一人所作容有邪說附會其間豈可一一信之而為之強說乎亦猶未見子貢此傳及詳考左氏故耳考補刪潤始可通矣利祿之誘謂舉業陋學專主朱傳之弊

○○為使忠直文武○○美之賦羔求

正說

朱子曰序以變風不宜有美故以此為擬古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按晦翁雖未見古傳然其臆度之精乃能暗合詩之大旨賢于毛衛諸家遠矣

考補

按左傳韓起如鄭子鄭賦羔求以古傳參之當是子產作其詩以美其前輩之君子非鄭人美子產之作也但石經殘缺無由知其名氏耳

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美之賦女曰雞鳴

正說

小序以為陳古義以刺今不悅德而好色誤也朱子辨之

鄭有貞士宜其室〇〇〇〇〇〇俗賦出其東門

正說 小序以為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謬妄求子之辨之當矣

瞽

曹亦振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賦鴟鴞

正說 此傳蓋云美曹亦振鐸而石文既闕不敢質也毛氏以為刺不壹則謬矣

曹之君〇〇〇〇〇〇〇泉 君下五字不可考泉上當賦下二字

正說 毛序以為曹人疾共公附會之謬

考補 共與恭同共公名襄

魯詩世學首卷　四十六

曹之〇〇〇〇〇〇〇蜉 之下五字不可考上當有賦蜉二字蝣

正說 毛序以為刺曹昭公鄭譜又云共公時作未詳所據

考補 昭公名赤

曹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候人 曹下七字不可考候上當有賦字

正說 毛序云刺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朱子曰但以三百赤芾合于左傳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故序如此未知信然否

陳

陳〇〇〇〇〇〇〇宛丘 陳下七字不可考宛上當有賦字

正說 毛序以為刺幽公蓋亦附會之說

陳之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門 之下六字不可考門上當賦衡二字

正說 毛序以為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羞國諂法小心畏忌曰傳故以此詩鄙之其謬且迂甚矣

陳之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憂之賦防有鵲巢

正說 毛序云憂讒賊也近之然謂譏陳宣公則無據此蓋陳之仕者被讒于君其妻憂之而賦是詩私淥著之詞也非

靈公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賦株林

正說 靈公名平國胡公十二世孫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于陳大夫夏御亦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夫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為子徵舒所弒而徵舒後為

魯詩世學首卷　四十七

楚莊王所誅夏御亦名少西泄治左傳作洩治

孔寧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治刺之賦墓門 儀下當是行父二字治上乃泄字餘六字不可考

正說 據子貢傳及魯詩申公之說則此篇乃泄治所作而小序以為刺陳佗無良師傳以至不義惡加于萬民焉朱子曰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見討書于春秋故以無良之說與之序之附會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考補 或謂篇中夫也不良為泄治貢寧行父之詞說苑俻載其語則古傳可信而失子之疑序是矣陳陀字五父春秋桓公之六年書蔡人叙陳陀宣公九年書殺其大夫泄治相去幾二百年則知小序之謬而中公為近之矣

陳○○○○○○○○東門之枌陳下七字不可考東上當有賦字

正說此詩乃男女聚會歌舞相樂詩人賦其事以刺之也小序乃云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朱子曰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荒淫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陳○○○○○○○○以風之賦東門之池

正說毛序以為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考篇中淑姬之句則貞善之稱非淫奔之詞也

陳○○○○○○○○賦東門之楊

正說此疑朋友燕會有至暮而不赴者故賦詩以速之恐未必淫奔之詞也

陳○○○○○○○○之賦月出

陳○○○○○○○○之賦澤陂

正說此篇毛氏以為男女相悅而王安石以為株林之應然以詩中碩大且婘碩大且儼詳之似非婦人之謂則有美一人者亦說譬之詞興

秦

秦襄公以王命征賊周人赴之賦無衣

正說襄公名訕毛序以為刺用兵則謬之甚

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

正說毛序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按此篇造語高妙用字深奇後世老師宿儒未能遠辭似非婦人之所能作也且既曰國人矜其車甲又曰婦人閔其君子則矜者自國人而閔者自婦人然則此詩竟誰為之豈每章前六句出于國人而後四句作于婦人有是理耶訓詁陋儒附會支離如此朱傳之亦為婦人之語皆未知為秦君之勞將也

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周人榮之賦車鄰

正說安成劉氏曰毛序小序以為美秦仲然秦仲但為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入之官當是作于平王命襄公為諸侯時

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正說朱子曰歐陽氏按史記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常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之然襄公雖未能遷有周地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今按群言淆亂折諸聖不得聖人而質之則求其近者言亦可微矣子貢孔門高弟告往知來其述孔傳周有所受之矣不此之擾而誰擾乎且以理接之襄公以伐戎而受封若不得岐豈以建都邑則于何止息蓋襄至岐之時已能取之以立其國至文公時當莊傳之世周室蓋衰始并鎬畿而取之耳修也不詳唯膚迓是信何足取哉

襄公始有田圃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驖

正說圃音又養禽獸之地今作囿

晉重耳入于晉秦○子罃送之賦渭陽秦下當是世字

正說（重耳晉文公名罃秦康公名）

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子闕半字當作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正說（穆公名任好康公父殺人從葬環其左右曰殉）

君子隱于川○○○慕之賦蒹葭

正說（毛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朱子曰此詩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必不然矣今以詩考之其詠嘆淫泆之致決為思慕賢者之詞先儒未聞古傳故耳）

○○○○○○○○○○○風（闕九字不可考風上賦晨二字）

正說（毛序曰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朱子曰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詞序說誤矣今考石經傳文殘缺未知二說所定然詳味詩旨似乎棄賢為近但必係之康公亦無所據也）

○○○○○○○○賦權輿

豳

成王初立周公相欲王知先業之艱陳農○○○賦七月

正說（成王名誦武王子也董子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若鴟鴞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朱子曰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自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西山真氏曰周以農事開國周公作詩欲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盤與無逸同一意也）

周公孫（音遜）于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修政以備之賦鴟鴞

正說（此傳最得聖人之心明乎此則籐金史史記小序毛衛諸家之說可折衷矣）

王感鴟鴞逆周公公帥師征殷一年克○○○士賦東山（豐氏一本無王感鴟鴞逆五字一年作三年）

正說（王成王也逆迎之也成王因見鴟鴞之詩悟周公深憂王室即親迎周公于郊公乃受命征殷也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諸儒因謂三亦流言之初公即擅兵以討之乃後世致虛之臣所為甚非聖人象又云于後公乃為詩以詒王王亦未敢誚公則謂東征二年始克作詩自辨王疑未釋時未敢誚之而已必待風雷之變故金縢之冊而知其待武王之說始親迎之出郊而天反風此又神怪繆悠之說尤不足以語聖人也先正迂菴王氏疑金縢非古書誠有見矣況馬遷諸陋儒耶今據此序則當時事情衇絡可見何必以邪說溷其間而誤萬世哉王迂菴名康大明人）

周公居于魯魯人觀焉賦狼跋

正說（狼跋之詩前二句刺二赤後二句美周公小序但言美周公而朱傳因以狼為興体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

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

魯詩世學首卷　五十　五十一

正說 朱傳以為東人喜見周公之詞與詩意不協小序庶幾近之然以為刺朝廷則過矣

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 當見罭字

正說 小序以為周大夫刺朝廷謬妄之甚朱傳得之然亦以為東人喜周公之至則不免支離而知皆矣

周師歷東山之詩賦破斧

正說 引謂征殷之軍士賡和荅也毛本東山破斧相勝盖同時之詩然考其時則二荅作于九詩之後耳

考補 武城王氏曰豳風雜繫于國風之末然非變風也周公之正風也七月周公所作備陳王業之本以告戒成王與無逸相表裏乃豳風之正其餘或周公所作或為周公而作無可附麗故取而綴于七月之後以其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故謂之風然一詩而兼具三體不止于風也故置諸風雅之間所以尊之以見與列國之風不同也王仲淹例以為變風既失之周且勤王亦未敢誚公之言以為君臣相誚之說尤為無理左氏有周鄭交質之言君子非之豈以周公之聖而與古相誚乎況考之詩並無公誚成王之語王之未敢誚公則書已明言之矣仲淹此言誣周無實而朱子取之殊不可曉

小正 正小正共四十一篇

續音 毛本作雅乃借烏雅字

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享有小正焉鹿鳴王者所以修身也

正說 大學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鹿鳴一詩乃誠意正心之道以為修身之至要故為小正之首篇也

鹿鳴伐木青 青音精本作青 毛 莪隰桑皆所以燕賢也

常棣燕兄弟頍弁 弁今作弁 燕親戚也魚麗○○嘉魚 毛本作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瓠葉皆所以燕大臣也

天保大臣所以報君也

正說 君者通天子諸侯而稱之先儒謂小正通乎上下信矣

煌勞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之勤也出車勞將師之成功也采薇勞師也杕杜勞戍也○南山 南上闕信字 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大田農夫所以報上也斯干落親宮也

正說 落者宮室既成而設燕飲也毛序以此爲宣王時詩然禮儀下管新宮先儒以為郎斯干詩以子貢傳証之信矣朱子謂小序時代人名多出附會有旨哉

鴻鴈懷流人也蓼蕭○○者莪 闕二字常常 湛露彤弓菜鳶采菽皆天子之燕諸侯也瞻彼洛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正說 以上凡三十九篇皆成康以前之詩多周公所定故子貢作傳序之如此

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立雍鴻以之

尊賢則不惑鹿鳴一伐木菁莪隰桑可見

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常棣頍弁可見

敬大臣則不眩嘉魚以下四詩所以敬禮大臣者至矣天保一篇所以頌祝之者無非引君當道而使之下眩也

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惶華四牡出車可見

子音字庶民則百姓勸采薇杕杜以恤其兵楚茨信南山甫田以勸其農皆所以庶民也大田一詩則庶民之所勸矣

于來百工則財用足斯干為宮室而作亦百工之一事也篇中雖無百工財用之詞然非財用之足百工之來而驟興百堵之役則非盛世之事而其民且有怨叛之心矣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鴻鴈近之蓋成王時殷奄邶鄘虐用其衆周討平之而流民來歸是其一端也

懷諸侯則天下畏之蓼蕭至魚藻九篇則所以懷所以畏者皆可考矣斯周道之所以正乎

正說子貢言此二十三篇所以為正

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

正說宣王名靖厲王子中者再也

六月北伐也采芑南征也黍苗城申也車○○

日吉日上闕二字工閟武也○○闕二字庭燎勤政也沔水

念亂也無羊考牧也車舝樂親昏也

正說以上九篇雅非周公所定然宣王之時蓋亦奏之燕高而附于雅樂夫子列之

正以著中興之德也毛氏諸家繫謂之變小正錯譔甚矣

小正傳

正說二十七篇之氏謂之變小正

昭王南○○○○○大夫憂之賦鼓鐘

正說昭王名瑕成王孫康王釗之子南游于荊荊即楚也荊人膠舟以進渡漢膠液舟解王溺而崩

祈招○○○○道穆王西征祭音債公述民怨以諫

賦祈○招音韶招下闕三字不可考祈下闕招字

正說穆王名滿昭王子春秋傳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小序以為刺宣王蓋因秦火之後簡編散亂偶見此詩在沔水之後遂想像而傳益[illegible]耳白駒黃鳥我行放此

考補季彭山曰祈父白駒北山緜蠻無芋諸篇序皆以為刺宣王也竊意宣王之學聖人之學也其政王者之政也其所用以為將相者南仲吉甫方叔仲山甫申伯召虎諸賢其所建立皆以德行仁畧不雜于功利觀于出車六月采芑車攻雲漢蒿高烝民江漢常武諸詩遺風所存真皆文武之德意所謂中興以優先王之舊者豈在于疑色之可見者哉諸臣周皆格心之學也然傳述未詳所可考者仲山甫之德最為精密又事宣王最久其朝夕啟決必有默成至其晚年益宜堅周豈至一變無終如序所刺哉國語載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仲山甫諫不聽而卒立戲遂以是為諸侯不睦之本以理論之諸侯豈得有以于見王之事乎至于下籍千訌褒師南國之事皆非宣王斯宜有而序詩者擾

之後儒未有能察此者惟朱子疑之而曰多不可考然亦未嘗斷其決無此事也夫一日萬幾事亦安能保其無闕但隨時追救即是聖功故吁咈之言唐虞不免何害其為聖也若終喪厥德如両截入則聖學必不至此聖人之德將為萬世法程妄加訾議使人懷不信之心其害教豈小失哉

共王之○○○去周○○留之賦白駒

正說 共王名繄穆王子

懿王之○○○○勞于○事賦北山

考補 懿王名繄邑共王子

孝王之時○○○○○而○○○之賦緜蠻

正說 孝王名辟方共王子懿王弟也以上二詩毛本錯亂小序皆列于幽王之時未詳所攄

厲王信讒大夫憂○賦青蠅

正說 厲王名胡宣王子常使衛巫監謗可謂信讒之證

厲王之時諸侯勞○○○賦小東

厲王不禮諸侯○○相戒以避鬱柳 諸侯下疑又有諸侯二字避下闕之賦二字

正說 厲王暴虐觀其執齊哀公而烹之宜其諸侯之思避之也

厲王出居于彘○○○○賦小明

正說 出謂自內而之外居者天子溥天率土皆其所宜居也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乃子貢書法之所本耳

○伯奇○○○○後○鄰大夫閔之賦小弁 伯上疑有尹字餘四字下可考

正說 子貢劉向趙岐皆以此為尹伯奇事是也小序乃曰刺幽王也太子之傅是也夫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太子臣且子也其傅何人顧可以刺王乎序于擇兮扶胥狡童褰裳皆以為刺忽朱子辨之當矣忽不可刺也幽王有君之尊父之親其臣與子顧可醜詆深刺而無所忌乎且宜臼弒逆之賊又安有親親之仁而孟子稱之孔子作春秋以誅亂臣討賊子託始平王其旨深矣豈肯錄其怨父之詞以示

後世而不之刺乎惟鄭大夫比肩事主則于吉甫有友道焉朋友責善固其職也其詩首章有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明伯奇之無罪也次章有曰假寐永歎惟有用老則怨朋友陷于不慈之惡而憂念之深也三章有曰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則明天性之至情以感動吉甫也五章有曰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則譏吉甫寵其後妻而託物以諷之也六章入曰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已明在已怵惕惻隱之心不能自恐故為之閔滿而賦詩以諷之七章乃曰舍彼有罪然後正名後妻長古之罪不可舍也八章復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則戒吉甫反求于心而發徒泄之于近也言至此可謂明切之至矣而不但已也又舉邛棄婦谷風之詞而誦之于終廢吉甫追念前宴而推憐其子也夫子錄之于雅者一見伯奇之孝雖未如舜而可以學舜二見鄭大夫盡朋友責善之義三

見吉甫從善之勇四見後妻感化為慈亦庶幾底豫之美斯閒足以興起人之良心而篤夫親親之仁其為世道之助豈小補哉朱辨亦云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為宜臼耳序又以為宜臼之傳尤不知其所援也蓋亦嘗聞趙氏之說而有疑于萇然不能斷以從正者則由未見石經故耳

幽王○○○○○○○巷伯 王下五字不可考巷上當有賦字

大○○○○○旻 大下四字不可考旻上當有賦小二字

○○○○○○○相戒賦鳴鳩

申后失位賦○○ 賦下闕白華二字

正說 申后幽王之后申侯女姜姓

魯詩世學首卷　五十八

○弟不○○○○之○○兮 弟上疑是兄字不下四字不可考之

下當有賦角二字

朋友○○○○○之○○風 友下五字不可考之下當賦谷二字

○○○○○賦四○ 賦上五字不可考四下當有月字

○○○○○思○○母賦蓼莪

皇父專征○○○○賦十月 征下四字不可考月下當有之交二

字

桓王伐鄭○○○家父諫賦節

衛武公○○○○賦賓之初○ 上四字不可考初下當有筵字

西周衰退○○○○大夫傷之賦正月 退古敗字

大夫傷于○○○言 以下當云讒賦巧三字

考補 毛本前六章名巧言後八章名何人斯非

君子懷○○○○賦都人士

王室播遷○○○○臣閔之賦雨無其極

考補 毛本作雨無正非

大正 正大十八篇續大正六篇

考補 此傳石本殘闕尤甚不可悉考

周公制○○○○○會朝受○○○○有大○

魯詩世學首卷　五十九

○ 制下五字受下四字皆不可考大下當有正為二字

○○生民公○○○○○模旱麓○○○矣靈

臺大武○○○○聲其葦○○○○○嘉樂皆周○

○○惠以訓成王○ 生上當有文王二字公下當有劉緜大明棫五字旱

麓下當有思齊王三字武下當有文王有三字葦下當既醉鳧鷖四字周下疑是公字德上二

字不可考王下當有也字

○酌○○○○○○○王也 酌上當有洞字王上七字不可考

宣王○○○○○焉 王下疑有中興而大正續六字

雲漢○○○○高○○○○○伯

○○○伯也韓奕○○○○○○○○漢平○
○○○○○○○也共闕三十字皆下可考
大正傳
考補七篇毛本作變大正
召穆公諫○○○蕩
○○○戒○○賦民勞
○○○○○○板
○○○○○○賦桒柔
○○○○○○○卭古仰字卭上當有瞻字餘六字不可考

○○○○○○○旻旻上疑有召字餘六字不可考
衛○○○○○懿戒衛下疑有武公二字懿上當有賦字二字不可考
頌
考補石經磨滅尤甚僅可辨者四十五字而已
周公○○○○○○○○○○○思文○○○
○○○○天○○○○○○○○○○○文○
○○廟○○○○○將○○○○○○○○○○
○○○○烈○○○○○○○鷺○○○○○
○○○○○○子○○○○○○○○時邁○

○○○○○○○○○賚○○○○○○○○
○般○○○○○○○○○○頌武○○○○
○○○○載見○○○○○○○○○替合○
○○○○○○○○寢廟○○○○○○○○
○成○○○○○○○○○○朝○○○○○
○○○○朝于○○○○○○○○之○○○
○○○○○○之也淡○○○○○○○○○
也○○○○○○○○○祀成王○○堂○○
○○○○臣工○○○○○執競○○○○○

○成康○○○○○報○○○○○○賽○○
○○○○○○也共闕二百三十三字
商頌
考補商頌五篇毛鄭韓孔呂朱錯于魯頌之後非也
宋公孫正○○○○○○○下闕七字可考
考補公孫正字考父孔子之七世祖也
那烈祖祀成湯也長發大禘也玄鳥○○○○
殷武○高宗也共闕五字
魯○魯下當有頌字

正說魯頌四篇

考補　按申公謂魯頌五篇非孔子所錄蓋狼跋九罭伐柯破斧四篇皆魯人之詩夫子取以附于豳風矣此閟宮泮宮楚丘駉駜五篇其子貢取以附之商頌之後矣

○僖公十有八年始郯史克○○賦閟○　僖上疑有魯字克下當有頌之二字閟下當有宮字

考補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然不詳其所始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伯禽天子禮樂墨子書云魯惠公請于平王而用之先儒互有是非迄無定論今子貢傳以為實始于僖公與春秋所紀最合而記亦言諸侯之僭禮自齊桓公始也魯僖之前桓有大雩閔有吉禘僭已僭越而未有郊也至僖而郊始見于春秋蓋僖與齊桓同時皆有功于周室恃功而僭禮諸侯皆有效尤者矣王室甚衰方賴諸侯以僅存無載間其非禮此夫子所以歎之也事理甚明當以為定論無疑矣

續考　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公獻捷于太廟史克○○賦泮水　公上疑有僖字克下疑有頌之二字

正說　太廟后稷之廟泮宮漢儒以為國學之名謬甚以詩考之全無養士之意程泰之戴仲培楊用修考辨詳確矣

僖○○楚丘以備戎○克頌之賦定之方○　傳下闕公城二字戎下闕史字方下闕中字

考補　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莊公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故僖公二年城楚丘以備戎也毛本錯于衛風以為衛文公復國之詩乃承公羊之謬耳

僖公○○○○○○賦駉

考補　此篇專以馬言蓋承楚丘騋牝三千之意

僖○○○○○○頌之賦有○　傳下六字不可考有下闕駜字

魯詩世學首卷終

子夏序

國風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

李氏曰后妃太姒也○朱氏曰太姒未嘗稱后此追稱之云耳此詩當時人所作以美太姒之德周公取以為周南之首篇以教天下後世以明凡為后妃者其德皆當如是也故序者不曰美太姒之德而特言后妃之德

風之始也

朱氏曰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教之所由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疏曰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皆正其夫婦焉

故用之鄉人焉

疏曰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興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補傳曰近而用以化六鄉之人也

用之邦國焉

疏曰令諸侯以之教其臣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補傳曰遠而用以化六服之國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疏曰樂記注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惟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即是為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為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對文則別散則通比音偕

治世之音安以樂

音洛

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

音四

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

疏曰鬼神與天地相對則唯謂人鬼耳

莫近於詩詩出於情之真其感也深故正人事之得失使人捨非而從是與夫動天地感鬼神無有近於詩者吾心有此理在人在天地在鬼神亦同此理以此理之同者止之動之感之何遠之有正得失通上下言之

朱氏曰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陰陽之氣而致災召祥蓋出於自然

先王以是經夫婦

朱氏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疏曰經常也

成孝敬

朱氏曰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閒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

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

譎音決○嚴氏曰譎說也

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

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疏曰以其變改正法故曰變焉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疏曰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曹氏曰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說者云志記也國史既掌邦國四方之圖籍則書章民風無不通習詩采傳之後屬之國史故楚左史倚相問祈招之詩而不知則右尹子革非之○招音韶

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

疏曰吟詠己之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

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

朱氏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性則天命之在我者也

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嚴氏曰止乎禮義而不失其性之德則由于先王教化之澤淪浹於人心者未泯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

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朱氏曰形者依而象之之謂也○永嘉陳氏曰風詩由下以觀上多作于小夫賤隸皆因民俗厚薄推本于一人之善惡也雅詩由上以知下多作于公卿大臣皆以朝廷藏否推廣而達之四方之理亂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疏曰謂形狀容貌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嚴氏曰鬼神之理隱而顯故曰神明○告音誥是謂四始李氏曰關雎者風之始也鹿鳴者小雅之始也文王者大雅之始也清廟者頌之始也詩之至也曹氏曰四者皆始于文王故謂之四始以其德之不可以復加矣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朱氏曰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王者之風陳氏曰岐東之地宗周在焉故為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曹氏曰周即美陽之周原太王之舊都也南言化自北而南也疏曰文王之國在于岐周東北近于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是鵲巢騶虞之德朱氏曰言德者蒙化以成德也諸侯之風也陳氏曰岐西之地為召公專主諸侯之國故為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朱氏曰先王文王也故繫之召公曹氏曰召即雍縣之召亭○李氏曰周召之分陝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于文王故周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周南召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召南周公所得之詩多為文王而作故言王者之風召公所得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謂之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所以教分陝以東如江漢汝濆即陝之東也分陝以西如江沱即陝之西也○疏曰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為雅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以繫之二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嚴氏曰詩經首二南見夫婦之倫焉見王道之端焉二南繫周召見君臣之倫焉文王心術之微盛德之至焉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補傳曰王業之本在稼穡后妃之本在女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疏曰言以恩意接及其下衆妾使俱進御于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則子孫衆多也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忌疏曰摽有梅傳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女自十五至十九男自二十至二十九也東門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下逮秋冬嫁娶正時也鄭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為昏是禮之正法國無鰥民也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
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嚴氏曰應效應也公子指周南國君之子公子生長富貴未嘗憂懼況當殷末俗流世敗之時宜其驕淫輕佻也今乃信厚豈非關雎風化之敎歟公子猶信厚則他人可知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朱氏曰文王之時關雎麟趾之化行于內諸侯蒙化以成其德而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當時之人詠歌而美之當必為一人而作然周公取以為發明夫人之德皆當如是則其義不主於所主之人故序者特曰夫人之德而已
序 五
國君積行累功
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嚴曰起自父母之家德如鳲鳩
乃可以配焉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也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
共祭祀矣嚴氏曰采蘋采蘩之推也
甘棠美召伯也嚴曰風雅正經皆下言美此云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惟下言美文王者耳
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詩補傳曰甘棠皆以為武王之詩謂文王雖分岐為周召采地實未嘗往涖其國至武王克商始分陝召伯聽訟已非文王之世而是詩又作于召伯既去之後抑

不知文王化被南國而召伯聽訟之日又能推明其教行露既繫之文王甘棠雖在召伯既去之後亦未必作於武王之時不若繫之文王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
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朱氏曰在位節儉正直本於國君夫人正身齊家以及其國之故故曰鵲巢之功致也
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
直德如羔羊也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黃氏曰文王之時召公未分陝自召南之國曰召南之大夫皆後世作序者之辭而非當時作詩者之辭也遠行從政不遑寧
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序 六
摽有梅傳曰摽落也○嚴氏曰摽本訓擊即柏舟寤辟有摽是也此詩謂擊而落之也男女
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嚴曰媵妾也古者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娣媵但下必備耳
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
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
亦自悔也程子曰不以媵備嫡妾之數而侍君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
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曹氏曰春官巾車掌王后之五路自重翟以至輦車凡五等重翟之次即厭翟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也褘翟以至褖衣凡六等褘翟之次即揄翟也凡婦人車服各繫其夫之尊卑惟王姬貴盛故詩不繫其夫而下王后一等則車下最翟服用揄翟矣於侯伯夫人皆厭翟頭人所謂翟弟以朝是也今言車服下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則所嫁非諸侯故詩稱齊侯之子明其非諸侯也○厭音葉褘音揮褖音彖褕音搖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鄒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衛頃公詩夷王時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朕曰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曹氏曰莊公揚武公之子頃侯之曾孫也妾上僭朕曰謂公子州吁之母嬖而州吁驕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衛莊姜詩平王時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衛州吁詩桓王時朱氏以為莊姜作○朕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桓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桓立州吁殺之戴嬀于是大歸莊姜遠送之於野作詩見己志○嬀音規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致困窮之詩也衛州吁詩桓王時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衛州吁詩桓王時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衛州吁詩桓王時朱氏曰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兵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者自兆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耳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衛州吁詩桓王時

雄雉刺衛宣公也朕曰宣公晉桓公太子淫亂不恤國事朕曰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

作是詩衛宣公詩桓王時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衛宣公詩桓王時○朕曰夫人謂夷姜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衛宣公詩桓王時

式微黎侯寓於衛朕曰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陳氏曰黎在上黨壺關縣蓋衛附庸也故此二詩黎臣所作而得為衛也其臣勸以歸也衛宣公詩桓王時○補傳曰以詩作于衛地故編之衛風

旄丘責衛伯也朕曰衛爵每稱侯今云伯者時為州伯也州之制使伯佐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曰疏

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二 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殷 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 以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 伯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亦十國為連 此宣公為二伯非方伯也又非連率而責之者以連 卒屬方伯若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 為州伯佐方伯下使連屬救之也知宣公非州牧而 為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 曰牧若是當言衛責牧也 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衛宣公詩 戚王時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 牋曰伶官樂 官也伶氏世 掌樂官而善焉 號樂官為伶官 故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衛宣公詩 戚王時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 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衛宣公詩桓王時○牋曰國君 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 夫寧於兄弟○揚氏曰思歸發乎 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

序 九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 宣公詩 戚王時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 而去焉 衛宣公詩 戚王時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衛宣公詩 戚王時

新臺刺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 李氏 曰宣公上烝夷姜生伋為娶於齊宣公聞其美 歆納之恐其不從故於河上作新臺而要之 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衛宣公詩 戚王時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 牋曰 宣公 為伋娶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 於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 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 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衛宣公詩 戚王時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 釋文曰共姜共伯之妻 禮婦人從夫謚姜姓也 也衛世子共伯蚤死 牋曰共伯僖侯 之世子名餘 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作是詩以絕之 衛武公詩 宣王時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 宣公卒惠 公幼齊人 使其庶兄昭伯烝於宣姜生子五人 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衛惠公詩 戚王時

序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牋曰夫人 惠公之母 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 牋曰人君 小君也 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衛惠公詩 戚王時

十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惠公詩 桓王時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衛惠公詩戚王時○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 也國人疾而刺之故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 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 則人道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 美文公而 衛後興焉 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 疏曰文公燬昭伯 頑之子戴公中弟

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殷富焉衛文公詩惠王時○左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衛文公詩襄王時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義也衛文公詩襄王時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衛文公詩襄王時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譜疏曰載馳是許穆夫人所親作傳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漕地在鄘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疏曰黔公亦惠公朔公子國人分散露於漕邑箋曰謂戴公也許穆夫人閔衛之亡箋曰戴公申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衛戴公詩惠王時

序 十一

衛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疏曰武公和僖侯子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衛武公詩幽王時

考槃刺莊公也疏曰莊公揚武公和子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退而窮處衛莊公詩平王時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衛莊公詩平王時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衛宣公詩桓王時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衛宣公詩桓王時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衛惠公詩莊王時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嚴氏曰惠公之閒惠王時詩○箋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

序 十二

伯兮刺時也曹氏曰是從也王為主而衛人從為故不專刺宣公而云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衛宣公詩桓王時○箋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事見左傳桓五年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衛宣公詩桓王時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衛文公詩惠王時○疏曰衛戴公以廬於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

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稱去執衣單複具曰稱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尺也

王

黍離閔宗周也譜疏曰正月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為宗周發統云即宮於宗周謂洛邑也以洛邑為東都故謂鎬京為西都○李氏曰成王之營東都王城則遷九鼎焉成周則居頑民焉平王以來皆居王城至敬王遭子朝之亂王城多子朝之黨敬王不能居于是遷於成周昭二十六年書天王入於成周此宗周成周之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疏曰平王詩也平王宜臼幽王子○補傳曰序詩者道東周大夫之情狀簡短教語發明一篇終始之義至今讀之使人流涕誰謂詩序可無取哉

序　十三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李氏曰此大夫蓋同僚也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疏曰平王詩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疏曰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強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疏曰平王詩○嚴氏曰民之貧困之難也故以閔周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疏曰桓王林平王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采葛懼讒也疏曰桓王詩

大車刺大夫也禮義陵遲疏曰陵遲猶陂陀言頹壞之意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疏曰桓王詩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疏曰莊王佗桓王子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鄭

緇衣美武公也疏曰武公掘突桓公友子索隱曰名滑突滑一作掘音鶻父子竝為周司徒疏曰父桓公友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朱氏曰周人作是詩○呂氏曰若鄭人所作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兮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

序　十四

之功焉鄭武公詩平王時○呂氏曰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武公父子也講師誤以為武公好賢疏曰有國善善之功為夫其吉矣

將仲子刺莊公也疏曰莊公寤生武公掘突子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疏曰弟名段字叔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鄭莊公詩平王時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鄭莊公詩平王時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鄭莊公詩平王時○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為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清人刺文公也疏曰文公踕厲公突子踕音捷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鄭文公詩惠王時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鄭莊公詩在平桓之間○箋曰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鄭莊公詩在平桓之間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鄭莊公詩在平桓之間

序　十五

有女同車刺忽也疏曰昭公忽莊公寤生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大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鄭昭公初立詩桓王時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鄭昭公詩在桓莊之間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鄭昭公詩桓莊之間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昭公詩桓莊時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昭公初立詩桓王時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昭公詩桓莊之間○疏曰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之是忽爲主亦宜繫忽皆昭公詩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昭公詩桓莊時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昭公詩桓莊時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昭公詩桓莊時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昭公詩桓莊之間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詳具左傳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也厲公詩僖王時

序　十六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厲公詩僖王時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厲公詩僖王時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疏曰哀公不辰癸公慈母子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也哀公詩懿王時

還刺荒也曹氏曰書云外作禽荒孟子云從獸無厭謂之荒則荒者謂以田獵而荒棄政事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哀公詩懿王時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哀公詩懿王時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哀公詩懿王時○嚴氏曰哀謂政衰民散淫風肆行而無忌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呂氏曰此一語瞽蓋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文而妄附益之耳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哀公詩懿王時○疏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

南山刺襄公也疏曰襄公諸兒僖公祿甫子鳥獸之行淫乎其妹箋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襄公詩莊王時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襄公詩莊王時

序　十七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疏曰畢以掩兔網小而柄長形如畢星弋繳射也謂以繩繫矢而射也繳謂生絲為繩也○曹氏曰言田獵以及畢弋則曰細俱舉矣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或為人害故包羲氏結繩而為網罟以田以漁本以為人除害而已後世因以寄軍政焉包音庖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陳古以風焉襄公詩莊王時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桓公詩莊王時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襄公詩莊王時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子焉襄公詩莊王時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嚴氏曰按譜魏風七篇當平桓之間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序　十八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疏曰僖公司徒靖侯宜臼子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晉僖公詩都曲沃當共和之間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疏曰昭公伯文侯仇之子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

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昭公詩都翼平王時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疏曰左傳惠公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昭公詩都翼平王時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昭公詩都翼平王時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昭公詩都翼平王時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昭公詩都翼平王時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晉昭公詩平王時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箋曰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小子侯詩都翼桓王時

無衣美晉武公也桓叔成師始封曲沃莊伯鱓桓叔子也武公稱莊伯子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晉武公詩都絳僖王時○疏曰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於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大夫就之請命

有杕之杜刺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武公詩都絳僖王時

葛生刺晉獻公也疏曰獻公詭諸武公稱子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獻公詩都絳惠王時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獻公詩都絳惠王時

秦

車鄰美秦仲也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諡可稱秦仲始大補傳曰秦仲未為諸侯謂之始大蓋視其先為大耳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秦仲詩宣王時

駟驖美襄公也疏曰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始命箋曰始命為諸侯也○疏曰秦自非子以來世為附庸未得王命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秦襄公詩平王時○疏曰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囿者域養禽獸之所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襄公詩平王時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襄公詩平王時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補傳曰周地雖有王命尚為戎狄有戒其無負天子之託而勸其必取也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勸戒之襄公詩平王時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穆公詩襄王時○疏曰穆公任好德公之子于襄公為玄孫之子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於、以葬殉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此穆公命從已死之人乃自殺從之

晨風刺康公也疏曰康罃穆公任好子亡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康公詩襄王時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朱氏曰襄公以王命攘夷狄報君父之仇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違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而不與民同欲焉康公詩頃王時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康公詩襄王時

序　二十一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康公詩襄王時

陳

宛丘刺幽公也疏曰幽公寧慎公圉戒子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幽公詩厲王時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幽公詩厲王時○疏曰古者井田之制當井之中以二十畝為廬舍因為市交易故稱市井

衡門誘僖公也朱氏曰誘進也○疏曰僖公孝幽公寧子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錢曰掖扶持也○陳僖公詩宣王時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僖公詩宣王時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僖公詩宣王時

墓門刺陳佗也疏曰佗文公圉子桓公鮑之弟世家以佗為厲公躍為利公按經傳五父與佗一人厲公即是淹利公矣為遷謨也無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厲公詩桓王時

序　二十二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疏曰宣公杵莊公林弟君子憂懼焉宣公詩在僖惠之間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宣公詩僖惠之間

株林刺靈公也疏曰靈公平國共公朔子淫乎夏姬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夭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堅於鄭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字馳驅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靈公詩定王時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

感傷焉 靈公詩定王時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國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彊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嚴氏曰按詩當東遷之間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曹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 疏曰昭公班僖公夷子 無法以自守 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 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昭公詩惠王時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疏曰諸侯之禮共公襄昭公班子共公詩襄王時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共公詩襄王時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共公詩襄王時

豳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 按曰管蔡流言避于東都 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疏曰故陳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處豳地之先公公劉大王之等耳下陳后稷之教令輒言后稷者以先公修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

鴟鴞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朱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矣其挾武庚及淮夷以叛蓋以周公為亂也周公雖已戒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泯也故周公作此鴟鴞之詩以遺王告之以王業艱難不悉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子曰伐柯乃既傳罪人之後周公還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補傳曰是詩與伐柯相類然伐柯則言朝廷不能以禮迎周公是詩則言周公不當久處外也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疏曰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然後忠臣嘉賓盡其心矣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疏曰事畢來歸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曹氏曰燕以遣之所謂禮歌以樂之所謂樂也言遠而有光華也疏曰光顯其君命不辱命於彼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疏曰小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規之耳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疏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於上以荅其歌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疏曰玁狁今旬奴也以天子之命命將率疏曰天子殷王也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也

出車勞還率也

杕杜勞還役也

序　二十五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朱氏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朱氏曰此亦燕享通用之樂

南山有臺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蕭澤及四海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有才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眾缺

序　二十六

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采芑宣王南征也 疏曰上言伐此云征便辭耳無義例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序　二十七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疏曰留意於馬祖之祈禱是能謹於微細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降於下

鴻鴈之什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王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釋文曰箴諫誨之辭

沔水規宣王也 牋曰春秋傳云近臣盡規

鶴鳴誨宣王也

祈父刺宣王也 傳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牋曰考成也○疏說文云釁血祭也雜記下云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釁廟禮也襍記云露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

無羊宣王考牧也 牋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疏曰周官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爾牲則具主以祭祀為重馬則祭所用者少豕雞犬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為美也

序　二十八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牋曰家父字周大夫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朱氏曰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宜臼之傅知其無罪而憫之故述太子之情而為之作是詩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絶之疏曰蘇也暴也皆畿内國名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曹氏曰周官寺人王之正内五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宮之戒令注云寺之言侍也正内路寢也侍王於路寢之内蓋奄人也巷永巷也内人之所居伯長也其官爲寺人而職長永巷故寺人而稱巷伯焉

谷風之什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焉疏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亭　二十九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疏曰譚國在東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疏曰譚大夫雖自爲己怨而王政大經偏東非譚獨能故言東以廣之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鍾刺幽王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疏曰周禮以田易者爲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滿亦當墾之今乃興下易之田並不墾種故言多萊○李氏曰萊者廢田也地官遂人田百畝萊五十畝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甫田之什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疏曰思成王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亭　三十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疏曰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賢則居父位矣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疏曰同姓諸公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

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疏曰酒誥注云齊色曰湎沈湎者飲酒過又若沈沒然使湎然俱醉顛是齊同也樂記說樂之遂云詠嘆之淫液之則淫液遂久之意也湎音免液音亦）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魚藻之什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序　三十一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疏曰召伯召穆公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疏曰幽后褒姒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疏曰孽支庶也宗適子也）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緜蠻微臣刺亂也（疏曰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疏曰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疏曰牲可牽行餼是已殺）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序　三十二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疏曰荊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艸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疏曰詩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祖謂大王王季以前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若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靈臺疏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疏曰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魚亦蟲之別名

序　三十三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釋文曰姜姓嫄女有邰氏之女后稷母也○邰音台文王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疏曰君子作成王也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疏曰神者天神祇者地祇祖考則人神也
假樂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疏曰公劉后稷之曾孫而獻是詩也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疏曰召穆公名虎康公十六世孫也厲王名胡夷王子
板凡伯刺厲王也疏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流也入為王卿士
蕩之什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紀

序　三十四

綱文章故作是詩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疏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疏曰仍叔周大夫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疏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曾氏曰尹官也以官為氏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
然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
之臣也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序　三十五

維清奏象舞也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
執競祀武王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噫嘻春秋祈穀於上帝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雝禘大祖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武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桓講武類禡也（疏曰類也禡也皆師祭也）　賚大封於廟也
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

魯頌

駉頌僖公也（疏曰僖公名申莊公子當惠王襄王時）　僖公能遵伯禽之
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
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序　三十六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疏曰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
（至戴公也）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疏曰孔子七世之祖）得商頌
十二篇於周之大師（譜曰周用六代之樂故得有商頌）以那為首
烈祖祀中宗也（疏曰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

顯之號為中宗

玄鳥祀高宗也傳曰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鳴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中宗云

長發大禘也說曰大禘之樂歌也

殷武祀高宗也說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魯詩世學卷一

宋 豐稷相之 正音

明 豐慶文慶 續音

豐耘用勤 補音

豐熙原學 正說

豐道生人季 考補

門人 何昆汝食 續考

國風

正說 朱子曰國者諸侯所封之域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

時存肄備觀省而存監戒耳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鄶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史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此毛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鄶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今以石經考之皆不然矣蓋周南興於文王之時召南處於武成之際邶鄘擧於成之初載衛風於於定之未年王齊魏唐邶鄭曹陳秦多作於東遷之後其時代之序既如此而十三國之變風由正而趨變者豳本書風處變而反正者此夫乎之乎定而按之子貢豈後儒可以汨亂之哉正周太文之歌惟而周有之東遠之後禮壞樂崩豈復能采列圖之風而歌之於樂哉左氏所記季札觀樂之言先儒多以為經之季詞不足為據而終據之以為未削之序況詩惟二南正雅及頌可奏之于樂變風變雅或可歌以觀其志如鄭七乎之賦或不歌則太史錄

之以存監戒皆非奏於樂者也劉原父曰好簡歐凡只少讀書觀其說詩淺陋京吳撒兵

考補

朱子名熹字元晦又稱晦翁宋新安人謚文公歐陽氏名修字永叔宋廬陵人謚文忠周召邶鄘衛魏曹唐皆姬姓國齊姜姓國秦嬴姓國陳嬀姓國鄭姬姓國詳見各國風下毛詩者漢大毛公小毛公所傳之詩鄭氏名玄字康成漢人左氏魯史官張春秋傳并國語季札吳公子魯襄公時聘魯觀樂鄭七子公鎔字子長公孫夏字子西良宵字伯有公孫僑字子產游吉字大叔印段字子石公孫段字伯石皆鄭大夫也劉原父名敞東清江人按東萊呂氏曰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采者太史播之音律以風天下如二南是也又引大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張子曰風有美刺不直言之意變源輔氏曰上以風化下謂正風止然變風亦間有如比者下以風刺上則止謂變風蓋上之化有不善則下之人又歌咏其風之所自以議其上也風雖有二者之殊然皆不主於致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有取乎彼以無心而能有所物故皆謂之風也今按風雅頌之體猶後世之古風歌行律詩然句之別乃其音節之殊非其義之謂也漢唐諸儒不辨其音而強求其義往往穿鑿附會失其本皆至朱子始以音節言之可謂得之矣大詩樂不同說有詩經與樂經並列樂經之序頌雅南詩經之序風雅頌而風雅之有正變乃固時之治亂亦非詩體之

有變也孔子生于亂世思道人欲明夫[illegible]撥亂世反之正以為先王造士與先乎詩美自幼于能言知數與方名之後已漸習論于詩則蒙養以正尤不先不致英謹也故三千之多痛加州削十六其九必其得乎禮義之正性發乎忠孝之至情可以歌能準忠而合乎淫美款學之教者然後取之以素世為後儒末寵州迹之旨小序于邶刺而下多為判詩集詩數之又推鄭想之邪抗泥訓詰之陋傳己衛鄭王增賢士傷時忠臣憂國之詞息改為溪女雎淚之諸是從閑常小童一經耳目情賈頌關良心適對將謂君父可以怨慧而敗化工作亂之階弓女可以恢諸而致敗倫傷化之漸其失豈小小哉是以豈氏正說惟宗乎貢以然群邪必使請是經者知聖人哉後純無溪風亦絆刺正其憂時者惻隱之心其疾忠者蓋忠之心要皆得乎情性之正所謂溫柔敦厚而不愚者為爲皆是然後詩之為教可以大行而不廢聖人垂訓之心亦得編白而免救誣于鵲世矣識者詳之

續考

大毛公名亨魯人小毛公名萇趙人俱漢儒左氏魯之左史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世据其職以官為氏左傳為內傳國語為外傳非一世之筆故以氏舉而沒其名杜預以為即論語之左丘明非之張子名載字子厚號橫渠長安人今款陝西西安府虔淵今隸福建建寧府輔氏名廣字漢卿俱宋儒按彭山李氏曰舊說王道盛則風雅皆為正王道衰則風雅皆為變是以時世之盛衰分正變也竊疑之破斧之在豳風淇奧之衛風緇衣之在鄭風車攻之在小正烝民之在大正皆歌詠盛德之言不可以為非正而成王望治之時宣王中興之日平王靖難之初猶存先王之舊而皆謂之為變其心亦近于不廣矣夫文武周之盛世也其詩列于樂官者皆出周召之手定其正不待言矣然成康

之世亦有周召之遺風中間雖經夷厲之亂而宣王中興能復文武之業仲山甫尹吉甫諸賢在位其所采之詩必皆可與先王竝美未必非周召家法也繼宣而為幽王繼幽而為平王而始東遷東遷又四十九年而春秋始作春秋之作以詩亡也然則東遷之初雖承幽王之無道而賢人如衛武公鄭武公者相繼為王卿士則大史所掌之詩未廢公論猶存不可為詩亡而其時太史所采取者固亦騷賦之所諷誦必其有成書苟得其舊次無待于孔子之刪定而孔子之刪定乃為詩亡而發此與詩亡然後春秋作之意實相表衷也蓋意詩亡之前太史之所采取者以之為正詩亡之後孔子之所刪定者以之為變亦可也正變之說本非經文而序說有之亦何可據況今列于風雅之詩意指差謬篇章錯亂未必皆得其所乎鄭氏錄此遂為詩譜譜列文武夷厲諸王之世而以周召邶鄘諸國

分附其下歟陽氏又從而輔之不過因序說而強排耳何以必知其然哉至于孔氏云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之說則益務矣

周南

毛本作周南一之一

正說

周代名也姬姓邰侯去爭妃姜源生棄唐虞之世棄為后稷嗣侯爵稷子台璽子叔均叔均子公月公月子孟戈孟戈子戊戊子魚基魚基子不窋世為邰侯寒促篡夏棄稷不務不窋失官奔于戎翟居尉季不窋生言父言父生季雌季雌生伯中伯中生虎方虎方生庚玄庚玄生伯寶伯實生主孫主孫生人辛人辛生諫諫生公休公休生已擧已擧生無壽無壽生鞠鞠生陶陶生公劉公劉後修后稷之業乃自漆沮渡渭遷邑于豳商湯臧夏進其爵為豳公公劉子慶節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差弗子毀隃毀隃子公

非公非子辟方辟方子高圉高圉子侯年侯年子伯京伯京子雲都雲都子組紺組紺子諸盩昝為豳公諸盩子亶父號古公古公逼于獯鬻去邑于岐山之下于是漸處改國曰周古公生季歷季歷生昌為商西伯遷都于豊天下歸之尊為周王諡曰文文王生發是為武王遂代商以業大統遷都于鎬朱于曰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禮作樂方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紘以為方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于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訓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于國中者祿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于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于南方而不敢以係于天子也岐周鳳翔府岐山縣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則興元府京西河北等州鎬在豊東二

十五里

考補

邰音台邰侯高辛氏文祖之孫也鑿立移切世本棄子鑿通鑑前編作鑿廟窟渠律切父音甫雌摹水切壽除由切豳比民切差冊之切佗吉妾切隃元居切辟皮益切圍元呂切組宗魯切紺姑念切盩直由切亶丁演切獯葷云切鬻音青鎬何老切鄠元於切圍語有亞圉郎庚年子伯東也翳如高圉故曰亞圉鳳翔府今隸陝西京兆府今為陝西西安府

續考

高辛氏文祖有天下之號姬姓嚳名受雲陽孺帝之稷都于辛亳于曰成封邰侯去爭之父也邰國在今陝西西安府武功縣世本陸賈作漢初楚人通鑑前編仁山金氏著宋末金華人名履祥字吉甫

關關雎鳩在河之州毛本作洲窈窕叔女毛本作淑君子好求毛本作逑

正說 象申公主子貢傳以為文王之妃太姒思得叔女以完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此章于六義中必先比而後賦也關關相呼之鷙雎鳩鳥名糯子曰銑喙似鳴黑身似鳥其性多畏龍門碣石之聞急湍之處雙雙而游不群聚亦不循居鳴蔽清亮南方罕有之河黃河也州者水中可居之地此以水鳥之畏人而遠居河中比女子之不出閨門而遠男子也窈窕深逆貌指女子之所居也叔古文淑貞善也君子謂文王好猶宜也求訪取之也言貞善之女既如水鳥之畏人而居深邃之閨中正宜訪求以供內職而事君子也其曰君子好求者婦人無專制之義故不言自求而婦之君子之求之也舊說以叔女指后妃而訓逑為匹者失其義矣

考補 此章首二句既以雎鳩比叔女而下文又明言之故為衆賦也舊說多以為與非六書古文衣裘之裘作衣象手槃毛衣之形借為求索之求至周史籀作大篆乃于求加足以別之而以求諧殺也故耜三體石經止作君子好求乃萃孔舞之舊若仇匹之仇自作仇不與逑同毛置公侯好仇是也申公名培漢初魯人韓子名愈字退之南陽人唐吏部尚書昌黎伯謚文公彭山李氏曰華谷嚴氏粲于左傳雎鳩氏司馬之說而謂司馬為持摯之官以雎鳩為鴟鷙之屬求其說而不得別曰鳥之鷙者不淫破不知古之司馬所主在于谷民畜象息爭休兵豈以携摯為能哉以携摯而名官益未世覇功之見耳河龍門下之大河也故有雎鳩集傳丂以北方河水之通稱釋之誤矣

續考 按三體石經魏主邵陵厲公正始二年重校諸經詩則魚用魯齊歸毛四家詔羹壽邯鄲淳鍾會以三體書刻之于石三體者壽奉孔肆古文而淳以小篆會以八分附其後蓋以釋古文使人易曉也至唐太宗乃尊主毛詩而三家之學廢唯豐清敏公藏唐初搨本劉原父趙明誠歷農師黃長壽董彥遠尤述之洪景伯吳才老陸放翁皆及見之今內閣亦有石本揚東里曹西墅程篁墩李西涯吳貌庵喬白岩何燕泉都南溪王浚川湛甘泉崔後渠陸嚴山揚升庵舒梓溪黃泰泉唐荊川皆有摹本藏于家雎鳩雲陽氏帝少昊官名所掌兵之司馬也見左傳剡子對孔子之言

參差荇菜荇音杏左右流之窈窕叔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悠哉悠哉展轉反仄毛本作側思服

續考 此下二章皆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水菜一名接余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交圓徑寸餘浮在水而古人以陳豆實春秋傳云潤溪沼沚之毛蘋繁薀藻之菜可羞于王公可薦于鬼神是其類也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勢而取之也寤寢覺時寐寢熟時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哉思之長也長者轉之半轉者展之周反者展之過仄者轉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后妃自述其未得叔女則內職之人而賓祭無記故憂勞如此舊說以為文王思妃者謬矣

考補 經文服叶扶逼切琴溪陳子曰荇即江南之蓴菜初摘嫩芽煑以湖水膏凝如水晶秋冬和務為美甘滑即晉張翰所思者

續考 琴溪陳子名衆字原大明常熟人正德進士南京祭酒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叔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音冒窈窕叔女鍾鼓樂之

正說 采者取而擇之也琴瑟鍾簴皆樂器琴瑟以桐木為面梓為底練絲為絃琴古五絃後加二為七絃一絃一軫十三徽瑟二十五絃一絃一柱友者進而親之也芼者熟而荐之也鍾編鍾十二鑄銅為鼓以木為之鞔以皮柢以鏌鼓樂者任而安之也蓋古之賓祭皆用樂既得其人則器不虛設而琴瑟可親鍾鼓可安矣所以慶之也

考補 経文采叶七以切友叶亦已切樂叶羅教切左右采之則取之無方而所傳叔女非特一人內職于是無不樂矣故始言流中言采終言芼皆即荇菜之用于賓祭者而次弟興詞以見之于衆嬪始則求之勤中則擇而進之終則仕而樂之也比其言之序也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正說 大毛公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教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正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正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正正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正焉有大正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風之至也然則關雎麟止之化王者之風也故係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鄒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係之召南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叔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深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東萊呂氏曰鄭氏作五章章四句非又曰悠哉悠哉展轉反仄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是已按后妃志求叔女發之既出于正而其憂樂之除又必中則而不過知此此其正心誠意之功有非後世學者所能及茲關雎所以為風化之首而孔子所以歎美之興

考補 大毛公即毛亨詩序不知誰作蕭世子統文選以為卜子夏作程伊川以為孔子作然觀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正作則東遷之初未至如此十三國亦有正詩不可盡謂之變其關雎麟止鵲巢鄒虞之序乃毛本錯簡非孔子之舊又云政有小大故有小正焉有大正焉皆失經之本旨子夏亦必不云然況孔子邪以其出于毛高故曰大毛公詩序而己然其于關雎之義獨為得之近世武城王氏釋曰關雎詩之首篇誠所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經文與詩義相

應本自明易曉而古今傳註往往支離乖剌殊非聖人經旨蓋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序所謂始與基者指后妃而言正而化之者文王也婦德無獻志情枯麗妒忌同類乃其常幾小則亂人之倫絶人之世覆人之家大則并其國與天下而喪亡之矣惟后妃太姒以聖配聖而又窺炎文王之儀刑巳父而且深故其情端莊贅一既絶專欲之私而又慈患知平純乎遠下之美如詩之所云是也首章關關二句以興窈窕之叔女指所求之嬪御而言君子指文王也二章本其未得而言序所謂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兆于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三章自其己得而言序所謂樂得叔女以配君子孔子所謂樂而不淫者也詩詳其次故樂在哀後序要其成故樂在憂先才與善皆指叔女言不淫其色謂求比叔女上以承君

子而廣嗣續下以供内職而助陰教非為淫貪其色之美也左右流之言荇菜順水之流或左或右而無定以與叔女隱于幽閒之屬無迹可見故雖寤寐求之而未必即得也至于采而芼之則已得其人而處之各于其所矣關雎大義不過如此言乎后妃之德而文王感化儀刑之妙已寫乎其中矣楚之樊共姬漢之明德馬后皆暗合此義者也漢儒去古未遠其説畧近至于朱子為傳翻倒註疏自立門户則異甚矣既以叔女為后妃而其未得之憂已得之樂皆屬之詩人乃謂宮中妾媵所作也不知后妃未嫁之先文王宮中豈容先置妾媵殊不可既泰衆黄氏曰毛序叔女指太姒所求之婦御與魯詩合但不明言作者為誰考子貞傳則知為太姒所自作故在葛覃之前其為孔門嫡傳審矣朱元晦但強好異始更以指后妃其傳曰文王求

得聖女以為之配宮中之人于其始至是其有幽閑貞靜之德而作是詩然所謂宮中之人者果何人與以為文王之宮人則諸侯一娶九女娣之同時者蓋必嫡夫人至而姊姪從之未有夫人未至而先有宮人知其君夜寢不寐之事也近世衆州纂清又更之曰王季宮之人也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豈有王季宮人夜至世子寢所至其處尊思服者乎是誣聖人也會稽季本叢附邪説閨執叔女為后妃而又為邇詞以歸之曰太姒生于洽陽乃周之境内故云在河之洲本其所生而言也古者諸侯不内娶太姒乃禹後莘國之女莘則鈞河南閒封府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伊尹所耕之地王季之時尚褒太王之舊國于岐山之下今陜西鳳翔府岐山縣安得孫併洽陽之地乎又曰宮人始至不得后妃之歡心哀痛迫切而無時得寧然

則后妃難為其下如此乃暴晉妒悍之甚者安得謂之聖妃乎且經云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必不曰后妃求叔女而實為宮人求后妃則文王寢邇于渭乃先取娌妯以歸而大姒又待年于季不俱行也有是理哉又曰既得后妃之脩心則有琴瑟鍾鼓之樂夫琴瑟鍾鼓乃祭祀宿客之樂器奏于宗廟朝廷之上者其實金石絲竹匏土華未咸脩者詩衆其二以例其餘耳正謂既得叔女則内職克舉而樂器不為徒設乃后妃所以自慶也豈有宮人之私室而寘比宗廟朝廷之重器乎鳴呼夫子之所以聖依乎中庸而已無所謂出格也一言一動莫非萬世之法晦翁意在彌遠而謂子見南子為出於事是何言與彌遠悅之泰什集註等書而近世楊榮毋出朱氏建議設料取士專主其説故詞巧舌以相咄附而不恤聖人受誣千載可痛也夫故莊

孔賜謂鑒業為異端之尤陷溺人心其害深于佛老揚墨其禍深于貫書坑儒而揚用修亦云宗儒尋而攜明儒陋而汙若李本者其尤汗酒之甚者數四明豊氏唐世以來名儒輩出清啟公與伊川支善道德餘行臨翁以為巨細隱顯深足慰滿人心魯孫且之清修忠諒臨翁尤所心服語在遺事後序宜之孫芳守太平伯顏兵犯采石閱門伏節存芳幼孫後齋公歷元世八十年哀經終身坐立未嘗北面洪武初以孝康微為國子司業上書諫龍事左遣德化教諭壽百有五歲乃卒復齋子簡奄公官兵科右給事中諫景帝不當易儲繫鋒衣衛獄七年英劇復辟起擢河南右稽引疾乞休簡落子奉直公引敎溫良勤必以禮早帰而國日以著述為事蓋自清敏至先師一齋先生十有四世孝門諸學藏經史百家六萬餘種先師父子好學尤篤書

夜披閱每忘食寢佐于幸已登拜受叢于一齋先師先師以佐習詩進而問曰于知魯詩乎佐曰嘗聞甘泉先生言笑先生因出宋世纂本示之且曰石經有教種在古惟竹帛秦然書孔于甲歲之屋辭漢孝武用衛鋁董仲舒言詔收六經經稍稍出光武明章尤重儒術靈帝光和中諸儒以竹帛打高傳爲易謁乃詔蔡毖揚賜堂節典馬日碑等以八分勸石至輕正和中諸儒復言古文不可氏城沒乃詔虞壽纂孔辭古文于石而邪鄭淳以小篆鍾會以八分附其後蓋當時尚此二體故以為古文之釋文也唐貞觀時壽尚毛鄭而象詩遂廢蜀永平之十一經南唐昇元之十三經宋熙寧之九經紹興之五經皆宗唐註殊而已光和石經周大象中徙洛昇敗而沈正和石經隋大業末雍于秘省唐時不資石刻然猶取毖書儀禮典書公羊藏之禁中

宗王諂閒河乃得賜書魯詩日碑書尚書獻之蔡京修御史臺發紀又得三體之經之石及光和論語爾雅徽宗說時擬書者時清歐公為御史中丞纂侍講趙明城王長審董彥遠陸晨卿相繼入秘者故嘗有禍李南渡後洪景伯纂三體刻于家墊胡元質纂先和遺字刊于雅州陸務龍序之兵焚之後亦鮮儒捐幸女直入汴時遺經不毀今石藏御庫稱本在內闡若大註釋則毛鄭編錯亂弋多牽強邢說子貢孔門弟中公主之似為府旨然漢唐宋元以間迎世諸儒說詩者什有四百七十餘家及有可采吾家自敏公豐奉直先考嘗有釋錄今欲定為金書名曰正說幸于為我南之佐再非教語乃就度壽寫館編摩三年卒業以復先師後十五年而先師易箐鳴入李曰時學才宗朱傳勿輕示人唯才伯可與議也又七年佐起為宮居獲賭內闕

石本毗陵唐悉德時為編修相與太壽以為平生至幸亦纂以帰佐既賜訣南還庚中之冬有自漸來者以李本解嚮至寫書人李問之故癸夾春人季復書曰明德末嘗識先君顏而而聆其議諭亦末嘗至先君微廬而觀其書也蓋由徐渴在悉得所悉德並稱魯詩之善溺帰以語明德而嗾其著解勵耳本識先師曰世之文士泥于好古詩人之詞但以已意斷之宜無不通安用古說然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聖人之言歟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匪說攸聞非聖經之言歟本又謂先師所擡蔡毖石經按鄭憖通志累石經刻于漢末尋遣兵火不存抑執知先師與佐考訂乃稟喜所纂孔辭之古文非蔡毖之八分也矧大業之雍璽和之發憖皆不知廣川書跋東觀餘論隸纂隸繡博古堂帖本皆未闡

天地間事理無窮豈耳目可限滕之墓銘瘞于高陽之代夏侯嬰將葬發地得之岣嶁禹碑韓退之不得嘉靖癸未熊天攜以傳世歐陽永叔卒于神宗之朝未見王韶蔡京所得故集古錄無石經而撫也壙之抑鄭想乃蔡京王黼之黨季本唯獲是宗而反非子貢何哉又以程泰之王陽明籍口陽明提兵至廣過杳草堂語次佐問之曰石經魯詩今在秘府與毛詩不同公曾見丞陽明曰先君海日翁亦寄言以時方遵奉御製大全專主朱傳未之錄也佐曰夫子所鄭聲淫者子夏對魏斯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教辟驕志陳暘擇曰志淫則心蕩志煩則心亂志溺則心下志驕則心高皆非中聲所止鄭淫于宋衛淫于齊孔子會顏淵惡鄭之亂雅舉重而言也詩以其辭樂以其聲有辭而後有聲辭正則教正辭淫則

教淫然詞皆明文一覽即知一闡即解聲必播于綠竹非知音者未易辨也故聲之感人也難韓之尚非所急詞之入人論決心膾賊其天性故不可瘵聖人刪詩必盡削淫辭以正心扶世教擾子貢申公之說則詩之為經無淫辭矣晦翁以鄉里之私張主鄭樵凡忠臣憂國之辭不廟傳明証而老改為淫女所自作豈當時如甯武子遂伯王鄭子產晏平仲司城貞子輩皆不能詩淫女多能詩而夫子是之取哉呂馬之辨晦翁無所逃矣泰之以中表之私曲為晦翁文過而又云漢儒掇拾俚巷淫詞以足三百篇之說使其說果然則漢唐至宋千載之間豈無大儒何無一人如考古編之議論而公傳習錄取之夫先海日公固知秘府有石經矣今不訂毛氏之錯緇不辯晦翁之誤註而狗程氏私黨姻家之說恐不免為聖經之辱矣陽明憮然曰守

仁于詩未嘗致意傳習錄多門人所記如孔子九千鎰等諱皆非吾意朱予所謂七十子禾沒而大義己乘此章使守仁得罪名教多矣季本詐務陽明之從專以攻攀正說為事佐也不斂竊懷憤激一為夫子辨二為先師辨三為陽明辨庚使初學書生不懸邦說養其良心無始風教之大害也白若僞氏曰守從先師李文正公獲賭秘府魯詩古文峇荒瀧眾先師曰今本柔作錄乃史籀大篆也承象衣衆之形借為求索之求籀加垩以別之故毛序云憂在進蠶正求索之惠也朱傳誤訓為仇正蓋道學大儒不屑考六經故爾後渠雅氏曰毛氏之說闢雖也曰憂在進賢無傷善之心莫哉訓乎夫窮竄叔女德莫茂焉君子好迷配莫宜焉然而君家之肥非獨知之致也承祀之菹非一手之辨也昌亂之非專麗之充也雖然組纂之麗或傷于素

客袂之良或害于貞詞之敏或傾于晢必將躦進而儀于配患售而安于孫故周之后妃廣于求助猶在得媛宗廟之荇左右流之其嬪妙之屬與能事神于人畢宜未得而求之己得而樂之協彼家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爾念其躬也樂乃未與爾畧于色也夫公之心則合異以為同詩曰自華管兮白茅東兮心苟私則判威而為敵易曰列其賓禹薰心古帝之聖曰克曰舜事咨岳牧好蔡週言比其孔也許孫帝位九官讓能及乎王澤大熄爝春泰務悔遇求臣猶稱一介是則一言而治者其好善乎一言而亡者其好才乎是闢雎之義也後之說闢雎者異烏曰宮人樂得叔女以配君子則宮當何屬之文王未覩適妃先畜嬖御豈大任之瞽于教與以史考之文王之娶太姒蓋弱冠耳謂太姒未至而先有宮人斯色荒矣子貢子夏中公毛公之

說孰為正且明也實必纂新角異恣為邪說誣周聖人于千載之上乎荊川唐氏曰禮諸矦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謂已即位之君也胡文定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丕顯其光此世子而親迎也世子之職傳膳問安其妃如之一夫一婦未有嬪御王季薨文王嗣周公位乃有宗廟朝廷之責外官九職文王任之內官九品太姒求之此關雎所以作也然則謂太姒始至先有宮人之其繼閑貞靜之德而自述其展轉思服喜憂者謬亦明矣支刪吳氏曰開封府學石經近多毀于章煥中丞其在秘閣者自丙戌以來大內頻火不知無恙否所幸新都揚升菴藏雅州搨本四明豊一齋傳和摹本香山黃泰泉收內閣摹本如有好事者勒石廣傳以壽斯文一綫之縱豈非儒林之大快歟

續考

武城王氏名道字純甫正德進士國子祭酒著德八公者存篆八分入隸二分隸今之楷書也歐陽修誤以八分為隸趙明城辨其謬虞喜字子休鍾會字士季蜀五代國號十一經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爾雅春秋左傳公羊穀梁傳南唐五代李昇國號昇元後主李煜年號十三經于十二經外加孝經孟子九經文勲李無惑王壽鄉胡恢篆書依十二經無論語爾雅五經易詩書春秋禮記王長審名思伯董彥遠名逌陸農師名佃洪景伯名适胡元贊名 陸務觀名游王思伯作隸纂隸續董逌作東觀餘論洪适作博古堂帖胡宗愈刻于雅州字文紹奕有跋崔後渠名甦明人鄭熊金石畧有金石之目無尋遺兵火之句了季本妄加以強辨欺世也考畧于季本詩說解煕猶有可通者無不系取不揉其善也吳支刪名子孝字

純甫長洲人
嘉靖進士

葛之覃兮施于中逵毛氏亦作谷于韻不協當從石經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正說

此亦太姒所自作全篇皆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績為布服可食覃延也兮語詞施移也逵路也言葛之延蔓移及路中倒言中逵以協韻耳中谷倣此萋萋茂盛貌黃鳥黃鸝一名倉庚灌木叢木喈喈和聲遠聞也后妃于女紅將作之時即其目前景物而賦之其詞清麗自然而春和氣象可見非後世詩家所能道也

考補

經文逵叶音奇喈叶音基紅音工黃鳥飛鳴之候春已深矣后妃觀物審時而巢葛生之可采故謹而識之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乂音異毛本作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射音亦毛本作斁

正說

莫莫密布貌言葛葉茂盛布滿于谷中也乂割也濩煮也精曰絺粗曰綌射斁也乂濩為衣見其勤服之不斁見其德

考補

經文莫叶音木綌叶音曲射叶音欲朱子曰此盛夏之時葛既盛矣于是治以為布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斁棄也琴溪陳子曰比詩本為婦寧而作然前二章乃述女紅之事者蓋婦寧父毋必服新衣以見之所以致其敬也然所謂新衣不過手製之絺綌而已彰山李氏曰服之無射無外慕羅綺之心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曷毛本作害澣曷不毛本作否歸寧父母寍毛本作寧乃丁寧字

正說 言辭也師氏謂傅姆言告言歸公稟命而不敢自專朱子所謂己長而歎不衆于師傅是己薄猶且也治汙曰汙私煩服也衣禮服也曷何也言何者可澣而何者可以不澣乎我將歸寧于父毋矣此見其孝也

考補 毛氏曰女師也婦人能以婦道教人者則立以為傅姆汙煩也煩擱之猶接致也常服垢多故洗之加接致之功婦人有副襢盛歸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俗作花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正說 申公曰此周人美后妃終始婦道之詩三章皆比而後賦也夭夭少好艷灼灼華之盛如火炎也芳華也比以桃始花之盛此后妃始嫁之年容色如此也之子猶言是子于指后妃也于猶來也婦人謂嫁曰歸宜善也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上自舅姑中之君子宗婦下至妾媵童監皆處之得其道也此言婦道之始不特容色之美也

桃之夭夭有蕡一作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正說 蕡菓實大貌比后妃之有子也此言婦道之中而必以夭夭發端者言雖年中而有子不改其始嫁之德也

桃之夭夭其葉臻臻毛本作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正說 蘇蘇葉繁盛貌花既落矣實既登矣存者猶葉之繁而已以从后妃既老色衰而子長因而明其婦道之終不改其始嫁之德也故灼灼其芳有蕡其實其葉蘇蘇歷此其經時之變而每章必原夭夭之始之子于歸又一施之者見其自少至老至誠無息此所以為聖妃也

考補 經文家人謂一家之人郭舅姑妯娌妾勝童豎之蜀大學引此章而中之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蓋文王刑于寡妻而克成閨門之化故雖之子而能善一家之人也味此則非民間始嫁之女而為美后妃之德抑又明矣

桃夭三章章四句

正說 舊說多主毛氏以為始嫁之女子蓋泥于桃之夭夭之子于歸之句而不詳花實與葉鼓聲之次序因不聞子貢古傳而聽之耳唯陸農師稗雅得之蓋農師與恍清敏同時及見魯詩故也

螽毛本作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振音真

正說 此美同室多男之詩全篇皆興也螽虫名蝗類一生八十一子斯語詞詵詵言其生之眾宜善也數羨之詞猶言善哉也爾指文王也振振盛多貌

考補 託物興詞曰興或有義或無義皆先託物以起其欲言之事情也螽不可以此聖人但因其生子之多聯託以起興耳毛說氏螽聚處和一知其不妬忌以比后妃則鑿矣

螽斯羽薨薨毛本作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正說 薨薨言其飛之衆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緝毛本作揖緝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正說 緝緝言其聚之衆蟄蟄和氣也蓋田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羣說說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斂羽緝緝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

考補 藍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二程弟子

螽斯三章章四句

考補 李彭山曰虫之生子之多者莫如螽此詩之義重在衆妾之輯睦觀下文宜爾二字蓋本于此非以與子孫也螽聚之多如家妾之輯故其子孫亦皆振振而親繩繩而來蟄蟄而藏其德皆如其母不但生育之家多而已此皆后妃不妒妒之

所致也

麟齊本作麐之止毛本作趾振振公子于古吁字嗟麟兮

正說 申公曰文王之子多仁賢此詩美之全篇皆比中有賦也麟獸名麕身鹿首牛尾一角角端有肉不觸物爲瑞不殘生草止足也振振盛貌于嗟麟兮言此盛多之公子其德即麟也數美之

考補 此詩麟之止麟之頲麟之角于嗟麟兮皆以比其人而其中公子公姓公族又明言之所以爲賦而非全比也德謂仁厚之德即麟之不殘而不觸也舊說以振振爲仁厚又云信厚非也見螽斯正說榮陽鄭氏曰千年白鹿愍木星之精而生牡曰麒牝曰麟漢石刻全似鹿但一角直卓如浮圖其端有肉圓如柿實可見其爲鹿產明矣俗工所畫

似牛而龍鱗乃劉駒時牛與龍交狀淫不正之氣春人以詐賦虜非真麟也故可用以篤車博雅君子當知所辨

續考 鄭氏名真字千之鄞人洪武解元

麟之頲音定毛本作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正說 頲頲也姓孫也于嗟麟兮言此盛多之公孫其德亦麟也

考補 頲俗作頲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正說 公族同祖之人也于嗟麟兮言此盛多之公族其德亦麟也

考補 經文角叶音谷李彭山曰獸之有足者宜踶而麟之足不踶有頲者宜觝而麟

之頲不觝有角者宜觸而麟之角不觸是以爲仁人之況也

續音 踶音地觝音抵

麟止三章章三句

正說 關雎葛覃桃夭螽斯麟止見聖人齊家之道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而心之德則所謂得其性情之正者是也此詩之所以爲教也

考補 止字從石經程子曰關雎始于衽席及其子孫至于公族以被天下今按文王之子武王周公聖人伯邑考康叔封郕叔武曹叔振鐸聃季載皆賢而仁者蓋后妃之德進賢女修內職見關雎富而儉既嫁而孝于父母見葛覃終始婦道至誠無思見桃夭故此致多男且仁而螽斯麟止美之此象詩次序所以爲孔子

的傳也毛鄭諸家除此篇于周南之末而以祥瑞釋之者乃逢迎世主之邪說非經旨矣

采采卷耳不盈頃匡毛本作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音抗朱音如字非

正說　申公曰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詩此章先比而後賦也頃匡竹器似畚其形歛側以盛菜者設言野人之采卷耳者采之不已唯恐匡之不盈如人君求賢之心惟恐朝之不盈也嗟者遑使出于不得已而使者之行不免勞苦故歎息而道之也我文王自我也人謂賢才之人寘置也周徧也行列也言我懷賢才之人正欲徧列于位故不得已而遑使也舊說以周行為大路后妃方采卷耳未滿頃下而心遷念其君子故不能淺采而捨之路傍也豈有后妃同于田婦村女自出大路而采卷耳者乎不知其比誤以為賦不知其為文王之詩誤以為婦人之作宜其說之不通也

考補　左傳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左氏與子貢同時說詩如此可以破毛朱之妄矣

續考　季彭山曰朱傳以為后妃思文王而作則采卷耳而置道路酌罍觴而解憂傷與后妃貞靜端一之德不類故宜為文王懷賢之作爾

陟彼崔嵬我馬虺毛本作虺隤我姑勺毛本作酌非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正說　此下三章皆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此我字則代使者而言下竝同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觵毛本作兕觥維以不永傷

虫隤為罷不能升高之意姑且也勺以杓挹取之也金罍范銅為之之飾以金鏤以雪文大夫之酒尊也永長也言行後之勞如此惟當飲酒以自寬益使者去家而遠出則不免仰事俯育之勞懷聖人體其情其情而殷勤以慰之也

考補　勺器名以挹酒示罍者俗作杓永懷之懷叶音回或疑首章既以我為文王之自稱而不三章乃我代使者我之首尾衛決非文字之體不知聖人以萬物為一體其視使者之勞即己之勞也不明此理而疑之則真所謂以文害詞以詞害意者矣但小序以首為后妃自我則不可與使者相貫宜為識者之所削也章

正說　山脊曰岡玄黃馬病則毛變黃色酌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一名犀觥似括以犀角為之大夫之飲器也蓋文王遣使之時即賜金罍冢觵二物俾路中酌酒以節其勞故詩中因樂二物以示慰勉之意耳舊說以為后妃之詞豈有婦人而飲酒于道路者乎

續音　觵叶音光

陟彼岨音鉏矣我馬瘏音屠矣我僕痡音鋪矣云何亏亏吁同或作盱非矣

正說　石山戴土曰岨瘏馬病不能進痡人病不能行也云何兮者言行後之勞君既脩知之矣然使者亦當體其君不得已之情而為我求賢毋徒歷室家之憂而勞苦之念也此深閔之而兼勉之之詞以終首章之意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正說 大意與四牡皇華相表裏而此則詞尤簡與意味深長聖人之至誠惻怛之心宛然在目熟玩而默識之則舊說之謬不攻而皆破矣

考補 此章乃四牡皇華之權輿而不列于雅者蓋文王為西伯時所作其體國固風也朱子以為音節體裁之別是也

肅肅兔罝嗟音椓之丁争音丁赳九音赳武夫公侯干城

正說 申公曰文王聞大顛閎夭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以美之三章皆比而後賦也肅肅嚴整貌罝之經也丁丁椓杙聲罝以張兔猶禮以羅賢椓之丁丁喻好賢之仁聲聞于遠也赳赳武貌干盾也城墉也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武夫在野文王舉之以為將也

考補 大氏風姓顛名包羲大皇之後散亦氏也宜生名字季見路史轄非以三子皆張兔之野人未必然也胡毋鞘之又謂閎夭撫于山與獵者爭路被執纆以兔網文王救而得解尤謬妄可笑杙音亦槩也所以繫網而取兔者后稷始封于邰侯爵公劉遷豳商湯升為公爵故此詩象稱公侯本文王之祖而言爾宋儒或謂此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騐也非也文王年四十有七而嗣為周公三十三年而為西伯又七年六州之君咸戴于周尊為天子文王畏天命而受之又九年而崩故泰誓稱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武成亦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此皆武王親對諸侯面諭之詞豈追稱之謂乎故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是知文王生前已有王號不待周公之追王也乃若辭止之稱公于公姓公族兔罝之稱公侯則其為西伯時詩也自歐陽修王安石始為畏說諸儒信之不後詳考遠據偶似之語欲以為証不亦固乎善乎畏奄之辯曰文王當虞芮質成之時四十餘國皆孰其貢賦以臣附于周號文王為周王方是時文王苟辭之則四十餘國之臣附而來者將安所歸乎無所歸心與然而謝矣文王于是不得已而受之是為受命之始而改元以統之故詩曰文王受命大受命者非天有言以命之也人歸之則天命之可知矣歸之者緣而下改元以統之則無以定其朝貢之期而使天下聽順而來者何以率之以服事乎殷哉又伐崇之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靈臺之詩曰王在靈囿王在靈沼若文王不稱王而詩稱之則是作詩者為妄說以誣文王也易

隨上六之詞曰王用享于西山升六四之詞曰王用享于岐山益六二之詞曰王用享于帝言若文王不稱王而易稱之則是作易者為妄說以誣文王也夫作詩周公也繫易者亦周公也謂國人為妄說以誣文王猶不可而況周公以聖人而皆自誣其親以祀無王之戎乎且六師者天子之軍也文王用之以伐密享帝者天子之事也文王用之以祀帝庶邦唯正之供天子之貢賦也文王受之以事殷囿者天子蕃育鳥獸之所以也文王作靈臺于七十里之囿中凡此數者也皆天子之事也文王尚不憚而為之獨畏其名而不稱豈理也哉夫稱王改元皆文王不得已之事也家于詩著于易載于書者鑿鑿可考也歐陽諸公皆以為妄說而不之信則易與詩書皆經也皆孔子之所刪贊而定為萬世之法者也亦不足信乎朱子言亦未可謂歐公全是焉遷全不是然則大儒之語固有實見于

斯矣武城王氏曰文王稱王之事則漢唐諸儒如司馬遷孔安國鄭玄韋昭皇甫謐孔穎達等皆以為然至宋人始一切擇斥不信以為文王以服事殷故稱至德若紂在位而文王稱王是背教也其持論甚正其狀持名教之意甚切後學當無復置喙矣但書明言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拯方夏詩明言受命作周其命維新格哉天命皆親于文王之身而言之如不稱王則辭自何時而云文王受命也哉設者乃謂天人一理人心既歸天命安往何必稱王而後謂之受命邪則書生之見非可以議于天人合一之妙帝王曆數之微也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續考 畏菴倪氏 名復鄞人

正說 中逵逵中也逵者四逵之路以喻求賢于顯也好仇善匹也所謂股肱之任也逵仇皆叶音奇彭山季氏曰爾雅曰九達謂之逵好仇者相與為友也言其智謀足以資議論不但干城而已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正說 中林林中也以喻求賢于隱也腹心同心之謂則惟恐之臣也蓋文王所得之賢非一或用之為將或任以股肱或壹用之帷幄詩人皆原其出身之微而各敘其任用之重也書曰野無遺賢其斯之謂乎彭山季氏曰腹心同德之謂謂其忠信足以寄腹心不但好仇而已

兎罝三章章四句

考補 舊說賢人衆多雖兎罝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如此然則人有干城好仇腹心之才而棄之兎罝乃所謂君子在野矣與詩意相反蓋不知兎罝之為化而執以為賦故也至于小序以為后妃之化也則關雎之化而歎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其牽合潔甚又有不足言者矣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正說 申公曰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焉故作此詩皆比而後賦也南諸侯自言其南也木下曲曰樛葛萬華名一名巨瓜藟生葉文句色纍繫也只語助詞綏安也此言文王之德遠及南方如樛木之蕃下而凡弱小之國有所依歸如葛藟之得所係也于是以福履祝之

考補 按毛氏云南南土也近之矣而以為家妾樂其后妃之詞夫周國西方之國其太南土婁何婦人之善不踰閨其能逮被之哉自相秖牾乃如此彭山季氏曰君子指文王舊說指后妃非也未有婦人而可目為君子者履即視履考祥之履人心所歸即所謂福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正說 荒庇也將猶扶助也孟子曰得道之至天下助之即福履將之之意

南有樛木葛藟帶毛本作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正說 帶縈也成就也顧其早成王業

樛木三章章四句

遵彼汝濆（毛本作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輖（毛本作調）饑

正說 申公曰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是詩此章賦也遵循也汝水名濆水旁之高土也伐斫木以為薪也枝曰條幹曰枚君子指文王惄思之切也輖飢晨朝無食而飢甚也言因採薪而行未得歸周而憂思之切如飢者之欲食也

考補 伐其條枚蓋欲去商歸周豫儲薪某以供道路之費爾朱傳以為君子行役于外婦人為樵薪之事則因小序誤以君子為思婦掎夫之詞故附會如此季彭山曰汝水源出南陽府汝州天息山東流逕汝寧府入鳳陽府潁州入淮汝在豫州之域其下流入淮則南為揚州北為徐州之域文王時汝濆蓋指豫州之域者歟

遵彼汝濆伐其條肄（音異）既見君子不我遐（或作瑕非）棄

正說 亦賦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也遐遠也此則既歸文王而被仁政之澤喜之之詞前言條枚今言條肄蓋日之經年而始得如願爾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正說 此章興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小口細鱗今江南謂之鯿魚是也赬赤色魚勞則尾赤魴魚本白今亦赤則勞甚矣以與民之憔悴于虐政也王室指紂也燬火熱也言紂政酷烈如火熱之傷物也父母亦指文王孔甚也邇近也前言君子此言父母則感其勞來輔翼之恩乃既在周而追述紂惡幸得脫離之早也民心向背如此而

考補 經文尾叶音以燬叶音喜赬俗作頳彭山李氏曰魴魚身薄益力少者赬尾則力少而勞以為細民困于徭役之喻皆紂政酷烈所致也

汝濆三章章四句

考補 武城王氏云毛鄭孔輯皆以父母為行役者之親獨朱傳謂指文王華谷嚴氏云刻盡如此非以服事殷者所敢安也王氏以為其言有理按王紀甫云考據經史謂文王時稱王為是而乃歐陽修王安石之迂可謂知所擇矣而不取厳矣之論遵毛鄭孔歸之說夫文王不遂于王號而云不安于商民之婦已是詞通之說也且不我遐棄非婦人謂夫之前行後之父母與王室如燬何所關涉其之二章既為采薪之思婦未章忽為征夫自言而合為一詩又豈屬詞之體乎且周公采周南諸詩之時乃成王踐奄之後留洛邑而制禮作樂距文王之崩已四十年非文王當紂之世使商民呼己為父母亦非文王親聞父母之稱而采其詩也亦何不敢當之有是知申公謂三章皆商人棄紂歸周之作斷不可易餘論己載子貢傳受辛無道賦汝濆章下

續考 嚴氏名粲字坦叔孔穎達字仲遠韓嬰字幼和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毛本作不可休息非也）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正說 申公曰文王化行江漢而男女知禮國史美之而作是詩三章皆比中有賦也

南南國喬木猶樛木之意可以休得所庇也游女舊俗或然今被文王之化而不可求矣潛行曰泳方桴也郎竹筏漢廣江永喻禮義之大閑也

考補

秀彭山曰漢水之出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嶓冢山隴西源地也始出曰漾水南合沔水東流為漢入湖廣鄖陽府界流經襄陽府東至漢陽府大別山入于江江水源出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又謂之汶山西南流經灌縣又東北流經重慶夔州府界入湖廣荊州府歸州出峽東流過常德府又北至武昌府合漢水于漢陽府之大別山東北至揚州入海武昌在江之東漢陽在江之西而漢水在漢陽之北江漢合流盛在武昌漢陽之間武昌自漢唐以來為都會之地漢水合江則廣故言泳江則其流本長故言方也武城王氏曰文之出游或采蘋藻或鹽田訟蓋民間農桑之業閭閻婦女之常與士俗閭閻之變不同者雖今世北方亦然不止于江漢之俗桓少君親挽鹿車躬行婦道龐德公穀耕壟上而妻子芸于前皆是未必如大堤游蕩之比詩人見女之端潔不可求故美之非真有求之之意也

翹翹錯新（毛本作薪）言乂（毛本作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正說

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新柴也楚木名荊屬荊木秀起于衆新之中有似于女之既笄而待嫁者馬所以駕車者言婚綢以禮則親逆者將飼馬駕車以行豈他人之可求乎

考補

新古文作来從木會意而以辛諧聲小篆加斤以斧析木也隸借為新舊字而加艸為薪或草或木皆可乂折為薪也然古新舊字本從見而从亲諧教竊戚字以家省而以親會意言一家之親常見如新無獻情已自借新為親舊字不知有竊為七斤切亲皆柴薪字六義遂臨言亦言語之言謂聞人新者言欲取其楚矣聞親迎者譏欲飼馬而之婦家矣見女之浸長而已字于人也田禮女于許嫁笄而字益未笄則服歸同于幼女既笄則將起于家女之中猶楚之翹然于襍新也士昏禮將親迎至婦家婦升車則將受紛御輪以行舊說乃謂女將秣馬從之則無此理武城王八曰翹然之錯新人必有先又其楚矣此女之笄者必將有所婦而秣馬以迎之者矣若所謂羅數自有夫也是豈可以非禮妄求也哉

翹翹錯新言乂其蔞（音閭）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正說

蔞草名俗名蔞蒿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乂之所以飼馬駒小馬也言女之將所婦益有期矣又豈他人之可求乎三言漢廣江永謂禮義大閑然不可踰越故反覆詠嘆以明之

考補

古者駕車兩服兩驂服必壯馬驂可用其次者前言秣馬銜外夾轅之服也此言秣駒衛下裏駕之驂也摽有梅春夏擇嫁而問名之禮已行卯風迨冰未泮不踰年而親迎之期遂及此女既笄而字則已納吉而受銜矣故秣馬篤車以需受繇之期烏益昏綢以時則無鰥驕之贊而人情皆止乎大閑此文王以禮化民之驗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考補 彭山季氏曰此詩美文王使人及時嫁女以絕其遊戲之端也舊說以為文王之化及于江漢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且當于歸而欲狎其焉其心猶愛慕之則文王之化獨能使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悅悖女美之心豈所以語文王之治哉西原薛氏亦有此論已載子貢傳本章下

采采芣苢（毛本作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正說 申公曰此兒童鬪草嬉戲歌謠之詞全篇皆賦也芣苢草名大葉長穗多生道傍采始取之也有既得之也揚氏謂天下和平非文詞形容所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廢幾近之然必曰后妃無嫉妒之心故婦人以有子為樂則又迂曲不通亦泥于毛氏而不悟也

考補 按毛氏云芣苢車前宜懷妊考本草則曰車前子味甘寒無毒生氣癃止痛利水道小便除濕痺久服輕身耐老乃神農本經之語初無宜懷妊之說至唐本草餘等始云強陰益精令人有子蓋因毛說而附會之也滑伯仁車前性寒利水男子多服則精寒而易瘻婦人多服則破血而墮胎豈宜子乎毛萇陋儒必欲以二南為婦人之詩故安為鑿說如此且疆陰益精宕子所欲而婦人采之則淫婦耳豈文王之世所宜有哉又本草勺藥和血宜于丹溪云勺藥乃安胎之聖藥而萇溱洧釋云勺藥墮胎故淫者采之以相贈劉原父曰注本草誤其禍小注六經誤其禍大萇之遺禍貫兼之矣薄言者聊且之意言亦言語之言童兒采此車前聊為鬪草之戲而歌咏于口以為樂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正說 掇拾其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正說 朱子曰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于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正說 林希逸曰芣苢一詩形容胸中之樂併一樂字亦不說此詩泳之詠益當時童孺歌謠知傳記所載康衢之謠擊壤之歌皆自樂其樂而莫知其樂之所自所謂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至是而無一物不得其所矣太和會合雖無知之童鬪草之戲偶然之謠詞而皆出于中聲是以太史肄之于樂夫子錄之于經而周南以是終焉

按帝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周南之首關雎葛覃桃夭螽斯麟止見文王明德刑家之道卷耳兔罝乃辨章百姓之賁樛木則協和萬邦之效至于汝墳漢廣芣苢而內外黎民皆養之盛而化之和矣

考補 太和會合者唐虞之際正當已會日月合辟而不相薄食歲星啟明長庚熒惑鎮星以次敘進集天市垣景如貫珠氣與律應而冬至曆元子半灰飛不先不後得元聲之全也至夏太康以來元氣漸散文王受命之歲五星復聚于房亦歲星先至而貞元又一合矣中聲者合為黃鍾之宮四為太簇之商尺為林鍾之衡一為姑洗之羽上為中呂之角皆可起調成曲而工為南呂之角凡為應鐘之角勾為徵

賓之少宮相次以和其音樂記曰五聲八音十二律旋相為宮此之謂也若義則為八月之商無射為九月之商聲主肅殺大呂大寒閉物之節夾鐘卯位亦當　土交戰之衝故無起調之音但以清商伎于八音然後君臣民物事各得其所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之謂也閑元滋主始制六為贊鐘清宮五為太蔟清角以奪元聲而中聲遂微是以弄致安文之氣而唐不挽失然則采呂之隸于經也豊小故我說者未細詩樂之擾而強以意見附會寧鑿顧以獨得孔氏之遺自說多見其不知量也

續考

漢河間獻王劉德著五聲宮商角徵羽入音邱合四尺工上一凡勾也抹

希遼宋人號書齋

周南之風十一篇三十六章一百五十九句

正說

毛氏本關雎一葛覃二卷耳三樛木四螽斯五桃夭六兔罝七芣苢八漢廣九汝墳十麟止十一諸家多從之今悉依石經定其次第如左

考補

孔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已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舊說多訓為為學若曰誦習之而已然夫子固曰興于詩曰雅頌各得其所曰詩三百則其所誦當習者何止周召乎哉由今考之為猶作也韻作樂也周公制禮樂用二南為房中之樂以關雎葛覃桃夭螽斯麟止鵲巢江有汜采蘩采蘋等篇所以陳后妃夫人之德至明且盡故奏之房中使後世之

為后妃夫人者聞其先世之人所以正家以及天下者其本不外乎此莫不感發興起以化于善則君子無內顧之憂而得大行其治化被身中之泰乃所以欲婦人而非為男子習誦之其也斯氏弁言竝歌同召而不用鍾鼓之節后妃誦誦以事君子其說得之而夫子之謂其子齊以雅頌等樂非士庶人所用唯二南通乎上下可常作于房中樽附琴髮以祿之則伯魚之妻得閨后妃夫人之化有以觀感而可為孔子正家之助矣聖人之教豈歷儒口耳之學可同語耶若曰周召所言皆修身治家之事然小平之賓為詳明善誠身之要衛風之淇與倫盛德至善之道教之二南亡為切顧可複了誦習而唯周南之足學乎

是殆不然

魯詩世學卷一終

魯詩世學卷二

召南

召音邵毛本作召南一之二

正說

朱子曰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姬姓王季之庶子文王弟武王叔父也諡曰康今陜西鳳翔府鳳翔縣成王封為燕侯采雍彭山季氏曰周召二邑本皆文王岐周之地文王遷豐而空其地及武王遷鎬于豐之近地而始以岐周故地分二公為采邑鄭氏以為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則以為文王所賜也周召二分至武王時乃始輔佐在文時未嘗用事也故書君奭惟曰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五人而不及周召安得以岐周地賜之及武王為天子而後使二公分陜以治括地志云今陜州有陜原去州西南二十五里分陜從此原為界理或然也周公治內自陜以西王畿在焉故所主皆國都之事召公治外自陜以東侯服在焉故所主皆諸侯之事而風亦以此分焉文王以諸侯為西伯得專征伐雖三分天下有其二不過言西方人心之歸而已然其所治惟在故封若陜外之國則各有諸侯主之文王方書事殷之際小心翼翼安敢盡制其國之事哉至于武王為天子而天下始兼統矣惟以周之先世公劉自翟遷豳太王自豳遷岐本自北而南故岐周之地遂以南名武王有天下而陜外東西之國雖盡有之亦但通謂之南猶今北狄稱中國為南朝也程大昌乃以南為樂名不主自北而南之說夫詩列樂官周為南部然豈二南所以為南之本意哉至于分陜之說公羊以為成王時事先儒鑑有疑者而亦無確論唯黃氏以為分陜當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二南之係當在二公分陜之後此說得之蓋陜內之民漸化者久陜外之民被化

者新則周南之詩文王為多而召南之詩武王始備也然文王未嘗從狩采詩南從狩采詩乃武王時事也采詩之後其在諸國者公以爨賓于方伯而召公周公以文王時詩併入獻之周公于國都亦然否則二公各釋治內所存文武之詩以成編而使人解習耶然則二南之詩乃周召二公之所手錄也二南之係周召預以此耳且二公皆聖人已故其所次篇章皆切倫理而二南之教天下遍行故孔子教其子伯魚使為周南召南則二南之名古所已有此豈可與化詩不關風化者並論哉二公分治甚久周公之後在成王之末召公之後在康王之初則文武之詩采釋盡矣乎王以後風化不及二王不得入周南者則別為王風不得入召南者則別為國風欲人尊以文武為法也其用意深哉

考補

李氏曰召康公文王四十五年以鄉受邑于召武王十三年封召伯成王七年遣胥燕侯康王三年康公罷太保之燕九年薨子嗣侯哉立嗣侯三十四年薨子貞侯戊立貞侯四十二年薨子懷侯頃立懷侯四十一年薨子敬侯仲言立敬侯五十三年薨子懿侯虔立懿侯十三年薨子咸侯象立咸侯三十九年薨子戴侯卒立戴侯三十七年薨子惠侯景立惠侯三十四年薨子釐侯莊立釐侯三十七年薨子頃侯咸立頃侯二十四年薨子哀侯丙立哀侯五年薨子鄭侯元立鄭侯三十六年薨子繆侯胡立繆侯十九年薨子宣侯封國立宣侯十五年薨子桓侯乙立桓侯八年薨子嚴公申立嚴公三十九年薨子襄公榮立襄公二十九年薨弟靈公午立靈公十六年薨弟寧公國立寧公十五年薨子昭公興立昭公十五年薨弟武公宰立武公十七年薨弟定公周立定公五年薨弟懿公屯立懿公五年薨子陽公疑立陽公六年奔齊弟悼公靖立悼公十年薨子恭公弘立

恭公五年薨弟平公恒立平公十八年薨弟簡公華立簡公十一年薨弟獻公宅立獻公二十七年薨子孝公光立孝公十二年薨子成公載立成公十二年薨弟閔公蟄立閔公二十一年薨子僖公宇立僖公三十一年薨子桓公劫立桓公二十八年薨子文公禁立文公十一年薨子易王鷸立易王十二年薨子哀王會立哀王七年齊田忌殺之子昭王平立昭王三十五年薨子惠王稱立惠王七年薨子武成剡立武成王十五年薨子孝王愉立孝王三年薨子喜立燕王喜三十三年泰滅之歷三十四世八百九十八年東公之之燕已康王封其少子君夫于鎬京畿內之地為召伯三十九年昭王之十六年也召伯夫卒子仲丁立六十五年穆王之三十年也召伯仲丁卒子桑立四十一年孝王之二年也召伯桑卒子敬立四十五年厲王之三十年也召伯敬卒子穆公虎立穆公為三公相

宣王中興五十一年宣王之三十年也穆公子共公葉立二十八年而從平王遷洛遂為東周畿內諸侯共公卒于桓王之二十一年子成公康立成公三十五年卒子肅公瑩立肅公十三年卒子戴公牟立戴公四年王子提殺之子桓公熊立桓公十二年卒子莊公出立莊公九年卒子簡公盈立簡公九年以王子朝奔楚敬王誅之

續考

史記但云召公至樊惠公九世而不知其名李氏註春秋齡案　樂正子春國記故特詳為或謂平王東遷封召公東遷為召伯始為畿內諸侯曾不思宣王時召穆公虎已為兩周畿內諸侯矣是亦師心妄言而不屑考古之過

續音

李氏名扑字文叔宋人載音至咸音點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正說

申公曰諸侯嫁女其民觀焉即其事而賦之三章皆興也鳩毛氏以為鳲鳩則今之戴勝與借巢之鳩絕異非凡詩所詠也方春鳥歌舉尾之時諸侯適嫁其女詩人見鵲巢鳩居因賦之以起興呂榮公謂非取鵲之彊而不流知歲之所在亦非取鳲鳩有均養之德其說近之矣百兩百乘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古者諸侯之女嫁于諸侯送迎之者車皆百乘御迎也謂夫家迎之也

考補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宋人御叶音魚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正說

方有之也將送也謂毋家送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兩百成之

正說

盈謂鳩雖滿其巢中成謂禮之成也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所以成其禮也夫人能不妒忌則可占其胤嗣之多如鳩之有衆雛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正說

舊說謂此詩言夫人之德猶周南之有關雎也然關雎志在進賢以事君子鵲巢未之及也獨其所謂百兩成之者可見其有不妒之德焉其所以為聖賢之別乎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正說

申公曰此美夫人親蠶之詩全篇皆賦也朱子蘩白蒿所以成蠶者曲池曰沼小洲曰渚小渚曰沚事謂宗廟之事孟子言夫人蠶桑以供祭祀是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正說 山夾水曰澗宮謂蠶室古者蠶室必近水以便浴蠶也

被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音旋歸

正說 被首飾編髮為之卽髢也僮僮竦敬貌步雖移而被不動也夙早也夙夜見其勤公公桑也祁祁舒遲貌言事有儀也還歸謂蠶畢而還宮也

考補 山陝陸氏曰蒿青而高蘩白而繁白蒿葉粗而白亦曰皤蒿可以為菹左傳曰蘋蘩蘊藻之菜可羞于鬼神主謂豆菹薦蘩菹蓋蘩可食亦可生蠶但末章不言夙夜在廟而曰夙在公則知公為公桑還歸為蠶畢而退宮豳風猗彼女桑采蘩祁祁証之尤明故呂氏謂蠶事之配是已

采蘩三章章四句

正說 鵲巢采蘩江有汜皆諸侯齊家之事

江有汜音祀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叶悔音喜

正說 中公曰諸侯之媵始不容于嫡終而進之故作是詩三章皆興也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之子指夫人婦嫁也以用也言始則棄我而不用今則悔而進之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上聲

正說 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許也處安也言始則不許其進今則得其所安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平聲不我過其歗毛本作嘯也

歌

正說 沱江水別出分為小水之名過猶顧也歗者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蓋其悔也時之狀如此歌則處之久而相樂也

考補 黃泰泉曰李本謂諸侯之媵有待年于宗國不與嫡俱行故作此詩不知于經文果何據也夫待年則必幼擇者嫡何所忌而妒之幼稚未知色慾之好亦何怨于嫡乎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考補 關雎不唯不妒而尤能進賢鵲巢則能不妒而已江有汜則始妒而終悔處之久而至于樂則二詩者其關雎之化乎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音威

正說 中公曰此美大夫之詩全篇皆賦也素白色紽縫之數也退食言退朝而食于私家也自從也公朝也委蛇自得之貌言舒泰而有餘裕也

考補 朱傳曰小曰羔大曰羊然論語緇衣羔裘又羔裘玄冠不以吊則羔裘者黑羊且鄭風緇衣亦大夫之服其以揚襲羔裘取其黑色之相稱者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齊詩作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正說 革亦皮也緎裘之界縫也

羔羊之縫音逢素絲五總音宗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正說 縫聯皮合之以為裘也總謂殺縫之數大小有五也黃泰泉曰素者純色之謂羔皮黑則絲亦純黑以素絲為白絲則誤矣

羔羊三章章四句

正說 大夫而有節儉正直之德亦可以寄股肱腹心之任矣然先置王佐之才羔羊則相國之器也

于以采蘋于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正說 中公曰內子敬祀詩人賦之蘋水草萍之太者澗涯也藻亦水草莖如釵股叢如蓬蒿古人以芼豆實行潦流水也

考補 清容袁氏曰古人祭祀不用園蔬恨其藏而褻也故采荇蘋蘩藻以為菹藉田亦不用糞唯以香水燔柴取其灰糞麻豆壅之而已此考禮者所當知者也內子大夫之妻也

續考 袁氏名桷鄞人元翰林柴音紫小猜也

于以盛之盛音成維匡毛本作筐及筥音舉于以湘之維錡音蟻及釜

正說 方曰匡圓曰筥皆竹器以盛菜者湘煮也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皆範鐵為之以煮菜者

于以奠之宗室牖音有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正說 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于宗子之廟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齊敬也季少也指內子季氏曰以少女而能敬可見其年未笄而德已成蓋后妃閨門之化行于南國而文王修齊之致亦可見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正說 大夫有羔羊之德內子有采蘋之美所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此詩之所以教也

殷音隱其靁俗作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

正說 中公曰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說終南之館故作此詩三章皆比而後賦也殷者靁聲隱隱而起也聲雖聞而非辟歷之暴王者之號令如之南山即終南山在陝西西安府東西連亘藍田咸寧盩厔四縣之境諸侯大夫朝宿之館在焉振振盛多貌君子指同室之多賢如周召之徒是已言王者之號令布于四方固若天威之只尺南方諸侯何敢遑斯而自暇逸哉況在朝君子如此其盛尤吾殷從之是翻斯言也孟子所謂中心悅而誠服非但畏威而已召是曰聞百里于斯誠之若以為婦人之詩則殷其靁二言全無婦着即曰行者偶聞雷聲而賦之則靁聲不聽遠過百里之外在室婦人惡知行者之聞靁也徒使上下文義間齟齬猶豈善說詩者乎

考補 泰泉黃氏曰按毛于無典釋振振衆多執是己乃于此篇既以為婦人思夫之辭則一婦人不可以思衆多之夫自知其說之不與已遞更曰信賓孰此理曲之避詞也季本附其說又曰君子行役不敢或遑其心亦必祛動而思歸耳夫齊之鶏鳴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毋庶予子憎鄭之女曰鶏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一則勸以勤政一則戒以勤王皆不耽衽席之歡而止乎禮義聖人所

以録其詩也人臣之義無以有己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大夫而有賢妻正當勸之王事靡盬靡室靡家而以發則異室死則同穴為志乃有不勝深慈之情望夫念己而即返何取乎詩哉申公之說光明俊偉必欲叛之而世甚是豈非為不善稱矣或者疑曰諸侯所作之詩何以不正之為頌曰周此周風之體也苟其聲制音節之不同則卷耳雖文王御製亦列于周南矣又曰有苑者析何以在小正比屬王時非方伯所采以獻于朝者夫子附之變正見流最之由與二南異矣

殷其靁在南山之仄（毛本作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

振君子歸哉歸哉

正說 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上聲）振

振君子歸哉歸哉

正說 處安處也首章曰南山之陽次章曰南山之仄末章曰南之下終而朝宿之館非一處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正說 此篇與樛木相表裡然後專言下庇之德此衆言號令之威益仁義並施之吭道也陵川鄭氏曰樛木作于文王受命之初諸侯感其覆庇之德嘗曰小邦懷其德是也殷其靁作于武王克殷之後故服其號令之威周頌曰莫不震疊是也然皆君子盛多之所致魯詩之說正與大正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喓喓（音腰）艸（毛本作草）蟲趯趯阜螽（毛本作阜螽螽音衆）未見君子憂心忡忡（音充毛本作忡）亦既見只（毛本作止）亦既覯只我心則降

考補 鄭氏名經字伯常元人 思不服又正相發長修皆以為婦人思夫之詞則社廟拔情何關名教召王敢采之以貢于朝孔子又何存之以禽于漢乎鄭說甚矣

正說 申公曰南國大夫憂聘于周次于終南觀王室之多賢相率以歸心焉故作是詩全篇皆賦也喓喓鳥數艸虫蝗屬青色俗名蚱蜢毛氏郭氏璞皆以為常羊盲螺螽名一名促織五月動股趯趯然也憾憾猶衝衝也覯遇也降下也未至東師則恐君子之不

得見既至而見之則願降心以相從也

考補 古者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朝必覲行聘則遣大夫天子受其朝聘東方則春南方則夏西方則狄北方則冬此詩為南方大夫所作故其所賦皆夏時景物証諸豳風尤明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音拙）亦既見只亦既覯只我心則說

正說 南山見殷其靁蕨草名俗呼拔萁要時初生無葉可食惙惙怔忡貌

考補 言亦語言之言奉使大夫就終南朝宿之館命其從者采蕨薇以供食也其勤于王事而約于自奉亦可見矣舊說其妻登山以望夫殆齊東野人之語大夫之妻是為

內子亦尊貴矣乃不守閨門之禮而登山望夫人豈所謂文王之化乎顧有述之者而謂婦人見人登山采蕨是亦膠于譔聞而飾為遯詞者也既于春耳知寘筐路傍非后妃之事則登山望夫又豈內子之當然哉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只亦既覯只我心則夷

正說 薇山菜莊周謂之迷陽莖葉似小豆蔓時蔓生可作羹亦可生食夷謂見君子而心服王化其心始安也

考補 榮陽鄭氏曰迷陽乃枸杞之蕨楚狂接與見孔子而歌曰迷陽迷陽者薇與蕨皆四月可采食南國大夫期以五月朔勤王于明堂則其採南山當在四月候矣或以薇為迷蕨則黃獨之類冬食其報與艸蟲阜螽不同時矣

艸蟲三章章七句

正說 泰泉黃氏曰殷其靁振振君子艸蟲既見君子乃言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以諸侯大夫以服王化如此書曰天唯純祐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有孚此之謂也召公為方伯采其詩以貢于朝正欲王者知君子有盍于國爾朱傳皆以為婦人思夫之詩是孔子以落紅成陳之西廂訓後世矣良由毛萇以二南皆婦人所作也然則文武之世婦人女子皆能弄筆為艷詞如薛濤常浩之流豈不謬哉季本又為遯詞曰此必民間之婦所作不知為何國之風誤入召南夫毛鄭錯誤以寉嗚菁莪隰桑類弁信南山楚茨甫田大田斯干鴻雁蓼蕭常常者華湛露桑扈采叔瞻彼洛矣鴛鴦魚藻為變小正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為變大正王風之采菉黃鳥我行其野嘶嘶之石無將大車茗之華錯于小正先師周已隨處致辨若此二篇何人見此婦人手筆若深味子貢之旨則知王室之當尊居子之當任何等正大坦衷乎

暳毛本作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正說 申公曰此小臣奉使行役之詩全篇皆賦也暳微貌三五言其稀欲曙之時也肅肅敬貌宵夜征行在猶存也在公謂心存于公家之事命君命不同者不敢同于私事而息之也蓋小臣將其君命見星而行勤于此職如此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音留一作昴音卯非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正說 參昴西方二宿之名將曉則二宿轉至申衾夾被禂單被寢不能安恐其造旦遽起捲被以遲行也猶如也言不敢視如尋常而怠之也

考補 楊文懿公曰賤妾進御于君豈有自抱衾禂之理小臣勤于奉使霍索披襆捲被即走則誠有之且妾媵而有此詩何由傳播于外召公采詩何取乎媵而敢貢于王哉此魯詩所以得旨而知毛萇之為邪說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正說 卷耳見聖人閨下之切小星見小臣奉上之勤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此之謂也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音巴）于（毛本作吁）嗟乎騶（毛本作騶）虞

正說 申公曰此美虞人之詩全篇皆賦也茁草出土也葭蘆葦也鄭氏曰記蘆始出者著春吹之早晚是也發發矢也豝田獸之牝者一發五豝朱于言殺獸之多也虞者掌田獵之官騶其氏也克擧其職故歎息而稱其氏與官所以美之也

考補 豝大故蘆于葭豵小故蓬于蓬

彼茁者蓬一發五豵（音宗）于嗟乎騶虞

正說 蓬蒿也東萊呂氏曰記蒿始茁者曹子植所云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天時也豵田獸之小者豝豵能害按故虞職先之郊特牲迎虎為其食田豕也此其所以

虞人之職不及他獸而兩以豕言然則騶氏之足美豈非以其能除春農之害也哉

考補 此篇首章葭豝自叶次章蓬豵自相叶而兩虞字隔句相叶又一體也朱傳前叶葭為加豝為通後叶虞為容出于牽強非自然之韵矣舊說仁獸之云與本文祀豵之句正相反也良由牽合祥瑞之應故鵲巢之于祀豵本不相因而強合之祀豵之于虞人當為一事而強雜之孟子曰詖詞知其所蔽漢之武宣光明皆好符瑞毛鄭陋儒安飾聖經[illegible]阿世主應求諸家習而不察附為定論不欲豈有方言殺豕之多而遠及不殺之瑞乎虛心以求之則邪正之辭明而不至于誤後學者矣

騶虞二章章三句

考補 按春秋傳載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豐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蓋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則君臨之若此蒐遂初茁孟春之候未當講武則君不親臨而虞人自驅田豕以除農害而始辦于君蓋克擧其職以止人君冒獸之心所以為可具也毛氏乃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君之發不知出于何典然則虞人乃逸畜荒之獸何足美耶邪說亂經非一端也又按兔罝之武夫可以干城好仇腹心之任祀豵之翳氏不過修其常職而已斯其為諸侯之風乎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正說 申公曰此女之父擇壻之詩三章皆興也七兮謂梅落而在樹之實十存其七

也庶士女家之父稱壻之詞迨及也吉吉旦也父母之心惟恐得壻之過時也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正說 三兮十存其三也今則求之愈近也

標有梅頃匡（毛本作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正說 塈盡也謂者父母遣媒妁通言以成禮也舊說女子欲嫁之急不待備禮但相告語而約可成然則何以異于溱洧之風乎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野有死麕（韓本同毛本作魯齊本作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

吉士求（毛本作誘誘與包字不可叶矣）之

正說 申公曰此昏姻惡無禮之詩全篇皆賦也麕似鹿而無角一名麞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美也乃媒氏稱野人之詞求聘也昏禮用生鴈而野人不知禮見方春而疑女子之有懷以為求若也乃以茅裹死麕託媒氏以道意强委禽焉不嚢女氏惡其無禮而拒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音遯束有女如玉

正說 樸樕小木得鹿之所也鹿岐角而身有文純束亦包也如玉言女志貞潔不可以非禮污之舊說以為美其容色誤矣

舒而脫音兌脫兮毋毛本作無下毋字同感我悅兮毋使龍毛本作尨也吠

正說 舒徐也脫脫舒緩貌毋禁止詞感動念也悅佩巾古者嫁女則父母結悅以戒之尨犬之多毛者此則為女子之辭蓋亦始緩其事而要諸禮乎若不以禮則吾女必不適汝而動我結悅遺嫁之念媒氏不必屢来而驚我犬矣詞雖婉曲而凜然有不可犯之意先王之化如此舊說乃以為女子自言之詞曰感悅則近身尨吠則近家姑使之徐徐而来也然則以之合于懷春之章不幾于淫奔之私語乎不知乃女父拒媒妁之言故也

野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正說 諸本野下有有死二字今從石經此詩首章吉士述為媒妁之詞中言如王則旁人稱女之語末章又代女父之言以拒之詞意婉轉王純甫以為變風之淫詩非也正以朱傳誤解末章為女子之自言而疑之耳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畏行多露

正說 申公曰强委禽而不受至于興訟大夫以禮斷之而國人美之此章比也厭浥露濕貌託言行路者豈不欲早但夙夜而行則畏濕于多露以比成昏姻者豈不欲速但非禮而就則畏污于公議蓋夫婦人倫之本一失于禮則無以正其家矣此亦父母之詞設喻以曉野人耳舊說亦以為女子之自言而寄賦其事反似淫女宵奔而霑露也失經旨矣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正說 興也速召致之也物與事有似是而非雀之穿屋不以角而以咮强暴之男不以室家之道于我乃以侵陵乎室家不足申公以為南國大夫明于治獄以禮斷之不許野人成昏是也

考補 經文角音谷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音庸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正說 牙牡齒也鼠無牡齒墉墻也朱子曰言女雖致我于訟然其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終不女從而遣我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正說 野麕行露猶周南之漢廣也泰泉黃氏曰漢廣之詩蓋作于文王受命之

後王化已深而男女知禮自無起訟之端野麇行露猶在西伯之時王澤尚淺故有強委禽者而女父以禮拒之大夫以禮斷之故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召公采之以貢于朝一以新文王之德二以戒紂之餘習耳王道詩以疑為淫奔之詞蓋未見魯詩止據朱傳誤以首章為賦而意之耳果若淫奔豈其抵于獄訟而曰亦不汝從乎至彭山李氏則以摽梅野麇皆以為鄭衛淫風錯于召南豈召南止有八篇之貢乎所宜深辨

蔽芾甘棠勿翦毛本翦作剪勿伐召伯所茇

正說 申公曰此追美召公之詩全篇皆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翦去其枝葉伐斫其條幹也茇草舍也召公觀省民俗止于此樹之下若草舍然公既去而民見樹因懷其德而賦之春秋傳所謂思其人猶愛其樹是矣崔文敏曰召公封于燕古北平今京師也甘棠乃召公身後民思其德而作非召公存時所采南國之詩以貢于天子者其殆夫子取燕人之詩以附召南而著康公之德也歟

續考 崔文敏名銑號後渠謚文敏

蔽芾甘棠勿翦勿退毛本作敗召伯所愒毛本作憩

正說 退毀折也愒止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稅毛本作說

正說 拜挐屈也稅止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正說 卷耳勤于求賢王者之德見君道焉甘棠勤于勞民諸侯之職見臣道焉二南之篇蓋有相為表裡者矣

考補 此篇非康公為方伯時采之以貢于朝者蓋其既沒而燕人懷之之詩也夫子取之附于召南亦猶狼跋九罭伐柯破斧之附于東山也故魯詩次第在行露之後

召南之風十三篇三十七章百六十五句

正說 毛氏本鵲巢一采蘩二草蟲三采蘋四甘棠五行露六羔羊七殷其雷八摽有梅九小星十江有汜十一野有死麇十二何彼襛矣十三騶虞十四

諸家因之其何彼襛矣本王風誤寘于此今悉依石經訂之

考補 毛氏解二南多以以為婦人之詞至于經有明文不可以為婦詞者則亦強附之如芣苢后妃之化也羔羊鵲巢之致也其非此例者甘篇一篇而已蓋其所以言此者謂二南為房中之祭故廟然所謂房中之祭者止奏于公宮饋食之時而不用于宗廟朝廷之上非謂夫婦之內室也君與后妃及世子公族皆預聞之故其為教始于身心而終于國家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徽之顯合內外而一以貫之豈皆婦人之所能預哉善乎朱子辦之曰文王身修家齊之致至于漢廣汝濱而天下可平况妻道無成善乎者美后妃而不本于文王亦誤矣然其于卷耳樛木殷其雷草蟲小星騶虞尚牽制舊說而不能

盡華豈皆未見石經古傳故耶

魯詩世學卷二終

魯詩世學卷三

邶

邶 音背 毛本作邶風一之三

正說 邶國名雄姓禹貢冀州之域大行之東商紂畿內之地朝歌之北武王克商封弟管叔鮮于此武王崩成王立管叔導武庚以叛國除其後地入于衛其詩居變風之首者以前六篇皆為管未而作其時則成王之初也毛亦諸本雜以備詩今悉依石經改正如左

考補 荊川唐氏曰近世舉業陋儒唯宗朱傳朱則因襲毛詩之編次而乙毛詩于邶鄘衛三國風錯亂尤甚後儒因謂皆衛國之風而盡存邶鄘之名無謂之甚順之讀書中秘得與泰衆黃子同觀天府石經魯詩乃知邶自九篇鄘自七篇原與衛事不相干涉因假錄而藏之以淑諸後人其為萬世經學之幸大矣哉

汎 俗作泛 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微我無酒以敖以游

正說 中公曰康未同管叔欲害周公挾武庚而叛憂之而作此兼興也耿耿猶儆儆憂懼之貌隱痛也微非也言我非無酒可以汎舟敖游而遣其憂雖遣之而憂不能忘也比兼畧言其憂之端而下文乃詳其故舊說以為莊姜之詞豈有婦人而汎舟飲酒可以謂之賢小君乎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正說以下四章皆賦也此章我字康叔自我也鑒鏡也茹度也兄弟指管蔡實據依也愬為周公辨誣而諫之也言鏡能度物而我不能但以兄弟為可依據而不知其心之異也是以誅之而反見怒焉夫三叔之監殷乃武王使之而康叔引以自咎若己無知人之明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此之謂也至于為周公辨誣不謂之諫而謂之愬則其視王室之事為剝膏之災又所謂為人臣者無以以有己其忠不亦盛乎此夫子之所以稱其仁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正說此章之我代周公而言有威而可畏之謂威有儀而可象之謂儀棣棣中節貌

豳風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氣象可見選簡擇也言石雖重而可轉席雖平而可卷周公忠誠之心則未始易也況其威儀中節無一不善又非可以簡擇取舍之者奈何欲以流言毀傷之乎

考補書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又曰唯公德明光于上下穆穆迓衡此匪石匪席之證也

憂心悄悄慍于群小遘毛本作覯非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一作擗有摽

正說群小指流言者遘遇閔病也謂遭大投鄭之憂觀七月鴟鴞等詩可見侮謂讒毀之也寤寐而覺也辟拊心也摽擊手貌此見周公憂勞王室之多而反受小人流言之侮康叔所以不平于中而為之拊心也忠憤之氣溢于言外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正說曰日月者呼天而愬之也居諸皆語詞胡何迭更也謂天子諸侯更易其位也如匪澣衣如中垢而不濯孟子言如衣朝衣朝冠坐于塗炭意亦如之三叔既叛遂相武庚復稱王以號令天下反降周為諸侯從之者十七國王室之危亦甚矣康叔恐其見汚恨不能飛至王都以白其事也

考補書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謂武庚復稱殷王而繼成湯之統也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謂三叔內叛而民苦于兵也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謂殷後稱天子而降周為諸侯也是足以為日居月諸胡迭而微之證

柏舟五章章六句

考補泰泉黃氏曰或疑康叔所作何以不為衛風而列于邶蓋康叔為三監而作而輔殷作亂實管叔主之則康叔之惠有專判矣且事在成王之初故邶鄘居魯風之後也孔叢子記孔子曰吾于柏舟見匹夫不可奪志誠以第三章康叔發明周公忠貞之心事夫子推其言外之意俾天下萬世之人皆知以周公為法重訓大矣使此言出于婦人而以威儀棣棣自訖乃悍慢無恥之極者豈曰能賢季本乃曰觀末章不能奮飛知為莊美所作經雖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借曰兄弟指齊傳公何為往愬而反怒乎莊美在衛父母已亡不得歸寧安得見齊信而

怨其失寵于夫之私乎其為康叔諫曾之辭不聽而見圍明甚不能奮飛正其見圍時也豈必婦人閨中之語乎朱傳急為莊姜亦情疑未決之說耳

雄雉于飛泄音異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毛本作貽伊阻

正說申公曰此之臣諫管叔而作此與第二章皆與也泄泄緩飛懷謂懷君詒遺也伊其也阻險也言彼雉之飛則可以舒緩其羽而我之所懷獨哀迫者以吾君所為之不義恐其自取險危之忠是以諫之切切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正說展誠也君子指其君言誠哉吾君之所為如此乎如此不義而不反之正此吾所以憂勞之甚也此以雄雉之音與其諫言之切二章皆自陳其憂欲使其君先諒其心所謂信而後諫之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正說此與末章皆全賦也瞻仰視也悠悠思之長也道謂道理曷何也言日月在天哭臨于下則有不可歎者此其所以思吾君所為遠道遠矣何以能自反而歸于正乎望之之深也舊說誤解道為道路因執以為婦人思夫之詞然考之始求諸章文義全不相蒙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正說百爾君子則併其羣臣而責之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爾羣臣之從君子皆者豈不知德行之當然乎所謂德行者誠能不害人而無貪心則何所往而不善乎蓋忌同公而致之是其忮也相武庚以國富貴是其貪也故于此原其心而攻之又以及于百爾君子者君之善否係于臣之忠邪不可不分其責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砅音利毛本作厲淺則揭

正說申公曰邶人刺管叔之詩此章比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獲石渡水曰砅解衣浮水曰揭匏葉苦則不可食以比武庚之不可輔濟處深則不涉以比王室之不可干也深則當舟反欲覆石以渡淺則可砅反欲解衣以浮比其顛倒錯亂而不能自審于義者也

有瀰音米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正說興而比也瀰水深貌鷕雌雉聲濡霑濕也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濟處水滿必濡其轍而謂之不濡者以比不義之人自謂無傷而為之也雌雉當求其雄乃求歡之牡者以比管叔當忠于周反扶武庚以叛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正說此與末章皆全比也雝雝和鳴之聲鴈畏寒秋南春北飛有行列如長幼之有序旭日初出泮消也昏禮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以冰未泮之時言和鳴之鴈尚知時而有序人而兄弟構難曾是禽之弗如也旭日以比周室方興之氣象士之娶妻當俟冰

之已泮而令則太早計以比相武庚者不能審時度義而遽為叛逆也

考補 本言如士歸妻而曰士如歸妻古人詩文多倒如婦人謂嫁曰歸娶妻而曰歸妻言使之嫁我亦倒意也猶治汚曰汚治亂曰亂之意

招招舟子人涉卬不毛本作否人涉卬不卬須我友

正說 招招號召之貌卬我也此以舟子之招人以渡者比管叔自聚黨以叛也然此黨叛之人初非正人君子不過其所私善者而已故曰卬須我友易言朋從爾私是也

考補 史記奄君使人告武庚曰武王死矣今王幼周公見疑矣此萬世一時也管叔聞之遂帥蔡霍及十七國挾武庚以作亂此可為招招舟子之証五清列子曰逸周書成王踐奄滅國十七今本孟子滅國者五十周公聖人何至絕帝王之祀如是之多乎蓋古文五作又七作七字亘相近寫本既多遂至傳誤又倒十七為五十耳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考補 泰泉黃氏曰諸儒謂此篇為淫亂之刺者蓋因雉鳴求其牡士如歸妻二言而聽之未究詩人取譬深婉之味也今詳之首章以匏濟二物為比二章以濟雉二物為比而先言有瀰以興濡軌有鷕以興求牡三章則雜舉鳴鴈旭日歸妻三事以比末章則專以舟子一事為比如孟子東山之章雜舉衆喻錯比成文以寓反覆諷諫之意耳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囏毛本作艱叶音勤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正說 申公曰邶之仕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門賦之以自嘆也賦也下同北門邶之國門殷殷盛憂貌窶者貧而無以為禮也艱難也已止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音皮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

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正說 孔氏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行役戰伐皆是蓋是時管叔以武庚復稱殷王故稱其事為王事非周王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則邶國之事一猶皆也埤厚益加也室人仕者之家人讁責也邶之仕者不能明決以去武庚之兵事既以委之國事又厚加之其勞如此而窶貧且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徧責之則其困于內外極矣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去聲我我入自外室人交

徧誰一作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正說 敦迫也遺亦加也誰謂以言摧辱之經文敦叶音堆遺叶音平聲

北門三章章七句

正說 邶人仕于管叔之朝而任其勞如仲由之死衛輒荀或之殉曹操皆于大義未明不可謂之忠也然孔子錄其詩者一以著管叔敗滅之由一以示君子出處之戒

柬毛本作簡兮柬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正說 子貢毛氏皆以為伶官之詩前三章皆賦也柬伶官之名朱子曰萬樂舞之摠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者當明顯之處也伶官恥其居于亂邦故自

呼其名而歎之曰東乎東乎汝乃曰晝而舞于此乎蓋言可恥之甚也

考補 泰泉黃氏曰東為伶官之名申公之說必有所受矣自呼其名而歎之亦如應劭東觀漢記淮陰侯樹冑歎曰信乎信乎碌乃與噲等為伍乎毛本謂東為簡乎朱傳因以簡數釋之牽強矣易曰震用伐鬼方郭景純謂震乃摯伯之名摯伯則王季妃大任父也狂傳以震揚威武釋之則三年有賞于大國何人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耶氏亦謂孔為共工之氏壬其名也祭傳以包藏姦惡釋之與驩兜三苗不類以是知考古之學信乎難矣鬼方南夷今湖廣零陵酉陽等地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正說 碩大也俁俁大貌組以絲為之言其柔也朱子曰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舞而執轡蓋武舞也此章自言善御則才藝可知乃不用之以建功立業而用之于公庭之舞手是深可惜也

左手執龠 毛本作籥 右手秉翟燚 音罴毛本作赫 如渥赭 音者 公言錫爵 毛本作赭

正說 籥竹管似篴而短六孔翟以雉羽為之文舞也燚炎貌渥厚赭炎也色近紫為心愧作而面報也爵酒器形似雀三足上有短柱以止貧公言錫爵卽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毛氏曰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惡之道見惠不過一散此言而手所執述其可恥之狀故錫爵而中心忸怩達于面目而赧然也

考補 籥古文作龠从人集也三口品也下卌象列管之形借量名故隸加竹

續考 孔氏曰祭有二句祭統文畀與也煇甲吏之賤者胞肉吏之賤者翟樂吏之賤者閽守門之賤者于祭末乃見賜故謂之爵

山有榛隰有蘦 毛本作苓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正說 此章興也榛木其實可食地下濕曰隰蘦草名孫炎以為甘草西方謂周室美人美治之人指周公也反覆詠歎見心乎王室之情矣

東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正說 毛氏作三章章六句非也朱子與石經合今從之管叔之亂東也恥之周公之美東也知之孔子錄之以見是非之心人皆有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徐 毛本作邪非 既亟 音極 只且

正說 申公曰此衛人厭亂之詩三章皆比而賦也北風寒涼之風涼寒氣程子曰北風殺害萬物故以起興雱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詞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緩乎蓋禍亂之迫已甚矣

考補 經文行叶音抗

北風其喈 音皆 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音圭 其虛其徐既亟只且

正說 喈疾風之聲霏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詞

考補 經文喈叶音基歸同

莫赤（毛本作赤）匪狐莫黑（毛本作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音居）其虛其徐既亟只且

正說 興也朱子曰狐獸似犬黃赤色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程子曰莫赤者非狐乎莫黑者非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為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反于人矣故其卒章詞益迫切言同車則有己篤之意矣賤者庶民貴者士大夫此詩為士大夫作而并及賤者孟子曰無罪而發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況叛天子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之謂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考補 管叔不尚康叔憂之大夫諫之國人刺之仕者苦之伶官恥之至于士民去之蓋其上逆天理下拂人心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卒之自絕而致辟于商宜哉聖人詳錄數篇所以示萬世之大戒

續考 書曰乃致辟管叔于商金仁山以為搒其罪以示天下是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正說 申公曰邶之良婦見棄于其夫而作是詩此章比中有賦也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葑今之菘菲今土瓜也下體其根也二菜皆可食而根則有時美惡德音美譽也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夫之于婦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使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偕老而同死矣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親（毛本作新）昏如兄如弟

正說 賦也遲遲徐行貌畿門內也荼苦菜蓼屬薺甘菜親昏指夫別娶之婦朱子曰言我之被棄行于道路遲遲不進蓋足雖前而心不忍如相然背而大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僅至門內而止荼雖甚苦以我方之反甘如薺甚言其情之苦也而夫乃樂其親昏如兄如弟乎

考補 古文親舊二字同義親以見會意而从新省諧聲舊以觀省會意而从舊諧赦蓋物之親舊皆以日別之親物易知故从見舊有深淺必諦視之故从觀也隸諦親為七辛切不知本西斤切蓋七辛切者乎當作親从家省從親舊之親言一之戚日見之常如新也

涇以渭濁湜湜（音殖）其沚宴爾親（毛本作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與苟同）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正說 比而賦也涇出笄頭山東南至陵陽入渭水濁一石泥數斗渭出隴西鳥鼠山至馮翊入河其清徹底湜湜清貌小渚曰沚屑絜也以與進之也逝往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朱子曰涇濁

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蓋我容觀之衰久矣又以觀昏形之孟見憔悴然其心則國有可取者但以大之樂于親昏故不以我為潔而與之耳歟陽修去禁其新昏無遂梁而發苟言棄妻將去猶然顧恤其家之物而歎之曰我身且不容安得復恤比乎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詞也

考補 秦泉黃氏曰觀小弁引此章四句則知此滿之泉為邶風益無疑矣蓋嘗以叔辟在成王之七年尹吉甫宣王之臣也若致為衛詩則當在東遷之後吉甫之卒久矣且康叔衛居而有此惡濟之俗乎涇渭在雍州之境衛豫地也相去甚遠邶在衛北于涇渭稍近為

續考 涇水出陝西平涼府鎮原縣西笄頭山東南流遷西安府邠州至高陵縣入渭渭水出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流遷鞏昌府泰州又經岐州南即今鳳翔府岐山縣地又過武功縣北興平縣南至咸陽縣界豐水南來注之又東過長安縣北與涇水合于高陵東流至華陰縣界入黃河邠為管叔之國管則鄭州今隸陝西故曰涇渭為近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毛本作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正說 比而後賦也方泳詳漢廣浮木曰游鄭氏曰淺深以喻家事無難易皆為之朱子曰匍匐手並行于地急遽之甚也程子曰此章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以為之如深則方舟淺則游泳曲猶其不計其家之有無而勉強求以應之陳氏曰非特門內之事如此凡鄉里隣黨皆若慮之遇有喪者則竭力以賙之唯恐其或後也

考補 經文數叶音鳩

不我能慉（一作畜）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

不售昔育恐育鞫（毛本作鞠）及爾慎覆（慎毛本作顛）既生

既育比予于毒

正說 此下二章皆賦也慉養也阻拒也鞫窮也及與已俱覆墜也朱子曰承上章言我于汝家勤勞如此汝既不能養我而反以我為讎也唯其心既阻拒我之善故雖勤勞而不見取如商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唯恐生理之窮盡而與爾同為墜敗之患今既遂其生理矣而反以我為毒而棄之乎

考補 泰泉黃氏曰王陽明常言禮婦有七云無子其一也今曰既生既育既有子矣而出之可乎然以昔育恐育鞫推之則朱傳為有然庶故先師生之

續考 經文售叶平聲

我有旨蓄亦以御（毛本作禦）冬宴爾親（毛本作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既詒我肄（音異）不念昔者伊余來墍（音計）

正說 旨美也蓄種也御當也洸威武貌潰怒色肄習也墍息也言我之勤家先自窮之而得遂生理又慮其後復有窮之之日故每有所儲畜以豫防之如菜蓄之類必擇其甘美者積而藏之恐冬日之乏此物也汝乃惟親昏之樂徒以我當其窮之之時而不與

我共安樂施底于我而有忿怒之色習以為常至于今而遂棄絕焉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也朱子曰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考補 彭山李氏曰武如水之湧故曰洸怒如水之決故曰潰肆即伐其條肄之肄謂萌蘖復生而不已也塈塗也謂獮縫其闕如塗塈辟之傍隙也言夫奮其武怒而遺我以禍如萌蘖之生生不已曾不念往日來此猶縫闕失之時乎此申歎上章之意冀其夫之感悟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正說 孔子曰婦有去七有三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其一也谷風之婦自述其勤如此則當從不去之例矣況其為詩詞雕氣溢極其婉曲怨而不誹能全忠厚

之道子貢所以謂之良婦歎有婦如此乃以私其親罷而棄之風俗薄惡可知矣蓋邶乃紂之故都舊染之污容有未革況以管叔悖亂之人而君之又豈能敦禮義之化耶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正說 申公曰邶人母不安其室七子自咎而作此章與第二章皆比而賦也毛氏曰南風謂之凱風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甚擇若兒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朱子曰南風長養萬物故以比母棘心以比家子之幼時本其始而言以啟自責之端也王安石曰棘心至于夭夭則風之力多矣故以為母氏劬勞之譬

凱風自南吹彼棘新毛本作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正說 聖通明之至今善也朱子曰棘可以為新則成矣然非美材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欲去矣

考補 劉氏名彝字執中宋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正說 此與末章皆興也浚邶邑後入于衛陳氏曰寒泉在浚邑之下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以嫁也朱子曰母欲嫁者本為淫欲而七子乃求以勞苦為說可謂義諫矣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毛本作尉母心

正說 朱子曰睍睆清和圓轉之意蘇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獨不能悅我母哉

凱風四章章四句

考補 後渠崔氏曰寡母不安朝歌之習也孝子自訟先王之化也武城王氏曰不能安其室蓋有欲嫁之意而尚未嫁也故其子引咎自責而且以勞苦聖善慰悅其心如此若使己嫁則得罪宗祧大義當絕子雖懷思亦難強以聖善終之矣泰泉黃氏曰孟子言凱風親之過小者也純甫得之矣季本乃曰子闕奉養而母懷憤怨則不孝在子母所當怨何以謂親之過乎謬矣

靜一作妌女其姣音摳毛本作姝俟我於城隅僾毛本作愛非而不見搔首踟躕

正說此陳古諷今之詩全篇皆賦也姣美色也鄭氏曰女德貞靜然後可畜而美色可安城隅呂氏以為後宮幽閑之地是也俟待君命也我君也女有靜德又處于幽而待進御如此此有道之君所好也俊彷彿也踟踟步不進也時有古今之異則靜女行端若在目前實不可得而見矣故搔首踟躕荅之切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正說孌好貌管鄭氏曰筆赤管也煒光貌說懌皆喜也毛氏曰既有靜德又能貽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群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生子月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朱子曰言女之美又可說懌皆顯見之詞也

考補泰泉黃氏曰季本謂彤管為管籥之管是淫女以樂器贈男子舊說以為筆之非古以刀為筆未有用毫者安得有管夫以刀刊木乃包羲史皇書契之始至黃帝命沮誦為史以黍書紀事于竹簡以墨書記言于帛黍則削竹如筋以點之故有抖手之形墨必用有豪之管然後可書于帛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削削削謂以刀除去竹簡之黍書筆則以墨書于帛也世傳蒙恬作筆謂始用中山兔豪前所用者羊豕之毛而已劉原父筆經趙子昂筆說字文一貞筆對張伯兩筆封考據詳矣若用刀刻帛豈不百碎為能成字耶令內府藏帝鴻時玉硯闕里蘇孔子石硯若無筆則作硯將何用

自牧歸荑音啼洵美且異匪女如字之為美美人之貽

正說牧田官也荑草木之根芽也洵信也橫渠云歸荑以備菹組供豆實束荑云田官獻新物于君所歸之荑信芳美而異于常品乃用之以荅彤管之贈也美人美德之人承上章而言所以悅懌之者非女色之美亦唯德美之人是貽耳三章皆述古賢君賢妃之相與如此以刺當時之不古若也經文異叶音儀

靜女三章章四句

考補而原薛氏曰女史彤管所記是是非非事從其直不褻其實昭如日星故曰有帰此古之賢妃所以內助其君也田官致荑以充豆實供祭祀此古之賢君所以禮御其妃也夫女史田官唯國君有之淫女不可以貞靜稱之且既書淫女佚所私于隱僻之地安得又云愛而不見乎蓋朱傳止因毛本譌俟為愛而臆之不復詳考上下之文義正猶關雎不識逑為籀文求字而妄加為仇匹之仇也然則六書之學誠不可以不講此周官所以有小史之教而中庸考文居三重之一也

邶風九篇三十六章二百三句

正說毛氏本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二句而以柏舟一綠衣二燕燕三日月四終風五擊鼓六凱風七雄雉八匏有苦葉九谷風十式微十一旄丘十二簡兮十三泉水十四北門十五北風十六靜女十七親臺十八二子乘舟十九錯亂特甚其十篇本衛風也今悉依石經正之

魯詩世學卷三終

魯詩世學卷四

鄘 音庸毛本作鄘風一之四

正說 鄘國名亦紂畿內之地朝歌之南朩處初封于此毛氏諸唯牆有茨相鼠二篇在鄘而佰芳考盤木爪芃蘭有狐祇錯寘于衛亥以衛風柏舟等篇充此今悉依石經正之也

考補 泰泉黃氏曰予家食時見甘泉子云秘閣有石經魯詩心切識之既登第謁先師一齋先生出宗時摹本以示之因假歸慶壽寓館手摹絲篇以復于甘泉并質諸王浚川陳虞山陳琹溪舒擇溪王紀父薛君采諸子皆曰此孔門之的傳也唐貞觀間始專主毛公而魯詩廢近世舉業有大全等書專主朱氏然毛本簡編錯亂而朱多邪說槊也久矣

于是先師方為正說命予揜閱四百餘家之說相與遐擇而潤色之輯為成書蓋先師之志在于闢邪說正人心敦人倫美風俗使萬世之下如按雲霧而觀青天豈小補哉妖學李本醋吏曰丁其于詩學實無毫髮見閒而安著解頤專以攻訕正說為事如邪風九篇鄘風七篇出于孔子之所手定子責之所窺傳而申公辛存于漢者也申公姑置之孔子何如人也哉本乃敢謂二風斃亡已盡實皆衛詩而剝籍蒙引等說以附益之然則為何之尚存其目乎二南采于天下八百之國本謂召南上八篇區區一衛何為乃有三十八篇之家乎其為不辨未参不滿識者之一兩為之學歎世邪說誣民王制四誅不以聽本其當此刑矣

續考 甘泉子湛名若水字原明廣東人弘治進士南京兵部尚書王浚川名廷相字子衡河南浚儀縣人弘治進士兵部尚書陳虞山名蔡字原習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弘治進士副都御史舒擇溪名芬字國棠江西南昌府進賢縣人正德狀元翰林修撰蒙引蔡清所著

牆有茨前咨切不可埽也中構音垢毛本作冓蓋傳寫失其半也之言不可道徒列切下同也所可道也言之醜蓋有切毛本作醜也

正說 中公以為鄘人刺三監之詩全篇皆與也茨草名茨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墻上種之可以禦盜構造也中構之言謂周公之流言由三未造從中起也道傳言也醜忤視貌言墻之有茨以禦盜不可埽而去之以與兄弟之親以禦外侮不可從中構禍而

傳道其言也如傳道之則上逆天理而下忤人心矣

考補 經文道叶徒老切醜叶尺少切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構之言不可揚毛本作詳非也所可揚也言之長也

正說 襄除也揚亦傳道也長久遠也流言之禍管叔倡之蔡霍和之武庚奄君傳播之十七國附之三年而後息可謂遠且久矣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構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正說 束埽除之以就束也讀誦言之也謂傳誦之不已則自取危辱之禍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考補 黍泉黄氏曰此篇魯齊韓皆列于鄘風之首申公主子貢判三監之說是也毛本錯于衛風柏舟之下譌搆為冓諸家因以為判宣姜謬甚矣國判宣姜當云中冓之事今曰中冓之言正謂三尗流言從中搆起骨肉相殘故以墻次起興常隸外禦其侮實本于此一字之訛千里之謬可無辨乎

續考 譌吾何切俗作訛

相 去聲下並同 從石經 鼠有皮人而無義 毛本作儀蓋取協韻而聱增人傍令協 人而無義不何為

正說 申公曰此亦刺霍叔之詩三章皆興也相鼠河北有鼠見人則拱而立韓子謂之禮鼠義謂君臣之義不死何為甚疾之之詞

考補 經文義叶盈宜切漢鴻都郡石經亦作義唐註疏始作儀亦猶洪範無偏無頗以叶遵王之義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正說 無止謂其多行不義而不已也

考補 經文俟叶夕子切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遄諸元切

正說 朱子曰體支體也禮以三綱為經三尗叛其君兄人道之大經拂矣無禮之甚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考補 黍泉黄氏曰人無禮無義則不成人不如鼠之有皮有體以成鼠也齒取其決霍尗為管蔡所誘不能決以禮義故以齒起興

伯兮朅 溪劣切 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 音殊 為 于偽切 王前驅

正說 申公曰鄘人有從武庚而伐衛者室家憂而作此詩首章與第二章皆賦也伯其夫之字朅去也桀豪傑殳兵器長一丈二尺而無刃王殷王亦稱武庚猶北門耳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 丁歷切 為容

正說 之往也衛在殷東蓬草名其花如拆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油所以澤首面沐洗髮也適主也朱子曰女為說己者容

考補 黍泉黄氏曰鄭氏以為擅王伐鄭而衛人從之夫鄭在衛南不當云之東其為鄘人從武庚伐衛無疑擊鼓衛風也乃代鄭而云我獨南行其證甚明

其雨其雨杲 干老切 杲出 初內切 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正說 此章比而後賦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杲光明貌人言將雨也將雨而杲日復出如我言伯且來而復不來也爾念也甘心不也首疾謂頭痛孟子云疾首蹙頞言豈甘心而有頭痛之病甘心苦之拯所致爾蓋憂甘心首疾反言之

考補 見不甘心之甚也

焉音煙得藼吁元切毛本作諼艸毛本作草言樹之背顧言伯

思使我心痗音妹

正說此亦賦也藼草名食其花使忘樹種也背堂北也言安得種此藼草于堂北近地時采食之以忘憂乎痗病也三章以不義興戎征婦之憂蓋非特離別之故誠恐其夫陷不軌之罪被逆黨之誅是以病之之甚也

考補藼俗作萱

伯兮四章章四句

考補泰泉黃氏曰此詩婦人之詞又作于武庚之世聖人何為錄之蓋以詳著三監之罪而益見康叔之忠耳

考盤毛本作槃在干毛本作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吁元切

正說申公曰此美隱者之詩全篇皆賦也考擊盤陶器缶屬擊之以為歌聲之節也澗傍曰干寬廣永長矢陳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居澗曲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唯獨寐而寤言猶自陳其不忘此樂也

考盤在阿碩人之薖枯何切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何切

正說毛氏曰曲陵曰阿薖寬大貌永矢弗過自言所願不過如此朱子以為若將終身之意是矣

考盤在谷毛本作陸碩人之叔毛本作軸非獨寐寤宿永矢弗告音谷

正說叔古文淑貞善也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盤三章章四句

考補此篇亦衛叔之時夫子錄之者所謂碩人取其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明君子出處之大節也續考王氏曰朱傳謂考盤為成其盤桓之處然曰考于盤阿何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好去聲後並同

正說申公曰此朋友相贈之詩全篇皆賦也木瓜楙木實如小瓜可食瓊美玉琚佩玉朱子投以木瓜而報之瓊琚則報者厚矣猶曰非敢為報姑欲長以為好而不忘耳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勤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歎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矣

考補經文瓜叶古于切報好自相叶下二章同楙蔞盡切施好並去聲勸居卷切俗作倦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遙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正說瑤白玉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匪報也永以為好

也

正說　玖黑玉

考補　經文玖叶交里切

木瓜三章章四句

考補　泰泉黃氏曰夫子錄鄘人此詩著蓋以朋支之好且當知報三未乃志文武之德而偶殺以救乎孔叢子載天子之言曰吾于木瓜見包苴之禮行焉則知申公朋支相贈之說真偽旨矣毛序以為衛有狀人之難齊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思之而欲尊報故作此詩以春秋書法考之狄之入衛本未嘗城何封之有齊止城邪賓無救衛之事故許穆夫人以為控于大邦誑因誑極何所施于衛而欲厚報之耶朱傳以為男女相贈答之詞如靜女之類則故遂夫子之說己不免侮聖人之罪矣且季本乃曰瓜挑李皆木也而琚琚玖皆瓊也以瓊報木報之厚也而不以為報蓋其心將求以為好則窺愛無己之情也實淫風耳是元㴱未言淫尚有疑意而本決之其亦逢君之惡者歟

續考　毛序之誤蓋承公穀以魯傳城楚丘為齊桓封衛也緯詳曾須

芄音九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切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音遂毛本作遂非垂帶悸其季切兮

正說　此詩但刺童子之驕傲而未詳所指二章皆以首句為比而遂賦之也芄蘭州名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咲一名蘿摩支蔓也觿錯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能才能知猶識也我詩人自謂容鄭氏以為容刀璲孔氏以為佩玉悸帶下垂而顫動也芄蘭支蔓柔弱以比童子之未成下乃賦其僭服成人之服而實無成人之德但騎而無禮餘無所能而我不知識也

考補　斷音短顫音戰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切雖則佩韘能不我押毛本作甲非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正說　韘決也抉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鉤弦用象骨為之成人能射御則佩之亦非童子之飾也押習也言無才能不習于成人之射御也容璲帶再言之皆深識其僭服不遜之狀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考補　泰泉黃氏曰申公謂此篇亦譏三叔蓋以童子之不遜而僭成人之服此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亂首句芄蘭乃記物興詞所謂興而比已然先師正說疑而未從則以石本于負傳殘闕之故夫子曰多聞闕疑曲禮曰疑事無質其視季本膚淺倫慢小人壽主意見而輕詠前葦者狂妄何如哉松溪程氏曰書蔡仲之命曰乃致辟管尗于商囚蔡尗于郭隣以車七乘降霍尗于庶人三年不齒金仁山考竹書紀年武庚圍衛自衛朝攻周兵敗奔狄管尗自緇暴其尸于市朝播其辠于天下蔡尗終身囚猶以七乘從不純以囚待之霍尗削籍三年能改則復封之盍輔殷之亂管尗主之蔡尗成之霍特見胥而從之罪有小大故罰有重輕左氏所謂施生殺

魯詩世學卷四

死是也又竹書記武王崩壽止五十有四則是時管叔五十有二蔡叔五十周公四十有八康叔四十有六霍叔四十有四成王之二年管叔叛又七年而死則管叔壽止六十故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識管叔老耆也成王十年蔡叔卒則其壽止五十九是歲霍叔復封則五十有四矣非童幼時也芃蘭之詩將借童子為喻所謂比而又比非果以童子目霍叔也然則一齊先生闕疑之意亦以是歟

續考 松溪程氏曰名文德字舜數金華永人嘉靖戊第學士比而又比謂以芃蘭比童子而以童子比霍叔此申公說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正說 申公曰君子見貧民寒夜與狐涉水而傷之三章皆興也綏綏毛盛貌淇水名石絕水曰梁之子指貧民言狐則有毛禦寒此人也而尚無裳乎心之憂矣孟所謂孺子將入井則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也予

有狐綏綏在彼淇砅毛本作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正說 砅見貌有若葉狐毛深厚故不畏寒而能涉水乃以人而不如狐乎毛氏曰帶所以束衣者

考補 經文帶叶音帝

有狐綏綏在彼淇仄毛本作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正說 李氏曰無服言其衣之不備也皆國亂無政以致民窮如此

考補 經文服叶無力切

有狐三章章四句

考補 泰泉黃氏曰朱傳謂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以狐為比且經曰無裳無帶無服狐獸也安用此哉申公之說正大足使為政者興起愛民心先師主之

氓莫萌切之蚩尺知切蚩抱布貿莫豆切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七羊切子無怒秋以為期

正說 申公曰淫婦為人所棄鄙人述其事以刺之首二章皆賦也蚩蚩無知貌鄙之之詞布幣也貿易也我者詩人代婦人我之也頓丘地名愆過將請也東萊呂氏曰民假貿絲而來即女謀本謀挈是女而婦也反民之婦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于野謂之曰非我過期也于無良媒以往來道達故我行計未成耳朱子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期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隙而不免于見棄蓋一失其人所賤惡始雖以忿而述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可不戒哉

考補 經文謀叶音眉丘叶音淇媒叶民皮切

乘市成切彼垝居委切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音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師至切體無咎言以爾車言以我賄呼罪切遷

正說 乘登也垝垣毀垣也復關謂所居也不斥其名而以所居呼之猶泰人之稱檇里也逮遷流漾事疑貰約龜曰卜謀蓍曰筮體卦兆之體也賄財遷徙也承上車而言與之期矣及我之日則登垣以望其誤誤既至則喜而笑言知其卜筮之得吉然後誤以車迎婦而女約其時以從之也孟子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斯女乃私謀以期而婦為其然棄也不亦冥乎

考補 來即我謀送淇頓立乘垣以望見而笑言著其先嘉之情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著其後娶之實詩人委曲敘之所以詳其失身之配若曰前既私通知此乃欲偽難其事竟何用哉舊說乃謂讒婦之自言蓋不知我字為代之之詞所謂以文害詞以詞害意者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兮（毛本作于）嗟鳩兮毋（毛本作無）食桑葚（音甚）兮嗟女兮毋與士耽（都南切）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正說 此下二章皆興也沃若潤澤貌鳩毛氏以為鶻鳩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毋禁止之詞葚桑實鶻鳩食之則醉而傷其性兮嗟女兮詩人數息而判淫女也耽淫樂也說解也鄭氏曰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為節一失其身則餘無可解矣非真以士可淫樂乃甚言女之不可失身以垂戒此豈婦人之自言乎

考補 經文甚叶以純麋切首言誡之蚩蚩以刺男子次言毋與士耽以戒婦人詩人儆詞未嘗偏怒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于尹切）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商）漸（子廉切）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叟切）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正說 隕墜也徂往也食貧家貧而同茹苦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極至也此章則人代為婦怨之詞言我從汝而同其貧苦之久汝乃棄我使之從棄惟車以婦其家是我不失謀期之信而汝乃自易其行由其心之無所至極而二三其德故也

考補 經文隕叶于若切爽叶音霜行叶音杭前言桑之沃若此言桑之黃隕不過即其時物之變託以起興初無他意也歐陽脩乃謂沃若喻男情意盛時可愛黃隕喻其意易衰落不亦鑿乎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晁（知遙切毛本作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蒲報切）矣兄弟不知咥（徒結切）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正說 此章賦也靡不也夙早也興起也言其食貧之久相與治其室家之事盡心竭力不以為勞早起夜寐無有一朝不然者與爾謀約之言既已遂矣而爾遽以暴戾加為兄弟徒見婦不知受暴之聽乃哂然而笑之然則何所歸怨哉但靜而思之躬自痛悼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也

考補 此章之意猶谷風既生既育比予于毒之意但彼則賢婦見棄過在夫也此則

失身致辱自取之也詩人代為之言詞若可傷實則可醜將使為女者聞之重以為戒而並聖其身一之節其訓至矣舊說因此數章遂執以為婦人之自言而不究其為傍觀之述語非所謂癡人前談夢者耶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果及切則有畔毛本作泮非

緫毛本作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正說 賦中有比也及與也畔崖也綑角結髮宴樂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本期之同老不知見棄而使我怨也淇之有岸隰之有畔以喻禮義為人之大閑也因敘其結髮之初相為淫樂言笑何其和柔信誓何其明也良由不能心思禮義而反之于正耳夫既不反求于心而思禮義則終之棄也嘗宜顧獨且奈何哉亦當知止而已矣以怨為蓋甚譏之之詞春秋傳云思其終也思其後也思其反之謂也

考補 此詩全篇既詳序其事以深究其情至是又原其心以結正其罪蓋心之旨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心苟能思則明于理欲之辨察夫治泉之原而趨舍得其正矣故雖判滋之詩而聖人錄之者其有取於思反之訓爭舊說于此未之有發至於朱子獨能推之以為士君子立身之戒可為善說詩者矣易曰君子作事謀始可不謹哉可不戒哉

氓六章章十句

鄘風七篇二十四章百三十八句

魯詩世學卷四終

正說 毛氏本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柏舟一牆有茨二君子偕老三桑中四鶉之奔奔五定之方中六蝃蝀七相鼠八干旄九載馳十今考之石經以柏舟等八篇當在衛者屬于衛以考盤等五篇當在鄘者歸于鄘別為序次于右

考補 夫子于邶錄凱風于鄘錄詪見二國禁封之餘習而管賢之君不能革也于衛首錄共姜之柏舟見康尗竊己之澤也其後室以親墓而亡靈以蝃蝀而亂故皆錄其詩以垂戒萬世舊說乃以為淫女自作之詩失聖人刪述之旨而敝學者好色之情正說于子貞傳辨之詳矣肆溪舒氏曰谷風凱風靜女非公管尗時詩然皆鄘人之風也考盤木瓜芄蘭有狐詪未必需尗時詩然皆鄘人之風也歐王程朱呂氏不知毛鄭編次之錯而皆為衛詩誤矣石經今在內閣吾以是信之也

魯詩世學卷五

衛

毛本作衛風一之五

正說 衛國名姬姓侯爵其地亦紂畿內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武王以封康叔後八世為武公武公子莊公莊公子桓公為州吁所弑衛人誅州吁而立宣公宣公子惠公惠公子懿公為狄所滅懿公叔父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卒弟文公立文公子成公成公又遷于帝丘又六世為靈公與孔子同時

考補 章貢李氏曰衛康叔封于武王克殷之歲在位四十五年薨子考侯彤立考侯六十一年薨子嗣侯建立嗣侯三十二年薨子靖侯康立靖侯五十一年薨子貞侯興立貞侯六十七年薨子頃公榆立頃公十二年薨子簡侯勞侯五十六年薨子元侯休立元侯四十八年薨子釐侯釐立釐侯五十年薨子武公和立武公五十五薨子莊公揚立莊公二十三年薨子桓公完立桓公十三年弟州吁弑之衛人誅州吁而立莊公庶子宣公晉宣公十九年薨子惠公朔立惠公三年奔齊莊公命衛人立桓公之子黔牟九年齊侯諸兒宋公捷魯侯同陳侯林蔡侯盼抗王納朔黔牟奔周朔復衛十二年而死子懿公赤立懿公九年狄入衛殺之衛人立惠公弟戴公申戴公廬于漕一年卒弟文公燬立文公四十二年薨子成公鄭立成公六年遷于帝丘又二十八年薨子穆公遬立穆公二十年薨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薨子献公衎立獻公十八年奔齊衛孫林父立殤公剽殤公十二年寧喜弑之而納獻公又三年而薨子襄公惡立襄公九年薨子靈公元立靈公四十二年薨南子宋朝祝駝石曼姑立其孫輒晉納孝公蒯瞶于戚十三年輒出奔

齊孝公入衛二年衛人弑之晉立公孫般師齊人立公子起執殺師以歸明年衛石國逐起而納輒輒之二十一年奔宋而死孝公之弟悼公黔立悼公五年薨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薨子昭公糾立昭公六年弟懷公釐弑之懷公十一年弟慎公績弑之慎公十二年死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薨子成侯遬立成侯二十九年薨子平侯雍立平侯四十二年薨子嗣君承立嗣君四十二年卒子隱君懷立隱君三十一年魏人殺之嗣君弟元君卅立元君二十五年卒子角立秦二世元年廢衛君角為庶人自康叔至角傳四十三世歷九百八十年史記康伯即康叔以為其化州之伯故至貞侯四世稱伯或析為二人非也是時正當成康之世周君為政諸侯之諡皆請于王豈有父子同議之理嗣伯之後有是伯則誤以名為諡也又頃公之後即繼以釐侯相去百十六年不知其間有簡佉元侯也又左傳以蒯瞶為莊公然武公之子莊公揚乃蒯瞶之十四世祖孟子曰孔子之于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則蒯瞶耳平王以武公有翼戴功進公爵莊公至聲公因自稱公咸侯平侯微旃復稱侯嗣君益弱更自貶為君史記年表以咸侯為成侯隱君為懷君並誤當以樂正子春春於國記為定彭山李氏曰史記世家謂成王伐殷以武康餘民封康叔居故商墟則不知康叔之封衛也在武王時未即得朝歌地也紂都朝歌在衛州衛縣之西二十二里衛縣即今河南衛輝淇縣當為為衛始封朝歌之東矣啖趙纂例及鄭漁仲通志皆本史記為說不亦誤乎

續考 正說康諡封名文王第七子考補克殷之歲武王之十三年也[illegible][illegible]同是潛棐圻釐與僖同黔牟[illegible]初於年史記以為公子禎之子杜預以為莊公庶子皆非也齊侯諸

兇袞公宋公提閔公魯侯同莊公陳侯林宣公祭侯盻穆公朋興乞切漕衛東邑帝丘濮陽顙帝故鄁在滑縣東北七十五里今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界遨蘇谷切一作逑衍可旦切剬偏衰切寘宜敬切南子宋女衛雲公継室石曼姑衛大夫石碏之後石圃曼姑之子樂正子春鲁人曽子弟子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切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音拖毛本作他母也天只音止下並同不諒人只

正說 申公曰衛鬻侯在位世子恭伯先卒恭姜守義齊武公欲召之婦室而嫁之恭姜不許故作此詩二章皆興也中河者河之中也髧髮垂貌髦者剪髮夾顱子事父母之飾親沒則去之指恭伯也我恭姜自我也儀匹之至矣誓靡不它謂他適只語助詞諒信也言母恩如天豈不能信人之能守乎不及父者父尊而母親寡女止訴于母庶父聞而亦諒之也

考補 經文儀叶以何切天叶汀因切恭一作共恭伯名餘鬻侯肇之世子武公和之兄妻恭姜齊女也齊武公名熹恭姜父也頤音信腦門泰泉黃氏曰母也天只諸家皆謂恭姜之母李文亦以為齊武公夫人武姬也周厲王二十二年衛貞伯卒鬻侯立十七年恭伯餘卒武公欲召恭姜歸寡而嫁之恭姜不肯歸寡以死自誓宣王三年齊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十有五年衛鬻侯卒武公和立季本乃謂鬻侯覺夫人與武公欲奪其志何所據乎且季本能信東萊之辨知武公無弒兄之事則逼逐䒽婢何異齊蔺人之于子亦

姬乎惟務好異而不自知其譏語之至此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它得切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正說 特亦匹也慝邪也王安石曰以冉嫁為慝則其絕之甚矣

考補 東萊呂氏曰史記謂鬻侯已塟武公襲攻恭伯恭伯入鬻侯羨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記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戒于國計其初即位蓋己四十餘矣使果弒恭伯而纂立則恭伯見弒之時其萮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乃謂鬻侯已塟而恭伯自發則是時恭伯既脫髮矣詩安得猶謂髮彼兩髦乎子貢傳則云世子未立而卒則恭伯圃卒于鬻侯之前矣是恭伯未嘗見敍而武公無纂弒之惡也金履祥通鑑前編乃書曰衛公子和殺其兄恭伯而自立蓋信譏史而不考之經其亦擇之不詳者欲使其得見此傳當何如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正說 毛本錯于鄘風之首謬甚

瞻彼淇奧於六切一作隩菉菉音六毛本作綠簀之六切毛本作竹猗猗音依有斐方尾切毛本作匪君子如[illegible]七劣切毛本作切如磋粗何切毛本作嗟如琢音卓如䃺莫戈切毛本作磨僁師責切毛本作瑟兮僩遐簡切兮燚毛本作赫兮咺吁阮切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吁元切毛本作諼下並同兮

正說 此美衛武公之詩三篇皆興也淇水名奧水澳灣曲之地毛氏曰菉王芻藩篇竹也猗猗美盛貌斐文貌治骨角者既猶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僩嚴容貌僩寬文觀鍛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大學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民之不能忘也程子曰此章言其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

考補 粗文猗叶音阿興大學作淇說文作與

瞻彼淇奧菉藩青青有斐君子充耳秀毛本作琇瑩音營會古外切弁皮變切毛本作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音詩世學卷五　五

正說 青青青而又青言其色之美盛也充耳謂之瑱秀別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如星謂弁之縫中飾以美石㮚㮚也然如星也此章言其服飾之盛美而怕慄威儀盛德至善足以稱之也

瞻彼淇奧菉藩如簀音責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尺竹切兮倚毛本作猗重平聲較音角兮善戲謔喜角切

正說 如簀言其密金錫言其鍛煉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寬洪裕也綽開大貌倚憑也重較卿士之車呂和亦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又于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牀五尺五寸古人在乘

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寬綽以無檢束而無有倚較之歡戲諧近乎縱遠而不為狎侮之處則其動容周旋寄能中于禮者矣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其在斯乎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補 彭山李氏曰孔氏謂武公在幽王時巳為卿士然猶永以其詩斷為幽王作也華谷嚴氏始定為幽則恐幽王泰厲里子敎身武公于此署不見有庶君逵國之致何足以語淇與之學哉其必平王時平戎有功而始入相耳歐陽氏補固屬之子平蓋有見矣又曰衛武公之德能使人終不可諠如此幾于聖矣史記乃謂其攻殺泰伯何其不知德之盛哉

音詩世學卷五　六

孑孑鶵桀切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皮未切之良馬四之彼姝穿朱切者子何以畀必未切之

正說 申公曰美衛武公好賢全篤盛也孑孑特出貌邑外曰郊紕纖組也蓋以素絲為組而纖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謂美德指所見之人也與與也言衆此車馬建旌旗以見賢賢者禮敬如此彼所見之賢將何以與之以答其私乎

孑孑干旟容者切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正說 旟旗也上孜旌旄其下禁斿斿下屬縿音畫高隼孔氏曰周禮大司為百官載旗旟亦有旌二章互文也言旄則有旒縣言旟則亦有旄矣下已曰都組見東分王安石

曰紘之以為組五馬加于四則禮盛矣

孑孑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正說 毛氏曰析羽為旌朱子以為析雉羽注于旟干之首也城都城祝屬也程子曰先言四之至于五六馬益多禮加盛也先言在郊至于城都好賢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將逺避矣孟子言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武公其庶幾乎

干旄三章章六句

考補 泰泉黃氏曰中庸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觀淇奧好學明德則脩身可知

于旌好賢樂善則取人可知左史倚相稱為叡聖武公良有以夫毛序以此詩美衛文公季本非之是也乃不肖從子責婦之武公而漫爾諺語狂妄偏强敢侮前賢一至于此

續考 按國語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儆戒于國曰子毋以我老髦而舍我此其好賢樂善之證故是詩所稱非武公不足以當之又考春秋齊桓公九合諸侯以尊周室衛文公乃與楚結昏不與中國會盟桓公堯反會宋家伐其衰晉文公過衛文公不禮以貽其子成公之禍其不知禮義如此小序以為詩人美之信乎妄矣故季彭山解順謂舊說以為衛文公臣子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則似文公德化所及者殊不知文公非賢侯也然曰衛之下邑有賢者居于其鄉邑大夫好善親往迎之則

聽說而無據況經云良馬五之六之非國君不能備果有賢者在下大夫當同升諸公乃私贈之以為非人臣無以有己之義故泰泉識之也

碩人其頎音奇衣去聲錦褧古迥切衣如字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正說 申公曰衛莊公娶于齊莊姜始至國人美之而作是詩前三章賦也碩人指莊姜頎長貌衣著也錦衣衣褧褝也以祿為之衣錦而加以褧患其文之著也齊國名姜姓侯爵齊恭公莊姜之父也衛侯即衛莊公東宮齊世子名得臣女子後生曰妹邢亦國名侯爵姬姓妻之姊妹曰姨譚亦國名已姓子爵稱公僭也妹之夫曰私王安石曰此言莊姜族類之盛

考補 正說釋音章薄衣也隸音頊采屬章貢李氏曰齊恭公名贖成公無忌之子僖公祿父之公史記作莊公非蓋莊公乃靈公環之世子先恭公之七世孫也彭山李氏曰諸侯之女嫁于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極稱其族類之盛以見貴族之女而敬德闇然賢可知矣邢周公庶子所封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滅之譚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莊公十年齊桓公滅之

續考 考補祿父之父音浦恭公脩子僖公祿父祿父子桓公小白小白子惠公元元子頃公無野無野子靈公環環子莊公光故莊公為恭公七世孫不應與七世祖同謚史記誤也中庸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彭山因衣錦褧衣之句遂生敬德闇然之說蓋亦聽見之巧耳

手如柔荑音提膚如凝脂領如蝤齊俏切蠐音齊齒如瓠户故切犀螓音秦首蛾我波切眉巧笑倩七薦切兮美目盼普慢切兮素以為絢吁怨切兮毛氏本脫此一句

正說

賦而比也荑者茅之始生言柔而白脂者膏寒而凝言白而澤也領頸也蝤蠐木虫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言其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虫名似蟬而小言其額廣而方正蛾眉言其眉細而長曲也倩口輔之美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画之質也絢采色画之飾也比句以比莊姜有此美質而又加以服飾之盛如繪画者先施粉地而又加以五采也王安石曰比章言莊姜頎色之美也

頎人敖我刀切敖稅毛本作說于農郊四牡有驕起喬切朱幩扶云切麃必苗切毛本作鑣麃翟音狄茀音弗以朝音潮大夫夙退毋毛本作無使君勞

正說

賦也敖敖長貌稅次止也農郊近郊四牡車之四馬也驕壯貌幩鑣飾鑣馬啣外鐵也毛氏曰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鑣鑣盛貌翟雉羽也茀蔽也孔氏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雉羽飾之朝見于君夙早也毋禁止詞言莊姜自齊適衛初次于郊乘是車馬之盛以朝見莊公也大臣不親細事況人君乎此毋使君勞之意

考補

泰泉黄氏曰嚴坦叔謂此詩唯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姜之不見荅但以大夫夙退二語微露其意以理斷之莊公覩昏豈遂惑于嬖人而不禮其大夫耶亦聽度之意也

季本從而張大其說謂盛稱容貌之美國人于其初至顧其有子故欲君退朝之早也且王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入小寢釋服蓋於席之情必待鄉晦宴息之時古者夫人進御于君女史記之必有其節未有行于日晝之理詩人之意但言政有大體人君不當覩細事耳果若本言是衛人以荒淫道其君可以訓乎狂言害數不可不辨

續考王藻禮記篇名

河水洋洋北流活古滑切活施罛音孤濊呼活切濊鱣知然切鮪爲鬼切鱍補末切毛本作發鱍葭音加菼於險切揭雞竭切揭庶姜巘疑結切毛本作孽巘庶士有桀毛本作朅

正說

興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罛魚網也濊濊網入水聲鱣魚名似龍黃色銳頭長鼻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長二三丈重千餘斤江南謂之鱏鰉宜鹽鮪似鱣而小青黑色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鮥二物皆異魚也鱍鱍魚入網動其尾撥發然也葭蘆葦菼獲也似葦而小至秋堅成則謂之萑揭揭長貌比皆即其目前地産之物託以起興無他意也庶姜謂姪娣鱍鱍威儀整飾之貌庶士其媵臣桀武貌此章言夫人之衆其從之者儀禮盛備如此

考補

西原薛氏曰庶姜者齊國之媵莊姜之姪娣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與姪娣之下各有二媵姪娣皆公之庶女夫人之妹而姪又少于娣者同姓上大夫之庶女為夫人之二媵次大夫之庶女為娣之二媵下大夫之庶女為姪之二媵共九人也莊姜齊

東宮之妹則恭公之嫡出曰庶姜則同姓之媵也然左傳戴嬀生桓公乃陳桓公庶女非齊同姓與禮不合當嫡所疑

碩人四章三章章七句一章八句

正說 虞山陳氏曰此詩乃衛人于莊姜始至賦以美之未有諷剌之意夫子錄之者則因以見衛莊有此良配而不以禮處碩人之寵以致州吁之亂故倫其本末使讀者深以為鑒必思謹于身心以正國家杜禍變之源耳毛氏以為閑莊姜則非作者之初意且不知聖人垂教之微旨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正說 申公曰衛莊公嬖人生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憂之而作前二章皆賦也綠青 魯詩世學卷五 十一 黃間色妾媵之所服也憂憂其好兵也故指其母而言如綠女之人有子如此則我之憂豈容已乎或以為莊姜失位而怨則姜乃妒婦何足為賢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正說 亡無也其後州吁果至為亂則莊姜之憂有先見之明矣豈以失寵而妒之乎

綠兮絲兮女音汝所治平聲兮我思古人俾音彼無訧音尤兮

正說 此與末章皆比而賦也女指州吁之母俾使也訧過也言綠絲女所自治既能以為衣矣此子女所自育則亦當知所以教之也乃不禁其好兵則我將若之何哉惟思古人以自勵庶數免于過而已孟子言行有不得者將反求諸已其斯之謂哉

考補 經文訧叶音尤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正說 淒寒風也絺綌夏服寒則非所以禦之也州吁之好兵失今不禁則後日之亂亦不可得而禦矣然又可奈何哉顧所思之古人實有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蓋反己自修亦足以慰知憂之無無益而安之若命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終風且暴蒲報切從日從出從大從本俗作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與傲同中心是悼

正說 申公曰莊姜失位而作四章皆比而後賦也朱子曰終風終日之風暴疾也謔 魯詩世學卷五 十二 戲笑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于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情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貞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終風且霾莫懷切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正說 朱子曰霾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者但又有不往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也

考補 經文霾叶莫微切來叶力免切

終風且曀伊計切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音替

正說 陰而風雨曰曀有與又通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為厭苦之也朱子曰不日有曀以比君之狂惑暫開而復藏也顧思也嚏孰嚏也鄭氏曰今俗人嚏則云人道我乃古之遺語此承莫往莫來而言不敢望君之復來也但得一菑及之而使我一嚏亦足矣蓋思望之尤深也

考補 彭山李氏曰顧言者思出于心之意嚏徐鍇以為睠鼻中氣塞窒嚏嚏則通也言寤時則戞而不能寐思則氣豐于鼻而嚏發矣

續考 考補徐鍇字楚金南唐人著說文解字

壇 伊計切毛本作曀 壇其霒 於令切毛本作陰 虺 虛鬼切 虺其靁

毛本作雷 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正說 董氏曰壇壇天陰塵也朱子曰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懷思也此承願言則嚏而言不敢望君之道我然亦願君之一思及之乎至此則望之極矣亦因以見其君之至薄也

考補 經文黔叶於灰切懷叶胡回切東萊呂氏曰黕雨遲雷其止可待至于壇壇之陰虺虺之靁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亦以比其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考補 毛氏謂莊姜傷己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鄭氏蘇氏楊氏王氏呂氏皆從之然以篇中謔浪笑敖惠然肯來等語考之則朱子以為為莊公而作者良是武城王氏曰終風如朱傳謔說皆非是蓋州吁篡逆之賊厲篤當絕人人得而誅之者也莊姜不應復以毋之道責望之矣況篤內循我則笑云云皆狎暱之甚者得之于夫猶莊姜之所悼而不爰者州吁雖逆亂之甚寧敢以此施之莊姜而姜也亦豈徒悼之而已耶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逝不故 毛本作古 處 上聲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正說 子貢以為州吁弒桓公莊姜大歸而作是也全篇皆賦體人指州吁逝發語詞故舊也胡何也寧曾也顧恤也莊姜被子殺身逐之禍故呼日月而懟之曰州吁嬖人之子耳乃不守臣節而篡居君位是不處其舊矣如是則亂何由定又誰肯顧我而恤之乎

當是時上無天王下無方伯上公如宋殤反賓賊而欲定其位親國如齊僖受其婦而不計其賊是以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而莫之救也可悲也夫

考補 經文故叶音古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去聲

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正說 冒覆也不相好謂遇之無禮也不我報言己為嫡母則于州吁亦必有思矣曾不思報我以禮乃殺其子而逐其身乎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正說 音聲良善言其德其音皆不善也俾也可忘言亂既靡定則我安能不忘其憂乎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正說 畜養也卒終也述陳也州吁弑君之歲乃齊傳公之十二年是時莊姜父母亡之久矣猶呼之者哀痛之極也朱子曰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情也報我不述言州吁以怨報德其窮兇極惡不能盡陳之也

考補 泰泉黃氏曰此呼父母而言畜我不卒者蓋莊姜齊恭公瞶之女也恭公賢侯也當時若在必能討州吁以定衛今也既沒莊善廢遂故哀痛之極亦見傷公繼賊而坐視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考補 莊姜自作

燕燕于飛差初宜切毛本作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正說 子貢謂莊姜與娣戴媯皆為州吁所逐同出衛野而別莊姜作詩以贈媯爲前三章皆興也燕鳥名郭璞云亂也古人重言之于飛竝飛差池不齊貌之子指嬀遠送于野時莊姜見出故至野而與媯訣別已北而嬀南稍稍更遠瞻望極目不復能及故念之深而泣涕如雨言多也張氏曰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楮太后抗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爲如割其有合于詩人之情欲

考補 經文野叶音宇三章皆以燕燕起興蓋觀時物而有感言燕之並飛而頡頏上下傷已與嬀分散而去會此鳥之不如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正說 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亦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正說 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南者戴嬀南行以婦陳也莊姜同時見出故捋送之不然則婦人送迎不出門禮也以莊姜之賢又寡居矣其肯越禮而遠出乎

考補 經文南叶奴金切彭山李氏曰遠送于南者陳在衛南此為送嬀之詩信矣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毛本作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

正說 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詞塞實淵深終始也如一也溫和惠順先君猶莊公最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謂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考補 經文淵叶於君切

燕燕四章章六句

正說 春秋傳曰石碏之子厚從于州吁州吁弑桓公厚問定君于碏碏曰王覲

為可曰何以得覲而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弒州吁于濮夫陳人既許州吁之請而與之伐鄭矣曾幾何時乃從石碏之請而誅州吁蓋戴嬀歸在陳國有以慂于陳侯故碏得耤之以成討賊之功耳然則戴嬀誠贅矣哉

考補

泰泉黄氏曰州吁弒桓公而莊姜歸齊戴嬀歸陳正如魯人弒赤而出姜歸齊也經曰遠送于野蓋齊今山東臨淄陳今河南陳留二人見出各歸母家既離衛都分遠而去故贈詩于野不然婦人送迎不踰闕況孀婺乎燕莊姜歸齊不能乞師以討賊戴嬀至陳陳桓公卒聽石碏之請執州吁歸衛而誅之于濮豈莊姜之賢不若戴嬀哉蓋莊姜齊僖之娣戴嬀陳桓之女僖又不正之人不如桓之知義也州吁雖戮衛人立晉歎行之人故姜終于齊嬀終于陳不復還衛亦如出姜而已矣噫其亦可哀哉琴溪陳氏曰覩燕燕送野之云則莊姜戴嬀同時見逐明矣毛傳乃謂終風傷州吁之謔浪誠謬甚哉旬綠衣至燕燕皆莊姜自作凡四篇

續考

考補亦魯文公世子出姜亦母齊盼公之女文公之夫人也文公薨亦即位公子逐叔孫得臣季孫行前仲孫箋掾立其庶凡接是為宣公故弒赤及其同母弟視逐出姜歸齊哭而過市魯人謂之哀姜臨淄隸青州府陳留隸開封府

擊鼓其鏜（毛本作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正說

先儒皆謂州吁伐鄭國人怨之而作全篇皆賦也鏜鼓聲曾氏曰鏜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鬭其興師動衆非出于不得已也人之所甚悼州吁之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耳土土功國國中漕衛邑南行鄭往衛之南也言衛國之民戚後土功于國或築城于漕邑非不勞苦然猶得處于境內而我獨從君以南行伐鄭則有鋒鏑行亡之憂其若尤甚雖欲為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矣

考補

經文兵叶音邪行音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懷（毛本作忡）

正說

從從軍孫公孫其後因以孫為氏子仲其字平和也是時陳未從宋故州吁欲與平之以猶許也言我思家而公孫子仲為將不許我歸懷見名南艸蟲去聲

爰居爰處（上聲）爰喪（去聲毛本作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正說

朱子曰爰於也于是居于是處于是喪其馬而求之林下見其失伍離次而民無鬭志也

考補

經文馬叶莫古切下叶戶古切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正說

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此下二章則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詞追言始為室家之時以生死隔遠不相忘棄為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考補

經文并叶虛苟切毛孔皆以契濶為勤苦也

亏（毛本作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亏嗟敻（毛本作洵）兮不我

洵 毛本作信 兮

正說 夐遠也洵信也此成上章之文而足成其意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今則我在死地日以遠去而不得遂其前約之信矣

考補 經文洵叶蘇耿切

擊鼓五章章四句

正說 春秋傳曰魯隱公問于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覩擊鼓所怨則虐用其民而衆叛親離者矣信能無于撲之誅乎

親 毛本作新 臺有泚 音此 河水瀰 民比切 瀰嬿 音晏毛本作燕 婉 於遠切 之求蘧 音渠 蒢 音除 不鮮

正說 舊說宣公為伋娶婦而美築親臺而自納之國人惡之而賦其事也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長樂劉氏曰泚者水中臺影鮮明之貌瀰瀰水盛貌嬿婉猶婉孌少好貌朱子曰蘧蒢本水席之名或編以為困其狀似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鮮少也言齊女之來固將求為少好之匹彼醜惡之人世豈少之而頑汝之求哉蓋甚惡之之詞

親臺有漼 毛本作洒 河水浘 音尾毛本作浼 浘嬿婉之求蘧蒢不殄 地典切

正說 漼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浘浘水盛貌殄絕之也言天當絕此醜惡之人而今猶未見其絕也

考補 經文殄叶他典切蘧蒢本器而狀似惡疾之人此詩以喻衛宣之惡行則此二章當作賦中兼比舊說直以為賦殆未盡爾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嬿婉之求得此戚施

正說 此章比中有賦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器之不能仰者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比適伋而得晉也魯氏曰蘧蒢戚施皆惡疾之不能為人者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為嬿婉是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之詞也

考補 彭山季氏曰蘧蒢龜胸之疾不能俯者戚施駝背不能仰者蓋衛晉以勇為君初至親臺時則以尊臨卑外為尊大之態如蘧蒢然其後見齊女有未順者則俯而求之如戚施矣故衛人形容其情狀如此亦可以見人人惡之之公為親臺二章在本臺言而皆曰蘧蒢魚網鴻離一章則言戚施義各有所當也鄭氏據爾雅以口柔釋蘧蒢以面柔釋戚施歐陽氏已辨其失矣

親臺三章章四句

考補 西山真氏曰宣公既納伋妻而殺伋壽自伋壽死而國俗敗于頑烝之上烝君母君臣父子之行皆同于夷狄衛國之俗亦淪于夷狄安得夷狄之禍不乘之以作乎夫夷狄非能滅中國也以中國自為夷狄而後夷狄得以肆為氣類之相感也原宣公之初亦溺于情慾而不能禁也安知其禍若此之烈哉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與影同願言思子中心憬音影

憬毛本作養

正說申公曰宣公欲少子朔使伋壽如齊而沉之于河衛人傷之而作是詩全篇皆賦也二子指伋壽汎汎其景言將溺之際見其景之汎汎然而入水欲救之而不可得也顧念也憬憬猶漾漾且疑且懼恍忽不定之貌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遐毛本作瑕有害

正說古人謂死者為逝者言汎汎然入于水而死也遯遠也言不遠去而至于見害也晉獻公將廢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士蔿勸申生為吳泰伯而不能去卒于見殺詩人之傷伋壽亦此意也

考補正說為音委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君子偕老副笄音雞六珈音加委烏為切委佗徒何切佗

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叔毛本作淑云如之何

正說申公曰此刺宣姜之詩全篇賦也君子指宣公偕老言同生死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以六玉加于笄而為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言安重如河言弘廣皆稱其舉動之有儀也象服法度之服子指宣姜叔善也言服飾如此而汝為不善當何如哉

考補經文珈叶音戈宜叶女戈切正說紞音膽瑱音真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音狄也鬒真忍切髮如雲不屑

被見召南采蘩毛本作髢鄭氏作髲也玉之瑱吐殿切也象之揥

敕帝反也揚且宗余切之皙西力也胡然而天也胡

然而帝也

正說玼鮮盛貌翟有褕翟闕翟之名祭服刻繒為雉形而采畫以為飾也鬒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朱子曰人少髮則以髢益之髮自美則不屑用髢也瑱塞耳也象象牙揥所以摘髮者揚眉上廣也且語助詞皙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者呼天帝而想之言宜姜有此容貌之美服飾之盛乃居夫人之位而為淫亂之行足昊天上帝果何為而使之至于此哉即上文云如之何之意而加情激之詞所以甚疾之也

考補經文翟叶音地瑱同皙叶音細天叶鐵計切

瑳毛本作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之救切絺見召南

是紲息列切袢音半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

之人兮邦之媛也媛音院

正說瑳亦鮮貌展衣以丹縠為衣禮見于君及見賓客則服之蒙蓋也絺之美者為縐當暑之服也紲袢束縛之意以展衣蓋縐絺之上而為之紲袢所以自斂飾也清目清明也揚見前章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言其徒有美色而無貞淑之德也上二章既甚疾之末章又深惜之而諷刺之意益見深婉矣

考補經文顏叶魚岸切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考補 華容嚴氏曰此詩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叔一言而讚剌之意畫見猗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毋但中間有展我錫兮一語二詩體同俱中間見一二語而昔尼不露其意也

鶉除去切毛本作鶉之賁蒲門切毛本作奔賁鵲之彊音姜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正說 申公曰此刺宣姜與公子頑之詩二章皆興也雜爲名鶴也韓氏曰賁賁彊彊求匹之貌此章人指頑良善也我代惠公我之兄謂君之庶兄也

考補 經文兄叶虛光切正說鶉鳥廿切俗作鶴月令田鼠化為絮即此物產淮北周衛燕趙齊魯泰晉諸處滁陽尤盛巨而美吳越間有之足稍高土人呼為稻雞

續考 正說公子頑衛宣公庶子也宣公死子惠公朔幼頑構國事遂以宣姜為妻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如胡元泰定后通共臣亭遲之類

鵲之彊彊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正說 此章人指宣姜我國人自謂也君謂小君華陽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之或切言之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賁賁是也衛詩至此人道盡天理滅國從之亡矣

鶉之賁賁二章章四句

正說 胡丈定公曰楊中立謂此載衛為狄滅之由因此言考于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于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訓之大矣

考補 泰泉黃氏曰文靖文定之正論至矣故朱子取之皆所以扶經常立人極使天下萬世之人免為禽戰之婦也鄉且季本不以為然大肆邪說曰幽厲以來諸俟失道而亂亡者不可勝數不皆錄其所由然以書考之罷妹喜而滅德作咸禁見逐于伊尹之由也寵妲已而大春成儀紂見弑于彖慶之由也以春秋考之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魯桓見殺于彭生之由也大人姜氏入大夫宋婦觀用鄭子徵子啟見弑于慶父之由也寵敬嬴而不閑其私事大夫子赤見弑于仲遂之由也衷夏姬之祖以戚于朝陳靈見破于楚之由也通乎棠姜齊莊見弑于崔杼之由也信貴無極

而納子建之婦楚平鞭尸于伍貢之由也中庸曰君子之道進端乎夫婦誠以社庸之際情欲易流人之所以異于禽叡者叢希其機正在于此君子成慎恐懼察于理之徽而保之如嬰兒哉其情之樂而防之如水火由是意誠心正而身以修家以齊達手四海察乎天地一以貫之矣衛晉夫妻習于淫亂不復知有天理縱欲實行無所顧忌殺仍壽而不仁立華習而不義背桃丘而不信身死未寒而子頑上忝公樂數子朔杭莊王敗子哭而爭國于黥年赤納子頹出惠王而喪師于齊桓若夫使宿秉軒將士凍餒狄師盡食其肉特其小者耳夫衛世濟其惡自取狄禍固非一端然推其馴致之源則晉其元慝無疑也不特是爾夫子錄南山澈笥載毆猗嗟東方之日而齊魯敗亂之由可見錄漆淆而鄭亂之由可見錄株林而陳亂之由可見錄十

月之交而西周破滅之由可見故文定以漢諸侯王傳擬諾衛風可謂告往知來善言詩者也本也不辨嶽參之白丁未者皆閔典籍乃敢輕妾狂率非訕聖賢必欲盡率人類化為翁獸而後快于心嗚呼可勝誅哉

續考 胡文定名安國字康侯宋建安人謚文定楊中立號龜山文靖其謚也妹喜桀嬖妾紂見上姬姓名須癸妲己紂嬖妾紂商王子姓名受史云紂為酒池肉林長夜之欽男女裸體即書所謂大喪咸儀也侯度紂臣為先鋒將前徒倒戈弒紂于牧野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正說 申公曰宣姜召公子頑于公桑久處而遠送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三章皆與也爰發語詞猶采縶之言于以也唐草名一名唐家孔氏以為兔絲也采其子入樂沬衛邑亦作妹書酒誥言妹邦是也孟姜即宣姜期約也我為公子頑而言桑中公桑也要招也上宮宣姜之宮

考補 經文上叶音裳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正說 麥麥門冬亦樂名弋女之姓也蓋宣姜之媵

考補 泰泉黃氏曰舊說以麥為穀則當云刈矣申公以為麥門冬則與兔絲子類也

詩人託言因采樂與蔓菁見公子頑自公桑而出知其所思者宣姜及其娣姪遂賦其事以刺之也季本乃曰衛之公族無不淫乱公然送所私者遠至淇上其人喜而自作此詩則今河南諸境去古甚遠亦無嫌俗況東邊之初尚有先王之遺澤乎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正說 葑菜名蔓菁庸亦女之姓猶孟弋爾

考補 弋庸微國非齊之比故知其女當為媵也三言桑中上宮淇上而不易其地知三女之非異族也蓋宣姜于蠶月之時偕其二媵出至公桑而君子頑于宮復送至淇上蠶室必在水傍故也夫子錄之垂戒後世使知為惡着無隱而弗彰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自昔淫乱之人自以為密于深宮之中世無得而知之者故自肆而不反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皆此意也舊說不明言之者隱其男女私奔之詞而未究其地之何在耳

桑中三章章七句

正說 東萊呂氏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親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鏞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夫子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覩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于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此篇乎曰詩正樂也奈祀朝聘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樂世俗之所用也正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

國之除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令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况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亡國樂曲于正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于周道之衰其聲雖己降于煩促而猶止于中聲荀鄉獨能知之仲尼錄之于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論語翕顏子為邦之問乃治天下之大經也于鄭聲亟欲放之並有刪詩示萬世反收淫聲以備六藝乎按此論蓋因朱子謂桑閒即桑中而辯之其義精矣又考史記紂使師延作新淫聲武王伐紂師延抱樂器投濮水而死後師涓從衛靈公過濮上夜聞水中樂音因寫之為晉平公奏為師曠撫之曰此亡國之音得此必于桑閒濮上乎然則桑閒乃紂樂非桑中明甚而桑中之為刺時非淫者自作之詞亦可無疑辨乎此然後聖人以詩立教之旨有可

竊矣但此刺淫之詩寔非祭祀朝聘之可用煩促之音正與中聲相反則朱子所謂太史存之以備監戒者得之

考補

楊文懿公曰朱子詩辨謂夫子之于鄭衛蓋深絕其聲于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于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怪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寔而垂戒後世固不得己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愚謂春秋主事當無不載詩主辭當有所擇况春秋亂賊之事皆列國所報舊史所書誠當時風俗事變之寔孔子從而記之非聽說也鄭衛諸詩若桑中溱洧之刺奔亦足見當時風俗之淫佚矣歷數千年之後乃始敗為淫者所自作此豈必當時寔事而春秋所能比邪愚恐刺奔乃當時寔事而聖人之所錄者使當時之淫者所

自作聖人必不錄之何以知之朱子之修通鑑綱目也于羿浞懿桓安史之事無不備載而其續楚辭也若神女洛神之類者固亦可見當時之風俗然皆斷為理法之罪人而高唐雖言及思萬方憂國害亦視為婦家之讀禮皆棄而不錄曹謂聖人而不達夫子之見哉歷論至此則知桑中果為刺奔而非淫者所自作也

續考

考補羿音異夷氏夏諸侯逐大康篡立偕稱帝浞音卓夷羿臣殺羿弒后相少康中興命伯靡誅之王莽篡漢光武中興伏誅司馬懿魏奸臣子師廢曹芳昭弒曹髦昭子炎遂篡位為晉武帝神女賦蕭統以為屈原弟子宋玉作馬當鄉辯王逸楚辭所無乃晉宋人偽作當從之洛神賦魏曹操第三子曹植子建欲盜其兄曹丕妾甄氏丕殺甄植傷之而作

載馳載驅（毛本作驅）歸唁（魚見切）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正說

毛氏曰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前二章賦也載發語詞馳驅逐馬急行也弔失國曰唁衛侯指戴公悠悠遠而未至也漕衛東邑艸行曰跋水行曰涉朱子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穆姬寔欲自歸訖言不欲勞其大夫也

考補

穆姬將歸許大夫欲諫阻故其言如此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音閉）

正說 東萊呂氏曰許大夫既不以我婦衛為善則我果不能婦矣然大夫若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藏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濟渡也閟隱也謂曉然易見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莫胡切）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正說 此興也下同偏高曰阿蝱藥艸名葉如萎樓而細子生根下如宁療鬱結之病即貝母也女子穉姬自謂善猶多也行道也言女子之多懷思亦各有道也尤咎也穉少也言我憂患迫切而許人反以為咎蓋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耳不然何其不諒我之甚也乃括之之詞

考補 彭山季氏曰此章言許人阻我之婦使我成鬱結之疾故欲陟阿丘取蝱以療之也善懷者能憂思也行道尤過狂率意狂為也言女子之能思豈可以為常性然哉蓋事情迫切有不得不然者則亦各有道焉而不可執童穉之見率意以為過也蓋許人本意但欲使大夫往唁無恤患分災之志故以為稺狂而切責之謂其不能知己之心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正說 我指衛國芃芃亂生之貌言衛國破滅城郭丘墟行其野者但見芃生之麥而已控持而告之也因猶依也極猶至也言衛雖告亡于諸侯而莫或救之不知其君何所依婦而其患何所底極乎然則大夫本使之行雖或百方為我思慮終不若我之自往得盡其心也乃決欲自婦之詞

考補 彭山季氏曰狄之入衛自閔公二年十二月始至麥歲之時將四閱月矣而控于大國如齊桓公但與宋曹救邢而未嘗至衛此衛之所以無因極也如此可坐視其亡乎故欲親自婦衛謀于戴公使之竭力事大國以求其必救耳所謂我所之者意蓋如此惜乎諸大夫之無遠志而其君之不能立也使非齊桓公救邢卻狄而衛文公終復其國則許穆夫人之憂鬱雖有蝱可得而療乎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考補 泰泉黃氏曰鄭康成歐陽永叔謂許穆夫人能止于義錄其詩者著其美也不然詳考篇中則穆姬但為大夫所阻而不免于怒之非心明乎義而自止也聖人錄此特著狄入衛之寔為淫亂必亡之證以戒後世未必為一婦人而美之也泉水竹竿倣此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正說 申公曰宋桓夫人閔衛之破而作此章興也毖泉始出之貌藍田呂氏曰泉水即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林慮東流而百泉自西北來注之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謂其媵謀言與商婦唁之可否

考補 經文謀叶音眉

出宿于泲（俗作濟）飲餞于坭（毛本作禰）女子有行遠父

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正說賦也不並同泲水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阻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于其側而後行也圮地名追言自衛來時所經之地有行出嫁也朱子曰言始嫁來時則固遠其父母兄弟迨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其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是大夫問之也此桓姬言禮當然耳

出宿于干飲餞于䆉音民毛本作言載脂載轄還音旋車

言邁遄音專臻于衛不瑕有害

正說干黃河之涯䆉宋邑春秋齊侯伐宋圍䆉是其地乃自宋適衛所經之路也脂以膏塗其轄使潤澤也轄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邁往也遄速也

臻至也瑕語詞猶何也託言由宋適衛脂車速行則至衛必矣然豈不害于義乎此與諸姬所謀之詞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沬毛本作須與漕我心悠悠

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正說肥泉水名沬見桑中漕見載馳寫除也朱子曰既不敢歸而思衛而思衛地終不能忘安得出游于彼以寫其憂哉適山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卒之不歸止乎禮義也

考補彭山季氏曰肥泉水名須衛邑漢地理志東郡有須昌縣故須句國即水經注所謂須城也按須城今為兗州府東平州治非衛地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考補泰泉黃氏曰載馳泉水皆閔衛亡而作然許穆夫人之詞迫切特甚而宋桓夫人之詞差若平緩者蓋許國小而不能救衛則穆姜閔念之懷鬱而莫解故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痛之至矣宋大國能從齊桓以定衛則桓姬之心可以自慰故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是知其憂有可寫備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正說申公曰宋桓夫人之媵和泉水而作此章興也籊籊長而殺也歐陽氏曰此述其國俗有執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或得見之今則遠而不可致也

考補正說殺施債切大而漸小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正說此與第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言禮之終不可越則亦徒思其地而已所以畣小君與謀之意而同勉于義也

考補經文右叶音以許穆姬阻于大夫而不免于趍宋桓姬與其娣姪乃不待人諫而自知相勉于禮義桓姬誠賢矣哉抑亦以宋人終能救衛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足可切毛本作瑳佩玉之儺乃可切

正說申公曰再言淇水泉源喻禮義之大閑不可踰越猶言有如此水瑳鮮白貌笑而見齒也儺行有節度也歐陽氏曰言其小君在衛之時巧笑佩玉威儀閒暇于二水之

閒今則不，得復然耳

淇水滺（音由毛本作悠）滺檜楫松舟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正說 檜木名柏葉松身楫槳也所以行舟者松亦木名此章猶泉水末章之意蓋述其詞以和之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考補 泰泉黃氏曰申公以竹竿為宋之諸姬衛桓夫人泉水之賦而朱子從之季本乃曰男子因所私之女既嫁思而不可見故作是詩且詩之再言泉源淇水正猶周南三言漢廣江永之意反覆詠歎喻禮義之閑不可踰越本乃謂淫女既嫁所者思睹二水而思之夫泉出共城淇在林慮兩水相距數十里豈一目所能盡耶夫朱子靜女木瓜之傳雖疑男女相贈未敢決為淫而本也決之叛以孔子之訓竹竿之傳朱子正矣本反以為淫詩而攏其不通亦謬甚矣昔者大姦欺君君為木有過而道之淫崖使播思于衆君欲為善多方阻遏使齊澤不下于民如陳恒司馬昭卒移其國本之心術正等無異王制四誅不以聽本而須聽其執為不聽乎

續考 孔子之訓見木瓜讞獄曰聽不聽謂決不待特須時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音企）予望之

正說 朱子曰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全篇賦也河即黃河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葦蘆屬杭渡也跂翹足而立也言非地隔之遠特限于義而不得歸耳

考補 經文杭與航同望叶音忘

誰謂河廣曾不容舠（音刀毛本作刀）誰謂宋遠曾不崇鼂（毛本作朝）

正說 小船曰舠不容舠言狹甚也崇終也不崇鼂言相去甚近而行者易至者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正說 華陽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欲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致其禮而已東來呂氏曰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考補 泰泉黃氏曰觀泉水竹竿之詩則宋桓夫人非不知禮者何為而見出乎禮喪父長子不娶謂不正而育無所受命黃楚望以為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是也夫始不擇所出而娶之終則既生子而出之桓公于此殆不審矣夫子錄其諸篇以為夫婦人倫之本昏姻之際豈可不謹其始乎

續考 考補黃楚望名澤字元資州人武城王氏曰嚴氏據一河字遂以此詩為宋桓在時所作于義甚戾蓋夫人于桓公大義已絕無相思之理宋仁宗廢后郭氏尚

不肯與仁宗私見況桓夫人之賢既已見出寧肯動非義之思耶若曰思其子也則其言又不當云衛河廣宋遠皆欲歸宋之意也此詩決作于衰公已立之後蓋母雖不可輕往而子之心不容已專使再三迎致養之別宮上不干宗廟之禮下不廢母子之恩此權之不失中者也而衰公況于小禮不知大道其母欲一見而不可得此河廣之所以作而夫子錄之于經其有為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正說 申公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穆公不禮焉黎大夫愬衛而作是詩首章興也毛氏曰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指衛大夫葛始生其節盛而密既長其節闊而蹤黎之臣從其君出而久寓于衛登旄丘之上見葛之長感歲時之久而衛猶不見

救也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遠闊乎衛之大夫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乎

考補 正說黎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正說 賦也下並同處安居也與與國以弱微強而能左右之曰以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也其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耶何其久而未來也其必微于強國而將左右之耶詩之曲畫人情如此

考補 經文久叶音紀

狐求古裘字毛本作裘蒙茸音戎毛本作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正說 求皮衣蒙茸亂貌求敝則毛亂落也東指衛黎國在衛之西故也言流寓之久至于衣求惆敝矣豈我之車未嘗東告于衛乎而衛之大夫竟無與國同來以救我也至是微責之

考補 杜元凱曰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在衛之西即此地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由救切如充耳

正說 瑣微也尾末也流離漂敗也褎多笑貌鄭氏曰人聾多笑充耳塞其耳也言黎君以諸侯而寓于衛邑微且末矣臣之從君者皆漂散不歸亦可憐矣衛之大夫乃反見笑頻色發然如塞耳不聞吾控告之詞何哉然則其所以多日者既非有與國之待亦非有他故之留但無惻隱之心是以閒之若不閒耳蓋至此而始盡其詞焉朱子曰此詩本

怨衛君而但責其臣當流離患難之際而言之有序優柔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見矣

旄丘四章章四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正說 賦也下同朱子曰式發語詞微衰賤之意再言式微者言衰之甚也胡何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言有霑濡之辱而無庇覆也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何為而辱于此哉

考補 彭山季氏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及狄已退黎侯猶望衛之助已而衛不禮焉黎侯可以歸而不歸故其從行之臣勸之歸而不欲其留也露即霜露之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正說 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極救也鄭氏曰言君何不歸乎我若無君何為陷此乎皆極諫之詞也

考補 彭山季氏曰觀于此詩可見黎人有主憂臣辱之忠而志欲其君之自立矣

式微二章章四句

考補 按赤狄逐黎侯而奪其地伯宗以為酆舒之罪此黎之大夫勸其君以歸者豈晉虜嬰兒轘酆舒之後黎君因得復其國耶然不見于春秋蓋國史于外諸侯之事必承告而書黎之出入皆不告則不得書于魯史聖人修經有可捐而不能也左傳亦不言者左氏之記或誣或漏其所漏者如莊王僖王之崩亦不能記其月日黎在當時微乎微者此其記載容有未及之者矣

續考 赤狄隗姓俗尚赤衣故云其地今在山西潞州北而東界黎城其種有潞氏甲氏留吁伯宗晉大夫酆舒赤狄潞氏之臣晉景公姊為潞子大人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射傷潞子之目故伯宗勸景公命士會帥師滅潞嬰兒潞子之名轘音患車裂也

蝃帝音蝀東音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正說 申公曰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國人識之此二章皆先比而後賦也蝃蝀虹也指斥言之也虹者天地之淫氣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于陽以比宋朝之名事起南子然以君夫人之故不敢顕斥之也

續考 南子衛靈公繼室宋女子其姓也

鼂隮于西崇鼂毛本作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正說 朝隮于西者程子以為陽方之氣就交于陰則以比宋朝來赴南子之名也朝寘南子之弟故雨以女子有行之義言之甚醜之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婣毛本作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正說 此章賦也乃如之人指宋朝懷昏婣謂宋朝託言親感之情而來者南子從而為之詞也無信謂靈公召朝于宋而留之于衛蒯瞶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亦譏靈公之無信也命令也言靈公不能以義出令乃為南子而名也

考補 婁豬牝豕之求牡者比南子艾老也豭音加

蝃蝀三章章四句

正說 泰泉黃氏曰此詩首章專刺南子以亂之所起二章刺宋朝之從而猶不釋南子末章又刺朝而且譏靈公蓋大不夫則婦不婦矣其後蒯瞶恥宋人之歌而欲殺朝祝鮀為之亟策使夫人啼而走曰蒯瞶將殺余蒯瞶懼而奔宋故夫子歎之曰不有祝鮀之侫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謂宋朝宜于被誅賴鮀而幸免也靈公卒夫人立輒以拒蒯瞶于是晉趙鞅納蒯瞶齊國佐助輒父子兵爭者數年國幾再滅故衛風終于蝃蝀蓋至是而人倫天理無復存矣夫衛詩始于共姜

而終于南子何古今人之不相及哉世道至此有不足言者矣

衛風二十一篇六十九章三百八十三句

正說

毛氏本止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以淇奧一考槃二碩人三氓四竹竿五芄蘭六河廣七伯兮八有狐九木瓜十惟其編次大亂故聽妄蘩滋而聖人之旨不能發明于後世其為害殆非小者今悉依石經之序而考之春秋世本史記等書其時與事無不聰合然後有以窺夫刪詩之旨惟在存其美刺以明治乱之原使人有所觀感而勸懲為蓋與春秋屬詞比事之數一以貫之而非異道也

魯詩世學卷五終

魯詩世學卷六

王一之六 毛本作王

正說

朱子曰王者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營洛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洛邑為東都至幽王嬖褒似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及幽王戦而殺之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鄭乀以為貶之謂之王國之風變王安石亦云在風則畢矣已比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斯二說皆非也以詩考之體國風耳不可以為正如周南皆文王之詩以非正而體亦止列之風王周周南之餘耳非本正而貶之為風猶之正也非本風而可尊之為正也若乃列于衛風之後則橫渠之說為有見蓋若以繼二南則人將謂王亦正風矣故以三國間之

考補

章貢李氏曰周自太宗文王昌都豐受命九年而崩子寧宗武王發立都鎬武王十九年崩子成王誦立成王三十七年崩子康王剑立康王二十六年崩子昭王瑕立昭王五十一年南巡崩于漢子穆王滿立穆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騎扈立共王十二年崩子懿王豬立懿王二十五年崩懿王之弟孝王辟方立孝王十五年崩懿王之子夷王變立夷王十六年崩子厲王胡立厲王五十一年崩于咏子世宗宣王靖立宣王四十六年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十年伐申中流矢崩于戱申八立其子平王宜臼遷都于洛平王五十一年崩太子洩父先卒孫桓王林立桓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佗立莊王十五年崩

子僖王齊立僖王五年崩子惠王閬立惠王二十五年崩子襄王鄭立襄王二十三年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匡王六年崩弟定王瑜立定王二十一年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十四年崩子靈王泄心立靈王十七年崩子景王貴立景王二十五年崩子悼王猛立悼王未踰年崩弟敬王匄立敬王四十四年崩子元王仁立元王七年崩子貞定王介立貞王二十八年崩子哀王去疾立弟叔殺之少弟考王嵬殺叔而立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威烈王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驕立安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七年崩弟顯王扁立顯王四十八年崩子慎親王定立慎靜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赧王五十七年秦昭襄遣將軍楙入冠王降而卒又三年秦遷東周惠公般于陽人聚周以不祀凡三十三王歷八百九十九年史記僖王名胡齊犯厲王諱襄王名鄭禮名不國

元王之子貞立王重定王謚乃衍定字當以樂正國記為正

續考

考補太宗文王廟號宰宗武王廟號劍音昭洛今河南河南府父音父壬臣一作王臣卤音蓋成周郟河南府城東洛水北慎靜史記作慎覲東周亦河南府鞏縣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正說 申公曰幽王伐申申侯逆戰于戲射王殺之立平王于申遷洛命秦伯帥師逐犬戎于鎬京弆遣尹伯封犒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咸生黍稷閔王室之顚覆旁皇不忍去故作此詩三章皆賦也朱子曰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寔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往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遠貌蒼天者處遠而望之蒼蒼然此何人哉致亂則褒似皇父之徒作亂則宜曰申侯之黨故呼天而愬之怨之深也

考補 正說戲申地後入鄭魯襄公九年晉悼公以諸侯伐鄭同盟于戲是也秦伯襄公叡姓名的尹伯封伯奇之弟吉甫後妻之子宣王末年尹吉甫卒伯奇嗣為大夫至平王之祊伯奇卒以伯封代之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正說 穗秀也如醉憂重而昏迷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毛本作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正說 孔氏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心不能喘息如氣噎之狀

黍離三章章十句

[缶昜]从缶毛本作揚之水不流束新毛本作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音旋歸哉

正說 申公曰剕子討申侯殺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平王遣戍之周人怨思而作

三章皆興也鍚小阜之類爪者時潦暫停其源淺薄易于下流不能潤物歐陽氏曰不流東新以興東周政衰不能名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之當戍者申姜姓侯爵初封于究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至宣王時還于謝則今汝審府之信陽州也邑何也戍者怨思而曰思之哉思之哉何月而得還歸也

考補 泰泉黃氏曰鍚之水永叔釋為輕揚悠緩之水朱傳因之然輕揚乃上舉之意水性潤下爲能輕揚哉蓋不知有當作鍚小阜之名其形敧側久兩之後雖有稍潦尋即瀉泄以其無源不能澤物也小曰阜大曰邑橫曰丘荊子熊渠也汝寧府亦隸河南

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正說 楚見周南漢廣甫國名侯爵與申同姓呂氏成王封太公支庶于甫今河南汝審府新蔡縣界穆王時甫侯入為司寇其玄孫佐宣王中興又二世為荊所滅

考補 正說甫侯姓姜而氏呂也

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正說 蒲蒲柳許亦國名男爵四岳之後姜姓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是也

鍚之水三章章六句

正說 朱子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為有德而不知其殺父為可怨至使復仇封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于天亦甚矣又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咸今于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下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衰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藏而怨思為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于民又可見矣鳴呼詩匕然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考補 泰泉黃氏曰樂正子春國記幽王伐申申侯逆戰于戲中流矢崩與申公合金吉甫信史記乃于通鑑前編書申侯弒王于驪山驪山在今西安府臨潼縣西二十五里申則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幽王既敗號石父立伯服于鎬京是為攜王平王既立申侯乃率鄶人犬戎攻鎬京殺伯服其始幽王因伐申而敗于其地非申

入寇而弒之于驪山殺者寔攜王而遂誤以為幽吉甫從之又所據矣季本因辨申侯無弒王之事則失為吉甫之所誤也弒之為言試也其事漸其迹微故謂之弒春秋楚顯虔之繇許悼公之癰聖人皆原亂賊之心而書弒漢平帝質帝唐中宗之中毒細目亦以弒書然則申侯逆戰而流矢及王斯矢之發離則使之何必而縛斬首于關下如王延翰然後謂之弒哉或曰宜曰與聞乎故伯服庶孽皆不當立則如文武之祚何哉曰衛武公文王之胄而有睿聖之德當時方伯連帥有能播告誅侯螺申賊放宜曰翌戴武公完為天子則文武祚續而周室中興功過成湯遠矣漢世祖亦以春陵之孫光復漢室何必幽厲之後為可立哉惜乎是時申方強大而衛唐鄭鄶皆娶于申姑就浴邑寔宜曰之位安望其明大義也乎是後桓聘魯執傳命晉俑

皆懷宜臼之歎而求媚于亂賊非始于威烈也至于王道毋曰幽王無道天理不容閒誅一夫紂矣申侯有安國之功平王當念毋之禍成之是也則尤亂賊之倡而率天下為衰幾傷散感世之罪又加于季本矣嗚呼可勝誅哉

續考

考補伯服字名余幽王庶子褒姒所出鄫似姓子爵今山東兖州府沂州承縣犬戎西戎即昆夷種多在泰隴之閒強岐之地周制王室有寇則舉烽火以召諸侯及幽王立伐褒褒人以褒姒獻王乃赦之而罷褒姒褒姒不好笑王百方致之故不笑乃舉烽火戲諸侯諸侯畢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王發申后宜臼出奔于申又欲殺之求之于申申侯不與王命虢石父佐王子余居守于鎬自師鄭伯友以伐申申侯逆戰王師大敗申人射王以死亦猶祝眮之射桓王也使桓王不幸而預于

繻葛史亦當書鄭伯寤王弒王矣平王立于申申侯乃以王命討伯服及弒石父過沂召鄫人過幽召犬戎伯服舉烽火諸侯亦以為戲也莫救申人鄫人遂執攜王及虢石父斬于驪山下犬戎據鎬京妻褒姒山樂正子春國記本末也朱傳申侯以犬戎汝同而弒幽子亦承史記之繆而正說未及前耳楚羋姓子爵成王封常熊之後初國于丹陽號荊後從郢史號楚頵僭稱成王世子商臣園之繼死于郢宮虔僭璽王晉納公子比入楚自立虔繼死于乾漢許悼公名買擁欽世子止之藥卒公羋曰藥殺也漢平帝劉氏名衍王莽以藥酖之質帝名纘梁冀以湯餅酖之唐中之中如字中宗李氏名顯妻韋后置毒于餅餡帝食之而死其迹皆秘與嘉靖三十九年十月鄭君庸因趙康王生辰侍宴置毒杯中王暴薨而暴以王自縊閒同一擬也王延

翰五代閩王審知子得稱閩帝審知養子王延稟與延翰弟延鈞謀舉兵反執延翰弒之立延鈞春陵劉氏名買議曰鄧侯初漢景帝第十子為長沙王發發生鄧侯節侯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世祖光武皇帝秀此言光武以劉氏而中興漢室不必平帝子則繼文武之祚者何必幽王之親子哉桓桓王魯軌魯桓公弒兄隱公而自立桓王使宰渠糾仍叔之子嘉父如魯行聘禮莊王又使榮叔追錫桓公命傳傳王晉備曲沃武公弒唐侯緡而滅唐傳王命以一軍為晉侯威烈司馬温公資治通鑑書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泰泉先生以為平王負弒父之悪剿子熊渠伐申討其弒幽立平之罪申甫二國因是見滅子孫以此抱歡故耳為非禮以求媚于諸侯自桓傳已然非始于威烈

也採本窮源之論深得當時之事情矣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正說

申公曰戍申者之妻所作全篇皆賦也鑿牆而棲曰塒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者乃無休息之時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正說

毛氏曰佸會也雞棲于杙曰桀括至也苟且也朱子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

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可以免于饑渴而已乎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考補 泰泉黃氏曰觀揚之水及君子于役二篇則知平王以不孝而得罪于民之寔觀泰之無衣則知襄公以忠孝倡率其民之寔周之所以日就微滅而卒升于泰者豈一朝夕耶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它人父謂它人父亦莫我顧

正說 申公曰王族流散而作三章皆興也朱子曰緜緜長而不絶之貌岸上曰滸流

離失所作此自歎言緜緜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它人為己父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肯顧我其窮至矣東萊呂氏曰葛藟必生于山谷丘野之地延蔓于草木條枝之工而今在河之滸則非其地矣以興宗族之失所依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它人母謂它人母亦莫我有

正說 朱子曰水涯曰涘謂它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音辰終遠兄弟謂它人昆謂它人昆亦莫我聞

正說 郭氏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漘朱子曰昆兄也聞相聞知

葛藟三章章六句

考補 泰泉黃氏曰小序以為王族刺平王也考于經文止自嘆其流離而絶無怨王之意夫子以其不違温柔敦厚之教故錄之因以示後世王者敦叙九族固磐石之宗

青青子衿毛本作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正說 申公曰王室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倍其師君子傷之而作是詩全篇賦也下並同說文交衽曰衿毛氏曰青衿學子之所服鄭氏曰禮父母在衣純青子指學子嗣續也程子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傷之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于汝謂

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遠爾子棄絶于善道乎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正說 毛氏曰禮士佩瓀珉而青組佩往謂往教來謂來學學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上

岦兮毛本作挑逹兮音撻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

正說 岦輕挑逹放恣鄭氏曰人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為樂程子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于學不可一日忘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辟邪侈之心勝之矣王安石曰世之亂生于上之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救之顧顛沛于末流以紓日

前之患而以學為不切于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考補　泰泉黃氏曰此篇毛本誤在鄭風而朱傳因末章有史達之句而聽其為淫奔之詞非也由未見子貢申公之說故耳至作白鹿洞賦則又云廣青衿之疑問何其枝詞兩舌反覆為欺人之甚耶然毛鄭程呂諸氏皆以學廢為說可見理義有同然者況白丁季本姦險小人黨欲邪說而廢諸家者乎

何艸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去聲經營四方

正說　申公曰桓王之安伐薛杞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是詩前二章皆興也艸衰則黃將帥也言何艸而不衰何日而不行何人不為將帥而經營于四方哉

何艸不玄何人不鰥毛本作矜哀我人斯獨為匪民

正說　玄赤黑色鄭氏曰始春之時艸芽孽者將生必玄朱子曰既黃而玄也蓋秋半艸衰歷冬而春艸之若者又蔚而玄見其從征之久也人則揔將帥士卒而言之從征者衆室家違離皆若無妻者我人之可哀如此豈獨不為王者之民乎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鼂毛本作朝夕不暇

正說　朱子曰此章賦也曠空也言征夫匪兕匪虎何為使之循曠而朝夕不得閒暇耶

考補　孔氏曰役夫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虎兕何為致之常循空野之中與禽獸無異乎

有芃者狐率彼幽艸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正說　此章興也芃尾長貌棧車役車周道大道也

考補　孔氏曰巾車有二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是役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狐艸中之獸人非禽獸何為行役大道之上常在外野不得休息如狐之在幽艸乎

何艸不黃四章章四句

正說　毛本錯于小正而以為下國刺幽王之詩子貢編于王風而以為桓王時所作今詳詩體周國風也當從石經

嶄毛本作漸下同嶄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毛本作遑朝潮音矣

正說　申公曰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是詩全篇皆賦也嶄嶄高峻之貌武人將帥自謂也東鄭在周之東也皇暇也朝覲蓋先鋒之將帥師前行既離王所不得朝覲蓋雖苦役而不忘其人臣之禮也

嶄嶄之石維其崒毛本作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正說　崒山巔之末崔嵬也朱子曰曷何也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可盡不皇出謂桓王命之深入不暇謀出也

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皇家矣諸本闕此一章以魯詩補之

正說 厓山厓離月所宿也箕星名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夏秋之間見于南方善風將風則鳴箕主風故月宿之則風首言朝今言家先公而後私也

考補 經文厓叶夷加切正說所宿月宿之宿如字宿名之宿音秀

有豕白蹢音的毛本作蹢烝毛本作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霶毛本作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它毛本作他矣

正說 豕喜雨踏其跳烝眾也畢東北之宿其形曲狀如掩兔之網主雨者月水之精故宿畢則雨霶沱雨多貌張子曰豕之負塗其常性也其足本黑而今皆白眾與涉波而去水患可知夫既已水而月復離畢又將大雨是水患之無已時也歐陽氏曰征從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它也履險遇雨征役所尤苦故以為言一章二章言山川三章四章言風雨皆述其道途所歷所遇勞而且苦也

考補 孔氏曰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好雨者畢也鄭氏洪範注曰風上也為木妃雨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為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箕東宮宿也畢西宮宿也泰泉黃氏曰孔子嘗曰月離于箕風揚披矣月離于畢俾霶沱矣蓋摘此二章之詩以畬弟子兄知毛本之脫簡而石經當據若也抑是篇乃將帥秦命前行途中遺遇風雨而作蓋未及繻葛之戰也

漸漸之石四章章六句

正說 毛本亦錯于小正而序以為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從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按西戎北狄荊舒在南詩言東征正與相左何足據哉

考補 慶源輔氏曰不皇朝矣猶可言也至于不皇出不皇它則其情危而可哀甚矣方来廠出車之詩作特豈容有此事哉世之治也周未嘗無征伐之詩也然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上之人則汲汲然以言其勞勞之可念也世之亂也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言之也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若不置為大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知恤為則患在其為民之父毋也泰泉黃氏曰按春秋傳國記世本史記東遷之君惟桓王好兵伐滕薛杞唐滅鑄又伐鄭而敗于繻葛詩言東征鄭室周之東也則戎狄荊舒之安果矣然則何艸不黃以至大車四詩其皆作于桓王之世歟

續考 滕今山東兗州府滕縣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薛今滕縣東南四十里任姓侯爵奚仲之後杞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姬姓公爵夏后氏之後桓王怒三國不朝而相繼如魯遺將征之降滕為子薛杞為伯見樂正子國記

終鼂毛本作朝采菉毛本作綠不盈一匊音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正說 中公曰周人從征其妻念之而作是詩全篇賦也自旦至食時為終鼂菉艸名郭氏曰蓐也今呼鳩脚莎兩手曰匊局卷也鄭氏曰菉易得之物終鼂采之而不滿手若怨曠之深憂思而不專于事也顏濱蘇氏曰婦人大不在則不事容飾故言予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婦而得以一沐耳

考補董氏曰楚辭資菉葹以盈室王逸注詩云終朝采菉鄭氏以為王芻郭璞以為蓐則王逸時字皆作菉也卷音拳曲局即首如飛蓬之意薄言猶曰庶幾也

終鼂采藍不盈一襜五月毛本作日非下同為期六月不瞻毛本作詹

正說藍艸名可以為靛染青以之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瞻相見也五月為期者去時之約也今至六月而不得相見征役之久而怨曠之深也

考補正說毛本五日為期六日不詹字亘傳寫之譌也以上章參之豈一日之間而髮遠至卷局者乎

之子于狩言韔音唱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正說之子婦人指其夫也于往也狩謂從王者冬出講武而射獵也韔弓橐以革為之謂射弛弓而納之韔中也綸釣繳也言之子而幸得歸為如從獵耶我將侯其射畢而收藏其弓矣如欲釣為我將為之緣繩于竿矣望之切思之深設言如此見其欲無往而不與俱也

考補慶源輔氏曰是雖夫婦之正情然為人上者使之形于言如此則怨曠甚矣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音敘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正說承上章而言如之子之得歸庶其釣而有獲我亦從觀而樂之矣

采菉四章章四句

正說小序云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以石經考之朱子辨之當矣

大車檻檻毳音吹去聲衣如菼音坦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正說申公曰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詩全篇賦也大車駕牛以載輜重者檻檻車之聲毳衣毛褐賤者之服菼葭之始生者毛褐新時淡青色似之爾謂其室家子指主將蓋征夫寄詩與妻言我從軍如此所御者輜重之車所服着淡青之褐而已豈不思室家而欲歸哉特以主將軍令之嚴恐其見殺而不敢言歸耳

考補正說寓寄也左傳子產寓書以告宣子杜氏注寄書也大車駕牛任載之車兵車駕馬戰陣之車出軍則兵車前行以便戰關大車隨之以載服食器用作此詩者蓋掌輜重而御大車亦下士之流季明德以為農夫之載田具者非也

大車嚰音吞毛本作啍嚰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犇毛本作奔

正說嚰嚰遲重貌璊赤玉犇逃也言我師御此輜重之車行不能速被鞭朴而不敢辨遣矢石而不敢避血漬褐衣赤色如璊矣其若如此然畏軍令之嚴不敢逃歸則徒思爾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曒毛本作皦日

正說穀生時飲食也同穴者夫婦死則合葬于壙中也皦明也言畏軍令之嚴恐其終身不歸不得與妻同室而飲食庶幾死得歸葬而同穴耳亦衛風擊鼓末章之意夫兵凶器先王之所慎重而深戒夫黷也合上篇與此觀之則民失所者衆矣豈盛德之安乎

若將在軍則號令不得不嚴然征夫自叙其情良苦如此而不敢逃叛則先王所以固結其人心者何如哉

考補 昔夫子許子貢以言詩皆以其告往而知來也先君推此詩言外之意而及先王固結人心之道所以發明温柔敦厚之教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正說 浚川王氏曰此東遷以後兵革不息之詩觀嘶嘶之石則王不恒其將現大車檻檻則將不恒其士周德既哀安望中興之日乎泰泉黃氏曰謂予不信有如噉日約誓之詞即生死契澗與子偕若之意皆兵函戰危之迫情也夫子錄之與嘶嘶之石相睽深為窮兵之戒詩序以為刺大夫詩辨以為美大夫考于論語孟子之注則大車非大夫之車毳衣非大夫之服矣集傳以為淫奔則淫婦死豈有得與淫夫同穴者乎蜘且季本又謂妻棄于夫誓死不嫁而作妻既見出其夫豈背容之同葬也是亦不辨叔麥之白丁吝心妥狂之譖語也

續考 考補大車剌周大夫也禮義陵遷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剌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為蓋誤以畏子不奔為淫奔之奔而不知定逃帰之奔也遂與全篇丈義無一字通毛衛之陋如此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俗作花 本作華）毛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正說 申公曰齊家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來追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

以桓王之妹嫁家公周人傷之而作是詩此章賦中有比也襛盛也唐棣木名似白楊朱子以為杉也此以其花比王姬容色之盛肅敬雝和王姬莊王姑毛氏曰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繁其夫下王后一等孔氏曰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六服褘衣為上褕翟次之

考補 後渠崔氏曰稱王姬車從之肅雝蓋畏齋而然所以深惜之也正說繁音移路一作輅揄音俞

何彼襛矣顏（毛本作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正說 賦也平王之孫指王姬齊侯之子指襄公諸兒此章以王齊並言之者見天子微弱諸侯強抗也

考補 琴溪陳氏曰何彼襛矣顏如桃李猶衛頑人之美莊姜也夫王姬之美如此而諸兒乃獸行于文姜者何哉平王之孫此傷王室之哀弱而悼王姬之失所者至此乎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正說 興也伊亦維也緡綸也合絲為之以此取魚者必用絲綸與齊國強抗故雖無道之子得昏于平王之孫也此章先齋而後王者見齋盛王哀矣緣音民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正說 毛本錯子名南辨詳子貢傳

唐棣之華翩（一作偏）其幡（一作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毛韓鄭孔無此四句乃脫簡耳）

正說 申公曰此因王者棄賢而諷之首章興也翩幡搖動貌託為王者之詞言我非思賢人而為之中心悁思也但爾所居在遠不可召耳

東門之墠（音善）茹藘（音閭）在阪（音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正說 此賦也下同除地曰墠古者數廟為壇去壇為墠茹藘艸名孔氏曰茜也此章則大夫諷諫之詞言賢者之居乃在城東之門內門之傍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艸其室之邇蓋可望而知也但王不能以禮聘之則賢者無由而自至也是以其遠于朝廷耳

考補 此下二章毛本誤在[illegible]風而因謂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考之詩意全不相協所謂披詞知其所蔽遁詞知其所窮甚之賊經多矣

東門之栗（毛本作栗）有靜（毛本作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正說 毛氏曰靜美也即就也門旁樹栗成行栗下有美室則賢者之家也此章述王畜大夫之詞言賢者之家雖近在東門栗下我豈不思然彼不肯自來即我則亦末如之何也不惟棄賢且拒諫耳大學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其有類于唐棣之所諷矣

考補 泰泉黃氏曰大學之意謂媢嫉之人不肯舉賢乃曰非我不舉是人乃其人之命當窮耳回護不肖之人乃曰其人所為偶有不協于衆心特無心而已此文過之辭正所謂拂人之性者

唐棣三章章四句

考補 泰泉黃氏曰此詩與召南野桑之體相類但三章各述其人之言而意寔貫最文體之妙毛氏錯于鄭風脫其首章而作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小序曰男女不待禮而相奔經文其人甚遠子不我即惡見相奔之迹也哉鄉且季本信而述之必謂爾指淫奔之義而非隱處之賢者殊不知古者建國之制左宗廟廟毀而為壇壇毀而址存則謂之墠墠外有籍田田外有阪阪上則賢者之居在東門之內故云其室則邇不得見用于王故曰其人甚遠古云居門遠于萬里又曰心遠地自偏亦此意也申公之說精矣乃謂淫者之居在東門外是不考宗廟之制也然則何以謂之其室邇而人甚遠乎內主媚嫉偏愎之心外逞好名尚闕之氣詖淫邪遁之肆蔽陷離窮之由也然本上廟議豈非徒為吮癰舐痔之計而何嘗有考于禮乎面欺如此雖天威赫臨除名禁錮識者猶以末誅于市為遺恨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正說 申公曰留子隱于丘中周人慕之全篇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留氏子嗟其字也將願也施施徐行貌穎窮蘇氏曰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植麻麥果實以為生者民思其賢庶其肯徐來以從政望之之詞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正說 麥亦穀也子國亦字毛氏曰子嗟之父食謂願其來食祿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正說之子揔言其父子之皆賢佩玖喻善道相示也

丘中三章章四句

考補楊文懿公曰按正風序說君子于從為君子行後而大夫思之也君子陽陽君子祿仕以全身也采葛則懼詠丘中則思賢也傳乃所為婦人所作且以采葛丘中皆為淫詩合而現之則王風大半皆婦人詩矣而不聞其為房中之樂如二南也婦詩半皆淫者矣而不聞其俗淫如鄭衛也何為而然耶蓋惟隨文訓詁而斷之以聽見耳然男國有順于女正風亦有類于淫者豈可聽斷哉嗚呼王除而風當時已不幸矣而其賢臣君子之作乃今變而為思婦淫詩又何不幸于後世也夫六經

為萬世之訓解經不主于訓何必解哉序之說大牴事主美刺強定時世氏名或與詩背馳或自相矛盾或隨文妄生數義或立論偏主一詞以至傳據叛理有不可抑者集傳畫改之如風之考盤無衣衛門正之楚淡以下等篇頌之昊天有承命者城尼以滌千古之揆垂訓至矣惟若王風四篇序自足訓而亦改之則前二篇乃婦之常情後二篇婦之織行豈可訓乎序國非親得于男乎傳亦非親傳于婦乎愚于諸篇皆從集傳而此四篇猶從序也詩傳折衷載晦菴新說仍以采葛為惧詠蓋亦覺其未安而更之矣惜其本之不傳也歷考集傳改男為女詩者多至二十有五而女詩無一篇改為男者以雜詩為淫詩者多至二十有一而刺詩改為美者少大儒之意非小學之所能識也泰泉黃氏曰鏡川在東關及見三體魯詩故能辨鄭樵之邪說惜朱子之損從然有偏主衛宏偽序殊不可曉其曰與其聽說而非訓曷若泥古而足訓誠萬世不易之名言足以昭示學者之趨向破隨文訓詁之陋習亦有正人心扶世教之功半較之卿且季本惟帶是甘心者欺天侮聖畧無耻崔者相去豈啻霄壤者哉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正說申公曰賢者被讒見黜于野周人閔之而作三章皆興也彼指見棄之賢讒人離間君臣一日之間不得復見君門萬里乃若三月之久所謂不得于君則熱中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正說蕭艸名荻蒿也白葉莖粗有香氣可作燭祭祀則以脂爇之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正說艾草名乾之可灸亦可滿以療疾

采葛三章章四句

考補武城王氏曰讀采葛使人懔然有懼讒之意讀丘中有麻使人油然動見賢之思聖人之經所以為萬世訓者正在于此朱子無故改為淫詞可謂侮聖人之言矣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毛本作疧兮

正說申公曰周大夫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而諫之而作是詩全篇比而後賦也將狀而

而進之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祇遶也疷病也李氏曰無將大車言小人不可與共事與之共事難及其身不可迩也自塵猶言自污也慶源輔氏曰無思百憂者戒使姑置之勿以為念可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矣盖所當憂有大于凡百者反言以儆之也

無將大車維塵冒毛本作冥冒無思百憂不出于耿

毛本作頍

正說 冒冒昏瞞之貌荀子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友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着也以友觀人焉所宜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冒官言無與小人處也朱子曰不出于耿言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魯詩世學卷六　廿二

考補 俗作冥暮也雖塵冒冒言與小人處則知識昏亂如暮夜也正說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末楚人為蘭陵令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正說 鄭氏曰雝猶蔽也重猶累也王安石曰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遠為物所累則重而遲矣

考補 維塵雝兮言為小人之所擁蔽則其塵污之累盖不可解矣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正說 毛本錯于小正而序以為大夫悔將小人鄭氏以為幽王時詩朱子改為役行勞苦而憂思之者作今據石經列于王風而子貢序謂周人諫大夫之詞與荀

子舍載詳詩體與他篇不同大意以第二句比小人第四句賦小人之為害無將大車但輕言以緣塵字之意無思百憂言不可以他事為事宜以遠小人為急務故首言其自污以取病次言知識昏昧計無所出終乃言其擁蔽之害累盖重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正說 申公曰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而作是詩全篇賦也君子指王之左右以音樂媚王者陽陽自得之貌簧笙也我者於其我之我之也由從也房房中之樂大夫不敢斥王而諷其左右之人言其恃寵而自得以音媚王又招其類以從之其樂也乎盖述其恣肆之狀以彰其過而因以諫王也

考補 彭山李氏曰簧笙竽管中金葉也盖笙字皆以竹管植于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泊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答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竽亦笙屬竽音吁

魯詩世學卷六　廿三

君子陶音遥陶左執翿音桃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正說 程子曰陶陶自樂之貌孔氏曰翿舞者所持纛也鄭氏曰敖者樂舞之位

考補 彭山季氏曰翿者纛也孫炎以為舞者所持羽盖本注于旗干之首之羽以其覆幬而謂之翿舞者之羽亦本此而名翿即翟也然東兮稱右手象翟而此以左手執翿着盖方以右手招友未之舞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考補 後渠崔氏曰樂極生哀寵縱亂作此詩兩言其樂只且所以為諫詞也毛

序云相招為祿仕盖因東分而聽之淺陋支離不若申公之有味也

黃鳥黃鳥毋（毛本作無）集于穀毋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正說 申公曰民適異國見拒于人而思歸故鄉乃作此詩全篇皆比而後賦也穀木名楮也穀食旋回復反也再言黃鳥而禁其集木啄粟此拒之者之詞也于是見拒者嘆曰此邦之人不肯館穀于我吾亦曰歸而反吾邦族矣乎

黃鳥黃鳥毋集于桑毋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正說 明謂知其賢否

魯詩世學卷六

考補 東萊呂氏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明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毋集于栩毋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正說 雙溪王氏曰不我肯穀則不相恤矣不可與明則不相知矣是以不可與處也

考補 雙溪王氏名炎字晦叔宋新安人與朱子同時

黃鳥三章章七句

正說 此篇毛本錯于小正祈父之什今從石經更定

考補 慶源輔氏曰首言復我邦族而已中言復我諸兄末言復我諸父人情固苦之極則怨益思其親者為

我行其埜（毛本作野）蔽芾其樗（音樞）昏姻（毛本作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正說 申公曰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故作是詩全篇皆興也樗木名婿之父婦之父相謂曰昏姻畜養也王安石曰樗惡木尚可比而息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若然則當反我之邦家而已與之自決之詞

我行其埜言采其蓫（音逐）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正說 蓫菜名牛蘈也陸氏曰似蘆服而葉長叅今謂之牛蹄一曰羊蹄菜王安石曰

魯詩世學卷六　廿五

遂惡菜也尚可采以治疾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遂之不如也言就爾宿則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歸思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

我行其埜言采其葍（音福）不思舊姻求爾親（毛本作新）特誠（毛本作成）不以冨亦祇以異

正說 葍亦菜名陸氏曰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着熱灰中濕啖之飢荒之歲可蒸以療饑特匹也王安石曰葍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飢昏姻之相與固為窮則相收固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親特則又畜之不如也朱子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親匹也雖寔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惟以其親而異于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也

考補朱傳以此三章皆賦也蓋行其埜而蔭于惡木食惡菜其窮至矣乃復不見畜于昏婣乎亦通

我行其埜三章章六句

正說毛本作我行其野亦在小正祈父之什今並從石經王安石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于是有不孝不友不睦不婣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小序以為黃鳥我行皆刺宣王然以子貢古傳及魯詩次第考之則二詩皆在王風乃東遷以後王道衰息之其民失所之詞耳

考補慶源輔氏曰孝友睦婣任恤人之道也故先王修之以為教使人各自盡以相生相養于天地之閒而異于物其仁天下至矣今觀黃鳥行埜二詩所刺則其民之洋染離散不相管顧如此其亦何異于禽獸夷狄也哉

苕一本作鄀之荂毛本作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正說申公曰景王崩王室亂兵連歲饑民物盡耗君子自傷生逢其難而作是詩前二章皆興也苕艸名本艸云紫葳一名陵苕蔓生依大水其荂黃矣也亦云凌霄芸黃盛

觀苕荂附木而盛猶其色人曾此草之不如則憂傷而已

苕之荂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正說青青盛貌言苕荂葉之盛如被而我之憔悴乃如此是不如無生也

牂音臧羊羵毛本作墳首三星在罶音柳毛本作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正說此章賦也朱子曰牂羊牝羊也羵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飢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苕之荂三章章四句

正說毛本亦錯此篇于小正而序以為幽王之時皆出附會

中谷有蓷暵音罕其乹毛本作乾矣有女仳離嘅其歎矣嘅其歎矣遇人之囏毛本作艱難矣

正說申公曰民飢而流大婦不保君子閔之而作是詩三章皆興也蓷草名菴閭暵熯乾也仳別也程子曰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旱則乾矣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于相棄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毛本作嘯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叔毛本作淑矣

正說條聲不絕也不叔猶不幸也東萊呂氏曰古者謂死喪飢饉皆曰不叔

考補脩長也旱之久艸木雖有長大者無不枯死與下其濕矣句義相協毛氏訓修

為如脯之謂脩似牽强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惙毛本作啜其泣矣

惙其泣矣何嗟毛本作嗟及矣

正說 朱子曰暵其濕者旱甚則草之生于濕者亦不免于枯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

中谷三章章六句

考補 泰泉黃氏曰小序云閔周也凶年飢饉室家相棄有女仳離詩人賦之而閔周之意自具鄭且季本乃曰婦人作詩之時何暇有閔周之意然則飢饉仳離之際婦人救死不暇又何暇習文墨而有高興作詩耶此曰譫語然耳

魯詩世學卷六 卅八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

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正說 申公曰趙鞅殺萇弘周人傷之而作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也爰爰自適之貌羅以衆取禽獸兎性狡猾得脫而自適以比亂臣之無訐雉性耿介入綱而見烹以比忠直之披禍尚庶幾也吪呻吟之聲言時既如此則頗長瞑而無聲庶幾不如亂離之所極甚厭若之詞也

考補 正說萇弘事劉文公卷勸之擁敬王以安周爲孔子以相魯合十八國以討楚使垂紇之周赫然有中興之勢其忠誠矣趙鞅既叛晉侯又以荀寅士吉射之故謂萇與連瑚還怒于弘舉兵脅周而殺弘弘死血化為碧鞅之大逆無道有如此者故大子編有兎于詩而春秋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趙鞅歸于晉正以著其無君之罪耳數梁邪說乃曰與其以地正國何哉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音夫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

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音敎

正說 孔子曰罦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獸展轉相解者造作也言我生之初尚無作亂之人如此其甚者覺寤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

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毛本作聰

正說 韓氏曰挹羅于車上曰罿庸功也言我生之初尚無以[illegible][illegible]為功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所聞知則亦死矣

魯詩世學卷六

有兎三章章七句

考補 毛本作兎爰而謂桓王伐鄭傷敗君子不樂其生東萊呂氏曰以雉比周兎比諸侯考之篇中未見安也

王風二十篇六十一章三百十七句

正說 毛本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黍離一君子于役二君子陽陽三揚之水四中谷有蓷五兎爰六葛藟七采葛八大車九丘中十而錯何彼穠矣于召南子衿于鄭唐棣失其首章而謂之東門之墠亦錯于鄭何艸不黃采菉嶄嶄之石無將大車黃鳥我行苕之華錯于小正今悉依石經補定如右

考補

彭山李氏曰王者國之國都成王時尚都鎬平王時則都王城也周初武王自豐遷鎬是為宗周至成王乃即武王定鼎郟鄏之處使召公相宅既成謂之王城以為時會諸侯之所是為新邑及周公營洛邑謂之成周以為居殷頑民之所是為下都自是以鎬京為西都洛邑為東都東都時會既畢則復歸西周猶未遷洛也及平王因犬戎之亂徙居王城而東都遂為東周至敬王之世徙都成周則又以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與平王之時不同矣豐在今西安府鄠縣文王既伐崇而即其近地以為都者也鎬在豐東二十五里亦為鄠縣地武王徙近豐之地而為都者也成周在河南府洛陽縣東洛誥所謂瀍水東也王城在洛陽之西今河南府治洛誥所謂澗水東瀍水西[illegible]之分只在瀍水東西之間耳

魯詩世學卷六終

魯詩世學卷七

齊

毛本作齊風上之八

正說

朱子曰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于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考補

彭山李氏曰齊太公呂氏名尚字尚父當紂時隱居東海之上年六十就文王之養九十有八而佐武王克商封為齊侯蓋為文武成王三世之師成王七年之國二十一年薨壽百二十六歲子丁公伋卒丁公七公七十四年薨子乙公得立乙公六十九年薨子癸公慈母立癸公七十五年薨子哀公不辰立哀公五年諸[illegible]之至紀侯因譖于王王殺哀公[illegible]立[illegible]靜胡公十年哀公之子山弑胡公而立是為獻公獻公九年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二十六年薨子厲公無忌立厲公十年胡公子後弑之齊人立厲公之子文公赤文公十二年薨子成公說立成公九年薨子莊公購立莊公二十七年薨子僖公祿父立僖公三十三年薨子襄公諸兒立襄公十二年齊人弑之而立其弟桓公小白桓公四十三年薨子孝公昭立孝公十年薨弟昭公潘立昭公十九年薨子舍立桓公第五子懿公商人弑之懿公四年齊人弑之桓公第四子惠公元立惠公十年薨子頃公無野立頃公十七年薨子靈公環立靈公二十八年薨子莊公光立莊公六年崔杼弑之弟景公杵臼立景公五十九年薨少子荼立陳乞弑之立荼兄悼公陽悼公五年薨子簡公壬立簡公四年陳恒弑之弟平公鶩立平公二十五年薨子宣公積立宣公五

十一年堯子康公貸立康公十九年陳恆之曾孫田和請于周威烈王命和為齊侯遷康公于海上又七年康公卒齊亡自太公受封傳三十二君歷七百八十三年春秋傳管仲謂楚人曰昔召康公命我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貽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氏謂齊之始封穆陵無棣非其境內盖言其征代所及之地耳泰泉黃氏曰夫子刪詩以齊次王者周室既衰齊桓創霸以尊王為名周室賴之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亦此意也毛鄭昔錯于鄭風之後今以石經為定彭山季氏曰齊始封于營丘在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東五十里傳六君至獻公而徙治臨淄亦青州府臨淄縣北古齊城是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正說 申公曰齊大夫朩戒以勤于公故作此詩前二章皆賦也群臣入朝對辨色而後入然其在家必亦明而起如禮所謂習容觀玉聲而後行也顛倒衣裳自公召之特形容敬畏之意如此言恐趨朝之遲而君已先出視朝或將使人来召非必真有人召之而致顛倒其衣裳者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正說 晞者日初升而光微昊也此時可以辨色矣恐君朝將出既令而已不得與聞者也

折栁毛本作柳樊圃狂夫䀠音句毛本作瞿䀠不能晨夜不夙則莫毛本作暮

正說 此章比而賦也栁木名楊之條下垂者樊籬圃菜圃以為防閑小人之辨狂夫穿窬之盜則以警小人也䀠䀠諦視觀晨夜謂凡興夜寐夙早為之防莫晚也言為圃者必折栁以為之籬所以防穿窬之徒滑來諦視下手之所而竊取其疏疏也况小人欺敗國事必柔君之荒急而後間抵隙以售其好致不可不夙興夜寐脩德行政如其不能則無以豫防其奸而中小人敗國之禍悔之晚矣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古人憂國之誠類如此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考補 彭山季氏曰舊說此詩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既非經旨尤害于義古之為善者雞鳴而起夙興夜寐以事一人乃臣道之當然也如此則東方未晞而

顛倒衣裳已恐其遲况可以為興居無節乎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又何如也泰泉黃氏曰季本群瀾獨此篤與魯楚宮小正巧言須雖天之命雖清頼待經旨盖唐應德審以正說示倚渭渭歸以語本而本遂勤為已說不雖隱子貢申公之名而又為聽說曰栁性柔旄折之以樊其圃此事之易辨者狂夫以勇敢之忘為之猶恐其後時而難集成何語言殊不知經乃比體設有圖者慮失其萊知無籬則盜將屬日于其圖矣故及其未盜而折栁以藩之必先事而為之脩也然散絕窺伺之奸必屬猜圖治以德服人而後可是堂荒急者所能乎本唯有娟嫉自大之心故病狂豬語而不顧非特為微生高宗之間而已也

盧獜音鄰毛本作令獜其人美且甄毛本作仁

正說 申公曰齊襄公好田君子諷之而作是詩全篇賦也盧獵犬也獵獵犬走艸貌頭明也察言其君容貌之美而又有期察之智也顧緻于禽荒不恤國事是可惜也所以規之

續考 獵字當有此字說文引詩作盧獵獵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音拳

正說 孔子曰重環謂大環貫以小環綴于犬之頸下鬈鬢豐貌

盧重鋂 音梅 其人美且思 毛本作偲

正說 孔氏曰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思多鬚貌

盧三章章二句

正說 毛本作盧令令從石經

子之營 毛本作還 兮遭我乎嶩 音嶩毛本作猱 之間兮並敺 毛本作驅 從兩豣 音肩毛本作肩 兮揖我謂我嫙 毛本作儇 兮

正說 申公曰齊俗好田君子剌之全篇賦也子指畋者之往也營齊地遭遇也俱出畋獵而相遇也嶩山名在齊之郊獸三歲曰豣嫙好也朱子曰獵者交錯于道路而相稱美如此則其俗之不美可知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范氏曰表記云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記齊君禽荒而國人以習于畋獵為閒賢子馳逐為好安于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導民之道可不慎哉

子之戊 毛本作茂 兮遭我乎嶩之道兮並敺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正說 戊齊地猛亦齊郊外山名牡攫也狼之牡者惡獸名能食人

子之昌兮遭我乎巎 一作嶩毛本作猱 之陽兮並敺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正說 昌亦齊地今山東萊州府昌邑縣巎亦山名狼亦獸名獾之牡者似大鋭首白頰高前廣後臧善也

營三章章四句

考補 襄衆黃氏曰曰營曰戊曰昌所往者非一地曰嚷曰猛曰嶩所遇者非一山則齊人從事于畋者衆矣東萊云齊以遊畋成俗詩人賦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于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矣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 毛本作巷 兮悔予不送兮

正說 申公曰襄公無道即位之四年公弟小白避之莒齊人慕之而作是詩全篇賦也子指小白之往也丰齊地今山東濟南府路經費山去章丘縣三十里巷齊國門外之巷指其適莒之塗也小白好賢而得民故其適莒也齊人慕之言庶其少待于門外乎悔其不能相送而俱去也

考補 子夏春秋傳樂正子國記晉云齊僖公娶平王之妹曰傳姬生襄公諸兒其左媵施伯之女生公子糾其娣衛武公之女生桓公小白蓋桓伯衆同姓大夫其女為王姬媵位卑而先生糾為桓公兄衛武公以侯爵入為三公女為王姬娣班在施姬之上衆公

既立荒淫好田其四年魯桓公之十八年也通文姜而殺桓公鮑叔牙曰君無道亂將作矣奉小白而避君于莒十二年襄公將于貝丘從者弒之而立公孫無知其大夫高儀迎小白小白以莒帥會渠丘大夫雍廩討無知誅之遂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母廢又從君于皆無所球正襄公死乃披齊母家施伯賊魯非代齊納糾則以叛賊而抗齊君耳故召怨死雖夫子以為邑夫之諒會仲舍糾相桓成尊王之功曰如其仁如其仁城以君臣大義為重長幼之節不得而捨之也此其事寔左氏公羊史記皆同至伊川以聽見擅改桓為見斜為弟皆襄公之子而康候述之失春狄之旨矣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是以論其世世蓋必傳學詳說尚論其世然後玩味聖人之言通于道而可與權也如一功舍經文之事寔而懸以隱斷則稱申悛弒王為當然舉之為桓母葬公為公子肇之子子寀救衛

為私黎姜高成王之妻裘公為宣公之子狂安誥語安所祈求哉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正說 昌堂皆適宮之堂也將亦送也

衣錦褧韓作絅衣裳錦褧裳叔毛本作故兮伯兮駕予與行

正說 衣錦裳錦大夫之服大夫上衣下裳故別言之婦人則不殊裳故積人言衣錦褧衣而已孔氏乃云此因韻句而別言蓋或于毛氏而為此陋說也叔伯指小白之從行者如鮑叔方之類齊人因慕小白故鳴其從若以少侍我將服其服而駕車同行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正說 歸服也言欲偕其從者而服事于小白也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正說 此詩二章首句與營之三章文同足知其地之同而時之近也毛本錯于鄭風而因以為淫奔之詩謬甚矣

考補 泰泉黃氏曰衣錦褧衣與頎人終南同若夫人鄭大夫以上之服非戰者所得而偕也叔兮伯兮與抗丘擇兮同皆大夫相謂之稱非淫者相與之詞也況丰近山昌邱昌邑為小白自齊適莒必由之地澄諸攀地志水經方與勝覧括地圖大明一統志山東鄉志青州府志壘壘賂合季本擭亨裳之錯簡主熊廣之邦說矯誣經旨而曰兆淫風也女子與人私期而不得專向說而悔之釋錦為廢人妻嫁時之服出于何與先王之別老者衣帛食內衣五十者冬褐夏著朝襄夕狠而已況于錦于又曰或叔或伯但來迎若郎隨以行因其悔而歡不拘何人嫁之亦免于多人之求也嗟乎此其狠藝攜惡豈人之所宜言而人之所忍間者乎寔由奸徒徐淸二十年媧館習凡淫亂之行與之俱化本狀其者史軍門假名作序遂徇淸說而錄之晏室幽踪羣兇族務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海內君子一間斯言無不捨目功齒恨世無呂黎早焚其書也且慮初學小生未知趣向戚其非說世為禽獸之婦救婚拯溺惟恐濡足之或後孟子曰予室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君子諒之

續考 晏何晏也字平叔嘗輅讖為鬼踪玄夏候玄字太初輅亦目為鬼樂皆坐曹爽黨為懿所殺

敝笱 音狗 在梁其魚魴 音房 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正說 申公曰魯桓公與夫人文姜如齊而襄公通焉齊人刺之三章皆比而後賦也魴鰥大魚也歸齊也從從者如雲言其衆盛此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其衆盛如雲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正說 鱮亦魚名朱子曰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鰱如雨言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遺 毛本作唯 遺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正說 遺遺魚行相隨之貌以比文姜之從襄公也如水言桓公之與文姜惟言是狗無所可否如水之委地而不能止也止二章皆直述其事而已至此乃為刺之之詞

敝笱三章章四句

正說 小序曰齊人惡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春秋桓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丁未公薨于齊左氏曰公將有行申繻諫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胡氏曰與者許可之詞書與者罪在公也夫淫亂若文姜而春秋罪公者治其本也夫不夫則婦不婦矣皆與子貢申公合惟詩辨云桓當作莊不知何謂殆亦未熟春秋之故歟

考補 泰泉黃氏曰魯軌弒兄篡立既十八年不朝正于王而從妻朝齊縱之獸行蓋逆賊貫盈天奪其魄中繻之諫若見著適曾是不聽則信所謂如水委地而不可止文公之傳得詩旨矣晦翁平日自謂不敢注春秋自知未熟于此經也公羊記軌適晏之言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史記注亦言諸兒以彭生多力故醉軌而使彭生扶軌車中拉軌幹脅而殺之季本乃曰同為公子輦所生諸兒無殺軌之事敝笱南山皆作于魯莊之時無與于軌夫本非生于其時身為齊魯之僕妾安能辨其有無而盡廢經傳乎且本以春秋饕取科第乃敢叛經如此狂妄曰丁哀心譫語欺天侮聖可勝誅哉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正說 申公曰襄公久留文姜齊人刺之比而後賦也下章同毛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魯道適魯之路也蕩大也齊子齊侯之女子指文姜也由從婦嫁止終懷思也止語詞南山有狐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其狀可惡如此魯道有蕩則言自齊適魯之大路乃僊萬人共由之通衢也文姜既從此路而嫁桓則當終身止在魯矣襄公何為而又思之乎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正說 毛氏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兩二屨也緌冠上飾屨必兩緌必雙言

物之貴賤各有耦而不可亂也庸常也言襄公文姜非其匹耦而文姜既由堂堂大路蕩人共睹其出嫁于桓則當常止于魯矣爲爲又相從而反于齊乎

考補 荊川唐氏曰此章刺文姜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音宗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鞫毛本作鞠止

正說 此下二章皆興也蓺種也東西爲衡南北爲從謂既耕而殘藝樂摩之也告稟命也鞫窮也朱子曰欲樹麻者必先縱橫治其田畝欲取妻者必先稟命于父母今魯侯既告于父母之廟而取于齊矣曷爲又使得窮其欲而至此哉

考補 朱氏曰齊民要術云種麻欲得良田耕不厭數縱橫七遍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釋文云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田曰由也

析音昔毛本作析新毛本作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正說 克能也李氏曰析薪者必以斧以與取妻者必用媒既以媒而得之矣曷爲使極其欲乎

考補 藍田呂氏曰此上二章罪襄公所謂曷又懷止曷又從止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淄淡何也下二章罪魯桓公所謂曷又鞫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而桓公繼之窮極其思何也荊川唐氏曰魯桓裁立求援于大國元年歸許田于鄭三年會齊侯于嬴以求昏侯難之又求祝武公爲媒而會之于鄭故曰匪媒不得秋使翬逆女侯親送文姜于讙要桓再會而與之其難如此幸而得之又欲求援于襄會之于濼縱使從襄入齊恣爲戲行故曰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譏諸春秋深切著明矣

南山四章章六句

考補 鄭陽朱氏曰聖人錄南山于國風而具其事于春秋見無人道者必崇首惡之名無家法者必貽殺身之禍爲萬世之明戒也泰泉黄氏曰齊風敝笱南山等篇經文平易而申公之說徵諸春秋經傳無不脗合讀者夫復何疑惟當體認聖人垂戒之旨以修身齊家可耳彭山季本忽生異說而曰此詩魯人所作刺文姜遂意如辭而不知恥也何以知其作于魯人乎以詩稱齊子則知之矣桓公如齊不逆魯人絶不爲親故春妹于莊公元年夫人如齊原魯人本心而去其姜氏今稱爲齊子使若宋文然正此意耳舊說以爲刺齊襄公也則此詩語意似不爲齊或又以刺刺桓公則此詩作于桓公既沒之後亦有不通爲者蓋桓公四年始娶文姜以辰紀故與齊絶無往來凡十四年而始與文姜同往終桓公之身文姜僅一如齊公又在爲其時襄公未宜有懷私之心而桓公亦安得有繼淫之事及桓公既復文姜乃始恣行安可謂桓公爲繼年雖襄公後有爲歎之行不爲無罪然詩人本爲魯而發所重則在文姜耳然則此詩豈非魯風而拱入于齊者邪又曰狐妖娼之歎故以喻齊人待文姜之來也文姜之與齊人淫著不知數人不可專以爲襄公也按春休文姜以桓三年歸魯六年九月丁卿子同生十四年齊侯祿父卒禮諸侯之女適于諸侯父母在歲一歸父事則文姜自桓四年之後歸事已十度矣其不見于經者春秋常事不書

父母在而歸寧禮之常也金仁山謂雄狐之事文姜在室之時已然則其十慶之婦諸兒豈忘情哉桓欲平紀鄭于齊宋二國不許而敗其師于宋諭年而祿父卒經書葬齊僖公則魯盡弔肆之禮而文姜亦奔父喪矣又諭年而桓會襄于艾又諭年而盟于黃安得云絕無往來乎樂正氏云齊僖公卒文姜歸齊三年喪畢而後逆齊襄公思之不置故會于父以請之魯以父母已無歸寧之禮未之許也故盟黃之後文姜不歸而齊師及魯戰于奚勝負相當襄請不已故十八年人會于濼詩云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正剌哀耳桓畏齊強不得已而徇之咈申繻之諫故曰其從如水又曰曷又鞠止曷又極止挾此二經千載而下如在目前春秋又書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未公之喪至自齊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樂正氏曰公夫人之如齊也攜

莊公往齊歸公喪夫人暨莊公歸魯人立莊公而逐姜氏黃楚望曰春秋一事再見者從者文如州公如曹寔來公伐齊納糾及齊師戰于乾時之類前書公與夫人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比事覌之則知孫齊之夫人即如齊之夫人公之薨齊由于齊夫人之如齊夫人之孫由于會濼而相從入齊也夫子于魯諱弒書薨故從一事再見之例者文以見之則公之外薨不得其死起于夫人之誅明甚先儒以為貶詞非也果若弒之則當削其夫人之號而止去姜氏何謂哉使諸兒不殺執則姜氏扶喪而逆魯人何為逐之執之言曰同非吾子亦因其歲一歸寧而然也本曰隱閔之弒不地不葬以見之桓地而葬非弒也夫本既知隱閔以不成喪而不書葬矣文姜欲飾其事以公禮葬桓如蔡般弒父而葬以公禮故經書葬蔡景公豈可謂般未嘗弒

乎不地者賊在內執黨慶父是也書齊者賊在外諸兒姜氏是也曰遂如齊薨于齊喪至自齊孫于齊正以著二賊之罪深切著明矣四詩雖為文姜而作夫于以周公之後為魯諱之然曰我甥則皆齊風而己荊川唐氏曰此詩而言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明是剌魯桓公蓋桓以奚之戰畏齊襄因在請會不得已而徇之及聞齊人此詩乃譎文姜而取彭生之禍本末昭然何須異說明德必欲或為莊公時詩順之而詰之曰如子所言文姜乃莊公妻也明德而頸發亦不禽一言乃作序自稱孔子之後一人做胡梅林名而自刻之意謂伏軍門勢力乃可以傳久愚妄如此殊不知此書傳後識者將壤梅林既不知八又不知言故今為梅林辨誣免後世疑也

載毆（毛本作驅）薄薄簟茀朱鞹（音擴）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正說 申公曰齊襄公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犒師齊人剌之全篇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戶也朱硃漆也鞹歟皮之去毛者夕猶宿也發夕謂離于所宿之舍言姜氏乘此車夕發于魯而來會其兄于師也

考補 齊襄伐衛納朔而文姜假犒師之行與襄通也

四驪濟濟六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正說 驪馬黑色濟濟整貌濔濔柔貌豈弟樂易也言文姜于此安然樂易無忌憚羞恥之心也

汶音問水湯音傷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正說　朱子曰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湯湯水盛貌彭彭人多貌言人衆多如此而文姜乃倘佯其間見其無耻之甚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游敖

正說　毛氏曰滔滔流貌儦儦衆貌

載驅四章章四句

考補　疊山謝氏曰豈弟曰翱翔曰游敖文姜之情態歡忻快樂無禮義無羞耻無忌憚盡見于此詩矣詩人鋪叙之詳形容之巧刺之深疾之甚也秦泉黄氏曰以上三詩所稱齊子止言齊國之女子別無他意季本乃曰魯人絕文姜不為窺春秋去其姜氏令曰齊子使若來女然後書人果艷文姜則當削夫人之號明其弒魯君非魯之夫人可也去姜氏何損于文姜哉况繼有會于禚享于祝丘如齊師皆書夫人姜氏又何說也哀公十二年書孟子卒并吳而諱之豈齊子允乎故春扶此義惟黄楚望趙子常得之孔季彥胡康侯皆穿鑿不通划白丁諱語不滿一而者哉

續考　荊川唐氏曰孟子者昭公之夫人也季氏逐昭公故不成其卷聖人書孟子卒深罪權臣之無君因見昭公取同姓非禮也若妾非有子為君者不書矣明德于其本經且多不鮮况欲說詩乎

猗嗟毛本作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

巧趨蹌兮射毛本作射則臧兮

正說　申公曰魯莊公朝于齊逆及齊大夫狩于禚齊人刺之篤全威也朱子曰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齊人極道魯莊容貌威儀之美而其所善者射而已

考補　後渠雀氏曰呂言其世族之盛也魯祖周公而周公文王之子以是聖人之後巍然為諸侯之姿敢本其世族之盛而刺莊之不肖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征兮展我甥兮

正說　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遠也侯張布以射之正則設的于侯中者也展成也姊妹之子曰甥言魯莊寔齊侯之甥非其子也此詩人之微詞也按公羊子春秋傳文姜通于齊侯桓公讁之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既而桓公死文姜因謂莊公曰齊侯汝之父也故葬事衰服後終身而不敢以為仇禹以經考之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則莊誠非襄子明美舊說皆謂此詩刺莊不能防閑其母而作然群昧辰甥之句則寔刺其以仇高父故拒濡俗之言破文姜之計而明以曉之與春秋特書子同生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王姬歸于齊公會齊人伐衛及齊人狩于禚意定相癸也

考補　後渠雀氏曰名言其名位之尊也刺莊為諸侯之尊而卑污苟賤七父事仇如此則其名位之不稱矣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

變（毛本作反）兮以禦亂兮

正說

孌少好貌清目之美揚眉之美婉亦少好貌是時魯莊年十七故以婉孌稱之選齊于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變反也中皆復其故處也言莊公之射可以禦亂何不用之以射齊襄而復其仇乎

考補

孔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正以練畫爲之其外之賓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中矢之練方二尺以外準其織之多少正之廣狀均而布之以至于外畔也正與鵠大小同美鵠乃用度謂之正者正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有爲正正高之捷點者射之難名以中爲爲故射取名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兮椽賓射爲文也泰泉貫氏曰此詩全在四矢禦亂之言有盖子詠一

夫射之志盖諸兒大惡天地不容故疾之如此

猗嗟三章章六句

正說

篇中專以射言蓋于狩所見之因刺其忽父親仇耳夫齊人而欲魯之報仇以教襄公則忌其無道甚矣是以尋有具丘之報

考補

後渠崔氏曰春秋忘文姜之忌極美莊公擅一國之命帖然從之古未之有也諭者夫其情而衍于斷且欲制其僕從胡得爲焉論哉夫季文之賢慶父之才晉可君魯也文姜失行國人恥之故歡苟諸刺與爲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籍舅以自因文姜挾宗國以忌其子備其下彼謚邪之達不情其夫之弑吳有于子之祭是故狩祿園鄰伐衛婦得侯齊女之長主王姬之皆僕僕焉甘役于齊盖襄公之感重

夫文姜之術教矣尚何僕從之制哉夫篤于義者利害不教其等全其仁者存已不副其取一其重君既感不槩于中如莊公者痛父後仇而已他無所忌爲是故居文姜而儀其養責襄公而德其使執弋社干衣襄食鵠既过于王求助于與國名大義于魯之臣矣治兵書從說矣而家以身妾之天下之忌一也寧無則我之不掌者乎彼楚旅一言士如狄驕泰語懷王項翊猶得而假之咒予君臣之相爲寔人心之不客已者哉惜乎莊公既如而愚又無石礪子兒之臣度公子者方概度而徐國其刺章其小安忠其大懲慈夫泰泉黃氏曰春狄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夏軍伯逆王姬狄築王姬之館于外冬十月天王使祭亦來錫桓公命王姬婦于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子夏曰初桓公文姜會齊侯于濼遂禚莊公如齊齊侯使彭生殺桓

公婦其孝于魯文姜及莊公婦魯人立莊公而請子齊齊侯殺彭生魯人以事懟文姜將討之故文姜奔齊莊公欲求援于齊使魯主王姬之晉魯襄館于外是來志乎仇齊也王欲平齊魯之忌故迭錫桓公之命齊侯親逃主姬于魯納文姜爲自是文姜佃恣盖無所制而會于禚于數言于視立如齊歸迭兒于桓襄王于四年莊遂朝齊而及其大夫狩齊貢以莊爲子故使大夫設之莊之逆天不罪莫甚于此春狄諱其如齊而志其既以彭之公數以齊人爲齊侯非也蓋家忘以義生爲說莊亦以彭注爲解使魯國夫臣所士舍貴忌姤窮天地而莫之一湎夫子自以綠載毀狩壁諸詩其所感者深矣周王平王弑立子孫專以柴娶亂賊爲事莊王之平齊魯與桓王之聘魯執傳王之命晉特其授一也三綱九法淪廢至此春狄安得不作道格巷之

說迂矣崔文敘之論精矣鄭且李本乃謂諸兒無截軌之事然則姜氏何為而孫于齊乎

風雨淒淒鷄毛本作雞下同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正說中公曰齊桓公得管仲以為相齊人美之而作是詩三章皆比而後賦也淒淒寒涼之氣以比襄公無道禽荒色荒卒為公孫無知所弒國內昏亂猶邶之北風也喈喈雞鳴之聲時則將旦矣苟鄭僞詩聖人共乎時機將矣亦此意也君子指管仲夷平也言昏亂之將初得管仲必將有以平其福亂而見清明矣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正說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群鷄之聲瘳病愈也言昏亂之極而得君子有以平之如病者之必愈也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正說如晦昏亂也不已猶不倦也鷄鳴不已則必旦矣任賢不倦則必興矣喜則所謂雖虞如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正說毛本誤入鄭風今從石經

考補或者難曰左傳韓宣子如鄭子游賦風雨毛氏同有據也則應之曰左傳又云鄭伯享趙孟伯有賦鶉之賁賁乃衛人刺公子頑者豈亦鄭風耶况王純甫亦

鷄毛本作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云風雨如晦豈惟奔時懊李明德亦云亂世而得一君子如一陽伏于窮冬之下憂時者之所樂見也辨說謂此詩之詞經說狎暱則未見其然也但純甫未見耆詩不知其為齊風明德雖聞石理猶黨鄭無而不背從耳

正說中公曰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全篇賦也蠅虫名朱子賢妃進御于君至于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鷄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君蚤起而視朝也然寢非鷄鳴乃蒼蠅之聲耳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曉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流于逸欽何以能此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正說朱子曰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蟲飛薨毛本作甍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正說薨薨蟲飛之聲將旦則皆作甘樂也會朝也朱子曰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群臣之會于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為憎乎

鷄鳴三章章四句

正說華陽范氏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鷄鳴為夙興之節至于蟲飛薨薨則不獨怠于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

有事而無事無事而晏其與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為常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正說 申公曰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識之全篇皆賦也東方之日始旦時也履隨也即就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正說 東方之月既夕時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正說 子貢傳以此為刺齊莊公氏毛諸儒則謂男女淫奔之詩然考萬中若云夜而留旦而去如陳靈之朝食于株則信乎其淫奔矣今乃以履即而係之日是旦而來也履發而係之月是暮而夲也淫奔者如是宜其事情之理然哉書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亂風聖人子齊萃錄東方之日于鄭靈錄溱洧而二君晉嬖于强臣可不戒哉

無甸 毛本作田 甫田維莠 音酉 喬 毛本作驕 喬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正說 申公曰齊公急于圖霸大夫諷之此章興也無禁止辭甸耕治之也甫大也莠草名害稼者喬喬張大也遠人謂諸侯論語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忉忉憂勞貌言

無耕大田耕大田而力不足則草必盛無求諸侯求諸侯而人不懷則心徒勞豈城朱氏曰田之大者非果不可治先小而後大可也人之遠者非真不可來先近而後遠可也

無甸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惄 毛本作怛 惄

正說 亦興也桀桀侵凌之貌惄惄勞擾之意

婉兮孌兮綢 毛本作總 角丱 音慣 兮未幾見兮突而覍 毛本作弁 兮

正說 此章比也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未幾不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朱子曰言綢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覍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

甫田三章章四句

考補 秦泉黃氏曰景公問政于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夫君臣父子道之至近著也聖人以此警景公景公說而不繹立小子荼而父子之道乖委政陳乞而君臣之經廢乃寵晉霸中衰欲逞詐力以求諸侯不亦難乎善哉鄭城朱氏之言曰天下之理可循序而漸致不可躐等而欲速果循其序則綢角之童可以忽然而見其覍小非不可以為大近非不可以為遠也果欲躐等則最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為急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矣則何益哉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紫 毛本作素 乎而尚之以瓊

荂毛本作華乎而

正說申公曰齊俗廢親迎之禮君子譏之全篇就也俟待也我代婿自稱著門庭之閒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俟己也乎而語詞充耳用雜絲線織為紞上綴于笄而下以懸瑱垂當兩耳故曰以素以青以黃是用三色相錯以織成文也尚加也瓊美石似玉著懸之紞末即所謂瑱也古者男子婦人皆有瑱此與淇奧充耳琇瑩皆男子之飾朱子云五等之爵朝會祭祀皆以充耳或通乎大夫士為君子偕老所謂玉之瑱也則婦人之飾耳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正說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東萊云此昏禮所謂婿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瓊瑩亦美石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正說堂寢堂東萊云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著三章章三句

考補東萊呂氏曰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婿家之禮婿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疊山謝氏曰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黃其加飾則荂瑩英修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其不知禮耳泰泉黃氏曰申公謂齊俗不親迎君子譏之其以俗言則士庶之人而已季本乃曰諸侯無親迎之禮婦至而俟著庭堂亦禮之常又何譏焉殊不知此詩原非刺齊侯著況冕而親迎見哀公問孔子之言也安得謂諸侯不親迎乎

齊風十三篇四十二章百六十九句

正說毛氏本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雞鳴一還二著三東方之日四東方未明五南山六甫田七盧令八敝笱九載驅十猗嗟十一今考石經以丰風雨錯于鄭著補入更還為舊盧令為盧別為次序如右

魯詩世學卷七終

魯詩世學卷八

魏

毛本作魏風一之九

正說 魏國名姬姓侯爵周成王以封文王子畢公高之後爲晉獻公滅而取其地今山西平陽府解州是也朱子曰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

考補 彭山季氏曰魏在汾水之曲故城南西並去大河一千餘里北至首陽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季札歌魏而謂爲明主此與春秋傳閔公元年卜偃辛廖占畢萬貴魏之辭意同蓋戰國時見魏王而附爲季大之言如後世追述符命耳豈非附說乎武城王氏曰魏風刺中有美美中有刺美美其勤儉猶有先王之遺風也刺刺其不中禮也大子取之乃與其不進也寧曰之意

續考 按左傳世本史記等書畢公高文王庶子武王弟也初封畢伯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西北成王進爲魏侯十餘世晉侯諡諸滅之畢萬降于晉爲大夫得食邑于魏畢萬生犨犨魏武子錡錡生魏悼子呂相呂相生魏莊子絳絳生魏嬴嬴生魏獻子舒史記索隱又名荼舒生魏襄子曼多曼多生魏桓子駒駒生斯斯請周威烈王命爲魏文侯而與趙籍韓虔廢晉靖公爲家人文侯三十八年卒子魏武侯擊立武侯十六年卒子梁文惠王罃立文惠王三十六年卒子梁襄王赫立史記索隱名嗣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何立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遬立昭王十九年卒子安僖王周立史記索隱名國安僖王十四年卒子景閔王增立景閔王十五年卒子假立假爲魏王三年秦滅魏殺假蓋自畢公封于今解州之地至畢萬徙邑于此呂相徙治霍魏舒分晉十縣斯城少梁滅晉子犨城安邑罃徙大梁故秦灌大梁而虜假詩魏風則畢公以後畢萬以前解州之地也史記魏絳諡莊子史記曰昭子曼多名侈今從左傳孟子稱罃梁惠王索隱作惠成王今從莊子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正說 申公曰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慕之而作是詩全篇皆比而賦也坎坎用力聲寘與置同干涯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語詞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所居曰廛狩亦獵也貆獸名貉子素餐空食也朱子曰詩人言有人于此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爲不耕則不可以得不不獵則不可以獸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嘆之以爲是真能不空食者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勵志蓋如此

考補 彭山季氏曰伐檀爲車車至水澤哀堅然後可用然當河水方清未求之時檀已先伐而寘于水次不以其未用而遂忘于伐也正以力必先勞而後可以得食耳如先稼穡然後得亦先狩獵然後得獸此皆治生之不可以急者也故以與君子之立德立功其得食不虛蓋先有其具耳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

稼不播胡取禾三百億毛本作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正說輻車輮以檀為之十萬為億蓋言禾秉之數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離毛本作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正說輪以檀為車輪也淪小風成文轉如輪也囷倉為囷熟食曰飧

伐檀三章章九句

正說孔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考補安城劉氏曰有勞心而得食者有勞力而得食者有躬耕而自食者豈必人人自耕以食哉但不可無其事而食其食耳伐檀君子意正如此故詩人美其甘貧樂辭雖不見用而不苟食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正說朱子曰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全篇皆賦也閒閑往來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周旋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正說十畝之外鄰國也泄泄舒緩之貌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它毛本作他人不如我同父嗟毛本作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音次焉

正說申公曰君子敎人孝友之詩全篇賦也湑湑木盛而澤之貌踽踽獨行貌同父謂兄弟比輔也言行路之人豈能如兄弟之親輔于我者哉蓋與唐棣同意皆勸人之厚其兄弟也

有杕之杜其葉青毛本作菁青獨行睘音瓊睘豈無它人不如我同生毛本作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正說青青見衛風淇奧睘睘無所依親佽助言人無兄弟則彼行路之人何不窺而助之哉反覆嘆之見它人之果不如同父所生者耳

杕杜二章章九句

正說此詩毛本錯於唐風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毛本作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毛本作上尚慎旃哉猶來無止

正說申公曰親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詩全篇賦也山無草木曰岵尚庶幾也朱子曰孝子登山以望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歸來無止于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

不來矣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尚愼旃哉猶來無棄

正說朱子曰山有屮木曰屺季少子也婦人之情尤憐愛少子無寐亦言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尚愼旃哉猶來無死

正說朱子曰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考補安城劉氏曰詩人以已之思親而知其親之念已雖曰設爲其親念已之言寔以深寓已念親之深也每章必結二語所以自警亦所以自悲可以見其忠孝之心矣彰山李氏曰此詩想像父母及兄念已之言曰無已曰無寐曰必偕皆勸其子弟勤于王事則猶得歸而不至于死也亦可見其家人皆有爲國之忠矣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居音基毛本作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弗毛本作勿思

正說申公曰君子憂國而莫之與故作此詩二章皆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居語詞朱子曰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彼之所爲已是矣而予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于是憂者重嗟嘆之以爲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毛本作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居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弗思

正說棘木名酸棗也朱子曰聊且畧之詞歌謠之不足則出遊于國中而寫憂也華陽范氏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之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正說疊山謝氏曰食忠臣義士之心憂見知于人主通圖上下不群吠而衆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令之所當行者何事貌候聞而大悔悟亟爲扶顛持急之謀晉豈能張賊其國哉國雖亡亦未必如是之速也嗚呼惜哉

考補彰山李氏曰此詩二章言桃棘皆果之賤而有實則可以爲殽而食以與人有實德而不見用此當國者無意于治所以憂世者不能不切于心也然有不可與人言者則亦歎游自肆而已不知我者則謂我乃士也而驕縱而極亦何爲哉以其無志不以世道爲憂故不思也思則必能知我耳此可見其憂世之心矣

碩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音慣女音汝莫我肯毛本作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

所

正說申公曰大夫貪戾猥人怨之而作是詩全篇皆比而後賦也朱子曰民困于殘暴之政故託大鼠害己而去之樂土謂有道之國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肎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正說朱子曰德歸恩也直猶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肎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毛本作號

正說朱子曰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有害己者當復為誰而長號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

考補彭山季氏曰民苦君政不得已而歎歸仁故作此詩當此時賢者不能不辟地況于凡民乎其情亦可閔矣

肅肅鴇音保羽集于苞栩音許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怘毛本作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正說申公曰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全篇興也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叢生曰苞栩木名柞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皁者是也怘恃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正說極止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正說行列也稻粱皆穀名稻即稅米水生白色粱類衆有青粱白粱黄粱赤粱凡數色嘗亦食也有常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正說毛本錯于唐風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纖纖毛本作摻纖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正說申公曰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興也糾糾希疏貌夏葛屨冬皮屨以葛屨履霜則非宜也纖纖好手貌女者婦未廟見之稱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以女手而縫裳則太急也要裳要襋衣領好人猶大人指內朱子曰魏地陝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考補彭山季氏曰葛屨可以履霜女手可以縫裳言無不可也女子而曰纖纖女之小者也言雖小女可以縫裳而治要襋雖好人亦必服之此勤儉之美俗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

以為剌

正說 賦也提提安舒貌宛然遜避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遜之言內子始嫁之時也揥所以摘髮以象首為之內子之飾也內子始嫁而未廟見而替其陵以女功是以知其心之褊也故其騎恐而賦比以刺之

考補 彭山李氏曰言好人之心常提提然警惕惟恐吾禍故與人之際宛然左辟常退讓以自全至于首之所飾者象揥已初無金玉之美雖好人而服象揥可見其儉美禮與其奢也寧儉美德也但富而不好禮則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終成自私自刺耳故詩人以為褊心而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魏風仝篇二十章百四十九句

正說 毛本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葛屨一汾沮二園有桃三陟岵四十畝之間五伐檀六碩鼠七今考石經剔汾沮于唐補杕杜鴇羽于魏而定其次序如右

魯詩世學卷八終

魯詩世學卷九

唐 毛本作唐風一之十

正說 唐國名姬姓侯爵周成王以封弟叔虞邑諸晉陽四世成侯從曲沃又四世而穆侯徙絳又三世而昭侯徙翼今山西平陽等府皆其地也朱子曰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蓋有聖賢之遺風焉

考補 章貢李氏曰成王五年踐奄滅唐九年封叔虞為唐侯唐叔四十二年薨子晉侯燮立晉侯五十九年薨子武侯年立史記名遙族索隱作曼期武侯三十一年薨子成侯服人立成侯四十二年薨子厲侯福立厲侯二十五年薨子靖侯宜臼立靖侯十八年薨子僖侯司徒立僖侯十八年薨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薨子穆侯賁生立穆侯二十七年薨子文侯仇立文侯三十五年薨子昭侯伯立昭侯八年潘父弑之子孝侯平立孝侯十一年公孫鄂弑之子鄂侯郤立鄂侯六年奔隨子哀侯光立哀侯六年公孫倆弑之子小子立小子侯四年倆又弑之哀侯之弟緡立緡二十七年倆又弑之僖王命倆為晉侯是為晉武公武公二年死子獻公詭諸立獻公二十六年死庶子奚齊立里克殺之荀息立奚齊之弟懷公卓子踰年克又殺之納奚齊之兄惠公夷吾惠公八年死其兄文公重耳立文公翼戴襄王破楚額誅尗帶遂霸天下文公九年薨子襄公驩立襄公七年薨子靈公夷皋立靈公十二年趙盾弑之立襄公之弟成公黑臀成公七年卒子景公搞立景公二十六年卒子厲公州蒲立厲公十三年程滑殺之晉人立襄公之曾孫悼公周悼

公十五年卒子平公彪立平公二十五年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十四年卒子定公午立定公三十七年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趙無恤荀瑤魏駒韓虎作亂出公終于齊瑤立昭公之曾孫哀公驕哀公十八年卒子幽公柳立幽公十八年夫人嬴氏弑之子烈公止立烈公二十七年卒子孝公頎立孝公十七年卒子靖公俱酒立靖公二年魏擊趙章韓哀廢之遂滅晉自叔虞至侯緡十六世皆唐侯至偁藏唐始號晉叔虞子燮諡曰晉非國號也史記謂燮更國號晉獻公子卓諡懷公左傳史記以為惠公子圉皆諡當從樂正氏國記泰泉黃氏曰成王初封叔虞國本號唐傳十六世追侯緡皆為唐侯至傳王命偁為晉侯始改國號曰晉此卷惟蟋蟀山有樞椒聊揚之水猶為唐風無衣以下七篇皆晉風耳而夫子編詩悉係之唐者即春秋存陳之意且不與晉之藏唐而僖王之失賊偁之罪皆可見矣彭山李氏曰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晉之遷徙不一歷歷可考自叔虞始封於晉陽其後三世至成侯自晉陽徙曲沃八世至穆侯自曲沃徙絳十世至昭侯自絳徙翼自昭侯以曲沃封桓叔至其孫武公併晉又自曲沃徙絳晉陽即今太原府治曲沃今為解州聞喜縣絳翼俱在翼城縣東南屬平陽府

續考

趙無恤襄子荀瑤智伯魏駒桓子韓虎康子魏擊武侯趙章敬侯韓哀哀侯燮諡晉侯取昭明之義易曰火在地上晉是也唐故帝堯之都成王三年唐侯助武庚作亂成之以其地封叔虞自虞至緡皆仍成王始封之號無敢擅改者至僖王始命武公為晉侯不復紀叔虞之緒故偁諡與年犯諡諸諡與籍犯州蒲諡與福犯重耳諡與仇犯黑臂諡與服人犯惠諡與伯犯驕諡與光犯順諡與平犯俱酒諡與宜曰犯自折為二國矣自叔虞至哀侯沒皆請諡于王不改侯爵武公以來皆私諡文公襄公悼公有尊王攘楚之續天子賜諡追贈為公文未泰泉之辯足以正司馬遷之謬非李彭山所及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音慕)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除
無已大(音泰)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明(毛本作瞿)明

正說

賦也下同蟋蟀虫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蟋蟀在堂聿遂也除去也大康過于樂也職主也明明見齊風此則其審察之意耳唐俗動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若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莫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遷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于樂乎蓋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為蓋戒慎則可保其安怠肆必陷于禍矣發良君子諦觀審思察安危之原而深致其謹所謂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考補

明明取諦視之義即書所謂顧諟天之明命而朱子以常目在之釋之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
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正說

朱子曰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于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蹶蹶動而敏于事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
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正說朱子曰庶人乗役車晚歲則百工皆休矣慆過也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于淫所以安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正說安成劉氏曰此詩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從不游于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大康則能不淫于樂矣曰職思其外則傲戒無荒也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也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未有唐虞之德業而其發于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詞同修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

考補豐城朱氏曰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節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而不可以不勉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而不可以大過必也

致其勤于三時之久而富其樂于一時之暫則其生財不匱而用財有節矣猶恐其或過也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不在乎他男子之所當務者稼穡狩獵而已矣女子之所當務者桑麻紡績而已矣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為則稟有餘粟機有餘布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饑不寒而于仰事俯育之間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却顧亦不過如是而已豈不可以為美俗哉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

弗馳弗毆毛本作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正說興也下同樞木名刺榆也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一名荎榆亦木名曳牽也婁久引也走馬曰馳策馬曰毆宛坐見之貌愉樂也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灑毛本作洒弗掃毛本作埽

子有鐘毛本作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正說栲杻皆木名栲山樗色小白葉差狹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也考擊也保居而有之也

山有桼音七毛本作漆隰有㮚毛本作栗子有酒食何不日

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正說朱子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于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正說藍田呂氏曰有鐘鼓不能以自樂非其節也有財不能用非其愛也有內廷不能以灑埽非不好潔也大抵無政不能令其下肯然無所知將為他人有也

考補泰泉黃氏曰此詩之意蓋謂人君不能治其國家則雖有衣裳將不得而曳婁雖有車馬將不得而馳毆雖有朝廷將不得而灑掃雖有鐘鼓將不得而鼓考雖有酒食琴瑟將不得而喜樂永日然則聊且為樂猶愈於徒為他人所有而已不得一畜之也憂之深而思之遠故詞之廹而諷之切意在言外所以危君之志深矣然則決非答蟋蟀之作明矣

續考彭山李氏曰此刺儉而不中禮之詩非謂可以及時而樂也與前篇蟋蟀之指大不侔集傳以為答前篇之意失之遠矣蓋山有樞栲桼隰有榆杻栗興于有

衣裳車馬迷內童數酒食相應惟在有字大意言天地變化艸木蕃殖未嘗閒而不發也人於衣服車馬宮室器且飲食凡禮所當為者乃皆閒而不用徒自憂苦客無隨時自得之意何哉惟其富而不好禮故都客至此故詩以刺稱伐國陋之人則可若以為人不可及時為樂則將使人荒廢自棄非所以為訓矣

茉（毛本作揪）聊（毛本作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音記）之子碩

大無朋茉聊且（音疽）遠條且

正說 申公曰唐昭侯封公子成師于曲沃成師治聚盛強師服憂之而作是詩二章皆比中有賦也茉木名似茱萸有針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詞彼其之子指成師朋比也且嘆詞遠條長技也言曲沃盛強無與為比木實大者技其技披其技者傷其本大都耦國必有篡弑之禍故君子憂而嘆之如此

茉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茉聊

且遠條且

正說 兩手為匊篤厚也

考補 匊一作掬

茉二章章六句

正說 毛本作揪聊

考補 華谷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按左氏史記穆侯太子仇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薨子昭

侯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潘父弑昭侯迎成師晉人誅潘父逆成師而立昭侯之子平是為孝侯成師之子鱓弑孝侯國人立孝侯之子郤是為鄂侯鄂侯薨子光立是為哀侯鱓之子俯弑哀侯又小子侯侯緡賂周僖王命為晉侯是為晉武公

揚（毛本作楊）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音博毛本作襮）從子

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正說 申公曰成師有篡國之志唐人知之而作是詩全篇皆比而後賦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子指成師沃曲沃也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唐家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迎成師盖潘父之徒之意然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綃（毛本作繡）從子于鵠既

見君子云何其憂

正說 皓皓白貌綃繒名鵠沃中邑成師之宮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正說 粼粼水清石見之貌命者傳王之命言成師傾晉之謀如白石在清水之中昭然可見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然聞其事者以其私請王命而不敢以告人也蓋前二章直述逆黨之謀以誅其心此章則詩人之自言而憂國之情宛然溢于言外也

考補 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

氏之于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于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正說 慶源輔氏曰揚之水述當時民情棄舊君而樂桓叔則其脩之薄甚矣聖人曷取焉天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之去就係上之何如耳上之無道而責民之我棄不可也是以古之聖人臨乎民上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焉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已故錄此詩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强于自治也

考補 華谷嚴氏曰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也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也武城王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嚴氏所解甚得懇惻之心與聖人刪述之旨當玩味之諸說皆以為晉人真欲叛而歸沃果爾則不義之甚者聖人胡為錄之于經以爲後世亂臣賊子之口舌也耶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正說 中公曰唐公孫偭弒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之為晉侯國人作此詩以判之全篇賦也朱子曰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子天子也此蓋述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公請命者盖以不知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弒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于天地之間故略王請命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僖王貪于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考補 華谷嚴氏曰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于為惡其請命于天子以非假王靈則不能定晉也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坐邀旌節者無以異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正說 朱子曰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于天子之卿亦幸矣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正說 華谷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以晉世家考之初成師封曲沃是為桓叔潘父弒衰侯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之子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弒孝武於翌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後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郤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衰侯此莊伯三舉而晉人又不與也武公立與陘庭謀虜衰侯而弒之晉人立衰侯之子小子侯此武公四舉而晉人又不與也武公誘小子侯弒之晉後立衰侯弟緡此武公五舉而晉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聖人致嚴于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討之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

考補 東萊呂氏曰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

莊伯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已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又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號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止于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弒晉小子侯王雖不能卽討明年又緣命號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號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武公蔡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為諸侯五失也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于諸侯降于大夫竊于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揚文懿公曰無衣序謂美晉武公朱夫子辨說至當矣然辨猶閒而說謂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至傳則直以為武公之所自作者耳愚謂武公亂賊也若果其所自作則亂賊之言聖人未必錄之蓋詩陰刺如辨之後說云耳然傳說正大嚴

厲良足以誅千古之賊黨而正萬世之人心一辭不可易也解經垂訓之功莫大于此安敢更哉武成王氏曰朱子辨小序之說甚當而其所謂陰刺之云者尤得詩人好惡之情與聖人刪述之旨不可易也蓋武公賂王請命當時愚人必有為其所欺故真以為能尊王者雖王室亦必云然也故詩發其陰愚以為武公弒君纂國無所不至豈不罷目製乂章之衣以自尊止哉但欲借夫王朝之名以欺天下之人使不敢議其後耳辭為揚之而意誅心好惡得其正矣故夫子錄之以為後世賊臣之斧越也若如小序之說是彼君臣自相譸訓張大之言也于義何當而孔子錄之以為經訓也耶

續考 武公桓叔之孫名偁弒三君三君謂哀侯小子侯侯緡也

葛生蒙楚蘞（音廉）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正說 申公曰晉獻公之時國人久于征役室家念之而作是詩前二章皆興也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生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朱子曰言葛生而蒙于楚蘞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乃不在是則將誰與乎亦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正說 域田野之界也朱子曰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正說 此下皆賦也朱子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丘（毛本作居）

正說 朱子曰夏日永冬夜永鄭氏曰丘墓也思者於晝夜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南軒張氏曰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正說 朱子曰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考補 武城王氏曰聖人錄此詩一見晉獻之虐二著唐風之再三示婦人從一之節也彭山季氏曰程子以為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而華谷嚴氏則直以為悼亡今觀詩意角枕錦衾之粲爛夏日冬夜之懷思豈悼亡者之所宜言乎但曰予美亡

此則疑其或已悉亡而心猶冀其歸也其情亦可矣荆川唐氏曰唐陳羽詩曰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其亦驚生之意歟使中主而聞此將必能體聖人編詩佳兵之戒矣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毛本作顛人之為言苟亦無信

舍音捨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正說申公曰晉人諷獻公信讒之詩全篇皆比也苓藥艸名即甘艸葉似地黃首陽在河東蒲縣南顛山頂苟且也旃語詞猶之也苓生于隰首陽之顛未必有也人或誚之而使之往采則當且勿聽信置之而且勿以為然更考其言何所從得則能徐察以理而究其虛實之情矣豊城朱氏曰無遽以為信則欲詳察也曰舍之而無遽以為然則欲其聽之審也能如是則雖誑之以理之所有其計且有所不行況欲昧之以理之所有其計又孰從而施哉小人之為讒譖或猜小以成大或飾虛以為實其為害大矣患人君不能徐察而審聽之耳苟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遁情矣而被讒者亦得免于禍矣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正說苦苦菜名堇荼也生澤中得霜甘脆而美首陽之下未必有也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正說陸氏曰葑生于圃首陽之東未必有之則理可以無聽從矣

采苓三章章八句

考補慶源輔氏曰讒譖之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今雖不聽後將浸潤而入之則異日或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眞有以見其情偽之所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而進矣止讒之法也彭山李氏曰人之為言或有不可信者謂不必其皆實也若舍之而或不以為然則人之為言豈有得行者哉正以其必可信而畧無所疑故人得行其言耳不為必然之詞而曰尚者不敢自決其無招謗之實而欲人之少加察也婉而不廸亦可其見心氣之和平矣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逝毛本作噬肎毛本作肯適我中心好去聲之曷飲食音嗣之

正說子貢傳以為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之詩全篇皆興也逝往也言特然之交棠則生於道左矣彼君子者肎無他往而適我乎若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慶源輔氏曰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賢之者必無可吝也好賢之心如此則在彼之賢安有不至而他往哉

有杕之杜生于道右毛本作周彼君子兮逝肎來覯

毛本作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正說覯相見也

杕杜二章章六句

正說 毛本作有杕之杜蓋以杞之杕杜錯於唐而加有之二字以別之耳實贅文也

考補 彭山李氏曰序以此亦為刺晉武公而作可發一笑唐風不過十二篇而連反曲沃武公者十居八九豈其國止有武公可言耶其識之陋亦甚矣

野有蔓艸毛本作草霝毛本作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解毛本作邂覯毛本作逅相遇適我兮

正說 中公曰晉臼季薦郤缺於文公而晉人美之全篇皆比野指郤缺所耨之地蔓艸莖葉相聯以比君子之相汲引如易言拔茅茹以其彙征也霝露以比君子之恩澤也溥露多貌有美一人比郤缺清揚婉兮喻其德性之美解覯不期而遇也適我願者言臼季有好賢之心而郤缺之賢足以副其所望也

野有蔓艸霝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解覯相遇與子偕臧

正說 瀼瀼亦露多也臧善也曰季遇郤缺而言之文公缺得成其佐霸之功而季有薦賢之美是偕臧也

野有蔓艸二章章六句

正說 毛本錯於鄭風非也

考補 泰泉黄氏曰或疑左傳鄭伯再享趙孟于大夫而賦此篇而稱起如鄭子羲亦賦之乃晉詩誤編而毛氏朱傳以為溱詩是也曰此亦伯有賦鶉賁之例耳公子

碩豈鄭人乎蓋左氏所謂賦者皆誦古詩以見志非其人自作亦非專取本國之詩也如魯人享甯武子而歌文王彤弓湛露成公享季文子而賦韓奕穆姜賦綠衣昭公享韓宣子而季武子賦綿節甘棠豈皆魯國之詩乎又鄭伯兼享晉魯之卿而賦瓠葉鵲巢常棣非晉詩野麕亦非鄭風也毛當秦火之後因左傳而錯宋儒遂售誣淫之說固矣況鄉且之悲乎

羔求毛本作裘豹祛音恇自我人居居豈無它毛本作他人維子之故

正說 中公曰晉人美其大夫之詩二章皆興也豹獸名似虎而小祛袂也自用人民居安也它人謂大夫之寀屬于指大夫羔毛柔細豹毛麤健求不求精見大夫之儉也用能使我人民各安其所焉雖其寀屬能體大夫之心而施善政然皆大夫倡率而然故曰豈無它人維子之故

羔求豹褎古袖字毛本作褎自我人究究豈無它人維子之好

正說 褎亦法究盡也言大夫能使我各得自盡其為善之心雖有寀屬當由大夫好德之化也居居以養言究究以教言

羔求二章章四句

考補 泰泉黄氏曰人惟寡欲然後察於天理而力於為善若為外物所誘而留意於衣服飲食宮室輿馬僕御嬪媵之間則人欲肆而天理滅貪虐肆行亡家害國

此桑柔十月之交節碩鼠之所爲刺也羔求大夫儉而寡欲故能成教養之功而民歸美之[illegible]非它人之所能與也毛氏以爲刺詩譏矣唐應得以魯詩示徐渭白季本而本從之可謂介然之有覺者然不免爲微生高宋之問而又曰大夫治民能順所欲則亦穿鑿之贅說耳

彼汾沮洳音儒言采其莫彼其音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莫音慕

正說申公曰晉人刺其大夫之詩三章皆興也汾水名出太原府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名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厚而長有毛刺始生可生食味酢而滑亦可爲羹孔氏謂之酸迷彼其之子指晉大夫美以貌言度禮度也公路官名

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爲之東萊呂氏曰趙盾爲旄車之族是也言若此人者徒有容貌之美而不能謹於禮度則不稱其光矣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正說一方猶一邊也公行亦官名主兵車之行列晉成公時官卿之庶子爲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正說一曲謂水曲流處藚藥名今澤瀉也孔氏曰牛脣水舄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葉似車前公族亦官名主君之同姓昭穆成公官卿之適以爲公族春秋傳云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也

彼汾三章章六句

正說毛本作汾沮洳

考補泰泉黃氏曰美無度殊異乎公路美如英殊異乎公行美如玉殊異乎公族言其容貌雖美而才德不稱其官如趙盾之逆欒黶之汰見於經傳有可考見毛氏乃以爲其君儉而能勤刺不中禮失之遠矣且篇中未見刺儉之明文蓋毛誤列此篇于魏風葛屨之次因穿鑿以附會之雖朱呂大儒亦受其欺而不悟求其安而不華可哂哉

綢繆束新毛本作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正說申公曰晉亂民窮昏姻失時君子傷之而作是詩三章皆興也孔氏曰綢繆是束新之狀猶纏綿也新柴也鄭氏曰三星心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不得其時張子曰今夕何夕言此時可以見之矣良人託女子良夫而稱之之詞子兮指女之失昏者南豐曾氏曰如此良何終不遂之詞也東萊呂氏曰方束新而見三星之在天慨然有感於男女之失時而星之不期而偶見又有似于男女之適遇也故指是女而嘆之曰今夕何夕也男女倘相見其樂當何如蓋代爲之詞以極致其思望之情耳

考補安城劉氏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謂之三春秋之世辰月末日在畢昏時日

淪地之頁位而心宿始見於天之東方男女既逈仲春之期故適見心宿而嘆之傷之也今夕意屬三星何夕意屬良人若曰今夕而見三星覺其時之己逈不知何日而得見子之良人乎朱傳以令夕屬良人而不詳何字故以為嘉廑之詞耳

綢繆束蜀三星在隅令夕何夕見此解（毛本作邂）觀

子兮子兮如此解觀何（毛本作逅）

正說 蜀束草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解不期也觀遇也王安石曰令夕何夕以失時也故思不期而會之也子兮子兮并指男女之失時者而嘆之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令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正說 朱子曰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國語曰粲美物也此代男子思其婦而稱之之詞子兮指失時之男子

考補 西原薛氏曰三言見此良人見此解觀見此粲者其實不見而反言以著其情蓋思慕之極怳忽若見之漢武帝思李夫人而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姍姍其來遲集傳乃以為真見之矣而釋為喜得遂其昏姻殆所謂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者歟南軒得之矣

綢繆三章章六句

考補 泰泉黃氏曰此詩蓋男女先有昏聘約之禮忽遭兵亂不得及時而成昏以詩人傷之曰良人曰粲者互為相稱之詞以極道其情蓋言女而不歸則其夫將終於鰥故曰如此良人何男而不娶則其女將終於寡故曰如此粲者何其中言如此解觀何則雖欲不期而會有不可得甚言其國之亂而民之窮也至於三星始言在天中言在隅終言在戶則自昏至于夜分不能寢矣纏綿悲歎之情惻然可見聖人採之於經者以為人君不能治國生致哀亂之戒也若如朱傳則無關于風化故先師將采東萊讀詩記以糅之季本乃曰此女悅男之辭亦淫風也夫晉無淫俗然甫子菁生知其厚矣本何為而忽有此言豈非邪人之邪思厠犬之吐氣也哉

唐風十一篇二十六章百八十六句

正說 毛氏本十二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句蟋蟀一山有樞二揚之水三椒聊四綢繆五杕杜六羔求七鴇八羽無衣九有杕之杜十葛生十一采苓十二

而錯蔓艸于鄭彼汾於魏反以魏之杕杜羔求鴇羽于唐令考石經剔其當剔者三復其當復者二而定其次序如右

魯詩世學卷九終

魯詩世學卷十

曹一 毛本作曹風之十四

正說 曹國名姬姓伯爵武王封其振鐸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 今山東兗州府曹縣是也

考補 章貢李氏曰武王十三年四月丁未封弟振鐸於曹大姒弟十子也振鐸為曹伯五十一年薨子大伯脾立大伯六十二年薨子仲君平立仲君五十二年薨子宮伯侯立宮伯四十九年薨子孝伯雲立孝伯三十九年薨子夷伯喜立夷伯三十年薨弟幽伯強立幽伯九年弟戴伯蘇弒之戴伯三十年死子惠伯兕立惠伯三十六年薨子石甫立弟繆公武弒之繆公三年死子桓公終生立桓公五十五年薨子莊公射姑立莊公三十一年薨子僖公夷立僖公九年薨子昭公班立昭公六年薨子恭公襄立恭公三十五年薨子文公壽立文公三十三年薨子宣公盧立宣公十七年弟成公負芻殺世子戊而自立成公二十三年卒子武公勝立武公二十七年薨子平公頃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悼公八年如宋宋景公囚之弟聲公野立聲公五年平公之弟隱公通弒之隱公四年聲公之弟靖公露弒之靖公四年死子伯陽立十四年而宋景殺之遂滅曹虜五百八十九年

尸毛本作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叔毛本作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正說 中公曰曹未為政有度國人美之而作是詩尸鳩鳥名爾雅謂之秸鞠方言謂之戴勝程氏謂鶷鵴陸氏謂之桑扈朱傳謂之布穀四章皆興也毛氏曰尸鳩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程氏曰叔善也儀威儀孔氏曰如結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聚結朱子曰詩人善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尸鳩在桑則其子七兮叔人君子則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則心如結兮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故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之結於內者從可知矣

尸鳩在桑其子在某毛本作梅叔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綦毛本作騏

正說 孔氏曰尸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帶大帶用素絲而有褀色飾焉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以有雜色飾焉弁皮弁視朝之常服青黑曰綦朱子曰帶絲弁綦言有常度而不差忒也

尸鳩在桑其子在棘叔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正說 朱子曰忒差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尸鳩在桑其子在榛叔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正說 朱子曰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尸鳩四章章六句

考補 安城劉氏曰尸鳩之子雖非一而尸鳩飼之之心則如一其子之飛往雖無常而尸鳩居以待之則有常詩人託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四國人民之象而君子則度有常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為君子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是以其常與弁亦有常而不差忒是以其儀可表正於四國則其終也可以受之天隕而壽考萬年是雖祝顧之詞亦天人感適之理也

洌音列彼下泉浸毛本作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正說 比而後賦也下同洌寒也下泉泉下流者苞艸叢生也稂艸名陸氏曰禾黍秀為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梁今呼稂田翁或曰守田愾歎息之聲周京天子所居也朱子曰王室陵夷而小國困敝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爲比遂賦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魯詩世學卷十 三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正說 蕭草名葉白莖麤科生多者如數十莖有香氣祭祀以脂爇之名白蒿

洌彼下泉浸彼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正說 蓍草名其生如蒿青色高五六尺或至九尺一本多者三五十莖或滿百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秋有花出枝端上紅紫色形如菊用其莖為莁以知吉凶胡文定公曰京師者衆大之稱

芃音蓬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去聲之

正說 興也膏潤澤也郇國名姬姓侯爵文王之子所封成康常為方伯有功此章言黍苗既盛而又有陰雨以潤之四國既有明王而又得郇侯為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正說 慶源輔氏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于東遷之前其意尚覬乎周道之復興故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于齊桓之後不復有覬望之意矣直慨嘆之想慕之而已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本作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正說 比而後賦也下同蜉蝣蟲名似蛣蜣身狹而長角黃色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從土中出朝生暮死一名渠略楚楚鮮明貌朱子曰蜉蝣之羽翼猶人衣服之鮮明也然不能久存故以比人之玩細娛而無遠慮者東萊呂氏曰曹之賢者憂其君危亡近在旦夕倘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也疊山謝氏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真情其悲深其思遠若禍亡之無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惻也

魯詩世學卷十 四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正說 采采華飾貌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毛本作說

正說 掘起也閱者悅懌之貌孔氏曰此蟲土中化生言其掘地而起形容鮮悅也鄭氏曰麻衣深衣玉藻諸侯之禮夕深衣如雪言鮮白說猶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戈與綴毛本作祋彼其言記之子三百灻毛本作赤市毛本作芾

正說賦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孔氏曰夏官候人之屬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自荷戈祋何揭杸也戈短兵如戟而横安刃但頭不向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横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高懸芊皮以鷩牛馬曰緻朱子曰彼其之子指小人市冕服之韠也一命緼市黻珩三命灻市葱珩大夫以上灻市乘軒慶源輔氏曰言賢者袷候人之職是遠君子也彼其之子而灻市是近小人也諸侯之劍大夫五人曹小國也而灻市乘軒至三百之衆是愛小人之過度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正說比而後賦也下章同鵜鳥名形如鶚而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飛入水食魚一名洿澤朱子以為淘河也梁水中之梁濡霑濕也歐陽修曰鵜當居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令乃邈然高處在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灻市之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正說咮喙也遂亦稱也媾寵厚也

薈音穢兮蔚音畏兮南山鼂毛本作朝隮婉兮嫡毛本作孌兮季女斯飢

正說此章全比也薈蔚鬱茂之狀鼂隮雲氣升騰也朱子薈蔚鼂隮比小人衆多而氣燄之盛季女婉嫡自保不妄從人反得飢困比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曹風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正說毛本蜉蝣一候人二鳲鳩三下泉四今從石經

魯詩世學卷十終

魯詩世學卷十一

鄶一之十三 毛本作檜風

正說 朱子曰鄶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閒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毛氏鄶詩止四篇而刪之陳之後曹之前鄭氏謂乃在鄭前與石經合

羔求 毛本作裘 逍遙狐求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 音刀 忉

正說 朱子曰鄶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國人憂之而作是詩全篇皆賦也緇衣羔求諸侯之朝服錦衣狐求其朝天子之服也華陽范氏曰急于遊燕而怠于政治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事君言不用而去之非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求翱翔狐求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正說 翱翔猶徜徉也堂公堂

羔求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正說 朱子曰羔求之色潤澤如脂膏所謂日出照之則有光也

羔求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揭 毛本作偈 兮顧瞻周道中心怛 毛本作怛 兮

正說 中公曰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此詩全篇皆賦也朱子曰發飄揚貌揭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怛傷痛之意此詩言常見風發而車揭中心為之怛然今匪風發也匪車揭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為之痛傷爾

匪風飄兮匪車漂 音漂毛本作嘌 兮顧瞻周道中心弔

正說 朱子曰回風謂之飄風漂漂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誰能亯 毛本作亨 魚溉 音槩 之釜鬵 音尋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正說 亯煮也溉滌也鬵冶鐵為之上似甑而有蓋下似釜而三足西歸歸于周也時當幽王之世尚都鎬京鄶在其東朱子曰誰能亯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滌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而勉之意有能興周道者則已將歸之矣

匪風三章章四句

考補 接鄶為鄭桓所滅而桓死于幽王之世作此詩者以王室陵遲為憂當厲王流彘之際耶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正說 中公曰鄶人困于賦役而作此詩全篇皆賦也萇楚草名葉似桃而光長而狹其枝莖弱不能為樹過一尺引蔓于艸上子細如棗核生平澤中毛氏謂之銚弋陸氏謂之萇楚郭氏謂之羊桃孔氏謂之鬼桃猗儺柔弱貌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朱子曰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子指萇楚言此柔弱之萇楚木無知

之物耳猶得附物以為主民樵悴于虐政反失所依而不能以自存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荂毛本作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正說 朱子曰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正說 朱子曰無室猶無家也

萇楚三章章四句

考補 慶源輔氏曰人之有知所以為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于物也今也政賦煩重不堪其苦反嘆不如物之無知而無憂無室家而無累則不樂其生之甚

矣何為使之至此極哉為人上者宜有所覺矣

庶見素冠兮悈音極毛本作棘人欒音鸞欒兮勞心慱音團慱兮

正說 三年之喪廢君子傷之而作是詩全篇皆賦也庶幸也毛氏曰素冠練冠朱子曰既祥縞冠素紕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悈哀遽之狀禮記曰喪事欲總總耳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日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素冠乎蓋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于憂勞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毛本作聊與子同歸兮

正說 歸謂同歸于禮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正說 朱子曰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衰麻無韠既祥則釋衰素衣素裳則素韠矣鄭俗短喪服父母之憂者朞年小祥而從吉不能待及再朞之大祥故素冠衣韠之制不復見賢者傷之故曰幸其得見此服之人則願與同歸于禮而如一矣愛慕之詞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正說 慶源輔氏曰素冠素衣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鄭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冠衣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于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其同歸為一焉

又必有大慊于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為之哉

殤之水毛本作揚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音汝無信人之言人實廷音誑女

正說 中公曰此兄弟為人所間而被讒者自訴之詞全篇皆比而賦也無毋通人謂讒人廷欺也言輕揚之水其流淺薄束楚則不能旁達于他岐讒人之言其旨淺薄察之以理則不能離間于至親矣況兄弟甚少止有二人豈可信人之言而相薄乎蓋人之所言皆無其實徒欺女而已

殤之水不流束新毛本作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

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正說

此詩毛本錯于鄭風說者因目為淫著相謂之詞宜釋兄弟謂昏姻之稱引禮不得嗣為兄弟之文以定之夫禮之所指謂由表昆弟耳豈男女相私而有兄弟之稱耶且淫者而曰終鮮兄弟維予二人次無此理經文本自明白聖人錄之者以為天倫之勸與武王言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弗友于弟天惟以我民彝大泯亂所以為萬世之大戒者義正同也胡乃退其本旨穿鑿安引迂曲不倫并與禮文而失之原其設心惟欲文致孔子為指淫之人極其羅織之巧不遺餘力將謂後世無復有人能者據禮文以辨之者狂妄險懷自欺欺人歎蕩之蹟莫顯于此而舉業陋學惟是之宋莫敢式興亦以利于科目而已嗚呼狀說昌而風散日壞厥有自哉

考補

泰泉黃氏曰按禮文之詞見曾子問婿有父母之喪則辭于女家云爾其言嗣者姑舅之子永為中表之昆居喪不可嫁娶將無中表之緒故曰恐不得嗣為兄弟非夫婦而有兄弟之稱也舊說引以文致其說豈私淫者而有昏姻之禮乎鄙豈有私淫者而公然舉為中表之昆乎三尺童子稍知菽麥著驗而閒之將無不驗且笑矣奈何此說流傳誦皆也正說猶明目張胆斤其敢蠹之顯跡犯衆違時莫或顧恤凡為夫子辨誣以關邪說正人心為萬世彝倫風化之計耳嗚呼知先師者其以正說也夫罪先師者亦以正說也夫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考補 泰泉黃氏曰蜘且李本謂懦弱之夫為妻所侮而作以輕揚之水自喻其

不能制妻尤無根不通醜忠讀陋之那說也蓋經止有兄弟之明文昌嘗見夫妻善字哉是亦顧考曾子問矣猶腔于先入之言而欲為之文過乃致里克之中立為亦猶知仲子為隱母矣而又李柏為敢子所出意見紛紛進送無按易曰中心疑者其詞枝不特泉州排官時三有理而已本繼娶杭州莫氏悍甚在長沙時日微百斤不滿劍尉跪達旦是以慈為酷刑積臟十四萬入覲時寓棄于丹千户已而見黙為丹所侵崎而莫氏日拄之濟出杭蘇常滁江西福建諸盧惟以屬訖公事為務胡梅林李仙橋趙劍泉張達泉伍漁山厭之如蛇蝎然則所謂懦弱之夫為妻所侮者此本之招狀欣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去聲兮不寁音昝故也

正說

申公曰此棄婦之詞全篇皆賦也遵循也大路婦去所由之路也摻攬袪袂寔速故舊也夫悅新昏而棄其故妻于臨去執其夫之袂于大路之旁衆人屬目之地而怨之曰汝無惡我而逐之夫婦之故情不可以遽絕也是乃秀規者閒其言而賦之采詩之官國錄以監戒見政敖衰靡致風俗薄惡如此毛本錯于鄭風而宋儒國豁云淫婦為人所棄故于淫夫之去攬其袂而前之引宋玉好色賦以為証豈有人秉淫婦而獲至其家又豈有私奔之婦而公然執人于衆目之地者都裘淺摻不遁之甚玉生戰國之末本鄙亡殆五百年其賦蓋亦斷章以為叔皆之語非詩本旨引以為証似詩反有本乎玉之詞不亦頗倒之甚乎正與上篇所引禮文同意徒欲極其羅織而適以彰其淺鄙皆欺露之

最顯者也

遵大道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毛本作魗）不寁好也

正說 當作視觀易言夫妾反目好情好也

大路二章章四句

正說 毛本大上有遵字夫子錄此詩與鄭谷風同意皆見當時風俗之薄以為後世人倫之大戒也然谷風作于既去之後故其詞勝而從容此篇慰于臨別之時故其詞短而迫切且鄙之婦未必能若鄭風之文耳

考補 泰泉黃氏曰季本疑婦既見出無送至大路之理殊不知小民之家門庭淺窄居在路傍裏不勝情摻其夫于室外對衆人而題之何必夫送而後言哉國史采詩因即所見而賦之豈淫婦能詩而國史反不能哉惟不主之以無邪之思而肆夫媢嫉之禍心是以妄詆如此善夫應德之言曰朱子含聖門之子責而從論靡之宋玉可怪也況于本也直卿且廁犬之傳乎剝馬永卿謂高唐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意淺詞陋與九辯大招不尚乃晉宋以後偽作非宋玉之華也使其果有漢儒安取里巷口執之詞如程大呂之說則亦直注淫詞當削四字足矣何必委由教演俗極妖媚佻褻之態喋喋百言務以導欲盛人敗偷傷化為事嗚呼吮癰舐痔之夫與僑市賤娼等耳冥共舐邪思聘邪說不知蓋恥暴無忌悼何所不至孟子知言之四辭之害王制不聽四誅之刑能述樊群頤無使滋蔓其庶幾哉

鄭風六篇十六章五十句

正說 毛本羔求一篇素冠二表焚三匪風四而錯揭之水遵大路于鄭今悉從石經

魯詩世學卷十一終

魯詩世學卷十二

鄭毛本作鄭風一之七

正說鄭國名姬姓伯爵朱子曰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弟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從伐申戰王績于戲死之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于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虢鄶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于新邑是為新鄭咸林華州鄭縣新鄭今鄭州是也

考補章貢李氏曰宣王二十二年鄭桓公友受封為鄭伯三十七年戕于戲子武公掘突立武公二十七年薨子莊公寤生立莊公四十五年死世子忽未立宋人立厲子突祭足逐忽而立突是為厲公厲公四年足又逐之迎忽入立是為昭公昭公二年高渠彌弒之立昭公弟亹齊襄誅渠彌立亹弟儀突使傅瑕弒儀而復國突凡纂位二十七年死子文公捷立文公四十四年卒子穆公蘭立穆公十九年卒子靈公夷立靈公一年公子歸生弒之靈公之弟襄公堅立襄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潰立悼公二年卒弟成公睔立成公十四年卒子僖公髡頑立僖公五年卒子簡公嘉立簡公三十六年卒子定公寧立定公十一年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二年卒子聲公勝立聲公三十七年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鄭人弒之殺公之弟恭公丑立恭公三十年卒子幽公已立幽公一年晉韓武子伐鄭殺幽公弟繻公駘立繻公二十七年駟氏之黨弒之幽公之弟鄭君乙立鄭君二十二年韓侯哀滅之自桓公受封傳二十三世歷四百三十二年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粲兮

正說申公曰鄭武公好賢賦詩貽之全篇賦也緇黑色孔氏曰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鄭氏曰宜言其偁改更也適往就也子指賢人館舍也粲之精鑿者為粲武公之于賢者其制緇衣之服甚偁敝則又將為之更作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使粟人授之以粲言好之無已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粲兮

正說好鮮整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粲兮

正說程子曰蓆安舒之意

緇衣三章章四句

正說三言授子之粲即孟子所謂廩人繼粟也然則為武公自作之詩而非周人之說武公也果矣

將仲子兮毋踰我里毋毛本作無下同折我樹杞豈敢

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正說申公曰鄭莊公欲縱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三章皆賦中有比也毛氏曰將請也仲子者祭仲命卿故稱字而答之也此詩皆大夫杞為莊公之詞母禁止詞里者八家之地皆有溱井墻域而樹桑杞以間之舊說五家為鄰五鄰

為里也折猶害也杞木名柳屬生水旁業粗而白色理微赤二句為比意季氏曰毋踰我里言毋與我家事鄭氏曰毋折我樹杞言毋傷我兄弟也愛吝惜謂不惜以京封段也畏我父母所謂姜氏欲之為辟害也仲可懷也謂祭仲之言有契于君當藏諸心而不忘即所謂子姑待之也東萊呂氏曰篤首三言詞雖拒仲而意則與之如侍人僚祖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懼之之類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段而不得已于姜氏者可見矣蘇氏云莊公必欲致段于死段之未襲仲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鷙為將擊必匿其形故機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繼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矣詩人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考補 泰泉黃氏曰鄉且季本深主恭京奸黨鄭樵之邪說而極辨曰鄭莊封段之時其父武公久死惟母武姜在詩不應兼言父母其為淫奔之事無疑也曾不知詩人託諷之妙不欲直露其意故漫言父母次及諸兄又及國人之多言言愈遠而意愈明寤生陷段之情並不可悔現于三言仲可懷也反復嘆詠之間東萊侍人僚祖之喻粗且切矣況首章毋踰我里乃方里而井八家同井之地豈有淫奔之人能踰八家之墻于俄頃之際乎況末章言園又非墻矣季氏以為比意誠得經旨本也小人之性與賊樵合豈特文害辭辭害意如高叟之固而已哉

將仲子兮毋踰我牆毋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正說 孟子曰樹牆下以桑毛氏曰諸兄公族言我之所以不敢吝情于京邑者恐公族之諸兄謂我逆毋而薄于弟也

將仲子兮毋踰我園毋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正說 朱子曰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人謂國人莊公所以不惜以京授段者乃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術深矣顧委于諸兄國人之言蓋潛祕其機而陽以拒仲之諫耳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正說 勉齋黃氏曰鄭莊公乏孝友之誠心又不明于予奪之大義故勉強以狥

其母而處心積慮以克其弟也使有孝友之誠而又明于大義則必能委曲順承而區處得宜如舜之處象矣

考補 胡文定公曰鄭莊公志殺其弟使糊其口于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慘矣亂之始生也起于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家之至于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戕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

赤 毛本作叔下同毛本赤上有大字今從石經刪去 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赤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

于公所將尗毋（毛本作無）狃戒其傷女

正說　尗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而作是詩全篇皆賦也尗指段田取禽也乘馬四匹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謂咊諧中節皆言御之善也藪澤也火焚其艸木以射獵也烈熾盛貌具俱也襢脫去也裼衣也毛氏以為肉袒是也空手搏獸曰暴公莊公將請也毋禁止詞狃習也朱子曰國人謂段請尗毋習此事恐其或傷耳其得眾如此安成劉氏曰首四句所謂才也次四句所謂勇也末四句則國人愛之之詞

尗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尗在藪火烈具揚尗善䠶（毛本作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正說　朱子曰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上駕謂馬之最良者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詞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鐊曰送孔氏曰能磬又能控能縱又能送皆言尗段才藝之美也

尗于田乘乘乍（音保毛本作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尗在藪火烈具阜尗馬嫚（毛本作慢）忌尗發罕忌抑釋仌（毛本作掤）忌抑韔（毛本作鬯）弓忌

正說　朱子曰驪白雜色曰乍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出其後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阜盛也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也釋解也仌矢箭韔弓囊也言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亦喜其無傷之詞也

尗于田三章章十句

大（音太毛本脫大字非也）尗于林（毛本作田）巷（毛本作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尗也洵美且仁

正說　此詩亦着鄭人從段之事全篇皆賦也春秌傳稱段為京城大尗林田狩之所易言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朱子曰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仁謂愛人言尗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寔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尗之美好且能愛人耳華谷嚴氏曰尗段豈真仁者哉其黨私之之言猶唐河朔之人謂安史為聖也

大尗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尗也洵美且好

正說　毛氏曰冬獵曰狩

大尗于（毛本作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尗也洵美且武

正說　鄭氏曰郊外曰野服猶乘也龜山楊氏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稍亡政教不明而風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亦段不義而為眾所悅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寔故也然則所謂仁且武者豈段誠有之哉不過以其精于䠶御田狩之能習于飲酒服馬之事而已然則俗之所好惡者從可知矣

大尗三章章五句

正說

毛本作叔于田錯也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左氏曰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趙子常云魯史恒法當書鄭伯之弟段出奔共夫子以段大都揭國繕聚為逆鄭伯處心積慮志在于殺段皆非一日故特書鄭伯克段于鄢則段之罪固不可逃鄭伯之情亦不可掩杜預謂夫子改舊史以示義此為得之按此篇詩錄仲子于前者着莊公之心即稱鄭伯譏失教謂之鄭志之意也緒之以叔于田大叔着着段之不義即段之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之意也真所以明天彝之重示人倫之徹不亦深切着明着哉先師東泉姚公曰宋儒疑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民人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此詩恐亦民間相悅之詞耳按詩亦于林于狩于野是段往田獵而巷人從之非段果自入閭

魯詩世學卷十二

七

巷之中也蓋段所以能叛者正以技取閭巷勇鷙之人從其飲酒服馬潛習武事以為羽翼故言巷無居人猶韓文所云伯樂一過冀北而馬群遂空也輔廣阿私所好而為是說無乃高子之固耶

考補

今按上篇叔段射御之美見國人悅之始之是篇言巷無居人見段得衆之寔此段所以能叛而莊公所以得行其誅也亦如唐風以椒聊而繼之以揚之水無衣也易曰履霜堅冰至陰始凝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聖人編詩于晉鄭之事各錄三篇以為萬世之永鑒耳

有女同車顏如蕣毛本作舜華將翺將趨毛本作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正說

子貢傳鄭大夫祭仲勸其世子忽之詩春秋傳齊僖公欲以女文姜忽而辭之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禍在我而己大國何為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之大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辞諸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不聽此詩蓋仲固忽拒其諫而復賦之以勸也女指文姜祭之禮覩同車女始乘將御輪三周乃託為設然之詞也蕣木名權也其華朝生暮落將者欲然之意翔飛貌趙疾行也佩玉者上横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衡牙兩傍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内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于瑀而下繫于兩璜行則衡牙觸璜而有聲也毛氏曰琚有瓊琚所以納閒孟長也姜齊姓即文姜都者美好閑習之意此言文姜容色之美服飾之盛欲以歆動世子而勸其娶之也

魯詩世學卷十二

八

續考

納閒者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閒謂納衆玉于珩上下之閒也

有女同堂毛本亦作車于韻不協注疏作行顏如蕣英將翺將翔佩玉鏘毛本作將鏘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正說

堂寢堂即齊風俟我於堂乎而皆以昏禮設言之也翔飛也鏘鏘玉聲德惠音言謂齊請妻之言鄭人懷其惠而不能忘也此以民情欲求大援之意勸世子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正說 夫子錄是詩而不刪者明鄭忽之正而著祭仲之罪也忽以世嫡守正而卒見逐于祭仲其后兄弟互爭齊楚交伐幾致滅國皆仲之為也是時人知勢利而固知是非勢利之所在雖君臣大倫有所不顧天理日微人類日變聖人傷之故錄此而繼以蘀者著鄭之所以亂也毛氏誤謂刺忽而宋儒改為淪詩亦安知刪述之大旨哉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音汝尗兮本叔伯兮倡予和女

正說 中公曰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伐之忠臣憂之欲相師獻謀以救其國故作此詩二章皆先比而後賦也上女指蘀亦伯群臣相謂之稱猶花豆也倡率和隨也下

魯詩世學卷十二

九

女指尗伯木葉已槁而又有衛風以吹之其隨必矣國有內爭而外兵交伐能無危乎故相謂曰如有獻謀諫君以以救亂者女能倡以先言我將和以助之者矣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伯兮尗兮毛本亦作尗兮伯兮倡予要女

正說 漂振落而飛揚也要成也言有能諫者我將助言以成其謀也或疑鄭國之亂將誰諫乎曰鄭君州忽

考補

為正當助以守國于突臺藕之以恭順不蹈州吁之惡于儀數之以退讓能守泰伯之節亂斯弭矣獻謀之善寧有出此者耶然則何不自諫而使人先倡然後和而成之曰此詩人之讓詞猶漢高伐項藉而諭諸侯之詞乃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古人不以善自居其言大率如此

蘀兮二章章四句

正說 鄭國之亂莫甚于忽儀臺突之際其原莊公處心殺弟絕滅天理又多內寵使嫡子不立祭仲以奸雄執其國命實之不仁屢行篡弒雖僅遂奸謀而鄭自是衰弱服役齊楚而莫之振者也蘀兮忠臣乃能憂國如此不亦賢乎舊說之謬詳注上篇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正說 鄭文公惡其大夫高克欲遠之而使禦戎于境久而不召師將潰散公子素憂之而作是詩全篇賦也民氏曰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鄭氏曰駟四馬也介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綵纓之為矛飾也朱子曰酋矛長二丈夷矛長

魯詩世學卷十二

十

二丈四尺並建于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翱翔遊戲之貌師出之久無所事事而不得歸俱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于潰敗而後已也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鷮毛本作喬河上乎消毛本作逍遙

正說 朱子曰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曰鷮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鷮而已

清人在軸音逐駟介陶陶左旋右搯毛本作抽中軍作好

正說 軸亦地名孔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不相遠

董氏曰陶陶樂而自適也說文揄者拔兵刃以習擊刺朱子曰左謂御在將軍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軍之中卽高克也好容好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正說

胡文定公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克不臣之罪已着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然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御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土坐視其失伍離次而莫之恤春秋書鄭棄其師責之深矣

考補

山陰陸氏曰人臣之義可則竭節不進不則本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于人罪亦大矣

山有扶胥（毛本作蘇）隰有荷𦬊（毛本作華）不見子都乃見狂狙（毛本作且）

正說

申公曰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之而作是詩二章皆興也扶晉木盛多貌荷草名生水澤中𦬊曰菡萏花曰芙蕖葉曰荷寔曰蓮根曰藕子都鄭大夫公孫閼事武公莊公伐許之後有功者也狂氏狡名鄭靈公嬖臣見春秋傳狙獸名猴屬詈之之詞也大夫以狂狡嬖人而任其國政故托物而賦之曰山則有扶晉之木矣隰則有荷之芬矣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今朝廷之中不見世臣如子都者而獨見此狂氏之當任乎其後靈公卒以侮嫚大臣不見弑于公子歸生詩人之憂豈徒然哉

考補

鄭靈公名夷字子蠻子良鄭公子去疾穆公之子靈公弟也按左氏魯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樂正氏春秋記狂狡自宋降鄭嬖于靈公以大棘之戰故怨公子歸生公子宋讒于靈公將殺之歸生弑靈公然則狂狡本宋人也降鄭而嬖則不忠肆諫而致禍其君則不義其乱可知矣子良明乎大義燭于微微而知譏佞之非懼強臣之禍是以諫之切免之深至于去其國而不能忘也子貢去其時不遠又觀受業于聖人言之可據尚奚疑哉

山有喬松（毛本作橋）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正說

喬高大貌鄭氏曰游枝葉放縱也龍亦艸名生水澤中張子曰即水葒其枝幹樛屈着土處便生根如龍也葉大而色白高丈餘本艸謂之鴻藕子充亦鄭大夫璞亦盈也與子都同時童頑童也狂狡嬖于靈公盖年尚少故以童目之此以喬松起興亦孟子喬木世臣之意

考補

上章桀其氏而繫以狙罟其非人類也此章斥其名而繫以童着其有穢行也乃詩人嫉惡之意

扶胥二章章四句（毛本作山有扶蘇）

正說

麥秀蔪蔪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毛本闕此章今從石經補之

正說 申公曰靈公不聽子良之諫而逐之故作是詩以責狂狡此章興也薪薪漸茂之貌油油生意之盛也與許也好合也蓋當麥黍漸盛之時不忍遷離其國乃斥其名而責之曰因汝彼之不合于我而遂不許我之在國乎忠憤之氣溢于言外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正說 此下二章皆賦也言諫言維猶皆也子指狂狡此句責上下言君之不許我諫陳使我憂而不餐皆此人之故也子良蓋懇諫佞亂政以危其國故言之如此可謂忠誠之至矣而舊說乃云淫女自言悅已者眾子雖見絕未至于使我不能餐也猥褻邪穢至此可以訓乎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正說 食謂仕者之祿靈公怒子良之諫欲逐之而奪其祿也息安處也子良將去其國言因狂狡之故君奪其祿而不許之食則將去此而不得安處于位矣

狡童三章章四句

正說 毛本作二章章四句非也首章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正與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文勢相接皆因狂狡而作夫子錄之以著憂國之忠誠史記誤以首章為箕子傷紂之歌毛氏因之以此諸篇俱為刺忽夫忽本守正之君無紂之惡安得刺

之如此皆臆度之談耳

子惠思我褰裳涉漕 毛本作溱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正說 申公曰子良如晉復作此詩以寓諫為全篇賦也子指靈公諸侯即位未踰年稱子靈公在位惟三年蓋其初立之時已有狂狡之寵矣惠順也我子良自謂漕水名出鄭他人謂賢者良見逐而去國心不忘忠乃作詩以詁君曰君若能順于理而思我之言則我將涉漕洧而復歸事君矣縱不我思而終于逐我豈無他賢人之可用而必此狂狡之用哉之適是也狂童之狂再斥其氏以切諫之也且語詞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正說 洧亦水名出潁州陽城山東南至長平入潁兩以褰裳為言終不忘君其忠至矣孟子曰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予日望之與此詩同意士謂賢士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考補 陵川郝氏曰宋之偽學以此三詩皆淫女所自作至謂悅己者眾不以一大為重輕猥褻醜穢稍知廉恥者耳不忍聞鄭太疾有褒國之郤古之賢人也故夫子錄其忠君愛國之詞正以為萬世人臣之法程耳詎意千六百年之後忽受淫女之名其究為何如哉泰泉黃氏曰樂正子國記云宋文公立狂狡年十八為大夫四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狂狡賂鄭師鄭師獲之獻于穆

公使事太子夷嬰之丞諧婦生三年穆公堯靈公立欲盡去群大夫公子去疾諫不聽太之香婦生弒靈公去疾婦鄭人欲立之雜曰公子堅長乃立襄公羅長源國名記曰狂伯爵以國為氏宋狂狡死于鄭靈公之難其旅奔楚楚狂接輿與孔子同時詳味三詩則子貢之傳公之挽首尾貫串事証明白夫獲何疑卿且季本既知擇苛狡童為秉賢用佞之詩矣又以褰裳為淫女所自作狂妄白丁自相狐牾乃強辯曰詩人不罪婦生而責狂狡此非公論不知子良諫于靈公嗣位之初踰年而後見弒表心擴語一至于此殆其將死矣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毛本作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眴（毛本作洵）盱（毛本作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毛本作芍）藥

正說　小序曰剌亂也二章皆賦體東萊所謂直叙其事不加一詞而其惡自見是也溱水名鄭地渙春水盛貌女乃媢妓之女申公以為鄭靈公好女樂其下化之以致妓女眾多而為盛男之事也東采而執之也蘭艸名綠業而長榮莖有節花黃赤甚香既已也且語詞眴盱顧盱之意楚辭所謂目成也伊亦語詞勺藥亦艸名三月開花類牡丹而羞小有亦白二色根可治疾溱洧之地富有之朱子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謂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彼洧水之外其地寬平可以寓目而樂也于是士許女而同往戲乎其間且以勺藥為贈而結情愛之私為此其為女感男之語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也

溱與洧瀏其清兮士與女殷其盈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眴盱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正說　瀏深貌殷眾也將大也

考補　朱傳以此篇為賦而興然詳觀之則溱洧二句為興士女以下皆直賦其事當為興而後賦朱乃側言之耳女而至于眾盛盈滿于溱洧之間公然以惑男為事蓋古宮婢之類耳鄭靈君臣不能以禮為國而雜于淫樂所謂及優侏儒糅雜子女以故娼妓眾多士女游蕩上行下效其俗如此子曰詩可以觀其斯之謂乎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正說　前漢地理志云鄭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華陽范氏曰樂之淫者曰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之闈雅者莫如鄭衛故鄭詩至于溱洧亂之極矣今按夫子録此篇者蓋以着靈公見弒之由狂狡從君于魯之寔而忠臣憂國之言至是蓋驗耳豈後尚民間風俗之惡而播其淫詞也哉

羔求（毛本作裘）

如濡洵直且侯彼其（音記）之子舍命不渝

正說　申公曰鄭子皮卒子產思之追頌為全篇賦也朱子曰羔求大夫之服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彼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此羔求潤澤毛潤而美彼服此者當死生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也

羔求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正說 飾緣袖司主也

羔求晏兮三英毛本作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正說 晏鮮盛貌三英以玉為裘紐其數三也粲光明也彦者士之美稱

羔求三章章四句

考補 豐城朱氏曰含命不渝則必不徼幸苟得而于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謏悅求容而于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命以守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為邦之彦歟

女曰鷄毛本作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正說 朱子曰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時也明星啟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射也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鷗青色背上有文此詩述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鷄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于鷄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翺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蓋相勵以勤生之語如此則不留于燕暱之私可知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正說 朱子曰加中也史記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鴈宜麥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于同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正說 來之者招賢友以同來也雜佩者禮男子左佩紛帨刀礪小觽金燧右佩玦捍管遂大觽木燧毛氏以為佩玉衎璜琚瑀衝牙之類似非士庶之常服且與雜字不倫當前說順者同心適理之謂問者古人通言必遺以物如春秋傳衛侯問子貢以亏是也情愛相得之謂好報荅也婦又言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制為雜佩以授之子使子得以送遺而報荅之所以致賢者之日覲而成其名君子之德不惟治其門內之職而已也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毛本作聊樂我云毛本作員

正說 賦也下同女亦娼女如雲衆也縞薄繒白色綦蒼艾色縞衣綦帶女服之貧陋者云語詞朱子曰人見淫女而作此詩以為此雖美且眾而非我思之所存也如已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亦可為能自好而不為俗習所移矣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

縞衣茹藘聊可與虞毛本作娛

正說 闉曲城闍城臺也荼茅艸秀出之穗輕白可愛也且語詞茹藘茅蒐可以染絳鄭氏曰蓋以染巾也虞亦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考補 南豐曾氏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谷風以淫于新昏而棄舊室惟出其東門則不然慶源輔氏曰鄭詩惟女曰鷄鳴與此詩為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未泯也

鄭風十四篇三十五章二百七句

正說 毛氏本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緇衣一將仲子二叔于

田三大叔于田四清人五羔裘六遵大路七女曰鷄鳴八有女同車九山有扶蘇十蘀兮十一狡童十二褰裳十三丰十四東門之墠十五風雨十六子衿十七揚之水十八出其東門十九野有蔓草二十溱洧二十一今悉考石經以正其錯簡補其脫章剝子衿東門之墠婦于王剝丰風而婦于齊剝蔓艸婦于唐剝大路揚之水婦于鄶而易其先後之序如右至于詩之刋義必以孔傳為宗庶幾可明聖人刪述之大旨而垂萬世之鑒戒若夫狎邪猥褻之說賊經害教之獘必痛革而不敢從也

魯詩世學卷十二終

魯詩世學卷十三

陳毛本作陳風一之十二

正說 陳國名嬀姓公爵厲王時貶為陳侯朱子曰太昊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于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考補 章貢李氏曰武王十三年初封嬀滿于陳是為胡公胡公六十九年薨子申公屖立申公五十一年薨弟相公臯羊立相公四十五年薨申公之子孝公突立孝公三十

二年薨子慎公圉戎立慎公四十六年薨子幽公寧立朝于周厲王怒其後至囚之降為侯厲王出居于彘得復國幽公二十三年薨子傳公孝立僖公三十六年薨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薨子夷公說立夷公三年薨弟平公燮立平公二十三年薨子文公圉立文公十年薨子桓公鮑立桓公三十八年薨弟佗弒世子免而自立蔡人殺佗免弟厲公躍立厲公六年薨弟莊公林立莊公七年薨弟宣公杵臼立宣公四十五年薨子穆公欵立穆公十六年薨子共公朔立共公十八年薨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十五年夏徵舒弒之靈公子成公午立成公三十年薨子哀公弱立哀公三十四年弟招弒其世子偃師哀公縊楚子慶遂滅陳後五年楚公子比弒慶偃師之子吳請景王命復國史或作平王惠公二十八年薨子懷公析立史一作柳懷公四年吳人執之子閔公周立閔公二十四年楚子

衛滅之

子之湯與蕩同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正說 賦也下同子不知所指或曰蓋譏其大夫也湯游蕩也宛丘地名望威望也朱子曰此言人游蕩于宛丘之上信有情思之可樂也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上無冬無夏植毛本作值其鷺羽

正說 坎鼓聲鷺鳥名身白足青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爾雅謂之舂鉏孔氏曰持鷺羽翳身而舞所以指麾也范氏曰冬夏祈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于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坎其擊鼓舞其鷺羽則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音否宛丘之道無冬無夏植其鷺翿音導毛本作翻

正說 缶瓦器盆也可以節樂翿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正說 賦也下同朱子曰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衡木為之棲遲游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言衡門雖淺陋亦可以游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正說 安成劉氏曰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能自樂者必能無求首章見其隱居而自樂此下二章見其隨遇而安無求于世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正說 子宋姓

考補 宋王者之後齊周太師之後王室世為婚姻若王姬則歸二國之君王后則娶其嫡長之女若娣以所出則與諸侯為配若公族之為卿大夫者則與列國之卿大夫通嫁娶也此詩作于士之尚隱者以富貴為不足慕故言食其粗糲雖泌水可樂不必魴鯉之羞昏宜于士庶之家雖衡門可處不必締于公卿之室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防有鵲巢卭音窮有旨苕誰譸毛本作侜予美心焉忉忉

正說 中公曰大夫被讒內子憂之而作二章皆比而後賦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博物記云卭地在陳縣北防亭在焉旨美也長樂劉氏曰地荒則艸美茂苕艸名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孔氏謂之髮苕陸氏謂之苕鏡諸妄誕之言書云譸張為幻是也予美見唐風葛生皆婦人稱其夫之詞歐陽氏曰誣言感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鵲巢漸積以備成之又如苕鏡蔓引牽連將及我也此婦人固夫被讒而曰防則有鵲巢矣卭則有旨苕矣讒人之態固如此也今則何人而譸張為幻以讒予美若乎夫婦本同憂樂故心為忉忉言憂之切而不已也

中唐有甓（音闢）卭有旨鷊（毛本作鷁）誰譸予美心焉惕惕

正說 朱子曰廟中路謂之唐堂下至門之徑也鷊艸名五色歐陽氏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綫艸襍色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與貝錦同惕惧之甚也

續考 鷊音逆鷊名綫艸者五色作綫文故名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正說 中公曰陳靈公通于夏姬國人刺之二章皆賦也株者陳大夫夏氏之邑三山李氏曰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夏南者夏姬之子徵舒字子南以字配氏如䢵淵冉求之稱國人因靈公如夏氏之邑故問其從者胡為乎株林乎從者答之曰從夏南耳于是詩人申之曰然則匪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諸侯非民事則不出所謂民事者觀省風俗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令靈公之出非為株邑之民也而君臣為詭越禮有所不顧蓋雖不明言乎夏姬而諷刺之意在其中矣。

考補 夏姬鄭靈公之妹徵舒陳大夫夏御叔之子御叔字子西陳人稱為少西氏左傳靈公與公孫甯儀行父飲酒于少西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伏于廄射公弒之儀行父奔告于楚楚莊王入陳執徵舒轘之楚申公巫臣竊夏姬奔吳楚人滅其族

駕我乘馬稅（毛本作說）于株野乘我乘駒鼂（毛本作朝）食于株

正說 乘馬四馬稅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言稅于株野則至彼而宿矣朝食于株則在彼越宿可知蓋先言株于邑外而見其適也次言野于郊外而見其稅也終言朝食則知其宿于夏氏矣

株林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正說 中公曰泄治諫靈公孔甯儀行父譖而因之治作此詩全篇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誰昔猶言疇昔朱子曰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考補 按先清敏公春株集斷曰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泄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已而無改泄治咲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艸東風則艸靡而西西風則艸靡而東在風所向艸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影人君不直而行不欲而言者未有能保其號而垂令名者也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謀而縱恣焉不亡必弒公聞之告二子二子曰是何妖言請誅之公弗之禁遂殺泄治

墓門有某（毛本作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訊而（毛本而作予）不顧顛倒思予

正說 鴞鳥名大似班鳩首如貍綠色惡聲入人家則凶賈生謂之鵩陸氏謂之鵂鶹孔氏謂之鴟梟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程氏曰墓門荊棘荒蕪之地墓生其間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而習于不善則惡歸矣朱子曰大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顧至于顛倒然後思予豈有所及哉

墓門二章章六句

正說 泄冶諫而不聽至于見因自知必死而猶作詩以警君以顛倒思予望之其忠甚矣靈公終不思也其昏何如哉春秋宣公九年書陳殺其大夫泄冶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十有一年楚子入陳胡文定公曰禍莫大于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顛于見殺而其言驗嗚呼可以為永鑒矣

續考 積齋程氏曰左氏偽撰孔子之言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先儒固謂泄冶不能早諫以殺其身其罪累上而以國殺非也經之本義在于專殺而極于見弒耳泄冶不能早為雖若可譏其不賢于不諫者乎今有人諫能諫而被殺乃不責夫殺諫者與從君于昏而不諫者反備責夫諫而被殺者豈公論哉

彼澤之陂有蒲（毛本作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正說 申公曰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全篇興也澤水所鍾也陂澤障也蒲水艸一名苻離可為蓆無為言不能救其死也目汁曰涕鼻汁曰泗滂沱出之多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婘（毛本作卷）

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正說 蕑艸名似蘭生水傍婘見齊風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毛本作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寤寐無為展（毛本作輾）轉伏枕

正說 毛氏曰菡萏荷花儼矜莊貌朱子曰展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考補 泰泉黃氏曰三以無為言之深愧不能救治之死故至于涕泗之多憂傷之久而不能安其寢也聖人于泄冶之忠深致意焉故錄此三詩而詳其事于春秋

所以為殺身成仁者之勸也抑且季本乃以為淫風豈非善誣之詞哉

東門之枌（音文）宛丘之栩（音許）子仲之子媻（毛本作婆）娑（毛本作娑）其下

正說 賦也下同枌木名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毛氏東門宛丘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子女也婆娑舞貌張子曰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子仲氏之女子乃鼓游于市井而媻娑于二木之下乎曰

穀旦于差（毛本作差）宛丘之坡（毛本作南方之原于韵不協）不績

其麻市也媻娑

正說 穀旦善旦差擇也鄭氏曰績麻者婦女之事言差擇善日以游于此故棄其所

業而出舞于市也黄氏曾夫曰豳風八月載績則桑事畢而麻事起今陳之俗至于不績其麻市也蠶蔟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穀旦于市（毛本作逝）越以鬷（音宗）邁視爾如荍（音翹）貽我握茶（毛本作椒）

正說 市市井越于鬷衆邁行也荍艸名春時閑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逮接甚衆爾雅謂之蚍蜉毛氏謂之芘芣陸氏謂之荊葵濮氏謂之紫荊俗曰大蟻言善日至市以其衆行而現者稱之曰視爾顔色之美如荍之花矣于是子仲之女貽以一握之茶取其芬香而答稱譽之人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魯詩世學卷十三　八

考補 慶源輔氏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遊蕩無度已見于宛丘之詩其逸甚矣故維以東門之枌男女聚會歌舞其婦人棄其所業相與慕悅而有贈亦其勢之必然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彼美叔（毛本作淑）姬可與晤歌

正說 與也下同池城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使之柔忍姬周姓晤猶對也東坡蘇氏曰君子之得叔女以化之于內婦人之于君子日夜處而無閒庶可以漸革其心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必言叔姬者周室之女被文王后妃之化所謂陳古以風今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苧（毛本作紵）彼美叔姬可與晤語

正說 苧麻屬山陰陸氏曰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始生荊揚閒一歲三收刈去其皮之表但得其裏緝以織布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叔姬可與晤言

正說 菅茅屬孔氏曰宜為索華陽范氏曰可為屨朱子曰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濮氏曰蒯與菅皆茅也黃花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花者俗名白芒即菅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魯詩世學卷十三　九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音臧）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正說 二章皆興也楊柳之揚起者牂牂盛貌明星啟明煌煌大明貌毛氏曰言期而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音霈）昏以為期明星晢晢（音制）

正說 毛氏曰肺肺猶牂牂晢晢亦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月出皦（毛本作皎）兮姣（毛本作佼）人遼（毛本作僚）兮紓（毛本作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正說 此朋友燕會有至慕而不赴者故賦詩以速之非淫奔之詞也

正說 中公曰亦朋友相期不至而作全篇興也皦月光也姣美也遼遠也紓緩也窈

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言姣人居遠安得見之而絞吾愁結之情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也

月出皓（毛本作皓）兮姣人懰（毛本作懰）兮紓懮（音黝）受兮勞心慅（音草）兮

正說 皓月光白也藐遠也懮受憂思也慅不安而騷動也

月出炤（毛本作照）兮姣人窅（音料毛本作燎）兮紓夭紹兮勞心懆（毛本作慘當作懆誤也）兮

正說 燎月光之盛如庭燎者也窅深也言其所居深遠也夭紹纏思繁切之意懆心急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考補 申公以東門之楊月出二篇皆懷賢之詩呂東萊楊鏡川亦以為然或以為淫奔之詞則聖人必已刪之矣豈肯存之以害教乎

陳風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正說 毛氏本作宛丘一東門之枌二衡門三東門之池四東之楊五墓門六防有鵲巢七月出八株林九澤陂十今依石經門

魯詩世學卷十三終

魯詩世學卷十四

秦一之十一（毛本作秦風）

正說 秦國名嬴姓伯翳伯益之後也益相夏禹封梁公其裔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申侯所弒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遂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今鞏昌府秦州雍即西安府興平縣倶隸陝西夫子編詩直于變風之末者猶編書而終於秦誓其旨微矣子張問十世可知乎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中胥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毛氏列秦於唐之後陳鄭曹之前徒見左氏記季札觀樂之一言而序之如此殊未窺聖人之道云爾

考補 章貢李氏曰周平王元年封嬴氏為秦伯是為襄公襄公四十四年薨子文公吉立文公五十年薨孫寧公靖立寧公十二年薨秦人立其少子出子出子六年秦人弒之立寧公長子武公勝武公二十年薨弟德公辰立德公二年薨子宣公乞立宣公十二年薨弟成公戊立成公四年薨弟穆公壬好立穆公三十九年子康公罃立康公二十年薨子恭公稻立恭公六年薨子桓公縈立桓公二十七年薨子景公伯車立景公四十年薨子哀公畢立哀公三十六年薨孫惠公伺立惠公九年薨悼公萬立悼公十四年薨子厲公鴻立厲公二十六年卒子孫公祈立躁公十四年薨弟懷公亦立懷公四庶長鼂弒

之秦人立其孫靈公巳靈公十年薨秦人立懷公之孫簡公昭簡公十六年薨子僖公悳立僖公十三年薨子小子立小子二年庶長改弒之立靈公之子獻公簡獻公二十四年薨子孝公渠梁立孝公二十四年卒子惠文君何立惠文君二十七年死子武王蕩立武王四年死子昭襄王稷立昭襄王五十七年死子孝文王柱立三日呂不韋弒之子莊襄王楚立莊襄王三年不韋又弒之立其子政政初并天下日稱始皇帝三十七年少子胡亥弒之自稱二世皇帝三年閻人趙高弒之始皇孫秦王嬰立降于漢楚項籍弒之秦亡傳三十三世歷六百九十一年史記傳公亦作惠公小子亦作出子竝非以陸貫世本正之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正說　申公曰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全篇賦也孔氏曰衣着新綿而雜以舊絮曰袍王平王戈矛皆兵名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仇敵也周人謂襄公曰我豈無衣而願子之同袍乎特以王命興師則君父之仇不可不報故樂偕我兵器而與子同敵仇且范氏以與子同袍為上與下之辭與子同仇為下與上之辭然則兩子字異義殊末要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毛本作戟與子偕作

正說　朱子曰澤褻衣也以其親膚近于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鄭氏謂之常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正說　毛氏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正說　疊山謝氏曰幽王沒於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仇也讀文侯之命則見其君臣無復仇之至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為已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直而壯吾乃知岐豐之地文武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入心天理不可泯沒者尚異於列國也豈朱氏曰按成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俗既為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於西戎則二戎者周秦之世仇也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則二戎者又豈非周之世仇故使平王而有志爲則於襄公之封宜命之料合諸侯純帥師使而討之則王撤可以不東戎難可以一除而先王之仇亦可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遂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與王之地也不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陵基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美官府之富沓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公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八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且衆而界之於秦藉曰其地已為戎所使聽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句踐之志則必不若是恕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擧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陵基而不顧陵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使興王八百里之地悉歸于

秦則秦之代興不待他日而其兆已見於此矣可勝嘆哉

小戎俴收五楘（音木）梁輈（音舟）游環脇（毛本作脅）敺（毛本作驅）陰靷（音胤）鋈（音沃）續文因（毛本作茵）鬯（毛本作暢）轂駕我騏馵（之錄切毛本作皐）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正說

申公曰秦襄公征戎而勞其大夫之詩全篇賦也朱子曰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歛所載者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也五五束也楘歷錄然文章之貌梁輈轅也永嘉陳氏曰車輮前篤於服馮之上衡之後則承前軫軍適後軫梁輈則穹其上以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輈為主供輈之不堅故一輈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其文章歷錄然故曰五楘梁輈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脇驅亦以皮為之前繫于衡之兩端後繫于軫之兩端當服馬脇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也靷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也鋈續陰板之上有續靷之處銷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別為二靷以引車亦謂之靳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馬青黑色曰騏左足白曰馵君子指大夫溫其如玉美其德性之美也板屋者西戎之以板為屋也哉秦君自謂心亦心中委曲之處此皆勞之之詡也言大夫德美如此而乃征我于板屋之閒所以我念之而亂心曲以見不得已而遣之也

考補

前漢地理志曰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室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其詩自矜車甲之盛如此朱子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厚也秦人用之一變其俗尚氣概先勇力矜于甲兵樂戰鬬悍然忘其生而輕于死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厚直不習浮靡以善導之則易興于仁義以猛驅之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成富強之業是以導民者不可不審所上也

四牡孔駐（毛本作阜）六轡在手騏騮（音留）是中騧（音瓜）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音厥）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正說

孔甚也駐肥大也赤身黑鬣曰騮兩服曰中黃馬黑喙曰騧黑馬曰驪盾干也以木為之畫龍于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戰也觼環之[illegible]舌者軜驂內轡也置觼于軾前以繫軜故謂之觼軜亦銷沃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之邑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言大夫有溫德而乃征于西邑又不知其獻捷之歸期我安得不念之哉益深勞之之詞欲其感恩而奮以成功也

俴駟孔群厹（音求毛本作公）矛鋈錞（音隊叶朱徐切）蒙伐有苑

叶音氳

虎韔音暢鏤音漏膺交韔二弓竹柲毛本作閉緄縢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正說 朱子曰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于馬之旋習也孔甚群調咊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画雜羽之文于盾上也虎韔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以鏤金以飾馬當胷帶也交韔交二弓于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柲弓檠也緄繩縢約也以竹為柲而以繩約之于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言軍中起居不得如其常也厭厭安也良善秩秩有序德音謂功德之美譽也此則勉其大夫當安心為善以成充我之功而次第以取名譽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考補 慶源輔氏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皆極其軍容之盛所以顯大夫為將之能于是勞之而欲其成也秦人尚首功肇于此矣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平聲

正說 賦也毛氏曰鄰鄰衆車聲也白顛馬額有白毛一名的顙君子指襄公寺人閹宦內小臣也令使也朱子曰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使先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阪有桼阪音反桼音七毛本作漆隰有㮚毛本作栗既見君子竝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正說 興也下同須溪劉氏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甚快所以為興毛氏曰陂者曰阪下溼曰隰李氏曰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往也人年八十曰耋慶源輔氏曰未見秦君而睹其車馬之盛寺人之令則從而誇美之既見秦君而相與竝坐鼓瑟又咲以為及今不樂則逝者其耋矣蓋國家方興禮儀初辨而人情喜樂故言如此當是時同室初遷其故臣遺老尚有存于豈鍋者蓋與秦伯比肩事主素為朋友之交而初無君臣之分故可以竝坐而鼓瑟也若夫秦人則不敢矣

考補 東萊呂氏曰既見君子竝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慨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于為秦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正說 朱子曰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某毛本作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正說 興也終南山名陝西西安府南條木名朱子曰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板君子指其君至止終南之下也衣狐裘諸侯之服玉藻曰君衣狐裘錦衣以裼之渥漬也鄭氏曰顏色如厚漬之丹言紅潤也須溪劉氏曰其君也哉亦創見而咲美之詞東萊呂氏曰猶書揚子王矣之意稱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音鏘將壽考不忘

正說 亦興也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孔氏曰基謂山基畢終南之道名道之側其崖如堂之墻也青與黑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朱子曰黻之狀亞兩己相戾繡刺繡也將將佩玉聲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駟鐵孔駓毛本作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守毛本作狩

正說 賦也下同駟鐵者四馬皆黑色如鐵也朱子曰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數本八而驂馬兩轡納之于觖故惟六轡在手也華谷嚴氏曰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使隨人意在手言把控其轡能制馬遲速惟手是聽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駟鐵孔駓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言御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守見便嬖足以使令于前也慶源輔氏曰媚子疑即指御者而言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正說 時是也辰時也牡牡獸天官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各有時節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故謂之時牡朱子曰碩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拔矢括也曰左之而舍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游毛本作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由車鸞鑣載獫歇驕音囂

正說 朱子曰田事已畢故游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也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逆之車置鸞于馬銜之兩傍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獫驕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曰驕歇休也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者也

駟鐵三章章四句

正說 南軒張氏曰詩車鄰駟鐵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為射獵之事而已蓋不及于用賢制民者也則其流風亦習是而已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正說 申公曰晉公子重耳歸于晉秦世子罃送之而作是詩毛氏曰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也晉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送之而作全篇賦也我康公自謂舅氏指晉文公朱子曰渭水名也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于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乘黃四馬皆黃也華谷嚴氏曰何以贈舅氏乎路車乘馬而已歎然猶以為薄意有餘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音嬀玉佩

正說 朱子曰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然則穆姬之卒不可見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曹氏曰佩玉珩璜琚瑀之屬

渭陽二章章四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毛本作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正說 興也下同交交飛而往來之貌按左氏魯文公六年四月秦葬穆公是時正倉鶊之候故以所見起興也秦從穆公者從其死也奄息子車氏之子秦大夫也特傑出之稱言其才武出乎百夫之上也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戰栗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殲殺之盡也良善贖貿也三子皆秦之良人所愛慕而一旦殺之若可貿以他人則雖百其人皆願以身代其死而贖之矣哀之之至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正說 仲行奄息之弟防制也言其材武足以制百夫如隄防之制水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正說 鍼虎仲行之弟禦猶當也此詩之稱三良曰百夫之特之防之禦皆以材武稱之耳夫三子材武出衆而聚于一家國人又愛而慕之穆公之所深忌而欲除之也康公承命因送葬之行徼從公之名驅而納之壙壙中其覇詐之術殘忍之謀蓋與晉厲之一朝尸三卿晏嬰之二桃殺三士同一轍耳使三子者誠為抱道秉義之士秦君且尊用之縱不能用亦何至一旦而殲之哉聖人錄此詩者既以明殉葬之非禮固以見御臣之無道未為專為三良惜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正說 東坡蘇氏曰和陶淵明三良詩曰此生泰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見東萊讀詩記蓋取之也

考補 朱子曰左氏記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雖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按穆公于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追而納之于壙其罪有所歸矣又按之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為蓋其初特出于戎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于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階而不免淪其事者亦徒閱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衰至于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于如此則莫知其罪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毛本作遡）回（毛本作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

央
正說 申公曰君子隱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全篇興也蒹葭皆草名生于水蒹荻也似萑而細高數尺毛氏謂之蘆也陸氏謂之葦孔氏謂之葭伊人指君子朱子曰蒹葭猶盛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一方彼一方也溯洄逆流而上也溯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

蒹葭萋萋毛本作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麋毛本作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音遲
正說 萋萋盛貌晞乾也麋水艸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正說 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右不相值而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鴥音聿彼晨毛本作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正說 興也下同鴥疾飛貌晨風鳥名鸇也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欽欽憂思不解之意東萊呂氏曰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秦君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音歷隰有梓桌毛本作六駮非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正說 櫟梓桌皆木名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正說 棣檖皆木名毛氏曰棣唐棣見王風朱子曰檖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氏曰今楊檖也其文細密如羅一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極有脆美者
晨風三章章六句
正說 程子曰以晨風興賢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

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嘆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亐毛本作于嗟乎不承權輿
正說 賦也下同夏屋高組也見禮記舊以為大屋與下句不協渠渠高大貌言設哉之豐也承繼也權輿始也華谷嚴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此言其待賢禮意侵衰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毛本作簋今也每食不飽亐嗟乎不承權輿

正說 簋食器或陶瓦或範金形圜以盛黍稷容斗二升四者言其初禮食之盛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風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正說 毛本車鄰一駟鐵二小戎三蒹葭四終南五黃鳥六晨風七無衣八渭陽九權輿十今作石經

考補 夫子秦風之序無衣至駟鐵襄公之列于諸侯渭陽之納晉文穆公之遂霸西戎著秦之所以興也黃鳥之濫刑而督責之習成蒹葭晨風權輿棄賢而抗儒之禍兆著秦之所以亡也其興也以義其亡也以暴原始要終而聖人至誠如神于斯可見其為萬世之鑒戒不亦遠乎先儒南軒達其微旨所謂告往而知來殆可與言詩者歟

魯詩世學卷十四終

魯詩世學卷十五

豳一之十五 毛本作豳風

正說 朱子曰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于部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于戎狄之閒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寔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于豳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蒞阼周公旦以家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邠州三水縣部在今京兆麻武功縣元城劉氏曰名之為豳寔周公詩耳周公作詩意在于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係故因附之于豳也初周公為家宰相成王遇流言之變孫居魯之東山作鴟鴞之詩勸王修政以備殷王感其忠迎婦公遂將魯師救衛與康未連兵破殷婦劳將士又作東山之詩周人亦賦破斧以美之其狼跋伐柯九戰皆魯人為周公而作者也

考補 泰泉黃氏曰佐嘗問于先師曰豳風正耶变耶先師曰周公聖人也鴟鴞東山乃其處變之詩破斧狼跋九戰伐柯為聖人而作者也是知正變之說起于漢儒而非孔門之蓺也彭山季氏曰變風變正舊說王道盛則風正皆為正王道哀則風正皆為变是以時母之鍼衰分变正也如文武而周之鍼母則為正成康以後治化不及而周則為变耳窃疑之破斧之在豳風淇興之在衛風縮衣之在鄭風東攻之在小正黍民之在大正

皆歌詠盛德之言不可以為非正而成王望治之時宣王中興之日平王靖難之初猶存先王之舊而皆謂之為變其心亦近于不廢矣大文武周之盛世也其詩列于樂官者皆周召之手定其正不待言矣然成康之世亦有周召之遺風自此以至宣王中閒雖經夷厲之亂而宣王中興能復文武之業仲山甫尹吉甫諸賢在位其所采之詩必皆可與先王並美未必非周召家法也継宣而為幽王継幽而為平王而始東遷東遷又四十九年而春秋作春秋之作以詩亡也然則東遷之初雖承幽王之無道而賢人如衛武公鄭武公相継為王卿士則太史所掌之詩未發公論猶存不可以為詩亡而其特太史所采取者周亦黜滕之所諷誦必具有成書前得其焉次無待于孔子之刪定乃為詩亡而發此與詩亡然後春秋作之意寔相表裏也窃意詩亡之前太史之所采取者以之為正詩亡之後孔子之所刪定者以之為變亦可也正變之說本非經文而序說有之亦何所據況今列于風正之詩竟多差訛篇章錯亂未必皆得其所乎鄭氏緣此遂為詩譜列文王矣屬諸王之世而以周召幽抑諸國分附其下歐陽氏又撰而補其殘闕不過周序說而採排耳何以必知其然哉至于孔氏為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之說則益謬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滭（毛本作觱）沷（毛本作發）二之日凓（毛本作栗）冽（毛本作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止（毛本作趾）同我婦子饁（音曄）彼南畝田畯至喜

正說

申公曰周公陳農政之詩八章皆賦也蓋武王克商二十年秋九月崩成王之二年七月則既禪而將除喪漸用吉禮可以誦矣周公憲王尚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作詩以陳豳國之俗后稷公劉風化之所起使瞭豳朝夕諷歌以訓之首言七月者作詩之時適在孟秋故即流火以紀其時而五賦其事欲王之易曉也流下也火心星大火一名大辰以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者季秋斗柄建戌之月也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仲冬建子一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者是月之日也滭沷風寒也二之日季冬斗建丑二陽之月也凓冽氣寒也褐毛布也卒終也三之日孟春斗建寅三陽之月也于往也耜田器言往脩其田器也四之日仲春建卯四陽之月也舉止舉足而耕也饁餉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朱子曰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授衣以禦之蓋恐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脩田器二月則舉止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前六句言衣之始後五句言食之始

考補

豐城朱氏曰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于是而預為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于是而預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候在于丑月而圖之于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于酉月而慮之于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饑至而後謀食則其為計亦晚矣東泉姚氏曰大火流于立秋由是推之凡言月者皆以節氣為候如首章二章七月為立秋九月為寒露三章四章五章四月為立夏五月為

芒種六月為小暑八月為白露十月為立冬也冬至一陽生由是推之則凡言日者皆以中氣為候一之日為冬至二之日為大寒三之日今為雨水古為驚蟄四之日為春分也山變月言日之義也或云周正建子故十一月為一日然則七月乃五月安得大也流乎泰泉黃氏曰卿且季本周此篇所叙七月流火為孟秋建申之月節候遂謂非周公所作殊不知三代皆以寅月為孟春申月為孟秋也但商天子即位以丑月周天子即位以子月耳其造歷時月初無所改周公訓成王恐有所未辭豈有遠引千年以前之事以告之乎狂妄白丁巧為强辯不旅許迷識者之鑒也其

續考

夏有天下四百年商六百年至成王時千年矣建丑建子之說起于劉歆而馬融鄭玄杜預孔穎達程伊川胡康侯述之辨詳畏齋程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昜（毛本作陽）有鳴倉庚女執懿匚（毛本作筐）遵彼微行遠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正說

載語詞易溫和也倉庚黃鳥見周南葛覃毛氏以為離黃朱子以為黃鸝其實一也懿匚竹器之深者遵循也微行小逕也柔桑桑葉之嫩稱者遲遲日漸舒長而近暄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見召南采蘩蓋蠶生未齊有未能食桑者則以白蒿啖之也祁祁衆多也歸嫁也張子曰此意次于耕桑著重昏嫁本人情也朱子曰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此而遂言春日始和黃為有鳴之候而蠶始生則執深匚以采嫩業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白蒿者衆而此治春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于國中而

黃家大族建姻公室者亦無不力于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族以將及公子同婦而遠其父母為悲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作此詩所以體其民之意極纖危矣至于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體之至此則其周無不體也夫后稷公劉之世去周公亦遠矣而能體其民如此則當時之民痛病疾痛周公又豈不體之者乎所謂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合天下為一體也通古今為一息者周公之謂乎

考補

西原薛氏曰遵彼微行者禮行不由徑蓋男子常行于通衛大道之中而不由小路婦人女子亞由小路而不行于通衛大道之中也建國之制左廟右學前朝後市朝廟學社之閒皆通衛為王公卿大夫士車馬出入之所由公宮之後庶人居之樹墻下以桑人稠地隘故通衛少而小路多治散休明之世男女別于途蓋定制始然耳

七月流火八月萑（音完）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音槍）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正說

八月仲秋斗建酉之月也萑葦見秦風蒹葭孔氏曰初生為菼長大為薍成則名萑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葦豫畜之可以為曲簿蠶月治蠶之月王安石曰蠶非故不指言某月安成劉氏曰蚕月雖未可指定其月然其既條取大桑復猗彼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蚕蔵之時先儒或疑此詩獨闕三月孟已具于蚕月之閒矣鄭氏曰條桑枝落之取其葉也斧斨皆以鐵為之斨類斧而差大其納柄之孔則斧狹長而斨正方也遠揚桑條遠而揚起者猗者束其枝而采之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也女桑桑之弱者

鵙鳥名朱子以為伯勞陸氏以為鵙鴂績緝麻也玄黑而揚綠色朱大赤也陽光明也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味水深清秋曰燥則故于此時五色皆可染也朱子曰言七月者退將寒而是歲纁冬之服赤燕戴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于八月在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曲簿至來歲治蠶之月則來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為布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載玄載黃而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矣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四月秀葽（音腰）五月鳴蜩（音條）八月其穫（音鑊）十月隕蘀（音託）一之日于貉（音鶴）取彼狐貍（毛本作狸）為公子求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音宗）獻豜（毛本作豣音堅）于公

正說 四月孟夏斗建巳之月也不榮而實曰秀葽艸名盧陵羅氏曰今遠志也味苦其上謂之小艸四月陽氣極于上而微陰巳胐于葽感之而早秀也五[illegible]仲夏斗建午之月也蜩蟲名蟬也感陰氣而先鳴張子曰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也漸雜早禾可州也于往也貍獸名面似人身文黑白相間長尾與狐皆能為妖其皮毛深温厚可求故往狩而取之也鄭氏曰其同者易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狩也縱習而肆之也豵一歲衣研三歲豕朱子曰自[illegible]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貍之皮以為公子之求至于狩而獲豕則私其小者以為己有而擇其大者獻于君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安成劉氏曰無衣無褐而欲為之備者皆汲汲邠公家人之身而不敢以己之溫煖為先非邠公有以施之安能使之若是哉下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毛本作熏）鼠塞向墐（音覲）戶嗟（毛本作嗟）我婦子聿（毛本作曰）為歲改入此室處

正說 斯螽莎雞蟋蟀皆促織也本一蟲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六月斗建未之月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宇簷下也者則在野寒則依人十月孟冬斗建亥之月穹空隙也室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華戶冬則塗之改歲者周以十一月為歲首畏齊程氏曰漢儒三代建正之說以經傳正之則但改其紀元之歲首而四時十二月之名稱祈不篇也現于邠風明白尤甚其言七月流火鳴鵙在野烹葵及荼食瓜即孟秋建申之月也八月萑葦載績其穫在宇剝來斷壺即仲牀建酉之月也九月授衣在戶荼苴築場圃肅霜即季秋建戌之月也十月隨樗蟋蟀入我牀下穫稻納未稼滌場即孟冬建亥之月也此皆不改特月之驗也至于寒向墐戶之後繼之以聿為改歲則周之紀年以十一月為首之驗也蓋自危義大皇繼天立極首授甲曆即以寅為正月卯為二月辰為三月已為四月午為五月未為六月申為七月酉為八月戍為九月亥為十月子為十一月丑為十二月傳及舊世未之有改也若夫帝王紀年之序則有不同矣矣帝受

大庭之禪偶在四月故即以己月紀元顓項受禪于信代偶在十二月故以丑月紀元帝譽受禪于獨帝偶在十一月故以子月紀元蓋以其即位之始月定為元年之首月月止十二故歲歲因之黃帝受禪于榆周唐堯受禪于摯虞舜受禪于堯夏禹受禪于舜皆偶在寅月即位故以寅月紀元而夏啟襲位于禹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禹之子孫世世皆以寅月即位皆以寅月紀元非有意于建寅而人統之說妄也至商湯以十二月放桀而即天子位故即以十二月紀元蓋以革命為重而不可同于踰年改元之例若湯之子孫則當緣始終之義故亦世世以丑月即位丑月紀元非有意于敘頊而地統之說妄也周文王四十年十一月五星聚于房是為受命之始故以十一月改元而周之子孫亦以始終之義皆于子月即位子月紀元非有意于故嚳而天統之說妄也故伊訓稱元祀

十有二月乙丑朔此商王即位改元之例而不改十二月為春王正月之驗也逸周書稱一月建子此周王即位改元之例而不改十一月為春正月之驗也其稱一月即郇風一之日之謂証尤明矣惟當時歷國諸侯嗣世則皆于寅月改元而書即位蓋周之諸侯多商之舊國商之諸侯多夏之舊國而夏之諸侯則自唐虞以來封建之舊國也先祖以來毋守其國皆緣始終之義踰十有二月而改元史之紀編皆有定法矣而天子之巡狩必以春二月夏四月秋八月冬十有一月諸侯朝正于王必以寅月至京師其告朔于廟亦必以寅月為歲首此又朝有定制而不可以乱行者也故周書又曰敬授人時逆狩烝言猶自夏為故春咏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則皆建寅之月也或因桓公十四年春正月無氷疑氷當在冬不知春妹書法正與郇風相合下丈二之日鑿氷冲冲是丑月而始鑿

也三之日納于凌陰是寅月而入窖也桓十四年冬燠未鑿而寅月無氷可納則祭物有關而變調之不備故書之耳若以正月為子月則丑月大寒尚有氷結而可納也何為先一月而遠言無乎又有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菜以為豈也不知菜本椒字之誤古文作菜從人妄加又于傳耳椒至冬而實成今山東正然十月見殺則霜冽己早故為紀異若以為豈則雖八月北方亦己無豈矣即此二條似乎可疑者能通而破疑則凡其本明而易通者自不必疑矣左傳隱公元年春王周正月傳公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學者執之而畫疑聖人之經然考魏改味時始刻三体石經左傳隱之編本云元年春並正月不書即位而無周字信之編本云冬日南至公登臺以視實物無春王正月四字則知今毋所傳乃杜預偽增之文也預惑于馬融三統說妄作長曆又妄改經傳以實之真亂經之

大賊也後雖名為大儒者亦未能篤信于經而反惑于預程子惑之則曰王正月非春也戮天時以立義耳是為魯史本書冬正月而仲尼擅改冬為春也朱子惑之則曰周之八月夏五六月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是謂周八自改時月而異乎伊訓之制也及其曉年乃曰周用天正而之月一詩以人正為紀何也所謂改正月者改歲首耳月不可易也故九峯蔡氏親承師教而于解書有改正朔不改月數之說蓋四書集註之成朱子年四十學或未傳見或未定若于食貧急于自給張敬大貽書以繫書為哉見南軒集可考也曉年學情而見定始以明道為志而自悔謀貪之誤欲改孟子舊註而書已遍行不可追戮矣此其所以韓韓于門人之訖也不然從仲黙者安敢皆其師而反其說也哉未

考補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室塞墐戶亦以終首章前段意也以上三章皆言所以為公上禦寒之計此章然後自言禦寒可見其君臣之義尊卑之序矣豈誠朱氏曰由動股而至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室而至于墐戶入室所以書人事之當為部民于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于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

六月食鬱及薁音郁七月亯毛本作亨葵及尗毛本作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音徒新毛本作薪樗敕書切食我農夫

正說鬱薁皆果名孔氏曰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甜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與棣相類薁蘡薁本艸注云即蒲萄生龍西五原山谷高蔓也葵菜名爾雅注云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山陰陸氏曰葵有紫白二種其心隨日光所轉即依覆其根亦雜名荳也剝就樹擊取之也稻糯穀春酒毛氏以為凍醪也介助也眉壽者人老有豪眉秀出頃稍之詞也壺瓠也長樂劉氏曰枯者可以為壺嫩者可茹八月斷截其稍令勿復華蔓所以堅大其壺也張子曰食瓜斷壺皆太場為圃之漸叔拾也苴麻子也荼苦菜也樗惡木也程子曰自六月食鬱以下果蔬棗酒皆為養老之具七月食瓜以下皆為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朱子曰自此至卒章皆言農明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

九月築場圃十月內毛本作納禾稼黍稷重穋音六禾麻尗毛本作菽麥嗟毛本作嗟我農夫稼既同上入執公毛本作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毛本作索綯亟其乘屋其始匽毛本作播百穀

正說朱子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內禾稼蓋自田而內之于場也禾者殺連葉結之總名禾之秀寔而在野口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秋就梁之屬皆禾也麻尗黍則無禾稱故別言之同聚也上入者自田野而入都邑也公功者宮府之役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斂也綯繩也亟急也乘升也此章言內於場者既葬不而則我稼我矣于是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府之役三日而畢即葺治其私室蓋以來歲將復匽穀而不暇於于故耳藍

田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考補華谷嚴氏曰黍似粟而非粟米黏者為秫可以釀酒不黏者為黍如稻之有秔穛耳考之本艸註黍有數種今別而言之有黑黍謂之秬黑黍之中一稃二米者謂之秠稃皮也一稃二米異于一米者故宗廟之祭常以秠釀酒秬秠即生民之維秬維秠也又有丹黍皮赤米黃爾雅謂虋苗亦郭璞註云今之赤梁粟又有白黍爾雅謂芑曰苗郭璞註云今之白梁粟虋與糜同即生民之維糜雖芑也此四者皆黍類故黍為總名分而言之則粗秬為黍而糜芑為粱粱似粟而大即今之青粱也五穀中黍為最美故言穀者常以粟為先稷一名粢似黍而小即粟也曲禮云稷者明粱是也菰即茭也結寔黑稃可作飯晉張翰秋風起思菰米飯命駕歸江東唐杜甫詩波漂菰米沈雲黑故米傳謂菰為穀

是也根曰葵白可為菹

二之日鑿仌（毛本作冰）沖沖三之日內（毛本作納）于凌侌（毛本作陰）四之日其早（毛本作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亯（毛本作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觵（毛本作觥）萬壽無疆

正說 鑿仌取仌於山谷也沖沖堅凝明絜之貌周官正歲十二月令斬仌蓋大寒水澤腹堅仌盛故也凌侌仌室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仌先薦寢廟是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兩尊曰朋卿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也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仌食飲宴以

終言食之意而見其民志愛之情亦猶二章三章四章終言衣褐之意而見其風俗之厚上下之情交相忠愛也

考補 春秋傳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仌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涸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是于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亯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仌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而仌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仌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仌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七月之卒章藏仌之道也東萊呂氏曰古者藏大內仌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於萬物也故常有以鮮之十二月陽氣蘊伏其盛在下故納之於地中出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始啟仌而廟薦之四月陽氣畢達侌氣將絕則仌於是大發胡文定公曰此亦燮調之一事耳華谷嚴氏曰補傳云君民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周之王業內于得民世三十年八百基于此狀國人以朋酒羔羊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非三代之時無此風俗也慶源輔氏曰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周之先君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足於衣食然未嘗以為惠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之事以樂其生亦未嘗以為是足以報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甫不知其所以然所謂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豳風八章章十二句

正說 周公物作此詩本名豳風蓋歎成王如豳國之風俗故以名篇而未有七月之目也毛氏謬以此篇及變風鴟鴞東山狼跋九罭破斧改為豳風始補此篇章首二字改名七月然詩寔小正體與固風不同子貢之傳申公之編鴻都之刺是也

考補 王安石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時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豳風之義也秦泉黃氏曰季本謂此豳民自叙其勤力誠心之事非周公所作當為大正果何撥我狂妄白丁欺天誣語侮聖惑世誅之不可勝誅之其辨者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育（毛本

鬻作

予之閔斯

正說

申公曰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於東殷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以詒成王欲王省悟而悟故全篇以鳥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為之言也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者則以比武庚也子比三叔蓋三叔亦文王所生此代先王而言之也室比巢則以比王室恩情愛也勤篤厚也育養也閔憐也其意若曰武庚既抉三叔而陷之不義又安可幾哉之王乎蓋先王之于三叔情愛之篤養之誠可憐美是時三叔方流言以危周公公乃追念先王育予之勤惟埽罪武庚之抉取而深閔三叔之陷溺且其二章惟憂王之無惱而不恤已之被禁三章惟念先王創業之艱而不恩已之有勞于國聖人仁厚之心不其至我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杜（毛本作土）綢繆牖戶今此（毛本作汝）下民或敢侮予

正說

迨及徹取也東齊謂根曰杜綢繆纏束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比言託為言以明先王貽後之誅無不先事而為之俗蓋欲成王怖政事以治國家而禦武庚之侮也下民殷之積民侮予謂助武庚以伐周國衛也故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王甫亦云周公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使侮我周道不可不通撫以全周室可謂得其大旬而家傷乃以周公自述已之深愛王室而擄防其意難之意則謀甚美不惟與夫子贊詩之意不惱而上文既取我子恩斯勤斯之云明是代為文王之詞不然周公豈可目管蔡為予而謂已有思勤育閔之情乎此盖惑於金縢

之偽書衛宏之謬序而未能窺見聖人之心者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正說

拮据手口共作之說捋取也荼茅之秀總可藉巢者蓄積租聚也卒盡瘏病也此亦託為鳥言作巢之始手口並勞取其以藉蓄聚其食以至于病蓋恐室家之未成也以比先王創業之艱欲成王念之而修政禦侮以申前章之意舊說亦謂周公自比己之前日勤勞可謂陷矣

予羽譙（音樵）譙予尾翛（音消）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音囂）嘵

正說

毛氏曰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程氏曰嘵嘵急切之音此亦為鳥言以詳申上二章之意所以比先王創業極其艱若而又處王室新造子孫未能安集恐有多難之眾故為之詒謀告戒謨切不但已也大語曰寧王遺大賓謨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君牙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周澗又周書文王有大告程與文儆文傳武王有洪範康語酒誥寶與并書席几鑑盤楹杖冠衣帶龜篇豆門戶并綸牖觀筆基銘刀劍兮矛車之銘謨切如此所謂紺者嘵嘵者是也藉說亦謂周公自述勞悴王室而作詩吸泯予自辨者何其見聖人之淺耶夫鴟鴞一詩惟其不叙己功不辨詩不咎管蔡而惓惓于先王之詒謀謨導于成王之樂侮其心忠愛仁厚正誠惻相正大光明而無一毫驕吝孫忮之私是以成王感之而不替天下信之而不技篤也仰之

而無譏也大豈編陋者之所能窺測耶

鴟鴞四章章五句

考補 泰泉黃氏曰申公之說發明聖人忠孝惻怛撲恭教趾之德曲盡故先師主之朱子自悔壯年怨懟多違于理觀注此詩為周公見疑不平自嘆之說蓋其早年未定之論忿懥未除之時也至于季本又改鴟鴞為刺而亦子謂民綢繆牖户為周公愛護百姓而欲列此詩于大正尤邪說不通之甚者偽學白丁俞殘酷吏如廁中之犬口吐穢氣宜其然也乃假胡梅林出名自作偽序而以謝邪說正人心孔氏之後一人自詭惡直醜正惑安誣民無天之罪可勝誅耶

我徂東山慆（音滔）慆不歸我來自東霝（毛本作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事（毛本作士）行（音杭）枚蜎（烏員切）蜎者蜀（毛本作蠋）烝在桑野數（毛本作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正說 申公曰周公伐武庚既克而歸勞其從行之士故作此詩全篇皆賦而中有興為東山東蒙之山也在魯地孟子言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即此山也古者大夫得罪于君出舍于郊外以待君命君賜之環則復君賜之玦則去周公封魯而留相于周將討武庚託言得罪于先之魯又不敢臨其臣民故艸舍于東蒙之山以待王命此聖人之盡臣道而禮固當然也舊說以為所征之地則當云東國而不言東山且此詩每章之首必以此四句發之者蓋周公自叙往來周魯之寔見已之集兵王之迎歸乃征殷之事始也此章我

東曰歸以後乃述士卒之情以勞之敍畧皆在周東故皆云東耳慆慆去而未返憂之長也濛雨微而不絕之貌行戰陣也枚馬銜也蜎蜎動貌蜀桑蟲如蠶烝發語詞敦獨處不移之貌朱子曰追言士卒征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向而悲于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陣銜枚之事矣及其在塗則又觀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蜀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考補 華陽范氏曰征從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東萊呂氏曰勿士行枚亦歸士之情也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行陣也所謂叙其情而閔其事東泉姚氏曰此章以蜎蜎者蜀烝在桑野二句為興而其前後皆賦耳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霝雨其濛果臝（力果切）之實亦施（音異）于寓（毛本作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蠨（毛本作蛸）在户町（音挺）畽（他短切）鹿場熠（音翊）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正說 孔氏曰果臝一名天瓜葉如瓜果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花七月寔如瓜辨本艸謂之括樓寔名黃瓜寔在花下大如拳九月聚施延也寓屋下也伊威虫名多在下溼處及土坎中或甕底木中生似白魚常著鼠背故名鼠負訛為鼠婦一名委黍多足背在橫文室不掃則有之蠨蛸似蜘蛛而長足俗呼蟢子户無人則結網當之町畽舍傍隙地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亦虫名如螢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朱子曰士卒從征而室廬荒廢眾虫集為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惟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

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考補 程子曰丁大子從田事彂而室廬荒果臝以下是也在彼思念之如此華谷嚴氏曰別家之情于久住之處猶或相忘至于婦心已動行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故叙其在途之情以慰勞之東泉姚氏曰果臝至熠燿六句皆即其寔景因以起興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霝雨其濛雚毛本作鸛鳴于垤婦歎于室灑毛本作洒埽毛本作掃穹室毛本作窒我征聿至有敦徒丹切瓜苦烝在蓼毛本作栗新毛本作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正說 鸛水鳥名似鶴而大頭無丹頸長而無爲帶啄黃足赤不善唳以啄相擊而鳴身白尾翅皆黑將雨則喜而長鳴垤蟻塚也將雨則水泉上潤故蟻出垤以避溼而雚就食之遂鳴其上也穹室空隙也有數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于木滲聚薪也三年若居胥二年伐啟一年通數之也或以為征東三年之久則誤朱子曰雚鳴蟻出則天將而之鉄行者于陰雨尤若婦念之而歎于室于是濾埽穹室以待其婦而其夫之行怨已至矣因見苦瓜紫于新木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皆微物也見之則一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霝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皇駁其馬親毛本作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親毛本作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正說 黃白曰皇赤白曰駁皆馬色也褵帨巾也昏禮女行母施衿結帨以戒之或九其儀或十其儀言禮幣之多也親親昏也舊故室也朱子曰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木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何如耶

考補 東泉姚氏曰倉庚于飛熠耀其羽二句乃興也周公于其士卒閑念之如父母善撫之如朋友仁慈味易之情舊熊見于言外孔子錄之以戒後世不可輕用其民而其不得已而用之必法周公斯可耳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正說 朱子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

東山乎悉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惟未至而思有慘恨之懷至于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終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歎所感激之情為何如哉蓋古之言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肇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狼跋其胡載疐音致其尾公孫碩膚赤毛本作赤舄几几

正說 申公曰周公居于魯魯人睹其德容而作是詩二章皆先比而後賦也跋躐也胡領下懸肉也載則也疐跆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跆其尾公周公也孫讓也碩大也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程子曰狼乃貪殘之獸猛于求欲故惱于機穽羅繫前跋

偽作金滕莽又作大誥使王級等破義矣
於陳留門生莽戰義以降莽遂纂位構皇
帝國號新啟攻各劉秀以應識莽敘之又
十八年光武中與莽伏誅王廷卷名康作
廷論有曰于讀書至金滕反覆詳究疑非
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金滕曰既
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
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
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
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
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疾害疾若甯三王
是有丕子之責於以旦代其之身夫周公
而卻二公穆卜以為未可戚我先王矣陰
乃私告三王自以為功此愉人使子之所
為也而請周公為之乎死生有命周公乃
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使周公而然則為不
知命矣且滋後世割股醮天之俗周公亢
聖豈其然乎又曰今我即命於元龜爾其

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
我乃屏璧與珪夫人于有事於先王而可
以珪璧要之于使周公而然非達孝者矣
又曰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遺中蓋卜冊
之書藏於宗廟啟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并
既曰周公別為壇墠則不于宗廟之中明
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
以私告之冊而藏於宗廟金滕之遺又私
啟之也使周公而然則為抉家宰之權而
不有其君者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并以啟
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
之說周公冊書宜不在宗廟金滕之遺即
在其中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君東二
年而歸是六年之久周人尚卜忠有朝廷
六年無事而不啓金滕之遺生今乃故之
耶耶此五事反覆詳究順疑是篇非古書
也舊傳令文古文皆有蔡民又能曲為之
說釋之加詳矣相傳既久固非过論之所

能奪然於心未始不致殺也東象誅氏曰
會亦知文武無利天下之心又受春啟之
命啟以復啟為事其始非有利而為之也
惜其不能達權通變偏執怙終自取致辟
若夫詩人狼跋之傲亦加之遁者也不然
以文王之子而不肯至此武王何為以啟
說之是文王不善敘
而武王不知人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音娶）妻如何匪媒不得

正說申公曰曹亦以啟國衛大夫議迎周公
乃作此詩此章全比也柯斧柄克能也
媒通二姓之言者伐柯匪斧則無以取木也
武兵之亂匪周公不能取平妻無媒則無以
成啟亢欲逆周周公必太公召公
達成王之憲而後得其道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正說此章比而賦也則法也之子指周公遠
豆皆禮器竹曰遠以籩果枝木曰豆以
薦薀臨其實皆容四升踐行列觀言執柯以
伐柯即此于中之柯而得其法比成王宜氏
之于心而使二公達其誠意則我得以
早見周公而禮樂可興非特乎亂而已

伐柯二章章四句

考補泰象黃氏曰小序以此為周大夫之
詞與申公合然曰判朝廷則适矣周
公之東乎以十七國勢睽已張微兵于外
託言得罪以秘其遠同此誅者戚王太公
召公而已在朝公卿以下容有不盡知者
觀大詒曰爾廣邦君越循廣士御事周不
反曰難大民不靜可見及公既出而大夫
思之乃作此詩又可以見人心之同然矣

九罭（音域）之魚鱒（音尊）魴我遘之子袞衣繡裳

正說中公曰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而不可得故作是詩此下二章皆興也九囊之網也鱒魴魚名似鱓而鱗細眼赤之子冃工篇衮衣諸公之服九章龍山雉火虎雖皆繪於衣藻粉米黻黼皆繡於裳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衮也魯人追言其初得見周公而善之之意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美魚矣我過周公則見其衮衣繡裳之服矣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信處

正說遵循也女魯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魯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與女信處而已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正說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魯也

魯詩世學卷十五

廿四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正說朱子曰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于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衮衣之人又願其且留于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信我心悲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音槍周公東征四國是匡毛本作皇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正說中公曰周公至自征殷周人美之全篇賦也斧斨用以除道東征者故在周東周公奉王命以討武庚也四國四方之國匡正也將大也朱子曰周公此舉將使四方莫不一于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

考補豐城朱氏曰我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于正矣蓋其臣四國即所以哀我人臣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正說毛氏曰錡鑿吪屬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揫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正說銶今之獨頭斧也揫歛也休美也

魯詩世學卷十五

廿五

破斧三章章六句

考補華谷嚴氏曰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銶者斧雖兵器所用而與斨並言乃民所用柔桑者又錡為鑿屬銶為木屬以類言之知皆非兵器矣周公奉王命以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之至即竊憊自守周公又遑之三年不為急攻之計故未嘗從事於戰陣惟行師有除道然蘇之事斧斨錡銶之用為多歷時之久則必破缺故言但能破我之斧斨缺我之錡銶而已其兵器亢無損也蓋周公東征唯四國是止而已征者正也各欲正己也為用戰彼雖自外于周公而周公一視同仁均為我民不忍疾之乃哀矜之周公之德如天地之無不復載豈不大哉黍泉黃氏曰吪謂化之而不放揫謂歛之不使雖散休謂天下和平也舊說

以此爲軍士畣東山勞已之勤則若出於有意而不見人心之自然矣擬中公但言周人則當時公卿士民之公論豈軍士之私情哉魯詩獨於九罭之後則非東山一時之詩亦可見矣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正說 毛氏本七月一鴟鴞二東山三破斧四伐柯五九罭六狼跋七

魯詩世學卷十五終